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一至六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一至六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廷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迨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燄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陷危，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因而日益蓬勃壯大，滙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之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預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劃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為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情。而歷史文化之



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民國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求精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 凡例

-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 二、本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制、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日月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本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七年（西曆一九一八年）

一月

一日 廣州軍政府孫大元帥文，命參議劉德澤約同海軍，準備懲罰破壞護法之粵督莫榮新。

先是，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因對德參戰案未獲國會通過，乃嗾使北洋系督軍叛變。大總統黎元洪只得電召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停。張勳爲復辟派，率辦子軍北上後，盤桓於天津，要挾黎元洪先行解散國會，否則不負調停責任。黎元洪受迫，只得下解散國會令，是爲國會第二次解散。旋張勳擁溥儀復辟，民國法統爲之中斷。

孫中山先生以督軍團叛變、國會被迫解散，實北洋軍閥毀法亂紀有以致之，乃號召全國護法。

海軍於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首揭護法旗幟，總長程璧光率軍南下廣州，倡義護法。國會議員亦紛紛南下，於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於八月三十一日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九月一日，國會非常會議舉孫先生文爲海陸軍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爲元帥，確立了護法軍政府的基礎。

陸、唐等分據兩廣與雲南，握有地方的實權，却無護法的誠心，故均不就元帥職，尤其桂系陸榮廷及廣東代督軍莫榮新，對於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組織軍政府一事，深爲不安，乃橫加阻撓，使軍政府政令未能推行，無法發揮功能。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一日

一

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孫大元帥文以粵督莫榮新專橫，不聽指揮，破壞護法，亟欲懲之，曾命大元帥府參議劉德澤，運動滇軍二十五團團長趙德裕及三十八團團附周知歐等，決心驅逐莫榮新。

本日，孫大元帥稱疾，劉德澤前往探視，孫大元帥告之曰：

「我自護法南來，未能實現護法主張，去了一個陳炯明，又來一個莫榮新，都是護法障礙。這幾日，因為我決心要驅逐莫榮新的秘密消息，被李烈鈞、吳景濂、王正廷他們曉得了，所以他們時常來勸解，阻我不要動作，我怕麻煩，故此裝病。你若能今晚就去發難，我就立刻起來同你去，跑九十里路毫不相干。你須注意的，就是同海軍約定的發難日期不可誤事，因海軍升火須遇機會。」（註一）

兩天之後，遂有孫大元帥親率海軍砲擊廣東督軍署之舉。

### 唐繼堯發表時局通電，歷數段祺瑞之罪，並質詢馮國璋。

本日，雲南督軍兼省長唐繼堯，發表時局通電，歷數段祺瑞之罪，並質詢代理大總統馮國璋，電文云：

「（銜略）自段祺瑞專橫玩法，舉國譁然。代總統不欲以一人之故，以失百姓之歡，獨伸乾斷，罷其職權，並迭令休兵，以紓國難，全國上下，咸頌代總統公正仁明，以為非法內閣既經更迭，此後政治當可循法治常軌，而國家大政或有刷新之機，故西南護法諸省，亦相戒歛兵，靜候解決。乃旬月以來，前內閣違法諸端，未聞糾正，而政府措置有足令全國驚疑者，敢為代總統陳之。代總統致陸巡閱使支電，言芝泉不欲以一身為衆矢之的，夫全國何以集矢於芝泉，代總統亦嘗默求其故乎？自再造共和，國會確定，有出而推翻國體者，即為大逆不道之人，段芝貴、梁士詒、朱啓黔輩，朝夕勸進，貽誤國家，使項城亦身死名裂，為天下讟笑，段芝貴等轉得法外逍遙，首義諸省，迭請懲辦罪逆以謝天下，乃段祺瑞營私植黨，曲庇叛徒，舉國皇皇，知帝孽未除，亂機終伏，今禍首尚未伏辜，而先以段芝貴長陸軍，此全國之大惑不解者一也。保護國家，維持統一，凡棲息於國內者，人同此心，若以德繩，誰敢不服，乃段祺瑞襲專制餘威，欲以力征經營，命傅良佐入湘，派吳光新入川，兵聯禍結，擾攘半年，代總統既力



主和平，寧、贛諸督復苦心調停，西南諸省漸有寧息之機，乃北京近日復命將出師，日籌戰備，曹、張諸人，派兵南下，則云防鄂贛匪徒，陸參兩部密令進兵，則云循劉、周電請，此全國之大惑不解者二也。民國四年中、日交涉，日人第五號條款，欲箝制我國購械之權，袁世凱以死力爭之，卒成懸案，國人雖憤袁氏之外交失敗，而不能不諒其尙留此一線生機，乃段祺瑞竟與某國訂軍械借款合同，致激全國之公憤，前經寧、贛兩督質問，而段祺瑞含糊答覆，不足昭示國人，乃近聞此項合同已在北京簽字，此全國之大惑不解者三也。我國既對德、奧宣戰，自應一致進行，惟段祺瑞日以挑撥內患爲心，豈復能出一兵以禦外侮，乃今復任爲參戰督辦，密令其把持政柄，錫異己以饒內訌，此全國之大惑不解者四也。代總統既洞察段祺瑞爲衆矢之的，毅然免其職務，以維國危，而順輿情，不意政府近日所爲，乃變本而加甚，恐非代總統息事寧人之旨，亦無以慰海內喁喁望治之心。繼堯愚昧，未能仰測高深，伏乞代總統開誠布公，宣示全國，庶以消人民之疑慮，而維國家之治理。迫切陳詞，不勝悚惶待命之至。雲南督軍兼省長唐繼堯叩。多印，等語，特聞，唐繼堯東印。」（註二）

### 吉林省長郭宗熙電陳交涉中東鐵路辦法。

自民國六年底俄國革命及哈爾濱變亂後，中東鐵路之路事驟呈紛繁。吉林省長郭宗熙因於本日致電北京政府交通部，陳述辦理交涉該路事之意見：（一）應首與俄國接洽；（二）日後辦理路事應依合同與公議會大綱。至於收回權利乙節，宜採穩健之態度。該電全文如下：

「交通部曹總長鑒：中密。卅一電敬悉。路事吃緊，督辦責重，恭奉指令，悚惕實深。此後一切事宜，敬祈時錫南鍼，俾資遵循，勉符雅望。」

目前入手，自以向俄人方面接洽爲要義。宗熙愚見，以爲哈埠公司暫無接洽之必要，應由外交部根據合同，先向駐京庫使接洽，請轉行知照。同時並電劉公使，向俄京總公司直接知照。惟該總公司事權現在究歸何派，如係舊派主持，或易接洽。能於接洽以外，舉哈埠現狀，非由吾國續派督辦，不足維持路政之理由，婉切聲明，並請其電覆，付以隨時與吾國方面徑行直接之實權，尤爲完美。又文會辦最近地位如何，亦應請劉公使查明併復。如係新派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日

四

主持，則此時該派政府各國均未承認，在我自亦未便接洽，惟有專從庫使方面着手。好在遵照合同辦理，但事聲明，毋庸得其同意。此宗熙對於接洽之意見，應請中央核定迅予辦理者也。

至此後路事，但使依照合同暨公議會大綱，切實辦理，即已收效實多。自哈事發生，論者重言收回權利，日本輿論，尤多疑忌揣測之談。宗熙以爲乘此時機，一往直前，或非不可能之事。但內顧國力，俯測將來，如爲久遠之宏圖，宜取穩健之態度。萬一知進不知退，在目前財力人力既無一足以支配全路，而操之過蹙，一旦俄事漸平，發生反抗，殊慮無術以善其後。故以合同大綱爲標準，絲毫勿任鬆懈，內足收已放之利權，外可杜鄰邦之藉口。此宗熙對於路事之意見，請中央定策一致進行者也。

日內哈局業就敦平，軍隊勢難久駐。善後之方，尤以依照大綱第十條，核定合辦警察爲急務。昨據施道艷電陳述及此：「林已會商孟督軍，復令將沿站警額駐所暨開辦經常各費應需數目，向霍提商，會派幹員，先行調查，呈候核奪。未成立前，仍由軍隊嚴密配布，以維治安」等因。此事亦根據大綱之一大問題，俟有眉目，當再奉聞。敬貢愚忱，伏維亮察，並乞轉達陸總長，商明示復爲盼。郭宗熙。東。印。」（註三）

註一：劉德澤：「中華革命黨外紀」，錄自「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一三五。

註二：孫曜：「中華民國史料」，臺北，文海，頁四二一——四二二。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四十九年，臺北，中研院近史所，冊一，頁四四——四五。

## 二 日 軍政府孫大元帥文任命劉景雙、張滙滔為大元帥府參軍；川東招討使石青陽改為川北招討使。（註一）

### 孫大元帥文派何成濬經營長江軍事。

孫大元帥在粵召集國會，組織護法軍政府，因何成濬努力聯絡長江方面軍界同志，以期大舉，故命何氏專責經營長江軍事。本日致函何成濬，函曰：

「雪竹吾兄大鑒：亞伯來粵，藉知盛況，爲國勤勞，毋任欽佩。日來北方仍以停戰晤西南各路來電，均謂其絕無誠意，再戰之期，當不在遠。長江一帶，知兄近來多所盡力，茲特請兄專意經理，並望與荆襄黎（天才）、石（星川）兩總司令商榷。如寧、贛早動，則北寇爲不足慮矣。餘由亞伯轉達。此請台安。孫文啓、一月二日。」（註二）

### 廣東督軍莫榮新擅捕大元帥府衛隊官兵。

桂系將領莫榮新繼陳炯明之後任廣東督軍，其人驕橫跋扈，肆無忌憚，對軍政府陽奉陰違，致護法運動頗受阻撓。例如孫大元帥與沙面領事團有所交涉時，桂系之交涉員不爲承轉；孫大元帥爲編練新軍，所派之募兵委員，又多遭莫榮新驅逐、逮捕、殺害。孫大元帥以入閩必先肅清東江，而潮梅鎮守使莫擎宇受段派運動，宣告脫離軍政府，進兵東江；孫大元帥乃令鄒魯組織潮梅軍討伐。鄒派第一支隊司令金國治赴潮梅討莫，初在鐵橋、藍關頗獲勝利，莫榮新懼，令部將沈鴻英乘間誘殺金國治，且奪其兵。（註三）又桂軍遊擊營統領鄧文輝，以福軍擁護軍政府，兼任大元帥警衛，本日，奉莫榮新之命，拘捕大元帥府衛隊官兵，計福軍連排長數人，良民六十餘名，誣之爲匪，遽行槍決。軍政府曾派員往保無效。孫大元帥極憤，因嚴責莫榮新，令懲治所部，向軍政府謝罪，莫却又置之不理。（註四）

河南浙川縣駐防兵隊，於本日突然譁變，統領被戕。變兵向鄖陽潰散，與湖北襄陽自主軍隊聯合，宣告獨立。（註五）

俄使庫達攝福以節略致北京政府，請中國取消派兵駐紮海拉爾。

海拉爾一地靠近俄國邊境，中國軍隊於解送俄兵出境後，駐守該地，維持秩序。俄使庫達攝福本日以前略致北京政府外交部，請中國取消派兵駐紮海拉爾。節略云：

「據本國駐海拉爾副領事官所得消息，此次解送出境俄兵之中國軍隊，抵滿洲里車站，歸時欲於海拉爾逗留，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三日

六

並向該處蒙人要求預備房屋。又有華兵一營將赴海拉爾駐紮等情。

查現在並無遣派華兵駐紮海拉爾之必要，且蒙人亦請中國勿派遣軍隊，合請貴政府電飭該省，若實有其事，應即取消，誠恐此項辦法徒令人民及鐵路官員惶惑耳。其詳細理由，本爵公使昨已面達貴總長矣。庫達攝福。一月二日。」（註六）

北京政府任命吉林省長郭宗熙為中東鐵路督辦。中東鐵路督辦一職已虛懸十餘年，本日，北京政府命吉林省長郭宗熙兼任。（註七）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五十八年增訂，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下冊，頁六五五。

註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編：「國父全集」，民國六十二年，臺北，冊三，頁三五。

註三：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六十五年，臺三版，臺北，商務印書館，頁一〇二五。

註四：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錄自「革命文獻」，四十三年，臺北，黨史會，第七輯，頁一九。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號，頁二〇九。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四十九年，臺北，中研院近史所，冊一，頁五七。

註七：國史館專檔，第〇〇三〇號。

### 三日 軍政府孫大元帥率海軍同安、豫章二艦砲擊廣東督軍署。

本日晚，孫大元帥文親率將領及少數衛隊，登同安、豫章兩艦，砲轟粵督軍署。吳光宗、潘文治二艦長初猶豫不敢應，孫大元帥即親發數砲，又督促砲手繼續發數十砲，於拂曉始止。粵督莫榮新因恐粵、滇兩軍起而響應，不敢還砲。

先是廣東督軍莫榮新橫暴，孫大元帥憤其阻撓護法，欲以海軍討伐之，商諸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程却堅持不可；因海軍南下護法後，見軍政府財政困絀，無甚發展，且桂系陸榮廷、莫榮新深忌海軍受孫大元帥指揮，便以厚利誘之，海軍遂漸轉向，受桂系操縱。程璧光爲時勢所迫，亦惟有依違其間。故孫大元帥初命程璧光下令海軍砲擊觀音山時，程不敢奉命，且將大部分軍艦調離廣州，泊於黃埔，宣佈戒嚴，凡兵艦附近，均不准船隻通過，以防止孫大元帥對其部屬直接指揮。

而此次砲擊計畫，原預定海軍與粵軍同時發動，以定廣州。孫大元帥曾先命許崇智、鄧鏗往促陳炯明率所部粵軍回師廣州，因陳懾於桂系軍力而按兵不動。同時朱執信亦往促李耀漢、李福林響應，均未獲效果。孫大元帥並命軍政府參議劉德澤率滇軍於陸上響應，由三十三、三十八團進攻觀音山。詎料滇軍第七旅旅長朱培德極力反對，致三十三、三十八團未能一致行動，粵軍又因陳炯明密令不准行動，故海軍發難之舉，雖震動一時，終因勢孤而無成，討莫計畫遂遭中挫。（註一）

部分國民黨人與桂系於事發後一致主張進行調解。孫大元帥向桂系提出五個條件：（一）承認軍政府爲護法各省的最高領導機構；（二）承認大元帥有統率軍隊的全權；（三）承認廣東督軍由廣東人選任，必要時大元帥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軍代表交軍政府處理；（五）廣東外交人員由軍政府任命。莫榮新表示，第一至第三條須向陸榮廷請示，第四、五條修改爲「須得軍政府的同意」。故莫之答覆，等於一個條件也沒有接受。

惟自砲轟督署之後，莫榮新頗感孫大元帥尚有聲威，足以指揮海軍，乃有挽人調停，並親至帥府，卑辭謝罪之舉。又尊重孫大元帥之意，派羅誠爲廣東交涉員，且受軍政府任命，軍政府威望爲之稍振。然自粵軍再度入閩後，在粵所可恃者僅餘滇軍，莫榮新等乘間亟圖報復，力圖運動海軍，並謀改組軍政府，益無忌憚。且砲擊莫榮新一役之後，程璧光以開罪桂系，深自危懼，頗怨孫大元帥，且欲嚴懲同安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三日

八

、豫章兩艦長以洩忿。此後程與大元帥間之隔閡遂深。(註二)

附錄：陸丹林：總理砲教莫榮新（註三）

民六，護法之役，是總理在上海，偕同國會議員和海軍總長程璧光統率艦隊南下廣州，組織軍政府，國會推選總理為大元帥，為戰亂討賊的領導者。唐繼堯、陸榮廷二人雖亦被舉為元帥，但他們別有存心，都逡巡沒有就職。

原來北京的黎元洪解散國會，接就有張勳、康有為等擁推溥儀復辟怪劇發現，黎也跟着倒了。馮國璋入京，繼任大總統職務，並任陸榮廷為兩廣巡閱使。陸率桂軍入粵了，作福作威，視別軍如寇變。陸雖然投誠許久，然其行動，還是脫不了綠林鉅匪的野性悍橫。軍政府成立以後，督軍陳炯明屬陸的爪牙，致護法大業非常齟齬。不久，陸同廣西，莫榮新繼任，乖恬也是一樣，因陸、陳、莫等是土匪出身，素昧大義，一旦僥倖，搖身一變，握有大權，把兩廣當做私有物，絕不肯護法政府有些發展。大元帥府編練新軍，擴張武力，實行北伐，來完成使命。無如所派出各地的招兵委員，多給桂系驅逐逮捕，甚至肆意非法槍殺。段祺瑞嗾使莫榮新盤踞潮梅作亂，企圖進軍東江，潮梅軍司令金國治，奉命討伐莫榮新，把莫軍擊敗於鐵橋、藍關、五華等地，潮梅本可剋日底定。桂軍沈鴻英因之嫉忌，說金曾為土匪。軍政府新招衛隊數十人，又給桂軍任意槍殺。總理據報，赫然震怒，說：「如果曾做過土匪的便要槍斃，那就這樣的去處置現在的督軍省長」。因那時的廣東省長李耀漢，督軍莫榮新，都是土匪出身，故總理慨乎言之，也是一石兩鳥的指摘。

總理以護法政府的軍事政治，都給桂方阻撓，沒能够順遂推行，幾次曉諭莫榮新，莫是只知有陸榮廷，不知有是非公理，更談不到大元帥了。總理憤其冥頑不靈，忍無可忍，初和程璧光密商，下令海軍討伐，程也多方推宕。總理於是在民七的一月三日夜間，直接命令豫章艦長溫樹德，同安艦長吳志馨，率艦駛到中流砥柱砲臺。總理登艦，親自指揮士兵，開砲轟擊廣東督軍署，自宵達旦，砲聲隆隆。莫知道自己理屈，又知道海軍滇軍聯成一氣，都是和桂軍作對的，不敢還砲，第二天的早上，莫就派人渡江到士敏土廠大元帥府向總理道歉請罪。總理即下令說明砲擊督署原因，並有「莫督勇於覺悟」的一句，當時一般黨人稱此役為「砲教莫榮新」。

軍政府派滇軍第四師師長方聲濤攻福建，與臧致平部戰於詔安。

福建汀漳鎮守使臧致平前率軍援潮失敗，退回福建境內。本日，軍政府派滇軍第四師師長方聲濤率師攻閩，兩軍於詔安發生戰事。（註四）

黑龍江境內中東鐵路各站譁變，俄兵被遣送出境。（註五）

註一：劉德澤：「中華革命黨外紀」，錄自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一三五。

註二：邵元沖：「總理護法實錄」，錄自「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二一。

註三：「革命文獻」，五十八年，臺北，黨史會，第四十九輯，頁一三五——一三六。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號，頁二〇九。

註五：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五。

#### 四 日 長江三督李純、王占元、陳光遠通電主張解散臨時參議院。（註一）

北京政府府院之間，對南之和、戰問題發生爭執；以代大總統馮國璋主和，國務總理段祺瑞主戰，二人不和，遂引起直、皖二系對立，並由主和、主戰之爭論，擴及對國會之爭論。為馮氏所倚重之長江三督李純、王占元、陳光遠，因於本日發表電文，主張解散臨時參議院，以對抗主戰派去年反對恢復舊國會之通電。

先是，上年十二月卅一日，主戰派之曹錕、張懷芝、張作霖、倪嗣沖、閻錫山、陳樹藩、楊善德、趙倜、盧永祥、張敬堯等十督，發表世電，反對恢復舊國會，主張以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職權——即選舉正式總統，謂「舊國會兩次召集，兩經解散，成績無聞，名譽失墜，萬無恢復之理。請我大總統迅將政府提出之選舉、組織兩法剋日議決施行，以為召集新國會之張本」。該電實即反對馮國璋，因馮氏計畫於南北統一後，同時取消舊國會與臨時參議院，再根據舊國會組織法與兩院議員選舉法，進行新國會

之選舉，再由新國會進行總統之選舉，而新國會之選舉，皖系將無法加以控制。

皖系反對恢復舊國會，反對南北和議，企圖用臨時參議院制定新的國會組織法與兩院制定新的國會組織法以及兩院議員選舉法，利用南北不統一之局勢，一面在北方進行新國會的選舉，一面用指派的方法包辦西南五省的選舉，圖以「政治倒馮」與用兵西南雙管齊下，控制大局。

爲壯主和派聲勢，並鞏固馮氏之總統地位，故長江三督於本日通電，主張解散臨時參議院。

### 北京政府令褫奪蔣尊簋等勳位，並通緝之。

北京政府以蔣尊簋、周鳳岐、徐樂堯、葉煥華、韓尙文、劉炳樞、斯烈及周日萱等「擁兵稱變」，於本日下午令褫奪蔣尊簋等人之勳位勳章，並通緝之。令文曰：

「陸軍部呈准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電稱，此次甬兵叛變，竟敢組織偽司令部，率隊攻紹，抗拒官兵，敗後猶復攜取公私鉅款，四散潛逃。查有勳三位二等大綬嘉禾章宣威將軍上將蔣尊簋，二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陸軍中將周鳳岐，勳五位四等文虎章陸軍少將徐樂堯，三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陸軍少將葉煥華，三等嘉禾章陸軍少將高爾登，三等文虎章少將銜陸軍步兵上校韓尙文，三等文虎章陸軍步兵上校劉炳樞，四等文虎章陸軍步兵上校斯烈，及未經補官之周日萱等，逆跡最著，請褫奪通緝拏辦等語。蔣尊簋等，著即褫奪勳位勳章，暨原有軍官，一併通緝拏辦，以肅軍紀而彰國法。此令。」（註二）

### 王天縱在河南獨立，稱河南靖國軍司令。

初，王天縱於近日出京，潛返河南，號召舊部三、四千人，於本日獨立，通電宣告與西南自主各省聯絡，自稱河南靖國軍司令。（註三）

王天縱，字光復，河南嵩縣人。辛亥革命後率部歸順，並在北京擔任京畿稽查長，袁世凱曾賜名「建忠」。（註四）



## 吉林省人民要求北京政府交通部向日方機構力爭吉長鐵路路權。

北京政府交通部於上（民六）年十月十二日，與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訂有吉長鐵路合同乙份，原定今年一月一日履行。因南滿會社提出之吉長路預定組織表，以局長為監督機關，其下僅置數名職員，其餘悉歸南滿會社管理。吉林省人士以其與借款條約第二條「本鐵路全路管理權屬於中國政府」顯相牴觸，乃由各股東合設保路同志會，要求政府力爭路權。（註五）

## 皖督倪嗣冲與四省剿匪司令張敬堯等電請武力對付南方。

本日，皖督倪嗣冲與張敬堯通電，主張武力對付南方，倪氏之電文云：

「（銜略）昨接培之兄電告，龍軍攻取雷州，大獲勝利，斃敵數百，得械無算。莫榮新、李烈鈞全力對龍，海琛艦開赴陽江，已將瓊雷交通阻斷，龍軍孤危等因。查子誠一軍向以擁護中央為職志，又逼處粵桂之後，素為彼黨所畏懼。此次分路攻粵，實具維持大局之苦衷，極為吾人所敬佩。惟莫、李等狡詐百出，一面以取消自主之言，虛與中央委蛇，一面傾竭全力，專攻龍軍，以去其肘腋之隱患。近日連接譚浩明等通電，於參戰督辦極力反對，其無和平之誠意已可概見。倘一旦龍軍失敗，彼輩並無畏忌，必變其現實之態度，滋為強硬之主張，不惟西南各省永無統一之望，而敵勢愈張，我勢愈蹙，大局前途必陷萬劫不復之地。昨於江日曾將此中情形電告元首，請予維持；惟力量棉薄，尚恐未能動聽，擬請仲珊兄主稿，聯電中央，力陳利害，並催詢和議情形。如果彼黨對龍仍不停戰，即請宣布罪狀，明令討伐。存亡大計，在此一舉，諸公愛國家，愛團體，百倍嗣冲，諒不以此言為河漢也。謹佈區區，佇候明教，倪嗣冲支印。」（註六）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六十八年，臺北，中研院近史所，冊一，頁三五—。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六日，第七〇三號，頁二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五卷二號，頁二〇九。

註四：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錄」，臺北，文海，頁一〇四。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五日

註五：同註三。

註六：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二，頁一一〇——一一一。

## 五日 皖系各督軍再會於天津，請北京政府下令討伐南方。

自蔡鍔起兵倒袁之後，西南情形大為變動，陸榮廷於廣西標榜自治，雲南唐繼堯對抗北京政府，而孫大元帥文則於民國六年南下，建立護法軍政府於廣東。段祺瑞馬廠誓師，討平復辟後，亟欲以武力統一南方，皖系軍人積極主戰，因而與北京政府代理大總統馮國璋之直系主和派發生意見衝突。

馮國璋為直系領袖，袁世凱稱帝時，曾暗中支持唐繼堯反袁；後西南各省要求袁退位，馮幹旋其間，與西南互通聲氣。今馮既代理大總統，「討伐令」須由其宣布，馮因前述關係，遲不下討伐令，段則以無中央討伐令，師出無名，彼此齟齬，相持不下。（註一）

本日，段系各督軍再集會於天津，請北京政府下令討伐南方。（註二）

## 修改現行進口稅則委員會在上海開會。

現行進口稅則係清光緒廿八（西元一九〇二）年訂立。依照中英條約第二十七款（條）所載，以十年為重修期限，故至民國元年，本應予以修改，惟是時國體變更，旋又歐戰爆發，致修改延期。

上（民六）年十月間，北京政府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命財政部修改普通稅則，並於十一月三十日派曾述榮為主任，李景銘、賴發洛為副主任，與各國所派委員會議修改現行稅則。本日，該會議假上海總商會召開成立大會。（註三）

## 北京財政部呈准有獎儲蓄票暫緩還本。（註四）

北京財政部於民國三年發行有獎儲蓄票一千萬元，原訂辦法，於抽籤三次後，償還本金。本年四月即屆還本之期，財政部近以庫藏奇絀，一時未能籌集，呈請自本年四月起，再繼續開籤三次，所有本金

，暫緩償還。本日，奉大總統指令照准。

### 招商局普濟輪船在吳淞口沉沒。

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往溫州之普濟輪船，在吳淞口與福州回滬之新豐輪船互撞，普濟輪立即沉沒，溺斃乘客二百餘人。（註五）

註一：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五十九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頁一三四。

註二：劉紹唐：「民國史事日誌」，頁一〇五。

註三：「東方雜誌」，第十五卷二號，頁二一〇。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六日，第七〇三號，頁四五。

註五：同註三。

## 六 日 孫大元帥電唐繼堯發給鄧天翔等人護照入川。

因川、滇兩省護法軍事正積極進展，軍政府擬派數位具有軍事方面才能者，前往協助，並為駐在川邊寧遠（即後來之西昌）的清國軍第七軍軍長張午嵐，送達委任令。軍政府孫大元帥乃委任鄧天翔、陳得尊、黃季陸、溫宗鑑等為軍事特派員，由川籍之黃季陸負責協助，隨同入川。（註一）

本日，孫大元帥電致唐繼堯，請發給護照，俾得鄧等一行人，早日赴川。電云：

「雲南唐衛戍司令鑒：前派委員鄧天翔、陳得尊、黃季陸、溫宗鑑赴川，現留滇境，請由尊處加給護照，俾早成行。孫文。魚。」（註二）

孫大元帥文任命李建中為湘西勞軍使。（註三）

孫大元帥文任命林祖宏為閩南軍司令。林為林朝棟之子。（註四）

## 北京政府與日本正金銀行締結善後借款內第二、三次墊款契約，此即西原借款之一。

上年八月廿八日，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梁啟超與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簽訂屬於第二次善後借款之墊款契約，是為第一次墊款契約。北京政府為整頓中國銀行紙幣，本日，由財政總長王克敏與正金銀行代表武內金平締結屬於第二次善後借款內之墊款契約，由日本墊一千萬元，稱為第二次墊款契約。同日，又訂第三次墊款一千萬元之契約。該二契約之條件，悉與上年八月廿八日之墊款契約相同，惟第二次墊款發行之證券，稱為「中國政府民國七年財政部證券」。第三次墊款所發行之證券，稱為「中國政府民國七年甲號財政部證券。」（註五）

附錄：曹汝霖：兼長財部與西原談借款（註六）

自蔡松坡（鈞）起兵倒袁之後，西南情形，大為變動，陸榮廷標榜自治於廣西，唐繼堯公然反對政府，孫中山先生且樹護法之旗號。合肥以帝制取消，復辟討平，不應再藉口南北分立，妨害統一。但謀統一非用武力不可，用武力必須籌備軍費。其時梁任公辭財長，由王叔魯（克敏）繼任，不久王亦辭職。合肥約我於私邸懇談，並告我將用兵於西南，以謀統一。財政一席，大家不敢擔任，我相信你肯負責任，且有此勇氣。並聽說你與交通銀行借款頗為順利，故此席祇好請你偏勞，此為國家，不應畏難，望你與我一同負此重任。我聽了他懇切之談，且西原龜三尚在天津，始允姑且試試，如不稱職祇好請辭，請總理原諒。他說你肯兼攝，好極了，翌日即發表兼攝財政總長命令。我請總理約重要督軍先一同計議，這次用兵，需要若干軍費。合肥允了，遂約曹仲珊、張懷芝、倪丹忱、陳秀峯等到私邸吃午飯，余與又錚陪坐。飯後，他們共同計議，余祇旁聽，不發一言，亦不表示意見。結果，他們說這次用兵，總須預備一年，且須添置裝備，故從寬約計，須要二千五百萬元。余說，現在財部，庫空如洗，如此巨款，



商借亦無把握，祇好試試看，不敢說定。我又說，倘能借得巨款，軍費既由我負責，我必盡力籌措，以期不負總理及諸公之望。軍事方面，是諸公之責。他們都說祇要有了軍餉，軍事方面，請總長放心，我們自當負責進行等語而散。時馮國璋代行總統。

合肥提到交通銀行借款，是日本西原經手的，故先將西原來歷作一簡介。當合肥復辟之役告成以後，由坂西利八郎顧問介紹西原龜三來見，說是奉日本寺內正毅總理大臣密命來華，改善大隈內閣對華政策之錯誤，以期兩國提携親善。貴國目下急務莫如財政，日本現在國力充實，可能為貴國幫忙，如有所需，幸賜教顧為盡力。坂西亦在旁吹噓，謂寺內在朝鮮總督任內，關於經濟問題，都由西原君幕後策畫。余因初次見面，不明底細，適接任交通銀行總理，該行資金薄弱，由施省之董事，向大倉商借日款，久無成議，遂請西原商借日金五百萬圓，西原允電東京。不久即得大藏大臣勝田主計氏親電，允借日金五百萬圓，並無抵押品，且匯款迅速。余遂信西原是有來歷的，此余與西原商借日款之開始也。此次兼長財政，需款孔亟，財庫空虛，歐戰方殷，舍日本外無從商量，遂約西原來談，商借日金三千萬圓。時日圓與銀元匯率，日金一圓祇合銀元八角有零，故三千萬日圓，適合二千五百萬元銀元之數。後由日本興業銀行總裁某君（忘其名）來北京商議，如數允借，以有線電報為名義之擔保。並說這次借款由興業、臺灣、朝鮮三銀行墊借，不在市上招募，可省手續費，且十足交款，不折不扣，載明在合同。擔保品祇為銀行章程應有之事，照例填寫，決不干預。余約興業總裁在寓宴會，並叫中國條子。日本宴客，非有藝妓不歡，故亦召歌妓侑酒，並約坂西、閔生、譽虎作陪。宴前先將借款合同雙方簽字，譽虎以此款既以電線擔保，請撥日圓五百萬為修理海線之用，余亦照允。

余到財政部後，即令庫藏司長李祖恩將每月政費收支，作一約計。政費共有八項，一、各部院經費，二、國會經費，三、近畿駐軍餉，四、警察保安隊月餉，五、出使經費，六、國立學校經費，七、清室優待費，八、軍用預備費（調動開支等類），每月約須二千萬元。收入祇有關稅（海關稅除付賠款外償所餘之款）、鹽餘（同上）、烟酒稅、印花稅、所得稅約計一千二百萬元。地方統稅，本應解中央，各督軍藉口作為中央駐在各省軍費之用，截留不解。故收支相抵，月虧約八百萬元，現在都是東借西挪，零星湊用。以中國之大，即以中央政費而論，月不過二

千萬元，可謂微乎其微。但連此數尚無着落，若不整頓，何以爲國，祇靠借款，豈是辦法？但此非旦夕能成，目下急需軍政費，祇好出之借貸。

當三千萬日金借款成立之時，爲滙兌方便起見，設立滙業銀行，資金一千萬元，先收半數，中日合辦。

## 北京政府派伍連德、陳祀邦、何守仁赴綏遠辦理防疫事務。

由於綏遠之五原、薩拉齊二縣與包頭鎮發生時疫，北京政府依據「傳染病豫防條例」，本日派伍連德、陳祀邦、何守仁三人爲檢疫委員，負責疫病豫防事務，以防蔓延。（註七）

烏理雅蘇臺佐理專員恩華以肯木次克內嚮，特咨呈北京政府外交部向俄交涉，以便收回烏梁海屬地。

辛亥革命時，庫倫獨立，肯木次克所轄之西烏梁海雖未附合，但俄人却趁機潛入，該地華商因受迫害，只得離境。今商民欲返烏梁海重理舊業，却仍受扼於俄人，乃呈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向俄嚴重交涉，俾得重返該地貿易。佐理專員恩華以肯木次克內嚮，爲我收復烏梁海屬地之絕佳良機，特咨呈請外交部向俄交涉，呈稱：

「爲咨呈事：據烏里雅蘇臺華商永興恒、恒和義，義盛德，恒隆厚，新升永等公同呈稱：

『竊以烏里雅蘇臺爲外蒙西北四通八達之重地，商賈雲集之繁區，自創設商業以來，已近百年。商民等店舖，座落雖在烏城，當時即轉運貨物前赴唐努烏梁海等處分莊貿易，商業日見暢旺，各商號謀久遠之計，房產屋宇頗與內地壯麗爭勝，一切財產不下數千百萬。辛亥變亂，庫倫獨立，全蒙助紂爲虐，烏梁海全部附和不一。西半部烏梁海，爲肯木次克所管，雖未附和庫倫，惟獨立之餘，禍延華商。該肯木次克總管保護華商，雖屬不遺餘力，詎慮該地本連俄境，俄人乘隙潛入，持強霸佔，驅逐華商，不准在境。該地人民等誠恐武力不及，有傷華人生命財產，致起後來交涉，遂商同華商各號，莫如將財產貨物先行封鎖存儲，以待後圖。商民等呼籲無門，方寸早亂，加以俄人

持槍逐逼，刻不容緩，祇有飲鳩止渴，逃離該境。路途慘況，不一而足，要難筆述。

迨至中俄協約已定，蒙事解決，商民等爲客款逼迫，復思赴烏梁海重整舊業，討收賬目，出市舊存貨物，並交涉被劫被殺各等項虧損，以解積苦。當經稟明陳前都護副使，發給護照前往。一至肯木次克舊地，蒙人感情一仍如舊。惟俄人心懷忌嫉，將商民等囚禁一室，斷絕飲食，幾乎斃命，幸傭工之烏梁海人，憐其無辜，乘機釋放，始逃回烏城，業經兩次稟明陳前都護副使在案。外交部如何交涉，商民等弗能知悉。現時各商號終年株守烏城，欲進爲俄人所扼，不能前進，欲退爲債家所迫，不能即退，倒懸望救，情同水火，父母倚門，妻子待哺，全家老幼，啼饑號寒，實堪憐憫。爲此環求恩憲，轉陳國務院外交部，嚴重向俄人交涉，俾商民等復得重至烏梁海貿易，無任感戴之至』等情。

據此，查唐努烏梁海本爲烏城屬地，前清宣統三年以前，該地將軍每年均派員巡邊，並與俄國各查勘界址，以爲故事。烏梁海共計五處，唐努烏梁海實爲烏梁海之一，升任陳都護使，早經詳陳在案。該肯木次克烏梁海內嚮尤殷，日日盼望內地官吏到該地，管理保護一切，此爲我國收回屬地極好機會。本副使抵任伊始，烏里雅蘇台商會會長等時常到署請謁，探詢中央向俄人交涉情形，並代陳各商家苦況。茲復據該商民等具呈到署前來，查所陳各節，均係實情，相應咨呈大部，設法向俄人交涉，以便該商民等前往貿易可也。

此咨呈外交總長。」（註八）

註一：黃季陸：「我們的總理」，六十八年，臺北，陽明山莊印行，頁六一——八。

註二：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〇六。

註三：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六五七。

註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五二。

註五：「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七日；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華民國外交史」，六十二年，再版，臺北，三民書局出版，下冊，頁五〇五。

註六：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三二——一三三。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七日

一八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七日，第七〇四號，頁五九。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四十八年，臺北，中研院近史所，頁一五八——

一五九。

## 七日 北京政府財政部與日本三井洋行締結印刷局借款契約。

北京政府財政部印刷局欠日商三井洋行款五十餘萬元。近由財政部向三井借款二百萬元，扣去欠款，即以印刷局財產作抵，其合同於本日簽字。其要點如左：

- 一、借款額日金二百萬圓，期限三年，以印刷局財產為擔保。
- 二、印刷局所需之材料與技術，由日本供給。
- 三、承印中國政府發行之有價證券。（註一）

## 中東路老少溝俄軍被繳械，押送出境。

自哈爾濱亂事解決後，俄兵紛被遣送出境，中東路沿路各站駐有華軍，以資保護。駐在老少溝之俄義勇軍隊，雖無變亂，但為免後患，吉林督軍孟恩遠仍令總指揮使裴其勳查照哈爾濱辦法，從速辦理遣送。本日，該處之俄軍悉被押送出境，所繳之槍械亦裝運赴哈，交俄營務處點收。裴其勳對辦理情形報告如下：

「老少溝所駐俄義勇軍計一百六十名，團長、連長、團附各一員、排長二員，均持別拉旦槍，每槍子彈一百粒，又機關槍四架，子彈四萬粒，一寸五分口徑小鋼砲兩尊，砲彈四百顆，原為保護鐵路松花江橋第二而設，前者霍營長鳳桐，奉派率隊往駐該處，該義勇軍甚不為然，竟有刻不容容之勢。嗣因鑒於哈埠之失，銳氣頓消，且其舊派軍官受我忠告，當允將該隊繳械遣送回國。旋於本月七日，由該隊官長預備紅瓦罐車十數輛，即將該隊悉數載送出境。所繳之槍及機關槍、鋼砲、子彈等，亦一律裝運赴哈，交俄營務處點收。松花江橋第二，為火車往來必經要地



，即照會交由我軍妥爲保護。當經霍營長選派精壯，沿橋分設十一崗，晝夜分班看守。車站亦由我派兵監視。其餘各站，如二道溝、張家灣兩處原駐俄兵，查無流基黨夥，似毋須繳械遣送。而該兵等適值退伍之期，亦均乘車回國，暫不補充。此外各小站，如烏海、米沙子等處，雖有少數俄兵，並未附和流黨，業經查明，諒無他虞。」（註二）

註一：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冊，頁五〇五；「東方雜誌」，第十五卷二號，頁二一〇。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六二。

## 八日 北京政府財政部停付俄國庚子賠款，暫行存儲。（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令駐俄公使劉鏡人，將郭宗熙兼任中東路督辦事告知文哲爾。

北京政府改派吉林省長郭宗熙兼任中東鐵路督辦，外交部因於本日電令駐俄公使劉鏡人轉知俄鐵路公司會辦文哲爾。電文尙有禁運貨物赴俄及詢以依爾庫次克擾亂等事。電文云：

「五日電悉。東路督辦先擬派畢，嗣東三省各督軍合請以吉林省長郭宗熙兼任，經院議決定，呈奉總統批令，派郭兼充。已正式照會俄使。希轉告文哲爾接洽。

協商國以俄、德媾和，請禁運貨物赴俄，現擬照辦。又依爾庫次克擾亂，如何情形，糧食是否缺乏。聞魯本司克有華工數百人，日受俄人驅逐虐待，亟應設法救濟。均希電令魏領事詳查具報。外交部。八日，第二號。」（註二）

## 美國總統威爾遜(W. Wilson)向美國國會提出「十四點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起時，美國力圖保持其孤立政策，不願捲入戰局，由總統威爾遜(W. Wilson)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宣告中立。其後由於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之實施，德外相齊默曼(Zimmermann)以密令鼓動墨西哥對抗美國，及德、奧在美國從事顛覆活動之刺激，美國乃在民意支持下，於一九一七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八日

年四月六日，對德宣戰。

本日，威爾遜對國會致詞時，提出所謂的「十四點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實即就是一種作戰目標，其後又續作多次補充與強調，其內容如下：

- 一、廢除秘密外交；
- 二、公海航行自由；
- 三、撤除關稅壁壘，貿易機會均等；
- 四、裁減軍備；
- 五、依絕對公平之原則，重新調整各國殖民地之爭執；
- 六、撤出侵入俄國境內之部隊，俄國自行決定其政治前途；
- 七、撤出比利時，恢復其原有主權地位，重建對於國際法律之信心；
- 八、撤出法國之侵占地區，並歸還一八七一年奪占之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
- 九、按照民族分界線，重劃義大利邊界；
- 十、奧匈帝國所屬各民族，均給予最自由的民族自決之機會；
- 十一、撤出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及黑山國，給予塞國自由而安全之海口，巴爾幹各國之政治、經濟獨立與主權完整，由國際予以保證；
- 十二、鄂圖曼帝國中土耳其民族部分之主權地位應予保證，其他之非土耳其民族則給予民族自決之機會；
- 十三、重建波蘭，給予自由而安全之海口，並由國際保證其政治、經濟之獨立及領土完整；
- 十四、建立一個國際組織，制訂盟約，藉以達到共同保障所有國家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之目的。

此一文件係一理論與實際的綜合體。由第六至第十三等八點，均屬聯軍作戰之目標；由第一至第五點，均係抽象的國際政治原則，在威爾遜心目中，亦為造成大戰之原因。最後一點，在為建立一個消弭

戰禍，保障和平之國際機構，是威爾遜政治理想之重心。

大戰期間，聯軍曾將「十四點原則」印製成傳單，由飛機散發於敵人後方，其中民族自決之條款，尤普受東歐民族之歡迎，大戰結束後，「十四點原則」已成爲家喻戶曉之文件。

惟「十四點原則」雖被接受爲和會之指導綱領，但原揭櫫之內容却未見完全實現。除了撤軍，重建波蘭及組織國際聯盟數點外，外交之公開，公海之航行自由，撤除關稅壁壘等項，皆被棄而不顧。而裁軍問題，調整殖民地問題，重劃義大利邊界問題，奧匈少數民族自決問題，非土耳其民族自決問題等等，均只有部分實現，與原揭示之公正原則並不相符，威爾遜之理想主義終不免仍向現實主義低頭。（註三）

### 俄使庫達攝福面請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夏詒霆取消派兵駐紮海拉爾。

本日，俄使庫達攝福面晤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夏詒霆，請阻止中國軍隊駐紮海拉爾，其會談內容如下：

「庫使云：前據本國駐海拉爾領事電稱，此次解送出境俄兵之中國軍隊，抵滿州里車站，歸時欲於海拉爾逗留，並向該處蒙人要求預備房屋。又有中國軍隊一營將赴海拉爾駐紮等情。本使以現時貴國實無派兵駐紮海拉爾之必要，故日前已函達貴部，請電飭該省查復有無其事。今該領事又有來電報告，華兵頗有駐紮該處之意。本使因此再面請貴次長即日電詢詳情，設法阻止爲荷。」

次長云：當飭司核辦可也。」（註四）

註一：劉紹唐：「民國史事日誌」，頁一〇五。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五〇。

註三：李邁先：「西洋現代史」，六十七年，臺北，三民書局出版，頁六九——七二。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五八。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八日

九日 孫大元帥文約見軍政及商工代表，說明軍政府成立之必要及砲擊廣東督軍署事件真相。

軍政府孫大元帥文，於本日午後二時，約伍廷芳、程璧光、吳蓬伯、徐固卿及粵省總商會、七十二行善堂、報館、工界等各團體代表，至軍政府茶會，到者六十餘人。

孫大元帥於茶會中說明軍政府成立之必要，及經過之困難，並言及砲擊督軍署，係因莫榮新無故槍斃金國治及前日游擊營統領鄧文輝，擅殺福軍連排長，並逮捕良民六十餘人，毫無證據而誣指為匪，並概予槍斃，實屬違背法律，蔑棄人道，故軍政府不得已，以武力對待。

吳、徐、伍、程等人相繼演說，條舉護法討逆之必要，及國民當忍國難。工商各界代表亦表示當贊助大元帥之主張，盡力輔助軍政府，並擬組織廣東地方聯合會，以謀發展人民實力，鞏固自治基礎。

(註一)

唐繼堯電質馮國璋擅令曹錕、張懷芝出兵，及劉存厚、龍濟光擾亂川、粵。(註二)

陸榮廷電程璧光、莫榮新，贊同「護法各省聯合條例」，請速組織護法各省聯合會議。

自西南倡議護法以來，西南各省多宣佈自主，軍政府雖經國會非常會議產生，然陸榮廷、唐繼堯等皆無擁護之誠意，並有別圖結合西南各省之倡議，隱然與軍政府相抗。

程璧光、莫榮新曾於上年十二月卅一日，將修改後之「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條例」九條，通電各省。本日，陸榮廷致電程、莫，贊同聯合之條件。電文略云：

「程、莫兩公三十一電悉，聯合條件，極所贊同，即請公決，速行組織為盼，榮廷青印。」(註



三

熊克武就任四川靖國軍總司令。(註四)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講演機關採用通俗教育研究會審定之講演參考用書三十四種，及通俗教育用書五種。(註五)

龍濟光軍佔領廣東廉江。(註六)

北京政府定綏遠之五原、薩拉齊等處為防疫施行區域。(註七)

北京政府督辦京畿水災河工事宜熊希齡電陳蒙古、山西交界之處發生疫癘。

熊希齡電陳山西地區發生時疫，請即防患為宜，電云：

「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頃見本月二十五日京津太晤士報載，前者報載蒙古、山西交界之處，發生時疫，今已審查，的確知為肺瘟，其現象與千九百十年至十一年滿洲風疫相同。初發時起於胸部，頭痛、乾咳、痰中帶血，吐而不瀉，至起病至死，少則二日，多則三日。此疫已發見山西武源縣，恐不久山西他處亦必波及。欲使此疫不致蔓延，則千九百十一年防疫會議所訂辦法，非嚴厲實行不可。查滿洲風疫盛行時，曾將有疫區域斷絕水陸交通，今京綏鐵路所經過者，正在時疫發生之地，須從速預防，庶不致東趨及於直隸。此時入手辦法，宜飭山西邊界地方官，嚴禁居民，非有極要之事，不許旅行；一面趕派防疫專家，往施防護。直隸自受水災以來，人民因凍餒而體弱，又因避難而叢集，感受疫氣最易，一經發現，勢且不可收拾。中國政府若不照前防疫會議之法實行防範，不獨不能對國人，且無辭以謝外人也，云云。查此次直省受災奇重，飢饉之後，復有大疫，一經傳播，尤為慘酷。現值嚴寒，已有此項時疫發現，轉瞬開春，蔓延尤速，若不預為防範，不特數十萬人民生命攸關，且為中外觀瞻所繫，臨時籌辦更非易易。擬懇大總統、國務院飭下內務部、交通部，派員切實調查，迅即調取從前東三省防疫辦法，分別趕速籌防，以免疫癘盛行，重為民累，不勝迫切禱之至。督辦京畿水災河工事宜熊希齡叩。」(註八)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九日

二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俄否認哈爾濱華軍誤殺無辜，並聲明中東路將另組警隊。

俄使庫達攝福向北京政府抗議華軍於哈爾濱有誤殺無辜之事。外交部次長高而謙鄭重否認，並聲明將另組警隊。俄使與次長之問答如下：

「庫使云：昨晤顏世清君，本使於哈爾濱近況得詳悉種切爲慰。惟此次貴國軍隊行爲，不無有誤殺無辜之事，殊爲可惜。據稱當口有火車到哈埠時，華兵無故向之攻擊，該車中有小孩及婦女多人，均被傷死云云。」

次長云：聞哈埠亂時共計僅死二十人左右。現在該埠治安完全恢復，本國軍隊尙知守法，且中央不時電令從嚴約束軍隊，想不致有發生意外之舉動耳。現在該埠本國官廳已從事組織警隊矣。

庫使云：此項警隊組織如能早日成立，以備卽代軍隊地步（將駐紮該埠軍隊撤回）最妙。」（註九）

吉督孟恩遠密令調查員郭永年赴俄屬雙城子、海參崴、伯力等處，調查俄軍、俄黨狀況及德、奧、土俘虜一切情形。（註一〇）

俄使庫達攝福抗議中國停付庚子賠款。

由於江海關監督奉訓令停付俄國庚款，俄使庫達攝福備具節略，提出抗議，並請見復何時取消訓令，繳交庚款。節略云：

「查俄國每月鈔應得庚子賠款之分數一事，江海關監督奉中央政府訓令，將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應交俄亞道勝銀行之款，推托不付，如此辦理，違背一九零一年和約及歷年之辦法（卽駐京領銜公使以協商各國公使之名義，近交外交部節略內申明歷來之辦法）。該銀行已在滬提出抗議。本使署庫王爵公使而晤貴部陸總長時，亦談及贊助此抗議。乃貴政府迄今並未將此訓令取消，茲本使署備具節略，再行提出抗議，並請見復，貴政府何時始將此不合之訓令取消，以符約章，而敦睦誼。合達知。」（註一一）

註一：邵元沖：「玄圃遺書」，四十三年，臺北，正中書局出版，下冊，頁六三八——六三九。

註二：劉紹唐：「民國史事日誌」，頁一〇五。

註三：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臺北，文海，頁七九。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六十三年，臺北，四川文獻研究社出版，頁二〇五。

註五：「教育雜誌」，十卷二號，「大事記」，頁九。

註六：同註二。

註七：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五二。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九日，第七〇六號，頁一三三。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五一。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民國七年大事年表，冊二，頁二一。

註一一：「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四十九年，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頁二一五。

十日

### 北京政府參謀部、陸軍部電令直、鄂軍隊進攻荆、襄。

北京政府以荆、襄自石星川、黎天才宣布自主後，荆軍進攻宜昌，襄軍進攻棗、隨，更有王安瀾、劉興讓等，在鄂、豫交界起事，與荆、襄聯合，特由參謀部、陸軍部電令第一路總司令曹錕、湖北督軍王占元、河南督軍趙倜等直、鄂軍，相機進攻荆、襄。（註二）此實為馮國璋對主戰派之讓步。因主戰派不斷對馮氏施加壓力，且威脅若堅持不對南方下討伐令，則皖系將迎黎元洪復任大總統。馮氏於是以敷衍方式，企圖將對南方之「全面討伐」縮小為「局部討伐」，把主戰派對南方討伐的熱流引導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惟馮國璋仍不想以「總統」名義下令，於九日以參、陸辦公處奉大總統諭，對前方軍隊發出電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論」。將荆、襄之自主軍解釋為地方上之抗命部隊，北軍之進攻荆、襄，只是剿匪行為而非對南方用兵，以此方式求諒於南方。同時馮國璋又怕桂系誤會，乃透過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日

二五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日

二六

陳光遠向桂系解釋，荆、襄問題是湖北內部問題，且請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釋：「局部討伐令決不會影響南北的和局。」並電請岑氏到北京磋商南北和平問題。這是馮氏在主戰派壓力大增後的掙扎。

茲誌北京政府申討石、黎電文如下：

「本日奉大總統令：迭據報告，湖北荆、襄一帶，自石、黎宣布自主，日形擾亂，近日石星川派兵進犯宜昌，黎天才勾結土匪七八千，擾及襄、隨，並有侵犯豫南之勢；另有王安瀾、劉興讓等，在鄂、豫交界，招聚土匪等情。查荆、襄、隨、棗均屬鄂省內地，石星川、黎天才等，於息爭明令布告以後，仍復多方擾亂，實屬形同匪類，貽害商民，應責成第一路總司令曹錕，湖北督軍王占元，各派得力隊伍，剋日分路會剿，務使地方匪患早就救平，以安大局，並着河南督軍趙倜，派兵相機協剿，此令。等因，奉此，特達。參謀部、陸軍部。」（註二）

### 北京政府定綏省五原、薩拉齊等處為防疫施行區域。

因綏遠發生時疫，北京政府本日明令，訂該省之五原、薩拉齊等處為防疫施行區域。令文曰：

「內務總長錢能訓呈：綏遠五原、薩拉齊兩縣及包頭鎮地方，發生時疫，按照傳染病豫防條例，請指定施行區域，即日施行等語。綏屬五原、薩拉齊等處，發生時疫，應即定為防疫施行區域。其東路之豐鎮，係交通孔道，應一併指定，以便先事籌防，即日由該部督飭分別施行，並交外交、財政、陸軍、交通等部，會同辦理。餘如所擬，即責成檢疫委員切實籌辦，以杜傳染而重民生。此令。」（註三）

茲附錄原呈如後：

「為請指定防疫區域，及施行日期，並陳明大概辦法，恭呈仰祈鈞鑒事：竊據綏遠都統電稱：綏屬五原、薩拉齊兩縣，及包頭鎮地方，發生一種傳染病，犯者有咳嗽、頭痛、咯血、惡寒等現象，先後共斃三十餘人。又據外交部醫官伍連德電稱，歸化城發現瘟疫，確已證明，亟宜設法防備等情先後到部。查此次綏屬發現疫症，設法豫防，擬請按照傳染病豫防條例，頒發明令，指定施行區域，即日施行。現在疫症發生之綏屬五原、薩拉齊等處地點，自應定為施行區域。其東路之豐鎮，係交通孔道，擬請一併指定，以便先事籌畫，俾資防範。其西南北三路，應責成



檢疫委員酌定區域，報部呈請核定。所有該管區域內之地方官員，負有地方之責，亟應會同委員，認真防範。其在該區域內之軍隊，亦應協同辦理，並由該委員等會同地方官，迅設檢查隔離消毒等所，及防疫病院，切實辦理，以杜傳染，而絕根株。是否有當，理合呈請鈞鑒，訓示施行。謹呈。

中華民國七年一月八日」（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號，頁二二一。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十一日。

註三：同註一，頁二一〇——二二一。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十六日，第七一三號，頁三〇八。

十一日 軍政府委任之鄂軍總司令蔡濟民襲據湖北武穴、黃梅。陽新、大冶、鄂城、廣濟亦有騷動。（註一）

章炳麟自重慶上孫大元帥電，報告川省護法情形。

電文云：

「火急，廣州孫大元帥鈞鑒：申密。昨午克抵渝城，劉存厚頑梗抗命，至今未悟。靖國聯軍決意聲討，日×進抵至離成都約三里地，平定當不在遠。川中人心，多歸熊鎮守使，其軍實亦較前大有增加。川定尚有餘力東下，知注謹聞。章炳麟、郭同，叩。眞。」（註二）

江蘇督軍李純以受主戰派軍人攻擊，電請辭職。

李純原爲馮國璋部屬，馮氏赴北京代理總統職前，以蘇督之職畀贛督李純，且囑李接任後，與南方互通聲氣，以擴充勢力，並以之對付段派。故當府院馮、段爲主和主戰爭論之際，李以長江三督之首，承馮國璋之意，屢通電主和。（註三）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一日

主戰派若欲進兵南下，必須假道長江三省，惟江蘇、江西、湖北皆擁馮主和，故進兵必生阻撓。且三督又有促地方團體通電呼籲和平，拒絕北軍假道之舉，頗使主戰派不滿。主戰派以李純爲三督之首，又居直系副首之位，乃集中目標，抨擊李純之主和，指其爲北洋派之敗類。本月八日，以曹錕爲首之天津督軍團第二次會議中，主戰派曾有懲戒李純與陳光遠之提議，惟未獲得協議而罷。馮國璋慮主戰派日趨極端，曾秘密關照李純「各方集兵於寧，希補救遠嫌。」

本日，李純通電辯解主和之事，並電馮國璋，請辭督軍職。茲誌二項電文如下：

一：李純自辯之通電（註四）

「政變以來，戰禍頻仍，純仰體今大總統寧人息事之心，各方面救國保民之意，默察社會之心理，深慮時局之顛危，勉任調停，期維國脈，曉音瘖口，艱苦備嘗，賴中央鑒其惻忱，諸公信其誠素，同心一圖，和與維持，得有停戰息爭之結束，和平有兆，方抱樂觀，不謂波折旋生，又成頓挫。此皆純誠有未孚，力有未殫，清夜捫心，惟呼負負。是純自調和以來，所抱宗旨，即在弭戰釋紛，戒閼牆而禦外侮，蓋必止同室之戈，明同袍之義，而後可以內外一致，無所紛歧。此衷皎然，可質天日。而近來各方面函電，語多不倫，報紙所傳，言尤可哂。北方謠傳，有亂人遍發傳單，定期召集舊國會，組織政府，舊國會議員之來寧者，約百數十人。此間檢查嚴密，絕無此等事實，萬勿輕信謠言，以惑人心。且純苟有自利之用，又何必以調人自苦？純豈肯以此誤友而誤國？黨人有無來寧，亦難逃衆目，誠恐遠道傳聞失實，特此電達，聊表寸衷。區區愚忱，伏維鑒察。李純叩，眞印。」

二：李純請辭職電（註五）

「正密。北京大總統鈞鑒：陽電敬悉。以西南益肆要求，欲各省聯銜直斥其非，以爲政府後盾，元略深遠，虛懷沖挹，欽佩莫名。竊思戰和大計，中央自有權衡，何敢妄參末議，惟戰必有萬全之策，有不得已之故，有法不容恕之罪名，然後足以服人心，而不至於釀災禍。和必昭示大信，感以至誠，有具體解決辦法，而後能貫徹終始，不至以猜忌隔閡，而害成功。當此存亡呼吸之際，不可不明白主張，使國人確知所向，若猶持武力後盾，能戰而後能

和之說，因循游移於兩可之間，使曲直既無由明，而大局亦將不可收拾。純調人也，無倡言主戰之理，而其職督軍也，亦無抗言不主戰之理。顧中央主戰可也，各省從戰亦可也。獨純不可以反覆無常之行，而出於自相矛盾之計，身家不足惜，而一生人格不可毀也。自信此次調和，純出愛民之誠，不知黨派，不知南北，對公誼，對私交，無不可告人之事。其始言調和也，實先秉承中央，乃敢進行，迨停戰實行也，復經辭卸調人，以聲明責任，對於武力之議，則迭宣贊成，未嘗因此停頓。對於湘、閩之急，則迭電勸阻，彼亦停止進攻。凡此事實，班班可考，既無所謂中彼緩兵之計，亦無所謂懈我敵愾之心，大局所關，並無遺誤。今言戰，則與本來政見相違，何以自明於天下？而西南之疑其相欺，無論已不言戰，則與央樞政策相違，又恐有礙於職任，而齊輩之疑，其立異又無論已。且觀近日現狀，隔閡益甚，勢已無可疏通，而疑謗繁興，詰責紛起，凡百咎戾，皆將集於純之一身，既知任重力微，何敢有所留戀，以妨大計？惟有自請罷免，即時解職，以謝國人。伏祈俯鑒愚忱，速派相當人員來此接替，俾純尚得保全人格，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中央亦得一意主張，決策備戰，早明白宣布，以赴事機。至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即人心思治，上天好生，民則何辜，終有休兵之一日。純苟一息尚存，救國之心不死，救民之心不死，謹當致力社會，以寬鈞座寧息之初志，即所以報鈞座也。伏祈鑒察，毋任屏營。李純叩。」

## 北京政府財政部通告：有獎儲蓄票一千萬元暫緩償本。

財政部之通告如次：

「爲通告事：查本部於民國三年發行第一期有獎儲蓄票一千萬元，原定辦法於抽籤三次後償還本金。本年四月即屆償本之期，惟查此項儲蓄票原爲獎勵儲蓄起見，本部現擬將前項儲蓄票暫緩償本，自本年起再行繼續開籤三年，俾購票人多得中彩利益。業經呈奉 大總統批准，如所擬辦理等因在案，除函致新華儲蓄銀行遵照前定抽籤辦法及日期繼續舉行，並通行各省區長官出示曉諭外，特此通告。」（註六）

## 國務院密函致外交部：勿撤退中東路華軍，惟應注重軍紀。

北京政府國務院准稅務處密函，於本日致函外交部，請勿撤退中東路之華軍，以防止外國亂兵竄境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二日

三〇

，而重邊防。並電吉、黑兩省督軍，嚴飭派出駐哈爾濱之軍隊謹守軍紀，以免爲外人藉口。密函原文如下：

「逕密啓者：准稅務處密函稱：

『據總稅務司面稱，聞某外人言，俄使以哈埠革命，俄軍官此時既已被驅逐出境，可以無須軍隊駐紮，擬請卽行撤退云云。此說若確，甚屬不妥，必須設法推宕。蓋俄國革命軍現雖暫時退出中國，若允卽將軍隊撤退，難免俄國亂兵以及德、奧俘虜乘虛竄入。又值協商國商請中國，飭令該處海關，於運輸戰事應用物品相助爲理。倘無重兵駐守防護，則海關人數無多，何能爲力。是現駐軍隊一時非但不可允其撤退，卽滿洲里及綏芬河一帶邊界，尙須添派重兵分紮防守，方保無虞。但聞中國現在該埠之軍隊，近有不安靜之舉動，不知確否。似宜格外注意，嚴加約束，免爲外人藉口等語。按以上所稱各節，均關重要，且聞德、俄近有互換俘虜之說。查德、奧俘虜現囚西北利亞者極多，倘果釋放，恐必分竄入我邊界。若無重兵駐守，勢難防阻，爲患不堪設想。應請轉行外交部，俟俄使來商時，虛與委蛇，萬勿遽允其請。並以地屬中國，應盡地主之責，保衛中外人民爲詞』等因。

准此，除電吉、黑兩省督軍，於派出駐哈之軍隊嚴加管束外，相應函達貴部查照爲荷。此致外交部。」（註七）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五三；「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號，頁二二一。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五。

註三：競智圖書館等編：「北洋人物史料三種」，臺北，文海，頁二〇九。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十四日。

註五：同註四，民國七年一月十七日。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十一月十日，第七〇八號，頁一八七。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五四。

十二日 湖北靖國第一軍總司令石星川等，將北京政府續以武力進迫西南情形電告孫



大元帥，請各方勿為和議所誤。

湖北靖國第一軍總司令石星川及唐克明、朱兆熊等人，於本日致電軍政府孫大元帥，謂北京政府刻正遣兵南下攻擊，其對西南之和議，實為進兵之掩飾，特籲請積極備戰，勿為和議所誤，電文云：

「孫中山先生鈞鑒：鄂督燕電內開，連日土匪蜂起，占元責在保民，不日派隊出發，師行所至，幸勿誤會等語。又奉譚聯帥轉到鄂督魚電，詞意正復與前電相同。茲復據確探報稱，中央對於西南，仍以武力解決，三千萬練幣借款業於本月八日簽就，且作戰計畫大為變易，擬對岳州暫取守勢，已將駐岳勁旅調向監利、潛江進發，移武漢之弱兵以駐岳州，藉釋西南之疑。刻第二、第十八兩師及盧旅各旅所部，業由沔陽分向潛江、監利前進，刻先頭業已抵監利之上車灣，並令吳光新、朱廷燦由宜昌東下夾擊，此對荊州攻擊之計畫也。第二師師長吳佩孚已抵孝感，此外又有兩混成旅總司令為曹琨，分兩路進窺襄陽，一由孝感趨鍾祥；一由廣水向隨彼，並聯合南陽防軍直趨襄樊，其先頭已至隨縣，此對襄陽攻擊之計畫也。一俟荊襄攻下，再聯合宜襄部隊，取道湘西，同岳州北軍進窺長沙等情報告前來。證以各方情報，均復相同。竊思中央此次對付西南，陽為調和，以老我師；陰實進兵，以乘我隙。鄂督復假剿匪為名，於停戰期內，口行派兵壓迫荆襄，荆襄不保，西南之危，瞻念前途，不勝憤慨。星川等已電譚聯帥、黎總司令，請示機宜，並飭所部極力備戰外，尚乞各方面勿為和議所誤，時機緊迫，佇候明教，勿任逼切。石星川、唐克明、朱兆熊叩，文。」（註一）

北京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宣布俟臨時參議院通過國會組織法修正案，即進行國會選舉。（註二）

北京政府電飭天津督軍曹錕等防疫。

由於北方疫癘流行，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因電天津督軍曹錕、山西督軍閻錫山等人，負責防疫工作。電文云：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二日

三二

「急，天津曹督軍、太原閻督軍、綏遠蔡都統、張家口田都統、京兆尹鑒：疫癘害人，甚於兵禍，近日歸化城左近，發生肺疫，傳染甚速，業據內務部呈准綏屬五原、薩拉齊等處，定為防疫施行區域，其東路之豐鎮，係交通孔道，一併指定，以便先事籌防，由各該部分別會同辦理在案，現在時值冬令，若不迅行撲滅，勢必蔓延。前清季年東三省鼠疫，防禦稍遲，死亡數萬，糜費累億，可為前車之鑒。駐京各國公使殷殷陳請，其意可感。現已由部呈請特派委員長多派檢疫員及醫員分投前往檢驗，仰即電飭各屬，凡有疫病發生之地，相近處所地方官，遇此項人員到時，亟須聽從該員等切實檢驗，俾得按照傳染病豫防條例從速實行，設有愚民不明事理，憑空造謠，亦應剴切開導，共同防範，以重民命，而杜傳染，勿稍玩延。○○文印。」（註三）

## 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軍械借款契約。

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政府陸軍部與日本泰平公司秘密商訂軍械借款契約，因雙方極度守密，外界不悉契約內容，軍械成交若干，亦無從知悉。當時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梁啟超稱，不過借款數百萬圓，交通總長曹汝霖則稱借款一千萬圓，而日本半官方報導則稱中國陸軍部與泰平公司訂結一千六百萬圓之借款契約。泰平公司係以交付軍械代替借款（註四）。斯時中國正因護法問題，南北陷入戰爭之中，而段祺瑞之組織參戰軍，亦不過是假歐戰之名，建立自己私有軍隊，圖以武力對內。當時日本輿論，亦對日本政府借款助長中國戰亂，有所攻擊。

此項軍械借款於本日本在北京秘密簽字，日本以值洋四千萬圓之軍械，借給北京政府，由日商三井、高田、大倉三行合組之團體承辦。（註五）

## 北京政府外交部，將改征松花江江捐辦法，詳盡附表致送俄使庫達攝福。

哈爾濱關稅務司因盧布跌價，故所征松花江江捐擬請改為征收銀兩。本日，外交部將改征江捐辦法及詳盡附表，以漢、英二種文字，致送俄使庫達攝福。（註六）

## 俄舊黨之政府在西伯利亞鄂木斯克成立。（註七）

註一：秦孝儀主編：「軍政府公報」，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六十五年，臺北，黨史會藏本，影印出版，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第四一號，頁五——六。

註二：劉紹唐：「民國史事日誌」，頁一〇五。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十五日，第七一二號，頁二八七。

註四：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冊，頁五〇三——五〇四。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號，頁八。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六〇——六一。

註七：同註六，民國七年大事表，冊二，頁二一。

### 十三日 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將軍政會議議決之中東鐵路善後事宜，彙報北京政府。

自哈爾濱變亂發生後，中東鐵路路事紛雜，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於十一日召集軍政會議，會同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所派之道尹王樹翰，共商中東鐵路善後事宜，所議決各案於本日彙報北京政府：

「國務院鈞鑒：外交部、交通部、陸軍部、內務部、司法部、財政部鑒：中密。哈變發生，仰賴國家威福，得以迅速鎮定。惟路事前途，端緒紛繁，一切善後事宜，極應集合軍政各機關，並會同江省決定政策，俾得振起北滿局勢，穩健進行。恩遠迭據陶、高兩旅長電詢軍事方略。宗熙奉命督辦路事，奉院電規畫全局。正在着手籌議之時，適江省鮑督軍派王道尹樹翰來吉商榷一切。因於本月十一日在軍署召集軍政兩界重要人員，會議中東鐵路善後事宜。所有議決情形，彙報如下：

（一）軍事案：議決俄廣義派驅除後，留存俄軍時圖抵制吾軍，近且有添募蒙兵之議。吾軍若撤，非但前功盡廢，並一切均無辦法可言。故現有沿路扼要分駐之華軍，在勢不能再撤。其護路俄軍，除前次遣散外，留存額數應暫不提議，令其全撤。如俄官要吾軍撤退，應告以據約據合同非但吾不能撤，並護路俄軍應一律撤退。現為時勢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四日

三四

與友誼關係，縱俄軍不令全撤，吾軍固萬無撤退之理。

(二)警察案：議決應令吉、江兩局先與霍總辦依公議會大綱第十七條，協定巡警詳細章程，在哈埠開始擴充巡警，隨後推行沿路各站。惟警察與駐軍原屬相輔而行，並無警察成立，即可撤兵之事。

(三)路政案：議決俟督辦職權確定後，一切按條約合同暨公議會大綱，以次查察，切實辦理，方能自佔地步。

(四)稅務案：議決沿路由吉、江兩省財政廳擇要分設稅卡，並無庸先與公司聲明。

(五)司法案：議決將來由督辦分別擬定辦法，大概分用人及事務管轄兩層。關於兩局審理詞訟人員，由總辦遴請督辦派充。關於事務管轄者，應分下列三項：一、華人與華人訴訟與路務無關者，由法庭辦理。二、華人與外人訴訟與路務無關者，由縣知事按華洋訴訟辦理。三、華人與外人訴訟與路務有關者，照舊辦理。至現在救濟辦法，一律歸我軍政司法處辦理。

(六)交涉案：議決煙酒互禁案由省長密令地方官，以互禁為精神，在俄人禁煙未舉行前，可暗事通融，從寬辦理。以上六項，類係肇肇大端，決定方針後，除稅務與合同無涉，應令財政廳即予照辦外，餘俟中央同意。當與江省互相提挈，漸次依據進行。宗旨所在，全以條約合同為根據，冀立於不敗之地。而以擴張實權，步步穩慎前進，為挽救前失，圖度未來之張本。事關大局，內外意見均應統籌熟慮，一致主張。是否有當，除王道尹尅日回齊報告外，應請院、部核奪見復為叩。孟恩遠、郭宗熙。單。」(註一)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五七。

## 十四日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覆電十七省督軍，表示和戰須一致行動。

初，主戰各省區於十三日電呈馮國璋，要求對南作戰，列名者為曹錕、張懷芝、倪嗣沖、張作霖、閻錫山、陳樹藩、楊善德、趙倜、張廣建、鮑貴卿、李厚基、姜桂題、田中玉、蔡成勳、盧永祥、張敬堯等十六人。鄂督王占元於本日補發一電，申明列入請戰團，故共計十七人列名主戰。

本日，馮國璋召集參陸辦公處首腦密議，原擬覆電為：



「武力解決，固爲中央最後必經之途，第念國計民生日絀，苟有一線和平可望，仍不忍輕發戰令。」

至晚間收到王占元請戰之電，又將原擬復電稿修改如下：

「北洋派無論和戰，必須一致行動。各省主戰雖居多數，但未參列者，仍尚不少，必俟全體參與，無令一二漏列，則團體堅強，不致爲人所乘。」

馮國璋之覆電，極爲圓妙，係脫胎於採倪嗣冲致李純電文，該電稱：「弟於尊處先日和議主張，曾無一言反對，因不願一團體內有兩種主張，致爲外人所乘。現在局勢危迫，和議無望，武力解決，刻不容緩，尊處可否犧牲主和之說，期於一致，免人利用。」之說法，馮以倪語復告各督，亦可謂針鋒相對矣！（註一）

北軍對荆襄發動攻勢；吳光新、王占元部進攻荊州，吳佩孚、吳慶桐進攻襄

陽。（註二）

北方之主戰派急欲「討伐」南方，惟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堅不下討伐令，一時關係緊張。爲緩和情勢，馮氏於九日以參、陸辦公處奉大總統諭之形式，令北軍對荆、襄自立軍採取行動，期將對南方之全面戰事縮小至荆、襄一隅。

惟馮國璋此舉，既不能取得西南之諒解，又不能滿足北方主戰派之要求，主戰派堅持必須以總統名義正式發佈對西南之討伐令，否則將脫離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王士珍一心求去，既不願戰，又不敢和，新任陸軍總長段芝貴則在國務會議上催促即下達討伐令。是時北京內外盛傳徐樹錚將召奉軍入關，發動政變。馮因面臨嚴重之抉擇：順從主戰派之意，下令討伐，或放棄總統之職。

本日，馮乃令參陸辦公處回答主戰派：各軍先行，戰令隨發。並謂討伐對象可以擴大到國民黨，第二路軍可赴閩、粵邊境作戰，惟勿進兵湖南，以待桂系自動取消自主。但主戰派氣餒迫人，堅持「全面

討伐」，要桂軍先行退出湖南，且須及時發佈討伐令。

就在直（主和派）、皖（主戰派）系「先出兵後下令」與「先下令後出兵」的爭執中，北方軍終於本日向荆、襄發動攻勢。其進攻兵力之分配爲：襄陽方面，第三師吳佩孚部在東，南陽鎮守使吳慶桐部在北，分兩路進攻。荊州方面，吳光新部李炳之旅徑長陽、百羊從西面進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師木懋賞在潛江，第三混成旅盧金山部在監利從東面夾攻。桂系譚浩明坐視不救，荆、襄遂於二十二日、二十七日分別陷落。（註三）

唐繼堯、程璧光、譚浩明、莫榮新、劉顯世、程潛等聯名通電，堅主恢復舊國會。（註四）

上年十二月卅一日，北方主戰派督軍曾經發表世電，堅決反對恢復舊國會，針對此電，長江三督已於四日通電反駁。本日，西南護法各將領唐繼堯、程璧光、伍廷芳、譚浩明、劉顯世、莫榮新、李烈鈞、程潛、黎天才、陳炯明、石星川、熊克武等十二人，聯名通電，堅持主張恢復舊國會，並對北方政府既發佈停戰布告，却又再出兵征戰，提出嚴厲的質詢。

茲誌電文大要如左：

「政府以臨時參議院爲立法機關，實屬非法，故吾人絕對主張恢復舊國會。今西南已依北方之提議停戰，而北方乃使新組織之征南軍隊，着着進發，一面又命龍濟光擾亂兩廣，並任段祺瑞爲參戰督辦，段芝貴爲陸軍總長，劉存厚爲四川督軍。吾人對於此等行動，殊不知政府是何用意？若總統有調和之誠意，請即取消以上諸命令，以明大義之所在……。」（註五）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十六日。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六。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〇九。

註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五四。

註五：同註一，民國七年一月十八。

## 十五日 軍政府孫大元帥命于右任起靖國軍於陝西三原。（註一）

民國三年，國父孫先生文曾派于右任在上海與陝西連繫，策畫討袁，並主持一切。于氏雖曾返陝組織討袁，但因陝督陳樹藩阻撓，而未能成功，乃返上海。

今陝督陳樹藩附北洋軍閥禍陝，陝西革命軍又因于氏之離陝而羣龍無首（註二），軍政府孫大元帥乃命于右任起靖國軍於陝西。

## 孫大元帥文任命李錦綸為外交委員。（註三）

## 「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議」在廣州成立。

孫大元帥為護法而組軍政府於廣東，國會非常會議並選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惟陸、唐二人並無擁護軍政府之誠意，於各事之進行，殊多掣肘，且拒不就任元帥職。由於軍政府無法實際統一號令西南各省，唐繼堯、李烈鈞等發起組織西南各省聯合會議，初意本為軍事聯合機關，孫大元帥亦表贊同。由李烈鈞等擬定草案，徵求各省意見。詎野心家從中利用，將聯合會議草案修改，隱然與軍政府抗衡。上年十一月四日，程璧光、唐紹儀、伍廷芳曾會議於海珠，討論議和及西南聯合之事。十一月七日，陸榮廷電程璧光等，認為大局已有轉機，西南會議可從緩；同月十二日，貴州督軍劉顯世又電程等，主張積極進行，惟宜按照陸榮廷之意修改條件。程璧光、莫榮新旋於十二月卅一日將修改後之「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條例」九條，通電各省。陸榮廷於本月九日覆電程、莫，表示贊同，盼迅速成立組織。

本日，各省聯合會議召開成立會議於廣東督軍署，依據該條例第七條規定，舉行宣誓式，並推岑春



煊爲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爲外交總代表，唐紹儀爲財政總代表，唐繼堯、程璧光、陸榮廷爲軍事總代表。

(註四)

「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議」之成立，乃陸榮廷等不滿大元帥制而謀有以代之；孫大元帥及章炳麟皆力持反對，章且有電致程、伍，斥岑春煊等爲倪嗣冲第二，李完用第二，亦足徵時論之一斑也，章炳麟電文曰：

「伍秩庸、唐少川、程玉堂三先生鑒：岑雲階、李協和發起護法各省聯合會議，觀其條列行事，干預憲法，則是倪嗣冲第二也。預派議和代表，則是李完用第二也。夫以武、漢且下，荆、襄且復，逆寇命在咽喉之間，北方宜戰，而我遽主和，墮三軍之心，長仇讐之氣，真無異自殺政策。此等集會，早應派遣警兵，立時解散，該會亦深知不韙，恐人猶預，故作宣誓式。宣誓云者，不過預爲盟約，推倒黎總統，擁護馮國璋耳。……三先生老成骨鯁，義無苟從，聞已被推代表，尚未就職，尙望堅持主旨，貫徹始終，不與羣小同流合污，以敗國大事。尙存鬆懈，大則無以對全國，小則無以對黎公一人。心所謂危，不敢不告，章炳麟，佳。」(註五)

### 天津會議閉幕。

主戰派各督軍、代表，爲迫北京政府對南方用兵，集會天津，要求馮國璋明令用兵；該項會議祇於本日閉幕。(註六)

### 駐丹麥公使顏惠慶電請北京政府趁俄國黨派鬥爭之際，收回中東鐵路利權。

俄國對於中東鐵路合同，屢不遵守，我國交涉亦無成效。今值其國內黨派鬥爭，駐丹麥公使顏惠慶因於本日致電北京政府，呈請趁機收回中東鐵路利權，免爲他國捷足先得。電文云：

「外交部：德。上月二十八日電悉。辦理敏捷，深爲欽佩。惟昨閱英報，華軍現又退出界外。查中東鐵路合同，俄前政府屢次違背，爭辯無效。現值黨派競爭，擾我治安。我以維持秩序，對於兩黨表示中立起見，如再上有暴動



，暫將鐵路收回，俟新政府承認時再商俄。如果可商，從前三省所失利權，宜趁此收回，勿爲捷足所得，山東事可爲前車。糾結各案，亦均積極清理。愚見所及，特電達備擇。惠。十五日。」（註七）

註一：劉紹唐：「民國史事日誌」，頁一〇六。

註二：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編：「于右任先生年譜」，民國六十七年，臺北，國史館、監察院、黨史會等出版，頁三九。

註三：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一。

註四：同註三，頁七一〇——七二一；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八一。

註五：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八二——八三。

註六：「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十八日。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六二。

十六日 軍政府孫大元帥文任命羅誠爲廣州交涉員。（註一）

軍政府孫大元帥文致電章炳麟，請促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進取成都，並

妥商川軍總司令一職人選。

章炳麟曾於本月十一日電報孫大元帥有關四川護法情形。本日，孫大元帥回電，請章促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提兵進取成都，並妥商川軍總司令一職人選，電文云：

「火急。重慶熊鎮守使轉章太炎先生鑒：申密。眞密敬悉。道途勞瘁，極爲系念，安抵渝城，欣慰無已！劉存厚既與鍾體道抗命不悟，勢非聲討，不足以固吾軍根本，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黨難得之士，望執事勸其破除顧忌，提兵進取，國家乃所以保川也。謝憲生來言，得電，川中同人公推克武兄爲川軍總司令，業於青日就職，不審確否？前經唐帥電商軍府，當委任黃復生、盧師諤爲川軍總副司令，聞復生現亦在渝，如公推屬實，則軍府應加委任，請召熊、黃兩兄妥商辦法，密復爲禱。去年十一月手書奉悉，略有商榷之處，已另函奉復寄渝。孫文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六日

三九

叩、銑。」(註二)

曹錕、張懷芝、張作霖、倪嗣冲、閻錫山等通電堅主對南方下討伐令。(註三)  
譚浩明、程潛、趙恒惕分路進向岳州。

本月十日，北京政府參謀部及陸軍部特令曹錕、王占元、趙倜等相機進攻荊州、襄陽。本日，譚浩明、程潛、趙恒惕乃分路進兵岳州，對抗北軍。(註四)

駐俄公使劉鏡人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稱，我國派郭宗熙兼任中東路督辦一事，已函知俄國外交部。

本月八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令駐俄公使劉鏡人，將郭宗熙兼任中東路督辦事告知文哲爾。本日，劉除面告文哲爾外，並另函知照俄外交部。茲錄劉致北京政府外交部電文如下：

「外交部：露。初八日電及交通部齊電均悉。我派督辦一節，當經面告文哲爾。彼請用函知照俄外部，轉達鐵路議會，預備督辦俸金，當經本館照辦矣。」

中東鐵路公司現尙自便辦事，不歸廣義派調度。據文副辦云：「該公司在國家銀行存款五百萬盧布，廣義派靳而不予，現有之款僅能支持至二月杪，此後情形，難以預料」等語。特復，並請轉交通部。鏡。十六日，第十一號。」(註五)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下冊，頁七一。

註二：「國父全集」，冊三，頁五〇七。

註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六。

註四：同註三。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七一。

十七日 軍政府任命顏如愚為四川軍事特派員。(註一)

陝西靖國軍完全佔領三原。(註二)

北京政府公布「文官懲戒條例」。

北京政府制定「文官懲戒條例」共四章廿六條，於本日公布之，條文如下：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文官非據本條例，不受懲戒。但國務員及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文官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受懲戒：

一、違背職務。

二、廢弛職務。

三、有失官職上之威嚴或信用。

第三條 應付懲戒之事件，在刑事法院繫屬中，對於同一事件，不得開懲戒委員會。

於懲戒委員會議決前，對於應付懲戒之人，開始刑事訴訟時，須停止會議，待刑事判決終了，再行續開。

第四條 本條例於學習候補，及受同等待遇之文官，皆準用之。

#### 第二章 懲戒處分

第五條 懲戒處分如左：

一、褫職。

二、降等。

三、減俸。

四、記過。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七日



五、申誡。

第六條 褫職：褫奪其現任之官職，並停止其任用。停止任用之期限二年以上，六年以下。

前項褫職人員於褫職後，因辦理其他公務，有異常勞績者，滿一年以上，得撤銷其褫職處分。

第七條 降等：依其現在之官等降一等、改敘，自改敘之日起，非經過一年，不得敘進。

受降等處分無等可降者，減其月俸三分之一，其期限為一年。

第八條 減俸：依其現在之月俸，減額支給，其數額為十分之一以上。四分之一以下，其期限為一月以上，一年以下。

第九條 記過：由該管長官登記之。如一年以內受記過處分至三次者，由各該長官依前條之規定減俸。

第十條 申誡：由該管長官以訓令行之。

第十一條 褫職降等處分：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後，薦任以上各官，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委任官由各該長官行之。

減俸處分：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後，特任官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行之，簡任以下各官由各該長官行之。

記過、申誡處分：特任官由大總統行之，簡任以下各官由各該管長官專行之。

第十二條 薦任以上各官受褫職處分後，有異常勞績，合於第六條第二項撤銷褫職處分之規定者，得由各該管長官開具事實，經國務總理核定後，呈請大總統以命令行之。委任官受褫職處分後，有異常勞績，合於第六條第二項撤銷褫職處分之規定者，得由各該管長官開具事實，經國務總理核定後，以國務院令行之。

第三章 懲戒程序

第十三條 特任官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由大總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

第十四條 簡任官屬於國務院，或直隸於國務總理者，國務總理認為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應備文聲敘事由，呈



請大總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

#### 第十五條

簡任官屬於各部院，或直隸於各部院長官者，各部院長官認為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應備文聲敘事由，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

#### 第十六條

簡任官屬於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或直隸於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者，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認為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應備文聲敘事由，咨呈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

#### 第十七條

薦任官屬於國務院，或直隸於國務總理者，各該管長官認為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應備文聲敘事由，呈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

#### 第十八條

薦任官屬於各部院者，各部院長官認為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應備文聲敘事由，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其直隸於各部院長官者，各該官署長官認為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應備文聲敘事由，呈由各部院長官，經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

#### 第十九條

薦任官屬於各地方各級行政官署，或直隸於各地方各級行政長官者，各該地方長官認為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應由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備文聲敘事由，或地方行政長官備文聲敘事由，呈由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咨呈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

#### 第二十條

各官署長官於其所隸屬之委任官，認為有應付懲戒之行爲時，應備文聲敘事由，交由懲戒委員會審查。

#### 第二十一條

各該管長官於請付懲戒之官吏，認為情跡重大，應受褫職處分者，薦任以上各官得依第十三條至第十九條之程序，命其休職。委任官得由該管長官命其休職。

薦任以上各官依前項規定休職，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並未受褫職處分者，應即依前項之程序，命其復職。

委任官依第一項之規定休職，經懲戒委員會議決報告，並未受褫職處分者，應即由該管長官命其復職。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七日

四四

第二十二條 請付懲戒之長官，須於請求懲戒時，附其證據。

第二十三條 懲戒委員會對於長官所送證據，認為確有疑點時，得經由該長官通知本官，令其提出意見書，詳細答復，或令其到會，面加詢問。

第二十四條 懲戒委員長及委員於關於自己或其親屬之事，不得與議。

#### 第四章 附前

第二十五條 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暫行文官懲戒法草案：及知事懲戒條例，廢止之。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三）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送各省實業學校校長會議錄及採錄議案各冊，請轉發各實業學校分別施行。（註四）

英、美駐京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其商船及砲船在湖北及岳州附近遭到砲擊事。

美國砲船摩洛開細號本日在岳州附近，被陸上槍擊，有土官一人殞命。又英國商船江和、吉安兩號，亦在湖北監利縣被擊。此外尚有美大安瀾、沙市等船，亦迭次受擊，駐北京英、美公使因向外交部抗議。（註五）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五。

註二：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十八日，第七一五號，頁三六六——三七〇。

註四：同註三，民國七年一月二十日，第七一號，頁四三七。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號，頁二一一。

十八日 孫大元帥文會宴滇軍將領，請支持軍政府。

本日，孫大元帥會宴滇軍諸將領，計到李烈鈞等五、六十人。孫大元帥在宴會中演說，略謂人民之與政府反抗者爲叛民；軍隊之與政府反抗者爲叛軍，此國家公例。人民與軍隊，對於反抗不法政府，欲免除叛名，必設有同等之政治機關；去歲西南創義，軍政府之組織，卽爲是也。然各將帥不明其義，相率觀望，故未能大發展。近莫代督聽從軍政府任命羅誠爲交涉員，已表示承認軍政府，而粵軍前日亦有服從大元帥命令之宣言，甚望滇軍能一致相從，以期前途之發展。（註一）

### 北京政府與四國防疫借款團簽訂防疫借款合同。

本日，北京政府與四國防疫借款團（滙豐、印度支那、正金、俄亞等四國銀行）簽訂借款合同，金額七十二萬美元，年息七分，以上海鹽餘稅款爲擔保。

同日，北京內務部防疫委員會因辦理綏遠防疫事務需款，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日金一百萬圓，利息七釐，以鹽稅餘款爲擔保。（註二）

###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推展實業教育，應因時地制宜，並按照實業學校規程附則辦理。（註三）

北京政府教育部爲推展各省辦理實業教育，本日通告各省區負責人，請各領略辦理之要義，應因各地方與時勢之需要，切實推行，並依照實業學校規程附則辦理。咨文云：

「查部頒實業學校規程所列各學科及關於實業之科目並畢業年限等，均分別規定，足爲辦學者之標準。惟各地方需要不同，情勢互易，此項學校，既爲培養適用人才而設，自非因地制宜，按切時勢，不足以收成效。本部有鑒於此，是以實業學校規程內，有附則第五十九條之規定，所以予辦學者斟酌損益之餘地，亦即本部直接期望學生學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八日

四六

能致用，並間接以蘄發達實業之苦心。各省實業學校校長能了解部章辦理得宜者，雖不乏人，而拘文牽義不能領會本規程之眞精神者，亦復不少。去年召集全國實業校長會議，各校長對於此節，所見亦同，愈徵各省辦理實業學校之人，不皆能領會部章，即不免爲實業教育前途之障礙。爲此重行聲明，咨請貴省長、都統、尹，即希查照，通飭各實業學校，嗣後教授課程及設置科目等事，須按照地方情形及時勢需要，切實改進，並得依照實業學校規程附則辦理」（註四）

龍濟光占領廣東化州，高雷鎮守使隆世儲戰死。

北京政府委任之兩廣巡閱使龍濟光軍隊進攻廣東高雷，本日攻占化州。高雷鎮守使隆世儲戰死，龍軍乘勝進取高雷各地（註五）

奉督張作霖電請設立東三省巡閱使。

本日，張作霖致電馮國璋，以東三省內政、外交紛繁，處理棘手，非有威望崇銜之大員坐鎮其間，不足以謀整束，因請設立東三省巡閱使。（註六）

瓊瑋交涉員張壽增，將黑河道尹過岸請俄阿穆爾省長保護華僑及俄人銀行情形，電告北京政府。

俄國自革命後，激烈黨（共產黨）佔據東海濱省之政權，該省居民皆移往阿穆爾省。阿省與黑河隔岸相對，俄界華僑又多，俄銀行並存有華稅關及華商鉅款，故黑河道尹過岸，請阿穆爾省長負責保護，已獲其面允。本日，瓊瑋交涉員張壽增特將此事電稟北京政府外交部。（註七）

俄新政府（共產黨）國民外務處函中國公使劉鏡人，否認駐華俄使庫達攝福，要求中俄共同清理中東鐵路問題。（註八）並派外交部遠東股長伏時涅新斯基為



駐華代表。(註九)

俄國新黨政府國民外務處本日函我駐俄公使劉鏡人，謂俄國前任駐華公使庫達攝福，絕不代表現時俄國政府，且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已被免職，由伏時涅新斯基爲新任駐華代表，請中國政府組織中俄混合委員會，俾清理中東鐵路問題。

註一：邵元冲：「玄圃遺書」，下冊，頁六四〇。

註二：周開慶：「民國經濟史」，頁五〇一。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號，頁二一一。

註四：「教育雜誌」，十卷二號，頁九；「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七一九號，頁四九七。

註五：同註三。

註六：「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十九日。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六二——六三。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冊一，頁二四四。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大事表，頁三。

十九日 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等上電孫大元帥，謂必誓守護法初衷，以抗北軍。

北方在主戰派之驅使下，已分派軍隊進攻荆、襄，南北戰端再起，和平調人蘇督李純且有條電辭職。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等因於本日上電孫大元帥，謂將仍本獲法初衷，以抗北軍。其電云：

「孫中山先生鑒：頃接南京李督軍篠電，大旨謂和平無望，戰禍再開，大局益難收拾。純亦不能反覆矛盾，喪人格，惟求一去，以謝國人，已電陳中央自求罷免等語。得電不勝駭嘆，兩月以來，李督軍曉音苦口，企望和平，凡有人心，靡不共諒。乃段黨把持政柄，決心主戰，不獨異己者欲鏟除淨盡，即主張停調之人，亦竟不能相容，必多方逼迫，去之惟恐不速。而李督以主持正義，愛重人格之故，亦遂不得不出于辭職。夫李督非有一兵一矢之加遺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九日

四八

也，不過蒿目時艱，排解紛難，而其獲罪乃至是，不啻宣告全國曰：予決以武力征服全國，以實行其一黨私利統治海內之政策。違法黷武，將以爲所欲爲。取有倡議調停者，必鋤而去之。其恣睢暴戾，怙惡不悛爲何如者。浩明元日通電，謂：兩段復握兵柄，命龍、劉分擾粵、蜀，種種設施，非不知全國人之必抵死力爭，直明明與義師宣戰，與調人宣戰，與全國宣戰而已。或尙以爲過激之言乎！昨者猛攻荆、襄，戰端已啓，茲則李督又迫而辭職，浩明之言，固已證實，知和平固已絕望矣，護法初心，寧有所懼？一息尙存，誓貫終始。獨是中流砥柱，端賴賢哲，國脈所存，厥惟民意。吾望李督軍毅力堅持，不撓不屈，尤望全國同胞出最後之決心，圖正當之防衛，則民國庶幾尙有一線之望也。垂泣和陳，希維公鑒。譚浩明、馬濟、韋榮昌、林俊廷、陸裕光、趙恒惕、劉建藩、林修梅同叩。浩印。」（註一）

### 江蘇全省師旅長通電挽留李純。

蘇督李純以主張南北和平，遭致北方主戰派督軍之攻擊，因電馮國璋，請辭蘇督一職。本日，江蘇全省師旅長，由朱熙領銜通電，挽留李純，電文云：

「李督心事，原爲國利民福，希望和平，毫無他意。因受一部人士之陷害，遂至呈請辭職，實足令人憤恨。務望政府鑒察此中情事，力爲慰留，決不可聽其辭職，並請仍令繼續擔任調停……」（註二）

### 奉天督軍張作霖電請對南方下討伐令。（註三）

### 巴西新任駐華公使卜蘭道在北京呈遞到任國書。（註四）

蘇俄外務處遠東股長伏時涅新斯基表示，俄將撤消在華特權，請勿支持霍爾瓦特，另組中俄混合委員會商討解決中東鐵路辦法。

俄國新政府免除霍爾瓦特之職，於昨（十八日）派國民外務處遠東股長伏時涅新斯基爲駐華代表。

本日，伏氏通知中國駐俄使館，俄將撤消在華領事裁判權，退還租界，請中國勿支持霍爾瓦特，並請另

組中俄混合委員會，商討解決中東路辦法。駐俄公使劉鏡人特將上情電呈北京政府，請示作覆原則。茲誌電文二則如下：

電文一：

「昨俄國民外務處來文稱：

『俄國駐華前任公使，絕不代表現時俄國政府。且中東鐵路總辦中將霍爾瓦特業已免職，本處特通知中國政府，並請中國政府組織中俄混合委員會，俾清理中東鐵路問題』等語。

同時該外務處遠東股長伏時涅新斯基，與館員電話謂：『極願將中文所敘之事，與使館先作私人之討論，訂謁公使』等語。當以未經承認，不便接待，託故囑館員延見。

本日一鐘，伏氏來館，辭色極表友睦，現被派為駐華國民代表，擬乘二十二日快車赴華。館員答以因尚未承認，僅能以私人資格與君談論。且使館對於貴處來文，碍難用文答復，深以為歉。至吾被派為代表一層，事關國際，中國與各聯軍國有聯帶關係，當取一致辦法，雖中俄人民極形親睦，亦未便獨異。彼稱，俄派（缺文）為駐英代表，業經接待。答以如是當陳明公使，轉達政府。彼云，願將行期展緩一星期，靜候北京復音。

嗣談及撤去霍中將問題，討論甚久。彼意以霍為帝制派，非去不可。中國如曲徇俄請，則俄於中國利益上，必盡力設法，使中國滿意。此事彼此辯論細情，詳第十四號電。

再伏氏自稱在華多年，素主與華親睦。我國革命時，彼頗從中贊助，並反對他國在華種種舉動。且謂抵華後，先撤消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次提退還租界問題云云。查伏氏三年前曾充駐滬領館館員，因與領事齟齬被撤。

至王廣義派駐英代表一節，業經該派報紙登載，略稱。

『英外相通知（缺文）英政府雖未承認俄政府，然未承認以前，願視為脫祿次基之代表，相與往來。惟駐英俄使（缺文）及館員均拒絕移交離館』云云。

鏡據此特詢此間英代辦，據稱，（缺文）在英請謁外相，外相未見，僅令部員接晤。詢以然則貴國已允與彼談判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十九日

五〇

事件。彼唯唯。現英既允與彼事實往來，我國對待伏氏，似可依照辦理。日本一方面，廣義政府已派國民外務副委員〔缺文〕前往。並聞。鏡。十九日，第十三號。」（註五）

### 電文二：

「外交部：續十九日電。伏氏稱，清理中東鐵路事甚緊要，擬請組織中俄混合委員會討論。館員答以如該會係官樣性質，則我國尚未承認，碍難派員預會。若私下討論，則與事無濟。彼稱，未經承認以前，不妨先事私議。旋謂，中國在哈軍隊逐兵工黨而袒霍中將，霍係帝制派，作種種鼓煽反對政府，挑動中、俄衝突，政府因撤霍氏，電令離哈。答以我國派隊在哈維持治安，係我固有之權。近來因兵工黨在該處擾亂，危及中外人民生命財產，我國萬難容忍。且按照中東鐵路合同第五條，中國本有保護鐵路安寧及其人員之責。主權所在，合同所載，無論何人，無可置喙。彼請將所說理由登布報紙，以平衆咻，館員允之。彼又稱，霍係俄籍，且爲前政府所派，新政府自有權逮捕。館員隨出示合同，駁係中東鐵路合同，純係營業性質，不關政治，廣義政府無干涉之理。即撇開合同而言，霍在中國主權下之哈埠，俄亦無逮捕權。彼語塞，惟堅請熟商，務將霍擯去，或由彼兼理其事。答以一切業經詳解，實無磋商餘地。彼稱，如是由中國派人代霍。霍無益於中國，袒護何爲。在我方面必盡力設法以除去之，倘中國拒絕，恐不免釀成意外，殊爲可惜。我素主親華，應請籌商解決方法。答以既承表示友誼，何妨待至承認後再行提商。彼稱，未承認以前，由中國暫將該路接管，似無不可。並謂，此層由彼遞交工兵會議，當可贊成。館員隨告以所談各節當陳明公使，轉達政府。惟電報往來異常遲慢，一時難得復音。彼謂，凡中國使館電報，可令電局加急傳遞。切盼二十九日啓程前，得有中國政府確覆等語。按廣義派政府專恃強權，離奇莫測，似當妥慎應付。應如何答覆，乞詳研電示。鏡。皓，第十四號。」（註六）

### 俄使庫達攝福請中國嚴防俄國過激派入境宣傳革命主義。

本日，俄使庫達攝福訪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高而謙，請轉飭邊地官吏，嚴防俄國過激派人員潛入中國〔鼓吹革命主義（註七）〕。庫使並致外交部節略稱，俄廣義派（共產黨）政府撥款二百萬盧布，作爲運



動革命經費，或將派員潛入中國。節略云：

「俄國廣義派在俄京僞據國權後，於該派所發之機關報頒令內載，已將二百萬盧布撥寄駐外之代表，作為運動革命之費等語。查廣義派所委之人，或能潛至中國，且據得息，意欲與中國亂黨聯為一氣，本使署茲將其所頒之僞令，鈔錄俄文一份，附送貴部查閱可也。俄使署。」（註八）

附鈔件：俄國臨時政府之命令（註九）

臨時政府國民委員會以為委員會政權，要在根據各國勞働者聯合一致之宗旨，並以反對戰爭及帝制主義，當與各國勞働者共同進行，必如是，始能獲得圓滿之勝利。故須竭盡能力，並以金錢補助各國左黨工民之舉動，且不論其為敵國、協約國及中立國。茲特決定撥款二百萬盧布，交由臨時政府駐外委員，酌量協濟各國革命之舉動。此令。臨時政府國民委員會長馬利亞諾夫、臨時政府外交委員特羅次克、臨時政府國民委員會秘書郭爾崩諾夫。臨時農民政府機關報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第卅一號。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第四二號，頁六。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十九日。

註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口誌」，頁三五五。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日，第七一七號，頁四二一。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〇五——一〇六。

註六：同註五，頁八〇——八一。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八——九。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冊一，頁二三三。

註九：同註八，頁二二四。

二十日

孫大元帥文特任李烈鈞為參謀總長；李安邦為大元帥行營守衛隊司令。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五一

(註一)

川軍第五師克復成都，電孫大元帥告捷。

川省響應護法，舉兵攻取成都，以抗四川督軍劉存厚，省長張瀾。本日，川軍第五師第一隊司令呂超所部克復成都，特電報知孫大元帥。原電云：

「孫大元帥鈞鑒：我軍已於昨日完全克復成都，劉、張潛逃，城內秩序安靖如常，特先電聞。四川陸軍第五師第一隊司令官呂超、團長向傳義、彭遠耀、喻培棣、王維綱叩。」(註二)

廣東代督莫榮新等十三人聯銜通電宣佈「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條例」。

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議於本月十五日正式成立，本日，廣東代督莫榮新等十三人聯銜致電孫大元帥，並宣佈「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條例」。電文云：

「孫中山先生鑒：『中華民國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條例』，前經各軍往返電商，一致贊成，茲查照本條例第七條、第八條之規定，會商護法各省督軍省長，及各軍總司令，署名宣布，並于本月二十日，聯合署名宣布，自此各省各軍同負護法之責任，羣策羣力，共圖根本之解決。北京所組織非法政府，實為人民之公敵，榮新等一息尚存，惟當本鐵血之精神，作法律之後盾，矯平內亂，以圖國基，驅除禍首，以張法治，是則各省各軍聯合之初志，抑亦全國人民所希望者也。原條例附錄如下：

中華民國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條例：

護法各省，為擁護約法，保障國會，征討禍首，戡定內亂，以鞏固統一之基礎，促進憲法之成立，組織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更因時勢上絕對之要求，與護法各省最後之決心，訂定條例，共信守之。

#### 第一章 聯合會議

第一條 聯合會議，以左列各代表組織之。

一、由護法各省自主政府及海軍所派出者各一人，但未完全自主省分之護法各軍，及各戰區之聯合軍，經聯合會議承認者，得各派全權代表一人。

二、民國元老，由前項所列派出代表各機關公推者，無定額。

第二條 聯合會議所在地，暫在廣州，但得依便宜遷移之。

第三條 聯合會議之組織條例，另定之。

#### 第二章 聯合公約

第四條 凡加入護法各省聯合者，有不得脫離之義務。

第五條 護法各省及各地方之護法各軍，非得聯合會議之許可，不得募集外債，或與外人訂立以土地礦山公產作抵之契約，但發生在本條例宣布以前者。得報告聯合會議核准之。

第六條 護法各省各地方及各戰區之聯合軍，非經聯合會議之決議，不得為停戰之宣告，或和平條例之提出。

#### 第三章 附款

第七條 本條例宣布之日，護法各省，舉行宣誓式，以保證其效力。

第八條 本條例由左列及繼續加入之護法各省，依次署名宣布。

第九條 本條例於約法效力完全回復後，經聯合會議之議決廢止之。」（註三）

#### 附錄：護法各省聯合會議組織條例（註四）

第一條 聯合會議受護法各省各軍之委托，對外對內執行政務。其職權如左：

一、辦理共同外交，訂立契約。

二、監督共同財政，辦理內外公債之募集。

三、統籌軍備，計畫作戰。

四、議決停戰議和事件。

五、裁決各與省之爭議事件。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五四

第二條 聯合會議，以聯合條例第一條第二項所推定左列各總代表，輪值主席：

甲、軍事總代表。

乙、外交總代表。

丙、財政總代表。

丁、議和總代表。

第三條 凡聯合會議所議決或裁決事件，由前條所列各總代表署名公布執行。

第四條 聯合會議置軍事、外交、財政、議和各參贊若干員，由各總代表分別聘任之，各總代表有特別事故不能列席時，得以參贊代理，但不得代理主席。

第五條 聯合會議秘書長一人，由各總代表聯任，秘書處之組織另定之。

第六條 聯合會議之經費由護法各省支給。

第七條 本條例依聯合會議之決議，得修正之。

### 北京政府令准中國銀行詳細章程備案。

本日，北京政府以指令准中國銀行所呈章程六十九條備案。

查中國銀行即前清戶部銀行，於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設立，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營銀行。光緒卅四年正月，戶部銀行改名為大清銀行，其精神仍然一致。至辛亥革命時，國內銀行業頗受影響，上海滙豐銀行發行之鈔券不能流行，而與清朝財政有密切關係的大清銀行及交通銀行，亦於革命後立即停止機能。

大清銀行之改組為中國銀行，係自上海分衍始。民元二月，大清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呈准南京臨時政府，改組上海大清銀行分行為中國銀行，設分行於南京；二月五日，上海中國銀行開始正式營業。及南北統一，北京政府清理大清銀行，另組中國銀行，於同年八月一日，於北京開業。（註五）



附錄：

一、中國銀行章程（註六）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中國銀行爲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所負之責任，以所出之股本爲限。

第二條 中國銀行設總行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各省會及商業繁盛地方，得斟酌情形，經董事會議決設立分行號，或與他銀行訂立代理合同，或滙兌契約，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

前項各行號設置地點，有移置之必要時，得逕由銀行之行務總會議決施行，補報財政總長備案。

第三條 政府視爲重要之區域，得商令銀行增設分行號，或代理處。

第四條 中國銀行營業年限依照則例第五條，總行開業之日，自民國元年八月一日計算起，滿三十年爲滿期，屆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展期，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

第二章 資本金及股份

第五條 中國銀行股本總額定爲銀元六千萬元，計分六十萬股，每股銀元一百元，先招一千萬元，計十萬股，政府得酌量認購，以資提倡。

中國銀行若有招集股本之必要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經財政總長核准後，再行添招。

政府認購之股份，得隨時宣布售與人民。

第六條 中國銀行股票依據中國銀行則例第四條之規定，概用記名式，除中華民國人民外，無買賣轉讓之權利。

第七條 中國銀行之股東，對於中國銀行則例章程，及股東總會之決議，均當遵守。

第八條 數人合購一股者，應以一人出名爲股東。

第九條 中國銀行股票，分一股、五股、十股、五十股、一百股五種，股東得隨時請銀行變更股票之種類，但須納換票費，每張銀二角。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第十條 股票如有賣買讓與情事，應由賣主或讓主於股票背面簽名蓋章，並應由買主或受主將其股票送行註冊改名，同時應由買主或受主納改名費，每張銀一角。

第十一條 如因繼承關係，須改股票上姓名，應由繼承人將股票並附證明書，送行註冊改名，但須納改名費每張銀一角。

第十二條 股東應將簽字或印章式樣及住所，依銀行所備之用紙，照填送存銀行，如有變更，當隨時向行更正。

第十三條 股東欲將股票上原有姓名更改時，得向銀行商酌辦理，但應將股票並附證明書送行註冊改名，並納改名費每張銀一角。其簽字或印章式樣，並住所之填送，仍照前條辦理。

第十四條 如有遺失股票，向銀行請補給股票者，須具正式書，並有二人以上之保證人簽名、蓋章、送行聲請，並應由遺失人出費，登載政府公報，及本行指定之新聞紙聲明，俟四箇月仍不發見後，始補給之。一面應由遺失股票者出具收據，交存銀行。

請補給股票者，應納補票費，每張銀二角，遺失之股票，儼於前項四箇月期限內發見時，得通告銀行，取銷補給之請，並照前項登報聲明。

第十五條 關於請補給股票之事項，有糾葛時，應俟確切解決後，方照補給。

第十六條 股票如有毀損污染，或其背面已無簽名蓋章之餘地時，得由股東請換股票，但須納換票費，每張銀二角。

股票字跡模糊不能分明，因與股東權利有礙者，得向銀行請換股票，但須照第十四條辦理。

### 第三章 銀行營業

#### 第十七條 中國銀行營業之種類如左：

- 一、國庫證券、商業確實期票、及滙票之貼現或買入。
- 二、辦理滙兌及發行期票。

三、買賣生金生銀及各國貨幣。

四、經收各種存款，並代人保存證券票據，及其他一切貴重物件。

五、代素有交易之銀行公司商號及箇人，收取各種票據之款項。

六、以金銀貨及生金銀作抵押爲借款。

七、以上公債證書，或政府發行證券，或政府保證之各種證券作抵押，爲定期或活期借款，但其金額之限制及利率，須經總裁、副總裁、董事、監事等開行務總會，隨時議決，並財政總長之核准。

#### 第十八條

中國銀行得買賣公債證券，但須經董事會之決議，及財政總長之核准。

#### 第十九條

中國銀行除前兩條揭載各種營業外，不得經營左列諸項及其他各種事業：

一、收受不動產，及各種銀行或公司之股票作借款之抵押品。

二、收買本行股票，並以本銀行股票作借款之抵押品。

三、除關於營業上必需用之不動產外，買入或承受不動產。

四、直接間接經營各種工商事業。

#### 第二十條

前條之制限，除第二、第三、第四諸項絕對遵守外，其第一項若因特別情形，經董事會決議，認爲不動產及股票證券等，有確實價值者，仍得爲短期往來透支，或短期票貼現之擔保品。

#### 第二十一條

如銀行放款到期，本人或保證人無力償還，而無相當動產作抵押時，銀行得收受本行股票，或不動產抵還債務，但收受之後，須於一年以內出售，如無受主或董事會認爲價格不合時，得展延時日。

#### 第二十二條

中國銀行受政府之委託，經理國庫及募集或償還公債事務。

#### 第二十三條

中國銀行總、分行號，對於總、分支金庫之墊款，或抵押放款之數目，及擔保品，須經董事會之決議。

#### 第二十四條

中國銀行發行兌換券，但須遵守兌換券則例，兌換券則例以法律定之。  
前項法律未施行以前，得依照財政部規定暫行章程辦理。

第四章 行員組織

第二十五條 中國銀行設總裁一人，副總裁一人，董事九人，監事五人。

第二十六條 董事、監事由股東總會選任總裁、副總裁，由董事中簡任。

股東總會選任董事時，應照額定九人外，預選候補董事二人，俟董事中被簡爲總裁、副總裁後，即行遞補爲董事，以符額數。

董事被簡爲總裁、副總裁後，其由股東總會選任之董事資格，仍然存在。

第二十七條 總裁、副總裁、董事以四年爲一任，監事以三年爲一任，但均得連任。

董事、監事除本章程規定各權限外，不得兼任其他行務，惟有特別情形，總裁、副總裁委任董事，暫行兼理時，不在此限。

總裁、副總裁委任董事兼理行務時，須申明理由，並預定兼理期限，呈報財政部備案。

第二十八條 董事、監事薪俸由財政部定之。總裁、副總裁薪俸及交際費，經董事會決議，呈請財政部核准。

第二十九條 董事屆期任滿，應行改選時，由股東總會以抽籤法留任四人，餘額改選。

第三十條 董事、監事如因事故缺額，行補缺選舉時，當選者之任期，以繼續前任之任期爲限，董事、監事出缺，如董事尚在七人以上，監事尚在三人以上，經董、監事會各認爲並無必要時，可以緩行補選。

董事被簡爲總裁、副總裁時，不以出缺論。

第三十一條 董事、監事應以股東中有股份一百股以上者爲合格。

第三十二條 董事、監事須品行端方素有聲譽，兼具財政商業之經驗智識。凡曾受褫奪公權，及宣告破產之處分者，均不得被選。

第三十三條 董事被選後，應將章程所定被選合格之股票數，交由監事存執。改選之後，須俟上年度之營業決算報告製齊，方能將股票交還。

第三十四條 選舉董事、監事，用記名連記法，以得出席會員投票權之過半數者爲合格。如不能得過半數時，就得



票最多者，按應舉額數二倍之中決選之。得票同數者，抽籤定之。

## 第五章 總裁副總裁

### 第三十五條

總裁、副總裁爲董事會行務總會、股東總會之會長、副會長，並執行左列事件：

一、各項議決事件。

二、注意全行事務，並遵守中國銀行則例，及各項之規定。

三、代表全行名義主持行務。

### 第三十六條

總裁、副總裁認董事會之議決有不適當時，得開行務總會諮詢意見。

### 第三十七條

副總裁協助總裁綜理行務，總裁有事故時，副總裁代理之。

## 第六章 董事會

### 第三十八條

董事會應議之事件如左：

一、年終營業決算報告之審覈。

二、總分行號之設立、或撤消、及設立地點之變更。

三、總分行號詳細章程之規定。

四、營業用地基房屋之租借、建築或賣買。

五、股東會之召集。

六、對外重要契約之訂立。

七、裁決各部分權限之爭議。

### 第三十九條

董事會議由總裁召集，以到會董事之多數取決可否，同數時會長決之。如到會之董事不及半數以上者，不得決議。

董事會會議之議事錄，應由會長簽名蓋章。

凡關涉董事本身之議案，該董事不得有議決權。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六〇

## 第七章 監事會

### 第四十條 監事會之職務如左：

- 一、保管董事交存之股票，查察總裁、副總裁及董事等執行事件是否遵守規則，及股東會之決議。
- 二、審查年終決算報告。
- 三、調查營業之進行及財產之狀況，遇必要時陳述意見於董事會。
- 四、監視銀行業務，並檢查一切帳目證券及庫款。

### 第四十一條 監事會議長由監事中互選一人充之。

### 第四十二條 監事會議由監事會之議長召集，其會議手續依照第三十九條辦理。

## 第八章 行務總會

### 第四十三條 總裁、副總裁、董事、監事之聯合會議，稱為行務總會。

### 第四十四條 行務總會之會議範圍如左：

- 一、股東紅利及行員獎勵金之分配案。
  - 二、董事會不能裁決之權限爭議。
  - 三、本行詳細章程暨各項規定之審覈。
  - 四、本章程第二條第二項事件。
  - 五、不屬於董事會、監事會範圍以內事件。
- 行務總會由總裁召集，從多數取決可否，同數時會長決之。但到會之董事、監事不及半數以上者，不得決議。其議事錄當由會長簽字蓋章。

### 第四十五條

## 第九章 股東總會

### 第四十六條 股東總會依中國銀行則例第十七條之規定，分為左列兩種：

通常股東總會。

臨時股東總會。

第四十七條 通常股東總會應依據中國銀行則例第十八條之規定，每年於總行所在地開會一次，由總裁招集之。

第四十八條 臨時股東總會，應依據中國銀行則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之規定，總裁認為重要事件，必須會議，及董事或監事全體，或有股東總會會員之資格者五十人以上，並占有股份全額百分之十以上者，因重要事件，請求會議時，由總裁招集之。

第四十九條 股東總會招集地點通知股東之後，如因不得已事故，必須變更地點時，得用最適當方法從速通知股東。

第五十條 股東須在開會之日起算，在六十日以前註冊，繼續有十股以上者，始有會員資格，得列會議。

第五十一條 股東有到股東總會之資格者，應於會期前將股票持至總行，或就近之分行驗取到會執據，至總行報到，換取入場券，及本屆議題及報告。

第五十二條 股東總會會員因有事故，不能到會時，應依據中國銀行則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當填就委託書簽名蓋章，就本會會員中委託代理，但每會員之代理投票權，至多不得超過十票。

公司、商號及公共機關等，為本銀行股東者，當由該公司商號及公共機關出具相當證明書，派遣經理或代表人到會，行使股東之權利，但亦得照前項委託他會員代理。

會員中如係婦女及未成年之男子，或有精神病者，當照本條第一項委託代理。  
百股以上之股東，以堂記等字樣為戶名者，非在開會之日起算，在六十日以前，向銀行聲明姓氏名號，不得當選為董事、監事。

堂記戶名之股東為股東總會會員者，須於領取到會執據時，對其股份所有權，先為相當之證明。

第五十三條 股東總會會員之投票權，依據中國銀行則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每十股有一權，百股以上每三十股遞增一權。

凡會員投票，每一員以一票為限，其應得權數均分別記明於一票之內。

股東總會決議事件，其表決方法得由會長臨時定之。

第五十四條 股東總會不論通常或臨時，須於三十日前登報通知各股東，並以書信將日期及議題通知各股東。如有緊急事件，得改爲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第五十五條 股東對於股東總會決議事件，雖有異議，及未曾到會，與並未接到通知等情，仍應一律遵守。

第五十六條 股東總會討論事件，以通知書載明之議題爲限，但董事會及監事會，得因情形將議題隨時取消，並另行提出。會員中如有意見，擬列作議題者，應於開會前十日，將意見書經會員十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於董事會，復經董事會認爲必要者，得列作議題提出於股東總會。

董事會認爲有重要事件時，得臨時提出議題於股東總會。

第五十七條 股東總會開會非有會員人數五分之一以上，占股本半數以上到會，不得開會。關於修改本章程時，須有會員人數半數以上，占股本五分之三以上，方能開會。

第五十八條 股東總會決議事件，以到會股東議決權之過半數爲有效，關於修改本章程時，非有到會股東投票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能決議。

第五十九條 總裁、副總裁、董事、監事對於行務有舞弊情事，或不能稱職之處，除由股東總會得以到會股東議決權過半數之決議另行選舉外，並得按照法律訴追之。

第六十條 股東總會之決議案，由會長簽名蓋印。

#### 第十章 決算及淨利之分配。

第六十一條 每年決算期間分爲兩期，自一月至六月爲前期，自七月至十二月爲後期，全年決算報告每年當提由通常股東總會議決，經財政總長核准後，即行公布。

第六十二條 每年所得淨利應依據中國銀行則例第六條之規定，於總額內先提十分之一以上，作爲公積金之後，再攤派股利。

第六十三條 本行股利分爲左列二種：



甲、官股照每年四釐正息。

乙、商股照每年七釐正息。

第六十四條 股東所得股利，若不滿年息四釐或七釐者，得由公積金內提出補足四釐、七釐之率。

第六十五條 商股股利不足之數，如公積金不敷彌補時，得提官股股利彌補，或由政府另備款項補充。

第六十六條 淨利中提出公積金及付給股利後，如尚有餘利，應作特別公積金及股東紅利，並大小行員獎勵金。

其分配辦法，須由股東會議決，經財政總長核准，但此項獎勵金至多不得逾餘利百分之三十。

第六十七條 每年股利，紅利於次年依照前條手續辦理後支給。

第六十八條 本銀行之公布事件，除登政府公報外，得就總、分行號或委託、代理、滙兌等處之所在地，指定一種或二種新聞紙公布之，亦得依各地方習慣而為公布。

##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六十九條 本章程自財政部呈奉大總統批准之日施行。

## 二、中國銀行創設前後（註七）

### 第一節 戶部銀行的成立——中國銀行前身

(一) 國家銀行：有清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以慶親王為總辦的管理財政處上書，奏請設立國家銀行；當經批准成立戶部銀行，這是在中國國營銀行歷史上的第一個銀行。

當時管理財政處編訂試辦銀行章程三十二條，其總資本金為庫平銀四百萬兩，股份分為四萬股，每股庫平足銀一百兩，官民認股定為各半數（第一條），但後來未見民間認股，只由戶部官股繳交四分之一即五十萬兩而已，當時總辦為張允言，副總辦為瑞豐，總行設在當時的北京，於三十一年八月開始營業，這時距離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光緒二十二年）為九年。

至次年，由民間認股繳入庫平銀一百萬兩，同時官股亦增加五十萬兩，因此共收到資本金增加至二百萬兩。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六四

光緒三十四年由於當時中央官制的改革，戶部改爲度支部，故此戶部銀行亦更名爲度支部銀行，再至同年七月改組爲大清銀行，組織股東會。迄宣統三年，各省省會通商大埠設置分行共三十多處。

(二)

戶部銀行試辦銀行章程：規定該行經營：存款、放款、金銀買賣、匯兌、公私款項的劃撥，期票的貼現及保管等業務（第四條規定），在金融市場緊急時自戶部借款應付之（第五條），代理發行銀元局的銀銅幣（第八條），得設爐戶鑄造銀兩（第廿五條）；發行各種票據，銀元票及票面百兩以上的銀票（第二十條）；兌換紙幣（第二十三條）且辦理戶部一切出入款項（第二十三條）實有國家銀行及中央銀行的性質。

茲將試辦銀行章程條文錄於後面：

一、本行現係試辦，擬先備資本銀四百萬兩分爲四萬股，每股庫平足銀一百兩，由戶部籌款認購二萬股，其餘二萬股，無論官民人等，均准購買，俟貿易擴充之時，再行酌量添招若干股，隨時由辦事人等稟請。

二、本行照有限股份辦法，股份以外，不得向股東添取銀錢。卽有虧欠，與股東無涉。惟添招股分之時，則應先儘舊股東，如舊股東不買，方可另招新股。

三、本行現設京師，其各大埠如天津、上海、漢口、廣東、四川等處，酌設分行。未設分行之處，可與殷實商號，訂立合同，作爲代辦。

四、本行專作收存放款項，買賣荒金荒銀，滙兌劃撥公私款項，折收未滿限期票，及代人收存緊要物件。其餘未及詳列之款，以及各項禁令，均照各國銀行章程辦理。

五、本行歸國家保護，凡遇市面銀根緊急，青黃不接之時，本行可向戶部請給庫款接濟。其發給之款，照章按期算交息銀。

六、本行開業起，以二十年爲滿，屆時可以稟請展緩限期。

七、本行每季詳造營業資財切實報告二分，送呈財政處戶部查覈。財政處戶部並可隨時調閱本行清帳。此外各項貿易事業，公家均不干預。

八、以後銀圓局鑄造銀銅各幣，均應交本行承領與商號直接往來，以便流通市面。此項交存銀銅各幣，均按存

日多少，照章生息繳公。

九、凡認買股分券者，均以開行之前，先行繳足四分之一，其餘俟本行貿易應用之時，再行普告，分次收取。惟購買此項股分券者，必須書明姓名籍貫註冊，以本國人爲斷。他國人民不得購買。其原有股分者，亦不得轉賣與他國之人。

十、本行分次續收股本之時，均於兩月以前，普行報告股東。若屆期未將續交之款交到者，須俟其補交時，令於應交數目外，增納十分之一，以懲因循。若再經兩月之久，仍未交到者，即將其股票發賣，由其已交本銀內，除淨所罰加一之款，及因發賣所需一切費用，如有盈餘，交還原主，倘或不足，仍向原股東追繳。其股東遠在外省或外洋者，可再展期兩月，照此辦理。

十一、公家即認買二萬股，卽爲最大股東，可以選派銀行總辦一人，副總辦一人。另設股理事四人，由各股東公舉，與總辦、副總辦均爲總管事務之員。會議時則總辦爲議長。如遇一事，可否各半者，議長備判決之權。總辦如有事故，以副總辦代之。又設監事三人，由股東公舉，監察本行一切事務。此外大班司帳等人，由辦事人員延請。

十二、理事非有百股以上，監事非有四十股以上，不得選舉。理事選舉後，呈明財政處戶部，再行任事。監事逕由股東公舉。

十三、總辦、副總辦以五年爲一任。理事以四年爲一任。監事以三年爲一任。總辦副總辦任滿，由公家再選。理事監事任滿，由股東再舉。如其辦事妥善，亦可再受選舉。

十四、理事、監事至期滿時，每年至少須退換一人。卽在股東公會時議定。

十五、每年三月、九月定期在京師會議二次，股東均得與議。惟需入股註冊在一個月以前，並須於會前三日，先行持股分券赴本行報名。凡擇定會期於一個月前，繕函分別郵寄，並登日報，卽爲周知，不得以未經接到爲詞，另生異議。

十六、銀行執事各員，每月須有大會議一次，議辦一切大事。總辦、副總辦、理事每月須有會議數次，議定現

行各事，交監事會議承諾，方可施行。

十七、股東會議到場，有全數之半，其所持股份券有全股之半，並本行執事人到及一半者，即可定議。否則改期再議。若不能如上所限，而在場股東，以為事在可行者，已居多數，可以暫時議決。至業經公會議定諸事，未經赴議之人，不得退有後言。查現在商部新定商律內，公司會議章程，極為詳細，凡本行未經詳列者，一切均可查照核定章程辦理。

十八、本行設一股分總冊，登記股東姓名、籍貫、股分券，或賣給或讓與他人。須由原主函致本行，本行稟准，再行通知本人，將買賣或讓與之契，兩造簽字畫押，連股分券送至本行，再由本行登註總冊。且須本行人員於其股券之背簽名畫押，以證永無翻悔。此外有執持股券來行，自稱股東者，本行均不承認。惟認會經註冊者，為實在股東。

十九、本行每半年結帳一次。股票長年官息六厘。結帳之後，除分官息及辦事人等薪水用度外，分作十成，至少留一成作為公積，一成為辦事人等花紅酬應之需，其餘按股均分，作為餘利。惟必結帳實有盈餘，方能分派股息，不得移本分派。

二十、本行擬印紙幣，分庫平銀一百兩、五十兩、十兩、五兩、一兩五種。通行銀圓票亦如之。此外因便商行起見，亦可出市面通用平色，及百兩以上銀兩等票，以及各種票據。

二十一、本行分設省分，即為本行權力所及之地。凡本行紙幣，公私出入款項，均准一律通用。應繳一切庫款官款，均准以此紙幣照繳。或全用搭用，與現銀無異。各該省如有解部款項，並准一體解兌。如有官吏商民人等，故意挑剔折扣者，京師准稟知財政處戶部，外省稟知該督撫從嚴參辦。

二十二、戶部出入款項，均可由本行辦理。凡有可用票幣收發者，均須用本行紙幣。其他商號之票，不得攙用。

二十三、有持本行紙幣至總行分行兌換現銀者，均即登時兌給，不得稍有遲延。凡紙幣通行各省，兌換數目均照滙豐等銀行折算章程辦理。



二十四、本行有整齊制幣價值之權，凡遇市商把持壟斷，將各項制幣價值任意擡抑之時，本行得以稟請從嚴懲辦，秉公定價，務使幣價一律，以維圖法。

二十五、現在京中爐房紛紛閉歇，商民受累甚多，今總銀行改設立京師，不得不妥設爐房，傾銷銀兩。擬籌款另設爐房一所，招集匠人，專爲本行傾銷銀兩之所。其商民人等，有願將銀兩交本行爐房傾銷寶錠，以及存款交庫等事，均照市面爐房一律交易，統俟銀圓鑄多，生銀日少，再行酌量停止，以便商民。

二十六、本行不用關防，只刻圖記一顆，其花文字樣由總辦各員酌定，交總辦掌管，至少有執事二人監視，方能開用。如總辦有事，不能到行，即將鑰匙交副總辦或理事代爲開用。

二十七、本行係仿西歷辦法，名爲有限公司。公家既經籌款認買股份，即與各商股一律。凡未經滿限以前，股本銀兩不能隨時提用，亦不得藉詞挪借。如有以上各事，本行堅持不允，以示大公。

二十八、偽造紙幣，不獨有害本行營業，兼亦害及行用之人，亟須嚴禁。本行即隸於戶部，所發紙幣，即與國家紙幣無異。應稟財政處戶部奏明通飭各省，出示嚴禁，無論何項人等，如有偽造本行紙幣者，由刑部另立專條，從重辦理。

二十九、銀行執事本不能兼辦他事，惟本行現係試辦，一時難得專名諳練之人，所有總辦等差，督准有差者兼辦，但給車馬應酬之資，不給薪工，其花紅等款，則准一律照分。

三十、各省有分行之處，如有股東，亦可以公舉二三人，與總行所派之人，各就本處情形，商辦各事。惟所議辦者，不得與總行議定章程大爲相背。

三十一、本行如經財政處戶部或股東執事各員查明本銀業經拆閱過半，即應將營業停止。仍須議定辦理結帳人員，俟將存欠帳目歸收清楚，所餘本銀，按股分給各股東，方准閉歇。

三十二、以上係草定章程，以後尚須隨時修改。並酌擬詳細辦法，但爲原定章程宗旨不至大背者，均可刊刻通行。

(三)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戶部改爲度支部，奏定將戶部銀行，改設爲大清銀行，奏定大清銀行則例二十四條，與前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六八

試辦銀行章程精神一致。其第五、六、七、十二條之規定，其實均屬中央銀行之規定。故大清銀行含有更多中央銀行的色彩。則例之條文如左：

大清銀行則例

一、大清銀行就戶部銀行改設，原有資本銀四百萬兩，擬再添招六百萬兩，合共一千萬兩，分爲十萬股。股票概用記名式。由國家認購五萬股，其餘限定本國人承買。至貿易擴張，續行增加資本之時，應由股東總會決議，稟准度支部添招，招股章程由大清銀行自定，但不得招他國人民入股。亦不准股東將股票轉售於他國人。

二、大清銀行爲股分有限公司，各股東責任以所認定之股分爲限。股分外如有損失，概不負責任。

三、大清銀行設總行於京師，其沿江沿海貿易繁盛之處，以及各省府廳州縣，應設立分行號。得隨時斟酌地方情形，稟准度支部照章分設。或與股實銀行銀號按照銀行章程訂立合同，作爲代辦。或與他行號聯絡爲滙兌之契約。均須呈明度支部核准。度支部視爲應行分設之時，可命銀行照章設立。

四、大清銀行營業事項開列於左：①短期折息，②各種期票之貼現或賣出，③買賣生金生銀，④滙兌劃撥公私款項，及貨物押滙，⑤代爲收取公司銀行商家所發票據，⑥收存各種款項及保管緊要貴重物件，⑦放收款項，⑧發行各種票據。

五、大清銀行有代國家發行紙幣之權，但須遵守兌換紙幣則例，另訂詳細章程，呈准度支部施行。兌換紙幣則例未頒布以前，准其暫時發行市面通用銀票。

六、大清銀行得由度支部酌定，令其經理國庫事務及公家一切款項，並代公家經理公債票及各種證券。

七、大清銀行有代國家發行新幣之責，應隨時體察市面情形，向度支部請領新幣，由部核准知照造幣廠，分別發放，以資流通。

八、大清銀行除上開事項外，不得再營他業。

九、大清銀行不得將本行股票作爲抵當之物，亦不得自行買回。

十、大清銀行除營業應用地基房屋外，不得將不動產買入或承受，惟或因清理欠款，由債主交付，或因抵當借款，由官斷給，須由銀行囑原經手人並要本行確實人，一同估勘，實抵價值若干，經職員會議決，亦可暫時承受。仍限於十二個月以內，迅速出售。倘限期內迫於出售，價值到被勒抑，經理人申明實在情形，由銀行呈准度支部，量展期限，至多再以六個月爲止。若其中因不經意，致有損失，前後經手人，均應負其責任。

十一、大清銀行不得以行中款項營運他項商工事業。但有時收入確實可靠之公司股票，隨時買賣者，不在此例。

十二、大清銀行凡遇各地方市面銀根緊急之時，得由職員會定議，呈准度支部，借給款項，維持市面。仍由銀行按期照章結算存息，聽候部示。

十三、大清銀行營業年限，自總行開辦之日計算，以三十年爲期。滿期後得由本行職員及股東總會決議，呈准度支部展限。

十四、大清銀行設正監督一員，副監督一員，理事四員，統理總分各行一切事務。正、副監督由度支部開單請簡。理事由股東總會投票公舉，呈准度支部加札派充。設監事三員，監察總、分各行一切事務，由股東總會投票公舉。

此外各分行總辦，由銀行呈准度支部，奏派經理、協理、司帳等員，由銀行職員公同選派，呈明度支部註冊。理事非有一百股以上，監事非有四十股以上者，不得當其選舉。

監督、副監督、理事權限責任及經理、協理以下各員，合同、保單、薪水、押櫃銀兩與辦事規則，均由大清銀行自訂章程，呈准度支部遵辦。

十五、度支部特派派監理官二人，監理大清銀行一切事務。監理官應隨時檢查大清銀行之票據、現金及一切帳簿。監理官得出席於股東總會及其他一切會議，陳述意見，但不得加入議決數。度支部視爲應行查核時，可隨時派員，會同監理官查核大清銀行一切事務。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七〇

十六、正監督、副監督、分行總辦，以五年爲一任。理事以四年爲一任。監事以三年爲一任。分行總辦、理事、監事如辦事妥慎，均可再受舉派。

正副監督、分行總辦任事期內，不得兼他項重要官職。理事、監事任期內，不得兼他銀行公司事務員。

十七、總、分各行須造營業資財切實報告，由總行呈送度支部查核。

十八、大清銀行每半年結帳一次，將總、分各行營業資財，及半年行中情形，由總行編輯彙報度支部查核。每年總結帳一次，除開支行中薪水各種營業費及股票長年六釐官息外，至少提一成爲公積。此公積款項，除填補資本虧耗及官息不足外，不得支用。

十九、每年定期在京師總行開股東會議一次。惟須入股註冊在一個月以前，並須於會前三日持股票赴總行報名者，方得與議。凡會議應於一個月前，以郵函分寄，並登日報，通知各股東。臨時有重要事項，必須會議時，須招集臨時股東總會。監事全員或股東五十人以上，陳明議事宗旨，請求會議者，亦得招集臨時總會。

二十、大清銀行應照本則例之旨，自定詳細章程，呈請度支部核准。章程有應行改動之處，須開股東會決議，呈准度支部施行。

二十一、大清銀行如經度支部及職員並股東總會查明本行拆閱過半，即應將營業停止，仍須議定辦理結帳人員，俟將各欠帳目，收付清楚，所餘本銀按股分給各股東，方准閉歇。

二十二、正副監督、分行總辦、理事等員，如有故違此項則例，或不遵守權限，致有損壞行中營業事項者，經度支部查明，輕則分別處罰，重則奏明撤換。行中所受損失，仍著該員賠繳。或經股東三分之二決議，亦得呈請度支部查明奏換。

二十三、本則例於奏定後三個月施行。

二十四、本則例如有應行修改之處，隨時斟酌情形，奏明辦理。

戶部銀行及大清銀行均原定股本四百萬兩，及大清銀行則例公佈，大清銀行股本復增六百萬兩計新舊股本共銀



一千萬兩。

## 第二節 戶部銀行產生背景

(一) 戶部銀行產生的國際背景：拳匪之亂，終使清朝基於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的議定書，對列強負有支付巨額賠款的義務。而且約定當時最短期內締結新通商條約，因而產生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與英國締結的麥奎（Mackay Treaty）。或通商航海條約（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此等條約；清朝約定及早施行有關通貨、商標、航海釐金、關稅等重要事項的改革。有關通貨部分；約定將來清朝同意在國內採取盡一國幣，成為中、英兩國人民於支付一切稅捐等時的法幣措施。

這些約款有關幣制問題；暗示中國將採用金本位及設立國家銀行。這是從國際關係上促成戶部銀行成立的背景。

(二) 。

國內情況：而當時清朝日趨末落，財政日趨困難，一九〇一年左右，清廷對外債支付的本利約在三百萬鎊，加上賠償債務達六百萬鎊，即庫平銀約四千萬兩以上，在當時銀價暴落，愈加重清廷的債務，故一九〇三年起，慶親王、瞿鴻禨等奉命研究畫一貨幣制度，同年並派軍機大臣那桐赴日本考察，以那桐為首的帝國幣制委員會報告，便贊成採用金本位及中央銀行的設立。

至於地方濫發紙幣，以彌補赤字，但最後連中央政府亦採用此法。故為整理全國濫發紙幣，亦需國家銀行的設立。

這些都是戶部銀行設立的主要原因，故在財政處奏文中亦提及：貨幣流通以戶部出納為本源，尚需設立銀行，操縱貨幣流通，緩和金融。中國從來無所謂銀行，各省豪商雖設立票號及錢莊經營，但政府未設立銀行聯繫，一旦政府財政發生盈虛，不能成為其補助機關。

又在試辦銀行章程內述及：查本銀行的職務為統一貨幣制度，整理財政，故第五條規定：在金融市場緊急時，由戶部借款，以安定社會。而事實上，戶部銀行時常對國庫供給所需墊借款項。

## 第三節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銀行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七二

(一)

辛亥革命對銀行業的影響及中國銀行的成立：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銀行予以深刻影響，當時連上海的滙豐銀行發行鈔券不能流通，與清朝財政有密切關係的大清銀行及交通銀行等，在革命後立即停止機能。大清銀行之改組為中國銀行，是自上海分行開始，因上海分行較有辦法應付恐慌，且保有由總行滙來大批資金可資應付與運用。同時上海是商業中心區，有符於該行在該處對復興時期作財政上援助。

民國元年二月，大清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呈准南京臨時政府，改組上海大清銀行分行為中國銀行，設分行於南京，這時是民國元年二月五日，上海中國銀行正式開始營業。

及南北統一告成，北京中央政府將大清銀行付諸清理，另組中國銀行，這是距離上海中國銀行成立已經後了半年，於同年八月一日在當時北京開業。

(二)

袁世凱時期的中國銀行：袁世凱稱帝，爲了實現其野心，急需巨額開支。而其時一方面各省宣言獨立，拒絕地方向中央應繳稅收，一方面袁氏爲了應付討袁軍，故其財政愈感困難。

袁氏便將財政負擔落在中國與交通兩銀行的肩負上。當時交通銀行已爲其挾持，中國銀行則未受到其支配，而且有不少反袁行動。

民國五年四月袁曾派人擔任中國銀行監理官，以控制中國銀行的實權，經過三星期後的五月，由國務院頒令停止兩國立銀行的現款支付，即停止中、交兩銀行所發行兌換券兌取現幣。一時兩行信用大跌，表現於兩行發行之兌換券也連續跌價。

不過袁氏此項措施，只有北京、天津、熱河等地中國、交通兩行及上海交通銀行接受其命令，而設於北京兩行繼續停止兌現措施，一直延至民國十年，爲期五個年頭。

上海中國銀行並未照此項命令辦理，該行經理宋漢章，副經理張公權，依照上海商民意旨維持兌現，凡由中國銀行所發行的兌換券，即券面上印有上海地名者，仍可以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無限制兌取現幣。故此當時東南各省金融，因此未受兌換券跌價的影響。

(一) 民國二年四月財政部頒行中國銀行則例：明定中國銀行爲繼承大清銀行成爲中央銀行，中國銀行遂正式設總行於北京：總裁、副總裁由政府直接任命，照則例規定，中國銀行係屬股份有限公司，資本總額六千萬元，政府認購半數，其餘由人民認購，政府交到所認股分三分之一以上，即開始營業。其時政府財政未裕，撥交之股款實爲二百九十三萬零五百八十七元。財政部於二年擬訂中國銀行則例三十條。當時頗有主張國立之說，但以流弊滋多，終採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中國銀行則例如左：

中國銀行則例

第一條 中國銀行爲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中國銀行股本總額定爲銀元六千萬元，計分六十萬股，每股銀元一百元。先招一千萬元，計十萬股，政府得酌量認購，以資提倡。

中國銀行若有招集股本之必要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經財政總長核准後，再行添招。

第三條 中國銀行由政府先繳所認股分三分之一以上，開始營業。一面招募商股。招股章程另定之。

第四條 中國銀行設總行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各省會及商業繁盛地方，得斟酌情形設分行或分號。或與他銀行設立代理合同，或滙兌契約。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政府視爲重要之區域，得商令總行增設分號或代理處。

第五條 中國銀行股票概用記名式。除中華民國人民外，無買賣轉讓之權利。

第六條 營業年限自總行開業之日起，算滿三十年爲期。期滿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展限，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

第七條 每年營業所得之淨利，總額內須提十分之一以上作爲公積金後，始得攤派股利。

第八條 前項提公積金攤派股利，須經股東總會議決，呈經財政總長核准。前項提公積金之用途如左：

一、填補資本之損失。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七四

二、維持股利之平均。

第九條 中國銀行營業之種類如左：

一、國庫證券、商業確實期票，及滙票之貼現或買入。

二、辦理滙兌及發行期票。

三、買賣生金生銀及各國貨幣。

四、經收各種存款，並代人保存證券票據及其他一切貴重物件。

五、代素有交易之銀行、公司、商號及個人收取各種票據之款項。

六、以金銀貨幣及生金銀作抵押為借款。

七、以上公債證書或政府發行證券，或政府保證之各種證券，作抵押為定期或活期借款。但其金

額及利率，須經總裁、副總裁、董事、監事隨時議決，並財政總長之核准。

以上各種營業之限制及名詞之解釋另定之。

第十條 中國銀行得買賣公債證書，但須經財政總長核准。

第十一條 中國銀行除前兩條揭載各種營業外，不得經營左列諸項及其他各種事業。

一、收受不動產及各種銀行或公司之股票作借款之抵押品。

二、收買本銀行股票，並以本銀行股票作借款之抵押品。

三、除關於營業上必需之不動產外，買入或承受不動產。

四、直接經營各種工商事業。

第十二條 中國銀行發行兌換券，但須遵守兌換券則例。

兌換券則例以法律定之。

前項法律施行以前，得依照財政部規定暫行章程辦理。

第十三條 中國銀行受政府之委託，經理國庫及募集或償還公債事務。



第十四條 中國銀行有代國家發行國幣之責。

第十五條 中國銀行設總裁一人，副總裁一人，董事九人，監事五人。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由股東總會選任。總裁、副總裁由董事中簡任。非有一百股以上之股東，不得充董事及監事。

第十七條 總裁、副總裁任期，以董事之任期爲限。董事以四年爲一任，監事以三年爲一任，但得連任。

總裁、副總裁任期內，除滙業銀行及幣制事宜外，不得兼他項職務。

第十八條 中國銀行之股東總會分爲左之兩種：

一、通常股東總會。

二、臨時股東總會。

第十九條 通常股東總會，每年於總行所在地開會一次，由總裁召集之。

第二十條 總裁認爲有重要事件，必須會議時，可召集臨時股東總會。

第二十一條 總裁遇有董事或監事全體，或股東總會會員五十人以上，並佔有股份全額百分之十以上者，因重要事件，請求會議，可召集臨時股東總會。

第二十二條 股東總會開會時，須自開會之日起算，在六十日以前註冊，繼續有十股以上之股東，始有會員資格，得列會議。

第二十三條 股東總會之會員投票權，每十股有投一票之權。百股以上每三十股遞增一權。

第二十四條 股東總會會員，因有事故不能到會時，其委託代理人，以會員爲限，凡一會員之代理投票權，不得超過十票。

第二十五條 總、分行號及代理處應行報告事件及其程式，由銀行呈准財政總長，另訂詳細章程辦理。

第二十六條 財政總長對於中國銀行一切事務，如認爲有違背本則例及本行章程，或不利於政府之事件時，皆得制止之。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七六

第二十七條 財政總長得派監理官一人，監視中國銀行一切事務。

第二十八條 中國銀行須照本則例主旨，詳定章程，付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政總長核准。遇有須改訂增損時亦同。

第二十九條 本則例關於股東之規定，自招滿十萬股時發生效力。

第三十條 本則例自公佈日施行。

(一) 墊還大清銀行商股商存：中國銀行（或稱中行）開業之始，先墊還大清銀行商股商存，計商股庫平銀五百萬兩，商存銀六百七十六萬兩。償還方法：商股一律換給五厘存單，分四年還清。商存二千兩以下者，一年還清，二千兩以上者，三年還清，上項應還商股、商存款項，均係先由中國銀行墊付，再由政府撥還。

(二) 管理金庫：民國二年，財政部設立國稅廳，並頒金庫章程，由中國銀行管理總金庫及各省分支庫，於是中國銀行遂陸續設立各行處，分別管理各省區金庫，或由中行轉託其他銀行銀號代理。

至民國四年，各省金庫已由中國銀行接收者計有：直隸、江蘇、浙江、山東、山西、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奉天、吉林、黑龍江、四川、貴州、綏遠等十五省區。全年經收之款項，約佔全國稅收五〇%以上。

(三) 收回雜色跌價兌換券：當時各省官銀號、錢莊，均發行兌換券（錢票），不相統屬，因之價值有因不能兌現而低落者甚多，政府乃責成中國銀行整理，先後收回各種已跌價之兌換券近四千萬元，中行所墊付款項亦達六百萬元以上。

(四) 收回雜色銀元：同時襄助政府，在上海等市收回墨（西哥）洋及其他雜色銀元，改鑄國幣，並與同業約定，自民國四年八月一日起，停開雜色銀元行市。凡持有雜色銀元者，均得向中國、交通兩行兌換國幣，每日以二萬元為度，約共收兌三千萬元左右，雜色銀元的流通於焉減少。

(五) 發行兌換券：大清銀行成立，則發行兌換券。中國銀行開業之始，初用大清銀行兌換券加印中國銀行名發行。後來則用美國訂印兌換券，陸續運發。券版顏色，全國一律，祇於兩旁加印省區地名，分別在各省區通用，即所謂分區發行制便是。（中國銀行發行國幣業務，在中國金融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容後專章記述之）

## 第五節 民六至十六年的中國銀行

(一) 民國六年則例的修正：中國銀行之收商股始於民國四年至六年，兩年間共收到商股七百二十七萬九千八百元。是年十一月，中國銀行爲求基礎之鞏固，業務發展起見，乃呈准政府修正中國銀行則例。增加官股，續招商股，成立股東總會，爲最高權力機關，由股東會選舉董事、監事，負執行及監督中國銀行行務之責任。由財政部於董事中呈請政府任命二人爲中國銀行之總裁副總裁。

是年財政部補交現金七十餘萬元，合成官股五百萬元之數。並於民國十年續招商股，共招收官商股本共爲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一百元。其後財政部陸續將官股售讓，至民國十三年，官股祇剩餘五萬元而已。

(二) 中國銀行不兌現兌換券之整理：因袁世凱頒佈停止兌現命令影響，至民國五年十月，中國銀行不兌現的兌換券約及六千萬元之鉅，乃則着手整理，整理的資金；一部分由政府發行七年短期金融公債，及九年金融公債，一部分由中國銀行籌措，以便陸續收回，至民國十六年始告完畢，歷時十年之久。

(三) 分行所在地由政治區遷入商業區：民國元年以來，國內政治不安，中國銀行行務往往因政治動盪而受到影響；中國銀行遂極力想法避免政治因素的影響，于是有股東會推選董、監事，再由政府就董事中任命正、副總裁的請求。此一請求經當時政府接受後，該行始逐漸實現直接間接安定金融的作用。

各分行的設立原在各省省會所在地，至此也次第的移至商務中樞所在地。如非商業的樞紐，即將所設分行縮小規模，改爲支行。例如遷安徽分行於蕪湖、四川分行於重慶、山東分行於青島、福建分行於廈門、廣東分行於香港，哈爾濱則由支行改爲分行等是。此舉口的主旨，是在使業務之進展逐漸脫離政治，而深入社會。

(四) 外匯業務：中國銀行的經營外匯業務，始自上海分行，因民國五年上海分行未實行停止兌現之故；因此中國銀行信用，在當時商業中甚爲卓著，往來亦增加繁劇。當時雖未在國外設立機構，但却實行特約制度，特約各銀行代理爲數不少。至民國十六年，通匯地點共及九十處，已可遍及歐洲，南北美洲以及南洋各地，遂奠定了中國銀行日後專辦外匯業務及遍全世界各地設置分支行處的基礎。

這時受政府委託經理之外債爲數甚多：計有一八九五年俄法債票，一八九五年英德債票；一八九八年英德借款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七八

；一九〇八年津浦路借款，一九一〇年津浦路續借款，一九一一年湖廣債票，一九一二年克路浦斯債票，一九一三年善後借款等。

(五) 開創發行業務的幾項措施：

① 分區發行：中國銀行各分行所在地，由政治地區逐漸移至商業地區，中國銀行的發行也逐漸放棄統一發行的制度，改採分區發行制度，同時因為兌換券券版及顏色的一律，易滋流弊，改為每一省區各不相同。各地發行準備金亦各別集中於各發行區，各個獨立。

② 公開準備檢查：發行數字較大的地區，特邀集當地各同業商會等機關，為定期的公開檢查，以示準備金的合法與充足，此項定期公開檢查，民國十年天津分行、民國十三年上海分行均已先後舉辦。民國十七年始由財政部設立發行準備檢查委員會，每月檢查一次。

③ 實行銀行券領用制度：因此中國銀行發行額日以俱增，信用因而大著，同業行莊先後自備準備金向中國銀行各發行區領用兌換券，約一百幾十家之多，遂為我國銀行券領用制之始。

據民國十七年的統計數字，中國銀行發行額為一五九、〇〇一、一〇二元，佔全國各銀行發行總額二六二、一六四、四一〇元的六八·三%以上，存放款約佔三分之一以上。

根據楊著中國金融論對民國十六年底止中國銀行實力統計：（詳見楊蔭溥著該書七〇頁）

已繳資本

公積金

存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六、一七七、三二三·五七七元

三三〇、四九六、九四八·五九

加上兌換券，實力合計五一五、六七五、三七四·三二元，佔該年上海十大銀行全部總實力九二、八〇七、〇三五·八一元五十%以上。足見該行此時在上海金融業中地位之重要。

三、賈士毅：中國銀行之現制（註八）

民國初元，金融全權，操諸外人之手，財政部乃籌設中央銀行，為發行紙幣統一國庫之樞紐，擬訂中國銀行則例三十條，二年四月，經參議院議決公布，綜其提案之大旨，約有三端。中國銀行之辦法，有主張國有者，然流弊



滋多，危險殊甚，故按銀行之學理，考各國之成例，均以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爲最宜，此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者一也，軍興以來，金融緊迫，國民無企業之心，銀行創辦伊始，若貿然招股，應者必少，不但損失國家之信用，且必遷延成立之時期，故就事實立論，須先由政府認墊股本，並撥出三分之一以上，即行開辦，一面招集商股，逐漸擴充，免致延誤，此定由政府先墊股本早日開辦者二也。民國新創之中央銀行，與前清時因陋就簡，將錢莊性質之戶部銀行，改爲大清銀行之辦法，迥不相同，故一切不能不按照完全中央銀行性質辦理，以奠民國金融基礎，此採完全中央銀行制度者三也。以上三端係提案之理由，茲述則例。（則例同前略）

以上各條，規定頗爲詳密，辦理以來，財政部陸續撥款，作爲股本，約一千萬元。四年秋，又議添招商股，行將實施，遂有修正原案之提交。九月三十日，經由參政院議決，第十六條，改爲總裁、副總裁簡任，董事、監事由股東總會選任，非有一百股以上之股東，不得充董事、監事，俟商股招足一千萬元，即設董事、監事。第二十二條，改爲總裁遇有董事或監事全體，或股東總會會員五十人以上，並占有股份全額百分之十以上者，因重要事件，請求會議，可招集臨時股東總會。第二十三條，改爲股東總會會員之投票權，每十股有投一票之權，百股以上，每三十股，遞增一權。第二十九條，改爲本則例關於股東之規定，自招滿十萬股時，發生效力等語。考其修正之處，與原案之異點，約有三端：一、原案商股滿一萬股，即可有適用股東之規定，而修正案，須滿十萬股以上方可。二、原案百股以上，每五十股遞增一權，而修正案減爲每三十股遞增一權。三、原案五十股以上之股東，即可充董事、監事，而修正案須在百股以上之股東方有此權。觀此三端，則普通商股應得之權利，在修正之後，較爲減少耳。是年多，中國銀行公布招股章程，五年三月底止，共收二百餘萬元，合之已交官股一千萬元，共爲一千二百餘萬元，茲就該行之組織，及其營業之情形，分述如左：

一、總分行之組織：正、副總裁，綜理全國之行務，在總行開辦之初，分爲秘書處一，及文書、檢查、證券、營業、出納、發行、國庫、計算等局凡八，處有處長，局有局長。旋改爲總務、會計兩處，國庫一局，總務處設正副處長，國庫局設正副局長，而會計處長係副總裁兼任，其下又設正副總稽核、總計算四員，而現行之制，則於總管理處之內，設正副總司庫、總稽核、總文書、總司帳、總司券十員。至外省分行，設經理一員，下分文書、營業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八〇

、出納、會計、國庫五股。在繁盛之區，並得添設副經理，分號設管理一員，下分文書、營業、出納、會計、國庫五系，滙兌所亦設管理一員，惟其下僅有所員數人，此其大概也。茲將總分行號列表於左：

中國銀行全體行號所一覽表

總行	總管	總裁	北京分行				天津分行							上海分行	
			張家口分號	勝芳分所	霸縣分所	蘆台分所	保定分號	邢台分所	灤縣分所	唐山分所	滄縣分所	祁縣分所	磁州分所	泊頭分所	滙豐
總文書	總稽核	總司	涿縣分所	密雲分所	靜海分所	北通州分所	石家莊分所	青縣分所	獻縣分所	肅寧分所	景縣分所	吳橋分所	遵化分所	遷安分所	
總司	文書	稽核	宣化分所	蔚縣分所	涿縣分所	牛欄山分所	撫寧分所	呂黎分所	豐潤分所	河間分所	辛集分所	高陽分所	正定分所	灤城分所	
國庫	券科	券科	海淀兌換所				定縣分所	深縣分所	漢陽分所	大名分所	內邱分所	永年分所	新城分所	冀縣分所	
							南宮分所	寧晉分所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東三省					河南分行				山東分行				南京分行				漢口分行			
營口	奉天	吉林	黑龍江	哈爾濱	大連	信陽	彰德	漯河	周口	青島	煙臺	滕縣	濟寧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宜昌	長沙	漢口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錦縣	遼源	黑河	新民府	洮南	榆關	禹縣	許縣	南陽	歸德	周村	惠民	臨沂	濰縣	無錫	徐州	南通州	武穴	沙市	長沙	漢口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呼蘭	留守營	綏化	巴彥	寧古塔	海倫	道口	洛陽			臨清	泰安	桑園	龍口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大孤山	溝幫子	遼陽	法庫	扶餘	蓋平	掖縣				掖縣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分號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八二

重慶分行	成都分號	五通橋匯兌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日

行分徽安	行分綏歸	行分西江	行分西陝	行分州貴
宣廬大燕	豐包	贛九	漢潼三	
城州通湖	鎮頭	州江	中關原	
滙滙滙分	滙鎮分	分分	兌兌分	
所所所號	所號	號號	所所號	
蚌三屯樅				
埠河溪陽				
滙滙滙兌				
兌兌兌所				
所所所				
運烏				
漕衣				
滙滙				
兌兌				
所所				

雲南分行				共計
				總管理處
				分行
				分號
				匯兌所
				支所
				兌換所
				六
				二十九
				六十九
				六十
				七十二
				合計一百八十七處

二、營業之淨利 中國銀行開辦以來，年有淨利，而以四年份爲尤巨，該行四年淨利，共三百五十八萬一千六百五十三元零二分。各分行中，如北京、上海、天津、東三省、江西等處，淨利多者，有六、七十萬元，少亦二、三十萬元，其餘各處，獲利較少，至分配之法：一、公積金爲三十五萬八千一百六十五元三角，二、官股正息爲四十萬元，三、商股正息爲三萬二千四百三十一元九角七分，四、備補未達帳爲二十萬元，五、特別公積爲七十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元零六角，六、官股紅利爲五十萬元，七、商股紅利爲七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元七角五分，八、獎勵金爲七十二萬八千二百九十五元六角一分。除前列八項外，尙餘五十七萬九千零零七元七角九分，歸入滾存項下，此四年份中行分配淨利之大概也。

北京政府任命齊耀瑗為江蘇銀行監理官，吳憲奎為浙江銀行監理官。（註九）

註一：「國父年譜」，下冊，頁七一二。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第四九號，頁六。

註三：同註二，民國七年一月三十日，第四三號，頁五——六。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二號，頁二二——二三。

註五：譚玉佐編著：「中國重要銀行發展史」，聯合出版中心出版，民國五十年，初版，頁一六四。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第七二一號，頁五五一——五六〇。

註七：同註五，頁一五三——一七二。

註八：賈士毅：「民國財政史」，正編，下冊，第六編「泉幣」，頁一七——二九。

註九：「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七一八號，頁四五五。

## 二十一日 孫大元帥文派員赴日，並分函日人頭山滿、菊池寬、萱野長知等，盼贊助中國護法，勿再援助段祺瑞。

軍政府孫大元帥文本日派員赴日，以護法決心轉告日本人士。並分函舊交犬塚木、寺尾、頭山滿、今井、龜井、水野、萱野長知、菊池寬等人，望贊助中國護法，勿再援助段祺瑞，且特派殷汝耕赴日面陳一切。茲將孫大元帥致日友人函分錄於下：

附錄：

### 一、致犬塚木告護法爲吾國民意函（註一）

犬塚仁兄有道：新春想貴體康和，軍第多祥爲頌。敝國改革事業，實東亞和平之基，忝以志同，諸承鼎力，至今心感，莫可狀喻。時局變化雖多，大體日趨良好，西南內容雖複，護法則出一心。縱吾曹理想之實現尚遙，而懲戒叛人，使國民知法力勝於武力，保約法之尊嚴，則實現當不遠矣。一切詳情，非楮筆所能盡，統由殷汝耕君面陳。肅布，即請大安。孫文啓、中華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 二、勸寺尾亨贊助我國護法函（註二）

寺尾先生惠鑒：前年多滬濱分袂，方冀民國國基日固，共圖東亞久安；乃一度新年，亂萌遂兆，由春而夏而冬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一日

八六

，奸人叛國，義師護法，繼起迭生。文自來粵，即從國人諸君子後，共矢護法鋤奸，迄今又度新年矣。徒以棉薄，未能指日收效，引領東望，何勝慚惶。先生之援助吾國改革十年矣，而我國民乃未能仰副盛志，此殆積弊過深使然，亦即我曹不能不更賴貴邦有志鼎力者也。茲因殷汝耕君東行之便，謹泐數行，用抒鄙忱，不盡之意，由殷君面達。耑佈，即請道安。尊夫人均此請安。孫文啓、一月二十一日。

### 三、致頭山滿函（註三）

頭山先生惠鑒：自違教益，瞬又兩度新年，惟春祺納福，覃第凝祥爲頌。文自客秋南下，從國中有志，共矢護法，徒以棉薄，未克早收成效。引領東望，何勝慚惶。先生於敝國之改革，東亞之興隆，持之十年如一日；此次更有日支國民協會之設，敵國拜賜實多，大德不謝，惟矢努力前途，以當報答耳。茲因殷汝耕君返日之便，用修寸簡，聊致微忱。一切詳情，由殷君面達。耑上，即候道安百益。日支國民協會諸公，均祈代爲道候。孫文啓、一月二十一日。

### 四、致今井嘉幸等勸日本勿再援段函（註四）

今井、龜井、水野三兄有道：殷汝耕君來，爲道執事等主持日支國民協會，直接間接裨益我國時局甚大。溥泉東渡時，復承熱心畫策，俾能收效，高情厚誼，拜賜良多。文自客秋南下，從國人諸君子後，共矢護法，乃以德薄才疏，未能指日收效，引領東望，何勝慚惶。所幸人同此心，叛法奸人，不容於衆，義師所指，海內望風，護法日的，不久度當能達。此際惟望諸兄格外盡力，俾援段政策，勿得再萌，則敝國大局，賴以早日奠安，東亞前途，亦有攸賴。至於此間詳情，非楮筆所能盡，由殷汝耕君面達。耑佈，即請籌安，並賀年禧。孫文啓、中華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 五、致萱野長知促贊助我國護法函（註五）

萱野仁兄無恙，別來敝國國基復搖，文躬自南下，從國人諸君子後，共矢護法。今又度新年矣，而以德薄才疏，未克指日收效，引領雲天，何勝慚悚，尚冀諸兄戮力相援，以期敝國早日奠安，進圖東亞大局耳。此間詳情，非



楮筆所能盡，由殷汝耕君面達一切。耑候，即請大安。孫文啓、中華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 六、復菊池寬請偕日支國民協會勿使援段政策復萌函（註六）

菊池仁兄有道：前由山田兄處轉來尊電，拜悉一是。溥泉、精衛尚滯滬上。遣使之事，正在磋商，不久當見諸實事也。惟是未經派人之前，東京諸事，尚希偕日支國民協會諸公，鼎力維持，萬勿使援段政策復萌，則民國拜賜實多，文謹當代表國民致謝也。不盡之言，託殷汝耕君面達。耑佈，即請大安。並頌春祺。孫文啓、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 孫大元帥文函告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砲轟粵督署之真相。

本月三日，軍政府孫大元帥文親率海軍，砲轟廣東督軍署。本日，孫大元帥致函日本友人宮崎寅藏，告以遣殷汝耕前往，說明聲討莫榮新之真相，以免傳聞失實。函云：

「滔天仁兄同志如握：海天遙隔，相望何涯，惟新春納福，酒興益豪，爲祝爲慰。文南下而後，即從事護法，徒以德薄才疏，未能指日收效，方滋慚悚，幸人同此心，叛法奸人，不容於衆，義旗所指，海內望風，底定全局，當在不遠耳。本月江日之舉，文實具有不得已之苦衷，誠恐海外傳聞失實，用囑殷汝耕君東渡，面陳一切，並望轉達諸同志，無任感荷。詳由殷君面達。耑上，即頌近安。孫文啓、中華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註七）

#### 滇軍攻克川北各地。

滇軍自攻克重慶後，與川軍迭次接戰，川北遂寧、榮昌、順慶、隆昌、保寧、富順等處，先後爲滇軍所克。（註八）

#### 俄京中東路總公司電霍爾瓦特總辦，承認中國有領土權及簡派督辦權。

吉林省長郭宗熙據濱江施道尹函，探得俄京中東路總公司於本日致電哈爾濱霍爾瓦特總辦，承認中國政府在租界內有領土權，且有權簡派督辦。郭致北京政府外交部、交通部之電云：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二日

八八

「北京外交部、交通部鑒：中密。據濱江施道尹函稱：

『探悉俄京鐵路總公司昨致哈埠公司一電，文曰：總公司極注意租界內治安，深恐亂黨再有餘波，請霍總辦宣告各機關云，鐵路公司與中政府有租借合同，土地專屬於鐵路公司，他人不得妄行干涉。是故鐵路公司當遵守鐵路租借合同，承認中國在租界內有高上主權，不得違背一千九百零九年北京訂立之合同。並按照鐵路合同，中政府有權簡派督辦，監察履行關於中政府之權利。刻聞中政府以督辦之缺不便久懸，擬不日簡派相當人員。希即轉達中國代表，本公司嚴守合同應負責任，決無變更』等語。

核與劉公使電部轉述文哲爾面告各節，足相印證。特此電轉。郭宗熙。禡。」（註九）

註一：「國父全集」，冊三，頁五〇八。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頁五〇八——五〇九。

註四：同註一，頁五〇九。

註五：同註一，頁五〇九——五一〇。

註六：同註一，頁五一〇。

註七：同註一，頁五〇七。

註八：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六；「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〇九。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七一——七二。

二十二日

孫大元帥任命楊華馨為滇邊宣慰使。（註二）

孫大元帥函告孫洪伊已委朱廷燎為蘇滬軍總司令。

本日，孫大元帥函告孫洪伊已委任朱廷燎為蘇滬軍總司令，請其酌與蘇督李純（秀山）接洽。原函如下：

「伯蘭兄執事：頃由李孟吾先生之弟，本府秘書李蘭軒君來商，並以朱君廷燎報告與執事接洽情形一書送閱，請委任朱廷燎爲蘇滬軍總司令，業已照准給狀。惟蘇軍爲秀山所部，恐涉誤會，當如何與秀山接洽辦理，全賴執事察酌而處之，特囑蘭軒君取道上海，就商一切。專此奉聞，即頌近祉。再者：李蘭軒君業經任爲湘西勞軍使一職，附聞。孫文。一月廿二日。」（註二）

## 北京政府通過「特赦」議案，圖緩和護法戰事。

北京政府閣議通過陸軍總長段芝貴之提議釋放帝制犯，並「特赦」軍政府大元帥孫文及非常國會議長吳景濂，以粉飾國人耳目，圖緩和護法戰事。（註三）

## 龍濟光電請北京政府撥發軍餉。

本日，龍濟光電請北京政府，撥發軍餉，索餉甚亟，略云：

「職部無論或攻或守，均須餉實。現在軍餉已有五月未發，只以部下相隨有年，尙能勉用命，惟其情勢已既危急，若再欠餉，難免無譁變之事。廣東一切稅款，皆爲莫榮新所把持，現在惟有請由鹽款項下接濟燃眉，若不然，則只有借款一道，懇乞中央速爲核覆。」（註四）

##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電駐庫大員及奉、吉、黑等省，防範俄國激進派遣人來華鼓吹革命活動。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俄使面告，俄激進派有遣人來華鼓吹革命主義及資助革命活動之情事，特通電駐庫倫大員、奉天、吉林、黑龍江督軍、省長、阿爾泰長官及交涉員，嚴加防範，電文云：

「俄使稱，據報載俄廣義派現遣人至中國，多方鼓吹其革命主義，並決定以二百萬盧布，酌量協濟各國革命舉動，請電邊疆地方，嚴加防範。並稱本使亦飭各該駐領嚴防，如果查獲亂黨，卽由地方官解交駐領審辦等語。希查照嚴加防範，並飭與俄領接洽辦理，並與俄領隨時接洽。外。」（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三日

九〇

## 北軍吳光新部攻佔荊州。

北軍自奉進攻荆、襄令後，隨即發動攻勢。湖北靖國軍石星川部在荊州宣布自主以來，迭與北軍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部接戰。近日，吳軍連捷，廿一日入沙市，本日午夜十二時，吳軍第十三混成旅第一團完全進佔荊州，石星川率軍退走湘西。（註六）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第四二號，頁一。

註二：「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〇。

註三：陶菊隱：「督軍團傳」，頁一七四。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五八。

註六：「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〇九；「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 二十三日 湘、粵、桂聯軍攻擊岳州。

因北軍分路進兵荆、襄，湘、粵、桂聯軍由譚浩明、程潛、趙恆惕等率領，於本月十六日向岳州前進。本日拂曉，湘、粵、桂聯軍開始攻擊岳州。（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劉存厚兼陸軍第廿一師師長，舒榮衢為該師步兵第四十一旅旅長，陳洪範為第四十二旅旅長；劉成勳為陸軍第廿二混成旅旅長，汪可權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長。（註二）

恰克圖佐理員張慶桐電北京政府，請示可否准許該城俄人移入買賣城避難。

因恰克圖郵局銀行醞釀罷工，俄人擬遷入買賣城避難，恰克圖佐理員張慶桐於本日電外交部請示，

電文云：

「外交部：

己。俄郵路銀行等機關，決議罷工，抵制多數黨，事將實行，郵局銀行主任密詢，如遇危急，可否准其暫移入買賣城。按此問交界中國無衛隊情形，與我內地租界略同。桐未知中央對於現時俄國全局，究持何種態度，未敢擅自允駁，合亟電請大部指示。張慶桐。二十三日。」（註三）

外交部嗣於廿五日電覆：

「二十三日電悉，俄人移入買賣城避難，理難拒絕。惟該處並無重兵防守，亦屬可慮，須先與該主任等聲明爲要。外。」（註四）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三十日，第四三號，頁七。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六。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五八。

註四：同註三。

## 二十四日 湘北靖國軍總司令石星川及唐克明上電孫大元帥，請一致申討北軍。

荊州於廿二日爲北軍吳光新部所攻佔，湖北靖國軍退走湘西。本日，靖國軍總司令石星川及唐克明上電孫大元帥，謂將仍本護法決心，申討北軍。電文云：

「孫中山先生鑒：星川、克明此次響應西南，宣布自主，原爲屏蔽川湘，控制北敵。惟是兵力薄弱，全賴友軍援助。自停戰議和，西南停止進兵，王逆占元當此時期，竟違背信約，與吳光新圍攻荆沙。友軍遠隔，苦難救應，星川與克明激勵將士，苦戰數日，卒以力不能支，退保江南。主持無術，罪何可言？然此身尚存，決不與醜類共戴天日。現在公安集合四千餘衆，共矢同心，誓不殲除醜類不止。諸公爲國興師，荆沙既失，實阻川湘進兵之路。所望共此宗旨，一致申討，以救鄂人而維大局。迫切呼籲，伏維鑒察，並候明示。石星川、唐克明叩。敬，印。」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四日

九二

(註一)

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商討對南和議事。

本月，馮國璋於國務會議後，訪徐世昌宅，與段祺瑞、王士珍等人，商議對南和議事。事後馮以個人名義致電岑春煊，針對荆襄方面所提五條件，略謂：

「執事籌備頗畫，深為欽佩。中央於停戰布告發表之後，息事寧人，本無討伐荆、襄之成見，徒以荆、襄宣布獨立之後，亦未遑停戰布告，分兵四出攻掠，念念不忘北進，中央之討伐，實為被迫而然，且有不得已之苦衷。執事若能轉知荆、襄按兵不動，聽候解決，則政府必當命鄂省不以治匪區域待荆、襄，非獨鄂省之利，實亦大局之福。」(註二)

吉林督軍孟恩遠電請北京政府於哈爾濱設置鐵路保安警察，以防俄患。

哈爾濱變亂之後，俄國廣義派(共黨過激派)時有滋擾，其鐵路公司總辦霍爾瓦特擬招募路警，為吉林督軍孟恩遠嚴詞拒之。廿三日俄領事表示，將置警兵二萬三千餘人，孟仍拒之。孟為防止俄人擴充實力，因電請北京政府於哈爾濱設置鐵路保安警察，以補兵力之不足，並防止俄患。電文云：

「北京大總統、總理鈞鑒：陸軍部、參謀部、外交部、交通部鑒：正密。哈埠風雲瞬息萬候，當俄廣義派肆擾之時，鐵路公司總辦霍爾瓦特無力抵抗，勢不得不求助於我，藉資保護。在我則乘此時機，沿站駐兵，冀挽回已失之權利，計亦良得。不圖亂事甫經戡定，霍氏遽易初衷，始擬招募蒙人三四十人，以充護路軍隊。當經恩遠轉令司令部嚴詞拒絕。即將已募之蒙兵二十餘名遣散，並聲明停止續募。嗣又擬招添軍官學生兩種共三千名，飾詞辦理路務。又經恩遠燭破其隱，堅不認可，其議遂寢。乃昨據俄領來署聲稱謂：

『霍氏曾奉俄使電示，擬沿路設置警察，約二華里設警兵二十五名。自長春至五站，共二千餘里，須添設警兵二萬三千餘人，望勿阻止』等語。

復經恩遠告以中東路務我已派有督辦，此後進行諸事，應候商允督辦，間或須請准部示，雙方合意，始能取決

，此事暫難許可。一面即知會郭督辦設法拒絕，並電令駐哈司令部嚴密防範各在案。

查霍氏屢欲招添軍隊及添設路警，乃係爲擴充實力起見。若任其自由招募，誠恐廣義派中人混迹其間，再生變亂。彼時匪特消弭爲難，其如第三國之干涉何。即幸而保全無事，俄兵俄警分佈各站，衝突勢所不免，權限亦極混淆，後患之興，正未有艾。凡此數端，皆其最著者。若不嚴行杜絕，則此次勞師動衆幾費經營所求得之權利，必致逐漸喪失，而沿路各地方終無安寧之一日，可想見也。第欲阻其實力之發展，必須有嚴密之戒備，斷非口頭交涉所能收效。現與郭督辦一再磋商，擬就哈埠一隅先設鐵路保安警察，事雖商同公司辦理，而用行政純係由我主持。路界以內巡邏站崗，搜查緝捕，概屬警察職權，以補兵力之不足。我既設警在先，彼即無所藉口，此舉最有裨益，實爲當務之急。且日來迭據探報，廣義派首領流基，前次在哈潛逃，現居俄屬依爾庫次克省，大受該派歡迎，已聯絡該黨二萬餘人，捲土重來，至爲可慮，尤非先事預防，不足以弭後患。此又必須設置警察之一大原因也。

竊意霍氏所謀不遂，屢次被阻，或電達駐京庫使，轉向政府提議，亦未可知。幸而言中，伏乞大總統飭部嚴重抗議，務使該氏所擬募兵設警之舉，不成事實，則大局幸甚，吉林幸甚。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孟恩遠。敬。」

(註三)

### 哈爾濱英領事建議改哈埠為各國公共商埠，以杜絕日人之覬覦。

查哈事發生之始，日人即對中東路存有覬覦之心，幸因我國辦理妥善，赴機迅速，致令其無隙可乘，未獲絲毫利益。英領事以日人急思染指，建議將哈埠改爲各國公共商埠。吉林中東鐵路一帶警備總司令陶祥貴、副司令么培珍、會辦高士賓將情密稟吉林督軍署云：

「英領來謁，據稱，此次哈事發生，日領即以出兵爲己任，繼見華兵來哈，又有輕視之心，以爲無能力。及至解除俄兵武裝，監送出境之後，又復因妒因恨，悻悻不平。綜觀日領前後表示情形，無非急思染指之意。將來哈埠一隅，恐終不免落於日人之手，似宜改爲各國公共通商地點，或能瓦全等語。查日人對於哈埠固已視爲釜中之魚，即如英領所言，不無利益均沾之意。此次辦理哈埠善後各事，若不急起直追，以求最後之勝利，誠恐將來之現象，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五日

九四

必不免有發生危險之一日。應請軍憲轉催督辦速籌進行之方，庶免噬臍之患。」（註四）

俄使庫達攝福認為吉、黑兩省解釋中東路界內中國主權太廣，提出抗議。

本日俄駐北京公使庫達攝福抗議，謂中國吉、黑兩省解釋中東路界內中國主權太廣，侵害俄國應得利益，請我政府注意並保護其利權。節略原文如次：

「關於中東鐵路現況一事，本爵公使昨與貴部高次長面談各節，茲應續行聲明，據中東鐵路霍總辦報告，吉林及黑龍江兩省督軍解釋中東鐵路界內之中國主權甚廣。按該兩督軍之意，所有該鐵路界內之權，全部歸中國所轄。如一、中國警察經理鐵路界各地。二、華官自由設立各項稅捐。三、華官自行防護鐵路等項。該兩督軍匪特無意將華軍隊撤退鐵路界外，且攔阻鐵路公司自行編募護路隊等情前來。

查此等舉動，頗為侵碍俄國按約所享之利權。切請貴政府嚴加注意，並設法保全中東鐵路公司所享合法之利權為要。（疑缺理字）合達知。」（註五）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八日，第四五號，頁六。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七七——七八。

註四：同註三，頁九一。

註五：同註三，頁七七。

二十五日 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上電孫大元帥，誓師東征。

陳炯明受任為援閩粵軍總司令，於本日上電孫大元帥，決為誓守約法、恢復國會、確立共和，為國

討賊。電文云：

「孫大元帥鑒：天禍民國，降此鞠凶，閱時六稔，變亂三遭。自袁氏殞命，共和再覩，炯明擬閉門養親，修吾初服，不意羣兇謀逆，破紀壞法，解散國會，脅迫總統，釀成復辟。非法內閣，接踵而起，宇內鼎沸。維時炯明適

在上海，追隨我公，親奉艦隊南下，號召討賊。數月以來，會不懺悔，反率其醜類，反對和議，以圖一逞，不惜舉國民黨艱難構造之民國，供其犧牲。長此以往，奸宄盈廷，斷養秉政，何以爲國？炯明救亡志切，嫉惡性成，此次出師援閩，承吾粵父老屬望之殷，我大元帥責勉之切，日初督軍寄託之重，邦人諸友馳電敦促，既受逾量之獎借，必圖相當之報稱。現正提師東出，爲國討賊，爲民除害，謹與首義同事諸公約曰：自民國創建，姦回竊位，屢圖傾覆國祚，重苦吾民，今日非有誓守約法，恢復國會，確立共和之保證者，炯明雖刀折矢盡，誓不還顧，寧裹馬革之屍，斷不與敗法逆豎同戴天日。師行在即，謹布區區，佇候教言，俾匪不逮，炯明叩。徑。」（註一）

陝西陸軍第一混成旅兩團長胡景翼與曹世英分別獨立後，被舉爲陝西靖國軍正副總司令；靖國軍營長張義安戰死。

陝督陳樹藩附北洋軍閥以禍陝，各軍皆欲倒之，營長張義安駐三原，持之最力。陳乃遣團長嚴錫龍就近監視。適陳調張移駐富平，張遂激勵士卒，投袂而起。

本日，午前一時，張義安獨立，督隊猛攻曾繼賢、嚴錫龍兩部，原陝西陸軍第一混成旅第二團團長胡景翼、第一團團長曹世英分自富平、耀縣派騎兵應援。胡、曹被推舉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陝西靖國軍正副總司令。（註二）靖國軍胡、曹、張與郭堅等攻西安，爲陳樹藩所敗，張義安戰死。（註三）

北軍第三師攻抵襄陽，以張聯陞任鎮守使。

北京政府主戰派堅主對南方用兵，以荆、襄爲進攻之首要目標。負責襄陽地區作戰任務者爲第三師吳佩孚與南陽鎮守使吳慶桐。

本日，第三師攻抵襄陽，以張聯陞任襄陽鎮守使。（註四）

北京政府令准發行「民國七年發交國家銀行短期公債」，以歸還中、交兩行欠款。

我國自加入歐戰後，曾與協約各國協議，將庚子賠款延期交付，業經協約各國允許，約定期限五年



，已於民國六年十二月開始履行，其中惟俄國僅允延交三分之一，共計五年延交數約爲六千餘萬元。北京財政部以近年政府積欠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款項達八千萬元以上，以致該兩行自前年停兌以來，鈔價日跌，市面動搖，因擬發行短期公債一項，定名爲「民國七年發交國家銀行短期公債」，定額四千八百萬元，票面定爲一萬元、一千元兩種，利率六釐，每年付息兩次，自民國七年一月起，用抽籤法分五年償還，每年抽籤兩次，每次抽還總額十分之一。此項公債全數發交中、交兩行，由其自行經募。募集之款，即以歸還兩行墊欠各款。其公債本息即指定每月延期賠款爲基金，中以八成還本，二成付息，並援照三、四年兩年公債辦法，將此項公債基金，按月撥交總稅務司安格聯存儲備付。

該發行短期公債辦法經財政總長王克敏呈請北京政府核示，於本日奉指令照准施行。（註五）  
茲誌公債章程於後：

政府歸還中國交通兩銀行欠款短期公債章程（註六）

第一條 政府爲歸還中國、交通兩銀行欠款，及補助該兩行之整備金起見，發行短期公債，以四千八百萬元爲額，定名曰民國七年發交國家銀行短期公債。

第二條 此項公債利率，定爲按年六釐。

第三條 此項公債每年付息兩次，上半年付息定爲六月三十日；下半年付息定爲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四條 此項公債自民國七年一月起，用抽籤法，分五年償還。每年抽籤兩次，每次抽還總額十分之一，即四百八十萬元，至民國十一年十二月爲止，全數償清。

前項抽籤於每年六月十日及十二月十日，在北京執行。其抽籤辦法，另以部令定之。

第五條 此項公債還本付息，由財政部指定每月延期賠款項下，按照附表所列每年應付本息總額，交由公債局轉交總稅務司存儲，指定之銀行，於還本付息到期之前一個月，分交中國、交通兩銀行備付。

第六條 此項公債，按照票面價格發售，不折不扣。

第七條 此項公債票面，概不記名。

第八條 此項公債票面定爲一萬元、一千元兩種。

第九條 此項公債之債票及息票，得自償本付息到期之日起，除海關稅外，用以完納一切租稅，及代其他種種現款之用。

第十條 此項公債，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一條 此項公債得隨意買賣、抵押。其他公務上須交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擔保品。

第十二條 經理此項債票人員，對於此項債票如有損毀信用之行爲，依照妨害內債信用懲罰令，分別懲罰。

第十三條 此項公債章程，自令准之日起施行。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三十日，第四三號，頁七。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〇九。

註三：國史館專檔，第〇〇三〇號。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六；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五七。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七二三號，頁五九五。

註六：同註五，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七二六號，頁六八三——六八四。

二十六日 孫大元帥文令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赴汕頭，滇軍方聲濤部移防潮州。（註一）

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出兵襲成都。

熊克武自上月通電擁護護法後，便與滇、黔軍聯合，與劉存厚、張瀾形成對立之勢。本月九日，熊受軍政府委任爲「四川靖國軍總司令」。本日，熊以劉、張「附北毀法」爲由，出兵由川北兼程直襲成都，熊部第九旅旅長呂超任前鋒總指揮。（註二）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六日

## 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以檢閱軍隊為名，出京南下。

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因與西南桂系暗相勾結，乃反對段祺瑞對南用兵之主張，堅不發令討伐，致造成府院之爭。後以主戰派逼迫甚緊，乃准由參謀部及陸軍部出令，進兵荆、襄，以應付主戰派。未料南軍以北軍進逼荆、襄，即出兵進占岳州，粉碎了馮國璋將戰事局限於荆、襄之企圖。岳州之失，北方主戰派更振振有辭，迫馮即下討伐令。馮若照辦，南北勢將展開全面戰爭，直、桂聯盟必遭破壞，馮國璋圖遏止情勢，乃訪請徐世昌獻策。徐又邀段共同商議。席間，馮國璋突有「爲團結和鞏固北洋派，決定親征」之論。（註三）

馮返總統府後，即命令拱衛軍司令劉詢挑選第十五師之精兵一旅，充當南下之衛隊，並召見王士珍，令其坐鎮北京，維持治安。行前發出南巡閱軍通電云：

「奉大總統諭：近年以來，軍事屢興，災患疊告，士卒暴露於外，商民流離失業，本大總統怒焉心傷，不敢寧處，茲於本月廿六日，親往各處檢閱軍隊，以振士氣。車行所至，視民疾苦，數日以內，即可還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電，仍呈由國務院照常辦理，其機要軍情，電呈行次核辦，並分報主管部處接洽。凡百有位，其各靖供乃職，慎重將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轉達。」（註四）

馮國璋因於本日晚八時五十分啓行出都，晚十二時抵天津。

翌日，國務院致各省（除天津、濟南）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通電稱：

「（銜略）主座於廿六日晚八時五十分啓行出都，晚十二時抵津。頃得津電，已於本日上午四時卅分開車南下赴濟南，特聞。院。沁（廿七）印。」（註五）

## 北京政府財政部呈准新華儲蓄銀行添招新股。

新華儲蓄銀行本由中國、交通兩銀行合認股本一百萬元，現因金融奇窘，難以如數撥足，議定變通

辦法，由中、交兩行加撥十萬元，連前撥之十五萬元，共計占五千股。另招商股五千股，共計五十萬元。由該行擬訂招股章程，並修改原定章程，由財政部呈北京政府總統核辦。本日，獲指令照准。茲將財政總長王克敏之呈文與新華儲蓄銀行添招新股章程及修正章程附錄如次：

「爲新華儲蓄銀行變通股本辦法，擬訂招股章程並將原定章程酌加修改，恭呈仰祈鈞鑒事。竊據新華儲蓄銀行呈稱，中國、交通兩銀行原認本行股本，共一百萬元，現因金融奇窘，難以如數撥足，經已議定變通股本辦法，由中、交兩行加撥十萬元，連前撥之十五萬元，共計占五千股。並由本行另招商股五千股，共計五十萬元。至股本總額一百萬元，仍照原案暫不更改等情。並將所訂招股章程，及修正章程附送前來。查銀行股本關係信用，中、交兩行原認該行股本既難如數撥足，自應變通辦理，以期股款早齊，藉固基礎。至各該項章程，經部詳加查覈，均尙妥洽，其中所定營業種類，及分配盈利方法，係爲擴充業務，獎勵人民入股起見，辦法亦無不合。惟查該行原定章程，係於民國三年十月，由部呈奉批准，暫行試辦。現在辦法既擬變通，應即依照原案，呈請鈞鑒照准。所有新華儲蓄銀行變通股本辦法，擬訂招股章程，並將原章酌加修改各緣由，理合繕具清單，呈請 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謹呈。

#### 新華儲蓄銀行添招新股章程

- 第一條 本銀行額定股本爲通用銀元一百萬元，分爲一萬股，每股銀元一百元。
- 第二條 本銀行股銀分二期，繳納認股時，先交五成，隨時填給股券，餘俟董事會決議續收時，再行繳納。
- 第三條 本銀行股券爲記名式，以本國人爲限。
- 第四條 本銀行股本官息，週年六釐，於每年結帳後發給。屆時登報通告，股東憑券支取。
- 第五條 本銀行股券自民國七年七月一日起算，凡期前交股者，應將期前官息按日先行扣除。
- 第六條 本銀行每年結帳所獲淨利，應提十分之一以上作爲公積金，其餘分配股東紅利，及行員獎金，均由董事會議決行之。

第七條 本銀行股本，除由中國、交通兩銀行共購五千股額外，其餘五千股額，另行招足。均一律照本行定章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六日

100

，享有股東權利。

第八條 凡股券之轉買讓與，須向本銀行報名，註冊過戶。

第九條 股券如因抵押情事，而發生轉讓時，本銀行祇憑券面所載，或已報由本行過戶之股戶為據。

第十條 股券如有遺失，應由原股戶邀同妥實保人，具書簽名報告本銀行，一面登載當地二分之一以上之報紙兩星期，自登報之日起三個月內，如無轉讓，方得換給新股券。

#### 新華儲蓄銀行修正章程

第一條 本銀行以提倡儲蓄，兼營商業為宗旨，定名曰「新華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銀行依照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股本總額定為通用銀元一百萬元，分為一萬股，每股銀元一百元，股券概用記名式，股東以本國人為限。

第三條 本銀行總行營業地點定為北京，分行之開設及其地點，儲蓄櫃之分布及其地點，均隨時由董事會議決，呈請財政部核准。

第四條 本銀行營業種類如左：

一、各種活期儲蓄存款。

二、各種定期儲蓄存款。

三、各種年金儲蓄存款。

四、各種匯兌。

五、貼現、押匯、抵押各項放款。

六、買賣有價證券。

七、兌換貨幣金銀。

八、代收取各公司、銀行、商家票據及款項。

第五條 本銀行得受政府之委託，辦理特別儲蓄事項。

第六條 本銀行設董事七人以上、十一人以下，組織董事會，其章程另訂之。

第七條 本銀行股東非有一百股以上者，不得被選爲董事，任期三年爲限，期滿得連舉連任。

第八條 董事中應公推一人爲總經理，一人爲副經理，常川駐行辦事，所有行中一切事務均負完全責任。

第九條 本銀行設監察人二人，由五十股以上股東選充之。其職權另行規定，任期一年，得連舉連任。

第十條 總經理副經理有缺額時，由董事中再公推之。董事及監察人有缺額時，以候補董事及監察人遞補之。

第十一條 本銀行股東常年會及臨時會，由董事會召集，常年會會期，應於每年三月行之。

股東占有股本總額三分之二以上，有提出會議事件，請求開會時，董事應即行召集全體股東臨時會，須於一個月前提登報公告。

第十二條 股東會每十股有一議決權，百股以上者每二十五股加一議決權。

第十三條 本銀行應由董事組織董事會，凡經費之預算、決算紅利之規定、分配，以及行務之興革事項，均由董事會多數議決行之。

第十四條 董事會每月開常會一次，除議決前條規定之各事外，總經理應將一月內營業之狀況，在會報告之。

總經理或董事三人以上之請求，得開臨時董事會。

第十五條 監察人對於各項帳簿，應隨時檢查。

第十六條 每營業年度終了時，應報告於股東常會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監察人應查明籤字，負其責任，並呈送財政部查核備案。

第十七條 本銀行於每年結帳時，核算存款總額四分之一，將現銀或公債票等存於就近之中國、交通兩銀行，或其他股實之銀行，以爲付還儲蓄存款之擔保。

第十八條 本銀行每年結帳所獲淨利，須提十分之一以上，作爲公積金。

第十九條 本銀行營業年限定爲三十年，但經股東會議決，得呈請財政部延長之。

第二十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適用銀行則例及公司條例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六日

1011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如須變更時，應經股東會之議決，呈請財政部核准施行。」（註六）

## 北京政府外交部拒絕俄使庫達攝福要求撤退中東路我國駐軍事。

俄使庫達攝福要求撤出中東鐵路之中國駐軍，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高而謙以該路乃在我國地面，我自有維持秩序之責而拒之。雙方晤談內容如下：

「庫使云：鐵路界內駐紮（疑缺華軍兩字）多數尚未撤退，使見者幾疑中國政府有欲乘時將鐵路收回之意。前日此事曾就地與孟督軍商過，未見效果，仍請中央作主，將軍隊撤退爲是。

次長持論甚久，大意謂：中東鐵路乃在中國地面，中國有維持秩序之責，所以不得不派軍隊。至於收回鐵路，中國以路非本國款項所築，常無此意。惟軍隊留駐，恐不能免。譬如俄國軍士多數過境時，若無本地軍隊，則何能令其繳械。

庫使云：中國軍隊本可在路邊較遠地方駐紮，因太近時一有接觸，則日後或至與俄人，或與其他外人發生衝突。

若能駐紮較遠地方，人數多寡，固無妨事。並諄請與孟督軍接洽，從長考量，訂一辦法。」（註七）

## 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擬於哈爾濱添置警察。

因哈爾濱亂事，中東路界內亟待防軍警衛。爲補駐防兵力之不足，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擬先於哈埠添置警察。本日，孟、郭聯銜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有關籌設情形，並請外部嚴拒俄中東路總辦霍爾瓦特添設俄警之提議。電文云：

「外交部鑒：正密。徑電敬悉。指示周詳，莫名欽佩。暫時辦法，舍此末由。霍總辦所提議添設俄警各情，斷難輕許。鐵路界內既須警察保護，以補駐防兵力之不足，應卽由我主持，先就哈爾濱一隅創辦，以爲初步。

茲經會派警務處長趙憲章，馳往該處，協同司令部陶總司令及施道尹等，通知公司，妥籌辦法。擬卽由省城或各縣，挑選幹警二百餘名赴哈，由道裏、秦家崗各鐵道附屬地內，分段設崗，以資保衛。所駐軍隊並不撤回，惟沿途既有崗警，則保安地面當與軍隊分任其勞。現擬站崗專屬於警兵，而分班巡邏，晝夜梭查，仍歸陸軍擔負。庶幾

職有專司，權無旁落。既足防奸宄之潛生，尤可杜彼方之藉口，誠一舉而兩得也。哈埠辦有成效，當再推廣及於沿路各站，辦理較易著手。此本省現擬添設哈埠路界內（疑脫警察兩字）之大概情形也。奉電前因，特此布復。庫使所請，尚祈嚴行拒絕，以免分歧，是所切盼。孟恩遠、郭宗熙。宥。」（註八）

### 哈爾濱總商會會長徐善梅向北京政府密陳補救中東路線損失辦法。

哈爾濱總商會會長徐善梅，本日密陳北京政府國務院，提出補救中東鐵路損失之辦法三點：（一）收回路警權；（二）鐵路界內急宜擴充商警；（三）請取消鐵路界內之自治會。並請在哈埠添設鎮守使，沿路分駐軍隊，藉資鎮懾。其呈文曰：

「哈爾濱總商會會長徐善梅爲密陳管見事：竊查中東路線敷設以來，原訂協約，對於中、俄權利，本極均平，並無畸輕畸重之弊。且第一條即聲敘鐵路界內首先承認中國主權，不得稍有損失，是鐵路雖共同經營，而於我國主權並無絲毫妨碍也。乃以我國外交當局之懦弱，人民程度之低下，遂使大好領土拱手讓人。俄人得寸思尺，竟致喧賓奪主，居之不疑，而我國人民，亦竟熟視無睹，安之若素，此則大可痛心者也。平昔俄警之貪暴、俄人之蠻橫，旅客受其勒索，居民任其屠戮，含冤莫訴，蓋二十年于茲矣。本年俄國政變，秩序以紊，幸我軍入境，人民始得安枕。若不及此時機，急圖補救，則已失之利權將永無挽回之一日。伏維鈞院明日達聰，勤求民隱，謹將管見所及，爲鈞院一詳陳之：

一、路警宜收回也。查東省中俄合辦鐵路公司章程第五款之規定，凡該鐵路及鐵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國政府設法保護。是保護之責任，當然屬之中國。又中俄協約大綱第十七條，載有公議會及巡警詳細章程，自此次大綱訂定簽押之日起，不得過一個月，即須會同商訂一語。以當時外交當局昧於權利思想，俄人遂得自由處置。俄警之腐敗，盡人皆知。俄警之頑惡，摘髮難數。除包運私貨，嚇詐行旅，私賣乘客外，別無能事。相沿成習，視不爲怪。自我軍過界，俄警稍稍斂迹。其效已見，若路警完全由我辦理，成效必更可觀。擬請根據原訂合同及協約大綱，嚴重交涉，務期達到目的。不特保我主權，且能大有造於該公司也。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〇四

二、鐵路界內急宜擴充商警也。路警由我辦理，則沿站地方行政警察當然同時收回。現哈爾濱既已設商警矣，然祇額定五十名，不敷分布。擬請於哈爾濱設立總局一所，沿路大站各設分局一所，直隸總局管轄，小站則酌設派出所，屬諸附近之分局。原有俄警一律撤消，中外僑商由華警負完全保護之責。雖不敢必其完備周密，然較之俄警之貪暴，自當聊勝一籌。

三、鐵路界內之自治會擬請取消也。查哈埠鐵路界內自治會章程，關於華俄居民權利，規定尚屬平均。惟我國人民程度低下，毫無權利思想，每至選舉之期，多方勸告，至於舌敝唇焦，乃至投票之期，仍往往不足法定人數。即使能足法定人數，而票面全用俄文，或以繕寫舛錯，或以手續不合，輒又作廢。雖商會有例選之三人與會，而議場純係俄語，文牘概用俄文，華商之能通俄語者，不過市井交際之語言，法律名詞，茫然不解，往往受人欺騙，爲人所愚。且衆寡不敵，於事實絲毫無補。遂使市政大權，盡落俄人掌握，收支各款，自由支配。上年曾擅挪會中大宗款項，補助該國撫卹傷兵家屬之費。即此一端，其他可知。我華商亦但知盡納捐之義務而已。是自治會不取銷，我華商將永在俄人治權之下。上年春間，已屆選舉之期，投票有日矣，旋以俄國政變，遂以中止。現在若有若無，形同消滅。乃此次我軍到哈，該會少數分子，迭次集議，對於我軍多所攻擊。現在該國亂黨四伏，倘使該會成立，難保無亂黨潛跡其間，滋生事端。擬請及此時機，藉詞交涉解散。至界內自治事宜，則擬請另訂妥善章程，屬之華人商會。如關於地方行政涉及俄人者，准其舉派代表到會發言，以示大公。以上三端，均關切要。餘如壟斷航路，及界內俄人房產禁止賣與華人各節，尤屬損我主權，應請飭下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逐案嚴重交涉。

至於主權挽回後，關於鐵路界內地方行政經費，尤無缺乏之慮。路警則有原有警款，商警則以界內捐稅挪用，綽有裕如。查鐵路界內董事會一九一七年預算，收入項下，七十八萬六千五百元，上年下半年，盧布價格漸次低落，捐稅數目亦屢有變更。現在收入，確數雖尚不得知，然約略當在四、五百萬盧布以上。哈埠如斯，其他各站自可類推。若由我核實支銷，自當有盈無絀，絕無不足之虞。

伏查俄自政變以來，黨爭劇烈，其廣義派勢力薄弱，舉動乖方，不久必歸失敗。此次我軍到哈，驅逐亂黨，該

國公府政客，頗知感激。卽其正當商人，亦多額手稱頌。此時提起交涉，自當易于著手。伏乞乘時利用，挽回主權，幸毋失此大好機會，實爲國家之福。

抑更有請者，俄國內亂方興，影響所及，沿中東路線匪徒四出，自非常川有軍隊駐紮，不足以資保衛。若於哈埠添設鎮守使一缺，或將長春鎮守使移駐哈埠，沿站分布軍隊駐紮，藉資鎮懾，庶可長治久安，永保主權。善梅經商哈埠垂二十年，利害所關，知之甚悉。管見所及，不敢自安緘默。是否有當，伏候採擇施行。除逕稟吉林省長、督軍外，謹稟國務院。」（註九）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六。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六。

註三：陶菊隱：「督軍團傳」，頁五八三。

註四：同註三，頁五八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一〇。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七二六號，頁六八七。

註六：同註五，民國七年一月三十日，第七二七號，頁七一〇——七二三。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八一。

註八：同註七，頁八五。

註九：同註七，頁八二——八四。

## 二十七日 孫大元帥文派鄧惟賢回贛活動。

孫大元帥文本日派大元帥府參議、江西籍議員鄧惟賢回贛，聯絡贛督陳光遠，贊助護法。並函請孫洪伊作書介紹鄧與陳督，俾便進行商榷。原函如下：

「伯蘭先生執事：茲有本府參議江西省議員鄧惟賢君，取道滬上，回贛聯絡贛督，助我義師，敢煩執事專修一函，介紹於陳秀峯處，以便其就近商榷一切，是所至盼。肅此，並頌臺安。孫文啓、一月二十七日。」（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七日

## 馮國璋南下閱軍，為皖督倪嗣冲所阻。

馮國璋以檢閱軍隊爲名，於昨日出京赴津。本日車過濟南，山東督軍張懷芝上車隨行，過徐州，張敬堯亦登車，火車逕趨蚌埠，轉赴南京。惟車行至蚌埠，即被皖督倪嗣冲所阻，不得南下。

前因岳州被南方粵桂湘聯軍所下，馮國璋乃有南下親征之語。出征應由京漢線到湖北，而非經津浦線到南京，馮南行之路徑顯與出征不符。又馮出京之通電，係以「南行巡閱」爲名，却一路行色匆匆，既未下車，亦未檢閱軍隊，又挑有精兵隨行衛護，槍彈輜重亦未曾少，使得皖系段祺瑞頓生叢疑，認爲馮之出京，並非南巡或出征，而是計畫依附蘇督李純，可能不利於皖系，乃密令皖督倪嗣冲阻止之。

（註二）馮雖帶精兵一旅，但抵不過倪之大軍，只得止行。

當馮國璋離京南下時，招致許多揣測之言，並詔與政局有極重大之關係。順天時報曾以「總統出巡與時局」爲題，對此有所論述。

### 附錄：總統出巡與時局（註三）

馮總統此次南巡，因事屬創見，又因起程倉卒，一般人士遂妄相揣測，發生種種謠言：有謂總統將留南京不復北歸者，並有謂中央政局將因此生極大變化者，捉風撲影，驚疑不定。殊不知共和國總統之出巡，本爲常事，即此次馮總統之南下，其於政局上之關係，亦決不似世人所揣測者之重大也。

蓋現今南北和局已漸有端倪，五項具體條件業經提出，國務會議偶因南軍攻略岳州，議和之說雖不免一時停頓，惟吾人冷靜觀察，湖南省之岳州，復歸湖南人之手，本無足驚異，若謂因此一事遂使南北不得不決戰，並使馮總統不得不親征，則吾人實不敢信。至於馮總統不復回京，及回京後政局將有極大變化諸說，尤屬不明時局真相之談，無庸深辯。總之，總統出京之理由，國務院通電，業經言明，係爲檢閱軍隊，今觀馮總統親歷天津、濟南、徐州、蚌埠諸地，與統兵長官接見，則與檢閱之說並無不合，世人又何必視爲關係重大之變舉乎？

且吾人以爲馮總統此次出巡，不獨於政局上不至發生何種變動，且可於政局前途生一種良好之影響。蓋從來抵

制中央者，大率組織某某團體，某某會議，秘密行動，使人莫明底蘊。及其發露於外也，亦不過發幾次通電，虛張聲勢，於實際上仍無何等舉動。質言之，不過造成一種不穩之空氣而已。究竟此空氣之下，真相何如，則莫能明也。今馮總統親歷天津、濟南、徐州等空氣濃厚之地方，一察其真相，並親見曹錕、張懷芝、倪嗣冲、李純等人，一則表示自己對於彼等之真意，二則爲彼等相互之間疏通意見，雖未必卽有何等具體的效果，然政局前途，當不無裨益，故吾人認爲馮總統之南巡，於政局並無何等重大影響，卽發生影響，亦當爲好影響，而非惡影響也。

抑吾人更有感焉，中國者乃四萬萬人民、二十餘行省所集成之國家，非一人所能獨據，亦非一中央政府所能專有也。現今中央集權之空想，既歸失敗，地方自治之制度，漸次復原，吾人曾屢次論及，可知總統於此際周行各地，檢閱軍隊，與各省要人交換政見，實屬當然之事，且爲良好之現象，世人因習見袁世凱抱朕卽國家之思想，不敢出新華門一步，遂以爲總統一度出京，國家必有大變，其妄生種種揣測，輕信種種謠言，並以總統如期還京，爲事出意外，固亦無足怪耳！

桂軍林虎敗龍濟光部，奪回恩平。（註四）

譚浩明、程潛、趙恆惕之湘粵桂聯軍占岳州，北軍王金鏡等部退臨湘，護法戰事再起。

北軍在主戰派驅策下，進攻荆、襄，譚浩明、程潛、趙恆惕之湘粵桂聯軍因分向岳州進兵。守岳州之北軍爲北軍總司令王金鏡之第二師、李奎元之第十一師、王汝賢之第八師、范國璋之第廿師，都是主張南北和平之直系或親近直系之部隊，故南軍之進攻，並未受到堅強的抵抗。廿六日，北軍放火焚燒岳州後撤出。本日，南軍進城，撲滅了漫天火焰，收復岳州。岳州自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後，卽由北軍控制，歷時四年餘始重回南軍懷抱。

湘省軍事由桂系掌握，因桂系與馮國璋有聯盟之默契，湖北督軍王占元又是馮氏之支持者，故桂系

不欲擴大對北戰事，其攻占岳州實爲客觀情勢所逼：（一）湖南軍民之戰意濃厚，桂系無法強行壓抑；（二）軍政府對桂系在湘境按兵不動，頗表不滿，若因此軍政府與湘聯合，將影響桂系在廣東之地位；（三）北軍進攻荊、襄，二地岌岌不保，北方直系主和派不能控制局勢，皖系主戰派兵鋒必入湖南。故桂系只得出兵岳州。惟下岳州之後，譚浩明卽下令，不准湘軍越境進攻湖北，意在維持直桂聯盟。南軍未能乘勝攻佔武漢，致坐失先機，岳州由南方護法軍收復後，間接促成北方主戰派之氣焰，認爲只有戰爭一途，逼得馮國璋因岳州之失守而不得不提出「親征」論調，南北護法戰爭因之再起。（註五）

**北軍第三師吳佩孚攻占襄陽。**

北軍第三師吳佩孚部奉派由直隸入湖北，曾於棗、隨等處擊敗王安瀾獨立軍隊，並乘勝進攻襄陽，黎天才部乃向荊門退去。本日，襄陽爲吳部完全佔領。（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

註二：陶菊隱：「督軍團傳」，頁一七四——一七五。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七。

註五：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八二—八三。

註六：「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〇九。

**二十八日 軍政府孫大元帥文任命馬素爲美東籌餉局局長。（註一）**  
**西南將領陸榮廷等致電馮國璋，要求恢復舊國會。**

初，陸榮廷於本月四日，致電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要求恢復舊國會。馮於十九日覆電，歷敘不能恢復舊國會之理由。



本日，陸榮廷、唐繼堯、伍廷芳、李烈鈞、陳炯明、莫榮新、程潛、程璧光等，復連名致電馮氏，謂解決時局非恢復舊國會，萬難竟其功。（註二）

### 湘、桂軍前敵將領通電收兵，不出湘境。（註三）

白南軍克復岳州後，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數主張長驅直下武漢。由於北軍主力集中於荊、襄方面，武漢軍力空虛，故攻取武漢之勝算極大。惟桂系與馮國璋暗有勾結，不願放棄對北方求和之願望，且認為北軍攻佔荊、襄，南軍收復岳州，各有所得，南軍應該適可而止，而且應該轉戰為和，迅速召開南北和平會議。故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嚴令湘軍，不准跨越湖北一步。

### 江蘇督軍李純，再電主張南北調和。

本日，蘇督李純再電主和，略謂：「岳州失守，奉中央密令，仍主調和」（註四）。該電正值馮國璋南下出巡之時發布，顯得馮氏出巡失去意義，且招致張敬堯通電辭職，張懷芝停兵不進，曹錕滯留保定之結果，因使馮國璋嗣於二月五日佈告罪己。（註五）

### 北京政府令復馮德麟陸軍中將原官。（註六）

馮德麟與雷震春、張鎮芳等，於上年七月十五日，為北京政府以背叛共和罪名，褫奪其官職暨勳位勳章，交法庭依法嚴懲。旋經法庭判決張鎮芳、雷震春各處無期徒刑，馮德麟雖判無罪，惟仍行留京察看。今由陸軍總長段芝貴呈稱，馮德麟力圖自拔，悔悟自新，據實陳明，並請銷去留京察看字樣。本日，北京政府明令，准馮德麟開復原官，並給還勳位勳章，同時准予銷去留京察看字樣。（註七）

馮德麟，字閣臣，又字麟閣，奉天海城人，為奉天巡防左路統領，陸軍第二十八師師長，陸軍中將銜，奉天軍務幫辦。（註八）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二十九日

一一〇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一二。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二日。

註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七。

註四：同註二，民國七年二月二日。

註五：同註二，民國七年二月七日。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七二六號，頁六六八。

註七：「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一〇。

註八：同註六，頁六七三。

## 二十九日 馮國璋結束為期四天之出巡，自蚌埠回北京。（註一）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原擬依附蘇督李純，以抗皖系段祺瑞之主戰派，乃藉口出巡檢閱軍隊，率衛隊出京南下，預計行期七天。惟其南行之目的，遭段氏猜疑，密令皖督倪嗣冲從中阻撓，馮遂不得抵南京；乃於本日原車返北京，成為皖系主戰派之「政治俘虜」。

## 陳炯明上電孫大元帥，報告行軍情況。

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於本月廿五日誓師東征，本日率部抵汕頭，上電孫大元帥云：

「孫大元帥鈞鑒：粵日抵汕，地方平靜，居民歡洽，特電奉聞。炯明，陷印。」（註二）

## 湘軍劉建藩部進入鄂境，敗安武軍於通城、通山、崇陽。（註三）

## 北京政府通令各省重視並發展實業教育。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廳應參用實業專門人才；考察實業學校成績之視學，須派實業人員，以謀實業教育之發展。（註四）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七。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四日，第四四號，頁八。

註三：同註一。

註四：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七三。

三十日 國會議長吳景濂、王正廷致電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請率師攻入湖北，並勉成護法之業。

因湘粵桂聯軍攻克岳州，國會議長吳景濂、王正廷致電聯軍總司令譚浩明，除請維護該城治安，並請乘勝率師攻入湖北，以成護法之業。其電云：

「長沙譚聯軍總司令鑒：頃讀勦電，猥以前陳管見，辱荷獎飾，慚悚實深。我軍於漢口進攻岳城，苦戰五晝夜，賴執事神算無遺，諸將士踴躍用命，於感日將岳州完全收復，豐功偉績，震爍古今。敵軍於潰退之餘，縱火劫掠，紀律蕩然，殊堪痛恨。此後撫綏安集，端賴籌。瞻望旌旗，曷勝懽忭。抑濂等再有請者，兵貴迅速，彼於正當聚訟莫決之際，理曲氣餒，如以新勝節制之師下荆宜，出武漢，勢如摧枯拉朽，一勞永逸之謀，無逾於此。想早在執事擘畫中，無勞借箸也，吳景濂、王正廷等。卅。」（註一）

廣州省議會撥款五十萬元，用為國會召開常會費用。

本日，廣州市議會通過撥款議案，計撥款五十萬元，供國會在廣州召開常會之用。（註二）

北京政府特任曹銳署直隸省長。（註三）

北京政府令撥銀救濟呼倫貝爾遭亂旗民。

北京政府本日令財政部撥銀一萬圓，救濟呼倫貝爾遭亂旗民。令文曰：

「據國務總理王士珍呈准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呼倫貝爾副都統勝福咨呈稱：倫城自遭匪亂，各旗民等生計蕩然

，請撥款救濟等語。披覽之餘，殊深憫惻，着財政部撥銀一萬圓，發交該副都統，體察情形，核實散放，以副國家惠保蒙旗之至意。此令。」（註四）

## 北京政府明令對南方用兵，特派曹錕為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援岳前敵總司令。

本日，北京政府明令對南方用兵，由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率部進兵湘、鄂。令文云：

「上月二十五日布告，原期保境安民，共維大局，故不憚諄諄勸諭，仙予優容，中央愛護和平之苦衷，宜為全國所共諒。乃疊據王占元等電稱，譚浩明、程潛所部軍隊，乘此時機，節節進逼，石星川、黎天才等復以現役軍官倡言自主，勾結土匪，擾害商民。而譚浩明等竟引為友軍，藉援助為名，四出滋擾，甚而槍擊外艦，牽及交涉。茲復進陷岳州，窺伺武漢，擁衆恣橫，殘民以逞。是前此布告，期弭戰禍，為民請命者，反令吾民益陷於水深火熱，本大總統撫衷內疚，隱痛實深。各督軍、都統等疊電瀝陳，僉以籌自彼開，應即視為公敵，忠勇奮發，不可遏抑。本大總統深惟立國之道，綱紀為先，若皆行動自由，弁髦法令，將致紛紛效尤，何以率下？何以立國？用特明令申討，著總司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師行所至，務須嚴中紀律，無犯秋毫，用副除暴安良，拯民水火之至意。此令。」（註五）

同日，特派曹錕為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援岳前敵總司令，所有防岳各項軍隊統歸節制。（註六）初，北京政府因對南方和戰問題，造成府院之爭。代總統馮國璋係主和派，堅持不以總統名義發令討伐南方，國務總理段祺瑞則力主武力統一南方，遂使直、皖二系水火不容。馮國璋南下依附蘇督李純之企圖受阻後，受主戰派之控制，且岳州於本月廿七日落入南方護法軍之手，頓使北方主戰之聲又告熾烈，馮氏不得已，只能依主戰派之意，於本日對南方下達「討伐令」，南北戰事因以再起。

## 北京政府令各路統兵長官嚴飭軍紀。

北京政府以湘省各路軍隊紛紛託故潰逃、叛立，因於本日令各路統兵長官嚴飭軍紀。令文曰：



「自軍興以來，在湘各路軍隊，動輒託故潰逃，長官督率無方，以致有治軍守土之責者，效尤叛立，軍紀久焉不張。本大總統殊深內疚，若再因循寬縱，必致釀成無政府之現象，其何以飭綱紀而奠民生？嗣後各路統兵長官，於所屬官兵，遇有不遵節制，無故退却等情，著即以軍法便宜從事，毋稍姑息。其各懷遵。此令。」（註七）

## 北京政府下令褫奪湖北襄陽鎮守使陸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湖北陸軍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官職。

黎天才、石星川因反對北京政府毀棄約法，據荆、襄自主，本日為北京政府下令褫奪官職。令文曰：

「湖北襄陽鎮守使陸軍第九師師長陸軍中將勳三位二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三等寶光嘉禾章黎天才，湖北陸軍第一師師長陸軍中將二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領師干，宜如何激發忠誠，服從命令。乃石星川於上年十二月宣布獨立，黎天才自稱靖國聯軍總司令，相繼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國軍，勾結土匪，攻陷城鎮，雖經各路派出軍隊，奮力痛剿，將荆、襄一帶地方，次第克復，而該兩逆甘心叛國，擾害閭閻，實屬罪無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職勳章，應即一併褫奪。仍著各路派出軍隊，嚴密追緝，務獲懲辦，以肅軍紀而彰國法。此令。」（註八）

## 張敬堯攻訐李純、王占元主和，兼及馮國璋。

張敬堯原奉令為攻岳前敵總指揮，本欲揮師南下，因聞李純再電主和，乃於本日通電，以李純、王占元主和為藉詞，屯兵徐州不前。電文云：

「岳州失守，蘇督奉有密令，仍主調和。勘日電詢同人意見，遵即電復，文曰：『萬急。南京李秀帥夫子鈞鑒：正密。豔、勘兩電均奉悉。時局艱危，匡救乏術，我夫子始終以調人自居，識量宏遠，至堪欽佩。且奉有中央電令，遵命而行，尤為名正言順。堯分屬軍人，祇知軍略，罔識政論，此次岳防吃緊，本擬親率大隊，剋期往援，乃接讀鄂督皓日通電，備悉鄂督調和宗旨，始終未變，不忍孤軍深入，致蹈長沙之覆轍，當即電稟中央，暨通電同人



，先後得覆，解釋各異，府僚則以未覩此項電文爲辭，總理則以係屬對付湘、桂起見，鄂督則以夫子辭職，聊爲分謗，□督則以敬堯指陳恐有誤解，凡此種種，愈足見內外一致，仍主調和。然中央猶不惜三令五申，促備往援，當此之時，毫不奉命，則有反抗明令之嫌；若竟聽命，又有全軍覆滅之懼，徬徨午夜，莫知所從。情不得已，始命田旅長率旅南下，近圖鄂防之鞏固，遠作吳旅之聲援，不忍以長江重鎮，百戰勁旅，悉以資敵。並擬督率大隊駐紮，藉爲援應。乃出發在即，忽查得譚浩明皓日通電：謂此次攻岳之舉，係得夫子辭職之電，迫於義憤，在所必中。此電用意，無非挑動北方軍人，同抱反對夫子之惡感。但堯閱悉，此必有不得不詳加審慎者，則以當此危局，多數敵軍尙且願爲夫子盡力，況堯夙荷裁成，豈能逕行不顧，違反我夫子息爭之初心？寧可犧牲兩旅之衆，仰報夫子提携之恩。大隊謹駐徐州，不敢輕於出發者，職此之由。總之，南北此次戰爭，本係毫無意識之舉。然其中勝負，實有一定之先例。北方軍權統一，則屢獲勝利，荆、襄戰爭，可爲前車。若一方主戰，一方乞和，則彼此猜忌，各不相顧，全軍譁變，咎有應得，長沙、岳州有明證也。是故謂北軍不堪一戰者，非別抱野心，各懷異志，斷不忍爲喪心之論。堯經此次變亂，愈得一番經歷，現仍厲兵秣馬，整飭所部，藉以武力爲調人之後盾，然非有正當名義，決不輕舉妄動，率爾出師。夫子與鄂、贛兩督，同負南北重望。關於此次湘、岳戰事，復能主持公道，無黨無偏，對於調和一層，敬祈積極進行，不得猶豫，兩（疑爲而）可以安人心，而（疑爲衍文）維大局，無任企禱。等語。」諸公老成謀國，夙所欽仰，對於秀帥苦心，定能曲諒，敬祈一致贊同，不吝指示爲盼。張敬堯叩。卅印」（註九）

### 譚浩明、程潛分電李純，已令前方軍停止進攻，不入鄂境。（註一〇）

南軍攻佔岳州後，粵桂湘聯軍統帥譚浩明即嚴禁湘軍越境進攻湖北。本日，譚浩明致電蘇督李純，聲明：「已飭前方停止進攻，不入鄂境」，保證「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純與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

湘軍總司令程潛亦致電李純，電文云：

「此次用兵，實爲促進和平起見，已向王督（湖北督軍王占元）聲明，此後對於荆、襄不事吹求，我軍決不進

窺武漢。倘代總統不失其主張正義之宗旨，則我軍仍本以前擁戴之赤忱。」

## 岑春煊通電主和。

岑春煊於湘桂軍克復岳州後，本日通電呼籲南北各守疆界，無任再開戰火。電文曰：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李步軍統領、廣東巡閱使、各省區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並轉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總司令均鑒：竊自曹、王、張、李各督軍出任調停，煊不度量，妄自追隨，兩月以來，長、岳之間，各軍堵安，私心欣幸。以爲化險爲夷，庶幾有望。不意荆、襄之戰釁一開，岳州之衝突響起，積兩月苦口曉音所得之寸效，悉付東流。無以解於西南，無以慰我全國，俯仰愧怍，抱憾無窮，後患方長，莫知所屆。今復何顏，敢以和平之誚，強聒於雙方當事之前，惟耿耿之愚，尚不得不爲幾希之期望者，國家終不可以爲孤注，生靈終不可以爲芻狗。試問今之雙方當事，是否有不共戴天之世仇？是否有聚而殲諸之勝算？軍人職任原以護國衛民，是否可逞其槍砲之威，以殘民而誤國？如激於意氣，相認爲是，煊復何言。若顧念大局，明知爲否，則現在全國和戰之機，只在岳、鄂，岳固湘轄，北軍原不必屯兵；鄂本主和，西南亦無須敵視。各守疆界，兩不相侵。同是國軍，戰何由啓。伏懇我總統、總理，慮出萬全，始終審慎；復乞我主和各督軍、暨統兵官長，堅持初志，力遏狂瀾；更乞主戰諸公，蠲棄嫌疑，共圖福利。至西南海陸各軍，原以護法爲職志，所爭祇約法問題；酌理衡情，寧無和平解決之道，諸公身負國家重寄，誰無寧息之懷，釋兵戎而息內紛，祇在一念之間。賊亡無日；聊進哀鳴。區區之愚，尚祈公諒。岑春煊。卅印。」（註一一）

註 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五日，第七四號，頁二。

註 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二日。

註 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七二八號，頁七二七。

註 四：同註三，頁七二八。

註 五：同註三，頁七二五——七二六。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一六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三，頁七二六。

註八：同註三，頁七二七——七二八。

註九：「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二日。

註一〇：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七。

註一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二日。

### 三十一日 國會議長吳景濂、王正廷電賀克服岳州各軍。

本日，國會議長吳景濂、王正廷等聯銜致電克服岳州各軍，電文云：

「岳州馬慎堂司令、韋善堂司令、程頌雲總司令、趙師長、劉鎮守使、林旅長均鑒：頃奉譚聯軍總司令勳電，知公等於漾日會合精銳，進攻岳城，苦戰五晝夜，追奔逐北，所向有功，於感日完全收復岳州，偉績殊勳，震爍今古。從茲進窺荆宜，會師武漢，肅清叛逆，還我法治，爲期當在不遠。臨電懽懽，不盡所懷。吳景濂、王正廷等。」

卅一。（註一）

### 江蘇督軍李純電孫大元帥文及西南諸將領調停南北時局，主張停止戰事。

因護法戰事再起，馮國璋且下令「討伐」南方，南北情勢轉趨緊張。江蘇督軍李純以調人身分，致電軍政府孫大元帥，望調停南北，罷兵言和。電文云：

「孫中山先生鑒：宇內戰已兩月矣，比以荆、襄之故，重起戰端，愧無徙薪之謀，恐成燎原之勢，調人惟當引咎，不敢再贊一詞。然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調人固國家一分子，國家今日興亡之機，可謂間不容髮矣。姑就調人之地位，試進最後之忠言，爲我四萬萬同胞一請命焉。夫古今變亂之亟，中外交迫之險，未有甚於民國之歷史，而急於今日之局勢者也。言戰、言和，皆非得已。顧戰有戰之目的，何以策全，何以善後？和有和之範圍，孰爲先決？孰爲結果？要必以國家爲前提，以人民公意爲從違，然後能得根本解決。否則戰固足以取亡，和亦不過敷衍一



時之計。而來車之覆轍，仍將復循前軌。今言和已兩月矣，文電往還，迄無要領。居間者方從事接洽，而當局者已發令進攻。今戰禍又重開矣，北逐荆、襄獨立之師，南進岳州防禦之地，變生倉卒，勢多牽連。詰其原因，皆非本願，雙方有詞可執，而調人無策可施矣。雖然求何以爲和之故不得，求何以爲戰之故亦不得，波詭雲譎，地黯天昏，馴至大陸化龍蛇之場，而漁人獲鷸蚌之利，紛紜混沌，以亡其國，而國民茫然不知所由，豈不重可哀哉！今誠何力，能使不戰？抑又何心，忍聽不和？然今之爲此言者，固非調人言和之所表示也。荆、襄已矣，岳州亦已矣。南軍已有電聲明嚴勅所部，勿再前進，此故戰和一關鍵也。請爲擬訂簡單之要約：先各停戰，雙方限日提出一定條件，明白宣佈，通告國人，必如此而後和。苟不如此，則必使吾四民之顛沛流離者，吾三軍之士冒鋒鏑糜血肉者，知吾死焉，亡焉，果何所爲而至此，則亦甘心瞑目而無怨。而所提條件，果爲國也，爲民也，爲一人權利之私也，乃至非法非理無所爲也，亦使四萬萬國民確知其是非曲直之所在。其可和也，無論何等條件，或以法理爲去取，或視民意爲從違，上之可推中央主持，下之可聽輿論評斷，乃至特開會議，別設機關，果有尊法理，重民意之誠心，何患無解決糾紛之道？且可進而共謀國是，確立政本，永禁挾武力以供內爭，自可抑遏亂萌，長享和平之幸福。其不可和也，則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興問罪之師，而討國人之公敵，其孰敢抗，而孰敢議其非？今日之言盡此矣，蓋欲一明戰和真相耳。如以和爲是，請各賜電言和，即聯同中請中央，立頒停戰之令。統兵者亦各斂兵以待，靜候公決。決而不服，至於用兵，則討公敵也。各督軍自有天職，義不容辭。若以戰爲是，亦請各賜電言戰，苟有不能不戰之故，亦何敢違？但以混沌莫名之狀，而至傾覆我國家，塗炭我生民，既依違之不忍，復挽救之無從，純惟有披髮入山，不問世事，不敢負此鉅任，坐視淪胥。明知多言獲罪，而憂國愚誠難安。緘默時機迫矣，存亡呼吸之際，急何擇言？言不盡意，天日在上，自矢靡他。知我罪我，非所計也。伏願當局英賢，在野明哲，共抒偉略，破此沈冥，存亡祇有兩途，是非決於一語，馨香禱祝，惟在是耳。擬將以上辦法，囑陳我大總統，倘荷省納，必有轉圜。迫切哀鳴，敬候明教。李純，卅一。」（註二）

陸榮廷電稱岳州戰端由荆、襄啓釁，不礙和局，已囑譚浩明勿再動作。（註三）

中華民國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馮國璋派殷鴻壽為前敵各軍總執法處處長。（註四）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五日，第四七號，頁四。

註二：同註一，頁二——四；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四二二——四二四。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七。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二一。

一一八





二月

一日 孫大元帥文覆電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望率軍會攻武漢。

湘粵桂聯軍於上月廿七日攻克岳州，聯帥譚浩明曾上電孫大元帥報捷。嗣以譚浩明嚴禁湘軍攻入湖北，故本日孫大元帥覆電，除賀聯軍克服岳州外，尙望譚鼓勵前敵軍人繼續作戰，以期能扼守武漢，進窺淮皖，電文云：

「長沙行營譚聯軍總司令鑒：讀戡午電，各將領奮勇殺賊，收復岳城，克樹殊勳，毋任嘉賀。岳州爲湘省門戶，據長江上游，敵營戰備數年，一旦攻克，尤寒逆賊之心。惟據報北庭準備宣戰，分三路進兵，形勢日趨險惡，尙望鼓勵前敵軍人，協同鄂省義師，桴鼓沿江，會戰鄂、湘，扼武、漢以窺淮、皖，則大局不難早日底定。臨電歡忭，不盡欲言。孫文〇東。」（註一）

### 北京政府令各省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英、美輪艦於上月十七日在鄂遭受槍擊，兩國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北京政府因於本日通令各省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令文曰：

「各國在華商民，屢經嚴飭妥爲保護，以重邦交。現值大局未寧，亂民思逞，據報忠縣、監利等處，竟有擊傷英、美輪艦情事，殊堪痛恨，應即責成該管軍民長官，徹查究辦，並着各省督軍省長都統，嚴飭所屬，關於外人生命財產，務須隨時切實保護，勿稍疏虞。此令。」（註二）

徐樹錚致電皖系督軍，謂將引奉軍入關，以迫使主張南北調和之蘇督李純去職與內閣總理王士珍下臺。

初，岑春煊於上月三十日通電，提出劃分南北之策，蘇督李純亦於三十一日電請孫中山先生等調和

南北，皖系智囊徐樹錚因於本日致電皖系督軍，告以奉軍即將入關，以迫使直系馮國璋明令罷黜李純，進而再逼國務總理王士珍下台，並謂此事已獲得徐世昌與段祺瑞之贊許。電文云：

「馮、王、岑密使往來商量，已有成說。觀岑卅之電，了然可揭。殊不計剖分以何爲限？剖分以後，能否各自爲存？統局面一破，必有一半自引外人保護，其一半能否自立，是不陷滅亡不止。推原禍始，馮公贖贖，尙不足責，足責者厥惟閣之王，督之李。岳州失陷，彼等極引爲樂觀，王方且忻然語人曰：『多陷數地，言和自易。』喪心病狂，孰過於此。長此隱忍，如國家何！現議由奉省抽調生力軍隊，以助戰爲名，分運京奉、京浦路次，強請明令罷李，李去後王必自退，不退再請罷之，另選公正無私，以國爲重，耆德碩望之人，出任總理，然後通盤籌畫，與天下相見以誠，公議國是，以期力挽頹運。奉電出後，魯、徐、皖、滬、浙應之，李難自安，或不待明令，即自求退，尤爲穩妥。以上辦法，歷經菊老、芝老贊許，並促速行，以免武漢再有動搖，益形危殆。李去王退後，兩老中必有一毅然出荷艱難者。我公愛國心長，諒具深慨，且素叨聲應氣求之雅，敢以布達。奉、魯、徐、皖、滬、浙諸處，關連較近，故先與往返熟商，直陳左右，祈亮督。又直省密邇京畿，魯省係與張幫辦（樹元）接洽。故仲珊、子志兩督處，非屈兵發之時，不能明告，希暫勿通電。芝老已屬弟屆時赴奉相助，臨行當奉聞也。樹。先印。」

（註三）

此電完全暴露了皖系的全盤計畫：以驅除王、李，擁護段、徐爲目的，引奉軍入關相助爲手段，故張作霖能於直、皖兩系之外，別樹第三勢力者，實以此南北護法戰役爲契機。且徐樹錚唯恐曹錕、張懷芝之不盡用命，因而諄囑各省非屈兵發之時，不能舉以相告，於此亦見主戰派內部之猜防。（註四）

江蘇省鳳凰山鐵礦籌備處成立。

江蘇鳳凰山鐵礦於民國四年時，曾由日商大倉洋行議與中國合組華寧公司，從事採鍊，由華寧向大倉借款五百萬元，約定將公司製出之鐵，由大倉供給日本，其款於簽約日先付一百萬元。嗣因政局變動，停止進行，華寧公司亦即取銷。嗣後，曾有蘇省紳商金鼎、蘇錫岱等，組織秣陵公司，主張官商合辦



呈請農商部給照，未經照准。近來江蘇省議會以該鐵礦爲全省命脈所關，議決依秣陵公司辦法，集股自辦，咨請省公署轉咨中央，迅發鑛照。嗣經省公署接到農商部咨復，略謂：「議決辦法甚爲正當，惟前案交涉未清，一時尙難給照。」當即轉知省議會，由省議會議長及秣陵公司原發起人等，共商進行方法，先行設立籌備處。本日，籌備處在南京召開成立大會。（註五）

### 中華滙業銀行成立。

本日，中華滙業銀行正式成立，陸宗輿爲總理（註六），總行設於北京。其資本爲一千萬圓，先交半數，經營一般銀行業務，並發行一元、五元、十元之兌換券，一角、二角、及五角之輔幣卷。該行嗣於民國十七年停業（註七）。當時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爲以武力對付南方，須籌措財源，由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汝霖向日借款，爲了滙兌便利，乃由中日合辦滙業銀行。（註八）

### 東萊銀行成立。

青島東萊銀行於本日成立，資本額二十萬元。初由劉子山獨資經營，嗣於民國十二年時改爲有限公司，增資爲三百萬元。原設總行於青島，至民國十五年移往天津，其後再遷上海。（註九）

討龍軍林虎、魏邦平部克陽江。（註一〇）

### 中東鐵路督辦公所成立，吉林省長郭宗熙任督辦。

中東鐵路於清光緒廿二年與俄訂約時，載明由我國選派督辦。當時曾派許景澄爲督辦大臣，其後此缺久成虛懸。此次因哈爾濱俄國過激派擾亂，經我國派兵鎮壓，北京政府特派吉林省長郭宗熙督辦中東鐵路公司事宜，其督辦公所於本日成立。（註一一）

### 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擬定中東路禁運糧食濟俄辦法。

北京政府前有中東路禁運糧食濟俄之令，惟因禁運措施將杜絕鐵路大部分收入來源，且糧食滯銷，與東北農、商民之生計有密切相關。爲兼籌並顧，中東路督辦郭宗熙擬定禁運糧食辦法，於本日電陳北京政府外交部、交通部核定，其電云：

「外交部、交通部鑒：中密。中東鐵路禁糧出口一案，前准部函，業已分別轉令遵辦。頃據俄員司弼臣面陳：

『霍意以東西兩路同時並禁，鐵路大部分之收入來源全絕，公司日常經費亦有不能支持之勢，影響至爲重大。禁運原因，原慮接濟俄國亂黨，爲防患未然起見，東路情形固不敢保其必無，但比較西路，關係實爲淺薄。並查向來公司運糧，每日東西兩路共達四百輛，由哈至長百五十輛，至歲二百五十輛，故東路營業尤爲吃緊。如能變通辦理，嚴加限制，既維路務，又定防弊，實於公司俾補非細，務懇主持核定』等語。

查所陳自係實情，抑除路事外，北滿糧食之銷滯，尤爲農民生計，地方財富衰旺之一大樞機。近因滯運，糧價陡落，商民痛苦，已非淺鮮。在我原宜兼籌並顧，重以公司請求，並足藉此時機，於路務上善爲操縱。茲擬取縮方法如下：

一、西路除在俄境之中國商民所需貨物外，一概不准運輸。其華商等出口貨物，應由駐伊爾庫次克之中國領事證明，俟證明到哈，方准核定起運。

一、東路如實係由歲出口之糧食，凡連日者，由駐哈日領證明，運美者，由美領證明，方准起運。其他協商各國，辦法從同。

惟此項運輸仍難保無俄亂黨中途要劫情事，應由我分派軍警，隨同糧車護送出口，以資周密。此亦暫時整理行車運貨之一端，而因此於歲埠情形亦可便通消息。可應注意者，則護糧一層，在我形式上暨對外方面，應全以臨時保護糧食爲名。對於協商國似無庸提及，免致徒滋異議。東路出口，美、日關係最多，得此疏通，當亦樂予贊同。一舉數善，似無逾此。是否同意，即希大部迅予核定示復，以便轉行辦理。郭宗熙。光。」（註一二）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四日，第四四號，頁一〇。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一一。

註三：「徐樹錚電稿」，轉引自沈雲龍：「徐世昌評傳」，六十八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頁三三

七——三三八。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三八。

註五：同註二，頁二一二。

註六：國史館專檔〇〇三〇號。

註七：周開慶：「民國經濟史」，民國五十六年，臺北，華文書局出版，頁五〇一。

註八：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三三。

註九：周開慶：「民國經濟史」，頁五〇一。

註一〇：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七。

註一一：同註二，頁二一一——二二二。

註一二：「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九一——九二。

## 二 日 孫大元帥文任命楊庶堪為四川宣撫使。（註一）

### 孫大元帥文委託議員陳家鼎與譚延闓商權時局。

因南北和議未成，戰火重燃，孫大元帥文趁議員陳家鼎赴滬之便，委託其與譚延闓面商時局。孫大元帥於致譚氏函中，表明始終護法之心。函云：

「組庵先生執事：政變以來，晉問多阻。每瞻天末，懷想依依。前次貴代表來道盛意，極感。北庭無誠意停戰，早已可馬之心，路人皆見。最近馮氏南行，游說直、魯、淮上，和議無效，戰局復開，黠武窮兵，益滋紛擾。文終始護法，罔識其他，區區之心，當為國人共亮。頃陳議員家鼎赴滬之便，托其代問起居。倘關於現局，執事有待商榷之處，統希不吝指示。順頌日祺。孫文謹啓、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二日。」（註二）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日

## 唐繼堯上電孫大元帥，陳述對川事意見。

本日，唐繼堯於畢節行營上孫大元帥一電，陳述對川事意見云：

「廣州孫中山先生鑒：申密，巧電祇悉。林君（據中國國民黨史會考證，林君似卽林鏡臺。）所稱劉（存厚）、鍾（體道）均願附義，如果出於誠心，川事自易收拾。惟近接錦帆（按卽熊克武）來電，劉、鍾方奉北方偽令，反攻重慶，恐彼終無悔禍之心。川間力主赴川，以冀進籌全局。但川局未定，窒礙尙多，以後進行如何，自當隨時電達尊處。致林君電已照轉，知注並及。繼堯叩，東印。」（註三）

## 海珠會議開幕，討論改組軍政府辦法。

北京政府於上月三十日對南方下「討伐令」，曹錕、吳佩孚所部向湖南展開攻勢，南方亟謀對策。由於軍政府在事實上不能統一指揮，而於上月召開之西南聯合會議又無法理上之根據，爲多方所不滿。國會議員乃有倡改組軍政府之說者，冀將軍政府之統帥制改爲合議制。程璧光表示贊同，以中間調人居，向孫大元帥及陸榮廷兩面疏通。

本日，程璧光、伍廷芳、唐紹儀等人，邀請孫大元帥與廣東代督莫榮新，開會於海珠，討論改組軍政府之辦法：（一）改元帥名稱爲政務總裁，設總裁若干人；（二）聯合會議之職權限於軍事範圍，屬隸於合議政府之下。自此，聯合會議之舉告一結束，又揭開改組軍政府之幕。（註四）

## 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通電否認主和密令。

上月廿八日，蘇督李純曾以勘電謂：「岳州失守，奉中央密令，仍主調和。」其時正值馮國璋出京勸戰，故予人以「政府係陽戰陰和」之印象，張敬堯乃於卅日電文中，極力攻擊，北方各督亦異常憤激，紛向政府質問真意所在。

本日，參、陸辦公處奉馮國璋諭復張敬堯一電，謂：「中央一意主戰，並無主和密令，或係往日之

事，幸勿誤會，仍盼迅速開拔……」（註五）

馮國璋並通電否認主和密令，電文云：

「徐州張總司令三十日通電，首稱岳州失守，蘇督奉有密令，仍主調和等語，不勝詫異。岳州之役，蚌自彼開，鄙人痛憤填膺，引咎自責，方激勵將士，親自出巡，明令主戰，義不反顧，安有密令蘇督，仍主調和之理？即從前蘇督以調人自處，不過默體鄙人愛重和平之意，冀免同室操戈。其來電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戰一語』，最爲扼要，初非中央先有委託，不辨自明。該總司令電述譚浩明皓日通電，謂此次攻岳之舉，係得李督辭職之電，迫於義憤等語，此正敵人反間之計，欲使同室自相蹂躪，以孤吾勢，斷不可輕信，以中其狡謀。現在宣戰，既示決心，豈有反汗之餘地？李督以前日調停之故，與彼中消息往還，本無足怪，且其事在未見明令之前，若謂其瞞近西南，而棄同袍於不顧，萬萬無此情理。鄙人深恐我北系軍人，自壞團體，噤音瘖口，不啻再三，深懼遠道傳聞，或生誤會，不得不特加剖晰，以釋羣疑。須知鄙人以愛重和平之故，而橫受欺給，忿不能平，較之向日主戰之人，痛恨尤烈，若再因循畏葸，其何以立於天地之間？若我同袍，自相疑忌，授敵以隙，則鄙人悞國之罪更重矣！幸三思之。國璋。多印。」（註六）

北京政府特任何宗蓮為弼威將軍；任命陳遐齡為川邊鎮守使。（註七）  
北京政府內務部呈准劃定防疫區域。

緩屬發生時疫，經內務部依據傳染病預防條例，呈准指定施行區域，先後遴派陳祀平、何守仁、全紹清充任檢疫委員，並由部組織防疫委員會，辦理防範。現以地面廣袤，事務繁重，擬將防疫各區域，劃清界限，明定責任，特由部將防疫區域劃定，並擬定防疫配備簡明表，呈北京政府總統核辦。本日指令照准。（註八）

陝西郭堅在鳳翔獨立，稱陝西西南路護法軍總司令。（註九）

## 徐樹錚將鄂督王占元洩露之蘇、贛、鄂三省聯合條件電告皖系各督。

長江三督李純、陳光遠及王占元在表面上都是擁護馮國璋主和的直系督軍。但鄂督王占元以湖北省處於南北要衝，爲圖自保，討好雙方，乃密向主戰的皖系輸誠，將蘇、贛、鄂三省聯合條件，派員密告皖系智囊徐樹錚。徐則於本日以冬電轉告皖系各督軍，電文云：

「密。頃（王）子春專員密持確函，來通殷勤，詳告蘇省主動，密商蘇、贛、鄂聯合條件：一、北軍南行者，堅拒不許過漢口、浦口；二、蘇、贛、鄂有急時，同一動作；三、蘇、贛、鄂遇事聯防；四、海軍第二艦隊餉款，由蘇、贛、鄂共同擔任。以上四條，皆由三督親筆簽字。子春極憤蘇之無狀，自言：『簽字取其不疑。現北軍到漢者，仍聽其通行，決無阻撓。我已年近六十，豈肯對於北洋數十年老同人作出不成人格之事。同志各省但定有妥當辦法，一經示及，立即與蘇翻臉』云云。又商派員赴津一同會議。弟以此時我輩辦法未經商定，不如由渠打通蘇省消息爲便。來員極贊同弟說，已逕歸矣！特此奉達，即祈察照。樹。多（二日）印。」（註一〇）

由上電，足以顯示主和派的同床異夢，更反映出北洋軍閥的反覆無常。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六。

註二：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八三——八四。

註五：「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三日。

註六：同註五，民國七年二月八日。

註七：「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一二二。

註八：同註七。

註九：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七。



註一〇：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三八。

### 三日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電陳邊防弭患辦法六則及應行籌備事宜五端。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本日電北京政府陳述有關邊防弭患辦法及應行籌備事宜，主張：（一）應飭令駐軍嚴防中東路；（二）派員秘密偵察邊防要地，分化俄國新、舊二黨；（三）利用俄國駐滿洲里武官協米羅夫，以驅逐新黨勢力；（四）與俄國總辦霍爾瓦特合力防範新黨進犯；（五）於滿洲里設立統一機關；（六）懷柔蒙族。並陳請籌備經營沿邊重鎮，注重兵防及增補武器，以對抗俄國。電文云：

「大總統、國務院鈞鑒：陸軍部、參謀本部均鑒：正密。大總統深電敬悉。邊即擬定弭患辦法及應行籌備事宜電陳鑒核：

（一）分飭中東鐵路一帶及沿邊及〔？〕駐軍嚴加防範，厲行檢查。凡入境俄兵，一律解除武裝，並嚴禁德、奧人民潛入國境，以防意外。

（二）於海參崴、阿穆爾省齊都及依里古次克等重要地點，另由本署加派幹員前往密偵，隨時具報，並遊說俄國軍民，痛陳利害，力詆新黨，使相傾軋，以滅其勢。

（三）駐滿洲里之俄武官協米羅夫，在東部西伯利亞頗占勢力。據稱，志〔在？〕統一西伯利亞東部兵權，與新黨宗旨迥不相合。業經密諭駐員暗與接洽，利用其兵力驅逐新黨，並扼守大烏里、貝加爾湖間之各要站，以爲我境屏藩。

（四）此次新黨被遣回國，痛恨霍總辦傷骨，故新黨之捲土重來，尤爲霍爾瓦特所畏慮。亟應聯絡霍總辦合力抵禦，並一面分飭各軍官長與俄軍官妥爲接妥〔洽？〕，以期協力防範。

（五）中東鐵路直貫江省防界千餘里，直〔只？〕駐兵十數營，指揮聯絡，備極艱難。滿洲里孤懸一隅，國防外交，尤要〔關？〕重要。亟應於該站設立統一機關，選派知兵幹員，以專責成。

（六）俄軍借監送黨兵爲詞，設立華俄混合隊。而我早識其奸，不爲所動，復擬利用蒙人，出餉招募，藉勢收復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四日

一二八

路權。詭計譎謀，不可不防。尤宜開誠布公，懷柔蒙族，使其傾向祖國，不爲利動。現已遣派委員聯絡勝福及其他重要蒙人，預爲杜防，此所謂弭患辦法也。

滿洲里、海拉爾隔絕興安嶺之外，交通困難，必須使協米羅夫驅逐新黨，與我互相提携，方能以該處爲根據地。否則宜派重兵，始克資以控制。滿海防務亟待經營，此宜籌備者一也。

倘協米羅夫不爲我用，抑或其事竟失敗，當以博克圖爲必守之點，屯戍重兵，扼大嶺隘道之要隘，以絕俄人侵入門戶，此宜籌備者二也。

黑河爲東北重鎮，一旦有事，爲用兵之爭點。雖大江環抱，春季冰融，有險足恃，惟該方面僅駐一旅，國防究屬危險，仍須添集兵力，此宜籌備者三也。

滿洲里道路遼遠，運兵難而耗款鉅，當以利器補助兵力之不足，多備火炮、機關槍等，以寡敵衆，方爲勝算，此宜籌備者四也。

一旦與俄啓衅，國交斷絕，決非江省獨立所能支持。近者當合三省之力，大者應注全國之力，此宜籌備者五也。

以上所擬各條，是否有當，祈明教，俾資遵循，無任盼禱之至。除各方面情形得報隨時電陳外，謹此奉聞。鮑貴卿。江。印。」（註一）

吉督孟恩遠電告駐哈爾濱總司令陶祥貴，對俄國新、舊兩黨宜採中立態度。（註二）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七〇——七一。

註二：同註一，冊二，大事表，頁二一。

#### 四 日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取消洪憲帝制犯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通緝令。

本日，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令准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三人，免予緝究。令文曰：

「前據督軍曹錕等電呈稱，時事多艱，人材難得，查有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等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

通緝。嗣於上年七月間，軍事猝起，奔走聲靈，多所裨助，擬懇略迹原心，復其自由等語。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等三人，均准免予緝究，以從寬典。此令。」（註一）

洪憲帝制原爲民國成立以來，民主政治危機之一，因而造成南北俶擾之現象。今馮國璋竟下令特赦洪憲帝制要犯梁士詒等人，實是對主戰派的妥協。順天時報以此項特赦令係軍事干擾司法獨立，特以「政府對於帝制犯之寬典」爲題，發表評述如下：

「日前大總統命令，將洪憲帝制案內，奉令通緝之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三人，均免通緝，以從寬典。當此之時，竟有此令，吾人竊以爲異焉。

夫所謂免予通緝云者，是否卽爲特赦，在法律上，原屬疑問，就法理言之，未經確定判決，固無特赦之可言。惟觀五年七月十三日申令，有嚴行懲辦等語，是當時已確認彼等爲有罪，今以後令取銷前令，卽謂爲一種特赦，亦無不可，依照約法第四十條，宣告特赦白屬大總統之特權，而在責任內閣制度之下，請求特赦，實爲司法總長之權限。乃日前命令，竟無司法總長署名，殊堪詫異。或謂發布懲辦令時，單由總理署名，日前之命令，係照前例辦理，似無足怪。殊不知前令頒布之時，司法總長張耀曾方在雲南，事實上不能署名，今則司法總長近在京師，果何理由，竟不與聞此？吾人所不可解者一也。

又命令開首云，據督軍曹錕等電呈云云。夫曹錕等，不過地方之軍官耳，關於政治犯事項，並無裁判之權，今以司法事務，竟許地方軍官容喙，實開行政司法混淆之惡例。昔黎總統就任時，首標法治主義，厥後參戰，案起督軍兩，彼等藉勢干涉立法事業，卒致國會解散，南北乖離，黎總統身陷窮境，亦不得安於其位。茲聽軍官干預司法，其弊尤甚，馮總統素號明達，何苦甘蹈前車之覆轍？此吾人所不可解者二也。

更就現今時局觀之，討伐命令雖下，馮總統之意，仍似傾於武裝調停，非完全主戰。待一旦恢復岳州，乘機進軍長沙，或將再提和議，自在意中。乃當此平和萌芽，尚未全絕之時，忽將南方所最仇視之洪憲帝制犯，宣告特赦，豈不慮激怒南方，斬斷調停之機，釀成南北分離之勢乎？若謂南北既難調停，毋寧一意討伐，使南方屈服而後已

，此不獨事實上決難成功，且將使天下人民重罹塗炭。今觀命令中，有時事多艱，人材難得等語，是對梁士詒等，已露特赦後，即可起用之意，吾恐因此之故，將使調停全然絕望，兵爭久無已時，學國鼎沸，萬民倒懸，而馮總統之地位，亦將不克自保矣。馮總統之賢明，何竟見不及此？此吾人所不可解者三也。

從來中國政界之現象，每不可以常識測度。此次帝制犯之特赦，就法律上言，其弊既如此，就政治上言，其害又如彼，乃政府當局，竟悍然行之，真令人莫明其故。而吾人所竊慮者，則惟恐國家大局，將因此一令，更陷於悲運耳。」（註二）

## 北京政府令准交通部籌設鐵路、電氣兩項技術委員會。

因鐵路、電氣事業之發展日盛，爲求縝密精確之研究，以事改革求進，北京政府交通部長曹汝霖呈請設立鐵路、電氣兩項技術委員會，藉資羣力，圖根本之改良。其呈文對該二技術委員會所轄事務及人員之任用，皆有詳細說明。文云：

「爲陳報本部籌設鐵路、電氣兩項技術委員會組織，及成立情形，專案呈請鑒核事。竊維本部總轄四政，事體繁縟，經緯萬端，而四政之中，路、電二宗發達尤速，東西各國關於路、電技術上之種種科學，孟晉不已，月異而歲不同。我國近日交通事業益見發展，然多因仍歷史習慣，苦無縝密精確之研究，則學術無自競爭，即改革亦難期進步。汝霖任事以來，深思熟慮，知此學造端闊大，非注重專門，不能爲積極之研究，非借資羣力，不能企根本之改良。當經督率僚屬再四籌議，以啓濬新知爲宗旨，以統一方法爲歸宿，爰擇嬰先，就路、電兩項，分設技術研究委員會，俾爲著手整理之豫備。茲撮舉組織大概情形，謹爲大總統陳之。查本部直轄隸屬及監督行車之路線，凡十有三，各路成立時期，先後不齊，又因借款關係，各路有各路之沿革，往往管理權限及應用機械材料，因之亦互有參差，事實所在，無可諱言。今爲統一及改良鐵路技術事務起見，特設專會，分工程、機械、運輸、總務爲四股，舉凡關於審查工程、建築程式，核定考驗材料章程，審訂養路之規程，調查改良建築方法，審訂車輛構造之程式，研究機械之畫一，以及考查最新發明之科學，審定行車之章程，考核技術人員之資格，培養與任用人才之方法，物



品標本之徵集，務使綱舉目張，窮源竟委。當遴派本部技監詹天佑充會長，並於部內及各路局技術官中，擇其有相當學識者，分別派充總幹事，及主任會員等。復延訪中外鐵路專門人才，酌量聘調，充當顧問，此組織鐵路技術委員會之情形也。又電信作用於軍事行政，關係最為密切。近年電報、電話、無線電等項，迭次增局展線，視昔愈形擴充。曾於上年九月，囑陳最近辦理電政情形呈報在案。值此時局日新，對內對外電政方面應辦之事尤夥，亟應豫為籌備。茲於部內設立電氣技術委員會，專為調查研究電氣技術而設，分線路工程、電機、材料為三股。舉凡關於電報、電話方式之調查，機械與材料之規訂，地方工務機關之籌設，工匠服務規則之編訂，機械之裝設及保守，各項程式圖表之編製，電氣事業之取締，以及籌辦材料之試驗，物品之陳列，在在整頓考求，不遺餘力。當揀派本部署電政司司長周家義充會長，而以本部技術官及外局工程司巡線總管等，與留學東西洋或本國專門學校畢業生，派充正副委員，並於本部所聘之顧問及工程司，酌延為顧問員，此組織電氣技術委員會之情形也。以上二端，均經次第成立，致用之途雖殊，而謀全國路、電技術改良之宗旨則一。惟是規畫之初，凡百叢集，恐非旦夕間所可驟語成績，學問之道，惟專乃成，古有明徵。但使羣趨於學術之競爭，必有左右逢原之日。即如鐵路會計一項，從前至不統一，嗣經創設委員會，共同研究，詳覈鉤稽，不期年而各路胥歸一律，其先例也。汝霖仍當勉勵員司，矢慎矢勤，淬厲奮發，勿以外界阻力之激刺，而憚於固維，不因天時人事之紛乘，而少有畏縮。行見鏗而不舍，徐收整齊畫一之規器，惟求新漸臻融會貫通之效矣。至該會等應需經費，擬即在路政、電政項下，分別開辦，經常造具豫算，呈候核定，撙節開支。所有籌設鐵路、電氣兩項技術委員會各緣由，理合專案具報，呈請大總統鑒核施行。謹呈。」（註三）

本日，北京政府以指令核准。

##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廣西、江西、東三省等各省長，請酌量核給實業學生公費。

為培育地方實業人才，獎勵有志青年從事實業工作，北京政府依據全國實業學校校長會議議決給付實業學校學生公費案，於本日分咨廣西、江西、東三省、陝西、甘肅、雲南、貴州各省省長，對實業學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四日

一三二

校學生給付公費乙案，請酌量地方需要與財政情況，核辦施行。咨文云：

「爲咨行事，案查全國實業學校校長會議議決廣西會員建議案，內稱：查偏僻省分，實業學校多設於省會之處，各縣交通不便，人民生計艱難，學校雖有不收學費者，然川資、膳宿、衣履等，所費不貲，故各縣、鄉來就學者甚鮮。若變通辦理，略仿師範之例，所有學生膳宿等費，概由公家支給，則偏僻鄉里貧寒子弟亦可離鄉就學，本其固有之勤儉及耐勞之習慣，再加之以教育，其成效必有可觀。再此項官費學生，並可規定畢業後，在本省或地方實業機關服務年限，酌給津貼，學生既得實習，而實業機關亦得其用，雙方均有利益。又議決奉天會員建議，請將實業學生改爲官費案，內稱：東省民風強悍，法政、陸軍諸校爲羣材角逐之場，至農、工、商諸務胥鄙夷而不屑道，倘能改爲官費，則官吏之提倡，足以引起人民尊重實業之心，每屆招考不致有乏材之歎。又東省殷富之家甚少，實業學校既無官費，謀生又不若法政、師範各校之便，宜乎招生之不易，若改爲官費，則傾向者衆，無中途輟業之虞。又議決江西會員建議，請將實業學校暫時免收學費案，內稱：查贛省人民生計困難異常，故一般青年之志望入學者，卒以學費難籌，不克入校，況志望實業者，尤多寒苦之士，欲謀實業教育之發達，不得不酌量地方情形，減輕入學者之負擔，以示勸勉，擬請教育部明令將實業學校學費，酌量地方情形，暫時免收，以廣作育，而謀改進各等語。查該校長等議決各節，係屬各該省特別情形，事關地方財政，是否可行，相應採錄原案，咨請查照，酌核辦理。此外陝、甘、雲、貴等省，如果情形相類，亦可參酌施行。除分咨外，此咨。」

教育總長傅增湘」（註四）

蘇督李純覆電馮國璋，否認奉有主和密令。

電文云：

「特急。北京大總統鈞鑒：伏讀冬日通電，所以爲純辯護者，無微不至，迴環三後，感激涕零。純何人斯，渥蒙優遇，敢不肝腦塗地，以答鴻慈。張總司令『蘇督奉有密令』之言，不知何所根據，頃已去電致詢，如係得諸傳聞，或見之報章，自當通告更正，以證事實，而釋羣疑。此事關係個人猶小，竊恐淆惑聞聽，影響大局，其害實鉅

，故不敢不辯。時局岌岌，團體尤應固結，萬不可受訛言離間，致墮彀中。純雖愚昧，謹當恪本斯旨，期副鈞座諄切誥誡之至意。區區此心，諒蒙垂察。李純叩。支印。」（註五）

### 吉林督軍孟恩遠致電北京政府國務院等，請予中東路督辦以專主事權，並從速設立哈埠路警。

本日，吉林督軍孟恩遠致電北京政府國務院、外交部、交通部，請假中東路督辦郭宗熙以事權，不爲遙制，以爭取交涉時效，並請儘速核定於哈爾濱創設路警，以協助防務。督辦經費則請准就吉林省解款內扣留。電文云：

「國務院鈞鑒：外交部、交通部鑒：哈事自用武力解決後，地方靜謐如常。就表面觀察，似已安然無患。究其內容，則萬緒千端，糾紛日甚。督辦職權所在，對於鐵路善後事宜，自應着着進行，不遺餘力，庶幾得寸得尺，漸臻完備。郭督辦精明幹練，老於交涉，惟謹慎小心，遇事不肯專主，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往返磋商，動逾時日。以最可寶貴之光陰，空費於郵簡電報之間，未免可惜。應請部、院假以事權，不爲遙制。恩遠不敏，竊願從督辦後，協力同心，按約實施，固收回之路權，挽已失之利益。

治標之計，首在警察，曾經前電聲明，諒已仰邀明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應將哈埠鐵路警察從速成立，既足以杜彼野心，且可免陸軍站崗之勞，得專力於防務。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哈埠路警成立，而後推行沿線，及於全省各站。警權既經屬我，路權即無虞其放棄，可斷言也。

至督辦經費，關係辦公，請從復（速？）規定，准其就本省解款內扣留，萬勿過於限制，使得有展布餘地，不爲所困。該督辦深知中央財政之困難，決不至過事鋪張，格外糜費也。

情急勢迫，稍縱即逝。恩遠默察大勢，見諸路務停滯，至深焦灼。除就近催商郭督辦趕緊赴哈，組織機關，相機辦理外，用敢披瀝直陳，即乞垂鑒爲盼。不盡之言，已告部派員傳彙到京面稟矣。並以附聞。孟恩遠。支。印。

」（註六）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五日

一三四

註一：「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一二。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六日。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七日，第七三五號，頁五二——五三。

註四：同註三，民國七年二月九日，第七三七號，頁一一七——一一八。

註五：同註二，民國七年二月八日。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九三。

## 五日 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布告罪己。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本日布告對南用兵停戰經過，及此次戰事再開之不得已，並表示自責。布

告云：

「立國之道，綱紀爲先。果頑梗不易強馴，則征討自非得已。上年湖南事起，閣議主張用兵。國璋獨軫念時艱，欲民小息，雖於內閣政策，亦復一致贊同，但冀以武裝促進和平，而未嘗以力征誓於有衆堅冰之漸，固有由來。迨前湖南督軍傅良佐棄職輕逃，前援湘總司令王汝賢，副司令范國璋按踵潰退，長沙陷落，大損國威。前國務總理段祺瑞暨各國務員等，以軍事失敗，政策撓屈，引爲己責，先後呈准辭職。國璋於此，正宜申明紀律，激厲戎行，奮一鼓之威，作三軍之氣。乃因湘有停止進兵之電，粵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讓步爲輸誠，認甘言爲悔禍，方謂干戈浩劫，猶可萬一挽回；固料其非盡真誠，而終思要以信義；於是布告息爭，以冀共維大局。孰意譚浩明等反覆恣肆，攻破岳州。今則攘奪權利之私，實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張擻伐，一蕩殘兇。然苦我商民，勞我師旅，追溯既往，咎果誰歸？傅良佐等債事失機，固各有應得之罪，而舉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慚德。兵先論將，往哲有言，況駕之材，詎可輕駁，國璋不審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無知人之明也。叛軍倖勝，反議弭兵，內訌終凶，言之成理；國璋欲慰大多數人之希望而輕許之，是無料事之智也。思拯生靈於塗炭，而結果仍擾閭閻；思措大局於安全，而現狀乃愈趨勢亂，委曲遷就，事與願違；是國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負荷也。耳目爭



屬，責備難寬。既叢罪戾於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謗！惟攝職本出約法，詎容輕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應勉紓籌策，所望臨敵之將領軍隊，取鑒前車，各行省區域長官，共圖後盾。總期大勳用集，我武維揚，俾秩序漸復舊觀，蒼生稍蘇喘息。國璋即當返我初服，以謝國人。耿耿寸心，願開息壤，凡百君子，其敬聽之！特此布告。」（註二）

## 北京政府下令分別懲戒譚浩明、陳光遠、王汝賢、范國璋、王金鏡、傅良佐及周肇祥等人。

上月廿七日，南軍攻下岳州，北軍不戰而棄蒲圻、嘉魚。惟主戰派對南方仍本強硬態度，調和南北之蘇督李純尤受抨擊。代理總統馮國璋只得布告罪己，圖息皖系武人之氣。並於本日發表整飭綱紀令文，懲處與湖南戰事相關之譚浩明、陳光遠、王汝賢、范國璋、王金鏡、傅良佐、周肇祥等人，茲分錄其令文如下：（註二）

### 一、「大總統令」：

譚浩明等擁衆恣橫，甘爲戎首，前已有令聲罪致討。譚浩明以現任督軍，不思綏輯封圻，恪盡軍寄之責，乃竟自稱聯軍總司令，率領所部，侵暴鄰疆，若再濫則軍職，何以申明紀律，警戒來茲。署廣西督軍陸軍中將譚浩明，著即行褫奪官職暨勳位、勳章，由前路總司令等，一體拏辦。其他附亂軍官，並著陸軍部查明懲處，以彰國法而儆效尤，此令。」

### 二、「大總統令」：

前因湖南督軍傅良佐，代理省長周肇祥，擅離職守，曾令免職查辦。兩月以來，荆、襄叛變，岳州失守，士卒傷亡之衆，人民流離之慘，深愴予懷。迫論前愆，該前督等，實難辭失律債事之咎。傅良佐一案，著即組織軍法會審，嚴行審辦。周肇祥職司守土，遇變輕逃，並著交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以肅綱紀，而儆方來。此令。」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五日

一三六

三、「大總統令」：

江西督軍陳光遠，於湖南戰役，疊有電令進援，乃該督軍託故延緩，致誤湘局，殊難辭咎。陳光遠著褫去上將銜、陸軍中將，仍留督軍本職，俾其奮勉圖功，以策後效，此令。」

四、「大總統令」：

陸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前令以總司令代行湘督職務，督同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保守長沙，立功自贖，乃竟相繼挫敗，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務，范國璋所部，又復先行潰退，總司令王金鏡身任重寄，調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屬咎有應得。王汝賢、范國璋，均著褫奪軍官勳位、勳章，交曹錕嚴行察看，留營効力贖罪。王金鏡著褫奪勳位、勳章，撤銷上將銜總司令，以示懲儆。此令。」

北京政府明令任命吳佩孚署理陸軍第三師師長。（註三）

馮國璋令赦陳錦濤三年有期徒刑。

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據司法總長江庸呈稱，前財政總長陳錦濤因案判處三年徒刑，並無確證，因於本日下令特赦陳錦濤。令文云：

「署司法總長江庸呈稱：陳錦濤因案判處三年有期徒刑，惟細閱卷宗，究無堅確證據，擬請准予特赦，以昭平允等語。本大總統依照約法第四十條，特赦陳錦濤，將原判刑期免其執行，以示罪疑惟輕之意，此令。」（註四）

陳錦濤字瀾生，民初以來曾任三次財政總長。第一任在元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第二次在民國五年六月，段祺瑞組閣之時。第三次在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段祺瑞為執政，許世英組閣之時。本案發生在陳氏第二任財長期間。

時，段祺瑞與國民黨之政見衝突，陳氏因為國民黨之背景，故段氏左右對他不滿。至六年四月，因涉嫌煉銅廠受賄案，段乃將陳交由地方審檢廳審理，次長殷汝驪（鑄夫）逃逸，參事虞正熙、司長吳乃

琛等皆株連入獄。地方審檢廳偵查煉銅廠受賄一案，並未獲得確實證據，另外又發生了大清銀行分紅的新案子，報紙一致攻擊財政部，因此指說陳「詐欺取財」，一同提起公訴。

賈士毅在「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書中，對本案有如下之敘述：

「大清銀行章程上明白規定『如有盈餘，行員應有分紅』，辛亥年底，確實有了盈餘，但行員沒有得到分紅。因為該行停辦，在債權債務都沒有理清前是不能夠在當年分紅的，年終決算就和平時不同了。一直等到民國五年年底，大清銀行清理處才把賬目清理完畢。根據結算結果，確實有盈餘，當時行員又因為銀行停業，大都失了業，要求財政部照章分派花紅。陳總長把他們的原呈批交參事核議，經過參事李士熙、虞正熙等會同簽擬，認為按照大清銀行章程，分紅『尚無不合』，祇是末後加了兩句：『應否准分，仍乞鑒核』，再由陳總長批准分配。因此外界傳說他把大清銀行的盈餘分給了人家。」

地方審檢廳傳陳錦濤、吳乃琛、虞正熙、李士熙詢問，他們請了律師到庭辯護，說明：『花紅分配，係照行章所定；參事擬簽，係屬職務以內；准分與否，係總長的權限，並無罪刑。』經過幾次審詢，地方審檢廳認為陳錦濤和經辦的人替第三者圖利，也有罪責。後來把案子移到高等審檢廳，詳加調查，並且經過多少次審詢，終於在重陽節前兩天宣告，把大清銀行的案子撤消了，牽涉的人都沒有責任。至於煉銅廠受賄的案子，追究根源，是因為陳總長曾經面呈過總統，說是次長殷汝驪因為煉銅廠事情有接受人家的請託。後來煉銅廠的商人柴瑞周等，具呈到國務院說明是陳總長教他們借墊了款項，還勒令寫下字據。大總統就派人調查，回報說這案子關係着錢財嫌疑，大總統就交給國務院轉交司法辦理。經過地方審檢廳、高等審檢廳和大理院三級審訊，認為陳錦濤、吳乃琛、虞正熙都有罪刑，把他們關進監牢。到了民國七年五月，司法總長江庸呈稱『細察卷宗，究無堅確證據』，陳錦濤才奉到特赦釋放。」（註五）

賈書對於陳錦濤特赦之記載有誤，應更正為「民國七年二月五日」。

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密晤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提議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亞。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五日

一三七

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本日親赴我駐日公使館，以俄、德單獨媾和後，德國將陰謀侵入西伯利亞，且將分化中國少數民族，影響中、日國防甚巨，要求中、日軍事協定，出兵防敵。章宗祥以事關重大，特電請北京政府外部密達軍事當局，籌議應付之策，是爲中、日軍事共同防敵協定之初籌。該電文稱：

「本日據田中參謀次長來館面稱：

『俄國情勢於聯合國日形不利，德國利用俄國，東西和平深恐爲之擾亂。德停在西比利亞一帶不下十餘萬人，一旦解放，即成勁敵。此時維持東亞和平，其責任全在中、日兩國。微聞德國已有陰謀，一面從西比利亞侵入東方，一面在甘肅、新疆一帶鼓動回教徒肇事。萬一見諸事實，中國國防吃緊，即日本國防吃緊。中國現爲參戰與國之一，未審有無切實防備。渠意兩國利害關係既如此密切，渠係軍人，從軍事上着想，兩國國防實非迅謀共同行動不可。聯合國在歐洲方面對德戰事不能速勝之原因，均由於平時未能先事協謀，臨時聯合未確，事倍功半。中、日兩國允宜深鑒及此。現在第一着意審兩國所得情報，先行互相交換，以期彼此深悉軍情，已電齋藤少將轉商中國軍事當局實行。此間亦請岳少將定期至內外接洽。總之，現在兩國非即切實籌防不可。渠所言均出誠意，請亮察轉達』等語。

查田中所言，關係重要，希速密達軍事當局，熟籌見復。再田中聲明：『事關軍事，本日並係個人談話，務祈萬密不宜，至盼。』祥。五日晚。」

俄國自一九一七年十月由列寧領導的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首先與德國媾和，影響協約國的作戰陣營，並且聲明否認舊俄沙皇政府的一切對外條約，在遠東方面亦結束了自一九〇五年以來日、俄兩國共同侵略中國的聯合陣線，故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十二月，日本向英、法、美等國建議，由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並以保障西方列強在該方面的利益，同時要求各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與現存條約，以及日本在西伯利亞東部的漁礦、森林等權益。英、法兩國因歐戰而無力東顧，正可利用日本干涉俄國，因此在今年一月，同意了日本的建議。但是美國在俄國二月革命後，曾與克倫斯基（A. Kerensky）政



府簽訂「經營西伯利亞條約」，故反對日本單獨出兵。日本爲改變美國的反對態度，乃想出一計，就是「邀請」中國共同出兵。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因於本日造訪章宗祥，提議中、日共同出兵防敵，從此於是展開長達二個多月的中、日軍事協定磋商過程。（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六日，第七三四號，頁一——二。

註二：同註一，頁五——六。

註三：同註一，頁七。

註四：同註三。

註五：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民國五十六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頁六——七。

註六：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共同防敵案，頁一；「中俄關

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三。

註七：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九五七，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冊四，頁一二四——一二五。

## 六 日 張開儒就軍政府陸軍總長之職。

張開儒由國會非常會議推選爲陸軍總長，於本日宣誓就職。張氏支持護法甚力，因聞有改組軍政府之議，故即就陸軍總長職，以明示反對改組。（註一）茲將其致國會非常會議就職函、就職呈文及就職通電分誌如下：

### 一、陸軍總長張開儒致國會非常會議就職函（註二）

「敬覆者：前准貴會議函開，敬啓者：本會議於昨日開談話會，推定議員劉芷芬、陳家鼎、焦易堂、納諷圖、謝持等五君爲本會代表，敦請先生速就陸軍總長職，希賜接洽爲荷。等因，准此，竊開儒以豪鄙之資，妄邀非常之選，學識資望均慚淺薄，何克膺此重任？本應自甘引退，請貴會議另選賢能肩茲鉅輓，惟刻下敵饑日張，大局日趨紛擾，若再存徘徊觀望之心，勢必貽不可收拾之患。謹於本月六日上午十時，在八旗會館滇軍第五軍辦事處，行就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六日

一四〇

職式，同時並起用陸軍總長印。端此函覆，並希賜教，以匡不逮。順頌公安。張開儒謹啓。七年二月五日。」

### 一、張陸軍總長就職呈文（註三）

「呈爲呈覆事，竊開儒前奉

大元帥令開：特任張開儒爲軍政府陸軍總長。此令。等因；現又准國會非常會議函開，敬啓者：本會議於昨日開談話會，推定議員劉芷芬、陳家鼎、焦易堂、納謨圖、謝持五君爲本會代表，敦請先生速就陸軍總長職，希賜接洽。等由，准此。竊開儒以庸駑之資，謬荷非常之選，撫膺自忖，悚感兼深，本應請辭以讓賢路，惟默察敵氛日張，大局日非，若長存徘徊觀望之心，勢必成橫決奔潰之禍。謹於本月六日上午十時，至八旗會館滇軍第五軍辦事處，行就職式，並於同時起用陸軍總長印。第開儒資淺望薄，學同剪陋，曷克勝此重任？不過聊盡區區愛國護法之心而已，俟大局底定，仍懇我

大元帥續簡賢能接任，免墮隕越，則要職不致濫竽，而國事亦可日望起色，庶鋒鏑殘軀得以息影長林，而駕時之士亦可乘此建樹勳猷。臨呈悚感，寸心九逝。謹呈

大元帥孫

陸軍總長張開儒謹呈」

### 二、陸軍總長張開儒就職通電（註四）

「天津黎大總統、廣州孫大元帥、國會非常會議、莫督軍、李省長、程海軍總長、林總司令、伍外交總長、唐財政總長、李參謀總長、胡展堂、徐固卿、藍秀豪、蔣伯器諸先生，李鎮守使、林總司令、陳師長、方軍長、魏廳長、汕頭劉鎮守使、陳總司令、南寧陸巡閱使、李省長、長沙譚聯軍總司令、程總司令、趙師長、劉鎮守使、林旅長、馬總司令、公安唐總司令、襄陽黎聯軍總司令、陸總司令、韋總司令、王總司令、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畢節唐元帥，並轉前敵顧、趙、黃、葉、庾各軍長、重慶熊總司令、章太炎先生，並轉王總司令、呂族長、雲南劉代督軍、由省長、貴陽劉督軍、上海岑西林、譚組庵、譚石屏、孫伯蘭、柏烈武、汪精衛、溫欽甫諸先生，各省省

議會起義各將校、各報館均鑒：竊開儒前奉孫大元帥令開，特任張開儒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陸軍總長。等因，奉此。現又准國會非常會議函開，敬啓者：本會議於昨日開談話會，推定議員劉芷芬、陳家鼎、焦易堂、納圖謨、謝持等五君，爲本會代表，敦請先生速就陸軍總長職，希賜接洽。等由，准此。竊開儒以鋒鏑之餘，謬膺非常之選，資淺望薄，曷克勝此？本應請辭，以遞賢路。惟默察近日敵愾日張，國事日非，若長存徘徊觀望之心，勢必貽不可收拾之禍。諱於本日上午十時，在廣州宣布就職，並於同時起用陸軍總長印，除呈報孫大元帥，暨函覆國會外，謹此電聞，務懇時賜教言，用匡不逮。開儒尤有言者：當國會非常會議選出各部總長時，除海軍將領首先宣言擁護國會，擁護約法，服從軍政府命令外，其餘或因他方面任有要務，未克來粵就職，故多由次長代行其職權；或因事實上不能率然宣布就職，以免防害進行。開儒之遲遲就職，致失國人厚望之心，復增一己放棄責任之咎，撫膺自忖，慚感交并。從此宣言就職以後，願竭意志，以與諸公擁護此千鈞一髮之國會，使民意有所寄託，共和有所附麗，回復約法之效力；使大盜伏誅，民物入軌。服從大元帥之命令，使起義各省之軍事、內政、外交收一致進行之效。並所以尊重國會產生之機關及法人，庶所謂護法者始有標準，否則舍國會而言護法，何殊惡醉強酒，緣木求魚，焉可得哉？故開儒尤願與邦人君子速謀開正式國會，組織正式政府，作正當之解決，則澄清海宇，統一民國，可立而待。臨電引領，佇候明教。張開儒叩。魚印。」

### 江蘇督軍李純通電聲明，對和戰問題毫無成見。

江蘇督軍李純承馮國璋之意，紛電南北雙方調和，致屢受皖系主戰軍人之抨擊。岳州失守後，主戰派氣焰更熾，馮不得已而布告罪己，李純亦於本日通電，表明心迹，謂對和戰問題毫無成見，主和純係個人政見，當不致燃箕煎豆，自迫同根。原電如下：

「大總統、王總理鈞鑒：天津、濟南、開封、太原、蚌埠、盛京、吉林、齊齊哈爾、杭州、福州、武昌、南昌、西安、蘭州各督軍，承德府、張家口、歸化廳各都統，龍華盧護軍使、浦口王巡閱副使，並轉各師、旅長鑒：正密。元首冬日通電，諒均鑒。及內開張總司令卅日通電，首稱岳州失守，蘇督奉有密令，仍主調和等因。查敵處並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七日

一四二

未奉有此項密令，檢視前致徐州各電，亦均無此言，不知張總司令何所據而云？然殊令人無從索解，致勞元首反覆剖晰，並爲純代白其誣。捧誦之餘，惶愧無地。竊思純對於和戰，毫無成見，對於中央明令，尤屬極端服從。縱云主張和平，亦係個人政見，又何必假託名義，以自欺而欺人？憶自提議調和以來，曾經迭電聲明：以戰爲和後盾。而於北洋團體，尤深以破裂爲懼。耿耿此心，天日可矢。函電具在，似非空言。彌縫純雖至愚，豈不知木本水源，各有所自，亦何忍燃箕煎豆，自迫同根，而反搖尾乞憐，向西南以討生活耶？苟非喪心病狂，何致荒謬若此。總之此語不知由何誤會，本可無須置辯，在純一人原無關係，而對於元首，心實不安。若任令展轉傳聞，不但使同僚者發生意見，且使任事者生懈慢之心，影響大局，影響團體者，殊非淺鮮。因是種種，不得不亟爲證明，決非事實，以昭真相，而釋羣疑。不憚囁囁，伏維鑒察，無任幸甚。李純叩。魚印。」（註五）

黑龍江省中東鐵路臨時警備總司令部成立，鮑貴卿請派督軍公署參謀長張煥相兼任總司令。（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五七。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八日，第四五號，頁八。

註三：同註二，頁九。

註四：同註二，民國七年二月九日，第四六號，頁一——二。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日，第七三八號，頁一五九。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二。

七日 岑春煊、譚延闓自上海通電主和。（註一）

北軍第一路總司令曹錕自天津南下赴鄂。（註二）

北軍第一路總司令曹錕，本日自天津南下赴鄂，在孝感設立南征大本營，又設第一路軍總司令部於



漢口，同時改代理第三師師長吳佩孚之「代」爲「署」，統率第三師，由鄂北開往鄂南。此爲北軍主戰派積極行動之徵。

## 北京政府下令褫奪王安瀾、唐克明等官職。

馮國璋本日以大總統名義，下令褫奪王安瀾、唐克明等官職，令文云：

「湖北督軍王占元電呈：陸軍中將勳三位、二等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王安瀾，陸軍中將二等文虎章唐克明，卽黎本店，結匪逞亂，在隨、棗、沙市一帶，焚毀搶掠，糜爛地方，現復分竄荊門、公安等處，請予褫奪等語。王安瀾、唐克明，均著褫奪官職暨勳位、勳章，並由該督軍分行各路軍隊，嚴拏懲辦，以肅軍紀而彰國法，此令。」

（註三）

## 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將俄、日讓渡中東鐵路事電告北京政府。

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據密報，日、俄有約讓渡中東鐵路自長春之寬城子站至老少溝一段路線之事，且正辦理簽約手續中。孟、郭二人因密電北京政府，請聯合美、英、法等國予以牽制。電文云：

「國務院鈞鑒：外交部、參謀本部、陸軍部、交通部鑒：中密。據吉長道尹密稟，因事與山內日領晤談，涉及俄、日前約讓渡中東鐵路自長春之寬城子站至老少溝一段路線，現由駐日俄使報據前政府命令簽約，並有將駐公主嶺日軍移駐寬站之說。

查中東路事，在我正在進行，突有此訊，所關甚鉅。究竟章公使有無密報到部，應請速密探實，提出抗議。美於此路素極注意，如能聯美及德、英、法等國從旁牽制，或足稍戢陰謀。

再寬站一帶，我已設警，並有軍隊駐防，萬一日軍移駐，應如何應付，統希迅核密示。宗熙定明日赴哈。餘函詳。恩遠、宗熙。陽。」（註四）

## 俄駐英代表抗議英國政府唆使中國封鎖滿州里邊界，禁運糧食入俄。（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八日

一四四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八。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三六〇。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八日，第七三六號，頁七。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九六——九七。

註五：同註四，頁一一九。

## 八日 孫大元帥文特任戴傳賢代理大元帥府秘書長。（註一） 南方國會非常會議決改組軍政府大綱。

本日，國會非常會議決改組軍政府大綱如左：

- 一、採用合議制，改組軍政府。
- 二、以改組之軍政府，執行對內對外政務。護法各省聯合會議認為軍事機關屬於軍政府。
- 三、由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吳景濂四人，通電護法各省、各軍，徵求同意，再由國會非常會議正式通過條文。（註二）

### 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等電告西南各省有關改組軍政府情形。

軍政府之改組辦法，已於二日海珠會議中協商通過。本日，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三人聯銜，將「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通電西南各省，並對改組經過有所陳述。電文云：

「南寧陸巡閱使，上海岑西林先生，並請轉王正廷先生，畢節唐行營唐聯軍總司令，長沙譚聯軍總司令，貴州劉督軍，重慶熊鎮守使，岳州程總司令，並轉襄陽黎總司令，汕頭陳總司令均鑒：成密。中華民國護法各省之聯合，業經各省各軍贊成，宣誓成立。統治機關之設，自屬刻不容緩。日前有發起聯合會議之議，以為對內對外執行政務之機關，在發議者，原謀統一西南，一致進行，用意至苦。惟終覺有兩缺點，一則軍政府已設在廣州，今聯合會

議雖無政府之名，而具有政府之實，同爲護法，而立兩政府，對內對外，均有未便，此其一。國會非常會議，雖非正式，然究係代表民意，軍政府既由國會通過，聯合會議復由各省組織，不由國會通過，形迹之間，將貽北人以攻擊之口實，此其二。有此二者，故亟思補救之法，一、將軍政府及聯合會議合併爲一，以免駢枝；二、此新機關成立手續，由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以重民意。對於第一層，經廷芳等與孫中山先生、莫日初督軍，暨在粵軍政各界，往返磋商，斟酌再四，擬定草案條文如下：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第一條、中華民國軍政府，以護法各省各軍爲基礎，於國會不能正式集會，政府不能依法成立期內，行使中華民國之統治權。第二條、軍政府之職權如左：一、關於和戰事件；二、辦理共同外交，訂立契約；三、監督共同財政，辦理內外公債之募集；四、裁決省與省之爭議事件；五、關於承認護法省區軍隊之加入事件；六、關於籌備軍器之補充事件。但關於人民有負擔之契約，內外公債之募集，及和平條件之提出，須經國會非常會議之同意或追認。第三條、軍政府置政務總裁若干人，由國會非常會議選出之。第四條、一、軍政府之職權，由政務總裁組織政務會議行之；二、護法各省各軍派出之代表，得列席政務會議；三、關於統籌軍備計畫，作戰事件，以護法各省各軍派出之代表，組織聯合會議，議決由政務會議施行。第五條、護法各省自主政府之職權，一仍其舊，但向隸北京政府之機關，而各省自主政府，不能接收管轄者，應歸軍政府直接掌管。第六條、本大綱至國會職權回復，政府依法成立時廢止。第七條、本大綱自宣佈之日施行。計其中用意約有兩端：甲、將軍政府原採之單獨制，改爲合議制，改大元帥一職，爲政務總裁若干人，組織政務會議，地位平等，責任同負。乙、護法各省各軍，仍舊派出代表，組織聯合會，統籌軍備，計畫作戰，其議決事件，由政務會議施行。對於第二層，現正向國會方面，徵求意見，本日議員開談話會，大約可得多數同意。特先將近日接洽情形奉告，尙希賜教，進行如何，容再續陳。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齊。」（註三）

### 廣東軍界與省議會謀推程璧光為廣東省督軍，莫榮新改任討龍軍總司令。

粵督問題起於上年十月廿七日，時北京政府令免廣東督軍陳炯明職，以省長李耀漢兼攝，引起粵省人心不靖，且陸榮廷有率軍東下鎮壓之說，經程璧光、胡漢民（軍政府代表）、方聲濤（滇軍代表）、



吳景濂（國會代表）等人赴梧州，與陸榮廷磋商解決辦法；認為現任桂督譚浩明既充援湘聯軍總司令，未遑兼顧督軍職務，不若由陳炯炯歸任桂督，而陸榮廷以巡閱使名義兼權粵督。陸遂電請廣惠鎮守使莫榮新代理粵督，陳任討龍軍總司令，粵督問題始告結束。不料嗣後以王芝祥一電，粵督問題再起。

王芝祥電致莫榮新、李烈鈞，電文大略謂：陸榮廷意見，以龍濟光披猖，必得威望素著之大員，親總師干，從事征討，始足以振士氣而速救平。而環顧諸將，足膺此選者，非莫督莫屬。但莫督現權粵督，職務異常重要，若得程璧光代肩艱巨，接應後方，俾莫氏得一意經營戰事，則龍濟光自易蕩平。

莫榮新接電頗致疑慮，以為陸榮廷果有此意，自可直接電商，不必由王代達，故未措意。然此消息傳出，粵人渴望程璧光主持粵政者，遂紛電陸榮廷，亟求實行。本日，粵省軍界人士李福林、翟汪、魏邦平等致電陸榮廷，力贊由程督粵。電文云：

「南寧陸巡帥鈞鑒：昨聞軍署鑒參謀傳出消息，巡帥有電來粵，擬以莫代督親率大軍拒龍，所遣粵督一席，則由程總長擔任等因。粵人聞之莫不交口稱頌，蓋以莫代督軍，威信卓著，中外知名，丙辰攻城一役，龍氏早已寒心。再令仗鉞過征，定必滅此朝食。而程總長聲望素孚，尤極得全粵人之信仰。令其督粵，更屬相宜。現經某等親向程總長再三勸駕，已允仰體鈞意，出而維持，分任廣東大局之治安，則以完成莫督始終拒龍之志願。某等亦願各率所部，誓師高雷，以維全局。復乞當機立斷，電飭遵行，不勝翹首待命之至。廣惠鎮守使李福林、肇羅陽鎮守使翟汪、警察廳廳長魏邦平、廣東警衛軍統領周之貞、陳均義、李雍等全體軍官同叩。」（註四）

粵省省議會議長羅曉峯、陸孟飛，亦贊同由程督粵，因相繼致電陸榮廷，表示欣同之意。電文云：

「南寧陸巡閱使鑒：西南護法，粵為中樞，龍氏內患未清，焉有餘力對外。聞巡帥欲派莫督軍出師拒龍，並請程總長接任粵督，驟聞此言，距躍三百。巡帥素持兩廣一家主義，毫無畛域之見，用才各盡其長。莫督軍前在丙辰建功，龍氏必聞風而遁。程總長極得粵人信仰，軍心已一致歡迎，明公計歸，實屬兩全。粵局既安，西南愈固。佇候明教，乞賜實行。廣東省議會議長羅曉峯、陸孟飛同叩。」（註五）



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上電孫大元帥，表示贊同和平。

桂系軍人與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早有勾結，前因北軍先行進犯荆、襄，始不得已出兵岳州，既克復之後，即令軍止，不准湘軍越境湖北，意在與馮謀和。未料馮受北方主戰派之迫而下令討伐南方，南北形勢轉趨緊張。擁護馮國璋之蘇督李純於一月卅一日通電主和，自符合桂系佇兵言和之意，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因於本日上電孫大元帥，表明接受李純調和。電文云：

「孫中山先生鑒：南京李督軍卅一電，庚日始悉。自護法興師以來，李督軍即倡言調和，歷時三月，且經議政主持，益力其希望和平之苦心，夷險不渝，良深佩仰。浩明日擊時艱，不忍令民國亡於非法，不得已而用兵，甚至不得已而再用兵，而區區之心，希望和平解決，固始終不稍移易。故至長沙而即止，至岳州而再止，迭經通電宣言，此心足告無罪，而亦全國人民之所共諒者也。茲李督軍於主戰僞令發表之後，重申調和之議，顧全大局，人同此心。苟得根本解決，更復何求？浩明極表贊同，一俟取消主戰之令，即當依據法理，提出適當條件，俾大局易於解決。並望各省護法諸公，海內愛國人士，一致主持大局，幸甚！譚浩明。庚印。」（註六）

奉督張作霖電責李純首倡調和。

皖系主戰派不滿馮國璋直系之主和意圖，乃集全力批判受馮示意倡議主和之江蘇督軍李純。北京政府閣員除王士珍外，曾於本月七日發表處電譴責李純。本日奉督張作霖亦加入皖系主戰派行列，電斥李純。電文曰：

「北京各部院、天津曹督軍、濟南張督軍、蚌埠倪督軍、吉林孟督軍、齊齊哈爾鮑督軍、福州李督軍、杭州楊督軍、開封趙督軍、太原閻督軍、南昌陳督軍、熱河姜都統、歸化蔡都統、張家口田都統、徐州張督辦、龍華盧護軍使均鑒：南京李督軍卅一日通電，想達台覽。茲於庚日拍復一電文曰：『捧讀卅一日尊電，愉快迷離，不勝駭異。慨自西南抗令，破壞統一，藉名護法，隱遂私圖，亂黨舞文，而有非常國會之開，暴徒稱兵，而有聯軍司令之號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八日

。滇、黔小弱，思攻蜀以爭雄，梓本瘠貧，欲吞粵以自利，兵連禍結，誤國殃民。石星川、黎天才等，殘民以逞，違反國家，迹其行爲，實屬叛逆，而護法者，且引爲友軍，公道何存？是非安在？大總統本衛國保民之旨，抱寧人息事之誠，委曲求全，原出於萬不得已，我公身膺節鉞，首倡調和，長彼兇鋒，怠我上氣，兩月以來，未睹其効，然猶得曰，仰體元首之意旨也。迨中討明令已下，而尊電仍和戰並提，軍人職在服從，毋乃貽我北系軍閥之羞，而爲天下笑乎。況岬白彼開，原有公論，而尊電乃歸咎於荆、襄，我公當代賢豪，何至若是之悖意者，左右執事，千慮一失，而我公軍書旁午，或未加察耶。總之，彼方時勢，是否能和？現在情形，是否應戰？所謂護法者，是否違法？所謂愛國者，是否禍國？元首中討命令，是否應遵西南譚張爲幻？是否應討？願我公一再思之。作霖不才，學識遠不逮公，唯以保國爲前提，此志尙堪自信。辱承明教，敢貢愚忱。狂瞽之言，惟垂亮焉。』等語，謹以奉聞。諸公謀國之忠，百倍於弟，當必有所匡救，祈賜教爲幸。張作霖、庚（八日）印。」（註七）

## 北京政府准張煥相兼黑龍江中東鐵路臨時警備總司令。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於本月六日電呈北京政府，請以該署參謀長張煥相兼臨時警備總司令，而以兩旅長分任左右司令。本日，北京政府覆電照准。鮑氏對設置中東路臨時警備總司令一職，有如下之陳述：

### 「（前略）」

查中東路線綿亘千餘里，沿路駐軍係由各軍抽調，爲統一聯絡起見，故設臨時警備總司令，以保護路線、維持地方之名，隱行籌備邊防之實。總司令一職，必須對於兩旅暨全線軍隊均可統馭指揮，始克勝任。當時斟酌再四，惟參謀長資望咸孚，此外實無相當之人。且關於全局軍事計畫，尤難遽易生手。復按江省中東全線形勢，滿洲里應駐重兵，以守門戶。而博克圖當大嶺隘道，尤宜屯紮勁旅，以扼咽喉。就公而論，霍總辦常駐哈埠，俄統領復守博站，俄領又在省城，滿洲里所駐之俄軍官等級頗差，可以左右司令分別駐滿巡閱，輔以參謀副官辦理警備，以總司令駐省，統籌全線警備，防務邦交，便於兼顧。平時利用該路交通，指揮甚便。滿站雖遠，兼月可至。設有意外，

即以滿海等站爲前進地，而以博克圖爲扼守要隘。總司令前進迎敵，較之退而作戰，士卒勇氣，大相懸殊，此參謀長兼總司令以原差駐在地爲總司令部之必要也。

黑河方面，須俟新旅告成之後，方可厚配兵力。軍械一項，尤望早日籌撥，以資應用。近聞中央購械甚多，務請由該項軍械酌撥一混成旅之需，俾得早成勁旅，以備緩急。……」（註八）

### 俄使庫達攝爾福抗議中國禁阻中東路公司編練護路軍。

初，俄國擬於中東路招募俄警，吉督孟恩遠曾拒不應允。本日，俄使庫達攝爾福（夫）會晤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抗議中國違反合同規定，禁止俄中東路總辦霍爾瓦特編練護路軍，並請即早取消禁令。茲誌錄二人問答如下：

「庫使云：今晨接本國駐哈爾濱領事電稱：『施道尹奉貴部訓令，攔阻霍總辦組織護路隊』等語。本使聞之，不勝駭異。緣依據中東鐵路合同，該總辦得有組織此項護路隊之特權。本使對於違反該合同定款，主義上未便置諸不理，茲特帶陳照會一件，向貴總長嚴重抗議，即希查閱爲荷。且此事本使曾與高次長詳細說明，其未整隊以前，暫作哈埠巡警，將來即當送入俄境，與塞米勞夫氏接洽，爲阻壓廣義派在東亞之活動地步。此舉關係非常重要，故請貴總長從速取消禁令，至爲感幸。」

總長云：此事霍中將諒早與孟督接洽，其中有實地礙難照辦情形，爲吾儕在京所不能及見者，諒亦不少。且廣義派對於中國在哈埠舉動，及維持霍中將地位，均頗不滿意，本國駐俄劉使已屢被彼等語責，雖一再解釋，而彼等仍堅持要求撤換霍總辦。此事當然不能成爲事實，但本國政府似亦不應有從中援助霍氏之事，至劉使所處地位更屬爲難也。

庫使云：本使並無有牽涉貴國爲共圖彼等之意。

總長云：然則此項軍官一旦整隊離哈，返國抵抗彼等舉動，不無貽人口舌之處。

庫使云：屆時貴政府祇須向本使提出抗議，此層無足慮也。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八日

一五〇

總長云：取消禁令一節，茲事重大，本總長尙須詳加研究，再行答覆貴使。

庫使再三商請取消禁令，並稱：該護路隊悉係軍官組成，當無意外滋擾情事。貴國在哈兵士衆多，維持治安頗資得力，惟將來恐有誤會，致有發生衝突行爲。本使以爲此層似宜預爲防備，以免日後遺憾也。

總長稱：此皆係實地情形，哈埠當局當知之有素。本總長對於貴使照會，尙待三思云。

附抄照會一件。

#### 附俄庫（達攝夫）使照會

爲照會事：據本國駐哈爾濱總領事官報稱：『本埠道尹奉有外交部令，攔阻中東鐵路公司編練護路隊』等情前來。本爵公使甚爲詫異。查該公司編練護路隊，確係根據按約應享之權，乃貴政府發此禁令，侵礙於條約上發生斷無可辯之權，本爵公使茲應提出嚴重抗議，即請貴總長立即取消此項禁令爲要，相應照會。須至照會者。」（註九）

俄亂兵越界擾亂，北京政府外交部電令阿爾泰公署予以驅逐。

電文曰：

「准程長官鈔交來電，以布爾津老果依商家，迭被俄兵搶掠，並欺擾中國纏哈等因。此項亂兵來境擾亂，亟宜嚴行驅逐，萬一開槍反抗，卽以武力對待。希體察情形，妥慎辦理，並隨時與俄領接洽。外。」（註一〇）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八日，第四八號，頁二。

註二：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八七。

註三：同註二，頁八四——八七。

註四：同註二，頁九五——九六。

註五：同註二，頁九七。

註六：同註一，民國七年二月十五日，第四七號，頁四——五。



註 七：「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十日。

註 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八三。

註 九：「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〇〇——一〇一。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六一。

九日 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吳景濂等將國會非常會議決定之軍政府改組大綱，電告西南各省徵求同意。

國會非常會議於日昨議決軍政府改組大綱，責成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吳景濂通電護法各省，軍，徵求同意。伍、唐、程、吳四人因於本日通電，電云：

「武寧陸巡閱使，上海岑西林先生，並請轉王正廷兄，唐行營唐聯軍總司令，長沙譚聯軍總司令，貴州劉督軍，重慶熊鎮守使，岳州程總司令，並轉襄陽黎總司令，南寧陳聯軍總司令，廣州莫督軍、李軍長、汕頭陳總司令均鑒：咸密。齊電計達，齊日國會非常會議開談話會，討論軍政府改組事件，經大多數議決。大綱如下：一、用合議制，改組軍政府。二、以改組之軍政府，對內對外，執行政務，護法各省聯合會議，認為軍事機關，屬於軍政府。三、由廷芳、紹儀、璧光、景濂四人通電護法各省各軍，徵求同意，再由國會非常會議正式通過條文等因。謹依照國會非常會議談話會，議決各節，電達尊處。查北京政府宣戰命令既下，我護法各省非有統一機關，無以樹對抗之形勢，促外人之承認，非改組軍政府，統一之效果何自而收，非由國會通過，改組之目的何從而達。尙希從速贊成，俾統一機關早日成立，則護法前途，大有裨益。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吳景濂佳。

一（註一）

中東路督辦郭宗熙密陳：俄確已將中東路寬城子至老少溝段售與日本，請聯絡各國交涉。

俄國將中東路寬城子至老少溝段鐵路讓渡日本，於我國路權關係極大。本日，中東路督辦郭宗熙據長春道尹陶彬密稟，知悉日、俄業已締約。因密陳北京政府，請迅速探索實情，提出抗議，並請聯絡美、英、法等國交涉牽制之。其函云：

「敬密啓者：據長春道尹陶彬密稟內稱：

『月餘以來，據秘密探報，滿鐵公司理事川上俊彥，屢往來哈爾濱、大連之間，似有何等特別任務。蓋川上精通俄語，熟悉俄情，爲滿鐵對俄代表折衝之人物。彼之往返兩端，其對俄必有重要之圖謀。因即設法多方密訪，嗣自日人中得來消息，謂俄已與日政府締約，將哈埠以南之路線讓與日本。其段落以長春起，至距哈爾濱三英里之處爲止。川上之屢次往來，或因此對俄有所商權。至此事係俄新政府與日政府所商權，或爲滿鐵與霍爾瓦特所提議，則不得詳悉。所傳未得根據，殊爲虛渺。正在確查間，適因事與山內領事晤談，閒話之間，涉及路事，該領忽謂以滿鐵現在之計畫，將來中以老少溝爲斷，與前無異。蓋即指去歲中外各報所載之讓路條約而言。並云此次訂約，係經駐日俄大使簽押。緣前者議定條約，迄未簽押，而駐日俄大使手中，尙存有俄前政府許其對於此約有簽押權限之命令，故此俄大使即根據前項命令實行簽約。然約雖經簽定，而俄前政府已經消滅，致辦理授受於俄國方面難覓相當責任機關，現正設法籌商等語。由是觀之，則此項鐵路讓與條約業經成立，惟以俄國方面現無確實政府，故未進行授受。而川上之往返奔馳，或即爲籌辦對待機關，亦未可知。查我國刻正進行收路，而俄、日兩國忽有此等條約之成立，於我國權利大有關係。惟其實際內容究竟如何，籌辦授受已至如何程度，尙未得明眞象。事關重要，除仍隨時探報外，謹此具陳』等情。

嗣又據該道尹來省面述：『近聞駐公主嶺日軍，有移駐寬城子俄站消息。』

以上各情，如果屬實，於中東路事關係甚鉅。昨已略擡大概，會電密告大部。請即速密探實，提出抗議。且由俄人方面探聞，美國對於此路極爲注意，並有向俄購取之意。故前電請於此時設法聯美，或懲患英、法等國從旁牽制，以期戢彼野心，於我有益。惟電文過略，用再密函奉達。除分陳國務院，並分函交通部外，尙希大部查照前電

，主持核辦，隨時密示，無任翹企。此致外交部。郭宗熙謹啓。二月九日。」（註二）

北京政府外交部令駐俄公使劉鏡人，探查俄國售讓老少溝至長春路段鐵路予

日本一事之真象。（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國務院，謂對俄態度應以境內治安為重，對新舊兩黨不可有所偏袒。（註四）

註一：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八七。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〇六——一〇七。

註三：同註二，頁一〇一。

註四：同註二，冊二，大事表，頁四。

十日 孫大元帥文複電江蘇督軍李純宣布北京當局破壞和平，盼依法解決。

江蘇督軍李純以南北局勢緊張，於上月卅一日致電孫大元帥，籲請雙方罷兵言和。孫大元帥因於本日覆電李純，謂西南將帥皆盼和平，戰局之重開全係北京之罪，若北京當局回復約法，保障國會，則和平在望。電文云：

「南京李督軍鑒：頃奉卅一電，話長心重，讀之慨然！此次戰釁重開，罪在北京，當局無悔禍之誠，故和平之聲甫唱，旋即躬為戎首。西南為自衛計，不得不為相當之應付，致垂成之局復敗，言之可為痛心。文與西南將帥切望和平，始終如一，所主張者，祇廢除一切不法命令，回復約法效力，與國會以永久之保障。國會既能完全行使職權，一切糾紛不難依法解決。事至簡易，何憚不為？若為之，而猶有多所要求，不肯罷兵者，此則逆更叛卒，名既不正，人人得而討之者也。執事憂國恤民，力任和平之責，文所深佩，幸始終主持，敷布仁風，克銷兵氣，則國民拜賜無窮矣！專電布復，不盡悃悃。孫文，蒸。」（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日

一五三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日

一五四

## 孫大元帥文派孫洪伊全權處理上海方面事務。

軍政府孫大元帥本日馳函孫洪伊，委派其全權處理上海方面一切事務。原函如下：

「伯蘭兄執事：按讀一月三十一日手書，藉悉一是。朱廷燎君事，當日因湖南議員諸君再四懇求，故照准任命。現在蘇、滬方面，既無特別軍事進行之必要，自應照手書所云，取消任命。除令朱廷燎君速行繳回任命狀外，特此奉聞。又前任命夏芷芳君爲駐滬調查員一事，亦同時取消。上海方面一切事件，統由尊處全權處理，以歸劃一。近日盛傳長江方面形勢日佳，皆係我兄鼎力之果，尙望努力進行，俾大局早定爲盼。滬上嚴寒，諸希珍衛。順頌近祉。孫文啓、二月十日。」（註二）

## 蘇督李純電詆張作霖對南方主戰。

本月八日，奉督張作霖電責李純之倡議調和。本日，李純亦以蒸電詆張氏之主戰論，略謂：

「（上略）細繹尊電責備，主義祇在應戰，而不應和平。姑無論兄弟鬩牆，自古爲戒，即以吾國現狀而論，風雨飄搖，危如累卵，內鬩不已，外患將來，種滅國亡，慘禍立見。而回顧吾民痛苦，不啻火熱水深，慘怛呼號，惟期寧息於此，而有人提起調和，排難解紛，勝則歸于和平，共謀國是，豈不甚善。不勝則無妨再戰，卽此求一明白，是非師出有名，以揚國威，何爲非計，何有阻礙。乃曰首唱調和，長彼兇鋒，怠我士氣，欲加之罪，非所敢承。若夫調人之旨，自在和平，既爲一種主張，何能復有更易，卽政府下令主戰，亦進諫陳言，況敵處卅一通電，實在奉到討伐令以前，電文可考，公自未加詳查耳。至于軍人之義，首在服從，純于中央命令，無不敬謹奉行，助餉助軍，無不竭盡棉薄，事實具在，公自未知。公志勇奮發，主戰之聲高而且烈，半載始終，未見一兵南來，或仗虎威，卽能殺盡同胞而削平內亂，則大不能也。所謂主和者，爲發抒個人之政見，備戰者，爲恪盡督軍之天職，並行不悖，迭電申明，公亦未明斯義耳。而遽曰『貽北軍羞，爲天下笑』，深文周内，不甘任受。總之國內之爭，是否應和，吾國大勢，是否應戰，天下後世，公論自昭。惜乎士大夫無遠大之眼光，逞一時之意氣，神明華胄，將欲淪胥而猶若不知，是則真堪太息痛恨，而無淚可揮者也。益友之前，言無不盡。」（下略）」（註三）



## 江西督軍陳光遠電請辭職，並主南北調和。

江西督軍陳光遠爲長江三督之一，原皆承馮國璋意旨，主張南北和平，惟因主戰派勢盛，極力攻擊倡言和平者，陳氏因之稱病，呈請辭職。電文略云：

「……國家養兵，元在固守疆圉，宣揚國威，保持國家之體面，並非爲鬪牆之具。乃民國以來，國內多事，迭用國軍，自相殘殺，徘徊往事，良深遺憾。故當此次事發之初，卽主張和平，更無所事，幸王占元、李純兩督軍，外鑒大勢，內察民情，同具此旨，頻向兩方當局，商量弭兵辦法。不謂和平之前途稍現曙光，而討伐之明令竟爾突下，此固非我大總統之素衷，實主戰派之強要。瞻念前途，曷勝杞憂。光遠際茲多難之局，精疲神乏，以致腦病頻發，逐日增劇，卽欲強自支持，亦萬難視事，深恐貽誤事機，特請准予辭職。」（註四）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五日，第四七號，頁五——六；「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二。

註二：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二。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註四：同註三，民國七年二月十五日。

## 十一日 孫大元帥文函王文華，請聯合黔、滇、川各省擁戴軍政府，並促唐繼堯就元帥職。

軍政府本係西南各省爲護法而成立之對內、對外統一機關，但因西南軍人之跋扈專橫，各爲私利打算，故自其成立以來，號令不行，不能團結一致對外，且由國會非常會議選舉之元帥、各部總長，多延未就職，更削弱軍政府之威信。本日，孫大元帥馳函王文華，請其聯合黔、滇、川各省擁戴軍政府，並促唐繼堯就元帥職。其函如下：

「貴陽探送王電輪總司令鑒：殿密。支電誦悉，謀慮周詳，尤所深佩。文自去年南下，鑒於護法各省無正當之統一機關，內無以號召全國，外不能交際友邦，故主張組織政府，國會諸君亦鑒於時勢之必要，一致贊同，遂有軍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一日

政府之組織，選文爲大元帥，爲對內對外之統一機關。惟軍政府成立以後，元帥及各部總長皆不就任，與軍政府共處一地之粵督陳炯明，尤疾視甚深，百端阻撓，力謀破壞，以護法之人，爲蔑視國會之舉，使愛國國民，失所趨向。時局至今混沌，咎誰屬乎？夫欲求外交之勝利，必先謀內政之修明，今內部既分裂如是，何能得國際間之承認？故自軍政府成立以後，非外人承認軍政府，實文鑒於軍府內部未經組織完全，西南各省，又未協同一致，故始終未嘗通告各國，求其承認耳。然今日各國對軍政府已表尊崇，如日前西南聯合會議，欲求外交團承認，各國領事聞其條例未經國會通過，軍政府承認，乃謂此無異天津督軍團，而拒絕之。現莫代督及粵省長官將吏，已稍有覺悟，對軍政府態度，漸趨接近，廣州交涉員，及高等地方審檢廳職員，亦均分別受軍政府任命，前途現象，日趨光明，倘西南各省，能同有此覺悟，一致擁戴軍政府，承認大元帥、元帥，則國內團結既固，對外發言效力自強，斷不思外交團之否認，及交涉之不勝利也。兄素悉外情，此中關係，當可瞭然，倘能由兄處主張，聯合黔、滇、川各省軍民長官及諸將士，一致主張，表示擁戴軍政府，承認大元帥，則一切困難，皆可迎刃而解。抑文猶有言者，唐賓帥爲護法最熱誠之人，衆亦以此相推。然所謂護法者，護國會之本身，及其議決之法律也。今非常會議之在廣州，實際上即係行使國會之職權，軍政府又係國會所產生，行使中華民國之政權。今賓帥于非常會議及軍政府，猶未正式表示承認，被選爲元帥，亦未就職，尊處接洽較近，望以此意轉達，請其即日宣布就元帥職，則護法旗幟鮮明，益足以堅國人之崇信矣。兄處所需債券，除飭財政部照辦並另行電覆外，專布鄙忱，並盼惠復。孫文、貞。」（註一）

### 廣東代督軍莫榮新上電孫大元帥文，請接受蘇督李純調和主張。

支持馮國璋之蘇督李純於上月卅一日通電主和以來，獲得桂系軍人之響應，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首先以庚（八）電表明接受和平，本日，廣東代督軍莫榮新亦以真電致孫大元帥，主張接受和平，電文云：

「孫中山先生鑒：南京李督軍卅一電，譚聯軍總司令庚電，均敬悉。竊維粵省宣言自主，義在護法，卽至不得已而用兵，每一瞻念前途，此心未嘗不中夜耿耿。故自湘難初平，調和議起，粵即遵約首先罷兵，未發者不逾粵畿

，已發者止於湘境。使非荆、襄受迫大甚，同茲急難，將士激昂，則數月以還，駐湘粵軍始終未越防線一步。岳州之役，雖不自我開釁，然吾何辜，身膏鋒鏑，撫衷自責，已深抱不安。竊幸李督顧念時艱，堅持毅力，於戰令發表之初，重申調和之議；而譚聯帥亦有勒兵不進，切望和平之宣言，顧全大局。諸公既具同情，息事寧人，寧非榮新素願？中央果能表示和平誠意，大局即不難得根本解決，但遂護法初衷，此外寧存他望，而斡旋大力，還以望之諸公。榮新謹嚴勒部衆，以待後命，想海內明達，愛國諸公，必有以教我。榮新叩。眞印。」（註二）

## 軍政府川邊宣慰使安健佈告，請一致擁護護法討逆行動。

本日，軍政府川邊宣慰使安健佈告川民云：

「民國建立，七載於茲，權姦迭爲消長，襲專制，崇暴力，不惜破法壞紀，撓正義以徇私圖，雖殘民以逞，國爲虛厲，所弗恤也。我

大元帥愛民如傷，爲國矜式，管痛獨裁暴戾，一呼而清社以屋。顧託讓非人，袁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賴、寧爲曲陟之謀，而民力不競。洎帝制暴露，滇、黔極焦爛之苦，國人始並起而亡獨夫。奈何懲惡稍疏，除惡未盡，狐鼠憑依，乘間竊發，段逆狂袁故智，長鞭毒笞，以腹削吾民。解散國會，放逐元首，根本大法掃地無存。我大元帥不忍國家殘破，與海軍將士來會廣州，申請國會召集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以護法討逆爲天下倡。義聲所播，遐邇景從，湘、粵、滇、黔仗節前驅，而荆、襄、毫、穎諸師，相繼突起，理直氣壯，所向無前。北指以清中原，犁庭掃穴，直指顧問事耳。健奉

大元帥令，來使是邦，得與我川邊父老昆弟良晤，深懼汲深綆短，無以宣德意而慰民情，敢掬誠爲我父老昆弟言之：國之大本曰民；民意所寄曰國會；國會所制定曰法律。自元首以至平民，同隸法律之下，悉納軌物之中，謀樂利以增幸福，無以逾此。今則國會摧折，民意何存？戶視代庖，元首安在？熙攘攘日唯以爭奪私利，辱損國權之事是聞。一言蔽之，毀法徇私而已。法毀則民失所依，徇私則國何由治，少數威福放恣，多數夷爲皂隸，至與共和國國民治爲貴之旨，大有逕庭。寢假姑息養姦，微論滋蔓，將不可圖。祇此新造弱植之基，寧堪一再震撼之理？故與其

使附贅縣疣而迄無寧歲，無毋寧潰決癰疣爲一勞永逸之圖，此物此志，期與我父老昆弟共識之。我父老昆弟之苦兵役久矣，然痛定思痛，當知源泉不清，橫流滋甚，年來治絲而勢，何莫非殘餘奸慝鑄冶而成。我父老昆弟惡亂既同此心，扶義豈後於人？苟明乎護法討逆之師，卽弔民伐罪之舉，則簞食壺漿，援枹擊鼓，輸財助義，效命殺賊，致力雖不一途，而所以同仇敵愾，期於護法討逆無不同也。抑有進者，此邦僻在邊鄙，向以土司、藏族爲著，健亦土司也，緬懷古昔：蜀漢時有濟火者，曾助武侯南征，照耀史冊。有明一代，王陽明初開貴州文化，安宣慰貴榮，實與其役。且如奢香夫人秦良玉女將軍，一則開龍場九驛，以通滇、黔道路，一則北征遼東，南討遼義，擁伐四川流寇，躬經數百戰，縱橫數萬里，爲吾國有史以來女子隊中之第一人。此皆吾土司中，以豐功偉績著者。吾人苟踴厲奮發，則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至如藏族，爲五大民族之一，民國肇始，與漢、滿、蒙、回同載約法，一律平等。今叛逆根本推翻約法，吾民起而討之，不過欲復恢約法效力而已，故護法云者，護此約法也；討逆云者，討此破壞約法之逆也。凡我五族人民，同受約法保障，同具愛國精神，自宜同德同心，一致護法討逆，其有不明大義，去順效逆者，當與國人共棄之。區區愚誠，期以不負我大元帥者，而益有望於我父老昆弟也。特此佈告，咸使聞知。

宣慰使安健。」（註三）

北京政府任命夏詒霆為駐巴西兼駐秘魯特命全權公使。（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王懷慶幫辦直隸軍務；王占元暫兼第二師師長，原職王金鏡免

職，交曹錕軍前委用。（註五）

黑龍江省望奎設治局改為望奎縣。（註六）



黑龍江綏蘭道屬望奎設治局，自設置後，地方日益發達，由該省長咨部，請改爲縣治。經北京政府內務部核准，定名爲望奎縣，並作爲二等縣缺，會同財政部呈奉大總統指令照准。

望奎縣在今黑龍江省南部，臨近嫩江省。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三——五一四。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五日，第四七號，頁六。

註三：同註二，民國七年二月十一日，第四六號，頁八——九。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四日，第七四〇號，頁二〇三。

註五：同註四，頁二〇三——二〇四。

註六：同註四，頁二二一。

## 十二日 王士珍覆電譚延闓，促請回湘。

上海岑春煊、譚延闓，因蘇督李純一月卅一日通電調和，遂於本月七日，以陽電致北京政府，主張南北和平。本日，北京國務總理王士珍復電岑、譚，不明言調和，而力促譚氏回湘，電文云：

「上海岑西林、譚組菴先生鑒：陽電敬悉，愛國熱忱，實深敬佩。中央對於大局，不憚委曲求全，是以多方隱忍，曠日廢時，不謂紛擾愈增，適得其反，當爲臺端所深諒。前者迭請組公回任，卽以湘局主持無人，兩軍進逼，禍機甚易觸發。又荷雲公敦勸，迄未承允，此次變端之開，仍以湘爲樞紐，組公能速蒞任，俾桂軍早離湘境，糾紛或易解決。尙祈顧念大局，勉勞擔任。仍乞雲公力爲勸駕，曷勝企禱。王士珍文印。」（註一）

北京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與日本正金銀行訂立四鄭鐵路短期借款合同，計日幣二百六十萬元，此爲西原借款之一。（註二）

北軍南下總司令張敬堯由徐州入鄂。（註三）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三日

一六〇

曹錕、張敬堯自奉南下進兵命令，曹即於七日由津啓程，張於本日由徐州啓程，率軍赴鄂，已與湘、鄂自主軍接戰。（註四）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十七日。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六一。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一四。

### 十三日 孫大元帥文電陳炯明，促其力圖攻閩。

陳炯明由軍政府委爲援閩粵軍總司令，於上月誓師東進，進駐汕頭。孫大元帥以陳部徘徊不前，因於本日電促其力圖攻閩，並告以大局應由國會解決。電文云：

「汕頭陳總司令鑒：密。頃接劉黔督齊電：謂馮既宣戰，和議恐難成事實，我軍宜積極準備戰事，川、滇、黔聯軍，刻方向資簡方面前進，期早將成都攻下，即東出會師。惟攻閩之軍，能否分出湘中，仍請日、王、競、協諸公酌核辦理云云。文意此時攻閩，軍力如太單薄，恐難制勝，分兵出湘一節，似不宜行，且攻閩之舉，既以固粵防，亦以促浙動，故務宜力圖。至大局根本問題，當使國會速自行召集正式國會，則一切問題，皆可依法解決等語復之矣。特此奉聞。孫文、元。」（註一）

俄國新政府駐華代表伏時涅新斯基表示，駐日俄使無權簽約售讓老少溝至長春鐵路與日本。

我駐俄使館以俄國售讓老少溝至長春鐵路與日本乙事，詢問俄新政府之駐華代表伏時涅新斯基，據覆稱駐日俄使已褫職，無權簽約售讓鐵路，兵工政府（共產黨政府）將不予承認。我駐俄公使劉鏡人電北京政府稱：

「外交部：露。第十四號電悉。當派館員婉探伏時涅新斯基，據稱：

『自一九一六年俄、日密約宣布後，日館秘書曾來詢該約效力仍存在否。答以該約既公布，已洩秘密，自失效力。彼又詢關於自寬城子至老少溝之讓路續約亦歸無效否。答以此層兵工政府視為純係經濟問題，無關政治，事固可商。惟關中東鐵路合同，須中國同意，日本曾否向中國提及。彼稱，此固未悉，然中國迄未發言，當然默認，現南滿鐵道社擬接收此段鐵路。告以如何條件，不妨討論，但須俟中東鐵路問題清理後，再確定解決。此後彼未提及此事』云云。

館員又以駐日俄使將該路簽約讓與日本一說，乘機探伏。伊稱：『庫朋斯齊業經褫職，無權簽約，兵工政府萬難承認。果有其事，必力為反對，當切查』等語。特覆。鏡。十三日，第三十六號。」（註二）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四——五一五。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〇八。

## 十四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告駐庫大員陳毅，若外蒙要求出兵，我自當籌畫；此為出兵外蒙交涉之開始。

自俄國革命以來，邊區受其動亂影響，外蒙地區亦連電北京政府告急。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據恰克圖佐理張慶桐電告，以我在外蒙兵力有限，為防止俄國亂黨入侵，應竭力預速籌備（註一），因於本日致電我駐庫大員陳毅，詢問外蒙政府對於防範俄國亂黨，有無確實辦法，若能由其要求我國出兵，我當切商籌畫。此即出兵外蒙交涉之始。北京政府致陳毅電文云：

「恰克圖張佐理員迭電稱，地方情形緊急，請預籌辦法等語。我在外蒙不能駐兵，載在條約。現在俄邊情形緊急，自應切詢外蒙官府，對於防範俄亂黨之侵入，有無確實辦法。如能商妥由該官府請中國派兵駐紮，至俄亂平靖為止，則派兵一事，自當切商陸、參兩部籌畫。特電達，希酌奪辦理，並電復。外。」（註二）

查外蒙地區前於我辛亥革命時期，受俄人操縱乘機獨立，並由俄嗾使其與我國訂定協約，使我國喪

失了在外蒙之權益，不得出兵外蒙即爲約定之一。故當俄國亂事波及邊區，在影響我國邊疆居民安危情況下，又須顧及條約規定，不能貿然出兵；因只好飭由駐庫倫辦事大員陳毅，向蒙政府陳說現情，再由蒙政府向我聲請派兵前往，我國採取軍事行動，方不違背條約，並可達到保民與防邊之目的。

附錄：呂秋文：我國出兵外蒙後，中央在蒙勢力的增長。（註三）

俄國發生革命後，伊爾庫次克及烏丁斯克兩省，也接著發生變亂。我駐恰專員早在民國七年二月間，即致電我駐庫倫陳都護使，請速電中央派兵馳駐內蒙邊境的烏得滂江附近，以備不虞。因爲該處距離庫倫很近，馬隊急行數日即可到達，萬一恰克圖發生亂事，即可派原駐庫倫的兵隊馳援，而以駐烏滂的兵隊爲庫倫後盾，如此不致有違約越境之嫌。當時國務院以兵力難分電稱緩辦，後由陳都護使的力陳，始允即電察哈爾都統派隊馳往。派兵馳駐烏滂，既獲國務院的允可，我外交當局，即指示陳都護使與外蒙官府切商，萬一恰城發生變亂，外蒙官府對公署以及俄國郵局、銀行等能否負起完全保護的責任，如果力有不及，則該官府爲本身利益計，應向我使署請求派兵，這樣與中俄蒙協約也不相違背。情此項建議，沒有獲得外蒙官府的同意，據外蒙官府表示：

「政府因恰邊俄境擾亂，恐外蒙兵力單薄，擬由內地派兵馳防，俟事定撤回，並尊重條約先與敵官府商辦，深感好意。惟內地派兵，蒙衆不明情形，恐滋惶惑，應請勿庸派兵入境。至恰地既有專員衛兵及蒙兵百名，茲擬再派蒙兵五十，並帶機鎗，更請由都護使從駐庫倫衛隊中撥派一連，合同防守，倘再不足，蒙可出兵千名。且頃接恰電，俄已有多數黨數十名與穩健派調和，並由蒙官警告，不准潛入蒙境，似不致有大擾亂」云云。

派兵入蒙，雖未獲外蒙官府的同意，惟當時俄新黨聲勢迫人，舊俄勢力岌岌可危，在此情況下，駐京俄使曾不正式致函我外交部，希望我能保護在蒙俄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俄新黨現派瓦希列夫往庫接替舊領，日內可到，恐於駐庫總領個人及署員之生命財產發生危險，請轉電切商外蒙，勿准新黨所派之人在境內停留，並轉希外蒙，注意在蒙俄人生命財產之安全。」云云。

我外交部接獲該項非正式函件後，認爲俄使既經請求保護在蒙俄人的生命財產，在我正可利用時機，擴張在外蒙的權力，即指示陳都護使彙速告外蒙官府，現在我對俄新黨並未承認，所有該黨派赴庫倫人員，一律不予接待。



今後不論何黨派人來庫，都要經中國政府認可後始能接待，以免內外歧異，未能一致。至於保護俄人一節，由於外蒙兵力極為單薄，希望陳都護使相機向外蒙官府再度提議，正式請求華兵前往境內駐紮，以資鎮懾。

而當時俄新黨羅屢次派員勾煽外蒙，且曾直接行文活佛，要求驅逐舊領，承認該黨所派的新領。並表示：如果華官干涉，可驅逐華官商民，由彼來保護。至四月間，該黨復以強硬態度，致電外蒙官府，說彼等已由烏丁斯克派紅帽兵送新領事來庫，務必承認云云。在此情況下，在庫俄人，人心惶惶。俄駐庫領事，即赴都護使署晤陳都護使，表示新黨再三來庫見逼，深恐外蒙不知利害，輕於承認，希望都護使警告外蒙官府。同時並表示，一遇情形緊急時，務請都護使派兵保護領館。陳都護使與俄領晤談後，即約晤車林，告以我政府向俄使的請求，將增兵赴庫駐屯，藉備緩急，希望其同意。同時又正式照會外蒙官府，希望立即允復，並聲明我軍到達後，仍當與蒙軍聯絡一致，凡屬騷擾地方或一切不利於官府的行為，當由本大員完全負責。後據車林面告，有關華兵進庫一事，經官府會議兩次，都認為政府增兵衛庫，確係好意，且事定後即可撤回，本可立即承認，惟俄領以三方協約已有明確規定，無法同意，請與俄領洽商，得其贊同，即可進兵。陳使以該案係根據俄使領的請求，何以忽自相矛盾，當即面晤在庫俄領，嚴詞詰問。俄領詞窮，情詞支離，毫無要領。可能當時俄領一身孤寄，進退維谷，明明知道外蒙的不可恃，希望我國派兵保護，惟又不願負華兵入境，係由彼招致之名，致前後互相矛盾。

至五月初，烏里雅蘇台告緊，駐該區的俄領署衛隊，受亂黨煽惑，自由行動，並聲言如有阻隔，即將倒戈。且傳聞亂黨三百多人，首途科布多，並已到達噶什噶赤，因此，該處俄領即密報駐烏里雅蘇臺佐理員恩華，請我政府速派重兵保護。恩華據報後，鑒於事機萬急，除請陳都護使就近立即派兵應援外，並請速電察哈爾都統田中玉，將原駐紮烏得兩營，飛速來烏，藉資鎮懾。

後因烏、科、恰同時告緊，外蒙自知無法單獨支持，即由車林往訪我署使稱：「邊事甚急，昨會議竟日，已派兵五十名赴恰，二百五十名赴烏，至於沿邊卡倫要害，共派蒙兵二千，請示都護使有何意見。」陳毅當告以非中央進兵會同防禦不可。車林首肯，次日陳氏復晤車林，據稱：「俄領來求保護，當答以外蒙無法單獨擔任，俄領詢以中國進兵外蒙果願意否，答以我有何法，俄領遂無語而去。」由此可知，由中央派兵入蒙一節，當時已獲俄領的默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四日

一六四

認。因此，雙方就作如左二點決定：

(一) 外蒙承認暫允進兵一營，嗣後察看邊境，如兵不敷，仍可隨時由雙方商酌，請求增兵，並擔任曉諭官民，不得誤會阻撓。

(二) 陳都護使負責約束軍隊，入境後不得有騷擾行爲。並擔任俟歐戰和局告成，時勢完全平定，仍將此項軍隊撤回，以符原約。

陳都護使即將此二點決定，正式照會外蒙官府，次日該官府即照覆承認。

駐京俄使雖向外交部致送節略，表示俄過急派業已盡絕，中國軍隊派往外蒙一事，殊無實在理由，並聲明如無故遣派軍隊前往，必致蒙民大受恐慌，且妨害兩國間的睦誼。惟當時舊俄政府，自顧不暇，我政府在俄使的不斷交涉聲中，遣派原駐察哈爾高在田團所部的兩營赴蒙，並於九月及十月間分別抵達庫倫。由於我軍抵達庫倫，中央在蒙的勢力隨着增長，內向之心，油然而生。

## 北京政府外交部密函參、陸部，商洽派兵出駐外蒙事。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密函參、陸部，商議派兵出駐外蒙事，函云：

「密啓者：據駐恰克圖都護副使張慶桐電稱：『此間情形日緊，俄銀行、郵局主任密詢，如遇危急，可否准其暫移入買賣城。桐擬向該主任聲明，俄亞銀行有我政府資本在內，應加保管。俟遇急，派衛兵二名站守。該銀行有我資本而向無事權，現值有事，正可爲爭獲事權地步。如彼黨敢傷衛兵，亦可爲干預其亂事張本。倘鈞部不以爲然，請迅電示將此辦法取銷』等語。

查此事情形既極緊迫，本部詳加籌度，以爲俄國銀行郵局，遇難來避，誼難拒絕。既任來避，應加保護。而保護外人必須兵力，但恰城公署祇有衛兵五十名，事亟恐不敷保護，政府能否撥隊前往，俾資應援，此爲緊要先決問題。如果有兵可撥，而按照中蒙前約，中國未能隨便派兵，尚須設法電令庫倫辦事大員，向蒙政府陳說現情，由蒙政府向我聲請派兵前往，在我方可實行，庶與條約不相違背。張都護副使電陳辦法，本部認爲正當。惟能否派兵赴

恰，無從懸擬。相應密商貴處查核從速見復，以憑辦理，是爲至盼。此致參陸辦公處。」（註四）

## 北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於湖北武穴罷兵主和。

軍政府成立後，分令向湘、贛、閩三省進兵北伐，程潛問道至湘南，運動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零陵鎮守使劉建藩等獨立，聯絡兩廣，驅逐湖南督軍傅良佐。傅退出湘省後，長沙不守，武漢動搖。北京政府乃令曹錕爲總司令，率張敬堯、張懷芝兩師攻湘岳。馮玉祥所部之第十六混成旅原奉命援閩，於上（六）年十一月進抵浦口，因馮決意主和，不願對南作戰，藉詞遷延。今爲進攻湘岳，馮部被派援鄂，任出荆、沙，攻津、灃，以附長沙之背的作戰任務。

本月五日，馮旅由浦口登船西行，至湖北武穴始碇宿。武穴屬湖北廣濟縣，在田家鎮以東，爲鄂東重鎮，距安徽、江西兩省邊境不遠。馮玉祥以南方出師護法，名正言順，閭閻之爭，納人笑柄，故決意主和，因於本日在武穴通電罷兵主和。電文云：

「民國肇基，甫經七載，內部爭鬥，於今三年。而最無意識無情理者，莫過於此次之戰爭，既無不共戴天之私仇，又無非我種類之公怨，兄弟鬩牆，全球譏笑，於是將領有悔禍之心，軍士無必死之表；長沙潰退，足爲昭鑒。王、范曾請停戰，四督聯電調停，痛陳外侮之既深，急言內爭之非計，稍有人心，皆爲感動。玉祥奉令援閩，不欲冒昧南渡，駐兵浦口者，實爲促成和局起見也。停戰令下，私心欣喜，以爲化險爲夷，庶幾有望；何圖荆、襄啓釁，岳州不守，戰禍重開，討伐又起，職祇改道援鄂，何敢妄參末議，惟自問天良，實有未安，閭閻雖兇，終爲昆弟，敗不爲辱，勝不足榮，一之爲甚，豈堪再誤。以言外侮，則協商噴有煩言，日人強設民署，俄、德媾和，尤爲可危。以言內政，則同胞死於兵燹，死於水災，瘟疫流行，僱戶累積，哀哀萬民，幾無生路。以言財政，則羅掘俱窮，公私交困，借債生活，朝不保夕。以言軍實，則數戰以來，損失無算，軍械借款，徒召亡國，蔽於感情，激於議氣，視同胞爲仇讐，以國家爲孤注，言念及此，可爲痛心。民國主體，在於人民，民心嚮背，所宜審察，置民意於不顧，快少數之私忿，成敗得失不難立辨。年來天災迭降，日昨地震復發，默觀天意，無非愛我中華，使知省悟而悔禍，快少數之私忿，成敗得失不難立辨。年來天災迭降，日昨地震復發，默觀天意，無非愛我中華，使知省悟而悔禍

，息爭而寧人也。現岳州雖歸湘有，荆、襄已爲鄂得，各守疆圉，兩不相犯，挽回補救，易如反掌，何仇何怨，必欲自殘。玉祥分屬軍人，且爲北洋之軍人，維繫團體，夫豈無心，惟念國家養兵，所以衛國。總統爲一國之元首，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使元首而果主戰，敢不惟命是從，然元首始終以和平爲心，早爲中外所共知，討伐之令出自迫脅，有耳共聞，無可掩飾，此玉祥所以不敢冒昧服從，以誤元首而誤國家也。昔庚子拳匪之變，清廷力主借拳匪以滅洋，許景澄及袁昶上書諫阻，有曰：明知觸犯忌諱，萬無生理，然愛清廷，雖死亦不敢不言。玉祥人微言輕，亦明知必觸當軸主戰諸公之怒，然區區天良，愛我國家，愛我總統，既有所見，不忍不言，多口欲言而未敢言者，今敢披瀝痛陳于我大總統、總理及全國有道諸公之前，如以國家爲可憐也，則請迅速罷兵，以全和局，如以國家爲不足惜也，則請先殺玉祥，以謝天下。熱誠所激，不暇擇詞，臨穎垂涕，不知所云。」（註五）

附錄：陳森甫：武穴主和（註六）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本是中國圖強的良機，不幸袁世凱簽了「廿一條」賣國條約，日本窺伺日甚，北洋軍閥不知有國家，只知有自己，每人都正做武力統一的迷夢，一心進行殘殺，而統一國家，主宰國家，把持政權。首先是「三造共和」的段祺瑞，藉總理的地位和廣大的黨羽，把持中樞，努力護法運動，自此南北界限益形對立，軍閥們必欲實現武力統一，消滅南方（廣東）國民黨勢力而甘心，大局癱爛到如此地步，而不求歐戰方殷，無暇東顧，而建設國家，稍有人性者無不渴望清弭戰禍。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軍事實權的帥長、旅長們，一體是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照舊揮霍無度，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國家大局，自身的職責，似乎與他無干！

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段芝貴爲了討伐復辟勝利，在陸軍部開了一次盛大的慶功宴。團長以上的官長都被邀到，共有三百人，段祺瑞也出席，因人數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酒過三巡，段芝貴開始講話，專講打仗的事，說這才是開頭，以後有的戰好打呢？請大家好好的準備，中國的局面，是越打越統一，越講和越分裂，只有用武力才能更求統一，這是一點不錯的道理，今天誰要障礙我們的統一大業，不管他是湖南也好，兩廣也好。段芝貴一口氣講了四五十分鐘，主要的目的就是：「不管湖南也好，兩廣也好」。



同盟會的會員，前仆後繼的殉國，爲了締造民國，而辛亥革命成功，是袁世凱假同盟會之手，竊取政權，如今袁手下的大將，要繼袁做民國的總統，主宰民國，消滅湖南、兩廣的革命勢力，剷除了革命根據地，中國的天下，便成了北洋政府的天下，段祺瑞的天下了。嗚呼！悲哀的中國人民。從段芝貴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內戰又要爆發了。

席中有人耳語，有人說：「這次打完張勳，怎可以再打？」另一個人答道：「實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貴爲人是利欲薰心，老奸巨滑，外表是以國事爲美談，許多將領被他玩弄，連袁世凱也被他玩完了！段祺瑞此時又繼續被他玩於股掌之中。

席散了。陳光遠第四師的李星閣旅長，偕前門外掌扇胡同內張錫元的一位朋友的公館宴客，被約的有吳佩孚、李星閣、張錫元、王汝勤（八師十五旅）、張玖卿（八師十六旅）、馮玉祥一共六位旅長，大家到齊了，有人先說的說：「實在不能再打了。」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却將正題放到腦後了。

馮站起來說：「段香岩（芝貴）在陸軍部說的那番話，我們要好好好的討論一番，眼看內戰又要發生了，我們是現役高級軍官，此事於我們有很大的關係，民國以來，連年內戰，人民受盡苦難，國家衰弱到極點，無論從那一方面說，我們是不能使內戰發生，這次討伐張勳，是剷除帝制，保衛民國，實出於萬不得已，幸而戰爭很快就結束，這是千幸萬幸的事。現在歐洲正在大戰，我們對德國也已宣戰，若是不打算圖強，老是自己打自己，怎麼對外？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負在我們的肩上，我們應該痛切的覺悟到內戰的罪惡，從今天立下決心，發個誓言，若再有內戰發生，我們堅決拒絕參加；並且盡自己力量反對內戰，制止內戰。開口說說談談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的立決心；國內却是有許多問題等待解決，並不是一定要用武力解決不可，可以循和平之途，唯有和平才是唯一救國的途徑，希望各位都能幫助我這一點意思，反對內戰，制止內戰的要求。」

段祺瑞再度登臺，大權在握，一意孤行，不管國人如何呼籲，也不肯恢復非法解散國會，反而另設一個以安福系爲御用機關的臨時參議院，以對德宣戰爲藉口，向日本舉行大借款（西原借款），擴張其個人武力，成立參戰軍、有線電臺、無線電臺、軍醫等項，應有盡有，都分別設訓練班，聘請日本人教練，新購大砲極多，以貫徹武力統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四日

一六八

一，以消滅兩廣的孫文的國民黨，完全投入日本懷抱，民國六、七兩年間，借款數目業已公布的，已達三億元之多，其中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數之內，段的這種賣國殃民作法，迫使孫中山先生於六年在廣州組織軍政府，七年軍政府改大元帥制為總裁制，準備北伐。這是一股反對力量的代表，而十六混成旅的官兵，無法表現出意志，來反對段的行為，馮的內心苦惱是可想而知的，而當時一般軍人，終日淫樂，對於即將爆發的內戰，雖有感覺不應該，但無人來設法制止；馮氏雖呼籲反對內戰，要大家團結，拒絕做段之工具，以消弭戰禍於無形；當時在座的九位旅長，握有相當大的實力，如果肯團結一致，自然會影響段祺瑞的行動。

馮氏話說完了，在座的第八師王汝勤師長、張玖卿旅長，表示熱烈。但，小小的旅長一番話是白費的，幾天之後，傅良佐派為湖南督軍，李長泰調升步兵統領。很多旅長一一升官，隨傅良佐入湘的第廿師師長范國璋，第八師師長王汝勤等部，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即宣布獨立，湖南戰事從此開始。馮去信王汝勤問他在掌屬胡的諾言可記否？王汝勤回信是是：「奉命令無可奈何。」

湖南戰事掀起，福建省也被護法軍攻擊，督軍李厚基懼於護法軍的聲勢，屢次請段祺瑞增援，電報急如星火，段於六年十二月，派徐樹錚找馮，命令為馮部增加一團兵力，部隊由鄭房乘火車到上海，再轉乘船到福建。馮立即派李鳴鐘赴河南歸德一帶招募新兵，編成一個補充團，又名第三團，九百人為一大隊，三大隊共二千七百人，以後於十三年改稱國民軍的後起將領，多是歸德府人，便是此次招募而來的。

準備了一個多月，六年十一月初準備開拔，某日，段約馮去談話，段說：

「你要開拔了，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談談；一、你不要和朗齋（陸建章）常來往。二、不要和國會民黨議員有來往，小心上他們的當。三、此次作戰，要盡力節省子彈。」（段指國會議員是指劉冠三先生等人。）

馮回答道：「總理說的第三條意見極好，我回去跟官兵多講幾次，叫他們切實遵守。至於陸將軍，他是我的老長官，也是內戚，和總理也是老朋友、老同學；今天我就是發個通電，說我和陸無關係，那個人肯相信？現在國家大難當前，還希望總理跟陸將軍多多談談，陸將軍有膽有識，願總理對陸將軍親之信之，對大局一定有益，你們和和氣氣，共謀國是，我們後輩小子看着也學做榜樣。其次，說到民黨劉冠三先生，他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

的先進，純心愛國愛民，極可欽佩，我和他們接近，得到無窮的益處，就是總理自己想必也認識他們的。希望能多找他們來，大家來談談。我想必定有友人在總理跟前進讒言，很危險，希望總理多多注意，我是年輕人，不免亂說話，請總理接受吧！」

段笑了一笑，說：「你說得很好。」又說：「好吧！你快收拾收拾，準備出發吧！」

陸建章對段的「討伐復辟」的把戲給揭穿了，加上以往許多嫌隙，終於成了仇人，派徐樹錚以赴宴爲名，在徐府後花園槍殺了，這都表現段的排除異己，一意孤行的作風。

天津一帶大雨成災，津浦路北段被水阻隔，不通車，那時時局又緊張，馮部奉令由廊房到豐台，轉京漢路到鄭州，再轉隴海路到徐州，南下經浦口到上海，再乘船去福建。

馮部運兵車抵達彰德，看見站上一列專車，是傅良佐在湖南兵敗，督軍幹不成了，逃回北京去的專車，傅良佐逃回北京安然無事，可見段爲人，也是九年敗亡的前奏曲。

### (二)

部隊十一月中旬抵達浦口，全住在帳篷裏，浦口天氣每天下雨，馮也每天到營地巡視，每個帳篷都察看進不進水，漏不漏雨，並且告訴大家帳篷被雨水淋濕了，不可拿手指頭去戳，一戳就會漏雨，偶而有營房漏了雨，或是進了水，連長、排長都要受責罰。

江蘇督軍李純是馮國璋的親信，馮國璋反戰，李純自然響應，對馮部駐浦口，招待非常殷勤，李純字秀山，天津人，幼年捕漁爲生，五年繼馮國璋爲江蘇督軍，是「長江三督」之一，北洋軍人中之佼佼者，某日，對馮說：「馮代總統不主張內戰，我（李自稱）也是主張對南方和平解決；你的部隊就在這裏着，不必去福建了，你的部隊一切給養，完全由我供給，沒有什麼困難。」馮部駐防浦口，靜候和平消息。李純招待馮部，留駐浦口，是馮國璋的意思。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四日

一七〇

李純本是第六鎮協統，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後，升任第六鎮統制，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攻打九江（李烈鈞）有功，升爲江西督軍，唯馮國璋馬首是瞻，馮升副總統，李純補馮的缺，爲江蘇督軍，江西督軍改陳光遠。十一月中旬，馮國璋手下四個督軍：李純、陳光遠、曹錕（直隸）、王占元（湖北）聯名通電主和，馮國璋自己也發表國是意見。段祺瑞又忿而辭職到天津租界去了，以後由皖系的安徽督軍倪嗣冲、山東督軍張懷芝在天津開會，出席的都是皖系的各地督軍、護軍使等，外加上東北的張作霖，伸腿入關，過問政治了；同時曹錕態度轉變，馮國璋無可奈何，便任命段爲「督辦參戰事務」。參戰係指參加歐戰而言，可是段却一意對南方用兵，不久又逼馮國璋下令討伐廣東的國民黨。

十六混成旅在浦口駐防時，馮全心致力於部隊訓練，因爲民國以來軍隊太多，不注重訓練，大部分部隊只知戰鬥技能訓練，而忘記精神道德教育，軍人無精神道德的自覺，則爭權奪利，掀起內戰，內戰連年，外患不能禦，國恥不能雪；馮氏有鑒於此，加強官兵精神教育，那時馮自編一本「戰陣一覽」分四篇，共一百五十多段，取材於歷史故事，每個故事用白話寫出，發給官兵閱讀，早晚講解，全旅一體集中於此事。以後廿二年，宋哲元長城喜峰口抗日，曾書「寧爲戰死鬼，不做亡國奴」，就是淵源於此時的濫觴。

這時汪兆銘奉孫中山之命到南京與李純有密商，在南京很活動。馮去南京見李純，遇到汪兆銘，生平第一次。譚延闓在上海也有使命，曾派人送一副對聯給馮，以示聯絡之意。

李厚基派了關勝吉到浦口來請馮，馮拒絕乘船，因陸軍在船上便是束手待斃，要走浙江仙霞嶺，目的是拖延時間。李厚基在福建被南軍打敗，支持不住了，入湖南的傅良佐也慘敗了，第八師也大敗的潰不成軍。最慘的是第二十師范國璋，部隊經過長沙、岳陽間大鐵橋時，師長范國璋被南軍追擊中，倉皇逃脫，後面追兵是生龍活虎的湘軍，前面是他自己軍隊，范一時情急，竟不顧一切，叫火車從自己的部隊身上駛過去，弟兄們讓不開路，被火車輾的斷腿折臂，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鐵路兩旁，屍體堆成山，真是一片慘絕人寰的浩劫——這是段祺瑞武力統一迷夢的傑作。

南征部隊慘敗至此，馮與段的主和與主戰對立派益形明顯，馮要南下找李純商討直、皖分家一事，車至蚌埠，



皖系與張作霖加上曹錕已在天津開會，早有密約合作分贓，前文已述，這時倪嗣冲在火車上，拉着馮國璋的手，大哭着說：

「總統！現在國家已經危險萬分，我們北洋派也到了危險萬分的時候，你看南方（指兩廣）的勢力這樣的囂張，還有小人在總統跟前挑撥是非，說你是直系，段總理是皖系，說你倆鬧意見，現在又造謠言，說直系、皖系要分手，若是分手了，我們自相水火不能容，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國也就完了。」

民初的中國在北洋軍人手中掌握着，由這段哭訴可證明了。

倪嗣冲左哭右哭，左說右說，終於說動了馮國璋也哭起來，立刻終止赴南京，又折返北京，從主和政為主戰，做了段祺瑞的應聲蟲，馮國璋庸碌之才，北洋三傑龍（王士珍）、虎（段）、狗（馮）中的標準的庸碌的狗，一點也不錯。

倪嗣冲是個徹底的軍閥，和張敬堯、段芝貴、傅良佐、曹錕、張作霖是一流的人物，心目中沒有人民，利欲薰心的人民公敵，民國肇始以來，站在反對人民的立場，誰為人民謀福利，誰就是他的敵人，南方（孫中山）要實現三民主義救中國，要使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所以南方軍政府就是北洋軍人的公敵，直、皖兩系要聯合起來，共同消滅南方。倪嗣冲長皖督多年，安徽人民被他壓榨剝削，在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後來倪嗣冲患了神經病，把自己關在玻璃箱子裏，最後得了半身不遂又中風而死。北洋軍人之惡，尤勝於唐五代的節度使，割地稱王。

六年多在歸德招的新兵，成立了第三團，在廨房入伍訓練後，由張樹聲任團長，劉汝明任團附，也開到了浦口駐防，參謀長邱斌，主張服從段祺瑞的意見，出發討伐南軍，與馮的意見相左，乃憤而辭職他去。參謀長由張樹聲繼任，第三團團長則由李鳴鐘繼任。此時十六混成旅（在浦口）擴充為三個混成團，其番號序列是——：

參謀長：張樹聲。中校參謀：劉郁芬。上尉參謀：劉驥。

第一團團長：鄒心鏡。（楊桂棠擁護帝制被驅逐。）

第一營營長：周性靜

第二營營長：張維璽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四日

一七二

第三營營長：孫良誠

第二團團長：董士祿。（原任陳正義去職。）

第一營營長：宋哲元

第二營營長：董士祿（兼任）

第三營營長：楊紹緒

第三團團長：李鳴鐘。（張樹聲升任參謀長。）

第一營營長：劉汝明。（原任該團團附）

第二營營長：石友三

第三營營長：佟麟閣

砲兵團團長：鹿鍾麟。團附：韓復榘。

騎兵營營長：張之江

機槍營營長：李致富

軍械官：鹿鍾麟

軍法官：薛篤弼

此時兵力約八千人。（第三團分三大隊，每一大隊九百人，共二千七百多人。）

### （三）

馮國璋回到北京，就命令馮開拔福建，命令一再催逼；李純也來催逼，李純是馮國璋提携而升任蘇督，隨着馮國璋的意見而行止，馮主和時，李也主和，所以馮部初到浦口時，李純極力挽留馮部在浦口，到了馮主戰，李也主戰，逼迫馮部遠離江蘇省境。於是，馮氏問李純，說：

「馮代總統主張和平救國，贊助我（馮）拒絕參戰的。現在爲何又一變初衷，這樣反覆無常，叫我太爲難了。」  
李純說：「現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開出江蘇省界，什麼辦法都有。」



×

×

馮國璋的衛隊開始出動，李純的部隊也紛紛調赴前線，江蘇的主人自己都出兵打內戰去了，馮部也只好離開浦口。要有四艘大船，每船乘一個混成團。一月十四日到達湖北省廣濟縣、田家鎮以東的武穴（距安徽、江西三角地帶，黃梅縣之西。）停兵了。馮氏一登岸，立刻發出通電，主張對南方停戰，和平解決國是。十八日又發出第二個通電。第一個通電痛言內戰之非，勸南北雙方，各守疆圉，互不侵犯，徐圖善後之策，大意：

「……最無意義，最無情理者，莫過於此次之戰爭，閭閻雖兇，終為昆弟，敗不為辱，勝不足榮，一已為甚，豈堪再誤？以言外侮，則協商噴有煩言，日人強設民署，德、俄媾和，尤為可危。以言內政，則同胞死於兵燹，死於水災，瘟疫流行，僵屍累積，哀哀萬民，幾無生路。以言財政，則羅掘俱窮，公私交困，借債生活，朝不保夕。以言軍實，則數戰以來，損失無算，軍械借款，徒召亡國，蔽於感情，激於意氣，視同胞為仇讎，以國家為孤注，言念此，可為痛心？民國主體，在於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審察；置民意於不顧，快少數之私慾，成敗得失，不難立辯。……玉祥分屬軍人，惟念國家養兵，所以衛國。總統為一國之元首，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使元首而果主戰，敢不唯命是從？然元首始終以和平為心，早為中外所共知；討伐之命，出於脅迫，有耳共聞，無可掩飾，此玉祥不敢冒昧服從，以誤元首而誤國家也。……」

第二個通電，更直接指出段祺瑞的地域觀念之謬誤，主張恢復國會，以申民意，原電文大意是：——

「此次戰爭，人以護法為口實，我以北派相號召，名義之間，已不若人，況乎民意機關，已歸烏有，今之主戰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剛毅之見為心，何足以代表全國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繫，誰敢苟同，是以將領有不戰之心，軍士無必死之志，長沙先潰，岳州自崩，無論成敗，同屬自殘；即獲勝利，詎有光榮？……為公理及正義而戰，雖敗猶榮，為意氣與私忿而戰，戰勝心辱，祥雖不敏，審之熟矣！惟望國會早開，民氣早申，罷兵修好，早定時局。」

電文中，最令段祺瑞痛心疾首的，是：「對德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兩句。

通電發出以後，令段祺瑞的狹隘之地域觀念為號召的陣容，發生了動搖，武力統一的計畫，中途受挫折；第三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四日

一七三

師師長吳佩孚剛由襄樊城攻下岳州，看到馮氏的通電，也立刻響應，以第三師名義發通電主張和平，並有密電給馮氏，希望馮氏堅持到底。可以證明吳佩孚一面打仗，一面良心受責備；因為北京前門外掌扇胡同的會議，吳佩孚也是在座主張拒絕參加內戰的一分子。（可是吳佩孚雖發出通電，却仍向長沙進擊中。）

段祺瑞免了馮氏旅長職務，一面要明令討伐，包圍武穴馮部的武力，有湖北王占元、江西陳光遠、王懷芝、安徽倪嗣沖，此外曹錕、張敬堯大軍都在湖南作戰。然而十六混成旅全體官兵，擁護馮氏對南方主和態度，馮仍屹立不搖，態度更爲堅強，派張之江去曹錕處作說客，說詞不亢不卑；道出種種道理，使曹錕不能奈何於馮；派張樹聲去九江說服張懷芝，吳金標（蔭卿）先生從旁幫了大忙，他對張懷芝說：「馮旅長在武穴主和，是爲愛國愛民，段總理對德國不出兵，對內戰一味蠻幹，實在喪失民心，非失敗不可。」接着又說：

「十六混成旅訓練精良，若是你（指張）有二心，馮就傾以全力向你猛撲，你將受不了，大家都同情馮，誰來接應你？」如此軟說硬說，使張懷芝也不敢動作。所以，馮的一旅之衆，在武穴如此大膽主張起來，沒有吃什麼虧，而牽制了左右十七個師的兵力。

那時孫禹行（岳）來武穴看望馮，勸馮收斂一點，孫說：

「煥章！我看你在這裏駐防，太危險，王占元在西邊，張懷芝在東邊，前後左右的隊伍，都對你心懷叵測，如果打起來，南軍離你太遠也不能援助你，你還是移防好些。」

孫岳是奉曹錕之命，前來勸移防的。

「武穴通電」主和以後，深受 孫總理的贊同，於是七年三月四日 孫總理致書馮氏如下：（致馮玉祥望主張恢復舊國會以紓國難書）。

「煥章先生執事：

閱報見執事巧電，熱誠護法、努力救國、不勝爲民國幸。昨冬以降，南來國人，無不盛稱執事爲愛國軍人模範，對於時局糾紛，力任救濟，無任渴慕。徒以雲海陰隔，不能時通聲息爲歉耳。比者徐君季龍（謙）來粵，又詳述執事救時苦心，當茲國難方殷，端賴鼎力主持。惟此次亂源，發於蹂躪國會，根本解決，舍恢復舊國會而



無由。務望內察國難之原因，外究世界之趨勢，以恢復舊國會之主張，明白宣示全國。瀕危之民國國脉，得主持正義如執事者扶持之，俾免於亡，則國民必感偉功於永久矣。臨筆神馳，不盡欲言。專煩教安

諸維 亮督不宣

孫文 三月四日

三月初，段祺瑞派陸建章來武穴，向馮疏通，准馮留任，要速開拔渡江南攻，陸來了以後，馮答應準備渡江，自己騎馬到各營區巡視訓話，有一天偽裝着由馬上摔下來，說是摔傷了腿，傷勢嚴重，非兩三個月不能好；主帥受傷不能行動，部隊自然也藉口不能出發，陸建章無可奈何，住了幾天便回北京覆命去了。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六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呂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民國六十五年，臺北，成文出版社，頁一四五——一四八。

註四：同註一，頁一六二——一六三。

註五：李泰榮：「國民軍史稿」，頁八一——八三；劉汝明：「馬廠誓師與武穴主和」，傳記文學五卷五期。

註六：陳森甫：「細說西北軍」，民國六十六年，臺北，德華出版社，頁一七四——一八六。

## 十五日 程潛反對改組軍政府。

為改組軍政府，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等，於八、九日，以齊、佳二電通告西南各省，內中敘述軍府改組之經過及辦法，並徵求各省意見。岳州總司令程潛於本日覆電，反對改組軍府，電文云：

「（銜略）連日奉月老電稱，改組軍政府，原電此時尚未接到，伍、唐、程、吳諸公齊、佳兩電，雖未悉其內容，而大體已不贊成。當經商請月老掣銜電後，茲本日奉到佳電，而齊電尚未接到。竊改組軍政府，三不可行，潛於魚、寒兩電所陳理由中，已連帶及之。茲再簡單陳述之，一、我軍所以有過去之勝利，在於馮、段分離之故，現討伐令電下，而馮、段仍未相合，且曹、張南下，名為攻岳，其實欲先奪鄂、贛，然後奏凱討西南，若遽另組政府，則彼先化除意見，合以謀我，則必至根本失敗。二、馮氏繼任，本不背於法律，現無謀叛之事實發生，何可另圖

擁戴，卽如下令討伐，不過措施荒謬，且可略述原心，若我以段氏違法，復尤而效之，殊失舉兵本義。三、我西南舉兵各處，因圖舉動靈通起見，昨已組織聯合會議進行一切，現雖尚未正式開會，而精神實已貫徹，若另行組織合併，則築室道謀，意見恐難齊一，則進行更有阻滯。綜上三義，似聯合會同軍政府組合一事，實可緩行。諸公明見若何，仍盼復示。程潛咸。」（註一）

北京政府陸軍、內務、參謀、外交四部，派員會商關於黑督鮑貴卿所擬弭患辦法及應行籌備事宜。（註二）

俄國革命所引起之內亂，戰禍延及外蒙古、黑龍江、滿洲里一帶。

因俄國革命之影響，新疆喀什噶爾沿邊回民已受俄國新黨（即共產黨）煽惑蠢動，而俄國新舊軍復於滿洲里附近進行交戰，（註三）外蒙、恰克圖、黑龍江、滿洲里等處同時吃緊。

清季名御史江春霖卒於福建莆田，年六十四歲。（註四）

註一：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八八——八九。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二。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三號，頁二二四。

註四：國史館專檔，第〇〇三〇號。

十六日 四川督軍劉存厚、省長張瀾，因受熊克武及滇、黔軍之壓迫，宣言與西南各省一致，以圖緩和局勢。（註一）

北京政府駐恰克圖佐理員張慶桐電詢外交部關於對俄大局方針。

駐恰克圖佐理員張慶桐以外蒙情勢危急，須先明政府對俄大局方針，以策應付之道，因於本日電詢

北京政府外交部，中、日是否共同出兵俄境。電文云：

「己。陸總長鈞鑒：十四日電敬悉。尋繹來電，似鈞意恰城邊防責任，刻尚屬於外蒙，頗爲寬慰。但外蒙能力本弱，一切行動暗中向由俄總領事主持。其人地位現已虛懸，且本屬舊派，其所主持恐未必能合我意，應請大部特加注意。桐意我國派兵外蒙問題，當以中、日兩國出師俄境與否爲定，倘中、日能免干預俄事，多數黨或不至侵入外蒙。即欲侵入，在桐尚有講解之法。迭電請示，欲先知對俄大局方針，俾可張弛得宜，並非在於商派緩不濟急之兵，合再聲明。張慶桐。十六日。」（註二）

### 北京政府參、陸辦公處復外交部，如外蒙請兵，當可照派。

初，北京政府外交部密洽參、陸部，若外蒙請求我國出兵，應付俄國亂事，我國可否照派。本日參、陸辦公處函復，如係外蒙請兵，當可照派。函曰：

「逕復者：接准公函，具悉一切。恰克圖情形緊迫，俄國銀行、郵局擬暫移入城，由我都護署派兵保護，事權所關，原無不可。公署衛兵如慮單薄，政府總可設法派兵援應。惟是中俄蒙條約限制既嚴，此時自宜先從第一步辦法着手，電令駐庫辦事大員，向蒙政府交涉。恰城倘發生亂事，對於公署及中、俄合資之俄亞銀行，能否負完全保護之責。設該政府力有不及，再向我聲請派兵，方爲允協。相應密復貴部，查核辦理爲荷，此致外交部。參陸辦公處啓。二月十六日。」（註四）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六。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六四。

註三：同註二，頁一六三——一六四。

### 十七日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及「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屆衆議院議員選舉施行法」。

北京政府因府院不洽，前國務總理段祺瑞派，以馮國璋攝職期限將滿，主張提前召開國會，提前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一七八

選舉總統。馮受段派脅迫，因於本日公布「修正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及「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屆衆議院議員選舉施行法」。茲誌各選舉法條文如后：

一、修正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註一）

第一條 民國議會以左列兩院構成之：

參議院。

衆議院。

第二條 參議院以左列各議員組織之：

一、由地方選舉會選出者一百三十八名。

二、由中央選舉會選出者三十名。

第三條 衆議院以各地方人民所選舉之議員組織之。

第四條 各地方選出衆議院議員之名額，依人口之多寡定之。每人口滿一百萬，選出議員一名，但人口不滿七百萬之省，得選出議員七名，不滿一百萬之特別行政區，亦得選出議員一名。

人口總調查未畢以前，各省區選出之名額如左：

直隸 二十三名

奉天 十一名

吉林 七名

黑龍江 七名

江蘇 二十七名

安徽 十八名



江西	二十四名
浙江	二十六名
福建	十六名
湖北	十八名
湖南	十八名
山東	二十二名
河南	二十二名
山西	十七名
陝西	十四名
甘肅	十名
新疆	七名
四川	二十二名
廣東	二十名
廣西	十三名
雲南	十五名
貴州	九名
京兆	四名
熱河	三名
察哈爾	二名
歸綏	一名
川邊	二名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第五條 蒙古、西藏、青海選出衆議院議員之名額如左：

蒙古 十九名

西藏 七名

青海 二名

第六條 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

第七條 衆議院議員任期三年。

第八條 兩院議長、副議長，各由本院議員互選之。

第九條 無論何人，不得同時爲兩院議員。

第十條 民國議會之開會及閉會，兩院同時行之。

第十一條 民國議會之會期爲四箇月，但依事情之必要，得延長之。

前項延長期間，至多不得逾兩箇月。

第十二條 民國議會之議事，兩院各別行之。

同一議案不得同時提出於兩院。

第十三條 民國議會之議定，以兩院之一致成之。

一院否決之議案，不得於同會期內再行提出，但同意案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民國憲法未定以前，臨時約法所定參議院之職權，爲民國議會之職權，但左列事項，兩院各得專行之：

一、建議。

二、質問。

三、查辦官吏納賄、違法之請求。

四、政府諮詢之答覆。



五、人民請願之受理。

六、議員逮捕之許可。

七、院內法規之制定。

豫算、決算，須先經衆議院之議決。

第十五條 兩院非各有總議員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

第十六條 兩院之議事，以出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取決於議長。

第十七條 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款、第十二款、及第二十三條，關於出席及議決員數之規定，於兩院各準用之。

臨時約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亦同。

第十八條 臨時約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關於參議員之規定於兩院議員，各準用之。

第十九條 兩院議員之歲費及其他公費，別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條 民國憲法案之起草，由兩院各於議員內，選出同數之委員行之。

第二十一條 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

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

第二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二、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註二）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參議院議員，依國會組織法第二條之規定，分別選舉之。

第二條 參議院議員選舉人及互選人，於本法各章定之。

第三條 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三十歲以上，合於本法各章所定之資格，無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五條所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列情事之一者，得爲參議院議員之選舉人。

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三十五歲以上，無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五條所列情事之一者，得被選爲參議院議員。但蒙、藏、青海、回部、華僑之被選舉人，以通曉漢語、漢字爲限。

第四條 參議院議員之選舉權及被選權，其限制依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六條、第七條之規定。

第五條 參議院議員之選舉日期，以敕令定之。

第六條 選舉用無記名單記投票法。

第七條 選舉非有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投票。

第八條 選舉以得票滿投票人總數三分之一者爲當選。當選人不足額時，應再行投票至足額爲止。

第九條 當選人足額後，並依定額選定同數之候補當選人，其當選票額，依前條之規定。

凡得票滿當選票額，因當選人足額，不能當選者，卽作爲候補當選人。

第十條 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名次，以選出之先後爲序，同次選出者，以得票多寡爲序，票數同者抽籤定之。

第十一條 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之姓名及所得票數，由選舉監督當場榜示，同時通知各當選人。

第十二條 當選人接到前條通知後，應於二十日以內，答覆願否應選，其逾期不覆者，以不願應選論。但交通不便地方，得延長十五日以內。

第十三條 當選人不願應選時，依次以候補當選人遞補之。

第十四條 凡地方選舉會覆選，及中央選舉會互選之應選者爲參議院議員，由選舉監督給予議員證書，同時彙造名冊，報告內務部。

第十五條 議員出缺時，依第十三條之規定遞補之。

第十六條 候補當選人之有效期間，至每屆議員改選之日爲止。

第十七條 第一屆選出之參議院議員，於開會後依國會組織法第六條規定之任期，以抽籤法分爲三班，第一班滿二年改選，第二班滿四年改選，第三班任滿改選。嗣後每二年就任滿之議員改選之。



議員名額不能三分時，以較多或較少之數爲第三班。

第十八條 議員退任再被選者，得連任。

第十九條 關於選舉、投票、開票、檢票、選舉變更、及選舉訴訟，本法所未規定者，準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法之規定。

## 第二章 地方選舉會

第二十條 地方選舉會以有左列資格之一者，爲初選選舉人。

一、曾在高等專門以上學校畢業，及與高等專門以上學校畢業有相當資格，任事滿三年者，或曾任中學以上學校校長及教員滿三年者，或有學術上之著述、及發明，經主管部審定者。

二、曾任薦任以上官滿三年者，或曾任簡任以上官滿一年者，或曾受勳位者。

三、年納直接稅百圓以上，或有不動產值五萬圓以上者。

第二十一條 各省區地方選舉會，以縣爲初選區。

第二十二條 各縣初選人，以具有第二十條資格之一者，每三十人互選初選當選人一名，但人數少至三人之縣，亦得選出初選當選人一名。

第二十三條 初選得票，當選及候補人均適用第一章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初選監督，以縣知事充之。

第二十五條 初選投票場所，設於縣知事所在地。

第二十六條 初選日期，由覆選監督定之。

第二十七條 初選監督，應就本管區域內，分派調查員，按照選舉資格調查合格者，造具選舉人名冊。

調查員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二十八條 選舉人名冊，應載選舉人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及第二十條第一款、或第二款、第三款所列之資格。

第二十九條 選舉人名冊，應於初選期六十日以前一律告成，由初選監督呈報覆選監督。

第三十條 初選監督應將選舉人名冊，於初選期六十日以前宣示公衆。

第三十一條 宣示選舉人名冊，以五日爲期，如本人以爲錯誤、遺漏，得於宣示期內取具證憑，請求初選監督更正。

前項請求更正，初選監督應自收受請求書之日起，五日以內判定之。

第三十二條 宣示期滿，即爲確定，不得再請更正。其由初選監督判定更正者，應將更正選舉人名冊補報覆選監督。

第三十三條 選舉人名冊確定後，應存投票所，並由覆選監督報告選舉人總數於內務部。

第三十四條 初選當選通知及證書，準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法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各省區選出參議院議員名額如左：

一、每省五名。

二、每特別行政區一名。

第三十六條 各省區地方選舉會，設於各省區最高行政長官駐在地。

第三十七條 各省區地方選舉會覆選監督，以各省區最高行政長官充之。

覆選舉場所由覆選監督定之。

第三十八條 蒙古及青海地方選舉會，以各蒙旗王公、世爵、世職組織之。

前項選舉會得依便宜，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組織之。

第三十九條 蒙古及青海地方選舉會，選出議員之名額如左：

蒙古 十五名。

青海 二名。

第四十條 蒙古及青海地方選舉會選舉監督，以選舉會所在地之行政長官、或盟長、或蒙藏院總裁充之。

選舉場所由選舉監督定之。

#### 第四十一條

西藏地方選舉會，由駐藏辦事長官會同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遴選相當人員組織之。前項選舉會，得依便宜，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組織之。

#### 第四十二條

西藏地方選舉會選出議員之名額六名。

#### 第四十三條

西藏地方選舉會之選舉監督，以駐藏辦事長官或蒙藏院總裁充之。選舉場所由選舉監督定之。

### 第三章 中央選舉會

#### 第四十四條

中央選舉會以具有左列各項資格者，分部組織之：

第一部 曾在國立大學或外國大學本科畢業，以其所學任事滿三年者，或曾任國立大學校校長及教員滿三年者，或有學術上著述及發明，經主管部審定者。

第二部 退職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及曾任特任官滿一年以上，或曾受三等以上勳位者。

第三部 年納直接稅一千圓以上者，或有一百萬圓以上之財產，經營農工商業，經主管官廳證明者。

第四部 華僑有一百萬圓以上之財產，經駐在地領事官證明者。

第五部 滿洲王公具有政治經驗者。

第六部 回部王公具有政治經驗者。

#### 第四十五條

中央選舉會各部互選之議員名額如左：

第一部 十名。

第二部 八名。

第三部 五名。

第四部 四名。

第五部 二名。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一八六

第六部 一名。

第四十六條 中央選舉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行之，第一部以教育總長爲選舉監督，第二部、第五部以內務總長爲選舉監督，第三部及第四部以農商總長爲選舉監督，第六部以蒙藏院總裁爲選舉監督。

選舉場所由各該選舉監督定之。

第四十七條

中央選舉會各部互選人之資格，應於互選投票前八十日，由各該選舉監督按照各項資格，派員或委託各省區行政長官及駐外領事，分別調查，於投票前四十日造具選舉人名冊，宣示公衆。前項調查員辦事細則，由各該選舉監督定之。

第四十八條

中央選舉會互選人名冊宣示後，二十日以內，如本人以爲錯誤、遺漏，得取具證憑，請求更正。二十日期滿，即爲確定，不得再請更正。前項請求更正，各該選舉監督，應自收受請求書之日起五日以內判定之。

第四章 附則

第四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以教令定之。

第五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三、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註三）

第一編 總則

第一條

衆議院議員依國會組織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分別選舉之。

第二條

衆議院議員總選舉日期，以教令定之。但改選及補選日期，得由覆選監督，或蒙、藏、青海選舉監督定之，並報由內務部呈報大總統。

第三條

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以上，於編造選舉人名冊以前，在選舉區內住居滿二年以上，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爲衆議院議員之選舉人。

一、年納直接稅四圓以上者。



二、有值一千圓以上之不動產者，但蒙、藏、青海得就動產計算。

三、在小學校以上畢業者。

四、有與小學校以上畢業相當之資格者。

第四條 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三十歲以上者，得被選爲衆議院議員，但蒙、藏、青海之被選舉人，以通曉漢語、漢字爲限。

第五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爲衆議院議員之選舉人及被選舉人：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受破產之宣告確定後，尙未撤消者。

三、瘋癲或癡疾者。

四、不識文字者。

第六條 左列人員停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一、現任官吏及巡警。

二、現役海陸軍人。

三、各學校肄業生。

四、僧道及其他宗教師。

前項第四款於蒙、藏、青海不適用之。

第七條 小學校教員停止其被選舉權。

第八條 辦理選舉人員於其選舉區內，停止其被選舉權，但監察員及蒙、藏、青海之辦理選舉人員不在此限。

第二編 各省及各特別行政區議員之選舉。

第一章 選舉區劃及辦理選舉人員

第一節 選舉區劃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第九條 初選舉以縣爲選舉區，覆選舉以道或特別行政區爲選舉區。

第十條 行政區劃之境界有變更時，選舉區一併變更，但原選議員不失其職。

第二節 辦理選舉人員

第十一條 各省設選舉總監督，以該省行政長官充之，監督全省選舉事宜。

第十二條 初選舉區設初選監督，以縣知事充之，監督初選舉一切事宜。

第十三條 覆選舉區設覆選監督，以道尹或特別行政區長官充之，監督覆選舉一切事宜。

第十四條 初選舉、覆選舉均設投票管理員、監察員、開票管理員、監察員各若干名，由初選監督、覆選監督分別委任，但監察員以本區選舉人爲限。

第十五條 投票管理員之職務如左：

- 一、掌投票所之啓閉。
- 二、決定投票之應否收受。
- 三、掌投票匭、投票簿、投票紙及選舉人名冊。
- 四、保持投票所秩序。
- 五、其他本法所定屬於投票管理員職務之事項。

第十六條 開票管理員之職務如左：

- 一、掌開票所之啓閉。
- 二、清算投票數目。
- 三、檢查投票紙之真僞。
- 四、決定投票之是否合法。
- 五、保存選舉票。
- 六、保持開票所秩序。

七、其他本法所定屬於開票管理員職務之事項。

第十七條 投票監察員、開票監察員，各監視管理員辦理投票開票事宜。

監察員與管理員意見不同時，得呈明選舉監督決定。

第十八條 辦理選舉人員均爲名譽職，但酌給公費。

## 第二章 初選舉

### 第一節 投票區

第十九條 初選監督應按照地方情形，分割本管區域爲若干投票區。

第二十條 投票區應於初選期八十日以前，由初選監督籌定，呈報覆選監督核定後，轉報總監督。

### 第二節 選舉人名冊

第二十一條 初選監督應就本管區域內，分派調查員，按照選舉資格，調查合格者編造選舉人名冊。

調查員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二十二條 選舉人名冊應載選舉人姓名、年歲、籍貫、住址、住居年限、及左列第一款或第二款事項。

一、年納直接稅之數或不動產價格之數。

二、某種學校畢業，或與某種學校畢業相當之資格。

第二十三條 選舉人名冊，應於初選期六十日以前一律告成，由初選監督分別呈報覆選監督及總監督。

第二十四條 初選監督應按各投票區，分造選舉人名冊，於初選期六十日以前，頒發各投票所宣示。

第二十五條 選舉人名冊自宣示之日起五日以內，如有錯誤、遺漏，得由本人請求初選監督更正。

前項請求更正，初選監督應自收受請求書之日起，十日以內判定之。

第二十六條 宣示期滿，不得再請更正。

初選監督判定更正後，應將更正名冊補報覆選監督及總監督。

第二十七條 選舉人名冊確定後，應分別存投票所及開票所，並由總監督報告選舉人總數於內務部。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第三節 初選當選人名額

第二十八條 初選當選人名額定為議員名額之五十倍，每屆由覆選監督按照該覆選區議員名額，用五十乘之，為該覆選區內初選當選人名額，分配於初選區。

第二十九條 初選當選人之分配，由覆選監督以該覆選區應出之初選當選人名額，除全區選舉人總數，視得數多寡，定每選舉人若干名得選出當選人一名，再以此數分除。各初選區選舉人數，視得數多寡，定各該初選區應出初選當選人若干名。

初選區有選舉人數不敷選出當選人一名、或敷選若干名之外，仍有零數，致當選人不足定額者，比較各初選區零數多寡，將餘額依次歸零數較多之區選出之，若兩區以上零數相等，其餘額應歸何區，以抽籤定之。

初選當選人名額分配定後，由覆選監督於初選期十日以前，榜示各初選區。

第四節 選舉通告

第三十條 初選監督應於初選期四十日以前，頒發選舉通告，其應載事項如左：

- 一、初選日期。
- 二、初選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
- 三、投票方法。

第五節 投票所及開票所

第三十一條 投票所每投票區各設一處，開票所設於初選監督駐在地，其地址各由初選監督定之。

第三十二條 投票所開票所周圍，得臨時增派巡警，保持秩序。

第三十三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除本所職員，選舉人及巡警外，他人不得闖入。

開票所因參觀之選舉人過多，不能容時，管理員得限制人數。

第三十四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自投票及開票完畢之日起，十五日以內一律裁撤。



第三十五條 投票所自午前八時啓，至午後六時閉，逾限不得入內。

第三十六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定之。

#### 第六節 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甌

第三十七條 投票紙應由初選監督按照定式製成，於初選期三十日以前，分交初選監督。初選監督應於初選期七日以前，分交各投票所。

第三十八條 初選監督應按照各投票區所屬選舉人，分別造具投票簿，並按照定式製成投票甌，於初選期七日以前，分交各投票所。

第三十九條 投票簿須載明選舉人姓名、年歲、籍貫及住址。

第四十條 投票甌除投票時外，應嚴密封鎖。

#### 第七節 投票及檢票

第四十一條 投票人以列名本投票所之投票簿者爲限。

第四十二條 投票人屆選舉期，應親赴投票所自行投票。

第四十三條 投票人於領投票紙時，應先在投票簿所載本人姓名下簽字。

第四十四條 投票人每名領投票紙一張。

第四十五條 投票用無記名單記法。

第四十六條 投票人於投票所內，除關於投票方法得與職員問答外，不得與他人接談。

第四十七條 投票人投票完畢後，應即退出。

第四十八條 投票人倘有冒替及其他違背法令情事，管理員及監察員得令退出。

第四十九條 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將投票情形，會同造具報告，連同投票甌，於投票完畢之翌日，移交開票所，並呈報初選監督。

第五十條 初選監督自各股票甌送齊之翌日，應酌定時刻，先行宣示，屆時親臨開票所督同開票，即日宣示。

第五十一條 檢票時，應將所投選舉票數與投票簿對照。

第五十二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爲廢票：

- 一、寫不依式者。
- 二、夾寫他事者。但記載被選舉人職業或住址者，不在此限。
- 三、字跡模糊不能認識者。
- 四、不用投票所所發票紙者。
- 五、選出之人爲選舉人名冊所無者。

第五十三條 開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應將開票情形會同造具報告，於開票畢之翌日，呈送初選監督。

所有選舉票應分別有效、無效，一併呈送，於本屆選舉年限內，由初選監督保存之。

#### 第八節 當選票額

第五十四條 初選以本區應出當選人名額，除投票人總數以得票滿三分之一爲當選票額。

第五十五條 因不滿當選票額致無人當選，或當選人不足定額時，由初選監督就得票較多者，按照所缺初選當選人名額，加倍開列姓名，即行榜示。於開票後第三日，在原投票所就榜示姓名內，再行投票，至足額爲止。

第五十六條 凡得票滿當選票額，因初選當選人足額，不能當選者，即作爲初選候補當選人。

第五十七條 初選當選人及初選候補當選人名次，以得票之多寡爲序，票數相同，抽籤定之，其再行投票選出者，以選出之先後爲序。

#### 第九節 當選通知及證書

第五十八條 初選當選人選出後應即榜示，並由初選監督分別通知各當選人。

第五十九條 初選當選人接到通知後，應於五日以內答覆願否應選，其逾期不覆者以不願應選論。

初選當選人不願應選者，以初選候補當選人依次應選。

第六十條 初選當選人應選者，由初選監督給與初選當選證書。

第六十一條 初選當選證書由覆選監督按照定式製成，於初選期二十日以前，分交初選監督。

第六十二條 當選證書給與後，應將當選人姓名榜示，並呈報覆選監督。

第六十三條 初選當選人受領證書後，由初選監督按照距覆選投票所路程遠近，酌給旅費。

### 第三章 覆選舉

第六十四條 覆選舉由初選當選人齊集覆選監督駐在地行之。

第六十五條 覆選人名冊以初選當選人為限，依各初選區之順序編列之，其冊內應載事項，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外，應載明初選當選票數。

第六十六條 覆選當選人不以初選當選人為限。

第六十七條 各覆選區應出議員若干名，每屆由總監督按照各該覆選區選舉人名冊總數，以全省議員名額分配之。

第六十八條 覆選當選人之分配，由總監督於各覆選區選舉人名冊報齊後，按照名冊以該省議員名額，除全省選舉人總數，視得數多寡，定每選舉人若干名得選出議員一名，再以此數分除各覆選區選舉人數，視得數多寡，定各該覆選區應出獲選人若干名。

覆選區有選舉人數不敷選出議員一名，或敷選若干名之外，仍有零數，致議員不足定額者，比較各覆選區零數多寡，將餘額依次歸零數較多之區選出之。若兩區以上零數相等，其餘額應歸何區，以抽籤定之。

覆選當選人名額分配定後，由總監督於初選期三十日以前通知各覆選監督。

第六十九條 覆選監督應於覆選期三十日以前，頒發選舉通告，其應載事項如左：

一、覆選日期。

二、覆選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

三、投票方法。

四、覆選當選人名額。

第七十條 覆選投票所、開票所、地址及辦事細則，由覆選監督定之。

關於投票所、開票所事項，準用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五條之規定。

第七十一條 覆選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匭，定式與初選同。

第七十二條 覆選投票、開票及檢票，準用第四十一條至第五十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五十三條之規定。

第七十三條 覆選以本區應出議員名額，除投票人總數，將得數之半爲當選票額。非得票滿額者，不得爲覆選當選人。

第七十四條 因不滿當選票額，致無人當選，或當選人不足定額時，由覆選監督在原投票所再行選舉，至足額爲止。

第七十五條 覆選當選人選出後，應依該區應出議員名額，選定同數之覆選候補當選人，其當選票額依第七十三條之規定。

凡得票滿當選額，因覆選當選人足額不能當選者，即作爲覆選候補當選人。

第七十六條 覆選當選人及覆選候補當選人之名次，準用第五十七條之規定。

第七十七條 覆選當選人及覆選候補當選人選出後，應即榜示，並由覆選監督分別通知各覆選當選人。覆選當選人接到通知後，應於二十日以內答覆願否應選，逾期不覆者，以不願應選論。但交通不便地方，得延長十五日以內。

第七十八條 覆選當選人不願應選時，以候補當選人依次應選。

第七十九條 覆選當選人應選者，由覆選監督給與衆議院議員證書。

第八十條 議員證書給與後，各省覆選監督應將選舉始末情形，造具報告，連同投票簿並有效、無效之選舉票，及議員名冊，呈送總監督，於本屆選舉年限內保存之。並由總監督彙造該省議員名冊，報告內務部。特別行政區即由覆選監督，將以上之票簿名冊保存，並彙造該區議員名冊，報告內務部。議員名冊應



載明議員姓名、年歲、籍貫及所得票數。

第八十一條 議員出缺時，由覆選監督依次通知覆選候補當選人遞補。

第八十二條 覆選候補當選人接到遞補通知後，應於二十日以內答覆願否遞補，逾期不覆者，以不願遞補論。但交通不便地方得延長十五日以內。

覆選候補當選人承諾遞補後，由覆選監督給與衆議院議員證書。

第八十三條 覆選候補當選人之候補期間，至每屆議員任滿之日爲止。

#### 第四章 選舉變更

##### 第一節 選舉無效

第八十四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其選舉無效：

一、選舉人名冊因舞弊牽涉全數人員，經審判確定者。

二、辦理選舉違背法令，經審判確定者。

第八十五條 前條之規定初選舉、覆選舉均適用之。

初選舉無效時，覆選舉一併無效。

##### 第二節 當選無效

第八十六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其當選無效：

一、被選舉資格不符，經審判確定者。

二、當選票數不實，經審判確定者。

第八十七條 當選無效時，當選證書已給發者，應令繳還，並將姓名及其原由宣示。

第八十八條 當選無效時，應以各該區覆選候補當選人依次當選。

##### 第三節 總選舉改選及補選

第八十九條 總選舉於衆議院議員全部改選時行之。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一九五

第九十條 改選於選舉無效時，就該選舉區行之。

第九十一條 補選於議員缺額，該選舉區無覆選候補當選人時行之。

第九十二條 改選及補選之選舉事項，均依本編之規定行之。

### 第五章 選舉訴訟

第九十三條 選舉人確認辦理選舉人員有舞弊，及其他違背法令行為時，得自選舉日起，初選於五日內向地方審判

廳起訴，覆選於十日內向高等審判廳起訴。其未設審判廳之處，得向相當受理訴訟之官署起訴。

第九十四條 選舉人確認當選人資格不符，或票數不實者，得依前條之規定起訴。

第九十五條 落選人確認所得票數應當選而未當選，或候補當選人確認名次有錯誤者，得依第九十三條之規定起訴。

。

第九十六條 司法官署於選舉訴訟事件，應提前審判。

第九十七條 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五條之訴訟，經判決不服者，得上訴之。但初選以高等審判廳為終

審。

### 第三編 蒙古西藏青海議員之選舉

第九十八條 蒙古、西藏、青海選舉區劃，及議員名額之分配如左：

哲里木盟 一人

卓索圖盟 一人

昭烏達盟 一人

錫林郭勒盟 一人

烏蘭察布盟 一人

伊克昭盟 一人

土謝圖汗部 一人

車臣汗部

一人

三音諾顏部

一人

扎薩克圖汗部

一人

烏梁海

一人

科布多

二人

察哈爾

一人

歸化城土默特

一人

阿拉善

一人

額濟納

一人

舊土爾扈特

一人

哈薩克

一人

前藏

四人

後藏

三人

青海

二人

### 第九十九條

選舉監督以各該選舉區之行政長官充之，監督該管區域內一切選舉事宜。選舉監督得酌派辦理選舉人員，並定其職務。

### 第一百條

選舉監督應分派調查員，按照選舉資格調查，合格者造具選舉人名冊。

### 第一百一條

選舉人名冊應載事項，準用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 第一百二條

前條之調查，選舉監督若認為不能偏行時，得專就其駐在地行之。

選舉監督專就其駐在地為調查時，對於駐在地以外之本管區域，應先期詳列選舉事由、選舉資格，並限定日期，令各地之行政長官宣示公衆，聽選舉人合格者自行呈報。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各地行政長官於呈報期滿時，應即查實彙報選舉監督。

第一百三條 選舉監督應將前條呈報之選舉人，一併列入選舉人名冊。

第一百四條 關於選舉人名冊之宣示及更正，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一百五條 選舉監督應於選舉期前，頒發選舉通告，令本管各地之行政長官宣示。

前項選舉通告應載事項如左：

一、選舉日期。

二、選舉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

三、投票方法。

第一百六條 投票所及開票所設於選舉監督駐在地，選舉監督得依便宜分劃本選舉區爲若干投票區，每投票區設投票所一處。

第一百七條 關於投票所及開票所事項，準用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第一百八條 投票紙、投票簿及投票匣，準用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條之規定。

投票紙除漢字外，得書各該地通用文字。

第一百九條 投票、開票及檢票準用第四十一條至第五十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五十三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條 選舉按照本區應選出議員名額，以得票較多者爲當選。當選不足額時，應就原投票所再行投票，至足額爲止。

第一百十一條 當選人足額後，以得票次多數者爲候補當選人，其名額與議員名額同。

候補當選人不足額時，準用前條之規定選舉之。

第一百十二條 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名次，準用第五十七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三條 當選通知及證書之給與，準用第七十六條、第七十八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四條 議員證書給與後，選舉監督應將選舉情形詳細記載，連同投票簿並有效、無效之投票紙，及議員名



冊，於本屆選舉年限內保存之。並造具該區議員名冊報告內務部。

議員名冊適用第八十條第三項之規定。

第一百十五條 關於當選人不願應選，及議員出缺時，候補當選人之遞補，準用第七十七條、第八十一條、第八十

二條、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六條 關於選舉無效，及當選無效，適用第八十四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之規定。

第一百十七條 改選及補選，適用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之規定。

改選及補選之選舉事項，均依本編之規定行之。

第一百十八條 選舉人確認辦理選舉人員有舞弊，及其他違背法令行為時，得自選舉日起五日內，向受理訴訟之官署起訴。

第一百十九條 選舉人確認當選人資格不符，或票數不實者，得依前條之規定起訴。

第一百二十條 落選人確認所得票數當選而未當選，或候補當選人確認名次有錯誤者，得依第一百十八條之規定起訴。

第一百二十一條 選舉訴訟之審判及上訴，準用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之規定。

#### 第四編 附則

第一百二十二條 本法施行細則，以教令定之。

第一百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屆衆議院議員選舉施行法（註四）

第一條 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屆衆議院議員之選舉，得於政府所在地行之。

第二條 蒙古四部西藏之選舉監督，以蒙藏院總裁充之。

第三條 選舉細則由選舉監督定之。

第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七日

一九九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八日

1100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八日，第七四四號，頁三三五——三三九。

註二：同註一，頁三二九——三三五。

註三：同註一，頁三三五——三五二。

註四：同註一，頁三五二。

## 十八日 北京政府令內務部籌備國會選舉事宜。

北京政府於昨（十七）日公布「修正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及「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屆衆議院議員選舉施行法」後，本日、馮國璋以北京政府大總統名義，令內務部籌備國會選舉事宜，令文曰：

「國會組織法及兩院議員選舉法，均經修正公布，所有選舉事宜，關係綦重，著內務部督飭籌備國會事務局，按照法定程序，迅速籌辦，慎重執行，以符本大總統尊崇立法之至意。此令。」（註一）

## 馮玉祥再自湖北武穴通電主和。

馮玉祥於本月十四日自湖北武穴發電主和，請北京政府罷兵。本日，馮再電主和，電文曰：

「戰禍重開，江漢潮湧，我總統、總理息事甯人之苦心，暨全國諸公排難解紛之寸效，一舉而付諸東流，如豆自煎，如瓜自剖，國將不國，良切杞憂。寒日通電，略有區區，敢申前情，惟乞鑒察。夫此次之戰爭，人以護法爲口實，我以北派爲號召，名義之間，已不若人，況乎民意機關，已歸烏有。今之主戰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剛毅之見爲心，何足以代表全國人民之眞意，存亡所繫，誰敢苟同，是以將領有不戰之心，軍士無必死之志，長沙先潰，岳州自奔，勢必所至，理有固然者也。王、范主和於前，四督調停於後，李軍統階平，張將軍敬堯等，亦均以息事甯人人之熱誠，致爲愛國救民之偉論，茲數君子，孰非北人，何厚於南，何薄於北，蓋以天理人情之所在，發於天良而不能自己耳。乃一經主和，而主戰者大不滿意，多方排擊，不目口北洋奸細，即指爲降服南人，推其居心，必使人人言戰，殺盡同胞，方足以快所大欲。國亡種滅，勢必旋踵，何仇何怨，至於此極，士氣盛衰，關係成敗，北

洋軍隊，訓練有年，辛亥、壬子諸役，何以能戰勝南方，此次何以迭爲南軍所敗，師直爲壯，曲爲老，不已昭然可見乎？若夫總統、總理，始終以和平爲心，久爲中外所共知，而某省則曰元首主和，即將獨立，元首本願息事甯人，惟恐強藩獨立，不得不進而主戰。上擁虛名，下無法守，中央之威信蕩然，國家之綱紀掃地，此而不亡，甯有天理，言念及此，不寒而慄。若以受挫於南，視爲大辱，試問較之外國，孰重孰輕，不與外人較雌雄，祇與同胞爭勝負，無論成敗，同屬自殘，卽獲勝利，詎有榮光。沉在我無必勝之算，在人無必敗之理，私人嫌怨；尙宜及早回頭，國家存亡，庸可置之度外，意氣不可爭，武力不足恃，爲公理與正義而戰，雖敗亦榮，爲意氣與私忿而戰，雖勝必辱，祥雖不敏，審之熟矣。而今日言戰之人，究竟有無確實把握，是否有必死之志，懲前愆後，所宜深審，若僅空口言戰，朦蔽元首，乘機以擴充其勢力，詐取軍費，或一日遇敵，使先退却，事後以治軍無狀自解，非惟誤軍，抑且誤國，一敗再敗，至於三敗，大局益將不可收拾，此玉祥所爲日夜深憂者也。同室有鬥，敢申披髮之誼，厥兄彎弓，無用垂涕而道，鈞座夙好和平，素持公道，伏乞貫徹初衷，力全和局，一髮千鈞，稍縱即逝。現岳州北軍，旣已退出，所未解決者，祇爲國會一問題。玉祥迫於愛國之熱誠，實不敢冒昧言戰，以誤將來，惟望國會早開，民氣早中，罷兵修好，時局早定，如仍有不以國家爲前提，而以破壞爲能事者，竊願爲國前驅，萬死不辭。禍迫眉睫，不堪再誤，臨穎待罪，無任主臣。」（註二）

### 川軍劉湘等通電推熊克武爲四川靖國軍總司令。

熊克武已於一月九日，就任四川靖國軍總司令職。本日，川旅長劉湘、陳能芳、劉成勳等，通電推熊氏爲四川靖國軍總司令。（註三）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十九日，第七四五號，頁三五七。

註二：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八三——八五。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六。

十九日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王士珍呈請辭職。（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十九日

二〇二

## 北京政府外交、內務、參謀、陸軍四部，籌議電覆黑督鮑貴卿所擬有關邊防辦法之意見。

本月三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以江電致北京政府，陳述對東北邊防之弭患辦法六項及應行籌備事宜五端。該項建議，經外交、內務、參謀、陸軍四部派員於十五日會同籌議後，將所得各條意見，本日電復鮑氏，電文云：

「齊齊哈爾鮑督軍鑒：密奉院函，交貴處江電條擬弭患辦法及應行籌備事宜，令迅速會籌辦理等因，當經會同籌議。茲將對於原案具有意見各條電達如下：

查原文弭患辦法第二、第三兩條載『遊說俄人，驅逐新黨』等語。按俄事紛糾，新舊競爭，最後勝負，殊難決定。各國對俄政策一律取觀望態度，對於舊黨固宜聯絡，對於新黨亦不能仇視。我國對外自宜抱此方針，暗中聯絡，不能明示左袒，以爲將來斡旋地步也。第五條擬在滿洲里設統駁〔駁〕機關，續准魚電請以參謀長爲江省中東鐵路一帶臨時警備總司令，以兩旅長分任左右司令各節。查中俄條約限制我國增兵，異常嚴酷，現俄人無力干涉，乘此時機增設駐邊軍隊，白宜藉謀久遠，不僅暫顧目前。所設總司令應即常川駐滿，以資鎮懾，似不能仍兼貴署參謀，抑或另行物色之處，希詳酌辦理。

又查應行籌備事宜第二條，擬屯兵博克圖，扼守火〔火？〕嶺隧道，深得國防要領。惟派駐該處軍隊，宜慎選良將精兵，以固西陲。第三條所論黑河增兵一節，希酌量江省兵力妥爲分配。第四條請爲多添槍炮一節，查現在軍械缺乏，殊難指撥，一俟籌有端倪，再行酌量接濟。第五條所陳江省兵薄，不能獨支危局，將來宜以三省之力共同維持一節，顧慮極爲週到，請先與奉、吉兩省協商爲要。

統觀籌議各條，洞悉邊情，深窺鄰隱，老謀勝算，備我長城，固國匡時，莫銘佩慰。時機難再，來日方長，尙希鞏固疆圉，慎重邦交爲幸。外交部、內務部、參謀部、陸軍部。皓。印。」（註二）

日使林權助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亞防敵之建議。（註三）



## 旅俄華僑呈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在俄京莫斯科設立總領事館。

因莫斯科的華商日衆，爲促進商業交涉事宜及保護商民，早在民國六年，旅俄僑商即設立「中華旅俄聯合會」，並呈請北京政府，早日在莫斯科成立總領事館。

本日，旅俄華僑聯合會會員盧照耀等，擬具請願書，呈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儘速核准成立總領事館。茲誌該請願書全文如後：

「爲呈請在歐俄莫斯科地方設置總領館，公舉代表劉斐，晉謁鈞座，代表一切，伏乞俯賜鑒核事：竊查華、俄毗連，通商最早，自海禁大開，彼此通使，載在約章。我華商因俄屬壤土遼闊，金錢雄厚，高掌遠矚，視若外府，用是攘往熙來，貿遷於新舊兩京及其他各埠者，日增月盛。而各通商巨埠，設有領館，與聞僑事者，歐美各國項背相望，其中以東亞（？）爲最多，中國爲最少，我政府有鑒於茲，緣商請俄政府，於亞歐俄屬全部各重要名城華僑薈萃之區，除海參崴已經設立外，如伊爾庫次克、莫斯科等處，添設領館，幾經交涉，俄政府僅允在伊城建樹一幟，而莫斯科爲歐俄名都，中心樞紐，迄今尚屬闕如，一遇華、俄人民交涉事件發生，在在均抱無涯之痛。自歐戰而還，商業競爭，達於沸點，我華商來俄者十倍於前，而工人被招來莫者，其數尤鉅。查俄人施非法之待遇，任意凌虐，其間接侮辱我政府，怵目驚心，令人髮指，倘無代表機關周旋接洽，我華商在異國抱精神上、形體上之兩大痛苦，迥非口舌所宜，筆墨所能罄也。

故設立總領事一節，關係重要，間不容髮，不得已而思其次，用是商等於上年乘歐俄變政，發起中華旅俄聯合會，公舉留俄礦務大學畢業生劉斐爲會長，創辦以來，造福工商，頗著成效，舉凡經過情形，歷經呈報鈞部在案。第斯會純爲團體集合，非國家性質，外人歧視之點，亦即在茲。雖以諳熟彜情手腕靈敏之工商代表當之，不無遺憾，設置領館，誠爲及今刻不容緩者也。

查莫斯科應設理由，曾於民國六年十二月經商等兩次上書鈞部，暨國務總理在案。至今未蒙批示，真相莫明，殊深疑懼。商等以茲事重要，特開全體大會，討論再三，或以鈞部總握外交，無暇顧及區區一部分之華僑耶，抑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日

二〇四

現俄兵工政府難期穩固，礙難即時解決耶，更或因庫款奇絀，遂致國際法立機關須待熟商耶。若以經濟問題，暫緩設施，我旅莫全體僑商，僉願擔任開辦經費，及常年經費二年，公舉會長劉安代表商等前赴北京，懇請鈞部查照上年第二十二號及二十三號請願書，商請俄政府准在莫斯科設立總領事，惟商等既擔任經費，其總領事一缺，應由商等公舉，以期造福華僑，有補國際。查有駐俄使館三等秘書陳廣平，在俄多年，資勞卓著，且熟悉俄國情形，擬請鈞部採擇羣言，呈請任命總領莫城，是僑商等共慶生存於歐俄，實受鈞部之賜。至副領事等員缺，應由總領事薦舉，用聯指臂，兼負責任。第此舉雖似要求，然於要求之中，仍未踰越範圍。倘蒙核准，將來商等効忠祖國，惟力是視。負痛陳情，伏乞鈞鑒，批示施行。謹呈外交部。華僑全體代表旅俄華僑聯合會會員盧照耀、達順明、乾盛裕、錦泰恒、錦泉湧、趙福堂、王朝臣等同上。」（註四）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八。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七四——七五。

註三：同註二，冊二，大事表，頁二二。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及一般交涉」，頁五八二——五八三。

二十日

北京政府特任內務總長錢能訓兼代國務總理。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王士珍以衰病爲由，於昨日向代總統馮國璋呈請辭職，本日，馮國璋令准給假休養，辭職之事着毋庸議，但另令特任內務總長錢能訓兼代國務總理，令文曰：

「署國務總理王士珍呈：瀝陳衰病，難勝重任，懇請辭職等情。現在時事艱危，該署總理碩望老成，正資倚畀，據陳病狀，屢系尤殷，應即先行給假，安心調理，所請辭職之處，着毋庸議，此令。」

又令。

「特任內務總長錢能訓兼代國務總理，此令。」（註一）

張敬堯電馮玉祥主和通電。

北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前於武穴通電罷兵主和，張敬堯聞訊後，於本日通電駁斥馮玉祥的和議主張，並為北京政府的主戰政策極力辯護。電文曰：

「（銜略）密。第十六混成旅馮旅長玉祥寒日通電，所述各情，於前敵軍心不無妨碍。現在討伐命令業經頒佈，凡我袍澤，自當一致進行，克盡軍人天職，當由堯覆電勸告，其文曰：武穴馮旅長鑒：正密。抵漢以來，種種風聞，均謂吾弟已在武穴獨立，當即電臺端，請即日來漢，以息浮言，尊處覆電並寒日通電先後到漢，查閱之餘，祇悉吾弟不願以鬬牆之爭，致招滅亡之禍，按兵不動，意欲促進和平，心迹無他，人所共諒。抑敬堯竊有進者，我輩軍人除服從命令，保衛國家外，絕無他種職志，可以對外宣言。此次南北戰爭，毫無名義，然是非曲直，究有所在。零陵獨立，西南響應，猶可藉口於內閣政策不滿人意，則段閣已倒，明令息爭，彼方著著進逼，全國騷然，荆、襄本調人區域，乃於段閣倒後，勾通土匪，倡言自主，大總統不忍生民塗炭，派兵征剿，名正言順，全國共聞，彼方遂藉端攻岳，進窺武漢，明與總統挑戰，何能再事姑容。此時若不明令聲討，吾恐武漢三鎮早歸敵有，挾此號召，不惟北方將士無有立足之地，而無理要求，大局更無從收拾。吾弟與堯同屬軍人，所統又係堯軍，為國家計，為大局言，為我北系將士祖宗廬墓、生命財產計，當此之時，均不得出此不負責任之言論，以亂軍心。奴顏卑膝，乞和於人，血氣毫無，廉恥道喪。假如尊電所述，南軍不犯鄂境，北軍不入湘界，遂可罷兵息民，然則中國此次遂可分為無數小國以自立乎？抑將仍謀統一乎？由前之說，則立召外人干涉而危亡愈速；由後之說，則湘南係屬國境，有欲據地自雄，不遵明令者，當在討伐之列，是故空言救國，而一知半解，受人愚弄，其結果適足以亡國。吾弟明達過人，若尚有國家觀念，希即服從命令，取消前言，同心同德，共濟時艱。國家之幸，生民之幸。懸直之言，尚祈亮答等語。謹電奉聞，敬乞鑒察。張敬堯叩，號印。」（註二）

北京政府令派朱淑新為綏遠總辦。（註三）

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程潛聯電反對改組軍政府。

岳州總司令程潛於十五日通電反對改組軍政府，本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與程潛銜通電，仍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日

二〇六

申反對改組之議，電文云：

「（銜略）伍、唐、程諸公齊電，並同吳佳電，均敬悉。諸公慘淡經營，苦心孤詣，欲爲西南立不拔之基，與北方成對峙之局，老成謀國，佩仰殊深。浩明等細譯電文，往復商議，潛以另電有所陳述，想達臺覽。竊沿明等身當前敵，謹將前敵軍情，與諸公一商榷之。自主戰僞令發表，蘇督即有三十一通電，雖不得解決，亦足見北派之分歧。若遽設政府，是與彼絕無周旋之餘地，不啻促北合以謀我。現當滇、黔、川聯軍未能東下，粵省龍逆未能太平，鄂軍隊未能出境，實力未足，時機未至，不策萬全，何以善後。竊以爲目前宜暫緩設立政府，而以聯合會議主張一切，況聯合會議業經成立宣誓遵守，尤利進行，一俟實力既充，時機既至，再圖設立政府。諸公卓見如何，仍祈公決。佇候明教。浩明、潛同叩。號。」（註四）

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部入成都；劉存厚、張瀾率部向陝西邊境撤退。

本日，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揮軍西上，因川軍第一、第二、第三各師重兵均在川南敘、瀘前線，川西、川北空虛，是以熊部進軍未遇任何阻碍；且四川督軍劉存厚、省長張瀾已於本月十六日通電所屬各將領，宣言與西南各省一致，解除川省戰禍，並於熊部到達前退出成都，向陝西邊境撤退。熊部第九旅旅長前敵總指揮呂超，隨即率部與滇、黔軍進入成都。熊克武因以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名義，宣言總攬川省軍民統治權。（註五）熊氏嗣於廿五日電廣州軍政府孫大元帥告捷。（註六）

洪輯麟自重慶致電謝持，報告川省內情。

本日，洪輯麟致電謝持，報告推舉熊克武爲四川靖國軍總司令之原由，預料熊將不克壟斷川局，惟甚盼省長楊庶堪能以宣撫名義速歸。電文云：

「萬急，廣州軍政府謝秘書長慧生鑒：聞密，庚電敬悉。前推錦帆總司令之故有三：一則劉顯世首先承認，唐遂委，若故立異，轉虞阻滯。二則呂（超）、向（傳義）、王（伯常）、喻（培棧）團長，均擁錦帆，黔攻渝時，有三團欲應而不可得，錦帆有正式軍隊一師，實力較厚。三則同人內顧川局，外有滇、黔，實有不宜自相分裂之勢，



故寧以誠意感人，不嫌退讓。至復（按指黃復生）、錫（盧師諦，字錫卿）仍占原有名義，惟錦加各軍二字。民軍方面，仍既有一致之效，逆料川局將來，錦決不能壟斷。甚盼滄白（楊庶堪，字滄白）以宣撫名義速歸，各路民軍爲其後盾，時不可失，請轉促之。聯合會議已由錫卿自永寧發電舉兄，但該條限代表一人，錦不取銷協和，恐無效。軍府發展近況如何？西林（按即岑春煊）有電主張推中山爲聯合會軍事總代表，藉以無形取銷軍府。而冀帥爲中山出力，迅極端贊成聯合推西林議和，又欲承認馮氏（按指馮國璋），太炎因是憤極，久留不歸。如劉存厚宣布毫無誠意，復、錫業已通電反對，而太炎有激於劉，遂欲恕劉，亦偏見也。一、三師意較誠，另有通電，錦號口由川北西上，西林近電主張和議，先提四件，以爲馮氏主張國會，若有困難之處，宜照李秀山（按即李純）議，由省議會聯合會解決，電唐、熊及海軍各如其量，予以實同交換條件。現在南北權力，同在軍人，彼輩各得位置，其餘尙復何說。擬發電反對岑議，有效與否，非所計也。粵情希詳告復。洪輯麟叩，號印。白重慶發。」（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七四七號，頁四〇五。

註二：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二〇A——二一B。

註三：同註一。

註四：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八九。

註五：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七。

註六：「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九日，第五三號，頁一六——一七。

註七：同註五，頁二〇六——二〇七。

## 二十一日 孫大元帥文函勸張敬堯協同護法。

孫大元帥本日函北軍張敬堯，勸其協同護法，使國家恢復和平，力修內政，以禦外侮。原函曰：

「□□將軍執事：北中人來，每盛推執事兵略優長，洞明大體。近復鑒于戰事綿互，非國之福，因力主持重，期以息事寧人，聞之欽歎。此次西南扶義興師，國會集非常會議于粵中，組織軍政府，是皆緣於擁衛國家大法。蓋以國法廢壞，則國本胥淪，滅亡隨之，故萬不得已而舉兵，所以護法，亦所以救亡，雖陵重險，冒死亡，膏血濶原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〇七

鑒，而義有所不忍避也。顧文與西南諸將帥，皆素愛平和，甚願國內賢豪，互相提携，一致主張，使舊國會重集，約法恢復其効力，則一切糾紛，皆可由國會依法解決；如此，則國本由危而復安，國法由斷而復續，戰事立止，和平立復，然後力修內政，以禦外侮，則民國基址，庶幾永奠。執事公忠憂國，諒同此意，尚望同此主張，共匡危難，俾時局得速臻康定，銷兵氣爲祥光，則利國福民，胥於執事是賴矣。茲特派□□君代表來前，藉申鄙悃，幸爲接洽而商榷之，國事甚幸。手此布意，順頌毅祉。（大元帥）啓、中華民國七年二月廿一日。」（註一）

**章炳麟電斥岑春煊所提議和條件。**

本日，章炳麟發表電文，指岑春煊所提議和條件爲謗言亂政，並逐條駁斥，除呼籲勿爲其煽惑所迷亂外，並請宣布岑之罪狀。電文云：

「（銜略）岑春煊近以四條徵求各省同意。一、承認馮國璋爲總統。二、國會問題，交各省省議會解決。三、以陸爲粵桂湘巡閱使，免龍濟光職。四、以唐爲川滇黔巡閱使，免劉存厚職。據第一條，黎公復職，已絕非其所許。據第二條，省議會北多南少，以國會交令解決，則恢復舊國會亦絕對非其所許。於義師初起之宣言，一概拋棄，且對於兩段亦任其優游自處，謗言亂政，乃至於此。三、四兩條，直以小利誑人，血戰經年，於國家無毫髮之益，而爲唐、陸爭此權利，受之者亦何以自處。查岑春煊本宗社黨人，前歲撫軍肇慶，因人成事，且宣言欲爲民國除害，兼爲清室復仇，宗旨已不可從；袁氏既隕，春煊自謂目無餘子，而復熱中利祿，諂媚僭盜，欲使南方護法靖國之師，皆爲一己利用，除電請唐帥否認外，應請宣布岑春煊罪狀，以告天下，毋使老姦再行煽惑。章炳麟簡印。」（註二）

### 錢能訓通電就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

北京政府因國務總理王士珍稱病辭職，乃命錢能訓代理總理職。本日，錢氏到院視事，並發表就職通電，電文云：

「（銜略）聘卿總理因病辭職，府主慰留，給假休養。能訓奉令兼代職務，辭不獲。已遵令就職，敬已專電奉達。能訓材智短淺，專領民曹，已多叢脞，何敢總攬政樞，致速官謗。只以元首憂勤，聘老敦迫，不得不勉竭庸愚

，暫權職任。值此國家多難，兵戈縱橫，所賴內外相維，以圖匡救，願隨諸公之後，共策進取之方，務懇隨時指導，俾能訓獲免覆轍，亦大局實深利賴。敬布誠悃，尙希惠教。能訓，馬印。」（註三）

## 北京政府特派張懷芝為湘、贛檢閱使，令率軍入贛。（註四）

## 北京政府海軍部與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締結無線電信借款契約。

為成立雙橋無線電臺，北京政府海軍部劉傳綬與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大倉得太郎，本日簽訂無線電信借款契約，大要如左：

一、三井株式會社為中國政府建設一大無線電信局，以與日本、亞美利加、歐洲各處，為直接無線聯絡。其購地、建築、機械各項，共須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鎊，由會社擔任籌助之，年息八釐。

二、該款自無線電信局構成之後，分三十年還清，每年還三十分之一，此項還款與利息，概由該局收入中純益項下支付，如不足時，會社負其責任。但中國政府須將該局附與會社經營三十年，會社仍以每年總收入之一分，送納政府。若三十年期間內，政府欲收回經營，則須將未還之資金並利息一概還清。（註五）

附錄：

中國海軍部與日商所訂無線電臺正合同十七條（註六）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訂立

（按）此電臺資本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鎊，勻作三十年分還，至三十年期限屆滿，無論該電臺資本金是否收清，該電臺即應完全無價歸中國政府收管。

茲擬訂在中國設一大無線電臺，其能力可與日本、歐美大電臺直接通電，合同條件於下：

（一）本合同係以中華民國海軍部名義（以下稱中國政府），與日商三井洋行承辦工程司名義（以下稱承辦人），雙方協議訂立。

（二）承辦人經中國政府許可，建設一大無線電臺，其發報電力，及收報機械，可直接與日本、歐美通報。該電臺地點，由中國政府指定後，得在該處購置或租賃地基，以便建築之用。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一〇

(三) 凡租購地基建築房屋與桅塔，以及營造運輸，並安置機械等項預算，須用資本金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鎊（預算列後），由承辦人自行籌集，並由其獨自擔任關於建築及一切設施事宜。

(四) 上列資本金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鎊，即係建築該電臺之用，勻作三十年分還，即全數之資本分爲三十分，每年還一分。其未還之款按每年八釐利息，於每年還款時加入。每年還款時期，準定於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從開辦年間爲始。

(五) 承辦人擔保以上資本，及按年利息，係由電臺收入項下，開支各項之後，所餘款內償還，故承辦人獨自負有償還一切開支之責任。如收入不敷開支，其應償還資本及利息亦由承辦人負責。惟中國政府於三十年內，須付承辦人以管理之全權。

(六) 電臺在承辦人管理期內，中國政府應得有該臺全年營業收入百分之十之報效金。係照陽歷全年計算准定，每年年終繳納。設該臺全年營業收入不敷開支時，則中國政府仍應得有該臺全年營業百分之十之報效金。

(七) 中國政府得委人駐臺監督查報之權，庶可核實。第六條所定繳納之報效金，除前項所派人員外，並可派練習生到臺練習。惟該練習生所有一切費用，應由中國政府擔任。

(八) 電臺營業內負有收入責任甚大，故中國政府須允許與外國各電臺、及海口輪船通報，庶於營業可期發達。惟中國內地各電臺通報，除軍事上通電，常依軍事機關命令辦理外，其餘中國內地商報一律拒絕。若中國政府有軍防時代，該臺應遵從中國一切軍律。

(九) 政府於三十年期內，無論何時可將電臺收回國有，屆時所有未還之款及其結至交款日之八釐利息，均由政府償還，同時承辦人對於該電臺一切行動不生效力。按照上開辦法，應由承辦人於電臺未經交與中國政府之前，將電臺所有一切物件等用華、英文開列清單呈部。

(十) 中國政府如未能依第九條所云將款項償還，則無撤免承辦人管理之權，如政府有此類行爲，當認承辦人有該電臺之所有權。

(十一) 三十年期內，承辦人既負有償還資本、並擔按年付息等項之責任，故具有讓與電臺於他公司之權，但須經中

國政府許可，否則於法律上作爲無效。

(十二)電臺用至三十年期限屆滿(如未照第九條辦理)，無論該電臺資本金是否收清，該電臺即應完全無價授與中國政府收管，承辦人不得有絲毫索價。惟中國政府須於六個月以前通知，否則承辦人當取全年收入百分之五爲酬勞金，至第五年爲止。

(十三)中國政府將電臺收歸國有後，臺內所有一切人員，應由政府留用，給予薪洋，如間有不合用者，亦可辭却。惟在承辦人管理期內，一切人員均由承辦人雇用、給薪，其薪水均由收入項下支給。

(十四)電臺在承辦人管理期間，如遇應行增加電力，添購機器，由承辦人負責增加，但須得政府之允許。其增加資本，仍在原定三十年內分期攤還本利。

(十五)中國政府須頒發護照與承辦人，以便轉運各種機械材料，庶免繳納釐金，以及其他內地雜稅。惟承辦人須將各種機器材料清單送核，給發護照，其餘仍照中國向章辦理。

(十六)電臺須用材料，如有中國出品，其成色優美及價值較廉者，應儘先購用。

(十七)本合同用華、英文各繕三分，如有爭執之點，應以英文爲憑。

中華民國海軍部

日商三井洋行代表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訂立

中日無線電臺借款附則合同七條

中華民國海軍部(下稱中國政府)，與日商三井洋行承辦工程司(下稱承辦人)，於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雙方訂立附則合同，爲建政府無線電臺事。按照正合同，中國政府無論何時可付清款項，將電臺收回國有，現議使該電臺裝設完竣後，即由中國政府收回辦法，其建築等所需資本，由承辦人代中國政府籌集，故經中國政府及承辦人雙方協議附則合同條件如左：

(一)承辦人擔任代中國政府募集債款金額五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七鎊，該款以承辦人名義，存儲日本銀行，作爲建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二一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二二

築無線電臺之用。

(二) 上開資本金分三十年，由中國政府付還，即全數之資本金分作三十分，每年攤還一分，每分計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鎊十一先令四辨士。其未還之款，按每年八釐起息，於每年還款時加入。

(三) 中國政府每年付還資本，定於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第一年還款，自該電臺建築完竣，完全通電於日本、歐美各電臺之第十年為開始付還之期。

(四) 中國政府應付還利息，按照本附則合同第二條所開利率，自該電臺建築成立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開始付息之期。

(五) 按照本附則合同，該電臺之管理及營業權，既由中國政府收回，則所有該電臺營業收入或不敷開支等事，承辦人均不負責，其正合同第五條條文，亦即作為無效。

(六) 如電臺為中國政府收回後，僱營業上或發生與其他水線公司，與中國已訂之合同內有妨礙之處，則承辦人可聽憑中國政府囑令，由承辦人將電臺另行設法與水線公司免去妨礙。僱不能籌妥此項辦法，則中國政府應付還之款，即暫為停止，俟妥善後再行照付。

(七) 本附則合同即為正合同之一部分，按照正合同十七款一體辦理。

中華民國海軍部

日商三井洋行代表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訂立

附三井洋行致海軍部函三件

海軍部鈞鑒：逕啓者：查附則合同第二款所稱中國政府管理電臺時，所費用並攤還本利均歸中國政府承認，僱貴部對於此節有所疑義，則敝行願以貴政府命令，將電臺代為管理，並由敝行擔任還資本、利息並開支一切費用，按照正合同所議之條件辦理。以下所列三條，為保護敝行利益起見，特開列如左：

(一) 中國政府須於一年以前通知，以便籌畫妥善辦法。

(二)電臺在中國政府管理時代，其資本、利息及一切開支，按照現在合同所議，均歸中國政府自行擔任。

(三)電臺在敝行管理時代，其一切寄遞官商電信，均照敝行收費，肅此專請鈞鑒。(此附在附則合同之後，兩方同意蓋印爲證。)三井洋行代表。

海軍部鈞鑒：敬肅者：查貴政府與大北、大東兩水線公司所訂合同，在一千九百三十年內，有不准其他陸地電臺與歐洲及美洲通電等情。敝行自應於一千九百三十年以內，遵照附則合同第六條內所開文字辦理，至一千九百三十一年爲始。貴政府與大北、大東兩水線公司所訂之合同已失效力，則本行即可與歐美全球通電，一切營業即無妨礙。現應聲明，伏乞鈞鑒。(此函附在附則合同之後，兩方同意蓋印爲證。)三井洋行代表。

海軍部鈞鑒：敬肅者：敝行與貴部所訂合同，建設大無線電臺一座，所需材料，係敝國各廠選定，或由歐美訂購，均係最高貨品，萬不至有以低貨搪塞情事。特此聲明，伏乞鈞鑒。(此函附在附則合同之後，兩方同意蓋印爲證)。

### 駐庫倫都護使陳毅為援護外蒙，電請在烏得滂江屯駐重兵。

爲應付俄國變亂，駐庫倫都護使陳毅本日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請派兵駐烏得滂，以爲庫倫後盾，烏得滂地位適中，可緊急應變，不致臨時竭蹶，此即籌議內外蒙聯防之開始。電文云：

「外交部鑒：

中密。寒電、巧電，均悉。當經切商蒙署，云俟商議得答再復。惟蒙人多疑，一時恐難得結果。前接恰專員電報稱，伊爾庫次克及烏丁斯克變亂情形，早於一月三日、二十六日、本月十五日，電請國務院參、陸兩部及察都統籌備援應。原擬係請察區派兵，馳駐內蒙邊境烏得滂江附近，暗備不虞。該地距庫，馬隊急行數日可達。萬一恰有亂事，即派庫隊援恰，以烏得滂駐隊爲庫後盾。設庫仍安靜，儘可停駐不進。如庫受影響，兵力嫌單，則臨時一面通告外蒙，一面電兵進庫。似此則事不急時不致有違約越境之嫌，而烏得滂駐兵早有預備，亦不致臨時竭蹶。院部始因兵力難分，電稱緩辦。繼因本署力陳，條電已允電察派隊馳駐。總之，無論蒙人允否進兵，能否負責，烏得滂駐兵萬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二日

二二四

不可緩，請轉催參、陸部迅飭察隊出駐爲要。以上情形已電告恰署。再此次俄人擬請保護，恰署並未報知本署，請電飭恰專員，嗣後關於恰邊情形，有何意見，同時電知本署，以資接洽而免歧誤。毅。馬。」（註七）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六——五一七。

註二：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四二四。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七四八號，頁四三三。

註五：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冊，頁五〇五——五〇六；周開慶：「民國經濟史」，頁五〇一。

〇一。

註六：「中外條約彙編」，中口條約，臺北，文海，頁二一〇——二一二。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六六。

## 二十二日 孫大元帥文通電全國，主張尊重國會，回復和平。

本日，孫大元帥通電全國，說明對時局之主張，謂西南興師，目的止於擁護約法，根本主張惟在恢復約法效力，以求國會之永久保障，盼舉國以國本爲念，速復和平，共圖建設，救國家之淪胥。電文曰：

「（銜略）國亂經年矣！當列強環伺之時，爲閭閻煮豆之舉，苟有人心，豈應若是？特好治者，人之天性，戰爭者，不得已之行爲。欲國家臻於治平，惟舉國一致尊重國法乃可。此次西南興師，目的止於擁護約法，根本主張，惟在恢復約法效力與國會永久之保障耳。北方愛國同胞亦無不共抱此旨，雖武力壓伏，意不得宣，然而觀北方議員諸君之主張，自可徵其趨向。蓋民主主義爲世界自覺國民信奉之正義，議院政治爲近世國家非由之正軌，民國肇造之基，實建於此。操政者苟能尊重民國之國本，則其政治生命可全，反是則未有不蹈者。以項城之雄，尤不免於自斃，不如項城者，更何足言執權者？若能共喻斯旨，棄其非法亂命，息戰罷兵，一切解決悉聽國會，則國是既一

，大亂立定。若徒恃個人之智與力，以圖保持權位，不特戰禍延長，殃及國脈，卽於各執權者自身，亦爲速亡之道。南京李督軍本息事寧人之心，倡平和救國之議，疊次通電，語重心長。文素以博愛爲信條，平和本屬初志，此次受國會非常會議之付託，肩繼絕扶危之重任，所誓死以爭者，僅此耳。諸公皆黃族俊良，民國賢者，望以國本爲念，速復平和，共圖建設，解時局之紛糾，救國家之淪胥。謹瀝肝膽，希賜明察。孫文，荏。」（註一）

## 孫大元帥文通電西南護法各省，說明對時局主張。

本日，軍政府孫大元帥通電西南護法各省將帥，說明護法政府之所等，實爲擁護民國根本之約法。惟經國會非常會議選出之元帥及各部總長，多未就職，護法諸軍又未能毅然贊助國會所組織之軍政府，非但國內人民無所適從，世界各國更疑護法戰爭爲羣雄割據之舉動。是以護法政府，內不能示國民以趨向，外不能得世界之同情，國家之危險，莫大乎此！孫大元帥因通電主張，應於列強困於歐戰，無暇東顧之際，迅謀鞏固國本，乃籲請各將帥貢獻救濟良策，倘能恢復約法效力，願卽引退。其電曰：

「（銜略）民國成立七年，大亂者四次，國本飄搖，民力凋敝，推原禍始，皆執政者營私亂法之所致耳。夫國家治亂，一繫於法，法本空文，專賴合法機關之合法行爲爲之表現。約法爲民國命脈，國會爲法律本源，國會存，則民國存；國會亡，則民國亡。癸丑、丙辰兩役，所爭者此耳。段氏亂法，摧殘國會，致令兵連禍結，於茲經年。我西南諸將帥，以護法爲標幟，舉兵討賊，大義炳然，全國共喻，前敵將士，親冒鋒鏑，不惜犧牲性命，捐棄骨肉，以與國賊戰，其愛國護法之精神，成仁取義之勇氣，尤我國民應永感不忘者也。然吾人今日之所爭者，非爲攘奪政權也，實爲擁護民國根本之約法。破壞民國者，以蹂躪國會爲唯一之手段；則擁護民國者，應以尊重國會爲唯一之職責。自國會被武力蹂躪以來，愛國之議員諸君，來集廣東，以道途梗塞，及爲國事奔走者，一時不能來集之故，正式國會急切難成，而對內對外，又不能不有繼絕扶危之中心組織，於是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垂絕之國脈，賴是僅存一線，然元帥及各部總長，多遜讓未就，及今半載矣。舉國國民，見北京政府既爲非法僭竊之機關，而西南護法諸軍，又未能毅然贊助國會所組織之軍政府，乃徬徨岐路，無所適從。世界各友邦，見我主張擁護國

會者，尚不能服從國會，更疑我護法之戰爭，爲割據爭雄之舉動。內不能示國民以趨向，外不能得世界之同情，是非不明，國是不定，國家危險莫大乎此。試觀內外情形，段氏雖辭職，河間馮氏爲段所挾持，不特無悔禍之誠，且日事武力壓迫，近又以僞令發佈修正國會選舉法等條例，而帝制餘孽，以及亡清舊吏，更事厥陰，復辟之說近又喧傳矣。江蘇李督軍，以息事寧人之心，唱和平救國之議，而唇焦舌敝，不能回亂國者之心；我護法諸公，汲汲於謀西南之一致者，亦甲論乙否，不能收理順勢隨之效。歐戰發生，及今四載，一日戰事告終，列強視線咸聚於東方，及今不謀鞏固國本，何以圖存？民主主義爲世界自覺，國民信奉之正義，議院政治爲近代國家共由之正軌，民國精神既在於斯，則擁護民國之志士仁人，更應以此爲唯一之標幟。文受國會非常會議之付託，於正式國會未成立，合法之統一政府未組織之日，肩繼絕扶危之重任，雖力微德薄，而顧念職責，惟有誓以一身，保民國耳。諸公或爲肇造民國之元良，或爲恢復共和之賢者，當此國是淪胥，國脈垂喪之日，應有救濟良策，倘約法效力朝能恢復，則文少可引退。謹瀝肝膽，佇候德旨。孫文，養。」（註二）

陝西靖國軍胡景翼等，與北軍陳樹藩戰於臨潼、蒲城兵敗。（註三）

陝西自胡景翼、曹世英等宣告獨立後，與郭堅等軍隊聯合進攻，北軍陳樹藩部與靖國軍接戰，北軍勝利，臨潼、蒲城由北軍攻佔。（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囑向日本政府聲明處理中、俄邊事態度。

俄國自革命後，中、俄邊境緊急，日本屢向中國政府提出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要求。外交部以「華境內，中國自行處理，境外可與日本共同處理。」電知駐日公使章宗祥，以非正式聲明告知日本政府。

電文曰：

「俄事迭電均悉。近日館迭派員探詢對於俄邊緊急情形，中國是否願與日本提携，共同干涉。荷本中將並謁見主座，經面告以華境內事宜，中國自行處理。華境外事宜，可與日本共同處理。該中將要請先向日政府用非正式聲明，然後由兩國陸軍當局規定辦法。奉諭：『由外部本此意電知章使照辦』等因。復經國務會議公決，與日本協商



進行。特電達。希遵照主座面言各節，以非正式向日政府聲明，並電復。外。」（註五）

## 奉督張作霖派兵入關，開始向關內爭權。（註六）

奉督張作霖本日派第二十七師張景惠旅入關，且會同徐樹錚在秦皇島將北京政府前國務總理段祺瑞當政時購自日本之軍械悉數截留，爲其與北洋軍閥爭權之始。

曹汝霖在其回憶錄中，對張作霖截留軍火，進而入關干政，有如下之敘述：

「合肥自武力統一失敗後，深感北洋軍隊，已成個人軍隊，不聽中央指揮，綱紀蕩然，又錚建議，另練參戰軍三師。時中國陸軍部方與日本商議共同防俄協定，合肥因又錚易遭各方妬忌，故以參戰軍事宜，交與陸軍總長靳雲鵬與日本商借練兵費及三師之裝備。日本果然同意，遂以南苑和北苑爲練兵場，並在黃寺設講武堂，訓練下士，以馬子貞（良）、曲同豐、陳文運爲三師師長，請坂西利八郎兼參戰軍顧問。馬子貞爲回教徒，勤儉樸實，該師成績最好。」

合肥以張作霖亦出力使馮氏發討伐令，故對張亦另眼相看。張作霖於清季由盛京將軍趙次珊（爾巽）令東邊道張錫鸞收撫以後，由守備而千總、總兵，卒頭日上。張抱有統一東三省野心，而張錫鸞陞任盛京將軍後，以爲張是自己收撫之人，不假以顏色，致相處不安。入民國後，張作霖勢力益大，中央給以二十七師師長，並他調錫鸞，易以段芝貴（段之父爲張收撫之保人）。張對段陽示恭順，陰嫉其羽翼對段作難，使段不能安於位。張的同伙馮麟閣，後亦爲張招撫，張在東省勢力更張。政府以張爲地頭蛇，極力綏撫，屢易首長，終不得相處圓滿。馮麟閣經張扶翼，亦升爲二十八師師長。經過十年之久，張用盡心計，逼走黑督畢桂芳，竟以武力逼走吉督孟恩遠，卒以吳俊陞督黑，張作相督古，自己督奉。後又以馮附復辟被譴，張遂兼領其師。帝制時又予以三省巡閱使，湯玉麟爲察哈爾都統，察綏勢力亦歸於張，從此躊躇滿志。此張作霖由草莽而至巡閱使之大略也。

後又錚與楊宇霆密謀，截留秦皇島軍火（此項軍火據聞爲黎總統密向日政府購以備練三混成旅之用），遂與楊鄰嵩（宇霆字）以奉軍名義在天津設立參謀處，由張作霖委楊爲參謀長，徐爲副參謀長，訓練三混成旅，與奉軍同

一番號。楊以奉軍爲巡防隊前身，卽二十七師亦出巡防隊改編，故要求老張練一支新軍。徐則以段氏勢力薄弱，亦須培養新力，各有隱謀，彼此利用。從此奉軍入關，張作霖亦往來於津榆間，住在天津河北德記軍衣莊。及東海上台，合肥下野，張以護衛京師爲名，令奉軍開入北京，駐於京津道上。並在北京設辦事處，派張景惠爲處長。張景惠爲人，和平周到，與政府要人相周旋，亦頗和洽。張作霖不久亦入北京，居於順承王府，東海亦有借重之意，從此張對中央始生問鼎之心。張作霖對合肥向很恭順，時趨晉謁，但合肥秉性剛直，不長於連絡，又不喜用手段，對任何人，總是直來直往，不事敷衍。曹仲珊（錕字）見張入京，深恐段張結合，不利於直系，於是對張極力拉攏，且結爲兒女親家，曹張之間，反形親熱。斯時軍閥之恩恩怨怨，忽離忽合，真無從捉摸，日的總是自私自利而已。徐又錚在天津，做了一件出軌之事，時陸建章亦在天津，陸向反對合肥，然並無行動，又錚想除陸以防後患，遂誘至參謀處，乘其不備，自行槍殺，報告政府，謂陸陰謀倒段，故已設法處決。在國務會議席上，司法總長提出責問，合肥答以現在不便宣布，我令徐樹錚執行。其實又錚是先斬後奏，合肥引爲己任，不免袒護過分。陸建章有無倒段陰謀，我不得而知，而其在北京軍政法處長時，濫殺民黨，恐冥冥中自有報應也。」（註七）

### 駐庫倫都護使陳毅因外蒙拒我派兵，再電請駐兵烏滂為庫後盾。

我駐庫倫都護使陳毅爲出兵外蒙事，奉令與外蒙政府交涉。外蒙官府以中國出兵，恐蒙人不明內情而生惶惑，且自認不致有多大變亂，其本身必能應付，拒絕向中國請求出兵。陳毅因於本日將情電告北京政府，並請准予撥派兵馬，進駐烏滂，以爲庫倫後盾。電文云：

「外交部鑒：

中密。馬電計達，頃據外蒙官府復稱：『政府因恰邊俄境擾亂，恐外蒙兵力單薄，擬由內地派兵駐防，俟事定撤回。並尊重條約先與敝官府商辦，深感好意。惟內地派兵，蒙衆不明情形，恐滋惶惑，應請勿庸派兵入境。至恰地既有專員衛兵及蒙兵百名，茲擬再派蒙兵五十，並帶機槍，更請由都護駐庫衛隊撥派一連，會同防守。倘再不足，蒙尙可出兵千名。』頃接恰電，俄已有多數黨數十名與穩健派調和，並由蒙官聲告不准潛入蒙境，似不至大有擾

亂。有此兵力，當可維持。至將來若俄德議和，蒙邊發生特別變局，自當再行商量辦理」等語。

查蒙署既不願派兵入境，自未便強迫。似仍照原定辦法，由庫酌撥衛隊赴恰會防，一面仍促察隊出駐烏滂，爲庫後盾，以備萬一。當否乞酌復。敕。養。」（註八）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第四九號，頁三——四；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二，頁八二九。

註二：同註一，頁四——六。

註三：國史館專檔〇〇三〇號。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五。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九。

註六：同註三。

註七：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三八——一三九。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六六——一六七。

## 二十三日 孫大元帥文明令撤銷省長監督司法之制度。

軍政府內政部爲鞏固司法獨立之基礎，發揚民國約法精神，呈請孫大元帥撤銷各省區行政長官監督司法之權。本日，孫大元帥依據約法規定，令准內政部呈請撤銷省長監督司法制度，至司法行政與籌備司法事務則暫由內政部管理。令文曰：

「內政部呈請明令撤銷地方行政長官監督司法，以維司法獨立。查三權分立，約法具有明文，以行政長官監督司法，實爲司法獨立之障礙。軍政府以護法爲職志，自宜遵守約法上之規定，所請撤銷地方行政長官監督司法，應即照准。至司法行政及籌備司法事務，應暫由內政部管理，此令。」（註一）

附錄內政部原呈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二二〇

「呈爲擬請撤銷各省區長官監督司法命令，扶植司法獨立，仰祈鈞鑒事；竊維近世立憲國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不相侵越，所以昭法治之精神，非徒襲文明之名號也。民國成立以還，司法之權屬諸法院，司法行政隸於中央，約法具存，粲然可考。自袁氏專政，梁啓超任司法總長，以暴力干涉國會，使立法機關失其監督政府之能力，復以監督司法之權授諸各省省長，使行政兼理司法，於是司法前途遂不堪言。嗣共和恢復，以爲此項弊政，苟非爽心病狂，決無尤而效之者；乃前司法總長張耀曾，仰承段祺瑞意旨，仍舉監督各地司法行政之權，委諸各省區長官，法界譁然，指爲顯違約法上司法獨立之規定，迭經國會提案質問，乃悍然不顧，置若罔聞，顛預官僚，殊堪痛恨。今軍政府以護法大義號召全國，既與非法政府斷絕關係，自宜與民更始，一反其悖謬之所爲，非法政府前頒各省區長官監督司法之偽令，當然無復存之理，擬請鈞座特下明令，撤銷各省區長官監督司法成案，庶鞏固司法獨立之基礎，而發揚民國約法之精神。所有擬請撤銷各省區長官監督司法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備文呈請察核，訓示施行。謹呈

大元帥鈞鑒。」（註二）

### 孫大元帥電黃復生，望推定川督人選。

本日軍政府孫大元帥電黃復生等，望推定四川督軍人選，以謀統一而定川局。電文云：

「永寧黃總司令、盧副司令鑒：中秘。並轉石青陽、夏亮工、朱叔癡、宋紹尊、黃聖祥、陳鳳石、顏德基、陳炳堃、蕭敬軒、李靜安、丁厚堂、陳華峯、呂漢羣、向育仁諸君鑒：頃接資州徐孝剛、鍾體道兩君篠電稱：加入西南，一致護法，積之三十一日通電，推賢讓能，用舉錦帆主川軍等語。查劉電此間未得，而川督一職亟應解決，諸君主持大計，或紹兵符，究應何人督川，始能適當，諸君迅速秘密商推定，由此間卽予任命，以謀統一而定川局，無任盼禱。文、梗。」（註三）

### 孫大元帥文致電章炳麟，望聯合川、滇、黔同志鞏固軍政府。

電文云：

「重慶章太炎先生鑒：申密。養日通電西南各省，說明文之主張，當已達覽。軍政府能鞏固與否，不特爲民黨之死活問題，亦實民國存亡之所繫，望聯合川、滇、黔同志，盡力主持，倘黃帥能就職，則一切問題，解決過半。聞蜀中同志，主張遙戴黃陂，護法各軍，不能力圖鞏固根本，惟以利用爲事，恐他日失敗，亦與聯段攻袁、聯馮排段等，尊見如何？盼復，孫文、梗。」（註四）

## 北京政府通令保護外艦。

自南北護法戰事再起後，長江一帶各國輪艦常因干涉事件，而遭外人煩言。故北京政府本日通令，切實保護各國輪艦之行駛。電文云：

「急，南京、南昌、蚌埠、武昌、各督軍，漢口曹宣撫使、武昌張總司令、浦口王巡閱副使、下關饒司令、宜昌探投吳總司令、武穴陸軍第十六旅長鑒：「長江一帶，各國輪艦往來行駛，均應切實保護。現值沿江多故，時恐發生誤會，致啓衝突，務希誠飭所部，對於各國輪艦，毋得稍加干涉，滋生事端，尤當一體保護，無礙行駛至要，切切。奉諭特達。院，漾印。」（註五）

北京政府電恰克圖佐理專員張慶桐，若恰城有警，即由庫倫派隊援應。（註六）

日本外相本野晤中國公使章宗祥商共同防俄事，主張中、日不分畛域。

章宗祥本日向日本外相本野聲明中國對俄亂之態度：華境內由中國自理，境外可與日本共同處理。本野則主張中國對共同防敵事勿分畛域，請章宗祥轉請中國政府排去疑忌，速聯日以制俄、德。

茲誌章宗祥致北京政府外交部二則電文如下：

「二十二日電悉，本日再以部電大意，向本野非正式聲明。據稱：『俄事日緊一日，中國在此時機，聲明願與日本提携，共同防敵，深爲東亞大局慶幸。但既共同防敵，非先去疑忌恐無實效。將來軍事上，將實行布置何處歸何國兵隊防護，應由兩軍事當局詳細協定。至兩國外交上之協商，但專言將來對於俄、德有事，兩國軍事共同之行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二二二

動，已足表示聯合。設此時必聲明華境內由中國自行處理，華境外與日本共同，是已疑忌日本之意。且滿洲地方，日本已有軍隊，必令出境，始能行動，亦非情理。又中、俄交界防線甚長，萬一中國財力不足，或兵力稍弱，日本因屬華境，坐視不顧，亦難收共同之實效。現在聯合各軍，均在法國境內行動，未聞法國限以自境爲言，誠以既有共同防敵之目的，即不當先分畛域。總之，日本此時對於中國，實無野心，設中國仍不免懷疑，則共同聲明等於形式。深望中國當局，放開胸襟，勿以從前之日本相視，切實共同提携，不勝切盼。又對俄斷交已成事實，中、日、美三國已定本日撤使，雖不敢謂即日有事，但時機實已迫切，尤望中國勿事游移。」等語，特聞。祥，盼復。二十三晚。」（註七）

「今日因防俄事向本野聲明，本野於答畢後，復云：『渠倡議中、日提携，對待俄、德，實係爲東方大局起見，出於至誠。數年前渠之主張，與現在不同，當時主持日俄協約，首先聯俄壓迫中國之意。近形勢不同，日俄協約之精神，已成過去之歷史，渠深信現在非中、日兩國提携，不足以防制俄、德，誠以俄國情形，無論戰時戰後，終久爲德利用，故欲防德，非防俄不可。首當其衝者，實爲中國，故非中、日聯合不足以制俄、德。從前日本對於中國，不能謂無野心，現在可誓言其無，深望中國當局，能諒此意，勿再有所疑忌，致誤大局。以上誠意，望公轉陳總統，及徐、段並國務院諸公注意等語，特聞。祥，二十三日。』」（註八）

### 新疆省呼圖壁縣佐改升縣缺。

新疆呼圖壁縣佐地方，東界昌吉，西界綏來，南界焉耆，北界阿爾泰，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幾及千里，戶口八千餘人，糧額二千餘石。自清光緒廿九年設縣丞以來，人口增繁，地方多故，屢經民間請求設治，現由該省省長楊增新呈北京政府總統，並分咨內務、財政兩部，請改升三等縣缺。經兩部核議後，會呈總統擬請照准。本日奉指令，准將呼圖壁縣佐改升縣缺。（註九）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五〇號，頁一。

註二：同註一，頁八——九。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六；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一八——五一九。

註四：同註三，頁五一八。

註五：「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六七。

註七：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一——二。

註八：同註七。

註九：「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五。

二十四日 四川省議會上電軍政府孫大元帥，請任命熊克武、楊庶堪為川省督軍與省長。

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部呂超，於本月廿日率軍攻克成都，原由北京政府任命之四川省長張瀾、督軍劉存厚退走陝西。本日，四川省議會上電孫大元帥，請任命熊克武為川督，楊庶堪為省長。電文曰：

「孫大元帥鈞鑒：川民久苦兵禍，今幸戰事結束，督軍劉存厚、省長張瀾相率逃去，川局無主，務祈俯順輿情，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楊庶堪為四川省長，分擔責任，以救險危，不勝翹盼。四川省議會叩，敬印。」（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馮耿光為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為副總裁。

兼署中國銀行總裁王克敏、副總裁張嘉璈呈北京政府稱：中國銀行董事會業已成立，總裁、副總裁照章應由董事中簡任，呈請辭職另簡。北京政府因於本日准王克敏、張嘉璈免職；另任命馮耿光為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為副總裁。（註二）

湘贛檢閱使張懷芝率軍赴贛。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五日

一三四

張懷芝前奉北京政府任命爲第二軍司令，會同曹錕、張敬堯等進兵湘、鄂，已命第一師師長施從濱率軍取道九江，前往湖北。茲復自率軍隊，乘津浦鐵路火車南下，經過南京，會晤江蘇督軍李純後，即赴南昌檢閱贛省軍隊。（註三）

### 龍濟光再陷廣東陽江，敗林虎部。（註四）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九日，第五三號，頁一七。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七五一號，頁四九九。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五。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九。

## 二十五日 孫大元帥文函譚延闓，告以護法決心。

譚延闓居上海，日前派代表來粵有所接洽，孫大元帥遂以議員陳家鼐赴滬之便，託其致覆函譚氏，表示護法決心。函曰：

「組菴先生執事：政變以來，晉間多阻，每瞻天末，懷想依依。前次貴代表來粵，深感盛意。北方當局，本無求和誠意，故平和之論甫倡，又復躬爲戎首。最近馮氏南行，游說直、魯，戰局復開，益滋紛擾。文終始護法，罔識其他。使約法效力未得恢復，國會職權未得行使，則如何犯險冒難，必不敢負非常會議委托之重，而輕息仔肩也。本日接川中來電，知成都於本月念日完全克復，川事既定，則滇、黔、川聯軍即可東出大江，進規中原矣。茲以陳議員家鼐赴滬之便，託其代答鄙忱，敬候興居。陳君於此間近情，具知其詳，執事如有待商之處，統希不吝指示爲荷。時局艱危，惟望當世賢者有以助益之也。專此，順頌日祉。孫文、中華民國七年二月廿五日。」（註一）

## 李根源就任駐粵滇軍總司令，與桂系一致。

李根源，字印泉，雲南騰越縣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卒業，曾任雲南講武學堂監督，督練所

參議官，雲南副都督，廣東司令部副都參謀，陝西省長勳三位等職。（註二）

## 北京政府令免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職。

北軍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本奉令援鄂，但軍行至湖北與江西間之武穴時，頓兵通電主和，影響主戰派第一、第二路軍之行動頗巨。惟馮此舉並未獲得長江三督之支持，形勢孤單。北京政府於本日下令將其免職，以董世祿代之。令文曰：

「前派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率師援鄂，乃竟沿途託故逗留，通電主和，業經嚴電誠斥。茲據湖北督軍王占元電稱，該旅長並在武穴勒提鹽釐各款，似此抗違明令，任性妄為，殊屬大干軍紀。馮玉祥著即先行免職，交曹錕嚴切查明，呈候核辦。此令。」

又令曰：

「特派董世祿代理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此令。」（註三）

## 北京政府公布「督辦參戰事務處組織令」。

本日，北京政府制定公布「督辦參戰事務處組織令」，計七條。茲誌其條文如下：

### 督辦參戰事務處組織令

- 第一條 參戰督辦直隸於大總統，綜理國際參戰事務。
- 第二條 本處置參謀長一人，承督辦之命，佐理一切事務。
- 第三條 本處酌置參贊、參議，由督辦分別聘委。
- 第四條 本處設左列各處：

參謀處。

外事處。

軍備處。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五日

機要處。

除參謀處由參謀長兼領外，各處設處長一人，由督辦遴派，掌理應辦事務。

第五條 本處酌置處員，由督辦遴派，承長官之命，分掌各處事務。

第六條 本處設副官長一人，視事務之繁簡，酌設副官。

第七條 本處辦事細則由督辦另定之。（註四）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以俄國新黨逼近滿洲里，特電吉林省督軍孟恩遠告警請援。

滿洲里爲黑龍江門戶，爲保護中東路，北京政府派有軍隊駐守該地。惟黑省兵力單薄，如俄國新黨進犯，極難支持，黑督鮑貴卿乃電吉督孟恩遠，請其派兵支援。該電略云：

「俄境齊都十八日爲新黨所據，十九日晚進據烏里源，二十四日逼近大烏里，該處俄關員已撤回，滿站西鐵路爲哥軍拆毀。當即安慰界內人民，並鎮靜警備候示機宜等情，迭據駐滿軍官電告到署。當即電示機宜，力持鎮靜，遇事電請辦法去訖，一面籌備博克圖防務。」

查此次我軍駐滿，純爲保護鐵路，無違合同條件，對於新舊俄黨，毫無歧視。滿站係我國界，新舊兩黨，不宜犯境紛擾。關於中東路政，原可以交涉解決，惟俄新黨在哈被逐，亟思報復，又有德奧俘虜參與其間，江省兵數甚微，備多力分，滿洲里懸隔一隅，如新黨舉衆來犯，斷難支持。除飭總司令暫駐滿站相機辦理外，貴省唇齒攸關，特電奉聞，並候明教。」（註五）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二一。

註二：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錄」，第一集，頁一三四。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七三二號，頁五三一。

註四：同註三，頁五三四。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八五。



二十六日 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被刺殞命，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繼任總長。

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本日在海珠被人槍擊，因傷重延至下午八時三十分逝世，兇犯逃逸。一般認為，程璧光係因粵督問題，遭桂系遣人暗殺。（註一）

程璧光於民國五年，黎元洪繼任總統時，被任爲海軍總長，至民國六年國會解散後，改派爲海軍總司令。程氏否認國會解散後之政府，以海軍總長名義，率海軍第一艦隊，在上海宣言，首揭護法義旗，並率艦隊南下赴粵，支持護法軍政府，旋被任命爲軍政府海軍總長。

程氏逝世後，由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代行程之職權，仍宣言護法。

附錄：

#### 一、莫汝非：程璧光之殉國（註二）

公性簡易，居恒侍從極稀，每見官僚積習，儀衛森嚴，騶從煊赫，不謂然也。故入粵以來，雖以一身繫天下安危，仍多徒行，間或乘輿，僅一僕從，備通刺而已。親友僚屬，恒以人心險巇，不宜過於輕易，公亦殊未措意。且云生平與人無仇怨，即段祺瑞、龍濟光與予個人交誼，從未差忒。今予興義師，除暴亂，純出公義，死予一人，事亦奚補，脫有不幸，捐軀爲國，正符夙願，予何懼爲。其後伍廷芳亦勸自愛重，公復自謂曰：海珠尺寸地，余囚守其間，終日屈居，何以堪。惟彼老人既爲予過慮，姑聽之耳，嗣非要公不復渡河，約一月矣。冬間，討龍戰事，捷晉日至，地方治安，別無問題，又適舊曆伏臘，親友折柬招飲者，接踵至，公復稍稍外出，而不意竟以此及於禍也。事發前之四日，接匿名函二封，以水魚雷局局長更換事，歸怨公，限二十四小時答復，否則有相當對待等語。後又得署名地雷隊長岑壽樟等一函，措詞亦怪誕。公雖不以爲意，然不能無疑，因致函督署參謀長郭君，請留意此事。函云：

嵩年先生大鑒：敬啓者，前日接黃埔水魚雷局，及地雷隊長岑壽樟各一函，今日復接陳祖壽等一函，俱用廣東水魚雷局用箋，造語糊塗，意存謾罵。此等無稽之言，本不屑與較，惟該員身爲軍人，俱有職守，出言負責，豈宜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

二二八

任意誣人。但該局是否有陳等其人，該函是否出自陳等手筆，不與澈究，似於官箴軍紀均有防礙。用是將原函附達左右，望於公便，爲日公一言之，如何？尙希教覆。程璧光啓。

初，艦隊人員以水魚雷局長周淦，時患神經病（見公與莫督軍公函），恐與泊黃埔諸艦，或生誤會，常以爲慮。黃埔學校風潮，亦與周氏有關。公乃商於莫督撤周氏差，陳某等來函，似爲該局局長而發。然來函真僞，莫能辨也。事發前之二日，公復接一匿名刊印傳單，誣詆公十餘款，語皆不堪入目。公持以告諸僚屬，咸謂其事不經，請勿介意。公曰：吾南來當義務，一切薪俸概不受，已所需，一介不取諸公，猶有此造謠生事者，世事真難測度哉！復持傳單遍示艦隊人員，囑究此事。晚餐後，偕伍君廷芳赴青年會，聽艾迪博士演講宗教救國論，十時半乃返。次日午後，孫君中山來訪，閒談片刻，孫君與伍君突，公在傍助興。突竟，復偕伍君及其秘書等往聽艾迪博士演講，俄而有差弁持急電至，公召其秘書過歸海珠，督促譯來電，電爲報告陽江失守事，卽晚電令海琛開大澳，掩護軍隊，改道大澳登岸，電發乃就寢。

事發之日，連接招飲東三，一自滙豐銀行經理人陳某，一自電報局長陳作楨，一自省議會議員蘇某。公以蘇設席舟中，近迫海珠，故祇諾蘇之招。午間僚友某君，以事白公，公持陳作楨柬問曰：議其人乎？某君答曰：陳卽電報局局長，與公似有一面之雅。公曰：不論其爲何許人，余已却之矣。傍晚，蘇君催入席，公時尚徘徊於秘書室，督促諸人，速譯來電，笑容可掬，意甚舒。去年冬間，公每患夜咳，時發時愈，容色殊黯晦，入春後咳愈，又值長岳入護法軍手，國事日有轉機，故時呈豫色，對其僚友，藹然如家人父子焉。入蘇議員席後，復往返於秘書室三次，末次兩顴微赤，似已被酒。猶囑其秘書，徧誦來電畢，乃振衣出，僅二十分鐘，暴烈聲陡自外至，然亦不審爲何聲，殊不注意也。俄而公僕人吳某，飛奔入秘書室，狂呼曰：總長被刺。諸人急隨吳僕奔外戶，吳續曰：余送總長下艇渡河，見對岸有人向總長發槍，僚友水兵警察，悉荷槍呼船渡河，人聲駭雜甚，而差艇已掉回海珠。時公倒臥艇中，諸人下艇，昇公登岸入珠室。

海珠與長堤隔一衣帶水，周約四畝許，本一礁石，作橢圓形，故名海珠。後圍築四週，建庭宇其上。前清末年，爲警察佔用，公來粵後，以其地宜小舟灣泊，往返艦隊較便，假爲海軍辦事處，並於其南拓房舍數所，爲駐節地。



，其東偏仍屬警察範圍也。山海珠渡岸，小艇五分鐘可達，對岸有木碼頭，橫直約五六尺，兩傍置小木梯，木碼頭接岸處，立木柵，木柵之對戶是戲院，日夜行人如鯽，蓋長堤之中點也。海珠既爲警察局，木碼頭兩傍，時有警察站崗，不意於此可爲殺人地。昇公入臥室後，不聞聲息。其僚友以衣被徧覆身首，急電延醫，俄而公醫院有二救傷員，持藥囊來，率衣檢驗傷口，回顧室中人曰：不救矣。室中人至是皆放聲哭。當公渡河時，叙飲舟中者尙未散席，伍君廷芳暨其公子朝樞君咸在焉。事出後，伍君入臥室，撫公首，見外衣血溢無多，語旁立諸人曰：或無大礙也。諸人見公臥榻中，安靜無異狀，猶冀其無礙，而不知公已氣絕矣。當從左艇中昇公回臥室時，似聞呻吟聲甚微，彷彿尙有一線氣也。

其後法國軍醫加沙布至，請其詳細檢驗受傷各部，加氏云：致命之傷，在第四肋骨一彈，彈由前肋入，穿胸部而出，入處傷口約半英寸闊，出處傷口則大至倍蓰；復有一彈中肩部，似比肋部彈先發，此彈與生命無關。第二彈入時，血脈已爲燬炸，經此彈入後，在二三分鐘內，尙知痛苦，恐亦不能成聲矣。加氏復回顧室中人，問曰：尙檢查其他部分否。時諸人既知公不救，不願使屍身多爲翻動，遂請加氏不復驗。加氏所述證書如下：

爲證明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九時三十分鐘，在海珠查驗程總長之遺骸事。程總長被擊時，一子彈由其左體之第四肋骨空間，穿入胸部，復由其第五肋骨空間，穿出其胸前。及覆胸之衣，均爲大動脈之血所淹浸。查驗時，體尙溫暖，未僵硬。綜以上之觀察，余可定總長被槍擊後，當即殞命。其致斃之原因，乃一子彈由右向左斜下，貫其左肺，及心之左下房而出。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國軍醫加沙布博士證書。

初，陳君作楨招飲，原兼邀辦事處某某兩君，公曰蘇席歸後，陳君迭以電話敦促赴席，公因急遽而出，未邀兩君偕行。故遍刺時，情形何如，除差艇兩蛋婦外，無知者。同人喚蛋婦審問，據云公渡河後，登水梯，至末二級，兇手向公連發兩槍，即聞公高呼捉住渠，捉住渠兩聲，轉身欲回艇。已不能支，全身傾於木梯上，余母女二人，即扶公上艇，公已暈絕不復能聲矣。同人復問行兇人穿何衣履，蛋婦曰：時天已昏黑，不甚清辨，行兇似有二人，俱穿黑短衣，伏木柵傍，艇近時，突起迎擊，堤岸行人，聞槍聲皆狂奔，兇人即乘機逸去，雲已不見云云。蛋婦之言止此。蓋世人傑，遂於剎那間，與此萬惡之世界長辭矣。獨其致死原因，疑竇非一，其可以供研究者，僅憑此婦人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

二三〇

寥寥數語，壯心偉願，遽爾就湮，黯黯沉寃，或終莫白，嗚呼恫哉！時爲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時三十分鐘。

### 一、章炳麟：程璧光碑（註三）

君諱璧光，字恆敬，白署曰玉堂。其先吳人，宋熙寧間有廣平侯正誼者，經略廣州，其後著籍爲香山人。考諱培芳，以商走美洲數年，亡其資，是時君九歲，著敝衣決履持蒲席度海往省。居二年，考喪，以輓歸葬。年十六，入馬江水師學堂，卒業，充揚武艦見習生，稍遷至廣內艦管帶。廣甲、廣乙、廣丙者，皆廣東艦隊也，以赴北洋會操，任君爲領隊。會日本戰事起，君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請率艦赴前敵，許之。即進抵大東溝，以護陸軍東行者，敵以軍艦十一艘來犯，爲單魚貫陣，海軍提督丁汝昌令作燕尾陣禦之，日本船仗皆蠶銳，而中國礮重遲，不能制。未幾，陸軍盡敗，諸艦退保威海衛，猶日鏖戰不已，君立廣甲船首應戰，自朝至日中，腰被彈，血漸中衣過半，不知也。卒以援絕爲敵人圍攻，將士皆歿。未幾，得遣歸，君閒居二年，復起爲監造軍艦專員，海天、海圻皆君所就也。累遷海軍部第二公司司長。宣統三年，副貝子載振使英吉利賀新君，以海圻行，既致命，復赴美利堅、墨西哥、古巴慰問僑人，中國軍艦至遠西自此始。民國元年，清祚已斬，而君方自遠西歸，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召欲用君，時海軍總長劉冠雄不稱職，君辭。二年春，始應命爲顧問，尋改陸海軍統率處參議。君知世凱欲更名號，陽爲柔謹，日綴烏瀛園以自晦，與人書，自恨不速死，世凱亦知君終不爲用，四年秋，命考察全國兵工廠，君已行，逾二月，世凱稱帝，五年夏，副總統黎公徇往爲大總統，以君爲海軍總長，始君常爲廣甲幫帶，黎公以管輪屬君，直相得也。自威海衛敗歸，時臨時大總統孫公名尙微，方有所規畫，以醫自隱。君常求治疾，孫公即要君同任光復事，君諾之，事洩，亡命海外。而弟奎光以繫獄死，故君與孫公稱布衣交。黎公既踐位，銳意完善海軍，知非君無所恃者，又時袁氏餘孽猶在，舉事數不如意，亦欲倚君爲心膂，用自強，以是委任甚專。君既視事，盡罷前總長昏制，正身率物，日召諸將以審階和戎，故是時諸部皆竄敗，而海軍事獨起。國務總理段祺瑞者，故袁氏愛將也。新得政，橫甚。欲藉遠略以專兵秉。六年二月，始與德意志絕交，四月，又議宣戰，爲國會所持。祺瑞恚，徧召督軍附己者會京師，與國務員雜議，皆書冊稱從總理命，次及君，君曰：「常服從民意。」祺瑞不懌，然無如君何。即留所召督

軍，令上書請解散國會，又購市閭乞兒以公民名入議院擊議員，衆大汹，君聞，卽夕辭職。諸總長亦相辭去，未得請也，而國務院遂空。黎公乃免禔瑞，以外交總長伍廷芳代之，衆始定。未幾，安徽省長倪嗣冲以安徽反，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師長張敬堯、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朱家寶、師長范國璋、山東督軍張懷芝、福建督軍李厚基、省長胡瑞霖、湖北督軍王占元、奉天督軍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畢桂芳、陝西督軍陳樹藩、山西督軍閻錫山皆以其地拒命。嗣冲以倪毓芬爲北伐司令，率兵海豐台，曹錕等亦各以兵來犯。君見事亟，卽部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艦駐大沽口以待之。羣叛已會師天津，設總參謀處，以徐世昌爲大元帥。六月四日，君入見黎公曰：「叛軍陵迫，大總統宜避其鋒，西南諸省暴力所不逮，璧光願率艦隊奉大總統南下，號師勦逆，請速定計。」黎公不能決。君固請，始遣君出集艦隊以俟事變。君聞命，逾宿卽行，九口至上海，召林葆懌與諸艦長議討賊爲天下倡。時孫公已先導說海軍將佐，未成言，君至，與孫公謀，以軍餉屬之。十二日，解散國會令下，兩廣始自主。七月一日，張勳以故清帝溥儀復辟，黎公遜於日本使館。君聞變，卽遣三艦奉迎，以電書至日本公使，請護黎公至天津，公使不肯，乃與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宣檄以討張勳。會總統府幕僚金永炎來，言黎公已辭職，以印致副總統馮國璋於江寧矣。君固請黎公毋退，且致國璋書，言大總統尚在，號令未絕，欲以阻國璋。七日，國璋宣佈代理大總統職，君復以電書詰之，國璋竟不從。於是騰書討賊，先以海琛、應瑞奉孫公赴番禺，而白率葆懌及前外交總長唐紹儀以七艦從之而南，當是時劉冠雄及海軍上將薩鎮冰數以無線電阻海軍南行，凡五六至，卒不能動。八月，君部七艦抵番禺，自是兩院議員來赴者幾百人。九月，國會非常會議選孫公爲大元帥，兩廣巡閱使陸榮廷、雲南督軍唐繼堯爲元帥，稱軍政府焉。張勳之變，馮、段皆知情，至是勳雖敗，國人不欲奉馮氏，尤惡段祺瑞首亂。凡隸於軍政府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省，皆稱護法，不切馮國璋位號。其後湖南、四川皆奉牒如律令，卒以西南一隅抗衡爲全制之力者，自君始也。軍政府既建，君以海軍總長赴邕寧見榮廷，廣西始發兵援湖南。十月，援長沙，君還與滇軍軍長李烈鈞、粵軍軍長陳炯明東略福建，會瓊崖礦務督辦龍濟光受北廷命，稱兩廣巡閱使，以水師向汕頭，君聞，卽還師迎討之，以三艦分截北海、開坡、崖門，龍氏軍不得進，卒以大挫，時軍政府之興四五月矣。然擁虛名，羣帥未嘗受方略，孫公在番禺，廣西諸將尤不怡，各省分峙，無適爲樞綱，唐繼



堯、李烈鈞欲起西南各省聯合會以擬之，君始附其知，久之識其無遠圖，心不懌，其議卒寢。七年二月，始議改建軍政府，以政務總裁易元帥，孫公尙持重，久亦不能違衆議，議未定，廣東人欲以君爲督，而君由是殤矣。初海軍治所在海珠，地迫狹，君時時屏導從出遊，或戒以自重者，會易督議起，飛書狎至，君皆不省。二十六日暮，以事乘小艇渡江，及岸，賊突至，舉銃擊之，中肋穿胸，遂卒，年六十。護法諸省聞之，知與不知皆失聲慟，軍政府及廣東將吏以令購賊，竟不能得主名。配鄧夫人，妾梁，子耀楠，女適江浦張鑄，九年一月，葬寶山八字橋之原。二月，建銅像番禺。君臨變偶儻有大節，而處官廉，雖至輔政，未嘗增服器，卒之日，遺孫公所資海軍銀幣不在軍費者二十三萬，耀楠悉反之海軍部，承君志也。其後徐世昌盜國，南北乞盟，曹錕、張作霖覆段祺瑞，更四五年未定。十一年夏，大總統黎公復位，贈勳一位海軍上將，而章炳麟爲之碑銘曰：

乾德之衰，北辰其頽，國命遙回。彼驕以桀，盜之槎孽，亂我法契。厥哉夫子，奮衣卓起，於三千里。槍動而鳴，如電如霆，羣賊震驚。寡夫猶壘，我撫其氣，以貞名器。發白江浦，撻彼大武，莫余敢阻。虎門之隈，四方是葵，暨於坤維。乃踐邕寧，出其勝兵，以臨洞庭。乃截僇耳，寇不出浹，跡迹而止。大業未登，昊天載夢，爲茲所乘。夫子之亡，盜言浸颺，出師否臧。百縛湫久，苦蛤膠糝，糞沙則臙。雖則否臧，大龜蒸湘，羣舒於襄。庚以五年，巨靈噉天，法統再延。觥觥銅臬，揚休且烈，式是百粵。伉此鴻家，桓表有竦，書其神勇。

### 北京政府特派劉承恩爲陝西宣慰使。(註四)

### 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建議籌款五百萬盧布，贖回中東路。

本日，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交通部，擬請籌款五百萬盧布，接收俄國財政部對中東路之股分。電文云：

「外交部、交通部鑒：中密。本日俄報載，和議將成，日報有日軍議出東海濱西比利亞，剿除廣義派之訊。未審中央有無確信。又司弼臣面稱：『公司接文會辦電催公司民政處用款報告，擬將該處專管之軍警各費裁撤。中東與俄各路，或即暫斷關係』等語。查公司警軍兩費，如果盡裁，我爲國權計，自當盡力展辦。惟俄、德構和如成，

中東一路，顧非預定政策，路務國防，均無立足餘地，中央外交方面，當早燭照及之。

宗熙近詢公司，並悉道勝成立，將「疑係衍字」俄財政部曾入股本五百萬盧布，故該行向歸該部管轄。現廣義政府據此間接干涉路事，而道勝則急圖趨避之方，聞擬添外資五百萬盧布，退去財部股份。惟此項股資資格，舍吾與美，該行恐亦未便輕許。此次該行總裁招霍到京，意或在此。如能乘巴霍到部時，探明真意，由我籌撥盧布五百萬，接收該部股本，最爲上策。如爲避第三國注意起見，或酌加美股，尚足由我操縱。爲數無多，當可籌足。加股後再由部與該行另訂合同，則銀行與俄政府關係既絕，間接之鐵路亦不至受其牽掣。一切布置，我尤使利。時機緊迫，敬舉管見，電請大部相機密辦，並希速復爲盼。郭宗熙。宥。」（註五）

### 奉軍進駐直隸。

奉天督軍張作霖，由奉派遣軍隊入山海關，在秦皇島將北京政府購自日本之軍械悉數截留，由京奉鐵路裝運赴奉。本日，電告中央，略謂：

「奉省派往南下之師，已開往灤州，惟槍械缺乏，事機緊迫，不得不變通辦理，現已將中央所購軍械運奉，除將軍械開單呈請備案外，謹將奉電請領。」

張作霖復陸續派兵入關，分駐京奉鐵路沿線秦皇島、灤州、獨流、廊房一帶，在軍糧城設總司令部，張作霖爲總司令，徐樹錚爲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並留用陸軍部所存軍糧三千石。（註六）

### 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向我駐日公使章宗祥提出共同防敵辦法。

本日，駐日公使章宗祥密電北京政府外交部稱：田中參謀次長建議進行中日協定防敵兩辦法，請中國勿泥守分界之說，並允預先聲明戰後撤退華境日兵。

所提兩辦法內容如下：（一）先由外交當局訂立共同行動之協約，其餘軍事布置，由兩國軍事當局再商；（二）先由軍事當局商定軍事布置，外交當局但予認可，俟時機再訂條約。茲誌章宗祥電文如下：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七日

二三四

「二十三日兩電計達。頃與田中談，告以二十二日部電大意，並本野主張各節，據稱：俄、德情形，日漸緊急，中、日兩國，既以協力防敵爲必要，應專就戰略著想，不宜涉及政略。以渠所見，此時有二辦法：一、先由兩國外交當局，結共同行動之協約，其餘軍事布置，由兩國軍事當局再商。二、先由軍事當局，商定軍事布置，外交當局但予認可，俟時機再訂。此兩種辦法，惟中國自擇。但此時情勢，其意以第二辦法爲敏速，並可免第三國之猜疑。至前電所指，以華境爲界，區分權限一節，渠謂此亦當然之理，但事實上不能不予變通。例以俄、德利用西比利亞鐵路東來，中、日合力逆擊於華境外，則與華境外共同處理之意固合，華境內自無問題。若俄、德由庫倫方面前進，彼處中國軍力薄弱，日本勢須派兵援助，如仍泥守分界之說，則共同目的無以達到。即中國以戰後之處分爲慮，現在可預聲明，後來華境內日兵一律撤退，華境外仍共同防禦，似可安心。以上中國如表同意，當由渠非正式轉請日政府贊同，再行正式提商等語。特聞，盼復。再此種軍事消息，日本國已禁各報登載，我國務應嚴守秘密。祥，二十六日。」（註七）

註一：邵元沖：「總理護法實錄」，「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二一。

註二：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九九——一〇七。

註三：黨史會編：「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一八——四二〇。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七五三號，頁三五五。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二三——一二四。

註六：「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六；「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註七：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二。

## 二十七日 孫大元帥文咨請國會非常會議重新選舉海軍總長。

因海軍總長程璧光被刺身故，總長一職虛懸。本日，軍政府大元帥咨請國會非常會議，另行選舉海軍總長，咨文云：

「爲咨行事，海軍總長程璧光於本月二十六日被刺身故，所有軍政府海軍總長一職，按照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應由國會非常會議選舉。茲據國會非常會議組織大綱第九條，咨行貴會議，請煩查照，迅速開會議決施行。此咨

國會非常會議

海陸軍大元帥孫文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註一）

## 孫大元帥文發布訓令，緝拏刺殺程璧光之兇手。

本日，軍政府孫大元帥訓令，緝拏於海珠刺殺海軍總長程璧光之兇手，令文曰：

「大元帥訓令。代理內政總長居正呈稱，海軍總長程璧光，突於本月二十六日午後八時半，在海珠碼頭，被兇徒狙擊，洞中胸臟，創劇遽歿。該兇徒慘害元勳，實屬罪大惡極，法無可貸，而該管地方軍警，事前疎於防範，事後又未能立獲正犯，殊難辭責。爲此令行該代理內政總長，仰即令飭廣州地方檢察廳，通行地方軍警，一體嚴緝，務獲懲辦，以肅法紀，而慰英靈，切切此令。」（註二）

## 林葆懌上電孫大元帥，將率海軍同志共為護法大業効命。

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被刺身亡後，海軍艦隊司令林葆懌繼程氏領率海軍。林氏曾謂：「予以服從程總長命令，率艦隊南下，今總長既逝，予當以司令名義，完成總長未竟之志。」（註三）本日，林氏上電孫大元帥，謂將率海軍同志，共效護法大業，電文云：

「自叛督稱兵，政局紛擾，西南志士，共奮義師，我海軍總長程璧光，首先南下，與艦隊諸將士，戮力同心，宣言護法，率艦抵粵，一致進行。半載以來，艱苦備嘗，勳勞卓著，方期武漢會師，挽回危局，孰意昊天不吊，奪我元勳，於二月二十六晚八時，因公外出，突被敵人指使兇徒，狙擊殞命。程公爲國捐軀，凡有血氣，莫不痛憤，海軍同人，爲公爲私，尤深遺憾。時局未平，此志豈容少懈，自應統率我軍，振旆待發，追隨諸公之後，以繼程公未竟之功。特此電告，希爲公鑒。海軍艦隊司令林葆懌叩，沁印。」（註四）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七日



### 孫大元帥文任命呂超為成都衛戍總司令兼暫行代理四川督軍。

四川督軍劉存厚、省長張瀾於二十日退出成都，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所部呂超隨即率軍入據該城。本日，軍政府孫大元帥任命呂超為成都衛戍總司令兼暫行代理四川督軍。電文云：

「十萬火急，成都呂司令鑒：頃得督電，知已收復成都，劉、張潛遁，聞之深為欣慰！此次劉、張抗命，以致勞師半載，人民塗炭，今執事乃能悉銳西趨，驅除逆眾，克復省城，厥功甚偉！惟省垣初復，民心未定，地方秩序，亟應維持。茲特任執事為成都衛戍總司令，兼暫行代理四川督軍。望撫綏閭閻，安集散亡，以示義軍惠民之至意。除已電順慶石招討使轉達外，特此電聞。孫文。沁。」（註五）

### 孫大元帥文電唐繼堯等，盼由川軍各將領協同推舉川省軍政主持人。

本日，孫大元帥電唐繼堯等，告以成都已復，暫命呂超為成都衛戍總司令；至川省軍民事務之主持者，宜由川軍各將領協同推舉，電文云：

「十萬火急。畢節行營唐元帥、重慶熊總司令、章太炎先生、袁旅長、永寧黃總司令、盧副司令、成都區衛戍總司令、保寧陳司令、順慶石招討使、大竹陳司令均鑒：頃接呂司令超督日通電稱：已於督日收復成都，劉、張潛遁，成都秩序如常等語，聞之至為欣慰。自劉、張抗命違義，負固不順，以致勞師數月，生民重困。茲該司令竟能悉銳出奇，力復嚴城，使川事由危亂而復定，厥功甚偉。惟省垣初復，地方秩序，不可無人專負其責，刻已任命呂超為成都衛戍總司令，暫行代理四川督軍，使責有所屬，此後川省軍民事務，應屬何人主持，宜由川軍各將領迅速協同推舉賢能，俾得擇任，以裨進行為盼。孫文、沁。」（註六）

北京政府令派于寶軒兼任籌備國會事務局委員長，原委員長籍忠寅因病辭職

。（註七）

北京政府改編陸軍第九師為第十七、十八兩混成旅。（註八）任命張聯陞為陸軍



第十七混成旅旅長，兼任襄陽鎮守使，趙榮華為陸軍第十八混成旅旅長。（註九）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應付西伯利亞俄亂事宜案，提請國務會議公決。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應付西伯利亞俄亂事宜案，即境內自行處理，境外與日本共同處理之原則，提請國務會議公決，該議案內容如左：

「據駐俄、丹各使來電，俄國烏克來恩地方已與德奧簽訂和約，並聞德人將連合烏克來恩與俄廣義派決裂，又德奧俘虜在西伯利亞一帶，有甚形活動之說。我國與俄接壤，影響所及，斷難坐視。且即就我沿邊現時形勢言之，新疆方面據楊督電告，土人已有煽惑回民獨立之事，外蒙方面據張佐理員電告，烏丁已被多數黨佔據，恰克圖早晚必當有事。而吉、黑方面迭據報告，俄人日思回復權利，在我方面已有不能不亟籌防範之勢。

我國東起吉省之琿春，西至新疆之喀什噶爾，中間經過外蒙四盟以及科布多、阿爾泰等處，在在與俄接壤，廣袤綿亘不下萬里，非於險要各處添駐重兵，實不足以言防範。現西南方面正在用兵，一時抽調，恐屬不易，是以更不能不亟早籌備。又從外交現勢觀察，近來日本外交時報登載北滿秩序如果紊亂，勢必影響日本在南滿權利，日本當以兵力維持云云。證以近日東京來電，日政府屢詢中國對於西伯利亞俄亂擬如何對待，是日日本朝野思乘機擴充勢力於北滿，處心積慮，已非一日，俄亂如熾，其必出兵干涉，自在意中，我國倘竟一無準備，將來用兵之際，深恐日本捷足先登，強迫假道，則北滿不免為青島之續，後患殊不堪設想。是以此時在我亟應籌畫完備，倘一旦俄亂蔓延，即由我軍單獨抵禦，俾日人無所插足，實為良策。萬一日人藉口保護利權，強我共同防衛，我國力難堅拒，惟有密商協約各國共同干預俄事，以為牽掣之計。我國既與協商各國同仇敵愾，對俄關係實為共同利害，諒各國必表同情，而日本應亦無詞反對，實較聽日人單獨進行，利害殊為懸絕。事關國防大計，究應如何由參、陸兩部及參戰督辦處密籌進行辦法之處，理合提出會議公決施行。

再正在擬具議案間，連日迭准東京章使來電，對於俄事有所陳說，而日本使館並迭次派員探詢俄邊緊急情形，中國持何態度，是否願與日本提携，共同干涉。經將詳情面陳總統、總理，奉總統面諭，本國治安由本國自行處理

，境外事宜可與日本共同行動，惟事前須密徵求各協約國意見等因。

昨又准公府秘書長函稱，青木中將來府謁見，對於俄亂、德俘等事有所詢問，經主座面告以華境內中國自行處理，華境外與日本共同處理等語。該中將要請電致章使，向日政府用非正式聲明，然後由兩國陸軍當局規定辦法，奉諭由外部本此意電知章使照辦等因。事關軍國大計，應否先行密商協約國各使徵求意見，並先自籌備實力然後進行之處，理合一併提交會議公決施行。」（註一〇）

### 奉督張作霖電覆段祺瑞，拒絕交還所扣軍械。（註一一）

北京政府參戰督辦段祺瑞與日本訂有軍械借款密約，旨在用訓練參戰軍之名，以擴充其私有武力。惟當第一批軍械由日本運至秦皇島時，奉督張作霖派兵截留，且派兵一旅進駐灤州。段氏嗣命其將扣留之軍械運至北京。本日，張作霖覆電拒絕，電文云：

「北京督辦段鈞鑒：有電敬悉。此次奉軍請領軍械，係遵元首討伐明令，整飭軍隊，為政府之後盾，以期早日削平內亂，始克同心禦侮。所練軍隊無論對內對外，均屬擁護中央，一旦編練成軍，悉聽政府驅策。連京留奉，宗旨無殊；蓋全軍均屬國家，更何器械之足計？謹此電覆。張作霖感印。」（註一二）

徐樹錚自奉密電段祺瑞稱，張作霖之扣留軍械，編練奉軍，有助於主戰派之聲勢。

本日，皖系智囊徐樹錚電告段祺瑞稱，張作霖擁護皖系主戰，其扣留軍械，編練奉軍，有助於皖系之聲勢，電文云：

「北京陸軍部段總長（芝貴）、張次長（士鈺）鑒：密。請譯送段督辦鈞鑒：有（二十六）示謹悉。數月以來，靜居讀書，久未奉謁。前見討賊令下，而地方高級軍官竟仍自倡言主和，顯抗軍令，深痛政府威法不行於素同袍澤之人，剝削元首面目，損失國家資格，點污軍人名譽，中夜徬徨，莫知為計。萬一軍心不定，武漢再有不虞，更

將何以善其後？故來晤雨帥，姑作籌商。雨帥宗旨一意保愛國家，維持政綱，擁護元首，以期靖安內訌，輯睦邦交，力求統一，毫無權利意氣之私，爲政府計，當亦樂得此後盾也。至軍械一節，竊謂督辦處甫經着手，待用之期尚遠，與其運京閒置，或更撥給王（汝賢）、范（國璋）等類無恥軍隊，潰奔資寇，誠不如留奉編練，視機調用之爲愈。敬祈鈞鑒。樹。沁（二十七日）印。」

初，徐樹錚因顧慮直系軍人進兵西南，未知能否完全效命馳驅，故一心以聯絡關外的奉系是務。二十三日，徐親赴秦皇島，會同事先約定奉軍入關進駐灤州之第二十七師張景惠旅，截留日本依據中日軍械借款協定第一批運到的步槍二萬七千餘枝，除晉督閻錫山購械部分放行外，另以三千枝分給直、閩，餘悉扣車運往關外，以供裝備奉軍之用。徐且於二十五日赴奉晤張作霖，商請繼續調派奉軍入關，以助聲勢。然段祺瑞事前竟無所悉，或故作不知，猶於二十六日致電奉張，請交還扣械，爲張作霖所拒，徐樹錚始於本日自奉密電段祺瑞。此電已顯示徐獨往獨來之作風，雖段氏亦莫如之何，其請山陸軍部轉致，或在掩飾與段氏之關係，表示責任完全由其個人肩挑。（註一三）

徐樹錚致電倪嗣冲，告以赴奉聯張經過及未來佈置。

電文云：

「此間續出之隊，約在四五口內直入津浦路，屆時當再奉聞。兩兄繫念兄處極切，張（按指徐州鎮守使張文生）、白（按指海州鎮守使白寶山）已切告安守秩序，一意服從兄令，均誓不稍背，祈釋念。械車到奉後，府部來電詰問，甚恍惚，毫無主意。已懇復保愛國家，擁護元首，別無他意。不日尚有聯合同志電發出。弟意我輩同志，現僅有浙、閩、滬、秦、晉、魯、川、粵爲中堅，直、黑須隨時接洽，豫必勢成後附和，甘、新及三都統可備聲援，鄂中先經密合，而熱誠膽略最爲同人欽服者，厥惟雨帥及我兄兩人。此電到後，由兄轉電各同志，公推兩兄領袖，似更圓滿，兄謂然否？樹。沁印。」（註一四）

徐樹錚急欲引奉軍入關，目的不僅在用以鎮懾京畿，抑且欲沿津浦路直下，以資威脅江蘇。其密聯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七日

皖系各省，推奉張爲領袖，意在爲擁護復出鋪路。

## 美外部告駐美公使顧維鈞，以日擬出兵干涉俄國邊事，中國應駐重兵于東省鐵路。

俄國革命之後，覬覦東北日久之日本屢有出兵該區之議。美國以日本擬出兵干涉俄國邊事，事機緊急，連日舉行會議，並告知駐美公使顧維鈞，如日本出兵干涉，中國應自遣軍隊駐守東省鐵路。顧氏本日將情電轉北京政府云：

「顧加密。二十三日兩電均悉。日擬占東省鐵路事，探據美外部言：『係三星期前由日本發生，巴黎未聞議及，專員亦無報告，聞「關？」於東亞消息，此後有聞，願酌告』云。

再日擬出兵干涉俄邊事，美政府以事機切緊，連日會議。今鈞遵電密探美外部，彼謂：『與日提攜，尙爲得計。境內主權，尤關重要。中國宜與日本說明，日本認干涉爲必要時，東省境內鐵路，中國願遣兵自守』云。外部並言：『西伯利亞境內沿黑龍江之北支及自中國東界至海參崴之南支一截，可聽日本占據，其東省內一截，中國應駐重兵，以免虛弱生事。』鈞謂：『東省鐵路，我既自守，則日占西伯利亞，當可渡海逕往。』彼謂：『日兵由海參崴入更捷，似無假道東省之理。此層似宜預防，免生枝節。』鈞言：『日本在西伯利亞路線外舉動，或亦須中國與之提攜。』彼謂：『此層可待他日熟計，現如該路東部兩支由中、日分占，已足防德勢之東侵，而保海參崴之軍儲。若進逼太甚，或啓俄民反感而促其聯德』云。鈞。二十七日。』（註一五）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四日，第五一號，頁四。

註二：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一一〇——一一一。

註三：同註二，頁一〇九。

註四：同註，一頁七。

註五：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八；同註一，頁八。



註六：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二四。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七五四號，頁五八四。

註八：「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六。

註九：「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七五四號，頁五八三。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頁二六四——二六五。

註一一：國史館專檔〇〇三〇號。

註一二：陶菊隱：「督軍團傳」，頁一八二。

註一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〇——三四一。

註一四：同註一三，頁三四一。

註一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八七。

##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開釋復辟罪犯雷震春、張鎮芳。

復辟罪犯雷震春、張鎮芳，本日由北京政府明令開釋，發交曹錕軍前，隨營效力。令文曰：

「據張懷芝、曹錕、倪嗣沖、張作霖、孟恩遠、鮑貴卿、趙倜、楊善德、閻錫山、陳樹藩、李厚基、王占元、姜桂題、田中玉、蔡成勳、盧永祥、張敬堯等電呈：雷震春、張鎮芳歷居要職，卓著勤勞，名望刑書，材有可用，請暫行釋放，飭赴前敵效力等語。雷震春、張鎮芳著即暫行開釋，發交曹錕軍前，隨營效力，一俟軍事完竣，再行聽候處置。」（註一）

本月四日，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曾下令特赦洪憲帝制犯梁士詒等，故康有為之弟子陳煥章，根據該項特赦令，呈請特赦張勳、康有為，曰：「帝制犯可赦，復辟犯亦可赦。人才難得，法律平等。」北京政府無由駁斥，因批覆「應緩從議」，但本日却有開釋雷震春、張鎮芳之令，由此顯示馮國璋已無實權、全憑主戰派操縱。（註二）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四二

##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電令奉督張作霖退返東北。

奉督張作霖因應段祺瑞心腹智囊徐樹錚之邀，派兵入關，支持段祺瑞對南主戰。奉軍已於廿六日師抵灤州，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以邊防重要爲詞，本日致電張作霖，飭其召還灤州軍隊，該電略云：

「目下際茲外患切迫，東三省方面之形勢，尤爲重大之秋，速宜召還灤州方面之軍隊，以資控制邊圍。如爲顧慮倪督軍地位起見，亦應通盤籌畫，縮小範圍，派遣少數之軍隊前往爲是……。」（註三）

## 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擬定纂輯略例十二條。

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爲纂輯通史及民國史，擬定纂輯略例十二條，於本月二十三日呈請北京教育部鑒核備查。本日，北京教育部以所擬體例完善，指令照准辦理。（註四）

茲誌北京大學原呈及編纂略例如下：

### 一、北京大學原呈（註五）

呈爲續送國史編纂處纂輯股編纂略例，請予鑒核備案事。查國史編纂處照章應分纂輯、徵集二股，徵集股條例業經擬定送呈鈞部備查在案。茲復擬定纂輯股編纂略例十二條，理合送呈鈞部鑒核備案。謹呈教育總長附略例

北京大學校長兼國史編纂處處長蔡元培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 二、國史編纂處纂輯股編纂略例（註六）

（一）纂輯股分爲通史、民國史兩部。

（二）通史部先編長編及辭典。

（三）長編分爲政治史、文明史兩種。

（四）政治史長編分爲年表、大事記、及志三類。

(五)年表用春秋體，以民國紀年前若干年爲綱，而分註各君主紀元於下，其無年可考者爲世表。

(六)大事記用記事本末體。

(七)志用舊史志體。

(八)文明史分爲經濟、風俗、宗教、科學、哲學、文學、美術等類。

(九)辭典分爲人名、地名、職官、器物、方言等類。

(十)長編寫定後，始由專門史學家編爲通史。

(十一)民國史先據前五年事實之已徵集者輯爲長編，其後按年續編之，其續得之史料，次第編入。

(十二)民國史先編長編，分爲年表、大事記、志、及列傳四類。

## 吉林督軍孟恩遠以俄國新黨逼近滿洲里，電請北京政府迅予核准增兵。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本月廿五日電吉林督軍孟恩遠，請於俄國新黨進犯滿洲里時，支援黑省。孟氏以吉省兵力無多，故特電北京政府，請迅核准前案，添兵一旅，以便編練，防戡外患。該電云：

### 「(前略)」

查滿洲里爲江省門戶，如果俄新黨舉兵侵犯，吉、黑兩省，均難保護。當經電復鮑督軍，一旦有警，請即電示，遠必量爲往援，以靖鄰難，而禦外侮。惟是吉林兵力亦屬無多，當此內江未靖，外患日亟之時，合再仰懇大總統暨院部，務將前電呈請添兵一旅一案，迅予核准，以便編練成營，而資調遣。臨電急迫，毋任企禱。孟恩遠。印。

勘。」(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一日，第七五五號，頁三。

註二：陶菊隱：「督軍團傳」，頁一七九。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三月一日。

註四：同註一，民國七年三月五日，第七五九號，頁一三三。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一，頁一三三——一三四。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八五。

本月 北京政府陸軍參謀總長蔭昌擬定東三省對俄連防計畫案及防俄初期應急計畫草案。（註一）

美國國務院佈告，說明美、日之「蘭辛石井協定」，仍聲明遵守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

初，日本取得二十一條之中日協約後，乘歐戰未了之前，圖謀造成各國承認日本在華特權之事實，乃於民國五年七月，與俄國締結日俄協約與秘密同盟，以防阻美國反對日本。又於民國六年二、三月間，與英、法、俄、意四國締結密約，該四國承認日本在山東之權益。爲使美國亦入其圈套，乃派石井菊次郎爲全權特使赴美協商。日使以巧妙的措辭與手段，騙得美國誤信日本並無侵佔中國權益之企圖，於是日國務卿蘭辛和石井在民國六年十一月二日交換照會，是即所謂之「蘭辛石井協定」。協定中議定：「美國及日本兩國政府，承認領土相接近國家之間，生特殊之關係。因之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國在中國有特殊之利益，接壤日本所領之地方殊然也。」

該協定發表後，日本國論狂喜，咸認中國從此非完全獨立之國家，而爲日本之保護國，蓋其解釋特殊利益四字，係包括中國全體之內政、外交各政權而言。又當時石井在美國各處演說，亦聲明日本適用極東之門羅主義，如果有第三國侵害中國之時，日本必干涉防護之。又同時日本外相本野氏，在議會宣言曰：美國政府諒解日本政府對於中國之誠意，虛心坦懷，承認日本對於中國之特殊地位云云。此皆明白表示中國已成爲日本之保護國。



美國政府見日本當局有曲解條文之意思，乃於本月，由國務院發表兩國交涉之顛末，其中說明美日協定之一段文曰：

「石井大使一行來美，聲明日本對於中國之政策，非侵略主義，亦非欺瞞主義，一掃我國人從前之疑惑。兩國政府，對於中國之態度，已交換公文，得相互之了解，無重說之必要。惟兩國政府，重聲明遵守門戶開放主義，更進而宣明無論何國，不得侵犯中國主權與領土保全主義，實與大總統威爾遜所倡世界永久和平之主義一致者也。日本大使一行來訪，不僅和解美國疑憤之情，且從新宣言中國主權不可侵犯，又願與美國協力繼續討德，此美國所當永遠記憶者也。」（註二）

美國政府發表此段聲明之文意，對於特殊利益四字，未提及一言，惟止於說明尊重美國歷來對於中國之主張，即所謂門戶開放及保全中國之領土與主權之三大主義。又同時，駐北京美國公使芮因修氏，將美日協定通知中國政府時之說明書曰：

「自日本大使赴美，於美、日兩國在極東之利益，得開誠布公討論之機會。日使聲明日本於中國之政策，決非侵略，不過由地理的位置，所生特種關係，得利用商工業耳。茲美、日政府宣言，當守門戶開放政策，其因國境地位接近，在中國經營商工業，較之他國人民，自有種種便利。照會詞意甚明，無庸解說。該照會不僅再行保證門戶開放政策，且加入不得干犯中國主權及領土保全之主義，此主義適用最廣，為國際永久和平之基礎，威爾遜大總統所曾經宣言者也。」（註三）

此說明書更宣明：領土接近所生特殊利益之意義，全限於工商業之經營而止。則可知美國政府對於接壤地方之特殊利益，實指商工業之便利而言，其與日本朝野解釋美國承認日本於中國之特殊地位之意義，相距懸殊。至大戰結束後召開巴黎和會之時，日本特使發表關於德國在山東權益讓歸日本之五國密約，美國始知日本居心叵測，而圖謀取消蘭辛石井協定。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九。

中華民國七年 二月

註二：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冊，頁四八〇。  
註三：同註二，頁四八〇——四八一。

二四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三月

一日 孫大元帥文致電唐繼堯，論四川省長應由民選，並促速就元帥職。

四川克復後，省長人選亟待決定，孫大元帥主張省長應由民選，不宜再由督軍兼任，乃電告唐繼堯，並請其速就元帥職，共效護法大業。電文云：

「畢節行營唐元帥鑒：中密。有電欣悉，呂司令超克復成都，名城既下，全川指顧可定，將士用命，實賴公之聲威，良用稱慰。前得該司令寄電，以劉存厚、張瀾均已潛遁，成都秩序及一切善後事宜，不可一日無人負責，該司令戰勝功高，自應任命以衛戍總司令暫行代理四川督軍，已於沁日通電奉聞。至川督繼任之人，非得各方面同情及爲全川所推許，不足以資統率。是以沁電有此後軍政事務，應屬何人主持，宜由川軍各將領迅電同推舉賢能，俾得擇任之語。其省長一職，不宜再令督軍兼任，致蹈軍民不分之覆轍；似應委之川省民選，再加任命。公輯陞川人，聲威既震，尤在深得川人之心，於其軍民兩政，諒必善爲處置，庶無反顧之憂。從此長驅武漢，直搗幽燕，以竟護法之全功，並世孰與倫比。抑更有進者，軍政府元帥一職，公雖受印於前，每以師出有功，自爲策勵，且有必克成都而後就職之宣言；今茲成都已下，厥功甚偉，豈可再事撝謙，轉負國民之望？況非法政府討伐之令再下，借款借械，積極進行，公若再事遲迴，則軍政府始終難得外交之承認；坐令國權爲逆黨斷送淨盡，縱名一己之高，忍視亡國之痛，甚爲執事不取。國民望公已如望歲，務希毅然宣布，卽日就職，護法救亡，惟公任之，不勝企盼之至。孫文、東。」（註一）

唐繼堯上電孫大元帥文，謂即進駐渝城，出師援鄂。

原電略稱：

「和議現已絕望，荆鄂戰事卽在日前，此間亟應出師，互相策應。前因川中戰事牽制，師出無期。現劉逆（按指劉存厚）潰散，成都收復，四川全境次第肅清，擬盡撥靖國聯軍第一軍東下援鄂。繼堯亦定於本月上旬由畢節行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一日

二四八

進駐渝城，籌商大計。敬以奉達，乞賜教言。」（註二）

### 廣東國會非常會議咨覆孫大元帥，海軍總長程璧光准依國葬法舉行國葬典禮。

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於上月廿六日被刺身故，因其首倡護法，功在國家，孫大元帥乃咨請國會非常會議查照民國法規，優議榮典，以昭崇德報功之意。國會非常會議因於本日開大會公議，依「國葬法」第一條：「中華民國人民有殊勳於國家者，身故後經大總統咨請國會同意或國會之議決，准予舉行國葬典禮。」之規定，准程璧光國葬。咨文曰：

「爲咨明事：海軍總長程璧光於二月二十六日午後八時半，被奸人暗殺身故，本會議員林森等全體提議依國葬法舉行國葬典禮案，於三月一日開大會公議，同日准咨優議榮典一件，事同前因併案議決，僉以海軍總長程璧光，當北京政府非法解散國會之前，早已洞燭其奸，翩然南下，號召各艦隊合力護法。迨後兩粵宣布自主，遂偕林森司令率各艦隊來粵，與西南護法各省一致行動，實有殊勳於國家，現正出師討逆之際，遽遭慘害，凡我護法同人得此噩耗，同深痛悼。查國葬法第一條：『中華民國人民有殊勳於國家者，身故後，經大總統咨請國會同意，或國會之議決，准予舉行國葬典禮』等因，當經出席全體議員贊成，故海軍總長程璧光准予依照國葬法舉行國葬典禮，相應咨覆，即希查照公佈施行可也。

此咨

大元帥

國會非常會議印」（註三）

茲附誌孫大元帥爲程璧光優議榮典咨國會非常會議文如下：

「爲咨行事：海軍總長程璧光於本月二十六日被刺身故，該總長首倡護法，統率海軍來粵，功高望重。方冀協力同心，共扶危局，乃事功未竟，遽遭慘害，實民國之不幸，亦我國民所應永誌毋忘者也。茲據國會非常會議組織大綱第九條，咨行

貴會議查照民國法規優議榮典，以昭崇德報功之意，請煩議決施行。此咨



國會非常會議

海陸軍大元帥孫文」（註四）

李烈鈞致電伍廷芳、林葆懌，建議討龍軍事的作戰方案。（註五）

電文云：

「對於現在情況，特具作戰方案如次，以供參考：（一）爲準備攻擊陽江附近之賊軍，本軍宜如左集中，先行鞏固台山開平之線。（二）朱旅長所部，在台山附近，魏、劉兩司令所部，在開平附近，派遣一部駐恩平，警戒並偵察前面之情況，林司令所部，在新會附近整頓。（三）由梧州經過邕定之桂軍，宜向陽春後路，暫取牽制的挾威動作。（四）海軍一部，仍由沿海警戒並威脅。（五）僕擬率警衛團先至新會會商，贊助一切。除分電外，特聞。」（註六）

## 北京政府督辦參戰事務處成立。

北京政府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特派段祺瑞督辦參戰事務，並於本年二月廿五日公佈「督辦參戰事務處組織令」。本日督辦段祺瑞依據該處組織令規定，任靳雲鵬爲參謀處處長，張志潭爲機要處處長，羅開榜爲軍備處處長，陳籙爲外事處處長，並聘定各部總長爲參贊，各部次長爲參議，設機關於將軍府，「督辦參戰事務處」正式成立。（註七）

黑龍江中東鐵路警備總司令張煥相於滿洲里公布條文，闡明中國對俄國黨爭採取中立態度。

黑龍江中東鐵路警備總司令張煥相，本日於滿洲里公布保護中東路條文五端，表明對俄國黨爭採取中立態度，雙方不得在中國境內進行爭鬥、擾害與破壞行爲。該條文內容如下：

- 一、俄人內部政爭，不得在華國境內有爭鬥行爲。
- 二、我境商民，雙方不得擾害。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日

二五〇

三、中東鐵路，雙方不得破壞。

四、沿中東鐵路華國駐軍，純係根據合同大綱，雙方不得稍有誤會。

五、於特別時，雙方得預先通知本部指定地點派員接洽。（註八）

## 馮玉祥之第十六旅全體官兵電北京政府，抵死挽留馮氏。

馮玉祥於上月兩次發表主和通電，與北京政府命令相抵觸，北京政府因於二月二十五日令免馮玉祥旅長職，交曹錕「嚴切查明，呈候核辦」，並派該旅第二團團長董世祿代理旅長。

本日，第十六旅全體官兵發出東電，抵死留馮，聲明：「……寧與旅長同死，不願任其獨去，否則請將全旅官兵九千五百五十三人，一律槍斃，以謝天下……。」（註九）

註一：「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二六——五二七。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九。

註三：「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四日，第五一號，頁四——五。

註四：同註三，頁四。

註五：李烈鈞：「李烈鈞自傳」，臺北，文海，頁六〇。

註六：同註五，頁六六。

註七：「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六。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八九。

註九：李泰棻：「國民軍史稿」，民國六十年，臺北，文海，頁八五——八七。

## 二日 孫大元帥文明令國葬故海軍總長程璧光。

海軍總長程璧光於上月廿六日遇刺殞命，軍政府孫大元帥以程氏首揭護法之旗，功在國家，乃咨請國會非常會議准予國葬。（註一）

本日，孫大元帥依據國會非常會議之議決，明令公布程氏舉行國葬典禮。令文曰：

「准國會非常會議咨覆議決，故海軍總長程璧光號召各艦隊合力護法，實有殊勳於國家，准予依照國葬法舉行國葬典禮。茲公布之。此令。」（註二）

## 孫大元帥文致電石青陽，望疏通議會，選舉楊庶堪為四川省長。

本日，廣州軍政府孫大元帥文電石青陽等，囑疏通四川省議會，選楊庶堪為四川省長，並聯同各軍勸唐繼堯速就元帥職，電文云：

「順慶石招討使鑒：同密。並轉章太炎先生、黃總司令、盧副司令、陳鳳石司令、顏德基司令、陳炳堃副司令、夏宣慰使、王安福司令暨諸同志均鑒：急。前月梗電及慧生兄養電，促諸兄迅速推舉督軍，至今未復，已收到否？此間接漢羣攻破成都捷電後，遂以沁電、有電任命漢羣為成都衛戍總司令暫代川督，並促諸兄迅速推舉督軍，由此間任命，以謀川局之統一。昨得唐葆帥有電云，命錦帆為督軍兼省長，已電令就職，當復電告以此間對於督軍問題之處置，及軍民應分治、省長應民選之主張。省長關係地方政務至大，已電促滄白兼程回川，盼諸兄迅速疏通省議會，一致選舉滄白為四川省長。至督軍若非錦帆不可，亦火速公電推舉，此間方能任命，倘再遲延，轉恐錦忌，且無以對葆帥，諸兄意如何？速電復。並望聯同擁護軍政府各軍，懇切電勸葆帥速就元帥職，以壯軍府之聲威，而謀外交之承認。文、冬。」（註三）

## 孫大元帥文為川省軍民分治事，致電黔軍總司令王文華。

本日，孫大元帥文致電黔軍總司令王文華，論川省應軍民分治，省長一職不應由督軍兼任，並囑王氏力勸唐繼堯就任軍政府元帥職。電文云：

「貴陽督署轉王電輪總司令鑒：殷密。黔軍總司令部敬電報捷，馬日入成都，將士用命，賴兄指揮，大敵已殲，川局即定，良用欣慰！前得呂司令超符電，成都已下，劉、張潛逃，該司令首克名城，深恐各軍未集，善後事宜，不可無人負責，故任命該司令為成都衛戍總司令，暫行代理四川督軍，一面電達川中靖國軍各將領，迅推川督，以

資擇任。嗣得唐賓帥有電，已令熊總司令克武任川督兼省長，川人治川，誰曰不宜。惟川督一職，宜得各方之同情，且爲全川所推許，再由軍府任命，庶能輯睦聯軍，共出武漢，以定中原。錦帆資望，誰不相宜，但賓帥獨行已見，又未就元帥之職，遽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挾征服之威，足生反應之患。況軍民分治，實爲今之要圖，川局甫定，未可再陷軍民混合之覆轍。省長一職，自應委之川中民選，已以東電將此主張商之賓帥，並以成都已下，厥功甚偉，請速就元帥職，以壯軍府之聲威，而謀外交之承認。現在北京非法政府借款借械，積極賣國，自非軍府完全成立，不足以資抵制，兄愛國情殷，能見其大，務望本此意義，一致主張，並力勸賓帥，宣布就職，曷勝盼切。孫文、冬。」（註四）

### 日人頭山滿、犬養毅函請孫大元帥文赴日一行。

日人頭山滿、犬養毅以世局紛紜，深爲東亞前途憂，而孫大元帥行止，實東方治亂之所繫，因致書大元帥，請赴日一行。（註五）

###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鹽稅條例」。

本日，北京政府公布「修正鹽稅條例」七條，適用於全國產鹽銷鹽之地，惟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認爲有特別情形之地藏因情形特殊，不受本條例之限制。茲誌條例全文如下：

#### 修正鹽稅條例

第一條 中華民國產鹽、銷鹽各地方均適用本條例之規定。但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認爲有特別情形之地方不在此限。

第二條 向產土鹽各地方，除禁止外，適用本條例之規定。每鹽百斤課稅三圓。但工業、漁業用鹽不在此限。

前項稅率，於由前條有特別情形地方移入之鹽適用之。

第三條 鹽稅於產鹽地方徵收之。



由第一條有特別情形地方移入之鹽，於移入時徵收之。

第四條 鹽稅除依本條例徵收外，不得以他種名目徵稅。

第五條 課稅衡量，每斤於法定庫平十六兩外，得加耗鹽八錢。

第六條 鹽斤課稅時，得扣除包裝物之重量計算。

第七條 本條例施行區域及其日期，由鹽務署定之。（註六）

北京政府任命馬玉仁為淮陽鎮守使，張仁奎為通海鎮守使。（註七）

北京政府電駐日公使章宗祥，關於中、日共同防敵，由兩國軍事當局委員規畫。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告以政府擬採取第二辦法，即由兩國軍事當局各委專員，共同規畫中、日共同防敵事。所有關於共同防禦一切動作，及應預行研究各端，統由兩國委員先行接洽。電文曰：

「中、日共同防禦俄亂事，迭電均悉。現經政府詳慎研究，擬即採取第二辦法，由兩國軍事當局各委專員，共同規畫，所有關於共同防禦一切動作，及應預行研究各端，統由兩國委員先行接洽進行。此項委員自應即日遞派，如能由日派員來華，更為妥速。至來電聲明後，來華境內日兵一律撤退，境外仍共同防禦。足徵日政府協助誠意，尤為感佩。至西比利亞近時現狀，疊據各處報告，情形甚為緊迫，兩方派員協商，愈必以從速為要。即希與田中以非正式說明，並探詢意見。速復。院，外。」（註八）

俄使庫達攝福密告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決定在哈爾濱籌設機關，以阻廣義派勢力（列寧之政府）東進。

本日，俄使庫達攝福會晤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並密告已與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華俄銀行總裁波提婁夫(Poutiloff)在北京會議，決定在哈爾濱籌設機關，由庫氏任外交，波氏任財政，霍氏掌軍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三日

二五四

警，以阻廣義派東進。庫使云：

「此次中東鐵路霍總辦、華俄銀行波總裁來京，與本使議改中東鐵路行政方法，同時議及各項問題中有最關重要之一問題，即決定在哈爾濱設機關。其目的仍與協商各國一致動作，雪廣義派政府與敵國單獨媾和之奇恥，並與西伯利亞政府聯絡一氣，以遏止廣義派及德奧俘虜東侵之勢。其職務，外交方面由本使代表，隨時向貴國及協商各使接洽，財政由波氏籌畫，軍警由霍使擔任。霍氏在哈埠有年，與貴國、日本及他國人信感相投，辦理此事，居高一呼，助者必衆。倘使籌備軍實足坐鎮，俾廣義派及德奧俘虜不敢東來覬覦，則種種支節問題，均足以消弭於無形，此貴國與本國共同之利益也。惟此事籌議已決，而尚未便公然宣佈者，則以哈埠廣義派，雖經驅逐出境，難保絕無遺留，猶在籌備之際，此項計畫遽入該派黨徒之耳，恐將不利於霍氏，是以先由本使向貴部及協商各使密爲通告。茲得本使同霍、波兩氏議決字據，送請貴總長察閱一過。」（註九）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四日，第五一號，頁四。

註二：同註一，民國七年三月五日，第五二號，頁一。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九，「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二七。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〇九——三〇〇；「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二八。

註五：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〇九。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三日，第七五七號，頁五七——五八。

註七：同註六，頁五八。

註八：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臺北，文海，『中日軍事協定案』，頁三。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俄政變與一般交涉」，冊一，頁二七七。

三日 譚延闓自上海到南京，與李純商討湖南問題。（註一）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及「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

一、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註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每屆選舉，各選舉監督，各就本署設辦理選舉事務所，專司選舉一切事宜。

前項辦理選舉事務所於選舉完畢之日裁撤。

第二條 每屆選舉，由各選舉監督於選舉日期前，分別委左列各員：

一、投票管理員、開票管理員。

二、投票監察員、開票監察員。

第三條 地方選舉會初選監督，及中央選舉會選舉監督，應於辦理選舉事務所，委派調查員若干人。

第四條 辦理選舉事務所除前兩條職員外，各選舉監督應就各本署人員內，分別派令兼辦。但因情事之必要，得酌設委員。

第五條 投票管理員應製成投票錄，開票管理員應製成開票錄，各選舉監督應製成選舉錄，詳記關於投票、開票、選舉始末情形，於本屆選舉期內保存之。

第六條 各選舉監督籌定選舉場所，應於選舉期十日以前榜示。

第七條 投票紙、投票區由選舉監督依式製成，頒發投票管理員。

第八條 投票、開票均於選舉場所內行之。

第九條 投票、開票時間，由各選舉監督於選舉期十日以前，酌定榜示於選舉場所。前項時間不得在上午八時前下午六時後。

第十條 依本法第七條，到會之選舉人不滿總數三分之二時，由選舉監督宣告於次日投票。但選舉人過多，選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三日

二五五

舉場所不能容時，得由選舉監督酌量情形令選舉人隨時投票。

依前項但書規定投票時，非已投票數滿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不得開票。

已逾第九條第二項之時限，其投票數仍未滿前項之額數者，應由選舉監督宣告於次日接續投票。

第十一條 凡當選人不足額，應再行投票。已逾第九條第二項時限者，於次日接續行之。

第十二條 選舉人及互選人年齡，以開始調查選舉人名冊之日計算。地方選舉會被選舉人年齡，以舉行複選舉之日計算。

第十三條 投票所投票紙、投票匭，投票、開票、檢票各事項，本細則所未規定者，均准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之規定。

## 第二章 地方選舉會

第十四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款之規定，學術上之著述及發明之審定方法，由各主管部總長以部令定之。

第十五條 蒙古及青海地方選舉會之選舉監督，應調查各蒙旗王公世爵、世職，造成選舉人名冊。

因前項之調查，有必要時，得由選舉監督委派調查員。

第十六條 西藏地方選舉會之選舉監督，應將本法第四十一條之人員，造成選舉人名冊。

## 第三章 中央選舉會

第十七條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部，學術上著述及發明之審定，依第十四條之規定行之。

## 第四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選舉人名冊、互選人名冊、投票簿、投票紙、投票封筒、投票匭、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初選當

選證書、議員當選證書及議員遞補證書式，依附表所定。

選舉資格調查表式由各選舉監督定之。

第十九條 自本細則施行日起，民國元年公布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廢止之。

第二十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



## 二、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註三）

### 第一章 各省及各特別行政區議員之選舉

#### 第一節 選舉區畫及辦理選舉人員

第一條 依本法第十條之規定，行政區畫之境界，有變更選舉區一併變更時，應由原轄選舉區選舉監督將隸屬於該管區之選舉人名冊中，關於變更之一部，送交新轄選舉區。

選舉監督接到前項選舉人變更名冊時，應騰寫副本，分送關係各區之辦理選舉人員。

第二條 每屆選舉各省選舉總監督，應於法定選舉事項最初日期以前，設籌備選舉事務所，專司籌備全省選舉一切事宜。

第三條 籌備選舉事務所，酌設委員若干人，由選舉總監督遴選派充。

第四條 籌備選舉事務所辦事細則，由選舉總監督定之。

第五條 籌備選舉事務所，於本屆選舉完畢後裁撤。

第六條 初選監督及覆選監督，各就本署設辦理選舉事務所，專司各該區選舉一切事宜。

第七條 初選選舉事務所，除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設管理監察各員及調查員外，得酌設委員若干人。

第八條 覆選選舉事務所，除依本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設管理監察各員外，得酌設委員若干人。

第九條 初選及覆選選舉事務所辦事細則，由初選監督及覆選監督定之。

第十條 初選監督及覆選監督於委任投票、開票各監察員後，應將其姓名住址，通知各該投票開票管理員。

第十一條 初選及覆選選舉事務所，各於本屆選舉完畢後裁撤。

#### 第二節 初選舉

第十二條 依本法第十九條初選監督，按照地方情形，分畫本管區域爲若干投票區時，應通示本管區內。

第十三條 每選舉區分爲二箇投票區以上時，須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各投票區須冠以第一、第二等字樣。

二、各投票區須分別造具選舉人名冊。

三、各投票區各設投票管理員若干人，由初選監督遴選派充。

四、初選監督當於選舉期五日以前，將選舉人名冊，分送各投票區投票管理員。

五、投票完畢後，投票管理員應會同投票監察員中之一人或二人以上，將投票紙、投票簿及選舉人名冊，彙送於開票管理員。

第十四條 選舉人之年齡，及在該選舉區住居年限，以開始調查選舉人名冊之日計算。

第十五條 同一選舉人不得編入數選舉區之選舉人名冊。

第十六條 投票管理員須製成投票錄，開票管理員須製成開票錄，初選監督須製成選舉錄，詳記關於投票始末情形，於本屆選舉期內保存之。

第十七條 投票所須有相當設備，使投票人不能窺視交換及爲其他不正行爲。

第十八條 各省覆選監督依本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分發投票紙於各初選監督後，須將分發數目若干，報告於選舉總監督。

第十九條 初選監督依本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分發投票紙於各投票所後，須將分發數目若干，報告覆選監督。各省之覆選監督，接受前項報告後，須彙報選舉總監督。

第二十條 分發投票紙之數目，除由選舉總監督或各特別行政區之覆選監督分別彙報內務總長外，各該監督須將分發各數目宣示於辦理選舉事務所。

第二十一條 投票紙分發於各投票所後，由投票管理員查明數目，嚴密封存，非屆選舉日期當衆驗明封識後，不得啓封。

第二十二條 投票人到投票所時，須由管理員、監察員會同調查員，詳詢姓名住址，與選舉人名冊對照無誤，由投票人簽字後，方得交付投票紙。如疑爲非本人時，須有其他投票人爲之證明。

前項證明之事實，須記載於投票錄。

第二十三條 投票人因錯誤污損投票紙或封筒時，得請求換給。

前項投票紙或封筒之換給，管理員須將該投票人姓名記載於投票錄。

第二十四條 依前兩條之規定，投票紙交付或換給完畢後，投票管理員須於當日將交付總數、換給總數、及餘存總數，分別記載於投票錄，並宣示於投票所。

前項宣示，投票人認為有疑義時，得以十人以上之請求，由投票監察員即時當衆檢查，但不得檢及業經投入匭內之票紙。

第二十五條 各投票所受領投票紙後，須記明數目，俟投票完畢，由投票管理員將用過數目，報告初選監督，並將污殘餘紙一併繳還。

第二十六條 投票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管理員及監察員得令其退出：

一、冒替者。

二、在投票所內喧擾，勸誘不服管理及及監察員或巡警之制止者。

三、在投票所內窺視交換，不服管理員及監察員或巡警之制止者。

四、攜帶凶器入投票所者。

五、有犯刑律妨害選舉各罪之嫌疑者。

六、在投票所內有其他不正行為，不服管理員及監察員或巡警之制止者。

第二十七條 投票人因有事故退出投票所外，或因有前條各款情事，令其退出者，投票管理員應取回投票紙，將該投票人姓名並退出緣由，記載於投票錄。

第二十八條 因有事故退出投票所之投票人，欲入所投票時，管理員得於投票所未關閉以前，准其入所投票。但因有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一令其退出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投票管理員認為必要時，得給選舉人以投票所入場券，及入場號數。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三日

二五九

第三十條 遇有天災及其他事變發生致不能投票時，投票管理員得呈報初選監督，改定投票期日。

第三十一條 投票管理員於投票以前，應將投票區當眾開驗。

第三十二條 選舉票須由投票人自行投入票區。

第三十三條 選舉人投票時，由投票管理員選派二人，列座投票區側，各記投入票數，俟投票完畢後，報告投票監察員。

前項報告，由投票監察員會同投票管理員，核對二人所記總數，記載投票簿，並宣布於投票所。

第三十四條 投票區於投票完畢後，由投票管理員會同投票監察員，即時當眾嚴密封鎖，非屆開票時當眾驗明封識後，不得啓封。

第三十五條 投票區封鎖後，未移送於開票所以前，不得移出投票所外。

第三十六條 投票區封鎖後及移送開票所時，除鎖鑰另行鈐印封固外，投票管理員應會同投票監察員，酌派巡警監守或護送。

前項規定，如投票人有十人以上之同意，得公推二人以上，請求於管理員，會同監守或護送之。

第三十七條 已逾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時間，投票尚未完畢，須於次日接續投票者，其投票區之封鎖及監守，準用前三條之規定。

第三十八條 投票區移交開票所，除在途時刻，各依道里遠近計算外，不得遲延至二小時。

第三十九條 投票區到達開票所後，在未屆開票日時，以前開票管理員須酌派巡警嚴密監守該投票區。投票人所公推之護送人，亦得會同監守之。

第四十條 開票時間自初選監督所定時刻起，至午後六時止。若逾限尚未完畢，約計未開之票數在三分之一以下者，開票管理員得呈明初選監督，酌量延長時間；其數在三分之一以上者，於翌日午前八時起接續行之。

依前項規定接續開票時，投票區之封鎖及監守，準用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 開票管理員於檢票完畢後，須會同監察員決定有效票若干，無效票若干，分別記載於開票錄。

第四十二條 開票管理員須會同監察員，將投票總數與投票人總數，分別記載於開票錄。投票總數與投票人總數相較，有增多或減少時，應附記其增減理由。

第四十三條 選舉人得請求管理員給與入場券，入開票所參觀開票，但管理員得臨時限制入場人數。

第四十四條 前項入所參觀之選舉人，於開票事宜認為有疑義時，得以十人以上之請求，由開票監察員即時當衆檢查。

前項請求人之姓名及檢查情形，須記載於開票錄。

第四十五條 屆投票、開票時刻，監察員有因事故缺席者，由選舉監督或其他監察員，於本選舉區內之選舉人中選派代理。

前項缺席監察員及代理監察員之姓名，應分別記載於投票錄或開票錄。

第四十六條 同一選舉區被選舉人有二人以上同姓名時，除別有方法能證明其當選應屬何人外，依決選投票方法決定之。

前項證明於三日內，有本投票區選舉人十人以上確認為不實者，仍行決選。

第四十七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如住居各爲一投票區時，就各本投票區分別行之。但依地方之便宜，得由選舉監督臨時擇一適中之投票所，令其連合投票。

第四十八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應先一日分別記載各該本人職業及住址，榜示於投票所。

第四十九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除於選舉票書被選舉人姓名外，並須於姓名下記載被選舉人之職業及住址。

第五十條 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以得票較多數者爲當選。票數同者，抽籤定之。

第五十一條 本節關於投票紙、投票匭、投票、開票、檢票各規定，於同姓名者之決選投票，均準用之。

第五十二條 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選舉旅費，由各該選舉區籌給。

第五十三條 選舉人名冊、選舉人資格調查表、投票簿、投票紙、投票匭，並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之製辦經費

，由各該選舉區籌給。

第五十四條 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選舉人員之公費，及依本細則所設委員之公費，由各該選舉區籌給。

第五十五條 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須繕寫副本，以備選舉人或被選舉人請求閱覽。

第五十六條 選舉人名冊、投票簿、投票紙、投票封筒、投票區、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及初選當選證書式，依附表所定。

選舉資格調查表式由初選監督定之。

### 第三節 覆 選 舉

第五十七條 覆選被選舉人年齡，以舉行覆選舉之日計算。

第五十八條 覆選舉投票紙，應由覆選監督依式製成，發交投票所。

第五十九條 覆選選舉人應於覆選期前，親赴覆選區辦理選舉事務所報到，呈驗初選當選證書。

第六十條 投票時覆選選舉人，須將初選當選證書持赴投票所，由管理員、監察員查驗相符，方得交付投票紙。

第六十一條 投票所、投票紙、投票區、投票、檢票、同姓名者之證明或決選，及選舉等費之籌給各事項，除本節有規定者外，均準用初選舉之規定。

第六十二條 除投票紙、投票封筒、投票區、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之定式，與初選舉同者外，其覆選人名冊、覆選投票簿、議員證書、及議員遞補證書式，依附表所定。

### 第二章 蒙古、西藏、青海議員之選舉

第六十三條 每屆選舉由選舉監督於法定選舉事項最初日期以前，設辦理選舉事務所。

第六十四條 各選舉區之本管各地行政長官，得依前條之規定，設辦理選舉事務所，但須呈報於選舉監督。

第六十五條 辦理選舉事務所，及辦理選舉事務所之辦事細則，由選舉監督定之。

第六十六條 投票所、投票紙、投票區、投票、開票、檢票各事項，除本章有規定者外，均準用第一章之規定。

第六十七條 選舉人名冊、投票簿、投票紙、投票封筒、投票區、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議員當選證書及議員

遞補證書式，依附表所定。

選舉資格調查表，由選舉監督定之。

第六十八條 投票紙依式製定時，除用漢字外，並以各該地通用文字，譯印於投票紙之裏面。

第六十九條 頒發選舉通告時，除用漢字外，並以各該地通用文字，譯書於該通告之後方。

#### 附 則

第七十條 自本細則施行日起，民國元年公布之「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施行細則」、「蒙古、西藏、青海衆議院議員選舉施行令」、「衆議院議員選舉投票紙投票管理規則」、「衆議院議員選舉開票規則」、「衆議院議員初選舉同姓名者被選決定令」、「衆議院議員覆選選舉票施行令」廢止之。

第七十一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

北京政府駐俄公使劉鏡人以俄國內亂，起程回國。（註四）

俄國與德、奧、土訂議和草約十四條。（註五）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〇。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四日，第七五八號，頁八一——八三。

註三：同註二，頁九七——一〇五。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七。

註五：同註一。

## 四 日 孫大元帥文密電楊庶堪，請速返川收拾川局。

雲南督軍兼省長唐繼堯爲川滇黔巡閱使，醉心於大雲南主義，故一意垂涎四川，並親率軍隊入川，無心於護法事業。迄川省與護法軍政府一致，唐竟於上月令熊克武爲四川督軍兼省長。孫大元帥力主軍民分治，並屬意楊庶堪爲四川省長。本日，孫大元帥密電楊氏，告以四川局勢，請其速返四川，收拾川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四日

二六三

局，電文云：

「極密，轉滄白。呂超電克成都後，同時得錦帆電云：兼程赴省。因先任呂爲衛戍總司令代理督軍，並電黃、盧、石、陳諸兄，迅速推定繼任督軍，倘錦帆對軍府能表示好意，當然可以推舉。此電已去多日，至今無復。有日接唐蔭廣電云：任錦帆爲督軍兼省長；唐本雲南督軍，何能任命四川督軍省長？惟此間又不能反對，因復電云：已電詢川中各軍意見，至省長則主由民選。又由黃、盧、石等，囑其一面公舉川督，請軍府任命，一面疏通省議會，火速一致選舉執事爲省長。望兼程返蜀，聯合黃、盧、陳、呂等軍，收拾川局，遲恐錦帆權力日增，黃、盧不足以抗。款事另電告。文。」（註一）

### 孫大元帥文函馮玉祥，盼其主張恢復國會。

本日，孫大元帥文以北軍第十六旅旅長馮玉祥有主和通電，乃馳書馮氏，盼其主張恢復國會，以紓國難。書云：

「煥章先生執事：閱報見執事巧電，熱誠護法，努力拯國，不勝爲民國幸。昨多以降，南來國人，無不盛稱執事爲愛國軍人模範，對於時局紛糾，力任球濟，無任渴慕。徒以雲海揆隔，不能時通聲息爲歉耳。比者徐君季龍來粵，又詳述執事救時苦心，當茲國難方殷，端賴鼎力主持。惟此次亂源，發於蹂躪國會，根本解決，舍恢復舊國會而無由。務望內察國難之原因，外究世界之趨勢，以恢復舊國會之主張，明白宣示全國。瀕危之民國國脈，得主持正義如執事者扶持之，俾免於亡，則國民必感偉功於永久矣。臨筆神馳，不盡欲言。專頌教安。諸維諒鑒不宣。大元帥啓、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四日。」（註二）

### 福建靖國軍佔領將樂縣。

本日，福建靖國軍二千餘人佔領將樂縣城，北京政府轄管之縣知事計達三，出奔順昌。（註三）

### 徐樹錚通電，明揭倒王（士珍）去李（純）之主張。



國務總理王士珍因未明示對南主戰的態度，故北洋主戰派軍人皆不滿王士珍，亟欲倒王而擁段出山。王士珍早於上月十九日請辭，惟馮國璋僅允給假，另命內務總長錢能訓兼代國務總理。皖系智囊段祺瑞心腹徐樹錚因助奉軍編練已成，並有中南銀行胡筆江撥款二十萬元，供奉軍開拔入關之用，故本日先通電皖系各省督軍，準備聯銜通電，提出解決時局辦法——即倒王去李之計畫（註四），並另電熱、察、綏三都統姜桂題、田中玉、蔡成勳，豫督趙倜、甘督張廣建，明揭倒王去李之主張，目的在求明令罷黜王士珍，擁段祺瑞復出。電文云：

「上年十二月魚、陽兩電已遽鑒及。時局日非，愈演愈幻，岳州既陷，武漢大危，不去牽制之端，將肇崩析之禍。以言表面，不過陽戰而陰和，究其終極，實欲假和以圖分。蓋岑、陸、譚、唐等密使往來，竟創剖分之議，眉目已具，現正向某國政府求援。殊不計剖分以何爲限，剖分以後，能否各自爲存，統一局面一破，必有一半自引外人保護，一半能否自立，尙不可知，是不陷於危亡不止。推原禍始，厥爲閩之王、督之李，譎張爲幻，蔽明損威。上年岳州失陷，彼等極引樂觀，喪心病狂，莫此爲甚。萬一武漢再有失事，大局如何善後？現由奉省抽派生力軍隊，以助戰爲名，分赴京奉、津浦路，次聯合各省，籲請明令罷李，李去王必自退。現在王雖請假，仍是暗中主持，必俟明令罷斥，另選公正無私耆德碩望之人出任總理，然後通盤籌畫，與天下相見以誠，公議國是，以期力挽頹運。由奉發電提倡，同袍各省應之，李難自安，或不待明令即自求退，尤爲穩妥。以上辦法，歷經直、魯、徐、皖、滬、浙、閩、鄂、晉、奉諸公往返熟商決定。弟於上月二十五日來奉，兩帥已籌定數旅，剋日開拔，我兄愛國心長，素具深慨，奉電到時，諒有同感。幸叨聲應氣求之雅，用敢密陳諒答。尙祈明教。樹。支印。」（註五）

### 駐庫倫都護使陳毅電詢北京政府對付俄德媾和之方針，並陳述增強邊防意見。

因俄德媾和，駐庫都護使陳毅於本日電詢北京政府，對於撤使問題態度如何，又外蒙之俄領應如何對待？並請北京電飭林西軍隊撥駐東烏珠穆沁，俾便援庫，又復策應海拉爾。電文云：

「國務院、外交部、陸軍部、參謀部、參戰督辦處鑒：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四日

二六六

中密。外部電敬悉。經轉電各專員去後，據烏專員電稱：『與俄萬一撤使，外蒙爲我領土，俄領如何待遇，一切防守事宜如何辦理，乞早籌示』等語。

查俄、德媾和，頃據恰電已成事實，則在我對待方針，尤須急爲籌定，以資應付。究竟部電撤使之說，是否專指我國駐俄公使而言，其駐華俄使是否亦須撤回。如須撤回駐華俄使，外蒙爲我領土，各處俄領似應同撤，以明主權。務懇妥速籌議，電示方略，俾便遵行。

至防務辦法，在察區一面，業蒙籌准大隊出駐烏滂。惟東而林西，西而綏遠，均於庫爲唇齒之依，並請一面電飭林西軍隊撥駐東烏珠穆沁，該地既可援庫，復可策應海拉爾。一面電飭綏遠酌派隊伍，出駐烏蘭察布通庫大道，以資輔助。至西路烏科方面，較以東路庫恰情勢，緩急雖有差池，然兩區橫亘數千里，北與俄領伊爾庫次克等省，犬牙相錯，長途廣漠，在在堪虞。查烏區形勢，以甘省之肅州暨新疆之巴里坤等處爲後盾，科區聲援則南在新疆古城，西恃阿爾泰。更請電商新甘督軍於該兩省界近外蒙要害處所，撥隊駐紮，以爲烏科準備。總之，蒙邊防策，東路以察區爲中心，而綏遠林西仍資臂助，西路實力則全恃新、甘也。勢急時危，盼速籌復。毅。豪。」（註六）

總稅務司安格聯建議，至拉哈蘇蘇及松花江口之兩岸安設大砲，以杜俄船進出。（註七）

上海時事新報增闢「學燈」版，爲我國報紙有學術性副刊之始。（註八）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一〇。

註二：「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二九—五三〇。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七。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一。

註五：「徐樹錚電稿」，轉引自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二。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七一。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三。

註八：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〇。

五日 廣州國會電巴黎各國代表，請宣布廢止二十一條及段祺瑞與日本所訂一切密約協定。（註一）

北京政府國務會議決定本年六月十日召集新國會。

初，北京政府國務會議原定六月二十二日為召集新國會之期，法制局以該日距離選舉總統之期太迫，乃咨回國務院。本日，國務會議再事討論，決在提早至六月十日召集新國會。（註二）

馮國璋命財政總長王克敏赴蚌埠，與皖督倪嗣冲面商軍事、財政問題。

北京政府財政總長王克敏，本日奉代理總統馮國璋之命，前往蚌埠，與安徽督軍倪嗣冲，面商軍事、財政問題（註三），且轉托倪督婉詢張作霖遣軍入關之真意（註四），旋於八日返京。

黑河對岸俄國新舊黨開始戰鬥，日人千里中山番指揮日兵一百五十餘名，隨同俄國舊黨作戰。（註五）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〇。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三月六日。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七。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三。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三。

六日 孫大元帥文任命李茂之為兩廣鹽運使。（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五、六日

## 廣州軍政府制定公布「陸軍部組織條例」。

廣州軍政府於本日制定公布「陸軍部組織條例」，計廿一條，規定陸軍部直隸於軍政府，管理陸軍軍政，其下置有總務廳及軍衡、軍務、軍學、軍儲、軍醫、軍法、軍政等七司。陸軍總長由國會非常會議選出，由大元帥任命，其職掌爲承大元帥之命，管理陸軍本部事務，統轄陸軍軍人、軍屬，監督所轄各官署。總務長下置次長一人，並直轄總務廳；各司置司長一人，分掌各司事務。並置有科長及一等軍法官若干員，分掌總務廳及各司事務。

### 附錄：陸軍部組織條例（註二）

- 第一條 陸軍部直隸於軍政府，管理陸軍軍政。
- 第二條 陸軍總長經國會非常會議選出後，由大元帥任命。
- 第三條 陸軍總長承大元帥命，管理本部事務，統轄陸軍軍人、軍屬，監督所轄各官署。
- 第四條 陸軍部置次長一人，輔助總長整理部務。
- 第五條 陸軍部置秘書四人，參事四人，秘書秉承總、次長之命，掌理機要文書之起草、收發、保存及典守印信等事項。參事秉承總、次長之命，掌理本部管理法律、命令之審議事項。
- 第六條 陸軍部置總務廳及左列各司：

軍衡司。

軍務司。

軍學司。

軍儲司。

軍醫司。

軍法司。

軍牧司。

第七條 總務廳職掌事務如左：

- 一、關於機密及陸軍文庫事項。
  - 二、關於部內軍官、軍佐，及軍用文官事項。
  - 三、關於公文函電之纂輯、保存、及收發事項。
  - 四、關於本部內會計事項。
  - 五、關於編制各統計及報告事項。
  - 六、關於徵發物件表及散發報告事項。
  - 七、關於部內風紀事項。
  - 八、關於管理本部官產、官物事項。
  - 九、其他不屬各司事項。
- 軍衡司掌事務如左：
- 一、關於陸軍官佐及軍用文官之任免事項。
  - 二、關於調查各兵科人員事項。
  - 三、關於考績表、兵籍、戰時名簿、及軍用文官名簿事項。
  - 四、關於保管軍官、軍佐、軍用文官及戰時職員表事項。
  - 五、關於賞賚、敘勳、配章、褒章及賞給事項。
  - 六、關於編纂年格名簿事項。
  - 七、關於休假事項。
  - 八、關於陸軍軍人結婚事項。
  - 九、關於廢兵處置事項。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六日

二六九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六日

十、關於養贍事項。

第九條 軍務司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陸軍建制、編制及訓練事項。

二、關於軍隊配置事項。

三、關於陸軍軍旗事項。

四、關於整旅計畫之準備執行事項。

五、關於陸軍禮節、服制、徽章事項。

六、關於各軍隊之軍紀、風紀事項。

七、關於編擬戰時各項規則事項。

八、關於戒嚴各徵發事項。

九、關於徵募、召集及解兵、退伍事項。

十、關於操練場所事項。

十一、關於軍隊內務、衛戍、勤務及憲兵服務事項。

十二、關於各兵科及軍樂隊事項。

十三、關於各兵科軍官、軍士以下人員之調用，及其補充事項。

十四、關於要塞建築及其用地，並要塞地帶事項。

十五、關於要塞兵備事項。

十六、關於重砲兵之設置及分配事項。

十七、關於運輸、通信、電氣、電燈、電信、輕氣球飛行器事項。

十八、關於要塞司令處、陸地測量部及交通各隊事項。

十九、關於水陸交通事項。



第十條 軍備司掌事務如左：

- 一、關於軍用槍礮、彈藥之制式、籌畫、支給、交換及檢查事項。
- 二、關於軍火發令事項。
- 三、關於各項器具材料之經理及檢查事項。
- 四、關於軍用器具材料之制式、籌畫、支給、交換事項。
- 五、關於要塞備礮事項。
- 六、關於軍隊通信、各鐵道氣球飛行器之器具材料之支給、交換事項。
- 七、關於攻城、守城、交通所用兵器器具材料之備辦事項。
- 八、關於技術審檢院、兵工廠軍械局事項。
- 九、關於軍需運用事項。
- 十、關於各軍需處事項。
- 十一、關於各軍需官勤務事項。
- 十二、關於各軍需處人員之教育、考績及其補充事項。
- 十三、關於軍政經費出納，並預算、決算事項。
- 十四、關於軍政會計稽覈事項。
- 十五、關於管掌出納之官吏等事項。
- 十六、關於各種給與及軍需規定之審查事項。
- 十七、關於規定俸給及旅費事項。
- 十八、關於軍服之經理及檢查事項。
- 十九、關於軍服糧秣之製造、購買事項。
- 二十、關於規定及準備平時軍服裝具、糧秣等給與事項。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六日

二七二

廿一、關於編制整旅之預算事項。

廿二、關於戰時裝具、炊具及洗馬器具事項。

廿三、關於軍隊用具、消耗品、及埋葬用料物等之準備事項。

廿四、關於陸軍用地及建築事項。

廿五、關於管理陸軍所屬官產事項。

廿六、關於軍人祠宇及軍用墳地事項。

廿七、關於規定軍用金錢箱櫃及行李事項。

#### 第十二條 軍學司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軍隊教育，及訓練改良事項。

二、關於規定各兵科操典，及教範事項。

三、關於軍隊校閱，及特種兵演習事項。

四、關於所轄各學校一切章程之制定，及籌辦事項。

五、關於擬定所轄各學校教育綱領及計畫，並審查各教科書事項。

六、關於所轄各學校職員獎罰事項。

七、關於所轄各學校學生獎罰，及考試事項。

八、關於編訂軍語、軍隊符號，及各軍用之圖籍表事項。

九、關於軍學之編輯及印刷事項。

十、關於留外學生一切事件，並選派高等專門學員事項。

十一、關於其他軍事教育，及訓練一切事項。

#### 第十二條 軍醫司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軍醫、獸醫、各種診療機關事項。



二、關於傷病等差之診斷事項。

三、關於體格檢查事項。

四、關於戰時衛生勤務各種規則事項。

五、關於衛生材料及蹄鐵事項。

六、關於時疫及衛生試驗事項。

七、關於衛生報告、統計及調查事項。

八、關於軍醫、司藥、獸醫所屬各項人員之勤務、教育、考績及其補充事項。

九、關於紅十字會，及恤兵團體事項。

#### 第十三條 軍法司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陸軍軍法事項。

二、關於陸軍監獄事項。

三、關於赦免及罪人之處置事項。

四、關於陸軍司法官及監獄職員之考績，及其補充事項。

五、關於高等軍法會審事項。

#### 第十四條 軍牧司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軍馬監及牧場之管理事項。

二、關於軍馬之供給、餵養、保存及徵發事項。

三、關於改良馬種及購買軍馬事項。

四、關於蹄鐵術之教育事項。

五、關於軍牧人員之教育、考績及其補充事項。

#### 第十五條 總務廳由次長直轄。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六日

二七四

第十六條 陸軍部置司長七人，承長官之命，分掌各司事務。

第十七條 陸軍部置科長及一等軍法官若干員，承長官之命，分掌總務廳及各司事務。

第十八條 陸軍部置科員，一、二、三等軍法官及司副官，承長官之命，助理總務廳及各司事務。科長、科員、

及一、二、三等軍法官，得視事之繁簡，酌定其員額。

第十九條 陸軍部置技正四人，技士八人，承長官之命，掌理技術事務。

第二十條 陸軍部職員依附表所定。

第廿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北京政府公布「參議院議員第二屆選舉日期令」及「衆議院議員第二屆選舉日期令」。

馮國璋以北京政府代理大總統名義，本日公布「參議院議員第二屆選舉日期令」及「衆議院議員第二屆選舉日期令」，規定各省區地方選舉會之參議院議員覆選舉，暨蒙古、西藏、青海地方選舉會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於本年六月二十日舉行。而各省區衆議院議員初選舉，於本年五月二十日舉行。各省區衆議院議員覆選舉，暨蒙古、西藏、青海衆議院議員選舉，於本年六月二十日舉行。

附錄：

### 一、參議院議員第二屆選舉日期令（註三）

第一條 各省區地方選舉會之參議院議員覆選舉，暨蒙古、西藏、青海地方選舉會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於民國七年六月二十日舉行。

第二條 中央選舉會各部之參議院議員選舉，於民國七年六月二十日舉行。

第三條 前二條規定遇有必要情形，得由覆選監督或選舉監督，酌量延期。但至長以十日爲限。



覆選監督或選舉監督決定延期後，須報告內務部。

第四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二、衆議院議員第二屆總選舉日期令（註四）

第一條 各省區衆議院議員初選舉，於民國七年五月二十日舉行。

第二條 各省區衆議院議員覆選舉，暨蒙古、西藏、青海衆議院議員選舉，於民國七年六月十日舉行。

第三條 前三條規定遇有必要情形，得由初、覆選監督，或本管地方行政長官呈報選舉總監督，或特別行政區覆選監督，或選舉監督，得酌量延期五日。

前項延期屆滿，各地方確因辦理困難，至不能依限舉行選舉時，得酌量再行延期，但不得延至本令所定日期十五日以外。

選舉總監督，或特別行政區覆選監督，決定延期後，須報告內務部。

第四條 籌備日期與選舉日期有關係者，以內務部令定之。

第五條 本令自公布日施行。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復駐庫倫都護使陳毅，駐俄公使劉鏡人回國係為避亂而非絕交，北京俄領館照舊駐節。

電文云：

「蒙電悉。我國現與協約各國取一致行動。劉使已報偕日使東行，留館員二人看守文件。此舉係為避險起見，並不作為絕交。此間俄使照舊駐節，駐日俄使亦同。此後應取如何態度，仍與各國一致辦理，隨時電告。至防務現正由參戰督辦處籌備。特復，希轉各佐理員。外。」（註五）

本電係對陳毅四日詢問撤使問題之復電，並告以我國對待俄領人員態度，與協約各國同。

奉軍四旅陸續開拔入關。（註六）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六日

張作霖於上月廿三日扣留段祺瑞購自日本的軍械，運往奉天，編整奉軍四混成旅及一騎兵團。本日起，以助戰爲名，源源開拔入關，是爲張作霖爭權關內採取更積極行動之表現。

### 黑龍江添編陸軍第十九混成旅，鮑貴卿兼代旅長。

俄國革命後，新、舊黨爭熾烈，黑龍江緊臨俄國邊境，地位重要，且中東鐵路爲東北交通生命線，須駐重兵防守。爲因應迫切需要，本日黑龍江特添編陸軍第十九混成旅，由督軍鮑貴卿兼代旅長（註七），康宗仁爲該旅步兵第一團團長，高占鰲爲第二團團長。（註八）

###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以黑河對岸俄黨起事，電請中央派兵支援。

黑龍江對岸俄境阿穆爾省華、日僑民甚多，因俄黨起事，日僑請我派兵保護。黑督鮑貴卿據黑河道尹歌電之請示，於本日電請北京政府派兵增援，電文云：

「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參戰事務處、外交部、陸軍部、參謀部均鑒：正密。黑河對岸俄阿穆爾省華、日僑民甚多，該處連日過激派異常擾亂，據黑河道尹歌電稱：

『准俄領照會內，聞阿省喀扎克軍政署及商民各機關，請求中國幫助平阿省之亂等語。又據日本參謀官派居留民會長面稱，俄齊都暗集德、奧俘虜成二師團，阿省俘虜亦有放出之信，協約國已有計畫協定阿亂，日兵未到已（以）前，請貴國派兵保護日僑等語。昨夜俄黨起事，下保衛團，槍枝經日人出頭質問索回。此次日人在阿，均由日參謀指揮，非僅僑商問題可知。應如何對待，請示』等情。

查黑河與阿省僅隔一江，冬令冰堅，處處可渡。本省軍隊駐紮該處，僅有二營，力量單薄異常，日僑請我保護，在理無可拒絕，論力實覺不敷，未審協約國是否有平阿亂之意，曾否向政府提議。德、奧俘虜人數甚多，果使加入戰鬥，斷非江省一隅之力可以抵禦。時機萬緊，伏懇中央將關於此事具體計畫早日決定，派兵到江協力辦理，是爲至要。迫切上請，鵠候宏裁。鮑貴卿。魚。」（註九）

## 吉林省派步兵三營支援滿洲里。

俄國新、舊黨爭戰事波及我國邊境，新黨擬進犯滿洲里；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以該地孤懸，江省兵力不足，乃電吉督孟恩遠告警。本日，吉林陸軍第三混成旅第一團團長兼駐哈司令部副司令么培珍，督帶步兵三營，並機關槍四支、山砲四尊，赴援滿洲里。（註一〇）

## 北軍第七師張敬堯部抵鄂南汀泗橋。（註一一）

## 俄使庫達攝福請按中東鐵路收費辦法，征收松花江江捐。

因俄幣盧布跌價，哈爾濱關稅務司船鈔改征之江捐，原議改按銀兩征收。本日，俄使庫達攝福致北京政府之節略，請按中東鐵路收費辦法——即收受俄國紙幣時，加增七倍征收松花江江捐。節略云：

「上年十一月十九日及本年一月十二日接准來照，以『哈爾濱船鈔改征之江捐以盧布跌價，請改按銀兩征收』等情前來。當經咨商中東鐵路總辦。茲據復稱：

『哈埠俄官甚願副中國政府之意，惟以不改中、俄兩國規定松花江行船章程爲要。據該俄官之意，征收松花江江捐，若與中東鐵路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施行搭客行李及貨物收費之新辦法（即收受俄國紙幣時加增七倍）一律辦理，則無異議』等語。

本使署甚盼稅務處對於此次所擬辦法深表滿意，應請貴部贊助轉知濱江關稅務司與哈埠俄官遵照訂定。合達知，即希見復。俄使署。三月六日。」（註一二）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一八。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九日，第五三號，頁一——八。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七日，第七六一號，頁一八七。

註四：同註三，頁一八八。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七日

二七八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七一——一七二。

註六：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〇。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七日，第七六一號，頁一八九。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大事表，頁二三。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九一——九二。

註一〇：同註八，大事表，冊二，頁二三。

註一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〇。

註一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九一。

## 七日 軍政府任李烈鈞為廣東討龍聯軍前敵總指揮。（註一）

北京政府代理總統馮國璋通電各省督軍、省長，請籌商解決時局辦法。

馮國璋與段祺瑞之不和，已勢如水火，段氏亟謀去馮。段氏心腹徐樹錚以「接洽國防」為藉口，運動奉軍張作霖入關，以增加主戰派勢力。馮國璋頗受軍事威脅，且又被迫公布「國會組織法」等條例，深知段系正圖謀另選總統以取代其職位，乃益覺不安。本月四日，草就通電一則，詢問各省督軍、省長，對於解決時局意見，惟該電延至本日始發，電文云：

「國步屯蹙，日甚一日，內則螭螭羹沸，干戈之劫難回，外則滲澹風雲，邊境之防日亟。剝膚可痛，措手無從。國璋代行職權，已逾半載，凡所設施，力與顧遠，清夜捫心，能無愧汗？然國璋受國民付托，使國家竟至於此，負罪引慝，亦何必嘵嘵申訴，求諒國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與夫平日之用心，為事實所扞格，屢投而不得一當者，緣因複雜，困難萬端。欲避賢求去，苦無法律之可循；欲忍辱求全，又乏津梁之可濟。長此悠忽，必召淪胥。諸君子為國干城，同負責任，用特披肝瀝膽，為一言之：溯自京畿變生，國祚半斬，元首播越，舉國騷然，於是黃陂委托於前，段總理敦促於後，皆援副總統代職之規定，馮國璋以北來，明知禍亂方殷，非材絕難負荷，惟冀黃陂

復職，主持有人，則不佞捍衛南疆，尚可分擔艱鉅。乃商請無效，各省區督軍、省長，及文武官吏，分馳電牘，敦促入都。猥以藐躬，過承督責，湯火之蹈，且不容辭，矧安危不僅繫諸個人，匡助可取資羣力乎？驚濤共濟，全恃同舟，初不料璽綬方承，而內部轉愈趨紛擾也。國璋抵京，首先奉政黃陂，不獲許可，而後受職。其時國會早經解散，政府尚在板輿，繼絕布新，有同草創。段前總理投艱遺大，獨任賢勞，正宜共濟時艱，中外一致，而西南諸省，忘再奠共和之績，以非法內閣相攻，別挑衅端，遂開戰禍。迨內閣改組，宜可息爭，國會問題，又生枝節。對於中央之任命官吏，則噴有煩言，對於石、黎之擾亂荆、襄，則引爲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敝，而結果仍訴諸兵戎也。民國元二之交，風雨漂搖，幾毀家屋，項城運其雄才大略，曾不數月，而七省同時戡定，大權集於中央。國璋能力，固不逮項城，然前事之師，不妨相襲，徒以觀念所在，元氣之凋殘，民生之疾痛，實過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訓，內訌宜息，人具同情。本無厲行專制之心，何取經營力征之舉？以故軍事初起，第望促進和平，不因敗績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戰，無非欲融洽南北，盡釋猜嫌，耿耿寸衷，可質天日。乃北則疑其寡斷，兵氣幾爲之不揚，南則信其易欺，驕蹇益難於就範。湘省各軍，乘機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以難堪，激同胞之宿憤。中央縱無統馭，亦何至聽命於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強權，不留餘地，以相讓步。則最後解決，惟戰乃成。因事制宜，絕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觀望不前而損聲威，行動自由而滋謠譌也。凡此種種，皆事實上隨時發生之障礙，足使國璋維持大局之希望，悉泯滅而無餘，而逆計未來應付之難，事變之鉅，則更有甚於此者。國會機關，虛懸日久，頗聞舊議員麇集粵省，有自行開會之議。姑無論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經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職權，即各省區人民，亦斷無承認之理。至於正式選舉總統之期，轉瞬即屆，根本無着，國何以存？此大可憂者一。財政艱窘，年復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難關，亦嘗恃外債以爲生活，然能合全國之財力，通盤籌畫，猶得設法挹注，勉強撐持。乃者蕭牆鬩爭，外省內解之款，大半截留，來源漸絕，而軍政費之支出，復倍蓰於平時。羅掘久窮，誅求鈔應，主藏作仰屋之歎，乞鄰有破產之虞，桑孔再生，亦將束手，此大可憂者二。內閣負責，取法最善，段前總理爲國戮力，橫被口語，托詞政策撓屈，與各國務員相率引退，而總理一職，後來者遂視爲畏途。聘卿暨今諸閣員，皆國璋平昔至契，迫於大義，礙於感情，暫允助勤，初非本願，滿擬時局漸臻



統一，再行組織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今聘卿業已殷憂成疾而在假矣，錢代總理諸人，復謂事不可爲，裹裳而去。強留則妨友誼，寬替則恨才難，推測其終，將陷於無政府之地位，此大可憂者三。至目前外交之情形，尤應激起吾人之警覺，個中利害，另電詳聞。國璋一武夫耳，因緣時會，謬握政權，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燭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也益深，鬯愛國之忱，而國之不顧覆者亦僅。澄清無術，空揮三舍之戈，和平誤人，錯鑄六州之鐵。馴至四郊多壘，羣盜如毛，秦豫之匪警頻聞，畿輔之流言不息，雖名義同於守府，而號令不出國門。瞻望前途，莫知所屆。何敢久居高位，自誤以誤國家？自應求卸仔肩，歸還政柄，惟民國既無國會，而總理現屬暫攝，又不能援約法條例，交其代行，這原入京受職所由來，實出諸君子之公意，國璋既備嘗艱阻，竟不獲補救於萬一，坐視既有所不能，辭職又無從取決，祇有向各省區督軍、省長暨文武官吏，詳述危殆情形，應請籌商辦法，爲國璋釋重負，爲民國求安全，寧使國璋負誤國之咎於一身，而不使民國紀年，隨國璋以俱去。不勝至願，特此飛電佈達，務希於旬口內見復。至統治權所寄，國璋在職一日，仍當引爲己責，決不肯萌怠弛之心而自叢罪戾也。敢布誠悃，佇盼覆音。」（註二）

### 皖系之「安福俱樂部」成立。

北京政府於二月十七日公布「修正國會組織法」等條例後，復令內政部籌備國會事務局，依修正法籌備國會選舉。段祺瑞爲鞏固他在國會中的力量，遂由其心腹徐樹錚幕後實際控制，獲曹汝霖以財政支持（註三），由王揖唐拉攏中和俱樂部分子，組織「安福俱樂部」，其目的在操縱選舉。

本日，王揖唐、王印川、光雲錦、劉恩格、黃雲鵬、田應璜、曾毓雋、康士鐸、烏澤聲、汪立元、干寶軒、克希克圖、鄭萬瞻、熊正琦、吳文翰、解樹強、江紹杰諸人，在北京宣武門內的安福胡同，設立俱樂部，以「買魚」隱語發電，作爲收買議員的代詞。至本年夏間，新國會的選舉，果在安福俱樂部的操縱中，由安福系取得大多數的席位，世稱「安福國會」。

奉督張作霖致電倪嗣冲，主張應組織責任內閣。

奉督張作霖以「助戰」爲名，進兵關內，擁護段祺瑞的主戰派，實欲驅逐王士珍，推段氏復出組閣。馮國璋前派財長王克敏赴蚌埠，請倪嗣冲轉詢奉軍入關意圖，張作霖因於本日電復倪氏，謂對政局只求組成一完全鞏固之責任政府。（註四）

曹錕、張懷芝分電奉軍張作霖，歡迎奉軍入關。（註五）

曹錕本日發表陽電，歡迎奉軍入關，稱贊張作霖耿耿大義，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誼共生死，請奉軍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還請加派一個或兩個混成旅開到漢口，加入第一路。

張懷芝的陽電則稱道奉軍入關爲「壯我士氣，固我後援」，並稱已指定韓莊爲奉軍南下的第一站。

奉軍開抵北京附近之廊坊及天津附近之獨流。（註六）

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以美、日有派兵登陸海參崴之說，電請北京政府迅定辦法，以便與美、日一致行動。

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以海參崴地扼交通要道，如美、日兩國派兵登陸該地，將嚴重影響中國利益，乃於本日電北京政府，請迅速籌定對策。電文云：

「國務院鈞鑒：外交部、參謀部、陸軍部、交通部鑒：中密。海參崴中東路所建埠頭，前數日突有俄多數黨迫壓管運起卸貨物之俄員服從新政府，該員不允，即用武力拘押。當以該埠頭關係運輸甚大，立電邵總領事請聯合領事團盡力抗議，尚無效果。今日又據公司俄員報告：『風聞領團抗議現已無效，美、日兵艦有準備派兵上岸之說。』

查該埠頭係中東路所有產業，又扼東亞交通之吭，商民屯貨，中國爲多，如專任美、日軍上岸，我無一兵加入，以多數黨紊亂情形，勢必不敵，歲埠一隅，將折入兩國之手，我落人後，便永無插足之地。現雖事未徵實，將來恐必出此。所關重大，亟宜預籌。除電孟督軍外，應請即日探商美、日兩使，並迅定辦法，以便與美、日一致行動。情勢萬急，敬候核示。郭宗熙叩。陽。」（註七）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七日

二八二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再電北京政府，請速派勁旅赴援，並撥發前請餉械。

俄國革命後，中、俄邊境多事，爲防患俄黨之進犯，黑龍江省派有軍隊駐守邊防要地。今據中東路警備總司令張煥相與黑河道尹張壽增之告警電，黑督鮑貴卿於本日再電北京政府，請速增兵支援，並撥發餉械。電文云：

「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參戰事務處、外交部、陸軍部、參謀部均鑒：正密。據駐滿總司令張煥相報稱：

『俄黨進據斜拉宋站，錫米拉夫進禦全數敗回。俄黨如再進逼華境，我軍礙難退讓。但滿洲里無險可扼，非一師以上兵力不能言守，請速增兵赴援』等語。

又據黑河道尹張壽增電稱：

『對岸阿穆爾省已完全爲過激派所有，日僑已聯合哥兵出而干涉。該處與我境僅隔一江，冬令冰堅，處處可渡。阿省西鄰齊都，該處德俘已編成兩師團，倘擾及華境，黑河兵少，恐難抵禦，請增派兵隊防守』等語。查江省兵數僅八千餘人，現在兩面設防，備多力分，萬分竭蹶。迭據告急請兵之電，更覺無從應付。吉省現派三營赴滿協防，兵力仍虞不足，伏懇中央速派大校勁旅來江，以重國防。兵貴神速，遲恐無及。並將前請餉械從速撥發，以便編練成軍。事機萬急，鵠盼宏裁。鮑貴卿。陽。」（註八）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〇。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七——二〇九。

註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六六。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三。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九二——九三。



## 八日 護法軍政府布告：粵省鹽稅收歸軍政府。

本日，廣州護法軍政府布告，粵省鹽稅收歸軍政府，以充軍府開支。各鹽商應繳之鹽稅，仍依章程，向廣東中國銀行繳納，若有違抗或延宕者，定予截緝嚴懲。布告云：

「照得鹽稅一項，向歸中央直接收入，現在護法各省一致討逆，與北京非法政府完全脫離關繫。廣東爲護法省分之一，惟鹽稅前此迄未收回。近查北京竟有將兩廣鹽稅撥給龍濟光擾粵之情事，是不啻任非法政府，斂吾民之財，以供其殘殺吾民也。本大元帥以護法討逆爲職志，是用痛心疾首，茲已將鹽稅一項收歸軍政府，以我商民之正供，充軍府開支。國會海軍及其他屬中央範圍，由軍府支出之用途，凡我全國，諒有同情。嗣後各鹽商應繳鹽稅，仰仍按照向章，向廣東中國銀行繳納，倘有奸商違抗命令，或故意延宕者，定予截緝嚴懲，不少寬貸。各該鹽商具有愛國熱忱，其各激發天良，一體遵照，毋得故違干咎。特此布告。」（註一）

按：鹽稅之收歸軍政府，表示軍政府外交上的一項成就。

## 孫大元帥文特任熊克武爲四川省督軍，楊庶堪爲四川省長。（註二）

四川護法軍於二月二十日佔領成都，北京政府任命之督軍劉存厚，省長張瀾逃遁。孫大元帥於二月廿七日任命呂超爲成都衛戍總司令兼代川督，省長一席則囑望於楊庶堪。孫大元帥力持四川應行軍民分治，督軍、省長均應由省議會選舉，四川省議會遂選舉熊克武爲四川督軍，楊庶堪爲省長，呈請軍政府任命。孫大元帥因於本日發表任命。時楊庶堪在滬，孫大元帥因命四川靖國軍總司令黃復生在楊未就職前，代理四川省長。（註三）

孫大元帥發表通電云：

「頃據四川省議會敬電，公推熊克武爲四川督軍，楊庶堪爲四川省長，請軍府任命，以維川局。二君歷年爲國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八日

勤勞，功在民國，不特蜀人交口共譽，亦爲全國擁護共和者所心許。前唐元帥已電推熊君督川，足見滇、黔、川軍，軍情融洽，正待徵求蜀中各方同意。現既由四川省議會公電推舉，二君皆爲蜀中民意所歸，軍府尊重民權，自應特加任命。惟楊君尚未返川，省長職務不能一日虛懸，其未到任以前，應以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黃復生代理，除電復四川省議會，並電促熊、楊二君速行就職外，特以奉聞，務祈諸公協力襄助，以期安撫川民，肅清餘孽，尅日整旅東下，會師大江，以集大勳，而竟護法之責，不勝切盼之至。孫文。齊。」（註四）

孫大元帥並電熊克武刻日就職視事，電文曰：

「火急。成都熊總司令鑒：有、有兩電均悉。此次川局糾紛，勞師數月，賴執事維持斡旋，義軍日振，毅力苦心，國人同佩。此次成都收復，蜀難克定，拯生民於水火，驅叛亂若振落，尤徵運籌之勞。日前唐賓帥已電推執事爲川督，足見滇、黔、川軍情之融洽。茲復據四川省議會電推執事爲四川督軍，請加任命。衆意允孚，軍府尊重民權，茲特任執事爲四川督軍，以慰輿情而作士氣，望即刻日就職視事，肅清餘逆，分命師旅，會師大江，以集大勳，而竟護法之責，所深望焉。除任狀另行寄發外，特此電聞。孫文，齊。」（註五）

孫大元帥又任黃復生代理四川省長，電文云：

「火急。重慶黃復生總司令鑒：茲任命楊庶堪爲四川省長，未到任以前，任執事代理，望尅日赴省就職視事，會同熊督軍妥籌一切善後事宜，接濟各軍，俾速東下，登川民於衽席，達護法之目的，無任翹盼之至。任命狀另發。孫文。齊」（註六）

### 孫大元帥文致電唐繼堯等，盼協力維持川局，並尅日東下。

孫大元帥因主張軍民分治制度，故對四川之督軍與省長人選，亦盼遵此原則任命。本日，孫大元帥正式任命熊克武爲四川督軍，楊庶堪爲省長，並電唐繼堯等，宣示處理川事經過，盼協力維持川局，並尅日整隊東下，會師大江，以盡護法之責。電文云：

「（上略）均鑒：頃據四川省議會敬電，公推熊克武爲四川督軍，楊庶堪爲四川省長，請軍府任命，以維川局



。二君歷年爲國勤勞，功在民國，不特蜀人交口共譽，亦爲全國擁護共和者所心許。前唐元帥已電推熊君督川，足見滇、黔、川軍軍情融洽，正待徵求蜀中各方同意，現既由四川省議會公電推舉，二君皆爲蜀中民意所歸，軍府尊重民權，自應特加任命。惟楊君尚未返川，省長職務，不能一日虛懸，其未到任以前，應以四川靖國軍總司令黃復生代理，除電覆四川省議會，並電促熊、楊二君速行就職外，特以奉聞；務祈諸公協力襄助，以期安撫川民，肅清餘孽，尅日整旅東下，會師大江，以集大勳，而竟護法之責，不勝切盼之至。孫文、齊。」（註七）

##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王士珍出京。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王士珍，前以衰病爲辭，呈請辭職，奉代總統令，先行給假，並另任內務總長錢能訓兼代國務總理。但皖系主戰派却積極以倒王爲務，徐樹錚在本月四日曾發表通電，明揭倒王去李（純）的主張。至昨七日，馮國璋通電各省督軍、省長，請共籌商解決時局辦法，張作霖以「祇求得一完全鞏固之責任政府，共謀國事，他非所知」爲詞，作爲奉軍入關之答覆，徐樹錚則以：「爲總統計，但選任一堅強有力之責任總理，則萬種糾紛不難片言而決」回覆馮國璋。王士珍知皖系的目的在驅己，乃於本日出京赴津。（註八）

## 張作霖電馮國璋，請組織完全內閣。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日昨發表陽電，請籌商解決時局辦法，本日，奉督張作霖電覆馮氏，請組織完全責任內閣，以翊贊中樞。電文云：

「急，北京大總統鈞鑒：恭讀陽電，我大總統愛國保民，憂慮惕厲之苦衷，凡有血氣之倫，孰不同深欽仰。伏維我大總統於震撼危疑之際，宏濟艱難，慨風雨之飄搖，挽乾坤而旋轉，萬幾叢脞，宵旰焦勞，作霖雖愚，亦嘗仰體於萬一，而環顧寰宇，當此千鈞一髮，其能力膺艱鉅，勉爲其難者，徵我大總統其誰與歸，此不獨作霖一己之私言，當亦爲海內同志所公認。第念任人則逸，自古爲然，爲國求賢，惟今尤急，應請我大總統關門顧後，明日達聰

，慎簡賢能，毅然剛斷，擇定總理一人，組織完全責任內閣，襄助大政，翊贊中樞，庶幾魚水相投，佐神謨之廣運，夔龍並集，慶庶績之威熙，國家無疆之祚，實基於此。如時當盤錯，事有困難，作霖誓願竭盡驚駭，結合同袍，勉爲後盾。區區血誠，伏祈睿鑒。張作霖謹叩。庚申。」（註九）

### 駐日公使章宗祥將本野所擬之共同防敵條款轉陳北京政府外交部。

俄國革命後，列寧政府與德國簽訂條約，使德勢東漸，日本因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提議。本日，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北京政府，將本野所擬共同防敵條款二項轉陳外交部：

一、中、日政府因德勢東漸，和平及安寧被侵迫時，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

二、凡兩國陸海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隨時協議。

#### 該電文內容如下：

「五日電計達。本日本野外部約談，謂前談共同防敵一節，主義上日政府深爲贊同。惟外交上之手續不先定明，恐招局外猜疑。日、英同盟，如與中國協定共同防敵，對於英國，有先事說明之義務，若無外交文書，頗難接洽。渠意擬即照二日院部來電大意，略加修飾，由祥與渠交換文件，該文件用書信式，或用條約式均可。如用書信式，由祥先致渠，或渠先致祥，均聽中政府意見決定，惟渠意以由祥先致渠爲順。若用條約式，渠意此種條約與從前日俄協約等相同，可不必經批准手續。至發表與否，亦聽中政府意見。渠意此等公式文件，似以發表爲得計。現在時局日緊，應請轉達中政府迅速決定實行，以免貽誤時機等語。該文件措詞，渠酌擬交來，茲譯錄如後：一、中國政府及日政府，因德國勢力浸潤極東地域內，全局和平及安寧被侵迫時，爲適應其情勢起見，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二、依前項所述，經兩國政府合意後，因實行應行決定之事項，凡兩國陸海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之。該當局官憲，對於相互利害問題，應互相詳慎誠實，隨時協議。以上兩項，係渠照院部來電，串衍成文。祥意似尙無流弊，應請迅即商定，電示遵辦。祥，八日。」（註一〇）

美國因其工程師在豫被擄，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交涉。

美國鐵路工程師凱爾及丕爾西二人，在河南測量工程，至葉縣附近，爲盜所擄。本日，駐北京美使向外交部交涉，外交部派員赴豫查辦。（註一一）美工程師嗣於二十五日脫險。（。一二）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九日，第五三號，頁一二。

註二：同註一，頁一一。

註三：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一八。

註四：同註一，頁一八。

註五：同註四。

註六：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一一。

註七：「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三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一〇——二一一。

註八：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三。

註九：「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三月十五日。

註一〇：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中日軍事協定案，頁三——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〇——三一。

註一一：「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〇九。

註一二：郭廷川「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六六。

## 九日 孫大元帥文通電，反對北京政府發行七年公債。

北京政府以協約國延期賠付之庚子賠款，發行七年公債，用爲償還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之積欠。廣州軍政府孫大元帥文以北京政府係非法組織，無權發行公債，因於本日通電反對，電文云：

「（銜略）莫督軍江電發現王克敏等，假七年公債，竊國肥私，種種黑幕，實堪髮指。譚聯軍總司令微電，聲罪致討，均屬義正詞嚴。北京非法政府根本違法，絕對無發行七年公債之權，其宵小僉壬，因緣爲奸，尤屬絕對無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九日

二八七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九日

二八八

效。此項公債，非法政府冀以供其殘殺國人，我國民自應一致反對。其王克敏等應得之罪，俟國法效力恢復之日，再行盡法懲治。尚希諸公對於七年公債根本否認，以免人民受愚，幸甚。孫文，佳，印。」（註一）

### 附錄：廣東代督軍莫榮新上孫大元帥江電（註二）

「孫中山先生鑒：頃接滬電文如下，曰：『聞財政部擬延期賠款，暫將三年公債四千八百萬元六厘息，償完中、交兩行政府欠款。本年一月起，每年抽籤還本兩次，五年還完，號稱照票面價格出售，不折不扣，而六折不足之中、交兩行鈔票，可以購買。票面祇定萬元、千元兩種，首限普通商人無力購買，且亦並不發行向例六釐或八厘有折有扣之公債。由公債局發賣，分途勸募，始得成數。今六厘不折之公債，全由兩行包攬，惟恐外間覬覦分購，夫政府所欠兩行之款，內容詭秘，從未經國會及他機關查問，今驟利用延期賠款數千萬元，一舉償之，顯有陰謀。茲姑不論，祇以發行公債情形計之，彼輩可以不足三千萬元之現款，換得五年還清本息六千餘萬之債利，所謂現款，一可由兩行欺朦挹注，無從察知。尤奇妙者，發行公債，名為抬高票價，而彼輩轉利用票價之落，從中操縱，以票易券，其於欺謾尤為顯然。賠款之得延期。乃至不惜國家所已供之犧牲，及將來議和後之輻輳，稍一設想，不寒而慄。且延期特延期五年，五年後仍常還付，政府如未泯天良，稍有人心，此款正宜用之生產方面，不宜用之消耗方面。今不特消耗，又從而侵蝕，而侵蝕之法，又迥非尋常無忌憚之人所敢出。國家創鉅痛深，僅乃得之數千萬元鉅款，僅足供數四貪吏市儉之婪索朋分，似此膽大妄為，目無法紀，此而不討，何以爲國？方今政府濁亂，人不樂生，任此魑魅橫行，不見輿論所在，我西南仗義護國，理應痛切通告國人，責令政府取消此項公債條例，延期賠款如何支用，將來須有法案交國會通過，始能有效。祈速聯銜通電全國省議會、商會、及各界、各報館，一致反對爲要』，等因。查北京偽政府財政部現行此項公債條例延期賠款，實屬膽大妄為，目無法紀，非全國反對不可，擬敦請伍秩老主稿領銜，就近拍發。如荷贊成，即祈賜覆。榮新叩。江印。」

## 孫大元帥文以和平絕望，勗勵前敵將帥各軍進討北軍。

軍政府孫大元帥鑒於北京政府並無悔禍之意，且公布國會組織法及參、衆兩院選舉法，進圖顛覆國

憲，因於本日通電前敵將帥各軍，勗勉進討北軍，貫徹護法初志。電文曰：

「近日迭據長沙譚聯軍總司令東電，岳州程總司令江電稱：北軍近復分路南犯，戰禍重啓。又據廣州莫督軍江電稱：敵軍分遣悍將，進攻岳陽，相迫日亟，忍無可忍等語，讀之慨然。此次各省義軍與師護法，目的惟在擁護國會，恢復約法效力，職在衛國，勢非得已。故自南京李督軍等，一再倡平和之議，即約各方按兵相待，至於再三，以爲國法倘能有效，則一切問題皆可待夫法律解決，更無多求。無如非法政府，始終弁髦大法，絕無悔禍之誠，近且宣布偽國會組織、偽參眾兩院選舉等法，重襲袁氏造法故智，積極違法，顛覆國憲，厥有常刑，凡我國民，人得而致討。乃逆軍猶敢逞其暴力，迭行南犯，雖塗炭生民，犧牲國家而不惜。今復啓衅岳州，以重兵相陵，和平已屬絕望，禍非我啓，罪有攸歸，我軍將士實迫處此，不能不謀正當之對待，尚望本厥初志，一致進討，務完成護法之天職，非至約法有效，國會恢復，則義軍萬無卸責之餘地。必義軍能貫徹護法之志，民國始有克臻奠定之望。公理所在，卽民意所嚮，師直爲壯，氣自百倍。幸共抒偉略，協謀進行，克成救國之大業，民國前途實利賴之。孫文。佳印。」（註三）

### 陳炯明上電孫大元帥等人，主張聯合會議與軍政府可以分途共濟，以成護法之功。

本日，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上電孫大元帥、國會非常會議、伍廷芳、唐紹儀等，主張：聯合會議對內，軍政府對外，分途並進，共濟時艱。電文云：

「大元帥、國會非常會議、伍公秩庸、唐公少川鑒：粵密。秩老庚電奉悉，俄、德媾合，外交急迫，非有統一機關，不能對外，秩老老成謀國，憂深慮遠，欽仰曷極。惟對外統一機關，非建範於民意之上，無論武力如何強大，未推倒偽政府以前，外人必難承認。故軍府與聯合會議能構爲一律同佳，否則聯合會議築於武力之上，以之對內，軍府築於民意之中，以之對外，分途救國，並行不悖，義在共濟，事無獨專，未始非因勢利導之舉。秩老法理精湛，折衝推重，急圖對外，懇諸民意，國會具在，中外環聽，公欲救國，無事他求，炯明武夫，旣言護法，當退處於民意之下，公頻立於民意之上，自可鞭弛而驅使之。程公儉電，經以力所未逮爲辭，當未立斷。是在我公，前



電披陳，諒遂察擇，伏維賜教，炯明、佳。」（註四）

##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密電各省，說明外交狀況，透露北京政府勾結日本意向。

本日，馮國璋密電各省，說明近日外交狀況，電文中對俄、德媾和影響我國邊防之情形，有所分析，並言及若能與東鄰日本合作，或能共禦北方邊患。文末並囑各省切實研究，發抒意見。電文云：

「（銜略）密。俄、德媾和已成事實，路透電及洋文報載，各省諒均見及。就俄之現象而論，內部分裂，禍亂相尋，而惟低首下心，聽其驅使，固在意中。我國邊防與俄接壤，自東北以迄西北，綿亘將及萬里，犬牙交錯，守禦極難。如我政府能操統一之權，各省共切手足之衛，對於東鄰，力表親善，協同動作，以預制德人東漸之勢力，猶可設法圖存。現在黑龍江已連電乞援，新疆亦迭來警報，而國內戰事未已，不遑顧及其他。設使俄人乘機遂縱德倭，擾我邊鄙，我縱忽於利害，竟以破甑視之，東鄰親剝牀之災，慮及膚之痛，不特責言日至，甚且越俎代謀，今日之俄，可資借鏡。言念及此，危險何如。國璋自審才能不堪負荷，對內則解決無術，對外則因應將窮，頃經通電諸公，籌商救濟辦法，特再將外交狀況，密電布聞，並希切實研究，共抒偉略，無任企盼。國璋，佳印。」（註五）

## 奉督張作霖通電主張組織責任內閣。

奉督張作霖本日通電各方，主張組織責任內閣，推舉能貫徹北洋派宗旨者任閣揆，以應付內政外交的緊迫情形，並主張閣揆人選，最好取決於徐世昌。電文云：

「（銜略）密。頃致曹、張兩帥一電文曰：現在軍事方殷，外交緊迫，必有威望素着，中外信仰之內閣出而主持一切，安內輯外，乃克有濟。當此內閣無人，政策不定，前敵尤時受影響，對外交無確定辦法。兩公躬任兩路進攻重任，作霖已誓為後援，奉省密邇吉、黑，各屬之警報日至，總觀內外大勢，組織責任內閣，實為刻不容緩之圖，昨已將此意備白元首。至於負鼎何人，作霖毫無成見，但求得一內外屬望，能貫徹吾輩衛國宗旨之人，俾內政外交有所寄託，庶吾輩奮公作戰，可以安心。至以何為宜，務請兩公與各方面接洽主持。鄙意最好取決於東海，由東海與元首商定，必可得人，我輩亦無以疆吏干預組織之嫌。千鈞一髮，亟待解決。頃已通電同志各省，公請兩公主稿，合詞電請東海為國家計，即與元首商定，早將責任內閣組織成立，主持國是，大局幸甚等語。我公熱誠愛國，

素具同心，務請即日通電曹、張兩帥接洽，無任翹盼。張作霖，佳印。」（註六）

## 倪嗣冲密電各省，轉述奉軍入關係在固結北洋團體。

本月七日，奉督張作霖電復倪嗣冲，說明奉軍入關，旨在固結北洋團體，並主張組織責任內閣。倪接電後，即於本日密電各省，轉告奉軍入關意圖。

電文云：

「（銜略）密。時局不寧，政潮起伏，流言傳播，殊切隱憂。近日奉軍入關，原爲戰局，既開奉軍，編入第二路，籌備餉械，刻始出發，乃杯弓蛇影，蜚語橫生。中央昨派五叔魯總長到蚌，商令電詢張督眞意。茲准庚日復電，內有：敝軍此次出發，係貫徹我輩擁護中央，固結團體，削平內亂，輯睦邦交主意，並無絲毫他項意見，惟對於時局，希望中央組織完全責任內閣，以統一國家云云。窺其意旨，光明磊落，與前曹宣撫使通電所言正同。至國家有完全責任內閣，則總統之地位愈尊，總理之負荷愈切，而事權統一，上下同心，即團體結合必愈堅，前敵之勢必愈振，此固爲吾輩素所主張，尤今日切要之圖也。茲特將張督通電意旨聲明，庶幾誹語流言，不攻自破，諸惟亮察是幸。倪嗣冲，青印。」（註七）

## 北京政府總統指令熊希齡仍續辦河工，毋庸請辭。

熊希齡前由北京政府派爲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因籌辦工賑困難，呈請北京政府另行派員接替。北京政府以春汛在即，河工吃緊，於本日指令其續留督辦。令文曰：

「令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熊希齡。

呈瀝陳籌辦京畿工賑困難情形，懇請迅簡賢員，接替要工，以免貽誤由。

呈悉。該督辦籌辦工賑，悉心擘畫，卓著勳勤，災區實深利賴。值茲春汛在即，工程喫緊之時，務當勉爲其難，切勿遽思引退。所請另行簡員接替之處，著毋庸議。此令。」（註八）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九日

## 北京政府准鹽務署更改福建鹽務專賣制度，試行商銷。

民國初年，福建官方收回全省各地商辦鹽務三十三幫，定爲由官專賣，開辦以來，已閱六載。上年，稽核總所會辦洋員丁恩，赴閩實地調查，同京報告，以爲該省產鹽，供過於求，辦理專賣，實屬非計，乃擬具改革辦法，擬先將行銷福州鹽斤之古田、羅源、閩清、屏南、平潭、永泰、長樂、福清、連江、閩侯、沙縣、尤溪、永安、政和、崇安、建陽、浦城、松溪、建甌、將樂、建寧、光澤、邵武、順昌、泰寧、南平，及行銷三都鹽斤之福安、福鼎、寧德、壽寧、霞浦等三十一縣地方，開放商辦；每擔鹽斤，徵稅二元，先稅後鹽，其餘各處仍暫留官辦。當商詣財政部鹽務署，經部署飭福建運使會同稽核分所商酌具報，並與該洋員往復籌商，決定採用自由貿易制度；凡有正當商人納稅運鹽者，在此開放三十一縣區域內，均准行銷。案經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王克敏呈北京政府總統核示，本日北京政府發布指令，照准施行。（註九）

## 吉林省長兼中東路督辦郭宗熙抵達北京，磋商東北防務。

吉林省長兼中東鐵路督辦公所督辦郭宗熙，因俄國革命影響中、俄邊防甚大，於七日自哈爾濱啓程，急赴北京，本日抵達，將與北京政府有關單位磋商商吉省外交、邊防及中東鐵路等問題。（註一〇）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三日，第五五號，頁五——六。

註二：同註十，民國七年三月十六日，第五七號，頁二——三。

註三：同註一，民國七年三月十四日，第五六號，頁二——三：「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三三——五三四 8

註四：「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一三八。

註五：國史館專稿：「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二八A——二八B。

註六：同註五，頁五七A——五九B。

註七：同註五，頁一四A——一五A。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日，第七六四號，頁二九〇。

註九：同註八，民國七年三月十三日，第七六七號，頁三八二——三八四。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四。

## 十日

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上電孫大元帥，請派胡漢民代表粵軍參加聯合會議。

對於聯合會議與軍政府之改組，及職權問題，陳炯明於日昨曾提出折衷主張，獲得粵督莫榮新之同意，莫且催派代表參與討論。陳炯明因於本日上電孫大元帥文，主張派胡漢民代表粵軍參加，以免處於被操縱地位。電文云：

「廣州孫大元帥鑒：莫督軍通電，催派代表，大意謂一面□□□（不明）對付時局，並可籌議合併等情。若各省派到，彼已成立，粵軍不派，無能搖動，轉失發言表決及各種權利。遽行電派，又未審鈞示如何。炯明愚見，不如派入，以資操縱，且粵軍既派代表，自與莫督立同等地位，免為所據。如屬可行，當推展兄為粵軍代表，乞速示遵。炯明，灰印。」（註一）

蔣中正上書孫大元帥文，詳述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註二）

北軍進攻湘、鄂間之羊樓峒，與湘軍程潛部接仗。（註三）

察哈爾、綏遠派兵駐蒙。

俄國過激黨（即共產黨）在西伯利亞發難，外蒙與俄邊接壤，頗受影響。庫倫政府特向駐庫都護使陳毅聲明，希望我國派兵保護。經政府電令綏遠、察哈爾兩都統，各派騎兵兩營，出駐內外蒙交界之烏得滂江地方，相機前進。（註四）

註一：「革命文獻」，第四九輯，頁一三八——一三九；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六十八年，臺北，頁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日

二二〇——二二一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〇。

註三：同註二，頁一一一。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一〇。

十一日 孫大元帥文派蔣中正赴汕頭，參加粵軍總司令部工作。（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將中、日防敵事擬成文件之方式，電告駐日公使章宗祥。

電文云：

「八日電悉，政府決定採用書信式，先由日政府來函，我再答復；惟此項文件，詞意必須明確，電內條文，若解釋微有出入，所關甚鉅。應請派員與日外務省商定一英文或法文底稿，電由北京日使館遞部，以便政府詳細考量。又前次院部電所稱第二辦法，有商定軍事佈置，外交當局認可，俟時機再訂之語，將來互換文件，自仍當抱定此旨。又此次商定各節，其有效時間自以歐戰期內為限。以上兩節極有關係，應切向日外部聲明，並將有效時間加入底稿之內。……」（註二）

奉督張作霖致電馮國璋，辯解奉軍扣留軍械事。

奉督張作霖因受皖系智囊徐樹錚之策動，扣留北京政府以參戰借款名義購自日本的軍械，作為編練奉軍之用。北京政府曾電張繳還，遭張拒絕。本日張作霖覆電馮國璋時，極力辯護扣留軍械行為，並且反詰馮電有挑撥北洋派同志之嫌。電文云：

「大總統鈞鑒：元密。接讀佳二鈞電，仰見我大總統殷殷誥誡之至意，惶悚難名，惟當此事機危迫之時，敢援賁難陳善之義，略盡忠告，唯垂鑒焉。現在國事岌岌至斯已極，我大總統凡事應開誠布公，一面激勵將士，同仇敵愾，共濟艱難，以符鈞電相見血誠之慨。霖伏讀鈞電，以購買槍械，固為參戰之用，而子彈則為接濟二路前敵之



需；若扣留在奉，致軍部無以應前敵之求，與貫徹武力主張適得其反等因。查此次槍械，均係日本三十八年式尖彈，二路將士不知內容，以爲中央接濟前敵軍隊盡爲奉扣，則團體因誤會而啓猜嫌，因猜嫌而致破壞，大局傾覆，誰執其咎？又鈞電謂：駐兵廊坊，京師驚惶，票價銳跌，鹽款關稅，藉口不交，萬一饑軍譁潰，是掣主戰者之肘等因。查票價跌落，不自今始，司農仰屋，歷年已然，各路軍餉之有無關係，主管財政者之計畫問題甚大，似不能諉過於奉軍。又鈞電謂，吾國情勢不易挽回，明知主使出兵者有人，主使留械者有人等因。查此次奉軍出發，係因貫徹主戰主義，作霖宗旨素定，早已迭陳鈞座，何至受人主使，甘爲傀儡。總之，目前時勢，危險萬分，我大總統固結團體，力維大局，則國步艱難，尚可徐圖補救，若如尊電所示，黨海內傳播或疑爲挑撥之詞，則互相猜疑，人心解體，亡國之禍可立而待，竊爲我總統所不取也。作霖一生不足惜，但求有補於國，即因此獲咎，亦所不辭。區區血忱，伏維睿鑑等語。竊維元首原電。語多挑撥，深恐同志或有誤會，致壞大局，用敢披瀝直陳。張作霖，眞印。」

(註三)

張作霖主張由段祺瑞組閣。(註四)

北軍下令總攻岳州，為湘軍總司令程潛所敗，羊樓峒失守。(註五)

俄使庫達攝福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聲明不承認俄、德和約，並稱已由各俄使向其駐在國宣告。

照會云：

「爲照會事：前有無責任之人，在俄京比得格拉得擅奪政權，並喪失愛國之心，茲於伯來司特立多夫司克，簽立喪恥害國之和約，本爵公使偕同本署全體職員，深表痛恨之意。該人等僭稱俄國政府名義，削除全國勢力，賣於德國之手，俄國自不能承認此項和約之效力。自茲以後，俄國當以恢復全國之統一，以及國民之獨立爲首先之任務。目下戰爭似有終止之象，而俄國更應抵制德意志之帝國主義，惟非有協約國之協助，則俄國獨力恐有不及也。且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二日

二九六

協約各國以及俄國，均已深受奸人之害，是以彼此對於協約原義之忠忱，較前尤為嚴重等情。除由本國駐外各使，向駐各該國政府宣告外，茲應備文宣告貴國政府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註六）

### 俄國領事同俄阿穆爾省長求援於黑河道尹張壽增。

日本出兵干預俄國黨爭，自本月五日起，由千里中山番指揮日兵一百五十餘人會同俄舊黨在俄境阿穆爾省與新黨發生戰鬥，砲戰激烈，互有傷亡。昨（十）日，新、舊黨停戰和議未成，俄人迭向黑河道尹兼璦琿交涉員張壽增求援，因北京外交部曾飭令對俄黨爭宜採旁觀態度，故張氏拒之。

本日，俄領事同阿穆爾省長復求援於張氏，張氏仍拒之，並將情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電文云：

「外交部總長鈞鑒：阿穆爾省之亂，日人助戰情形，蒸電已報，諒邀鈞鑒。昨晚停戰議和未成，現已決裂。今晨俄國領事同俄省長復來救（求）援於我，道尹仍遵部令拒絕。現在喀扎克兵紛紛跑來華境者甚多，所帶槍枝均已由我留下，海參崴總領事、日本總領事館秘書長並俄館參贊均為俄亂來此，請注意，謹電聞。黑河道尹兼璦琿交涉員張壽增。眞。」（註七）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一。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二——三三。

註三：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五九A——六〇B。

註四：同註一。

註五：國史館專檔，第〇〇三〇號。

註六：同註二，頁三一——三二。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〇三。

十二日 孫大元帥文任命王安富為四川靖國軍援鄂第一路總司令，李善波為副司令；

任命石青陽為四川陸軍第二師師長兼川北鎮守使。(註一)

討龍聯軍前敵總指揮李烈鈞電令李根源、林虎、魏邦平、劉志陸四路討龍軍總司令，尅期出發討伐龍濟光。

本年春，龍濟光翼然死灰，由瓊崖興兵犯順，討龍聯軍初未防備，故龍軍長驅直入，連陷多縣，兇饑甚張。李烈鈞奉令移師討龍，乃編組四軍，以靖國軍及滇桂粵派遣軍組成之。由李根源、林虎、魏邦平、劉志陸分任各軍總司令，朱培德為梯團長，尅期出發，分四路抵禦。並由李烈鈞規定作戰計畫，電令各路遵照，未幾收復恩平。(註二)

該作戰計畫內容如下：

「茲本真日商定計畫，為具體條文，簡略電達，即希查照，仍將進行程度及前方情形，隨時見示為盼。(一)綜核各方情報，逆軍約千人，盤踞陽江高雷，其在陽江方面之逆軍，有小部隊出沒北慣、合山、那隆、清灣、陽春等處。(二)桂電陸幹老已於庚晨赴貴、潯、梧、鬱等處，督師討龍，跼步渡江，石城信宜各路，均已進攻，而劉軍進取信宜迭勝，又督署通報，海軍將派兵艦，馳赴雷瓊，洋面截擊，並另派艦由莽洲海面，警戒威脅，兼利交通。(三)本軍擬先殲滅陽江方面逆軍，再進掃蕩高雷瓊崖方面之敵。(四)討龍第四軍，任第一路，由那扶主道並以地區進逼陽江東部，竭力牽誘。(五)討龍第三軍，任第二路，聯絡第四軍，由恩平那隆本道出合山，進逼陽江東北部。(六)討龍第二軍，任第三路，聯絡第三軍，由恩平、那隆、合山本道，與恩平、黃泥灣、陽春本道之中央地道，進逼陽江西北部，但陽江方面之情況，如有變遷，則應以主力出陽春。(七)討龍靖國軍，任第四路，聯絡討龍第二軍，由恩平、黃泥灣、陽春本道，壓迫陽江西北部，遮斷敵人退路，並對於高雷方面警戒，為追擊之準備。(八)各軍前面之逆軍小部隊，應由軍獨立追逐。(九)交通不便，總攻擊開始時期，應以第二、第三兩路進行程度為基準，由劉、林兩統帥，決定通報，協商進攻，能二十三號以前，實行最善，但靖國軍主力，務於總攻擊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二日

二九八

開始之前到陽春。(十)給養衛生，均各軍自辦，但本處擬派員赴新昌設立轉運處，並兵站病院。(十一)關於後方佈置，力令處置。(十二)總指揮處暫在單水口，如後路交通，能由省增派軍隊鞏固，即移前方協助。(十三)傳達法除山參謀廳另文分送外，特先電達。」(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如俄兵退入華境，或謝米諾夫部隊不受約束，均應解除其武裝，以維護邊局治安。

電文云：

「佳電悉。參陸辦公處真電計達。魯處所擬應付辦法，本部亦深表贊同。惟此事邊局治安所繫，能雙方就範最善，萬一謝隊不受約束，或俄舊黨之敗兵退入華境，均應勒令解除武裝，俾達實行保護之目的，希查照酌量情形辦理。外。」(註四)

章宗祥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稱，中、日共同防敵應由中國先函日本，以爭取主動。

對於中日共同防敵協定，北京政府外交部於十一日電章宗祥，主先由日本政府來函，我再答覆。章氏本日致電外交部，建議應由我方主動，電文云：

「十一日電悉。共同防敵雖然中、日雙方之意，然由我先提文件，我為主動；如由日本國來函，由我答復，則立於被動地位，似非得計。前送文件底稿，係祥與本野省略手續，縮短時日起見，由渠代擬，如以為未妥，儘可由部另啟電示，向渠接洽。至行文自以華文為妥，由我交彼。公文本以華文為原則，亦正便於詳細考量。此時似不必由我先以英、法文為苦，再此中經過，均由祥與本野非正式商議，今如忽改由日館遣派遞部，則化非正式而成正式交涉，將來進行之中，倘彼此意見偶有未合，轉少融商餘地，似非所宜。以上各節盼先酌定詳示，再向本野商議。又五日電陳第二款，係謂後來各協約俟時機再訂，現所提互換書信，本係折衷文件，後仍抱定此宗旨。稍有未解，希再詳核。祥，十二日夜。」(註五)

張作霖、徐樹錚通電就任奉軍總司令、副總司令。

本日，張作霖、徐樹錚通電各方，就任奉軍總司令、副總司令，設總司令部於軍糧城，張並將奉軍之指揮權，委由徐樹錚負責。電文云：

「（銜略）密。前以西南各省稱兵構釁，大總統明令討伐，迭派曹宜撫使、張檢閱使統率第一、第二兩路大軍，分投南下，奉天原議籌備軍隊，歸編第二路援應之師，嗣准曹宜撫使電請撥隊相助，遂並籌第一路往援，所籌軍隊現經陸續開拔，節次赴援，一俟運到戰地，即歸曹、張兩使節制。惟未到戰地之先，運輸、接濟、指揮、約束，事務紛繁，軍署遠在關外，自應擇鐵路適中之地，設立奉軍臨時總司令部，以資統轄而便指揮。其總司令一職即由作霖兼攝，惟作霖現任督軍，兼紹民政，地方重要，未能遠離，特照會徐樹錚任副司令一職，前赴軍糧城車站附近設總司令部，代行總司令一切職權，除令行各該軍隊遵照，併電呈大總統鑒核外，特此奉聞，諸希察照。張作霖、徐樹錚。文印。」（註六）

安徽含山縣由討倪（嗣冲）軍佔領。

本日晚間，皖屬含山縣有自稱討倪軍數百人，持械擁入縣城，釋放囚犯，縣知事出城避匿。附近和縣、合肥、來安、盱眙、天長、霍邱等縣，同時告警。後由省城派兵往攻，旋將含山收復。（註七）

俄使庫達攝福通告否認俄德和約。

俄國過激派政府，近與德、奧政府締結媾和條約，停止戰爭，本日駐京俄國公使庫達攝福通告北京政府外交部，以現政府不足代表俄國全體，不承認此項媾和條約。俄使旋被新政府罷免，惟北京政府外交部仍承認爲俄國駐華公使。（註八）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五四號，頁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三日

三〇〇

註二：李烈鈞：「李烈鈞自傳」，頁六〇——六一。

註三：同註二，頁六七——六八。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〇三。

註五：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四。

註六：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六五A——六五B。

註七：「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一〇。

註八：同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四。

十三日

孫大元帥文電陳炯明，准派胡漢民為代表出席西南聯合會議。

西南軍人因不擁護軍政府，擬另組西南聯合會議。軍政府孫大元帥同意派胡漢民出席該會議。本日電復陳炯明云：

「汕頭陳總司令鑒：存密。灰電文譯悉。聯合會議如與軍府兩不相妨，自可聽其成立，現亦莫由阻止，莫督電請兄委派代表，尊見甚是。展堂心靈手敏，若與該會議，當能從中操縱，希即照辦。孫文、元印。」（註一）

自海軍總長程璧光被刺之後，伍廷芳與唐紹儀對於聯合會議與軍政府間的問題，仍鑒而不捨謀求解決。經陳炯明提出折衷辦法，主張「聯合會議築於武力之上，以之對內，軍府築於民意之中，以之對外，分途救國，並行不悖，義在共濟，事無獨專，」（註二）。此折衷辦法，得到粵督莫榮新之贊同，通電各方，催派代表，藉以「對付時局，並可籌議合併」。

粵軍方面之代表，陳炯明在本月十日由汕頭上電孫大元帥文，推薦由胡漢民擔任（註三），孫大元帥因於本日覆電贊同。

胡漢民在軍政府艱難而複雜之環境中，奉派參與聯合會議，操縱其間，但未獲得成效，致軍政府卒被迫改組。（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李煥章為綏遠陸軍混成旅旅長。(註五)

北京政府任命屠文溥為塞北稅務監督。(註六)

龍濟光軍再陷廣東恩平。(註七)

陝西靖國軍張義安在鄂縣陣亡。

陝西陸軍第一混成旅第三團營長張義安，於元月廿四日，起靖國軍於陝西三原。陝督陳樹藩及劉鎮華前往鎮剿。

本日，張義安為陳與劉之鎮嵩軍所敗，陣亡於鄂縣。臨終時連呼：快請于右任回來領導靖國軍。(註八)

北軍駐滬海軍總司令饒懷文派艦協助攻岳。

北軍為進攻岳州，令駐滬海軍總司令饒懷文派艦協攻。本日，饒懷文覆電，表示將派艦協助攻岳。電文云：

「日前奉中央電令，調撥軍艦四艘，進攻岳州等語，當即遵查滬南、浦江候調之軍艦，祇有南琛及列字、張字二魚雷艇，惟南琛艦尚須修理，特先令列、張二魚雷艇，迅速預備駛岳。又新造之永績、永健兩砲艦，已將機械配置完全，並促該二艦長預備出發，為攻岳之協助。」(註九)

川邊藏軍萬餘人進犯川邊昌都、察雅各縣。(註一〇)

川邊藏番萬餘人進犯川邊昌都、察雅各縣，煙袋寺西巴文巴、紅布猛墩、城隍廟、柳子等處，均被佔領。川邊鎮守使陳遐齡聞警後，趕辦防務，準備出發西征。(註一一)

日外相本野向章宗祥堅持中、日軍事協定在東京換文，並請不必加入有效期間。

駐日公使章宗祥，本日電北京政府，告以日外相本野堅持中、日軍事協定應在東京換文，且不必加入有效期間。電文云：

「十二日晚、十三日晨兩電計達。頃因他事晤本野，談及十一日部電大意，據云：『共同防敵，此事本屬準備，俟必要時實行。故互換文件，原本此旨。至有效期間，不必預定。試文件中，一則曰認為被侵迫，再則曰適應其勢，均以認為必要為前提。況此舉實為維持東亞和平起見，如商訂之初，先主張時間，顯有限於時期，限於事件，暫為共同之意，與兩國永久握手之本意不符，俄法協約締結在三十年以前，至此次大戰方始實行，可見兩國提携之精神，本難限於一時一事。渠意此問題，儘可讓諸軍事當局隨時商定，本文件內無庸提明』云云。旋詢渠前代擬之件，有無譯文，渠謂該件以為中國必能贊同，因已譯成英文，備將來提示英使，當請其將譯英文電達北京日使館，如需校閱，請派員往取。又來電有移在北京互換之意，當與提及，渠謂互換文件，應在東京，不待贅言，語意頗堅決，究應如何？盼同前電速復。祥，十三日午後。」（註一二）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三五。

註二：「革命文獻」，四十九輯，頁一三八。

註三：同註二，頁一三八——一三九。

註四：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二二一。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四日，第七六八號，頁四〇三。

註六：同註五。

註七：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一。

註八：同註七。

註九：「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三月十六日。

註一〇：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六七。

註一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一二。

註二二：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五——六；「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七——三八。

## 十四日 北京政府任命蒙藏院總裁任蒙、藏、青海參議院議員選舉監督。

本日，北京政府依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四十條、四十三條之規定，任命蒙藏院總裁充蒙古、青海地方選舉會選舉監督及西藏地方選舉會選舉監督。（註二）

## 北京政府任命甘、新及各盟之衆議院議員選舉監督。

本日，北京政府依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九十九條之規定，任命奉天省長充哲里木盟選舉監督；熱河都統充卓索圖及昭烏達盟選舉監督；察哈爾都統充錫林郭勒盟及察哈爾選舉監督；綏遠都統充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歸化城土默特選舉監督；烏里雅蘇臺佐理員、阿爾泰辦事長官會充烏梁海選舉監督；科布多佐理員充科布多選舉監督；甘肅省長充阿拉善額濟納及青海選舉監督；新疆省長充舊土爾扈特選舉監督；阿爾泰辦事長官、新疆省長充哈薩克選舉監督。（註二）

## 駐日公使章宗祥將與田中義一晤談中、日軍事防敵方針電告北京政府。

本日，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與田中義一晤談時，獲知日本已派遣軍事委員，預計十九日可達北京。與田中所商議之方針如下：

- 一、關於一切行動，以兩國平等爲旨。
- 二、區分將來彼我防戰之區域。
- 三、彼我司令部應互相派員駐紮，以便接洽，通消息。（註三）

日使林權助自日本到奉天，會晤張作霖、徐樹錚，表示仍將扶持段派。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五日

三〇四

本日夜，日本駐北京公使林權助返任，經過奉天，與張作霖、徐樹錚晤談，表示對華政策及扶持段系的立場決不變更，徐當即密電告曹汝霖云：

「密。夜半林公使到奉，弟要兩帥同與晤談。日政府雖議論稍不一致，然無意外可虞之事，將來或不免更易一二閣員，或用改組辦法，虛作周旋，均為融和黨派意見，於中、日親誼毫無損礙，我輩決不必慮慮。此次回任，自仍暗中力助我輩以便利。……林面詢之言，則略及我輩用款情形。又聞（徐）東海非復前此消極態度，甚以為好，且言到京必往謁，祈分陳菊、芝兩老，晤渠時似宜示之為國任勞之意也。樹。寒夜印。」（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七六九號，頁四三九。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三九。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四，三四五。

## 十五日

孫大元帥文盼唐繼堯堅持護法宗旨。

本日，孫大元帥文接見唐繼堯之代表官其彬，並電覆唐氏所關懷之四事，盼其堅持護法宗旨。電文云：

「畢節唐元帥鑒：申密。官顧問其彬奉命來粵，今日晤談，得誦惠函，藉審一是。尊意關懷四事，龍逆背信負公，竟圖禍粵，近已累挫，不足為患。敝濫前事，無關得失，重慶既下，軍威已震，成都繼定，川局較平，更足作湘、粵之士氣。馮國璋向號騎牆，議和本無誠意，岳州戰畔再開，已無和議之可言。自張作霖帶兵入關，馮、段之爭，業經顯著。李、陳兩督之讐義，已不待和議為羈縻。況和戰所爭，均在根本大法，斷不能因和議而稍事讓步，在彼爭私人權利之武人政客，或竟不憚於牽就。千鈞一髮，惟繫於公，倘能毅力堅持，亦不患一方之單獨媾和。至滇軍在粵，方部討龍，張部擁護軍府，足慰尊注，特電奉復。孫文、刪、印」（註一）

孫大元帥文電告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收回鹽稅經過，並囑勸伍廷芳就任外交總



長職。

廣州軍政府向外交團收回廣東鹽稅，旺月可收入四十萬，此舉足以增強軍政府的地位。孫大元帥將此事經過於本日電告陳炯明，並囑陳敦促伍廷芳就任外長職。電文云：

「汕頭陳總司令鑒：存密。寒電悉。進攻在即，急待餉糈。此間無日不思設法接濟，一俟有着，即當撥助。鹽稅之收回，軍府從外交方面經營已久，機會成熟，不意莫督有聞，突於十餘日前欲提此款，經英、日領出而抗議，莫又歛手不承。軍府知其絕想，遂於前數日決辦此事，經分令稽核分所、鹽運使、中國銀行各機關。莫初欲藉口外人以爲反對，後知偽政府以此接濟龍逆，始覺爽然。繼見此款可提，又欲出而攘奪。經人調和，始指定用途。除三分之一仍歸稽核分所撥還借款，其三分之二，旺月可收四十萬，以十萬爲國會經費，十三萬爲海軍經費，九萬爲廣東地方還欠外款，五萬爲軍府經費，三萬爲滇軍經費。款由指定之第三者即鹽運使提存分撥。但如遇淡月，並無此數，若除前三項，共三十二萬，軍府經費依然無着。惟軍府此舉，本非爲自身籌款，不過因鹽款向屬中央，軍府自應收管，以震觀聽。乃莫野蠻抵抗，軍府既無實力，只得就此調和。外交方面，惟英領向伍廷芳抗議，函中已明言，知伍爲軍府外交總長，不啻間接承認。伍若就職，辦結此事，可得美名，近已多方勸駕，望兄再敦促。至總代表一席，已示意聽其兼就，以免兩難。知念詳告。孫文、勳、印。」（註二）

### 孫大元帥文函請鄧澤如回粵主持礦務。

軍政府爲發展民生事業，拓展利源，乃設立礦務局。孫大元帥以鄧澤如具有管理實業之經驗，於本日致函鄧氏，請其回粵主持礦務。函曰：

「澤如兄大鑒：月來通告及公報，已次第付郵，想登記室。邇者軍府局面，日見增進，足紓遠懷。文自光復以還，久欲從事發展國內實業，奈以政局迭起紛擾，竟有志未逮。去夏歸國，深憫民生凋敝，亟欲有所計畫。旋以政變又生，匆匆以護法歸粵，經秋涉春，運籌軍事，幾無寧晷，旁及民生事業。現粵勢已稱穩固，擬即着手展拓利源，設立礦物局，以統籌全局礦務。所有礦務章程，從新改訂，以惠商利國爲宗旨。近粵中軍民兩政，均就軍府範圍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五日

，趁此時機，各事辦理較易，而手續上亦不生種種障礙，以故敬請閣下早日束裝歸國，董理其事。想閣下才大識高，深於礦務，且屢年在海外發展鉅業，成績至優，倘慷慨允主持，則實業前途，不勝厚幸耳。臨穎神馳，不盡萬一。匆匆，亟盼復音。此頌壽安。孫文啓、三月十五日。」（註三）

###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議決取銷「民國七年內國公債條例」。

北京政府因協約各國允許將庚子賠款延期交付，於一月廿五日指定以延期賠款發行「民國七年發交國家銀行短期公債」，即廣州國會所謂之「民國七年內國公債」。廣州國會以該公債違背約法、壟斷發行、侵蝕國庫、欺罔商民四點理由，於本日議決予以取銷之。其所舉理由如下：

「（一）違背約法：查約法第十九條：『國會有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之權』審此條立法之精神，專防政府濫募公債，重累人民，苟未經國會議決，政府即無自由募債之權，其所以限制之者至嚴。今非法政府竟於摧殘國會之餘，擅募鉅額之公債，顯與約法第十九條違背。（二）壟斷發行：查前六厘公債及八厘公債之向例，均由公債局發行，分途勸募，今乃以歸還中、交兩行次款爲詞，全歸兩行承辦，概不分售，且債票祇有萬元千元兩種，使小資本家無力購買，則四千八百萬元之公債全歸三五銀行關係人所壟斷，既背公債之原則，復異屢屆之成例。（三）侵蝕國庫：按中交、兩行紙幣市場，價格不過五折有餘，今以四千八百萬元之紙幣，而故授包攬發行者從中漁利之機會，使其五年之中，連本息坐享三千餘萬元之鉅利，小民挾有數十百元紙幣者，仍受折賣之痛苦，是使損國庫而無補小民者也。（四）欺罔商民：此次非法政府發行公債，美其名曰提高紙幣價格，使非法政府果有維持紙幣之誠心，應即籌備現金收回紙幣，庶幾價格有日高之望，即不然使商民咸有購買債票之機會，市間爭收紙幣以購票，猶可望價格之稍高；今則反是，非中、交兩行則無從購入，銀行關係人貪求無厭，必竭其操縱之能，故抑幣價以營鉅利。其結果必至紙幣價格有降而無升，名曰提高幣價謂非欺民乎？」（註四）

故經由議員褚輔成等提議，於本日開大會公議，一致議決辦法三條：

一、北京財政部所定之「民國七年內國公債條例」取銷之。

二、中、交兩行或人民，收受北京財政部所擅發之七年內國公債票，概作無效。

三、通告各省民政長官，所有應解賠款尅日停解，妥實存儲，非俟依法政府成立，經國會議決用途，不得擅動。（

註五）

該決議案並由孫大元帥於本月十八日公布。

## 四川省長楊庶堪電詢粵督莫榮新與軍政府爭執鹽稅問題。

軍政府向廣州之外國領事團收回粵省鹽稅，粵督莫榮新却相爭甚力，四川省長楊庶堪因於本日自上海來電詢問情形。略云：

「昨見莫督致岑唐電，略云軍府因鹽稅問題，與督軍爭持甚烈，伍老力抑無效；近聞又將派遣滇軍強行勒收，忍無可忍，萬一有變，不能負責等語。唐已赴日，岑未覆電，此與報載軍府已收鹽款及伍已就職，全不相符，請電示。目前兆銘今夜溯江行，電示請酌由變渝轉。莫永珊在粵，可善待之，令熊一致推戴軍府，惹不日來川，事請其總代。堪時望先生諒導，當竭圖並告介紹。庶堪，叩。」（註六）

## 蔣中正任汕頭就任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註七）

## 北京政府下令免緝復辟案內人員。

北京政府已下令免予通緝復辟案內人員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等人，本日復令免緝復辟案內人員，令文云：

「前此洪憲危國，復辟興戎，奔走者既被始禍之嫌，附和者亦涉同謀之迹。政府通飭緝究，特取嚴厲主義，原以藉儆效尤，實則國體不容變更，專制不容存在，稍明大勢者，類能言之。覆轍昭然，孰敢再蹈？現在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三人，業由曹錕等呈請免緝，此外諸人情事相同，猶復名列通逃，身蒙瑕垢，不惟永絕自新之路，抑且有失刑政之平，本大總統特予矜全，宥其既往。所有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及六年七月十七日通緝楊度、康有為等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五日

三〇七

之案，均准免予緝究，以示寬大，此令。」（註八）

本特赦令內稱五年七月十四日及六年七月十七日兩案通緝之人犯，均予免緝，查此兩案內，除梁、朱、周已經特赦外，因本日之命令而得自由者，計有楊度、孫毓筠、顧鼇、夏壽田、薛大可、康有爲、劉廷琛、萬繩武、梁敦彥、胡嗣瑗十人；至張勳之通緝，因不在六年七月十七日命令內，當屬例外，直到十月二十三日，始由北京政府令准免緝。

### 馮國璋訪段祺瑞，盼其再出組閣。（註九）

日使林權助由日回任時，曾至奉天晤段派之徐樹錚、張作霖，表示支持段祺瑞。徐乃將日本支援之事電告皖系各督，認爲所關至大。本日馮國璋即親訪段祺瑞，出示皖、豫、浙三督電文，挽其組閣。惟段仍以無意復出婉辭。馮遂據以通電各方，藉資塞責。（註一〇）

電文云：

「（銜略）密。自聘卿退隱，揆席虛懸，非有完全負責之總理，實無以支持危局。屈指勳望，惟有東海與芝泉兩公，足當其選。但東海高年碩德，屢次表示不願出山，則表率百僚，舍芝泉殆莫與屬。國璋昨日特詣其寓邸，竭誠敦請，並舉國以聽，陳說再三，未荷允諾。際此內憂外患，日夏旁皇，爲國求賢，仍無效果，惟盼各省區聯名勸駕，出自同袍之公意，知非國璋一人之私衷。以軍國大計有所秉承，不勝翹企之至。國璋，刪印。」（註一一）

###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召集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會議。

令文云：

「查高等師範學校，全國師範、中學教員所自出，所有教授管理訓練諸端，並其他一切辦法，是否適宜，關係教育前途甚鉅，故此項學校，須詳確計畫，精神貫徹，乃足養成優良之師資。惟我國幅員遼廓，地方情形各異，非集各該校長面加諮詢，公同研究，恐多扞格之虞，莫獲觀摩之益。本部有見於此，定於本年四月二十日召集各該校

長，赴部會議，約以七日爲程，但遇有必要時，亦得延長期間。茲特發布問題五項，以便悉心研究，備臨時之討論，事關師範教育，仰各該校長屆時赴會，毋稍遲誤。如校長有不得已事故，准委託教務主任赴會，是爲至要。

應行討論事項：

- 一、高等師範學校招考學生，各省選送名額，應如何分配。
- 二、高等師範學科，視地方之需要，有無應行增設或緩置情形。
- 三、高等師範及附屬學校管理、教授、訓練各端，應如何聯絡研究。
- 四、分派畢業學生服務辦法。
- 五、高等師範校長或主任教員視察附近省區教育狀況辦法。」（註一二）

## 北京政府咨准黑河商會自購輪船，定期在黑龍江試駛。

黑龍江之貨運動力，昔由俄國輪船獨攬，我國未能稍置一喙，雖有設置華輪行駛之議，但交涉時，備受俄國百般刁難，迄今未獲定案。近年來俄輪腳價激增，影響金礦頗巨，且事關我國黑河航權與利益，故黑河商會自購輪船一艘，擬於黑河行駛，專在華岸裝運貨物，案經黑督鮑貴卿於本月八日咨請北京外交部核准施行。外部以俄國適逢革命動亂，無從正式磋商，乃於本日咨覆鮑氏，准該輪先行定期試駛。（註一三）

茲誌鮑氏原咨於後：

「爲咨行事：據黑河道尹兼瑗瑄交涉員呈報：

『竊據黑河商會呈稱，近年俄國輪船腳價較前增至數倍，於金礦大受影響。現在商人自購輪船一艘，擬在黑龍江一帶往來，專在華岸裝運貨物，懇予立案等（因？）前來。

查黑龍江爲中、俄兩國公共之江，該商所請，當然照准。其應准理由，厥有三端：

查咸豐八年在愛琿所定條約，應准兩國人民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行船，此其一也。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五日

三一〇

前在哈爾濱中、俄兩國會議中國行輪之時，曾准該國駐哈領事劉已末次照會，准其中國先行開駛，一切辦法續後商定，此其二也。

中國輪船往來運載貨物，裝卸均在華岸，並不開往俄岸，與俄岸毫不相干，此其三也。

據此理由，則黑龍江中國商民不特有行船之權，且不必先行會商即可開駛，緣該國領事已有正式公文認許在案。擬請省長俯准據情轉咨外交部照會俄使知照。

抑道尹更有請者，查接管卷內，前奉鈞令，准外交部咨稱，行輪一案，迭與俄使交涉，該使輒藉北滿問題以爲抵制等因。查黑龍江中國行輪一事，與擬修之濱黑鐵路有密切之關係。其濱黑鐵路所有借款建築權，均爲俄國所獨有，他國不與焉。即以俄在北滿建築中東鐵路而言，歷年所享之利益，不知凡幾，較之南滿有過之無不及。是中國在北滿待遇俄國，已屬情至義盡，無可再加。而我於條約上應有之權利，乃猶故爲阻撓，衡諸事理，殊爲不平。況現在中國與德、奧宣戰，對於俄國感情，尤爲親密，更無爲難之理。此事既於條約實不相背，是行船爲我已右之權。現在既據該商呈請，只有知照俄國之手續，而無再求同意之理由，惟有懇乞轉咨外部照知俄使，以便早日開駛。所有華商請在黑龍江行駛輪船懇咨部照知俄使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呈請鑒核」等情。

據此，查黑龍江航權一案，前經咨請大部核辦接准咨覆在案。茲據前情，實於邊局主權均關切要，應請特予准照辦理，裨益本省實非淺鮮，相應咨行大部請煩查照見覆施行。此咨。」（註一四）

## 奉軍設司令部於天津附近之軍糧城。

本日，奉督張作霖與徐樹錚電呈北京政府，並通電各省，奉軍司令部設於天津附近之軍糧城，電文云：

「奉軍爲援應一、二兩路開始輸送，關於給養約束等事項，均須安籌。前爲指揮便利起見，暫設警備總司令部於軍糧城，以便籌備一切，業經專電奉陳。現經組織成立，刊發木質關防一顆，文曰「奉軍總司令部關防」，即日啓用。一俟軍隊輸送到漢，前方一切事宜，即分由第一、二兩路接續辦理，奉司令部不再干預。除分符外，合電陳

明，伏希察照。再樹錚於銑（十六）晨，馳返軍糧城，即日視事，並以附陳。張作霖、徐樹錚。咸（十五）印。」

（註一五）

## 湘軍克湖北監利。（註一六）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三七。

註二：同註一，頁五三七，五三八；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二二二。

註三：同註一，頁五三八。

註四：「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九日，第五九號，頁一——二。

註五：同註四。

註六：「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一三九。

註七：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口誌」，頁三六八。

註八：「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六日，第七七〇號，頁四六九。

註九：同註七，頁三六七。

註一〇：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五。

註一一：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七〇A。——七〇B。

註一二：同註八，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七七六號，頁六六一；「教育雜誌」，大事記，頁二三——二四。

註一三：「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一〇。

註一四：同註一三，頁九三——九四。

註一五：「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三月十七日。

註一六：「東方雜誌」，十五卷四號，頁二一〇。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六日

三二二

十六日

援閩粵軍總司令兼潮梅軍務督辦陳炯明上電孫大元帥並駁斥馮國璋陽電。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本月七日通電全國各督軍、省長等，請籌商解決時局辦法。本日，援閩粵軍總司令兼潮梅軍務督辦陳炯明，上電孫大元帥，斥馮國璋抹殺是非，望護法之舉尤宜誅顛倒是非者之罪，破抹是非者之奸，電文曰：

「孫大元帥鈞鑒：接馮河間陽日通電，詞費二千餘言，廢理背法，情乖勢蹙。雖莫可見其被迫苦境，然終難視為虛心坦懷之論也。夫國權唯一，國法唯一，竊權者死，亂法者罪，背乎此義，則國憲糾亂，國本動搖，覆亡災禍，無可免者，故國政國法，為國家是非之標準，判執政之善惡，惟視乎此。綜觀經年以來，國亂之源，始則段氏顛倒是非，繼則馮氏抹殺是非。顛倒是非者當權，國人是非之心猶易觸發；若抹殺是非者執柄，而國人良心之判斷益昧。是以炯明讀河間此電，雖矜其惡弱，而不能不憶其竊權亂法，抹殺是非也。關於此事，太炎先生已屢持正論，炯明雖心許之，而因希望平和於萬一，故不敢遽發極端之言。今者戰令重下，曹、張諸逆合其暴力攻我岳陽。聞之李逆，亦日事增兵，迫我潮梅。炯明軍臨大敵，雖籌戰籌防，日不暇給，而大義所關，不能終默。敢望我護法諸公，積極主張，維國法之尊嚴，救國權之墮喪，合力一致，以擁護國會，為繼絕扶危之標幟。不惟應力圖護法諸省之統一，尤應示被壓迫之北方國民以趨向，誅顛倒是非者之罪，破抹殺是非者之奸，然後我護法救國之主旨乃可為舉國民及世界友邦所共諒。現在國境我軍前線，口受敵擾，炯明惟有督率三軍，努力殺賊，以報民國。臨電切迫，言不盡意。炯明叩。銑、印。」（註一）

廣東討龍第三軍劉志陸部克恩平。（註二）

北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敗湘軍，奪回羊樓峒。（註三）

北方發動荆、襄作戰之初，馮國璋先任張懷芝為湘贛檢閱使，會同張敬堯南下。本月十一日，湘軍總司令程潛率湘南游擊司令李仲麒部實施拂曉突攻，李為湘軍驍將，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桂軍沈鴻英

部又自平江來會攻，遂克羊樓峒，該處爲湘、鄂間第一險要。

北軍守羊樓峒者爲第七師，以步兵第十三旅旅長吳新田身當前敵。羊樓峒失陷後，第七師擬退守通城，適吳佩孚所率第三師步兵第六旅至，加入前線。湘軍總司令程潛率第三旅陳嘉祐及李仲麟等部，併力抵禦。連戰三晝夜，傷亡枕藉。適粵、桂軍生意見，前線作戰不統一，陣線漸不支。本日，北軍攻克湘軍戰線，羊樓峒再入北軍之手。（註四）

北京政府令派陸宗輿爲龍關鐵礦公司督辦。（註五）

徐樹錚密電皖系各督，說明馮國璋、段祺瑞晤面經過及促段復出之安排。

本日，段祺瑞心腹徐樹錚密電皖系各督，告以馮、段十五日會晤經過，及曹錕婉拒由其領銜推戴段復出組閣，謂應徵得各省同意，徐樹錚並表示計畫會晤直隸省長曹銳，託其催促乃兄曹錕領銜，電文云：

「密。京訊：元首昨親訪芝老，謂『時事多紛，非老弟再出不可。聞外間意思託東海來說，其實我輩幾十年老弟兄，若待東海來說，豈不生分，故特自己跑來。』芝老答以『前因北洋意見不一致，故我不能不下，現在如何能上？』元首即言去李純不成問題。芝老又言：『據（段）否岩意思，東海不出，便挽（田）煥亭（文烈），似亦甚妥。』元首即顧而言他。又兩帥轉（曹）仲珊電稱：『總理一席，聘老決計辭退，（錢）幹臣亦難久代，主座既允公推，尊電囑勿因循，所論甚是。錕與我弟知己之交，別無他說。惟各省諸公必當徵求同意，刻已致電子志、勳臣，俟得各省贊同之電，再彙齊聯銜電請東海代陳等因。事關重大，必須各省一致，此爲策出萬全之計。我弟高明，當以爲然』云云。閣席久虛，國紛莫解，稍延旬日，恐生他變。鄙意仍由同志省分一面敦催仲珊早日妥辦，語氣中微示以彼倘不肯辦，我輩非不能自辦，爲團體計，故極相推重，不憚再三煩瀆；並詢如有不便，或另懇奉、皖領銜何如？一面分頭逕電東海主持，請元首逕下任命，不必先詢本人意見。任命下後，我輩可以大義力責某某出任國事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六日

三三四

，兩面夾寫，諒可得當，臺見何如？弟今晚晤（曹）健亭，當更託其催仲珊也。樹銑（十六日）印。」

曹錕不允領銜發電，而以須得各省一致爲託詞，其意實在護衛李純，保全直系實力，不欲皖系去王之後，再進而排李，因另電倪嗣冲轉向張作霖疏通，以免侵逼過甚，反生他變。據曹錕對徐樹錚出示其兄致彼私電，謂「組閣不可緩，閣非芝老莫屬，但慮（李）秀山畏芝老復出，驚而致變，則前敵士氣動搖，益陷危困，故不得不稍從緩和，以保萬全。」這種態度自與徐樹錚本願相乖違，然曹錕手握重兵，身臨前敵，其意見自不能不予重視，故徐於十七日分別致電倪、張，不妨姑應曹之請，覆以組閣外，餘事一概不計，以安其心。另徐復允曹錕，接濟直軍步槍一千五、六百枝，俾充實力。凡此權宜允諾，無非結好於曹，藉免組閣受其梗阻。（註六）

張作霖電馮國璋，要求由段祺瑞組閣。（註七）

徐樹錚自奉天抵軍糧城。（註八）

由於日使林權助表示支持皖系段祺瑞之立場不變，使出關運動奉軍以增主戰派勢力的徐樹錚大感興奮，遂於昨十五日離奉，於本日抵達軍糧城，就任奉軍副司令職。（註九）

新任法國駐華公使伯卜（A. Boppé）在北京呈遞到任國書。（註一〇）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第六一號頁二——三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一。

註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六八。

註四：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臺北，文海，下冊、第三編、頁八九——九〇。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七日，第七七一號頁五〇五。

註六：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五——三四六。



註七：國史館專檔〇〇三〇號。

註八：同註三。

註九：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五。

註一〇：同註二。

十七日 蔣中正偕鄧鏗赴黃岡，檢閱粵軍第三支隊，並勘察砲兵陣地。（註一）

馮國璋訪徐世昌，商段祺瑞組閣事。

本日午後，馮國璋親訪徐世昌，請其勸段出山組閣，馮、徐、段三人晤談內容，見於徐樹錚於二十日致皖系軍人的電文中，電文云：

「急。密。日前元首親訪東海代促後，電知各省，謂往敦勸，堅決不出，各報喧傳，幾如實事。頃由至友面謁菊、芝二老，歸述元首問答之語，兩老皆謂親往則有之，請則未也，敦則去事實更遠。蓋元首一見芝老，袖出蚌、浙、豫三電，便言：『他們意思叫我請你出來維持，你意如何？這種情形，你出來有何辦法？』芝老言：『從前是我沒有辦好，所以下來，今又要我出去，究竟有辦法沒有？』此數語後，元首即願談別事。臨行又言：『此時你不出亦好，將來可以收拾殘局。』臨上車又言：『芝泉你既決意不出，我只好再想法子。』次日，亦只寥寥數語，謂：『昨見芝泉，堅不肯出，仍須閣下代勸，此時渠不出亦好，還望代請。』東海言：『姑不問渠出不出，先問總統請不請。無論渠出與否，總統且能跑一趟，我豈不能跑一趟。』遂往，與芝老見面後，即以芝老面復元首之言，再復元首。於是敦請不出之電，即時拍發，而文章小小結束矣！……樹。荷（二十日）印。」（註二）

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章宗祥與日本外務部磋商要點。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駐日公使章宗祥，指示與日本外務部磋商要點：（一）以書信式交換；（二）彼來我復；（三）同時宣布；（四）另換函聲明有效期間，及戰後華境內日兵撤退。電文曰：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七日

三一五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七日

三一六

「共同防敵事，迭電均悉。茲特逐條詳細答覆：一、此事政府始終無在北京互換之意，想係電碼錯訛，致滋誤會。二、院、部二日電決定第二辦法，蓋爲避去締約形式，既免第三國之猜疑，更免反對中央者之藉口。現本野既主張先行換文，不能不詳細考量。三、此事始終嚴守秘密，對於第三國探聽，僅告以正在接洽，雖文件大旨，當局亦未稍露隻字。若疑爲先示聯合各國、或受人離間，便非本野所稱先去疑忌之旨。四、此次換文少稽時日，正以中政府願免除將來之誤會，開誠布公，互相商酌。是以索取西文譯稿，務求雙方有了然確定之解釋，以免將來實行時，或有絲毫之障礙。五、此次共同防敵乃一時的，若措詞稍一不慎，竟成類似永久之攻守同盟條件，則責任實異常重大，尤須審慎。以上各節，當局苦衷，執事必能共諒。」

茲將八日來電二條機密核定如下：

- 一、中國政府及日政府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起見，不能不及早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
- 二、依前項所述，經兩國政府合意後，因實行決定之事，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之。該當局官憲對於相互利害問題，應互相詳慎誠實隨時協議，並由兩國政府核定，俟時機施行。

以上兩條、望即面商日外部，由執事以書信式互換，仍由彼先送，由我答覆，並約定雙方同時宣布。部另備參考英文不正式譯稿，即日郵寄。又十三日午後電內有效期間，本野謂可讓諸軍事（缺當局兩字）商定，又上月二十六日電內聲明，後來華境內日兵，一律撤退各節，仍望另函交換聲明，庶將來協議結果，正式宣布，不至起輿論之反對，是爲主要。再軍事當局亦願兩政府互換文件內定有範圍。將來軍事磋商結果，仍由政府核定並密聞。盼電復

外。（註三）

## 滿洲里中俄邊境恢復通車。

滿洲里（今贛贛）爲西伯利亞鐵路之終點，當俄國過激黨進據馬磔子時，由駐滿之總司令張煥相阻

其進入華境，該黨允諾，並云因中、俄邊境數日未通車，故已有華工二千餘人及中、日駐使，被迫停滯途中，食物已缺，亟須通車。因清廷外交之失敗，俄國火車可自由入境，今因北京未正式禁止，黑龍江省只得應允通車。雙方並議定：自本日起，華境開車入俄，准過激黨在大烏里檢查，由俄境入滿車輛由我軍在八十六號小站檢查。（註四）

滿洲里海關扣留入境可疑俄人，均交由謝米諾夫看管。（註五）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二一一。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六。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四一——四二。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二六——一二七。

註五：同註四，冊二，大事表，頁二五。

## 十八日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決定在廣州召開正式會議。（註一）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依約法之規定，議決六月十二日在粵舉行正式會議。查去年六月十二日係北京政府解散國會之日，故決定該日開會，旨在繼續第二會期。（註二）

孫大元帥文令將鹽稅收入由兩廣鹽運使專管。

廣州軍政府代理財政總長廖仲愷，前呈請將鹽稅收入由兩廣鹽運使專管，按照預算分配各項用途，分別聽候撥發。本日，孫大元帥令知兩廣鹽運使李茂之及中國銀行，分別遵照辦理。令文曰：

「據代理財政總長呈：『請將鹽稅收入交由專司鹽政機關收管，按照預算，分配各項用途，提取稅款，分別聽候令撥及徑撥。並請令知兩廣鹽運使，中國銀行遵照辦理』等情，自應照准。嗣後鹽稅收入，即若該鹽運使收管。此項收入三分之二，據查平均每月約四十萬有奇，應即指定最急用途五項，以資分配。着以十萬元爲國會經費，五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八日

萬元爲本府經費，十三萬元爲海軍經費，九萬元爲廣東財政廳例撥還款，其餘悉數撥給前敵軍餉，由該鹽運使向中國銀行提款。其前三項總候財政部令撥，後二項由該鹽運使徑撥。如逢收入缺少之時，由該鹽運使按照前列數額比例多寡，按成勻配，仍俟旺收時期，於所贏稅款內，如數補支。仰該代理財政總長、該鹽運使、該分行長，分別遵照辦理，此令。」（註三）

### 北京政府令准第十六旅旅長馮玉祥留任。

馮玉祥因在武穴通電主和，於上月廿五日遭北京政府下令免職，並着交曹錕查辦。馮之十六旅官兵於本月一日，上電北京政府挽留馮氏，馮又電請「戴罪圖功」，且曹錕、王占元發出代爲求情之電文，北京政府因於本日令暫准馮玉祥留任，惟仍褫其陸軍中將原官。令文曰：

「前因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違令逗留，並有在武穴勒提鹽釐各款情事，當經明令免職，交由曹錕嚴切查辦。茲據曹錕、王占元電呈：該旅長逗留不進，通電言和，雖屬咎有應得，惟借提鹽款，並未成爲事實。當此軍事旁午，擬請曲予寬宥，將馮玉祥免職留任，以觀後效等語。該旅奉令援鄂，竟敢沿途託故逗留，雖據查明各節，究難辭咎。馮玉祥著即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暫准留任，交由曹錕節制調遣，務當奮勉圖功，恪盡天職，勿謂寬典可屢邀也。此令。」（註四）

### 北軍曹錕、張敬堯、吳佩孚及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攻占岳州。（註五）

湖南戰爭自本月上旬開始，由吳佩孚的直軍擔任進攻岳州之任務。吳氏以第三師師長兼前敵總指揮，所轄部隊有第五旅張學顏部，第六旅張福來部，及直軍第一混成旅王承斌部，第二混成旅閻相文部，第三混成旅蕭耀南部，兵力共五萬人。助戰的有北洋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所派的五艘兵艦楚觀、江鯤、江利、江岸、江貞。岳州既無險可守，江防又無海軍護衛，加上粵桂湘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缺少戰志，因而岳州之戰未經接觸，勝負形勢已定。

吳佩孚於十七日未遇堅強抵抗，其先頭部隊便進入岳州。是日晚，南軍前線部隊未知岳州易手，仍退入岳州，而剛入岳州之北軍疑心中了埋伏，乃倉皇退出，且通知海軍炮轟，於是在洞庭湖配合作戰的北軍軍艦，又向得而復失之岳州城亂轟，南軍乃匆匆退却。本日北軍第二次佔領岳州，北京政府嗣於本月二十一日下令嘉獎。

由於北軍的攻佔岳州，主戰派聲勢爲之一振，使段祺瑞出山組閣之事，頓時峯迴路轉，皖系緊隨岳州的勝利，積極勸段出山，終於造成段祺瑞的第三次組閣。

#### 附錄：兵進岳州（註六）

黃陂下臺，河間登場，合肥重出組閣，以再造共和之偉人，本其自信之力，肆其驕橫之行，獨斷獨行，固意中事。是以參戰提出之後，發生衝突，居然解散國會，致起西南護法之師。合肥一力主戰，欲以兵力掃平西南，統一國家，故命傅良佐入湘，周道剛、劉存厚入川，不惜大借外債，以遂其主戰之志願。詎意河間忌段之勢，憤段之橫，表面任段主戰，暗中則力主和議，日恐西南平後，段氏愈不可制，己之位置，亦將不保，故於傅良佐入湘之後，卽暗囑其黨羽，橫生阻力。於是劉建藩以通敵嫌疑，宣告獨立；范國璋、王汝賢、則倒戈相向。傅良佐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棄其職守，倉皇出奔，而長沙遂入南軍之手矣。維時徐東海稅駕津門，曹仲珊專誠往見，東海以馮、段暗鬥，但爭私利，不顧大局，從此北洋派不能團結，昔日體面，恐將掃地無餘，故勸曹氏，不可敷衍兩者之間，當思所以維持北洋派面子之計。曹氏本河間之心腹，不過以合肥勢力雄厚，爲自己地盤關係，不得不與段派周旋而與委蛇，今聞東海之言，表面雖唯唯連聲，實則不願維持段派。乃退而謀之於吳，吳遂爲之定謀設策，外則顧全面子，內則仍助河間，八面圓到，可以定占優勢，曹氏大喜，遂從其策。命吳爲前敵總司令，率師出發，逕往湘省。湘中南軍皆不堪戰，僅劉建藩、林修梅、趙恒惕之軍，尙堪抵抗，然衆寡不敵，一經交綏，大敗而退，吳氏遂進踞岳州，而北方之軍威大降矣。

註一：國史館專檔〇〇三〇號。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九日

三二〇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第六一號，頁四。

註三：同註二，民國七年三月二十日，第六〇號，頁一一——二。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十九日，第七七三號，頁五六五。

註五：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六八。

註六：國史編譯社：「吳佩孚正傳」，頁七七——七八。

## 十九日

孫大元帥文電促唐繼堯就元帥職，並指示攻陝戰略及盼其通電擁護非常國會。

孫大元帥本日電唐繼堯，授以攻陝方略，謂：

「畢節唐元帥鑒：中密。刪電悉。張作霖帶兵入關，將有奇變，尊意早定大計，誠不容緩。用兵之道，尤貴出奇。武漢北軍雲集，未易猝攻，宜陽言援鄂，而以精兵攻陝；陳樹藩困守西安，不久當遁。會合陝中義軍，略定西北，拊鄂之背，較易奏功。請就近與黃復生、石青陽諸君商妥進行，甘肅亦可響應。奠定中原，澄清寰宇，屬望執事，幸即日宣布就元帥職，以震軍威，而謀統一。孫文、效、印。」（註一）

同日，另電唐氏，盼發起通電，擁護非常國會正式會議，電文云：

「畢節唐元帥鑒：中密。護法軍興已久，逆勢少挫，而逆敵則方張，國無政治中心，循是以往，將不國矣。國會之開，迫不容緩。昨非常會議決於六月十二在廣州開正式會議，已自行分省招集。惟恐觀望者猶且裹足，若再得護法要人，聯銜通電，庶促懦夫決心。倘荷贊成，即請執事發起，密電徵求護法各省同意。如得多數贊成，即請執事領銜發表，附列鄙名為幸。孫文、效、印。」（註二）

唐繼堯上電軍政府孫大元帥文，稱已派黃復生、葉荃、王文華、顧品珍為援

鄂第一、二、三、四路總司令；石青陽為援陝第一路總司令（註三）

曹錕、張作霖、倪嗣冲等聯名致電段祺瑞，請出山組閣。

北軍攻佔岳州後，馮國璋仍想貫徹其和平之主張，即北軍對南的軍事行動以岳州爲止，不料却在本日收到以曹錕爲首，包括長江三督在內，共十五省三特區之督軍聯名電，要求段祺瑞組閣。初，段祺瑞曾再三辭謝組閣之意，使皖系主戰派擁段的計畫陷入僵局，旋以岳州戰事成功，主戰派氣焰益張，乃積極行動，於本日聯名致電段祺瑞，敦勸段氏復出組閣，（註四）徐世昌亦命田文烈勸告馮國璋，非段復出恐有兵變。（註五）各督軍勸段復出電文云：

「萬急：北京段督辦鈞鑒：國家不幸，變亂迭生，外則德、俄構和，邊防吃緊，內則西南尋衅，戰事殷繁。當此萬分危難之際，而（王）聘老因憂致疾，決計引退，揆席虛懸，政策何出？大總統憂勤於上，諸同人焦慮於下，函電商詢，咸以聲望素著、中外信仰者，非公莫屬，頃奉大總統刪（十五日）電，親詣寓邸敦請，未荷允諾。奉諭之下，焦灼異常。伏維我公再造共和，功在民國。前此不忍坐視淪亡、出任艱鉅。今之危難尤倍於昔，斯時不出，如國事何！錕等一介庸愚，尚知衛國。我公實具先覺，愛國之忱，當較錕等尤切，際此一髮千鈞，寧忍坐視不救？錕等已互相約定，我公如允任揆席，則同人等誓當一致，共扶危局，否則亦惟從公高蹈，不問世事。是全國之安危，同人之離合，均繫於我公之一身，論情論事，皆當俯就。伏乞准如前所請，惠然出山，上以副元首殷懇之至意，下以慰人民望治之誠悃。臨電迫切，無任翹首待命之至！曹錕、張懷芝、張作霖、倪嗣冲、王占元、李純、齊耀琳、陳光遠、戚揚、閻錫山、陳樹藩、楊善德、齊耀珊、孟思遠、鮑貴卿、李厚基、趙倜、張廣建、楊增新、曹銳、姜桂題、田中玉、蔡成勳、盧永祥、張樹元、張敬堯、吳光新叩。效（十九日）印。」（註六）

此一「聯電」，署名者二十七人，包括直、魯、奉、皖、鄂、蘇、贛、晉、陝、浙、吉、黑、閩、豫、甘、新、熱、察、綏十九省區軍民首長及淞滬護軍使等在內，即直系的「長江三督」，亦均列名，陣容甚盛，聲勢逼人。

###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告駐日公使章宗祥，有關中、日共同防敵換文由我先送。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告駐日公使章宗祥，有關中、日共同防敵一案，國務會議議決，換文由我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十九日

三二二

國先送。電文云：

「十七日電悉。換文國務會議議決，由我先送，請照辦。一項、二項內，確係危險範圍四字，惟末文並無『若干』及『派兵』字樣。又昨晨日館派員來部，密探中政府所提條文內容，當以修正二條秘密示之，渠閱畢，謂與本野原旨並無出入，茲將末段原文除去，仍由至答復九字外，再電如下：『以上兩條，望即面商日外部，由執事以書信式互換，並約定雙方同時宣布』。部另備參考英文不正式譯稿，即日郵寄。又十三日後電內有效期間，本野謂可讓諸軍事當局商定；又上月二十六日電內聲明後來華境內日兵一律撤退各節，仍望另函交換聲明，庶將來協議結果，正式宣布，不至起輿論之反對，是為至要。再軍事當局，亦願兩政府互換文件內，定有範圍，將來軍事磋商結果，仍由政府核定，並密聞，盼電復。外。」（註七）

### 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中日換文遞送事宜。

本日，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稱：日本外部會晤章氏時，稱已得寺內總理同意，中日共同防敵文件照中國修正文句，由日本先送，中國再答覆，至有效時間由軍事當局商定；關於日本在華兵隊於戰事終了後一律撤退事，日本另函聲明。電文云：

「十七日電開，互換文件修正全文，及應聲明兩事，業於昨晚面告本野。其初渠稍有遲疑，疊經懇切說明，渠始允轉商寺內，今晚晤談，據稱已得寺內同意，即照中國修正文句，由日本先送，我再答復。至有效期間，由軍事當局商定，及因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在華境內者，俟戰事終了後，一律撤退兩事，亦允由日本另函聲明。現定明後日，即行在此互換，以後日本政府，凡事擬暫守秘密，俟兩國商定時機，再行發表，特聞。祥，十九日夜。」（註八）

### 日公使林權助，向北京政府提出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條件。（註九）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三九。

註二：同註一，頁五四〇。

註三：「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一日，第六六號，頁四。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七。

註五：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六九。

註六：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七六B——七八B。

註七：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七。

註八：同註七，頁八。

註九：同註五。

## 二十日 孫大元帥電犬養毅、頭山滿，詢問邀請赴日原由。

本月二日，日人犬養毅、頭山滿以世局紛紜，致書請孫大元帥赴日一行。本日，孫大元帥電詢邀赴訪日之原由，電文云：

「來函敬悉。現正在粵籌備召集正式國會，閣下所欲面談之事，倘爲南北調和問題，則唐少川先生優爲之，無文親來之必要。若爲東亞百年根本之大計，非與文面談不可者，請即電覆。」（註一）

## 討龍聯軍前敵總指揮李烈鈞電授討龍各軍作戰方略。

討龍聯軍克復恩平後，林虎所部在陽江作戰失利，恩平兵單，李烈鈞乃令滇軍向正面進剿，林部則由開平、恩平中央地區，突擊逆軍左側背。李烈鈞復於本日電授方略，令前線各軍實行。（註二）電文云：

（一）那降方面之逆軍，退守合山，似爲防禦便利，鞏固陽江之計；（二）接桂電該方面之友軍，仍在進剿中，督署通報，我海軍已在沿海警戒威脅；（三）本黨決照前計畫實行總攻擊，用全力先殲滅陽江方面之敵；（四）討龍第四軍，應於二十三號以前，由第一路進逼，威力牽誘；（五）討龍第三、第二兩軍，均宜於二十三號以前，驅逐前面小敵，壓迫陽春東北與西北部，即協力攻擊，第二軍之主力，不必出陽春；（六）討龍靖國軍主力，限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日

三二三



於二十一號抵陽春，即由該處進發，壓迫陽江西北部，實行攻擊，時期務在二十四號以前，不必待第二、第三兩路，同時攻擊；（七）各軍給養，由軍自辦，但本處曾與商會接洽，已由該會承認辦米數百石，如前敵給養困難，為接濟便利起見，各軍留守部隊，商本處代辦亦可；（八）在恩平設立臨時醫院，至必要時，僕由第二路、或第三路赴前方指導。」（註三）

###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通電，謂段祺瑞不允出山組閣。

由於皖系軍人堅決推戴段祺瑞出山組閣，馮國璋被迫請段復出，並託徐世昌促駕，惟馮的本意仍不願段氏復出，面請不過是敷衍皖系軍人，而段亦堅辭不出；馮因於本日再度通電各方，意謂非彼不挽段，實段不允就任，電文略云：

「鄙人親詣芝泉寓邸，敦請組閣。篠（十七）日又親訪東海，託代勸駕，並稱常舉國以聽。巧（十八）日東海面述芝泉辭意甚堅，略稱：『上次自請免職，實因密量才力不勝重任，並非有他方面之排擠，始求去職。故對於總統參戰督辦之命。苟可擔任，無不勉為其難。惟總理一職，困難無異於前，苟今日可以擔任，則前日何必求去』等語。揣其語氣，猶屬無可轉圜。國璋推轂之忱，自謂致敬盡理。」（註四）

### 北京政府外交部密函鮑貴卿，應趁俄國內亂之時，在呼倫擴充實力。

俄國煽動外蒙獨立後，陰謀擴張勢力於東北、內蒙等地，呼倫貝爾蒙人即在俄人之接濟下要求獨立，事發後俄國竟禁止中國軍隊進剿，歷經多次交涉未獲結果，後俄政府趁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之時，要求中、俄雙方舉行會談，於民國四年十一月六日，中、俄會訂呼倫貝爾條件，將該地定為一特別區域，剝奪了我國軍隊駐防權。（註五）

本日，北京外交部密函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以俄國目前內亂甚劇，應趁此時機在呼倫擴充實力，並應以聯絡勝福為手段，電文云：



「逕密啓者：關於在海拉爾駐兵一事，俄使前函請取消此項辦法，本部並未答復。所有詳情，業於一月八日函達在案。

現事隔多日，俄使並未來部提及，自係因俄亂方殷，無暇及此。惟查海拉爾地方，本爲我國土地，不過因獨立之後，俄人藉口調停，遂訂定呼倫條款，此後我國進兵該處，始受限制。前此巴匪餘黨擾亂，我國擬派兵勦辦，俄人多方掣肘，致使呼倫地方橫被該匪蹂躪。至今思之，尚有餘痛。

現俄內亂甚劇，即使將來不定，而一經此次紛亂，國力必見削弱，未必遽能回復從前勢力，我國似應乘此時機，在呼倫地方逐漸擴充實力，不但駐兵一節，即對於政務防務一切，亦不妨設法進行。但使多伸張一分勢力，即爲多挽回一分權利。但勝福恍於俄人積威，一時未必肯與我接近。是以此事仍應以聯絡勝福爲入手辦法，以免蒙人反對，別生枝節。

本部意見如是、相應密函魯處查照。如荷贊同，即希相機設法辦理並見復爲荷。此致」（註六）

## 北京政府國務院電告孟思達、鮑貴卿，應於松花江口設防，並酌遣軍隊前往阿穆爾保護華僑。

電文云：

「正密。外部據愛琿交涉員暨黑河南會電稱：『阿穆爾省亂事劇烈，俄領及俄省長屢求援於日本，現已有兵隊開往。』又據總稅務司報稱：『黑龍江內俄兵艦備有武裝，現被冰封鎖，一俟冰泮，若准其駛入松花江，中國船隻必受損害，軍防要隘亦恐擾亂』各等語。

現經會同軍部籌商，查俄屬阿穆爾地方我國僑民甚衆，日兵如已開往，自應由黑省酌遣軍隊前往保護，所有動作，宜與日軍協同進行。

至華、俄現尙維持國交，該國兵艦苟無侵犯之事，自未便迫令解除武裝。惟冰泮在即，應由吉、黑兩省於松花江口預爲設防，並於江內密置攔阻，以免該艦駛入。希即分別相機籌辦並盼見復。院。智印。」（註七）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日

日公使林權助訪徐世昌，勸段祺瑞復出。（註八）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四二。

註二：李烈鈞：「李烈鈞自傳」頁六一。

註三：同註二，頁六八——六九。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六——三四七。

註五：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四十六年，臺北，正中書局，二版，上冊，頁二六八——二七〇。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一三——一一四。

註七：同註六，頁一一四。

註八：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二。

二十一日 北京政府明令嘉獎北軍攻克岳州。

北軍於本月十八日攻占岳州，本日，北京政府明令嘉獎。令文云：

「據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攻岳總司令張敬堯、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迭次電呈：『分路規復岳州，水陸兼進，所向有功，先後於月塘嘴、羊樓市、通城、臨湘、古米山、九嶺、白葛嶺、天岳關等處，連次激戰，迭獲勝利，節節進逼。本月十七日攻破岳城，逆軍頑強抗拒，相持不退，經我軍奮力攻擊，並由艦隊掩護，業於十八日將岳州完全克復，』各等語。此次出師規岳，自開始攻擊以來，爲期不過旬日，屢奪要隘，遂克名城，實由該總司令等調度有方，各將士忠勇用命，用能迅奏膚功，拯民水火。覽電殊深嘉慰，仍著該總司令等，遵照電令計畫，督率所部，奮勇進取，並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將士，分別等差呈請優獎，其陣亡被傷官兵，並准優予議卹，以昭激勸而慰英魂。第念岳州、臨湘一帶人民，重罹兵燹，流離顛沛，弗安厥居，損失貲財，危及身命，哀我湘民疊被荼毒，與言及此，慘怛良深，應由宣撫使曹錕，迅派委員，分路查明，加意撫卹，安集勞徠，各安生業，用副弭民伐罪之至意。此令。」（註一）

奉軍由津浦路開赴湘、鄂，助北軍進攻護法軍。（註二）

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報告與日本外相本野商談共同防敵換文情事。

本日，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稱，已奉電婉商日外相本野，有關共同防敵換文一事，改爲我送彼答，並詢及暫守秘密之原因。電文云：

「十九日夜電計達。嗣得十九日部電，改換文爲我送彼答一節，當又婉商本野，渠允轉達寺內，今明當可得復。談次詢及何以應暫守秘密，渠謂因軍事商議未完之故，復詢以未發表前，協商國如來詢問，頗難答復。渠謂祇告以兩國利害相同，現正在交換意見，至日、英同盟，英國如來詢，則可略進一步，謂兩國擬取共同行動，將來當有公表之機會。日本亦必有相當通知，惟無論對於何國，凡在彼我未發表前，可均應作爲非正之密告等語。再附屬之聲明兩點，自以由彼向我聲明爲得策，故仍照原議，特聞。再二十日電並悉，現專候本野復音，即行互換。祥，二十一日。」（註三）

### 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約晤王郅隆，盼段祺瑞復出組閣。

日本在馮、段的府院爭鬥中，表示支持段祺瑞。本日，日公使林權助約談王郅隆，囑王速見徐、段，請段明示出山之意。王郅隆於二十二日告倪嗣冲電文中曾述及與日使晤談經過：

「密。……廿晚，林使拜東海，知有各省聯電到京，深不以菊、芝兩老仍候元首誠意爲然。次早十點，約隆至使館談兩小時之久，林言徐、段既接此電，何不徑告總統，或出或否，一言而決。段前此推清政府，去歲驅張勳，皆獨斷獨行，勇氣可佩。此次關係國家安危，又有十九省聯電，何不毅然決然自出擔任，而仍候河間誠意，則奉軍之出，各省之電，直同多此一舉，尚不如撤回奉軍，任馮自爲之爲愈。隆雖多方與之辯論，而林終爲咨嗟，以爲國事不容絲毫客氣，囑隆速見徐、段，請以願出之言報知總統，冀免枝節。遂歷謁菊、芝兩老，商明後，即面達（田）煥亭入府時直言芝泉已允奉令卽出。詎換入見則元首謂俟長沙攻下後再議此事，遂仍無結果。計仍非由各省再促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二日

三二八

元首不能得當，請早日電催，庶早日觀成，得免夜長夢多，另生他故也。……鄧隆。養廿二日印。」（註四）

段祺瑞之復出組閣，誠因徐樹錚所策畫擁段之各督「聯電」有以致之，但日使林權助之從旁慫恿，更不啻段氏再起之催生劑，故林權助實乃此幕之最佳導演，若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以至徐樹錚及皖系各督，皆係被操縱的傀儡。是以段祺瑞復出後，對日外交愈增親密，馮、段愈益不和。而徐世昌亦得以從中調停操縱，終使馮、段兩敗俱傷，獲登總統大位。（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七七六號，頁六五三。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七〇。

註三：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八。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四八。

註五：同註四，頁三四九。

## 二十二日

孫大元帥文復電陳炯明，准予留用潮橋鹽款。

本日，孫大元帥文密復陳炯明，對其截留潮橋鹽款軍用乙事，因係軍事緊急行為，而准予照辦。

（註一）

汪兆銘發表陳析南北利害與軍政府生存問題電文。

本日，汪兆銘自上海致電廣州，陳析南北之利害關係與軍政府之生存問題，略云：

「岳州新秣，龍患未除，桂軍陷於窮境，此時方針，宜結納惇鄂，使生共同利害之觀念。若乘勢感之，則忿懣生變，或致投降北方，結合龍、李，而大局危矣。西南雖不奉軍府，而主張相同，休戚終可相關。北方軍人雖有進者，而利害太明，不敢孤軍犯難，且界限太深，終難與我一致，如李、馮是其明證。故西南若瓦解，軍府即無以自存。石前鹽關鐵路等問題，專欲難我，宜以分甘為上策，希察。銘，養。」（註二）

奉督張作霖通電請北洋團體貫徹武力政策，並統籌全局。

北軍攻克岳州後，聲勢爲之一振，奉督張作霖因於本日通電北洋各督，請一鼓作氣，貫徹武力政策，並請於長沙克復後，由曹錕等聯合同志，統籌全局。電文云：

「（銜略）密。竊自民國肇造，於今七年，禍亂相尋，歲無寧日。而醉心權利之輩，乃復乘間播弄，遂藉陰謀，外則以非法責中央，內則以抗令責該省，調停無效，出以戰爭，幸而撥亂有期，則又除惡不盡，或謂白殘同類，或云息事寧人，卒之姑息養奸，禍根又伏，曾不旋踵，死灰復燃，而國家有限之菁華，盡耗於力征，經營大計，悉因之坐誤。往事具在，可爲寒心。此次西南構兵，譚張爲幻，勝則力圖進取，敗則僞意言和，大總統委曲求全，忍無可忍，明令討伐，實爲救國保民。今幸天祐中華，岳州早已克復，長沙不日可下，若一鼓作氣，乘勝進攻，澄清中原，在此一舉。倘仍蹈覆轍，徒爲敷衍，目前之計，不作一勞永逸之舉，恐再起波瀾，我國將必陷於萬劫不復之域。鄙意以爲我同志本以擁護元首，固結團體，完成強有力政府，以謀國家之統一爲宗旨，即當共體國家財力之艱難，各軍往返之不易，趁此兵威大振，羣醜即可蕩平，然後協力同心，扶持內閣，內修政治，外輯邦交，吾國前途庶其有多。擬於長沙克復之後，請仲珊、子志兩兄，聯名同志，統籌全局，粵省如何進逼，作子誠兄之聲援；川省如何夾攻，爲積之兄之後盾。蓋粵定則桂自易收，川平則滇、黔易取，實行統一，共慶昇平，有道之長，實基於此。如或聽和議、俟調言、遺隱患於來日，禍變無已，永陷沈淪，則非霖之所敢知矣。諸公愛國，百倍於霖，謹布懷忱，宁候明教。張作霖。養印。」（註三）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四三。

註二：「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一三九。

註三：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九二B——九四A。

二十三日 軍政府通告友邦，聲明北京違法政府與各國締結之一切契約條款均無效，



## 並望維持正義，承認軍政府。

護法戰事再起，段祺瑞主戰派勝利。段氏一面利用參戰督辦名義，迭向日本借得款項，復由徐樹錚聯合奉軍入關以爲聲援，迫馮國璋使段氏復任國務總理職。

孫大元帥爲正國際視聽，特通告友邦略稱：段祺瑞復任非法總理，逞忿長、岳，縱兵燒殺焚擄，絕無和議之可言；此軍政府因護法而救國救民不得已用兵之苦衷，當爲環球所共諒。國家不可一日無政府，國會非常會議鑒於現以暴力強據北京者爲非法政府，是以有軍政府之組織；故軍政府於約法未恢復前，實爲行使中華民國行政權之唯一政府。易言之，卽爲約法上行使統治權，執存亡絕續之機關，並非新發生之別一建設。誠恐各友邦尚未了解，自應卽日通告各友邦各鄰國。並鄭重聲明，軍政府切實履行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國會解散前、中華民國與各國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在國會解散後，北京非法政府違背約法而與各國締結之一切契約、借款及其他責任，軍政府概不承認。並望各國維持正義，承認軍政府。（註一）

### 茲誌軍政府通告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爲通告事：民國不幸，叛督稱兵，陳師京畿，脅迫元首，於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遂以非法命令解散國會。繼以復辟之變，黎大總統出走，而中華民國根據法律由國會組織之政府，忽然中斷。各省與師討逆，兵未及發，而段祺瑞乘機竊踞北京，自稱總理。黎大總統尚在北京，並未向國會辭職，亦非不能視事；乃不迎復位，而擅召馮國璋於南京，使以副總統而代理大總統。國之重器，私相授受，又不恢復非法解散之國會而任意指派數十人，附會職權終止之臨時參議院（參照臨時約法第二十九條）。壞法亂紀，予智自雄，泯泯勢勢，眞知底止，洵爲袁世凱稱帝以後，以武力亂國，實行武人專制第二之奇變矣。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脈在國會，中華民國元年臨時約法（以後簡稱約法）爲民國最高之法律，在憲法未施行以前，其效力與憲法等（參照約法第五十四條），凡

爲民國之人，皆當遵守，無敢或違者也。按臨時約法，大總統無解散國會之職權，國會亦無可解散之規定。繩諸命令抵觸法律，則命令無效之通例，六年六月十二日非法命令與約法抵觸，當然無效。國會雖被阻遏，不能在北京繼續開會，然國會之本體依然存在，此民國全國人民所承認爲應恢復國會原狀之理由也。本屆國會厥爲民國第一次國會，中經袁世凱、段祺瑞兩次以武力阻遏開會，不能行使職權，議員任期實未中止，此又國會繼續開會仍應召集舊議員集會之理由也。國人痛大法之凌替，懼民國之淪亡，一致要求取締非法解散國會之命令，俾國會繼續開會，而國之大事一依法律解決。乃北京非法政府置若罔聞，而非法之代理總統、非法之國務員、叛亂之督軍團、以及非法參預國政之私人，公然以北洋派號召，視民國爲私有，思以武力征服全國，非法締結借外債及軍火之契約（參照約法之第十九條四款第三十五項），以逞其殘殺國人毒焰，乃對川、湘首先用兵，粵、桂、滇、黔不得已而起護法之軍，宣布自立。海軍艦隊亦宣言以恢復約法、恢復國會、懲辦禍首之事爲救國之要圖。國無政治之中心，護法討逆之功，莫由建樹。於是國會應廣東省議會之要求，遂開非常會議於廣州。於民國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國會非常會議公布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爰爲自主各省組織一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之軍政府（參照本大綱第一條）。自此以後，自主各省莫不宣言護法，川、湘逆軍次第蕩平，其他各省亦聞風傾嚮。凡我國內及國外之人，乃莫不曉然護法戰爭之大義，而本軍政府之職志遂以大白。北京非法政府曾不悔禍，雖長、岳之戰，北方慕義軍人不甘爲私人效命，相率退却，又重以長江督軍之聯名，要求暫免段祺瑞之職。而段祺瑞方且利用特殊參戰之督辦名義，陽托對外參戰，實行對內用兵，不惜欺瞞協約各國而自虧人格。乃馮國璋者又思自樹勢力，一面以停戰議和，緩義軍之進攻武漢；一面命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南下，積極備戰，仇視義軍，行同鬼蜮（參照馮國璋青電）。此和議之所不終，而復出於戰也。惟馮段各具私心，遂生內訌，段派督軍會議再現，而張作霖、徐樹錚領兵入關，自由行動。段派叛督之橫暴，雖段莫能制，長此不改，民國將成爲無法紀、無政府、無人道之國；一任不法之武人割據稱雄，分崩離析，其將何以爲國？今段祺瑞復任非法總理，逞忿長、岳，縱兵燒殺焚擄，絕無和議之可言。此則本軍政府因護法而救國救民，不得已而用兵之苦衷，當爲環球所共諒者也。國家不可一日無政府，國會非常會議鑒於現以暴力強據北京者爲非法政府，是以有軍政府之組織；故軍政府於約法未恢復前，實爲行使中華民國行政權之唯一政府（

參照軍政府組織大綱第三條。易言之，即爲約法上行使統治權執行存亡絕續之機關（參照同大綱第十二條）。現在本軍政府行使昔時北京政府之職權，與昔時北京政府無異，並非新發生之別一建設。誠恐友邦各國尚未了解，自應即日通告各友邦各鄰國，並鄭重聲明：本軍政府切實履行中華民國六年二月十二日國會解散前、中華民國與各國所締結之國際及其他一切條約；並承認各有約國人，在中華民國內享有條約所載及依國法並成例准許之一切權利。惟北京非法政府違背約法，而與各國締結之一切契約借款及其責任，本軍政府概不承認。謹布於各國友邦駐華公使，請煩轉達於貴國政府。尙望維持正義，承認本軍政府，共敦睦誼，永固邦交，實所厚幸。謹此通告。」（註二）

### 孫大元帥文特任徐紹楨代理中華民國軍政府衛戍總司令。

軍政府衛戍總司令方聲濤因援閩前赴粵東，呈請辭職；孫大元帥特任徐紹楨代理軍政府衛戍總司令，並兼充陸軍部練兵督辦。（註三）

### 北京政府明令特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令准王士珍辭國務總理職。（註四）

本日，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以大總統名義，特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原任國務總理王士珍令准辭職。此爲段氏第三次組閣。

初，段氏因討伐復辟之功，二度組閣。時西南各省在國父孫中山先生之號召下，起義護法。段氏圖以武力統一全國，其計畫是用湖南作制服兩廣的基礎，用四川作制服滇、黔的基礎，而用參戰的名義與日本勾結，取得巨額的借款，充實對內作戰的軍備。段氏原以爲如此可以速成統一之功，不料川、湘方面用兵失敗，而直系督軍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等，又仰承馮國璋之旨意於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通電主和，此與段氏皖系之主戰意圖嚴重分歧，段氏不得已，只好呈請辭職，先由汪大燮代國務總理職，後由王士珍起而組閣，兼長陸軍。（註五）

段氏雖然去職，但皖系主戰之勢力仍盛。而馮國璋雖於六年十二月七日，任命譚延闓爲湘督，向西



南各省示和。蘇督李純又與西南軍人岑春煊等相呼應，倡言和平。但段氏主張對德宣戰最力，去職後，仍以參戰之名義與東西各國相結託，藉外援以自重。馮氏只得任命段氏爲參戰督辦，使段氏得假此名義，向日本進行借款，擴充自己的軍實，爲制服反對派之準備；且王士珍又將陸軍總長一席讓給段芝貴，故北京政府之實權，仍操段派手中。

西南各省見此情形，知馮氏無力主和，故在本年一月十五日，一面組織西南護法各省聯合會議，一面則實行進攻。石星川、黎天才於六年十二月中，已在湖北荊、襄一帶宣告獨立，本年一月二十七日，湘、桂軍又攻下岳州，使鄂督王占元起恐慌。段派軍人便乘機鼓吹武力解決之說。馮氏一時進退失據，大受段派壓迫，因於一月三十日命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率兵入鄂，「討伐」西南。張作霖之奉軍又於二月廿五日入關，進駐直隸；一方爲段派聲援，一方脅逼馮氏。本月十九日，段派督軍又發出聯名威嚇的通電。馮氏爲勢所迫，因於本日特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三出組閣。（註六）

### 北京政府特任劉鎮華署陝西省長（註七）

###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密電北京政府，主張不可與俄國開衅。

俄國自從發生革命之後，其新、舊兩黨之爭戰，延及黑龍江沿邊，中、日僑民皆不免於戰火之波及。日本乃派兵西伯利亞干預，並聯合俄國舊黨，屢次要求中國軍隊渡江協助，皆爲黑河道尹兼援瑋交涉員張壽增所拒絕。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亦於本日密電北京政府，力主不可輕從日人之建議，以免其趁機進兵東北，預爲佔領之準備。並主張對於俄國過激黨應採取和平商榷之態度，復請北京於未確定軍界之前，勿任滿洲里謝米諾夫之俄軍自由行動。電文曰：

「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參戰事務處、參謀本部、外交部、陸軍部均鑒：正密。自俄黨搆亂，滿、黑邊防同時告警。近日俄、德、奧、匈公然參與內爭。德勢東漸，國防益形吃緊。江省兵力單薄，自上年裁編之後，

僅存八千餘人。新編一旅，雖經着手徵募，而餉械缺乏，急切不能應用。奉、吉兩省雖經派兵協防，爲數亦僅兩團，自顧省防尙且不敷，國防更無從計及。以餉缺兵單之地，值兩面受敵之時，示弱固啓戎心，急進更虞債事，惟有令飭前方各軍隊長官專以扼守邊境爲主，對於雙方俄黨均取旁觀態度。激黨如果進逼我境，則先以交涉手腕勸阻入界，徐俟中央協防計畫商榷已定，再行遵令辦理。現據（據？）駐滿警備總司令張煥相，黑河道尹張壽增與該黨以非正式交涉訂立條件，彼此不相侵犯，而暗中則與俄黨聯絡，以俟時機。業將會商情形及條件先後電陳在案。

惟是黑河一帶，日僑與俄領聯合，以商人名義出而助戰，迭次要求我軍渡江協助。其出頭指揮之員，係日本參謀武官，海參崴及駐省領事亦均派員在彼辦事。察其舉動，顯係政府授意。而該道尹語以派兵之事，須由兩國協定，彼即掩飾不願提及。是該國用意，事實上則以單獨爲擾（優？）先，以結好舊黨。又明知黑河兵力太單，意欲率我軍同入漩渦。萬一我軍中計，率爾直從，彼時激黨反擊華境，彼即以代守邊界爲詞，率先自由入境，爲佔領北滿之預備，對協約國可以表示無野心，對我國可云華軍無用，派軍沿線，狡謀隱然可見。其後見江省處處穩佔地步，不允助兵，彼乃率行請求中央。倘中央規（窺？）破陰謀，彼又將以我國見好激黨爲詞，淆亂協約國耳目，同施責備。觀於近日哈爾濱稅務司報告，及英、俄兩使對於滿站接見激黨一事，嘖有煩言，可爲明證。協約各國仇德心急，趣望我國之意太奢，遂易爲日人之言所中。不知我國宣戰雖已半年，實則一無準備。即使中、日協約已定，決意大舉進兵，而滿洲里一帶鐵道調用車輛，種種爲難，黑河一帶春暖冰融，道路皆成泥淖，軍行徵調運輸，均非急切所能辦。欲於此時求滿列強之望，其難更屬不待言。

總之，以現在江省力量，萬不能與俄開衅，故對於激黨不能不採用和平商榷之手續。黑河日僑之說固不可聽，即滿洲里謝米諾夫軍隊，政府協商軍界未經確定以前，亦不能准其自由行動。近日協商各國助謝軍火，既經軍部有令放行，自應照辦，惟謝隊得此大宗軍火，於滿邊實增危險。應請知照俄使轉飭謝隊暫勿輕動，是爲至要。

貴卿從軍三十年，歷經戰陣，向不稍懸畏愆。此次實因關係邊局較重，不得不格外審慎。此後關於滿、黑邊務，俄舊黨或口人有所要求，可否先行賜商，俟電復後再定辦法，抑由中央迅將進行軍略決定，特派大員赴江主持一切，貴卿卽率領偏師自臨前敵，亦所甚願。所陳是否有當，敬祈示遵。鮑貴卿。漾。」（註八）



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日本外相本野同意共同防敵事換文，

由我先送。（註九）

註一：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二〇——七二一。

註二：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一，頁八二九——八三一。

註三：「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六五號，頁一。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七七八號，頁七〇九；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初稿」，臺

北文海，頁七一。

註五：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五〇八——五一一。

註六：同註五，頁五一三——五一四。

註七：同註四。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二二——一二三。

註九：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八。

##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俘虜死亡處理規則。

本日，北京政府陸軍部制定公佈「俘虜死亡處理規則」，茲誌該規則全文如后：

### 俘虜死亡處理規則

第一條 俘虜因病死亡，各該管長官對於故俘虜處理事件，應以慈善之心出之。

第二條 俘虜病篤之際，經醫生報告後，當由病院檢查員報知收容所及情報局等機關，一面督飭看護士，妥為護持，並通知長官，或其親善之夥友，詢得該病俘遺言，隨時筆記之。如有遺囑書及契約等項，當由檢查員暫為保存。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三三五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三三六

第三條 俘虜病篤，如醫生認為必要時，應由收容所長官，令其將附表詳細填寫，如因特別病原，不能執行此項辦法時，應由收容所派員與病院檢查員接洽，會同該故俘長官，或其親善者代為調查填寫。

第四條 俘虜病故，應由病院檢查員將故俘號數、姓名、籍貫、年齡、階級、病症及死亡時日，隨時通報直接有關係之各機關，以便轉達外交部。

第五條 俘虜死亡後，除依其病症之種類施行衛生上必要辦法外，其他誦經超度等事，可隨其宗教及國俗關係，適宜處理之。

第六條 俘虜之殯殮埋葬，應按死者之身分階級，依中國陸軍軍人之規定，酌量辦理。

第七條 故俘出殯，其他被拘禁之各俘，請求送殯，可許其舉代表若干名前往，但須呈報該地高級長官，並撥派軍隊監視之。

第八條 故俘埋葬或停厝，當擇適宜地點，並立標識。

第九條 故俘遺言及遺物，當交由情報局按件查收，酌量寄交故俘家屬，或其有關係者。

第十條 故俘依照本規則第五、六、八各條處理後，如係教徒，並由調查人將該俘姓名、階級及死亡情形，按第二附表填繕，寄交其生長地之教師。

第十一條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施行。（註一）

（附表略）

## 北京政府令免國務院秘書長惲寶惠職，任命張志潭為國務院秘書長（註二）

張志潭原於民六年復辟救平後的段內閣時代，經徐樹錚推薦，山內務次長轉任秘書長，未幾即隨段辭職。今段氏再任總理，張志潭亦繼惲寶惠任秘書長。（註三）

## 梁士詒自香港到天津。（註四）

梁士詒前因帝制案，遭北京政府通緝，今因帝制案通緝令已取消，梁始於本日由港抵津。會段祺瑞

復出組閣，預定的閣員人選，陸軍總長段芝貴、財政總長王克敏，爲徐樹錚所深惡，今見梁士詒抵津，頗有意挽其出任財長，而梁不允就，力薦吳鼎昌。前徐樹錚出關晤張作霖時，即有電邀梁赴奉共商大計之議，徐因即將與梁洽談經過電告張作霖，電文云：

「飛急。盛京張督軍鑒：密。燕孫到津，面談極誠摯，在日本接洽各要人情形極好，不日派人面詳。渠自承辦國內外政財各事，極關重要，若爲財政一方面所束縛，轉有不便。然無論何人任財部，渠必出全力助之，且言財政確有把握，決不致陷於窘窮地位云云。渠能否來奉，酌定再奉聞。……樹。敬印。」（註五）

梁之北返，是爲舊交通系捲土重來，再度問政之始。（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七七九號，頁七四三——七四四。

註二：同註一，頁七四一。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〇。

註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口誌」，頁三七〇。

註五：同註三，頁三五〇——三五一。

註六：同註三，頁三五五。

## 二十五日 孫大元帥文電詢黃復生嘉陵道尹人選。

本日，孫大元帥文爲嘉陵道尹人選問題，電詢四川代理首長黃復生，並告以楊庶堪已溯江返川。電文云：

「重慶黃復生總司令代省長鑒：同密。頃據陳炳堃副司令由梁山來電稱：前克復順慶，權攝嘉陵道尹；近日石青陽所部諸將通電各處，意在相爭等情。查陳司令權攝道尹，未經任命；石青陽現已任命爲師長兼鎮守使，亦無須再攝道尹；恐相持不下，發生衝突，望妥爲處理，並囑以師克在和之義，務息內爭。至嘉陵道尹一職，究以何人爲宜，並望密報。滄伯已由滬溯江而上。孫文、有、印」（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 廣東討龍聯軍克陽江，李根源電孫大元帥報捷。

駐粵滇軍總司令李根源，本日上電孫大元帥文，報告李烈鈞指揮討龍聯軍，於下午五時克復陽江。

電文云：

「孫中山先生鑒：頃接李總指揮有酉電開：『我滇軍劉、林、魏數軍，衝戰兩晝夜，於本日午後五時，克復陽江』等語，特先電報，李根源叩。有亥印。」（註二）

## 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表示為求和平解決時局，通電退出長沙。

北軍自下岳州後，主戰派氣燄更熾，乃再聯合進逼長沙。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未戰而退，發表電文，表明退出長沙城係為謀求和平解決時局，電文云：

「孫中山先生鑒：天禍中國，梟雄黠梟者，咸以壞法亂紀為雄，民意淪亡，國本搖動，勸阻挽救之法既窮，西南義師迫不得已而起護法。自戰事開始，數月於茲，義師屢勝輒止，無非促進和平，初無非分之要求，焉有權利之攘奪？迭電宣言，唇焦舌敝，此海內人士之所共見，而北軍明達將領之所深表同情者也。乃少數亂徒，劫持中央政府，方以意氣用事，藉名報復，意在弄兵，高唱北洋主義，以號召軍人。數月之兵，甲退而乙來，丙退而丁來，甚至戊與庚俱來，其賣國政策，借款購械，中行借款，交行又借款，甚至以參戰緩交之賠款，亦以七年公債名目，思一舉而消費之，極其以國殉身之所至，兵力既盡，借款亦窮，亦不難為吳三桂之乞師，為李完用之賣國，為埃及之予以監督財政，殆可斷言。中央前致岑西林之電，竟有明知以國家為孤注，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其奈之何等語，其用心亦可見矣。茲者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叛督稱兵於北京，強鄰侵權於魯省，俄、德構和已成事實，外蒙、吉、黑等處，俄黨、德俘日形壓迫，甘、新回部又為土匪煽誘，國勢岌岌不可終日。而彼輩則約法可以不顧，外患可以以防，亡國可以不恤，個人之權位意氣不可不爭，是義軍之逾進一步，則亡國之期愈近一口，從此而永作陸沉，護法義師固為萬世罪人，我黃帝子孫則何辜而堪此？浩明徬徨中夜，莫知適從，再四思維，與其進而促我亡國，不若退而留一線之生機，俾持報仇雪恥之說者，有以鑒其心，持恢復北洋名譽之說者，有以塞其口，持不至長沙不止

之說者，亦有以償其欲，而我輩始終希望和平之心，亦可大白於天下，爰率各軍安全退却，讓出長沙，以待依法解決。主戰派果非有心亡國，亦可稍紓其忿忿，而容納護法之言，得以安輯民軍，同心禦侮，則轉危爲安，庶幾其有希微之望乎？苟非然者，必欲仇視義師，滅絕法紀，而不稍悔，以實行其武力統治之謀，則義師具存，義憤如昨，浩明亦何敢再望和平，自悞悞國？自此而一發不可復收，或更促彼輩以步吳三桂、李完用及埃及之後塵，固非國民所能堪，亦非浩明等所敢承其咎者矣。嗚呼！求奠此邦，不惜再三讓步，最後宣言，血枯淚盡，邦人諸友，式共聞之！浩明，有印。」（註三）

##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電告北京政府：霍爾瓦特命普列士國夫為中東路俄國駐軍總司令。

本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電告北京政府，謂霍爾瓦特以中東鐵路總長官名義，任命普列士國夫為中東路俄軍總司令，統轄鐵路界內一切軍隊及軍事局署。電文云：

「參戰事務處、參謀本部、外交部、陸軍部、交通部均鑒：正密。據哈埠中俄保安辦事處送到俄文兩紙，霍爾瓦特以中東鐵路一帶總長官名義，任命騎隊軍兵上將普列士國夫為中東鐵路一帶軍隊總司令官，所有鐵路界內一切軍隊及軍事局署，無論舊有新設，均歸統轄。該上將對於軍隊及各軍事機關得有戰地軍團總司令之權限，其舊有鐵路衛隊關於保護路線財產及內部財政各事，仍照歸鐵路總辦管理等語，合特電聞。鮑貴卿，有。」（註四）

## 徐樹錚致電徐世昌、段祺瑞，請慎選陸軍及財政總長。

本日，段祺瑞心腹徐樹錚為陸軍、財政兩部易長事，再致電徐世昌與段祺瑞，力陳利害，電文云：

「飛飛急！北京吳總監親譯，密。請而呈東海相國、段總理鈞鑒：昨聞撥任命下，軍吏士商無不歡欣鼓舞，喜蹈欲狂，以為數月沈冥，今茲一豁也。乃未半日，而新聞諸席一仍舊僚之訊至，則不啻冷水交臂，熱念都灰。此無他，物有定價，士有定評，震虛之響，可弋而獲，信仰之志，不可強而要也。閣中舊僚，多沈健練達之士，概事更



張，義原無取。至如財政、陸軍兩席，績譽寔退，重爲世詬，究不容徒博寬厚之名，過從護惜，不令天下耳日幸得一新也。其歷日操行，不滿人意，姑置勿論。論其最近事實與軍事選接者：財部則以餉款已具，勒措不發，激怒張檢閱使。就地撤去財政總長之兄九江樞運局長差，派員代理，而餉乃即日撥去。軍部則此次所購日械，運抵秦皇島，卸船裝車，露置二十餘日，無人過問，而總次長懵然罔覺，大批軍火，視之不關痛癢。以此等人物管領兵財重政，披堅執銳之士，安得不爲之短氣乎？法部現尙懸缺，宜延納正士，俾人心有所依歸，不宜再向黨會中採虛聲，國無正刑，使民無所措手足也。其位在閣僚之次，而任殆更重於閣僚者，則爲國務院秘書長。此席頃見明令，仍以遠伯回任。遠伯之任此席，本樹鐸所力言於芝揆，詎就職以後，罔顧信義，並聞有賄賂不潔之行，言者頗稱鑿鑿，樹鐸深自引以爲憾。惟既與訂交在前，且其材力學問，頗稱罕覯，容常痛爲規正，引之大道，俾得盡其所長，供國之用。但此時回任，實有不宜，聞已具辭，擬即予准行，以現任法制局長方樞調任其缺，必能竭長補助，內外翕然。方局長以材調肆應論，固不及遠伯活潑，而貞幹和毅，選精法理，實不僅遠出遠伯之上。東海相國舊所拂拭，諒深識之，深願引置左右，俾效勤誠。樹鐸亦獲沾與末光，借補前此舉非其人之失，公私大幸，寧有既極。閣僚中政績優劣，固人人得而議之，若改任何人爲宜，則樹鐸位卑，不敢言高以干罪也。伏祈垂鑒，無任惶悚。再者，鈞座爲天下大老，中外屬望，人思趨附，固不待言。但思附之象本無二致，而思附之心則有三端：上焉者爲國家計，微兩老無足與言安危；中焉者爲己身計，私借光輝，以傳詐欺，隲私利；下焉者爲乞憐計，但求一顧增榮，得升斗以自活。上者不多覯，下者無所害，惟中者羣最廣，言最甘，術最黠，而誤信其奸，則害國事之公，寒朝野之心亦最甚。願祭之於微，防之於早，勿令浸潤膚受其詭，天下幸甚，僅用附陳，樹叩。徑（二十五日）印。」（註五）

沈雲龍所撰「徐世昌評傳」，對此電文有如下評述：

「樹鐸此電明揭北洋軍人官僚之腐敗，不避嫌怨，侃侃直陳，無所隱諱，冀有以動徐、段之聽，及時更易陸、財兩長，以一新耳目，撥其用心，旨在去腐生肌，革新求變。其電末析論趨附政治中心力量之三種類型，尤在針砭末俗，促使徐、段提高警覺，似俱無可厚非。惜乎民國以來，居高位者，每爲左右言甘術黠之士所玩弄，卒致『浸潤膚受其詭』，而仍以『聰明神聖文武』自詡，其愚殊不可及，是亦大可哀已。」（註六）

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成立共同防敵換文。（註七）

中、日雙方商議月餘的共同防敵案，終於本日在東京換文成立，雙方代表為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相本野一郎。

造成中、日兩國簽訂此一共同防敵協定的動因，乃為歐戰與俄國大革命。蓋俄國大革命後，俄國列寧所組的共黨政府，已與德國簽訂「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而德國無條件投降，德人勢力乃漸漸瀰漫於全俄。西伯利亞之捷克軍原係反對俄國過激派（即共產黨）的軍隊，現則為德、奧所制，不能維持。協約各國政府不願俄國過激派的勢力東漸，故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援助捷克軍之議。

而日本則因與俄皇舊政府，於一九一六年所締結分割滿、蒙的日俄協約與日俄秘密同盟，皆被列寧的新政府所揭露，且宣告無效，使其侵略中國的政策，遭到挫折，故欲與中國訂立軍事協定，以獲得出兵北滿、外蒙的口實（註八），且可以藉援俄之名，占領貝加爾湖以東的廣大地域，作為將來要挾俄國割地並讓渡中東鐵路的手段，其「出兵西伯利亞」的政策因之產生。同時以中國為協約國參戰國的一員，應該共同出兵，日本乃誘使參戰督辦段祺瑞與其締結中日陸海軍共同防敵之約，此即中日軍事協定之由來。（註九）

日本政府因此約的成立，可以出兵北滿，出兵外蒙，可使段祺瑞借日本的重資，練成中國的日本軍隊，為異日雄飛中國之準備，且可以占領俄國貝加爾、阿穆爾、沿海三省，為將來實際要挾俄國之武器，日本可一舉而獲百利也。故對此約甚為積極。（註一〇）

而段祺瑞則因欲以武力達成南北統一的目的，極力主張用兵西南，因而與馮國璋的直系不睦，使北洋勢力產生間隙。段為培養一己的勢力，以擊潰直系，乃以參戰為名，向日本洽借巨款，編練參戰軍三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三四二

師、四混成旅（註一一），復因替段負責籌款的曹汝霖，勸段採取近交善鄰的親日政策（註一二），故段祺瑞爲了達到武力統一中國的目的，並換取日本的巨額借款，竟不惜犧牲國家權利，與日本訂立「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嗣後與本協定有關之各項契約，次第成立，惟中、日雙方嚴守秘密，不予發表。終致引起國內輿論沸騰，留日學生甚至罷學歸國。段內閣以各方要求宣布密約，情形緊迫，不得已與日本政府輾轉磋商，日本政府仍不同意將全約宣布，僅將本日的防敵換文，與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關於有效期間之聲明公布，其餘關於兩國陸、海軍委員協定及其他正附各約，皆不發表，直到民國八年二月，南北和會時，始由北方總代表朱啓鈴交付和會查閱。

茲誌「中日共同防敵」互換公文及日本政府之聲明如后：（註一三）

#### 一、章公使致日外務大臣函

「敬啓者：中國政府鑑於目下時局，依左列綱領，與貴國政府協同處置，信爲貴、我兩國之必要。茲依本國政府之訓令，特向貴國提議，本使深爲榮幸。

一、中國政府及日本國政府，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不能不及早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

二、依前項所述，經兩國政府合意後，因實行決定之事，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之。該當局官憲對於相互利害問題，互相慎重誠實隨時協議，並由兩國政府核定，俟時機實行。

以上提議，相應函達，敬請見復爲荷。茲本使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印。外務大臣法學博士子爵本野一郎閣下」

#### 二、日外務大臣覆章公使函

「敬復者：本日接准尊函，內開：『貴國政府鑑於日下時局，依左列綱領，與帝國政府協同處置，信爲貴、我兩國之必要，特向帝國政府提議』等語，業經閱悉。

一、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不能不及早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

二、依前項所述，經兩國政府合意後，因實行決定之事，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之。該當局官憲對於相互利害問題，互相慎重誠實隨時協議，並由兩國政府核定，俟時機實行。

帝國政府對於貴國政府所提議主旨，全然同感，依前列綱領與貴國政府協同處置，爲帝國政府所欣快，相應函復。茲本大臣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大正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國外務大臣法學博士子爵本野一郎印。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閣下」

### 三、日本外務大臣致章公使函

「敬啓者：三月二十五日貴、我兩國政府因共同防敵，業經互換公文，帝國政府以爲該公文之有效期間，應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再因共同防敵之日本軍隊在中國境內者，俟戰事終了後應一律由中國境內撤退，帝國政府特此聲明，相應函達。茲本大臣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大正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國外務大臣法學博士子爵本野一郎印。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閣下」

### 四、章公使覆日本外務大臣函

「敬復者：本日接准尊函，內開：『三月二十五日貴、我兩國政府因共同防敵，業經互換公文，貴國政府以爲該公文之有效期間，應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等語。中國政府對於此節，亦正表同意。再尊函所稱：『因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在中國境內者，俟戰事終了後應一律由中國境內撤退，貴國政府特此聲明』等語。亦經閱悉。以上依本國政府之訓令，相應函復。茲本使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印。外務大臣法學博士子爵本野一郎閣下」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三四四

## 日本使館將日本軍事委員名單密函北京政府外交部。

函曰：

「敬密者：茲將日本軍事委員名單一紙送上，即希查收爲荷。附一件

日本軍事委員名單：

陸軍委員長 陸軍少將 齋藤季治郎

委員 陸軍少將 宇垣一成

同 陸軍步兵中佐 本莊繁

同 陸軍砲兵少佐 川崎吉五郎

同 陸軍步兵大尉 山田健三

海軍委員長 海軍少將 吉田增次郎

委員 海軍大佐 伊集院俊

同 海軍大佐 樺山可也」（註一四）

## 山西增設方山縣。（註一五）

山西冀寧道屬離石縣，濱臨黃河，壤接陝境，爲本省西鄙重鎮，全境周圍八百餘里，縣治在南，其北境距城過遠，有礙庶政進行，其間磧石、柳林、方山三鎮，各設有縣佐一員，前由山西省長閻錫山呈請將三縣佐裁撤，增設方山一縣，由峪口鎮與離石縣分界，鎮以南爲離石縣，降爲二等縣缺，鎮以北爲方山縣，列爲三等縣缺，經內務、財政兩部會核後，於本日呈奉北京政府總統指令照准。（註一六）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四四。

註一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六五號，頁三。

註一三：同註二，民國七年四月三日，第六七號，頁二——三。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二九。

註五：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五——三五二。

註六：同註五，頁三五二。

註七：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七〇。

註八：金兆梓，「近世中國史」，臺北，文海，頁一九〇。

註九：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冊，頁五一八。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五一七。

註一二：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二五。

註一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五八——五九；「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第

八四五號，頁七二——七二三。

註一四：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八。

註一五：「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七八〇號，頁七六六——七六七。

註一六：「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四。

## 二十六日 孫大元帥文電唐繼堯，告以對川局措施，軍政府並無成見。

電文云：

「畢節唐元帥鑒：申密。電悉。前任命石青陽一節，尊見亦謂相宜。惟以論功行賞，尙非其時。且宜先與熊錦帆密商等言相告，思慮周到，甚佩。川北初定，鎮撫不可無人，二師既缺，石邵亟宜編制。此皆必要情形，絕非論功行賞。前因省議會之請，特任錦帆督川，迄今一月，尙未得覆。川電之遲，往往兼旬始達，往返電商，勢必諸事擱置。此亦因必要情形，未及電商；猶之前者魯電命錦帆兼任軍民，固亦見爲必要，而非論功行賞，並不及待與川人相商也。軍府統籌全局，並無成見，尙祈鑒察。孫文、宥、印。」（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三四六

## 段祺瑞通電：答謝各方之擁戴。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於廿四日至國務院視事。本日復通電各方，答謝擁戴之誠。電文云：

「前蒙效（十九）電，祇增慚悚。祺瑞兩僭揆席，奉職無狀，乞身思過，以謝國人。屬以聘老引疾，乃蒙大總統不遺故舊，車騎親臨，寬其債轅之愆，責以負重之任。自維蹇弱，再駕何堪，前席屏營，不敢拜命。重勞大總統刪（十五）日電諭各省，遂致同袍諸公責言之來。祺瑞竊屬軍人，素明與國同休戚之義，公家之急，理不反顧。且迫隨我大總統逾三十年，道義相期，安危與共，而諸公又皆患難骨肉之交，今日元首宵旰憂勤，諸公協恭康濟，乃祺瑞獨行退避，其豈人情。……昨日祇承命令，仍以國務總理重任相畀，再事隱忍，殊負深知，已於本月二十四日就職。惟念國家多故，邊防既臨，誠宜舉國一心，捍固吾圉。前此西南各省挾持意見，破壞和平，呂言自主獨立，不奉中央命令，情感理喻，筆舌俱窮，而維持國家統一，責有所在，必不得已，然後用兵。迄於今茲，戰事未已，勞疲士卒，苦累人民。私室深思，惟冀西南各省誠心悔禍，降以相從。……惟於時局未定以前，所有前敵將帥，仍當振勵士氣，迅赴事機，稍有疏虞，難圖枝蔓，轉於促進和平之局，有所阻滯，是不得不加意審處實力進行者也。祺瑞過承大總統知遇，重以諸公厚意，勉竭棉薄，負茲責任。知所不周，力所不逮，尚祈諸公以時匡襄，俾免於戾，國家幸甚！」（註二）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學術審定會條例。

北京政府教育部，本日公布學術審定會條例一種，茲誌條文如下：

### 學術審定會條例（註三）

第一條 本會處理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二十條第一款，及第四十四條第一部，所規定之學術上著述、及發明之審定事務。

第二條 本會設會員若干人，分掌審定事宜，由教育總長延聘或派充之。

第三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綜理會務，由教育總長於會員中指定之。

第四條 本會審定之範圍如左：

- 一、關於哲學及文學上之著述。
- 一、關於科學上之著述及發明。
- 一、關於藝術上之著述及發明。

第五條 凡屬於前條所列之學術上著述及發明事項，均得按照本條例，呈送本會審定。但關於發明事項，如經各主管部審定立案者，不在此例。

第六條 屬於左列各項之一者，不得認為學術上之著述事項：

- 一、翻譯外國人之著作。
- 一、編輯各家之著作。
- 一、剽襲他人之著作。
- 一、由三人以上纂輯成書者。

一、初等教育、中學教育及與其程度相當之教科書、教授書、講義，及學生用參考書類。

一、通俗教育用書及講演集。

一、紀錄表冊及報告說明書類。

第七條 屬於左列各項之一者，不得認為學術上之發明事務：

- 一、無正確之學術的根據及說明者。
- 一、在學術之原理，或應用上無獨特之價值者。
- 一、發明之程序不明、或發明事項未底完成者。
- 一、偶然發見之事項。
- 一、為他人所已經發明者。

第八條 凡著作及發明事項，呈送本會審定時，並須詳細載明本人之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履歷及關於該著述或發明之經過情形。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三四七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三四八

第九條 凡著作及發明事項，呈請本會審定者，應於選舉投票前六十五日，呈送到會，逾期無效。

第十條 本會開會期間，由教育總長定之，限期滿時，即行閉會。

第十一條 本會審定之結果，應於期限內提出報告於教育總長。

第十二條 本會會員對於原著作者、或發明者之質問疑難，不負答復之義務。

第十三條 本會會員得由教育總長酌給酬金或津貼。

第十四條 本會得酌設事務員及繕寫員。

第十五條 本會會所附設於教育部。

第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審定會定之，但必經教育總長認可。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日本外相本野反對中國派艦赴海參崴。

本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相本野一郎商談中國派艦赴海參崴事，本野不表贊成，要求於中日訂立軍事協定後再商談。章於商談後將情電告北京政府。電文云：

「東。海參崴派艦事，照部電本日以非正式與本野談，據稱：『渠知海軍省曾有電告該司令，渠意現在既無必要，亦以不派爲妥，萬一有事，該處華僑由日艦保護』等語。現在西比利亞某地之日僑，受華兵保護，同爲相當成例，恢復體面問題。祥告以派艦原因有二：一爲華僑請求其力，不能不派。二則盡聯合國之義務。渠謂『中國此時突然派艦，恐日本一般人民有所誤會。現在共同防敵，已互換文件，正派員協議軍事，並劃分防禦區域，此事可於協議後再定，現在不作爲外交問題如何』等情。特聞。祥。二十六日。」（註四）

英使朱爾典會晤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商議關於謝米諾夫在中國境內行動事。

茲誌錄雙方會晤問答如下：

「朱公使云：貴國駐滿洲里陸軍張總司令，於本月九日與過激派代表在火車上接洽一節，前已與高次長談及。日昨據本館在該處代表報告，張總司令與過激派實有互換條件，並有不許Seminoff自由行動之事，誠恐協商各國深滋不悅。」

總長云：過激派欲本國將Seminoff交出，否則將華工二十餘萬人施以虐待。但將Seminoff交出一節，本國斷斷不允照辦。至阻止Seminoff出境相攻，或有其事，然在本國境內則仍許其自由行動也。

朱公使云：阻止Seminoff出境仍恐不妥，現其部下業已增兵，並加有軍械，貴國似應持沉默態度。

總長云：當將此事面告段總理。」（註五）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一三；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四四。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二。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七八三號，頁八五一——八五三。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五二。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頁二三。

## 二十七日 孫大元帥文致電黃復生等，囑轉促熊克武接受軍政府之任命。

孫大元帥已於本月八日任命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為四川督軍，惟熊氏與唐繼堯相結納，似不願受軍政府之約束，故電辭督軍之任命。孫大元帥乃電黃復生等，轉促熊氏接受任命，藉息唐繼堯自樹勢力於四川之私圖。電文云：

「重慶黃總司令代省長、順慶石鎮守使鑒：同密。昨得唐元帥馬電，文曰：此次護法興師，石青陽深資得力，尊電任命為第二師長兼川北鎮守使，甚屬相宜。惟川事甫定，百端待舉，關於編制軍隊，出師陝、鄂，數理財政，輯綏流亡，現正責成熊督統籌辦理，將來在事出力人員，自應妥為分配，當此軍心未定之際，若先任命一二人，恐羣起競爭，川事即難收束。川局不靖，搶攘經年，其始皆由一二人權利之私，遂致釀茲浩劫。川、粵相距遠，恐



我公未能盡悉內容，以後關於川事用人，尚乞先生密商熊督，俾免窒礙。繼堯爲維持川局計，故特電陳，尙希鑒照。茲特復電，文曰：（照錄廿六日致唐元帥原文）特此電聞。熊錦帆至今未有電來，川事賴君等維持，務宜力促熊受軍府任命，以歸一致。唐帥側重熊一方，而又有忌軍府之意，甚非所宜，川中若能一致堅決表示擁護軍府，則唐帥可息自樹勢力於川之私意，而有就任元帥以維大局之決心，望善圖之。孫文、沁、印。」（註二）

附錄：熊克武請辭督軍任命電文：

「孫大元帥鈞鑒：奉齊電，任命克武爲四川督軍，猥以樗庸，叨逢知遇，聞命之下，愧感交加。竊川亂經年，實由於爭權攘利，希冀非分，卒釀亂階。克武始終不敢有躁進之心，素抱與人爲善之義，此志不遂，至於用兵，已大非本願。迄於今日，袍澤乖離，遺責及躬，戒懼益深，慙慙是念。卽日前通電，以總司令名義，執行軍民政務，猶恐爲人所不諒，若再不揣冒昧，受任督軍，則更無以自解。以此種處置，將愈陷於紛擾，非敢推却，實鑑前車。若託鈞府威信，暨蜀中將士之明達，得以收拾殘局，用紓西顧之憂，則所欲圖報鈞府者正遠且大。伏懇俯念微忱，收回成命。至於護法靖國，大義所在，仍當勉力馳驅，以副鈞望。滄白與武患難至交，若得早日共濟艱危，實所深願。臨電無任惶悚之至。克武叩。感印。」（註二）

北京政府令張敬堯爲湖南督軍，省長譚延闓未到任前著暫兼署。（註三）

北京政府自本年春，派兵南下，對抗南方護法軍，至本月，吳佩孚所部第三師敗桂軍，克復岳陽。北京政府總理段祺瑞因任張敬堯爲湘督。（註四）

附錄：陳錫璋：張敬堯（註五）

張敬堯，字勳臣，安徽霍丘人。生於清光緒六年（一八八〇）農曆七月廿八日。爲段祺瑞之親信。出身陸軍大學，因驍勇善戰而聞名。原任第六師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團團長。民國二年，入贛後，李純以師長讓與第十二旅旅長馬繼增，陞任張爲第三混成旅旅長。入陝後，袁爲擴充北洋軍，以爲帝制之資本，乃於三年，將張部擴充爲第七師師長。十月，設立模範團，以張爲籌備員。四年十二月，護國軍蔡鈞率兵入川討袁時，袁世凱恐川督陳宦不可

恃，乃派第三師曹錕與第七師張敬堯名爲入川「增援」，實則監視陳之行動。並以張爲第二路司令，曹錕爲副司令。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十月，任爲察哈爾都統。七年一月，南北護法戰爭再起。三十日，代總統馮國璋派兩湖宣撫使曹錕率同三、七師進兵湖南，以張爲攻岳前敵總指揮。三月十七日，吳佩孚以代理第三師師長率軍與第七師師長張敬堯併肩作戰，攻克岳州。二十七日，北政府竟任未建殊功之張敬堯爲湖南督軍。詎張竟縱兵殃民，湘人恨之，諡爲「民賊」。

民國九年初，吳佩孚以軍旅久戍疲敝爲辭，請求換防北歸，未獲北政府允准；嗣經人向湘督說項時，張已恨吳之自由行動，聞悉更益感不安。既恐南軍乘虛侵入，又懼吳軍過境突襲，迫不得已乃在長沙周圍及湘江兩岸，部署防患，嚴陣以待。五月，南北軍衝突發生，北軍吳佩孚爲使南北和平統一，而且有約在先，乃於五月二十五日，私自湘南衡陽撤防率部北歸。惟湘軍趙恒惕竟緊隨吳後，乘虛佔有耒陽、祁陽、安仁、寶慶等縣。六月十一日，湘軍攻佔長沙，張敬堯敗走岳州。十三日，北政府令櫛張敬堯湖南督軍兼省長之職。旋飭張將所部軍隊交由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接管。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倒戈將軍馮玉祥在北京演了一幕「逼宮」的滑稽戲，除囚禁了曹錕外，並將安福系之曾毓雋，張敬堯等逮捕。後經張貢獻了一筆鉅款，始押往張家口釋放。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七日，張在北平因日人賄買，陰與勾結，圖謀不軌，化名「常世古」，被我愛國志士刺殺於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其家屬對外佯言觸電身死。章炳麟曾作小詩一首，以詠其事。詩云：「金丸一夜起交民，射殺湘東舊領軍，爲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

## 徐樹錚密電段祺瑞，建議財政總長人選。

段祺瑞之心腹徐樹錚前於二十五日致電徐世昌及段祺瑞，主張應慎選陸軍及財政部總長，因所獲反應尚佳，遂在天津與交通系人士梁士詒及周自齊，會商財長繼任人選，主張由段祺瑞自兼，而以吳鼎昌

任財政，不得已則以曹汝霖兼署財政。決定後命王郅隆入京向段報告，徐樹錚則直接電段建議，電文云：

「飛飛急！北京吳總監親譯。密。請面呈總理鈞鑒：理財一席，頃與燕孫、子沂研析利弊後，當促祝三馳白，恐語焉不詳，茲更簡明陳之。實辦財務以吳達詮爲最宜，才力、學力、識力、魄力，公開贊許，毫無間言。慮其資望稍差，位以次長，十分妥愜。有此好次長，無須燕（孫）出，以免束縛。燕此次一切事業，沂與共辦，別無第三人可託，欲成遠略，沂亦暫不能出。爲長養達資望計，數月之內，宜以總理兼任，如不願兼，則以潤田兼署，亦一辦法。惟經如許大變動，改組內閣而閣員不整，遷就太過，示人以國中無人，國際面目難堪，其弊一也。財政、交通均屬最繁重之部，一人兼之，在事理爲不公，在實際做不到，其弊二也。總理兼理，其利有六：一、日本寺內始任，兼領財政，數月後以次長改署，成例可法。二、今日財部最窘難，總理自領之，勇肩國事，中外益佩。三、各省推崇，事易商洽。四、資望老，遇事事可強行，人無違言。五、廉潔可風，管財人尤信仰。六、總理以軍人不兼軍部，可令人共悉不專尚武力之意。以上係三人面同公議，深盼鈞座爲國宣勞，諒不斤斤於避嫌以爲高也。樹。沁（二十七日）印。」（註六）

### 「華瀛通信社」成立於東京。

本日，「華瀛通信社」成立於日本東京，成立大會召開時，共到會廿餘人，由曾琦報告籌備經過及討論章程，選舉理事，由唐林、丘仰飛、莊善昶三人擔任理事。（註七）

先是，日本通訊社時有不利於中國的言論，爲抵制該社操縱東亞輿論，妨害中國的國際地位，曾琦乃約同張夢九、雷眉生、易君左、羅益增、劉正江、李邦藩、莊善昶、唐林、馮飛等二十餘人，創辦「華瀛通信社」，每月發稿八次，由唐林擔任經濟，雷眉生擔任外交，張夢九擔任政治方面的通信，藉供國內報紙採用，以謀抵制，並相機揭發日本的陰謀。（註八）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四五。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十日，第七〇號，頁六。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初稿」，頁七一。

註四：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二編，頁一一。

註五：陳錫璋：「細說北洋」，民國六十七年，臺北，傳記文學社出版，冊二，頁二六六——二六七。

註六：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三——三四四。

註七：沈雲龍輯：「曾慕韓（琦）先生日記選」，臺北，文海，頁一五。

註八：秦賢次：「少年中國學會始末記」，傳記文學，三十五卷一期。

## 二十八日 孫大元帥文復函頭山滿、犬養毅，敘述護法目的。

日人頭山滿與犬養毅曾函請孫大元帥文東渡日本，惟孫大元帥以正式國會召開在即，不克前往，且未知其邀請目的何在，乃特派朱執信特函前往面陳，孫大元帥並於函中說明護法之目的，函曰：

「頭山、木堂先生道鑒：奉讀三月十日大教，備悉故人愛我之厚，本思即遵雅意東渡；惟因正式國會已定於六月開會，在此兩月中，文萬難去國遠行，當即托駐粵武官依田大尉電致菊池良一兄，轉述鄙意。電文略謂：尊函見招，未知何爲？如因南北調和之事，文已將鄙意托之唐少川兄；若爲東亞百年大計，非與文親商不可者，請示其詳，當親趨聆教。此電去後，數日未獲覆音，不勝遙念。用特專派朱君大符來前，面陳一切，並盼雅教，務懇詳示一切。謹略將此次護法戰爭之目的，爲故人陳之。文奔走革命二十餘年，迄於辛亥，始得有成。以二十餘年來慘澹經營，所得者新建之共和國體耳。爲國體之保障者爲約法，而約法之命脈，則在國會；第一次國會之唯一職權即爲制定憲法。憲法一日不布，則政本一口不立。然一般官僚武人輩所以必欲解散國會者，實即欲自根本上推翻共和國體耳。故第一次憲法草案甫成，而袁世凱解散之，第二次憲法草案方通過二讀會，而段氏又解散之。當國會第二次被解散也，參議院之第一次改選已畢，距衆議院之總選舉僅不過百餘日，而大總統改選期，亦不過一年矣。若官僚武人輩能爲正堂堂之政治競爭，則應由選舉中圖擴充其勢力，不應訴諸武力，以蹂躪國會，破壞約法。蓋國會既被



### 征閩靖國軍總指揮方聲濤通電就職。

方聲濤原任中華民國軍政府衛戍總司令職，因代理李烈鈞爲征閩靖國軍總指揮，乃辭去衛戍總司令職。本日，致電孫大元帥文，報告到任情形。電云：

「孫大元帥鈞鑒：聲濤去歲決定征閩，自前隊即經開抵潮汕，本擬續率餘隊出發，以伸護法討逆之志，乃始則遭刺瀕危，繼又領餉未獲，以致久阻前進，私心日在疚中。嗣奉陸巡閱使電諭，先靖內患爲急，聲濤亦先有將所部在省之第七旅，派往協勦龍逆之建議。惟聲濤既有征閩之責，且又奉征閩靖國軍李總指揮令代理總指揮事，自難分力。當將第七旅暨第三十三團等，暫交李君根源率往討龍，聲濤即於有日抵汕，勘日接代征閩靖國軍總指揮事。自愧樞材，勉當重任，既虞覆餗，尤懷履冰，惟望有以教之，俾無隕越，則幸甚矣。謹電奉聞，不勝延領待命之至。方聲濤叩。勘印。」（註二）

### 北京政府令改海軍總司令為特任職，特任藍建樞為總司令。（註三）

本日海軍總司令經海軍部呈准改爲特任實缺。（註四）署海軍總司令饒懷文，在滬病故；北京政府



乃特任藍建樞爲總司令。

## 北京政府令將海軍中將饒懷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立傳。

令文云：

「署海軍總司令海軍中將饒懷文，任職有年，勳勤懋著，自擢任總司令以來，親率艦隊巡閱江海各防，保障東南，厥功尤著。茲以積勞病故，悼惜殊深，著照海軍上將例，從優議卹。特給治喪費二千圓，生平事蹟，並宣付國史立傳，以彰勳勳。此令。」（註五）

## 徐樹錚密轉曹錕來電於段祺瑞，再度建議財政、陸軍部總長人選。

段祺瑞心腹徐樹錚因對段復出組閣，極度關切，故三番兩次電段氏，請慎選陸軍、財政部總長。會曹錕來電，以餉械未能源源接濟北軍前線戰士，歸怨財、陸兩部，極表不滿。徐因將該電於本日轉段，並建議由吳鼎昌任事財政，陸次可由聶憲藩任之，電文云：

「飛急！北京吳總監親譯，密。請面呈總理鈞鑒，頃接仲珊電云：『芝揆幡然出山，羣情歡躍，從此健全內閣必當組織完美，凡以前萎靡之流及妨害之舉，一律刷清。閣員孰正孰邪，諒芝揆明察，定能諒及。溯自湘事失敗以後，北洋銳氣，勢已掃地。錕鑒於大局危迫，不惜勞瘁，奮起兩征。及至前方，每次請領軍費，軍部則推之財部，財部又推之軍部，及催之再再，則又推之銀行。迨往詢銀行，而又百般支吾。前敵請款之電，口有數起，不發即貽誤進行，欲發則羅掘乏術，至今軍餉斷絕，愁困萬分，如何是了。至於械彈關係之大，盡人皆知。自出發以至現在，試質之軍部，所發械彈幾許？自羊樓司克復之後，槍彈、砲彈將次告盡，迭次電請部發，復電非云無存，即云力籌，再次電催，又云子彈正飭趕造，容俟勻之，其砲彈只以自籌答之。綜計前後部意不過空言敷衍，並非實力接濟。值此拼命戰爭，事關大局，似此輾轉推延，對於軍事貽誤，殊非淺鮮。我輩櫛風沐雨，无非爲國。部員養尊處優，所司何事？錕隱痛在心，氣爲之沮。惟弟知己，敢布胸臆。』察其來電之意，無非不肯逕達，曲避要請嫌疑。又樹錚相從久，可從容盡言。似此情形，恐有萬萬不宜姑且將就幾天之處。昨雲需電傳鈞諭，戒樹錚不可性急，樹錚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二十九日

三五六

深知軍、財長官之見惡於人，已非一日，且非一處，殊難片刻敷衍，故昨亟以爲請，決非有計意抨擊。以私交論，於樹錚皆毫無嫌怨也。財部得達詮任事，擘劃之力，必有可恃。軍部之事，仍盼從速刷新，庶前敵士氣爲之一振也。軍部現非急求軍政、軍學猛進之時，但得勤敏幹練，能於餉械二事，時常留心籌計督促，便是好手，似尙非難其選。以次長論，烟台鎮守使聶憲藩即可勝任愉快，亦鈞座所深知。樹錚言此，非爲保薦，特舉其名以備遺忘耳。伏祈鑒察。樹。勘（二十八日）印。」（註六）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四六——五四七。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三日，第六七號，頁二。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初稿」，頁七一。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七八三號，頁八四七。

註五：同註四，頁八三八。

註六：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四。

二十九日 孫大元帥文任命林翔為廣東高等檢察廳檢察長。（註一）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通電反對段祺瑞再任國務總理。

馮國璋因備受皖系軍人威迫，於本月二十三日，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廣州國會非常會議以北京政府罔顧約法，造成南北分裂，更因段氏之武力統治主義，釀成南北戰禍，乃於本日通電反對段氏再行組閣。電文云：

「孫大元帥鑒：民國不造，禍變相尋，始於毀法，卒於大亂而不可止。推原禍始，皆段祺瑞武力統治主義，階之厲也。護法靖國，南軍迫於救國之大義，周旋於防衛之戰爭者，經年屢月，於茲方幸調和有人，依法律爲解決，消弭內訌，一致禦侮，此其時矣。乃約法既毀，國會未復，所謂民國久已名存而實亡。岳州之戰，張、曹之衆，衝鋒陷陣，屢仆屢起，卒乃陷我名城，夷爲焦土。試問兵所以戰之目的果安在？爲國家乎？則安有棄毀其根本大法而

能立國者。爲總統乎？則馮之失其自由，與黃陂同一厄運。張作霖、徐樹錚之徒，方且助段爲虐，聚噓東省，陰謀復辟，稱兵犯闕，逆跡昭顯，所謂排馮、復段、免李、退陳諸條款，道路久有傳言，行且盡成事實，於是馮乃不得不復任段爲總理，以求自贖矣。然則岳州之戰無他，直爲段祺瑞而戰耳。爲段祺瑞之武力統治主義而戰已耳。馮旅長之所謂「雖勝猶辱」，言之可爲寒心。今日之域中，無南北之界，無黨派之爭，實以法律統治主義與武力統治主義，劃爲鴻溝，謀血激戰，二義消長，存亡攸關。國家生命，危機一髮，段苟得志？所謂傳虎以翼飛行，橫噬甯復擇人？我宜言護法，與力主調和之各省、各軍，不於此時整軍經武，聲罪致討，滅此朝食，竊恐兇德所及，不特國家被竄，抑且人格無存，其勢殆非屠戮西南，殄滅國中之善類，行專制之大權，夷人道於禽獸不止也。索仰公等義聲，仁聞著於國中，或則效命疆郊，轉戰經年，或則忠言讜論，力維法紀。際此綱紀漸滅，元兇當道，國亡無口之危局，萬乞披堅執銳，蒐集軍實，重整旂鼓，以伸正義。同人不敢，謹執鞭俟之。敢佈腹心，佇候明教。國會非常會議吳景濂、王正廷等叩。艷印。」（註二）

### 段祺瑞組織北京政府新內閣。

段祺瑞於本月廿三日由北京政府復任爲國務總理。本日，段氏新閣成立，閣員包括：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錢能訓；陸軍總長段芝貴；海軍總長劉冠雄；教育總長傅增湘；司法總長朱深；農商總長田文烈；交通總長兼署財政總長曹汝霖。（註三）

徐樹錚及曹錕雖曾先後痛切陳詞，請段氏慎重財政、陸軍總長人選，而段氏組成之所謂新內閣，實卽內閣局部改組；舊閣員僅王克敏（財政）、江庸（司法）去職，餘均蟬聯。段芝貴之仍長陸軍部，徐樹錚評爲：「陸部事才不稱職，望不孚衆，芝揆業已深知。惟一面臉厚而欲奢，一面手軟而情虛，亦只好暫時敷衍，再作計較。」（註四）

### 北京政府令孟恩遠復任吉林督軍；令田中玉回察哈爾都統本任。（註五）

孟恩遠，字曙村，河北天津人。民國元年由袁世凱任孟爲吉林護軍使，二年六月仍任吉林護軍使兼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三十日

三五八

節制吉林軍隊。五年七月，北京政府令各省督理軍務長官改稱督軍，同時，任孟爲吉林督軍。民國六年五月，督軍團叛變，孟以年長領銜通電，呈請黎元洪解散國會。五月廿一日，黎召孟恩遠、王占元等入府，告以民國約法，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孟等深表不滿，且應張勳之邀聯袂前往徐州會議，以計畫「復辟運動」，因此引起奉天督軍張作霖之不快，非去孟不可。

自段祺瑞救平張勳「復辟」之亂，出任國務總理後，張作霖以擁段有功，升任東三省巡閱使，於是乘機電劾孟恩遠附和「復辟」及縱兵殃民，請予明令免職。是年十月，段令將孟免職調京任用，由田中玉繼任吉林督軍，孟竟斥爲亂命不聽，適日人支持張作霖，阻孟徵發車輛，致與孟軍戰於長春，孟失敗後又遭奉軍突襲，於是怏怏離吉。（註六）

本日，北京政府又任孟爲吉林督軍，令田中玉返任察哈爾都統本職。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一日，第六六號，頁二。

註二：同註一，民國七年四月三日，第六七號，頁三——四。

註三：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初稿」，頁七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七八四號，頁八七

三。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四——三五五。

註五：同註三。

註六：陳錫璋：「細說北洋」，冊二，頁一九五。

三十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駐日公使章宗祥，請向日本解釋：中國派艦與共同防敵主義並不相背。

因俄國革命，影響華僑安全，海參崴地區華僑屢電北京政府派艦前往保護，惟日本外相本野一郎不



表贊同，盼中國能於中、日軍事協定訂立後再派。本日，北京外交部因電令章宗祥，向日本解釋，中國派艦不違背共同防敵主義。電文云：

「派艦事廿六日電悉。此事前經僑民一再請求，政府遂決定派海容兵艦前往，以安僑民，已電飭駐領諭牛古僑衆。現海容已訓令開往，倘忽中止，殊失僑衆之望。且派艦赴巖，與共同防敵主義上正屬相合。頃復據駐巖邵領來電，以紅隊佔據郵電，領團議決各請政府以武力干涉，請飭艦速來等語。事機緊迫，更難再事延緩，希將上情相機詳向本野解釋，以免誤會，並電復。外。」（註一）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員晤俄使庫達攝福，請阻止謝米諾夫輕啓衅端。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秘書朱鶴翔赴俄使館，會晤俄使庫達攝福，請其阻止謝米諾夫輕啓衅端，並轉電霍爾瓦特，將軍火謹慎儲藏，得其同意。茲誌二人會晤問答內容如下：

「鶴翔云：茲奉部長之命來告貴使，日前經由長春運交薩氏之軍火，悉已接到。惟薩氏實力不足，本國守邊軍隊猶未調集，協商各國對於廣義派並未表示何種態度，本國亦未經與該派宣言爭戰，此次放運軍火之事，固不足爲他人道。倘薩氏輕起戰爭，如果失利，中國所處地位，礙難任其不除武裝再入本國境內。因屆時再許自由入境，即爲敵視該派之表證，容或結怨該派率師臨邊。此種景像，中國本意不願及此，故請貴使注意，迅速電告薩氏，毋起衅端，所有軍火亦當儲藏於後。」

庫使云：本星期二見段總理後，業經致電薩氏，囑其謹慎從事，至軍火均由霍氏支配。

鶴翔云：請貴使以本國政府之意轉達霍氏，務將軍火儲藏於後。

庫使云：即當電達霍氏。（註二）

鶴翔云：黑河對岸地方，俄國新舊兩派時有戰鬥，失敗者渡河逃入本國境內愛琿地方，官廳不問何派，概令解除武裝。惟該處俄領屢以釋回舊派、給還軍器爲請，並謂已請貴使轉商。但本國政府對於新舊兩派毫無偏袒，如釋舊派過河預戰，自由往復，則此岸之中國地方不啻供給舊派作爲根據，足以招新派之怨，使該地方官廳處於艱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六〇

困之地，故請貴使電告該領毋再堅申前請，所有已扣軍械不再給還。

庫使云：當即電告該領毋再請求給械渡河。惟愛琿地方有軍官一百三十人，可否密還軍械，令其繞赴滿洲里投效薩氏，請貴秘書轉達貴部總長。

鶴翔云：當回陳部長再行奉復。」（註三）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五六。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三一——一三二。

註三：同註二，頁一三一。

三十一日 北京政府令准財政次長沈銘昌辭職，以吳鼎昌繼之。（註一）

湘督張敬堯電請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會辦湘省軍務。

北軍攻湘戰事中，以直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表現最勇，湘督張敬堯因於本日電請北京政府，明令任命吳佩孚會辦湘省軍務，電文云：

「大總統、總理，參、陸處鈞鑒：奉電敬悉，自當恪遵辦理，惟查此次湘岳克復，雖由各將士用命之力，實賴吳師長佩孚親臨指揮，厥功尤偉，擬懇迅頒明令，以師長會辦湘省軍務，藉資臂助，並請將所部軍隊駐紮三湘，以壯聲威而寒敵膽，除由敬堯電商曹使外，伏乞俯准行施。張敬堯。卅一印。」（註二）

汪兆銘電軍政府，報告北軍決定南攻，及陸榮廷對改組軍政府之態度。

本日，汪兆銘自上海致電廣州軍政府，報告北軍已決定南攻，及陸榮廷反對改組軍政府，主張速開正式國會。該電略云：

「（一）各方確息，段隊有取長沙卽和之想，但主戰各督反對。現已定由贛、湘分路進攻兩粵，望於湘、粵界地嚴備。徐瑞霖勘日已赴閩。」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 陝事危急，焦易堂千圓債卷廿萬，望火速滙寄。其中行滙款，併懇設法速電滙行。洪伊、連聲海眷江日新疆輪歸粵。陸榮廷電主張速開正式國會，解決一切。正式國會未開以前，聯合會依然進行，不必與軍府合。並是陸亦反對改組，惟甚慊意各處電勸伍老就外交總代表職，則宜設法使伍勿就。伍爲主張改組之人，此時亦不應遽就也。銘。」（註三）

註一：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初稿」，頁七二。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日。

註三：「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一四〇。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六一

中華民國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六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四月

一日 北京政府令財政部撥銀四萬圓，賑恤岳州。

自南北戰事起，湖南地區備受戰禍。岳州一城，幾度易手，生民不免戰火的摧折。本日，北京政府令財政部撥銀四萬圓，交兩湖宣撫使曹錕，賑恤該城。令文云：

「據兩湖宣撫使曹錕電稱，岳州自罹兵劫，十室九空。此次逆軍敗退之際，復焚掠殘殺，搜劫靡遺，近城一帶地方，人烟闕絕。現雖設法招集流亡，商民漸聚，而啼號之慘，實不忍聞，擬請頒發鉅款，俾資賑卹等語。披閱之餘，殊深憫惻，著財政部迅速撥銀四萬圓，交由該宣撫使會同湖南省長，遴選員紳，覈實散放，毋任失所。此令。」

(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馬麟署甘肅提督，(註二)任命馬廷勳署理甘肅涼川鎮總兵。(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收到駐日本使館函送中日共同防敵互換公文及附函。

中日共同防敵協定，於上月廿五日，由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在東京換文後成立。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收到駐日本使館函送中日共同防敵互換公文及附函，公函謂：

「逕密啓者：中日兩國因共同防敵互換公文，並另函聲明各節，業於本日遵照部電，將該公文及另函，與日本外務大臣交換；除將辦理大要，另行電達外，所有公文及另函等件，特抄具中日文各一分，備函封送，即希察核密存爲荷。」(註四)

按：中日共同防敵互換之公文及附函，如三月廿五日附錄。

黑督鮑貴卿電告北京政府，傳日、英、美、法各領，允助霍爾瓦特組織政府。

本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據哈爾濱鐵路交涉局之報告，電告北京政府稱：傳日、英、美、法各領，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日

三六四

已允助俄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組織政府，茲誌電文如下：

「正密。據哈爾濱鐵路交涉局報稱：

『日、英、美、法各領對霍爾瓦特組織政府，允為協助，聞霍已允。又有日本已定由中東路出兵赴滿，由海參崴出兵烏蘇里，入俄東部，並擬有留兵駐哈一節，霍未贊成』等語。

此事協約各國及俄使曾否與政府商議，請示知，以便相機應付。鮑貴卿。東。」（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二日，第七八七號，頁二三。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頁二四。

註四：前北京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民國元年至十年」，中日軍事協定案，頁一〇；「中俄關係史料

——出兵西伯利亞」，頁五七。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三五。

## 二 日

孫大元帥致電唐繼堯，討論改組軍政府事，並堅持護法主張。

自軍政府設立於廣州，致力護法以來，西南軍人別具懷抱，並不盡力支持，如桂系軍人陸榮廷等，更圖與北方謀和，保全實力，維護其既得利益，在此情勢之下，故軍政府並未能發揮功能，改組之議亦時有所聞。

本日，孫大元帥文致電唐繼堯，討論改組軍政府事，聲明如能達到護法目的，無不可退讓，並提出四義：（一）改組如桂人不加入，各省是否仍有決心？（二）改組如無桂人，各省僅派代表，是否有實力負責？（三）堅持護法主張；（四）改組名義宜用「護法各省聯合軍政府」。該電云：

「畢節唐元帥鑒：申密。有電悉。各省護法，不認北京非法政府，自非建立護法政府，則對內既莫由統一，對外即難期承認，理本昭然。無如桂人意氣自高，百計調和，終無覺悟。今段氏復出，湘戰累却，龍寇又深，倘再事



遷延，大局之危，寧堪設想。改組軍府之議，中多變幻，文前雖同意，後竟爲他力所阻。今時機迫切，尊電及巧電，言之深透，此心實可相印。計自伍唐程三君通電以來，迄未表示意見者，厥惟桂人，而一方仍積極進行聯合會議之籌備，最近伍陸之會，陸已表明反對。惟尊意既決，黔督亦有贊成通電，川當從同，湘雖首電反對，近已棄其成見，協和亦迭電敦勸各方，衆志如此，不難見諸行事。茲所欲切實奉商者：一則改組原冀桂人加入，如桂人始終不加入，各省是否依然決心；二則改組原冀實力擴張，如桂人不加入，而各省遠隔，僅派代表，是否能舉共同負責之實。更有應鄭重聲明者：護法之惟一主張，在恢復舊國會，並使之完全行使職權，無論改組內容如何，此主張絕對不能有所犧牲，必須一致堅約，始可共議改組。至名義則以於事實上顯勢力之擴張，於法律上見主張之正當爲宜，鄙見宜名爲護法各省聯合軍政府。凡此諸端，均屬文掬誠相商之要義。民國前途，希望惟在執事一人，尙冀毅力首出擔當，則桂人自難立異。而他省亦可景從；苟達護法目的，文無不可退讓。惟此時冒險負重，實非得已，否則軍府朝撤，粵局夕變，滇、黔、川軍未出武漢，而桂軍或已言和，有始無終，能不寒心。此中消息，卽希亮察。再川局諸賴維持，承示已催錦帆、復生就職，具見苦心，曷勝敬佩。專布腹心，黔、川卽請尊處喻意。孫文、冬、印。

一（註一）

孫大元帥文特任林森署理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長，任命戴傳賢代理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次長。（註二）

北京政府令曹錕、張敬堯等查明攻岳有功將士，予以優獎。

北軍自進兵湘、鄂以來，於三月十八日下岳州，三月廿五日，湘桂聯軍又退出長沙，使北軍聲勢益振。北京政府因於本日令兩湖宣撫使曹錕，援岳前敵總指揮張敬堯等，查明攻岳有功官兵，呈請優獎。令文云：

「據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總司令湖南督軍張敬堯等，迭次電稱：『各軍自本月十八日克復岳州之後

，節節進攻，分塗收復平江、湘陰兩城。二十五日由同山口進規長沙，逆軍處處死抗，經我軍協力痛擊，星夜追逐，逆勢不支，遂於二十六日，將長沙省城完全克復」等語。此次各軍激於義憤，忠勇奮發，由岳州規取長沙，曾不數日，力下堅城。該總司令等督率有方，各將士忍饑轉戰，嘉慰之餘，尤深軫念。所有在事出力官兵，著先行查明，分別呈請優獎。仍即督飭各軍，乘勝收復縣邑，以奠全湘。所在地方，被難人民，流離蕩析，並著查明，妥為撫卹，用副國家綏輯勞來之至意。此令。」（註三）

## 北京政府令撥銀六萬圓，賑恤長沙。

本日，北京政府令財政部撥銀六萬圓，交兩湖宣撫使曹錕，賑恤備受戰火蹂躪之長沙。令文云：

「據兩湖宣撫使曹錕電陳克復長沙情形，並稱：『逆軍在湘勒捐、敲詐、搜索一空。敗退之際，復行縱兵焚殺，慘無人道。土匪又乘間劫奪，以致民舍蕩然，請撥鉅款賑撫』等語。披覽之餘，殊深憫念。著財政部迅即撥銀六萬圓，交由該宣撫使，會同湖南省長，遴派委員，查明被難民戶，覈實散放，毋任流離失所。此令。」（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關海清為外交部奉天特派交涉員，原任馬廷亮准免。（註五）

北京政府任命兼署財政總長曹汝霖兼鹽務署督辦。（註六）

北京政府農商部密咨外交部，請早日於唐努烏梁海設官。

唐努烏梁海為我外蒙領土之一部分，因緊鄰俄疆，雖於烏里雅蘇臺設有都護副使，但若一旦有警，仍屬鞭長莫及，故宜設官保護。本日，農商部密咨外交部，請早日規劃設置。咨文云：

「為密咨事：准都護副使分充烏里雅蘇臺佐理員恩華密函稱：『前次烏城商民永興恒等，呈請轉請中央解決烏梁海懸案，以便前往貿易各情，當即咨請外交部趕向俄國設法解決，以便商民前往烏梁海，不至再受俄人虐待在案。事隔多日，不知現在有無辦法。近日肯木斯克烏梁海派遣喇嘛費呈唐努烏梁海四部地圖一分，肯木斯克本旗地圖一分，欽定理藩院蒙文條例一冊，同治八年勘界條約一冊，歷代勳績一冊等件，並請中央迅速派員前往保護，拯救

生靈等語。當即體察情形，繕具密函，令其團結，靜候中央解決。並先令烏埠永興恒商號，設法投遞，以堅內嚮之意。除地圖冊籍譯就另行送呈外，茲將該肯木斯克總管呈文一件，大喇嘛信函一件，先行譯呈鈞閱。倘能迅速解決，俾商民得以前往。該喇嘛沙爾固回旗時，報知該地蒙衆，則烏梁海蒙民感激中央，至無紀極，等因前來。

查唐努烏梁海一區，從前本歸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所管轄，爲中國外蒙領土之一部分，核諸中俄蒙協約，應歸自治外蒙範圍以內，我既握有宗主權，應即爲政令之所能及。惟該處孤懸山北，錯接俄疆，雖烏里雅蘇臺設有都護副使，正苦鞭長莫及。倘設官保護，既可堅蒙人之內嚮，亦藉以杜鄰邦之覬覦。應如何辦理之處，除分咨蒙藏院外，相應抄錄原送呈文函件，咨請貴部酌核辦理見復可也。此咨外交總長。農商總長田文烈。」（註七）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四八——五四九。

註二：「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三日，第六七號，頁一。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三日，第七八八號，頁六一。

註四：同註三，頁六一——六二。

註五：同註三，頁六三。

註六：同註三，頁六二。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七九。

### 三日 孫大元帥文任命高爾登為軍政府衛戍總司令部參謀長。（註一）

#### 滇軍進佔四川敘府、瀘州。

「四川督軍」熊克武進駐成都，劉存厚部向陝西邊境撤退後，已退至川滇交界之滇軍，乘川軍一、二、三師之撤退，又進佔敘府、瀘州，並由資中、內江繼續推進，恢復簡陽、仁壽原防。（註二）

#### 段祺瑞制定對川、湘、粵進兵計畫，分電前敵將領，指示方略。

北軍自上月下旬攻占岳州、長沙後，曹錕所部攻湘第一路，即向湘南追擊，第二路張懷芝亦由贛進

至湘東，佔領瀏陽、醴陵等處。而護法的滇、黔、川軍則適時採取聯合行動，由唐繼堯以聯軍總司令，分飭顧品珍、葉荃、黃毓成、袁祖銘統率所部一萬四千餘人，自川、黔進窺宜昌、施南。鄂督王占元因之連電告急，段祺瑞乃於本月一日電令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派兵支援。另廣東自莫榮新督粵後，軍政府即命陳炯明爲征閩粵軍總司令，統率所部二十營，出駐潮汕，以龍濟光之由瓊崖擾粵，致遲遲不能入閩，今爲牽制湘局，亦決定攻閩。

徐樹錚到北京祝賀新內閣時，公開發表「不打到廣州決不罷兵」的言論。此時段祺瑞已制定對川、湘、粵三省進兵的第三期計畫：（一）湖南戰場仍以直軍爲主力，俟湘東之敵（指南軍）肅清，即抽調第二路爲進攻廣東的主力。同時令江西「國軍」（即北軍）向南雄推進，福建「國軍」再向潮汕推進，會合廣東境內龍軍四路進攻。（二）以奉軍爲進攻四川的主力，分作兩路，一路由鄂西入川東，一路由陝南入川北，會合陝軍和劉存厚川軍進攻。（註三）

本日，徐樹錚與段祺瑞、徐世昌商討進兵的方略，同日，段氏將用兵計畫，由國務院、陸軍部以江（三）日電致湘督張敬堯、贛督陳光遠、閩督李厚基及陸軍檢閱使兼第二路司令張懷芝，指示方略，謂「桂逆敗於湘，圖龍（濟光）更急。宜卽以定湘之軍並圖救粵。湘督所部速收寶慶，直趨零陵。張使所部取道攸、衡，進衡南，直趨郴州，俾譚（浩明）逆所部不暇援粵。一面贛屯大庾，閩作聲援，待張使抵郴，然後閩攻潮、汕；贛下南雄，張使逕出韶州。」又謂：「龍軍百戰支持，敵急勢危，失今不援，東南益費收拾。」是置戰略重點於救龍，而寄望張懷芝於肅清湘南之後，擔當攻粵之任，故徐樹錚晤段後，復致電張懷芝云：

「飛急！袁州探投張檢閱使鑒：密。錚今晨至都，謁芝揆面談進行計劃。揆意非以兵力直達川、粵，大局不能底定，此時若稍鬆勁，禍根仍伏。除川、湘方面另有計劃外，粵事一切均賴我兄持以堅定，乘勝直前，偉功立奏。」

兄一至東粵邊界，則（龍）子誠氣壯，李耀漢諸人即可響應。現正力籌接濟培之，兩方並進，謹先密聞，請速預籌電示。……樹。江印。」（註四）

北軍張懷芝部施從濱師攻佔湖南醴陵。（註五）

俄使庫達攝福面請北京政府外交部發還黑河所扣俄械。

俄使庫達攝福，本日會晤北京政府外交部秘書朱鶴翔，請設法將現居瓊瑋地方之俄軍官百三十人之軍械發還，並密使其繞至滿洲里以助中東路俄軍司令薩莫依洛夫。朱回答已致函陸軍部，大概須俟電詢地方情形，再定辦法。（註六）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九日，第六九號，頁一。

註二：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三。

註三：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一〇。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五——三五六。

註五：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七二。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四四。

#### 四 日 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外交部：日政府對我派艦赴海參歲事無異議。

初，日本政府對北京政府派艦至海參歲護僑乙事，有反對意圖，經外交部解釋派艦赴歲與共同防敵主義相合，日本始稍緩其意。本日，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北京政府外交部稱，日政府對此已無異議，電文云：

「和。親譯。派艦事託田中疏通後，茲據稱：『寺內已釋然，並謂已囑林使向大部聲明，日政府無異議』等語。特聞。祥。四日。」（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四日



山東魯南一帶土匪猖獗，共分五大股。

山東各縣，羣盜蠭起，盜匪有郭安、史殿臣、范玉林、于三黑、顧得麟等五大股，其下又分二十餘股，在滕嶧、金鄉、蒙陰、禹城、平原一帶騷擾，並有擄劫外國教士等事，勢甚猖獗。（註二）

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詢問駐日公使章宗祥，中東路是否僱用美人，並勸多用華員。

本日，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外交部，謂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相詢，中東鐵路是否僱用甚多的美國人。並稱該路現歸中國辦理，應多用華員，縱使有特別契約，此時亦可以不必履行。（註三）外交部嗣於本月九日，函中東路督辦郭宗熙，請查明日人所稱中東路僱用美人甚多之說，是否確實。

霍爾瓦特派代表司弼臣會晤駐哈爾濱司令部總司令陶祥貴，會辦高士儉，告以霍氏現正籌組臨時政府，問中國軍隊能否維持地方治安。（註四）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六六。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五。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三〇。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六。

## 五日 孫大元帥文電促陳炯明乘機冒險攻閩。

北軍於上月攻佔長沙與岳州後，氣餒益見驕張，且段祺瑞復出，依仗外援，更加積極圖南。軍政府孫大元帥文，因於本日電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盼迅速乘機進攻，以振護法軍之聲威。電文云：

「汕頭陳總司令鑒：存密。並轉方總指揮、夏、伍兩旅長鑒：援閩之舉，準備已久，迄未進攻，許司令迭電稱：前敵有可乘之機，而福建同志來此間報告閩中預備響應者亦甚多，日盼我軍進發，即可同時共舉。惟攻擊之令，至今寂然無聞，敵備日增，且狃於岳長之役，虜氣益驕，我軍頓兵不進，足以示弱。度李逆將有反守為攻之勢，與其待敵之攻，不如攻敵，以塞其膽。況進攻則雖敗猶榮，且尚可退守；若僅圖自守，則一敗將無立足之地，重為義師侮辱，又使閩中內附者寒心而不敢動，坐失事機，尤為可惜。況段賊復出，積極圖南，我軍縱事準備，增力幾何，而彼則恃有外援，愈久則力愈充，及今圖之，惟在速戰。諸君迭電討逆，義勇奮發，當能合力猛進，迅奏膚功，有厚望焉。孫文、微、印。」（註一）

## 北京政府修正公布製鹽特許條例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本日，北京政府以教令第十一號，修正公布製鹽特許條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茲誌錄修正後條文如下：

第十一條 違反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者，除第二條甲款及戊款之鹽製造者，應依私鹽治罪外，其乙款、丙款及丁款之鹽製造者，處以十圓以上一百八十圓以下之罰金。

依前項規定處罰者，其私製及其所用之物，得沒收之。

第十二條 違反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者，處以五圓以上一百圓以下之罰金。（註二）

## 曹錕電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請辭兩湖宣撫使職。

曹錕於北軍攻克岳長後，不欲再為皖系征戰，乃藉口兩湖地區的善後事宜應由各省自行負責，本日，因上電馮國璋，請辭兩湖宣撫使職。電文云：

「北京大總統鈞鑒：正密。竊錕奉令率師南下，仰賴德威，克復岳長。鄂省雖有萑苻未清，然本省軍隊足可剿辦，至湖南方面，羣逆既敗退湘南，已成強弩之末，張檢閱使前部早抵醴陵，湘督所部亦積極前進，諒彼殘餘之衆，必難久留，湘境照出師目的，所定地點現已完全收復。所有第一路總司令任務，將次告竣，其鄂湘兩省善後事宜

，應責成該省軍民長官擔任，若以宣撫使名義參預其間，轉覺事權紛歧，責任不專，擬請免去兩湖宣撫使本職，俾鄂湘各維持秩序，漸復原狀，於軍務、政務兩覺便利等語，特電奉聞。曹錕歌印。」（註三）

### 北京政府海軍部派艦至海參崴，並由吉林派陸軍前往。

俄領海參崴地方，近日因俄國過激派（共產黨）紛擾，殺害外人，經日、英、美三國軍艦，派遣軍艦登陸，由三國軍隊及我國軍隊，將該埠佔領。並經駐海參崴領事團全體會議，公舉我國負完全責任，當由我國領事電請政府加派海陸軍應援。北京政府即飭吉林省派陸軍一旅前往，海軍部亦派海容軍艦即日出發，並由交通部飭招商局派商輪往載該埠僑商。（註四）

### 北京政府駐歲總領事邵恒濬請即刻派兵赴歲。

北京政府據哈爾濱交涉員施紹常電告，蘇俄激烈派在歲埠槍擊日商店，斃一日人，傷二人。日兵六百名，於本日登岸設防，英兵駐第一河，美兵駐愛格舍為碼頭。（註五）

又據駐海參崴總領事邵恆濬電告，英國水師亦已登岸歲埠，軍裝鮮明，正在演操。並稱各處商會紛來請命，懇請政府迅派軍艦前往護僑。（註六）

###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委巴英額為黑河臨時警備司令（註七）。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五一。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六日，第七九一，頁一五六。

註三：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一一九B——一二〇A。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五。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六八。

註六：同註五，頁六七。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六。

## 六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密咨農商部有關唐努烏梁海的設官交涉情形。

北京政府農商部於二日咨外交部，請早日於唐努烏梁海設官保護。本日，外交部咨復稱，外蒙已同意在烏設置專員，惟因俄政府未能同意而迄未實行。今爲便利華商前往貿易，已再提議辦理中。咨云：

「爲密咨事：關於解決烏梁海懸案一事，接准本月二日來咨，備悉一切。

查唐努烏梁海本爲外蒙轄境，民國五年間，俄人忽霸佔該處圈地，並驅逐華商。本部據駐烏里雅蘇臺電告，當以徒與俄使交涉，恐無結果，經擬定援照中俄蒙協約第七條，中國如與外蒙同意，將在外蒙古他處設立佐理專員之言，電由駐庫大員與外蒙提議，在烏梁海添設專員，以爲抵制辦法。旋准大員來電外蒙已允添設，惟迭商俄政府，未能同意，是以迄未實行。

本年復迭據烏梁海佐理員咨呈，以華商請求解決烏梁海懸案，以便前往貿易等情。本部以俄亂方殷，交涉更無從着手，當經咨商國務院先行派員調查烏梁海情形，並相機宣布中央德意。調查後實有添設專員之必要，再與外蒙重申前議，仍在烏梁海添設專員，以資治理。業經國務院函覆贊同，並經本部函知駐庫大員及駐烏佐理員迅速會商辦理，並將調查情形隨時具報在案，尚未准復。准咨前因，相應將此案經過情形，密咨貴部，即希查照可也。此咨

（註一）

## 駐美公使顧維鈞電北京政府，報告關於日兵登陸海參崴後的美國態度。

本日，駐美公使顧維鈞電告北京政府，對於日兵登陸海參崴，美國態度不視爲干涉，電云：

「顧。日兵在海參崴登岸一節，探悉美政府態度謂，因日、俄僑民衝突而起，無政治關係，與干涉西伯利亞不同。又據要人密告，英、法因戰事吃緊，已商准美國抽調駐法美兵十萬名，加入英、法軍隊歸英、法節制。一俟美國獨立軍隊足數成立，再行調回等語。謹聞。鈞。六日。」（註二）

## 曹錕通電三路攻湘。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六日



兩湖宣撫使曹錕本日通電，飭北軍各師旅積極進行，分三路攻湘：左路向攸縣、茶陵前進；中路向衡山、衡陽前進；右路向湘鄉、永豐、寶慶前進。電文云：

「（前略）正密。頃接吳師長佩孚州電，稱據探報，桂軍各路均退至衡山、衡陽一帶集合。程潛所部各隊亦向衡陽退却。趙恆惕、林修梅所部潰兵，前在湘鄉、寶慶者，均退至永豐、寶慶一帶集合，並有劉建藩所帶之一部隊，亦向寶慶退却，其劉建藩所部及粵滇各隊，均經過醴陵，向攸縣、茶陵一帶退却，將來敵軍防禦陣地，應在攸縣、衡山、永豐一帶山嶺之線。現聞程潛在衡山以北，已被譚浩明戕殺，未卜確否等語。職師第六旅明日午前可抵湘潭，第五旅四月一日可到株州，以與現在醴陵李司令所部之安武軍互相連絡師長，擬俟張總司令蒞長面商，會同張檢閱使所部第二路各軍，向攸縣、茶陵前進，為左路；職師及各旅，向衡山、衡陽前進，為中路；張總司令所部各隊，向湘鄉、永豐、寶慶前進，為右路，容俟規定妥協，再行續報等情。除飭各師旅積極進行外，謹此電聞。曹錕，魚印。」（註三）

### 張敬堯致電北京政府，報告北軍收容湘軍潰兵情形。

本日，張敬堯電告北京政府，在湘設立收容所，收容潰軍潰兵，免其流蕩，並可作北軍作戰的嚮導，電文云：

「大總統、總理鈞鑒：湘軍敗退，潰兵四散，恐擾治安，現已從事收容，擬定優待條件，設總收容所及分所數處，特派前充湘軍旅長朱澤黃專司管理。口來携械來所及投効者，絡繹於途，視人數多寡，即行編制成軍，仍歸朱旅長統率。且該潰兵等，多屬湘人，與該旅長感情素孚，一經收容，既可免其流蕩，又可充作嚮導。茲值軍事進行之際，前途山路崎嶇，正宜利用，一舉兩得，裨益匪淺。謹此電陳，伏乞鑒核。至所示平湘計劃，業電張檢閱使會商進行方略，並密諭前敵各軍遵照辦理。合併附聞。張敬堯，魚印。」（註四）

### 綏遠時疫肅清。

綏遠、五原、薩拉齊、包頭鎮等處，本年一月間發生時疫，經指定防疫區域，設置檢疫委員，從事



豫防。其後直隸、山東、山西、江蘇等處，亦略有發生。均經立時撲滅，現在綏遠、山西各地，疫症亦已肅清，防疫機關，業於本日裁撤。（註五）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八〇。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西伯利亞」，頁七三。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八日。

註四：尚註三，民國七年四月十日。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五。

七日 皖督倪嗣冲抵北京，力促段祺瑞、徐世昌繼續對南用兵。（註一）

註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七二。

八日 廣州軍政府衛戍總司令徐紹楨通電就職。

廣州軍政府孫大元帥文，於三月廿三日派徐紹楨代理衛戍總司令之職。徐氏於本日通電就職，電云：

「孫大元帥鈞鑒：民國締造，七稔於茲，駭浪驚風，幾無寧口。孰為權利，孰為國家，海內明達，當能鑒別。際此外患叢生，各宜相忍為國，若徒本偏私之意氣，逆時勢之潮流，無論處心若何，均足以致覆餗，及今不恤，後患何堪？紹楨戎馬餘生，久忘利祿，辛亥之役，幸與成功，旋即乞身退避賢路，始則都門蟄伏，繼則海外僑居，願為幸民，喁喁望治，不意天未厭亂，變故迭乘，同室操戈，愈演愈烈，眷懷鄉國，遂爾迴車，仍望得聞調停，俾共捐除前隙，因循未果，抱歉良多。適者蜀鵬啼血，衡鴈哀鳴，商市成墟，海波不靖，窮兵黷武，焉有己時？痛同舟共濟之未能，覺煮豆燃箕之非計，補苴無術，時切殷憂。愚以為欲鞏固西南之大局，必先團結內部之人心，欲謀樹立不拔之根基，必先蓄養自衛之實力。粵省昆連湘贛，編地萑苻。大元帥勉以維持桑梓，堅令擔任衛戍總司令一職。地方商民羣復以大義相責，固辭不獲，爰以四日就職。竊本斯旨，專任督飭所屬將士，保護治安，祇冀父母之邦，不罹蟲沙之劫。護法靜國，矢志不渝。至於各處軍隊，無不遇事和衷，行政範圍，決不絲毫越俎。自慚力非，深

懼勿勝。特電奉聞，佇盼明教。徐紹楨叩齊印。」（註一）

### 李耀漢致電北京政府，謂將率兵驅逐桂軍。

原廣東省長李耀漢受段系主戰派的拉攏，於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後，決計與閩省合作，舉兵驅逐桂系陸榮廷、莫榮新在粵之力量，本日致電北京政府，略云：

「耀漢前承府院諄囑解決粵局，夙夜在心，祇以前此中央和戰不定，礙難從事，今幸合肥再登揆席，奠國方針有所秉承。近者閩督派員來肇，晤商援粵之策，耀漢當與切實籌畫，部署就緒。該員昨已回閩覆達閩督，耀漢亦即於明日返省，勗勵所部，尅期發動，事機萬迫，成敗利鈍，當非所計，惟仍懇中央迅飭贛閩兩路援軍，同時赴粵，使敵備多力分，爲易得手，敬乞代陳，無任感禱。」（註二）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十日，第四〇號，頁五——六。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十四日。

## 九日 廣州軍政府制定公佈「陸軍部練兵處條例」。孫大元帥文任命沈靖為該處參謀長。（註一）

本日，廣州軍政府制定公佈「陸軍部練兵處條例」，計十三條，自本日起施行。

陸軍部練兵處直隸於大元帥，管理練兵事宜，置督辦一員，分商陸軍總長總理該處事務，並統御所屬軍隊。練兵處分置總務、軍務、軍儲三科。總務科掌理公文函電之纂輯，軍紀風紀及庶務等事項；軍務科掌理將校之儲備、軍隊之編組訓練及徵募等事項；軍儲科則掌理軍械、糧餉及軍用建築、配備等事項。茲誌該條例全文如后：

### 陸軍部練兵處條例（註二）

第一條 陸軍部練兵處直隸於大元帥，管理練兵事宜。

第二條 練兵處置督辦一員，會商陸軍總長，總理本處事務，並統御所屬軍隊。

第三條 練兵處置參謀長一員，輔助督辦整理處務，監督各科職員。

第四條 練兵處置參議二員，輔助督辦贊襄處務。

第五條 練兵處置秘書二員，秉承督辦之命，掌理文牘之起草、保存、及典守印信等事項。

第六條 練兵處分置三科：

一、總務科。

二、軍務科。

三、軍儲科。

第七條 總務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公文函電之纂輯及收發事項。

二、關於處內職員，及所屬軍隊官兵名冊之保管事項。

三、關於處內軍紀、風紀事項。

四、關於庶務及其他不屬各科事項。

第八條 軍務科職掌如左：

一、關於將校之儲備事項。

二、關於徵募之籌備事項。

三、關於軍隊之編組事項。

四、關於軍隊之訓練事項。

五、關於軍隊駐紮地點之選定事項。

六、關於軍隊之衛生事項。

第九條 軍儲科職掌如左：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九日



一、關於稽核經理事項。

二、關於糧餉之預算、決算及給與事項。

三、關於軍用建築事項。

四、關於被服裝具之購備及給與事項。

五、關於軍械之籌備事項。

第十條 練兵處置科長三員，承督辦之命，掌理主管事務。

第十一條 練兵處置科員及副官，承長官之命，分任職務。但其員額視事之繁簡酌定。

第十二條 練兵處職員依附表所定。（略）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實施。

##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鑛業警察組織條例」。

本日，北京政府以教令第十二號，公布「鑛業警察組織條例」，計七章十九條，自公布日起施行。

鑛業警察係為維持鑛區之秩序及安全，並為保護鑛業上之利益，得由鑛業公司呈請設置，設置時應呈由實業廳會同警務處核准，呈經省長，分咨內務、農商兩部備案，視區域之廣狹及事務之繁簡，酌設鑛業警察局或鑛業警察所。鑛區內取締各規則，由局長或所長擬訂，呈請警務處，會同實業廳，呈由省長咨內務、農商兩部核准後公布之。鑛業警察經費由鑛業公司擔任。本條例適用於鑛業公司及鑛業商。茲誌該條例全文如后：

### 鑛業警察組織條例（註三）

####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維持鑛區之秩序及安全，並保護鑛業上之利益，得由鑛業公司呈請設置鑛業警察。

第二條 鑛業公司呈請設置鑛業警察時，應呈由實業廳，會同警務處核准，呈經省長分咨內務、農商兩部備案

。實業廳或警務處於所管區域內之鑛業公司，認為有設置鑛業警察之必要時，得令該公司迅速呈請設置。

## 第二章 區域

第三條 鑛業警察區域，由警務處會同實業廳指定之。

## 第三章 官署

第四條 鑛業警察視區域之廣狹，及事務之繁簡，酌設左列官署：

甲、鑛業警察所。

乙、鑛業警察所。

第五條 鑛業警察局或鑛業警察所，因所管區域過於廣濶時，得呈請警務處，會同實業廳，酌設分局或分所。

## 第四章 職員

第六條 鑛業警察局或鑛業警察所，置局長或所長一人，綜理該管鑛區警務，指揮監督所屬職員。

局長由警務處會同實業廳遴選具有警正資格人員，呈請省長委任。所長由警務處會同實業廳，遴選具有警正或警佐資格人員，呈請省長委任。

前項局長所長之委任，均由省長分咨內務、農商兩部備案。

第七條 鑛業警察局或鑛業警察所得置局員或所員，承長官之命辦理事務。

局員由局長遴選，所員由所長遴選，均呈請警務處會同實業廳委派，轉呈省長分咨內務、農商兩部備案。

第八條 鑛業警察分局或鑛業警察分所置分局長或分所長一人，承局長或所長之命，助理該管鑛區警務。

分局長或分所長之委任，準用前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九條 鑛業警察局或鑛業警察所，因事務之必要，得酌用雇員。

前項之規定分局或分所亦適用之。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九日

三七九



第五章 權 限

第十條 鑛區內取締各規則，由局長或所長擬訂，呈請警務處，會同實業廳，呈由省長咨請內務、農商兩部核准後公布之。

第十一條 鑛警之編制、教練、服裝，依普通警察現行法令辦理，但服裝之標識另定之。

第十二條 鑛區內工人名數，應由鑛業公司每月造具清冊，送由鑛業警察官署，呈送警務處及實業廳備查。

第十三條 鑛警區域內鑛工所發生之事件，應與鑛業公司接洽辦理，如遇有特別情形或其他事變時，得請求附近地方之軍隊、保衛團、或普通警察協助，並報告該管地方官署核辦。

前項特別情形或其他事變，應由局長或所長會同該管地方官署，呈報警務處及實業廳備案。其重要者，並由警務處會同實業廳呈報省長，分咨內務、農商兩部查核。

第十四條 鑛警區域外，鑛工或鑛業公司所發生事件，應通知普通警察官署處理。如遇特別情形，普通警察單獨處理，力有未逮，請求協同時，應即援應。若事機緊迫者，得一面逕行處理，一面迅速通知。

前項特別情形，應由局長或所長，報告該管地方官署查核，如認為應會呈備案時，準用前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十五條 鑛業警察官署與普通警察官署，平時應互相聯絡，如遇普通警察官署因職務上之必要，在鑛警區域內有所行為，或查詢時，應盡力相助或報告之。

第六章 經 費

第十六條 鑛業警察經費，由鑛業公司擔任之。

前項鑛業警察經費，包括鑛業警察官署薪餉、雜費、服裝、卹賞費等項。

第七章 附 則

第十七條 鑛區無專設警察之必要時，得由鑛業公司遵照請願巡警章程，呈由實業廳咨商警務處，令行該管普通警察官署，撥派巡官長警執行鑛業警察事務，其權限由該官署定之。

第十八條 本條例所定警務處實業廳之職務，在警務處或實業廳未成立地方，由該管道尹、財政廳分別行之。

本條例所稱鑛業公司，鑛業商準用之。

第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奉軍副總司令」徐樹錚調奉軍兩旅南下。

受奉督張作霖委爲「奉軍副總司令」的徐樹錚，本日將奉軍兩混成旅編爲一支隊，以張景惠爲支隊長，使沿京漢路南下，開往信陽、孝感。

段祺瑞再任國務總理後，雖已擬定第三期攻南戰略，但在前敵作戰的張懷芝反應冷淡，曹錕亦有徒爲皖系擴張地盤，自身並無所得之感，因有託日本轉與南軍謀和意嚮，不料事被日本洩露，段氏乃請特授曹錕勳一位，給予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以防其携貳。徐樹錚雖盼曹仍能爲皖系繼續効力，但亦知曹、張已萌二心，故派二旅南下，聲稱增援，聽候曹錕酌定前進，實則用以臨直軍之後，以備緩急之須。

(註四)

桂軍林虎部擊破龍濟光於瓊崖。(註五)

海容軍艦由滬開往海參崴護僑。(註六)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十三日，第七一號，頁一。

註二：同註一，民國七年四月十日，第七〇號，頁一——四。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十日，第七九四號，頁二二七——二三一。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九。

註五：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三。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七五。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九日

十日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開會，羅家衡等提出改組軍政府案，由議長指定審查委員予以審查。

本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出席者六十餘人，羅家衡等提出改組軍政府案，贊成者四十餘人。居正、鄒魯、馬君武、焦易堂、丁象謙等反對改組，屢欲起立發言，衆皆撓亂之。遂由議長指定審查員二十人予以審查。

孫大元帥在粵組織護法軍政府，桂系頗懷嫉忌，多方設法阻撓搖撼之。始則誘惑海軍，使不爲軍政府所用；又阻唐繼堯作顯明之主張。更進而蠱惑國會議員，使之倡議改組軍政府，以多頭式之總裁制，易單一式之大元帥制，使孫大元帥不安于職而去。倡此謀者，非僅限於陸榮廷輩，即政學系之領袖岑春煊，亦嗾其黨徒之身爲國會議員者，以改組可擴張實力之說，誘致其他議員作共同主張，於是本日乃有改組案之提出。（註一）

孫大元帥聞知政學系活動改組軍政府甚力，曾於本月二日致電唐繼堯，重申護法之目的，唐氏未作確切答覆，而改組之勢乃至難於遏止！

鄧泰中密電唐繼堯，勸與孫大元帥文一致。

電文云：

「據觀察，北系之專橫，全在軍械借款，而西南不能阻止，以無統一之機關與對抗。此間眞護法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其他均不堪問；且軍隊漫無軍紀，萬難與北兵一戰。頃張懷芝兵已距粵界不遠，敵若攻陷，粵必陷落。鈞座爲國，進一步更難一境，大義所在，成敗奚計！宜實際與中山一致，不患無補救伸張之日。中山語及國情，以中愚見度之，眞有欲強國徵中山其誰與歸之概！中意大勢於此，若能隱忍和議，留滇川黔爲將來之基，中山亦首肯。惟北段氏重出，決以武力平定西南，既退無可退，亦惟有實行鈞座近日之通電而已。中雖去苦就樂，患難相關，無

時敢忘。不日往滬，再爲詳報。」（註二）

北京政府電鮑貴卿，禁止謝米諾夫在滿洲里招募華工。（註三）

黑龍江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成立。

黑龍江黑河毗連俄境，現因俄亂日熾，故籌備成立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本月五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特委巴英額爲黑河警備總司令，在該處設立司令部，於本日正式成立。（註四）

吉林督軍孟恩遠爲霍爾瓦特擬在哈組織政府事，電請北京政府指示應付方略。

霍爾瓦特原爲俄國中東鐵路總辦，俄國革命後，新、舊二黨相爭，亂延我國境內。近傳霍氏將在我國境之內哈爾濱組織政府，協約各國領事亦允協助，事關中國主權獨立，吉林督軍孟恩遠因於本日致電北京政府，請指示應付方略。電文云：

「霍爾瓦特擬組織政府，英、法、日、義各領事均各贊許，日領並聲明以實力協助。如果霍氏在哈埠實行組織，則與我國領土主權，咸有關係，迭據駐哈司令部探報前來。正擬電呈請示間，適奉外交部江電云：

『此事協商各使未經提及，自可認爲不確。惟協商各國對俄廣義派尙未表示態度，所有霍爾瓦特組織機關等事，只能作爲不知。況我有領土關係，尤宜慎重從事，萬不能明示援助。日本關於此事，曾否正式向我駐使談及，部卽本此意電復駐使。除電復黑督外，特電接洽』等因。

卽經轉令該司令部知照去後。茲據總司令陶祥貴、會辦高士儉等微電稱：

『查部電指示謂，我於霍爾瓦特組織機關等事，只能作爲不知一節，因協商各國對俄廣義派尙未表示態度，爲目前計，惟有默以觀變，靜以制動。審慎周詳，至深欽佩。

然而中東路線究爲我國之領土，哈埠地方尤爲我國之要衝，若任其組織政府，其他統馭機關，在我暫可置若罔聞，在俄定有反對之黨，勢必釀成劇烈之衝突，我軍於此，將處何等地位，既不能熟視無覩，自當預謀應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日

三八四

付之方。籌思至再，竊謂協約各國無論表示何等態度，我應以保守領土主義爲始終不移之計畫。

日昨霍爾瓦特曾派代表司弼臣前來面告，謂霍氏水（疑爲衍文）現正籌備政府之組織，特問貴軍之能否維持地方治安。答曰，維持治安爲敝軍應盡之職，保護鐵路爲敝國應有之權，第應依據合同由雙方合力保衛，是貴國對於路線亦應負維持之責。究竟貴國統馭之軍隊能否一致，假使有種種何等不良之舉，則將如之何。該代表則曰，自應設法。又云，貴國如不早爲設施，日本行將藉口輔助，恐於路線有不利等因。即答以路線在我領土以內，自有相當保護之法，貴代表毋須深慮。以某觀之，日本眼光未必如此之小，其目的當不僅在區區之中東路線，猶恐有遠大之謀。該代表亦深以爲然。

復查霍氏近又運到日本槍砲，爲數甚夥，復練馬步模範軍隊若干，揆情度勢，實爲籌備將來編制大軍之基礎，其組織政府可斷言也。當此隱患萌芽之際，若不慮其遠者大者而亟圖之，將來必致陷於不可收拾之地位。況霍氏既已派遣代表明言組織政府，滿洲里方面俄黨業與哥薩克兵隊開戰，一旦哥兵失敗，新黨得手，必進而與霍氏爲難，彼時我之領土成爲戰線，既不能保守中立，又不便明言援助，則於實際上殊多困難。當此禍懸眉睫之時，究竟如何統籌兼顧，防患未然，應請迅賜電請中央早示機宜，以免臨時竭蹶等語。

查該司令等所慮各節，不爲無見。霍氏組織政府之心，固屬昭然若揭，一旦實行，在我斷難作爲不知，臥榻之旁，任人高枕。如果該新黨因謀抗霍氏而進兵於我領土之內，或至雙方開戰，彼時我沿路各站及哈埠所駐軍隊應如何對待。邊省安危，在此一舉，事關大局，至爲重大。務乞早日定議，指示方略，俾使遵循，曷勝翹盼。臨電待命無任悚惶。孟恩遠。蒸。印。」（註五）

註一：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

註二：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二三。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七。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五。

註五：同註三，冊一，頁一四九——一五〇。



## 十一日 孫大元帥文邀國會議員談話，反對改組軍政府。

昨（十）日，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開會，提出改組軍政府案，孫大元帥文因於本日邀請國會議員談話，對國會未徵求軍政府意見而逕行提議改組並付審查乙事，表示不平。孫大元帥並聲言反對改組軍政府，略謂：

「軍政府視國會如父君，國會之所決議，軍府無不服從。顧如昨日所提議之改組軍政府，爲軍政府本身之存亡問題，而國會事先絕未徵求軍政府意見，逕行提議而付審查，揆之事理，寧得爲平？且以法律而論，約法規定爲元首制，今乃欲行多頭制。又軍政府組織大綱明明規定：本大綱於約法效力完全恢復，國會完全行使職權時廢止。無修改之明文，今日何以自解？軍府今於外交方面，正在進行接洽之中，今蒙此影響，軍府基礎已搖，日後必無進步可言。況日本以軍械借款之故，決計援段，英則素嫉民黨，法則自顧不暇，今日能爲我助者祇一美國，乃以改組軍府之影響，美亦不能再爲我助。故今日余個人對於改組一事，根本反對，即於改組後有欲以余爲總裁者，亦決不就之，惟有潔身引退也……」

吳景濂、褚輔成等則相繼發言，謂改組之議並非不信任軍政府及大元帥，本意蓋在擴充軍政府之實力；且案尚在審查中，猶未能謂爲表決通過也。（註二）

## 鄭鏗上書孫大元帥文，報告粵軍進攻遲緩原因，並決定攻閩。

本日，鄭鏗上書孫大元帥，報告粵軍進攻福建遲緩係因餉械不足所致，今長沙、岳州退却，影響西南大局至大，已決定近日攻閩，書曰：

「抵汕以來，對於軍事進行，自愧實多缺憾，然進攻之所以遲遲未發者，其原因雖諸多複雜，要亦不外爲餉械兩大問題所致耳。查本軍每月餉需總在十萬元以上，合之行軍活支及籌備服裝等費，平均每月非十五萬元不可。但本軍自成軍以來，已閱五月之久，而領得之款，合之所需，尚不滿三十萬之數，致欠餉累月，籌備不周，而又欲驅

之使戰，期其出力，無論於事實上固多窒礙，爲指揮官者亦良心所不忍爲也。此爲餉需之掣肘，致不能急遽進攻者一。至槍械一項，實爲軍中命脈，假使戰事一啓，全賴後方源源接濟，今一再請領，粵政府則以庫已無存，龍華未除，潮汕應取守勢爲詞，不能發給。購買已非易言，有之亦慮遲延不繼，此爲槍彈缺乏，致不敢草率進攻者二。今茲長沙退却，消息傳來，影響於西南大局至爲重大，我軍處此地位，自應將此種顧慮稍爲減省，而着手進攻，使敵有顧此失彼之心，我軍無氣餒師老之慮，亦不致貽坐亡之羞，而紓我大元帥之慮也。今日開秘密會議，已決定於十天左右下令攻擊，從此粵軍之勝負，即本黨之成敗。」

孫大元帥爲紓粵軍餉械困難，曾使人商之鹽運使李茂之，任李海雲爲潮梅鹽運副使，收回鹽餘，即在運副使所轄之鹽餘款項內，劃出若干，爲粵軍月餉。又知粵督莫榮新不足恃，更向華僑及各方籌借款項先後三四百萬元，爲設汕尾製彈廠及購飛機、添槍砲之需。（註二）

### 原四川督軍劉存厚致電北京政府，請迅予援助。

本日，原四川督軍劉存厚致電北京政府，報告川局日益嚴重，請迅撥餉械援兵。電文云：

「（銜略）頃據綿陽第三師長鍾體道、第三混成旅長田頌堯、第四混成旅長賴心輝報稱：職師職旅駐綿，瞬將兩月，我勢日窮，敵氛益熾，此消彼長，緩暫難堪。現據各方面探報，熊逆等意見漸融，北犯準備完畢。該逆軍謂職師旅等，即不受編，願仍受劉督節制，有碍北伐，勢將以武力對付，所有該軍各項隊伍，紛向東北兩路開拔，巴中、新漢集隊日多，咄咄逼人，行將絕裂。抗拒則餉械兩絀，引退則梓劍不通。鈞座駐節廣元，消息靈通，切懇飛電中央、鄰省，催請餉彈援兵，以救眉急。事機危迫，立候示遵等語。除飭該師旅長等，聯絡友軍，協力堅守，以待增援，並掃清梓劍之匪，用利交通外，迫請中央俯念川艱，速撥援兵餉彈，鄰省諸公，篤顧唇齒，就近迅予援助，以維川局而遏寇氛，毋任企禱。未盡川情，續派本署顧問鄧孝可兼程進謁面陳一切，並以奉聞，切盼示覆。劉存厚。四月眞印。」（註三）

北京政府留守俄國人員李世忠電告，俄國新黨政府請我勿續與舊政府人員交涉事

務。

本日據留俄人員李世忠電告北京政府，謂：俄國民外務處（即俄共產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謂俄舊政府駐華之外交代表及領事業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命令革職職務，不再具與中國政府交際之法權，如中國政府繼續與此等去職人員交接事務，俄政府將視為干涉其內政並扶助已倒政府之幹員。

（註四）。

駐庫倫大員陳毅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稱，俄國過激黨密函外蒙煽惑，蒙未置理。

本日，駐庫倫大員陳毅密電北京政府外交部等機構，告稱俄國過激黨密函外蒙煽惑，蒙未置理。並請政府派重兵鎮懾。電文云：

「國務院、外交部、參謀部、陸軍部鑒：

中密。據蒙外交長稱：『多數黨曾派人問恰蒙官，要求不認俄舊領，與彼直接。並請將住華城俄商槍械繳出，經蒙官拒絕。該黨形同土匪，決不贊成』等語。又聞該黨曾密函外蒙官府煽惑，蒙置未理。

又接恰專員庚電稱：『頃見本敦克多數黨通告文稱，四月五日日本兵在海參崴登岸，同日滿洲里方面反對黨並助大兵，開始圖收西伯利亞，我黨必須竭力抵抗。惟電中痛斥日本，於我不加一詞。本專員常口頭聲明，俄不越境，中國決不先動兵。觀其情形，似尚領解此意。但究不知中央有何宗旨，並如何辦法，請迅電詢見復』等語。

本大員詳察情形，俄不越境，我不先發，該專員所見頗為穩健。惟俄人有資產者多遷居蒙境，該黨終懷覬覦，必我有重兵壓境，方可鎮懾。又蒙人見我力厚，庶始終不為搖奪。前預定駐烏軍隊，現在將到一營。務請迅催續發，以勝勢力而備不虞。再中央對於庫恰一路，近日有何計劃，乞示復。又傳言滿洲里方面華俄已起衝突，確否，希並示。毅。眞。」（註五）

駐黑龍江省俄領照會督軍鮑貴卿，請將黑河所扣俄械發還，並協助運往哈爾濱。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一日

三八七

本日，駐黑龍江省俄領照會督軍鮑貴卿曰：「轉據中東鐵路統帶普列士國夫請求將黑河扣留槍械發還俄兵官，並協助該武官等運送槍械赴哈」。

昨（十）日，陸軍部曾以蒸電屬鮑氏：「密還俄械，仍禁謝軍出境尋衅，似屬兩全」。因日前俄銀行錢款運送離黑省時，該武官等聯合日人將領署封圍，扣阻運款車輛，幾至巨變，後由領事允給百五十萬盧布，始得無事。鮑氏以該武官既能對其本國領事有此舉動，若將槍械發還，令其持槍經過中國內地繞道赴哈，豈能保其不滋事故？若由我國派兵監視護送，則俄武官人數甚多，非派重兵不可，黑河亦無此多數軍隊，仍以稍緩發還為宜，故令交涉員面告駐省俄領，拒絕發還所扣槍械。（註六）

註一：邵元沖：「總理護法實錄」。

註二：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二四。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日。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四。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八一——一八二。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五二——一五三。

十二日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電誠北軍前敵：宜卹問商民，保護外人，保全長江航路。

北京政府主戰派擬就攻粵援閩計畫，密電前敵北軍遵照進行，本日，段祺瑞復有一誥誠前敵之電令，主旨包括三項：一、軍行所至，宜問民疾苦，撫恤商家；二、外人之生命財產，隨在切實保護；三、長江航路尤當保全。（註一）

川邊鎮守使陳遐齡以藏人猖獗，電請北京政府派軍赴援。

藏番進犯川邊，邊防軍力薄弱，昌察等縣先後失守，勢甚危急，川邊鎮守使陳遐齡電請北京政府派兵赴援。（註二）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十三日。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六。

### 十三日 孫大元帥文對國會議員代表重申反對改組軍政府。

本日，國會非常會議審查會推派代表褚輔成、王湘、吳宗慈、盧仲琳、王葆真五人，進謁孫大元帥文，徵詢對於改組軍政府的意見。孫大元帥表示始終反對改組，蓋因法律上萬難通融，但若不論法律只論事實，則委曲求全亦無不可；大元帥當對國會代表說：

「若國會必以聯陸（榮廷）爲有利者，則余雖親至南寧、梧州晤之，或以大元帥讓之，皆無不可，是可見余非爭一己地位者矣。」（註一）

###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俄使節略，同意按照中東鐵路收費辦法征收松花江捐。

前因俄國盧布貶值，我國征收松花江江捐辦法，擬照中東鐵路收費辦法，收受俄國盧布七倍之值，案經俄國同意，我稅務處以此爲暫且從權，建議照行。本日，北京外交部致俄使節略，同意該項辦法，並聲明日後仍可商酌改變。節略云：

「本年三月六日，接准節略稱：

『哈爾濱改征江捐一事，茲據中東鐵路霍總辦復稱，哈埠俄官甚願副中國政府之意，惟以不改中俄兩國規定松花江行船章程爲要。若與中東鐵路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施行搭客行李及貨物收費之辦法（即收受俄國紙幣加增七倍）一律辦理，則無異議』等語。

當經咨行稅務處去後。茲准咨復：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三日



『據總稅務司呈稱，中俄所定松花江行船章程，若欲從事修改，按照目前時勢，自應從緩，只可暫允俄官所擬以盧布加增七倍之辦法辦理。惟據哈爾濱關稅司查復，此項辦法於河工經費未能完全有益，不過目前暫且從權，此後若欲提議改良，應屬可行之事』等情咨復前來。

本部查稅務處所稱各節，是現在所擬辦法，將來於河工經費能否敷用，尚無把握，應聲明此項辦法不過暫且從權，日後若欲提議改良，仍可商酌辦理。應請貴公使查照，轉知哈埠俄官遵照與哈關稅務司接洽，並希見復。」（

註二）

附錄：稅務處爲松花江江捐收費辦法咨外交部文（註三）

稅務處爲咨行事：案查哈關改征江捐一事，前准來咨，以：

「俄庫使節略稱，哈埠俄官之意，征收松花江江捐，若與中東鐵路新定以俄國紙幣加增七倍之辦法一律辦理，則無異議。本使署深盼稅務處對於此次所擬辦法深表同意等語。咨請核復」等因。

當經本處將俄官所擬辦法令行總稅務司轉令濱江關稅務司查核呈復去後。茲據總稅務司呈稱：

「據哈爾濱關稅務司復稱，現在俄官既以不改中俄規定松花江之行船章程爲要，則按照中東鐵路新定以盧布加增七倍之辦法，雖於河工經費仍恐不敷，然在稅務司之意，似亦別無他法，只得暫且從權等語。

總稅務司查中俄所定松花江行船章程，若欲從事修改，按照目前時勢，自屬難行，只可暫允俄官所擬以盧布加增七倍之辦法辦理。惟俟外交部與俄使商訂之時，似應聲明此項辦法於河工經費未能完全有益，不過目前暫且從權，此後若欲提議改良，應屬可行之事。至此案俟由外交部與俄使商定，應請核示，以便轉行遵辦，復請鑒察」等情前來。

查松花江江捐此次俄官所擬以盧布加增七倍征收之辦法，現據總稅務司呈復各節，其意以爲將來於河工經費能否敷用，尚無把握，擬請貴部與俄使商訂時，須聲明此項辦法不過暫且從權，日後若欲提議改良，仍可商酌辦理。本處復加查核，應准照行。相應咨請貴部查照辦理，並希見復，以憑飭遵可也。此咨外交總長。稅務督辦孫寶琦。中華民國四月七日。

對龍聯軍前敵總指揮李烈鈞電授前線各軍作戰方略，將龍濟光軍逼退至瓊崖。

討龍聯軍前敵總指揮李烈鈞進次恩平後，策劃攻守，部署既定，討龍各軍依照三月二十日的作戰計畫挺進，不旬日遂下陽江，追擊前進。總指揮李復電林葆懌，派艦協剿，士氣益振，李氏嗣進次陽江，指揮各軍，繼續乘勝追擊，龍濟光軍望風逃竄，討龍軍遂下電白。李烈鈞復電授機宜（見附錄），督令速進，信宜、茂名、水東相繼收復，龍軍退雷州，討龍軍再追擊，連破之，龍軍不支，繼續退竄瓊崖，是為討龍之役，計作戰期兩閱月。（註四）

附錄：李烈鈞致林劉魏李各總司令電（註五）

電白攻下，賴諸公勇往，士卒用命，茂名、水東各地，克復自在目前，茲為聯合桂軍作戰，特定要略，望酌之。

（一）逆軍迭受鉅挫，僞將被擒，智窮力竭，已陷入至苦之境。

（二）我軍即乘勢猛追驅逐，水茂方面之敵，聯合桂軍，包圍梅、化、廉、安全線而擊之。

（三）我軍以先擊破敵之一翼為主眼，若有敵可乘，即舉敵全線而殲滅之。

（四）我軍主力，以在茂化之線以南地區為宜，我最右翼部隊，應聯絡桂軍左翼軍，扼制化縣東北部，我最左翼部隊，聯絡海軍，協同動作。

（五）擬商桂軍，屆時以其左翼軍，壓迫化縣、廉江中央地區及化縣西北部。

（六）聯合進攻動作，以先由我軍之右翼軍，與桂軍之左翼軍，向逆軍化廉正面開始為宜，應由前敵決之。

（七）合三十四團賴營為主幹，附機關槍兩挺，砲一門，工兵一連，任別動支隊，藉海軍掩護，在雷州沿岸登陸，實行襲擊雷州南部。

（八）前商海軍林總司令，令出巡艦隊，實行砲擊沿岸逆軍所在地，得蒸電，已電飭出巡各艦遵照，如逆軍所在地點，我艦砲力能及之處，即由尊處派員到該艦接洽等語，如有必要，即請魏總司令派員赴艦接洽。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三日

三九二

(九)得省電云，海軍諸君，已電方軍長，移師進勦瓊崖，又我軍到陽春後，肇軍已移駐黃泥灣，徐東海一股，亦在該處，尙無誤會，胡漢卿統領所部，日出可到陽江。

(十)化廉全線攻克後，進剿雷瓊之軍，由兩粵會同商派，抑各派一部，或由某一二軍獨任之，屆時看逆軍情況，及大局形勢，再行分別商酌，但在最前線主軍，即宜乘勢猛追也。

(十一)以後各處輜重之運輸，擬由此間派輪轉運電白，以省疲勞，而期敏捷。

(十二)僕暫駐陽江。

### 曹錕請調吳佩孚部回駐岳州。

曹錕在岳州、長沙攻陷後，因自覺其所部負弩前驅，徒爲皖系擴張地盤，於本身利害頗不相值，乃有與南方謀和之意。段祺瑞偵知此情後，特授勳籠絡，另一方面徐樹錚則調奉軍兩旅南下，名爲供曹支配，實則含有監視之意。曹遂於本日，以第一路過於疲勞爲由，電請將吳佩孚之第三師及其餘各旅調回岳州。(註六)

### 張敬堯密電北京政府，請暫勿調動吳佩孚。

曹錕本日已電請北京政府，將吳佩孚一師及其餘各旅調回岳州，張敬堯以該軍事關前路軍情重大，因於本日密電北京政府參陸辦公處，請暫緩調動。(註七)

### 北軍吳佩孚電告北京政府前敵軍情。

電文云：

「總統、總理、參陸處鈞鑒：奉電敬悉，自應遵諭進行。昨奉張督軍規定分攻計劃，當即傳集各軍官面商進取方略，本擬即日開始攻擊，以期早弭湘亂，頃得諜報云，敵軍自退駐衡永後，連日建築要塞，負固扼守，並有加增援兵等語。查該處山峯奇險，路徑曲折，較之長岳，戰略大相懸殊，現已密遣軍探，隨同嚮導，審視地勢，並電請

張督軍於收容潰兵之湘人內，選派一隊，迅速前來，充作先導，俾得熟悉地形，免生阻礙。祇特該隊到時，即行督師進攻。惟行軍重要，懇祈隨時指授機宜，俾免貽誤云。謹此電陳，伏乞鑒核。吳佩孚。元印。」（註八）

註一：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五七——一五八。

註三：同註二，頁一四八。

註四：李烈鈞：「李烈鈞自傳」，頁六一。

註五：同註四，頁六九——七一。

註六：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九。

註七：「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十四日。

註八：同註七，民國七年四月十七日

十四日 曹錕自漢口電馮國璋、段祺瑞，請辭兩湖宣撫使職，並請給病假。

皖系智囊「奉軍副總司令」徐樹錚於日前調派奉軍兩旅南下，有監視曹錕之意，曹錕因對前線軍事故示消極，除於昨日電請將第三師吳佩孚部自前線調回岳州外，並於本日自漢口致電馮國璋、段祺瑞，請辭兩湖宣撫使職，並請給病假。後雖經段祺瑞懇切電慰，得以暫時相安無事，惟曹與皖系之不能相與始終，殆可由此窺出端倪。（註一）

北京政府所派陸軍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抵鄂。

經北京政府派遣南下之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前因頓兵武穴，通電主和，招致免職處分，仍留原任。本日率軍由武穴抵鄂，歸第一路司令曹錕節制，派往嘉魚駐紮（註二）。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五九——三六〇。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五日

三九四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六。

## 十五日 北京政府內務部召集全國河務會議。

北京內務部爲消弭河患，籌畫疏治起見，特召集全國河務會議。本日在京開會，會員除由內務總長指派，暨以內務部全國河務研究會會員兼任外，並由交通部、全國水利局、京兆及直隸、河南、山東、浙江、江蘇、湖北等省派員與會（註一）。

## 北軍張懷芝部施從濱師攻佔湖南攸縣。

北軍第二路軍隊由贛省進攻湖南，張懷芝部施從濱師於本日攻佔攸縣，駐攸桂軍退走。北軍旋進取永豐、茶陵等處。（註二）

## 胡適在「新青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於本日開始發行，其中有胡適所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主張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爲建設新文學的宗旨。文學的國語卽在建立標準的國語，然後以國語統一全國的語言，此種國語統一運動是與文學革命相輔相成的。

文學革命爲適應文學發展和時代要求而形成的新趨勢，經胡適、陳獨秀等人提倡，很快獲得熱烈的響應，成爲我國近代啓蒙運動的重要環節。

清末民初，中國文學發展已有求變的趨勢，但是仍然不能符合時代的需要，舊文學的弊病一時很難革除，仍待大力推動改良。文學革命，溫和的倡導始於胡適，大力鼓吹，始於陳獨秀。胡適首先於民國四年十月，將新文學的八要點，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須講求文法，六不作無病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須言之有物，寫就「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分別由「留美學生



季報」和「新青年」先後發表。陳獨秀接著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的文章，在國內樹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幟，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一為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為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為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於是掀起國內文學界熱烈地討論。

在倡導文學革命的過程中，有四種文教活動對新文學具有建基助長的作用，即翻譯外國文學、國語統一運動、國故整理運動和對民間文學的徵集（註三）。國語統一運動起於讀音統一的要求，民國元年教育部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隨後成立「讀音統一會」。民國四年，教育部於北京設立注音字母傳習所，又出版注音字母的報紙。民國五年，黎錦熙等組織「國語研究會」，目的在建立標準的國語，即文學的國語。因其與文學革命相輔相成，故推行文學革命者便時與推行國語者會集討論。胡適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為唯一的宗旨，認為「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纔可有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纔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胡適以上述文字，表示出該文之大旨，並以：（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為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胡適提出此文，係有感於十四世紀以至文藝復興後期西歐所突起的「民間文學」（Popular Literatures）而生的反應（註四），因那時所謂的國語文學（Vernacular Literature）即因意大利的但丁（Dante 1265-1321）利用家鄉佛羅倫斯語（Florence）來寫歌劇，而創造了國語文學的發展潛機。

附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註五）

胡適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一）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五日

三九五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五日

三九六

我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討論，居然受了許多狠可使人樂觀的響應。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的文學哪，江西派的詩哪，夢窗派的詞哪，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貢獻我對於建設新文學的意見。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

-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 三、不用典。
- 四、不用套語爛調。
-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 七、不摹倣古人。
- 八、不避俗話俗字。

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 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 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一筆表過，且說正文。

### （二）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纔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纔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讀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為『活文學』呢？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會說凡是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

產出肉蒲團。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原道』或『擬陸士衡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爲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字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須把這感情譯爲幾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却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却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傳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却要叫他打起唐宋人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得達意，既不得表情，那裏還有文學呢？卽如那儒林外史裏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這都因爲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裏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爲什麼呢？因爲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纔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三)

上節所說，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說：『若要用國語做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我說，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初聽了似乎不通。但是列



位仔細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雖是狠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這些白話文學的勢力，比什麼字典教科書都還大幾百倍。字典說『這』字該讀『魚彥反』，我們偏讀他做『者個』的者字，字典說『麼』字是『細小』，我們偏把他用作『什麼』『那麼』的麼字。字典說『沒』字是『沈也』，『盡也』，我們偏用他做『無有』的無字解。字典說『的字』有許多意義，我們偏把他用來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爾，縱縱爾』的『爾』字……總而言之，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我們今日要想重新規定一種『標準國語』，還須先造無數國語的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够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

我這種議論並不是『嚮壁虛造』的。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門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我且舉幾條例為證：

一、意大利 五百年前，歐洲各國但有方言，沒有『國語』。歐洲最早的國語是意大利文。那時歐洲各國的人多用拉丁文著書通信。到了十四世紀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學家Dante極力主張用意大利話來代拉丁文。他說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國俗話的優美。所以他自己的傑作『喜劇』，全用Tut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話，這部『喜劇』，風行一世，人都稱他做『神聖喜劇』。那『神聖喜劇』的白話後來便成了意大利的標準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五日

四〇〇

國語。後來的文章家Boccacio (1313-1375) 和Lorenzo de, Medici諸人也都用白話作文學。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國語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國 英倫雖只是一個小島國，却有無數方言。現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還只是倫敦附近一帶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話』。當十四世紀時，各處的方言都有些人用來做書。後來到了十四世紀的末年，出了兩位大文學家，一個是Chaucer (1340-1400) 一個，是Wycliff (1320-1384) Chaucer做了許多詩歌散文，都用這『中部土話』。Wycliff把耶教的舊約新約也都譯成『中部土話』。有了這兩個人的文章，便把這『中部土話』變成英國的標準國語，後來到了十五世紀，印刷術輸進英國所印的書多用這『中部土話』國語的標準更確定了。到十六十七兩世紀，Shak espeare和『伊里沙白時代』的無數文學大家，都用國語創造文學。從此以後，這一部分的『中部土話』不但成了英國的標準國語，幾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語了！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大都是這樣發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學的力量纔能變成標準的國語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細說了。

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爲什麼呢？因爲歐洲西部北部的新國，和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他們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遠了，所以他們漸漸的用國語著作文學，還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當年羅馬帝國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鄉；各處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代漢文，有同樣的艱難。所以英法德各國語，一經文學發達以後。便不知不覺的成爲國語了。在意大利却不然。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有意的主張，最有力的是Dante和Albert兩個人又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纔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

我常問我自己道：『自從施耐菴以來，狼有了些極風行的白話文學，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曾有一種標準的國語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千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膽的主張用白話爲中國的『文學的國語』。有時陸放翁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高興了，便做一首白

話詞；有時未晦菴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札記；有時施耐菴吳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部白話的小說。這都是不知不覺的自然出產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因為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為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曾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爲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會成爲標準國語。

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爲『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

#### (四)

上文所說，『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乃是我們的根本主張。如今且說要實行做到這個根本主張，應該怎樣進行。

我以爲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約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前兩步是預備，第三步纔是實行創造新文學。

(一)工具 古人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寫字的要筆好，殺豬的要刀快。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造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預備的方法，約有兩種：

(甲)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 例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宋儒語錄，白話信札；元人戲曲，明清傳奇的說白。唐宋的白話詩詞，也該選讀。

(乙)用白話作各種文學 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作文；無論通信，做詩，譯書做筆記，做報館文章，編學堂講義，替死人作墓誌，替活人上條陳，……都該用白話來做。我們從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養成了一種文言的習慣，所以雖是活人，只會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勁，若不用點苦工夫，決不能使用白話圓轉如意。若單在新青年裏面做白話文字，此外還依舊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決不能磨鍊成白話的文學家。

不但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應該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對白話文學的人，我也奉勸他們用白話來做文字。爲什

麼呢？因為他們若不能做白話文字，便不配反對白話文學。譬如那些不認得中國字的中國人若主張廢漢文，我一定罵他們不配開口。若是我的朋友錢玄同要主張廢漢文，我決不敢說他不配開口了。那些不會做白話文字的人來反對白話文學，便和那些不懂漢文的人要廢漢文，是一樣的荒謬。所以我勸他們多做些白話文字，多做些白話詩歌，試試白話是否有文學的價值。如果試了幾年，還覺得白話不如文言，那時再來攻擊我們。也還不遲。

還有一層，有些人說『做白話狠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這是因為中毒太深之過。受病深了，更宜趕緊醫治。否則真不可救了。其實做白話並不難。我有一個姪兒今年纔十五歲，一向在徽州不曾出過門，今年他用白話寫信來，居然寫得極好。我們徽州話和官話差得狠遠，我的姪兒不過看了一些白話小說，便會做白話文字了。這可見做白話並不是難事。不過人性懶惰的居多數，捨不得拋『高文典冊』的死文字罷了。

(二)方法 我以為中國近來文學所以這樣腐敗，大半雖由於沒有適用的『工具』，但是單有『工具』，沒有方法，也還不能造新文學。做木匠的人，單有鋸鑿鑽錄，沒有規矩師法，決不能造成木器。文學也是如此。單靠白話便可造本文學，難道把鄭孝胥陳三立的詩翻成了白話，就可算得新文學了嗎？難道那些用白話做的新華春夢記，九尾龜，也可算作新文學嗎？我以為現在國內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沒有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且舉小說一門為例。現在的小說，單指中國人自己著的來看，只有兩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學聊齋志異的筆記小說。篇篇都是『某生，某處人，生有異稟，下筆千言，……一日於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為情死』；或是『某地某生，遊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篤，遂訂白頭之約，……而大婦妬甚，不能相容，女抑鬱以死，……生撫尸一慟幾絕』；……此類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駁。還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學儒林外史或是學官場現形記的白話小說。上等的如廣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龜。這一派小說只學了儒林外史的壞處，却不會學得他的好處。儒林外史的壞處在於體裁結構太不緊嚴，全篇是雜湊起來的，例如婁府一羣人，自成一派，杜府兩公子自成一派；馬二先生又成一派；虞博士又成一派；蕭雲仙鄭孝子又各自成一派。分出來，可成無數節記小說；接下去，可長至無窮無極。官場現形記便是這樣。如今的章回小說，大都犯這個沒有結



構，沒有布局，的懶病。却不知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學價值者，全靠一副寫人物的畫工本領。我十年不曾讀這書了，但是我閉了眼睛，還覺得書中的人物，如嚴貢生，如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權勿用……個個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讀水滸的人，過了二三十年，還不會忘記魯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請問列位讀過廣陵潮和九尾龜的人，過了兩三個月，心目中除了一個『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還記得幾個活靈活的書中人物？——所以我說，現在的『新小說』，全是不懂得文學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只做成了許多又長又臭的文字：只配與報紙的第二張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學上佔一個位置。——小說在中國近年，比較的說來，要算文學中最發達的一門了。小說尚且如此，別種文學，如詩歌戲曲，更不用說了。如今且說什麼叫做『文學的方法呢』？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況且又不是這篇文章的本題，我且約略說幾句。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1) 集收材料的方法 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因此他們不得不做那些極無聊的『漢高帝斬丁公論』，『漢文帝唐太宗優劣論』。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留學生，女學生之可作小說材料者，亦附此類，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 官場妓院與醜陋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够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小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和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 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

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 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這兩件。例如施耐庵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經驗的，所觀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 (Imagination)，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2) 結構的方法 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剪裁和布局兩步：

(甲)剪裁 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用做小說呢？還是做戲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布局 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果。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把那時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苦痛，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一篇，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却不從『某人娶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得充分滿意。這也是神品的布局工夫。——



！近來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樣造得出有價值的新文學呢！

(3) 描寫的方法 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一) 寫人

(二) 寫境

(三) 寫事

(四) 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遊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裏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裏的家庭。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如今且回到本文。我上文說的：創造新文學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剛才說了。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繙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我這個主張，有兩層理由：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够作我們的模範。即以體裁而論，散文只有短篇，設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只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曾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掉文，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於最精采之『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範的價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帥的小說：風花雪月，塗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字，簡直無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五日

四〇六

一毫材料可說。至於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面』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够給我們作模範。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 Bacon 和法國的 Montaigne，至於像 Plato 的『主客論』，Lukley 等的科學文率，Boswell 與 Merley 等的哥羅德話 Mill, Franklin, Goikdon 等的『口傳』，Taine 和 Bukle 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工夫，描寫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 Shakespear 和 Moliere 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寄託戲』(Symbolic Drama)專以美術的手腔，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今天梅蘭芳正在唱新編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還正在等看看新排的多爾滾呢！我也不往下數了，——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確，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討論之透切，……真是美不勝收，至於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裏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鍊的精品，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以上所說，大旨只在約略表示西洋文學方法的完備，因為西洋文學真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範的好處，所以我說：我們如果真要研究文學的方法，不可不趕緊繙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

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擬幾條繙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如下：

- (1) 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我以為國內真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應該開一會議，公共選定若干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約數如一百種長篇小說，五百篇短篇小說，三百種戲劇，五十家散文，為第一部西洋文學叢書，期五年譯完，再選第二部。譯成之稿，由這幾位學者審查，並一一為作長序及著者略傳，然後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選。詩歌一類，不易繙譯，只可縱緩。

(2) 全書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爲白話散文。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前天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圓室案中，寫一位偵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這位偵探穿的是不康橋大學的廣袖制服——這樣譯書，不如不譯。又如林琴南把 Shakespeare 的戲曲，譯成了記敘體的古文！這真是 Shakespeare 的大罪人，罪在圓室案譯者之下。

(三) 創造 上面所說工具與方法兩項，都只是創造新文學的預備。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至於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爲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儘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註一：『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張玉法：『中國現代史』，民國六十六年，臺北，東華書局，上册，頁二八四。

註四：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民國六十七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二版，頁二五。

註五：『新青年』，四卷四期，民國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行，頁二八九——三〇六。

## 十六日 孫大元帥文接犬養毅電，說明相邀訪日原因。

先是，日本友人於上月電邀孫大元帥赴日，孫大元帥未克親往，派朱執信代表赴東瀛，並詢問邀赴之原因。本日，孫大元帥接到犬養毅於十三日自東京之來電，略云：「恐先生自赴閩危險，故請先生來。」並商談「處置督軍方法，兼商量新疆方面，對德人方針……」（註二）

## 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學術審定會條例施行細則十六條。

茲誌該施行細則條文如後：

第一條 本會依據學術審定會條例及本細則，處理學術上著述及發明之審定事務。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六日

四〇七

第二條 本會設常駐會員四人，由會長指定常川駐會辦事。

第三條 本會關於文書庶務會計各事務，應由事務主任稟承會長，督率各事務員分股處理之。

第四條 凡關於選舉事務及條例上之解釋，應由本會隨時送請教育部核辦。

第五條 本會集會日期，由會長酌定，於會期二日前通知各會員。

第六條 本會應於中央選舉會互選日期四十五日以前閉會。

第七條 凡送會審定之著述事項，除參照條例第六條所規定外，尚須注意下列各項：

一、未經出版之著述，須謄寫清晰，校對無訛後送會。

一、著述應以本國文字為主，但關於必須用外國文字之專門學術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著述或發明事項，如有屬於學術審定會條例第六條、第七條所列各款之一，及與本細則前條各項不合者，本會得退還之。

第九條 著述及發明事項呈送到會時，應由常駐會員秉承會長指定限期，分別送請各會員審定。

第十條 凡經本會審定合格者，應由本會彙報教育總長公布之。

第十一條 審定合格之著作物及發明品，應存留本會，以備查核。但本人聲敘理由必須取回者，得酌量以其一部或全部送還之。

第十二條 會員審定完畢後，應按照表式填註評語，於限期內送會。

第十三條 會員關於審定上應用參考圖書及其他物件，必須備置者，得由常駐會員通知事務所置存備用。

第十四條 本會應行記錄事項如左：

一、關於會員及會議事項。

二、關於會務之經過事項。

三、關於審定物件之種目，及呈送人姓名、履歷等事項。

四、關於審定之結果及評語等事項。

五、關於來往文書及布告通知各事項。

六、關於庶務及會計上各事項。

第十五條 本會於閉會時。應報告會務經過情形，及審定結果於教育總長，並將本會應行存查之冊籍物品等件，一併移存教育部保管。

第十六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 北京政府修正公佈「陸軍刑事條例」及「陸軍審判條例」。

修正後的「陸軍刑事條例」計包括總則、分則及附則等一百零三條，凡該條例施行後，陸軍軍人犯罪者適用之，其施行前，未經確定裁判者，比較新舊二條例，從輕處斷。「陸軍刑事條例」所訂的罪則有叛亂、擅權、辱職、抗命、暴行脅迫、侮辱、詐僞、掠奪、逃亡、軍用物損壞、違令及有關俘虜之罪等十二項。

「陸軍審判條例」修正後，包括七章及附則，計五十七條，規定軍人犯「陸軍刑事條例」，或刑法所揭各罪，或違警罰法及其他法律之定有刑名者，以及雖非軍人而犯「陸軍刑事條例」第二條所記載之罪者，均依陸軍軍法會審審判之。其陸軍軍官署或軍人受有損害之附帶私訴者，亦同。該條例對於軍法會審之組織、軍法會審之權限、陸軍檢察、審問、判決、再審等，亦皆有明文之規定。

附錄：

### 一、修正陸軍刑事條例（註三）

#### 第一編 總則

第一條 本條例施行後，陸軍軍人犯罪者適用之。

其施行以前未經確定裁判者，比較新舊二條例從輕處斷。

第二條 雖非陸軍軍人，犯左列各罪者，亦適用本條例：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六日



一、第二十七條第七款之罪。

二、第三十條之罪。

三、第五十九條第六十條之罪。

四、第六十六條之罪。

五、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及第七十一條第二項之罪。

六、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之罪。

七、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七條之罪。

八、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

九、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五條第一項之罪。

第三條

陸軍軍人在民國外，犯本條例所列之罪者，以在民國內犯罪論。

雖非陸軍軍人，在民國外犯本條例第二條所列各款之罪者亦同。

第四條

陸軍軍人在民國外犯刑法，或他種法令之罪者，以在民國內犯罪論。

其在本國陸軍軍隊占領地域內之本國人民及俘虜犯罪亦同。

對於與陸軍共同作戰之海軍軍人之行為，依其職務官等階級，照陸軍軍人一律辦理。

第五條

稱陸軍軍人者如左：

一、在陸軍現役者。

二、召集中之在鄉軍人。

三、不依召集而在部隊服陸軍軍人勤務之在鄉軍人。

第六條

四、前二款外，著用陸軍制服及履行服役義務之在鄉軍人。

左列各款准陸軍軍人：

一、陸軍所屬之學員學生。



二、陸軍軍屬。

三、服陸軍勤務之海軍軍人。

四、巡防隊警備隊之官長士兵。

第八條 海軍官佐、海軍候補生、海軍准尉官，及陸軍准尉官，視同陸軍官佐。陸軍官佐候補者，服官佐勤務時亦同。

第九條 陸軍官佐候補者，在軍士之階級不服官佐勤務者，准陸軍軍士。

第十條 在陸軍兵役無官等等級者，准兵卒。陸軍官佐候補者，在兵卒之階級時亦同。

第十一條 稱在鄉軍人者，謂在陸軍現役以外之續備後備等兵役，及退役之陸軍官佐及准尉官。

第十二條 稱陸軍軍屬者，謂陸軍文官及同等待遇者，並服陸軍之勤務者。但預備或退職之文官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稱海軍軍人者，謂海軍刑事條例所稱之海軍軍人。

第十四條 稱上官者，謂於有命令關係之陸軍軍人間，有下命令權者，無命令關係。而官等等級在上者，視同上官，但兵卒除服軍士勤務者，均為同等。

第十五條 稱司令官者，謂在軍隊任司令之陸軍軍人。

第十六條 稱哨兵者，謂於軍隊駐紮地，為仗衛或警戒之陸軍軍人。

第十七條 稱部隊者，謂陸軍軍隊官衙，學校特務機關，及戰時陸軍特設機關。

第十八條 稱軍中者，謂在左列部隊之內：

一、執戰時體勢之部隊，但留守部隊服衛戍勤務之後備及國民諸隊，並在戰地以外輸送，或補給之

各機關，非在對敵狀態者，不在此限。

二、不執戰時之體勢，而在對敵狀態之部隊。

三、當事變或地方騷擾之際，從事於鎮定之部隊。

第十九條 凡執行死刑時，依管轄陸軍法衙之長官所定之處，槍斃之。

第二十條 宣告徒刑者，於陸軍監獄執行之。其無陸軍監獄處所，得以其他監獄及就近之禁閉室執行之。但法令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因鎮壓多衆共同之暴行，或戰時部隊急迫以保持軍紀之故，而有不得已之行爲，不爲罪。但超過必要程度者，因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二十二條 前條之規定，凡犯刑法及他法令之罪者，均適用之。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與海軍刑事條例均有正條，且其刑無輕重之別。海軍軍人准陸軍軍人者，可適用海軍刑事條例。

第二十四條 暫行刑律總則與本條例不相牴觸者，均適用其規定。

第二編 分則

第一章 叛亂罪

第二十五條 結黨執兵器而爲叛亂之行爲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首謀及參與機密者死刑。

二、指揮羣衆或執行要務者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一等有期徒刑。

三、附和隨行者，二等有期徒刑。

第二十六條 意圖叛亂結黨掠奪兵器彈藥，及其他供軍用之物品者，刑同前條。

第二十七條 爲左列之行爲者處死刑：

一、以軍隊要塞、陣營、艦船、兵器、彈藥及供軍用場所建造物，或其他物品，交付於敵國者。

二、爲敵國作間諜，及幫助敵國之間諜者。

三、洩漏軍事上之機密於敵國者。

四、爲敵國作鄉導，或指示地理者。

五、強要司令官降敵國者。

第二十八條

六、爲敵國奪取俘虜或使之逃走者。  
七、勾結外國人聚衆擾害公安者。  
意圖利敵而爲左列之行爲者處死刑：

一、損壞要塞、陣營、艦船、兵器、彈藥、及供軍用場所建造物，或其他物品，及以其他方法致不堪使用者。

二、損壞或壅塞水陸通路，及橋樑，或以其他方法妨害軍隊艦船之往來者。

三、司令官率軍隊不就守地或配置地，及離其地者。

四、解散隊兵及誘使潰走混亂，或妨害其聯絡集合者。

五、有意使缺乏兵器、彈藥、糧食、被服及其他供軍用之物品者。

六、詐傳命令通報或報告，及爲虛偽之命令通報或報告者。

七、造言飛語，及於前敵叫呼喧噪者。

第二十九條

於前二條所列外，或以其他方法與敵國以利益，而使本國軍事上蒙其損害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條

意圖使軍隊暴動而煽惑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一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第三十二條

預備或陰謀犯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九條之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

第三十三條

預備或陰謀犯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之罪，於事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

第二章 擅權罪

第三十四條

凡未受宣戰之告知，或已受休戰媾和之告知，無故對外國開戰者，處死刑。但先經敵人開戰，而爲正當之防禦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

司令官於職權外之事，非有不得已之理由，擅自進退其所率軍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



處二等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十六條 不待命令無故爲戰鬥者，刑同前條。

第三十七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 第三章 辱職罪

第三十八條 司令官不盡其所應盡之責，而降敵者或委棄要塞於敵者，處死刑。

第三十九條 司令官在野戰時，雖已盡其所應盡之責，不得已而率隊兵降敵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條 司令官在敵前不盡其所應盡之責，而率隊兵退却，或逃避者，處死刑。

第四十一條 司令官率隊兵無故不就守地或配置地，或離去其地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二條 司令官對於有要求出兵救援，及彈壓權之官吏，無故不應其請求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三條 軍官率隊兵輸送軍需物品時，遇見敵軍，不盡其所應盡之責，而擅自拋棄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在輸送船舶遇敵之艦船，不盡其所應盡之責，而使船舶退去者，亦同。

第四十四條 當部下多衆共同爲犯罪行爲時，不盡其彈壓之方法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如因此潰變擾害地方者，

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五條 哨兵及衛兵無故離去守地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三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六條 哨兵及衛兵因睡眠或酒醉，怠其職務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第四十七條

- 一、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 二、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處斷：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三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八條

無故不依規則使哨兵交代，或違反其他之哨令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九條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掌傳達關於軍事之命令通報或報告，而無故不為傳達者，處三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服偵探巡察或偵察勤務，而報告不實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條

保管軍事機密之圖書物件，當危急時不盡其不委棄於敵之方法，致委於敵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一條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掌支給或運輸兵器、彈藥、糧食、被服及其他供軍用物品，無故使之缺乏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五十二條

配給有害健康之飲食者，處三等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第五十三條

因取用兵器或彈藥之不注意，致毀傷他人之身體者，處五等有期徒刑。致死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四條 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二條之未遂犯罪之。

第四章 抗命罪

第五十五條 反抗上官之命令、或不服從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二等有期徒刑。
- 三、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犯本條第二款、第三款之罪，因而釀生重大變故者，得依第一款處斷。

第五十六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 一、敵前首謀死刑，餘衆死刑或無期徒刑。
  -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首謀一等有期徒刑，餘衆二等有期徒刑。
  - 三、其餘首謀二等有期徒刑，餘衆四等有期徒刑。
- 犯本條第二款、第三款之罪，因而釀生重大變故者，得依第一款處斷。

第五章 暴行脅迫罪

第五十七條 對於上官爲暴行或脅迫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 二、其餘一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八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 一、敵前首謀死刑，餘衆死刑或無期徒刑。
  - 二、其餘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如生重大變故者，得依敵前處斷。
- 第五十九條 對於哨兵爲暴行或脅迫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二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三等有期徒刑。

#### 第六十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無期徒刑，餘衆二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首謀二等有期徒刑，餘衆三等有期徒刑。

#### 第六十一條

對於上官或哨兵以外之陸軍軍人，當執行職務時，爲暴行或脅迫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 第六十二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首謀一等有期徒刑。  
二、餘衆三等有期徒刑。

#### 第六十三條

濫用職權而爲凌虐之行爲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 第六十四條

第五十七條至第六十二條之未遂犯罪之。

#### 第六章 侮辱罪

#### 第六十五條

對於上官而加侮辱，或直接以文書侮辱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其以圖畫、文書、偶像、演說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上官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 第六十六條

對於哨兵而加侮辱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 第七章 詐僞罪

#### 第六十七條

關於軍事上爲虛僞之命令、通報或報告，及詐傳命令通報或報告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軍中或戒嚴地域，二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 第六十八條

戰時或事變之際，關於軍事上造言飛語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 第六十九條

冒用陸軍制服及徽章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條 軍醫偽證軍人之身體強弱及其疾病者，處五等有期徒刑。囑託者亦同。

第七十一條 意圖免除兵役，偽爲疾病或自毀傷身體，及爲其他詐僞之行爲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在鄉軍人意圖免召集，而爲前項之行爲者亦同。

第七十二條 意圖免從軍或避危險之勤務，而爲前條之行爲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二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 第八章 掠奪罪

第七十三條 掠奪戰地、或占領地、或駐紮地內，本國或外國人民財產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一等

有期徒刑。掠奪俘虜降人之衣服、財物者亦同。

其搶掠或強姦婦女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七十四條 在戰地掠奪戰死者、或戰傷者之衣服，及其他財物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五條 犯前二條之罪因而傷人或致人於死者處死刑。

第七十六條 官長平時縱兵掠奪或擾害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七十七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 第九章 逃亡罪

第七十八條 無故離去職役或不就職役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一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過三日者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過六日者五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九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過三日者，首謀一等有期徒刑，餘衆二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過六日者，首謀三等有期徒刑，餘衆四等有期徒刑。

#### 第八十條

犯第七十八條之罪，攜帶兵器馬匹及其他重要物品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三等有期徒刑。

#### 第八十一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死刑，餘衆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首謀一等有期徒刑，餘衆三等有期徒刑。

#### 第八十二條

投敵者處死刑。

#### 第八十三條

第七十八條第一款，第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八十條第一款，第八十一條第一款，及第八十二條之未遂犯罪之。

#### 第十章 軍用物損壞罪

#### 第八十四條

燒燬或炸毀軍用倉庫、工場、船舶、汽車、電車、橋樑及其他戰鬥用之建造物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 第八十五條

損壞前條所列各物及軍用鐵道、電線、水陸通路，或使之不堪使用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 第八十六條

燒燬露積兵器、彈藥、糧食、被服及其他軍用物品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軍中或戒嚴地域，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其餘一等有期徒刑。

#### 第八十七條

毀棄或傷害兵器、彈藥、糧食、被服、馬匹及其他軍用物品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六日

四二〇

第八十八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第十一章 關於俘虜之罪

第八十九條 監視或護送俘虜使之逃亡者，處二等有期徒刑。出於疏忽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條 意圖使俘虜逃亡而為暴行或脅迫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一條 劫奪俘虜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二條 藏匿逃亡之俘虜或使之隱避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三條 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一條之未遂犯罪之。

第十二章 違令罪

第九十四條 在鄉軍人無故逾召集之期限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戰時或事變之際逾五日者，二等有期徒刑。

二、平時逾十日者，五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五條 欺蒙哨兵通過哨所或不服哨兵之禁令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前項之外對於哨兵犯哨令者亦同。

第九十六條 發禮礮號礮及其他空礮時，裝填彈丸或瓦石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軍中或戒嚴地域，聞急呼之號報而不集合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八條 意圖違背服從之義務，而以文書圖說，刊寫散布或演說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九條 意圖違背服從之義務而結黨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首謀三等有期徒刑。



二、餘衆四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條 違背職守而結社集會入黨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首謀四等有期徒刑。

二、餘衆五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一條 哨兵或衛兵無故發槍礮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二條 第九十五條之未遂犯罪之。

附則

第一百零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二、修正陸軍審判條例（註四）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軍人犯陸軍刑事條例或刑法所揭各罪，或違警罰法及其他法律之定有刑名者，又雖非軍人而犯陸軍刑事條例第二條所記載之罪者，均依陸軍軍法會審審判之。其陸軍官署或軍人受有損害之附帶私訴者亦同。但軍法會審須由主管部或主管最高級長官核令組織。

第二條 陸軍軍法會審不准旁聽，但宣告判決時，軍人准其旁聽。

第三條 本條例稱軍人者，謂陸軍刑事條例第六條、第七條所揭之人。

歸休兵及在豫備後備兵籍者，非召集中，不得依軍人之例。

第四條 本條例稱長官者，即軍長、師長、獨立或混成旅長、巡防隊統領、警備隊司令官，及接戰地各司令官，暨特設營隊之階級最高官之謂。

第五條 軍人犯刑法上之罪，或違警罰法，及其他法律之罪者，有軍事檢察權諸官，均有起訴之權。但罪應親告者，不在此限。

### 第二章 軍法會審之組織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六日

四二二

第六條 軍法會審之類別如左：

高等軍法會審：設於陸軍部。

軍法會審：設於各督軍、都統、護軍使署、各軍師旅及巡防隊、警備隊、該管高級長官之駐在處所。  
。臨時軍法會審：設於軍中或分駐之軍隊處所。

第七條 各軍法會審，以審判長、審判官、軍法官、錄事等，編成之。

第八條 各軍法會審置審判長一員，審判官四員，依被告人之身分，如左表所定派充之。但巡防隊，警備隊，軍法會審之審判長、審判官，得不拘被告人之身分派充之。臨時軍法會審之審判亦同，並得減審判官一員或二員，及遴派專任審判官審判，暨省略審判上之程序。

審判長

審判官

被告人

校官一員

尉官四員

陸軍上士以下軍人

校官一員

上尉或中尉二員

少尉二員

陸軍少尉及同等軍人

校官一員

上尉二員

中尉二員

陸軍中尉及同等軍人

上校或中校一員

少校二員

上尉二員

陸軍上尉及同等軍人

上校一員

中校二員

少校二員

陸軍少校及同等軍人

少將一員

上校二員

中校二員

陸軍中校及同等軍人

中將一員

少將二員

上校二員

陸軍中將及同等軍人

上將一員

中將二員

少將二員

陸軍少將及同等軍人

上將一員

上將一員

中將三員

陸軍中將及同等軍人

上將一員

上將二員

陸軍上將

中將二員

第三章 軍法會審之權限



第九條 軍法會審審判所屬校官以下，及同等軍人之犯罪者。

第十條 高等軍法會審審判將官及同等軍人，或直接部屬軍人之犯罪者。

第十一條 再審由高等軍法會審審判之，但缺席審判之再審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高等軍法會審，因境地遠隔或別項障礙，得命審判長、審判官、軍法官馳赴該處組織審判。

各軍法會審，得不以所屬之軍官爲審判長，審判官由該管長官咨請或呈請陸軍總長遴派，但陸軍總長因事實上之便利，得以被告人移送於其他軍法會審審判之。

第十三條 臨時軍法會審以其所守備地方爲管轄區域，審判校官以下，及同等軍人之犯罪者。

第十四條 俘虜降人之犯罪者，由軍法會審審判之。

第十五條 軍人二人以上之共犯或附帶犯，若各異其管轄，以先從事審判之軍法會審審判之。若屬於高等軍法會審所管轄之共犯及附帶犯，由高等軍法會審審判之。與海軍軍人共犯或附帶犯時亦同。

第十六條 軍人犯罪在任官任役前，而發覺在任官任役中者，以軍法會審審判之。其所犯在任官任役中，而發覺在免官免役後者，歸普通法院審判。但因本案褫職奪官者，不在此限。

#### 第四章 陸軍檢察

第十七條 軍人犯刑法上之罪，或違警罰法及其他法律之罪者，有軍事檢察權諸官均有搜查憑證之權。

第十八條 該管各級官長知其所屬有現行犯時，得爲訊問及檢察或委軍事檢察官行之。

第十九條 軍事檢察官以左揭各員充之：

一、陸軍憲兵官長軍士。

二、軍、師、旅副官。

巡防隊、警備隊之檢察官，由該管最高級長官指派之。

第二十條 軍人犯罪時，不論何人，得告訴於犯罪地或被告人所在地之軍事檢察官及該管各級官長；因軍人犯罪致損害者亦同。

第二十一條 軍事檢察官、憲兵司法警察官、巡警，見有軍人爲現行犯者，得逮捕之。

憲兵、司法警察官、巡警，逮捕軍人後，應迅速送交軍事檢察官或該管各級官長。

第二十二條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關於軍人犯罪，受有告訴告發時，應交付於軍事檢察官或該管各級官長。

第二十三條 軍事檢察官及該管各級官長，知有與軍人共犯之常人，得依第二十一條辦理。

第二十四條 軍事檢察官及該管各級官長行檢證處分後，對於被告事件應付，以證憑物件添具調查書，依左列之程序行之。

一、認爲犯刑法上之罪者，詳報於長官。

二、認爲犯違警罰法之罪者，送致管理該事件之官。

三、認爲管轄違異者，若係陸軍軍人，送致於該管軍法會審所在地之陸軍檢察官。若係海軍軍人，送致於該管軍法會審所在地之海軍檢察官。若係巡防隊、警備隊軍人，送致於各該隊之軍事檢察官。若係常人送致於該地之檢察廳，但與軍人共犯之常人，應呈長官核定。

四、屬於高等軍法會審之權限者，呈報於陸軍部。

#### 第五章 審 問

第二十五條 陸軍部及其他長官，受理被告事件，應發交軍法官審問之。

第二十六條 軍法官行審問時，應發傳票。如認爲有必要時，得發拘票，但須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被告人依傳票出庭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訊問之。依拘票出庭者，須於四十八小時內訊問之。訊問被告人經過前項所定時限仍須留置者，須發看管票。

被告人因疾病或其他正當重要事故，不能依傳票或拘票出庭者，得由軍法官就其所在地訊問之。若被告人在遠隔地時，得開示應訊問事件，囑託其地之軍事檢察官、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代爲訊問，及送達傳票，與執行拘票。其應由該管長官呈咨轉行者，各依例辦理。

第二十七條 應傳拘之被告人逃匿，得通行各該官署及各地檢察廳、警察官署，一體拘捕。其應呈請咨行及呈請

通緝者，各依例辦理。其重要罪犯，依前項之規定秘密行之。

第二十八條 軍法官行審問時，發見有共犯、附帶犯、或正罪外，尚有餘罪者，得徑行審問。但共犯、附帶犯如屬於高等軍法會審管轄時，應報告該管長官，轉達陸軍部。

第二十九條 審問與軍人共犯之常人既畢後，須將該常人連同供詞、證憑、物件，送致於該管檢察廳，或其他行使檢察權之官廳。

第三十條 軍法官審問終結後，應具意見書并訴訟書類，呈報陸軍部或該管長官核辦。陸軍部或該管長官認為應開軍法會審者，應即下組織軍法會審之命令。

軍法官審問終結後，認為管轄違異，或應免訴者，應即作成意見書，連同訴訟書類，送呈陸軍部或該管長官，請求宣告。

#### 第六章 判 決

第三十一條 軍法會審以審判長、審判官、軍法官、錄事列席開之。但審判長有自行訊問被告人，或令審判官及軍法官訊問之權。

第三十二條 審判長自開庭以至判決終結之間，認為有必要時，得發傳票、拘票、及看管票。

第三十三條 審判長因法庭之警戒，得為相當之處置。

第三十四條 凡應處徒刑以上之刑之被告人逃走，開庭時，不能出庭，及應科罰金之被告人，接到傳票，至開庭時不出庭者，均得為缺席審判。

第三十五條 判決數人共犯時，被告人中雖有不出庭者，得對於出庭者判決。

第三十六條 判決書應由軍法官，依左列各款作成，與審判長審判官錄事一同簽名蓋章，連同訴訟書類，呈復陸軍總長或該管長官。

#### 一、判決理由。

二、有罪之判決書，應載明其犯罪證據，及應處罪之法文正條。

三、無罪之判決書，應載明被告人死亡、或本人錯誤、或被告事件不成罪、或犯罪證據不完備等事。

四、免訴之判決書，應載明起訴權之時效，或大赦、特赦、或經確定判決、或法律上應全免其罪等事。

五、管轄違異之判決書，應載明管轄違異之事實。

六、有私訴之判決者，應載明私訴之事實。

七、被告人之官職、隊號、姓名、籍貫、年齡、住所及判決之年月日。

第三十七條  
左列各款由該管長官，以訴訟書類，連同判決書，呈由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附以意見書，呈請核定後，凡係於高等軍法會審之判決者，由陸軍部下宣告判決之命令；係於其他軍法會審者，由陸軍部發交該管最高級長官或該管長官，使下宣告判決之命令：

一、應處死刑者。

二、將官、校官、及其同等軍人，應處徒刑者。

三、尉官、准尉官、及其同等軍人，應處三等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第三十八條  
尉官、准尉官、及其同等軍人，應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者，由該管長官於宣告判決後，報告陸軍部，或詳由該管最高級長官，按季彙案呈報。

第三十九條  
士兵應處徒刑者，由各該管長官於宣告判決後，鈔錄全案報告陸軍部，或呈由該管最高級長官，咨部備核。

第四十條  
軍法會審在軍中，或警備接戰之地長官，得不依第三十七條之例，逕下宣告判決之命令。但須於宣告判決後，鈔錄全案報告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

第四十一條  
長官如認軍法會審之判決不合法者，得令再議。其無逕下宣告判決之命令權者，可附意見於判決書後，呈報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

第四十二條 各軍法會審之判決，或由長官呈報之判決，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認為不合法者，得令再議。

第四十三條 奉到宣告判決命令後，審判長、審判官、軍法官、錄事應即列席，使被告人出庭，由審判長宣告判決。

第四十四條 應處徒刑以上之刑之被告人逃匿，或於受宣告後逃走，得發拘票或通行各官署拘捕。其應呈請咨達或令行及呈請通緝者，各依例辦理。

#### 第七章 再 審

第四十五條 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如認軍法會審有判決不當之宣告者，得令再審。

第四十六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於宣告判決後，被告人得為再審之呈訴，被告人亡故者，得由親屬為之。

一、關於殺人罪於刑之宣告後，有被殺者於被告犯罪後仍然生存，或被告犯罪前，已死去之確證者。

二、同一案件，別有人已受刑之宣告而非共犯者。

三、以犯罪前之公正證書，證明其當時不在犯罪處所者。

四、囚有人犯陷害被告人之罪，而已受刑之宣告者。

五、以公正證書證明訴訟書類，有偽造或錯誤者。

第四十七條 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知有前條所列之事實者，得令再審。

第四十八條 該管長官發見第四十六條之事實，應附意見書於訴訟書類，呈明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

第四十九條 缺席審判受徒刑以上之刑者，自宣告日起至刑之期滿免除日止，得呈訴再審。但已知有判決宣告，或已就捕，或自首者，非在十日內不得呈訴再審。

其受罰金之宣告者，自宣告書送至本人住所之日起，限十日以內得呈訴再審。

第五十條 再審之呈訴，無論刑罰在執行中，或免除後，均得行之。

第五十一條 因被告人之請求而再審者，其判決之刑，不得較原判決加重。



第五十二條 凡呈訴再審，應遞呈於管轄該軍法會審之最高級長官，若在高等軍法會審，應遞呈陸軍總長。

軍法官呈訴再審者，應具理由書，附以原審判決宣告書及證憑之書類謄本，由長官查核，呈送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被告人、或其親屬。呈訴再審者，應具理由書，呈由軍法官附加意見書，經長官核定，呈送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

該管長官對於缺席審判之呈訴再審，應即令再審。

第五十三條 陸軍部及各該最高級長官，受再審之呈訴，如認為應行再審，或由該管長官呈請再審時，應即令再審。

第五十四條 軍法會審對於缺席審判之呈訴再審，得不呈陸軍部或該管最高級長官，即行再審。

第五十五條 陸軍部及各該最高級長官下有再審之命令，如其刑正在執行中者，即停止執行。係死刑者，由呈訴再審時，停止之。

第五十六條 再審事件前，係呈請核定者，再審判決應仍候呈請核定後施行。

附則

第五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北京政府撥發部份省份軍費。

本日，北京政府撥發各省軍費，數目如下：（一）曹錕二十萬元；（二）王占元十萬元；（三）張敬堯續滙十萬元；（四）龍濟光二十萬元；（五）劉存厚十萬元；（六）楊增新十五萬元。（註五）

## 閩督李厚基電請北京政府暫緩實行鹽政改革。

閩省鹽政向由政府專賣，近因鹽務署改訂新章程，擬將福建下游各縣之鹽，仍由官賣，而將上游三十一縣悉行開放，准予商運。閩督李厚基事前並未與謀，故本日致電北京政府，以現值軍興之際，人心

未靖，正宜保持現狀，以安地方。鹽爲民食所關，一省之中，何可辦法歧異，況上游民風強悍，平時搶劫鹽埠屢見疊出，若上下游顯分畛域，則奸人藉以煽惑，勢必鼓動愚民，羣起擾亂，彈壓撫循，動需軍隊，不特妨害治安，並且牽制大局，所關實非淺顯，因電請政府暫從緩辦。（註六）

### 日人在山東擅設民政署，山東省議會請北京政府速向日使交涉。

日人前在山東設置民政署，迭經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駐京日使抗議，迄未解決。近日所設民政署已正式開幕，山東省議會電請北京政府速向日使交涉。（註七）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二六。

註二：「教育雜誌」，十卷六號，法令門，頁三——四。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十七日，第八八〇一號，頁四一七——四三三。

註四：同註三，頁四三三——四四三。

註五：「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十七日。

註六：同註五，民國七年四月二十日。

註七：「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六。

### 十七日 孫大元帥文准石青陽暫緩就任川北鎮守使及川軍第二師師長。

本日，軍政府孫大元帥文函復石青陽，准其暫緩就任川北鎮守使及川軍第二師師長職，函云：

「順慶石青陽鎮守使鑒：同密。敬電悉。前得劉揚君電，已知執事有不得已之苦衷，今來電懇辭，並以川北鎮守使尚未設置，及二師應與四川陸軍暨各義軍通籌編制，爲暫難就職之理由。現正與川議員討論方法，不致偏重一方，令人生忌。茲准執事暫緩就職，惟應負之責，仍望勿辭。援陝何時出發？並望電聞。孫文、籛、印。」（註一）

###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與日本齋藤少將討論中日協防各條款。

北京政府於上月二十五日與日本交換共同防敵公文。本日，外交總長陸徵祥復與齋藤少將討論中日協防各條款，談及召開正式會議，各項細節及該協定之效期。雙方並決定保密，但爲免誤會起見，可使彼此商定一範圍，將條約內容大概公佈。茲誌談論內容如下：

「齋藤云：兩國委員協商之條款，業經商訂多日，極應早開正式會議，從速定局。因本國政府盼望此事甚切，予因不知貴國政府之意如何，未敢報告政府。此次所訂條款，皆爲兩方有益之事，甚爲公平。如供給原料一節，有中國供給日本者，亦有日本供給中國者。如鉛、鐵、皮革、羊毛等類，爲中國供給日本之物，如銅、及精鐵、硫黃等類，爲日本供給中國之物。蓋中國鐵不能作鎗身之用，必須使用日本之好鐵。此節實爲彼此交換利益，並非專利於日本一方。貴國前曾主張條款訂妥後，俟適當之時機始發生效力。但戰事何時發生，不能預定，必待臨時始行著手準備，實有迫不及待之勢，故改爲經兩國政府承認後，即發生效力，所定甚爲妥善。務請貴總長於明日國務會議時，說明其中理由，俾得早開正式會議，是爲至盼。」

總長云：本國政府與貴國政府意見相同，極盼此事有圓滿之結果但預先將各項討論明白，可免將來實行時有所誤會。新將軍爲徵求各方面意見，曾將協定條款送與本部閱看，本部曾加討論。惟條款內何者爲準備期間內之事項，何者謂（疑爲字之誤）共同作戰之事項，二者不甚明晰。照第七條文意上講，所列各項除第三項外，似皆爲準備期間之事項。所謂準備者，容指何種事項而言。

齋藤云：準備事項最要者，即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出兵之數目。其餘尚須彼此詳商，兩國同意後，始能辦理，並非第七條所列各項均爲準備事項。

總長云：所云技士，是否亦屬軍官。

齋藤云：此即兵工廠之技士。貴國將來如欲擴充兵工廠事業，彼時日本可應中國之需要，派遣數名。如中國無需此項技士，日本亦不強派。因日本技士現在尚不敷用，並不願多派技士來華。

總長云：第八條僅提明東清鐵路，何以未提及南滿鐵路。

齋藤云：東清鐵路名爲中俄合辦，管理權實操之俄國，南滿鐵路完全爲日本管理，非若東清鐵路有第三國之關係，故未相提並論。

總長云：東清鐵路中國曾派有督辦，亦有管理之權。第七條三項內軍行鐵路，是否小軌輕便鐵道。

齋藤云：軍用鐵路亦有寬軌者，另有鐵道隊辦理。

總長云：供給軍器之辦法若何。

齋藤云：看彼此需用若干，供給若干，仍照樣給價。

總長云：地圖各國均視爲重要。

齋藤云：此節日本甚爲吃虧，所用地圖較中國實爲精密。

總長云：所謂暗號若何。

齋藤云：此卽軍事暗用之密碼。

總長云：第一項各軍事機關，是否專指上級機關而言。

齋藤云：是專指各上級軍事機關而言，如陸軍部、參謀部、總司令部及師團部等是也。派遣職員，不過敝國派予

一人與貴國接洽一切。

總長云：各條經費少將解釋，本總長業經了解，惟準備事項與共同作戰之事項，可否於文字上設法使其分別明瞭，以免誤會。

齋藤云：共同作戰以前，皆爲準備之期間，因戰事或發生於日內，或發生於數月後，均不能預定，故二者斷難分晰明白。

總長云：現在新聞報因不明此中情形，頗肆攻擊。本總長責任所在，固不能畏其攻擊，所願慮者，輿論誤會太甚，於此事實殊有妨碍。

齋藤云：無論何國，凡關於軍事之協定，斷無公布之理。如爲免誤會起見，不妨彼此商定一範圍，將條款內容大概宣布。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七日

四三二

總長云：如此最好。總之，此事仍須由陸軍當局者決定，予必盡力幫助，俾早日定局。

#### 補記

總長云：本協定之效力是否以歐戰終了而消滅。

齋藤云：歐戰終了後，如尚有防敵之必要，本協定向不能消滅。譬如俄國將來許分為數小國，中有與兩國為敵者，本協定當然有效。原用防德字樣，後將德字改為敵字較為妥協。（今日陸總長報告總理時亦將此節漏下。請注意）」（註二）

##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令駐庫倫大員陳毅向外蒙要求：一、不得接見俄國新黨；二、應正式請求中央派兵駐紮。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俄國新黨派領抵庫倫，因電令陳毅向外蒙要求二事，期擴張在外蒙權力：（一）中國對俄國新黨未予承認，外蒙不得接待；（二）為保護住在蒙俄人生命財產，外蒙應正式請求中央派兵駐紮。電文云：

「真電悉。頃准俄使不正式函稱：『俄新黨現派瓦希列夫往庫接替舊領，日內可到。恐於駐庫總領個人及署員之生命財產，發生危險，請轉電切商外蒙，勿准新黨所派之人在境內停留，並轉飭外蒙注意在蒙俄人生命財產』」各等語。

查此事俄使既經請求，在我正可利用時機，擴張在外蒙權力。希迅告外蒙，以現在中國對俄新黨並未承認，所有該黨派人到庫，當然不予接待。並嗣後無論何黨派人前來，均須請中政府認可，然後接待，以免內外歧異。至保護在蒙俄人一節，查外蒙兵力極屬卑微，並希相機向蒙官府提議，正式請求華兵前往境內駐紮，以資鎮懾。辦理情形，盼即電覆。外。」（註三）

## 張懷芝電告北京政府克復湖南攸縣的經過。



北軍張懷芝部於十五日克復湖南攸縣，旋進占永豐、茶陵，本日，張懷芝致電北京政府，報告經過。電文云：

「（銜略）寒電陳報元日攸情形，計遵崇覽。茲又據施司令寒（十四）、威（十五）、銑（十六）日各電續報戰況，內稱自元日進攻南軍，徹夜劇戰，寒日拂曉，右側魯師之潘旅，將敵擊退，午前追至八合冲，午後佔領朱家臺，南軍向攸縣退却。左側之張贛旅，遇敵頑強，鏖戰甚烈，旋經魯師張旅加入援助該旅，復力攻擊，南軍負嵎抵抗，戰至午後，佔領司空山、廖公舖、丁家壩等處，奪獲機關槍一架，敵勢不支，始向茶陵方面退却。正面皖軍高支隊長所部，連佔□濠三層，並佔土樓，復向龍虎冲追擊。馬支隊長所部，冒彈直前，李統領親到左翼督戰，復經魯師第一團援助，合力猛撲，連奪數山，佔領敵軍堅固陣地，奪獲山砲五尊。馬營務處祥斌，由土樓接續追敵，與魯師第一團白營長良棠，協力猛進，午後四鐘，直攻至攸縣北關，敵由浮橋南竄，咸日黎明遂完全克復攸縣。皖軍馬支隊長復於咸日拂曉，將攸縣敵軍左翼擊退，魯師之潘旅更由朱家臺向敵人左側追擊，並經第六旅掩護右後方面截敵人，向衡山聯絡之線，潘旅與皖軍會合，先後到攸。偽總司令馬濟及偽統領王左唐邱各敵軍，均向茶陵、草布、安仁方面，分潰狼狽逃遁。搜查敵人陣地，死亡狼藉，不可勝數。所獲槍砲，裝械子彈及軍用物品，並其餘傷亡兵士，容再查明詳報。是役也，遂軍自龍壩洲、勒馬山以及沙陵陂，陽昇觀各處山勢險峻，分布戰線，延長三、四十里，兵力約一萬數千餘人，均有防禦工事，溝壘三層，恃險抗拒，極為頑強，各軍處處仰攻，奪佔山頭，衝鋒前線，連戰三晝夜，始得完全克復攸縣等情。除飭該師旅警備搜索，跟踪追襲外，謹電陳報。張懷芝叩。篠（十七）日。」（註四）

### 北京政府派浙江第一師師長童保暄出兵援閩。

福建近日遭粵軍攻擊甚急，浙江督軍楊善德奉北京政府命令，派師長童保暄率浙軍一混成支隊，由溫州航海赴閩援助（註五）。

### 海容軍艦抵達海參崴。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八日

四三四

因海參崴受俄國黨亂影響，情況日益混亂，各國乃續派軍艦前往護僑。北京政府應海參崴僑民的請求，派海容艦前往，本日，該艦抵崴，艦長林建章電告北京政府，略謂：

「容艦本午到崴，此處尚安謐，計有英美艦各一，日艦二，美一等提督一，日三等提督二。他事容與總領事接洽後續報。再本艦電力不能直達北京，並聞。建章叩，篠印。」（註六）

### 北京喇嘛要求撥款維持生命。

北京城各寺院喇嘛，每月錢糧向由蒙藏院具領。因自本年過年後，已三個多月，僅領過一個月錢糧，每名所領，不過中票一元有零，連前共欠五個月錢糧，且至今仍無發放確期，喇嘛生活已有日不得一飽的困苦情形。本日，各寺廟喇嘛約五十餘名，同赴雍和宮印務處，面見掌印包喇嘛，要求具呈蒙藏院，設法撥款，以維衆僧生命。（註七）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五五。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一〇——一二二。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八三。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六。

註六：同註四，民國七年四月二十日。

註七：同註四，民國七年四月十九日。

十八日 孫大元帥文任命崔文藻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陸軍部次長。（註一）

李烈鈞克高州，龍濟光軍棄城逃走。（註二）

岑春煊、張紹曾、盧永祥通電調和時局。

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原爲主戰派所拉攏的對象，本日，與岑春煊、張紹曾聯名通電，調和時局，主張先行停止內戰再作商榷。關於國會的召集則主張以新舊並行方式改組，以免因國家內亂，導致外人干涉。原電云：

「（銜略）自頃外交險象彌迫，不早息爭，國無可救，亡國之慘，國民共之。民國七載，建設毫無，推原其故，率由私心黨見誤之，設無外侮，尚可徐待悔悟之時。今時不我待，若再循環相演，徒與外人以可乘之機，吾民族將無立足之地。苟眞愛國家者，必先和內而後可言對外。爲今之計，解決時局，似宜首先停戰，中央表示亦不再反攻，然後始有商榷餘地。其次則爲國會。而國會之不容緩設，南北當局，咸有同情。竊謂舊會期滿，瞬屆，時日無多，召集新會，手續繁重，未必即能如期成立。萬一選舉延誤，國本動搖，何若一面復舊，一面召新，同時並行，以圖啣接。無新舊之爭論，乃先後之磋商，法理事實皆可兼容，委曲求全，庶有補救。戰事既息，國會重開，所餘地方問題，迅開善後會議，但使中央俯察地方情形，地方尊重中央威信，推誠互讓，夫復何爭？若必爭勝一時，誠恐鑄錯萬世，此則存亡繫諸一念，得失爭此須臾者也。煊等曠觀世界，自來謀人國者，靡不利用內訌，雙方扶植，以遂其巧取豪奪之計。區區愚見，內亂終須解決之一日，與其犧牲國家，毋寧犧牲意見；與其屈服外人，毋寧讓諸昆季。□□之貢，竊本國民天職之良心，冀禦外侮。已來之大患，籌策容或未周至，設心敢矢無他。倘荷贊許，調停更□良法，乞賜教言，以便聯合作最後之忠告，則國事或有轉圜之望，國家幸甚！岑春煊、張紹曾、盧永祥。巧。」（註三）

盧永祥之通電，引起各方的關切，盧氏嗣於二十四密電北京府院及各部，否認列名該電。（註四）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將「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簡章」咨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備案。

俄國阿穆爾省黨亂嚴重，黑龍江與之緊鄰，防務重要且吃緊，爲收指揮聯絡之績效，並專責成，乃籌備「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本日，黑督鮑貴卿將該部簡章咨請外交部備案。茲誌咨文如下：

「黑龍江督軍公署爲咨行事：案查江省設立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業經電報大總統暨院部在案。茲准國務院暨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八日

四三六

參陸兩部齊電開：『語電悉。所擬添設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暨裁併該處各營團情形，已由軍部備案，仍希將簡章造送備查』等因。除呈報並分行外，相應檢同簡章並鈔錄原電咨行大部，請煩查照備案。此咨外交部。督軍鮑貴卿。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十八日。

附簡章並抄電。

附一：黑龍江省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簡章（註五）

第一條 爲維持黑河防務起見，特設臨時警備司令部，以專責成。

第二條 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之組織如左：

司令一員。

中校參謀一員。

少校參謀一員。

少校副官一員。

上尉副官一員。

少尉副官一員。

差遣員二員。

書記一員。

僱員二名。

中士一名。

下士五名。

夫役三名。

第三條

司令部人員如係兼差者，概不支薪，或酌加津貼。茲規定薪餉如左：

司令 月支三百元。

#### 第四條

中校參謀 月支百六十元。  
少校參謀 月支百二十元。  
少校副官 月支一百元。  
上尉副官 月支六十元。  
少尉副官 月支三十五元。  
差遣員二員 每員月支三十元，共六十元。  
書記 月支六十元。  
僱員二名 每名月支二十二元，共四十四元。  
中士一名 月支十四元五角。  
下士五名 每名月支十一元六角，共五十八元。  
夫役三名 每名月支五元，共十五元。

司令部人員職責如左：

司令 稟承督軍命令，指揮第三混成旅所屬各隊暨混成第一旅駐黑隊伍並山砲兵一大排，籌辦防務。

關於外交事項，與道尹會商辦理。

參謀 承司令命令，籌辦防務一切事宜。

副官 承司令之命，傳達命令，收發文件，掌管出納款項、辦理庶務，保管軍械及一切雜務並造報計算一切事務。

書記 承長官之命，辦理文牘事宜。

差遣 承長官之命，調查辦理一切事項。

承長官之命，繕寫一切文件。

#### 第五條 司令應用之公文程式如左：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八日





對於督軍用呈，對於不相統屬者用公函，直屬於司令部者用令。

第六條 駐黑各隊關於防務事項，均呈由司令核奪轉呈，其餘關於餉項等一切例行公事，仍報由原來統屬機關辦理。

第七條 司令、參謀、副官，均由督軍委任咨部，其餘各員均由司令部呈請加委。

第八條 司令部應刊發關防一顆，文曰：「黑龍江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關防」，以資信守。

第九條 司令部之經費，實用實銷，由臨時軍事費項下開支，但公費每月不得超過三百五十元。

第十條 關於軍事必要之件，司令有委托地方官協助辦理之權。

第十一條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酌改之。

#### 附二：黑龍江督軍鮑貴卿電（註六）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參謀本部、陸軍部、參戰處均鑒：正密。俄國阿穆爾省黨亂情形，業經先後電陳在案。黑河地當其衝，防務異常吃緊，雖疊經加派軍隊前往填紮，藉資嚴密。惟該項軍隊均係臨時抽調，建制既不統一，約束難期整齊。且該處地屬極邊，交通梗塞，遇有臨時發生事項，千里請命，緩不濟急，自非設立統一機關，不足以聯指臂而專責成。茲爲鞏固邊防迅赴機宜起見，添設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並委本署顧問巴英額爲司令，所有第三混成旅所屬步騎四營及加派駐黑隊伍，統歸節制，以一事權。

再該處既特設司令，統率有人，而第三混成旅所轄軍隊本屬無多，即將旅部裁撤，以所屬騎兵第七團及步兵獨立營改編爲黑龍江暫編陸軍第一混成團，以裁旅節款改編，司令部無須另籌經費。除組織簡章另文具報外，謹此電陳。鮑貴卿。語（六日）。印。」

#### 江西派兵赴粵。

北京政府決定出兵攻粵，並以贛軍爲主力。贛督奉令後，派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爲攻粵總司令，率兵度大庾嶺，向南雄進發，由贛軍旅長丁效蘭、王慶餘等攻佔南雄，謀支援龍濟光（註七）。

北軍第三師吳佩孚部蕭耀南旅進佔衡陽。（註八）

駐豫、鄂間之奉軍第四、第五混成旅編為第一支隊、張景惠任支隊長。（註九）

旅京湖南籌賑會於北京成立。

自護法戰爭爆發以來，南北兩軍交戰於湖南地區，使湘省地方十室九空，人民轉徙流離，不堪言狀，湖南旅京同人因於本日開會成立「旅京湖南籌賑會」，推舉熊希齡為會長，並制定簡章十條。其賑濟與募款方式於第六條中規定為：甲、本會賑款除呈請（北京）政府提倡外，在京由募捐員分認募集外，京外應派員往募者，由會長酌量派出。餘者概以函電懇勸之。乙、各處陸續募到零星捐款者，存京津銀行，一俟稍有成數，即滙往災區施放。其整數鉅款則募到之後，逕寄災區，以備急賑。丙、施賑地點由會長派出查災員，查明各區被災輕重，報告會中開會議決指配賑款多少，交放賑員按戶施放。丁、募賑、查災、放賑、查賑各辦法另定之。該會放賑對象限於湖南被兵各區難民。（註一〇）

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註一一）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七四號，頁一。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七四。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註四：同註三，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六六——一六八。

註六：同註五，頁一六八——一六九。

註七：「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六。

註八：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四。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十九日

四四〇

註九：同註二。

註一〇：同註三。

註一一：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四。

## 十九日 倪嗣冲密電北洋各督，陳述北京政府的財政情形與軍事計畫。

安徽督軍倪嗣冲，本日將探得北京政府的時局政策，密達北洋派各督軍，內容大要爲：（一）北京政府財政困難，正向日本籌借款項；（二）段祺瑞堅持平粵政策；（三）府院政見已一致，但意見未盡消除。電文云：

「（銜略）正密。岳長克復，大局已有轉機，惟芝揆初出，政策尚未宣布，飄搖風雨，焦灼萬分，因特專車入都，探詢政見。抵京以後，謁見元首、芝揆暨各部總長、在野元老，始知財政艱窘，朝不謀夕，每月政費實須一千六百萬之多。謀借外款，百無一應。近與日本議借，所開條件頗爲苛虐，往返磋商，尚未定議。且日人宣言，此次借款是認我國政府尚有統一能力，若政府不能戡平粵亂，則西南尚有僞政府存在，即使條件議妥，此款尚不交付。我國積弱已達極點，內政方針不能不隨外交爲轉移，時勢至此，無可諱言。且即希望和平，提出和議，而此議和有期之內，借款無成，財政束手，凡屬中央發餉之軍隊，除搶擠爲生以外，別無善法可籌，勢不至全國瓦解不止。職此之故，元首於平粵政策極爲注意，並云願親率將士建旆南征。芝揆則謂，粵亂不平，則政府無由存在，故無論如何困難，必先戡定粵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及其他如東海、燕蓀多人均鑒於內外潮流，同持此議，此軍事計畫之大概也。至府院政見已一致，而默窺隱衷，意見尚未盡消。如此後使由政見而融洽意見，誠爲中國無疆之福；倘因意見而破壞政見，則前途之竄，尚有非思議所及者。我輩爲國家計，爲將來計，調和之責正當共負之耳。茲因子春、秀山兩兄電詢政見，故特密陳梗概，乞亮鑒爲幸。再嗣冲於是晚到蚌，並聞。倪嗣冲效印。」（註一）

## 湖北督軍王占元電請北京政府沒收川鹽。

本日，湖北督軍王占元電告北京政府，以川省宣告自主，自行收取鹽稅，妨害並侵吞國稅，應早日

沒收川鹽，免以資「敵」。電文云：

「大總統、國務院鈞鑒，財政部鹽務署鑒：華密。查荆宜一帶係淮鹽引岸，前清咸同匪亂，道路梗阻，江運艱難，借消川鹽，救濟民食。迨承平後，淮商索回引地，州商爭持不允，涉訟累年，多方調停，始准川鹽到宜，鄂省補行抽捐，名曰加厘。兩省各設專員駐宜征收，沿以爲例。民國將鹽款抵借外債，統由中央支配，始將鄂局委員撤消，以歸劃一。但統歸中央收入則可，若由本省自征則不可。川省近日反抗中央，自由收稅，此鹽多係川軍迫脅而來，不特侵吞國稅，而且乾沒商本，既不守稽核範圍，即不得獨享權利，況川省坐收場稅於前，黎天才又在平善壩加抽過境稅於後，毫不與公家相干，似此大宗稅款，藉以資敵，殊失情理之常。擬請鈞座飭部署電令宜昌樞運局，將川鹽暫作私論，沒收入官，斷其餉源，促進和平，並由占元續借蘆鹽五萬引，接濟荆宜民食，俟該省何時效順，即於何口開禁，並仍請以後荆宜地面川淮並消，免致川商任意抬價，荆沙人民受困。此次川鹽每斤增至一串餘文，倘兩淮川鹽並行，何致有此痛苦？占元爲取合中央稅收，兼籌地方善後，不得不剴切上陳，除先飭宜昌樞運局暫將川鹽扣留外，敬候電示祇遵。占元。皓印。」（註二）

前湘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闓自上海到廣西武鳴，會晤廣西督軍兼兩廣巡閱使陸榮廷。

。（註三）

山東省議會籲懇張懷芝返魯，廓清地方匪禍。

本日，順天時報刊載山東省議會致張懷芝電文，力請張氏班師還魯，以靖匪氛而弭戰禍，電文云：「國步已危，內訌不休，常此擾攘，將同漸滅，高明如公，詎未見及。此次調停中輟，再事兵戎，亦謂南軍得岳，氣燄方張，不挫其鋒，慮難就範。雖曰武裝解決，實欲促進和平，事實如斯，抑又何言？惟自大轟南行，魯軍遠調，地方兵力驟形單薄，各縣匪氣，因而愈肆。邇來新泰被陷，東平大掠，東臨、曹沂一帶，尤復口有警告，及今不圖，燎原可慮，揭竿亡秦，流寇禍明，往事昭然，足爲殷鑑。我公愛國愛鄉，均非忽然，詭屬桑梓，責膺保衛，豈以束師專事南服？今岳州既下，長沙收復，中央之威令已張，民生之凋瘵可念，南北究屬同室，何事不可曲容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日

四四二

，嶺表亦有達人，自當不爲己甚，望即趁此時機，亟謀停戰，迅頒銳師，廓清匪禍，國家幸甚，東民幸甚。迫切陳言，伏希亮察。」（註四）

藏番陷昌都，邊軍統領彭日昇降。（註五）

駐庫倫大員陳毅復北京政府外交部稱，外蒙已正式拒絕俄國新黨派領來庫。

初，十七日，外交部電令陳毅向外蒙要求，不得接見俄國新黨所派庫倫領事，以與中央一致。本日，陳毅復電稱，外蒙已拒絕俄新黨派領來庫，致增兵駐庫乙節，正磋商中。電文云：

「外交部鑒：中密。洽電悉。令外蒙與中央一致不承認俄新黨一節，久向蒙署聲明，經其承認。日前俄莫斯科新政府有電致蒙官府，擬派兵送新領到庫，要求承認，經蒙拒絕，因此庫地俄人甚爲恐慌，庫俄領請求防衛，當面允擔任。茲准鈞電，復向蒙署警告，仍無異詞。至增兵駐庫一節，現正磋商，俟得復再達。毅。皓。」（註六）

註一：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一三六A——一三七A。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註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四。

註四：同註二，民國七年四月十九日。

註五：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七四。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八三。

## 二十日 孫大元帥文電陳炯明，囑不可贊同軍政府改組事。

本年一月，西南軍人召開西南護法各省聯合會議於廣州，旨在對抗孫大元帥之軍政府，惟該會並未獲得外交承認，美國領事表示須獲國會通過始可。故西南軍人又聯絡國會議員，圖謀改組軍府。孫大元帥以改組違法，堅決反對。本日，孫大元帥電告陳炯明軍府醞釀改組事，囑其支持軍府，萬不可同意改



組。電文云：

「競存兄鑒：改組一事，萬不可贊同，蓋其初西南聯合會，本以圖外交承認而打消軍政府也。乃其事告成，而通告外國之時，爲美領事所反對。惟此爲西南督軍團勾結違法之機關，美國政府及國民決不承認，小伍於是間計於美領事，領事乃告以人必與軍政府聯爲一致，得國會之通過乃可，此改組之說所由生也。小伍來商之文，文直以違法拒絕之，後彼再請唐來省調和；唐出改組條例，文順筆改其聯合二字爲軍政府，唐始有難色，乃持歸示伍，甚滿足，次日立欲國會通過，稱爲經文修改者以惑衆，衆多爲所動，幾敗乃事矣。爲時過促，不能通過。後各議員來問文，文以實答之，故國會擱之爲懸案。張開儒聞改組之說，立就陸軍總長之職，所以明示反也。兄當與張一致，以維軍政府於不墜可也。此覆。孫文、弼。」（註一）

##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自京赴鄂犒師。

段祺瑞領導皖系，欲藉武力統一全國，故於三月二十三日復任國務總理後，即積極計劃進兵閩粵，於本月十七日，抽調浙江兵員援閩，十八日復令贛軍攻粵。

本日，段祺瑞赴鄂犒師，乘京漢鐵路專車前往漢口，交通次長葉恭綽，財政次長吳鼎昌等三十餘人隨行。（註二）段氏南下，雖名爲犒師，實則協調曹錕、張懷芝之意見（註三）。順天時報在四月十九日「時事要聞」中，對段氏南下犒師，曾作如下評述：

「一、解釋曹宣撫使、王督軍以下之誤會也。曹宣撫使以下前敵各重要軍人等，已受徐樹錚一派之遊說，對於中央近來難免有生誤會之傾向，加以前敵各司令與中央，僅恃電報互相聯絡，尙缺意思的疏通，且難出一致之行動者頗不少。故總理擬親赴漢口，欲晤會曹、王兩督軍，解釋此誤會。

二、決定此後作戰之方針也。北軍在湖南逐日迫擊南軍，漸次達到目的，但此際仍以窮追南軍爲得策耶？抑因目前形勢，休戰妥協爲得策耶？即所謂確定對南方針之根本，若仍以續行討伐爲得策，則攻擊廣東之方法如何？援助龍濟光之方法如何？而關於四川問題，以如何方法援助劉存厚，以如何方法防禦四川南軍東下，均不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日

四四四

可不根本的研究者甚多。

三、解釋對於段芝貴之誤會也。曹宣撫使曩曾致電中央，要求罷免段陸軍總長，然現內閣匆促成立，非可輕易更動閣員之時機，故段氏欲面見曹氏，說明現內閣之苦衷，且欲其撤回罷免段芝貴氏之要求。」（註四）

### 北京政府財政部函外交部：歲埠無戰事，兵險無庸置議。

北京政府國務院及外交部前曾函致財政部，稱招商局飛鯨輪船赴海參崴救僑，必須切實擔保費用，並先發給兵險款項七千五百兩，始肯開行。

本日，財政部咨復外交部，對於招商要求擔保船本船資及洋人保險，前已由財政部咨復，除船資外，均由政府負擔（註五），至於兵險乙項，因該地並無戰事，拒絕擔負。咨文云：

「查此次飛鯨商輪開赴崴埠，招商局要求擔保船本船租，及洋人保險費，業經本部分別核復，咨呈國務院，並咨貴部及交通部查照辦理各在案。至兵險一節，現在海參崴並無戰事，該輪不致有意外危險，所謂發給兵險七千五百兩，自應無庸置議，亦經本部咨行交通部轉飭該局遵照。除咨呈國務院外，相應咨復該部查照可也。兼署財政總長曹汝霖。」（註六）

### 北軍攻佔衡山。

北軍自攻下長沙後，向前進攻。本日，直軍吳佩孚部蕭耀南旅攻克衡山縣城。（註七）

### 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正式成立。（註八）

黑河臨時警備司令部本日正式成立於黑龍江省，用以指揮邊地防務，俾隨時應付俄國阿穆爾省之黨亂。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頁五五七。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五號，頁二一六。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六二。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十九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八八。

註六：同註五，頁九八。

註七：同註二，頁二〇五。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六六——一六九。

## 二十一日 北京政府制定公佈「僑工出洋條例」。

本日，北京政府制定公佈「僑工出洋條例」計十六條。凡中華民國人民傭工於外國者，稱之爲「僑工」。往昔發行僑工出洋護照之權，皆劃屬於各機關，自「僑工出洋條例」公佈後，改由僑工事務局統籌辦理。另爲保障僑工之權益，對於募工承攬人訂有取締規則，亦於本日同時公佈（註一）。

「僑工出洋條例」對於僑工之資格、招募出洋之類別及有關規定，皆訂有明文。茲誌條例全文如次：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傭工於外國者爲僑工。

第二條 僑工出洋以左列之規定爲限：

甲、由政府選送者。

乙、直接應募者。

丙、由募工承攬人招募者。

第三條 僑工應雇時，須有左列各款之資格：

一、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二、身體強健者。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一日

四四六

三、無傳染病者。

四、無嗜好者。

五、品行端正，未曾犯罪有案者。

第四條 乙種之僑工須呈請僑工事務局核准。

第五條 乙種之僑工於呈請僑工事務局時，須詳敘左列各款：

一、應雇之國名地名。

二、應雇之機關。

三、何項工作。

第六條 募工承攬人非經僑工事務局核准發給特許執照後，不得為募工之事業。

第七條 承攬人募工手續，依募工承攬人取締規則行之。

第八條 僑工合同除由政府選送代為訂立外，均須呈經僑工事務局核准，其條文應依僑工合同綱要之規定。

前項僑工合同綱要，由僑工事務局以局令定之。

第九條 無論何項工人出洋時，必須執有僑工事務局發給之護照。

從前各機關發行關於工人出洋護照之權，自本條例公布後一律取消。

第十條 出洋僑工之工資，至少應以十分之二作為養家費，按月滙交北京國務院僑工事務局局長指定在中國

之銀行，代為轉發。其無家族者，由該銀行存儲，俟該工人回國時發還。前項工資，應由雇主按月扣

交該處使館、領館代滙。

第十一條 關於僑工所需之通譯人，非經僑工事務局核准給予證書者，不得充任。

第十二條 關於募工事項，條約中有特別規定者，仍依其規定。

第十三條 工人出洋以前，中國政府向例應收之經費，由僑工事務局或該區域之僑工事務分局核收。

第十四條 因辦理僑工事務之必要，得於僑工所在國或傭工地，設駐外僑工委員。



前項駐外僑工委員，由僑工事務局長呈請國務總理派充，但得以僑工所在地或附近駐劄之使館或領館人員兼充之。

第十五條 募集僑工應由地方行政官署協助辦理者，該地方行政長官應隨時將辦理情形，呈由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轉達僑工事務局。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 段祺瑞與曹錕、張懷芝、王占元會商湘粵軍事。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南下犒師，本日抵漢口，與兩湖宣撫使曹錕、湖北督軍王占元以及張懷芝等，商議湘粵軍事，內容大致如下：

(一) 解釋中日交涉之內幕，聲明與民國五年，中日交涉第五項條件毫無關係。並徵集前敵各將對於此項問題之意見。(二) 擬定在漢設立電匯軍用金融機關，以中、交兩行充之，派吳鼎昌、葉玉虎兩次長分頭籌備。(三) 援劉(存厚)、龍(濟光)攻川粵各手續仍積極進行。(四) 兵工廠加工趕造前敵應用之器械。(五) 吳佩孚等職位之昇遷。(註三)

### 桂軍譚浩明自衡陽退永州。(註四)

### 廣東滇軍第三師張開儒部敗贛軍，奪回南雄。

贛軍於十八日奉北京政府令，由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率兵進逼南雄，謀援龍濟光。本日，滇軍第三師張開儒部敗贛軍，奪回南雄。(註五)

### 全國商會聯合會在天津開會。

全國商會聯合會，本日假天津省議會議場，開第三次大會。會長呂達先因近來內訌未寧，商民大感痛苦，表示調和時局之意。旋舉代表進京，陳請政府息爭停戰，並要求宣布最近中日共同出兵交涉條件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二日

四四八

。(註六)

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電北京政府，主張聯絡駐京各使，一致堅拒霍爾瓦特在哈組設政府。

近傳霍爾瓦特擬在哈爾濱組織政府，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因於本日致電北京政府，主張聯絡各國使領，堅拒霍氏在哈組織政府。電文云：

「國務院鑒：外交部、交通部鑒：正密。篠電請婉拒霍中將在哈組設俄政府事，現又據駐哈日領佐藤面告公所委員以：

『霍組政府，勢非得已，彼甚贊同，林使未悉現狀，不免遲疑。已徇霍請，轉電林使，並請疏通各使意見，希望轉陳督辦予以同意』等語。

查宗熙前晤日使，深以霍氏舉動爲非，並允電諭佐藤知照。乃該領仍持前議，轉電運動，證以霍氏忽遽內部情形，誠恐各「使？」或爲所動，應請設法迅與日使暨各使接洽，一致堅拒。否則以哈爲的，自召紛爭，情勢顯然，豈但路事不可收拾。轉電佈陳，並盼示復。郭宗熙。馬。」（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第八〇六號，頁五四六——五五〇。

註二：同註一，頁五四四——五四五。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四。

註五：同註四。

註六：「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五；「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七〇。

二十二日 廣州軍政府公布「外交部組織條例」。

本日，廣州軍政府制定公布「外交部組織條例」，計十四條。規定外交部直隸於大元帥，管理國際交涉及關於外國居留民並海外僑民事務，以及保護在外商業。外交總長一人，由國會非常會議選出，由大元帥特任。外交部除總務廳外，另置政務司及通商司，分掌相關事務。茲誌該條例全文如后：

#### 外交部組織條例（註一）

第一條 外交部直隸於大元帥，管理國際交涉，及關於外國居留民，並海外僑民事務，保護在外商業。

第二條 外交部置總長一人，由國會非常會議選出，大元帥特任。

第三條 總長承大元帥命，管理部務，監督所屬職員，及外交官領事官。

凡護法各省區長官，其執行本部主管事務，應受外交總長之指揮監督。

第四條 外交部置次長一人，秉承總長之命，輔助總長整理部務。

第五條 外交部置參事四人，秘書四人。參事承長官之命，掌擬訂關於本部主管之法律命令案。秘書承長官之命掌管機要事務。

第六條 外交部置總務廳及左列各司：

一、政務司。

二、通商司。

第七條 總務廳掌事務如左：

一、收藏條約及國際互換文件。

二、調查編纂交涉案件。

三、撰輯、保存、收發或公文件。

四、管理本部所管之官產官物。

五、管理本部經費，並各項收入之預算、決算及會計。

六、稽核直轄各官署之會計。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二日

四五〇

七、編製統計及報告。

八、記錄職員之進退。

九、典守印信。

十、管理本部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司之事項。

#### 第八條 政務司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政治交涉事項。

二、關於地土國界交涉事項。

三、關於公約、及保和會、紅十字會事項。

四、關於禁令、裁判、訴訟、交犯事項。

五、關於在外本國人關係民刑法律事項。

六、關於外人傳教、游歷、及保護、賞卹事項。

七、關於調查出籍、入籍事項。

八、關於國書、赴任文憑、及國際禮儀事項。

九、關於外國官員覲見、及接待外賓事項。

十、關於核准本國官民收受外國勳章，及駐在本國之各國外交官、領事官、僑民等敘勳事項。

#### 第九條 通商司掌事務如左：

一、關於開埠設領事、通商、行船事項。

二、關於保護在外僑民工商事項。

三、關於路、礦、郵、電交涉事項。

四、關於關稅外債交涉事項。

五、關於延聘外人及游學、游歷事項。



六、關於各國公會賽會事項。

七、其他關於商務交涉事項。

第十條 總務廳歸次長直轄。

第十一條 外交部置司長二人，秉承長官之命，分掌各司事務。

第十二條 外交部置僉事主事各若干人，僉事秉承長官之命，分掌總務廳及各司事務。主事秉承長官之命，助理

總務廳及各司事務。

第十三條 外交部因特別事件得置雇員。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廣州軍政府制定公布「大理院暫行章程」。

本日，廣州軍政府制定公布「大理院暫行章程」，計八條（含附則一條）。章程規定，大理院爲最高審判衙門，於護法期內，依法院編制法之規定，暫行設於廣州，並設有院長一人，推事五人，候補推事二人；總檢察廳置檢察長及檢察官各一人。附則云：「該章程施行期間，自大元帥核准大理院開辦之日爲始，俟國會正式開會議決大理院組織大綱頒行後」即停止施行。茲誌該章程條文如后：

### 大理院暫行章程（註二）

第一條 大理院爲最高審判衙門，於護法期內，依法院編制法之規定，暫行設於廣州。

第二條 大理院置院長一人，推事五人，候補推事二人。

第三條 大理院暫設一庭，審理民刑訴訟，山院長指定推事一人爲庭長。

第四條 總檢察廳置檢察長一人，檢察官一人。

第五條 大理院及總檢察廳，應置書記官長。書記官錄事，承發吏各員，視事之繁簡定之。

庭丁、司法警察名額，臨時酌定。



第六條 大理院總檢察廳各員之職務權限、及辦事方法，依法院編制法，及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并按訴訟律管轄各節，及其他法令所定辦理。

第七條 關於大理院所轄案件，其訟費抄錄費、送達費、傳票費等，均照現行章程，加倍徵收。

附 則

第八條 本章程施行期間，自大元帥核准大理院開辦之日爲始，俟國會正式開會議決大理院組織大綱頒行後，本章程即停止施行。

張庫（張家口至庫倫）路汽車通車。

前有商人組織大成張庫汽車公司，在庫倫至張家口間行駛汽車，曾往交通部立案，從事測量修理，現籌備妥善，於本日實行開車。該路全長二千一百七十里。（註三）

附錄：陳崇祖：張庫汽車（註四）

蒙古在大陸之中，爲中俄所包圍，沙漠萬里，人煙稀少，與我接壤者，又皆一帶不毛之地，商人運貨，不得不利用牛馬駱駝，爲唯一交通機關，赴庫商人，多半結隊而行，每駝只載兩包，約四百斤，價四十餘元，極爲勞苦，行程極遲，須三四十日始能抵庫，若遇隆冬大雪，則行程更覺阻滯，風餐露宿，累月兼旬，旅行者無不感蜀道之難，商人景學鈴等，集資十萬，購車十輛，設站十一，名曰大成張庫汽車公司，陳使竭力提倡，並咨請交通部註冊立案，所有庫倫至張家口汽車業務、客運章程，附錄於左：

（一）張家口至庫倫往來汽車到達日程，均以五日爲限。

（二）由張家口至庫倫票價每客現洋一百二十元。

（三）客商所帶行李，每位限重二十斤，准免收費，如逾量一斤，收費五角，逾二斤，收費一元，其餘照此類推，仍至多不得過二十斤。

（四）張家口開至庫倫汽車，逐日停駐住宿地點如左。共計二千三百四十五里



第一日駐在 興化城

第二日駐在 滂江

第三日駐在 烏得

第四日駐在 叻林

第五日下午到庫倫

其由庫倫開至張家口，逐日停駐住宿地點，照上第四日起倒推，第五日下午到張家口，所有沿途應用鋪蓋、及膳宿一切費用，概歸客商自備。

大成公司自開辦以來，頗著成效，交通部隨即添設西北汽車公司，往來更無阻滯，復又有美商元和洋行，亦在該路駛行汽車，搭載貨客，並違背取締外人行駛長途汽車規則，經察哈爾都統將軍扣留，迭由駐京美使，與外交部交涉，磋商既久和平解決將扣留汽車發還，以後仍准遵照取締規則行駛。

註一：「軍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七十五號，頁一——四。

註二：同註一，頁六——七。

註三：「東方雜誌」，一五卷六號，頁二〇五。

註四：陳崇祖：「外蒙近世史」，臺北，文海，頁一一——一一三。

## 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偕鄂督王占元，赴漢陽查看兵工廠。（註一）

### 奉天省與日商訂立三百萬圓借款契約。

奉天省因整理省內官銀局，向日商朝鮮銀行借日金三百萬圓，利率六釐五，九五折扣，償還期為三年，以本溪湖煤鐵公司股份為抵押。本日，由奉天省財政廳長王永江與該銀行支店長訂約簽字。

（註二）

奉天官銀局因濫發紙幣，故紙幣的市價暴落，持此紙幣者，咸欲兌現，於是該銀號極度窮困，連本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三日

四五三

店、支店六處，日需現款四萬圓以資支應。此銀號與奉天省財政有密切之關係，與普通銀行無異，不得已，遂有此借款。而朝鮮銀行前年已借給奉天省三百萬圓，其中除百萬圓已如期償還外，尚有二百萬圓未還，故合新借款，共有五百萬圓。（註三）

又：上海時報在七年五月二日的報導中，指是項簽約日期為四月二十二日。

### 全國商會聯合會討論土布免稅改良等案。

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商會聯合會，本日議程如下：（一）請求政府維持土布免稅，以昭國信案。（二）為土布免稅一案，江蘇財政廳不遵部令，妄擬限制辦法，請求公決呈請取銷案。（三）提倡土布改良案。（四）請求財政部從速撥款，早發鈔票，以維庫倫市面案。（五）請政府在烏梁海設立華官案。（六）請政府向外蒙自治官府交涉減免苛稅案。（七）請政府向外蒙交涉取銷按地收捐案。（註四）

### 駐英公使施肇基電北京政府外交部探詢中日共同防敵案真相。

駐英公使施肇基，本日自倫敦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探詢中日共同防敵案真相，並請外長陸徵祥顧全大局，始終堅執，免壞國家命脈。電文云：

「倫。芝翁總長鑒：泰晤報北京訪事人電：『華報載，略謂中、日共同防敵，所商條款，與前日本人要求五條相似。』當前日要求時，幸仗我公維持，中外同欽。此次如實有其事，全國命脈所繫，更望始終堅執，以顧大局。曷勝盼禱。基。二十三日。」（註五）

### 俄使庫達攝福同意解除俄輪售與華人禁令。

本日，北京外交部秘書朱鶴翔會晤俄使庫達攝福，以中俄兩國共有松花江、黑龍江航權，請解除俄輪售與華人之禁令，庫氏當表同意。茲誌朱、庫二氏問答內容如下：

「鶴翔云：松黑兩江輪船，總長請弛售與華人之禁，貴使允為察辦。茲本部又接哈埠來電稱，日本人已經購得十餘

艘，而華人所購者，俄領以禁令爲詞，未允簽證等語。部長以日本人購置輪船，繼續不已，將中俄兩國共有之松黑兩江航權盡歸日本人之手，不如由華購得，將來辦事易於商量。應請貴使迅弛前禁，速令哈領立即簽證。

庫使云：哈領關於此事，亦有報告到本館請示辦法。貴部意見，本使亦表同情，當即電飭哈領照辦可也。」（註

六）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七五。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五。

註三：「上海日報」，民國七年五月二日。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四。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七二。

## 二十四日 段祺瑞在漢口召集曹錕、王占元、張懷芝、趙倜等開會。

本日，段祺瑞在漢口召集會議，列席者有王占元、張懷芝、曹錕、趙倜、葉恭綽、吳鼎昌、徐樹錚及各有關代表人等，議決重要問題二項如下：

一、征南問題：鄂西、湘南不可不肅清。湘南方面，仍責成曹錕、張敬堯、張懷芝共同作戰，以克復衡山、衡州爲事。於鄂西方面，則令徐樹錚與吳光新會合，以廓清省境，使叛軍不能再舉，然後方可議和一方。對於四川、廣東預定進軍計畫，若西南再肆反抗時，則斷然進攻之。

二、國會問題：因召集新國會尙需時日，於大總統、副總統選舉期前，由各省電請中央，令臨時參議院代行其職權，依程式執行總統選舉會事。（註一）

湘軍師長趙恒惕、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大敗北軍施從濱，收復攸縣。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抵漢之前，張懷芝第二路施從濱師於本月十五日攻佔攸縣，前鋒且達茶陵；及段氏抵漢後，曹錕第一路又連克衡山、衡陽；而入粵之贛軍吳鴻昌部，亦於二十四日深夜攻佔南雄，北軍之捷音頻傳。且閩督李厚基亦電告將出駐廈門，率同援閩浙軍童葆暄部，急攻潮梅，是無論定湘定粵，均指日可待，使段頗爲躊躇滿志，以爲武力政策已收實效。孰料此時傳來施從濱師爲湘軍趙恆惕、劉建藩擊潰之訊，實出意料之外。

徐樹錚嗣於廿五日將是役經過密告張作霖曰：

「密。頃接勳臣及施師長急報，攸縣於廿四日復失。逆軍以數倍之力猛撲激戰，第二路施師及安武軍傷亡頗衆，茶陵我軍爲敵隔絕，長沙兵力出援，省城僅餘百數十人。揆座及仲、志兩帥商定，盡速加援。仲帥總司令部移駐岳州，我軍第一支隊即向長沙迅速。特奉聞。樹。有（二十五日）已印。」（註二）

### 全國商會聯合會討論國幣、釐卡及土布稅等案。

本日，全國商會聯合會討論的議程如下：（一）爲京師稅務署違法折扣收受國幣質問政府嚴行取締案。（二）爲請求政府速籌鈔票兌現辦法，並飭徵收交通各機關一律收納紙幣案。（三）爲整頓釐卡弊端，並請將華洋糖平均收稅案。（四）爲崇文門稅局土布免稅不遵院議違法仍徵案。（五）維持土布免稅案。（六）釐定土布稅釐運照案。（註三）

### 日使林權助向北京外交部表示，霍爾瓦特並無在哈爾濱組織政府計畫，實係改組鐵路公司組織。

本日上午，北京外交部秘書祝惺元會晤日本公使林權助，詢以霍爾瓦特擬在哈爾濱組織政府事，林氏告以絕非組織政府，僅屬鐵路公司之改組，中國政府所得消息，實係哈爾濱日領事佐藤誤聽而誤解霍氏在哈組織政府所致。茲誌二人晤談內容如次：

「惺云：本部接吉林郭省長來電云：『據日本佐藤領事面稱，霍氏擬在哈爾濱組織俄政府，該領已允其轉電林公使疏通駐京各公使之意見』」等語。本部以霍氏在哈組織政府之說，已屬可怪，今貴國領事又對郭省長如此云云，更爲詫異。昨日本部曾詳詢俄庫使，彼云：『並無其事，不過爲辦事便利起見，將公司重加組織，並不涉及政治』云云。本部部長派予詢問貴公使，究竟貴國領事來電如何措詞，貴公使對之意見若何。

林云：此事確係謠言，俄公使亦曾向予詳細解釋，僅屬公司之組織，與政治無干。霍氏現在在京，予亦詳細問過，據其所談組織情形，即英文之Board〔疑應爲“Board”〕，日文可譯爲理事局，絕非組織政府，郭省長當係誤解。如由貴部電知郭省長，告以實在情形，即可了然矣。

惺云：不知貴國領事何亦誤會。

林云：領事亦係誤聽，故來電亦多誤解。」（註四）

## 駐京英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交涉英教士在閩被戕事。

英國教士格拉姆於本月十五日在福建福寧縣屬海港，被盜戕殺，駐閩英領事電告駐京英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進行交涉。（註五）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六三。

註三：同註一，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七二。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五。

## 二十五日 廣東討龍軍林虎等部攻克廣東化州。（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部分別致電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密示與日協商



## 共同防敵案之情形。

駐英公使施肇基前於二十三日電詢北京政府有關中日共同防敵之真相。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就中日協商防敵事，電示施肇基及駐美公使顧維鈞，電文云：

「二十三日電悉。俄國媾和以來，俄亂日熾，西伯利亞德俘日形活動。中國西北邊境，處處與俄接壤，協商對俄態度，迄未明白表示，國際若有變動，影響立至。中、日同在協商方面，又係比鄰，遠東大局安危與共，對於防禦德力東漸，自不能不有所協商。但範圍僅限於防敵，仍俟必要時，方始實行。現在由兩國軍事當局在北京交換意見。特密接洽。外。」（註二）

## 招商局江寬商輪在漢口被撞沉沒。

招商局江寬商輪由上海開駛至鄂，本日在漢口附近，適遇國務總理段祺瑞，由漢口乘楚秦兵輪赴寧，其隨員所乘之楚材兵輪，突與江寬輪相撞，江寬輪立時沉沒，溺斃乘客三、四百人。楚材輪亦受微傷。

（註三）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口誌」，頁三七五。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一五。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五——二〇六。

## 二十六日 孫大元帥文致函鄧澤如，以軍府生內閣暗潮，囑其暫緩回粵辦礦。

初，軍政府孫大元帥文以鄧澤如具有辦理實業之經驗長才，曾函邀鄧氏回粵，為軍府主持礦務。今因軍政府正醞釀改組，該事只得暫緩，孫大元帥特函鄧氏，說明情由，函云：

「澤如兄大鑒：接三月卅號來函，對於回粵辦礦一事，提出三問題，特為解答如下：（一）如設立局所，則對於經營礦業，自有管理稽核之權，且願自行營業，以收實效，兼示提倡。（二）改訂礦章，先祇願於廣東實行，逐

漸推行于各省。然祇就廣東一省而論，如能辦有成效，已可達吾人之目的。（三）礦章如已施行，則將來議和，可提爲條件之一。如施行不及，亦可日做一日，宜擇速於見效，不須大資本之礦開辦，自無資本虛擲之虞。至現時大局，西南各省見軍政府日有發展，恐失其地方割據之權，已生出最大內閣暗潮。軍政府能否無變，尙未可知，請兄暫候三兩月。爾時軍政府如仍進行，勢力必更鞏固，兄歸來當更易展其才略，而現時所辦南洋之礦，亦當能清釐手續矣。此復，並頌義安。孫文啓。四月二十六日。」（註一）

### 護法湘桂聯軍克復攸縣、醴陵、常德。

進窺湘東之北軍第二路軍施從濱師，遭湘桂聯軍擊敗後，攸縣已於廿四日克復。本日，湘桂聯軍再克醴陵，並入江西萍鄉。另湘西北軍第十七師，亦遭擊敗潰退，師長陳復初脫身回省，湘桂聯軍復佔常德。（註二）

株萍路局局長唐德莫電告北京政府交通部，有關醴陵失守消息，電文如下：

「交通部總次長鈞鑒：官軍逃出，醴陵局被敵軍佔據，謹同長沙待命。唐德莫叩。」（註三）

### 北軍援粵軍總司令李厚基設立司令部於廈門。

初，北京政府段內閣任命李厚基爲援粵軍總司令，並調浙軍第一師師長童葆暄爲副司令。本日，李厚基設立司令部於廈門，浙軍集中詔安，與南方軍政府所派陳炯明的護法粵軍相距只有十餘里，詔安、雲霄、和平等縣都宣布軍事戒嚴令。

這一方面的北軍和浙軍，原準備和廣東境內的龍濟光軍配合作戰，但是由於龍軍一蹶不振，李厚基不敢單獨行動，所以形成爲相持局面。（註四）

### 曹錕、張懷芝、倪嗣冲電請馮國璋迅速召集新國會。

北洋軍將領在漢口舉行軍事會議的結果，曹錕、張懷芝、倪嗣沖於本日聯銜通電北方各督，請同意共同聯名上電北京政府，速行召集新國會。電文云：

「（銜略）正密。西南借口護法，擾亂全局，而近日又種種流言，希圖煽惑，茲擬聯銜上大總統一電，請將召集新國會日期早日頒布，以息謠諑，其文曰：北京大總統鈞鑒：竊維共和國立法機關最爲重要，上年解散國會原爲所定憲法不良，恐遺國家萬世之憂，故思去舊召新，重定相當憲法，立民國堅確不拔之基。現在參眾兩院選舉法已經頒布，並明定選期，近日臨時參議院代行職權之說，忽又到處喧傳，此事雖屬子虛，而於實行選集新國會，殊多影響，擬請鈞座嚴令各省區，依照法定程序，積極進行，俾期早日召集，以符立憲國體而慰天下人心。謹此合詞電請，伏乞鈞鑒，俯納施行等語。如蒙贊同，即敬請列臺銜，以便拍發，特此電達，宁候賜復。曹錕、張懷芝、倪嗣沖有印。」（註五）

### 全國商會聯合會公舉代表四人入京，探詢政府內政外交政策。

全國商會聯合會自在天津召開以來，表面的議事日程集中在土布免稅、裁釐加稅等問題，對於時局問題則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各代表因時局倏擾，而有暫以資本存諸銀行，歇業而待和平實現的計畫，但因段祺瑞南下犒師，對日後政策主張尚未宣布，各代表尚存和平希望，乃於本日會議，決定舉派代表四人赴京探索政府的真意，並質問外間所傳的中日外交情形，再作定奪。代表四人爲武昌總商會代表殷爾彝，天津總商會副會長卞蔭昌，上海國貨維持會會長王文典及長沙總商會會長周國鈞。（註六）

### 閩督李厚基赴漳廈督師。

北京政府前令閩浙各軍援粵，閩督李厚基前往電請親赴前敵督師，本日，將赴漳廈督師事，電告北京政府。電文云：

「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奉令援粵，已飛飭唐、臧兩使迅速進攻潮梅。厚基於廿六日親

赴漳廈視師，所有日行公務，軍署委福建第一師師長姚建屏代拆代行。省署委政務廳廳長王善荃代拆代行，遇有重要文件，仍封送行轅核辦。除咨令外，謹此電聞。李厚基叩。有印。」（註七）

法國新任駐京公使柏卜（M. Boppe）在北京呈遞到任國書。（註八）  
海參崴領事團議決應付俄敵原則二項。

海參崴之俄國省署，於廿四日由俄黨紅隊佔領，職員均散（註九），本日，崴埠領事團召開會議，討論應付俄亂辦法，經決定原則二項：（一）對俄紅隊佔領省署事，仍採旁觀態度；（二）電請北京弛禁對俄糧運。（註一〇）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三，五五八——五五九。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六。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三日。

註四：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一八——一一九。

註五：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一四九B——一五〇A。

註六：「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註七：同註七，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註八：「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六。

註九：「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一五。

註一〇：同註九，大事表，頁二四。

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民國七年六釐短期公債條例」及「民國七年六釐公債條例」。



本年一月廿五日，北京政府財政部呈准將協約各國允准延期交付之庚子賠款，發行民國七年短期公債，定額四千八百萬元，爲歸還中交兩行墊欠各款之用。南方護法政府及國會非常會議皆曾通電，指責該項措施違法。而京師商務總會亦以財政部發行此項公債，不遵歷屆內國公債章程辦理，指爲非法營私，並公推代表，向平政院正式起訴，當往財政部提出答辯書答辯。

財政部嗣復呈北京政府總統稱：「前者指定延期賠款發行短期公債；迭經召集兩行及商界人員，徵集發行方法之意見均以公債若不收買京鈔，則京鈔仍無整理之望；若收買京鈔，而政府欠兩行之款；已達九千三百萬有奇，區區四千八百萬收買京鈔，仍不能完全整理。擬再發行公債四千五百萬元，名爲『民國七年六釐公債』，以足九千三百萬元之數。其發行方法，擬將兩種債票，各按五成數目搭配出售，概收兩行京鈔，當擬具條例，並修正短期公債章程，請一律以教令公布」。本日，奉財政部令照准公布。茲誌二項公債條例如次：

#### 一、民國七年六釐短期公債條例（註一）

第一條 政府爲歸還中國、交通兩銀行欠款，及補助該兩行之整備金起見，發行短期公債，以四千八百萬圓爲額，定名曰民國七年六釐短期公債。

第二條 此項公債利率定爲按年六釐。

第三條 此項公債每年付息兩次，上半年付息定爲六月三十日，下半年付息定爲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四條 此項公債自民國七年一月起，用抽籤法分五年償還，每年抽籤兩次，每次抽還總額十分之一，即四百八十萬圓，至民國十一年十二月爲止，全數償清。

前項抽籤於每年六月十日及十二月十日在北京執行，其抽籤辦法，另以部令定之。

第五條 此項公債還本付息，由財政部指定每月延期賠款項下，按照附表所列，每年應付本息總額，交由公債局轉交總稅務司存儲指定之銀行，於還本付息到期之前一箇月分，交中國、交通兩銀行備付。



第六條 此項公債按照票面價格發售，不折不扣。

第七條 此項公債票面，概不記名。

第八條 此項公債票面定為四種，如左：

一、十圓。

二、百圓。

三、千圓。

四、萬圓。

第九條 此項公債之債票及息票，得自償本付息到期之日起，除海關稅外，用以完納一切租稅，及代其他種種現款之用。

第十條 此項公債得為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一條 此項公債得隨意買賣，抵押。其他公務上須交納保證金時，得作為擔保品。

第十二條 經理此項債票人員，對於此項債票，如有損毀信用之行爲，依照妨害內債信用懲罰令，分別懲罰。

第十三條 每屆還本付息十五日以前，由財政部呈請大總統，特派審計院審計官二員，稽查此項債款帳目，並檢驗還本付息之款，每屆抽籤還本之時，亦由審計院審計官會同財政部長官，監視一切。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二、民國七年六釐公債條例（註二）

第一條 政府為續還中國、交通兩銀行積欠起見，發行六釐公債，四千五百萬圓。

第二條 此項公債利率定為按年六釐。

第三條 此項公債以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給付利息之期。

第四條 此項公債十年以內，祇付利息。第十一年起，用抽籤法，分十年償還，每年抽籤兩次，每次抽還總額二十分之一，即二百二十五萬圓，至第二十年為止，全數償清。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七日

四六四

前項抽籤，於每年六月底及十二月底在北京執行之。

第五條 此項公債付息，由財政部按月指撥的款二十二萬五千圓，專款存儲，於每屆付息期前一箇月，交由公債局存儲，屆期撥交中國、交通兩銀行備付。

第六條 此項公債還本，指定五十里以外之各常關收入，為第二次擔保。

第七條 此項公債照票面價額實收，不折不扣。

第八條 此項公債票面，概不記名。

第九條 此項公債票額定為四種，如左：

一、十圓。

二、百圓。

三、千圓。

四、萬圓。

第十條 此項公債之債票及息票，得自還本付息到期之日起，除海關稅外，用以完納一切租稅，及代其他種種現款之用。

第十一條 此項公債得為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二條 此項公債得隨意買賣、抵押。其他公務上須交納保證金時，得作為擔保品。

第十三條 經理此項債票人員，對於此項債票，如有損毀信用之行爲，依照妨害內債信用懲罰令，分別懲罰。

第十四條 每屆還本付息十五日以前，由財政部呈請大總統，特派審計院審計官二員，稽查此項債款帳目，並檢驗還本付息之款。每屆抽籤還本之時，亦由審計院審計官，會同財政部長官，監視一切。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西南各省軍政首長聯合通電反對中日密約。

本日，西南各省軍政首長以段祺瑞藉中日共同出兵之名，與日本密訂條約，實屬賣國喪權行爲，乃一致反對，通電嚴責，並請明白宣布該約，以祛羣疑。電文云：

「（銜略）近閱中西報載，段氏以共同出兵爲名，與日本密訂賣國條約，條件苛酷，聞將於五月一日簽字，廷芳等本日已會電呈馮代總統嚴行拒絕，並請明白宣示天下，文曰：『聞日本以共同出兵爲名，向我國提出條件，關於陸軍者九款，關於海軍者八款。其略謂軍械軍用品原料互相補充，海陸軍防地圖，互相交換。因軍事行動，彼此與以交通便利，彼此派高等軍官，代爲設計指揮操練。此項條件，無軍事行動時，亦可適用於相當地點，共同籌設斥候。其照會係三月二十四日，在東京交換，五月一日實行。以上各節；雖未敢信其必有，惟中西報紙均有記載，言之鑿鑿，恐非無因。乍聞之下，舉國驚駭，條件若見之實行，則舉我國之軍事用品、操練、指揮、要隘、供給、運輸，彼盡代爲處置，名爲共同，實則合併。亡國慘狀，即在眉睫。現在德方力戰西歐，實無東侵之事，俄與德媾和，亦無助德攻我之心，既無共同出兵之理由，即無訂立條件之必要；即使將來因防禦之關係，與日本共賦同仇，或謂事實所需，然訂立條約，必須按照約法第三十五條，由國會通過，斷不能任二三武人秘密把持，以致喪權禍國，如此其極也。現在英、法、美在歐聯軍，何嘗非統屬於法大元帥之下，共同作戰，大敵當前，統一軍械，其關係之密切，當更甚於中日之於東亞者，然未聞有如此苛酷之條件。深恐名爲共同出兵，防禦德俄，實則假外人財力兵力，以壓迫護法義師，故不惜犧牲全國以爲意氣之爭耳。查民國四年日本向我要求二十一條件之第五號，其中要點，爲聘日人充政治、軍事等顧問，緊要地方，聘日人爲警察官，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各項。當時舉國呼號，一致反對，項城亦不肯承認，結果僅乃得免。痛定思痛，曾幾何時，復發生此種苛酷條件，利害比以前更加數倍；從此軍用品物則取携如意，海陸要隘，則扼守由人，門戶洞開，聽人指揮，其尤酷者，平時亦可適用，直永遠無修改廢止之權，以東亞爲範圍，即凡在我國內無處不可爲前列之行動也。三韓覆轍，可爲寒心，稍有天良，奚忍出此。在彼之執政者，乘機以固自國權利，何足爲怪。最可痛者，我之執政者壞法亂紀，一意孤行，不顧國家，竟將國權斷送耳。聞此種條件之交涉，純由段祺瑞及其二三武人主持，冀得外人助力，藉以壓服國民，不知滅亡慘禍，婦釋所悲，寧與偕亡，斷難啞忍。此次西南義旅，不過爲法律而爭，兄弟鬩牆，情

非得已，倘當局有悔禍之誠，則丁茲國難衰微，外交緊逼時期，無事不可磋商就緒，何至以賣國條件爲固權黷武之具耶？我公居元首之位，握統治之權，如對於亡國條件，甘心簽字，則天下後世，論亡國罪魁，豈能曲恕！若果有其事，應請嚴行拒絕；若確無之，則請明白宣布，以祛羣疑。否則非法締約，貽禍國家，一息尙存，誓不承認也。掬誠奉告，伏乞明鑒。伍廷芳、陸榮廷、唐繼堯、林保懌、劉顯世、譚浩明、熊克武、程潛、李烈鈞、李根源、陳炯明、莫榮新等叩。感印。等語。』此事關係中國存亡，諸公愛國，誰不如我，務祈嚴電詰責，一致力爭，民國幸甚。伍廷芳、陸榮廷、唐繼堯、林保懌、劉顯世、譚浩明、熊克武、程潛、李烈鈞、李根源、陳炯明、莫榮新等叩。感印。」（註三）

國務總理段祺瑞與江蘇督軍李純、安徽督軍倪嗣冲、上海護軍使盧永祥會議於南京。（註四）

北京政府財政部咨復外交部，赴歲商輪之船租可酌量貼補，兵險費仍難承認。

初，招商局開赴歲埠之飛鯨輪要求由政府擔船租、船本及保險費各項，財政部已於二十日將辦理情形咨復外交部，本日，北京政府財政部再咨復外交部，對於招商局赴歲救僑之飛鯨商輪，允由財政部酌量貼補船資，而兵險費則仍難承認。咨文云：

「財政部爲咨復事：准貴部函開：『接准來咨，以此次飛鯨商輪開赴歲埠，所有船租一項，應由僑民自行認付等因。本部已據電部領與商會切商辦理。惟適據該領事來電，以免費深知政府爲難，迭與商會商確，僉謂運遣以極窮遊民爲最要，斷難收費，其中匪類且應強迫。此次應酌收十盧，爲火食關費，強遣者並此亦免。商人願搭赴烟者，收費百餘盧，藉以彌補。其不敷船租之數，務請政府擔任等語。是否可行，函達希即查核見復』等因。並准交通部咨開：『招商局飛鯨輪赴歲擔任各費一案，據歲領復稱，水道無險，輪船勿庸保兵險。商人願搭赴烟者，收費百餘盧，藉以彌補。其不敷船租之數，務請政府擔任等語。復經本部將水道無險，輪船無庸保兵險一節，電知招商局



。茲據該局電稱，嚴埠消息，滬不靈通，各國領事均稱危險，所以船上洋人非擔保兵險不肯開行，當向公正洋商估定飛鯨價值五十萬兩，立付保費七千五百兩，與折輕成本之數，大不相同。此次專代政府援救僑民，船租每日二十元，係按煤料用費核定，應仍請計日付租。僑民如願繳費，應由政府收抵租費。其已保兵險，政府理應另付等情。究竟應如何辦理，咨請核復等語。正核辦間，復准交通部咨開：『飛鯨赴威，部咨所謂僑商當然可付船價，諒係指有身家之僑商而言。現在該領事變更宗旨，乘機驅遣極窮匪徒，若輩既無擔任費用之能力，祇可依照該領事所定售票辦法，將所收票費，儘數逕給該局先收，其餘不敷之數，亟應酌量貼補，以恤民隱。至兵險七千二百兩，係因接威領電催亟須開輪，情尚可原，既有洋商保單可查，可否姑予通融，照數給發，咨請核酌見復』等因前來。

查飛鯨此次開赴嚴埠，每日船租二千元，本部前咨應由僑民自行認付一節，係因該輪船本及洋人保險費，既經政府擔任，自未便再給租金。惟既據海參威領事電稱，運遣以極窮遊民為最要，斷難收費，應即按照該領事所擬辦法，酌收十盧為火食關費，商人願搭赴烟者，收費百餘盧，由該領事將所收票費，儘數發給該局先收，其不敷船租若干，應俟招商局核實開報後，再行由部量酌貼補。至兵險七千五百兩，前經本部以現在嚴埠並無戰事，該輪不至有意外危險，所請加保兵險一層，可勿庸置議，行交通部轉飭該局遵照在案。現在復經海參威領事查明，海道無險，輪船無庸保兵險，所有前項兵險，雖經招商局照付，本部仍難通融承認。除咨交通部外，相應咨復貴部查照辦理可也。此咨。兼署財政總長曹汝霖。」（註五）

### 兩湖宣撫使曹錕電告北京政府直隸軍隊業已停戰，靜待後命。

本日，兩湖宣撫使曹錕電告北京政府，略謂：衡陽已完全克復，直隸第三師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混成旅之各部隊已經停戰，注意南軍行動，如南軍不再執頑強抵抗形勢，則各隊亦暫守現在位置，靜待後命。（註六）

### 駐庫倫大員陳毅電北京政府，密陳出兵外蒙交涉及俄領力阻情形。

本日，駐庫倫大員陳毅密電北京政府國務院、外交部，告以：（一）俄新黨兩次來文要求派領，聲



言如華官干涉，可並逐華官華商，業經外蒙拒絕；（二）蒙署會議對是否贊成新黨各居半數，經請示活佛，始決定拒絕；（三）俄領請警告外蒙，勿輕許紅黨派領，並請必要時派隊保護；（四）出兵外蒙事，俄領仍力加阻撓，請政府向俄使交涉。電文云：

「國務院、外交部鑒：

中密。奉部治電稱：『准俄使函稱，俄新黨派員往庫接替舊領，日內可到，恐危及庫領及全署員，請轉電切告外蒙禁阻新黨，並轉囑都護保護在蒙俄人生命財產等語。查此事既准俄使請求，在我正合利用時機擴張在蒙權力。希迅告外蒙拒絕新黨派員，並希向蒙官府提議正式請求華兵前往境內屯駐，以資鎮懾。辦理情形，望即電復』等因。偉略主持，莫名欽佩。

查俄新黨勾煽外蒙非止一次，據確探月前曾直接行文活佛，要求承認該黨所派新領，驅逐舊領，並云如華官干涉，可並逐華官商民，我來保護等語，經活佛兩次復文拒絕。至日前該黨復以強硬態度，電致外蒙云，已由烏丁斯克派紅帽兵送新領來庫，務必承認等語。所派兵數聞八百人。此信傳來，庫地俄人異常恐慌，華商羣求防備。巧日俄領倉皇來署面述：『新黨再再來庫見逼，恐外蒙不知利害輕於承認。乞都護警告外蒙，設法保護。並云事急時須請都護派兵保護領館』等語。當經詰商蒙外交長，據稱俄新黨來電屬實，但未承認云。後據探，當日蒙署會議，對於新黨贊否各半，後經請示活佛，仍飭拒絕，是蒙人趨向已不一致。

正籌辦間，適准部電前因，當面晤車林，告以政府徇俄使之請，增兵赴庫駐屯，藉備緩急，請其同意。一面正式照會官府，要求允復。並聲明我隊到後，仍當與蒙軍聯絡一致，共同行動，無論兵額多寡，及處於何等事勢，凡屬騷擾地方或一切不利於官府之行爲，本大員完全負責。

昨據車林來署答稱，華兵進庫事，經官府會議兩次，僉稱政府增兵衛庫，係屬好意，且事定仍可撤回，本可承認。惟俄領以三方協約，兵有限制，表示反對，請與俄領商洽，並電政府與俄使接洽，得其贊同，即可進兵云云。當以此案原係根據俄使領之請，何至忽自矛盾。當面謁俄領嚴詞詰問。據稱，『前請保護領館係就都護現有衛

兵而言，未便越約派兵』。當答以『外蒙爲我領土，約定限制，僅具效力於平時，不能拘束於臨變。且庫恰兩處僅華兵二百五十名，寥寥奚濟。而貴處衛隊早經遣散淨盡，一旦有事，貴領何恃不恐』，該領結塞。旋稱：『新黨派員來庫，料不過少數護兵，僅影響及其個人利害，似不敢大兵壓境，與中蒙構釁開戰。至蒙古有兵一萬，亦足制敵』。答以『俄黨現與德和，中國又加入協商團體，該黨構釁自意中事。全蒙額兵僅有四千，器械羸敗，勉強練過可用者不過五百，且不全駐在庫。其餘均係烏合，散處四部各旗，蒙亦無力一時調集。蒙兵內容本大員知之最悉，何得捏稱萬數』。該領窮於置答。

本大員復詢以『貴領反對華兵入境，如有不測，貴領對中對蒙是否完全負責』。答云：『本領上無政府，下無兵，何能負責』。詰以：『既無政府，安能破壞中政府之主張，既無一兵，何必反對華兵入境。且無論何項地方何等時勢，必有一負責機關，貴領既不能負責，則負責者當屬何人。』該領云：『蒙人態度，近頗明瞭，俄官商已完全託蒙保護。』答以：『中國有領土主權地位，俄可求庇於蒙，中國不能。中國明知蒙人不能負責，不忍出此』。移時，該領又稱：『俟新黨實行侵入蒙境，再請求進兵』。答以『察庫窺遠，如至事發，勢不可爲』。該領詞窮，乃謂：『至萬不獲已時，俄民既令遷徙，我亦樂官而走，華兵進庫，碍難承認』。答以：『貴領可以棄官，本大員不能。俄民可以遠徙，華民不能。華民生命財產百倍俄蒙，豈能供貴領之孤注』。該領復云：『華民如遭損失，蒙人有牛馬羊儘可賠償』。支離荒謬，可憫可笑。當告以『本日貴領所言，毫無把握，本大員斷不認可』而散。

查俄領一身孤寄，進退維谷，明知蒙不可恃，希望我國保護。而又不願我國進步，且顧惜自己地步，不肯負華兵入境由彼招致之名。故情詞支離，毫無要領。至該領對於俄民條令不行，久無信用，殷實者恐懼思逃，並陰探我國主旨，深盼華兵來庫。且云望都護萬勿聽信領事，新黨有砲，須多帶砲隊等語。中等以下，則日盼新黨來庫，得以分產快意，此俄人一面之實情也。

至蒙人方面，華兵入境，豈其本願。惟庫地轟傳華兵有五六千，陸續向烏得出發，此時旁無援助，故震懾不敢拒絕，姑且向俄推託，又明知不能負責，勉強聽信俄領，希冀我兵不來。其對俄新黨，亦只僥倖不來，免我干涉。萬一俄黨侵庫，我力不能制服，亦必隨風靡從，斷不可恃。惟俄領既有電致駐京俄使，昨復派員警告蒙署，勿爲俄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七日

四七〇

領所誤，該外交長復言，請俟政府復電如何，再行商量辦理。

查事勢既已如此，仍請主持原議，將上列情形，一面向俄使切實解釋，勿爲庫領所誤，電飭遵照。如俄使游移，即請聲明，對蒙事件可以三方協約範圍。此案純係對外關係，斷不在三方限制之列，應與蒙人商辦，無取俄人同意之必要。且此事既經提出，豈可爲一毫無憑藉之俄領所阻，致墮威信，轉啓輕視，並請電示辦法。

至駐烏軍隊，前奉部令已備一混成支隊。惟至今祇到騎兵一營，餘據察電，須俟部款發下，始能出發。應懇轉商參陸部，無論如何爲難，務速撥款，所備支隊全數發烏，靜候相機進庫。而機槍炮隊尤關緊要，萬不可缺。查烏得地據中心，若有重兵駐紮，縱不入庫，亦可箝制外蒙。前清若早注意及此，外蒙斷無獨立之變。懇鑒前車，力圖後盾。若再遷延，萬一事急貽誤，本大員實難當此咎也。一髮千鈞，翹切待命。毅。沁。」（註七）

### 中東鐵路股東總會在京設立董事會，郭宗熙任總裁。

中東鐵路股東總會本日假北京華俄銀行開股東會議，討論設立新董事會問題，當決定在北京設立董事會，選任郭宗熙爲總裁，烏陰及也利爲副總裁，霍爾瓦特爲事務董事，庫路及押庫、浦及洛夫、烏斯多路濶夫、斯拉喀達、庫路瓦洛夫、業哉利斯吉、顏世清爲董事；於烏陰及也利抵任以前，由霍爾瓦特代理副總裁。（註八）

根據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中東鐵路合同，該鐵路在俄京聖彼得堡或北京設董事會，管理鐵路事宜。（註九）俄國革命後，中東鐵路總公司無法在俄行使職權，故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於本月假北京召開臨時股東會，改選董事，並將總公司遷北京。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八一二號，頁六九一——六九三。

註二：同註一，頁六九三——六九五。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七日。

註四：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五。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一七——一一八。

註六：「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八七——一九〇。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八。

註九：「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臺北，國風出版社，冊二，光緒條約，頁三六〇。

##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回京。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於本月二十日出京赴鄂犒師，抵鄂後，曾與湖北督軍王占元、河南督軍趙倜、兩湖宣撫使曹錕及奉、蘇、贛、魯、皖、湘、陝、晉各省代表等，在漢口會議軍務。旋於二十五日偕趙倜等，由漢口乘軍艦至九江，會晤江西督軍陳光遠，即由九江赴寧，於二十七日抵南京，與江蘇督軍李純、安徽督軍倪嗣冲、上海護軍使盧永祥等會議。當日由浦口乘津浦鐵路專車，於本日回京。

（註一）

## 留日全體學生召開大會，討論中日交涉問題。

本日，我國留日全體學生在日本召開大會，討論中日軍事秘約事。留日學生因以該條約的內容苛刻較諸民國四年之廿一條爲甚，乃羣起反對。自本月廿一日以來，組織各省同鄉會聯合會，計參與者十六省，共同議決三項原則：

一、通電內外各重要機關，一致否認此亡國密約。

二、由各省同鄉會選派代表數名回國，號召開國民大會。

三、發布中英二國文字之宣言書，警告全國父老昆季，並求各友邦之仗義幫助。

該三項原則經大會表決，一致通過，並議定俟條約公布或代表辦理無結果時，即應全體一致回國。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



(註一)

護法湘軍師長趙恒惕及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再敗北軍張懷芝部施從濱師。(註三)

贛軍再克廣東南雄。

贛軍奉北京政府令支援廣東，自向粵進攻後，於十九日入南雄縣城，旋復於二十一日為粵省滇軍奪回，兩軍迭經激戰，本日，南雄再為贛軍攻克。(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六——二〇七。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

註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五。

註四：同註一，頁二〇七。

二十九日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謁代總統馮國璋，報告南下經過。

本日，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謁代總統馮國璋，詳陳南下時與前敵諸將所議的對南政策及出征各軍情形。略謂：「征湖南的北軍，以第二路方面情勢最為不利，已與諸將協議挽救。另北軍應以攻粵為優先，雖南雄、韶州之南軍較弱，但福建海軍不堪利用，計劃派北方戰艦南下，與福建軍艦合組為兩個戰隊以攻南。」馮國璋表示贊同。(註一)

浙江省議會電請北京政府嚴拒與日本簽訂協定。

浙江省議會以中日軍事協定，日本條件太過嚴酷，因於本日上電北京政府，請嚴拒之，以保主權。電文云：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鈞鑒：萬急。日本秘密條件，非常嚴酷，如果屬實，亡國慘禍，即在目前，請速嚴行拒絕，以保主權而安民心。如何辦法，盼即電復。浙江省議會叩。艷。」(註二)



## 廣州督軍署舉行討龍祝捷大會。

初，桂系與滇軍約定共同肅清龍軍，推李烈鈞爲討龍軍總指揮，西路高雷、欽廉一帶，由桂軍負責；東路沿海地區歸滇軍負責。三月二十二日，滇軍攻克陽江，四月十二日，佔領電白，二十五日進入化州，二十七日，奪回龍軍根據地廉江，龍濟光逃到香港。昨（廿八）日，李烈鈞由江門回到廣州，本日，在督軍署舉行討龍祝捷大會，討龍軍事乃告結束。（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高而謙晤英使朱爾典，探詢各協商國對謝米諾夫至東三省準備作戰一事所持態度。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高而謙往晤英國公使朱爾典，探詢各協商國對謝米諾夫準備在東三省作戰一事，持何態度？並告以蒙古危險現狀。茲誌二人晤談問答內容如次：

「次長云：對於塞米那夫在東三省準備作戰一事，協商各國應持何等態度，協商各國有定策否。」

朱使云：問題過大，協商各國政府尙無定策，似持旁觀態度，貴國政府亦可持旁觀態度。

次長云：塞米那夫係在本國境內舉動，若持旁觀態度，似有爲難之處。政府擬對過激派及塞米那夫同一待遇，如塞米那夫出境攻擊過激派，勝固可喜，敗則禁其仍回本國。至過激派擬入本國境內，本國亦以兵力抵禦。

朱使云：本公使對於此等辦法未敢奉勸。今日俄國公使與本公使言及，擬往晤陸總長，提出組織東清鐵路管理局之辦法。大約俄公使所擬辦法，塞米那夫之事似亦在內。貴次長可將俄公使所擬辦法酌量辦理。聞過激派已派領事前赴庫倫，有派領事到貴國否。

次長云：據駐俄京參贊電稱，過激派政府擬派領事到庫倫、恰克圖、寧遠、烏里雅蘇台四處。本國政府已電飭庫倫官府，不許其入境矣。

朱使云：協商各國對於此等領事亦均拒絕。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二十九日

四七四

次長云：歐戰以前，俄國駐庫倫衛隊有七十名，其後減至三十名，本國衛隊有二百名，庫倫政府士兵有數百名，如過激派擬攻擊庫倫，恐難抵禦。至本國欲派兵往援，又非需以時日，不能辦到，是蒙古現狀殊形危險。

朱使云：本公使亦深悉貴國爲難之處。」（註四）

北京政府駐庫倫大員陳毅電告政府，派兵駐蒙一事，請再電責蒙以大義，必可成功。

本日，駐庫倫大員陳毅電告北京政府，對於中央派兵駐蒙一事，外蒙已不堅拒，請再責以大義，交涉當可順手，又駐庫俄領照會反對中國出兵，陳毅即予駁覆。電文云：

「國務院、外交部鑒：

中密。沁電計達。關於派兵進庫一事，蒙人本無不可之意。惟因俄領阻梗，力求將俄人方面說妥。現在蒙不可恃，俄領雖反對，亦有『俟調查實在事急，再求進兵』之語。無論俄蒙不能負責，就令勉答負責，豈能聽其虛謬，致誤大局。又俟新黨入境，再求進兵，何能濟事。現蒙署允俟政府復電再商，請一面設法杜絕俄口，一面來電對蒙責以大義，開陳利害，聲明與協約自治無關，擔任並無危害責任。本大員再開誠磋商，當望有效。

再日內與俄領辯論後，俄領隨時照會，以佔自己地步。語甚簡略，文曰：『華兵進駐自治外蒙，與三方協約第七條規定不符，本總領不得不反對』云云。當復照會，文曰：『條約效力只生於平時，不能拘束於臨變。且三方協約以對蒙事件爲範圍，此案純係對外關係，不在約定限制之列。外蒙爲中國領土，恐變生倉卒，兵力單薄，危及中俄蒙人民生命財產，切商請進兵，正所以尊重協約。至實行進兵，仍當體察情勢，秉承吾國政府訓示行之。惟貴領事所恃反對理由，本大員認爲與協約精神，及近日情勢，均屬隔膜，當然無效』云云。合併陳明，乞併案核復。毅。勘。印。」（註五）

魯匪侵入直境。

山東匪勢日熾，省軍多調赴湘省，兵力薄弱，最近東平、恩縣、茌平、臨清等縣，均被匪攻陷，並侵入直隸大名境內，直督已派兵防剿。（註六）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三日。

註三：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一九。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七八——一七九。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一九〇。

註六：「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七。

### 三十日 北京政府交通兼財政總長曹汝霖與滙業銀行締結有線電信借款契約。

段祺瑞復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後，曹汝霖以交通總長兼署財政總長之職位入閣。段系決以武力對付南方，必須財政部籌措巨額軍費，曹氏與日本興業銀行商議，以有線電報作擔保，由興業、臺灣、朝鮮三銀行墊借三千萬日元（註一）。為滙兌方便，中日並合辦滙業銀行，於二月一日成立。本日，曹氏與滙業銀行總經理陸宗輿、理事柿內常次郎締結有線電信借款契約，內容大要如左：

一、借款額日金二千萬圓，利八釐，期限五年，但至期得商議續借。

二、中國全國有線電信之一切財產，並其收入為擔保品。

三、本借款有效期限內，如中國政府欲將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中、丹、英會訂煙沽副水線合同，宣統三年三月十二日，大東、大北電報兩公司預付報費合同，變更約款，或換借外債時，須先與本銀行商議。

本借款有效期限內，中國全國有線電信欲聘用外國技師，須聘用日本人。購買外國材料，須購日本品。又全國有線電信換借外債時，先與本銀行商議。（註二）

北洋軍閥為實現段氏武力政策，不但舉借大筆外債，更因此約而喪失全國有線電報之主權。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附錄：一、中日有線電報借款合同十二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十日訂立（註三）

（按）此借款合同之借款金額爲日金二千萬元，以五年爲滿期，期滿仍得由雙方協議續借。

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稱甲）爲充有線電報改良，及擴充之資金起見，與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以下稱乙）訂借日金二千萬元正，雙方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本借款金額爲日金二千萬元正。

第二條 本借款期限自本合同簽字之日起算，以五年爲滿限，即扣至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大日本帝國大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爲止，但期限到後，仍得由雙方協議續借。

第三條 本借款年息八釐，即對於日金一百元付息日金八元。

第四條 本借款金第一次之利息於本借款交款之日，將自交款之日起，至大正七年七月十四日止之部分，按日計算前付之，此後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前，付後六個月之部分，但最末期之付息，仍按日計算前付其至合同滿期之日爲止之部分。

第五條 本借款金十足交款並無回扣。

第六條 甲受領本借款金時，即交存於乙，俟有需要，隨時提取。但存款利息及滙款之方法另定之。

第七條 本借款金之交款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之授受，均於日本東京行之。

第八條 甲對於乙提供左列物件爲本借款金付給本息之擔保；關於中華民國政府全國有線電報之一切財產及其收入。

第九條 乙對於甲承認其關於有線電報原有之左列借款合同：（一）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十日，中丹英會訂滬沽水線合同。（二）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丹英會訂煙沽副水線合同。（三）宣統三年三月十二日，大東、大北兩電報公司預付報費合同。

第十條 甲於本借款有效期限內，擬變更前條借款之約款時，預先與乙商議。

第十一條 甲於本借款有效期限內，關於有線電報擬由外國借款時，預先與乙商議。

第十二條 甲當將本借款金六個月利息相當之金額，以銀存乙，作為財政部之存款。

本合同共備中日文合同各二分，甲、乙互執各一分。

如關於本合同之解釋有疑義時，以日文合同為準。

中華民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

中華民國政府財政總長曹汝霖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總理陸宗輿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專務理事柿內常次郎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

大日本帝國大正七年四月三十日

中日電報借款合同附件

致滙業銀行承認書

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左列各項：

(一)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對於日本銀行團代表股分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提供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訂定之「中華民國政府改良及擴充有線電報借款合同」為擔保。

(二)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對於日本銀行團代表股分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提供按照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訂定之，「中華民國政府改良及擴充有線電報借款合同」第八條，由中華民國政府提供於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之擔保，即關於中華民國政府全國有線電報之一切財產，及其他收入為復擔保。

中華民國政府交通總長兼署財政總長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總理陸宗輿先生

專務理事柿內常次郎先生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四七八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

復滙業銀行函

逕啓者：接准貴銀行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來函，所開各項均表同意，計開如左：

(一) 中華滙業銀行對於依據合同第六條辦理之中華民國政府存款，按照左列利率付息，但一次提取金五十萬元以上時，應於三日前預先知照，不滿一個月提取之金額，年二釐，不滿三個月提取之金額，年四釐，三個月以上存放之金額，年五釐。

(二) 中華民國政府依據合同第六條，存入中華滙業銀行之存款，除中華民國政府於東京因付給在外國購買物品之代價，或因償還外債所提用之金額，或因償還中華滙業銀行之債務所提用之金額外，應按照提取日之公平滙率行市，合成銀元（北京通用銀元），由北京中華滙業銀行交付之。

(三) 中華民國政府如將合同第十二條之存款滙往東京付息時，應交由中華滙業銀行承辦。此致，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總理陸宗輿先生

專務理事柿內常次郎先生

中華民國政府交通總長兼署財政總長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

復滙業銀行函

逕啓者：接准貴銀行本日來函，所開各條，於本借款期限內，照允如左：

(一) 關於全國有線電報，將來如聘用外國人充技師時，應預向敝銀行商議。

(二) 對於用本借款資金辦理之全國有線電報改良及擴充之事業，如聘用外國人爲技師時，希望聘用適當之日本人。

(三) 將來全國有線電報事業需用材料，購買外國品時，如品質相同或較優，價格相同或較廉，則應購日本品。

此致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總理陸宗輿先生

專務理事柿內常次郎先生

中華民國政府交通總長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

中華滙業銀行來函譯文

逕啓者：此次敝銀行商准日本銀行團，供給資金於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訂定日金二千萬之借款合同，爲貴政府改良及擴充有線電報之資金所有，依據該合同第六條末段之規定，應與貴政府協定之條款及其他事項，擬照下開各條辦理，計開如左：

(一)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對於依據合同第六條辦理之中華民國政府存款，按照左列利率付息，但一次提取金五十萬元以上時，應於三日前預先知照；不滿一個月提取之金額，年二厘，不滿三個月提取之金額，年四厘，三個月以上存放之金額，年五釐。

(二) 中華民國政府依據第六條存入中華滙業銀行之存款，除中華民國政府於東京，因付給在外國購買物品之代價，或因償還外債所提之金額，或因償還中華滙業銀行之債務所提取之金額外，應按照提取日之公平滙水行市，合成銀元（北京通用銀元），由北京中華滙業銀行交付之。

(三) 中華民國政府如將合同第十二條之存款，滙往東京付息時，應交由中華滙業銀行承辦。銀行以上各項，請查照見復爲荷。此致

中華民國政府交通總長兼署財政總長曹閣下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總理陸宗輿

專務理事柿內常次郎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

逕啓者：此次敝銀行商准日本銀行團供給資金，訂定日金二千萬元之借款合同，爲貴政府改良及擴充有線電報之資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四八〇

金，按照民國七年四月十日貴政府、敝銀行訂定之草合同末項規定，與日本銀行團協議之結果，決定如左之三項：

- (一) 敝銀行對於日本銀行團，提供該借款合同爲擔保。
- (二) 敝銀行對於日本銀行團提供該借款之擔保，即關於中華民國政府全國有線電報之一切財產，及其收入爲復擔保。
- (三) 敝銀行對於日本銀行團附交，對於前列二項之貴政府承認書以上各項，相應函請查照，並繕交該項承認書到行，以便轉交爲荷。此致

中華民國政府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閣下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總理陸宗輿

專務理事柿內常次郎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

承認書譯文

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左列第一項，承諾其第二項：

- (一)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對於日本銀行團代表股分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提供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訂定之「中華民國政府改良及擴充有線電報借款合同」爲擔保。

- (二)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對於日本銀行團代表股分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提供按照中華民國四月三十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訂定之「中華民國政府改良及擴充有線電報借款合同」第八條，由中華民國政府提供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擔保，關於中華民國政府全國有線電報之一切財產及其收入爲復擔保。

中華民國政府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

股分公司中華滙業銀行總理陸宗輿先生

專務理事柿內常次郎先生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

## 中華滙業銀行來函譯文

逕啓者：此次敝銀行商准日本銀行團供給資金於中華民國七年四月三十日，與中華民國政府訂定日金二千萬元借款合同，爲改良及擴充有線電報之資金，具擬左列各條，特請貴政府於該借款有效期間內，予以承認，並希見復爲荷。

- (一) 關於全國有線電報將來如聘用外國人充技師時，應預由敝銀行商議。
- (二) 對於用借款資金辦理之全國有線電報改良及擴充之事業，聘用外國人充技師時，希望聘用適當之日本人。
- (三) 將來合同有線電報事業，需用材料，購外國品，如品質相同或較優，價格相同或較廉，則應購買日本品。

### 二、電報借款說帖（註四）

查邊境交通關係重要，我國有線電報。除東部、中部線路建設較早，架線亦多，報務得以隨時接轉，尚不至擁擠停滯外，其如甘新一帶及外蒙等處，地積遼廓，線路綿長，或以原設電局，因數千里祇架一線，並建設至今，迄未大修，桿木朽腐不堪，致報務不能傳遞迅速，或以向未開設電局，通信頗不便利，一旦設有事故，消息阻隔，殊於行政商務上均有妨碍，是以歷次預算，均列有擴充及大修西北電信一款。只因內地待修及添設線路太多，國庫並未撥交分文資金，全資營業盈餘挹注，致擴充固力有不及，大修亦屢次延期。茲值我國籌備參戰之時，外蒙與俄人關係，將有變更，而北部沿邊形勢，尤極險惡，自應迅將西北電信，切實修理，大加擴充，並於設有單線各處，酌量加線，改用快線，以利交通。正籌議間，復迭准庫倫陳都護使文電，及蒙藏院農商部咨，均請添設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兩處電線，本部斟酌至再，覺及今布置，已屬不容再緩，茲就設線修線辦法，及需用經費分年用款與工各條，分晰開列如下：

第一期（一）籌設五原經烏里雅蘇台、科布多至承化寺電線，約共計三千七百餘里，估需經費一百六萬餘元，查此段線路雖較與他處接線爲遠，然輾轉報局較少，與中央通信便利，及避去大沙漠，易爲修理，實爲至要之路，擬趕與次年秋季設竣。其自烏里雅蘇台至五原，擬裝設快機，以利通報。（二）修理西安至成都線路，並加掛一線，查此段線路共計二千三百四十六里，約需經費二十三萬四千六百元，係川陝重要幹線。此線因中間局甚多，傳遞

報務，異常遲緩，擬切實大修，並再添掛一線，裝用快機，以利通報，擬於二年內竣工。(三)張家口經歸化寧夏至固原加線，並大修，計二千八百七十一里，約需經費二十八萬七千一百元。查此段線路，係此路幹線，自五原接烏里雅蘇台後，一線勢不敷用，且至甘新各報，均須由此傳遞，異常緊要，擬於第一期籌備，自興工之日起，一年竣工。擬於大同五原固各處加快機以利通報。(四)杭州經福州、廈門至汕頭加線，並大修，計三千零二十一里，佔需經費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元，查此段線路，係蘇、閩、廣三省沿海幹線，滬、福、閩、廣間，雖各設有直達線通報。惟因線路時遭水患，不能暢達，兼以滬粵電報，須經福建轉遞，比較沿岸大東北所放之水線，頗多遲緩，是以各該處商人噴有繁言，亟應整頓以利通報，自籌備起，擬二年竣工。(五)籌設赤峯、大沽、長安、重慶、巴塘五處無線電臺，以助臨時有線電之不足，就中大沽之臺，並可收發船隻電報，俾便商民。此項電臺，即以已購到之四臺，並將張家口一台移設，使與原設北京武昌等處電臺，聯絡通報。所需經費，除張家口一臺機價不計外，一切桅桿機件，及工運建造等費，約估洋一百五十萬元，擬於二年內設置完竣。

第二期(一)修理陝西之長安經勉化至承化寺電線，並加掛一線，共計七千餘里，佔需經費二百餘萬元。查此段線路係新疆之幹線，年久未修，通報殊不暢達，且因中間局所甚多，僅掛一線，實不敷用。此路既擬與烏里雅蘇台接通，勢非加掛一線不可，擬自第二期起，籌備開工，至三年工竣。於長安、皋蘭、安西、勉化各設快機，以利通報。(二)沿粵漢鐵路建設漢口經長沙至廣州電線，架設雙線，以資直達通報，計程二千一百里，佔需經費二十九萬五千元，查粵漢直達線，原經由江西贛州，因線路曲折綿長，中間經過局所甚多，往往管理不善，直達報務，時為阻礙。是以常由贛州轉遞，不免較遲，現在粵漢鐵路既將次築成，沿路各地商務，勢漸發達，自應沿鐵路另行立桿架設二線，以一線裝快機開粵漢直達，以一線通各地報務，實為目前切要之圖，自籌備起，擬二年工竣。

第三期(一)修理新民至齊齊哈爾線路，並加掛一線，計一千四百四十六里，約需經費十四萬四千六百元。查此段線路，係奉黑幹線，年久未嘗大修，通報殊不暢達，現擬大加修理，並加掛一線，改用快機，以利通報。自籌備興工起，擬二年內工竣。以上所擬各辦法，需款約在銀元六百萬元左右，際此電政款項支絀之時，實屬無可籌措，然為便利全國通信起見，似亦無可再緩，擬請由財政部主持設法，俾便興工。至此項資金，擬每年在電政項下，



歸還五十萬元，其數即於中央各機關應交之報費扣抵，如結算不足，再行照數撥還，以清款目，茲將預算各項經費與辦時期，開列清單，並繪其線路圖，依國務會議規則，提請公決。抑本部更有附陳者，此次所擬展設大修兩項電線，雖為國防行政要需，但所經多荒僻之區，向來收入至微，將來還本付息，均無把握，第以事屬交通要政，不容置為緩圖，此係為不分畛域統籌全局起見，將來政令捷速，中央聲威遠布，暗中所收利益，極為宏遠，即所省款項，亦必甚多，第目前支出巨額資金，歸本部獨力擔負，實屬非常艱窘。逆計一旦青黃不接，必有以耗費責難本部者，事關政策，應請閣議主持，俾得依據進行，不勝企盼。另附預算單八紙圖一紙。（從略）

## 北京政府教育部訂定公布省視學章程及縣視學章程。

北京政府教育部訂定省視學規程十九條及縣視學章程十六條，於本日公布，茲誌條文如下：

### 一、省視學章程（註五）

第一條 各省設省視學四人至六人，承省教育行政長官之命，視察全省教育事宜。

第二條 省視學由省教育行政長官委任。

省視學不得兼任他職。

第三條 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任用為省視學：

- (一) 大學文科或高等師範學校畢業者。
  - (二) 師範學校本科畢業曾任學務職五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 (三) 曾任師範學校中學校校長或教員二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 遇有特別情形，經教育總長核准，暫行任用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省視學應視察之事項如左：

- (一) 地方教育行政及經濟狀況。
- (二) 中等以下學校教育狀況。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 (三) 社會教育及其設施狀況。
  - (四) 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設施狀況。
  - (五) 學務職員執務狀況。
  - (六) 主管長官特命視察事項。
  - (七) 部視學囑託視察事項。
- 第五條 省視學關於左列各事項，得就辦學者指導之：

- (一) 地方教育行政設施事項。
- (二) 學校教育設施事項。
- (三) 社會教育設施事項。
- (四) 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設施事項。
- (五) 教育法令上規定之事項。
- (六) 省教育行政機關決定之事項。
- (七) 主管長官特命指示之事項。

第六條 省視學應於出發前就第四條、第五條所列各款，公同研究，繕具意見書，呈請長官核定。

第七條 省視學至各地方視察學校，毋庸向該校預期通知。

第八條 省視學於視察時，得調閱各項簿冊。

第九條 省視學遇必要時，得試驗學生之成績，或變更教授之時間。

第十條 關於專門學校及其他特別事項，省教育行政長官得派臨時視察員視察之，但亦得命省視學兼司其事。

第十一條 省視學關於第四條及第五條視察或指導之事項，應詳細報告於省教育行政長官。

第十二條 省視學遇部視學蒞省視察時，應報告該省教育情形。



第十三條 省視學視察區域及期間，與其任務之分配，由省教育行政長官定之。

第十四條 省視學處務細則及俸給旅費，由省教育行政長官定之。

第十五條 省教育行政長官關於省視學之任用，及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規定事項，須報經教育總長核准備案。

第十六條 省教育行政長官應將省視學報告摘要，彙送教育部。

第十七條 各省所定省視學暫行規程，應自本令施行之日起即行廢止。

第十八條 本規程於各特別區域亦準用之。

第十九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 二、縣視學規程（註六）

第一條 各省設縣視學每縣一人至三人，秉承縣知事，視察全縣教育事宜。

第二條 縣視學由縣知事呈請省教育行政長官委任，但遇必要時得由省教育行政長官直接任用。

前項縣視學之任用，須報經教育部備案。

第三條 縣視學不得兼任他職，但因特別情形，經省教育行政長官許可，暫由勸學所長兼任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任用為縣視學：

（一）師範學校本科畢業，任學務職一年以上者。

（二）中學校或二年以上，簡易師範科畢業，任學務職二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三）曾任高等小學校校長，或本科正教員二年以上，經省教育行政長官認為確有成績者。

遇有特別情形，經省教育行政長官許可，暫行任用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縣視學之職務如左：

（一）督察各區對於教育法令施行事項。

（二）督察各區對於學務計畫進行事項。

（三）查核各區教育經費及學校經濟之實況。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四八六

- (四) 查核省區學齡兒童之就學及出席實況。
- (五) 視察各學校設備編制及管理之狀況。
- (六) 視察各學校課程教授及學業成績之狀況。
- (七) 視察各學校訓育學風及操行成績之狀況。
- (八) 視察各學校衛生體育及生徒健康之狀況。
- (九) 視察社會教育及其設施狀況。
- (十) 視察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設施狀況。
- (十一) 視察學務職員執務狀況。
- (十二) 視察主管長官或省視學所指定之事項。
- (十三) 宜達主管長官指示之事項。

第六條 縣視學對於縣屬學務職員，得適宜指導之。

第七條 縣視學於視察時，得調閱各項簿冊。

第八條 縣視學遇必要時，得試驗生徒之成績，或變更教授之時間。

第九條 縣視學應將執行職務情形，詳細報告於縣知事。但遇必要時，亦得直接報告於省教育行政長官。

第十條 縣視學遇部省視學蒞縣視察時，應報告該縣教育情形。

第十一條 縣知事應將縣視學報告摘要呈報省教育行政長官。

第十二條 縣視學處務細則由縣知事擬訂，呈請省教育行政長官核定。

縣視學俸給旅費之標準，由省教育行政長官定之。

第十三條 省教育行政長官應隨時考核縣視學之成績，並須增進其教育上之學識。

第十四條 各省所定縣視學暫行規程，應自本令施行之日起，即行廢止。

第十五條 本規程於特別區域亦準用之。其未設縣治地方，關於學務視察事宜，由地方長官酌定辦法，報經教育



總長查核備案。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 「奉軍副司令」徐樹錚電請北京政府迅撥軍餉。

爲應付對南戰事，「奉軍副司令」徐樹錚預備親率軍隊赴湘督戰。本日，徐樹錚致電北京政府，除報告軍事準備情形外，並請迅撥軍餉。原電云：

「湘事吃緊，自應遵諭辦理，業經電催後路軍隊迅速南下。現將在鄂之軍，先行開拔，其駐京漢沿線之軍隊，亦經電令速即來鄂。並與曹使、王督，將進兵計劃會商一切。刻正預備車船，以便裝運前進。錚俟布置就緒，即行率隊往湘督戰。惟軍餉浩繁，懇迅撥鉅款，尅日匯來以濟軍用。其有行軍方略，尤望隨時指示機宜，俾免貽誤。徐樹錚。附。印。」（註七）

### 俄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布告鐵路界內之俄僑，嚴守俄國臨時政府之法令。

布告云：

「查中東鐵路界爲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所有僑居該鐵路界內之各外國人，均歸本國法律之統轄，且尊重中國主權，並嚴守各本國與中國所訂之約章。

俄國前成立公民代表之政府，中國政府迄今尚未承認，亦未使其權推及鐵路界內，因是新發生之情況，亟有指定特別辦法之必要，免出無政府之難容狀態。

本總辦係由各國承認俄國臨時政府之代表，迄今仍舊留任。茲不得不對於僑居鐵路界內之俄人急須行使統治權，以俄國成立正式政府時爲止。其俄國與中國前定各約，毫無違背。

查俄國公民代表之政府，取消俄國之舊法，發布新令，而此項新令在俄人與各外國人雜處他國之地不能施行，是以本總辦仰飭中東鐵路界內常駐或暫設之俄國各官署及公共團體並界內僑居之各俄人，嚴守俄國臨時政府時代施行之法令。至本總辦嗣後行使統治權及根據鐵路界特別情況發出之命令布告，亦應一律嚴守無違。特此布告，以便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四八七



中華民國七年 四月三十日

四八八

周知。」（註八）

湘軍趙恒惕部進佔株州，敗北軍第七師。（註九）

註一：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三二——一三三。

註二：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冊，頁五〇六。

註三：「中外條約彙編」，民國五十三年，臺北，文海，初版，頁二二——二二四。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註五：「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二日，第八一六號，頁三五——三七。

註六：同註五，頁三七——三八。

註七：「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一日。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八〇。

註九：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五。

四月 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與統帶普列士國夫在哈爾濱組織救國會，又名遠東義勇團；內部分為軍事、外交、籌餉、民事四處，由霍氏總籌一切，普氏則為防禦司令。（註）

註：「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二九。



## 五月

一日 北京政府財政部通告發行民國七年短期公債及七年六釐（長期）公債。

上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府以教令公佈施行民國七年短期公債及七年六釐（長期）公債條例，訂於五月一日正式發售。

北京政府發行民國七年短期公債，計四千八百萬元，分兩期發行（五月一日及十月十一日），償還期爲民國十一、十二年，年息六分。北京政府積欠中國、交通兩銀行的借款，至本年已達九千三百萬元，爲償還兩行債務，並整理該兩行之紙幣起見，特發行以上兩種公債，由總稅務司負責保管本息基金。其中七年六釐長期公債計四千五百萬元，亦分兩期發行（五月一日及十月十一日），償還時期爲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年息六分，用途及擔保，與民國七年短期公債同。（註一）

本日，爲上述兩項公債第一次發行日期，財政部公債局因於本日通告發行。茲誌發行公債規則七條如后：

- 一、上項公債自民國七年五月一日開募，至七年六月三十日截止。
- 二、上項公債以中國、交通兩銀行爲經募機關。
- 三、上項公債，公債收款准用北京中國、交通兩銀行鈔票繳納。
- 四、上項短期公債暨六釐公債債額同時各半發售（例如承購公債一百元應給短期公債票五十元六釐公債票五十元餘類推）。
- 五、承購上項公債於繳款時，卽由經募機關按照承購總額分填短期公債及六釐公債預約券各一紙，交由承購人收執，以便換發正式債票。
- 六、上項公債應付第一期利息，卽於繳款時概按四五六三個月計算先行預付。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一日

七、上項公債預付利息暨將來償付水利一律支付現洋。（註二）

附錄：賈士毅：七年短期公債與七年長期公債（註三）

民國七年四月，財政部以歸還中國交通兩銀行一部分欠款，以期整理京鈔，維持金融，呈准頒布七年短期公債條例，以關稅延期賠款項下收入為擔保，定額四千八百萬元，票額分為千元、萬元兩種，以直接抵銷中交兩行欠款。嗣以政府欠兩行之款，已達九千三百萬有奇，兩行京鈔之流通額及存款，數略相等，區區四千八百萬公債，用以收買京鈔，京鈔仍不能完全整理，收買結止之期，即鈔價下落之日，徒使鈔價驟落，中交兩行擁擠提存，金融市場紛擾投機，非政府發行公債整理京鈔之本意。又呈准頒布七年六釐公債條例，定額四千五百萬元，改用普通收買京鈔方法，與短期公債，各按五成數日，搭配出售，並將短期公債，追加百元、十元兩種票額，維持京鈔價格，僅四折有奇購買公債，獲利頗厚，故發行以後，承購者甚為踴躍。據內國公債局第六次抽籤還本時之報告，七年公債當時之募集，共分兩大時期，初由中交兩行發行者，計長短期兩種債額，各二千二百十五萬九千九百五十元，共四千四百三十一萬九千九百元，繼由本局直接售出者，計長短期兩種債額，各一千三百二十四萬三千五百二十元，共二千六百四十八萬七千零四十元。統計前後所售長短期債額，各三千五百四十萬三千四百七十元，共為七千八百八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元，尚餘債票九百五十九萬六千五百三十元，由財政部提回，改作他項借款押品之需。此項短期債票，因經總稅務司安格聯簽字，由關稅項下直接提撥，供還本付息之用，擔保最為確實。且歷次還本付息，從未愆期，在各種公債中，能准期抽籤還本者，祇此一種，故價格恒在八九以上。截至十一年十二月底，業已如數還清矣。至長期債票，係以五十里以外之常關收入，為第二項擔保，計算應自民國十八年起，開始還本，至民國二十六年，方可還清。其付息撥款辦法，前由財政部核定每月在鹽餘項下撥款備付，計自民國七年起，每週十一、十二月及一月，三個月內，逐月提撥三十萬元，以二十萬元交存中國銀行，以十萬元撥存交通銀行，其餘九個月，每月提撥二十萬元，中交兩行各存十萬元，全年統計二百七十萬元。上項辦法，雖經規定，然撥付僅有數次，此後並未照撥，乃歸入整理公債案內辦理焉。按此項長期公債，原定自民國十八年起抽籤還本，其時五年公債已抽完，可繼以三、四年公債抵款，作為七年長期抽還還本之基金，故仍按照原定條例辦理，並未更動。截至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底止，共

還本八次，付息二十八次，尚欠本金二千七百萬元，依照新訂辦法，二月一日起，改按週息六釐計算，每三個月還本付息一次，其本金並定第一年至第四年，還年還一百八十萬元；第五年至第八年，每年還二百二十五萬元；第九年至第十二年，每年還二百七十萬元；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底止，本息全數償清。

## 北京政府交通部與日本訂立順濟鐵路二千萬元借款合同。

本日，北京政府交通部與日本訂立順濟鐵路借款二千萬元，建築直隸順德府至山東濟南府之鐵路，年息七釐，實收八七，分四期交付，以該路為抵押。（註四）

## 北京政府外交部派秘書朱鶴翔面告俄使庫達攝福，中國萬難承認霍爾瓦特所頒之佈告。

俄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原為舊俄臨時政府所委派，本年二月，俄國民外務處曾知會我駐俄使館，稱新俄政府（即共產黨政府）已免霍氏之職，惟因我國對俄國新政府尚未予承認，故北京政府對於俄國新、舊兩黨採取中立態度，不予偏袒。迄四月三十日，霍氏布告，諭令僑居中東鐵路境內之俄國僑民，仍應遵守臨時政府之法令。北京政府以中東鐵路治安，自應由中國設法維持，霍氏無權別有舉動，並行統治權，北京政府外交部因派秘書朱鶴翔往告俄使庫達攝福，中國絕不承認霍氏之布告。朱氏面告庫氏謂：

「查俄國舊政府及克倫斯基政府業經先後推倒，其新政府各國均未承認。現時俄使仍能在北京繼續行其職務，純係中國及各友邦顧念從前友誼關係。至霍爾瓦特地位，此種情形，實為中國所獨有，但瓦（霍？）氏現時仍能駐在中國，保全其地位，實因前此哈埠亂時，中國軍隊代為驅逐廣義派之結果。是中東鐵路治安，自應仍由中國設法維持，霍氏萬不能（於？）協訂辦法之外別有舉動，更不能在中國境內行使其統治權。此項布告，中國實難承認。」

再瓦（霍？）氏擬在中國境內招兵一節，於中國治安大有妨害，一併不能允認。」（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一日

四九二

## 全國商會聯電北京政府，請拒絕與日本訂約。

電文云：

「送接粵、滬、漢及各省商幫來電：『聞政府將與日本締結新密約，較之四年保留之第五款尤為嚴酷，商民誓不承認，乞向府、院力爭拒絕』等語。除公舉代表卞蔭昌、王文典、段爾彝、張國鈞面請訓示外，倘果有條件提出，有碍主權，無論是否臨時，伏乞俯順民意，嚴詞拒絕，以救危亡。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全國商會聯合會、二十三省區商會代表八十四人同叩。」（註六）

## 江蘇省教育會電請北京政府宣布中日協約內容。

電文云：

「國務院、外交部、教育部鈞鑒：中、日協約條件，報載紛傳，損權則一。衆情惶駭，奔走相告，積成怨毒，親善前途隱生障礙。教育人員負責指導國民之責，僉謂緘秘反滋口實，不如宣布，可免誤會。謹陳管見，並請審慎交涉，以固主權。江蘇省教育會。東。」（註七）

## 上海總商會呈復江蘇實業廳維護茶葉四項辦法。

北京政府農商部以華茶外銷阻滯，金融奇窘，茶商生計困難，乃訓令江蘇省實業廳迅速核議維持。江蘇實業廳因於四月二十三日轉函上海總商會辦理。上海總商會除電呈政府請以弛禁爲暢通外銷之策外，並請上海茶葉會館核議華茶外銷的治標之策與根本之圖。上海茶葉會館集會討論後，將所議定之四項辦法，轉請上海總商會於本日呈復江蘇實業廳，籲請政府迅速實行。呈文云：

「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接准大函，以奉省長公署訓令，准農商部電開，比年華茶外銷阻滯，金融奇窘，茶商生計困難，本年茶市在即，希迅設法救濟，以維茶業等因。准此，合行令仰該廳，迅速核議維持辦法，呈復酌奪，此令等因。轉函到會。敝會以近年華茶受困之原因，在於外銷之不暢，目前維持辦法，自以弛禁爲第一要義，迭經電



陳政府在案，此外如何爲治標之策，如何爲根本之圖，上海茶葉會館，爲茶商總機關，事關切己，必能確切指陳，當卽函致該會館，核議去後，復稱、接奉大函，遵卽邀集茶商到館討論，僉認爲目前應籲政府維持，厥有數項，實爲刻不容緩：（一）我國出口華茶，總額約一百三十餘萬箱，約值價銀二千餘萬，俄國實佔銷數十分之八。今我國下令禁止運俄，實屬自絕茶商生計，各產地茶商，多有停業觀望，翹待解禁，方敢入山採辦。亟應仰求政府，速卽宣佈，解除運往俄國茶禁，以維華茶銷路。誠有如鈞函所諭，目前維持辦法，自以弛禁爲第一要義者也。（二）則華茶因歐戰期內，船隻稀少，貨積不銷，應請由政府設法遞派華船，酌助航費，自裝華貨，直駛外洋，以冀源源輸出，庶不致華茶商人，專仰洋商鼻息。（三）茶商連年虧折，金融周轉艱難，固在部電熔鑒之中，擬請政府飭下國家銀行，對於茶商通融接濟，以拯一時之急，如蒙照准，應再由各茶商，自與銀行接洽，詳訂滙放歸還辦法，以期互利，此既無損於國帑，且可實惠及商，救濟茶商之法，似爲較實可行者也。（四）洋茶如印度、錫蘭、爪哇等處，率皆出口無稅，日本雖稅，亦極輕微，獨華茶稅率綦重。當此茶業凋敝已極之時，亟應少輕華商擔負，以爭一旦之命。應請凡有產地正附稅過境厘捐，暨各苛稅，又海關出口稅，通免征收，以輕華茶成本。萬一山口正稅，不能邀免，則一切附加及中途厘捐各種惡稅應以罷免，以冀少紓商力。至於根本圖維辦法，容俟續議再陳等情。查該會館所陳四端，確爲目前救濟最要之策，茶業之盛衰，於國內金融關係甚大，當此存亡絕續之交，非予實力維持，不足以資挽救。相應據情奉復，卽祈貴廳查照轉呈爲荷。」（註八）

註一：周開慶：「民國經濟史」，頁五〇一。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十一日，第八一五號，頁二一。

註三：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續編」，中冊，第四編『公債』，頁一二——一三。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七。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八〇——一八一。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二〇。

註七：同註六。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四九四

註八：「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六日。

二

日 廣州軍政府孫大元帥文任命王天縱為河南靖國軍總司令，並准陸軍總長張開儒、練兵督辦徐紹楨呈請任命蔡公時為陸軍部練兵處秘書。（註一）

北京政府令准張志潭辭國務院秘書長職，調參議方樞兼署。（註二）

北京政府外交部婉拒日使所提，請湘省履行與日商所訂賣鉛砂合約之交涉。

本年二、三月間，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闓及湖南鑛務總局，與日商三井洋行，訂立售賣水口山鉛鑛條約，將該鑛白鉛砂二十萬噸及鑛務總局黑鉛鍊廠之黑鉛塊，歸三井洋行一手售賣，訂約後當付日金二十五萬元。該商因湘省迄未交貨，陳經駐京日使向北京政府交涉，要求繼續履行此約，經外交部婉辭拒絕。

蘇曼殊病逝上海，年三十五歲。

革命詩僧蘇曼殊本日病逝於上海廣慈醫院，年三十五歲。

蘇曼殊，廣東香山縣人，清光緒十年九月廿八日生。其人詩文、繪畫皆極佳妙，並富語言天才，精通國文、梵文、英文、法文、日文。性頗狷介，特立獨行，異於凡俗。其思想具有革命性；生活不修邊幅，但不頹廢。曾與章炳麟、劉師培交遊，能堅持革命理想，不為環境所左右，卓然自潔，洵為難得。

蘇曼殊在民國的藝術與文學史上，佔有相當的地位，其激悟高懷表現，贏得當時革命同志的懷念。

例如于右任曾有「世人莫評曼殊畫，大徹大悟還如癡。春衣細雨江南夜，記得紅樓入定時」之句；張默君亦有悼念他的解佩令一闕：「冷香微度，閨風清吹，把斯人哀艷都韜闕。畫癖詩魔，算試足塵寰游戲。最傷心，緇衣紅淚。三份貞誼，二分癡骨，還多一分靈氣。斷雁零鴻早淒透離憂肝肺。向名山，獨參空慧。」

蘇曼殊死後，於次日成殮，以僧衣裝龕，由汪兆銘、丁仁傑、林鏡臺、周日暄經理其喪，並代表在報紙上訃告各方，並推汪向孫中山先生請示喪葬事宜。六月八日九時，奉龕運杭，由南社同人通告，執紼者甚多。九日午正，發穴安葬孤山。其墓至民國十三年始建造完成。大陸淪陷後，中共以整頓西湖古蹟爲名，將蘇曼殊墓遷至鳳凰嶺（鳳篁嶺）下。

#### 附錄：一、馮自由：蘇曼殊事略（註五）

同學蘇曼殊圓寂後數年，生平友好以曼殊生前關於幼年身世，諱莫如深，因之懷疑莫釋，羣起爲曼殊身世之探討。甚且有摭拾曼殊所撰「日僧飛錫潮音跋」及說部「斷鴻零雁記」，牽強武斷爲出自倭種。初君亞子父子所編曼殊全傳及年譜其最著者也。余與曼殊爲總角交，且在日同硯三載，捨曼殊親屬而外，當以余所知爲較詳。民十七，亞子以曼殊序拙著三次革命軍有「總角同窗馮懋龍」之言，爰向余詳叩曼殊幼年遺事，余舉所知告之，更代爾詢曼殊表兄林君紫垣。林君向任天津中原公司經理，復書述曼殊本生父母及家庭狀況甚詳。亞子得之，始覺舊著臆斷之非，因改撰新傳，力證前失，而曼殊倭種之冤乃大白。然及今尙有人誤信謬說，而輾轉傳諸海外者，是不可以無辯也。顧余所知僅爲曼殊披剃以前事實。至披剃以後，則余二人天各一方，晤對之機緣極少。民四嘗爲拙著三次革命軍作序，乃陳君樹人代請。余時居美洲，事後始獲知之。曼殊尙有一至親姊婚楊姓名耀垣，亦橫濱大同學校同學，現供職上海蘇浙皖統稅局。世有欲知曼殊家世者，不妨就楊君請益，諒可一一奉告。茲就余所記憶者依次筆述，更舉世人對彼之疑團分別剖解，以見曼殊之眞面目。

曼殊之本名 蘇曼殊幼名子穀，無字，在本家及大同學校，早稻田大學，青年會（留學界最初之革命團體），均用此名。其親屬及學友除此名外，餘無所知。「元瑛」之號，乃削髮後添製，殆與曼殊二字同，非其本名也。亞子初根據曼殊所撰「潮音跋」及說部「斷鴻零雁記」，遽定始名宗之助，小字三郎。該說部固曼殊之一種遊戲筆墨，不足爲據。若認虛構爲實錄，則施耐庵可稱宋江，曹雪芹可名寶玉，無是理也。至曼殊於披剃後自號「元瑛」，或謂其取義於紅樓夢之神瑛侍者，斯言亦有可信，蓋余嘗見曼殊居東京時，向友借閱紅樓夢，手不釋卷，後有此稱。

，其殆以擺脫塵緣之寶玉自命歟。

曼殊之父母 曼殊父名傑生，香山縣人，在橫濱山下町三十三番英商茶行任買辦，性任俠，好施與。甲午中日之戰，旅橫濱華工多擬歸國，而短於資斧，傑生輒解囊力助，人多德之。吾國僑日工商無論娶婦居日與否，大都好與日婦同居。粵語謂之「包日本婆」，其初月給數元爲報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後尤爲密切，更無權利條件可言，亦無所謂嫁娶，特橫濱唐人街之一種習慣而已。有使其本籍妻妾與日婦同居者，亦有以一人而同時納數日婦者，均能相安無事，絕少勃谿，遠非吾國有妻妾之家庭所企及，傑生居日既久，自難免俗。曼殊之母，即從此種習慣而與傑生同居者也。母曰亞仙，傑生與其戚屬咸以此稱之。亞子謂其母姓河合，似亦語出說部，實無左證。亞仙生曼殊後十一年，而中日戰起，傑生乃携曼殊母子返粵。逾四年，傑生家道中落，遂使母子東渡，依其親屬林氏以居，時曼殊年僅十四。某氏謂曼殊於十三歲前已披剃爲僧，且通歐洲詞學及英語，均不足信。又己亥（一八九九年）曼殊十六歲，在橫濱大同學校讀書時，教員陳蔭農嘗因某事語乙級學生曰：「汝等誰爲相子（Alnok）者舉手？」於是舉手者過半，曼殊亦其中之一人。日語相子，即華語混血兒或雜種之謂。旅日華僑咸稱華父日母之混血兒曰相子，曼殊固直認不諱。或者不察，妄斷曼殊爲日再醮婦之油瓶兒，豈不冤哉？

曼殊之親屬 曼殊有族兄曰維翰，號墨齋，同肄業於橫濱大同學校。曼殊負笈東京，墨齋亦專攻師範，故曼殊之於同輩親屬，與墨齋爲最暱。墨齋後返粵，數任教職，頗有聲於學界，民元後以病身故。又其女兒適同邑楊耀垣。楊亦大同學校學生，現在上海統稅局服務。又有表兄曰林北泉及林紫垣，均在橫濱經商。北泉以營業失利南遊印度，現況不詳。紫垣後任上海東亞旅館經理，旋至天津創設中原公司。今日能詳道曼殊家世者，僅林、楊二人耳。

曼殊之學歷 曼殊十四歲前在何校讀書，不詳。十五歲時橫濱華僑初設大同學校，余及曼殊均於開幕之日入學。校分甲乙二級：甲級所授爲中英文二科，乙級所授爲中文一科。曼殊屬乙級，與五、六、七舍弟同班。己亥春轉學東京，曼殊至庚子（一九〇〇年）春始升學甲級，兼習英文，余戚李自重亦與同班。辛丑（一九〇一年）以其親屬林氏之助，與學友張文渭同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因林氏祇月助十元，僅敷下宿膳宿兩費，乃刻苦自勵，遷於最低廉之下宿屋，所食白飯和以石灰，日本最窮苦學生始居之。曼殊竟安之若素，不以爲苦。每夜爲省火油

費竟不燃燈。同寓者詰之，則應曰：「余之課本，日間即已熟讀，燃燈奚爲？」其勤儉有如此者。壬寅，林氏津貼忽告中斷，曼殊大窘。適清公使汪大燮有許各省優秀學生改充公費生之舉，曼殊賴橫濱僑商保送，轉學於振武學校（成城學校改名），習初級陸軍，始得免於廢學。是年冬，余因事歸國，癸卯（一九〇三年）春，始再東渡，時軍國民教育會已告解散，曼殊告余謂已決計返粵有所活動，某氏記載曼殊十五歲在早稻田習政治三年，及十七歲在成城學校學陸軍八月，多與年齡事實不符，證以余說，真相自白。

曼殊之文藝 曼殊在大同學校二年，性質魯鈍，文理欠通，絕未顯其頭角，該校於文學上祇間採用昭明文選之論文書啓爲課本，於詩賦詞章概未講授，以故出身該校鮮有以文學見稱者。曼殊轉學東京刻苦攻讀之年，正留學界繙譯東籍風起雲湧之日。苦學生稍通文理，即可譯書自給。曼殊獨以短於國學，既不能爭雄士林，復無以取給學費，其困苦可知矣。然其作畫之天才，則早已活現於大同學校時代。彼之繪術本無師授，間作小品餽其學友，下筆挺秀，見者咸爲稱異。彼與舍弟同級，余得其作品於舍弟，始知其能。及後同寓東京，則從未見其執筆作畫。迨丙午（一九〇六年）民報特刊之「天討」出世，所作陳元孝題壁及石翼王飲馬二圖，老練精工，有同名宿，令人驚嘆不已，此才謂非出自天授不可也。考曼殊之用力於詩及古文辭，當在壬寅青年會成立以後，蓋曼殊初至東京之一年，所往還者不過三數同鄉學生，嗣加入青年會，漸與各省豪俊遊，於是文思大進，一口千里，迨遁跡佛門，益旁通佛典，思想玄妙，迥非吳下阿蒙之比矣。其文字始見於上海國民日報，尋而詩文並茂，名滿天下。誰復知彼於大同學校時代固一混沌未鑿之小兒耶。

曼殊與革命黨 曼殊於壬寅前，尚未萌革命思想，故支那亡國紀念會之發起，余未敢約其署名。及壬寅秋、葉瀾、秦毓澐、張繼、董鴻禕、周宏業及余等取少年意大利之義發起組織青年會，宣告以實行民族主義爲宗旨，發起人多屬早稻田大學學生，余遂介紹曼殊入會，曼殊至爲樂從。是爲曼殊與革命團體發生關係之開始。翌年（癸卯）俄佔東三省，青年會員乃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留口學界譁起和之，卒爲清使館干涉而止。時曼殊忽動歸思，向余求一介紹書至香港見陳少白，余應之，曼殊蒞港，下榻中國日報。其父傑生早年在鄉已爲曼殊聘婦，聞子歸自日本，遂至港訪之，且欲使其完娶。曼殊竟避而不見。少白以爲天性涼薄，力勸其從父歸鄉，曼殊乃不告而行，莫知所



往。數月後至港，則已削髮爲僧，易名曼殊矣。旋至上海與諸志士遊，會國民日報出版，乃在報中任撰小品文字。自是奔走蘇州、長沙、蕪湖、江寧各地，迭任教職，所往還者類多革命豪俊；江南陸軍總統趙聲其尤著者也。丙午復至東京，與章太炎及劉申叔夫婦同居。時民報增刊紀念號，以天討爲名，屬曼殊題畫，曼殊因作陳元孝題壁及石翼王飲馬二圖以贈。劉中叔刊天義報，曼殊亦有作品。余至民元秋始重晤曼殊於上海太平洋報，計期不相見已九年矣。

曼殊之軼事 曼殊少年軼事甚夥，除上述外，余都忘之。據亡友林廣塵所談，曼殊與劉中叔夫婦同寓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時，偶患精神病。有一夜忽一絲不掛，赤身闖入劉室，手指洋油燈大罵，劉夫婦咸莫名其妙。又居滬時，如過行囊稍豐，即喜居外國飯店，謂一月不住外國飯店，即覺身體不適。此種癖好，老興中會員尤列亦有之。

三次革命軍題詞 民四，余在美國舊金山民國雜誌有「三次革命軍」之作，爰託陳君樹人在東京印刷。時曼殊居日本，樹人代余向之索序。曼殊特爲題詞，以誌舊誼，錄之如下：

馮君懋龍，余總角同窗也。少有成人之風，與鄭君貫一齊名，人稱雙璧。會戊戌政變，中原鼎沸，貫一主持清議於粵五稔，一夕擲筆長嘆曰：「粵人多言而寡要，吾知其終無成也。」遂絕食而殞。君亦翩然退征，與余不相見者十有餘載（按此語有誤實祇九載）。前年於海上遇之，正君倉皇去國之日。余方願其有過世之志，用釋勞生。比日君自美利堅觀巴拿馬大會造遊記以歸，更有撰述，命余作序。余愀然告君曰：「久病之人，終日解衣寬齋而外，豈能共君作老健語耶？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謂廣東人有生爲亂，而不知君故克己篤學之人。若夫傳暇所云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者，斯無望已」。曼殊題。

## 二、文公直：曼殊大師傳

### 一、曼殊大師之身世

曼殊大師：原籍廣東省、中山縣、（舊名『香山縣』）恭常都、瀝溪鄉、俗稱白瀝港村。祖蘇瑞文，祖母林氏；以經營進出口爲業。（當時謂之『洋務』）父蘇傑生世其業，任日本橫濱萬隆茶行買辦。嫡母黃氏，香山人，居

原籍。生母若子，（家人稱爲『賀哈喀』日語『オソカ』）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八年，（西紀一八八四，清光緒十年，甲申）九月廿八日；（陰曆八月初十日），生曼殊大師于日本橫濱山下町三三番地，蘇宅。（即蘇傑生另賃之宅）

是年，蘇瑞文年六七，林氏年六十；蘇傑生年四十，嫡母黃氏年三七；俱留香山。義母河合仙（傑生首妾）年三十六，庶母陳氏年十七；均居日本橫濱山下町。生母若子年十九，與河合氏均爲日人。

蘇傑生商于橫濱，營業方盛。娶河合仙爲妾時，雇若子爲下女。傑生見若子胸前有紅痣，按相法，應產貴子。納之，遂生曼殊。未及三月，若子離去歸家，傑生乃以曼殊付河合仙撫育。曼殊原產于別居。若子之歸，家人咸認爲解雇；故曼殊終身認河合仙爲親母，而不知有生身之親母若子。河合仙時已產有一子，名煊年十歲。黃氏子焯已歿；女燕年十三。

曼殊之血親，除兄一姊一外，尙有大陳氏所生之祝齡（丙午生，少曼殊二歲）祝年（戊子生，少曼殊四歲）蕙芬（庚寅生，少曼殊六歲）名齊（乙未生，少曼殊十一歲，殤。）諸妹。至其庶母。

## 二、曼殊大師之名字

曼殊大師姓『蘇』名『戩』字『子穀』一名『元瑛』小字『三郎』。後其友柳亞子因覺羅朝諱玄暉之名，而改『玄』爲『元』之無意識，特爲易『元瑛』爲『玄瑛』子穀遂亦通作『子谷』沙門。法名『博經』法號『曼殊』學校名『湜』。

蘇非非：曼殊於文件通訊多署別號。其可考見者甚夥。於國民日日報附張『黑暗世界』所載『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詩（已收入詩集中）下署『蘇非非』。其他處，亦有署『非非』二字者。此爲曼殊較早之別號。

印禪：曼殊作畫，常鈐一小章，文曰：『印禪』。耶馬谿夕照圖即用此章。柳亞子編之曼殊年譜及其他附錄二六頁亦曾述及。

蘇湜：此名，係投考日本成城學校所用。碎簪記中主人莊湜或謂係曼殊之化身；因曼殊習歐文之師爲莊德，而曼殊之學名爲湜也。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〇〇

蘇文惠：在曼殊與劉三書（丙午三月，已收入書信中。）中有『件寄蘇文惠收』之語；疑此名係在愛國女學時所用，因曼殊是時方寓該校也。

阿瑛：曼殊常以玄瑛一名簡署爲『阿瑛』甲寅正月與柳亞子書中，曾如此署名。間亦簡署一『瑛』字。或作『英』，亦署『阿英』。

燕子龕：曼殊嘗自署『燕子龕』，作品中，小品、筆記、多題署爲『燕子龕隨筆』。身後，友人爲刻行詩集，亦有題署爲『燕子龕遺詩』者。

燕子山僧：此名爲曼殊根據燕子龕而稱之名。因本身係閩黎，故自稱『燕子山僧』。于序章士釗之雙杆記首，即自稱『燕子山僧』。故後人集刊曼殊遺作者，多以『燕子山僧雜記』、『燕子山僧集』名之。

燕影：天涯紅淚記中，曼殊自稱爲『燕影生』。癸丑十二月，致劉三書，其末亦署『燕影伏枕上言』。足見此名爲曼殊之別號，而非小說中之託名。

雪蜨：己酉四月，致劉三書，曼殊自稱『雪蜨』。其友顧悼秋記述曼殊遺事之文，亦題其篇名曰『雪蜨上人軼事』。間亦書作『雪蝶』。

沙鷗：曼殊嘗以『沙鷗』二字簽署。其友高天梅願無盡廬詩話中有云：『沙鷗即曼殊』。

春蠶：曼殊于親書自譯詩『頽頽赤牆藤』，中西文直幅，以贈費天健時，署下款曰：『春蠶譯蘇格蘭詩人頽頽赤牆藤一首』。

糖僧：曼殊性嗜糖。蘇州之酥糖尤所酷好，能日進數十包。因自名曰『糖僧』。癸丑十二月致柳亞子書有直書『糖僧拜』之結語。

疊疊：曼殊詩稿墨蹟之後，書『劉三詩人點鐵！疊疊合十』；則『疊疊』亦當爲曼殊別號之一。

曇鸞：此名曼殊多用于小品文；絳紗記中曾自稱爲『曇鸞』。丙辰十月，致劉半農書，其末，亦署名『曇鸞再拜』四字。

阿難：曼殊于庚戌五月，致高天梅書中，末署『阿難發於耶婆隄舊都』。



淚香：甲寅正月，曼殊致劉三書以『淚香誠惶誠恐』一語作結。

南國行人：曼殊撰婆羅海濱遊蹟記暨嶺海幽光錄二書，交民報刊行，均署名『南國行人』。

行行：曼殊于壬子十一月，致劉三書中，末署『行行白』。

孝穆：乙卯三月，曼殊致鄭桐蓀，柳亞子書，末署『孝穆再拜』。

此外，曼殊在託名日本金閣寺僧飛錫撰之『潮音跋』內，及曼殊小說斷鴻零雁記中，皆謂：『曼殊始名「宗之助」，稱爲「宗三郎」。』且謂『係日本人忠郎之孫，宗郎之子；又稱「河合三郎」。』此說業經柳亞子考證，係曼殊自疑身世，而寫其疑聞，並非事實。故柳亞子根據潮音跋與斷鴻零雁記所撰之『蘇玄瑛新傳』及其長公子柳無忌同根據上列二書所編之『蘇曼殊年譜』；均經自行取銷，而另考事實，由亞子撰成『蘇曼殊傳略』及『重訂蘇曼殊年表』二文，發表于『普及本曼殊全集』，以糾正前誤。

曼殊生性好奇，尤好弄玄虛。卽其署名，亦有奇至不可究詰。如甲寅七月致邵元冲書末署『王昌頓首』；同年八月致鄧孟頌書末署：『宋玉頓首』；皆隨意用古人名姓。又乙卯八月致邵元冲書，末署：『樂弘頓首、頓首』；丁巳閏二月致柳亞子書，末署：『林惠連自長崎舟中發』；卽係任意書一姓名者。（或謂林惠連一名係曼殊有故時之假名。且有『W.L. LIN. Shatbor』之名刺）。此數名，皆非曼殊之名，人所共知者。而曼殊公然用之，其好奇亦至矣。

### 三、曼殊大師之幼年時代

曼殊大師之稚年，係河合夫人撫養之。河合夫人在嫁蘇傑生以前，曾經與一日本商人同居，生子一、女一。其子已不存在，女爲榎本榮子（見文集畫跋中）。因此致曼殊嘗自疑己身卽係河合夫人前夫之子。益以疑聞係日本血一統，而河合夫人又未以實況告之；曼殊乃由懷疑而揣想；更由揣想而假設；遂致突有如彼託名之潮音跋。但潮音付印時，此跋又擯諸集外，未刊。（見柳亞子曼殊譜後序頁一一五）足見曼殊自身亦認潮音跋中所敘非真確之事實。及撰斷鴻零雁記時，又以所疑，藉小說部而儘量宜述。蓋不欲着痕跡，故仍以小說出之。因小說部原非史實，廼假以宣洩胸臆耳。此卽曼殊在作品中，屢言『生世有難之恫』所由來也，但此種假託，幾使柳亞子確認，而以曼殊爲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〇二

倭族之『拖油瓶』。(蘇俗謂隨母下堂之子女，爲拖油瓶。)幸潮音跋及斷鴻零雁記所敘之年時顛倒錯亂，因而覺其非事實；且獲曼殊至親血系諸人之明證，始得明曼殊實在之身世。

民國紀元前三三年，(西紀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己丑)曼殊隨嫡母黃氏回白瀝港村。是是，曼殊十歲。至七歲，始入本鄉鄉塾讀書。越二載，蘇傑生營業失敗，於紀元前二十年十二月八日，(陰曆十月二十)娶二妾。(大陳氏及方娶一年之小陳氏)旋里。河合仙則仍留居於橫濱雲緒町、一丁目、五二番地。

民國紀元前一七年，(西紀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蘇傑生偕大陳氏及其三女，至上海經商。並沿途蘇焯至橫濱，隨表叔林北泉習商。曼殊仍在鄉讀。但族衆以其爲日女之子，視爲異類，頗薄之；黃氏亦不予優待。故曼殊幼年生活甚感零仳。次年三月(陰曆二月)，曼殊始隨姑母至滬，與大陳氏同居。蘇傑生對曼殊雖不甚鍾愛，但嘉其聰慧，因使曼殊從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馬德里人莊湘博士(或作嗎湘)習西文，並習中文。曼殊之學識於此時始樹其初基。

民國紀元前一五年(西紀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四月(陰曆三月)，蘇瑞文病危，傑生回白瀝港村，曼殊仍留滬讀。十一月十四日(陰曆十月二十日)，蘇瑞文卒(年八十歲)。大陳氏携三女回鄉，獨留曼殊，不使葬喪，依姑母居滬。次月，小陳氏死，曼殊亦未歸，因而未輟學。時，曼殊已十四歲，日事學文，性靈且勤，學業大進。

民國紀元前一四年(西紀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戊戌)；曼殊隨表兄林紫垣至日本橫濱，考入華僑設立之大同學校，食宿于林紫垣處。同學中，有馮懋龍(即日後之馮自由)張文渭鄭貫一及從兄蘇維翰等；(與曼殊感情最佳之血親，蘇傑生弟德生之次子)蹉切觀磨，學識激進。三年後，蘇焯習商成，回白瀝港村。曼殊仍留日本。

次年(紀元前十年，西一九〇二年)，曼殊偕蘇維翰張文渭至東京擬投考高等師範。祇蘇維翰得考入；曼殊遂變計，與張文渭同考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爲求學便利，寓居牛込區、榎本町、某旅館中。是年冬，曼殊加入青年會，得識陳仲甫(名由已即陳獨秀)，葉瀾(字清漪)，秦毓璽(字效魯)等人。蘇焯又至日本，營商于神戶。大陳氏生女惠珊。



民國紀元前九年（西紀一九〇三年，清光緒二九，癸卯）；曼殊仍以蘇湜之名，改入成城學校。是校，爲日本陸軍之預備學校。是時，曼殊已二十歲。識劉三（字季平，號江南；江蘇上海人），遂加入『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其表兄林紫垣堅決反對。曼殊不聽，林紫垣乃斷其金融接濟。曼殊被迫，不得已，輟輟學，乘博愛丸歸國。蘇維翰等走送之。林紫垣原欲逼曼殊回廣東，曼殊因族人及黃氏歧視，不欲回鄉。至上海，即寫一偽遺書，託辭蹈海自殺，寄與林紫垣。蓋曼殊深感束縛，急圖自由，故出此策。林紫垣莫奈伊何，任之而已。曼殊乃往蘇州，任吳中公學社教授。與包天笑（字公毅，號朗生，吳人）；湯國頓（即湯覺頓，廣東人，民五海珠烈士）；祝心淵（吳人）相交甚歡。八月，至滬，任國民日日報翻譯。與陳仲甫何靡施、（雙杵記主人）章士釗（名行嚴，號秋桐，一字孤桐，別號爛柯山樵，長沙人）同事。慘社會（即慘世界）小說及女傑郭耳縵、嗚呼廣東人二文，皆成於此時。十二月一日（陰曆十月十三日），報社被封，曼殊赴滬，即與友人陳仲甫、章士釗、何梅士（即何靡施）賃屋共居。數日後，欲赴香港，苦無資斧。乃乘章陳外出時，邀梅士至戲院觀劇，舉身還寓，取章金三十圓。登舟赴香港。住中國日報社。得交陳少白、王秋湄。

曼殊居港，俯仰身世，鬱鬱寡歡。迺至惠州金堡慧龍古寺中，落髮爲僧。投廣州長壽寺，贊初大師。受足三戒，傳曹洞衣鉢。民國紀元前八年（西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甲辰；），春，貧苦不堪，不耐僧人生活。乃携取已故師兄博經之度牒，潛行，自此稱『博經和尚』。仍返香港。聞保皇黨腐惡猖獗，大忿！決志爲國除蠹，想以手槍擊殺康有爲。陳少白聞而力阻之，遂不東行。

至三月十三日（陰曆正月十九日），遇鄉人簡世錫于新福利源棧。簡歸，以告蘇傑生。時，蘇傑生病危，即託簡世錫再赴港，召曼殊歸家送終。曼殊念家人族衆相待之薄，更慮歸則或將爲嫉妬者所害；且以其父無故與河合仙絕緣，極不滿意；平日父子間感情尤爲澹薄；且自日本歸時，以蹈海報，即已定志作天涯浪子；披髮入沙門後，更不欲返家；故答簡世錫曰：『我是一個錢都沒有的窮光棍，要我回去做什麼？』簡世錫知其不可動，廢然而返。三月十五日（陰曆正月念九日），蘇傑生以疾卒。曼殊時已至日本神戶。家人無通知，亦未歸奔喪，遂與蘇氏完全斷絕關繫，杖錫做行脚僧。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〇四

#### 四、曼殊大師之壯年時代

旋，曼殊至上海訪葉蘭於國學社，決意南遊。遂往扶南（暹羅）錫蘭諸地。（程演生云：此游旅費，係黃氏之弟所供給）遂開始學習梵文，于喬悉磨長老（一稱鞠率磨長老），曼殊大師之梵文學識，即于此時肇始。

歲冬，至長沙訪秦毓鎰。時，秦方任職於湖南實業學堂，遂延曼殊為教員。與楊德鄰（字性恂，民二為湯藕銘所殺之湖南財政司長）張繼（字溥泉，河北人）交誼甚篤。旋因華興會革命失敗，秦毓鎰潛逃亡命，曼殊獨留湘度歲。

民國紀元前七年（西紀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一，乙巳），春。曼殊仍在湖南實業學堂。暑假期中，至上海晤秦毓鎰。携資甚豐，即在滬暢游。是年秋，遨遊西湖，作畫寄陳獨秀。旋，即赴南京，任陸軍小學教員。與新軍官趙聲（字伯先，鎮江人，烈士）善。次年，重至長沙，居永福寺，主講於明德中學堂。學生有陳果夫等。夏季，至蕪湖，與劉師培（字少甫，號申叔；又名光漢，字無畏；江蘇儀徵人；洪憲六君子之一）同事于皖江中學堂。始識鄧荊孫（號繩侯，安徽，懷寧人）。旋，即重游南京，偕陳獨秀至日本。省河合仙，不遇。初秋，送水野氏南歸，重至蕪湖，仍在皖江中學堂。八月下旬，偕陶煥卿龔薇生至滬。欲入留雲寺為僧，不果。十月二十一日（陰曆九月初四）後，偕龔陶二人至西湖。二十六日，由杭返滬，住愛國女學堂。得英人祖黎手繪露伊斯美索爾象。十一月（陰曆十月）遷往八仙橋鼎吉里四號夏寓——即同盟會駐滬機關部——十二月念六日（陰曆十二月念二日），遊溫州。旋，即還上海度歲。

民國紀元前五年（西紀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三，丁未），二月十三日（陰曆丁未元旦），偕劉師培及其妻何震（字志劍，儀徵人，曼殊女弟子）東行，至日本。識章炳麟（字太炎，號枚叔，別號末底，又末公，亦名絳別署蜀漢閣主，浙江餘杭人），同居於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與章及劉師培同任編輯。曼殊與章炳麟交誼甚篤。文字切磋，曼殊得益甚多。曼殊譯詩中多用常人不識之古字，即受章氏之影響也。六七月，遷至小石川區、久堅町，辨無政府主義之天義報。梵文典即成書於此時，故有章劉兩序。女弟子何震且為輯畫譜，欲與梵文典同時付印，但未果。獵胡圖，岳鄂王游翠微亭圖，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圖，陳元孝題崖山奇石壁圖，及石翼王夜獻圖，



女媧圖孤山圖，江干蕭寺圖，並畫譚自序，秋瑾遺詩序，露伊斯美索爾象贊，海哥爾美氏名畫贊，均先後成於此年中。咸發表於天義報。八月，返國。至上海，與陳去病同寓于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中。十二月十日（陰曆十一月初六日），復至日本東京。訪舊友張文渭，寓神田區、猿樂町、清壽館。

民國紀元前四年（西紀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四，戊申）歲首，入橫濱病院，三月（陰曆二月），住鞠町區、飯田町、天義報社。擬入眞宗大學，肄習梵文，因格於環境，未果。迺譯成阿輪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文，並撰纂成文學因緣（即漢英文學因緣）刊行。四月，移寓友家。——因章炳麟與劉師培交惡，劉夫婦遷怒于曼殊，故徒避之。——五月至八月（陰曆自四月至七月）；在民報刊布嶺海幽光錄、及婆羅海濱遐蹟記。九月（陰曆八月），返國。至滬，寓虹口熙華德路田中旅館。中秋，至杭州，游西子湖，住白雲庵。旋至韜光庵，聞鶉聲；作聽鶉圖繫以小詩（已收入詩集編）寄劉三。月杪，還至上海。十月七日（陰曆九月十三日），至南京，主講於祇垣精舍。譯印度達磨致楊仁山長者書二通。時有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來訪。後即往來於南京上海間。遇劉師培何震夫婦歸國至滬，仍釋前嫌，同游謙。十二月十日（陰曆十一月十七日）；曼殊染疾，楊仁由來探，爲說秦淮馬湘蘭證果事。

民國紀元前三年（西紀一九〇九年，清廢主元年，己酉），一月二日（陰曆戊申十二月十一日）東行，至東京。寓小石川顏其居之門曰：『智度寺』。與羅黑正、沈兼士、張卓身、龔薇生等，同居。是年四月三十日（陰曆三月初十日），曼殊之祖母林氏卒於瀝溪鄉，得年八十四歲。是年三月（陰曆閏二月中）與章炳麟、黃侃（字季剛，號運甕，別號病禪，又號曠處士；湖北、蕪春人；章之門人。）同寓於東京。曼殊晤蔡哲夫、蔡以英吉利蓮華女士貽英國駐滬領事佛萊蔗之雪萊詩選，轉贈曼殊。曼殊喜，請章炳麟爲題字於簡端。五月（陰曆四月），曼殊作文姬圖寄劉三。譯拜倫詩選完成，自爲序。即任梵學會婆羅門講師。章撰梵文著作。旋因思母，侍河合仙旅行，居逗子海濱。八月返滬，晤蔡哲夫及英領佛萊蔗佛爲曼殊題畫冊。曼殊又以英文撰潮音亦自爲序，以刊行。是年多初，至西湖，晤劉三，重居白雲庵。因劉師培變節事端方，人恨其背叛，何震更任清廷偵探，黨人因而疑曼殊亦沾污，投函警告，限令離杭曼殊問心無愧，且深薄劉夫婦之行爲，迺毅然走滬。九月，拜倫詩選印成，出版。復再度南游，至新加坡及爪哇之噶囉。在中華會館，任英文教師，爲主講師。遇廬湘博士及其女雪鴻女士。曼殊欲再游印度，厄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〇六

于金錢，未果成行。次年，仍在噤嘸主講。

民國紀元前一年（西紀一九一一年，清廢主三年，辛亥）五月（陰曆四月），曼殊乘暑假至日本，晤費天健於東京，書題額赤牘藤中西文直幅，贈之。乃返噤嘸主講。譯燕子箋成，稿爲雪鴻女士携往歐洲。八月，潮音出版。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日），革命起義於武昌，曼殊大喜，急售去燕尾烏衣及書籍，籌歸計。終以事隔，留中華會館度歲。

中華民國元年（西紀一九一二年）二月，偕魏石生、許紹南、還國，至香港，得識平智礎。從兄維翰自家來訪，饋曼殊銀圓五百圓，攝影而別。卽專赴廣州，訪蔡哲夫、黃晦聞。仍至香港，始往上海。三月，抵滬主太平洋洋報筆政，爲之發表南洋話，馮春航談二文。三月十一日（陰曆二月念四日），赴杭偕李一民、張卓身游西湖，邀張繼，訪陳去病於秋社。四月十八日（陰曆三月初二日）返上海，續荒城飲馬圖，寄香港蕭君，託焚圖於趙聲墓前，以全對死友之信。四月三十日（陰曆三月十四日），赴日本。同時發表斷鴻零雁記於太平洋報。五月二十七日（陰曆四月十一日）復歸國，至滬，撰華洋義賑會觀。並以林紓所譯茶花女乘訛脫落過多，欲重爲譯述。友朋聞者皆喜，多促其實現。但終因事未及着筆。在滬多入花叢冶游，惟姪女盈前，始終不一破其禪定。六月十九日（陰曆五月初五日），再赴日本。十月三十日（陰曆九月念一日）又歸國，至上海。欲游香港、新加坡。未啓行，爲友邀往安慶，主講高等學堂。以十二月十三日（陰曆十一月初五日）抵皖城，與沈燕謀、鄭桐蓀、傅盛勳、應溥泉、同辦理教育事務。歲暮，作客於盛澤鄭桐蓀家。臘底，至滬，與沈燕謀、朱貢三、僦居於南京路第一行臺，度舊歲。

民國二年（西紀一九一三年）二月（陰曆正月），偕張卓身、李一民、至杭州，住西湖圖書館。旋即返滬，仍寓第一行臺。三月至四月，往來於安慶、上海之間。六月六日（陰曆五月初二日）至盛澤。二十六日（陰曆五月念二日）赴蘇州，客浪繡坊鄭桐蓀之兄鄭詠春宅中，與鄭桐蓀及沈燕謀同編『漢英』『英漢』兩辭典。曼殊欲東行游泰山，未果行。八月（陰曆七月）偕平智礎游西湖，住白雲庵。十月，仍返滬，寓原處，發表燕子龕隨筆於生活日報及華僑雜誌。撰燕影劇談，發刊。十一月，赴日本。

曼殊對河合仙之母愛，終身不忘。孺慕之情，極爲濃厚。歲餘未見，卽過程至日省，並游西京琵琶湖，至東京

度歲。時，曼殊年已三十歲矣。民國三年，曼殊謁總理孫中山先生，頗蒙優遇，受感動，而矢誠加盟於同盟會，孫中山先生深器重之，遂與居正（覺生）、楊庶堪（滄白）、邵元沖（翼如）、田桐（梓琴）、戴天仇（季陶）、鄧家彥（孟碩）各黨員來往。國民黨機關刊物之民國雜誌，及章士釗主辦之甲寅，陳獨秀主辦之新青年等各種雜誌，均有曼殊之小說、隨筆、等作品發表。天涯紅淚記即於是年四月發表；燕子龕隨筆亦重刊。七月撰雙桴記序。八月，刊行漢英三昧集。民國四年，爲馮自由撰三次革命軍題辭。五月，刊布絳紗記於甲寅雜誌；六月續刊焚劍記。民國五年返國，直至青島，訪居正。偕周南垓等遊勞山。旋，離魯至滬，寓環龍路，晤鄭桐蓀。往西湖，住新新旅館。遂往來於滬杭間。十一月，刊布碎簪記於新青年，住秋社陶社，撰人鬼記。歲底，在上海度歲。

民國六年，歲首在西湖。二月，匆匆至上海，晤邵元沖、鄧家彥，撰序贈之。三月（陰曆閏二月初），忽思母，急赴日本。居月餘，返國，至上海。時胃病已深，寄寓霞飛路、寶康里、與柳亞子等游嬉。並識名伶小如意、小楊月樓（即楊慧儂）等，相與偕游。夏間，下榻於盧家灣程演生寓所中。柳亞子、葉葉（即葉楚傖）、鄧家彥等，時往探疾。入秋，移住白爾路新民里十一號，與蔣中正、陳果夫同寓。冬初，疾劇，入中華海寧醫院。

曼殊在海寧醫院，經過一冬之醫治，終以醫生之診療不得法，且曼殊嗜食，故終無效果。民國七年（西紀一九一八）春乃移居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蔣中正、陳果夫，均往存問。蔣並囑陳送錢往醫院。時，曼殊已典質一空，以質票多張付程演生，程愛莫能助。曼殊託程帶一函與陳獨秀、蔡元培，欲於病愈後，得一部費用，留學義大利，習繪事。此後，病勢愈增，日瀉五六次。彌留時，言：『惟念東島老母！一切有情，都無罣礙！』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日（陰曆三月二十二日），午後四時，一代天才之曼殊大師示寂於上海廣慈醫院。

#### 五、曼殊大師之家族

曼殊大師之祖父母及父，均於曼殊生時逝世。其嫡母黃氏於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一日病歿日本蘇焯寓中。年七十六歲。第一庶母，即義母河合仙，獨居於橫濱。（河合仙於生蘇焯之後，曾攜焯至瀝溪。未三年，即留焯於家，單身返橫濱而曼殊生。）至民國十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大地震中作犧牲品。年七十五歲。第二庶母大陳氏，現年六十二歲，仍存在。第三庶母，小陳氏於紀元前二十一年東歸，至紀元前十五年即已死去，年二十五歲。叔父蘇德生，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〇八

鄉居，已亡。

曼殊大師之長兄，蘇焯，字子煊，號煦亭氏，河合氏出。紀元前三十七年（乙亥）生，現已五十八歲。次兄蘇焜黃氏出，紀元前三十四年（戊寅）生，至紀元前二十九年殤，僅六歲。三即曼殊。

曼殊大師之長姊，蘇燕黃氏出。紀元前四十年（壬申）生，與曼殊不洽。後適南屏容氏，現尚生存，已七十四歲。次妹蘇侃齡，大陳氏出。紀元前二十六年（丙戌）生，後適北山鄉楊耀垣現年四十九歲。三妹蘇蕙芬大陳氏出。紀元前二十四年（戊子）生，後適果福緣村楊善初。現年四十七歲，四妹蘇蕙芬大陳氏出。紀元前二十二年（庚寅）生，後適梅溪鄉陳介卿。現年四十五歲。五妹蘇名齊大陳氏出。紀元前十七年（乙未）生，未久即殤，六妹蘇蕙珊，大陳氏出。紀元前十年（壬寅）生，後適芳濟鄉李晉庠，年四十歲。

曼殊大師之姪，蘇紹賢，係蘇焯之子，執業於神戶，為蘇氏男性血統惟一承繼人。姪女蘇紹瓊，係蘇焯之女，入同文學校，酷愛文學，嗜讀曼殊作品。民國十七年三月十日，傷感厭世自殺。

曼殊大師之從兄，蘇維春，號靜波，蘇德生之長子。紀元前三十五年（丁丑）生，已亡。蘇維翰號墨齋，蘇德生之次子，紀元前三十年（壬午）生，與曼殊情感極厚，相待甚優。為蘇氏家族中對曼殊最好者。紀元前十四年，曾與曼殊同學於日本。紀元前九年，又偕曼殊至東京。民國元年後，送銀與曼殊，現已亡。從弟維驥名康驥號懷彥，蘇德生之三子。紀元前十七年（乙未）生，現年四十歲。為蘇氏之紹書香者，但與曼殊大師未嘗相見。

#### 六、曼殊大師之作品

曼殊大師之作品，現存者不及一半。最初與世人相見之作品，關於詩，有『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七絕二首，係紀元前九年（西紀一九〇三）十月七日（陰曆八月十七日），發表於國民日日報者。關於文，有『女傑郭耳縵』及『嗚呼廣東人』二文。前一篇於紀元前九年十月七日、八日、十二日，後一篇於同月二十四日，均發刊於國民日日報。小說，則以慘社會（即慘世界）為首發表。（於是年開始）嗣因報社被封而中輟，後乃另刊單行本。

曼殊作品之可考者，共約三十餘種。內惟文集、詩集、畫譜、係他人所輯之曼殊作品總集。餘皆曼殊親自撰編

者。以三十五歲圓寂之少年闍黎，而著作如此豐美，謂爲天才，誰曰不宜！柳亞子所撰蘇玄英傳（第一次撰）結贊謂：『雖雲鶴乎？實星鳳矣！壽不中身，賈志入地！』洵爲評曼殊最允當之辭。可謂曼殊唯一眞知己！蓋讀曼殊遺作，卽覺此四語之貼切無倫，欲易一字亦不可得也。

曼殊之著作物，有現存者，有已亡者，有名存而實亡者；茲根據各方記載，分別論列于次：——

梵文典八卷：紀元前九年成書，爲曼殊最初之成書著作，且爲曼殊最有價值之貢獻。原書有章炳麟序，劉師培序，陳獨秀（熙州仲子）詩，何震僑。紀元前五年，天義雜誌第六卷載有梵文典首卷出版之廣告。原書今已失傳，僅存廣告中之目次。其文如下：

梵文典八卷，粵東慧龍寺曼殊大師撰述。條例彰明，得未曾有！今將首卷開印，餘俟續刊。普願一切有情，同圓種智；持此功德，迴向華嚴。首卷目次，具列如左：

印度法學士波邏罕居士題辭，餘杭章炳麟居士題辭，餘杭章炳麟居士序 儀徵劉光漢居士序 儀徵何震女士題偈 熙州仲子居士題詩 白序 例言 決擇分 字母（十三種） 字母漢音羅馬表 諸經釋字母品摩多 別體摩多 空點 涅槃點 體文 別體摩多附合法 求那 毗利地及半母音法 五聲類別表 母音連聲法子音連聲法 數字 聯合子音字表 梵文法表。

卷第一附錄：心經原文：漢文直譯 馬格斯磨勒F·M·英譯，英公舊譯。那羅王譯：印度二十敘事詩摩訶波羅多篇中最美妙之文。

初步梵文典四卷：係就梵文典修編之作，亦有章炳麟序，更名爲『初步梵文典序』，文辭與原序略有不同。此書曾發行，曼殊曾親撰廣告，發刊於民報十五號。（見文集雜文編）但今已失傳。

梵書摩多體文：曼殊壬子七月，自日本致某君書（已收入書信集中），有：『拙著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明春宜可出版』之語。此書當係梵文譯作之一種，頗關重要；但今已無從覓取。

沙昆多邏：見潮音跋所列曼殊作品中，原書未見。據紀元前三年，曼殊英文潮音自序，有逐譯此書爲華文之說；其辭曰：『此後余將勉力譯成世界聞名之沙昆多邏詩劇。蓋我佛釋迦誕生地印度詩聖迦黎陀婆所著者也。』則此

書之譯成，當在紀元前三年至前一年之間。又按曼殊文學因緣目序有云：『「沙恭達羅」』（即「沙昆多遜」之另一譯音）者，印度先聖毗舍密多羅女；莊艷絕倫。後此詩聖迦黎陀婆作劇曲，紀無能勝王與沙恭達羅慕戀事，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按即紀元前一二四，清乾隆五三年，戊申）威林（留印度十二年，歐人習梵文之登先者）始譯以英文。』足見曼殊對此偉大之劇曲，頗爲重視。但現已無從覓取。其中譯文，名作不傳，洵爲憾事！

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 此書亦見潮音跋所列曼殊作品目中，原書未見。金山高天樹東濟廬詩集有關於此書之題詞，載紀元前二年南社第二集中，詞云：

『誰歟健者橫雪山，窮絕天竺投巨艱。法顯惠生滅度後，宗風闕絕須追攀。茫茫印度前古隔，震旦人來此第一。功此險探奧與非，立溫斯頓汲頓曲。憶昔象教入齊州，發揚異采功莫儔。想見二子作游記，勸收博訪筆不休。忍令遺書束高閣？大乘圖法須探求。曼殊大師心獨苦。證到如如法音布。繪圖箋註導迷津，敢說今人不如今？纍纍貫珠指諸掌，觀者佛若歷西土。腦中高掛佛國旗，華鬘金碧如親覩。大千世界原三千，大師功德原無邊。天堂地獄究安存？稽首衆生爲宣言。一丈甕高一尺道，基督信徒傳祖教；縱橫凌厲氣無前，載之兵舶助之礮。謾訶麥德稱英豪，欲行其說輔以兵。耶回足跡所至地，人民疾苦荆棘生。世界強權安可避，無以羣之教不行。迦毗羅城悵回首，國耶種耶今無有！慈悲慈悲欺人語，大好名詞祇宜口，偏是鈍根強解事，讓人以肥白彫瘦。竊獨歸依禮世尊，作獅子吼招國魂。大雄大勇大無畏，如是我聞眞法門。世間萬事無可說，我作此詩是饒舌，我之言辭本虛假，不啻秋風一飄葉；我之軀殼本無存，四萬八千蟲出入。合掌焚香白懺悔，幾時跳出煩惱窟。十年面壁學參禪，他生或生兜率天。阿難多聞迦葉笑，不着一字眞安便。脫却妻孥如敝屣，如吾方算無罣牽。了不解此有情種，澄然難着塵緣線。重重帝廟都歷遍，八萬天龍相後先。大師對我何以答？無所得亦無所失。傾四海水灑楊枝，衆生立地皆成佛。』

此數百言之長詞，頗足以窺原著之一斑。他日訪得原本，再當景印流傳。

泰西羣芳名義集：曼殊譯作之一，亦見潮音跋中述及，今已不傳。

泰西羣芳譜：民國雜誌第五、第六號載有廣告『羅鳳曼殊同纂，每部定價八圓。』足見爲巨著。或謂係泰西羣

芳名義集改名，但原書未見，未能確定。

埃及古教考：民國雜誌六號廣告載：『英國貝德黎博士原著，震旦曼殊譯爲漢文；每部定價二圓。』原書今已失傳。

漢英辭典：曼殊與沈燕謀同譯。署名『曼殊羅鳳同纂』，民國元年成。聞柳亞子存有此書與粵英漢辭典之原稿各一部份。

英漢字典：與英漢辭典爲姊妹書，同時作成，今亦失傳。

粵英字典：民國雜誌第六號廣告載：『曼殊羅鳳同纂，每部定價四圓。』現同失傳。

拜倫詩選：紀元前六年開始譯作，出版於紀元前三年九月；爲曼殊最早之譯詩。由日本三秀堂印行，定價五角。有法蘭居士序及自序。原本有曼殊肖像，內容爲去國行、留別雅典女郎、贊大海、答美人贈東髮繡詩、哀希臘詩等五篇，均已收入譯詩中。原本不傳，段庵旋收入燕子山僧集。有人謂留別雅典女郎一詩，原署『盛唐山民』譯，非曼殊譯。但，此詩收入原本拜倫詩選，由曼殊印行。而『盛唐山民』並無其人，亦不見於曼殊其他文字及友朋姓名中。曼殊素好隨意署名。拜倫之詩，亦僅聞曼殊首譯。則盛唐山民或亦如飛錫之爲託名，亦未可知。故依拜倫詩選原本，仍將此詩列入譯詩中。

文學因緣：紀元前六年作，紀元前五卷一出版。由日本東京齊民社出版。後，上海羣益書社曾翻印，皆僅第一卷。羣益書社且曾擅改書名，爲『漢英文學因緣』。原書共二卷，次卷未出。據紀元前四年二月（陰曆正月）天義雜誌第十五卷中，載有兩卷全目錄。其首卷目次與原書同。惟少子夜吳歌英譯一首。次卷惜未付印，首卷今亦失傳。茲錄目次如后：

#### 文學因緣卷一目次

曼殊上人譯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已收入雜文中） 曼殊上人畫九幅 英譯詩經八章 英譯古詩二首 英譯木蘭歌 英譯長恨歌 英譯李白詩六首 英譯采茶詞三十首 英譯葬花詩 曼殊上人譯沙恭達羅 Goethe 詩 曼殊上人譯 Byron 詩一截 盛唐山民譯留別雅典女郎詩四首。曼殊上人序。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二二

文學因緣卷二目次

南天竺婆羅門僧碑曼殊上人校錄 冷泉亭眞景 曼殊上人畫十幅 英譯詩經十章 英譯古詩二首 英譯伯夷叔齊采薇歌 擊壤歌 懿氏謠 百里奚妻琴歌 屈平漁父歌 東坡放鶴歌 英譯曹孟德詩一首 英譯班固怨歌行 杜秋娘金縷曲 英譯杜甫詩六首 英譯王維、孟浩然、王昌齡、張籍、翁綬、王勃、岑參、崔顥詩各一首 英譯孺子歌八首。

潮音：紀元前四年成書，紀元前一年刪定出版。原書由日本印行。民國十四年，上海湖畔詩社，曾發行潮音重印本。原書印裝甚精白書『潮音』二字，並附梵文。次頁，印『羯磨阿闍黎飛錫校錄，淀江蓮華寺主重刊流通。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等字。內容有拜倫遺像、附英文詩一首，曼殊之西裝、僧裝各一幅，下題『曼殊闍黎獅子國造像』，又六朝石像等；共四幅。每頁有補白英詩及語錄等。原書分二部：第一部，爲英漢詩曲互譯，末附拜倫年表；第二部，爲曼殊闍黎英吉利閩秀詩選一卷，下署『西班牙雪鴻手鈔於南天旅次』。漢譯英詩，即本書譯詩乙編所收各首，留別雅興女郎四首在內。英譯詩有西廂記驚夢文，詩經邶風一章。又伍子胥河上歌與雪萊 Love's philosophy 詩同列一頁。此外，尚有法蘭居士題曼殊畫冊詩，素嘉女士（明末女子）水龍吟與 Bande Mataram 一首，拜倫年表共三頁。據飛錫潮音跋云：爲英吉利詩人佛子所參訂者。共四十一篇。卷末有 Bhagavad gita 中之二節及懷寧鄧繩侯憶曼殊詩殿後（已收入附錄）。原書共有序三；除法蘭居士英文序，曼殊英文自序外；尚有曼殊中文自敘，即拜倫詩選序（已收入雜文）。但潮音跋並未列入。

曼殊畫譜：此書成於紀元前八年，傳係曼殊女弟子何震彙集曼殊所作畫幅而成。首列曼殊自序（已收入文集內），並有曼殊義母河合氏所作序（係以日文撰作），及章炳麟序，何震序。皆曾於紀元前五年發表於天義雜誌第五號中。此書雖非曼殊親輯，但係其女弟子輯成；而成書爲曼殊所知，且曾作序。則無殊曼殊所命作。且畫幅，皆係曼殊之作品，故亦列入曼殊作品中。但，此書終未出版，今更不知落於何所。

女子髮髻百圖：此爲曼殊美術作品之偉大者，曾由俞劍華與上海商務印書館接洽，委託出版。迺商務印書館不欲代印，將原稿退還俞劍華。嗣即輾轉入於南京人伍仲文之手。柳亞子曾親往伍氏詢求，但已爲伍之胞兄義伯取去



至今仍未取得。聞此圖係曼殊自日本圖書館中描出。皆漢唐古女髻式，極為名貴，繪畫尤精。

無題詩三百詩：太平洋報文藝消息內，及曼殊致友人書中，均曾載此書名，原書未見。

漢英三昧集：出版於日本，由三秀堂印刷。計中國名詩英譯七十餘首，文二篇。發刊於民國三年九月，或謂多非曼殊譯。但原書中無序跋，且未注明。而著作、出版、發行、皆曼殊名義，無從證明某篇非曼殊而為某人所，故祇能收入曼殊譯詩而另編為乙編，且將二文編入譯文。初係日本東璧發行。民國十二年，上海泰東圖書局翻印，曾一度改名『英漢三昧集』。

娑羅海濱遁蹟記：紀元前四年，曼殊譯，印度瞿沙作。但其中『星耶峰耶俱無生』一詩，係拜倫作（見譯詩乙編中），瞿沙以印度人著書，何以引及拜倫之詩，實為一大矛盾！故有疑為曼殊弄玄虛，託名重譯，而實多自撰者。但此書為曼殊除慘世界外，僅有之譯作小說，且柳無忌極力徵求而始得者。故雖係未完成之稿，亦甚寶貴。

斷鴻零雁記：曾於民國元年六月一日始，在太平洋報發表。上海廣益書局曾刊單行本；商務印書館曾請梁社乾譯為英文本；黃嘉謨曾編成戲劇，演於廈門大學，此書為曼殊自述身世疑聞之作。文筆極真摯流麗。

天涯紅淚記：載民國雜誌第一號，係未完之作。聞第二章下半以後之原稿，在某吾處；則將來或有完全發見成為全璧之可能。

絳紗記：民國四年六月（陰曆五月），刊布絳紗記於甲寅雜誌，有章士釗（爛柯山人）陳仲甫二人之序。此書曾收入曼殊說集，及亞東圖書館名家小說中。

焚劍記：後絳紗記一月而續刊於甲寅雜誌中，亦曾收入曼殊說集。此記並絳紗記曾有白采聲稱：『非曼殊著作，而係柳篋所撰。』且誤以柳篋為廖叔凱。經柳無忌考察得程演生及當時甲寅雜誌負責人之實證，確為曼殊作品（且有原稿可證）。至於柳篋則為任上海新聞報編輯之金鼎（字煦生，南京人），與此二記毫無關係。此書亦曾收入名家小說中。

非夢記：民國六年十二月，發刊於上海文明書局之小說大觀第十二集。時，曼殊已抱病，蓋撰述在前一年也。曾收入曼殊說集為曼殊小說『四記』中之佳構。且曾以包天笑（小說大觀編者）處所存原稿校勘一過，故此記為最

可信之定本。

碎簪記：民國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發刊於上海羣益書社出版之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三、第四號。撰述當在前一年之春季。此時，曼殊已入海寧醫院矣。此記爲曼殊說集『四記』之一，情節極委宛，文筆尤瀟灑；爲曼殊之精心作品。

人鬼記：此爲曼殊最後撰述之小說，蓋預備繼碎簪記後，發刊者。丙辰十一月，自杭州致劉半農書中有『吾人鬼記已得千餘字。』則知此書着手於民國五年初冬時，其後往返日滬，接踵即入醫院，或未及撰成。但所撰之一部分稿，曼殊圓寂後，亦不知流落何所，殊爲可惜！

嶺海幽光錄：發表於紀元前五，民報創刊號及第二號中。失傳已久。民國十六年柳無忌登報徵求曼殊遺著時，貴州王紹餘並檢同娑羅海濱遞蹟記，同應徵寄來，乃得復傳。

燕子籠隨筆：此係曼殊筆記之僅存者。發刊於生活日報之附刊生活藝府第一九至五二號；華僑雜誌第二、第三期；並刊入民國雜誌第一號；及文藝珊瑚網第一集掃愁集；民權素第十三集；周瘦鵑（名國賢吳人）收入燕龕殘稿；段庵旋收入燕子山僧集。此爲曼殊作品中刊行次數最多，播傳最廣之一種。但亦因其多次刊載修改，故次序紊雜，文字參差；弊亦最多。現經廣徵各本，分別校勘補正。其不能決定者，則分別注明於原句之下，以存真相。

英譯燕子牋：紀元前一年七月，曼殊答瑪德利瀟湘處士書中，及潮音跋內均曾言及英譯燕子牋。此書於譯竟之後，即遇雪鴻女士。遂交雪鴻携往歐洲出版，後無消息。

慘世界：此書原名『慘社會』最初見於紀元前九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出版之國民口日報；署名爲『法國大文豪雨果著，中國蘇子穀譯。』登至第十一回，報社被封而止。至紀元前八年，黨人陳競全（甘肅人）組設上海鏡今書局，始刊行單行本，易名『慘世界』原著時，曾經陳獨秀參酌，故單行本署『蘇子穀陳由已』（獨秀別號）二名。內容與原載頗有不同，回目亦經修改。鏡今書局倒閉後，即不復見。至民國十年，始由上海泰東圖書局翻印。更加一字，名爲『悲慘世界』。但內容則經錢玄同證明，一字未易。茲所錄，即泰東本，但書名仍復曼殊生前所署之『慘世界』三字。本書後半，有引孔子暨影射中國之處，疑係曼殊假以寄慨，逕以自己意思撰成，並

非原著如此。因法之文豪決不致寫中國風味之文也。

綜核曼殊大師之著作品，有名而未見原書或稿者，有梵書摩多體文，沙昆多邏，泰西羣芳名義集，泰西羣芳譜，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地名今釋及旅程圖，埃及考古錄，英譯燕子牋，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女子髮髻百圖（另有一部分鉛筆本，現存柳亞子處）十種。——已出版而絕版失傳者，有文學因緣，潮音，漢英、英漢、粵漢、各辭典（有一部原稿現存柳亞子處）。曼殊畫譜，梵文典八卷，初步梵文典八卷等；共七種。——已轉入本全集者，有文集，詩集，譯詩（漢英三味集拜倫詩選泰西名詩漢譯集三種），譯文書信（各有新增篇幅計數十篇）及慘世界，娑羅海濱遊蹟記，燕子龕隨筆，嶺海幽光錄，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燕子山僧雜記等；共計十八種。

此外，尚有曼殊之各種畫圖，散存各處，粵東已有總集，尚未印行。又曼殊舊友蕭宣（初秋、湖北均縣人）曾藏有曼殊親筆書寫之日記一巨冊，及戒牒、袈裟，並畫二十餘幅。柳亞子特為編成『曼殊遺蹟』（一名曼殊遺墨）交由上海北新書局發行（遺蹟中可採者已錄入燕子山僧雜記中）。

### 七、曼殊大師之思想

曼殊大師之思想。是革命的，進取的。生活雖是不修邊幅，但決非浪漫，更非頹廢。將辭世時，精神雖較衰微，思想仍未嘗衰退，或向後轉。是以曼殊之思想，始終如一。且曼殊在最後數年中，所發表之言論，尤多表示極端之憤慨，因而有時或竟致形成心理變態之言論；但其思想仍係前進，並未餒縮。

曼殊對於佛教之見解，在答瑪德利燭湘博士論佛教書，暨敬告十方佛弟子書二文中充分表現，對於以應赴為職業，藉道場為餬口之俗僧，痛斥不遺餘力。是以曼殊雖沙門佛徒，但決非一般宗教徒之迷信，而係抱有闡揚真理，抨擊俗迷之心志；以佛教之本義，施攻擊於一般以佛法為衣食之資，販賣之具，以及崇拜木偶，愚民欺世之佛徒。此種神聖精神，實為佛法之大救主。基督教之馬丁路德以其教之聖經證當時腐敗教會之不當，因而為該教之大哲。以曼殊之勇氣，使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實現其主張，則曼殊必能成佛教中之馬丁路德。今雖以天年短促，未成蓋世之功；但曼殊此種如獅子吼之棒喝，已足為偽佛徒之暮鼓晨鐘，且使一般人對佛教增加正當之認識，知佛教

實爲有精確之哲理，非如俗僧之污行；則曼殊此舉已足稱爲佛教一大功臣矣。

曼殊對於清末大舉派遣員生留學之事，頗持反對態度。但曼殊之反對，決非頑固保守，而係別具正確之見解；蓋由其精深之思想而發出者。民國四年（乙卯）三月，致柳亞子書云：『阿崔（上海的妓女）欲來留學』我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此種論調，不明者，或以爲頑固；實則曼殊另有所見，實有激而然者。蓋當洪憲時代，袁世凱叛國，其御用之『籌安會』發起人及主力分子，咸爲留學生，且多曼殊之舊交——如劉師培——女學生，則江西某女士等在日留學，奢侈淫蕩；人盡可夫；甚至賣國事仇（不肖生之留東外史描畫雕刻，十九皆眞，可供參證。）曼殊目覩此輩留學生辱身降志，賣國事仇，卑鄙惡劣，不堪言狀；女生之浪漫奢侈，尤足以促成其夫叛國媚外而有餘；故極度痛心疾首，論調遂不覺流入偏激。至好之劉師培尙變節媚袁；女弟子何震更作袁之偵探；而師培之惡又多係其妻何震所促成。故對女留學生，尤爲忿恨。是以對素昔並不重視且斥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見曼殊庚戌五月致高天梅書）之辜鴻銘亦因其不降袁而許其除外。則對於一般賣國者之深惡痛絕，已可概見。至於劉師培與曼殊交融乳水，情關痛癢；其妻何震且爲曼殊之首座女弟子，其交情之濃厚可知。及劉何夫婦變節，曼殊如定力稍弱，未有不被卷入漩渦者。乃曼殊竟能如蓮之出污泥而不染；金錢不能動，恩情不能移，利害不能脅，機謀不能籠；而毅然決然，甘失託身之所，甘受經濟困苦；而與劉何夫婦絕。此種卓然自潔，不爲環境所屈之堅決精神，洵爲難得！

曼殊之正統思想，表示極充分。關於種族方面，民族觀念尤異常熱烈。雖對於自以爲親母之日籍河合仙親情濃厚，而於民族觀念則絕不稍爲遷就。此爲立場光明，思想純正之一大美德。其作品所表現之種族觀念，民族意識，尤爲濃厚。試一披閱，隨處可以發見。如嶺海幽光錄卽全爲記述爲民族盡忠之史實，闡明明末抗滿之忠烈遺聞以鼓勵當時之民氣；用心深矣？又如紫羅海濱遺蹟記亦係藉印度人亡國後哀痛之慘呼，以喚醒樂天安命者流之沉迷者。至於嗚呼廣東人之痛言媚外分子；寫無政府主義女傑郭耳縵之烈骸；撰南洋話暴露荷蘭人苛虐華僑；促起僑胞之自決；譯拜倫哭希臘哀歌，藉以寄慨等等；皆民族思想之極度發揚。有謂曼殊稟綺語障，祇能作香豔語，談風月事者



；未免冤煞閨黎。

曼殊關於政治方面之思想異常急進。如題露伊斯美素爾像贊、海哥美爾氏名畫、以及女傑郭耳縵、各文，皆足以表現曼殊思想之急進。其翻譯小說慘世界中所表現者，尤爲激烈。碎簪記中攻擊美國資本主義，特別利害。復次，就斷鴻零雁記中亦可以窺見曼殊對於基督教徒之見解。如記中第六章述及羅弼牧師一段云：『余特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由此可見曼殊對於景教（基督）其他之牧師，除羅弼以外，咸認爲是『包藏禍心思墟人國』之侵略先鋒，進攻密探。

曼殊對於婚姻之思想甚正確，既不守舊，亦不趨時髦。在斷鴻零雁記第五章中，述雪梅一段，對於現代買賣式及父母包辦之婚姻，闢論異常透澈；在絳紗記內復指斥『黃魚學堂』之淫浪不貞；足見曼殊是主張婚姻自主，既成夫妻，必須相守，不合則離；反對同時多婚、亂婚，或離合如戲。曼殊在碎簪記中，雖有『天下女子，皆禍水也』之論調，但係激於戀愛磨折之憤激言論，小說中之反面文章；非其固定之真正見解也。

曼殊對佛教了解明澈，深知佛門中唯識禪定之真理。故雖逐聲色於酒綠燈紅之際，窮嗜欲於鴉片黃魚之中；但對『三戒俱足』，刻未去懷。於色情熱烈，則若天主教之守貞女，能以『以雪沃燄』之思慮，自行斂抑，收束身心。此實爲最不易堅決達到之境界。且曼殊深知婚姻之合，愛戀牽纏；盡是罣礙，絕無樂趣；是以不願置身其中。其答蕭公書中有云：『不慧性過疎庸，不敢廁身世間法』，即是『與其結合而成口事可哀之夫妻，曷若各自分飛，反留得餘情回味』之意。故而曼殊每以『早證法身，三戒俱足』，『學得生死大事』等語，爲應付此種難關之藉辭，蓋有深意存乎其中，非泛言也。

曼殊如孤芳自賞之菊花；如出泥不污之蓮花；如傲雪衝寒之梅花；如幽香澹雅之蘭花。論其振錫南游，精研梵文，深闡佛理，直如玄奘；論其妙語如環，佳句盈篇，又如陸游；論其姁女孌前，不破禪定，渾如展禽；論其隱逸自好，不求聞達，復如陶潛。其耿介孤潔之性，可於其相交多當道，終身不入公門，名不登官書，而得充分證明。故其行絕似嚴陵其志鄰近伯夷；絕非食煙火食者所能企及。曼殊之爲非常人，於此已可定論。

曼殊之性情，過於狷潔，過於明白；故不爲混濁之時代所容。因欲完成志願，而厄於環境，遂致流入悲觀而放



浪。以一片爛漫天眞，弭盡人我。如向朋友取錢用，向花叢銷光陰；食慾無厭，起居無節；決非流入浪漫頹廢，而是不得已乃自甘如此，且帶有戕生早死之念，實爲極度悲憤之結果。如『余羈縻世網；懨懨欲盡』『結習未忘，負氣猶昔』『嗟乎！病骨還剩幾朝』等語；皆悲憤至極而極澈悟之言也。曼殊對世間，並不抱悲觀，卽至極無辦法時，尙希望『幸能留得一絲道義在世間，卽覺是此生之安慰。』其心思何等懇切！何等熱情！於此足見其耿介孤潔，決非無意義。一般人以爲怪，實則何足怪！曼殊不過以意志支配行爲。雖新奇，亦不過合理的新奇，遠離污濁，而不驚世駭俗，何怪之有！世人不知白處，乃眞怪耳！

曼殊生當滿清季年、愛新覺羅氏以腥羶異族，強攬中華。基於其野蠻性，佐以漢奸（如洪承疇等人）狡謀，實施強壓。大興文字獄，暗弱民族性；欲使漢族永遠懦弱，永遠服從。廣東處南海之濱，去滿京已遙。而明末亡國時堅抗劇烈之最後點，端在西南。且粵民特性，傲岸好勇，明恥負責；爲最宜於胚胎民族思想之地。曼殊有過人之明慧；——觀其數年中習華英法日梵五種文字皆能精湛，可知其聰慧敏捷，突過尋常；——而又生習於茲土。既既聞其遺聞傳說，長更流浪四方，飽覽外人侮辱華人之事實，且身受之（侏儒爭蝨一事，見書信編中；且有南許話爲證）。故對革命之思想，熱烈異常。於文字宣傳，工作尤勤。盡力彌多，而無所求，無所冀。故以曼殊之人格思想論，在革命史中，實有相當之地位。

曼殊爲獨行之士，不隨流俗。對於朋友竺鑒，凡委貪功利之事，視之蔑如。見人有詐僞敗行者，常怒目厲聲斥詈。雖名在革命黨籍，或有不能得齒列者。——曼殊與劉光漢有舊，時宿其家。諸與光漢陰謀者，曼殊輒指其疵而詈之，甚至不與同坐。『磨而不磷』曼殊有焉！

革命後，曼殊之東京舊交，多乘時得高位，爭欲羅致曼殊。而曼殊冥鴻物外，足未嘗一履其門。生平口不言錢，而揮手輒盡萬千。資窮饑極，不得餐，則擁衾高臥，終日怡然若無事。釋衲以來，絕口不談婚嫁事。其人格洵可謂勵高節，抗浮雲，雜塵中而不染者。

曼殊之行爲雖屬落拓，但並非不羈；意志雖然鄰於冷靜，而心腸仍係極熱。雖血統係中日兩民族之混血，而生平對於觀念立場，最爲明確。但曼殊亦卽因斯而致行爲奇特。蓋曼殊因爲『身世有難言之恫』，乃至爲僧。既爲僧

，而又不能忍受世俗庸僧之齷齪，更不堪蒲團生活之清苦，迺復返俗。浪游中日以及南洋暹羅印度諸地。雖天才高越，不甚讀書，已能領悟而貫通。但污濁世界，決不容曼殊獨清。故曼殊生活上，時常發生恐慌，甚至無法維持。同時，曼殊對社會國家，無一不感失望；既不肯同流合污，又無力挽瀾救世。益以身世之感；悲憤之餘，祇能佯狂以祈免禍。終致亂食狂餐，而自傷其生。欲藉此毀去皮囊，以得解脫。質言之，即悲憤的自殺也。

曼殊非不知不永年，其所云不永年者，實自身求得之，非關天命，更與人無涉。但觀其所以致死之由，則知此語非虛。

曼殊生平最喜糖果。酥糖、可可糖、饅子糖、八寶飯、摩爾登糖、皆所酷嗜，每食以數十計。雪茄日可吸二、三十支，煙盡時，不惜下口中金齒以易之。在日本時，曾日飲冰數片，至憊不能起，明日復飲。且常食湯包盡三籠，致三日不能起牀。食鮑魚連盡數器，以致大瀉。又居醫院時，醫生囑其慎食，猶暗中私自食炒栗。在滬時，好作青樓之游，常沉醉於花叢，而對所召之妓，又一無沾染，且眇纏綿。凡此傷心人別有懷抱，既非名士習氣，更匪浪漫，尤不是愚騷。蓋劫後之身，遭世不辰，遂不惜其身，而倍加創損，以求速死，終致以胃病不治而逝。世界不識曼殊，又焉能識其苦心？毋怪多以曼殊為騷、為怪也。

#### 八、曼殊大師之詩文

曼殊為一天才文學家！未嘗致力於學，而國文、梵文、英文、法文、日文無一不精察。其歷史。專心向學之時間至寡；而詩、文、小說，乃至佛學、哲學，無不精湛。其天才實有超越尋常萬千者！曼殊嘗謂『各項文字中，梵文為首，華文次之，西文更次矣。』其見解，誠足使豎儒咋舌。

曼殊之作品，——尤其是詩，完全為天才之流露。故其詩文，極其瀟灑自然，毫不牽強。雖不用心，而自然工整優美，予讀者以輕清雋永之深切回味，留深切之印象。柳亞子評曼殊詩如『一顧傾城』，洵為允當。蓋其詩，音節和諧，文辭精純，思想靈敏，運用輕巧；不愧稱為一代詩人。其作詩，一片真情，一任靈機觸發，自然流露，不假雕琢，佳趣天成。故能荷麗清明，豔而不濫，簡而不陋；審其詩品之清高，已足見其人品之亮潔！

曼殊之小說，雖不能盡皆佳妙，但詩確實有精警堂皇之傑作神句。如『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獨有傷心驢背客，暮煙疏雨過閭門」等句，絕似陸游；而『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銀燭金盃映綠紗，空持傾國對流霞』；『玳瑁牕虛延月冷，芭蕉葉卷抱秋花』則雖溫李復生，無以逾此矣。

曼殊之翻譯，極忠實貼切，真能完成其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排側，事辭相稱之使命。此爲有目共覩者。因其本身之遭際，同於拜倫、雪萊，故譯此二人之詩，尤爲特出。一經與原文對讀，卽見其詞氣湊泊，絕不增減，且有雅麗遠勝原作者者。務求切合，絕不牽強，精密直譯之精神；與乎必使事情無乖，思想恰當，意譯之神妙，尤可爲繙譯界放一異彩。觀於今日繙譯，桀格顛倒，強華人讀歐式文，甚至讀譯文反不如讀原文之易者；則曼殊之譯筆，洵足以爲師法，而愧煞此輩。

曼殊之小品文，有如其詩。亦極流麗自如，優美絕塵。其神韻獨到處，尤令人有百讀不厭之慨。燕子龕隨筆，簡潔圓熟，舉重若輕，最爲耐讀。答鵬湘博士書一文，更如鑢錘百鍊。其說理明白，如百鍊鋼；而行文措辭，委婉廻旋，又化作繞指柔；令人愛煞！嶺海幽光錄、娑羅迦蹟記、燕子山僧雜記兩書，慷慨激昂，熱情毅志，泛濫滿紙。其他各文，亦多短小精幹，風味特殊，不同流俗，一見卽能知爲曼殊之作。此卽其特點之所在。

陳獨秀與曼殊交誼最久，且濃，並知曼殊甚晰。據其與柳棄疾談話，謂：『曼殊自幼至長，未嘗正式讀中國書。初到上海時，國文程度不甚高明，作文尙多錯誤。迺短期閱歷之後，竟能成慘世界之譯作。』此書雖曰譯雨果原著，但其間曼殊獨逞己意，任情自造之蛛絲馬跡，隨處可見。後半書中主之男德字明白（意謂『難得明白』）。凡所作爲、表示，皆係曼殊藉以寄慨者。至於文筆，隨意揮灑，旋轉自如，雖因譯作係分前後兩段，而致布局欠整，終不失爲一部暢達流利之白話小說。何況尙係初期作品？能得如此成績，已屬不易！

曼殊之散文，獨闢蹊徑，絕不傍人門戶。大有創建新宗。目無餘子之慨。在散文小說中，表現尤爲充分。其作品，絕無海上江湖味更無古文頭巾氣息。曹子建贊洛神之『穠纖得中，修短合度』二語；正宜移作曼殊文字之定評。蓋豔而不淫，華而不浮，雅而不酸，凝而不滯；面面皆如初寫黃庭，恰到好处。其尤妙者，則文筆不卑不亢，不藏不露。絕對不似炫耀主義者之一意堆金砌玉，而惟以飽涵詩意之筆，宛轉描寫之。故其作品，最能動人。

曼殊之小說，好以學問爲題材，且運用活潑，較前人尤爲靈巧恰切。當今一般絕無內容。疆無故實，雜湊成書

，數字易米者：得見曼殊此種運用學問而後走筆之審慎精神，能毋顏汗！

中國文人每多以兒女愛情，影談政治，所謂『風人之旨』，自姬周時已然，為中國傳統之文法。但歷來此類作品，多生硬不純，或勉強敷衍。甚且有非驢非馬，致成笑柄者。曼殊頗善為此，如寄劉三『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尚分明。』不即不離，的是妙構！

古來言情之作，大都是偷期、密約、引線、穿鍼，無不秘密靡索者；時代環境使之然也。曼殊生於現代，男女戀愛已趨向公開，故能坦然宣寫。惟其傳情描性之運筆如神，則不讓前人專美。蓋偉大作物之成功，非竭思努力，大費精神不可。曼殊之詩文、小品，乃至說部、書函，無一不是心血構成，甚至傾血淚以從事；故能卓然挺立，為一代大作家。

曼殊之文字，是青年的，兒女的；曼殊之書畫是真摯的，情感的。雖其想像，有時似陷空虛，其精神亦偶然有類變態；然而其筆下描繪裝點，特別纖聲續影，維妙維肖。祇此一點，曼殊在文學史上已建立不朽之功，足以永垂後世。

#### 九、曼殊大師之繪畫

曼殊性酷美術，其天才又足以匡襄其藝術之成功；遂得藉繪畫之表現其澹泊之人生，幽雅之態度；而完成其在美藝上之豐功。其遺留於世間之畫件，無不涵有其清靜澹雅之特點，不襲前古，不隨流俗；與其文章同具卓然不羣，遺世獨立之超然精神，腦中敏捷，腕底圓熟。蓋曼殊胸中空靈，日中無物；故下筆作畫；亦復疏落有致，活潑天機。其風格之迥殊，意境之深邃；直透紙背，深入腠理。高標其獨出之作風，自創之宗法；使人一見而知為曼殊大師之作品，決非他人所可企效。故其清高絕俗，不染纖塵之意志，除寄託於詩文小說書信隨筆之外者，咸表現於楮幅雲煙之間。

曼殊之畫，生時已譽滿東南聲騰中外。而秉性奇特，非躊躇滿志時，雖至好相干，亦不肯著筆。但然諾所許，雖死不移。允趙聲（伯先，鎮江烈士）作荒城飲馬圖，趙死而仍作圖屬托蕭君代焚化於伯先墓前。此種重然諾，無間死生之大信，洵無愧前哲，而足勵後人。（聞此畫並未焚去）



馬仲殊記曼殊上人軼事云：『曼殊善繪事，每於清風明月之夜，振衣而起，忽促作畫。既成，即揭友人之帳，而授之。人則僅授之可耳，若感其盛意，見於言詞；語未出口，而曼殊已將畫分爲兩半矣。曼殊一生，事多類此。人謂其浪漫，實真活佛也。』——即此足見曼殊對於其畫之決不苟且；足令潑墨圖食者對之愧死。

曼殊之畫集，最先集成者，爲其女弟子何志劍（震）所輯之曼殊畫譜。——其母河合氏及章炳麟等之序文，均曾於紀元前五年，披露於天義雜誌第五卷。見（附錄）——但終未印行，稿亦無從覓求。此後，曼殊示寂後一年（民國八年）始有曼殊舊友蔡守（哲夫，一名有守，字守一，號成城，別號寒碧；廣東順德人）輯得曼殊遺畫共二十二幅成集，題曰『曼殊上人妙墨』有章炳麟弁言及多人題詩，由李根源（印泉）捐貲景印，其日爲：——

一顧樓圖（爲成城夫人（蔡守之妻，張氏，曼殊女弟子）繪於嶠夷） 華嚴瀑布 釋迦佛像 拏舟金牛湖（寄以仲子） 聽鵲圖（並詩寄劉季平） 海濶天空 耶馬谿夕照圖（寄西村澄） 與申叔過馬關作（丙午元旦）

贈兩華庵老僧 贈鄧繩侯（己酉八月） 江干蕭寺圖（送鉢羅罕歸梵） 續素嘉水龍吟 癸卯畫示季平 茅庵偕隱圖（應死友念安之宿諾） 萬梅圖（應慧子索） 寫憶翁詩意 贈別鉢羅罕歸印度 寄金鳳 吳門道中聞笛 重過莫愁湖寄申叔 贈別佩環 送水野氏南歸。

此畫集已出版。其他，曼殊應友朋親好之索，所作畫甚夥；惟多已散軼，或被保存。今可查知者，尚有多幅，散在各地。如：

應姊榎本榮子索 贈海聞居士 孤山（自此以下，皆見天義雜誌及文學因緣中。） 秋思圖 寫王船山詩意 登臺。

以上各畫跋，均已收入文集雜文編末，共二十七幅。此外，半月雜誌、天荒雜誌等，皆有付印者。半月所載，咸係畫集所有，且祇六幅。天荒已絕版，所載之畫，遂亦無從覓取。惟他項文字中所可考見之曼殊畫幅，尚有後列各圖：

靈山振柄圖（河合氏畫譜序中曾經道及） 靜女調箏圖（題跋見雜文） （孤山圖，見天義報） 金粉江山圖（見詩集中） 風絮美人圖（見燕子龕隨筆） 白門秋柳圖（河合氏畫譜序中曾道及） 文姬圖（見燕子龕隨筆）

筆）黃葉樓圖（爲劉三作，存劉三處） 寒山圖（見燕子龕隨筆） 分隄弔夢圖（應葉楚儉之索） 荒城飲

馬圖（一作『飲馬荒城』應趙聲之求，焚於趙墓前） 絕域從軍圖（爲趙聲作） 終古高雲圖（爲趙聲作）

着色釋迦像圖（見曼殊遺墨一） 女媧圖 岳鄂王遊池州翠微亭圖 徐中王泛舟莫愁湖圖 翼王夜歡圖（以

上均載天義報中）。

此畫圖二十幅，皆曼殊最著之傑作。尙有蕭萱（綢秋）所藏之手卷二十四幅——均係長方小幅——及沈太侔處之立軸，楊庶堪祝心淵湯國頓（見詩集第一首）並廣州六榕寺、杭州漪園各處之畫，除蕭萱所存已經柳亞子輯入曼殊遺墨由北新書局銅版印行外，餘均分由各得者保存。

上計共七八幅。曼殊之繪畫作品，大致已盡於此。惟流傳東瀛者，及在印度南洋是否有作贈彼處人士之畫，則不得知。至於小作品，則據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平洋報，文藝消息謂：『曼殊於前日東渡省母，臨行畫執扇十餘柄，分贈朋儕，留作紀念。曼殊之畫，高寡淡秀，不似食人間煙火者。顧平生頗矜重，不輕爲人作，宜得之者珍視之也。』此執扇尙多存者，如柳亞子等所得，及柳夫人鄭佩宜所索畫扇，至今猶在。又曼殊平日爲人作簞扇畫，及在安慶贈友之小繪畫四十五幅。並予各方交好之墨蹟，爲數頗夥。自曼殊圓寂後，各方青年對於曼殊作品，熱烈歡迎。偶有所獲，輒視同拱璧，居爲奇貨。此雖物以稀爲貴，要亦曼殊藝術之成功。卽此已可見其才力之偉大雄厚，作品之感人深切。藝術地位之取得，固非偶然，如曼殊之富有天才，而又能努力，且絕不苟且，以永保令譽者，殊不多觀。

#### 十、曼殊大師之身後

曼殊大師撒手示寂，其所遺留於人間世者，詩文、譯著、說部、圖畫，皆足爲世環寶，而永流傳。蔚成近代之名作，長占文學史之相當地位者。其人生觀，超然物外；故作品，亦不落塵凡。觀其天真爛漫，心地光明；揮手輒罄千金，而斷炊則高臥若無事；其豁達淵深之胸臆，迥出世俗範疇之外。斯咸由其卓越之天才、毅志、有以促成，匪可矯飾者。惟曼殊過於明白，過於聰慧；遂致大智若愚，落落寡合。益以孤介之性，佯狂之行；不矜細行，不限繩墨。因而冶游狎妓，狂肆食慾。淺識者以爲曼殊眞優，不知謂其優者乃眞優耳！其貪食無厭，實由悲懷厭世；且

以熱心教世者，而竟不能得出路；迺藉此以求速死，俾保其清白。此種等於自殺之悲憤行爲，豈齷齪骯髒之世人所能了解？於是此曠世天才之青年文學家，遂終如其願，以胃疾辭世，而永保其清白。吾人今日惟能於其遺留之心血結晶中，想像此絕代才人而已。

吾人綜合曼殊大師之一生及其作品，可得一肯定之結論曰：「人爲不可多得之清白人，文爲人容易得之清白文。」曼殊一生所遺著，「清白」二字耳。

曼殊大師之身後，因諸宗元（號貞壯又作眞長一號大至浙江紹興人）撰；林之夏（涼生）書之曼殊大師塔銘，誤書年齡，以致訛言四起，疑傳頗多。茲將塔銘全文錄后，再將其誤點挾出，舉證駁明，然後闡明眞象，以免傳誤千載，使後人無從考核。

曼殊大師塔銘

嗚呼，此吾亡友曼殊大師之塔！大師廣東香山蘇氏子，名玄瑛字子穀早棄冠服，不忘宗國。行脚萬里，勸志一生。博通藝文，旁及語學。其人生平，此可知矣。大師母爲日本人，故嘗居日本。歸國以還，時時往省，蓋雖捨家，篤於倫紀。其於朋遊，彌勤信納。有所不屑，馳書力爭，久而益敬；衆所稱焉！往與論文，幾二十年。最後之別，歲爲丁巳。大師遂於是歲五月遽告怛化，年僅四十有口。甲子五月，友人爲築塔孤山之陰。諸宗元乃爲撰銘；林之夏書之；銘曰：「終隱浮屠，夙戀此湖，藏骨於此，可無慚於林逋」。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

此二十餘年舊交之諸宗元，竟能荒乎其唐，不知曼殊怛化是戊午，而不是『是歲』的『丁巳』。且不知曼殊是三十歲，而冒昧的寫成『四十』以外，還加一『口』。於是曼殊之存年，從此可以由『四十一』而至『四十九』任人亂猜。亦且不明曼殊並未「嘗居日本」而祇是在橫濱東京求學。更不知曼殊怛化，是五月何日；因僅書爲『五月』遂致人或謂四日，或七日，甚至謂『十二』『二十』『二十二』者皆有之。又，吾人就曼殊書信中並不見有『力爭』之信。至於曼殊六月八日始由滬啓柩，而塔銘則言五月已葬矣。至於梅妻鶴子之林逋何以能與綺思禪心關情社會國家之蘇曼殊相提並論，則益難測其高深。使曼殊有知，對此塔銘惟有痛哭！此塔銘先後爲曼殊後死友多人所指斥

！最先者，爲陳學昭女士。繼行糾正者，有柳亞子柳無忌陳去病林寒碧及徐懋慧女士諸人。

曼殊大師身後事之可考者。有現任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親向總理陳說爲曼殊籌葬事，因得多人之贊助，陳去病（名佩忍號巢南別號病倩江蘇吳江人；爲曼殊義勇隊中之同志）尤爲盡力。且曾爲曼殊建塔院募捐啓，原文如后：——

曼殊大師，妙造玄微，空色諸相。英年解脫，涅而不緇。以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此係誤以陽曆月份與陰曆日並計）示寂上海廣慈醫院。吁！其悲矣！夫天地生才，由來非偶。既畀付以特殊，將期許而無已。現復翱翔瀛嶠眷戀神皋。定交杵臼之間，側足顧廚之列。頭角嶄露，卓爾不羣。固已逐龍虎於風雲，隨幾復通聲氣矣。而乃心性湛然，忘情物我。慈祥愷悌，磊落光明；若吾師者，不可慕哉？特是人間污濁，原未可瀾其清高。一旦委形影，絕塵缺；無罣礙，飄飄而作逍遙者，固亦宜然。顧或者曰：『此非所以妥其靈也！西湖之陽，孤山之陰；林如靖之偕梅鶴以棲遲，石臼翁之藉歌詞以發清響者；固吾師當日所嘗徘徊凝想，心摹口寫，而不去者也。今若舉其遺蛻建塔於茲。誅茅數椽，以奉香火；庶幾映三竺之祥光，繼蓮池而不朽乎！』衆皆曰：『善！』爰爲之疏，以告十方，冀共圖之。師名玄瑛俗姓蘇氏，表字子穀，粵之香山人也。行誼世多知之，茲不具云。

此疏之誤，亦有一點；即以曼殊怛化日期之陽曆五月二日，即陰曆三月二十二日，各誤一半，致聯成『五月二十二日』是也。至曼殊大師之墓地，則係林寒碧（名景行原名昶號亮奇福建閩侯人）之妻徐懋慧（名自華號寄塵別署懋慧詞人浙江崇德人）自置之生墳所義讓。故常偕其妹徐小淑（林昶之夫人）於齊盧江浙之戰，曼殊舊友組織之墓事團體受影響而星散之後，時望省視。

至於曼殊大師身後營葬，則係由汪兆銘主持，丁仁傑林鏡臺周日暄等佐成。有當時之上海民國日報可證。茲分錄於後：

#### 曼殊上人怛化紀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三日上海民國日報——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二六

曼殊上人，蘇元瑛工文詞，長續事；能舉中西文學、美術而溝通之；其道德尤極高尚。年來，概政局紛擾，社會墜落；常思至羅馬考察彼都美術。而鬱鬱多病，卒未成行。自去夏復胃病大作，時纏綿病榻。迭入某某醫院療治，間獲小瘳，然不久輒增劇。至昨日午後四時，竟怛化於廣慈醫院，由汪精衛先生代為料理棺殮。現定今日午後三時成殮；明日午前十時，移厝廣肇山莊。

至於曼殊大師之訃音暨安葬通告等，亦皆由汪兆銘等主持，中華民國七年五月叁日之上海民國日報均載有曼殊大師之訃音及安葬通告全文。其文云：——

#### 曼殊上人訃告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三日上海民國日報——

曼殊上人，蘇元瑛師，於五月二日，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示寂！擇於三日，午後三時，成殮；四日，午前十時，移龕廣肇山莊。此訃！——汪兆銘丁仁傑林鏡臺周口曉謹啓：

#### 曼殊上人安葬孤山通告

茲定陽曆六月八號（即陰曆五月初七），上午九時。奉柩由滬寧北站啓程。約下午四時到杭，凡滬杭兩地同人與有交誼者，請准期在站迎候可也；九號午時登穴。特此通告。——南社同人啓

據陳去病與柳無忌論曼殊葬地函（見柳亞子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附錄第七頁。）

「自齊盧以後，吾儕團體完全擊破，僕亦從未到過西湖一次。故每歲清明僅由徐懋慧姊、妹、前往省視一番而已。緣曼殊之墓，係夫人一力相助而成。猶之陳動生之墓，表面上係由僕得來；而其地則懋慧所讓與耳。今蘇墓更與懋慧生壙相鄰，其地亦即由懋慧割讓。而瀕湖一角，古木蕭森；萬柄荷葉，繚繞左右；隔水則棲霞嶺下陶秋諸烈之墓在焉。」

曼殊大師離家出家，交友信友。故其最後終結，不在家而在旅地；醫藥，問疾，乃至身後善後各事，無不為友人辦理者。洵是奇人奇生亦奇死。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西元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即曼殊大師圓寂後第十六週年祭日，——萍水文公直（砥

）敘述於劍膽琴心館。

### 三、黃季陸：憶黨人蘇曼殊

——並憶黃花岡之役總指揮趙聲先烈（註七）

由春節帶來的洋洋喜氣尚盪漾於大地上，另一個具有歷史光輝的日子接着來到人間了。這就是三月二十九日，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紀念日，亦即是象徵着充沛活力與光明前程的青年節。每逢這一節日的來臨，都會引起我對國民革命諸先烈的無限懷思。

「革命運動是一個國家的發展，到了停滯不前，不能適應大眾生活的要求時，既不能以和平方法求改進，便不得不由革命的途徑而加以改造；所以任何革命運動的本質無有不是一項廣闊浩大的文化運動。而促成此一浩大廣闊運動的，一是學術思想的啓發和變動，一是文學詩歌藝術的蓬勃發展，蔚成一種羣體性的共同意識，新的理想便成爲共認的真理，於是革命亦便接近成功之路不遠了。因此，任何革命運動，如果沒有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作爲先導，是不能大有所作爲的。」

美國總統甘乃迪（John F. Kennedy）生前在一次詩人節的集會中致辭，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他的大意是說，權力使人腐化，文學詩歌藝術使人淨化；美國國家的成就與進步，不專是靠政治軍事家或企業家；而是文學家、詩人、藝術家、哲學家、科學家的共同貢獻，特別是文學家、詩人，他們所發爲的呼聲，是時代的心聲，是純真的感情的流露，在無形無影之中，把人們陶冶推進到另一人生境界，順理成章的使國家社會加速的進步！」

在我們國民革命諸先烈先進中，有不少是文采斐然，品格超凡的文學家。在這許多位革命的先進文學家中，我最敬仰的一人，而且對於我個人一生生活中發生了重大影響，至今猶難以忘懷的，便是蘇曼殊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登峯造極的文學家、詩人和藝術家，而忽略了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他在革命時期的貢獻，不是世俗所謂的革命宣傳，而是他造詣最深的文藝、繪畫、詩歌、小說等上的哀感艷麗、纏綿惻悱、扣人心弦的作品，和他超凡脫俗的人生。他給予人們的是在他所處閉塞而陳腐的社會和時代中，導致人們產生一種濃烈感情，在無形的涵泳陶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二七

治中使人們認知舊的邪惡之真相，而進入於人生具有希望的另一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看不出是革命思想的啓發，而在實質上則使舊社會的根基發生動搖，而大有助於革命的推進。

自古至今，偉大的文學家、詩人、和藝術家，在我看來不免有其若干共通之點，那便是獨特的個性，超凡的想像力，放蕩形骸之外的性格，艱辛貧困的奮鬥生活，和在家庭與社會中諸多不幸的遭遇。曼殊先生的一生，可以說都具備了這些條件。也許他的成就，便由是而產生，而偉大非凡了！

## 二

曼殊是一位天才文學家，更是一位元老革命黨。早在民元前十年（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他肄業於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時，即參加了留日學生所組成的革命團體青年會，次年，留日學生憤於俄人之強佔中國東北領土，拒不撤兵，因而組織了拒俄義勇隊，旋改稱學生軍，繼又改組爲軍國民教育會，雖名爲拒俄，實際上却是以革命爲宗旨，曼殊不但參加了這些團體，而且是極爲活躍的一員。軍國民教育會解散後，曼殊回到國內，南起香港，西到長沙，東至蕪湖、南京、蘇州、上海、或辦報，或教學，到處都有他活動的踪跡，與他往還者也都是志切救國的革命豪傑，與曾負三二九之役策劃之責，事後病逝香港的革命先烈趙聲，友誼尤篤。

曼殊之結識趙聲，據考訂應在民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這年曼殊曾在南京陸軍小學任教職，趙聲則是駐寧新軍中的標統。初見面，他就認定趙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將才，兩人時結伴出遊。曼殊「燕子龕隨筆」中，曾記述初識趙聲時的情境說：

「趙伯先（聲）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始與相識。余嘆爲將才也。每次過從，必命兵士購板鴨黃酒。伯先豪於飲，余亦雄於食，既醉，則拔劍高歌於微風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互樂也。」

趙聲亦爲能文之士，詩詞俱佳。與桐城吳樾（孟俠）意氣相投，志同道合。曾作詩贈吳樾，有「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拼一擲，太空追攬國民魂」之句，其激昂俠烈可見。吳樾歸後寄書趙聲說：「每一誦之，則心爲之一酸，淚爲之一出」，其感人有如此其深者。

曼殊曾許諾爲趙聲作一「荒城飲馬圖」，惟未及作成，即告分手，其後六年，未曾晤面。其後趙聲於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之役失敗後病逝香港，曼殊不負前諾，於極度悲傷中作成「荒城飲馬圖」一幅，寄香港同志，囑將此畫焚化於趙聲先生之墓前，以全無間生死之友信，其情義真令人感動！

### 三

我初識曼殊先生，大約是在民國四、五年之交，地點是上海法租界寶昌路寶康里八號。這是推翻袁世凱帝制自爲時期的一個革命黨的秘密機關部。與汪精衛謀炸滿清攝政王載灃的黃復生先生，和邵家彥、何天炯、曼殊諸先生其時都住在這裏。我第一次看見總統 蔣先生亦在這個地方。就我記憶，蔣先生、楊庶堪先生都住在馬路對面的協平里和新民里，陳英士先生亦住在這附近，但我似乎不曾見過他。那時我尚是一個十六歲左右的南洋中學的中學生，對於革命雖具有強力的熱情，但是他們只許我在那裏行走而不避諱，不讓我積極參加實際工作，以免就誤了學業。復生大哥對於此點，對我管教很嚴厲，而我在此一時期仍難於約束自己的衝動，曾經做了幾件危險的工作，迫使我不得不離開南洋中學，而轉學到與法租界接近較安全的復旦公學去。

曼殊先生給我最大的印象是他起居無常，貪吃零食的習慣。糖果是他一天不離手、不離口的寶物。在沒有錢購買時候，不是向人借貸，便是典當衣物而不惜，以遂其所好。寒、熱、受苦，都不是他所考慮的問題。在我來說，我是最欣賞他這種嗜好，因爲我到此地，必有機會分享若干，在一個少年的我很引以爲滿足。說到曼殊先生飲食無節，影響其自身的健康，以至英年早逝，可以從他寫給邵元沖兄的一封信中看得出來。原信說：

「連日甚寒。晨間小雨如煙，不能掃小園子。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日本東京中國餐館名），食生薑炒雞三大碟，蝦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遑論其他？二十三日燈下書。」

曼殊先生不僅飲食無常，尤其酷愛糖果，曾因嗜食糖果，有一段趣事傳誦一時。因爲他天才橫溢，工於繪畫，同志間欲得一幅而不可得。某次，葉楚傖先生因每求不獲，特先關一室，置備繪畫紙筆顏色各項工具於室內，並置各種他所喜愛的糖果、雪茄煙於桌上，把曼殊引至室中後，把門鎖上，要他非畫成一幅不得離開，否則便不爲他開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日

五三〇

啓房門。曼殊似乎喜此安排，於是獨自握筆繪一幅明月荒野的畫，畫畢呼楚儉先生開門往視。楚儉看了哈哈大笑，自誇其所計得償，獲得一幅好畫。不料正當楚儉先生狂笑得意之際，曼殊握起筆來，從天空皓月至荒野的樹梢上畫了一根長長的黑線。楚儉乃責他道：「好好一幅畫，爲何把他破壞了，以致前功盡棄！」曼殊回答道：「這畫叫做『金鈎釣明月』，豈是你能欣賞得來的？」

楚儉先生對此啼笑皆非，勉強的說道：「我沒有失敗，此畫的價值和經過，不但具有畫意而且富有詩情，仍值得加以珍愛寶藏的呀！」

二人相顧大笑。曼殊風趣有如此者，直是十分奇特！

#### 四

大凡天才橫溢、特立獨行的人物，最可嘆的是不易爲庸俗所了解；識者崇之、敬之；不識者則認爲是離經叛道，視如瘋狂，或神經。其實在我看來，「天才」與「神經」，其間距離，並不差得很遠，完全在於世人之知與不知，及其個人之成敗與遭遇如何而已。更可惜者，此類天才人物多半不永壽，曼殊死時年僅三十五歲，寫至此，我不禁爲之輟筆長歎！

我對於曼殊之詩，至今吟誦不斷者很多，今舉其一二於下：

悼某薄命女郎詩云：

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

自是神仙淪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

春雨詩云：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關於曼殊坎坷的一生，窮困又悲悽的遭遇，閑雲野鶴，特立獨行般的生活及其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不是這篇短文所能道其萬一的。我在此特借用章太炎先生著「曼殊遺畫弁言」一段，所描寫他奇異的一生，以作本文的殿

後。

「亡友蘇元瑛子穀，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擯斥之，父分貲與其母，令子穀出就外傳，習英吉利語。數歲，父死，母歸日本。子穀貧困爲沙門，號曰曼殊。不能作佛事，復還俗，稍與士大夫遊，猶時著沙門衣。子穀善藝事，尤工績繪，而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麥期候，吃飯輒四五盂，亦不知爲稻也。數以貧困，從人乞貸，得銀數版即治食，食已銀亦盡。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子穀少時，父爲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所聘女亦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乃入倡家哭之，倡家駭走，始去。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脛大如汲水甕，子穀視之，問：『求耦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子穀曰：『吾體瘦，爲君耦何如？』其行事多如此。然性愷直，見人詐僞敗行者，常瞋目詈之，人以其狂戇，亦不恨。子穀既死，遺畫十數幅，友人李根源印泉、蔡哲夫爲印傳之。」

#### 四、劉禹生：蘇曼殊之哀史（註八）

蘇曼殊，字元瑛，幼隨母河合氏，適嶺南商人蘇翁，時蘇經商東瀛也。未幾，蘇翁歸國，河合氏亦携曼殊同返廣州，而大婦奇悍，遇河合氏尤爲嚴酷。逾數年，蘇翁病歿，河合氏不得於其大婦，隻身復回日本，遣曼殊於蘇翁之家，年僅十一二耳。託足慧龍寺中，祝髮爲僧，長老某，喜其慧，梵唄之餘，課之讀，並使其習英吉利文字。數年，學大進，中西文字，均斐然可觀。初，蘇翁在時，曾爲曼殊定婚某氏，巨室也，女賢而才，自蘇翁歿後，兩家之消息隔絕矣。

曼殊居寺數年，所往來者，惟一老嫗之子，時爲存問，蓋嫗曾爲曼殊乳母，又受河合氏之恩惠最深也。曼殊年十五六，學成，辭寺長老東渡省母，苦乏資斧，隨嫗子販花廣州市中，方擬集資之日本，一日，過巨室側，適婢購花，識曼殊，訝曰：「得非蘇郎乎？何爲至是耶？」陰喚女至，曼殊以笠自掩，且泣曰：「慘遭家變，吾已無意人世事矣。並告以出家爲僧及東渡省母之故，勸女另字名門，無以爲念。女聞之亦爲之泣下，誓曰：是何說也，決守貞以待君耳。解所佩碧玉以贈，善沽之，當可東渡將母。曼殊遂以其碧玉易資赴日本，比還國，聞女以憂愁逝世。曼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三日

五三二

殊既悼女亡，復悲身世，愴感萬端。時清末季，革命黨人羣集上海，曼殊客居覺生之家，與吾老友均縣蕭綢秋共據一室，自道其詳，其所為絳紗等記，皆是時之所作也。作時伏枕急書，未數行，則已雙淚承睫。嘗欲將其事撰成長篇小說，共為百回，每回並附一圖，圖已繪成三十幅，託綢秋請孫先生資助印書之費。先生時正困窮，孫夫人傾篋出八十元贈之。曼殊持此二次東渡，卒未能將其書印行，惜哉！迨後臥病寶隆醫院，致書廣州胡展堂，另附一紙，為轉交綢秋者，僅書一鷄心，旁綴一行，為「不要鷄心式」五字而已，衆皆莫解所謂。蕭嘿然久之，曰：蘇和尚（當時同人稱曼殊語）殆將不起已，豈囑予代購碧玉一塊，携以見其地下未婚夫人乎？即在市購方形碧玉一塊，由徐季龍帶滬。季龍抵岸，趨寶隆醫院，則曼殊病已危殆。三日不飲食，瞑目僵臥，若有所俟也。醫院護士近前告之，並云廣州蕭某託帶碧玉至矣。曼殊啓目，強以手承玉，而使護士扶手以唇親玉，欣然一笑而逝。

註一：羅家倫主編，李方晨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二七。

註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初稿」，頁七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三日，第八一七號，頁五五。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七。

註四：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第十三冊，頁一三六。

註五：黨史會編「革命人物誌」，第九集，頁四六二——四六八。

註六：文公直編：「曼殊大師全集」，民國六十五年，臺北，德華出版社，再版，頁一——三六。

註七：「中央月刊」，第十卷五期，臺北，頁一一八——一二一。

註八：劉禹生：「世載堂雜憶」，民國六十五年，臺北，長歌出版社，頁二三〇——二三一。

### 三日 全國商會聯合會代表晤見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請政府息兵，維持商業生機。

全國商會聯合會於四月下旬在天津召開，曾以「要求對內和平，宣示對外真相」為中心議題。今中日軍事協定，引起全國關切，商會聯合會亦改往昔態度，注視此一外交問題，並舉派代表卞蔭昌、王文

典、周國鈞、殷爾彝到京，向府院請願。代總統馮國璋以責任內閣制關係，請其等候國務總理段祺瑞裁決。

本日，王、周、殷三人會見段祺瑞，提出三大請願：

- 一、自國內訌以來，戰地人民固慘遭兵禍，而商界亦受災禍影響頗巨，爲維持商業生機，籲請政府息兵。
- 二、對中日新締密約，外傳較民國四年廿一條要求保留之第五款，尤爲嚴酷，商民深感惶惑，但國貨維持令感受國恥，誓爲政府後盾，若口人強迫我國承認其所提條件，全國商人必竭誠支持政府。
- 三、自俄德媾和後，協約國對於各項食品藉口杜絕接濟，華茶亦在禁運之列，但茶爲我國出口大宗，部分係銷往庫倫、新疆，供給華人自食，故籲請政府正式向協約國交涉。

段祺瑞答稱：（一）用兵西南政策正爲求統一全國，若西南無悔禍之誠，政府則無息爭之理。（二）對外政策採取「苟利於我，兼利於彼者，即當雙方交換；利於彼無害於我者，隨時酌量應付；其有利於彼而害於我者，誓必堅持到底不輕一諾」。中日共同出兵問題，尙在討論中，不能不暫守秘密，將來自應公布。設有妨害主權，余自負全責。（三）協約國禁運華茶，已由外交部嚴重交涉。建議由國人自開航道，自造船隻，政府自當協助之，以免假道而受制於外。（註一）

## 北京政府向美商訂借運河借款墊款。

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熊希齡，去年曾代表政府，與美商廣益公司，訂有運河七釐金幣公債借款草約，因未經國會通過，迄未實行，惟草約中訂定債券未能發行時，得由政府與公司商訂暫時籌款辦法，故近日復由熊希齡電托駐美公使向美京該公司商借款項，議定由該公司購買中國政府一年爲期之國庫券美金二十萬元，並訂明此項借款，應照運河借款草約所言經理墊款辦法辦理，設國庫券到期以前，運河借款合同已由國會通過，並有交款情事，此次多借之款，屆時應即設法償還。其國庫券內文如



下：

「中國政府允於本券發行之日起，滿一年或滿一年後，付給持此券之人美金二十五萬元，另給周息百分之八。此項利息每半年一付，至本款付清之日止，無論付本付利，均須以美金在美國紐約城國民城市銀行執行。」（註二）

### 李烈鈞自廣州到韶關部署粵北軍事。

本年四月，北軍本「武力平南」政策，令派贛軍援助進攻粵北南雄，南軍退至始興。旋李烈鈞奉命移討龍軍援贛，因酌留部隊防龍濟光，徐圖進攻，而移一部北進，並預定作戰計畫：（一）靖國第三軍任中路，由南雄方面攻贛；（二）靖國第四軍主力任左路，由南雄、始興以北地區，壓迫贛州後路；（三）護國第二軍及桂軍一部任右路，由英德、翁源揭虔南，攻贛州；（四）潮汕軍派一得力支隊，由梅縣揭甯部（疑為「都」字）；（五）靖國第四軍一部，並警衛團及賴（世璜）營，在韶英策應。李烈鈞以南韶為西南作戰中樞，關係重大，乃由廣州移重砲及各種器材運韶。李亦於本日出發韶關。（註三）

張敬堯致電北京政府，報告北軍作戰情形及請撥發軍餉。

本日，湖南督軍張敬堯連發二電致北京政府，首先報告南軍譚浩明親率桂軍二十營進攻衡陽，及吳佩孚分配軍隊迎敵方法。次電告稱，前方軍隊需餉孔亟，特懇速將前電請撥軍費一百五十萬元，提前電匯，以救危急而固軍心。（註四）

### 菲律賓革命運動領袖之一彭西 (Mariano Ponce Y. Collantes) 逝世於香港。

彭西是一位名作家，在菲律賓革命運動史上，與黎利·戴壁萊(Del Pilar)齊名，國父孫中山先生資助菲國革命運動時，居間連絡人就是彭西。彭西是菲國獨立運動駐國外代表，於一八九九年冬，在日本東京拜識國父孫中山先生，此後交誼深厚，因信仰民族革命運動。

辛亥革命成功，國父孫中山先生被推任「臨時大總統」，彭西便收輯有關論文，出版一本國父傳記，名為「中華民國締造人孫逸仙」，讚譽孫中山先生是人類偉大的救星，具有大公無私與磊落胸襟，他更強調：「我好多次聽到孫逸仙對東亞的青年說：『讓我們進一步地互相了解，我們彼此當必進一步地相愛。』（註五）彭西敬重孫中山先生之情，於此可見，國父所抱持的世界大同的仁愛精神，亦藉彭西之筆，傳播更廣。

彭西的這本著作，對菲律賓的知識份子具有新的啓迪作用，對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瞭解與友誼的增進，均有影響。

#### 附錄：彭西小傳（註六）

「孫逸仙傳」作者彭西原名Mariano (Naning) Ponce Y. Collantes，於一八六三年三月廿二日，在菲武干省的巴利惠 (Baliuag, Bulacan) 市誕生。彭西一生從事於菲國早期的民族覺醒宣傳運動及後期獨立革命運動，在菲國史上與黎利，戴壁萊 (Del Pilar) 齊名。弱冠曾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 (Barcelona) 市攻讀醫科，擔任宣傳民族自覺的「團結報」(La Solidaridad) 的財務，及馬德里首都西非協會之秘書。黎利殉難以後，美菲戰爭期間，彭西鼓吹並獻身於菲國獨立革命運動，經由法國抵達香港，在港與巴薩 (Jose Maria Basa) 及亞賓西洛 (Felipe Agoncillo) 組織菲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嗣任菲國第一任總統阿基納度 (Aguinaldo) 的獨立政府駐國外代表。彭西於一八九九年冬在日本東京拜識國父孫中山先生，並因同客橫濱，交誼益深，與興中會會員均稔。在美國佔領菲島初期，彭西得中山先生的協助，於日本籌款購械接濟阿基納度的反美獨立革命軍。後來菲國革命失敗，彭西返國，為當時「理想報」(El Ideal) 及「希望報」(Ang Mithi) 創辦人之一，並於一九〇九年任「復興報」(El Renacimiento) 的編輯，從事著作。「孫逸仙傳」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分載他所主編的各報。彭西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在香港逝世。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四日

五三六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七——二〇八。

註三：李烈鈞：「李烈鈞自傳」，頁六一——六二。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四日。

註五：彭西原著，非華各界慶祝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委員會編譯：「孫逸仙傳」，民國五十四年，臺北，頁六五。

註六：同註五，頁一八。

#### 四 日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軍政府孫大元帥文通電辭職。

本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出席八十餘人，以超過四票之多數，通過由湯漪提出之「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孫大元帥文當時命居正將大元帥辭職咨文送交議會，並通電辭職。

先是本年四月，因國會一部分人暗主與北方軍閥妥協，改選岑春煊為總裁而排斥孫大元帥，謂陸榮廷為岑舊部，非若孫大元帥與陸不能合作，致護法目的不能速達。多數議員為此言所惑，改組案遂臻成熟。（註一）

際此時會，唐繼堯忽有密電致西南各省，主張護法各省亟應組織統一機關，宜遙戴黎、馮為大副總統，或認馮為代理大總統；在南方組織軍務院或國務院，以行使職權，推岑春煊為國務總理，置六部：伍廷芳長外交，孫洪伊長內政，陸榮廷長陸軍，林葆懌長海軍，唐紹儀長財政，張耀曾或王寵惠長司法，政府地點宜暫在廬州，俟局勢稍形發展，則遷往南京或武漢。並主張孫大元帥宜遊歷各國，辦理外交，凡此皆足以表示政學系與桂系聯唐之成功，西南護法之真精神，亦晦昧不明。孫大元帥備悉其中内幕後，乃決定辭職離粵（註二）。



茲誌孫大元帥文向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通電如次：

「（銜略）慨自國會非法解散，中更復辟之變，民國已無依法成立之政府。使馮段兩氏果有悔禍之心，雖爭個人權利，苟能撤銷非法解散國會之命令，使國會繼續開會，則與一言與邦何異，夫誰得而議其後者。乃必思以北洋兵力，征服全國，遂致釁啓川湘，而全國之統一已破。其時桂滇之師皆由地方問題而起，而所謂宣告自主者，其態度猶屬曖昧，似尙置根本大法於不問，泯泯莽莽，莫知底止。文不忍坐視正義之弗伸，爰於滬上與民國諸老創議護法，海軍將士亦有宣言，相率南來，粵省議會乃有請國會議員來粵開會之決議，由是發生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於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卅一日公布軍政府組織大綱。文不才，被舉爲大元帥，雖自知弗能勝此重任，然國家多難，匹夫有責，文忝在手造民國之列，不能視大法之淪亡而不救；是用不避險艱，不辭勞瘁，以爲護法討逆倡，使吾國及友邦之人咸曉然於軍政府之職志。至於成敗利鈍，匪所逆睹，凡以存民國人民之正氣於天壤間而已。自是厥後，粵、桂、滇、黔、湘、川莫不一致宣言護法，始以恢復非法解散之國會，爲共同之目的。於是地方之爭，一變而爲國會之爭。軍政府雖無尺地之憑藉，而此志已範圍乎六省，而其他表同情而思附義者，尙復所在多有，均在醞釀發難之中，不得不謂護法之已告一成功矣。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故軍政府雖成立，而被舉之人多不就職，卽對於非常會議猶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內既不能謀各省之統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認。文於斯瘡口吮毒，斬各省之覺悟，蓋已力竭聲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斯之謂矣。然個人之去就其義小，國家之存亡其義大，文之所以忍辱負重以訖於今者，良以任責無人，非得已也。凡文之所以謀使各省尊重非常會議護法之中心者，無所不至。今自岳長累敗以來，各省始悟分則俱傷，合則兩美；然後知有組織統一機關之必要，且知有以非常會議爲護法中心之必要，及今圖之，猶未爲晚，而文之力固已盡於是矣。計自提取鹽稅存款，以充國會正式會議經費，預定六月十二日爲開會之期，文之效忠於國會，任務已將盡；乃者非常會議決議改組軍府，以應各省之要求，今而後庶可資羣策羣力，以光昭護法之大業，而告厥成功，豈非民國之幸。文本匹夫，無拳無勇，所以用全力以擁護非常會議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無罪於國人。茲仍願以匹夫有責之身，立於個人地位，以盡其扶助民國之天職。謹略述顛末，向國會非常會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四日

五三七



議辭大元帥之職，幸爲公鑒。孫文、支。」（註三）

## 北京政府國務院通電否認以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的一切職權。

上月下旬，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南巡時，曾在漢口召集督軍會議，會議中關於總統問題，主戰派內部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主張以臨時參議院代行選舉權，選舉總統，一種主張迅速召集新國會，以便如期進行總統的選舉。段祺瑞在會議上，主張採取後一種辦法。本日，國務院正式通電否認以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的一切職權。（註四）

## 北京政府以江西督軍陳光遠克復南雄，令着給還上將銜陸軍中將原官。

令云：

「據江西省督軍陳光遠電陳克復南雄情形，此次逆聚恃險負隅，抵死抗拒，我軍奮力血戰，經七晝夜之久，卒克堅城，具見該督軍忠勇激發，督率有方，着給還上將銜陸軍中將原官，仍即督飭各軍，迅掃逆氛，以奠南服。此令。」（註五）

上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南下漢口，召集軍事會議，會中，曹錕、王占元聯合提出恢復陳光遠的原官，段答允，本日，因藉陳克復南雄之理由，令復陳之原官。（註六）

## 全國商會聯合會請北京政府宣布中日締約情形。

全國商會聯合會已於本月一日，聯電北京政府，請勿與日訂約。本日，再呈北京政府，請將中日締約經過情形，明白宣布，以祛羣疑。呈文云：

「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爲呈請事：竊本會于本年四月第三次大會，據四川代表胡炳堃提出議案，內稱：

『連日各報喧傳中、日近結密約，日政府提出條件，較之民國四年提出之第五項尤爲苛刻。竊思日政府年來宣言對華方針，純取親善主義，諒不如是之陰險。我京師警察廳致北京各報館函云，我政府與日政府並無訂立密約之

事，迅予更正。惟敘明我政府近以俄亂日熾，德人勢力東侵，我國東北邊防有關繫中、日兩國之處，不能無所協商。是明明有所協商無疑。然既有協商，勢必訂立條件。我若稍形讓步，將來彼之對我，難免不援引爲例，釀出無厭之要求。瞻望前途，不堪設想。擬呈請政府特別注意，萬一有碍國體，我商民決不承認，並懇明白逐一宣示，以釋羣疑。如何討論之處，即請公決」等情到會。

正擬交由大會討論，復據安徽代表盧前策等提議，內稱：

『近日中外報章疊載，日本政府利用我國政爭未息，潛將民國四年五月七日青島交涉條款中保留之第五款盡量擴充，秘密提出。並傳賄通交涉之軍事當局，以冀用掩蔽手段，攫取我海陸軍、警、財政、工商、以及我地方之實權。用是輿論嘩然，民情涵起。咸以日本現時內閣，盛以東亞和平爲號召，而其政策之表見（見字諒係現字之誤），無在而非蒙親善之美名，以企貫徹其野心之侵略之預計。陽嚇陰誘，近日益肆，無所不用其極。我政府際此爲難，正宜徵集民意，慎重應付，共濟巨禍，猶恐不及，何能以國家存亡大計，假借爲鞏固私人權利之武器。然報載口傳，難爲實據，政府此次交涉果無隱情，何不將經過情形使天下人以共曉。不然政府對外雖力任艱辛，而轉致人民之疑慮，羣情惶駭，愈積愈深，是外交之困難未抒，而內部之渙離將見。我國歷年以來，水旱飢饉，及干戈兵燹，惟我商民首蒙其害。茲則瘡痍未復，憂患復乘。又值我全國商會聯合會爲第三次常會之召集，以維國內和平爲惟一職志。今既外交上有如此重大之危害，本會自難緘默。代表有鑒于以上情事，提議本案，謹乞交付審查表決，迅向政府要求，將近時中、日交涉情形宣示國人，以免誤會，而慰民情。無任企禱。仍乞公決』等情前來。

當經提案交由大會審查，僉稱：『四川代表胡炳堃、安徽代表盧前策等請求政府明白宣示報載中、日締結密約兩案，當經併案審查。以此案關係外交、軍事、及締結條約，據報載與國體、主權兩有妨礙，且締結條約，此時尙無正式國會，自應請求政府明白宣示。況本會暨順直省議會、直隸商會聯合會曾經電請明白宣示，至今未見答復。現應公推代表，面懇政府明白宣示，爲第二步之進行。如其協商條件有碍國體、主權之處，我商民爲國家計，爲子孫計，均應誓不承認』等語。公決當場推舉代表四人，赴京請求，並依案轉呈。

除公推直隸代表（一）蔭昌（前作卞蔭昌），湖北代表殷爾彝（前作段爾彝），江蘇代表王文典，湖南代表周

鈞國（前作張國鈞）請謁政府，面請宣示，業經專電呈報外，所有本會第三次大會，據四川、安徽代表同時提議，請求宣示報載中、日締結密約情形，以免誤會，而慰商情一案緣出，理合據情備文，呈請鈞部鑒核，批示遵行。謹呈外交總長。會長呂達先。副會長楊木森、賴恩培。」（註七）

北京政府令准外交次長高而謙辭職，以陳錄繼之。（註八）

北京政府任命徐振鵬為海軍次長。（註九）

北京政府令喇嘛印務處布告各寺廟喇嘛，嚴守清規。

邇來喇嘛有違清規，冒犯禁例之情事，北京政府因於本日，令喇嘛印務處布告寺院，約束各喇嘛犯紀行為，對於有修行之喇嘛，其清尚堪以風世者，印務處亦應據實請獎。令文云：

「查喇嘛以諷經梵修，恪守清規，為唯一天職。乃邇來時有假借名義，干預政治範圍，或不安本分，姦通有夫婦女，或容留閑人，串通偷竊供器，或因案傳訊，任意悞夜不歸，或詐欺狡展，膽敢抗不遵報者，均經本院分別嚴辦，令行該印務處遵照在案。京師寺廟衆多，喇嘛人類不齊，雖係有犯必懲，仍恐難免無違法行為，亟應嚴申禁令，永杜弊端，以期羣趨正宗，同歸上乘，庶不負國家維護黃教之意。嗣後如有不知自愛，仍蹈前非，或不守清規，違犯禁例情事，一經本院查出，或別經告發查明屬實者，定即盡法懲治，班第有犯該管喇嘛，亦必照例議處，決不姑寬。該印務處綜管教務，責有攸歸，務須時加督察，分別糾舉。其有修行，清尚堪以風世者，亦應舉實請獎，以示懲勸。仰即布告，咸使聞知，勿得視為具文，致干咎戾，切切。此令。」（註一〇）

註 一：吳宗慈：「護法計程」，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四六九。

註 二：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二三——二四。

註 三：黨史會編：「國父全集」，第一冊，頁八三二——八三三。

註 四：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一四。

註 五：「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五日，第八一九號，頁一〇一。

註六：同註四。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二〇——二二。

註八：同註五，頁一〇一——一〇二。

註九：同註五，頁一〇二。

註一〇：同註五，民國七年五月十一日，第八二五號，頁二五〇。

## 五

### 留日學生在東京組成「大中華民國救國團」，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我國留日學生因討論中日交涉問題，橫遭日警干涉，遂激成罷學歸國之舉。本日，由留日學生組織的「大中華民國救國團」，於東京正式成立，議決本月二十日以前，一律回國。各省及各校代表會議決事項如左：

一、本團爲大中華民國救國團，以全體留日學生組織之。

二、本團以一致對外，決不涉及內政爲宗旨。

三、本團幹部，由各省同鄉會會長、或其代表，並各校同商會會長、或其代表組織之。

四、本團學幹事長一人，副幹事長二人。

五、本團分設五部如下：一文事部。二庶務部。三會計部。四招待部兼糾察部。五交際部。

六、本團遇有重大問題發生時，得由幹事長召集各部長，開臨時會議處置之。

七、本團組織大綱，應修改時，得由幹部全體會議修改之。

八、歸國時，由各省同鄉會會長及其代表，統率該省學生全體取一致之行動。

九、各省各派四人以上之先發隊，半往北京，半往上海，籌備一切。各校各派四人以上之先發隊，半往北京，半往上海，襄助各省先發隊辦理一切。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五日

五四二

十、先發隊由東京出發，日期定五月七、八兩日。

十一、凡各人歸國旅費，由各省自籌之。

十二、本團公金，照以下列法算之：一、向在日僑商募集捐款。二、各省同鄉會及各校同窗會公金，須量力撥歸本團公用。三、前留學生總會所有公金，須全部撥充本團公用。

十三、向僑商募捐員，由廣東、浙江、福建、山東四省同鄉會各舉二人，由本團給予信任狀，前往分頭募捐。

十四、本團幹部由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各舉一人，互選正副幹事長，及各科辦事各員。（註一）

## 中華職業教育社召開第一屆年會。

本日，中華職業教育社於江蘇省教育會召開第一屆年會，到會者千餘人，同時將廿七所職業學校成績，陳列展覽。

茲誌該社徵集成績品簡章如次：

一、本社定於七年五月五日開第一次年會，試辦徵集各處職業學校成績品，陳列會場，延請教育或實業專家研究批評，如係商品，並代銷售，期漸收職業教育之實效，而引起社會對於職業教育之興味。

二、徵集成績品之學校，其種類如左：職業學校、女子職業學校、甲種農工商業學校、乙種農工商業學校、農工商業家事等補習學校、小學校附設農工商業家事等職業科，其他合於職業性質之學校。

三、徵集成績品其種類如左：學生農作出品與農業製造品、（農業製造以合於商品為限）。各種工藝品、（鐵工、木工、竹工、藤工、粘土工、厚紙工等，以合於商品為限）。各種家事藝術品（裁縫、刺繡、紡織、結線、製鞋、製帽等，以合於商品為限）。以上各種製造品，如有圖樣，宜連帶陳列。

四、徵集各品，至遲須於五月二日以前送到，過期不收。應徵各校，須先於四月二十日以前，將出品件數與佔地面積之大概，函告本社，以便豫備位置。

五、應徵各品，一律須具標籤，標籤上注明品名產地（限於農產品）、原料（限於工藝品）、作者姓名、年齡、程

度，製作經過時間。（限於工藝品），並略加說明。如係商品，並須注明價格。

六、應徵學校，並將辦理各該學科經過情形，草具簡明報告書，隨同陳列，以資參考。（註二）

## 湘軍自醴陵退攸縣。

湘東之戰事，因北軍第十一師李奎元部之截擊，湘軍於本日自醴陵敗退攸縣，劉建藩退至株州，溺水死，趙恒惕部續撤至耒陽郴州。（註三）

劉建藩，字崑濤，湖南醴陵人。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習騎兵。歸國後，隸趙恒惕部。初在廣西混成協，繼在南京第八師任騎兵團長。民國六年夏，北京政府欲以武力統一中國，遂派傅良佐督湘，時譚延闓憤其毀法擅權，領兵拒之，以劉建藩爲零陵鎮守使，傳檄遠近，率所部東下致討。本年春，北軍集重兵反攻，張敬堯、張懷芝等部分三路並進，趙恒惕與劉布防臨湘平江之線，終因勢分力薄，苦戰彌月。劉部退至株州，劉行至白關舖，方棄騎行過一獨木小橋，攸聞槍聲，軍譁，競趨小橋欲過，擠劉墮水死，年三十四。（註四）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致電北京政府，主張凡非懸掛中俄兩國國旗船隻，不得駛入松、黑兩江。

電文云：

「正密。松黑兩江航權，照約爲中俄兩國所有。現因激黨擾亂，俄船停業，日人購買甚多，將來難保不乘機行駛，侵我航權，似應預爲防範，知照稅務處轉令濱江關理船廳，凡非懸掛中俄兩國國旗船隻，不得任聽駛入，以符條約，而保主權。是否，敬祈核示。鮑貴卿。歌。」（註五）

註一：「教育雜誌」，十卷六號，頁四五——四六。

註二：同註一，頁三三——三四。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六日

五四四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六五。

註四：陳錫璋：「細說北洋」，冊二，頁二四五。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一八五。

## 六日 浙江省議會發表時局通電，請政府停戰議和。

浙江省議會以年來國家內訌，生民備受流離之苦，商賈裹足，工農荒輟，故通電全國，請政府息兵止戰，與民休息，方足以維國本。電文云：

「北京馮代總統、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均鑒：國事糾紛，風雲變幻，窮百代之歷史，亂象至此已極，言戰言和，國人亦聞命久矣。而聞聲心悸，欲一究其所以然之故，如五里之霧，長夜之夢，目眩神迷，罔知所措。一年以來，商賈裹足，行旅戒途，工失業於市，農輟耕於畔，憔悴憂傷，咨嗟無告。夫兵兇戰危，古有明訓，其有伐罪弔民，殲除妖孽者，此一義也。率勤王之衆，清君側之姦者，此又一義也。按之今日，乃宵小然，忽焉而增兵益餉矣，忽焉而通電停戰矣，兩方代表，交互於途，說客調人，文電盈尺，是惟戰國，差堪比擬。然問今日之國體何如耶？其在當局，或皆有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意既不能家喻而戶曉，而徒演此至哀至慘之劇，舉目皆可驚可泣之情，是斯時之人心，其痛苦憤激，可想而知。既非與民爲仇，則惻隱之心，人所同具，當此凋敝之餘，使休養生息，猶難於十年樹木之功，更何堪以牛山有限之材，而爲旦旦之伐。同人忝爲省議會議員，以權職言，國家大政，詎容越俎，願揆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則宣達下情，爲民請命，是亦誼不容辭。今者民國之民，困苦顛連，已非一日，當局苟哀吾民者，務望先行宣佈停戰，共維國本。至謂政府之威嚴，國家之憲典，匪可委蛇，此南北爭持之點，終當有居中衡斷之方。否則大陸徧玄黃之血，漁人收鷸蚌之肥，其所底止，尤爲難言焉。諸維垂察，不勝幸甚。」

浙江省議會謹叩。（註一）。

河南省議會電請北京政府公布中日協約內容，以釋羣疑。

電文云：

「分送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外交部鈞鑒：中、日協約，報紙宣傳如果屬實，國將不國。真相如何，務祈明白宣示，以釋羣疑。泚議會叩。魚。」（註二）

## 北京政府駐澳洲總領事魏子京電請外交部密告中日協定內容。

由於旅居海外僑民對於中日協定消息，深感恐慌，駐澳總領事魏子京，因於本日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密告中日協定內容，俾便應對僑胞。電文云：

「外交部：甲。自報紙宣布日本國要求各節，僑民恐慌，求示實情。外交秘密，自難對衆宣布，可否密電內容，並如何布，應否更正報紙，懇密電遵行。各處商會上鈞部電如下。子京。六日。」

附澳洲各處商會電：

報載政府許日管理軍械局、船澳、開礦、統兵、及滿洲特權，事關亡國，請籌挽回，懇電復。雪梨商會會長葉炳南、美利濱中華民國會長陳明典。」（註三）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六日。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二二。

註三：同註二，頁一二四。

## 七日 留滬國會議員林森等廿七人，通電挽留孫大元帥，並要求延期改組軍政府。

府。

孫大元帥文因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通過軍政府改組案，乃通電辭職。留滬國會議員林森等，本日通電挽留孫大元帥，並要求將「改組軍政府案」延至六月十二日正式國會召開時議論。電文云：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同人、孫大元帥均鑒：頃聞非常會議於四日議決軍政府改組案，大元帥亦於本日提出辭職書。竊西南護法，非常國會與軍政府為一體，約法未復，國會未開，斯軍政府之職責未完，國會之目的未達，慨念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七日

五四五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七日

五四六

國艱，任重道遠，方期一致進行，羣策羣力；乃改組之議一行，大元帥辭職之說亦起，譬如築室，新者未成，舊者先毀，已不可行；況新者之建設無期，而使舊者之堂構傾圮，基地破壞，烏乎可？既違決心護法之初願，復誤正式國會之會期，揆諸改組諸君之本心，亦大背之矣。同人等爲維持護法現狀起見，一面挽留大元帥，不許其辭職；一面將非常國會之改組案施行延期，俟諸六月十二日以後，庶幾有補大局；否則民國之名，將從此長沒矣，安問約法？安問國會？更何有於西南？特電布達，望乞鑒察。林森、陳家鼎、李有沈、王乃昌、萬鴻圖、溫世霖、魏肇文、張書元、王試功、陳九詔、張善輿、彭介石、田桐、吳佩孚、李錡、劉成禺、董昆瀛、彭漢遺、汪曠、彭養光、丁惟汾、鄧天一、胡祖舜、劉冠三、○蓋、李載賡、周澤苞。陽。」（註一）

## 北京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區擬於本年十月召集中學校校長會議。

北京政府教育部，爲檢討中學教育的施行及貫徹中學校設立的原旨，訂於本年十月於北京召集中學校校長會議。本日通咨各省區，請派員參加，咨文云：

「爲通咨事，查中學校之設，所以完足普通教育，養成健全國民。民國成立以來，各省區中學校報部有案者，不下四百餘所。據本部逐年視察人員報告，其能本此宗旨，苦心經營，以求進步者，固不乏人；而故步自封，茫無主旨，畢業學生進不能入專門學校大學校再求深造，退不能在社會獨立自營生活亦所在多有，改進圖功，道宜何取，非得躬親其事者面加討論，交換意見，末由知因革損益之宜，而收勉勵程功之效。茲擬於本年十月在京召集中學校校長會議，並由各省區辦理中學校人員，就本部所發各問題及其他應行討論事項，豫爲詳細籌議，並可先期調查計畫，以爲會議之準備，庶得失利弊所在，得以互相討論，策勵實行。茲訂定會議規程十一條，並酌定討論問題七條，除訓令外，相應咨行貴公署查照，並請先期按照會議規程第五條選派人員，以便如期赴會可也。此咨。」（註二）

## 北軍旅長張宗昌電告北京政府克復醴陵情形。

北軍張宗昌旅於五日克復株州後，乘勝追擊，於本日克復醴陵，因電北京政府，報告克復醴陵情形。原電如下：

「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陸辦公處鈞鑒：輔密。魚電諒蒙鑒察。宗昌於微日攻克株州後，當迅率所部奮力追剿，途次得偵報，確稱逆寇於今午十時向我反攻，經我軍迅速前進，突擊殲斃甚衆，遂於今日午時，完全克復醴陵，奪獲大砲兩尊，並槍械子彈軍裝等件甚多。現正上緊追擊，以期一鼓恢復湘東。除詳情陳報，派兵前往，以厚聲援外，謹電馳陳。旅長張宗昌叩。處（七日）印。」（註三）

順天時報於五月十四日刊載「北軍占領醴陵之實情」電訊一則，報導南北軍之實狀如左：

「南軍自四月廿八日占領醴陵，迄五月六日，並未與北軍交戰，即行撤退。至八日，始見奉軍來醴，市內各處，莫不遭奉軍搶劫之慘狀，商民僅得以身避難。」（註四）

## 旅日留學生集會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多人遭日警拘捕。

東京中國留日學生開會，反對中日共同出兵防敵協定，遭日警干涉，被拘捕多人。旋議決於本月二十日以前一律回國。（註五）

註一：「革命文獻」，第九輯，頁九一。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十四日，第八二八號，頁三一四。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九日。

註四：同註三，民國七年五月十四日。

註五：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五。

## 八日 北京政府參陸部電令獎勵攻克攸、醴之北軍。

湖南省境內之北軍近日連下攸縣、醴陵，北京政府參陸部因於本日電令獎勵曹錕、張懷芝、張敬堯，並撥款二萬元獎賞。電文云：

「據張旅長宗昌稱：醴陵於庚日，經我軍完全克復，等語。將士奮發，良用嘉慰，特給獎賞二萬元，望即查明在事出力軍兵，妥爲分配。所有賞款，由張督軍具領，就近頒發。仍飭各該軍隊，乘勝追擊，務殲餘寇。參陸部。」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八日

五四七

庚印。」（註一）

北京政府特派章宗祥為全權代表，與瑞士簽訂通好條約。（註二）  
旅居東京之中國留學生開始罷學歸國。

我國旅日留學生不滿北京政府與日本密訂軍事條約，違害中國主權，因組織「大中華民國救國團」於東京，決議以罷學請求北京政府廢約。

留日學生開會反對中日共同出兵防敵協定時，曾遭日警毆捕，留日學生因激憤日警的凌辱，乃於本日開始罷學歸國。（註三）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覆駐澳總領事魏子京稱：中日協定尚未定議，請曉諭僑商，以免誤會。

駐澳總領事魏子京於本月六日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請告以中日協定內容。本日，外交部復稱該協定尚未定議，請曉諭僑商，免生誤會。電文云：

「六日電悉。前因俄、德媾和，德任俄勢力日益伸張，東亞和平將受影響，中、日唇齒，又同在協商方面，不能不共籌防敵計劃。但此項計劃，僅限于防敵期間，以歐戰終了為止，純係暫時性質。現正磋商，尚未定議。報載各節，語多失實，希曉諭僑商，以免誤會。外。」（註四）

註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十日。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九日，第八二三日，頁一八七。

註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七七。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二七。

## 九日 北京政府令江蘇派兵援贛。

日前湘省之北軍失利，南軍自攻佔醴陵後，已兵抵江西萍鄉。贛省軍隊因有一部分派赴廣東，不敷防禦，特向江蘇省告急。本日，北京政府因令蘇督李純出兵援贛。李純派第十九師第三十八旅前往援助。

（註一）

## 湖南督軍張敬堯密電段祺瑞，主張暫行停戰，從事調和。

北軍在湘之紀律極壞，湘省人民備受荼毒，加以湘東、湘西之戰事不利，南軍不斷猛進，龍濟光部呈現敗相，川陝戰局亦於北軍不利，使南北戰局頓呈一片混亂（註二）。於是湘省北軍前敵將領對武力統一政策之信心，開始動搖；湘督張敬堯首先主張由中央明令雙方停戰言和。

本日，張敬堯密電段祺瑞，主張暫行停戰，電文中列舉三大理由：「一則鈞座主戰，純爲救國救民，並非窮兵黷武，宗旨正大，藉可宣告國人；二則彼若難馴，我再用武，欲擒姑縱，所以收拾人心，敵愾同仇，益足發揚士氣；三則表面雖主緩和，內容正爲積極備戰」，原電略謂：

「溯自轉戰長、岳，以迄今日，凡我將士，枕戈待旦，負弩前驅，實已備極苦心，未獲稍蘇喘息。二路失利，全局震驚。復以疲敝之師，當頑強之敵，奮死抵禦，裹創血戰，不分晝夜，幾近十日，始將逆軍擊潰，株州、攸縣、醴陵先後克復。而此役軍械之散失，官兵之傷亡，爲數不貲，頗喪元氣，似宜略示休養，以圖補充。於此時期，倘果從事調和，暫停戰鬥，無論西南就範與否，而假此週旋地步，在我之兵力得以恢復原狀，俟屆時奉軍全到，生力增加，閩、贛之師亦可齊集粵邊候命。萬一逆猶不服，用此數路並進，何難一鼓蕩平，此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註三）

## 「奉軍副司令」徐樹錚派遣奉軍，計劃入湘作戰。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雖然經由四月下旬漢口會議的鞭策，但是主戰派的前敵將領曹錕和張懷芝



仍紛紛要求撤回所部或電請辭職，使得北方對南軍事不能順利進行。徐樹錚鑑於主戰派兩員大將不聽調度，於是打算單獨依靠奉軍，先停援川計畫，在漢口設立奉軍前敵總指揮部，將張作霖允予調出的六個混成旅全部投入湖南戰場。本日，徐樹錚派奉軍第二十七師師長孫烈臣、第二十八師師長汲金純、第二十九師師長吳俊陞到長沙布置奉軍入湘作戰事宜。（註四）

全國商會再聯電北京政府，堅決拒絕承認中日協定，請勿秘密簽約。

電文云：

「大總統、國務總理、外交、農商總長鈞鑒：此次日本新提條件，報載日本催促簽字甚急，不勝駭異。果係無碍主權、利權，政府何必秘而不宣，滋人疑懼。倘不先行公布，秘密簽字，全國商民誓不承認。合再電懇明白宣示，以順輿情，而安人心。全國商會聯合會各省區商會代表全體公叩。」（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七。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六五——三六六。

註三：同註二，頁三六六。

註四：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〇。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二七。

## 十日 廣東代督軍莫榮新勒逼軍政府陸軍部所屬各機關解散。

當廣州非常國會通過改組軍政府案後，桂系業已達成逼走孫中山先生的目的，但桂系仍不以此為滿足，更欲消滅受孫中山先生領導的粵軍與滇軍。粵軍遠在潮汕一帶，桂系一時無從下手，因打算先行解決在北江的滇軍師長張開儒。

張開儒兼任軍政府陸軍總長，反對孫大元帥辭職，並因曾以陸軍總長名義在各縣設立招兵機關，為

桂系所深忌。故在軍政府改組案成立後，廣東代督軍莫榮新即於本日發表命令，解散陸軍部警備隊，通令各縣解散陸軍部所設招兵機關，並且誘騙張開儒來省接洽公務。張氏嗣於十二日在西村車站被捕。同日，張氏的秘書兼陸軍次長崔文藻也被捕，並於當天遭殺害。（註一）

### 陳炯明通電反對改組軍政府。

本月四日，廣州非常國會通過改組軍政府案，將元帥制改為合議制，實際剝奪了孫中山先生在軍政府的地位。孫中山先生乃通電斥責滇桂兩系軍閥態度曖昧，置根本大法於不問。陳炯明聞訊後，於本日通電，對改組軍政府表示憤慨，略謂：

「奉大元帥辭職通電，其言光明，其意沉痛。當戰局危急之秋，忽有此根本動搖之舉，三軍聞命，殊深惶駭。……西南號稱護法，白應尊重民意，不當崇拜武力。……此種合議制之組織，不倫不類，將來結果，適得其反。凡此屬階，不過流氓政客播弄時局所致。」（註二）

### 軍政府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率部攻克武平、下壩；閩軍第一旅潰退。（註三）

### 龍濟光逃到香港。（註四）

龍濟光軍之根據地廉江，於上月廿七日被南方李烈鈞指揮的討龍軍攻佔，龍軍遂至潰決，龍氏於本日逃抵香港。

#### 附錄：陶菊隱：龍陸之戰（註五）

龍濟光字子誠，滇人，生有異稟，耳作長方形。母號長乳夫人，生三子，長覲光，次裕光，濟光其季也。覲光襲蒙自土司，為雲貴總督岑毓英所器（桂人，岑春煊之父），授四川會理州知州，乃讓土司於濟光。濟光練團捕盜，以功晉知縣，尋擢候補道，隨岑春煊入桂，官右江道。時張鳴岐居岑幕，知濟光知兵。後張為兩廣總督，黃花岡之

役，革命黨攻督轅，親兵發槍拒之，黨人退市廛作殊死戰，張穴垣避居督轅後水師衙門。提督李準遣其部馳援，入轅，闖無人跡，皆以爲制軍不復返也，盡發所居積。嗣聞張匿於衙後，懼譴責，縱火焚轅以滅跡。事定，張宦囊如洗，偵知爲李部所爲，恨甚，然李以平亂功獲清廷寵眷，張固無如何也；乃奏調濟光入粵，引爲己助，卒以李缺昇濟光焉。同年，武昌揭義旗，舉國響應，濟光孤掌難鳴，不能爲清室作鷹犬，陰與袁世凱通，袁令退處惠州，靜觀變化，濟光從之。廣州光復，民軍未入東江，濟光賴以苟安。民國三年，黨人憤袁之陽附陰叛也，大興問罪之師，於是有湖口之役，湘、粵皆作桴鼓之應。濟光喜曰，此其時矣。率兵入廣州，極爲袁所賞，袁嘗舉以語人曰，此吾南疆柱石也。授濟光振武將軍，督理廣東軍務；兄覲光爲巡按使，裕光爲鎮守使，昆季三人皆授上將，權威之盛爲西南亞督冠。壽安會起，袁竊號白娛，納某策士議，以爵位羈縻羣雄。一日，袁諭內史具各省將軍巡按使名冊，按名親筆加圈，自一圈至五圈不等；翌晨擬諭一圈者授男爵，二圈子爵，三圈伯爵，四圈侯爵，五圈公爵。民國以來，督撫之制久廢，袁腦筋陳腐，仍沿清制，疆吏中居於舊總督駐地者皆封公爵，巡撫駐地封侯伯爵，故濟光得公爵，陸榮廷得侯爵，陸恥之。會惠州告警，濟光遣軍平之，以功晉郡王銜，加振武上將軍。陸語人曰，陸某昂藏七尺軀，詎甘乞乞倪倪北面事僞帝耶？黨人窺其隱，百計結納，陸欣然願爲後盾。無何，滇中舉義，袁遣曹錕、張敬堯等率師入蜀，復命濟光舉兵襲滇後。陸與濟光兄覲光爲兒女姻親；覲光子連乾，陸之壻也。濟光恃此，謀假道於桂。獲許，乃命覲光爲帥，連乾爲先遣司令。師次百色，滇中大震。不意陸以迅雷之勢斷其歸路，覲光軍大亂，帖然繳械，父子狼狽逃歸，而陸豎幟討袁矣。陸部署既定，由梧州順流而下，設軍政府於肇慶，舉唐繼堯爲大元帥，由岑春煊攝之，脅濟光倒袁。時袁漸失勢，帝制取消，濟光意已餒。其策士蔡乃煌爲岑所惡，岑使人謂濟光曰，不殺伯浩（蔡字），足下雖附義，不足取信於國人也。先是岑爲兩廣總督，西后寵之，忌之者衆。蔡任上海道，承慶親王密意，取坊間梁啟超照片與岑拍而爲一，密奏西后，謂岑過滬時曾招梁登海輪，密議至洽。后大怒，立罷岑職。蔡與濟光爲盟兄弟，濟光攝於勢，卒殺之。蔡無行，有取死之道；而見殺於濟光，在濟光爲負義。然終無以自保，遁入瓊崖，負隅苟安，仍與北廷通。數度犯廣州，未逞。忽發奇想，率部浮海抵津沽；蓋濟光雖南人，恆以擁護中央爲言，北廷利爲工具，資其餉彈，以牽制革命黨之勢力，由來久矣，今雖鍛羽來歸，倘報以白眼，亦徒示人以不

廣。故濟光軍抵京津，北洋諸領袖如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皆備致殷懃，歡如舊雨，劃小站爲其駐防地，月撥餉銀三十萬，仍呼爲兩廣巡閱使。時瓊崖一帶駐有濟光殘部，北廷爲示惠計，派艦載歸，合編爲四旅。越二年，濟光碌碌無所建樹，北人禮遇漸衰，餉糈不繼，士卒有菜色。直奉之役，更以首鼠兩端爲直系所齒冷。事定，濟光不自安，解職居京師。時京中顯宦如王士珍、江朝宗之流篤信扶鸞之說，集衆設壇，行叩拜禮。一日，濟光入壇稽首問休咎，乩筆沙沙作響，謂呂洞賓臨壇矣，書曰，龍濟光帶兵多行不義，不可恕。濟光悚然，崩角在地。仙曰，念汝至誠，罰跪二小時，前罪免議。濟光敬謹受教，越二時起，猝中風暈絕，從者昇歸，已癱瘓不可治，於是者半年死。兄觀光先卒，弟裕光居北平不返。濟光爲人頗持細節，不嗜淫賭，終身無姬侍，恂恂衣冠，無武夫習氣，嚴於馭下，而敬禮士人，嘗舉起身州縣事語人，蓋慮人譏之爲武夫也。治家處世悉遵古法，夫人出必張帷幔。渠又謂擁護中央係邊吏天職，而不知大奸竊國，認賊作父，豈亦天職耶？

註一：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二一。

註二：同註一。

註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五。

註四：同註一，頁一一九。

註五：陶菊隱：「近代佚聞」，臺北，文海，頁五七——五九。

## 十一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各省教育廳長等派員參加中學校校長會議。

自民國成立以來，各省區中學校報教育部有案者，不下四百餘所，其能本中學校設立之宗旨，完成普通教育，養成健全國民者，固不乏人，但故步自封，茫無主旨，畢業學生進不能入專門學校或大學，再求深造，退不能在社會獨立，自營生活者，亦所在多有。北京政府教育部因訂定本年十月，在北京召集中學校校長會議，以謀改進，特於本日訓令各省教育廳長、京師學務局長及各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依會議規程第五條規定，選派人員參加。（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一日

五五四

茲誌「中學校校長會議規程」全文如下：

- 第一條 教育部爲圖中學教育之改善，使各校長交換意見，討論方法，特開中學校校長會議。
- 第二條 中學校校長會議，由教育總長主持，開設於教育部。
- 第三條 會議期間以二十日爲限，但教育總長認爲必要時，得延長其期間。
- 第四條 會議時期由教育總長定之。
- 第五條 會議之中學校校長，由各省區行政長官，或各省教育廳長選派，凡有中學校十校以上之省，選派三人；十校以下五校以上之省或區選，派二人；五校以下之省或區，選派一人。
- 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主任，應均到會與議。
- 第六條 中學校校長赴會之旅費，以省區公費支給之。
- 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主任赴會旅費，由各該校支給之。
- 第七條 與會之校長經本省區行政長官或本省教育廳長派定後，應將應與應革事件，豫先討論或集合本省區各中學校校長共同研究，以爲赴會之準備。
- 第八條 會議開始，與會各校長應將該省區中學校概狀，暨該校辦理狀況，陳報教育總長。
- 第九條 教育總長得派部員，於會議時出席討論，但不加入可否之數。
- 第十條 凡會議決定之事件辦法，具報教育總長，分別採擇施行。
- 第十一條 會議細則由教育總長定之。

中學校校長會議豫行討論問題：

- 一、現行中學科目有無增減，及變通講授次序之必要。
- 二、中學校畢業學生有志願升學者，有從事職業者，教授上有無雙方並顧之法。
- 三、中學校應如何改良教材，配置分量，俾上與專門各校，下與高等小學均能銜接。
- 四、本部調閱專門學校新生入學試卷，發見中學校畢業生國文、數學、外國文各科成績均欠優良，教

授上應如何注意，以求程度之增進。

五、理化學之應用，至歐戰而益顯著。吾國中學校理科教育，欲應時代之趨勢，喚起學生研究興味，教授上應如何籌改進之法。

六、中學校學生體育應如何從生理衛生上，體察施行規律的訓練、並應如何訂定運動標準，以收實行鍛鍊之效。

七、中學校應如何注意管理訓練，養成學生為社會中堅之人物。（註二）

## 北京政府海軍部將最後修正中日海軍共同防敵協定抄送外交部，請核對修改。

最後修正之中日海軍共同防敵協定，於本月二日經國務會議通過後，以非正式方式送交日本海軍委員會。九日，日本以日文協定書一冊，送交我海軍委員沈壽堃，並稱內容有所修改。本日，北京政府海軍部將中、日文之最後修訂稿，彙送外交部，請其譯對核議。

茲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全文如后：

中、日兩國政府協商之結果，依據日本大正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兩國政府在東京交換之文件，兩國海軍當局互派委員，協定事項如左：

第一條 中、日兩國海軍，因德、奧兩敵國勢力之東漸，為預防遠東全局和平受侵迫之危險，且為實行參加歐戰之義務起見，取共同防敵之行動。

第二條 關於協同軍事行動，兩國之地位與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條 中、日兩國當局，屈基於本協定開始行動之時，對於各自本國艦船及官民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者，當命令或訓告彼此誠意親善，同心協力，以達共同防敵之目的。

第四條 作戰區域及作戰上之任務，如適應共同防敵之目的，由兩國海軍當局，量各自本國之兵力，另協定之。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一日

五五六

第五條 中、日兩國海軍當局，爲圖協同動作之便利起見，應行左記事項。

一、關於直接作戰上，各軍事機關彼此互於派遣職員，充當往來聯絡之任。

二、爲期軍事行動及運輸補充之敏捷確實起見，陸軍運輸、通信諸機關力圖互於便利。

三、關於修造艦艇、兵器及軍事機具等並其所需材料，盡力互於輔助，軍需品亦同。

四、關於直接作戰上之軍事技術人員，中、日兩國海軍如有互於輔助之必要時，經一方之請求，他方應即選派之。

五、中、日兩國海軍各自在必要地點設置諜報機關，又交換行動上必要之水路圖誌及情報。爲期通訊聯絡之敏捷確實，互於輔助以圖其便利起見，兩國當事者臨時協定必要之設備。

六、協同商定共同之軍事暗號。

本條所例各項，其須預先計劃及須預先施行者，在作戰未實行之前，協同商定。

第六條 關於實施本協定之詳細事項，由中、日兩國海軍當局指定之，各當事者隨時協同商定之。

第七條 本協定及附屬本協定之詳細事項，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照軍事之秘密事項辦理。

第八條 本協定中、日兩國海軍代表者簽名蓋印、經各自本國政府之承認發生效力。其作戰行動，俟適當之時機，由兩國軍事最高統率部商定開始之。

本協定及基於本協定所發生之各種細則，以歐戰期內爲有效期間，歐戰終了及第一條所述之事實消滅，即失其效力。

第九條 本協定以日本文及漢文各繕二分，彼此對照簽名蓋印，雙方各執一分爲證據。

大正七年五月 日於北京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 日於北京（註三）

日本參贊芳澤謙吉晤北京外交總長陸徵祥，請設法禁止影響中日邦交之煽動

## 性書報文字。

由於中日軍事協定之簽訂，引起國人激烈反對，留日學生且罷學歸國，抗議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約。本日，日本參贊芳澤謙吉與西田，會晤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請飭令禁止報刊登載「煽動」性文字，並請從速議定軍事協定。茲誌會晤問答如下：

「芳澤云：近日關於中、日軍事協定，各處報紙因未審內中實在情形，頗肆攻擊，人多信以為實。上海竟有人著書反對，在法租界秘密刷印，分寄東京貴國人閱看。因之貴國學生被其煽惑，集衆開會演說，雖經警察禁止，而現在多紛紛回國，聲言設法抵制，並暗殺當局諸人云云。已歸之學生已有四十名，購定船票待歸者有百數名之多。本館接奉本國政府訓令，對於該書擬請貴國政府設法禁止。對於前項學生，亦請預定取締方法，防患於先。如不預先防止，彼等必將編輯新聞雜誌等類，發表激烈之論說，一般人民不知內容，難免不被其煽動，終必惹起兩國人民惡感，於邦交殊爲有碍。著書人之姓名、住址，本國政府訓令內均經寫明。茲已將本國訓令譯成漢文送請貴總長閱看。」

在上海法租界呂班路文德里二十二號胡公館內，孫鏡所印刷之『一發危機半條血路生存亡問題』一書，係『震沚』之著述，而得百頁之秘密生板。四月二十三日前後，饒藻枋攜帶該書多本，到日本分送中國人。查該書內容，專係關於攻擊中、日軍事共同協定之文章。此次在日本，中國學生反對軍事協定之運動，似乎多由該書而起。即與中國當局交涉，應速設法在滬拘阻爲要。

總長云：該書係在法租界印刷者，禁止稍有爲難，容與法館接洽，能得其幫助，方易辦理。至歸國之學生，雖知有數目，究不知其歸後散在何處，大約想不外各通商口岸。明日國務會議，當面商內務總長，請其電飭上海、漢口等處地方官，對於前項學生設法加以注意。

芳澤云：如此辦理甚好。本館一面亦飭駐滬領事，商請法領幫助禁止該書。

又云：近日各處情形，似宜將軍事協定從速議定爲是。現在既將大綱議妥，所爭者不過二三小節，如彼此兩方再



行讓步，即可定局。現在尚未決議者，一爲戰時軍用建築物。貴國委員主張須於條項內載明，軍事消滅後即行撤廢。敵國委員以爲軍事完了後，此項建築物當然撤廢，無須載明。一爲防敵與防德、奧字樣。敵國委員以爲不如用防敵字樣妥協。查前換文件即係用防敵字樣，並未指定德、奧兩國。蓋德、奧之外尚有他國。是敵國委員擬用防敵字樣亦頗有理由。一爲消滅效力之期間。貴國委員主張歐戰停止後，協定之效力即行消滅。敵國委員以爲歐戰完了後，未必即達到防敵之目的。爲〔如〕照貴國委員主張，今日歐洲〔戰〕停止，明日協定即無效力，殊失本協定之本旨。是消滅期間一節，敵國委員所持之論，亦甚正當。爭議之點大致如此。本館擬一面勸告敵國委員，向貴國委員從速商結，一面請由貴總長於國務會議時，說明本館之意，由貴國政府下一訓令，飭貴國委員略爲讓步，則可從速議決，是否〔所〕深盼。

總長云：靳將軍辦理此事，甚爲熱心，極願早有結果，所以遲遲慎重者，並無他意，不過欲使文語明白，俾免將來實行時，生出種種誤解。如撤廢軍事建築物，條項內訂明，似覺格外明了。現在各方面對於此事不知內容，特加攻擊，若此時規定明白，將來縱不公然宣布，亦可設法間接使知本協定之內容不過如是，人所疑慮者，皆一一明白規定，庶足以箝反對者之口。至消滅效力之期間，兩國初次協同作事，如果彼此辦理妥協，歐戰完了後，貴國欲繼續辦理，延長數月，中國當亦樂從，此時似無須計較期間之長短。貴參事官能勸貴國委員，諒察敵國委員爲難之處，容納中國委員之主張，似不難從速決議。

芳澤云：如貴國爲免除各方誤會起見，欲將撤廢軍事建築物一節，明載於條項之內，不妨由貴國委員作一便函，送交敵國委員，將爲免除誤會起見之理由寫明，敵國委員當可同意。至消滅期間一節，敵國主張實爲正當，似宜照此定議爲是。

總長云：貴參事官所云各節，容明日報告國務會議。再此項協定，彼此同應秘密，但現在各處攻擊甚力，若定議後將內容大概間接宣布，貴參事官以爲何如。

芳澤云：此事難即答復，軍事協定，各國尚無宣布之例。但貴國有特別情形，若與本國政府商議，將內容一部分約略宣布，似可辦到。此層應否由本館電詢本國政府。

總長云：此事仍由軍事委員自行商酌可也，無須由貴館電詢。

芳澤辭歸。」（註四）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十四日，第八二八號，頁三〇七——三〇八。

註二：同註一，頁三〇八——三〇九。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三一——一三三。

註四：同註三，頁一二九——一三〇。

## 十二日 軍政府陸軍總長張開儒被莫榮新逮捕，陸軍次長崔文藻遭殺害。

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驕橫恣睢，視兩粵爲其私產，對孫大元帥的護法主張與措施，極盡破壞之能事，先以改組軍政府方式，推翻孫大元帥的地位，復欲消滅大元帥領導的滇、粵軍。軍政府陸軍總長張開儒爲滇軍師長，駐紮北江，曾電反對孫大元帥辭職，致引起桂系不滿；莫榮新乃誘張氏赴省洽公，本日，至韶關將張氏逮捕，並監禁之於督軍署；同日，又槍殺代理陸軍次長崔文藻。（註一）

陶菊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中，對莫榮新逮捕張開儒一事，有如下的敘述：

「莫榮新解釋逮捕張開儒是因接有唐督軍的密電，張開儒侵吞軍餉，私通敵人，不服軍令，破壞大局。唐繼堯曾經電調張開儒率軍回滇，張開儒拒不奉命，唐繼堯改派鄭開文接任師長，張開儒又拒不交卸，這些都是電中所指的『不服軍令』的證據。又說張開儒曾經接受龍濟光的賄賂二十四萬元，因此崔文藻偽造唐督軍的電報，拒絕移師討龍；而在北軍進攻南雄時，張開儒不加抵抗即行退却，這些就是『私通敵人』的證據。」

張開儒被捕一案，國民黨左翼議員曾在非常會議提出動議，認爲廣東督軍無權逮捕陸軍總長。但是另一部分議員認爲督軍有權懲辦鎮守使、師長，因爲張開儒還兼任南韶連鎮守使和滇軍第三師師長，所以這個動議不能成立。

（註二）

廣東代督軍莫榮新劫掠陸軍部，毀其匾額。（註三）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五九

##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電復張敬堯，不許停戰調和。

由於南北戰局膠着，呈現一片混亂，使北軍前敵將領對武力統一政策信心動搖，湖南督軍張敬堯首先主張停戰調和，曾於九日密電段祺瑞，段將該電交徐樹錚，於本日密電覆稱，將南軍事必須窺粵扼湘，停戰言和時機未到。

「佳（九日）電悉。西南負固抗命，破壞統一，國家不得已而用兵，原期早平內亂，迅冀安寧，但使彼方確有悔禍之心，中央亦何嘗無棄瑕含容之意。……現在國軍入湘，屢戰皆捷，二路偶挫，係爲土匪所乘，並非交鋒失利，故以已潰之軍一經集合，卽下堅城。加以奉軍開赴前敵，備作後援，前方各軍卽可集中衡、寶，進復祁陽，底定全湘，勢無中止。逆軍迭經大挫，自知戰力已失，若我虛與委蛇，藉以休養士卒，彼亦乘機整備，以圖捲土重來，戎機一失，逆焰更張。……又以形勢而論，逆軍方且資藉粵省財力，以爲倡亂之源。我軍未入粵之先，遽予停頓，一旦反覆，粵不能下，湘亦動搖。況湘省餘孽未消，在在皆足以制我肘腋，欲求鞏固全湘，必須平定全粵，實爲不易之道。就令粵不能遽定，亦須我軍佔粵要隘，以爲湘中屏障。不然，吾弟在湘能否安枕，不待計而明也。故必窺粵扼湘，確有操縱之餘地，彼時方可由中央頒示約束，責以遵從。若能恪守範圍，自當待以寬大，倘仍頑抗如故，在我已居建領之勢，自可制其死命。吾弟所論，固爲收拾大局之要訣，但時機未到，萬萬不宜輕發此言，致生誤會而懈士氣，倘貽噬臍，悔將何及。續調奉軍。業經嚴催，又鈐整備開拔，剋日南下，並以奉聞。祺瑞。文（十二日）印。」（註四）

## 直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電告攻南軍略。

本日，吳佩孚致電北京政府國務院，爲策應攻南戰事，請電令張宗昌部向安、攸方面攻擊，以絕北軍後顧之憂。電文略謂：

「我軍本應早日開始行動，攻略祁陽，以資策應寶慶方面之友軍，惟安攸方面之軍事，亦極爲吃緊，務乞中央

張宗昌迅率所部向該方面進攻，以絕我軍後顧之憂。又祁陽方面之敵情，未必疲弊，尙難遽信。特聞。」（註五）

## 「留日學生救國團」設總部於上海，力阻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交涉。（註六）

先是，因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後，爲遂其武力統一政策，除向日本大舉借款外，並密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條款內容有准許日本駐兵東北，及由日本海陸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等之規定，喪權辱國，引起旅日本留學生之反對，除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於東京外，並罷學歸國。

本日，「留日學生救國團」設立總部於上海，謀阻止北京政府與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交涉。

附錄：黃福慶：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註七）

### 一、前言

辛亥革命至抗戰勝利，這一段歷史，不啻是一部日本侵華史。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全中國的民衆產生了亡國的危機感，而這種危機感，當時却不能爲大多數的日本人所理解，故日後終於導致中日之間難以彌補的不幸事件。留日學生因身在日本，對日政府的侵華舉動與日本人民由潛意識中反映出來的輕視中國情操，感受極深，因之更能激起其愛國心，並且將之傳播國內，使國人的民族意識日趨高昂，最後即以此種間接或直接自日本培養的愛國熱忱，抵制日本，這一歷史現象，至今仍有不少日本人士認爲對日本而言是一極大悲劇。

民國以後的留日學生，在政治活動的表現上，不如清末的留日學生，而且留日學生的排外運動，亦不自民國開始。清末的留日學生，曾於一九〇三年與一九〇五年，團結一致發動拒俄與排日事件，這些排外運動，當時由於滿清政府的存在，最後均已變質而消失。民國以後，狹義的民族意識，已不復存在，所有的排外運動，皆以整個國家民族爲大前提。日本的侵華政策，激起留日學生的憤慨；如民國四年、七年、二十年、二十六年留日學生均曾因反對日本政府而有集體歸國之舉。本文主要在敘述民國七年，留日學生因反對段祺瑞內閣與日本訂立軍事協定，大舉歸國，參加救亡運動的經過，藉以探索其對日後學生運動的影響。

### 二、導火線——反對中日軍事協定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一九一七年，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熾烈之際，俄國發生二月與十月革命其國內政局動盪不安，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迫於情勢，喊出和平口號，向中歐同盟國方面提出單獨休戰提案，終於次年三月三日，單獨與德國媾和，退出戰場這種戰局的轉變，不但使德國解除了東顧之憂，而且監禁於西伯利亞的德國戰俘，一旦釋放，使東亞的和平與安寧，均大受威脅。中國與日本皆是參戰的亞洲國家，為籌防德俘蠢動，乃由日本向中國提出軍事協定問題。

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以下簡稱中日軍事協定），係由日本參謀本部策劃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到中國駐日使館，會晤駐日公使章宗祥，就共同防敵事有所商議，田中稱：

「俄國情勢，於聯合國日形不利，德國利用俄國，東西和平深恐為之擾亂。德俘在西伯利亞一帶不下十餘萬人，一旦解放，即成勁旅。此時維持東亞和平，其責任全在中、日兩國。微聞德國已有陰謀，一面從西伯利亞侵入東方，一面在甘肅、新疆一帶鼓動回教徒肇事，萬一見諸事實，中國國防吃緊，即日本國防吃緊。中國現為參戰與國之一，未審有無切實防備。渠（田中）意兩國利害既如此密切，渠（田中）係軍人，從軍事上着想，兩國國防實非迅謀共同行動不可。聯合國在歐洲方面對德戰爭不能速勝之原因，均由於平時未能先事協謀，臨時聯合未確，事倍功半，中、日兩國允宜深鑑及此。現在第一着意審兩國所得情報，先行互相交換，以期彼此深悉軍情，已電齋藤少將轉商中國軍事當局實行，此間亦請岳少將定期至內外接洽。總之，現在兩國非切實籌防不可。」

歐戰以還，我國屢遭外力壓迫，如民國三年青島、濰縣問題，及四年五月的二十一條國恥，利權喪失，加以戰亂蔓延，國際關係愈形複雜，各國莫不就就業業爭攬版圖，為殖民開財源之地。而日本欲併吞中國之野心、陰謀，終恐授人口實，不敢明目張膽，適逢俄德單獨媾和，遂以中日親善的假面具，高唱維持東亞安全，同抗德奧，實則握我軍事全權，以肆其野心，其陰謀之狠毒，可由日本外務省的紀錄上窺知：

「在軍事上，基於協同作戰之理由，帝國軍隊在中國領土內，可以得到自由出動之益；而且假軍事共助之名，編練中國軍隊，自不在話下，其重要之軍械製造材料，亦易掌握手中。在政治上，以同盟關係為基礎，可

積極干預其內政，帝國之政治勢力，得以扶植於各方面。」

此項軍事協定，始終由中日兩國軍事當局秘密進行交涉，沒有宣佈。日本政府甚至對於(一)中日軍事協定(二)日本對中國或俄國之軍事援助(三)動員或出兵等項消息，也一律禁止登載報端，封鎖極嚴。尤其對於第一項，日政府一再申令各地方長官，除外務大臣的聲明外，嚴禁報導涉及內容或交涉經過，蓋恐激起排日思想也。

儘管日政府封鎖該項報導，但是上海各報以及北京晨鐘報等，於三、四月間，已有片段的披露，並紛紛作揣測性的報導，中國人心因而頗為激動，各界團體紛紛電請政府宣佈交涉真相，以安人心。留日學生因身處日本，消息經日本政府封鎖，得知反較國內為遲為少。及至四月下旬，從外字新聞得知略情後，羣情憤激。四月二十一日，即召開各省同鄉會聯合會，到有十六省同鄉會會長，議商此事，一致決定否認此項協定，由各省同鄉會選派代表數名回國，號召國民大會，並發佈中英兩國文字之宣言書，提醒國人，並求各友邦仗義協助。

四月二十八日，留日學生假大手町衛生會召開大會，到者千餘名，此會除歡迎唐紹儀赴日(唐臨時因事未到會)為附帶目的外，主要是討論中日交涉問題，認為此次交涉，較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為尤甚，國家存亡之秋，必須有所行動，乃議決全體歸國，喚起國內輿論，一致反對。五月四、五日，各省同鄉會紛紛開會商討對策，排日空氣至為高昂。開會之際，雖然受到日警干涉，或便衣人員之監視，甚至主持者遭受拘禁，排日之志並未因此而稍餒；或暗中聚會以避日警耳目，或散發排日檄文，呼籲留日學界，採取一致行動。其「警告大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全體文」中，開頭即公然以「倭奴之野心!!!亡國之慘禍!!!諸君，其速歸祖國!!!速救祖國!!!」等語句激勵同學。

五月五日晚，各省同鄉會會長與各校同學會會長及其代表，假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大高俱樂部(由帝大及第一高等學校中國學生組織者)召開聯合大會，正式成立團體，議決大綱，其要點如下：

- 一、本團定名為「大中華民國救國團」。
- 二、本團團員皆一致對外，決不干涉內政。
- 三、本團由各省同鄉會會長或其代表及各校同窗會會長或其代表組織之。
- 四、本團舉幹事長副幹事長各一人。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六四

五、本團分下記之五部：(1)文書部(2)庶務部(3)會計部(4)招待部(5)糾察部。

六、歸國辦法由各省同鄉會會長及其代表統率之，一致歸國。

七、各省各校先派四人以上，半往北京，半往上海，命名爲先發隊。

八、先發隊出發日期定爲五月七、八兩日。

九、先發隊旅費，由本人或各省各校自籌。

此次聯合大會既組織救國團，乃決定將本部設在上海，東京、天津、北京以及各省分別設立支部，以便展開活動。先發隊行期在即，乃約定五月六日晚，各代表齊集於「源順號」（中國餐館）商議一切，但爲日警所悉，爲避免受到無謂的干涉，臨時改在神田區「維新號」。當時留日學生所以假餐館開會，一則因一般會議場所皆不願意租給留日學生，以免招來無謂的麻煩，一則藉吃飯之名以商討國事，較易掩蔽日警耳目。但是自四月二十八日以還，日本警察當局對於留日學生的言行，倍極注意，偵騎四出。五月六日之代表會，亦難逃日警情報，終於受到取締。

五月六日，爲「五七」國恥前夕，選定是日商議國事，實有警惕留日學生勿忘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所受的恥辱，並振奮留日學生洗雪前恥之意。是日下午七時許，各省同鄉會及各校同學會代表四十六人（其中女生三人）齊集於「維新號」。首由主席報告開會目的，並討論歸國後的進行方針等，會議進行中，忽然日警數十人，刑警數人執械明炬，闖入室內，不問情由，將在座代表亂打、刀斫、足踢，掀掉倒椅，壁上所掛的學生制服帽等亦一一被取去，室內狼藉不堪，學生代表雖與之辯論，終歸無效，拳打腳踢，全體終被拘捕。

被捕之學生，兩手皆被反縛，頭上無帽，靴子亦不整，衣服大都撕破，破頭爛額者約有半數；有面上血跡模糊者，有跛足者，有僵僕者，惟皆咬牙忍痛，面無懼色，慷慨而行，押赴警署。沿途日人圍觀者頗衆，謾罵之聲不絕於耳。然聚集於青年會館及附近旅館之中國學生，則揚帽大呼「中華民國萬歲，救國團職員萬歲，努力前進，勿忘今夕之恥」，以鼓舞士氣。被捕學生則點頭報之以目，顯示其不怕強權，抵制強權的堅強意志。被捕學生在警署受訊時，受到種種凌辱，其輕視中國的言詞，尤使學生深惡痛絕。

被捕學生，雖然於次晨全體安然釋放，但是留日學界大爲憤激，咸認爲受到奇恥大辱，排日風潮達到頂峯，日

本輿論對日警此舉，亦頗多指責。

當中日雙方進行軍事協定交涉之際，國內各界紛紛電請政府，將交涉經過明白宣佈。留日學生因身居日本，目睹外侮有加無已，感受刺激較內地爲尤甚，一再警告政府，而政府始終置諸不理，因此風潮愈形洶湧。駐日公使章宗祥、留日學生監督金之錚屢急電政府，報告風潮演變情形，並指此次風潮係受暴徒煽動，要求政府力阻。政府亦感事態嚴重，由教育部電告留日學生監督處轉諭學生：

「報紙所載中日議約條款，全屬謠傳，仰即稟承公使剴諭各生，勿信浮言，致荒學業。」

日本政府認爲此次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全係中國各報不明內情，擅作報導，受其煽動所致。又日方探出在上海法租界內，有匿名爲「霞沚」者，著有「一髮危機半條血路生死存亡問題」一書，以油印本刊行，托人帶至日本，分送中國學生傳閱。日方認爲中國學生之所以反對軍事協定運動，多由此書而起。

該書內容，大肆攻擊中日軍事協定，認爲日本言論界出現所謂「兵器同盟」之說，倘若我國政府當局與人民，受其妄言所惑，則將帶來不測之禍，導致亡國之慘。徵諸朝鮮歷史，殷鑑不遠，必須洞察日人對我國之野心。日本常口言親善，托詞同盟，或力說事業合辦，其內心實有干涉我國兵器、行政等野心。日人併吞中國之野心，由來已久，期以托兵器之美名，達其併吞中國之目的，國人應有警惕等語，呼籲國人，勿中日人詭計。

五月八日，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即電令駐華代使芳澤謙吉，向中國政府交涉，要求取締。

五月十日，芳澤趨訪外交總長陸徵祥，就此事提出意見云：

「近日關於中日軍事協定，各處報紙因未審內中實在情形，頗肆攻擊，人多信以爲實。上海竟有人著書反對，在法租界秘密印刷，分寄東京貴國人閱看，因之貴國學生被其煽惑，集衆開會演說，雖經警察禁止，而現多紛紛回國，聲言設法抵制，並暗殺當局（指段祺瑞、曲同豐、張懷芝、徐樹錚、靳雲鵬、曹汝霖等）云云。本館接奉本國政府訓令，對於該書，擬請貴國政府設法禁止。對於前項學生，亦請預定取締方法，防患於先。如不預先防止，彼等必將編輯新聞雜誌等類，發表激烈之論說，一般人不知內容，難免不被其煽動，終必惹起兩國人民惡感，於邦交殊爲有礙。」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六六

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使日本各校受到很大的影響。與中國留學生有較密切關係的十一所私立學校（法政大學、東京高等預備學校、東京同文書院、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中央大學、女子美術學校、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明治大學、法政學校、成城學校）校長或代表人鑑於事態嚴重，於五月十一日召開緊急會議，商議疏導辦法，當即決定頒佈勸告留日學生文，內容如下：

「此次諸君之行動，出於愛國至誠，爲吾人所鑒諒，然其所本者，竊恐逸外於事實之真相。吾人深憂諸君因此在修學上帶來障礙，更不忍袖手旁觀諸君之留學目的在中途受到挫折，吾人將與政府當局交涉，以釋諸君之疑，宜安心勉勵學業。」

十一校代表人，並推舉明治大學校長木下友三郎及政法學校校長寺尾亨等於五月十二日，訪問日本外相，但結果是不得要領，所得到的答覆，僅外相的一紙聲明。此時留日學生已紛紛踏上歸途，各校代表人的疏解，終歸無效。

### 三、罷課與歸國

四月二十八日，留日學生全體大會決議全體歸國，五月三日起，首由帝國大學、第一高等學校、高等工業學校、高等師範學校等各官立學校學生實行罷課，籌備歸國一切事宜。當時雖有少數畢業在即的學生，態度猶豫，均經同學曉以大義，終於答應服從團體，採取一致行動。罷課歸國，由官立學校發起於先，私立學校響應於後。尤其五月六日晚，日警拘捕各省各校代表之舉，使留日學生歸國之志益堅。

官費生得到公使與監督許可，准發一個月公費，返國川資不成問題，而自費生川資則歸各人自籌，無力自籌者，由同鄉會借給二十元。

五月八日，「熊野」輪啓碇，先發隊與浙江、江蘇、福建學生大半附搭該輪返國，此爲歸國學生之第一批。茲後凡開往中國的各輪船，皆以歸國學生而告客滿。據稱，直至六月五日，由日本各埠出發的船票，早已售完，尚有等待多日，不得購一票者。留日學生歸國之衆，由此可見一斑。

當時留日學生，百分之九十以上皆集中於東京地區，東京的留日學生行動，足以影響整個留日學界。換言之，散佈於各地方學校中國學生的行動，常以東京留學界馬首是瞻。東京地區的學生掀起罷課歸國風潮後，京都留學生

會長胡嘉詔即至東京探試實情，回京都後，即於五月十四日假京都大學召開會議，出席者五十人，經投票結果，以四十一對九贊成歸國，決定限於一個月內，一律離開日本，並約定於六月二十日以前，與各地歸國學生會師於上海。五月十五日起，京都的學生一律罷課，神戶的學生，亦響應京都的決議，採取一致行動。

在歸國風潮高漲聲中，大阪朝日新聞及東京國民新聞透露北京政府將於一週內在條約上簽字的消息，救國團東京支部即於五月十七日，發出「歸國團調查急告」檄文，認為亡國之日，已迫於眉睫，勸告全體留日學生儘速回國，參加救亡運動，呼籲留日學生出於自動，勿遷延觀望，勿待各熱心團體辦事人員的催促，並告知本月十九日，有開往上海之輪船，希大家捆妥行李附搭該輪，前往本部。最後還提出警告，如有不速作回國，而在對岸坐視此賣國條件之締結者，則將其姓名登諸國內各報，宣佈其為賣國奴，希自重其名，火速歸國。

旋又發出以「服從良心第一命令」為題的檄文，警告徘徊觀望者稱：

「國家危亡甚急，吾人之愛國行動，倭奴誣為『獨探』（德國間諜之意），國未亡，而已以亡國奴相待，此可忍孰不可忍！諸君至此，尚有觀望形勢之餘地乎？誰不欲穩健之心，好學之名，然如此受辱，且當祖國危亡之秋，仍甘心居敵人之地，傍觀形勢，豈愛國之士所忍者乎？此代表聯合會所以一致議決歸國之緣由也。爾來歸國者已達千人，其中不乏積學之士，仍不落諸君之後，此為時勢使然者也。諸君如不與先發諸士一致行動，而以畢業等區區小事仍存眷戀之心，不願歸國，即為愧對良心。諸君如有愛國之心，請即服從良心第一命令。良心之第一命令，即係反對亡國滅種之中日交涉條件。諸君倘有良心，或自覺為中華民國國民，應起而抵抗，此即為良心之第一命令。萬勿為個人私欲利害，或托穩健好學之名而遷延歸國。古今忠臣烈士，不顧一身禍福，慷慨就義，以公等聰明，絕無不知之理，何不發憤以盡國民之義務。吾人實不忍坐視諸君為敵人之甘言所惑，致失人格。所冀望者，唯請諸君即刻歸國，喚起國民輿論，以支大廈之將傾。」

檄文後面，還附帶聲明，謂倘再有以求學為名，暗中反對歸國者，如熱誠愛國之士對之出於激烈手段，本團概不負其責。當然此僅是一種警告而已，實際上此次留日學生整個歸國過程中，並未發生類似一九〇五年因「取締規則」風潮集體歸國時動武的現象。蓋「取締規則」，表面上僅關繫留日學生本身的問題，意見難免紛歧，而此次中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六八

日軍事協定，則與國家存亡，休戚相關，故意見較能一致。

自五月三日東京各官立學校留日學生決議罷課以後，各私立學校暨各地方的中國學生相繼響應。據日本警視廳於五月十五日調查東京各校中國學生罷課的情形，列表如下：

學 校 名	中國學生數	缺席人數	備 考
帝國大學	五二	四九	
第一高等學校	八五	七八	
高等工業學校	二五二	二五二	
高等師範學校	一一七	一一七	
音樂學校	二	二	
美術學校	九	七	
水產講習所	二	二	
高等蠶絲學校	五	四	
明治大學	二七〇	二七〇	
日本大學	五三	五三	
中央大學	六〇	五七	
高等商業學校	二八	二二	
法政大學	一三〇	一三〇	

早稻田大學	慶應大學	外國語學校	東亞預備學校	日華學校	正則英語學校	政法學校	岩倉鐵道學校	成城學校	東京藥學校	日本醫學專門學校	日本體操學校	農科大學	正則預備學校	東京物理學校	國民英學會	電氣學校	同文書院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一二三	四九	一	九〇〇	一七〇	八〇	二一	七	六四	七	一四	七	三三	七〇	九	六〇	三	三九
-----	----	---	-----	-----	----	----	---	----	---	----	---	----	----	---	----	---	----

一二二	四七	〇	九〇〇	一七〇	七〇	二一	四	六四	四	一四	六	二五	六〇	七	五七	三	三九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七〇

私立女子美術學校	二〇	一六
私立農業大學	八	六
上智大學	一一	〇
女子醫學校	一九	二
女子大學	三	〇
合計	二、七八三	二、六八〇

從上表的統計，可知罷課的學生占全體學生的百分之九十六強。至於歸國的學生，根據六月十二日，警視廳調查的結果，其人數如下：

關 釜 連 絡 輪	神 戶	橫 濱	大 阪	長 崎	合 計	啓 碇 港 口	歸 國 人 數	備 考
	一八二	五七四	四三〇	一一	一、二〇七			由日本下關至朝鮮之釜山經朝鮮半島轉入東三省多係東三省及北方學生。

但是根據中國方面的統計，在當時約有三五四八名留日學生中（其中女生六十七人），歸國者達二五〇六人（女生三十九人）。

日本輿論對此次留日學生歸國之舉，一致認為係由中國報紙記事之誇大所激動，難免過於輕舉妄動，但是對於日警之妄自干涉，亦多責難，咸以為釀成此次排日運動，日本警方亦難辭其咎。當留日學生紛紛歸國時，政法學校校長寺尾亨發表談話，嚴責日警處理不當，政府必須反省。他說：

「中國學生因集會討論目前中日交涉案件的問題，警視廳以高壓手段禁止其言論與集會，甚至將數百名與會代表拘禁，縱令有不法情事，也是不當的措施，在邦交上亦為不容忽視的大問題。此次交涉，在日本人之間，雖然三緘其口，極為秘密，但是中國各報，早已大為議論。尤其上海的邦字（日文）新聞，曾集中筆鋒加以辯論。留學生之所以騷動，是為青年學生念及其與祖國的利害休戚相關，實無可厚非，應寄以同情。但是警察之力，將其對付暴民的手段加以壓迫，誠屬遺憾萬千。如此，縱然民間有再多提倡中日親善之士，也無濟於事。多數留日學生，對於此次政府的措施，非常憤慨，已陸續歸國。我要強調的是留日學生皆係民國的精華，他日將成為中央以及地方的重鎮。尤其此次遭受拘禁的學生，多係中國各階層的子弟，其憤而歸國，後果不難揣測，頗使人寒心。昨日曾與頭山氏商討對策……此事不僅為教育界的大問題，因此，擬與有志者商議後，喚起輿論，促使政府反省。」

時事新報認為警察無理干涉彈壓，過於妨礙留日學生的自由，更鑑於留日史上，曾在日本受教育的中國留學生返國後，幾成為排日之最力者，溯源推故，實由於政府對於中國留學生處置不當，使他們與日本社會隔絕所致，評論至為中肯，茲誌於下：

「東京之中國留學生，近以中日兩政府問方辦交涉，以為此交涉成，不惟不利於中國，且於南北對峙之局面上，有偏壓一方之勢。緣是集會反對，狀頗不穩，我警察遂干涉之，至是益增其怒，竟釀成聯袂歸國之舉。夫中日所辦之交涉，其性質如何，雖不得而知，然讀中國報紙所載，誇張失實，所可斷言。彼留學生因之而氣憤莫遏，輕舉妄動，誠不免為識者所譏，但年少之人，血氣未定，閱歷未深，一聞謠言，信以為真，固屬恒情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七二

，況事匪眇小，關於彼國一國之存亡……即令彼等以憤激過度而遽欲歸國，亦為彼等之自由，我警察奈何以彼等之言動為不穩，遽加以干涉，而為火上之油，甚其激昂之情乎。夫其言動界有害於我安寧也，是固不可不問，然今日彼等之集會，不越彼等同學之範圍以外，所議為彼國之事，議後雖或有陳情書等訴諸日本，然不得已而陳其苦情，亦當鑒其一片熱誠，加以慰勉，方為對他國青年之道。今遽加以干涉，以為彼等之言動，有害我治安，吾不能不謂我國之警察，神經未免過敏也。此次警察之處置，吾輩殊不以為然。然就中國留學生之待遇法論，我社會之有力者，亦不可不大加注意焉。凡學生至外國留學，必與其所學之國非常親密，此證諸我國之海外留學生而可知。獨我國之中國留學生不然，歸國而後，往往相率而排日，此其故何哉，是不能不歸咎於留學之時，日人有害其感情，為其大原因焉。蓋留學生之宿所，大率為中國學生而專設者居多，所入之學校，抱營利之目的者亦比比皆是，於是彼等日夕相聚者，既仍為中國人，而間有一二日人交往，亦無非宿屋之主人等，與學校之營利教師，故雖在日本，仍不啻居本國，與日本社會兩相隔絕，如是而欲望彼等懷好感，其可得乎。歸國而後，相率而唱排日論，固其宜也。即就此次之紛紛返國論，設平日有相當之日本人士與之交接，則吾輩意志，自能原諒，斷不致有此誤解。今平素感情既與我不合，一見報紙之記載，謠言之蜂起，重以警察之干涉，於是積憤之氣，一發莫遏，而紛紛歸國矣。不寧惟是，吾知他日續來之留學生，歸國後亦必為排日專家無疑。易言之，凡來留學之中國人若干，不啻由我養成排日家若干，可勝歎哉。」

經此次留日學生聯袂歸國，日本各報曾大聲呼籲民間有志之士，力謀留學生與日本識者間互相接觸，溝通意見，冀將來不至再發生如此現象。此議一出，得到不少日本民間人士的反應。當年五月間，即在澁澤榮一、高橋是清、近藤廉平、清浦奎吾、三島彌太郎、內藤久寬、小松原英太郎以及各大學校長、實業界有力人士與各新聞界的支持下，設立「日華學會」。一九〇五年，因「取締規則」風潮，留日學生曾大學歸國，風潮平靜後，為連絡中日學生的感情起見，於一九〇六年正月間，設立「日華學會」，但是，該會終於虎頭蛇尾，不久即告消失於無形。

一九一八年的「日華學會」，組織周密，設立的主旨為介紹中國學生居住日本中等的家庭，使日本人以真

正的誠意加以照拂，並代爲選擇學校及辦理其他各項事務，務使一切便利中國留學生。平心而論，該會的種種措施，確曾使中國學生受惠不少，但畢竟爲民間團體，所發揮的功能有限，而日本政府侵略中國的政策，却有加無已。在政府的政策與民間的意志背道而馳的狀態下，留日學生與日本社會之間，依然存着一條鴻溝，未見消滅，此爲中日關係上的一件悲劇。

#### 四、歸國學生在國內的活動

留日學生於五月五日正式成立「留日學生救國團」，決定設本部於上海，並推舉王兆榮爲幹事長，張有桐、阮湘爲副幹事長。他們在國內活動的目標，着重於學界。曾琦爲當時歸國學生中重要分子之一，決定歸國時，曾表明其態度稱：

「予當時所以毅然輟學歸國，尚非僅爲一時之外交問題，而實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故留日學生救國團發起之初，予即立主歸國運動之目標，宜特別注重於學界；一則以學生連絡學生，其勢順而易。二則以純潔無染之青年，容易激發其良知也。」

曾琦的主張，足以反映當時歸國學生的目的，而綜觀返國後的留日學生，在整個活動過程中，亦不出曾琦所主張的範圍。歸國的學生，除一部分逕返原籍外，大多數即以京津與上海兩地區爲中心，展開其排日救國的運動，茲分別敘述如下：

五月十三日，留日學生一支先發隊抵達天津，設立救國團天津支部，發刊排日文告，痛論親日之危險。除文字宣傳外，尙組織國貨販賣部，實行抵制日貨。這時，全國商界聯合會正在天津開會，留日學生代表曾與之接觸，希望一致拒約。學生在天津斷然表示，要求政府公佈中日協定內容，以釋羣疑。倘該協定的性質有礙主權，則誓不承認，此協定如係受日本脅迫不能拒絕簽字時，則將犧牲一切，作爲政府的後盾。

這支先發隊於天津佈署完妥後，於五月十五日入京，即表明態度稱，但求交涉無事，絕不干預內政。他們首先向學界活動，北京大學學生易克嶷等起而響應。五月二十日晚，北京各校學生假北京大學組織救亡會，留日學生代表曾蒞會演說，說明歸國目的，希望學界一致行動，並主張不干預政治，不停課，只爭新約。會中即議決兩項，向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七四

大總統請願：(一)拒絕蓋印(時因陸軍與海軍協定，已分別於五月十六日及十九日簽字，故有此請)(二)公佈協定全文。二十一日上午，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工業學校、政法大學等校學生二千餘名，齊集總統府前，舉代表數人謁見總統馮國璋，陳述其議決旨趣，經馮慰勉後，始於下午一時半左右退散。

天津地區的中學校以上學生，亦起而響應。二十二日上午，約有千餘名學生整隊前往省長公署，要求面謁省長，請其將不承認中日軍事協定之請願書，轉呈政府。

這些請願運動，雖沒有挽回軍事協定之簽字，却聲震全國，羣衆運動於以發端，意義頗爲重大。

留日學生首途歸國時，駐京津地區之日本各官憲，極爲重視情勢的演變，深恐歸國學生與國內各界聯合，實行排日，妨礙對華商業，尤懼學生與刻在天津開會中的商界聯合會採取一致行動，抵制日貨，因此，屢促中國當局注意其行動。

中國政府亦深恐歸國學生的行動過激，釀成巨變，致礙邦交，對於學生行動，採取剛柔兼施之法，一方面加以嘉勉，一面又授意警方加以干涉或監視。

五月二十日，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召見留日學生代表阮湘等，略稱此次軍事協定內容，與我國國權並無損害，絕非如外間報載之條件，諸君因不明個中真相，率輟學歸國，雖激於愛國熱忱，然求學時代之光陰，至爲寶貴，君等此回無補於事，空耗光陰，甚爲可惜等語，勸導學生早日回東就學。

新任留日學生監督江庸，與歸國學生亦有接觸，仍勸學生早日就學，至於受日警蹂躪之事，允應俟赴任後，決設法向日本政府交涉。

段祺瑞爲中日軍事協定交涉過程中的首腦人物。歸國學生代表於六月七日下午謁段，段向學生代表說：「外交無損主權，宣佈條約，各國無成例，我亦不能獨異。外債不足亡國，惟視其用途得當與否，雖再二十億何害」等語，其剛愎自用之狀，莫不使國人痛心疾首。段甚至用高壓手段，令教育部飭歸國學生，限於六月十日前，各回原校就讀，違即開除學籍。

入京學生，因其行動受到警察嚴密監視與干涉，活動甚難，雖經奔走呼號，卒無效果，乃於六月十七日，議決

離京，移支部於天津。六月二十八日，學生代表出京赴津，臨行時，發表書面聲明，表示一貫的態度稱：

「吾儕自五月十五日抵京，迄今已逾月，心雖諒乎都人，言不用於當局，救國目的，茫如捕風，內疚良心，外慙多士。所差堪自慰者，迭蒙報學各界，指導援助，足見人心不死，正義猶存，雖無補於目前，必有爲於異日耳。夫中日密約書，預作統監政治之地步，即實行所謂日支親善之基礎，故佔據滿蒙，重提第五項，恢復清室，設置統監，實爲其進行之步驟，吾儕屢爲當局及都人士痛言之矣。然哀懇政府，力竭聲嘶，既不獲阻密約之實行，又不能使秘密之暴露，唯冀藉未死之人心，張僅存之正義，以圖補救於萬一，而迭受讒言中傷，招當局疑忌，雖未受無束縛，而言動實未自由，今則警廳且以勒令出京見告矣。不得已乃移往津門（事務所在天津老西開平安里五十九號）務期聯合各界，警醒同胞，俾曉然知大難之將至。虜謀之日急，多盡一分力量，多得一分愛國份子，斯可多收一分救國效力。且京津相望，同聲相應，苟獲都人士之同情，自不乏受教機會。至吾儕宗旨，一致對外，不預內爭，區區此心，始終不渝，謠人之言，不足恤也。」

學生離京赴津後，即居住法租界，時法領事受中國當局之運動，不容其居住，乃於意大利租界設立救國團支部。他們在意、俄租界提倡國貨，販賣國產文具書籍等，並發起全國學生組織「學生愛國會」，但是警方防範甚嚴，進行非易，一部分學生（如曾琦等）在失望之餘，即棄北南下，赴上海專辦「救國日報」，貫徹其歸國初衷。上海爲全國交通中樞，商界學界薈萃之地，因此，自清末以還，凡因國際或國內事故而輟學歸國的留日學生，莫不以上海爲活動中心。此次歸國學生，於五月十二日，在上海法租界設立救國團本部，旋又發刊「救國日報」，極力宣佈宗旨，俾能貫徹其目的。

在上海，歸國學生除電話各省省長督軍及各界一致拒約外，尤重於連絡各校學生。他們在上海頻頻開會，商討一切進行事宜，發起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五月十九日，留日學生邀請各校學生代表開會，蒞會者計有二十八校之代表。二十八日，留日學生代表會決議，積極連絡各校一致行動，其第一步爲分派代表前往各校演講，隨即推舉閔肇魯、宋復、羅澄、龔瀚等二十一人負責進行。經各代表積極推行，滬上各校一致響應。繼京津地區以後，上海各校於七月二十七日，舉行學生愛國會籌備會。此日，北京學生代表易克疑、許德珩，天津學生代表譚志篤，亦前來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七六

上海參加。十月十日，全國學生組織「學生救國會」，次年一月起發刊「國民」雜誌，致力於反帝救國的宣傳。五四運動時，學生的團結力量震撼全國，歸國留日學生推動之功，實亦不可磨滅。

在上海的歸國學生，鑑於京津地區的學生受到取締，爲表示其堅決態度起見，特於六月八日，假復旦公學召開全體大會，入京代表劉滌歐在會中報告政府取締北京支部情形，羣情憤激，乃發表宣言書，誓以不散散組織，不中斷活動訴諸輿論，其宣言書大致如下：

甲、全體表決歸國同人，誓不再回日本就學，並將此案通過，以示吾人明確態度。

乙、拒約事項：

- ① 連絡紳商學各界，開聯合大會。
  - ② 籌備國民大會，開會後，即發布國民對外宣言書。
  - ③ 再電各省督軍省長、前敵將士、商會、教育會催促力電拒約。
  - ④ 通電各省商會，盡力提倡國貨。
  - ⑤ 駐滬各省留學生同鄉會，推選幹員分往各省組織救國團支部。
- 丙、維持團員現狀並促未歸國學生表明態度事項：

① 函由各省同鄉會，調查願在滬上補習者，造具名冊，送交本團事務所，以便彙轉江蘇省教育會，暫請趕辦補習學校。

② 由本團事務所及各省同鄉會各校校友會函催未歸國同人，並由本團事務所致函駐日各省經理員，請設法阻止投考東京一高諸人，即令考取，由本團宣佈誓不承認此種無廉恥之官費生。

③ 派員至日本促令未歸者，火速返國。

丁、籌辦大學及各專門學校事項：由本團招待部調查到滬各團員在東學校及科目、年級，造具劃一表冊，彙送江蘇省教育會，並分呈其他熱心倡辦大學各名流，爲將來籌辦大學統計人數之預備。

戊、本團將來之結束及永久存在機關：

① 中日密約一日不取消，則本團一日不消滅，本團未取消以前，本團團員不得擅自脫離。

② 籌捐款項，創設永久文事機關。

③ 聯絡上海中上各學校為基礎，籌備組織全國學生連合會，俟條約拒絕後，即以連合會名義，代替本團，為永久存在機關。

提倡國貨，亦為歸國學生主要排日運動之一。在滬留日學生，原擬公開提倡排斥日貨運動，五月三十一日，留日學生代表就拒約與排斥日貨事，晉謁上海護軍使盧永祥，盧認為排斥日貨，恐貽外交口實，如愛國，自當提倡國貨，因此乃決議陽為提倡國貨，暗寓抵制日貨之意，並積極推動此運動。上海「時報」，就留日學生此舉，發表評論，呼籲國人響應稱：

「提倡國貨，不自今日始，而收效卒鮮者，以無團結力故也。今學生諸君受非常之刺激，毅然以此自勵，或不致再踏五分鐘熱度之議，然挽救利權，乃人人所有事，國貨商家，亟宜力圖振作，以交相自勉者也。」他們還組織勞動部，憑其勞力所得，捐充公用。自勞動部成立以後，歸國學生均極為熱心從事，輪派人員到各百貨公司售賣日常用品，其賣報員之耐苦，尤為上海人士所稱道。勞動部之所以成立，無非是歸國學生鑑於世風日下，人人日漸耽於逸樂，欲挽回此弊而發，從其發表的聲明中，不難窺知其抱負。

「人心日惡，世風日墮，尙虛榮耽逸樂，為今日社會之通病，亦為國家前途之大障害也。政窳宦海，則趨之若鶩，勞役工作，則棄之如遺，妓宴笙歌，沉迷不返，呼紅擲綠，惟日孜孜，徧地皆游蕩之民，舉國無實業之望，懵懵昧昧，恬然罔覺，以斯民建斯國，而處斯競爭之世，欲人之不亡我，寧可得耶。同人痛外交之危迫，懼祖國之崩墜，輟學歸來，力謀挽救。幹部既立，需費孔多，增設勞動一部，共擔經費之役，如販賣國產物品，執役各機關，以勞役所獲，捐充公用，適以矯人心之惡弊，挽社會之頹風，庶使一般人民知勞役之不可賤視，而晏安酖毒之不可永懷也。」

在上海，歸國學生的行動，雖較入京津的學生自由，但是最後還是被社會各界所遺棄。其在國內，除促成全國學生組織聯合會外，沒有收到預期的具體結果。他們亦曾上書教育總長，揭發日人陰謀，申訴其所以犧牲可實可珍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二日

五七八

之學業，如金如玉之光陰，廢學歸國，無非感到亡國事大，求學事小，欲藉此挽回既死之人心，希望其主持清議，使已簽字之條約，不至蓋印發生效力，俾能安然就學。但是所得到的答覆，却是一紙限期返東就學的命令。教育部繼五月二十八日命滯京津留日學生尅期返東後，次日，又命歸滬及同本籍的留日學生，於六月中旬以前，回原校就讀，如再遷延觀望，將嚴行查察開除學籍。旋又通令全國各校主管職員，誥誡該校學生，勿爲留日學生所煽惑，或在外集會。

留日學生廢學歸國，在京津、上海兩地區從事於排日救國運動，其愛國熱誠，最初確曾引起各界人士之同情與響應，但是效果甚微。警方的取締，教育主管當局的驅逐，加上社會的冷遇，他們深感積極不能救國，消極不能辦學，各方呼籲無靈，進退失據，因之星散。

就學爲歸國學生最大的問題，當留日學生議決全體歸國之初，就有不少學生爲將來的學業問題感到爲難，曾琦曾以此事，致梁任公一函，勸其出而辦學校，以收容廢學歸國的學生。一九〇五年，因「取締規則」風潮輟學歸國的留日學生，曾於一九〇六年在上海創設「中國公學」，此次歸國的學生，亦計劃在上海財界的支援下，創辦一所大學，由於各界反應消極，辦學構想，終歸無成。但是一些熱心人士（如郭復初、孫伯蘭、戴季陶等），以歸國學生虛擲光陰，至爲可惜，主張在東肄業高等專門大學者，勸其轉學歐美，至於中等學校程度及在東補習功課者，則請江蘇省教育會函請全國各大學添設預科，高等專門學校或中等學校准予收容插班生或添設補習班，以資收容。但是，留在國內就學者仍爲極少數，暑假以後，歸國留日學生，或以父兄之勸戒，或以學業所關，陸續離滬，除少數轉赴歐美各國外，大多數仍然忍辱負重，重返日本。開往日本的各輪船，因搭載返日學生而告客滿，情形雖與五月初全體歸國時相似，但其心情却迥然不同。

歸國留日學生陸續離滬後，設在上海的救國團本部事務所，頓形冷落，但仍有少數學生，矢志不渝，作中流砥柱，寧願犧牲學業，服務社會，或任報務，或任講滿；如曾琦、王兆榮、溫晉城等繼續發刊「救國日報」，從事反帝救國的宣傳，張民權等組織幻燈演講會，到各校巡迴演講，啓迪國人愛國意識，以期貫徹返國初衷，但是似未引起廣大社會積極的反應而日趨沉寂以至消逝。然而這僅象徵着暴風雨前夕一時的沉寂而已，實質上，歸國的留日學

生，已替五四運動埋設了一股大力量，只待時日爆發而已。

## 五、結論

民國初年日本之侵華，或顧忌國際情勢，或因時機未熟，避免訴諸武力，假親善同盟之名，實行其侵略野心，冀使中國成爲其傀儡。而中國政府中對此政策應聲勾結者，皆爲腐朽官僚，最後仍然難逃全國同胞一致的反抗。

民國七年，段祺瑞內閣與日本訂立軍事協定，留日學生感於國家存亡，迫於眉睫，紛紛開會商討對策，遭受日警凌辱，乃有集體歸國之舉。又鑑於民國四年，因反對二十一條交涉而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終因一時的狂熱，一無所成，因此，當學生歸國之際，一致喊出勿再重演「五分鐘熱度」的口號，交相激勵。他們首先組織救國團，設本部於上海，作爲恒久的活動機關，活動的對象以學界爲主。

他們的活動，得到學界熱烈的響應，最初，亦得到社會各團體，尤其商界的的支持。商界曾表示，不惜以罷市罷工參加排日行列，最後，由於商界等退出行列，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旋即宣告解體。

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所以仍陷「五分鐘熱度」之覆轍，緣其運動本身，一開始就蘊藏着弱點。當時，留日學生面臨着國內南北對峙的現實問題，爲團結一致對外，其聲明中，一再標榜「不干預內政，一致對外」，限制了運動的推展。民國四年，留日學生因反對二十一條交涉而喊出的「一致對外」口號，却爲袁世凱促進其帝制運動所利用。此次又受到段祺瑞等腐朽官僚剛柔兼施之法，未收到預期的結果即歸於消逝。最後，留日學生在進退失據之餘，只好忍辱負重，重返日本。

歸國學生的排日運動，雖然受到挫折，但是些學生却矢志不渝，繼續留滬，致力於反帝救國的運動。國內的知識分子，經此次教訓，深深認識必須組織堅固的團體，始能發生力量，因此，大小團體，應運而生。此年六月間，由曾琦、陳愚生、張夢九、雷眉生（以上四人爲留日學生）、王光祈、周太玄等六人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十月間，全國學生召開「學生救國會」籌備大會，學生組織之全國化，於以發端。五四運動時，學界的力量所以震撼全國，並非偶然，此次歸國的留日學生促成之功，實不可磨滅。

註一：邵元沖：「總理護法實錄」，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二六。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三日

五八〇

註二：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二一——一二三。

註三：同註一。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六六——三六七。

註五：「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

註六：「傳記文學」，三十五卷一期，臺北，民國六十八年七月。

註七：黃福慶：「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上冊，頁一

一七——一三八。

### 十三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國務院請示處理俄國將東清鐵路一段私售予日之方法。

日使林權助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駐日本俄使已於去年十一月，將老少溝至長春之鐵路，簽約讓予日本。因事關主權，外交部乃於本日咨呈國務院，請示處理辦法。咨云：

「爲咨呈行事：准日本林公使來部面稱：

『俄蓋能斯基政府將東清鐵路由松花江左岸至寬城子一段，讓與日本，此合同於去年十一月間，業經訂妥簽字，惟因俄亂未靖，尚未發表。此係本國政府與俄政府所訂，未經實行以前，仍希秘密。俟俄政府確立後，即可實行。本國政府特通知貴國政府，知有此事』等語。

查日、俄讓渡鐵路一事，早有風聞，吉、黑兩省督軍前曾來電報告，經電詢駐俄公使查明聲復。旋准復稱：『俄廣義政府以此事係前政府所爲，現在不能承認』等語。茲日林使既來聲告，我政府應如何對待，相應抄錄問答，

咨呈貴院  
行貴部查照見復爲荷。此咨。」（註一）

「留日學生救國團」於天津設立支部，與上海之總部，南北呼應。（註二）  
北軍再佔寶慶。

湖南省之寶慶遭北軍攻占後，於本月八日由南軍奪回。北軍經過積極整頓，亟圖反攻，至本日，寶慶再落入北軍控制。（註三）

### 廣東中國銀行停止營業。

廣東中國銀行奉總行命令，於本日停止營業。（註四）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三六。

註二：秦賢次：「少年中國學會始末記」，「傳記文學」三十五卷一期，民國六十八年七月。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八。

十四日 北京政府海軍部將日本海軍委員所送之附屬文件及我海軍委員修正附屬文件，抄送外交部。

茲誌該二文件如次：

一、五月十三日中國海軍委員修正稿

#### 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附屬文件（註一）

本文件按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所有應行說明，並關於第五條附項所指先計劃及應預先施行者，

由中、日兩國海軍委員商定如左：

第一條 按照軍事協定第四條，計劃如左：

- 一、中國海軍在中國海疆，及其附近海面行動，並於必要時在其他海面，協同日本海軍行動。
- 二、日本海軍在中國海疆以外之東海、中國海、及其他海面行動，並於必要時在中國海疆附近海面，協同中國海軍行動。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四日

五八二

第二條 按照軍事協定第五條第一項所定職員，以公使館及駐在各處海軍武官，或其他海軍武官，由海軍

當局臨時派定者充之，其應行之職務如左：

一、通訊接洽。

二、報告所得敵國軍事行動。

三、傳達海軍當局對於軍事行動之意見，並解釋一切疑義，使彼此益加親善。

第三條 按照軍事協定第五條第三項，所有修造艦艇、兵器、機具等，應以兩國廠塢自有之能力為準。至

所需材料如五金料件之類，軍需品如材料、糧食之類，兩國均應以本國有餘者輔之。

第四條 按照軍事協定第五條第五項，交換水路圖誌一事，應俟一方之要求時行之。

軍事行動區域內，遇有應行補測之海灣，經雙方認為必要時，應由該地方所屬之海軍當局自行補測之。

第五條 按照軍事協定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所需工資、物價、及一切費用，應由兩國海軍各自按照時價結算付給。

第六條 本附屬文件由中、日兩國海軍委員協商決定，簽字蓋印。

二、日本海軍委員來稿

### 日支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附屬文件（註二）

本文件按照日、支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關於該協定之實施，茲定目下必要事項：

第一條 按照軍事協定第四條，協定如左：

一、日本海軍應在東海、支那海、及與該處相連可航水路，並其他海面行動。

一、支那海軍專在東海、支那海、及與該處相連可航水路行動，認為有必要之時，在其他海面與

日本海軍協同行動。

第二條 軍事協定第五條第一項所定職員，目下以公使館海軍武官，及駐在各處海軍武官充之，其他應於

必要隨時協定派遣。

第三條 按照軍事協定第五條第五項，交換水路圖誌一事，俟他方要求行之。

若有補測行動區域內港灣之必要，經雙方之協定行之。

第四條 日、支兩國海軍爲圖共同作戰之圓滑，以副軍事協定第一條宗旨起見，和衷協同之相幫助，以期用兵計劃及練成將卒，周妥無遺。

第五條 本附屬文件由日、支兩國海軍代表者協議決定，茲行簽字蓋印。

日本大正七年五月 日

支那民國七年五月 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駐日公使章宗祥，告知中東鐵路有關美籍工程師受僱情形。

上月四日，章宗祥因日本詢問中東鐵路權用甚多美人乙事，轉請政府查明。北京政府外交部乃電詢中東路督辦郭宗熙。郭於上月三十日將所查情形復咨外交部。本日，外交部將情函轉章宗祥，函云：

「前聘美國工程師，係克連司基政府時代，爲改良路政起見所聘訂，人數三百。其首領係司梯文斯，曾到俄京與交通部接洽，正多數黨起事之際，同交通部次長烏斯特魯果夫來哈，而各工程師其時已抵日本。嗣因俄亂未平，遂一半返美，一半來哈。直至兩星期前，該首領始與霍總辦商定，派往東西南三路參觀，並條陳美國鐵路方法，以期採用。現在所派僅四十人，純盡義務，並不支薪。其餘百十人，現仍駐哈，將來或輪班分派。」（註三）

歸滬留日學術研究會通電全國各機關團體，請嚴拒與日簽訂密約。

歸滬留日學術研究會，爲中日軍事協定事，本日致電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廣東非常國會、各省長督軍、教育會、商會學校團體、報館等，請嚴拒日本所提嚴苛條件，以保國權。電文云：

「（銜略）……日人乘我內爭，提以苛烈條件，實施侵吞，禍迫眉睫，懇速嚴重拒絕，以保國權。歸滬留日學術研究會。叩。寒。」（註四）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四日

五八四

兩湖宣撫使曹錕、湖北督軍王占元聯電北京政府，請任命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兼岳州警備司令。（註五）

上海廣肇公所與寧波、紹興同鄉會及各省旅滬學生函駐華日使林權助，請告日政府勿對華行侵略政策，以免影響兩國親善邦誼。

上海廣肇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紹興旅滬同鄉會因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到滬，乃於本日致函上海總商會，請代達林權助，告以全國商民切盼東亞和平，請其轉告日本政府，「勿以親善之美名，行侵略之政策，利用外債，貽禍吾民」。函曰：

「自中日締約問題發生以來，各報紛傳，條件嚴酷。果如所聞，我政府自取滅亡，我商民何所託命？數句以來，奔走呼號，惶惑萬狀，迭經貴總會暨各幫各團體，公電中央力爭，蓋存亡關係，人人有切膚之痛也。竊念我國與日本，同種同文，睦誼素敦，商情尤洽，日本強國，爲世界所公認；我國地大物博，苟得保境息民，亦足自立。同在亞洲極東，必兩國攜手，庶足維持亞東和平，況中日商民，以交易商貨，爲莫大之利益。近年以來，日貨頗爲華商所歡迎，倘因嚴酷條件，致生惡感，歐美各國，環伺兩國之間，亦復何利之有？商民等，極願傳聞尙非事實，俾邦交日益敦睦，商務日益興旺。近見報登日本無出兵西伯利亞之必要，則我國自無軍事上共同之必要，亦當然無訂立條約之必要。然締約不必有其事，而商民等，愛國同情，不能無是慮。且聞政府續向日本借款購械，以供國內戰爭之用。查我國年來內鬩劇烈，湘粵川鄂，迭遭慘禍，商民困苦，百貨停滯，經旅滬各公團，疊電政府，懇請息兵講解，設再借款購械，禍無底止。我國固受害無窮，一般商民，能無怨及鄰國，於邦交商務，亦有關係。茲聞林公使抵滬，合特表示各公團共同意思，務希代達林公使，須知民意所在，求永保亞東和平，轉告其國政府，勿以親善之美名，行侵略之政策，利用外債，貽禍吾民。無任激切叩禱之至。」（註六）

同日，各省旅滬學生二百二十五人，聯名致書日使林權助，請其轉告日本政府，萬勿與北京政府密

訂條約，對華實行侵略，以免影響中日關係。書云：

「前由中外各報，揭載中日共同出兵條件，瀏覽之餘，羣情惶駭。近年貴國朝野，盛倡中日親善之說，敝國甚表同情。方期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提携，以謀真正親善，不料證諸事實，適得其反。此項條件之內容，是否與各報所紀相同，雖不可知，但果不損及我國主權及利益，何極端秘密，使我國人民，不得與聞。果為共同禦敵之計畫，何我國要求修正條文，限制時期及效力，而貴國軍事委員，堅持不允？總之民國憲法未頒布以前，民國約法，與憲法有同一之效力，而締結條約，須得國會同意，已明自規定於約法。未得國會同意，而逕行締結條約，無論何時與何人執政，皆非我國人民所樂聞。去年我國因約法問題，發生內爭，國會不能行使職權，貴國政府，不諒此意，借械借款，屢有所聞，我國人民，已深滋疑慮。惟慎重忍耐，為我國人民之特性，苟非萬不得已之時，雖積憤在胸，不肯輕於表示。此次條件，喧傳我國，商會聯合會一面公舉代表，赴京質問，一面疊電要求宣布內容；留學貴國之學生，有全體回國之消息，皆所以愛真正之親善，不願一方有乘機攘利之行動，致兩國親善前途，相距日遠。貴公使輜軒所至，當略悉我國人民之公意。有一種雜誌日報，對於北京政府之秘密磋商條件，而不加以抨擊乎？然我國民慷慨激昂之情，所表現於報章者，猶未及什百之一也。凡少數執政簽字之條約，而未得依法組織之國會同意，我四萬萬國民，誓不承認。假定此次條約，成為事實，近則引起兩國之惡感，遠則影響世界之和平，結果如何，固不可逆料，而雙方均蒙其害，則兩國明達人士所共知也。貴公使高瞻遠矚，懸崖勒馬，補救非晚。尚乞轉達貴國政府，停止進行，以增進兩國真正親善，不惟敝國之幸，東亞和平，在此一舉，用慮所□，藉作忠告。」（註七）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四〇——一四一。

註二：同註一，頁一四一——一四二。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三七。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

註五：「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

註六：同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五日

五八六

註七：同註五。

## 十五日 伍廷芳、陸榮廷等電請馮國璋組織和平會議，並勿與日本簽約。

本日，西南各省護法人士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劉顯世、譚浩明、熊克武、程潛、李烈鈞、李根源、陳炯明、莫榮新等，因聞段祺瑞與日本訂立軍事秘約，乃聯電馮國璋，請組織和平會議，商議解決南北之爭，並請重國家主權，勿與日本簽約。電文云：

「聞段祺瑞與其左右二三武人，有與日本訂立密約之說，中外喧騰，舉國驚駭，奔走呼號，一致反對。廷芳等經於感日電請鈞座，如有其事，應請嚴行拒絕，如確無之，則請明白宣布，以祛羣疑。區區息事禦侮之苦衷，諒邀洞鑒。竊以西南義旅，志在護法，但求裨益於國，斷非意氣之爭。今段祺瑞及其私人，因壞法而用兵，因用兵而借款購械，因借款購械而有亡國條約，務求逞於國內，寧屈伏於外人，無論雙方勝負若荷，而國家主權，已陷於外人掌握之中，叱咤鞭笞，惟命是聽，奴隸牛馬，萬劫不復。雖賣國之罪，責有攸歸，而覆巢之下，寧冀完卵，國且將亡，法於何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與中央約，中央果開誠布公，聲明不簽亡國之約，而對於南北爭持之法律、政治諸問題，組織和平會議，解決一切，則我即當停戰息兵，聽我國人最後之裁判。倘忠言不納，務逞其窮兵黷武之心，而甘以國家為孤注，則我國民寧與偕亡，斷不忍為人魚肉也。迫切陳詞，佇候明教。」（註一）

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後，仍欲貫徹其武力政策，於是各種對外借款相繼而興，而大率由日本駐華代理人西原龜三經手辦理，即世所謂「西原借款」。其中最重要者為兩次軍械借款，電報借款，吉會鐵路借款墊款，黑吉金鑛森林借款，滿蒙四鐵路借款墊款，順濟、徐高二鐵路借墊款及參戰借款，其總數達日金一億五千二百萬元。以上借款成立於去年十一月與本年九月之間，借款之外，並與日本成立軍事協定。於是輿論大譁。本月十二日，留日學生罷學歸國，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力阻中日共同出兵交涉。因聞是項協定謂為防德俄之東侵，日本軍隊可進駐吉黑及外蒙。至是伍、唐、陸等人，乃相繼聯電請勿

簽約，組織和平會議。

西南之聯電，實爲梁士詒暗中策動，而段祺瑞、徐樹錚並不知情（註二）。本月，梁士詒南下，至香港，與西南商洽統一事。早在本年三月間，梁士詒以北方之敦促而北上，既至京，知馮、段之爭方烈，感調處之難，遂南下至港。然默察南北兩方內容皆極其複雜，乃先派人晤陸榮廷，徵其意見，並希望其先行取消自主。陸復電云：

「兩廣自主，本以護法宣言，現在目的未達，一旦取消，必爲人所詬誶，倘有好事者再藉護法之名稱兵反抗，廷等何以自處？公之苦心，固爲廷等所共諒，但默察大局，似非於法律上有解決方法，礙難轉圜。廷等意見，以爲舊國會及現內閣均不成問題，倘能按照舊約法，選舉新國會，則一切糾紛，自然解決，中央如能允從鄙見，即廣西一省，尅日可取消自主，公熱心宏願，望以廣長舌妥說北方！不獨西南之幸，抑亦中國之幸也。」（註三）

梁士詒據陸意見，乃自充調人，電知北方。惟是時，北方新國會正在熱烈進行中，梁又撤開條件，提議雙方組織和平會議。陸氏商之西南各省，均皆容納，故有本日聯電之結果。（註四）

### 滇督唐繼堯通電西南各省，對南北和議提出兩項意見。

岑春煊曾通電建議以取消中日新約爲南北停戰議和之條件，滇督唐繼堯接電後，特於本日通電西南各省，提出兩項意見，請各省商榷。電文云：

「萬急，南甯陸巡閱使、廣州伍總代表、海軍林總長、莫督軍並轉上海岑西林先生、韶州李總指揮、李督辦貴陽劉督軍、成都熊督軍、永州譚聯軍總司令，並飛轉程總司令鑒：西林先生□電辦法，深合機宜，果能因此而遏北京之亡國條約，固可以達吾輩救國之苦衷。至段□一意孤行，亦可以喚起輿論而共討此賣國賊。惟鄙意有應行商榷者兩端：（一）善後會議解決法律政治諸問題係極爲重要，若由於北京集合，則可任意操縱，且海內名流，亦苦無標準，恐蹈約法會議之覆轍。擬酌改爲果中央不簽亡國之約，允由各省分派代表到滬，並邀集海內名流，迅開善後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五日

五八八

會議。(二)西南此舉，純爲救國，並非屈服於段氏。段氏不去，則法律、政治必無完滿解決之期。將來西南各省對於法律政治各問題所爭之點，當以何者爲限度，此雖宜俟諸善後會議，然此時不能不先討論，庶各省可得同一之步驟，而不至自潰藩籬。以上兩端，敬乞公鑒，並希由陸公簽名通電發表爲禱。繼堯關印。」(註五)

### 中華留日學生通電籲請全國拒絕政府與日本締訂秘約。

我國留日學生因反對北京政府與日本締結中日軍事協定，罷學歸國，本日，通電全國，請誓死反對該賣國秘密。電文曰：

「北京中華新報館轉各省督軍、省議會、教育會、商務總會、各團體、各報館公鑒：日本藉口出兵問題，迫我當局，陰結酷烈條件，生死存亡，繫於一髮，乞極力主持公論，誓死拒絕。留日學生全體叩。」(註六)

### 北京政府令知川、粵兩省；所截留之鹽稅，須於時局解決後，如數解繳。

川、粵兩省之鹽稅，因皆由各該省留用，北京政府乃於本日令知，所截留之稅款，須於時局解決後，如數解繳。令文曰：

「據兼署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曹汝霖呈：迭據四川、廣東鹽務稽覈分所電陳，川粵鹽稅，悉被各該省扣留提用，迭經抗議無效，請飭整理等語。查鹽稅關係債約，至爲重要，數年以來，各處無不按期解繳，乃川粵兩省，竟將各該處鹽稅，強迫截留，殊屬非是。所有截留之款，無論何項軍隊動用，一俟時局解決，均須勒令如數繳還，不得稍有短欠。着卽通令鹽運使及稽覈分所，勉負責任，毋稍諉卸。其各該地軍民長官，亦當恪守範圍，共維國信。此令。」(註七)

我國鹽稅夙爲歲入大宗，民國六年以還，南北分裂，釁端時啓，粵中之鹽稅，既就地收用，遂開各省截留鹽稅之先例，繼其後者爲四川，以中立名義，擁鹽稅爲己有，自是以往，而廣西而雲南而貴州而湖南，以及西北之陝甘，東北之奉吉黑，無不皆然。蓋北京政府與各省政見稍有分歧，輒截留鹽稅以圖



自利，而各省軍閥亦視鹽稅爲重要財源，更使截留風氣熾盛。（註八）

## 北京政府令海軍部組織軍法會會審江寬輪撞沉案。

上月，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南下犒師，於廿五日乘楚材輪，在漢口下游，與招商局江寬輪相撞，江寬輪沉沒，溺斃四百人。本日，北京政府令海軍部組織軍法會會審該案，令文云：

「國務總理段祺瑞呈，此次勞師南下，於四月廿五日由漢口啓行，隨從人員乘坐楚材兵輪，與江寬商輪相撞，楚材受傷，江寬立沈，溺斃多命，所有肇事失慎原因，亟應徹查究辦。現楚材管帶及領港等，已由湖北督軍王占元先行看管，請令海軍部按照海軍審判條例，秉公審理等語，着由海軍部組織軍法會審，傳集人證，研訊明確，按律擬辦。此令。」（註九）

## 北京政府外交部擬就有關中日共同防敵換文與協定之时效文稿，送請國務院轉交有關人員互換。

北京政府外交部因中日共同防敵換文之有效時期，並未明文聲敘。爲恐日後共同防敵之目的消滅，而日本仍藉口換文繼續有效，徒生枝節，乃於本日擬就互換文稿一件，聲明：將來軍事協定失其效力時，中日兩政府在東京互換之公文，應同時失其效力。茲誌外交部致國務院函及互換文稿如下：

「總理鈞鑒：關於中、日共同防敵一事，所有軍事協定條文，經雙方派員迭次商酌，大致業經就緒，不日簽字。惟此項軍事協定，係根據中、日兩政府三月二十五日在東京之互換文件，對於該項文件，日外部與駐日章公使曾以正式公函，雙方聲明該互換公文之有效期間，應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此次軍事協定條款，雖經訂明以中、日對德、奧戰爭狀態終了爲止，而對於換文應以何時爲有效期間，並未聲敘。本部再四思維，此節關係重大，若不切實聲明，深恐將來共同防敵之目的消滅，而日本方面或因他項問題，藉口換文仍繼續有效，彼時又致發生枝節。卽就實際言之，換文之有效期間，既由軍事當局商定之，聲明此次雙方協定。（疑有脫文）若將此節脫略，手續上究欠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五日

五九〇

完備，自應以雙方備函聲明爲妥。茲擬就互換公文稿一紙，送請核閱，即請轉交軍事委員長，與日委員互換爲荷。敬請鈞安。

附件：擬軍事委員長與日委員互換文件稿

敬啓者：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業經本日簽字。查此項軍事協定，係根據中、日兩政府三月二十五日在東京之互換文件。對於該項文件，雙方曾經以公函正式聲明，本公文之有效期間，應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茲特聲明，將來此項軍事協定失其效力時，兩政府在東京互換之公文，應同時失其效力。用特函達，即請查照見復爲荷。」（註一〇）

## 北京政府海軍部函知外交部，派沈壽堃為中日共同防敵協商海軍委員長。

本日，北京政府海軍部密函外交部，中日共同防敵事，我國海軍委員，因應設置委員長一名，已密呈大總統，准派沈壽堃爲委員長，另派吳振南、陳恩燾、吳光宗爲委員。（註一一）

註一：「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九。

註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六八——三六九。

註三：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册，頁四一五。

註四：同註三。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日。

註六：同註五，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

註七：「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第八三〇號，頁三四一。

註八：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續篇」，第二篇，頁一八六——一八七。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四四。

註一：同註一〇，頁一四三。

## 十六日 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立「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中日兩國共同防敵軍事交涉，前經兩國政府各派委員，在北京組織委員會，協議條件。北京政府所派人員爲委員長上將銜靳雲鵬，委員陸軍中將曲同豐，司長丁錦、海軍中將沈壽堃、陸軍少將田書年、陸軍少將劉嗣榮、陸軍少將江壽祺、陸軍少將童煥文、奉天督軍代表秦華、吉林督軍代表陳鴻逵、黑龍江督軍代表張濟元、海軍少將吳振南、海軍少將陳恩燾、外交部參事劉崇傑等。日本政府所派人員爲委員長陸軍少將齋藤、委員陸軍少將宇恒、海軍少將增田、海軍大佐伊集院、海軍大佐樺山、陸軍中佐本莊、陸軍少佐川時、陸軍大尉山田等。其關於陸軍部分之軍事交涉，業經雙方議定，本日，通過國務會議，交參戰督辦處簽字。（註一）

茲誌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全文如次：

### 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註二）

基於中、日兩國政府協商之結果，依舉兩國政府交換之文件，（參照附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號）經兩國軍事當局互派委員，協定事項如左：

第一條 中、日兩國陸軍，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起見，取共同防敵之行動。

第二條 關於協同軍事行動，彼此兩國所取之地位與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條 中、日兩國當局，屆基於本協定開始行動之時，對於各自本國軍隊及官民，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當命令或訓告，使彼此推誠親善，同心協力，以期達成共同防敵之目的。

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對於該區域內之日本軍隊，須盡力協助，使不生軍事上之窒礙。日本軍隊須尊重中國主權及地方習慣，使人民不感受不便。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六日

五九一

第四條 爲共同防敵，在中國境內之日本軍隊，俟戰事終了時，即由中國境內一律撤退。

第五條 中國境外派遣軍隊時，若有必要，兩國協商派遣之。

第六條 作戰區域及作戰上之任務，適應予共同防敵之目的，由兩國軍事當局，量各自本國之兵力，另協定之。

第七條 中、日兩國軍事當局，在協同作戰期間，爲圖協同動作之便利起見，應行左記事項：

一、關於直接作戰上軍事機關，彼此互相派遣職員，充當往來聯絡之任。

二、爲圖謀軍事運動及輸運補充敏捷確實起見，陸、海運輸、通信諸事宜，須彼此共謀利便。

三、關於作戰上必要之建設，例如行軍鐵路、電信、電話等項，應如何設備，由兩國總司令官臨時協定之。俟戰事終了，凡臨時之建設工程，均撤廢之。

四、關於共同防敵所需之兵器及軍需品並其原料，兩國應互相供給，其數量以不害各自本國所需要之範圍爲限。

五、在作戰區域之內，關於軍事衛生事項，應互相輔助，使無遺憾。

六、關於直接作戰上之軍事技術人員，如有互助輔助之必要時，經一方之請求，應由他方輔助之，以供任使。

七、軍事行動區域之內，設置諜報機關，並互相交換軍事所要之地圖及情報。關於諜報機關之通信聯絡，彼此互相輔助，圖其便利。

八、協定共用之軍事暗號。

本條所列各項，其須預先計劃及應預先施行者，在作戰未實行之前，另協定之。

第八條 爲軍事輸送，使用東清鐵路之時，關於該鐵路之指揮、保護、管理等，應尊重原來之條約，其輸送方法臨時協定之。

第九條 本協定實行上所要詳細事項，由中、日兩國軍事當局指定各當事者協定之。

第十條 本協定及附屬本協定之詳細事項，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照軍事之秘密事項辦理。

第十一條 本協定由中、日兩國陸軍代表者簽名蓋印，經各自本國政府之承認時，發生效力。其作戰行動，俟適當之時機，經兩國最高統率部商定開始之。

本協定及基於本協定所發生之各種細則，俟中、日兩國對於德、奧敵國戰爭狀態終了時，即失其效力。

第十二條 本協定以漢文及日本文各繕二份，彼此對照簽名蓋印，各保有一分爲證據。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 於北京  
大正七年五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陸軍軍事協商委員

委員長

果威將軍靳雲鵬印

委員

陸軍中將童煥文印

委員

陸軍中將曲同豐印

委員

陸軍少將田書年印

委員

陸軍少將劉嗣榮印

委員

陸軍少將江壽祺印

委員

陸軍少將丁 錦印

委員

督辦參戰處參議劉崇傑印

委員

陸軍少將張濟元印

委員

陸軍步兵上校陳鴻遠印

委員

陸軍步兵上校秦 華印

日本帝國陸軍軍事協約委員

委員長

陸軍少將齋藤季治郎印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六日

五九三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六日

五二九四

委員

陸軍少將宇垣一成印

委員

陸軍步兵中佐本庄繁印

委員

陸軍砲兵少佐川崎吉五郎印

委員

陸軍砲兵大尉山田健三印

另有附錄四件，詳三月廿五日換文內容。

江蘇教育會致電北京政府，請速取消中日協定，以平衆怒。

電文云：

「國務院、外交部、教育部鈞鑒：留日學生因日約紛紛回國，前電所慮親善之障已見。現日止出兵，已失立約根據，懇速宣布取消，以平衆怒，並使愛國青年不致憂憤廢學，全國幸甚，學界幸甚。江蘇省教育會。諫（十六日）。」（註三）

漢陽兵工廠議定分配北軍前敵軍火確數。

漢陽兵工廠製造廠廠長劉慶恩奉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電召，赴京商議分配北軍前敵軍火數目，業經議定，劉於本日返漢。該廠供給北軍第一、第二路及吳光新部軍火數目如下：

一、第一路每月供給各式炮彈十萬發，快鎗子彈八十萬發。

二、第二路每月供給各式炮彈六萬發，快鎗子彈三十萬發。

三、吳軍每月供給各式炮彈六萬發，快鎗子彈五十萬發。（註四）

俄使庫達攝福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駐日俄使已簽約將老少溝至長春段鐵路售與日本。

日俄讓渡鐵路乙事，本年初已有風聞。本月十三日，日使林權助告知北京政府外交部，日俄已簽約

，日本購得老少溝至長春段鐵路。本日，俄使庫達攝福又告知北京政府外交部稱：

「本國駐日本大使已與日本政府簽定契約，將長春至松花江約長八十基羅邁當之鐵路讓於日本，特來通知。」

(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十五卷六號，頁二〇九。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六五——一六六。

註三：同註二，頁一四五。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十八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頁一三八。

## 十七日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禁止與敵通商條例」。

北京政府本日以敕令第二十一號，公布「禁止與敵通商條例」計六條，茲誌其全文如下：

### 禁止與敵通商條例（註一）

第一條 凡中華民國人民及在中國領域內之其他人民，除主管部處別有規定外，對於左列之國或人，概行禁止

通商：

一、敵國。

二、敵國人及敵國法人。

三、敵國之同盟國。

四、在敵國或其同盟國之占領地居住之人或法人。

五、商店公司之全部或一部，由敵人管理，或其他事務隸屬於敵人勢力之下，曾經主管官廳揭示者。

前項規定，其假手於中間人之通商，亦適用之。

第二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得依主管部處之指定，特別監察之。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七日

五九五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七日

五九六

第三條 違反本條例之規定，或有預備違反之行爲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千圓以下罰金，由法院審判。

第四條 通商之原因，發生於本條例施行前者，應自本條例公布一月內，呈報主管部處，經主管部處許可者，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第五條 關於本條例之施行細則，由各該主管部處定之。

第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北京政府令派江庸為留學日本之學生監督。（註二）

北京政府教育部電令駐日公使章宗祥，請訓諭留日學生勿輕舉妄動。

北京政府教育部因留日學生爲中日軍事協定事，引起罷學回國之風潮，特於本日致電駐日公使章宗祥，請其對學生懇切訓諭，以釋羣疑。該電略云：

「留日學生之行動，出於愛國之至誠，原不可謂之非是。惟此次之交涉，係專屬於軍事作戰，如外間所傳有喪失主權之密約等等風說，絕無其事。該生等以愛國之至誠，作此捕風捉影之舉，或者不無誤會之處，亟宜懇切訓諭，使勿輕舉妄動爲要。……」（註三）

旅滬留日學生致電北京政府教育部，申明其反對中日密約出於愛國義憤，並非暴烈份子。

本日，旅滬留日學生因報載駐日公使章宗祥密電北京政府，指稱該留學生等爲暴亂份子，留日學生因於本日致電北京政府教育部，申明其反對中日密約，純係出於愛國至性，並非受黨人煽惑之暴烈份子。電文云：

「北京教育部鈞鑒：生等此次全體歸國，純出愛國至性，義憤所驅，不忍坐視。除反對苛刻條件外，不知有其他。據報載章使密電指生等爲暴烈分子，受黨人煽惑，平白□誣，意圖陷害，應懇大部澈底查究，以明是非。旅滬留

日學生全體叩。」（註四）

全國商會聯合會再電政府，誓不承認中、日新約。

電文云：

「國務總理、外交總長鑒：報載中、日新約，業已簽字，羣情惶懼萬分。如果屬實，全國商人誓不承認。臨電涕泣，屏營待命。全國商會聯合會。篠。」（註五）

援閩粵軍陳炯明部占領武平及永定之蘆下壩。

閩督李厚基在段祺瑞的督促下，曾聯合浙軍進窺潮梅，於是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下令粵軍反攻，於本日攻占武平及永定屬之蘆下壩。（註六）

北京外交部向俄使庫達攝福提節略，抗議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在鐵路界內組織類似政府之機關。

俄國所派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與統帶，於上月在哈爾濱組織救國會，類似政府機關，北京政府外交部因於本日發送節略乙份致俄使庫達攝福，表示抗議。節略云：

「准吉林督軍電稱：

『霍爾瓦特與普利士諾夫在哈爾濱警察第四區界內舊鐵路俱樂部組織救國會，又名遠東義勇團，其旗爲黑色三道，黃色二道，其內部分爲軍事、外交、籌餉、民事四處，霍總理一切，普爲防禦總司令』等語。

查霍爾瓦特中將前擬在中東鐵路一帶頒發布告，本部以中東鐵路治安應由中國維持，霍氏不能在中國境內行使其統治之權，礙難承認，曾於五月一日派員面達在案。

茲據吉省來電，霍氏擬於鐵路界內組織機關，分理軍事、外交、籌餉、民事各事宜，雖無組織政府之名，而實際上含有行使統治權之性質。按光緒二十二年東省中俄合辦鐵路公司合同第五款載明，凡該鐵路及鐵路所用之人，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七日

五九七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七日

五九八

皆由中國政府設法保護。又載，所有鐵路地段命盜詞訟等事，由地方官照約辦理。霍爾瓦特之地位，既因中東鐵路而發生，則一切舉動自不能軼出前項鐵路合同範圍之外，且此項類似政府之機關，在中國境內從事組織，風聲所播，既足駭人觀聽，而尤恐因此惹起事端，危及中國邊境，與維持治安之旨不符。相應達請貴公使查照，即希轉電霍爾瓦特中將，一切遵照合同辦理，毋得再有前項軼出範圍之舉動，至綏睦誼，並希見復爲荷。」（註七）

## 法使柏卜會晤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詢問中日軍事協定事。

本日，法使柏卜爲中日議定軍事協定事，會晤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陸告以中日條約大綱，近日內可公開宣布。茲誌二人問答如下：

「柏使云：貴國與日本協同軍事問題，輿論頗爲激昂，聞有宣布大綱，以安人心之意，固屬正辦，現已議至如何程度。」

總長云：留東學生紛紛返國，不無誤會，亟應妥籌方法，以息浮言。日本政府以爲軍事關係，應守秘密，惟本國政府以爲協議定後，原應通知地方各官，且爲除却國民誤解起見，不得不將大綱明白宣布，以平衆議，大約兩三日後當可定議。現正磋商者，祇有二端：一、日本方面提出意見，此約效力至歐戰終了，協同目的達到而止。本國政府病其詞意含混，欲易爲此約效力至中、日與德奧之戰事終了而止。其二、日本方面提出之敵人字樣欲易德、奧人字樣，以期明了。此兩端諒易商妥。

柏使云：他日報紙登載，恐不詳盡，大綱宣布後，擬請朱秘書告知情形，以便報告政府，至以爲盼。

總長云：可。彼此同爲協商關係，自毋庸隱，諒日本政府當亦通知貴國也。」（註八）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十八日，第八三二號，頁三九二——三九三。

註二：同註一，頁三九一。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十八日。

註四：同註三，民國七年五月十七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四六。

註六：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二。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一九八。

註八：同註五，頁一四五——一四六。

## 十八日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修正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案。

本月四日，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改設七政務總裁制。本日，國會非常會議復通過「修正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案，改元帥制爲合議制，設七總裁，主席總裁由政務會議推定。國會非常會議並通電全國，宣布修正之旨趣。茲誌「修正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與通電全文如下：

### 一、修正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 七年五月十八日議決並宣布（註一）

中華民國國會非常會議，爲保持護法之統一與發展，特修正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並宣布之：

第一條 中華民國軍政府以護法各省各軍之聯合爲基礎，於國會大總統之職權不能行使期內，依本大綱之規定，行使中華民國之行政權。

### 第二條 軍政府職權如左：

- 一、關於和戰事件。
- 二、辦理共同外交，訂立契約。
- 三、監督共同財政，辦理內外公債之募集。
- 四、裁決省與省之爭議事件。
- 五、關於承認護法省區軍隊之加入事件。
- 六、關於統籌軍備及計畫作戰事件。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八日

六〇〇

但關於人民有負擔之契約，內外公債之募集，及和平條約之提出，須經國會非常會議之同意或追認。

第三條 軍政府以由國會非常會議所選出之政務總裁七人組織政務會議，行使其職權。

政務會議以政務總裁一人爲主席，由政務會議推定之。

護法各省及經政務會議承認之護法各軍，得各派出代表一人，關於第二條所載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各款，得參預政務會議。

第四條 軍政府設立右列之各部，直隸政務會議：

外交部

內政部

財政部

參謀部

陸軍部

海軍部

交通部

司法部

第五條 各部事宜，除由政務總裁兼管者外，得各設部長一人。

第六條 部長由政務會議特任之。

政務總裁有事故時，得委託部長一人代理。

第七條 政務總裁得兼其他職務。

第八條 凡關於政務之文書，由政務總裁連署公布之。

第九條 政務會議內部附屬機關之組織，另以條例定之。

第十條 護法各省自立政府之職權，一仍其舊。但現隸北京政府之機關，各省不能直接管轄者，軍政府得收回

之。

第十一條 本大綱自宣布之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大綱自國會大總統能行使其職權時廢止。

## 二、國會非常會議通告全國宣布修正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之旨趣電 七年五月十八日（註二）

「萬急。廣州孫中山先生、莫督軍、李省長、海軍林總司令、伍秩庸胡展堂兩先生、韶州李聯軍總司令、李總司令、汕頭陳總司令、潮州方總指揮、武鳴陸巡閱使、南寧陳聯軍總司令、畢節唐聯軍總司令、重慶章太炎先生、成都熊督軍、楊省長、貴州劉督軍、祁陽譚聯軍總司令、程總司令、秭歸黎總司令、上海岑西林、孫伯蘭、汪精衛、柏烈武、王儒堂諸先生。並轉王幼山先生、兩院同人、天津黎大總統、北京馮代總統、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總商會、教育會、各報館均鑒：白國會解散，復辟變起，段氏繼之，變本加厲，設立偽臨時參議院，以遂其攘竊政柄顛覆國會之陰謀，專制政治，乃隨武力統治而復活。此民國成立以來所未曾有之大政變也。兩院同人，相率再來，集於廣州，依先進各國國民會議之先例，於是有非常會議之組織，以護法討逆，號召全國。不幸而後先響應者，僅有海軍及今日護法之各省各軍，長江下游及其以北，依然蟄伏於段氏武力統治之下，或則心懷義憤，抑而未伸，或則悔禍稍遲，受其指揮，此則護法戰爭之所由起。而同人等爲國家計，爲對外計，所引爲大不幸之事實也。然而段氏以十餘省之衆，輔之以歷次賣國求逞，得外交上餉械之援助，當我護法各省有限之力，卒之喪師失地，屢遭敗挫者，匪特民意之不可侮，公理之不可滅有以致之，即我義師將領之堅苦卓絕，與夫護法各省之一心一德，亦由是昭然共白於天下；斯又同人等所引爲不幸中之大幸也。曩者軍政府成立伊始，祇以事屬首創，未臻完備，遂使唐陸兩公謙讓未遑，西林一老，置身局外，伍唐程林胡諸總長，袖手於廣州，幸賴孫公中山一人，仔肩危局，撐持至今，斯豈諸公護法之志彼此異志歟？抑亦立法未善之所致也？同人等返躬內省，鑒於時局上之要求，而共認軍政府改組之不可緩久矣。今則修正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業於本日議決公布，自時厥後，同人等最終希望，惟在海軍及各省同志，戮力一致，擁護新政府之成立及發展，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繼續現軍政府未竟之功，回復約法之效力，維持國會之尊嚴，建設統一之基礎，促進憲法之成立，同人謹拭目望之。敬佈腹心，佇候明教。國會非常會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八日

六〇二

議同叩。巧。」

### 伍廷芳、林葆懌、莫榮新、吳景濂通電解釋改組軍政府之原因。

孫中山先生辭去軍政府大元帥職務後，本日，伍廷芳、林葆懌、莫榮新、吳景濂聯名通電，解釋改組軍政府之原因，係由於西南各省無一「名實相符」的統一機關，因此國會議員提出議案，唐繼堯、陸榮廷、譚浩明、劉顯世、程潛及各省各軍來電，力促進行。此一電報業已顯示西南各省軍閥勾結非常國會排拒孫中山先生的政治陰謀。（註三）

天津全國商會聯合會通電，堅請政府勿簽中日軍事協定，並推代表向北京政府請願。

電文云：

「大總統、國務院總理、外交總長、農商總長鈞鑒：條計呈。中、日之條件，商民如此呼籲，參戰委員會竟悍然不顧，秘密簽字，何厚於東鄰而必欲將國家斷送。商民一息尚存，誓不承認。乞大總統哀此五千年文明古國，拒絕蓋印，一面宣布條文，徵求國民同意。一線國脈，懸於大總統之手，我國民不願爲奴，惟大總統憐之。全國商會聯合會二十四省區代表公叩。巧。印。」（註四）

全國商會聯合會復通電全國，請迅速共籌挽救之方，電文云：

「上海各報館轉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及各團體各報館，電曰：上海申時各報館轉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各法團、各商幫、各報館公鑒：中日新條件，中日委員已於銃日秘密簽字，除兩次電請，並公推代表面懇大總統拒絕蓋印，及宣告各國駐京公使聲明不能承認外，乞速共籌挽回之方，救垂亡慘禍。全國商會聯合會二十四省區代表公叩巧印。」（註五）

另致電北京各國公使，曰：

「北京駐京各國公使公鑒：報載中日締結新約，中日委員已於五月十六號秘密簽字，查敵國臨時約法第二條，中華民國主權屬於人民全體，現在敵國國會中輟，無論何種條約，未經國會通過，人民不能承認，謹以宣告。中華民國全國商會聯合會二十四省區代表公叩巧印。」（註六）

## 江西督軍陳光遠致電北京政府，請派兵支援贛防。

因粵軍林虎部進逼江西邊境，贛督陳光遠於本日致電北京政府，請迅抽調兵源，支援贛防，並請令粵境龍濟光東進，閩兵進攻潮汕，以收夾擊之效。電文云：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陸辦公處鈞鑒：中密。迭接吳總指揮鴻昌電稱，頃據確報，粵逆林虎等，舉義進窺贛境，聲勢甚急。等語，已於篠電縷呈，諒達鈞鑒。現在贛防萬分吃緊，已拍調二十三營，星夜抵贛，務乞迅撥二十四旅，或蘇旅兩營，速行出發，直達南雄，以壯聲援。並電令閩軍進攻潮汕，龍軍整戈東進，二師直略郴桂，雙方並舉，以收夾擊之效。迅祈指示方略，以策萬全。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陳光遠叩。巧。亥印。」（註七）

## 魯省剿匪幫辦張樹元電告北京政府剿匪捷報。

本日，魯省剿匪幫辦張樹元電告北京政府，已在張官集地方攻破匪穴，茲誌原電如下：

「北京國務院、參陸部鈞鑒：輔密。頃據禹城張（吳？）旅長長植電陳，夏津之張官寨，悍匪集合二千餘人，頑強抗拒，四處肆行擄掠，擾害地方。旅長督率隊伍，奮勇進擊，於銑日（十六）午後三時，攻破巢穴，擊斃匪首匪徒，共計二百餘名，奪獲槍械其夥、匪勢潰退，當經由張樹元賞給千元，以資鼓勵。除飭跟踪嚴行追剿外，謹此電陳。張樹元，巧（十八）印。」（註八）

註一：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四二五——四二七。

註二：同註一，頁四二七——四二八。

註三：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二三。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四七——一四八。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九日

六〇四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註六：同註五。

註七：「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註八：同註七。

## 十九日 「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在北京簽字。

中、日兩國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一案，經北京政府海軍部派沈壽堃中將爲委員長，少將吳振南、陳恩燾、中校吳光宗等爲委員，自三月二十六日起，將日本提交條件，由沈等逐條研究，往返磋商，至本月十八日，始將協定正稿，交由國務會議通過，呈請批閱在案。

本日，在北京政府的參戰事務處召開正式會議，由中、日兩國海軍委員，在正本上簽印。茲誌該協定全文如后：

### 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註一）

基於中、日兩國政府協商之結果，依據中華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兩國政府於東京交換之文件，經兩國海軍當局互派委員，協定事項如左：

第一條 中、日兩國海軍，因敵國勢力之東漸，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歐戰之義務起見，取共同防敵之行動。

第二條 關於協同軍事行動，彼此兩國所處之地位與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

第三條 中、日兩國當局，屈基於本協定開始行動之時，對於各日本國艦船及官民，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當命令或訓告，使彼此推誠親善，同心協力，以達共同防敵之目的。

第四條 作戰區域及作戰上之任務，如適應共同防敵之目的，由兩國海軍當局，量各自本國之兵力，另協定之。

第五條

中、日兩國海軍當局，在協同作戰期間，爲圖協同動作之便利起見，應行左記之事項：

- 一、關於直接作戰上軍事機關，彼此互相派遣職員，充當往來聯絡之任。
- 二、爲期軍事行動及輸送補充之敏捷確實起見，陸、海運輸，通信諸事宜，須彼此共謀利便。
- 三、關於修造艦艇，兵器，及軍事機具等，並其所需材料，應量力互相輔助，其軍需品亦同。
- 四、關於直接作戰上之軍事技術人員，中、日兩國海軍如有互相輔助之必要時，經一方之請求，應由他方輔助之，以資遣用。

五、中、日兩國海軍於必要之地點，各自設置諜報機關，又互相交換行動上所要水路圖誌及情報。並爲期通信聯絡之敏捷確實，互相輔助以圖其便利起見，兩國當事者應臨時協定其所要之設備。

六、協同商定共同之軍事暗號。

本條所列各項，其須預先計劃及應預先施行者，在作戰未實行之前，另協定之。

第六條

本協定實行上所要詳細事項，由中、日兩國海軍當局指定各當事者協定之。

第七條

本協定及附屬本協定之詳細事項，中、日兩國均不公布，按照軍事之秘密事項辦理。

第八條

本協定由中、日兩國海軍代表者簽名蓋印，即經各自本國政府承認時，發生效力。其作戰行動，俟適當之時機，經兩國海軍最高統率部商定開始之。

本協定及基於本協定所發生各種細則，俟中、日兩國對於德、奧敵國戰爭狀態終了時，失其效力。

第九條

本協定以日本及漢文各繕兩分，彼此對照簽名蓋印，各執一分爲證據。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北京簽印。  
日本大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委員長海軍中將沈壽堃印

委員海軍少將吳振南印

委員海軍少將陳恩霖印

委員海軍中校吳光宗印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九日

六〇六

委員長海軍少將吉田增次郎印

委員海軍大佐伊集院俊印

委員海軍大佐樺山可也印

### 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說明書（註二）

一、中、日兩國海軍爲圖共同作戰之圓滿，以副軍事協定第一條之宗旨起見，和衷協同，互助輔助，以期用兵計劃周妥無遺。

二、軍事協定之第五條各項內應行說明如左：

第一項所載職員，日下以公使館海軍武官，及駐在各處海軍武官充之，其他應於必要時，隨時協定派遣之。

第三項所需材料如金屬料件之類，軍需品如燃料、糧食之類，以及子彈、火藥，爲軍事上所必需者，兩國均應量力輔助之。

第五項交換水路圖誌一事，俟一方之請求時行之。

軍事行動區域之內，遇有應行補測之海灣，經雙方認爲必要時，應由該地方所屬之本國海軍當局自行補測之。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北京簽印。  
日本大正七年五月十九日

委員長海軍中將沈壽堃印

委員海軍少將吳振南印

委員海軍少將陳恩燾印

委員海軍中校吳光宗印

委員長海軍少將吉田增次郎印

委員海軍大佐伊集院俊印

委員海軍大佐樺山可也印

留日歸國學生致電天津全國商會聯合會暨各省議會、教育會等機構，請一致堅決反對中日締結密約。

本日，留日歸國學生致電天津全國商會聯合會暨各省議會、教育會等機構，請通電堅決反對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立密約，以維國權，電文云：

「密約聞已簽字，國民誓死不認，諸公跡近都門，請速設法挽救。本團聯絡滬上各團體代表，不日來京，共籌取消方法，以救危亡。」

又致南京李督軍電云：「條約簽字，喧傳全國，凡有血氣，誓死不認。鈞座對此密約，夙昔反對，今大錯已鑄，仍懇通電政府，迅速拒絕，以全國命。本團派代表晉謁請示，先此電陳。」

又致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教育會、商會電云：「日人藉口共同出兵，向我政府訂定密約，條件之酷，早騰遐邇，政府實被迫而忍辱簽字；國民當奮起以圖存。且人之愛國，誰不如我，魚肉之苦，想有同情。學生等義憤所驅，棄學歸國，現正聯合各界，誓死反對，俾政府得藉口民意，打消條約。耿耿此心，諒邀鈞察，仍乞飛電政府，為民請命，支大厦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扶危定難，郵治保邦，黃帝子孫，實利賴焉。」（註三）

### 北京政府電令山東剿匪幫辦張樹元迅速剿匪。

山東匪亂熾盛，魯省人民屢電政府，請派兵剿滅。本日，北京政府參陸辦公處電令山東剿匪幫辦張樹元，請迅速剿匪，略謂：

「據鄆城縣公民樊文耀等電陳，鄆城土匪為亂，危急萬分，懇速撥大軍拯救等語，希查照，迅派軍隊痛予剿除，並速復為盼（下略）。」（註四）

### 四川靖國軍熊克武、呂超部，佔領川北昭化。（註五）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七一——一七三。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日

六〇八

註二：同註一，頁一七四。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日。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註五：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六。

二十日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軍政府政務總裁，岑春煊為主席。

本月十八日，在廣州之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修正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案，仍稱軍政府。大綱第三條規定軍政府以由國會非常會議所選出之政務總裁七人組織政務會議，行使其職權。其主席總裁則由政務會議推定，本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選舉總裁，出席議員一百二十餘人。選舉結果，孫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當選，並舉岑春煊為主席。孫中山先生得一百零七票，岑春煊於第一次選舉時，與孫洪伊票數相同，決選時始得多數，遂獲當選（註一）

附錄：吳相湘：「項城勁敵」岑春煊（註二）

在賣官鬻爵賄賂公行的晚清政界中，岑春煊是出污泥而不染，並且被稱為「貪贖之冠星」。岑的清剛慧直作風，一八九八年即初露風芒。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護衛慈禧立功後，益不畏權勢。一九〇七年彈擊奕劻尤為世重視。民國以來國民黨進步黨都利用其聲光號召各方討伐袁世凱，民國七年，岑當選為廣州軍政府主席政務總裁，為武人和政客作傀儡，造成其政治生命的顛峯，也反映出舊官僚在過渡時期中國政治上的奇特作用。岑春煊，原名春澤，別署炯堂老人。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一日（清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二日）生於廣西西林，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歿於上海。

岑是岑毓英的第三子，自幼隨父延師讀書，但毓英以任所多在邊地，恐子弟見聞隘陋，乃於一八七九年命其入居北京，觀光上國；並援例由國學生加捐主事，是年六月分發到工部學習行走，得以公餘肆習學案，親師取友，獲

益良多。一八八一年因病請假回家休養，仍繼續讀書。一八八五年應廣西省鄉試，得中第二十八名舉人。翌年春，復同北京到部銷假。一八八八年六月，報效海軍經費及值皇帝大婚，奉特旨即予實缺任用。這一非常擢遷，很引起當時朝士大夫的驚訝。這時他因陰陽家言更名春煊。不幸是年六月其父病死於雲貴總督任所，亟奔赴昆明，旋扶柩回籍，居桂林守制。至一八九二年四月復北上，奉旨授光祿寺少卿，旋遷太僕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一年之間超擢頻仍，大多由於清廷追念其父推恩所致。

但這些職位實權實事都很少，故當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發生，春煊即想有所表現，乃上疏自請效力前敵；軍機大臣奕訢及李鴻藻正苦文報難得真相，乃請旨派其前往戰地實地觀察隨時報告；欽差大臣劉坤一却認為岑此舉近於好事多事，頗不怡。但岑無所瞻顧復自請派往山東總理烟臺營務，佈防守禦，頗盡職守。逮馬關條約告成，岑因舊病復發乃請開缺回籍。幾年宦海浮遊，遠比不上林泉悠遊之樂，因此他頗有不再出山之想。一八九八年夏始因伴送幼弟赴禮部試復北上，時值百日維新，德宗思拔用強直果敢之人，岑到京按例至宮門請安，即蒙召見，痛切奏陳時局危機，以紙老虎喻當時中國，語多訐直，德宗爲之動容。八月三十一日，乃破例特授岑爲廣東布政使，岑復上疏請嚴禁米糧出口，廣鑄銅元銀元，以維民生而固民心爲救時首要。

岑蒞任廣東布政使前後不過七十日，即奉他調。其未能久任的原因，主要在與兩廣總督譚鍾麟衝突：譚年老昏庸，袒護道員王某貪污不法，岑廉得其情必欲嚴辦，譚不從，雙方相持，岑旋奉召入京，譚知岑必携王某貪污案牘北上入覲面奏，亟罄金入都，阻岑北上。故當岑行抵武漢即奉調補甘肅布政使勿庸來京請訓之命。岑乃自鄂入甘，於是年多蒞任，旋即具疏嚴劾譚及王某，經查辦屬實，譚因罷歸，王亦革職。以布政使劾罷總督，這一事例在清代是僅見的，岑的清勁剛直從此聞名於世。

#### 西狩護衛 陝晉巡撫

一九〇〇年夏拳亂發生，岑在蘭州聞訊亟請准總督親率馬步兵約二千餘人東來勤王。長途奔馳，日夜兼程，到京之日，外兵合圍之勢已形成了，各軍均潰散逃亡，岑幸能掌握部隊。是年八月十四日，外兵攻城，慈禧携德宗倉



皇西奔，岑得訊後，亟率所部奔走訪求，翌日，迎謁於南口途次。當即擔負護衛之責，但所部兵力有限與沿途亂兵潰卒衆寡懸殊，威嚴紀律早已不存，亂兵潰卒竟有持鎗追逐慈禧與前的，岑叱之不止，反舉槍對岑開放，岑以事機緊迫非樹威無以善後，乃乘其一擊不中，急拔刀斬於輿側，宣示大衆：「不違約束者以此爲例，衆始肅然知畏，由是沿途安靖，行抵懷來。慈禧初命懷來縣令吳永辦理前路糧臺，然吳以庫款空虛且位卑言輕，一切均不如岑之便利，力請改派；慈禧乃派岑爲前路糧臺督辦，吳爲會辦；從此由大同太原潼關以入陝。九月三日，特授岑爲陝西巡撫。」

君臣遇合於生死存亡之際，相處自然不同尋常，且轉徙流離痛定思痛，岑既知無不言無不盡，慈禧亦言聽計從。其初隨扈人少，吳永即不免認岑有把持攬權之嫌。逮宮庭官員逐漸來歸，陝西又遠離敵軍，起居粗安，傾軋排擠之官僚惡習又復出現；幸慈禧初尚能堅持，讒言未發生作用。彼輩乃又轉變方式，藉口外兵西進，山西告急，非岑前往莫能當重任，慈禧仍猶豫。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三日，終以軍機大臣等等必欲排斥岑於外，乃有調任爲山西巡撫之命。臨行，慈禧大哭惜別，並特撥庫銀一百萬兩交岑携往作軍政各費。

先是，岑日睹山西陝西旱災，民不聊生，而各省來援軍隊份子龐雜，有乘機掠奪民財之心而無奮死禦侮之意，故確認萬不能再讓戰雲繼續，蓋無論勝敗均惟有加深大局之危機。故蒞晉之初即令娘子關、固關守軍後撤，以示講和誠意。岑更決心如外兵續進不已，惟有赴敵營與之理論，如其不聽，繼之以死，亦不再開戰畔。同時並迅速清理教案，甚至預廢銀兩發給教堂教士，以除外兵續進口實。儘管西安軍機處不盡同意岑這種作法，並傳旨斥岑「不知鎮定」「輕躁任性」，但山西事態未再擴大，對於奕劻李鴻章在北京講和頗有助益。

一九〇一年九月，北京議定書簽字，山西教案也告段落，給予教堂教士的賠款，復經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捐作山西大學堂創辦費用。一九〇二年二月，岑委派嚴道震在日本聘訂農藝及森林教習各一員，於四月到太原，開辦農林學堂，十一月開學；是各省農業專科學校設立最早的。可以說是兩年來岑屢次面奏：雪恥自強首在廣興學校培植人材的實踐。

當慈禧及德宗白西安回北京，岑迎謁於正定途次，特命隨扈入都，再回山西本任。這說明慈禧對岑護衛之功是有異常深刻印象並念念不忘的。正如慈禧對岑垂涕而道的：「此次初出都時，一人都不管我，設非在南口遇見汝，

恐餓都餓死！」從此岑憑藉這一冒險犯難所獲得的政治資本，更可以發揮他的清勁剛直個性不必多所顧及。

#### 救平川亂 安定故鄉

一九〇二年七月三日，岑奉調任廣東巡撫，原擬入京陛見後再南行赴任。不意四川拳亂餘衆及哥老會衆四處蠢起，且有數十人闖入成都。八月五日，岑奉令遷署四川總督迅即赴任。岑乃日夜兼程於兩旬趕到成都，當時拳匪及哥老會衆已占據城外山頭，城內則因秋試，士子羣集，訛言繁興，官民皆謂：岑若遲至三日，蜀亂必成，今幸適時到達，立派衛隊掃蕩城外山頭拳匪。旋又假藉祭掃祖墓，親率衛隊數十人，馳往距成都約三十餘里之中興場，乘機將通匪劣紳劉某擒獲押解成都正法。經過這一番嚴厲處置，不肖劣紳皆遠避以去，土匪無主，大半解散。岑以爲根除匪患必須澄清吏治，因又嚴格考察屬吏，疏劾其中貪污庸碌者逾四十人，有唐某爲勳將之後，並經奕劻來電說情；岑卒不爲所動。義之所在，寧得罪樞臣而無所顧及，岑之風骨，益爲人所重。

川亂戡平，廣西土匪又熾。一九〇三年四月十八日，岑奉調署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在清代二百餘年中，廣西人官至本省總督的，僅陳宏謀一人而已，岑得繼踵鄉賢之後，驚喜交集，故到任後於選將用兵更用盡心力，龍濟光陸榮廷就是岑此行拔擢之於卒伍偏裨之中。其使人盡其才，故官兵咸奮發，收功自易。

岑署理粵督前後三年（一九〇三——一〇六），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廣東巡撫裁撤，由總督兼管，事權趨統一。岑除設立梧州行營隨時前往督剿廣西土匪外，大部精力集中於（一）考察屬吏。（二）整理財政掃除貪黷。（三）興辦學校諸大端。

廣州原爲岑舊遊之地，今次重來，發現貪官庸吏擾累人民更甚。因決心痛加掃蕩，首將南海縣知縣裴景福革職看管，並奏准將其遣戍新疆。旋又拿辦廣西一知縣陳景華，復先後參罷不法文武大小官吏一千四百餘人，因而獲罪者逾半數，風氣爲之一變。

#### 兩廣總督 興利除弊

粵海關監督一職例由內務府奏派，一年一更，旗員視爲利藪，每年解交戶部款項從未足額，二百餘年積弊與時俱增。一九〇四年慈禧特命岑兼任監督，乃選派幹員認真整理，一年中徵稅得六百六十萬兩，超過戶部每年定額五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日

六二二

百萬兩之數逾四分之一。從此奉命內務府人員裁撤即由總督監督，爲粵海關制度上一大改革。同時岑又查明該關職員周榮曜歷年侵蝕公帑積資數百萬兩。與官紳往還，儼然世祿，甚至納賄京朝廣通聲氣，得奕劻援引竟獲出使比國大臣之命，正擬啓行；岑發其姦罪，奏請革職查抄家產。經此整肅，粵海關宿弊，遂獲廓清。

如在山西興辦學校一樣，岑游粵後首先設立學務處特示注意教育，一九〇六年，創辦兩廣高等實業學堂，並改兩廣師範學堂爲兩廣優級師範學堂，規模略仿日本東京高等師範，用分年選科之制，這對兩廣教育更有推進之功，後來許多兩廣知名之士都是由此畢業。

同時，他又選派士子赴日本游學；但出乎他意外的是這些游學生竟是首先公開反對他的，這就是當他堅持粵漢鐵路須由官辦不交商辦的主張時，胡漢民即連續在「民報」（第三、四、五號）撰文批評岑剛愎自用，謂粵漢鐵路能否有成，純視岑是否立即去位；並以日本報載岑被粵民刺死之訊不確爲可惜，鼓勵粵民用暴動手法去岑。

#### 慶袁結納 合力排擠

其時袁世凱與慶親王奕劻深相結納，各省廣樹聲援，廣東財富之區，尤久思染指，而岑始終不爲所動，且多次不顧奕劻之請託，故慶袁亟欲排岑他去。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一日，岑奉調署雲貴總督，即慶袁藉口片馬交涉非岑前往鎮撫解決不可。蓋岑父毓英久任雲督，遺愛邊地極爲深厚。岑獲悉慶袁詭謀，知必出奇計始可擊破，乃於交卸後不即赴昆明而請假赴上海就醫，以圖後舉。各方人士前往訪談者甚衆，袁派人偵伺之餘，兩江總督端方復爲之推波助瀾。一九〇七年三月三日，忽有旨調岑任四川總督，毋庸來京請訓。岑知此爲慶袁又一步驟。自念巴蜀道遠，此後覲見無日，不於此際設法入都，造膝密陳，機會一失，追悔無窮。然當以權宜出之，乃於西行赴川舟次武漢時，電請順道入覲。不候俞旨，逕乘京漢火車北上，於四月底到達京師，即日覲見。此一舉動大出慶袁意外，故未能預爲阻止，自是入對凡四次。

岑覲見時痛陳人心離散，時局日急，實由奕劻貪庸誤國，現今不惟不能刷新，反較從前更加腐敗；從前賣官鬻缺，尙是小事；現在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並以上述粵海關周榮曜事爲奕劻貪黷之證。岑並言必須從

宮庭根本革新，庶有挽救，且自告奮勇願留居都中爲皇太后皇帝「作一看家惡犬」，掃蕩貪污。是這樣彈擊親貴，宮庭中是未前見的；但岑垂淚痛陳，又有實證；慈禧亦爲感動痛哭，認岑忠鯁。五月三日乃有旨授岑爲郵傳部尚書，符合岑留居京師的心願。然奉命之日岑未謝恩即面奏：郵傳部侍郎朱寶奎鑽營得辦滬寧鐵路，遂勾結外人吞沒巨款，納賄樞府，乃任今職，「臣實羞與爲伍」。慈禧遂將朱罷斥，岑始受職。

#### 陰謀重軍 岑益孤立

先是，清廷爲加強邊防，一九〇七年四月廿日特新設黑龍江巡撫，袁世凱親信段芝貴賄通奕劻父子竟以新捐道員獲署此缺。輿論爲之譁然，言官交章彈劾，皆不能動。岑乃以外議密奏。五月七日，慈禧遂將段罷斥，對慶袁行徑尤極震怒。於是朝野盛傳慶袁即將罷免，岑將繼袁坐鎮北洋。慶袁耳聞其說，遂轉而造作岑必欲排斥慶袁，乃圖翻一八九八年政變舊案爲歸政德宗計，以離間慈禧對岑之信任。而以巨金賄榮壽公主使伺間爲慈禧言，即其中傷岑之一途徑。五月二十七日，奕劻又故意張大廣東欽州匪勢，請單獨覲見，力言非岑前往不能平定。於是翌日即有旨授岑兩廣總督，並着迅速赴任，上距其蒞郵傳部任不過兩旬。慶袁與岑雙方鬥爭之激烈於此可見。經此一反復，岑始悟月初所陳留京「作看家惡犬」以革新政治計劃已盡敗於慶袁之手，朝廷更無復振作之意。遂疏請開缺醫病，不准。乃把握此最後機會屢上封事請速立憲以固人心而挽危局。旋於六月十二日出都泛海南下。不意甫抵滬濱，即聞軍機大臣瞿鴻禨於六月十七日被罷免訊，知朝局大變，慶袁已盡去政敵，將益無忌憚。岑深感孤立，歸隱之志益決，乃先請病假一月。八月初，正謀南行，不意發生一岑與梁啟超合攝照片事件，八月十二日突奉令開缺。

岑梁合影事件，據岑自述及若干記載認定全係袁世凱之詭謀。然就梁啟超信札則梁早已注意岑，聞岑將南下訊即自日本來上海候謁，惟爲警探環伺迄未得機相見。蓋梁正積極籌組政聞社亟思借重岑之力。而同盟會則如上述「民報」論旨早求岑速去粵督位。粵人亦怨恨岑嚴峻，聞其捲土重來乃懸賞去之，於是同盟會會員陳少白乃與袁之親近蔡乃煌合謀製此一照片，寄呈北京宮庭，以爲上述慶袁傳言岑企圖太后歸政之物證。這一舉措深觸慈禧隱衷，自然驚愕不已，乃有岑開缺之命。

#### 岑與民黨 聯合前奏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日

六一四

同盟會會員參與袁岑鬥爭，可以說是有意無意的巧合，這與後來民黨與岑聯合討袁之舉的有計劃行動，不可同日而語；但政治上離合靡常是非不一，這却是又一事例。

岑既去職，乃遷居杭州休養，半年後回上海就醫。袁世凱意猶不釋，縱使蔡乃煌布散流言，甚至偽造岑手書致浙江巡撫增韞勸學「大事」。幸增韞以原書寄岑，揭發奸謀。一九〇八年冬慈禧德宗崩逝，袁世凱亦罷黜家居，羣喙始息。岑乃得靜居上海，先後二年餘。

一九一一年夏，四川發生保路風潮，總督趙爾豐處理失當，致激成事變。清廷既派端方率兵往剿，嗣又復盛宣懷之請於九月十五日起用岑，令其立即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撫事宜。岑奉命即上電力言收買川路章程不公允，致激生事變，今欲平民憤，必須由郵傳部將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現款發還，不能妄以叛逆之罪加之良民枉殺立威。同時另爲書以告蜀中父老子弟溫言疏解，持論平允，頗爲時所傳誦。旋於九月二十九日乘輪行抵武昌，與湖廣總督瑞澂詳商，仍堅持前議，並以清廷准否定其繼續西上行止。瑞澂再四諄勸，岑百折不回。且自念與中外大臣意旨皆不合，決計奉身而退，乃電請病假回滬，將以十月十一日啓行，而先一日武昌起義大革命爆發，岑幸得買舟東下，甫抵滬即奉十月十四日電旨任其爲四川總督。但長江交通斷絕，已無法西上，請辭新命，既不獲准，乃擬大兵選將籌集餉械後取道豫陝轉入蜀。而大局土崩，已非岑所能爲力。

#### 岑黎合作 民黨討袁

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岑面對殘酷現實，惟有靜居滬寓逆來順受。但袁對岑却極意聯歡，密使前來，欲使其赴四川；岑僅虛與委蛇，而婉謝任事之請。至受國元年秋因福州動亂，閩人環請，岑始接受袁任命爲福建宣撫使南下一行。逮亂事不定，袁又擬使岑爲廣西民政長，藉以指揮龍濟光、陸榮廷兩部爲圖粵除國民黨之準備。岑既知袁詭謀，乃轉而對袁陽示結合，以圖利用機會。民國二年二月三日袁任岑爲漢粵川鐵路督辦，以代黃興；蓋鐵路財源既富，督辦可藉護路之名寄以軍令；袁以岑繼黃，可緩和國民黨之反感；而岑更思乘機重整軍力，雙方均有所圖謀。岑原計以率往福建之衛隊一千人及將龍濟光部六千人自廣西北調爲基本隊伍；不意正調動間，袁即由種種方法，不使此一兵力集中，反使趨於分散，岑始知爲袁所玩弄，憤而返滬，而倒袁之意又復加甚。

民國二年三月國會將集會，選舉正式大總統，章炳麟宋教仁均擬舉黎元洪而排斥袁，因此袁怒而殺宋教仁。五月初，章赴武昌，岑亦繼至，勸黎毋謙辭。六月三日，袁下令漢粵川鐵路歸交通部直轄，免岑督辦職。是月底，又免李烈鈞等四都督職，於是二次革命發生，岑與國民黨利害相同，乃相互結合。

岑與國民黨的結合，章炳麟、王芝祥、趙鳳昌等均有媒介之力。岑在上海，與孫逸仙先生及黃興、章士釗、汪兆銘、章炳麟、趙鳳昌等迭次會議。初，岑意倒袁之後，宜以清宗室如溥偉爲大總統，庶幾袁舊部不能爲變。經章炳麟坦率指斥此無異復辟！如此倒行逆施，誰願來助？岑始恍然大悟。衆議推黃爲討袁軍總司令，岑爲討袁軍大元帥，開府南京，主持中樞。但岑力主黃擁程德全爲主，勿使離南京。黃乃入南京，岑則徇孫逸仙先生意與馬君武李根源等南下赴粵活動。

#### 衝動人物 亡命南洋

岑抵廣州，即派人持手書往勸龍濟光兄弟反正，同時又親往陳炯明軍中慰勉。不意袁已先發制人，使陳炯明所部內變，龍濟光則正進迫三水，廣州情勢告急。八月四日，岑李等乃乘船往澳門暫避，嗣以不能回上海，乃決意赴檳榔嶼投依僑商胡子春。當由澳門至香港候船時，英人派印捕數十人監視，不准登岸。岑以神州之大竟無立足地，憤而欲投海自盡；經同行人勸阻，又得香港僑商斡旋，乃獲平安轉船赴南洋。

當岑與國民黨結合時，袁世凱曾數派人南下勸阻離間，南北報紙於此尤多譏評，如名記者黃遠庸即指岑爲「當今政界最衝動的人物」；岑均不爲所動。晚年自述及此仍以此口血戰不可沒爲言。可見當時岑之決心堅定。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成功，意得自滿，又囑總檢察廳長羅文幹下令通緝首要，岑及黃興等列首魁，孫逸仙等尙居其次。此爲袁不使政敵安居國內，俾得專制獨裁爲所欲爲又一步驟。岑寄寓南洋氣候溫暖，正於病軀相宜，而與各方聯絡往返尤甚便利，亦有久居之志。龍濟光等承袁意旨常派員携款慰問，並爲計劃遷居故鄉或來香港，以使其跳出政治是非圈，岑均不爲所動，如是者二年有半。

#### 岑梁陸唐 聯合陣線

民國四年十二月，蔡鍔既起義反對袁世凱帝制，歐事研究會份子李根源楊永泰等更積極活動，思藉岑力勸說廣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日

西都督陸榮廷密謀繼起，乃急電岑密商並派員往迎回國主持大計。民國五年一月初，岑乃秘密登程，到達香港發現情勢尚不明朗，且李楊等力言餉械後援及對日外交關係重要，必岑與梁啓超切商，因即原船北上，一月十六日到上海。

如上所述，一九〇七年梁即欲見岑，其後岑退職居上海，梁及其同志更屢欲以書函及面談相商，當時梁等極有意擁岑爲黨魁，此意至一九一一年大革命爆發後尤甚。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九月，梁自日本回國與袁交歡，對岑交往稍疏。二次革命時，梁及進步黨左祖袁，岑與國民黨相結合；而今則國內各討袁黨派利害一致均相結合，故梁岑李楊等接觸頻繁。

梁對岑之來，初有失之過早之感，於其行止力主赴滇以壯軍威，並遙爲四川聲援。然岑恐赴滇將有議其位置者，反多不便。李根源等又堅持東渡之計，故岑勾留上海數日，旋即秘密乘輪赴日本，章士釗、張繼曾同行。到東京後張繼等亦參加協助，蓋年來岑於舊國民黨份子之分裂頗多調和，此行尤望多所致力。

當民國成立之初，日本即有分化中國企圖，對袁尤久致憾，岑聲勢既足與袁敵，新舊份子復與融洽；故岑至日本外務省磋商請援，日人樂爲之助，岑乃得以個人名義借日幣一百萬元併兩師兵力之炮械携之回國，供兩廣軍隊之用。蓋當岑東行前，已一再致函陸榮廷勸說，促速獨立，勿以餉械不足爲慮；梁啓超又前往香港就近佈置，三月十五日陸卒宣告獨立。袁世凱因之撤消帝制。四月六日，龍濟光亦被迫宣佈廣東獨立。岑以時機成熟，於四月十四日與章士釗等抵澳門。十九日轉往重慶，梁啓超陸榮廷自梧州來會。二十七日，陸榮廷率各將領通電擁戴岑爲兩廣護國軍都司令，並公推梁爲都參謀。五月一日，岑梁正式就職，旋又與獨立各省電商組織統一機關以對外。五月七日，護國軍政府宣言暫設軍務院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善後。八日，軍務院正式宣告成立，唐繼堯、蔡鍔、陸榮廷、龍濟光、岑春煊、梁啓超等任撫軍，並公推唐爲撫軍長，岑爲副長，唐因不能遠離雲南，由岑攝行撫軍長職權，駐肇慶。

#### 護國軍旅 團結不堅

按照組織法，軍務院指揮組織護國軍各部，岑因又兼滇桂粵護國聯合軍司令官，惟其中滇軍僅指李烈鈞，唐繼堯蔡鍔所部並不包括在內。可見這一結合很不自然，並非精誠團結，甚至龍濟光在廣東境內始終與其他各部對立。

五月二十三日，孫逸仙先生特自滬表示：主義目的既合符節，允當共力進行，惟各軍間必須泯息猜疑，並力求事實上之一致。

其時，可說是一九〇七年以來岑兩次爲袁挫敗後捲土重來的最好機會。袁所恃爲北洋武力，岑的憑藉是全國要求共和反對帝制的輿論。故其就職之初即決心與袁拼死活，因以四事誓師中言：(1)袁不退位絕無調停。(2)黎元洪應依法繼任大總統。(3)非至黎元洪正式就職決不停止軍事行動。(4)擁護民國元年臨時約法，保障國會。這與北洋軍人的詭謀正針鋒相對。自袁死黎繼，黎曾電約北上入京面商一切，岑以聯合軍編遣善後不能遠離，乃派章士釗李根源代表北行，希望黎力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創設責任內閣，藉使袁倒以後，不再有步袁後塵之人。不意南北電訊往返磋商，六月七日至九月三日間，陝西、四川、廣東未經報告軍務院即擅自宣佈獨立，護國軍內部裂痕益表面化，頗使岑難以支撐，七月十四日，岑不得不宣佈撤銷軍務院。

軍務院撤銷後，岑實踐其就職宣言——袁倒之後，不再問政治，惟盡力社會事業。是年十月回桂林省墓及遨遊山水後即赴上海靜居。但儘管他是如此，朝野人士對他卻仍不能忘情。例如是年十月國會將補選副總統時，李根源等即向舊國民黨籍議員倡議：就岑及黃興、陸榮廷三人擇一推選，其後，李等倡組政學會，更隨時與岑聲氣相通。孫逸仙先生及唐紹儀在國內問題上有所主張亦常邀岑參加共同署名。民國六年六月，孫先生在廣州倡言「護法」時，並特電岑歡迎南下相互提携。同時，來華訪問的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即後來日本首相）過上海時亦特往走訪。凡此種種說明岑欲完全擺脫政治生活已不容易。

#### 南北和議 投機取巧

當孫逸仙先生倡言「護法」時。陸榮廷控制的兩廣亦宣告「自主」——自治，半獨立。段祺瑞乃派兵南下進攻湖南威脅廣西——陸榮廷對北洋軍人原持聯絡直系（馮國璋）反對皖系（段祺瑞）策略；故今亦應用兩面策略：進一步調整與國民黨份子之關係，然於孫逸仙先生組織之軍政府元帥一職則始終不接受，預留與北京政府妥協之餘地。十二月二十八日，陸未經通知軍政府即響應馮國璋停戰佈告，並建議推岑爲南方議和總代表。民國七年一月二十日，陸與唐繼堯等策動之護法各省聯合會在廣州成立，正式推定岑擔任議和任務，就是顯然與孫逸仙先生的主張和



軍政府對立。在這以前，岑與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王士珍早已文電往返，王並曾電岑前往北京面商。二月九日，岑又響應長江三省督軍李純等所倡南北議和停戰的前提條件，因此，章炳麟很不以岑爲然，譏斥岑是「倪嗣冲第二，李完用第二！」

但岑既有陸榮廷武力支持擁戴，南來廣州集會之國會議員中之政學會份子與其他議員又與聲氣相通，隱然奉爲盟主，這些武人和政客都認爲中山先生的堅決主張對於他們投機取巧的伎倆大有妨害。護法各省聯合會成立後排除孫先生之勢力的企圖因日見具體化，決定不用武力奪取而由國會決議改軍政府組織法；改大元帥制爲七總裁制，可以說是一巧妙手段，孫先生系的國會議員反對無效。五月四日，孫辭大元帥職。二十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軍政府總裁，孫逸仙先生及陸榮廷等六人第一次即當選，岑與孫洪伊則第一次選舉時票數相等，第二次決選，岑始以多數當選。七月三日，岑自上海到達廣州，五日，軍政府宣告改組成立。八月二十一日，軍政府舉行行政會議，推舉岑爲主席總裁。

#### 政學會衆 擁作偶像

若干書刊因爲政學會份子擁岑，乃謂岑爲政學會首領，但在直接資料中却沒有這樣記載。事實上，政學會不過利用岑作偶像，以聯繫安撫桂系軍閥加強政治資本而已。而桂系軍閥陸榮廷等之所以將計就計亦由於本身不學無術必利用岑作傀儡號召各方並與政學會合作以擴大政治影響，加強對北京討價還價的地位。岑於此固有自知之明，對內對外輒以調和者自居。正如章炳麟所謂：當時岑之地位「交關南北」。

岑、陸對於軍政府的控制與利用是極合其本身利益的。因爲孫逸仙先生雖居上海於軍政府一切不置可否，但仍派徐謙代表出席政務會議，其他總裁亦派有代表，伍廷芳則常居廣州並兼任外交及財政總長，不學無術的桂系軍人是非常需要伍這樣的人爲他們應付國人及籌措軍政財源的。政學會健將楊永泰之能出任廣東財政廳長，關係亦即在此。何況伍楊均粵人，可以抵制「粵人治粵」呼聲呢？岑周旋武人政客及新舊份子之間二年餘（民國七年至九年），不能不說他具有政治藝術。

當岑就職時，馮國璋之大總統任期屆滿，段祺瑞支持之徐世昌當選繼任，徐爲覓取西南各省之合作曾擬舉爲岑副總統，但此與陸榮廷一向所持聯直抗皖策略不符，故岑主持之軍政府一再宣言不承認徐之合法地位，九月十六日

，岑與伍廷芳且聯名電徐勸其勿就職。

如上所述，陸榮廷是一向傾向南北妥協，認定只要權位可以保持，法律問題可勿顧及的。岑自承充擔任議和總代表即為陸之代言人，今為主席總裁，情勢亦然，故始終與直系軍人往還。十月七日，岑既通電響應吳佩孚等自衡陽發表要求立即停戰的通電，旋又特派鈕永建前往慰勞，將以往的秘密接洽進一步採取公開行動；雙方的共同目標在反對堅持武力統一的段祺瑞！

岑、陸這一行動，除在上海閉門著書的孫逸仙先生外，其餘國民黨元老如伍廷芳及唐繼堯等均同意。歐戰將結束，美國又表示希望中國早日統一，廣州既已表示不承認徐世昌合法地位，一時無法轉圜，乃由岑與北京政府代理國務總理錢能訓往返電商，粗有頭緒。民國八年二月二十日，南北和平會議在上海舉行，岑因已出任軍政府主席總裁，乃改由唐紹儀擔任南方總代表，孫逸仙先生亦派胡漢民參加代表團。上海和會因雙方爭權利而停頓數次，至是年五月十三日卒告決裂。二十八日，孫先生發表宣言堅持以國會自由行使職權和平惟一條件。翌日，陸榮廷等通電竟首稱「北京徐大總統」。不僅一反數月來不承認徐合法地位之立場，並自動揭穿數年來藉「護法」以割據自雄的假面具，充份表現急於妥協的心意。

#### 桂系野心 軍府內訌

促成這些言動的可能原因是陸榮廷等眼見他們與吳佩孚結合的初計一時無法實現；當時計劃吳與直系推翻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勢力，桂系則在西南消滅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尤其是陳炯明的粵軍是當時孫逸仙先生旗下惟一武裝力量。但時間推移，陳的軍力比較原來已擴大兩倍。

這一通電，岑未署名是為繼續控制與利用軍政府預留餘地，並不是岑不同意這一行動，因為後來時機成熟，岑就出面了。

軍政府的組成完全基於各方表面利害的暫趨一致。實則各地方軍相互間始終是虎視眈眈的，尤其是桂系軍人於餉械分配除特重桂軍之外，又常厚此薄彼操縱其間。民國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程潛被迫離湘南，即肇內部分裂之端。民國九年二月滇桂兩系因爭奪廣東北江滇軍統率權，更使問題完全表面化，李烈鈞質問岑何以對桂系消滅駐粵滇軍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日

六二〇

陰謀予以同意？桂系則申稱人事更動如不貫徹不僅影響威信，且在廣東的統治地位亦蒙受嚴重損害。岑初猶空言調停，逮李烈鈞憤而離開廣州，三月二十四日唐繼堯又將岑秘密與北方接洽和議內幕文件完全公布，岑乃不得不於三月二十七日親往韶關迎候李烈鈞。正等待李自始與南來，忽得伍廷芳自廣州出走，訊岑急趕回處理。

蓋自民國八年一月徐謙辭職離粵，孫逸仙先生對軍政府即益感不滿。八月七日，孫先生在上海宣佈辭卸總裁一職，從此國會中之政學系與擁孫系份子更尖銳對立，後者既提出查辦楊永泰案，旋又要求撤回和議代表，將軍政府改組為正式政府，明令討伐北京政府。並因岑變本加厲秘密派人北上接洽和議，特於八月二十一日在國會提出改組軍政府案並提出不信任岑之彈劾案。李根源因建議岑通電辭職立即離粵，但桂系軍人不同意，故經陸榮廷通電挽留後，岑仍照常視事。李根源看到桂系已陷孤立，政學會亦不得人心，復屢次上言請岑急流引退，均未得允。伍廷芳日睹實情乃乘岑不在廣州於三月二十九日不告而去香港脫離軍政府。

岑自韶關趕回後，一再派人赴香港挽留，伍廷芳堅不肯回。四月八日，政務會議乃決議免除伍之外交財政總長職務，另派人繼任。十日，伍在港通電繼續執行職權，致使事態嚴重。

其時，岑又派兵搜查參眾兩院，發現國會文件亦已運往香港，議員經香港赴上海者已有二百餘人，留居廣州者不過三百餘人，已不足法定人數。

四月十四日，唐繼堯通電否認軍政府政務會議的效力。十六日，伍廷芳到上海與孫逸仙先生及參議院議長林森等商進一步行動。岑及桂系軍人亦頑強到底，乃建議在廣州之國會議員於四月五日集會加選熊克武、溫宗堯、劉顯世三人以代孫伍、及唐紹儀任總裁湊成法定人數。

六月二日，孫逸仙先生、唐紹儀、唐繼堯、伍廷芳四總裁宣言否認軍政府及在廣州之國會，並責成唐紹儀即與北方代表恢復和議。六日，岑陸在廣州亦宣言孫、伍、唐（紹儀）已辭職，無發言權，並任溫宗堯以代唐紹儀任和議總代表。

#### 粵軍回師 桂系軍潰

兩年前携手的伴侶，如今勢成水火，劍拔弩張，一切已非訴之武力求最後解決不可。寄駐漳州之陳炯明粵軍原

爲桂系久欲拔除的眼中釘，今更爲刻不容緩的首一目標，而國民黨爲配合粵人反對桂系之呼聲早已積極準備陳炯明部的回師。八月十一日，岑下令進攻福建陳軍防地。翌日，陳炯明誓師。十六日，大戰開始，粵軍人人思歸，士氣十分昂揚，而多年養精蓄銳之桂軍竟不堪一擊。二十日，陳軍占領汕頭，桂系大爲震動，岑因又以調和者自居，用軍政府名義勸告雙方停戰。但粵軍乘勝銳進，南洋華僑亦匯款鼓勵軍心，廣州四郊粵人武力，亦蠢蠢待動。二十五日，有人以木匣盛炸彈寄岑，引起爆炸，岑急遷出軍政府。

十月二十一日，粵軍占領惠州，翌日至石龍。岑見大勢已去，乃於二十三日通電宣布退職，申言因受李純自殺感動，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迅開國會，共圖善後。翌日，岑復與陸榮廷等宣布撤銷軍政府。二十七日，岑離廣州去香港，十一月二日到達上海，桂軍退出粵境。

當岑通電退職日，孫、伍、唐三人曾致電北京勸止其與岑陸簽訂南北和約，但北京竟不顧事實，於十月三十一日宣布南北統一，並電催岑迅往北京出席「統一善後會議」。而岑已在上海作租界亡命客。孫、伍、唐紹儀、唐繼堯乃宣告中外：「岑春煊早喪地位資格，軍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春煊等個人反覆致生問題。此次北方宣言（統一），絕不承認。」是月二十九日孫、伍、唐等與國會議員抵廣州，復開軍政府政務會議，卽以事實昭示中外否認岑的文告。

岑退居上海，與章士釗、楊永泰、李根源等仍多往還，不過是私人酬應無關政治公務。民國十一年，岑與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婦同遊蘇州，並買宅作久居計，旋與李根源話舊，自述生平，李曾略記之，民國十九年岑乃筆述完稿題曰「樂齋漫筆」。三年後岑老病不治辭世。岑兄弟七人，事蹟具載清史岑毓英傳。其子德廣曾任外交部廣西特派交涉員、梧州海關監督，民國三十年出任汪精衛偽政權之賑務委員會委員長。

岑清勤剛直的作風，在晚清腐敗的政風中確是稀見。民國以來，國民黨、進步黨利用其爲袁世凱政敵及陸榮廷知己等關係屢與提携，實在是很難得的機會；可惜他的見識有限，又無政治理想，以致每有可爲而卒無所爲；終爲武人政客所包圍，幾不能自拔。新潮激盪，舊官僚在過渡時期的作用畢竟有限，由此可見。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日

六三二

## 北京政府內務部防疫委員會閉幕。

自去年歲末，黃河流域綏屬地區發生時疫，北京政府內務部爲辦理防疫事宜，呈准組織防疫委員會，並派江朝宗爲會長。現因防疫告竣，此項委員會遂於本日閉會（註三）。內務總長錢能訓於閉會時致詞曰：

「溯自上年歲杪，綏屬發生疫症，屈指已四月有餘。其間疫氣蔓延，北自綏屬之五原、薩拉齊等處地方，侵及歸綏、察哈爾各區、山西、直隸沿邊各縣，南至濟南、鳳陽、南京等處，播傳數千里，地面寥廓，較之曩日東三省疫區，相差奚啻倍蓰。兼以經費支絀，措施異常困難，本會諸君諒所深悉。今茲幸邀天佑，災沴迅消，總計因疫死亡者實少於前次東三省之數，端賴京外各主管權闕，策合羣力，迅赴時機，亦本會江會長璧畫之勞，及本會諸君襄助之力，始克著此宏驗。今日爲本會閉會之期，敬掬誠代人民致謝，能訓亦與有榮施焉」（註四）

## 援閩粵軍陳炯明部占領福建上杭屬之峯市。

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率部反攻閩督李厚基與浙省之聯軍，本日，粵軍再克福建上杭屬之峯市。

（註五）

## 山東省將濟南等處劃為特別警備戒嚴區。

本日，山東代理督軍劉匪幫辦張樹元因山東匪禍蔓延，肅清弗易，乃電陳北京政府，報告剿匪辦法：將濟南、烟台、青州等十三處，一律劃爲特別警備戒嚴區，將各組民團與駐紮官軍相輔而行，若一處發現匪跡，則合力圍剿之。（註六）

註一：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革命文獻」，第七輯，總頁八七八。

註二：吳相湘：「民國百人傳」，民國六十八年，臺北，傳記文學社，再版，頁二五九——二七四。

註三：「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五。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註五：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二。

註六：同註四。

## 二十一日 孫先生文發佈辭大元帥職臨行通電及留別粵中父老昆弟書，即日離粵。

本日，孫先生文通電辭軍政府大元帥職，電文云：

「文前以國會正式開會有期，各省亦先後表示援助，護法大責，負荷有人，文亦得以卸去微責。故於五月四日，向非常會議辭去大元帥之職，並於同日通電，略罄鄙意。茲於臨別之際，惓惓之懷，猶難自己，謹再盡忠告於邦人君子之前，幸垂察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主政治賴以維系不敝者，其根本存於法律，而機樞在於國會。必全國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舉措有常軌；必國會能自由行使職權，斯法律之効力能永固。所謂民治，所謂法治，其大本莫不在此。自民國成立以來，國會兩遭非法解散，以致大法陵夷，邦基阨陁，此則秉政者徒知以武力相雄長，嫉法律爲束縛之具，國人又憚於強力，不自盡其護法之責也。然武力角逐，勢難持久，競權力於始，逞意氣於後，其極非至犧牲國家同歸於盡而不止。即有大力者起，強能併弱，衆能暴寡，悉除異己，然恃其暴力欲以恣睢爲政治，以刀鋸爲法律，其極也必至民生嗷嗷，不可終日。亦必爲國民所共棄而一蹶不振，陷於勢窮力絀之境，微之袁氏，前鑑匪遙。今茲之役，國人既知護法爲急務，則務以貫徹終始，使舊國會能回復其効力。其向不滿於舊國會者，亦宜摒其固我之見，曉然於舍恢復舊國會以外，更無可以解決國是之方，亟圖補過，又豈云晚。倘雙方能導國事之危迫，知民意之難違，各蠲其權利之爭，忿嚏之見，咸自納於法律軌轍之中，則何莫非護法元勛，又誰得而非之也。國會諸君負代表民意之責，際危急存亡之秋，民國一線之命脈，實賴諸君維繫而護持之；尤冀排除障礙，力膺艱鉅，使正式國會依期開會，以慰國人喁喁之望，則共和前途，實式賴之。時變亟矣，長此相持，國將不國。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臨行惓惓，謹布悃忱，維諸君子實圖利之。孫文、馬。」（註一）

孫先生並於同日發佈「留別粵中父老昆弟書」，表示臨別惓惓之忱，並勉以負救國及整治鄉邦之責

，培養民力，增進民智，扶持風俗，發展自治，採人所長，去我所短，以發揚粵省之光榮，永爲全國之儀型，以馳譽於世界。孫先生派居正爲軍政府辦理交代委員，下午即乘大阪商輪蘇州丸啓行，先赴汕頭（註二）茲誌「留別粵中父老昆弟書」全文如下：

「文常聞國人之所以稱吾粵者矣，以爲粵據南海之形勝，襟帶三江，天產至豐，地力至博，與海外交通最先。工商學子又往往航行萬里，遠適異國，屢艱險，闢草萊，所以治質遷而求學術者，莫不推粵，而從之步趨焉，雖然，此恆人之辭也。文則以爲吾粵之所以爲全國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進取性之堅強；不在物質之進步，而在人民愛國心之勇猛。饒近幾十年來，外仇於異國之侵陵，內鑑於滿政之蠹敗，皇皇然有危亡之懼，乃悉力畢慮，期驅異族，建民治，爲全國創。自乙未以來，大小數十役，斷首洞胸，後先相繼，而終不反顧。海外僑胞亦復敝衣節食，罄其血汗之資，以扶義舉。數國內革命之軍，敢死之士，殆往往有吾粵志士從事其間，奮其義憤。辛亥一役，遂滌盪數千年專制之瑕穢，而建立民國，此則吾父老昆弟大有造於國者也。民國既造，吾父老昆弟念締造之艱難，稟建設之不易，猶欲瘁其心志，進國家於郅治。顧以權邪柄國，良法美政遏絕不行，晦塞之象，劇於專制，此則吾父老昆弟所疾首太息，莫可如何，而亦文夙夜所引爲深憾者也。文去鄉之日久矣，雖奔走國事之頃，每念桑梓之鄉，釣游之地，斯須之間未嘗去懷。頗聞數年以來，民生日以凋敝，物力日以艱難，風俗日以偷薄，寇盜日以充斥，疑以爲傳聞之過。迨客歲歸來，目擊所謂民政之不修，財力之支絀，風俗之淫靡，賭博之縱恣，擄人於郭內而不能禁，殺人於通衢而不能救，行旅相戒，動罹禍患，舉全國所未有之惡德亂政無不備之，此眞吾粵之深恥奇辱，而我父老昆弟所宜力爲澣濯者也。夫以吾父老昆弟愛國如是其殷也，進取如是其強也，而獨於桑梓之鄉日聽其蠹敗墜落而不一加拯救者，是則我父老昆弟愛國之心過厚，而愛國之責太重，故雖意不忘故鄉，欲曲盡其維護之任，而力有所不能顧，暴力者乘之，遂肆其摧殘剝削而無以抗也。然國者鄉之積也。愛國者亦必愛鄉。文以數十年奔走在外，未能爲故鄉有所盡力，夙夜耿耿，每用自愧。此一載來，雖處故鄉，顧迫於護法之役，備歷艱難，獨任勞怨，綢繆補苴心力交瘁，仍未暇有所助於父老昆弟也。今任務稍得息肩，方欲藉此一漫游海外，略事休養，復我元氣，俾異日

得再効驚鈍於我父老昆弟。臨別惓惓，竊欲我父老昆弟深念夫愛國固吾人之天職，愛鄉亦吾人義所不可廢。吾人既負救國之責，而整治鄉邦，亦宜引爲己任。夙夜孳孳，而致力於所謂培養民力，增進民智，扶持風俗，發展自治，探人之所長，去我之所短，以發揚吾粵之光榮，永永爲全國之儀型，以馳譽於世界。如是而我父老昆弟愛國之心乃可云盡，救國之責乃可完滿而無憾。不然徒舍近而圖遠，譬之巨厦，第事粉飾外觀，不知其內之蠹蝕，日積月累，必至棟摧樑崩而後已。此豈我父老昆弟所忍出也。文行矣，翊衛桑梓，發揚光大，重勞我父老昆弟之慮劃。溯回珠江，瞻望五嶺，語長心重，不覺觀纏，區區之忱，維我父老昆弟共鑒之。孫文。」

###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分電唐紹儀等七位政務總裁，請速就職。

廣州國會非常會議已議決改組元帥制之軍政府爲合議制，並選舉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孫文、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爲政務總裁。本日，國會非常會議致電唐等，請速就職。電文云：

「日本唐少川先生、畢節唐冀廣先生、廣州孫中山先生、廣州林悅卿先生、南甯陸幹卿先生、上海岑西林先生均鑒：軍政府改組，本會議決已於巧日宣布，並通電宣言，諒邀鑒鑒。旋於二十日選舉政務總裁，少川、冀廣、中山、秋庸、悅卿、幹卿、西林諸公均當選，同人等歡欣鼓舞，慶國得人。務望諸公迅速就職，共肩鉅任。從茲護法各省統一告成，內既增國民之信仰，外可得友邦之贊同。行見逆燄銷沉，還我大法，民國萬禩，利賴無窮，國會非常會議馬。」（註四）

蔣中正氏返三河壩行營，孫中山先生垂詢永定捷狀，喜動顏色，並詳示國防

### 機要。（註五）

###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海軍刑事條例」及「海軍審判條例」。

北京政府本日制定公布「海軍刑事條例」一百一十條及「海軍審判條例」五十九條，茲誌各該條例全文如后：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六二六

# 一、海軍刑事條例目錄：（註六）

第一編 總則：自第一條至第二十三條

## 第二編

第一章 叛亂罪，自第二十四條至第三十二條。

第二章 擅權罪，自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六條。

第三章 辱職罪，自第三十七條至第五十八條。

第四章 抗命罪，自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條。

第五章 暴行脅迫罪，自第六十一條至第六十九條。

第六章 侮辱罪，自第七十條至第七十一條。

第七章 詐僞罪，自第七十二條至第七十九條。

第八章 掠奪罪，自第八十條至第八十二條。

第九章 逃亡罪，自第八十三條至第八十八條。

第十章 軍用物損壞罪，自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三條。

第十一章 關於俘虜之罪，自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九條。

第十二章 違令罪，自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九條。

附則 第一百一十條。

## 二、海軍刑事條例（註七）

### 第一編 總 則

第一條 本條例施行後，海軍軍人犯罪者適用之，其施行以前未經確定裁判者，比較新舊二條例從輕處斷。



第二條 雖非海軍軍人，犯左列各罪者，亦適用本條例：

一、第二十九條之罪。

二、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之罪。

三、第七十一條之罪。

四、第七十四條、第七十六條之罪。

五、第八十條、第八十一條之罪。

六、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

七、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八條之罪。

八、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一條之罪。

第三條 海軍軍人在民國外，犯本條例所列之罪者，以在民國內犯罪論。

雖非海軍軍人，在民國外犯本條例第二條所列各款之罪者亦同。

第四條 海軍軍人在民國外犯刑法，或其他種法令之罪者，以在民國內犯罪論。

其在本國海軍占領地域內之本國人民及俘虜犯罪亦同。

第五條 本條例於陸軍軍人在海軍艦船內者，及作戰時賃借之船舶，由海軍管轄者，適用之。

第六條 本條例於戰時或戒嚴時，在海軍之艦船、官署、軍港、船廠、船塢、礮臺、要塞、營汛、醫院、

監獄、學校，或戒嚴地域犯罪者，雖非軍人適用之。

第七條 對於與海軍共同作戰之陸軍軍人之行為，依其職務官等階級，照海軍軍人一律辦理。

對於與海軍共同作戰之外國海軍軍人之行為亦同，但限於其國有相互之規定者適用之。

第八條 稱海軍軍人者，謂海軍官佐、見習生、准尉官、士兵之如左所列載者：

一、在海軍現役者。

二、豫備役後備役之在召集中者。



第九條

三、前兩款外，著用海軍制服者。

左列各款准海軍軍人：

一、海軍所屬之學員學生匠役。

二、海軍軍屬。

三、服海軍勤務之陸軍軍人。

四、巡防隊、陸戰隊之官長士兵。

五、服海軍軍艦勤務之外國人。

六、戰時歸海軍管轄之船舶內人員。

第十條

陸軍官佐、陸軍候補生、陸軍准尉官，視同海軍官佐。

第十一條

海軍軍士奉臨時官佐之職，或兵目奉臨時軍士之職者，均以臨時之職視之。

第十二條

稱海軍軍屬者，謂海軍文官及同等待遇者，並服海軍艦隊官署、學校、特務機關及戰時海軍特務機關之勤務者。

第十三條

稱陸軍軍人者，謂陸軍刑事條例所稱之陸軍軍人。

第十四條

稱上官者，謂於有命令關係之海軍軍人，間有下命令權者，無命令關係而官等等級在上者，視同上官。

第十五條

稱指揮官者，謂指揮艦隊或軍隊之海軍軍人。

第十六條

稱守兵者，謂於艦船及海軍巡防隊、陸戰隊、駐紮地海軍官署學校、監獄特務機關及，戰時海軍特務機關，為仗衛或警戒之海軍軍人。

第十七條

稱軍中者，謂在左列海軍艦隊陸戰隊之內：

一、執戰時體勢之艦隊、陸戰隊，但留守特務機關之巡防隊，未奉戒嚴令者，不在此限。  
二、不執戰時之體勢，而在對敵狀態之艦隊、陸戰隊。

三、當事變或地方騷擾之際，已奉命令戒嚴者。

第十八條 凡執行死刑時，依管轄海軍法衙之長官所定之處，鎗斃之。

第十九條 宣告徒刑者，於海軍監獄執行之。其無海軍監獄處所，得以其他監獄及就近之禁閉室執行之。但法令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因鎮壓多衆共同之暴行，或戰時急迫，以保持軍紀之故，而有不得已之行爲，不爲罪。但超過必要程度者，因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二十一條 前條之規定，凡犯刑法及他種法令之罪者，均適用之。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與陸軍刑事條例均有正條，且其刑無輕重之別陸軍軍人，准海軍軍人者，可適用陸軍刑事條例。

第二十三條 暫行刑律總則，與本條例不相牴觸者。均適用其規定。

## 第二編 分 則

### 第一章 叛 亂 罪

第二十四條 結黨執兵器而爲叛亂之行爲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 一、首謀及參與機密者死刑。
- 二、指揮羣衆或執行要務者，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一等有期徒刑。
- 三、附和隨行者二等有期徒刑。

在航海中犯本條第二款第三款之罪者，加一等處斷。

第二十五條 意圖叛亂、結黨、掠奪兵器、彈藥，及其他供軍用之物品者，刑同前條。

第二十六條 爲左列之行爲者處死刑：

- 一、以艦隊、軍港、軍隊、要塞、堡壘、砲臺、水魚雷衛所、造船所、艦艇、兵器、彈藥，及供軍用場所建造物或其他物品，交付於敵國者。



二、爲敵國作間諜及幫助敵國之間諜者。  
三、爲敵國募兵者。

四、洩漏軍事上秘密於敵國，或擅打旗號電報，授意於敵國者。

五、爲敵國作嚮導、或引港、或以詐術或他法，使敵人侵入軍港、或其他爲防禦而設之建築者。

六、強要指揮官降敵國者。

七、爲敵國奪取，或縱放捕獲船舶或俘虜者。

第二十七條 意圖利敵而爲左列之行爲者，處死刑：

一、損壞艦隊、軍港、軍隊要塞、堡壘、敵臺、水魚雷衛所、造艦所、艦艇、兵器、彈藥及供軍用場所建造物，或其他物品，及其他方法，致不堪使用者。

二、損壞或壅塞水陸道路、水上燈塔、標記，或以其他方法，妨害艦船軍隊往來者。

三、指揮官率艦隊、軍隊不就守地或配置地，或離其地者。

四、妨害艦隊軍隊聯絡集合，或誘使之潰走者。

五、有意使缺乏兵器、彈藥、糧食、被服，及其他供軍用之物品者。

六、詐傳命令通報或報告，及爲虛僞之命令通報或通告者。

七、造言飛語，及在敵前呼叫喧噪者。

第二十八條 於前二條所列外，或以其他方法與敵國以利益，而使本國軍事上蒙其損害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二十九條 意圖使軍隊暴動而煽惑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第三十一條 預備或陰謀犯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八條之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

第三十二條 預備或陰謀犯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之罪，於事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



## 第二章 擅權罪

第三十三條 凡未受宣戰之命令，或已受休戰媾和之告知，無故對外國開戰者，處死刑。但先經敵人開戰而為正當之防禦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四條 指揮官於職權外之事，非有不得已之理由，擅自進退其所率艦隊或軍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二等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十五條 不待命無故為戰鬥者，刑同前條。

第三十六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 第三章 辱職罪

第三十七條 指揮官不盡其所應盡之責，而降敵者，或委棄軍港衛所或艦船於敵者，處死刑。在尚有戰鬥之時，而率艦隊或在軍隊，或輸送船舶却逃避者，亦同。

第三十八條 指揮官率艦隊、軍隊無故不就守地或配置地，或離去其地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則死刑。

二、軍中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第三十九條 艦長當其艦船破亡沉沒時，無故先眾人離去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

二、軍中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條 在敵前非不得已之時，先將艦船兵器毀棄者，處死刑。

第四十一條 當遠見敵軍時，不即命令備戰，或聞戰鬥號報，不到集合處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在敵前躲避危險，擅離勤務所在地，或應到之處不到者，亦同。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第四十二條 在敵前對於敵艦可以追捕或轟毀，而退縮不前者，處死刑。

第四十三條 故意漏洩應行秘密兵器彈藥之製法，及關於軍事之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因過失犯本條之罪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四條 非有正當理由，故意將艦船擱淺、觸礁、碰撞及其他危險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因致而艦船沉沒或破亡，或致人於死，或多衆受傷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四十五條 前條之所爲出於過失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六條 指揮官對於有要求出兵救援及彈壓權之官吏，無故不應其請求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七條 受護衛商船之命令，於其職務要求賄賂或期約，或收受者，或委棄其船舶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八條 守兵及當值員兵因睡眠或酒醉，怠其職務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或航海時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四十九條 在敵前遇本軍或同盟助戰國之艦船危急時，無故不盡救護之責者，處二等有期徒刑。對於所護衛

之船舶，無故委棄不顧者，亦同。

第五十條 配給有害健康之飲食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第五十一條 保管軍事機密之圖書物件，當危急時，不盡其不委棄之方法，致委於敵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二條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掌傳達關於軍事之命令通報或報告，而無故不爲傳達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因而失誤軍機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偵探巡察，或偵察勤務，而報告不實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三條 在軍中或戒嚴地域，掌支給或運輸兵器、彈藥、糧食、被服及其他供軍用物品，無故使之缺乏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五十四條 當部下多衆共同爲犯罪行爲時，不盡其彈壓之方法，或知有妨害海軍之行爲而不出力制止者，處四等有期徒刑；如因此潰變擾害地方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五條 當艦船擱淺、觸礁、碰撞及其他危險時，不盡救護之方法，致沉沒或損壞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六條 常本國外國船舶擱淺觸礁及其他危險，來請援救，無故不應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七條 因取用兵器或彈藥之不注意，致毀傷他人之身體者，處五等有期徒刑；至死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五十八條 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之未遂犯罪之。

#### 第四章 抗 命 罪

第五十九條 反抗上官之命令或不服從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或航海時，二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犯本條第二款、第三款之罪，因而釀生重大變故者，得依第一款處斷。

第六十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死刑，餘衆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或航海時，首謀一等有期徒刑，餘衆二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首謀二等有期徒刑，餘衆四等有期徒刑。

犯本條第二款、第三款之罪因而釀生重大變故者，得依第一款處斷。

#### 第五章 暴行脅迫罪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六三三



第六十一條 對於上官爲暴行或脅迫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及航海時，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其餘，一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二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及航海時，首謀死刑，餘衆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其餘，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如因而發生重大變故者，得依敵前處斷。

第六十三條 對於守兵爲暴行或脅迫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二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三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四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無期徒刑，餘衆二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首謀二等有期徒刑，餘衆三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五條 對於上官或守兵以外之海軍軍人，當執行職務時，爲暴行或脅迫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六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首謀，一等有期徒刑。

二、餘衆，三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七條 軍人聚衆意圖爲暴行或脅迫，已受上官解散之命令，仍不解散者，處二等有期徒刑；知情隱匿而不即報上官，或在場故縱而不出力制止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八條 濫用職權而爲凌虐之行爲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六十九條 第六十一條至第六十七條之未遂犯罪之。



## 第六章 侮辱罪

第七十條 對於上官而加侮辱，或直接以文書侮辱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其公示圖畫文書、偶像，或演說或登報，及其他以公然方法侮辱上官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一條 對於守兵而加侮辱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 第七章 詐偽罪

第七十二條 關於軍事上為虛偽之命令、通報或報告，及詐傳命令、通報或報告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軍中或戒嚴地域，二等有期徒刑；因而失誤軍機者，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三條 關於軍用糧餉銀錢或軍需品，為虛偽之報告，而侵蝕者，處三等有期徒刑；以其其他之方法得非法之利益者，亦同。

第七十四條 戰時或事變之際，關於軍事上造言飛語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五條 隱匿捕獲船舶或其捕獲品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六條 冒用海軍制服及徽章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七條 軍醫偽證軍人之身體強弱及其疾病者；處五等有期徒刑，囑託者，亦同。

第七十八條 意圖免除兵役，偽為疾病或自毀傷身體，及為其他詐偽之行爲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第七十九條 意圖免從軍或避危險之勤務，而為前條之行爲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二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 第八章 掠奪罪

第八十條 掠奪戰地占領地或駐泊地內本國或外國人民財產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輕者，處一等有期徒刑；掠奪俘虜降人之衣服財物者，亦同。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其搶掠或強姦婦女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八十一條 犯前條之罪，因而傷人或致人於死者，處死刑。

第八十二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第九章 逃亡罪

第八十三條 無故離去職役或不就職役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一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過三日者，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過六日者，五等有期徒刑。

第八十四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過三日者，首謀一等有期徒刑，餘衆二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過六日者，首謀三等有期徒刑，餘衆四等有期徒刑。

第八十五條 犯第八十三條之罪，竊取兵器及其他重要物品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三等有期徒刑。

第八十六條 夥黨犯前條之罪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首謀死刑，餘衆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餘衆一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首謀一等有期徒刑，餘衆三等有期徒刑。

第八十七條 投敵者處死刑。



第八十八條 第八十三條第一款、第八十四條第一款、第八十五條第一款、第八十六條第一款、及第八十七條之未遂犯罪之。

第十章 軍用物損壞罪

第八十九條 燒燬或炸燬艦船水魚雷衛所營署船廠船塢或儲藏彈藥庫及軍需品之倉庫或其他建築物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九十條 損壞前條所列各物及軍用電線浮標燈塔，並其他一切軍用之建設，或使之不堪使用者，處一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一條 燒燬或炸燬兵器、彈藥、汽機、電機、糧食、被服及其他軍用物品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 一、軍中或戒嚴地域，死刑或無期徒刑。
- 二、其餘一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二條 毀棄或傷害前條所列各物者，處三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三條 本章之未遂犯罪之。

第十一章 關於俘虜之罪

第九十四條 監視或護送俘虜，使之逃亡者，處二等有期徒刑；出於疎忽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五條 意圖使俘虜逃亡，而為暴行或脅迫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劫奪俘虜者，處二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藏匿逃亡之俘虜或使之隱蔽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八條 無故對俘虜為殘暴或苛虐之行爲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第九十九條 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之未遂犯罪之。

第十二章 違令罪

第一百條 欺蒙守兵通過守所或不服守兵之禁止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一、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二、軍中或戒嚴地域，四等有期徒刑。

三、其餘五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一條

在鄉軍人，無故逾召集之期限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戰時或事變之際，逾五日者，二等有期徒刑。

二、平時，逾十日者，五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二條

當艦船危急之時，不待指揮官之命令，擅離艦船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敵前，三等有期徒刑。

二、其餘，四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三條

發禮礮號礮及其他空礮時，裝填彈丸或瓦石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四條

軍中或戒嚴地域，聞急呼之號報，而不集合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意圖違背服從之義務，而以文書圖說刊寫散布或演說者，處四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六條

意圖違背服從之義務，而結黨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首謀，三等有期徒刑。

二、餘衆，四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七條

違背職守而結社集會入黨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首謀，四等有期徒刑。

二、餘衆，五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八條

守兵無故發槍礮者，處五等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九條

第一百條之未遂犯罪之。

附則



第一百一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三、海軍審判條例目錄（註八）

第一章 總則：自第一條至第五條。

第二章 軍法會審之組織：自第六條至第九條。

第三章 軍法會審之權限：自第十條至第十七條。

第四章 海軍檢察：自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五條。

第五章 審問：自第二十六條至第三十一條。

第六章 判決：自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六條。

第七章 再審：自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八條。

附則 第五十九條

### 四、海軍審判條例（註九）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軍人犯海軍刑事條例，或刑律所揭各罪，或違警罰法，及其他法律之定有刑名者，又雖非軍人而犯海軍刑事條例第二條所列之罪者，均依海軍軍法會審審判之。其海軍官署或軍人受有損害之附帶私訴者，亦同。但軍法會審須由主管部或主管最高級長官核令組織。

第二條 海軍軍法會審，不准旁聽，但宣告判決時，軍人准其旁聽。

第三條 本條例稱軍人者，即海軍刑事條例第八條、第九條所揭之謂。

第四條 本條例稱上官者，即海軍刑事條例第十四條所揭之謂。

第五條 軍人犯刑法上之罪或違警罰法及其他法律之罪者，有軍事檢察權諸官，均有起訴之權，但罪應親告者，不在此限。

#### 第二章 軍法會審之組織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六四〇

第六條 軍法會審之類別如左：

高等軍法會審：設於海軍部。

軍法會審：設於海軍部或海軍總司令公署，或各艦隊司令所乘之艦。

臨時軍法會審：設於各艦隊或各艦營。

第七條 各軍法會審以審判長、審判官、軍法官、錄事編成之。

第八條 高等軍法會審、軍法會審置審判長一員、審判官四員，依被告人之身分，如左表所定派充之。但被告人為軍醫、軍需製造、陸戰隊人員，而所犯之罪與其職務有關係者，審判官中須有二員以上與被告人

同職務者派充之，臨時軍法會審亦同，並得減審判官一員或二員，及遴派專任審判官審判，暨省略審判上之程序。

審判長

審判官

被告人

校官一員

尉官四員

海軍上士以下軍人

校官一員

上尉或中尉二員  
少尉二員

海軍少尉及同等軍人

校官一員

上尉二員  
中尉二員

海軍中尉及同等軍人

上校或中校一員

少校二員  
上尉二員

海軍上尉及同等軍人

上校一員

中校二員  
少校二員

海軍少校及同等軍人

少將一員

上校二員  
中校二員

海軍中校及同等軍人

中將一員

少將二員  
上校二員

海軍上校及同等軍人

上將一員

中將二員  
少將二員

海軍少將及同等軍人

上將一員

上將一員  
中將三員

海軍中將及同等軍人

上將一員

上將二員  
中將二員

海軍上將

第九條 海軍艦艇遠離總司令駐防之處，或在外國時，應由總司令呈請海軍部付與艦隊司令或艦長，以組織軍法會審之權。

### 第三章 軍法會審之權限

第十條 軍法會審審判所屬校官以下及同等軍人之犯罪者。

第十一條 高等軍法會審審判將官及同等軍人，或直接部屬軍人之犯罪者。

第十二條 再審由高等軍法會審審判之，但缺席審判之再審，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高等軍法會審因境地遠隔或別項障礙，得命審判長、審判官、軍法官馳赴該處組織審判。

各軍法會審得不以所屬之軍官爲審判長，審判官由該管長官呈請海軍總長遴派，但海軍總長因事實上之便利，得以被告人移送於其他軍法會審審判之。

第十四條 臨時軍法會審，卽就艦上或艦艇所駐區域，審判校官以下及同等軍人之犯罪者。

第十五條 俘虜降人之犯罪者，由軍法會審審判之。

第十六條 軍人二人以上之共犯或附帶犯，若各異其管轄時，以先從事審判之軍法會審審判之。若屬於高等軍法會審所管轄之共犯及附帶犯，由高等軍法會審審判之，與陸軍軍人共犯或附帶犯時亦同。

第十七條 軍人犯罪在任官任役前，而發覺在任官任役中者，以軍法會審審判之。其犯罪在任官任役中，而發覺在免官免役後者，歸普通法院審判，但因本案褫奪官，不在此限。

### 第四章 海軍檢察

第十八條 軍人犯刑法上之罪、或違警罰法、及其他法律之罪者，有軍事檢察權諸官，均有搜查憑證之權。

第十九條 該管各級官長知其所屬有現行犯時，得爲訊問及檢察，或委軍事檢察官行之。

第二十條 軍事檢察官以左揭各員充之：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一、海軍部副官、各司令副官。

二、海軍局所警察官、巡隊長。

三、海軍艦船練習副長、學校學監。

四、各軍法會審臨時選派者。

第二十一條 軍人犯罪時，不論何人，得告訴於犯罪地，或被告人所在。艦營局所校之軍事檢察官，及該管各級上官，因軍人犯罪致受損害者，亦同。

第二十二條 軍事檢察官、憲兵、司法警察官、巡警、見有軍人爲現行犯者，得逮捕之。

憲兵、司法警察官、巡警，逮捕軍人後，應迅速送交軍事檢察官，或該管各級上官。

第二十三條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關於軍人犯罪受有告訴發時，應交付於軍事檢察官。或該管各級官長。

第二十四條 軍事檢察官及該管各級官長，知有與軍人共犯之常人，得依第二十二條辦理。

第二十五條 軍事檢察官及該管各級官長，行檢證處分後，對於被告事件，應付以證憑物件，添具調查書，依左列之程序行之：

一、認爲犯刑法上之罪者，呈報於上官。

二、認爲犯違警罰法之罪者，送於犯罪者所屬之官長。

三、認爲管轄違異者，若係海軍軍人，送於該管之海軍檢察官。若係陸軍軍人，送於該管之陸軍檢察官，若係常人，送於該地之檢察廳。但與軍人共犯之常人，應呈由上官核定。

四、屬於高等軍法會審之權限者，應呈報於海軍部。

## 第五章 審 問

第二十六條 海軍部及其他上官受理被告事件，應發交軍法官審問之。

第二十七條 軍法官行審問時，應發傳票。如認爲有必要時，得發拘票，但須即時報告該管上官。

被告人依傳票出庭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訊問之。依拘票出庭者，須於四十八小時內訊問之。

訊問被告人，經過前項所定時限，仍須留置者，須發看管票；被告人因疾病或其他正當重要事故，不能依傳票或拘票出庭者，得由軍法官就其所在地訊問之。若被告人在遠隔地時，得開示應訊問事件，囑託其地之軍事檢察官、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代為訊問，及送達傳票與執行拘票。其應由該管上官呈咨轉行者，各依例辦理。

第二十八條 應傳拘之被告人逃匿，得通行各該官署及各地檢察廳、警察官署，一體拘捕。其應呈請咨行，及呈請通緝者，各依例辦理。

其重要罪犯，依前項之規定秘密行之。

第二十九條 軍法官行審問時，發見有共犯、附帶犯、或正罪外，尚有餘罪者，得逕行審問。但共犯、附帶犯，如屬於高等軍法會審管轄時，應報告該管上官，或海軍總司令轉達海軍部。

第三十條 審問與軍人共犯之常人既畢後，須將該常人連同供詞、證憑物件，送於該管檢察廳，或其他行使檢察權之官廳。

第三十一條 軍法官審問終結後，應具意見書，並訴訟書類，呈報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上官核辦。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上官，認為應開軍法會審者，應卽下組織軍法會審之命令。

軍法官審問終結後，認為管轄違異，或應免訴者，應卽作成意見書，連同訴訟書類，送呈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上官請求宣告。

## 第六章 判 決

第三十二條 軍法會審以審判長，審判官、軍法官、錄事列席開之。但審判長有自行訊問被告人，或令審判官及軍法官訊問之權。

第三十三條 審判長自開庭以至判決終結之間，認為有必要時，得發傳票、拘票、及看管票。

第三十四條 審判長因法庭之警戒，得為相當之處置。

第三十五條 凡應處徒刑以上之刑之被告人逃走，開庭時不能出庭，及應科罰金之被告人接到傳票，至開庭時不出

庭者，均得爲缺席審判。

第三十六條 判決數人共犯時，被告人中雖有不出庭者，得對於出庭者判決。

第三十七條 判決書應由軍法官依左列各款作成與審判長、審判官、錄事一同簽名、蓋章，連同訴訟書類，呈覆海

軍總長、海軍總司令，或該管上官：

一、判決理由。

二、有罪之判決書應載明其犯罪證據，及應處罪之法文正條。

三、無罪之判決書，應載明被告人死亡，或本人錯誤，或被告事件不成罪，或犯罪證據不完備等事。

四、免訴之判決書應載明起訴權之時效，或大赦、特赦、或經確定判決，或法律上應全免其罪等事。

五、管轄違異之判決書，應載明管轄違異之事實。

六、有私訴之判決者，應載明私訴之事實。

七、被告人之官職、隊號、姓名、籍貫、年齡、住所，及判決之年月日。

第三十八條 左列各款，由該管上官以訴訟書類，連同判決書，呈由海軍部，或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

附以意見書，呈請核定。凡係高等軍法會審之判決者，由海軍部下宣告判決之命令；係其他軍法會審者，由海軍部或海軍總司令，發交該管最高級上官，使下宣告判決之命令：

一、應處死刑者。

二、將官、校官、及其同等軍人，應處徒刑者。

三、尉官、准尉官、及其同等軍人，應處三等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第三十九條 尉官、准尉官、及其同等軍人，應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者，由該管上官於宣告判決後，報告海軍部、

海軍總司令，或呈由該管最高級長官，按季彙案呈報。

第四十條 士兵應處徒刑者，由各該管上官於宣告判決後，鈔錄全案，報告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呈由該管最

高級上官，咨部備核。

第四十一條 軍法會審在戒嚴或接戰地，及其第九條之情形時，艦隊司令或艦長，得不依第三十八條之例，逕下宣告判決之命令。但須於宣告判決後鈔錄全案，報告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

第四十二條 對於將官處重罪之刑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四十三條 在外國或航海中，艦隊司令及艦長對於受宣告輕罪之士兵、工役，得令服役。服役之日數，算入刑期內，得以二日抵徒刑一日。

第四十四條 上官如認軍法會審之判決不合法者，得令再議。其無逕下宣告判決之命令權者，可附意見於判決書後，呈報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

第四十五條 各軍法會審之判決，或由上官呈報之判決，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認為不合法者，得令再議。

第四十六條 奉到宣告判決命令後，審判長、審判官、軍法官、錄事，應即列席，傳喚被告人出庭，由審判長宣告判決。

第四十七條 應處徒刑以上之刑之，被告人，逃匿或於受宣告後逃走，得發拘票，或通行各官署拘捕。其應呈請查達，或令行及呈請通緝者，各依例辦理。

#### 第七章 再 審

第四十八條 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如認各軍法會審有判決不當之宣告者，得令再審。

第四十九條 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於宣告判決後，被告人得為再審之呈訴。被告人死亡，得由其親屬為之：

一、關於殺人罪，於刑之宣告後，有被殺者於被告犯罪後，仍然生存，或被告犯罪前已死亡之確證者。

二、同一案件，別有人已受刑之宣告而非共犯者。

三、以犯罪前之公正證書，證明其當時不在犯罪處所者。

四、因有人犯陷害被告人之罪，而已受刑之宣告者。

五、以公正證書證明訴訟書類有偽造或錯誤者。



第四十九條 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知有前條所列之事實者，得令再審。

第五十條 該管上官於宣告判決後，發見第四十八條所列之事實，應附意見書於訴訟書類，呈明海軍部或該管最高級上官。

第五十一條 缺席審判受徒刑以上之刑者，自宣告日起至刑之期滿免除日止，得呈訴再審。但已知有判決宣告，或已就捕，或自首者，非在十日內，不得呈訴再審。

其受罰金之宣告者，自宣告書送至本人住所之日起，限十日內得呈訴再審。

第五十二條 再審之呈訴，無論刑罰在執行中或免除後，均得行之。

第五十三條 因被告人之請求而再審者，其判決之刑，不得較原判決加重。

第五十四條 凡呈訴再審，應遞呈於管轄該軍法會審之最高級上官，若在高等軍法會審，應遞呈海軍總長。

軍法官呈訴再審者，應具理由書，附以原審判決宣告書，及證憑之書類謄本，由上官查核，呈送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被告人其親屬呈訴再審者，應具理由書，呈由軍法官，附加意見書，經上官核定，呈送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

該管上官對於缺席審判之呈訴再審，應即令再審。

第五十五條 海軍部、海軍總司令、及各該最高級上官，受再審之呈訴，如認為應行再審，或由該管上官呈請，再審時，應即令再審。

第五十六條 軍法會審，對於缺席審判之呈訴再審，得不呈海軍部、海軍總司令、或該管最高級上官，即行再審。

第五十七條 海軍部、海軍總司令、及該最高級上官，下有再審之命令，如其刑正在執行中者，即停止執行。係死刑者，由呈訴再審時，停止之。

第五十八條 再審事件前，係呈請核定者，再審判決，應仍候呈請核定後施行。

附 則

第五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禁止與敵通商條例施行細則」。

本日，北京政府制定公布「禁止與敵通商條例施行細則」計十條，茲誌條文如后：

## 禁止與敵通商條例施行細則（註一〇）

第一條 依禁止與敵通商條例第一條規定，除外例之範圍屬於農商部主管者，依本細則所定行之。

第二條 禁止與敵通商條例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所列之人或法人，在中國境內，因維持其日常生活，或保存其事務所，而為直接必要之交易，概得為之。

第三條 左列各項物品之輸入，不在禁止之列。

（一）染料工業用品及醫藥品。

（二）書籍及新聞雜誌，經稅關檢查者。

（三）外國專使公使或領事，攜帶來華之自用品，及公使館領事館之公用品。

（四）一般旅客之携帶品，經稅關認為適當者。

第四條 除第二款、第三款規定者外，非經農商總長之特別許可，概不得為對敵通商之行爲。

第五條 凡欲呈請特別許可者，須詳列通商之場所，物品之種類，及必需通商之理由，呈由該管地方行政長官，咨請農商總長核辦。

第六條 禁止與敵通商條例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所列之人或法人，農商部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或委託地方主管廳，特別監察，隨時報部。

第七條 為前條監察時，凡受監察之業主，或其經理人，應對財產狀況，及最近六個月營業情形，詳細開列陳述，不得隱匿違抗。

第八條 凡依本細則第二款、第三款所規定，及得第四條之特別許可者，農商總長認為必要時，得隨時取消或限制之。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六四七

第九條 違背本細則之規定者，依禁止與敵通商條例第三條規定處罰。

第十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

### 北京政府自本月起，延付俄國庚子賠款。

我國自加入歐戰後，曾與協約各國協議，將庚子賠款延期五年交付，業經各國允許，惟俄國僅延交三分之一，已於上年十二月起實行。現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俄國內亂日甚，其新政府尙未經各國承認，近復與德國單獨媾和，決定自本月起全部延期交付，並已行文總稅務司查照。（註一一）

### 駐美公使顧維鈞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告知中日協定梗概，以資應付僑衆諮詢。

中日共同防敵協定之成立，中外人士咸表關切，駐美公使顧維鈞以僑民紛紛問詢，乃於本日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告知該協定內容，以資應付。電文曰：

「外交部：顧。十三日電計達。報載中、日軍事協約，十七日簽字，大致軍官、餉械由日供給，如中國願意，日兵可進駐中國境內，至東清鐵路並可由日派員管理等語。各界紛詢，僑情尤切。除經設法解釋外，擬請賜示梗概，以資應付，並抄寄約文。鈞二十一日。」（註一二）

### 北京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請廢止「中日軍事協定」。

先是，留日學生因反對北京政府與日本秘訂「中日軍事協定」，除組織「大中華民國救國團」外，並發動全體學生罷學歸國，至本月中旬，留學生陸續回國者，約計二千五百人左右。惟其回國請願，並未獲得成效。北京學生激於義憤，乃發動示威遊行，向北京政府請願。

本日，北大、高師、法政、高工四校學生二千餘人，浩浩蕩蕩，前往新華門總統府，要求請見代總統馮國璋，詢問中日共同交涉條件，並請宣布條文及廢止該協定。馮終於接見學生代表段錫朋，雷國能、許德珩、易克嶷、方豪、王政、魯士毅（以上北大），熊夢飛、劉裕房、劉昂（以上高師），鄧翔海



夏秀峯、朱發祥（以上高工）等十三人。

此一學生示威運動，雖未獲得具體成果，但却得到天津、上海、福州等處學生響應，是爲翌年「五四」運動之先聲。（註一三）

### 張懷芝電呈北京政府辭湘贛檢閱使職。

湘贛檢閱使張懷芝所部第二路北軍，因對南戰爭相繼失敗，即未前進，急思返回魯督本任，前已電辭第二路總司令。本日，再電北京政府，略謂：湘贛兩督於統軍作戰，均精幹穩當，無庸再行檢閱，請即取消檢閱使之職。（註一四）

註一：黨史會編：「國父全集」，冊一，頁八三三——八三四。

註二：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〇。

註三：同註一，頁八三四——八三六。

註四：孫曜：「中華民國史料」，頁四二九。

註五：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上輯，頁五七。

註六：「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八三六號，頁四八二。

註七：同註六，頁四八二——四九八。

註八：同註六，頁四九八。

註九：同註六，頁四九九——五〇八。

註一〇：同註六，第八三七號，頁五三五——五三六。

註一一：「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六。

註一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六〇。

註一三：「教育雜誌」，九卷六號記事門，頁四四——四五。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二日

六五〇

註一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 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令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妥商宣布中日協定之時間。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告駐日公使章宗祥，以中日防敵協定之簽定，遭致外間猜疑，謠言頗多，望其與日本協議共同宣布該協定之時間，以消弭外界之誤會。電文云：

「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簽字後，外間不明真相，謠言頗多，若兩政府能同時宣布，自可消除誤會。再協商各國應否通知，亦應商妥。又查三月二十五日在東京換文之有效期間，曾於同日附函聲明，由軍事當局商定，此節本次軍事協定，並未提及，似應由執事與日外部換函，重行聲明，該公文應與此次軍事協定同時失其效力。統希妥商電復外。」（註一）

## 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訓誡留日學生及監督。

北京政府教育部為留日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罷學歸國事，於本日佈告通令該生等及學生監督江庸，限其速返就學，否則將予嚴厲制裁。令文云：

「歐戰形勢日益變化，其為遠東全局與我國領土國防上之關係亦日益危迫。政府切籌國家前途之利害，認為與東邦有協定軍事計畫之必要。徒以此項協定關係軍事秘密，未便遽行宣布，以致未能消釋國民一部分之疑慮，此殆事勢之無可如何者。初不料身處海外熟諳國際情勢之留學士子，亦未能深察而曲諒，乃至奔走呼號，廢時輟學；甚且相率回國，此則本總長所深為耿耿者也。國之不競，根本原因在於人才學術，諸生誠有恫夫侮辱之侵尋，權利之損失，則所為發奮淬勵矢以新瞻者，將必有道聞力學以救國者矣，未聞廢學以救國者也。不寧惟是，國家危存亡之際，其所賴於士夫學子之貢獻者，在發揮其充實之學問，以貫徹其百折不撓之識力。而居恆尙意氣，侈言愛國之士，其為裨於實際者，曾無幾焉。吾國今日正人才絕續之交，為學子者，不自專精致力於修養之途，而猥以奔走國事相標飾，舉國家根本託命所在，加之以戕賊。人才之希望將絕，國事乃益不可問矣。外變方殷，內憂未已，士夫涵

於權利之競爭，學者狃於目前之利害，進無以應世界之潮流，退無以培國家之基礎，諸生處此應具有絕大之覺悟，發奮猛省，獨立孤行，不爲一時情感所驅遣，不爲羣衆心理所搖奪。須知改造個人，乃建設國家之根本，而修養學行，卽諸生唯一報國之道也。本總長深願現時回國諸生，剋日東渡，鎮靜求學；其未經回國者，亦各互相警策，幡然就校，勿以寶貴之時日，供無聊之犧牲。倘猶藉口國是，放棄學業，或直接間接施其阻礙挑撥之手段，貽誤我國前途所託命之青年，是何異自棄棄國，我國人所當共棄者，本總長亦不能無嚴重之制裁也。惟諸生勉之！戒之！除布告外，特此令仰該監督查照，並通令各該生遵照。此令。」（註二）

### 英國使館巴參贊會晤北京政府外交次長陳籙，探詢中日協定之內容。

本日，英國使館巴參贊會晤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陳籙，探詢有關中日協定之內容，茲誌談話內容如下：

「巴云：本日各報均載中、日新約業已簽押，朱使特命來詢該約內容是否與甲寅日刊所登之十二條相符。如能密以見告，不勝感謝。」

次長云：內容大致相符，字句間容或有出入，記不甚清也。

巴云：該約中載有細則，是否亦已商定。

次長云：細則尚未商定，俟將來軍事進行時，由雙方軍事委員臨時再行商訂。

巴云：尚有關於海軍條件，其內容可得聞否。

次長云：海軍條件以陸軍條件爲底本，大約相去不遠。此外並有說明書，專解釋此項條件之用，恐彼此或有所誤會，人民或有所疑慮也。

巴云：中、日政府對於此項條約擬公布否。

次長云：日前據新將軍稱，得駐日章公使電云，晤後藤外相，彼謂此項條約不妨公布等語。本國政府當亦同意，俾人民咸知真相，一切謠言自無由發生耳。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三日

六五二

巴云：然則擬於何時公布。

次長云：各報業已登載大略，公布日期當亦不遠。

巴云：此事蒙貴次長詳細見告，謹代朱公使致謝。」（註三）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六〇。

註二：「教育雜誌」，第十卷第六號，頁三七——三八；「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八三八號，頁五五七。

註三：同註一，頁一五九——一六〇。

## 二十三日 全國商會聯合會代表會見段祺瑞，詢問有關中日軍事協定事。

全國商會聯合會本次大會，對中日軍事協定事特別關切，今因該協定已經簽字，特推舉呂遠先、安廸生赴京，向北京政府質問。本日下午，呂、安二人，在北京府學胡同謁見段祺瑞總理。當經延見。呂安兩人詢問中日新提條件，已否簽字？內容如何？何以不早宣布？段總理答已簽字。條件內容外間已略有洩露，事關軍事秘密，無宣布之必要。呂安兩人又問在中國之日本軍隊，究竟有無限制？附屬事項均不公布，按照軍事秘密辦理云云，究竟附屬係何事項？所謂軍事秘密，是否另有秘密條件？且外間紛傳海軍亦有條件，內容如何？段總理答：「此項條件，標明協定二字，所謂協定者，必須我國認可，此即是限制附屬事項，即解釋條件範圍以內之辦法。軍事秘密，即指此條件而言，並無其他條件。海軍本訂有條件，內容與此條件相同，不過陸字改一海字耳。」呂安兩人又言，各省商會代表聞此項條件，頗損失中國權利，甚為恐慌，希望總理格外慎重，保全主權。段總理答：「中日兩國共同防敵，如不訂條件，轉恐損失主權。前年五月七日之條件，余為極端反對之一人，豈肯作賣國之事，此次條件實於中國權利無絲毫損失。各商會代表愛國之心可嘉，惟於此次條件，似不免有誤會，尙望將余言轉告為要。」呂安兩人乃言商界所憂慮者，損失權利耳，總理既言不損失權利，即轉告各商會代表可也。遂興辭而出。

(註一)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面請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勿將協定內容向各國披露。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本日與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會晤，對於中日軍事協定，雙方有如下之談話：

「總長云：軍事協定業經簽字，惟規定內有簽字後，經兩方政府承認發生效力一語，不知政府承認係用何種形式。予意此種協約似無須批准之手續，未識貴國政府辦法若何。」

林使云：此項協定，實際上簽字業經政府承認，即此已足，無須再用何等手續，方為承認。

總長云：貴公使意見與予相同，再各國公使多來部詢問此項協定之內容，予告以此事宣布與否，尚未與貴國政府商定，不知貴國政府對於各國曾有通知否。

林使云：本國政府因各國公使詢問，已將本協定之內容大意告知，但未將全文披露。

總長云：簽字前各國公使曾來詢問，予已將本協定之目的，大意向其解釋，當無庸再行通知矣。

林使稱是。遂歸。」(註二)

「奉軍副司令」徐樹錚抵漢口，安撫北軍將領；曹錕力請罷去陸軍總長段芝貴。

西南改組軍政府後，秘書長章士釗正在北京，與馮國璋密商和議。而北軍前敵將領曹錕、張敬堯等相率電請停戰，張懷芝亦迭電辭職，聲言回魯。一意主張以武力平南的段祺瑞凜於和平聲浪之復起及北軍將士之不用命，乃派其心腹徐樹錚南下安撫。

徐樹錚於本日由北京抵漢口，立即與曹錕、張懷芝懇談，鼓勵再戰，並至武昌會晤鄂督王占元後，嗣將經過電告段祺瑞，電文云：

「侵晨到漢，八點晤仲珊，尋子志亦到，共談前敵情形。樹錚即言總理深念各軍旅轉戰不息，天時地利均不愆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三日

六五三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三日

六五四

習，久恐難支，故請兩公預爲計劃。仲珊即顧子志云：『何如？我知總理心細，必能見及也。』遂鋪陳困難情狀，意在第一路不復向前。又詢總理有何計劃？對以『別無計劃，專以我兄計劃爲計劃』。渠又問豈竟無一言乎？即告以別無他說，惟念及軍隊勞苦，恐難久支。但在湘之數已不少，爲休養計，宜統籌全力，略分三種：一、專任前戰，期竟全功；一、鎮壓地方，肅清餘孽；一、調後休息，養其生力，備作前路接應。渠言：『自應如此，但第一路，實不能再任前戰。』當告以第一路各師旅勞頓過甚，久所深知，如承指揮，奉軍亦可向前。渠始言已命趙春霖招撫，姑看其效如何耳。樹鐸又言不有攻韶之師，不惟南雄勢孤，直同棄師，且湘局永不寧居，亦殊非計。渠尚沉吟，樹鐸即言待我到長沙，與勳臣計定，再當統籌。蓋鄙意與勳臣商好，堅結吳佩孚，俾自通電請戰，不慮仲珊不從，故不在與空談也。子志又密告鐸，擬請奉軍代爲監視，渠將嚴辦第二路，切實整頓，以贖面目，當即極口應之。尋子志去，仲珊又頓足痛恨第二路及第七師軍紀之壞，謂似此情形，人心均爲我所自棄。勳臣自己不作打算，湘中地面安能久恃直軍爲守，大局如何得了，不敢向前，實源於此，尙是好氣象也。又仲、志兩人皆切言香岩貪鄙，萬不可不速去。仲又言香不去，我決不再打，我總理爲人負過，人所同悉，至爲彼負過，真不值也。又仲珊、子志、子春商同齊索軍款，意亦在擠走香岩。並聞趙春霖事，仲珊言湘人既爲我用，非盡可疑，言頗成理，宜即令布。樹鐸遇有車便即赴長沙，至遲明晚必到，商定再陳。問槎明日還京。樹。漾（二十三日）印。」

「頃過江晤子春，爲言大局利害。略謂粵不定，湘雖安；湘不安，鄂不同；是粵雖與湘接壤，而鄂亦關連甚密也。極首肯。遂屬以時常設法打動仲珊，銷其餒志。渠密言仲珊此念，不啻香岩激之使然。據言香派方某赴湘聯絡勳臣，又往聯自堂，組織皖派以抗直派，仲珊已大不悅。……遂倡言曹某不憚苦辛，出任戰事，維護段內閣，係佩服段某正直，係爲國家出力，豈爲皖人爭地位，故憤而有此。又直派之動作，仲珊雖不與聞，其左右實多爲之云云。特密聞。竊維分派之說，去歲曾詳陳數次，以爲直人布置直派，是直之自殺直人。若皖人布置皖派，以爲抵直之計，是皖之自殺皖人。何者？即使兩省各成一派，試問他廿省能否相容？直、皖尙有立足之地乎？我總理爲國家之總理，非皖人之總理。直人果自成派，是自外於國家也。爲總理計者，能消而弭之，誠屬至善。不然，亦當合二十一省之大衆包而舉之。力不能包，亦不至隨波而靡，方爲正辦。彼時鈞座深爲嘉納，諒尙未至忘却。此時國家險狀

，寧能堪此不識大體自植私利之輩，操刃而自剗？子春長春，寧至誣言。聞之立法自近，甚願我總理有以正己而正人也。樹。漾二印。」（註三）

沈雲龍在「徐世昌評傳」一書中，對於上引兩電，有如下之分析：

「據上引兩電，可知曹、張、王之集矢於段芝貴，即由段有意組織皖系以對抗直系而起，故曹率直表示芝貴不去，決不再戰，亦不願冒鋒鏑，賣死命，爲皖人爭地位，其怨毒之深，情見乎詞。世每疑樹鐸爲製造直、皖分裂之主動，然觀其痛陳分派等於自殺，亦即自外於國家，勸段有以正己而正人，似尙非完全不識大體自植私利者流。獨惜民國以來，政局擾攘不休，往往地域觀念重於民族觀念，派系利益高於國家利益，使無派系者無法以自存，非我派系者亦必百計排而去之。而居顯位者知利祿可以爲誘餌也，遂益鼓盪派系爭競之政風，以諛頌爲忠貞，遇喜怒而予奪，扶此抑彼，制衡運用，如是操縱自我，寧有疏虞。孰知結果派系愈分愈多，圈子愈劃愈小，傾軋愈演愈烈，折足覆餗，莫不由此，若袁世凱、段祺瑞，固足引爲殷鑒也。」（註四）

### 湖南同鄉會致電湘督張敬堯，請約束部隊燒殺，以恤民艱。

湖南地區在護法南北戰爭中，遭受兵災人禍最爲慘烈，前湘督湯薌銘，鎮壓湘民，嚴酷已極，因被稱爲「湯屠戶」，而繼任的張敬堯，其手段之殘忍，亦不下於湯薌銘，湘民因之備受蹂躪。

由於張敬堯的北軍第七師在湖南大肆燒殺，旅京湖南同鄉會乃致電張敬堯，請約束所部，以體恤民艱，爲人民留生機。電文云：

「長沙張督軍鈞鑒：迭接醴陵友人函稱，此次兵災，醴爲最重，婦女奸污，城鄉焚掠，死亡枕藉，慘不忍言。加之春耕盡輟，饑饉落臻，積屍未埋，疫癘將作，若不急求挽救，邑中良善，必至靡有孑遺。鐵樵等奉職都門，家居故里，驚聞此語，心骨悲酸。伏念我督軍督師南下，紀律素嚴，數月以來，頌聲大作，惟是各軍雲集，系統紛岐，不測之威，每易流於暴行。側聞日來尙肆搜殺，竊恐玉石難分，同歸於盡。懇乞將駐醴各部隊，嚴加約束，體恤民艱，爲餘黎留一線生機，即爲國家保一分元氣。矧在字下，必荷矜全。臨電泣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醴陵旅京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三日

六五六

同鄉司法部參事湯鐵樵、陸軍部科長漆英、講武堂教官李鐸、財政府僉事劉輔宣、交通部委員袁德宣、警察廳警生廖運炎等同叩漾。」（註五）

陶菊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中，對於張敬堯之第七師的行爲，有如下的描述：

「第二路軍在湘東大敗引起了長沙的震動。張敬堯派第七師補充第二團的兵士代行警察職務，以該團團長佟國安兼任警察廳長，又成立全省偵探處，雇用大批鷹犬搜查南軍間諜，濫捕濫殺，嚴刑拷打，比起以前湯壽銘鎮壓人民的慘酷手段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軍事恐怖的氣氛下，長沙人民都把占有每天時間一半的夜晚當作災害時間，夜幕的降臨意味着魔鬼的出現，因為第七師兵士搜查『亂黨』往往是在夜間進行的。他們借口搜查『亂黨』擅入民家，敲詐勒索，劫走財物，甚至把『春閨夢里人』當作『迎門賣笑婦』而加以侮辱。此外，北軍在大街小巷亂找『花姑娘』，打人和罵人，買貨不給錢，看戲不買票，乘車不付車資，借老百姓的東西有借無還，更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

這時，長沙人民富有者遠走高飛，中產之家紛紛下鄉逃難，災難就集中在走不動的勞動人民身上。同時又出現了城里人下鄉和鄉下人進城交織于途的怪現象。其實，城里不能安居，鄉下也很難找到『世外桃源』。

張敬堯厚顏無恥地吹噓第七師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不愧爲仁者之師。不許人民控訴北軍的不法行爲，否則就認爲是南軍派來的間諜，蓄意破壞『國軍』名譽。因此地方報紙對北軍層出不窮的暴行，不敢正面揭露，但也經常採取另外一種筆法，如在報導中用『口操異音』『病徒假冒軍人』等字樣，使人一望而知是北軍幹出來的事情。」

（註六）

附錄：

### 一、北兵禍湘記（註七）

大陸報五月二十四日，湘潭通信云，湖南近狀，已至極不堪之地位，岳州、醴陵、株州等處，皆燬於火，北至洞庭，南及寶慶，其間城鎮村莊之被搶掠者，不可勝數，其無辜受害者，想必不少。北兵近且毀壞西人財產，醴陵

有西人住宅二所，與美教堂一所被焚，教士雷門中彈，幸未致命。北兵之蹂躪醜陵，慘不可言。寶慶何嘗不遭北兵荼毒，所幸者非燬於火耳。戰事發生之地，不獨身當其衝者，備受困苦，而旁觀者皆不能免。其影響所及，個人社會與經濟三方面，皆陷入漩渦中，全湘商業停頓不進，商人貨物焚燬，不敢再辦，惟俟戰事停止，治安恢復後再圖。兵士之行爲，毫無約束之可言，最無道之事，莫若兵士之姦淫良家婦女，犯此者尤以北兵爲甚。蓋南軍於退却時，固亦搶掠，然姦淫之行絕少，不若北兵之無所不爲也。其在湘鄉時，姦淫殆遍，人民憤極，遂訴諸統軍，於是發紙條若干遍貼各戶門首，其文曰：「此乃民屋，兵士不准闖入」云云。該統軍又禁止携槍出外，良以兵士每用槍刺恫嚇人民也，如是地方稍安靜。不幸將領往來無常，兵士亦往來無常，今日在此，明日去彼，欲軍令之發生大效力難矣。再各軍絕無統系，彼此權限有定，譬如今日某統軍發一令在當地，已發生効力，及該統軍他調，該令亦即無効。其高級軍官，雖常出安民告示，等於無用，而兵士之搶掠姦淫猶是也。故人民視此項告示，實爲一紙空文而已。記者屢見農夫在田中耕種時，忽見北兵來，便狂奔逃命，蓋恐強迫拉去充當夫役云。嗚呼，湘民呻吟於兵禍之下亦已久矣。究至何時始解倒懸耶？

## 二、陶菊隱：張敬堯禍湘（註八）

張敬堯督湘時，湘人呼以民賊，其後爲危害民國之國賊，殲於壯夫之手。泱泱大國，誕此凶頑，不獨爲民衆之敵，亦國家莫大之玷也。張係安徽霍邱人，少無賴，流蕩徐、海間，投身盜藪，習於殺戮。後入伍爲小兵，因緣時會，擢升第七師長。帝制議起，梁士詒令沈雲沛等組織各省諮議聯合會，宴客於同興館，張亦預焉，手旱菸管，且吸且大言曰，大總統高升一級做大皇帝，祇須下一道上諭，驕敢不從？請願胡爲？討論胡爲？滿座聞之愕然。有人密告袁世凱，袁大怒曰，變更國體，應徵全國同意；何物莽夫，敢於稱人中信口開河？會常有以懲之！無何，義師起於滇中，袁令張入川，蓋所謂懲之者乃飾人耳目之語，蓋貌怒而心許之矣。張駐軍納溪，縱兵爲盜，焚擄甚慘，人有訴之者，張大怒曰，本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無知細民，敢毀謗軍人名譽耶？令以軍棍打出。兵士聞之喜，肆虐益甚。無何，帝制取消，張進退失據。有新化人某居其幕中，說之曰，蔡將軍昨爲禍首，今作元勳；公若與之交歡，則前愆可贖。某與將軍有舊，倘有驅策，必不辱命也。張大喜，卑詞厚幣遣之，蔡亦爲書以報，張如獲拱壁。



，逢人便語曰，吾與松坡不成相識，吾蓄志倒袁久矣，苟非然者，滇黔豈足平耶？其後南北戰起，張以皖人附於皖系，段喜其易與，命與吳佩孚出擊湘桂聯軍。無何，譚浩明宵遁，段授張爲湘督，湘人相顧失色。

湘人曾重伯（名廣鈞），文正公之長孫，前清翰林，夙有神童之譽，善誹謗，有女寶蓀，幼隨英人巴小姐就學倫敦，學成返國，創長沙藝芳女學，巴小姐隨焉。寶蓀善英語，落落大方。張欲娶之，謀之於幕僚某，某笑曰，勳帥位高權重，何求不得？聞曾老頭兒善屬文，我帥延爲記室，徐以情動之，事必諧矣。張狂喜，如計而行。張固有河東獅，且已賦小星，弗計也。某踵曾宅，略致寒暄，卽白來意。曾曰，吾年事已高，抱牘依人，恐傷勳帥知人之明；然盛意殷拳，當一往謝之。越數日，躬詣督轅，張倒屣迎之。曾以老伯呼張，執猶子禮，張錯愕移時，期期不知所對。曾退，逢人便語曰，吾觀張督家本主，其父諱總愚，吾大父曾薦之於朝，以輩數論，張督吾父執也。聞者鄙之。實則曾之爲此，深具苦衷：張雖豺狼其心，而名分所在，勢難求偶於女孫。所謂張總愚者係一捻匪，張是否爲總愚之嗣，固無人考詢。自是張亦戢其野心，不復啓齒；且曾氏湘中望族，教會中人時與周旋，張最懼外人，恐釀交涉也。

張四弟敬湯，市井無賴也，以兄力爲旅長，人呼四帥，恆着八卦衣，顧謂左右曰，頗似孔明否？左右進以諛詞，謂四帥武功非武侯所及，敬湯喜不自勝。又常出入紳吏家，見珍品必撫摸再四，贊不釋口，主人慨贈之則喜，不然卽託詞假用而不歸，故聞四帥任步者皆相與私語曰，孔明又來作賊矣。張有妾一女一，妾賈氏，薄具妾色，與養子張繼忠通。女知之，將以白乃父，繼忠又誘之以塞其口。女豪放不羈，每外出，大刀隊數十名附之，如刑人狀，女顧盼自喜，入肆購衣飾，豪奴排立無隙地，乘隙竊物，市人莫敢言。張繼忠者，曩爲盜，張駐軍徐州時撫之，悅其韶秀，納爲子，編所部爲第五團，繼忠以團長而少帥矣。該團入湘，舊性不改，且相與言曰，北地苦貧，吾儕好身手所得恆不足當意，南人吾仇也，且富，良機可坐失耶？故該團日爲兵夜則爲盜，不止盜物，且殺人爲戲焉。張知之不問。張失勢後，敬湯伏法漢皋（鄂督王占元擒斬之），繼忠復爲盜，爲豫省邏者所得，卒其首級。

安福系辦理選舉時，特張爲強有力之外援，派王揖唐之姪爲湘江道尹，命周渤率羅正緯、王毅等十餘人赴湘包辦一切，不意投票時楊度、汪貽書得票最多，楊得五十餘票，周大駭，囑王某謁張謀挽救，張笑曰，虧君等讀書識

字，些許事一籌莫展，吾視之殊易耳。王問計將安出？張曰，此尙待商量耶？毀之，易以僞票，兩言決耳。王曰，恐干衆怒，奈何？張拍胸曰，有我張某承當，湘人敢捋虎鬚耶？王謝而退。榜發，周渤等十餘人無一漏選，輿論譁然；顧處淫威之下，無敢中正諍者。張恃選舉功，望益奢，安福系不能應，張怒，謀通款於徐世昌。時府秘書長吳某樂與武人游，張與之訂蘭譜。無何，安福系將改選參議員，授意張氏，令先改選湖南省議會，張竟不爲所用。有某氏者以將計就計之說進：謂省議員中隸民黨者甚多，若假中央之命去此害馬，羅致宗旨純潔者（？）爲公後盾，不啻借花獻佛也。張大悅，令某籌備改選。時湘人陷於水火，怨讟已深，聞張將僞造民意，改選議會，無復容忍之餘地，秘密集議，謀所以自救，旋由商會、教育會、農會、學生聯合會、報界聯合會、律師公會等推舉代表，組織各界聯合會，向督署請願收回改選省議會成命。張怒口，亂民抗命，威信之謂何？欲發令拘捕。某急止之曰，公服官湘省，不宜與湘人爲敵。以吾觀之，各界聯合會烏合之衆耳，吾亦組織一團體與之抗衡，公爲左袒焉，則吾計可成，仇公者將無所借口。張善之，乃由某等組織所謂公民會，亦向督署請願改選議會。各界聯合會派代表謁張，否認公民會行動，張親出接見，大聲曰，一方爲公民，一方爲各界，同是湘人，何者爲當？君等勿饒舌，可約期集於教育會，雙方辯論，其理直氣壯者，吾將從之。衆皆諾。及期，張令第五團長張繼忠派隊往，名爲鎮壓，實則臨之以兵，使各界代表裹足不前也。然湘人夙富勇氣，如時而往者爲數浮於公民會之代表。首由某致開會詞，張繼忠佩指揮刀立講臺，依次由雙方發言。公民會代表多係臨時屈定，詞格格不吐，各界代表則暢所欲言，聲震屋瓦。有某代表躍起發言，繼忠怒，大呼曰，兄弟們，實彈，把守各門，無令一人免脫！先縛此人。語已，各界代表奪門欲出，幸某爲之緩頰，未釀巨變。翌日，長沙大公報、湖南日報著論抨擊公民會，同日被封。然張亦深知衆怒難犯，改選竟因之擱淺焉。各界代表鑒於湘人與民賊勢不兩立，間道走郴永，組織驅張請願團，泣訴於湘軍首領譚延闓、趙恆惕之前。時湘軍蹙處一隅，衣不蔽體，各級將校月餉纔五角耳；況有吳佩孚虎踞衡陽扼其吭臆。會吳將有事於中原，與湘軍約曰，今而後不復與君等爲敵矣。湘事請自了之；如力有未逮，吾不任咎也。未幾，吳師北上，湘軍誓爲孤注之一擲，張部以七萬衆望風而靡。時湘軍除譚趙外，賀耀組、葉開鑫、唐生智等均任旅團長，鄂軍夏斗寅、贛軍李明揚以客軍戍湘南，合之槍數不逾三千，然士氣壯烈爲從來所未有。張聞南軍長驅而入，大懼，語乃弟敬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四日

六六〇

湯曰，汝恆以諸葛自命，今其時矣。戰而捷，吾以師長酬汝。不捷，不走何待！敬湯拍胸曰，兄毋慮；些許事，三五日足以了之。請兄重然諾也。即日治裝就道，乘綠呢大轎，轎後懸斗大燈籠，扈衛武士，前後呵護者數百人，路人爲之側目，且竊竊私語曰，此獠士飽馬騰，南軍寧足與爲敵，吾湘人永淪苦海矣。不數日，敬湯踉蹌返，入城時僅着一履，面塗淚如鬼，即日與兄宵遁，所部縱火焚掠，全城混亂。越日，湘軍至，萬人空巷，鳴鞭以迎。兵士面目黧黑，手足胼胝，信如外省所稱之乞丐軍也。

張北上後，段祺瑞鄙之，不加顧惜。張鬱鬱寡歡，曾一度赴南口乞馮玉祥錄用，馮命縛之，且數其禍湘之罪，最後付以新舊約一巨冊，三民主義全集，語之曰，汝熟讀兩部書，縱汝去。張唯唯受教，兩月竟能成誦，馮憐而釋之。後張潛居北平，謀傾覆華北，被刺死。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六〇——一六一。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六九——三七〇。

註四：同註三，頁三七〇。

註五：同註一，民國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註六：同註一，民國七年六月一日。

註七：陶菊隱：「近代佚聞」，頁五二——五六。

## 二十四日 「奉軍副司令」徐樹錚在漢口布置奉軍入湘作戰。

由於主戰派的兩員大將曹錕與張懷芝不再聽從皖系的調度，要求撤回前線部隊，使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受到阻撓，徐樹錚因圖以奉軍獨撐對南軍事，設置奉軍前敵指揮部於漢口，布置對湘作戰計畫。本日，徐在漢口積極進行。

惟此計畫不但引起直、魯軍的反感，同時，意外地引起張作霖的不滿。張作霖出兵入關是另有目的

，將奉軍全部擺在戰場上，顯然與他的目的不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樹錚公然視奉軍爲己有而任意加以調度，因而他召回了三個奉軍師長，並且借口邊防吃緊，要調回已經開到湘東的奉軍。北軍的武力統一政策遂益形紊亂。（註）

註：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〇。

## 二十五日 湖南前線南北軍會商停戰。

本日，湖南前線之湘軍、直軍代表，在耒陽縣公平墟王壯武祠舉行談判，會商南北軍停戰事宜。

（註一）

自南北護法戰事軍興以來，湖南省成爲北軍雜陳之所，計有直軍、奉軍、蘇軍、魯軍、皖軍，以及不屬於以上範圍的張敬堯所部第七師與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但由於在前線與南軍正面對壘的是直軍，所以湖南和戰的北軍發言權係由直軍所掌握。

前湘督譚延闓從南京回到上海後，仍然與桂系保持密切聯繫，四月二十日，譚氏由上海至廣州，十四日動身往廣西，十九日在武鳴會見了兩廣檢閱使陸榮廷。時桂系已無意於據湖南爲己有，對湘軍總司令程潛又不信任，故陸榮廷希望譚氏能回到湖南，接收湘軍的統帥權。譚延闓知道真正擔負北軍對南作戰任務的吳佩孚性喜占課算命，飲酒賦詩，於是派遣張其銓到衡陽與吳佩孚接洽。張不但長於詩文，且精通星相之學，因此和吳建立了良好友誼。吳佩孚禮重張其銓，不僅因爲志同道合，更想利用他作爲聯繫南軍的一道橋樑。（註二）

是時，廣州非常國會通過改組軍政府案，於本月二十日正式改組軍政府，任章士釗爲秘書長，而章正在北京，代表西南，與馮國璋密商和議。馮端居高拱，旁觀已久，遂亦先後遣派王克敏、張紹曾南下，分別與倪嗣沖、李純洽談，並擬派密計長莊蘊寬赴桂，直接與陸榮廷聯繫。莊與王於清末曾官廣西，



均與陸榮廷固私誼。至是西南政局發生變化，和平之聲浪復起；且北軍前敵將領曹錕、張敬堯相率電請段祺瑞停戰，張懷芝則迭電辭職，聲言回魯，以爲挾持。段祺瑞鑑於北軍兵無鬥志，形勢殊惡，乃急囑徐樹錚南下安撫（註三）。唯仍無法阻止湘直軍之議和意願，雙方代表因有本日之會商。

### 北京政府嘉許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設立六政考核處，籌補人民生計。

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爲籌補山西人民生計，於山西辦理水利、蠶桑、種樹、禁煙、天足、剪髮六政，並設考核處，考核辦理情形。閻將籌設及辦理情形，上呈北京政府。本日北京政府指令繼續辦理，並令交內務、農商部查照，指令云：

「令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

呈籌補山西人民生計，先辦水利、蠶桑、種樹、禁煙、天足、剪髮六政，特設考核處暨辦理情形由呈悉。所陳籌辦事項，興利除害，大裨民生，且捐撥公費，極意提倡，深堪嘉尚。著即按切地方情形，循序進行，期收實效。交內務、農商兩部查照。此令。」（註四）

由於閻錫山致力於山西省的建設，終使閻本人獲得「模範督軍」之譽。

附錄：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 呈大總統籌補山西人民生計，先辦水利、蠶桑、種樹、禁煙、天足、剪髮六政，特設考核處，暨辦理情形文：

「爲籌補山西人民生計，先辦水利、蠶桑、種樹、禁煙、天足、剪髮六政，特設考核處，暨辦理情形，恭陳仰祈鈞鑒事：竊查山西人民生計貧苦，幾達於極點，其原因雖有多端，要而言之，一由於生財之事少而耗財之事多也；一由於分利之人多而生利之人少也，曩在清時代，晉商馳名中外，不但迹遍行省，抑且角逐外藩，人數有二十萬之多，歲入在二千萬以上。乃一蹶於庚子之亂，再毀於辛亥之役，商者失業而歸，此項歲入歸於烏有，此貧苦原因之一。晉省物產甚少，專恃農業，然細爲考究，幅員雖大，實在耕種之地僅有五十萬餘頃，且係旱田，收穫有限，以每人種地五十畝計，止能容一百萬農人。而晉省人口雖無精密之調查，近年統計實在千萬以上。以五十萬頃之

旱地，養此一千餘萬之人丁，不待滋生日繁而已餬口無地，此貧苦原因之二。且即僅以一千萬人口計算，女外半數，多無生產能力，男子五百萬，老幼待人事畜者，約去其半，亦無生產能力。其中年能事生產之男丁，除百萬歸農外，約計商工仕學軍警各界，不過五十萬人，尚餘一百萬之壯丁無所歸納，是謂游民。合之老弱婦女，均可謂爲耗財之人，此貧苦原因之三。加以各種工業不興，一切用品、洋貨滔滔流入，幾如水銀瀉地，而最可痛心者，鴉片、嗎啡、金丹等項，暗中漏卮，每年亦約在千餘萬元以上，此貧苦原因之四。夫既少二千餘萬之歲入，而復增此無限制之歲出，既有數百萬老弱婦女之不能生產，而復有一百萬無所事事之游民以擾之，此等景象，安有國民經濟之可言乎？所以正貨短少，金融閉塞，各縣鎮市之周轉，半是不能兌換之紙票，加以取締，市面更難流通，致令公家一切賦稅徵收，亦因現款缺乏，無法報解，大受影響。若不於根本上籌補助之策，將見公私交困，現狀亦無以維持。錫山官晉已久，體察較真，瞻望前途，不寒而慄。竊以欲整頓晉省之財政，當先籌補晉民之生計，而籌補生計，類如農工商鑛，其中待舉之事項甚多，豈能同時並舉，惟有分年計畫，節次舉行。而第一期之所應提前著手者，仍不外於地力、人力先爲注意：一曰水利。晉省水利甚少，與廢無常，舊稱霍山以南，田高川下，蓄洩難施。忻代而北，水淨沙浮，涸溢難定。然北之桑乾、滹、沱南之清漳、濁漳、沁淶等水，以及其他清泉、濁潦、巨川、細流，所在多有，豈竟無可利用，果能設法疎濬，或築池築井，以補助之，使旱田能改爲水田，則一人耕種之地，卽變爲二人始能敷用，勞力增加，收穫亦倍，歸農之人日多，游民之數自少，是爲生計之一也。二曰蠶桑。北方蠶事甚少，此後世民情之咎，不得謬爲地利不宜也。晉省向止河東潞澤，略有蠶織，限於一隅，不知推廣。若能設法普及，則蠶事既興，婦女各有職業，雖在老弱幼穉，亦能自食其力，以輕壯丁之負擔，並補農事之不足，是又生計之一也。三曰種樹。晉省林木素形缺乏，近年用途愈廣，取材無地，幾有木荒之象。況晉多山嶺，土地磽瘠，雖少農田之利，實爲林業之資。如擇荒山荒地而積稍大者，分別造林，其餘家宅田園之隙地，河流道旁之曠土，凡可容樹株者，一概隨地種植，則無用之地化爲有用，利賴亦自無窮，是更生計之一也。以上皆係就積極行政方面以籌畫者。顧欲於積極方面以促其成，尤當於消極方面以去其害，是必獎勵唐俗勤儉之遺風，實行警戒游惰之政令，振其精神，祛其痼疾。而男子吸煙，女子纏足，尤爲治生大礙。晉省受此害者，向來較他省爲甚。近年禁令雖嚴，煙犯迄未減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五日

六六四

少，加以纏足之風，相安如故，馴至人口愈少，人體愈弱，人民愈貧，此害不除，一切自強根本政策，均屬無從著手。其他有與吸煙、纏足連類而及者，則又有剪髮一事。髮之剪留，似屬無關輕重。然纏髮垂辮，前清何以定爲必行之令，誠以就形式之改移，定人心之趨向，固有深意存乎其中也。乃山西自改革以來，苦髮仍舊，此等汚俗，豈容保存，苟不強迫剪除，奚以作新民而祛惡習？以上又皆就消極行政方面以籌畫者。凡此興利、除害之六端，實爲生聚食寡之要政，非以官力積極提倡，不足以樹風聲而資振作，而欲官吏之實心從事，尤非嚴加考核，不足以定獎罰，而促進行。爰於本公署內特設六政考核處，於民國六年十月一日成立，其中所需經費即以錫山兼職之薪俸，公費，悉數撥充，與行政預算經費支出無礙。此設立六政考核處之緣由也。自該處成立以來，擬定六政規章猛厲程功，其關於水利者，責成委員會，同知事，詳細調查切實籌辦，現計襄陵、汾城、夏縣、陽曲等處新開之渠。共增加水田二百餘頃，繁峙保德、榆次太原、長子等處已開未竣之渠，可灌地一千五百餘頃，其他省北廣濟富山各水利公司商辦有年灌域尤廣又廣裕公司可灌地八千頃現正以官力督助以期早觀，厥成此外各縣實有限於地勢不能開濬渠道者則令其擇地鑿井築池以資補救一面選派多數工徒，傳習鑿井新法，且下業已畢業，擬即分派各縣實地試驗。且晉省地勢高亢，十年九旱，設遇大澇，無術挽救。若將此項新法之井，推行全省，再參以區田成法，實備荒唯一善策。是爲現在辦理水利之大略情形。其關於蠶桑者，統計上年分全省官民成活桑株共一千二百四十一萬九千一百餘株，復由浙購回桑籽九十九石，派員分送各縣督飭技士播種，並飭各縣按等租地一等縣四十畝，二等縣三十二畝，三等縣二十四畝，共租定種桑土地三千一百二十餘畝，可養成苗一億二千餘萬株。成苗之後，發給民間，以每畝植桑八十株，計可成桑田一百五十萬餘畝。又由浙購回湖桑五萬餘株，由日本天津等處購回魯桑一萬餘株，先由省城栽植，以備移種，一面調集各縣農民實習培養，設立女子蠶桑傳習所，講授技能，一面向各縣收買蠶繭，誘起人民趨利之心，並於省城創設蠶業工廠，實行紡織，以開風氣。其文水、垣曲二縣，俱以解葉飼養野蠶，設有場所，他縣人民亦多有聞風興起製絲呈驗者。是爲現在辦理蠶桑之大略情形。其關於種樹者，前由五台縣提倡種樹，上年曾令各縣仿行，嗣經委員實地督察，計全省成活樹二百五十二萬有奇，復訂專章，自民國七年起，以每人各種一株爲主，其各縣來省大道，亦令一律種樹，相距以二丈及四丈爲譜。本年三月間，躬率僚屬，開籌備種樹大會

，集合商民人等演說種植利益，限定省垣各界先植五萬株，以爲各縣之倡，至植樹節舉行典禮，錫山偕軍民各官長手植一千七百餘株，現據各縣報告，植樹之數已達一千萬株以上，與人各一株之標準，尚屬相符。至保護方法，責令警察及村長副分擔責任，實力奉行，並籌設苗圃林區，另文呈報，重在滅除水患，多種逐年生利等樹。預計明年採秧，必可敷用，是爲現在辦理種樹之大略情形。其關於禁煙者，考核知事成績，格外從嚴，將前設之考核禁煙成績處，改組歸併禁種，則按月出具切結，委員協同搜查，禁吸禁售，則限令各縣設立煙癮鑒定所，煙後病所，凡查獲煙民，勒令戒除，並治以罪，一面特定星期報告表，凡煙案均按週報告。其運送販賣嗎啡及含有嗎啡之藥丸等犯，依啡嗎治罪條例，從重處斷。禁煙一項，關津局卡人員，均負稽查之責，並與正太鐵路局郵務管理局協商搜檢，爲職務上之補助。半載以來，成績似已顯著，而實際考查煙犯之查獲者尚多，加以鄰疆匪擾，邊境綿長，販運尤難杜絕，現擬另籌根本廓清之法，必期實際一無煙犯而後已。容俟籌定，另文呈報，是爲現在辦理禁煙之大略情形。其關於天足者：先令各縣設立天足會，凡縣屬各機關職員及村長副，均有充會員之義務，首先禁戒，以爲入手之第一步。現計全省設立天足會一百零五處，共有會員二萬餘人，復編製簡明布告，定立規條，頒發鎮村，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凡十歲以下女子，不許再纏，違者酌予懲罰。十一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已纏之女子，及十六歲以上者，分別勸令解放，爲此入手之第二步。並特製天足獎品彩畫十餘萬張，獎給放足女子，兼以爲通俗教育之助，是爲現在辦理天足之大略情形。其關於剪髮者：自去年十一月起，限定官界一月，學界二月，商界三月，普通人民其初勸誡，其後強迫，定於本年二月底，爲各縣考成之期。據實察報告，其官學商各界，髮辮均已剪盡，至普通人民除省北各縣因防疫停頓，間有未報竣者外，其餘各縣，確已剪除淨盡，是爲現在辦理剪髮之大略情形。總之六政比較，種樹似易，水利蠶桑則不易，剪髮稍難，天足禁煙則大難，然非經此困難，別無救助之策。所幸紳耆一致協助，官民翕然相從，頗不棘手。而得力之處，尚有三層：一爲印刷物，每辦一政，先體貼人民心理，手擬白話告諭，印刷十餘萬張，廣散村鎮，俾衆週知，故情易通。各村皆立定村制，舉有村長副，爲執行機關，故事易舉。各縣皆派有專員，實地督察，一掃空文遮飾之弊，故效易見。至於六政以外，若植棉、製糖、養雞、牧羊、製造骨粉、肥料等事，亦經著手試辦，成效尚未可知。此後惟有廢續進行，恪盡職務，必使人民生計漸裕，庶幾國家財政有起色，此則祈禱所在，責任所在，而無容或已者也。所有特設六政考核處暨辦理情形各緣由，除分咨查照外，理合具呈，伏乞鈞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六日

六六六

鑒。訓示。謹呈。」（註五）

註一：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九。

註二：同註一，頁一三八——一三九。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六九。

註四：「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八四〇號，頁六〇二。

註五：同註四，民國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八四五號，頁七二六——七三〇。

## 二十六日 國父孫先生文蒞三河壩，晤蔣中正、陳炯明等。（註一） 留日學生監督江庸敦勸留學生歸東就學。

本日，留日學生監督江庸召集歸國學生，懇切曉諭，敦勸從速歸東就學。留日學生向江陳述，受日警蹂躪，望政府有相當辦法；江答允轉達政府盡力維護。（註二）

茲誌江庸與留日學生之談話如下：

江監督發言云：諸君此次歸國，愛國熱忱，余實無任欽佩，第現在海陸軍協定內容，諸君既已見及，諒能了解，但未知諸君此後之意見如何？愚以爲諸君此次爲懷疑而來，今既了解原約之內容，自當釋然而去。須知求學卽所以愛國，幸勿擲寶貴韶光，自誤前程，而負國家培育人才之至意。又歸滬諸君與留日未返諸君，恐尙未知此約之真相，請速設法報告，俾未歸者、已歸者，及早一致返東續學爲妙云云。

學生阮湘答云：今日學生等承監督諄諄勸勉，實深感激，尙有懇者：（一）請政府尊重學生人格，蓋生等此次鑒於國事危迫，毅然全歸，區區苦衷，即彼邦人士，尙多見諒。苟目的未達，竟被當道勒令尅日返東，是直接蹂躪生等個人人格，此間接卽所以斲喪國家元氣也，當局諸公，寧忍出此。（二）求政府正式宣布此次中日海陸軍新協定及其經過；蓋當局雖曾密示生等以協定之內容，但非正式公布，一般國民未能了解，故擬請我政府從速公布。

王兆容繼云：凡國力平均者，締結條約，利害自不甚懸殊；國力失其均衡，則締約常有無窮之彈力，條文而與

事實迥若霄淵。從來強國與弱國結約，從未有於條文上露出侵略字樣，不過假抽象條文之名，應用其彈力作用，以爲其所欲爲而已。此次之秘密條約，就條文表面雖似平等，而其中恐有無限危險；誠以強弱勢殊，吾國國力不足抵抗條文之彈力作用故也。鄙人願諸君須詳細研究其內容，促政府覺悟，使國民警醒，始可返東安心求學云云。

最後由王希天羅超彥危誥生林迥羣蔣元等先後討論善後方針，其結果一致主張懇求江監代達歸國之苦衷，並上請願書，哀求政府正式宣布該條約內容，以釋羣疑，徐圖善後方法。（註三）

## 川邊藏亂延及甘肅寧海。

自藏番進犯川邊後，昌都察木多相繼失陷，近日同普縣又被攻破，巴塘亦被圍甚急，並延及甘肅寧海等處。（註四）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〇。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註三：同註二，民國七年五月三十日。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六。

二十七日 駐美公使顧維鈞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將中日軍事協定之內容轉告英、法、美各國，以示友信。

駐美公使顧維鈞，本日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請將中日軍事協定之內容，轉告英美法各國，以示友信，並可藉爲聯絡感情，俾將來和會中，可以稍圖挽回利權，增進我國國際地位，以免因協定之簽定，而陷於孤立。電文云：

「外交部。顧。欣公總長、任（疑缺公字）次長賜鑒：二十一日致部電計達，尙未奉復，爲念。美外部屢詢中日各協約內容，並言中、美素極親密，囑華使赴外交部詢協約詳情，未蒙見告，殊爲歉仄。察其語氣，似以不能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八日

六六八

## 使節。

見信爲怪。此在我政府或有不得已之苦衷，但美國素爲我仗義執言，視同至友，我有所探，彼屢見告，今若以此啓嫌，影響及我頗多。我公關懷和會，尤不得不詳陳者。竊念我國參戰，雖出共維公法、人道至意義，然亦藉聯絡列強感情，俾和會中稍圖挽回權利，以增進我國國際地位。今中、日各協約既屬會防德勢東侵，實與英、法、美等各國共同戰德，關係至切，美尤注意。若對各該政府秘而不宣，以日本之富強，固屬無庸顧念，在我貧弱，必時有孤立之危。將來我在和會須提議問題，以對日者更多，能否略收效果，全視歐美各國對我感情。各國若以我國日前甘與日聯，而屆時不助我主張公道，則我權利萬難爭回。卽如日兵可進駐東三省一節，歐戰終時，設不如約撤退，各國既以我自認協約爲中、日兩國事，而不願過問，我又無力與抗，是我不得不因加入歐戰，而反大損失。東鄰外交狡譎，逼我商訂協約，換文時復迫我先發，一似事由我生，以杜第三國詰問。一面鑒於前年磋商二十一款時，因英、美不平，卽將第五款收回，着手聯絡英、美，以事離間。是貧弱如我，日本卽可親，歐美萬不宜遠。所有此次與日所訂各約，應否商同日政府密告英、法、美，抑如日不同意，由我單獨秘密設法間接轉達，以示友信，而爲和會地步，尙乞鈞裁賜示。鈞。二十七日。」（註一）

駐英公使施肇基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仿日本政府辦法，將協定內容電知駐外

電文云：

「外交部。倫。陸芝翁鑒：中日陸、海兩協約，外間議論紛紛，聞日本政府已將全約電知本國駐外各公使接洽。我似應仿辦，俾對外解說易於着手，而免以訛傳訛，反碍大局。基。二十七日。」（註二）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七五——一七六。

註二：同註一，頁一七五。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立「中日合辦華森製材公司合同」。

本日，北京政府與日本在北京訂立「中日合辦華森製材公司合同」十三條，又名「中日合辦吉林濛

江林業局合同」。按該公司合同之資金爲二百萬元。茲誌合同全文如后：

吉林官辦濛江林業局（以下稱代表人）與日本森恪氏（以下稱合辦人）合辦華森製材公司訂立合同如左：

計開

第一條 本公司定名爲華森製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之資本額定爲日金二百萬圓，由代表人與合辦人各出半額；即各出資一百萬圓，如將來資本不足時，應由雙方另商辦法。

第三條 代表人之採伐製售等事業，均委安本公司代爲辦理，代表人仍負監督之責，但不干與營業事務。

第四條 本公司置中日督理各一人，中日經理各一人。中國督理並經理均由吉林省長委派，督理當監督顧問之任，不直接干與業務，其餘公司重要職員，雙方各享同等之權利，其詳細辦法另行協商訂定。

第五條 本公司之資本金分別存儲，即中國方面之資本金存於本省官立銀號；日本方面之資本金存於日本之銀行，互相監察。

第六條 本公司每年支出日金一萬二千圓，爲濛江林業局之經費，但至公司獲利之日爲止。

第七條 本公司每年所得純利提取百分之二分五呈送農商部，充作造林經費。

第八條 本公司每年所得純利除提取百分之二分五外，其餘雙方均分。

第九條 本公司對於木材之各項稅捐，悉照本省向章完納。

第十條 本公司之組織，除本合同及別有協商規定外，均遵照公司條例辦理。

第十一條 本合同經雙方蓋印後，在四個月以內須將公司組織成立。

第十二條 本合同用中日文各繕五份，除存吉林督軍公署、吉林省長公署、駐吉日本領事署中日文各一份外，其餘由代表人與合辦人各執中日文各一份。如有疑義時，以中文爲據。各合同上由吉林督軍公署、吉林省長公署及駐吉日本領事署，各蓋印信。

第十三條 本合同經雙方蓋印後即生效力。（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八日

六七〇

吉林實業廳兼理吉林官辦濠江林業局陶昌善印

森 恪印

大日本帝國駐紮吉林領事深澤進印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日本大正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 北京政府教育部令留日學生尅期返回原校繼續留學。

留日學生因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軍事協定，憤而罷學歸國，力阻政府締約。本日，教育部發出布告，諭令歸國留日學生，一律限於六月十日以前，東渡日本，繼續留學，否則視為有干涉政治之嫌，將予懲儆。布告原文云：

「查留日學生因中日協定事件，先後回國者數百人，業經本部明白布告，諭令從速返校，其在京諸生代表來部謁見者，亦既反覆譬喻，至再至三，特就所懷疑慮之處，詳加釋示，期於幡然解悟，此本部愛護青年學子之苦心，當可共見。且諸生自歸國以來，除本部接見外，更與當事者一再接晤，當益瞭然於軍事協定之由來，應不致再有懷疑之餘地。本總長深望在京諸生，經此次布告以後，一律離京尅期東渡，於六月十日以前，各回原校繼續留學，如有藉故延宕，意在違抗者，即難解干涉政治之嫌，而非復有志於學業，一經查明，不能不予開除學籍，以示懲儆。除散回各省及現在留東諸生，另行布告外，特此布告。」（註二）

## 駐日本公使章宗祥將日方決定宣布部份有關互換文件日期電告北京政府。

本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呈報日本政府將於三十日宣布換文文件，日請我亦就同一範圍內，同時宣布，電文云：

「北京外交部：東。二十七日電悉。東京換文及協定公布事項，頃晤後藤外部，與商正式同時宣布期日。據稱：『該互換文件，日政府已決定本月三十日午後宣布，應請中政府於同一範圍內同時宣布。』所謂互換文件，即指

三月二十五日東京所換甲、乙、丙、丁往復四號文件而言。至軍事協定，據稱：『事關軍事行動，日本向無公布先例，日英同盟等，亦有軍事協定，均未宣布，是以萬難同意，即中國政府亦望守密爲是』云云。又部電有效期間擬再換文一節，經與相商，據稱：

『有效期間業於軍事協定內定明，該協定無效之日，則前此換文當然無效，現再聲明，轉多痕跡，自無再行換文必要』等情。

再本文公布之日期時刻，（疑缺如字）無異議，請趕於三十日晨以前復電到館，以便轉告。祥。二十八夜。」

（註三）

### 貴州督軍劉顯世通電籲請息戰議和。

貴州督軍劉顯世以德俄媾和後，中國外交已面臨險象，因於本日通電籲請停止內訌，電文云：

「（銜略）岑張盧三公巧電敬悉。德俄媾和，東省岌岌，已患陷落，歐局變動，外交險象，日愈危急，時世至此，尙安有容吾國人再事內訌之餘地。巧電所示，欲求時局解決，自宜首先停戰。破的名論，欽佩無已。際此危急存亡之會，人心一日不安，國本一日未固，欲圖救國，舍首先罷戰，其道未由，應請三公毅力維持，俾早得安內禦外，共救危亡。至進行方法如何，並懇早日商定，分別實行，無任盼禱。劉顯世叩。勘。」（註四）

### 日人所設之上海銀行創立總會。

日本人所設立之上海貯蓄組合臨時總會及株式會社上海銀行，本日在組合事務所開會，創立總會，上海銀行之資本爲二十萬元。（註五）

註一：「中外條約彙編」，中日條約，頁二一四。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三十日，第八四四號，頁六九七。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七六。

註四：「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九日

六七二

註五：同註四。

## 二十九日 中日互換照會，承認中日陸海軍事協定。

自本年二月五日，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密晤駐日公使章宗祥，提議中日商訂軍事協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以來，至本月十六日，北京政府與日本政府首先完成「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之簽訂，十九日，相繼簽訂「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於是，中日軍事協定終告完成簽訂手續。此期間全國各界反對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簽是項協定的呼聲，雖經輿論不斷反映，但北京政府總理段祺瑞終置輿論於不顧，竟於本日與日本互換照會。

茲誌北京政府與日方互換照會內容如下：

### 一、發日本林（權助）公使照會 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註一）

為照會事：依據本月十六日由中、日兩國委員蓋印之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十一條，及本月十九日蓋印之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八條，本國政府現已承認上述兩項軍事協定，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即希轉達貴國政府為荷。須至照會者。

### 二、收日本使館照會 民國七年五月三十日（本文收文日期或為二十九日）（註二）

為照會事：依據本月十六日由彼此兩國委員蓋印之日、支陸軍共同防敵協定第十一條，及本月十九日蓋印之日、支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八條，帝國政府現已承認上述兩項軍事協定。茲奉帝國政府訓令，將此事通知貴國政府，相應照會，即希查照為荷。

### 三、發日本公使（林權助）照會 民國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註三）

為照復事：接准照稱：「依據本月十六日由彼此兩國委員蓋印之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十一條，及本月十九日蓋印之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八條，帝國政府現已承認上述兩項軍事協定。茲奉帝國政府訓令，將此事通知貴國政府」等因業已閱悉。相應照復貴公使查照，即希轉達貴國政府為荷。須至照會者。

#### 四、收日本使館照會 民國七年五月三十日（註四）

爲照復事：接准照稱：「依據本月十六日由中、日兩國委員蓋印之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十一條，及本月十九日蓋印之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八條，本國政府現已承認上述兩項軍事協定，希轉達貴國政府」等因業已閱悉，當即轉達本國政府。相應照復貴總長查照爲荷。須至照會者。

#### 附錄：張忠絃：中日軍事協定（註五）

在上述之期中，中國除曾因向日本借款而放棄種種權利外，尙曾與日本訂立陸海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俄國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共產黨革命成功後，即主張退出戰團，與德國單獨媾和。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俄德兩國代表在倍雷力托斯克(Brest-Litovsk)簽訂和約，俄國正式退出戰團，俄國退出戰團後，同盟國之俘虜被釋放者約在二十萬人左右，西伯利亞頗有被其侵佔之虞。俄國在海參威之軍需亦有售與德國之可能。加以此時在俄國境內，尙有捷克斯拉夫克(Czechoslovaks)軍約五萬人。此種軍隊原係於歐戰期中叛奧降俄者，今俄國既已退出戰團。該軍乃思經由西伯利亞退出，轉道美國，開赴法國作戰。同時，俄國國內之共產黨革命亦已波及西伯利亞，西伯利亞境內已於一九一八年春成立一蘇維埃政府(The Far Eastern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此外，在西伯利亞境中，此時尙有若干交戰團體。

日本自一九〇七年後，即曾與俄國合作以侵略中國。迄於一九一七年，日、俄兩國間之關係，猶極友善。今俄國國內共產黨革命成功，其對外政策大變，前此訂立之一切條約，均被宣告無效，日、俄繼續合作以侵略中國，至是已不可能。日本政府對俄與對華之外交策略，至是乃不得不予以變更。於是日本乃一方援助西伯利亞境內之白俄，一方與中國進行訂立陸海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希冀藉此以擴展其大陸政策，將日本之勢力伸入北滿與外蒙，並佔據西伯利亞之大部，且掌握或指揮中國之陸海軍權。

日本既欲乘機擴展其大陸政策，並掌握或指揮中國之陸海軍權，日本參謀次長田中乃於民國七年二月五日面謁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氏，以危詞恫喝謂：「微聞德國已有陰謀，一面從西伯利亞侵入東方，一面在甘肅、新疆一帶鼓動回教徒肇事，……中、日兩國國防實非迅謀共同行動不可。」自此以後，北京日本使館即迭向中國政府探詢中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九日

六七四

國是否願與日本提携，共同干涉，中國當局答以「華境內事中國自行處理，華境外事宜可與日本共同處理」。中國國務會議復議決遵從日方之請求，可先以此「向日政府用非正式聲明，然後由兩國陸軍當局規定辦法」。駐日公使章宗祥於二月二十日以此意向日本外相本野非正式聲明，本野當即答謂：「既共同防敵，非先去疑忌，恐無實效。將來軍事上將實行布置，何處歸何國兵隊防護，應由兩軍事當局詳細協定。至兩國外交上之協商，但專言將來對於俄、德有事兩國軍事共同之行動，已足表示聯合。……誠以既有共同防敵之目的，即不當先分軫域。總之，日本此時對於中國實無野心。」田中並告章氏謂：若「中國以戰後之處分爲慮，現在可預聲明，後來華境內日兵一律撤退，華境外仍共同防禦。」

北京政府此時對日本之外交政策本爲合作，俄國既已與德國單獨媾和，中國與俄國鄰近之邊境自感危弱，且當局頗慮日本單獨出兵與俄國或德國在中國境內作戰，彼時拒之不能，聯之不及，尙不如應允日本之要求。與日本共同防敵。是以北京政府對於日本之建議，表示同意，惟主張華埠內事由中國自行處理。及日本反對先分軫域，並矢以誠意，中國深恐日本疑忌，反傷日本感情，乃允諾以書信式與日本先行換文，詳細辦法留待兩國軍事委員磋商辦理，惟日本既誠意表示親善，理應將山東問題及東三省懸案從速和平解決，並應聲明軍事協定有效期間以歐戰期內爲限，後來華境內日軍應一律撤退，且此次商洽，第一步只能作爲實行準備，非至必要時，萬不輕於用兵。日本對中國提出之條件均予同意，山東問題與東三省懸案可予磋商，軍事協定有效期間，可由兩方軍事當局商定，因共同防敵在華境內之日軍俟戰事終了後撤退一節，日本亦可另函聲明，惟要求中國在換文與協定成立前，暫守秘密先勿通知他國。

兩方磋商既定，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外相本野，於民國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互致共同防敵換文，換文之內容如下：（一）中國政府及日本國政府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不能不及早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二）依前項所述，經兩國政府合意後，因實行決定之事，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之。該當局官憲對於相互利害問題，互相慎重誠實隨時協議，並由兩國政府核定，俟時機實

行。日本外相本野並於同日以另函向章氏聲明：「貴我兩國政府因共同防敵，業經互換公文。帝國政府以爲該公文之有效期間應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再因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在中國境內者，俟戰事終了後，應一律由中國境內撤退。帝國政府特此聲明。」

中、日兩方既已交換共同防敵換文及另函，兩國政府乃派定軍事委員在北京磋商陸海軍事協定。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於五月十六日成立，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於同月十九日成立。依據上述陸海軍事協定之規定，中、日兩國關於協同軍事行動彼此所處之地位與利害，互相尊重其平等；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對於該區域內之日本軍隊須盡力協助，日本軍隊須尊重中國主權及地方習慣；爲共同防敵在中國境內之日本軍隊，俟戰爭終了時，即由中國境內一律撤退；中國境外派遣軍隊時，若有必要，兩國協同派遣之，中、日兩國軍事當局爲圖協同動作之便利起見，應行左記事項：（一）關於直接作戰上軍事機關，彼此互派職員往來聯絡；（二）陸海運輸通信諸事宜，彼此須共謀利便；（三）行軍鐵路電信電話等項應如何設備，由兩國總司令官臨時協定之，俟戰事終了，凡臨時之建設工程均撤廢之；（四）關於共同防敵所需之兵器及軍需品及其原料，兩國應互相供給；（五）關於直接作戰上之軍事技術人員，經一方之請求，應由他方輔助之；（六）互相交換軍事所要之地圖及情報、等等；本協定經各自本國政府之承認時發生效力，其作戰行動，俟適當之時機，經兩國最高統率部商定開始之；本協定及基於本協定所發生之各種細則，俟中、日兩國對於德、奧敵國戰爭狀態終了時，即失其效力。中日海軍軍事協定之規定，大致與上述陸軍軍事協定之規定相同。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於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先後承認上述兩軍事協定。兩國政府於五月三十日同時宣布共同防敵換文及另函，而對於兩軍事協定，則採用日本之主張，保守秘密。

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第九款原曾規定：「本協定實行上所要詳細事項，由中、日兩國軍事當局指定各當事者協定之。」中日兩方乃於九月六日（民國七年）訂立一關於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上必要之詳細協定。該詳細協定規定，中、日兩國各派遣其軍之一部，對於後貝加爾州及黑龍州各取軍事行動，其任務在救援捷克斯拉夫克軍，並排除德、奧兩國及爲之援助之勢力，行動於該方面之中國軍隊，應由日本軍司令指揮；中國軍隊之一部應於庫倫至貝加爾湖方面行動，如中國於該方面希望日軍參加，日本亦可派往，並由中國軍司令官指揮，中部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九日

六七六

蒙古以西之邊境應由中國自行鞏固防備。同年十月中旬，中國國務會議議決，關於中、日共同防敵事宜，由督辦參戰事務處主辦。即以該處為最高統率機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既已與協約各國訂立休戰條約，德國之同盟國保（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土（十月三十一日）、奧（十一月三日）三國均已先此向協約各國乞和，根據中日兩國陸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之規定：各該協定及基於該協定所發生之各種細則，俟中、日兩國對於德、奧敵國戰爭狀態終了時，即失其效力，兩協定至是時均應取消。但日本主張延期，中、日兩國陸軍當局乃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議定「戰爭狀態終了」之解釋，三月一日兩方海軍當局作成同樣之協議。其議定之解釋為：「對於德、奧敵國戰爭狀態終了之時云者，指中、日兩國批准歐洲戰爭和平會議所訂結之平和條約，中、日兩國陸海軍由俄境及駐在同地方協約各國陸海軍撤退之時而言」。

逮至一九二一年春，協約各國與德（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奧（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匈（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保（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土（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等國之和約均已簽訂，列強對俄之干涉與封鎖亦已停止（一九二〇年），國際聯盟業已成立（一九二〇年正月），中、日兩國陸海軍當局，乃於一九二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分別簽訂取消陸海軍事協約節略，其文曰：「中、日兩國最高統帥部認為中、日兩國共同防敵之必要業已消滅，茲取消民國八年……關於中日軍事協定有效期限之限定，以本文簽名蓋印之日，承認已達軍事協定……戰爭狀態終了之時機。」同月二十八日，中國外部與日使小幡互換照會：「所有民國七年三月……之換文，及根據換文雙方訂定之陸海軍軍事協定，並基於該協定所訂各附件均應自本日起完全失其效力。」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駐日公使章宗祥，請與日本洽商同時宣布東京換文及軍事協定事，並同意於三十日宣布所換文件。**

本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駐日公使章宗祥，請與日本妥商同時宣布東京換文及軍事協定，並備函與日方互換有關東京換文與軍事協定同時失效事之聲明。電文云：

「二十三日電悉。協定全文，本日始由院送到，即抄寄。此事迭經各使電請宣示，駐京協商各使亦來詢問，閣議以林使雖來部聲稱協商各使向日外部詢問已告以大略等語，究與正式宣布不同，議定由執事與日政府商明，將東京換文及協定，由兩政府同時宣布。至換函一節，係指東京換文。該文由外部與執事會以正式公函雙方聲明，有效期間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此次協定條款雖經訂明，以中、日對德、奧戰爭狀態終了爲止，而換文之有效期間，並未聲敘。此層關係重大，若不切實聲明，恐將來共同防敵之目的消滅，而日本方面或因他項問題，藉口換文仍繼續有效，致生枝節。能再由執事備函與日外部互換，聲明如下：『軍事協定失其效力時，所有前此東京換文，應同時失其效力』云云。更見妥洽。希查照辦理，並電復，外。」（註六）

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電復駐日公使章宗祥云：

「二十八日兩電均悉。東京所換甲、乙、丙、丁四號文件，定於三十日午後雙方同時正式宣布，政府已同意辦理。」（註七）

##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駐美、英、法、義各使，告知中日東京換文及陸海軍軍事協定概要內容。

因中日議定軍事協定共同防敵案在本年三月廿五日換文後，引起中外之關切，海外僑胞屢向各使館探詢協定內容，故駐外公使紛電北京政府，請告以協定內容。本日，外交部致電駐美顧維鈞、駐英施肇基、駐法胡維德、駐義王廣圻等公使，告知中日東京換文及陸海軍軍事協定內容概要。電文云：

「中、日兩國因防德、奧東侵，三月二十五日，由章使與日外部換文，略稱：「（一）爲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義務，協同考量應行之處置。（二）依前項所述，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協定，並由兩國政府核定，俟時機實行。」同日並附函聲明：「該換文有效期間，由軍事當局商定，華境日軍戰事終了，一律撤退」云云。旋由兩國軍事當局議定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陸軍條文十二條，其中要點爲尊重兩國平等。日軍尊重中國主權及地方習慣。戰事終了，在中國境內日軍，一律



撤退。中國境外遣派軍隊時，兩國協同派遣。陸、海運輸、通信諸事，彼此共謀便利。行軍鐵路、電信、電話等，須由兩國總司令官臨時協定，戰時終了撤廢。兵器、軍需品，並其原料，互相供給，以不害本國所需要之範圍爲限。軍事技術人員互相輔助。軍事輸送使用東清鐵路時，尊重原來條約等項。海軍條文九條，其中要點爲修造艦艇、兵器、及軍事機具等，並其所需材料，以及軍需品，量力互相輔助一項。其餘互重平等，運輸共謀便利，以及派遣技術人員各節，與陸軍條文略同。再，換文附函，現與日政府商妥，本月三十日午後雙方同時正式宣布。軍事協定，按照軍事，嚴守秘密。特密電接洽。外。」（註八）

北京政府教育部令留日歸國學生遵期返回原校就讀，如遷延觀望，將開除學籍，以示懲戒。

北京政府教育部已於廿八日發出布告，諭令留日學生於六月中旬以前返日就讀，本日，再次布告，除訓令留日學生監督外，並令留日學生遵辦，倘若遷延觀望，將予開除學籍。布告云：

「此次留學日本各學生，因中日軍事協定事件，先後回國者數百人，業經本部明白布告，諭令從速返校。本月十六、二十、二十三等日，據回國各生代表阮湘、王希天、王兆榮、劉滌歐等，迭次來部謁見，均經剴切告諭，就該生等疑慮各節，反復譬喻，詳加解釋，一面介紹該生等與當事各方一再接晤，並由各當事告以此次協定始末與條件範圍，該代表等暨在京各生，亦既瞭然於事實內容，當不至復有懷疑之處，已由部布告諭令，剋日東渡，照常就學。所有滯留滬上，及已回原籍各生等，務各幡然憬悟，剋未赴日，於六月中旬以前，仍回原校繼續就學。本總長爲愛惜青年時日，保持學界風紀起見，誠不願該生等廢時失學，復蹈干涉政治之咎，自經此次布告之後，該生等如仍不遵訓令，遷延觀望，則是顯隲常軌，自荒學業。本總長惟有嚴行查察，開除學籍，以示懲戒。除訓令留日學生監督外，特此布告。」（註九）

馮國璋以個人名義電覆陸榮廷，北京政府不願延長戰爭。

本日，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以個人名義電覆陸榮廷，略謂中央（北京）不願延長戰事，若西南服

從中央，則南北競爭不難即時消弭。（註一〇）

### 兩湖宣撫使曹錕離開漢口。

自北軍攻克岳州、長沙後，曹錕已生「徒爲皖系擴張地盤，於本身利害頗不相值」之感，乃屢次電請北京政府准其調回直隸養「病」。本日，曹未待段祺瑞的同意，離開漢口，並將第一路司令部人員悉數帶走。（註一一）蓋曹錕對於徐樹錚之赴衡陽，疑徐對其所部有所勾結，以下犯上，殊爲大忌，遂一怒而去。（註一二）

### 直隸欒城縣遭土匪陷落。

直隸欒城縣於本日被土匪潛入縣城，攻署劫獄，旋於三十一日由政府軍克復。（註一三）

### 廣東香山駐軍變亂。

廣東香山縣，向駐有警衛軍、衛沙軍、護沙軍等。警衛軍統領袁帶，近奉省中命令，調往贛北，並以衛沙軍統領歐陽榮之充警衛軍統領，袁帶不從，首與護沙軍統領林警魂開釁，本日，與衛沙、護沙兩軍在香山大戰，佔據縣城，對廣東省宣告獨立，省中派兵往攻，嗣於六月六日將縣城攻克，袁帶率兵退出。（註一四）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七八。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頁一七八——一七九。

註五：張忠絨：「中華民國外交史」，臺北，正中書局，上冊，頁二四四——二五〇。

註六：同註一，頁一七四——一七五。

註七：同註一，頁一七七。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三十日

六八〇

註八：同註七。

註九：「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五月三十日，第八四四號，頁六九七——六九八。

註一〇：「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三十日。

註一一：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〇。

註一二：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一。

註一三：「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六。

註一四：同註一三。

### 三十日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與日本船津參贊晤談有關同時宣布東京換文及互換照會承認中日軍事協定之日期。

本日，北京政府與日方約定於五月三十一日同時宣布東京換文內容，惟日期仍標示爲五月三十日。而事實上，日本已在今日先行公布該換文。茲誌陸徵祥與船津之談話內容如下：

「船津云：軍事協定，前由林公使與貴總長商定，彼此互換照會，知照承認。茲將照會底稿帶來，請貴總長閱看。貴部照會底稿，亦望先交敝館一閱。今日已不及互換，如明日互換，可否文上仍標今日日期。」

總長云：文稿甚妥，本部亦照此意照會貴館，下午派人將底稿送給貴館閱看。明日互換，仍用今日日期亦可。

船津云：東京章公使與本國政府，前後互換文件兩次，計往復文函四件。今接本國政府來電云，定於明日午後宣

布前項文件，貴國政府當同時公布。

總長云：東京所換文件，一係綱領共條，一係關於有效期間及撤兵二事，前後往復計文四件，本國政府當與貴政府同時，即明日下午用公報公布。」（註一）

### 日本外務省發表東京換文，並聲明除共同防敵外，未附任何條款。

本日，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電告外交部稱，日本外務省已於本日發表中日防敵換文，附加說明

，詳述協約經過。並對外界謠傳加以聲辯。電文云：

「外交部：東。防敵換文，日外務省已於本日午後四鐘發表，並附說明，詳述協約經過。並對謠傳之：一、戰時指揮我國軍隊。二、在華建設要塞。三、管理鐵路，造船所，兵工廠。四、管理財政。五、組織警察機關。六、興工採掘日本國兵器原料之中國礦山等，均聲明絕無其事等語。特聞。祥。三十日。」（註二）

#### 附錄：日本發表之軍事協約說明書（註三）

中日兩國鑑於敵國勢力，將危害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之情勢，承認中日兩國共同研究應付之立法，為關係極緊要之事務，經兩國間互以誠意交換意見後，乃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由帝國外務大臣與駐在帝國之中國公使，交換另紙錄出之公文。帝國政府基於上述交換公文之趣旨，由帝國海陸軍派遣委員，前往北京與中國海陸軍當局會商，交涉進行，極為順手，關於陸軍之協約，於五月十六日蓋印，關於海軍之協約，於五月十九日蓋印。此次之協約，乃基於三月廿五日之交換公文，無非具體之決定中日兩國海陸軍，就於共同防敵上共同致力之方法及條件，因事屬軍機，故不能公表其內容。然除上述之目的以外，並領再附有何等之條款，即其性質亦非可更含有此種目的以外之條款者也。如外間所傳，本協約中曾規定：所有出征之中國軍隊，歸日本軍隊指揮，日本得在中國領土內任意於其所欲之地點，建設要塞，中國鐵路船廠兵工廠，由日本管理等事，甚至謂中國財政由日本管理，中國警察機關由日本組織，日本得自由採掘產出製造兵器所需之原料之中國礦山之說，皆係出自捏造，本協約中全無此等條款。茲將兩國政府交換公文，揭示如左：

#### ▲外務大臣本野一郎復章公使書

敬啟者：貴國政府鑑於目下時局，依左記綱領與帝國政府協同處置，信為貴我兩國之必要，特向帝國政府提議之本日尊函，業經開悉：（一）日本政府及支那國政府，因敵國勢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為適應此項情勢及實行兩國參加此次戰爭之義務，不能不及早協同考量，應行處置。（二）依前項經兩國政府合意，因實行決定之事，凡兩國陸海軍對於此次共同防敵戰略之範圍，應行協力之方法及其條件，由兩國當局官憲，對於相互利害問題，互相慎重誠實，隨時協定，並由兩國政府核定，俟時機實行。帝國政府對於貴國政府所提議主旨，全然同感，依前列綱領，與貴國政府協同處置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三十日

六八二

，爲帝國政府所欣快，相應函復。茲本大臣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

大正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本外務大臣法學博士子爵本野一郎印

中華民國特令全權公使章宗祥閣下

▲本野外務大臣致駐日章公使函 敬啓者：三月念五日，貴我兩國政府，因共同防敵，業經互換公文。帝國政府以爲該公文之有效期間，應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再因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在中國境內者，俟戰事終了後，應一律由中國境內撤退。帝國政府特此聲明，相應函達。茲本大臣對於閣下，特表敬意。敬具。

大正七年三月念五日

日本帝國外務大臣法學博士子爵本野一郎印

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閣下

### 駐京日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賠償西南亂事損失。

駐京日本公使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略謂此次西南亂事，日本帝國船舶及臣民之身體財產所受損失，爲數不少，業將所受損失，嚴密調查，開列清單，要求賠償。旋經外部答稱，現在戰事尚未結束，未便置議，俟將來查明再辦。（註四）

### 駐京英使抗議陝西破壞戒煙條約。

駐京英國公使向外交部提出抗議，謂現接陝西教士報稱，該省當道蔑視煙禁，除設局徵收地租外，並從而獎誘之，殊屬破壞禁煙條約。北京政府因將英使公文，電飭陝西督軍陳樹藩，省長劉鎮華，查照禁阻，以符條約。（註五）

### 援閩粵軍陳炯明部佔領永定。（註六）

徐樹錚電湘督張敬堯，密告曹錕已返天津。

兩湖宣撫使曹錕因不願再受皖系所用，代爲擴張南方地盤，且懷疑徐樹錚陰謀勾結其直系所部，因於昨（二十九）日，逕行返回天津。徐樹錚原以爲只要聯結吳佩孚，再與張敬堯商妥，必可再電請戰，不慮曹錕不從，不料曹錕自行離漢，只得於本日致電湘督張敬堯，宣告曹錕北返天津事。電文云：

「親譯。密。弟昨晚六點到漢，曹公已先於三點稱病北還。岳州途次亦曾遇其由長撤回之兵站，可知詭謀已非一日。幸我輩聯結在先，大局尙不至蒙其影響。曹公人甚樸直，爲左右僉壬所誤，竟出此小兒舉止，自毀其榮譽，眞可惜也。樹。卅。印。」（註七）

### 山東督軍張懷芝返回山東。

山東督軍張懷芝在這次南北護法戰爭中，由北京政府任命爲湘贛檢閱使，督師湖南前敵，但因山東匪亂熾烈，張慮剿匪督辦張樹元取代其督軍之職位，亟欲返魯，且直、魯軍多已自覺不值得爲皖系身先戰火，普遍有厭戰之意，張因一再電請段祺瑞，准其離湘返籍。今見曹錕已返直隸，張亦於本日啓程回山東。（註八）

曹、張離開漢口之前，曾與湖北督軍王占元、河南省長趙倜、江西督軍陳光遠、江蘇督軍李純交換意見，擬發出一聯名電報，藉「民生凋蔽，不堪再戰」爲由，命令前方「停戰待命」。段祺瑞偵獲此情報，大爲震動，費盡極大之力，始說服他們沒有發出這個電報。至此，段已瞭解北洋派內部業已組成新的主和派，其中李純、王占元、陳光遠原屬主和派，原屬主戰派的曹錕、張懷芝與趙倜現又加入主和派，而暗中操縱這個新主和派的正是原來主戰派領袖曹錕。（註九）

### 上海縣公署訓令禁止學校干預政治。

近來因北京政府與日本締結軍事協定，留日學生紛紛罷學歸國，於上海設立留日學生救國團，積極

要求政府取消該協定。北京政府則一再發出布告，限留學生於下月十日前，返日就學，並禁學生干預政治。本日，上海縣公署訓令各區學務委員，各校校長，重申禁止學生干政之意，令文云：

「案奉江蘇教育廳廳長符使電開：奉教育部簡電開：中日協議條件，專屬防敵範圍，以前報紙登載，殊多誤會，各校員生，自不得任意干預。如有在校生徒聚眾開會，及刊布流言情事，應由各院校長督率職員，嚴加取締，以維學風，倘或軼出常軌，應即嚴重處理，不得寬縱。即希轉令遵照等因。奉此，除分電外，合亟電仰該知事轉行所屬各學校，一體遵照等因到署。奉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該校長即便遵照。此令。」（註一〇）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七九。

註二：同註一，頁一八〇。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一日。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六。

註五：同註四。

註六：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二。

註七：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一。

註八：同註六，頁一三〇。

註九：同註六，頁一三一。

註一〇：同註三，民國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 三十一日 北京政府撥銀賑濟湖南水災。

湖南省在本月二十四、五日發生水災，北京政府撥銀三萬元賑災。令文云：

「據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張敬堯電陳，本月二十四、五等日，湘省大雨如注，山洪暴發，省河漫溢，長沙、株州、醴陵、湘潭、寧鄉、湘陰、湘鄉等縣，沿河皆被水災，懇請速頒急賑，以惠窮黎等語。湘省兵燹之餘，繼以災祲

，被難情形，殊堪憫惻，著財政部迅撥銀三萬元，剋日匯交該兼省長，遴派妥員，分赴災區，核實散放。此令。」  
(註一)

留日學生救國團致函各省督軍，請合力電請政府取消中日軍事協定。

該函云：

「遙瞻榮戟，欽仰曷既，俯維國勢，企望尤殷。邇者中日密約，喧傳已久，其中得失利害，昭然若揭。日人假共同之名，行並吞之策，咄咄逼人，後患堪虞。今密約竟已簽字，政府或容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人民實抱有非常之疑懼，倘不亟圖，後悔何及。學生等罷學歸國，藉圖補救，自知書生文弱，徒作漆室之悲，然恐大厦既傾，難洒新亭之淚。素仰我公，爲國長城，膺疆重寄，值茲危局，寧忍坐視，敢請我公，約同各省長官，速電政府，合力以爭，俾未蓋印之苛條，得以消廢，則國家蒙庥於無窮矣。學生等愚鈍無似，敬當誓死聽命，除已電請外，肅奉聞，無任惶恐迫切之至。」(註二)

北京政府裁撤陸軍第十七師，改編為旅。

北京政府陸軍部將陸軍第十七師裁撤，改編爲湖南陸軍步兵第一旅，於本日呈奉令准，並任命朱澤黃爲旅長。(註三)

徐樹錚返回北京，報告安撫北軍將領經過。

本月二十三日，徐樹錚奉段祺瑞之命，南下安撫北軍將領，鼓勵繼續對南作戰。不料兩湖宜撫使曹錕，不待奉令即逕返天津，湘贛檢閱使張懷芝亦相繼返回山東，徐樹錚南下安撫的任務未能達成，除立電曹錕代向曹錕剖白並無勾結其部屬作犯上意圖外，並於本日趕返北京，謁段報告南行經過。(註四)

愛國公債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抽籤還本。

愛國公債係前清宣統三年所發行，實收額一百六十四萬餘，去歲已經還本一次，本日復在京舉行第



二次還本抽籤。(註五)

## 兩廣巡閱使龍濟光抵北京。

龍濟光在廣東高雷失敗後，力圖恢復，本日，由粵到京，與北京政府籌商軍事計畫。(註六)  
奉軍開赴陝西。

近日劉存厚、鍾體道軍隊，在川北迭次失敗，陝南各地危急，陝省兵力薄弱，向北京政府乞援。北京政府因命許蘭洲所率奉軍往援。該部於本日開往河南，駐紮澠池，定期赴陝。(註七)

## 援閩粵軍陳炯明部佔領長汀。(註八)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一日，第八四六號，頁五。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註三：同註一，頁七——八。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一。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七。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二。

## 五月 陸榮廷致電馮國璋表示對南北議和問題之意見。

陸榮廷發表通電，以中國正面臨外患交迫之時，若再南北內訌，將致國亡，故主張南北即刻停戰，國會與地方問題，以次磋商。電文云：

「(銜略)馮大總統佳電。岑張盧三公巧電。敬悉。廷僻居養病，得電較遲，循讀之餘，不勝感憤。此次南爭

北競，非有宿憾深仇，乃迭次調停，迄不得當，相持意氣，循至禍結兵連，推原其故，半由意見之不齊，半由條件之無着。今者外患交迫，內訌不休，勢不至亡國不止。現在南北交戰，尙無勝負可言，及此雙方實力，尙未傷殘，修好弭兵，合心力而對外，國事庶有多乎。語云：角力不能，必同到地，即使一時倖勝，固難終古又安，如其兩敗俱傷，未免同歸於盡，興言及此，但有悲觀。廷前此迭電調停，極力主張，商之以條件，不訴之於武力，區區之隱諒所共聞。岑張盧三公來電，解決時局，立刻停戰。國會及地方問題，以次磋商，鄙意極表贊同，尙望全國一致公決，捐除復見，積極進行，是所切盼。如當局必欲武力解決，爲孤注一擲之舉，則廷分屬國民，只知愛國，不敢妄贊一詞矣。謹此佈聞，盼明教。陸榮廷叩。」（註一）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五月

六八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六月

一日 國父孫先生文離汕頭取道臺北赴日本。

本日，國父孫先生文返汕頭粵軍司令部，示蔣中正等以軍略及編制，午後乘大阪商輪蘇州丸啓行，司令部遣衛隊及軍樂隊相送，甚爲隆重。蔣中正恭送至江干。

孫先生登程後先赴臺灣，欲會見臺胞，宣揚主義，以喚起民族意識。詎日本駐臺總督不欲孫先生與臺胞接觸，船甫抵臺，日官憲即派員至船上謁見，並隨護至臺北。翌晨，孫先生即搭日輪往日本。

(註一)

陸榮廷通電就任軍政府總裁。

廣州軍政府於上月二十日正式改組完成，選舉七位總裁，負責軍政府政務。本日，桂系領袖陸榮廷由貴縣到南寧，通電宣布就總裁職。

上年九月，當軍政府成立時，陸被舉爲元帥，但陸表示反對在北京政府以外另組一個政府，並且拒絕接受元帥職務。此時的軍政府仍是北京政府以外的另一政府，陸却由反對者而變爲贊成者；欣然接受了總裁的名義。(註二)

廣東省長李耀漢致電北京政府密陳粵局情形。

廣東省長李耀漢本日密電北京政府，密陳粵局情形，有助於北京政府之平粵計畫。該電略謂：

「廣東民黨方面自改組新政府以來，其粵桂派及孫派意見甚深，而非常國會與軍隊之衝突尤甚，大有誓不兩立之勢，故現在攻取雷州，雖有李炳榮、許崇智、羅紹宏、洪兆麟四路軍隊，但內幕中極其複雜，且須出一軍兼圖共岡既平豐順各屬，請即轉令閩浙各軍，速攻粵北粵東，一面再飭贛軍入韶，必能立收早日蕩平之效。事關軍機，伏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一日

六八九



候裁核。」（註三）

### 全國商會聯電政府，請採擇四川胡炳堃代表有關中日協定之建議。

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在上月二十日的第三次大會上，四川代表胡炳堃提議：中日共同出兵案，不利於我國，且將喪失國權，應決議請政府審慎施行。案經商會聯合會決議通過，於本日上電北京政府請採納，電文云：

「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爲呈請事：竊本會第三次大會五月二十日據四川代表胡炳堃提議，內稱：

『竊中、日條約，報稱喧騰喪失國權，不無疑懼，已由本會呈請政府披露，以息謠諑，而安人心。乃反覆思維，我國今日實無與日共同出兵之必要，謹就管見所及，並詳舉其利害，一一具之如左：

查日、俄同盟，歷有年所，俄爲德覆，日即不能爲存衛救邢之義舉，亦何至忍爲假虞滅虢之陰謀。且唇亡齒寒，虞虢之往事如彼，日于中、俄何獨不然。此證以前史，共同出兵不利於我國一也。

如謂德將逞志於東方，有備豫不虞之心，爲先發制人之計，似也獨不思德境接壤英、法，今方出全力與之搏戰，鄉鄰之門方酣，越國之謀未暇。即使英、法爲德所挫，挾得勝之兵，耀勤遠之略，亦惟日本首當其衝。蓋青島之役，積鬱已深，報怨尋仇，於我何有。今乃牽率至此，彼陰爲利，我承其害。此證以現情，共同出兵不利於我國又一也。

聞條約內容有互相管轄軍隊官吏之約，此說果實，表面之權力雖若平均，實際之作用實僅片面，微論我國孱弱達於極點，外交、內政俱甚糾紛，自謀不暇，何暇謀人。況以管轄言，必我之實力能及於彼，斯俯聽約束，不敢與抗。試問日本於我，其在平日，方且蔑視我軍隊，侮辱我官吏，政府視之，莫敢誰何，一旦締互相管轄之約，彼因是而愈恣其權威，我不覺而已同於奴隸。譬之貧人與豪右爲鄰，兩家子弟預約互相管束，其實貧人日遭凌轢，莫之能較。今之事勢，何以異此。此考以條約內容，共同出兵尤爲我國最不利而最痛心者也。

利害所關，具如上述，綜而言之，我國亦既加入協約國矣，固不能反汗以食前言，亦何可盲動而貽後患。

。爲今日計，宜少從容觀望，以究時變。蓋共同出兵固危，不共同出兵亦危。然不共同出兵則禍發遲，尚可徐圖補救，共同出兵則禍機伏於眉睫，充其極恐不止喪失國權已也。舉措之間，存亡係之。擬呈請政府採擇施行，大局幸甚，祇候公決」等情到會。

當經交由大會公同討論，僉謂應予呈請政府採擇施行，公決據情轉呈。除逕呈國務院暨農商部外，所有呈據本會四川代表陳明中日條約關係存亡，縷述意見，請核予採擇一案緣由，理合備文呈請鈞部鑒核施行。謹呈。」（註四）

### 貴州督軍劉顯世覆電全國商會聯合會，贊同和平。

本日，貴州督軍劉顯世覆電全國商會聯合會，贊同和平，主張若北軍不相逼迫，願罷兵言和，請該會設法疏通，電文云：

「全國商會聯合會鑒：皓電悉。剗切沉痛之慨，然戰禍經年，病商實甚，況內訌不已，國何以堪。稍有人心，孰肯以救國之初衷，釀亡國之惡果。顯世心知有困，夙愛和平，但使不至相煎太急，於法律上有可轉圜之餘地，無不樂於罷兵，共濟艱危。貴會即提議議和，尙望設法疏通，貫徹始終，不特商民之幸，國家實利賴之。黔督軍劉顯世東印。」（註五）

### 新疆督軍楊增新因俄國革命黨與回人在新疆邊境衝突，宣布戒嚴。（註六）

### 徐樹錚致電皖系各督軍布署國會議員選舉。

初，自復辟變起，段祺瑞採納研究系之建議，主張召集臨時參議院以改造國會，對黎元洪解散之舊國會，則不予恢復，於是引起護法運動及南北戰爭。然參議院甫於上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開幕，段即以對南用兵受挫辭職，王士珍繼任國務總理，至十二月十四日，咨送民國元年國會組織法及參、眾議員選舉法等修正案於臨時參議院，經逐條討論，完成三讀，由馮國璋於本年二月十七日以明令公布。

選舉法公布之次日，北京政府即令內務部籌備選舉，皖系對此甚為注意，即於三月七日由王揖唐等人出組安福俱樂部，以為全國競選之策動機構，此即所謂安福系之形成。迨段祺瑞於三月二十三日再起為國務總理，一面對湘用兵，一面部署大選，惟以馮國璋代理總統距任期屆滿尚早，故對選舉不若軍事之積極。及至曹錕主張停戰議和，自漢北返，知直系始終作梗，非根本改造政局，無以貫徹武力統一政策，因而轉置重點於選政。

本日，安福俱樂部幕後操縱者、皖系智囊徐樹錚因致電奉、皖、湘、浙、晉、陝、豫、鄂、閩、魯、黑各省，盼堅持促進國會議員選舉。電文云：

「飛急！密。親譯。頃接（王）一堂（揖唐）沁（二十七日）電：『接王仲卿（名善荃，福建政務廳長）由閩來電：兩院選舉，閩、漳、建三道均有把握。昨忽有人自京來稱，中央不甚贊成。聞之驚訝，除仍照舊進行外，祈速確示遵辦。敝處復電文曰：奸人希圖破壞，幸賴高明洞燭，祈始終堅持，無論何人造此浮言，嚴予拒絕云云。邦本安危，在此一舉，選期迫迫，少縱即逝，擬請迅電同志各省，杜遏奸謀』等語。此次選政，所繫甚大，若輩詭譎多端，造謠煽惑，自無所不用其極。閩中既發現此事，難保不分途秘進，極盼堅持促辦，俾奸人無以施其技倆，庶選政可早日告成。除電復一堂外，特以密聞，祈賜鑒察。樹。東（一日）印。」（註七）

### 交通銀行召開股東大會，選舉梁士詒為董事長。（註八）

梁士詒為舊交通系首領，前因支持袁世凱稱帝而於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被通緝，因之走避香港。至本年二月四日，北京政府下令取銷因洪憲帝制遭通緝之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等一案；三月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梁始再度返北京，為舊交通系捲土重來再度問政之始。（註九）

按交通銀行則例規定，該行每年於總行所在地召開股東總會一次（註一〇），本日交行舉行股東大會，選舉梁士詒為董事長。梁鑒於國內四分五裂，國外資本主義侵襲日甚，因撰「國民須知」數千言，

印發十萬冊，請一致愛護與信賴中交兩行，以鞏固本國金融機關。其文曰：

「嗚呼！愛國諸君！知今日中國四萬萬人民大禍之所在乎？地方擾亂，國家破裂，非大禍也；強鄰逼處，危亡頃刻，非大禍也。何則？人心苟能厭亂，內訌終有平定之時；民志苟能自強，外患終有止息之期。獨至全國人民之生活根據，此次再一破壞，恐非亡國之禍，即有滅種之憂，敢不痛哭流涕爲國人告之！所謂人民生活根據者何也？曰金融機關。夫一國人民之生活，不外農、工、商三者。農無資本，何以耕作？工無資本，何以製造？商無資本，何以貿易？而周轉此資本，以有濟無，調劑此資本，皆爲此金融機關任其責。苟一國內無此金融機關，支配國內之農、工、商，則一國滅；一種內無此金融機關，以支配其種之農、工、商，則一種滅。諸君知紅黑種人亡種之原因乎？因紅黑種人無本種人之金融機關，全種人之農、工、商不能不受他種人金融機關之支配，故生計日促，種族即日漸消滅。諸君又知印度，朝鮮亡國之原因乎？東印度公司不成立，印度不亡；大韓銀行不倒閉，朝鮮不亡。印度之亡者，亡於印度之農、工、商，悉受英國人金融機關之支配；朝鮮之亡者，亡於朝鮮之農、工、商，悉受日本人金融機關之支配耳。不但亡國已也，印，韓人民生計日促，種族已有漸消滅之勢。諸君又知猶太人亡國而不亡種之原因？猶太亡國已久，因世界上之金融機關，爲猶太人所握者甚多，猶太人之農、工、商，決不受他國人金融機關之支配，故國雖滅亡，而生活日裕，種族日盛；歐戰一起，廢廢乎有倡復國之勢。歷史所紀，在在可徵。是一國金融機關之關係，豈僅爲一國家之興廢問題，實爲一種族之存亡問題也。」

數千年來，我中國有地方之金融機關，而無國家之金融機關，故一國之農、工、商，能生存於閉關之時，而不能競爭於開禁以後。自海禁大開，全國之農、工、商遂漸受外國人之金融機關所支配，生活根據，早已搖動；民因日以貧，國因日以弱。迨至光緒季葉，民窮財盡，已無復支持國家之能力。故中國之積弱，豈僅政治不良而已者，數千年金融機關之組織有以使之然耳。前清末季，漸悟病源，遂有大清銀行之設立。全國之農、工、商業，漸有生機。不意一誤於辦理之失法，再因於革命之驟起，大清銀行遂與舊日之各省銀號錢莊相繼閉，幾將本國人對於本國銀行之信用，根本取消。外國銀行之勢力，因以大張。故辛亥，壬子之間，全國人民生活之困苦，幾非言語所可形容。幸民國以來，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繼起。雖人民信用之不如前，然因辦理較爲完全，準備極爲穩固，至民國



二年，信用漸孚，市面稍定。天相中國，民國三年歐戰發生，外國銀行勢力大減，中國與交通兩銀行遂起而代之；全國金融機關之全權，漸由外國銀行移入兩行之手，實爲中國四萬萬人民生活根據上一大轉機。故民國三、四年之間，全國之農、工、商業，無一不有蒸蒸日上之勢。舊者日益穩固，新者逐漸發生。卽以去年而論，全國實業，幾無一不獲盈餘者，豈偶然哉？不料政治問題猝然發生，兵連禍結，全國騷然；幸而兩銀行準備充裕，未生危險。倘或中央及各省不知保護，社會與人民不知愛惜，長此以往，雖移置世界最偉大之英蘭銀行，或德意志帝國銀行於中國，亦未有不爲時局以犧牲者也。嗚呼！危哉！

夫中國、交通兩銀行，爲中華民國四萬萬人民之金融機關，非大總統個人之金融機關，亦非獨立各省都督個人之金融機關；我四萬萬人斷不能聽此兩銀行受兩方政治上之影響而犧牲。況一旦犧牲，就目前而論，全國實業機關與非實業機關，必立刻停滯。勿論士、農、工、商，除避禍逃難外，別無辦法。全國有職業之人民，必立變爲無職業之遊民。且人人皆聚積現金爲事，市面將無現金流通；而一般無聚積現金之人民，不出兩月，除爲盜賊外，將無所得食。生計上勢力之所趨，斷非政治上之勢力所能遏。故以積弱積貧之中國而論，金融機關一旦破壞，勢非將中華民國變爲中華盜國不止。恐斷非中央與各省政治上之力量所能補救者也。就將來而論，辛亥之役，大清銀行與各省銀號錢莊相繼關閉，又將人民對於本國銀行之信用根本取消。經四年之久，利用歐戰機會，方始恢復。若再生危險，嗣後我中國人尚有辦銀行之資格否？全國人民尚有信用本國銀行之心理否？故無論國家之存亡，恐中國之金融全權，除送與外國人外，別無轉機。我四萬萬人民生活之根據地，既爲他人所握，則四萬萬人民之將來，上焉者必與印、韓人爲伍，下焉者必與紅、黑人爲匹，雖欲爲猶太，不可得也。由此觀之，吾故曰，內訌非所懼也，外患非所懼也；獨今日金融機關之危險，實爲仁國滅種之大禍。此所以吾人對於中國、交通兩銀行之機關，不能不大聲疾呼，要求中央政府與各省將軍都督之保護，及社會與人民之愛惜者，此也。

要求保護及愛惜之法，約有三端：

- 一、請中央政府與獨立及非獨立各省，凡軍事及行政費用，不得以勢力迫兩銀行總分行擔負。
- 二、請中央政府與獨立及非獨立各省，認中國、交通兩銀行爲全國人民之金融機關，不能認爲一方之機關；對

於兩銀行之事務，視為中立，雙方一同保護，照舊營業。

三、由各地商會勸告人民，對於兩銀行持絕對的信用態度，由商會任維持之責。

以上三端，實為今日要圖。非為保護中國、交通兩銀行起見，實為保護我四萬萬人民之生活根據地起見。望中央與獨立及非獨立省分之官吏人民，共同遵守！國家興廢，種族存亡，實於此卜之。」

#### 附錄：梁士詒撰：國民經濟問題

財政金融問題，論其根本，端在發達國民經濟。我國現時國民經濟猶未發達，未始不由自古迄今，乏人注重此點。國民經濟範圍甚廣，簡言之，即尙書所謂「利用厚生。」民不能利用厚生，則財政無由整飭，金融無由紓裕，國家亦無由安寧。故我國急所先務，在於發達國民經濟。茲舉四端，為貴會諸君言之。

一、改正稅制：我國稅制因仍既久，流弊滋多。統一賦課，非今日所能驟行。現宜擇其最煩苛厲民者，着手整理，以求國與民交受其益。計應整理之稅目有三：

(甲)田賦：我國田賦收入甚大，然因其制最古，積弊亦最深。根本整理，首宜實行經界。經界手續，似頗繁重，然果有人辦理，亦不甚難。英人、德人之經營九龍、青島，成績粲然，姑不具論；即如江蘇，南通以五萬元，崑山以三萬元辦理清丈田畝事宜，亦已告成。可見認真辦去，實亦不難。經界既正，糧額一清，乃可均平負擔，以統一貨幣徵收；則中飽之弊，易於剔除，國與民兩受其利矣。

(乙)關稅：我國關稅，不獨進口稅為協定，即出口稅亦由協定，幾於無可伸縮。且進出稅率相等，異常受困。致土貨成本愈重，外貨銷路愈廣，國民經濟，所損實多。出口稅率改為不由協定，亦不甚難，應查明何物宜於中國，何物於中國不宜，而酌定課稅之重輕。李文忠公經訂之光緒辛丑條約，憾事固多，然如免釐加稅，改良幣制，畫一度量衡，均為中國最要之事。前人確有先見，業為條約所許，而我國自做不到。事之無成，非由外人不許，而由自己不做，夫復何尤？現在上海改正關稅委員會將有文件協定，果能免釐加稅，大足以發達國民經濟。

(丙)專賣：我國古來惟食鹽一種，為國家專賣，此外無之。現時之菸酒公賣，與菸酒稅捐並行，名不一，義不

明，去專賣尙遠。應按歐美各國之大規模，或日本之小模範，分區實行專賣。條約上雖有不便專賣之義，究無明定不得專賣之文，故不使外來菸酒失利，我國仍有足謀自得利益之道，祇在籌有方法耳。

二、流通金融：此事首須銀行實力充足。次須強有力之警察。三須辦事者久於其任。至改革幣制，理論上當然以金本位爲目標，惟我國實際上尙爲銅本位，猶未至於銀本位，故目前須從統一銀幣入手，先須化兩爲元，使全國爲同一之貨幣。從前籌定整理銀幣辦法，施行頗有成效。惜國家多故，未竟厥功。民國四年四、五月間，鑄有袁前大總統肖像之新銀幣，滬上行市與鷹洋較值，每元相差僅止一毫，今則又差至一釐。此因任事者未能久於其任，而垂成之事，至於敗壞耳。若貨幣本位，更須熟加考慮。歐戰告終後，各國貨幣本位有無變動，尙屬成一問題。此我國人所宜知者也。我國目前狀態，人民生計日促，流通金融，最爲重要。須知金融不能活潑，則人民不得安樂，故當視銀行爲自己之賬房，使銀行保管一錢，則此錢不止爲一錢之用。顧我國民不知信任銀行，又不深明銀行爲一國金融之樞紐，且爲我個人財源之樞紐；藏寶鏹於地窖，藏現金於家庫者，遍地皆是。殊不知世界現在評論，最下等之國用現金，其次用鈔幣，最高者用銀行轉賬。今我國尙用現金，金融焉有活潑之日？人民焉有不困苦之時？如果人人皆知以銀行爲我之大賬房，則一國之內，一個錢可作三個錢之用；卽以個人而論，一個錢亦可作一個半錢之用。金融於以流通，實業於以發達，人民於以富庶；國民之經濟活潑，國家之財政乃充裕，此理固易明也。

三、振興實業：中國地大物博，以稱富饒，惟農、工、商業，均未發達，故民力薄而稅源少。由於民圖近利，而無久遠之謀。此種祇知近利之陋習，若不打破，則未可與言振興也。中國人但識發財，不解經商。現時國內有實業知識者，頗不乏人；余怪留學專門學生之父兄戚友，未能助以資力，俾得從事實業。要知經營實業，不圖小功近利，盡心力而爲之，終必有發達成功之一日。故農、工、商界學生，亟宜從事事業，不圖近利，亦不遽思大利，由小至大，則根基穩固，而永久光輝。

四、推廣運輸：交通爲發達實業，厚足財源，至重至要之事。我國現有鐵路二萬里，前已計畫增長至四萬里；旋以歐戰既起，所需材料，不能運至中國，遂爾中止，殊爲可惜。又我國商貨以白無船隻，不能裝運，坐失利益，

亦屬不少。故本國船隻，亟宜注重。船之關聯事業，如銀行、保險公司、倉庫、碼頭等事，亦要留意。此不能責成國家，人民應有自覺實行之力，國家但負補助之任。農商部定有每年補助費一百二十萬，輪船亦有三十萬元，是國家有補助之法，而人民不去領用耳。余舉此四者，首以爲人民有利益，國家方有利益，更以爲人民須共同負責，未可完全依賴國家。中流社會之有無常識，影響及於國家最爲重大，惟貴會諸君有以負其責而開通之！（註一一）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一。

註二：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二二。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四日。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八〇——一八一。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二日。

註六：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二。

註七：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二——三七三。

註八：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頁三四。

註九：同註七，頁三五五。

註一〇：譚玉佐：「中國重要銀行發展史」，頁二三三。

註一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四一六——四二四。

## 二 日 留日返國學生向北京政府教育部申明罷學歸國誓為政府後盾之忠忱，並再度請求宣布中日軍事協定。

留日之中國學生因北京政府與日本密商簽訂軍事協定事，於上月中旬，紛紛罷學歸國，而北京政府教育部却發出佈告，限該批學生於六月十日前須返原校就讀，否則視同干涉政治。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日

六九七



本日，該批留日學生聯合呈文北京政府教育部，申述其罷學歸國，純係愛國心之驅使，甚望政府謹慎外交，勿喪國權。茲誌原呈如後：

「留日學生全體代表王兆榮、阮湘、張有桐、張黃喻義、張心沛、李培天、溫立等，爲陳請事：伏讀五月念二日大部布告第五號，及二十七日布告第七號，仰見大部爲國恤士，勉之深而戒之切，自非木石，能不感激。惟生等歸國之苦衷，似有未盡蒙諒察者，用敢爲執事詳陳之。中日兩國，號爲兄弟，情同舜象，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棲者，入宮忤怙之原因也。攘我主權，制我死命，祭由華而政由倭者，日支親善之理想也。十年以來，彼何日不以亡我爲事，封豕長蛇之心，路人皆見。第生等羈處異邦，見聞較切，刺激尤深耳。歐戰勃起，均勢局破，彼虜方欲乘此千載一時之機，求遂其大欲，於是要脅我政府，挑撥我黨人，煽動我蟲賊，侵犯我軍營，籠絡我名流，蠱惑我友邦，間謀滿布，陰謀百出，遂有民國四年五月之事。三載以來，虜謀日急，用計日精，蓋彼深知其武力，雖足以敗我，而不能服我，尤不足以禦歐美問罪之師。又實行瓜分，則去弱而鄰強，國防增而貿易減，亦非萬全之策，乃藉口維持東亞和平，以欺歐美，僞倡中日親善，以誑我國，而欲以亡國條約，潛斬我五千年血食於不知不覺之間。祭由華而政由倭，則中華之領土保而命脈斷矣。不以兵車，而歐美之干涉無辭，則東亞和平亦可維持矣。此爲十年來日本朝野所處心積慮，卽所謂維持東亞和平，保存中華領土，日支親善之真諦也。故值俄德議和，則張大其辭，所以惑歐美之觀聽也。挑撥南北，煽動豪匪，宗社黨所以持我政府之急也，誘致喇嘛，歡迎記者，招待政客，所以籠絡我名流也。胥所以達其詐欺滅國目的之手段也。彼虜之心，以爲歐美可以欺，政府可以脅，名流可以籠絡，不難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所稍顧忌者，我國中不爲威惕，不爲利誘，不偏不黨之國民耳。生等既爲國民之一份子，又久留彼國，虜情較悉，耿耿赤心，唯知愛國。竊思國家積弱，虜謀日急，政府當局雖愛國至誠加入人一等，亦難以口舌爭，民氣以外，無一可恃。而揭破虜情，鼓吹民氣，以援政府，則又責無旁貸。願日人早計及此，凡有交涉，必脅政府以秘密，所以瞞我國民也。自去年石井菊次郎對美宣言東亞門羅主義以來，生等居彼都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剝奪殆盡，偵騎四出，朝夕監視，無異俘囚，彼所以必瞞我國民，束縛我留學生者，正以斷政府之左右臂也。生等因深信政府當局憂國情深，禦侮心切，第後援若失，口舌無靈，雖有賢者，亦無補於亡，此生等所以決

然輟學以救亡也。學生平時，以道聞力學，爲唯一救國手段，誠有如訓命所云者。第國苟淪喪，則目標既失，學將焉用，生等固熟審輕重，萬不得已而後出此也。又訓令所稱，瀕於權利之競爭，狃於目前之利害，猥以奔走國事相標舉，固近日士大學子之通病，第生等以青年書生，不染黨習，輟學忍苦，以圖救國，所爭者國家之存亡耳。所謂目前之利害者，未竟之學業也，則已犧牲之矣。且近日奔走國事，所以爲世俗病者，就徇黨誤國假公濟私之輩言耳。生等心目中唯有國家，不知黨派，志在禦侮，不預內爭，當爲舉國所共諒。倘謂個人修養，保存人格，必以殄絕國家觀念爲前提，則所養者何事，而人格所存者幾何哉？蓋意氣相尙固不可，而不以氣節自勵尤不可，氣節之所存，不在個人之獨善，而在國家人倫之關係，苟忘却國家，貶損氣節，則雖有學識，亦適足以賊國資敵而已。自生等全體歸國，日本朝野大受感動，頗有悔心，知我人心之未死，而氣節之可畏耳。蓋彼虜唯一之毒計爲秘密，而我所以禦之之方，唯有破此秘密。蓋秘密破則民氣伸，則政府之後援厚，而虜計不得逞也。故生等深願政府與人民開誠布公，得民氣爲後援，則虜無所用其要脅矣。生等深燭彼虜之奸謀，熟審其近日之措施，當協約提出之時，以歸納推之計，彼虜必欲以一約亡我，故輟學力爭，及抵都門，得聞今日簽字之約，與最初提出原文，大相逕庭，此固當局折衝樽俎之功，亦未始非民氣之助也。生等所聞諸當局者，固不敢不認爲眞確，然僅知一部，未窺全豹，所抱疑懼未能釋然，且當局既密示之，生等亦不能不秘守之，傳諸朋儕則無徵，宣諸國人則無權，質諸良心則又未盡安，故生等今日深望政府正式宣布協約全文，倘果無關存亡，則生等爲救亡而起，國存而止，旗幟鮮明，人格無虧，羣疑可以立釋，而虜計亦可稍戢矣。然風聞政府以爲事關軍事秘密，未便宣佈，不知彼虜之約我秘密者，藉口防德以給我耳。德之無力東侵，前上大總統書已詳陳之，彼虜豈不知此，而必以爲藉口者掩歐美之耳目，以冀據我要害，扼我死命耳。故彼所謂秘密，非對德之秘密，而爲謀我之秘密，我若墮其計而嚴守之，則不啻爲敵守秘密以自戕也。彼虜所以欺友邦而謀亡我者，爲此秘密，我國內之所以人心惶惶者，亦爲此秘密，所謂秘密破則羣疑解，而虜計戢者此也。生等以學業爲第二生命，豈不知惜，顧既爲救亡而起，早已動中外之觀聽，今真相未明，良心未安而中輟，則人格氣節安在？學生之人格既失，則民氣歸於烏有，虜之輕我將益甚，而謀我愈急矣。北宋之末，陳東等萬餘人，伏闕上書，卒不見納，而宋社爲屋。生等雅不欲享陳東之名，留痛史以動後人之哀，而深望政府以北宋爲前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日

七〇〇

車，區區苦衷，敢布左右。謹呈。」（註一）

同日，留日罷學歸國學生全體代表王兆榮、阮湘、張有桐、張黃喻義、張心師、李培天、溫立等，呈文北京政府，瀝陳日本寺內內閣陰謀圖我之野心，敦請政府迅速明示中日協定內容，以破日本陰謀而安國人之心。

茲誌原呈如後：

「留日學生全體代表王兆榮、阮湘、張有桐、張黃喻義、張心師、李培天、溫立等，爲切懇宣布密約以祛羣疑，而保國權事。竊生等此次爲國事危急，輟學歸來，區區苦衷，情非得已，前書倉卒，情急詞慙，殊深惶惕，乃蒙鈞座不卽加誅，復承執政諸公，憐察下忱，賜示密約，諄諄勸慰，雖屬頑愚，能無感奮！惟生等欸欸愛國愚忠，尙有未能默然而忍釋然而去者，用敢昧死冒瀆，再爲我大總統執事瀝陳之。竊維日人謀我，蓄志已久，大限有鯨吞之野心，寺內用鴆毒之陰謀，乘歐美不遑東顧之時機，將欺瞞列強，肆其狼貪之暴，誘給我國，成其狐媚之奸，籠絡我名流，詐欺我政府，蠱惑我友邦，盜竊我主權，鬼蜮萬端，冀以一手掩蓋天下耳目，無形以亡我國。此次藉詞共同防敵，提出詐欺條件，而必囑我政府嚴守秘密者，懼吾國民之抵抗也，慮外交團之干涉也。生等深知此協定內容，固不如外間喧傳，報館登載之危險，亦確信此協定之經過，近日所簽約，與提出原文大相逕庭，賴當局折衝樽俎之功不少，然國力失其均衡之兩締約國，強國而囑弱國守秘密，則此條約明含危險性質，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彼之利實我之害，欲除此危險，破其陰謀，莫如正式宣布；藉民氣爲外交後援，使外交團主持外交正義。若謂曾與日人約不能宣布耶？則是爲敵守秘密，不啻自縛家人，束手足，箝口結舌而禦盜，適墮其術中耳，此嚴守秘密之有危險者一也。若曰案關軍事協定不可宣布耶？則就此協定性質論之，不過兩國共同防敵之一種規約，並非關於直接作戰方法之軍事實施計劃，此對敵不必秘密者一也。若曰對外關係不便宣布耶？然近世國際交涉，均取公開主義者，所以維持均勢之局，吾國自滿清末葉開放門戶以來，實賴列國均勢之局而存，故外交尤當取公開主義。且就此次參戰義務言，所有關於軍事協定，亦當與協商國公開之，勿使生意外疑慮，此不可秘密者一也。即對內而言，外交之如何，政府與國民當共負其責，即國家之利害，當與一國民共之；如其利也，正式宣布所以安民心，亦所以示政府外交

折衝之功也；如其害也，亦使人民知其害之程度如何，而共謀所以挽救之。若政府嚴守秘密，則一國利害，將誰負其責乎？此就責任上論，不可秘密者一也。且自近日協約簽字後，因政府嚴守秘密，國內莫知底蘊，各督軍省長海內外名流以及紳商學各團體機關，均請正式宣布，以釋羣疑，而政府置若罔聞，終守秘密，然政府愈守秘密，國人愈增疑慮，議論百出，紛擾萬端，守無謂之秘密，而失人民之信用，生等竊爲政府所不取也，此就政府信用論，不可秘密者一也。更進而就宣布之利害言，此種協定不過如預備之規約，時效尚未開始，事實尚未發生，由法律上事實上均可根本推翻而取消之，若正式宣布，則民氣可以援政府，而政府亦可藉詞民意破彼之陰謀，戕其禍心，未始非此次外交善後之良策也。綜前數點而觀，對外對內，均可正式宣布，且有利無害，此生等所以未能默然而忍者也。若夫飲鴆諱毒，則非生等之所餘知也。生等爲國求學，只知愛國，不知其政惡懇愚誠，當爲舉國所共諒，外間縱有謠傳，無足辨之價值也。且學業爲生等第二生命，豈不知惜，所以未能釋然而去者，實此中協定之利害如何，非生等少數人所能判斷，真相未明，良心未安，敢請宣示國人共知，相與淬勵，救亡得存，措危爲安，而生等始能安心求學，共圖報國也。誠惶誠恐，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謹呈。」（註二）

### 留東學界發表敬告同人書，決議以學術報國。

北京政府對於罷學歸國，抗議中日軍事協定之留日學生，三令五申，限其於六月十日前東渡復學，留東學界因於本日決議並公告曰：「爲使將來報國更深更廣，惟有繼續學術研究，故諸同人仍舊留學，乃爲上策。」書云：

「當中日交涉之始，報紙紛傳日人以苛酷條件要求吾國政府簽字承認，我留學界聞之，莫不奔走呼號，徬徨中夜，思有以補救於萬一。由是各校同窗會、各省同鄉會相繼集議討論，均表決一致歸國，不惜捐身軀輟學業，以爭此無理之要素，而全吾國獨立之主權，故十餘日來，歸國者不下千百人之多，足徵吾同人愛國熱忱全湧上騰，如火如荼，吾等亦正整理行裝追隨其後。乃近據各報所載，及北京某要人來東解釋，此次條約決不若前次所聞之甚，由斯以觀，此次交涉減輕，非日人鑒於吾等歸國至誠而撤消其苛條，即必吾等竭誠反抗，政府嚴重交涉以獲此效果，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日

七〇二

此吾留學界此次捐身輟學所稍稍補救於國事者也。惟既已收效於日前，則不能不籌及於將來，蓋立國於二十世紀，全憑學術以爲奮鬥之具，今交涉既經了結，條件又不若前日所傳之酷，則吾等今日當含淚吞聲，掬其愛國之忱，轉而講求學術，以圖報於後日。在昔越國淪亡，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興其國以霸天下。今吾國外患日迫，險象環生，吾等又當教訓之年，若仍執前意歸國，中道廢學，吾恐今日致力於國家者甚淺，而將來遺患於國家者至深，鋤根槁葉，止源涸流，此豈愛國者之所宜爲也。現吾等決議，凡我留學界尚在東京者，不日照常上課，其已歸國者，亦已函告返校，依然來學，植本培根，乃爲上策。策風迫驥，端在吾曹，願我同人其速起而圖之。留東學界公啓。」（註三）

### 廣東省發生水災。

粵省西江、北江，因近日江水大漲，各屬圍堤相繼崩決，番禺、南海、順德、東莞、佛山、高要、四會、德慶、封川等縣，均被災甚重。（註四）

### 江西鄱陽、都昌匪亂。

江西土匪黃淦，自稱贛北護法軍，勾通鄱陽兵警，佔據縣城，肆行劫掠。三日，聞官兵將至，率衆退去。復於六日陷都昌縣，旋亦被官兵擊退。（註五）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三日。

註二：同註一，民國七年六月二日。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日。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七。

註五：同註四。

三日 全國各省省議會代表開預備會議，發表宣言要求南北停戰。

在段祺瑞堅持以武力對付南方的情形之下，主和派並沒有放棄暗中活動。蘇督李純本想利用在南京舉行的各省省議會聯合會議，討論南北和平問題，段祺瑞雖曾電令李純禁止這個會議開會，但各省省議會代表仍在本日舉行預備會議，並且發表了主張停止內戰的聯合宣言。（註一）

本日，各省省議會代表山東孔祥柯，吉林田錫恩，浙江沈定一，廣西張一氣，雲南張忠、張世華、王洛，貴州陳嘉言、邱聯芳、胡慶雲，江蘇沈惟賢、錢崇固，集於金陵。以湖北代表屈佩蘭，湖南廖雙、譚柄鑑，山東王案庭，浙江秦炳漢，皆因事暫歸，四川劉揚、楊重岳、汪全義，甘肅楊君恩、趙季愚，廣西姚健生，湖南游如龍，電告首途，尚未到達，先開預備會。公推年齒最尊之雲南代表張忠爲臨時主席。討論終局，以七省代表之同意，先爲宣言書，以告全國父老兄弟，其詞曰：

「天禍我民，中華全國，裂而爲二。干戈相尋，幾及一稔。軍事區域，我民之直接罹鋒鏑之害者，不知凡幾，非軍事區域，我民之間接受撻之虐者，不知凡幾，痛心疾首，呼天無路。省議會爲各省人民代表，目覩父老兄弟顛連慘痛之狀，默而勿言是放棄其天職，欲言之，則當就政府與西南各省最初之誤點，與目前之窘狀，將來之危機，剖析具陳，待我全國父老兄弟共裁判之。吾中國歷史，兵禍之慘，無過於東晉南北朝之際，南史稱北方爲索虜，北史斥南方爲島夷，彼皆取有國際地位，故成爲交戰團體。今中華民國乃二十二行省所結合，大總統爲國會所選舉，是各行省當服從中央，而中央政府當服從輿論。乃西南各省，以護法爲由宣告獨立，復以一軍攻川，一軍入湘，一軍入贛。法律爲人民保障，犧牲人民以殉法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況有逾於法律範圍之外者乎？此西南各省之誤點，爲人民所未解者也。唐德宗時，藩鎮抗命，雖以天子之尊，猶下罪己之詔。今民國政府於各省之獨立，不先返躬自省，曲意拊循，又不懇諸輿論，徵求民意，赫然稱戈殘民以逞，不能服人，適以自殺，此政府之誤點，爲人民所未解者也。政府果有能力一舉而席捲兩廣，削平滇黔，收合燼餘，仍歸統一，或西南諸省，竟能會師武漢，達兵諫之目的，措民國於乂安，凡有血氣當無不樂觀厥成，乃兵連禍結，川中則流血成川，岳州則積骸如岳，湘省代表親見自長沙至醴陵，七百里內，杳無人煙，繁盛市場，化爲焦土，此乃雙方軍隊，迭往迭來，蹂躪至此，稍有

人心，能無酸鼻，現在作戰計畫，尙未悔艾，羅掘已窮，猶思鉅險，政府則括國內之利權，若鐵路、若電信、若礦產，割棄命脈，以借外款，然每月軍費至一千數百萬之鉅，暫濟燃眉，依然仰屋，其窘若此；西南各省亦復廣借外債，悉索捐輸，各民戶按上中下三等，分別攤借，以濟軍需，竭鎔銖之入，供泥沙之擲，其窘若彼，以目前之窘狀，不思降心携手，釋閭閻之嫌，謀外侮之禦，則將來之危機有不忍言者。方今強隣逼處，伺隙思逞，合二十二省之全力，綢繆鬬戶，猶恐不支，況同氣相仇，殘殺不已，糜數百兆之餉械，驅數百萬之壯丁，以填於溝壑，如古諺所云，韓盧東郭，相逐不休，兔死於前，犬斃於後，田夫坐而得之，則誠民國之不幸，而政府與西南各省，皆不得諉其咎者也。以上各節，在政府與西南各省，寧不知之？顧政府曾下停戰命令，而旋即反汗；西南各省亦嘗請求調和，而佳兵不戢，空言無實，將何以取信於國人？爲今之計，亟宜雙方罷兵，回復統一，爲全國商民留一線生機，爲國家前途留一分元氣，其有雙方誤會之點以及爭執條件，不妨明白宣示，聽全國人民之公斷。我省議會代表，亦當勉竭芻蕘，就法律與事實上，發抒平議，用備採納；須知北數省省議會代表，乃代表北數省民意，非代表政府，西南各省省議會代表，乃代表西南各省民意，非代表西南各省督軍。現在在寧七省代表意見如此，他省代表亦不日蒞止，將開正式會議，以民意播告全國，若政府暨西南各省尙能體察民意，慎重民命，保存民國，幡然改圖，急籌善後，民國之幸，我代表何力之有；若猶不悛，至於不忍言之末日，則我各省代表亦既言之，聊有以謝父老兄弟矣。謹告。」（註二）

### 北京政府授吳佩孚以「孚威將軍」銜。（註三）

本日，北京政府明令授北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以「孚威將軍」銜。

上月，北軍前敵將領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產生厭戰情緒，且提出主和之論調，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因派徐樹錚南下湖南安撫。不意曹錕、張懷芝早已自行離漢，逕返天津與山東，徐樹錚乃趕回北京，向段建議加緊籠絡吳佩孚。段深以爲然，立即與吳直接通電，以示寄重。本日，並令授吳以「孚威將軍」銜；此一頭銜，在當時官制上爲「特任」級，與督軍平行。一實權軍人加此頭銜，就是候補督

軍，與一般督軍下臺後始授「將軍」者完全不同（註四）即此可見北京政府主戰派對吳佩孚的籠絡。

而段祺瑞原想接納徐樹錚之建議，加派吳佩孚爲北軍攻南第一路副司令，再驅直軍上戰場，但因接到直軍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五個旅長聯名「請假」的電報，嗣又接獲直軍全體將士的通電，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將憊，不堪再戰」，因此命令沒有發表。

吳佩孚自本年三月攻克長沙、岳州之後，已表現其治軍之能，而皖系之籠絡吳佩孚，蓋亦因其兵力強盛，「吳佩孚正傳」對當時吳之兵力有如下之敘述：

「吳氏雖爲第三師師長，而兵力則不僅第三師一師也，宜其指揮如意，聲威卓著矣，茲以吳氏權力所及之軍隊，舉列於下：

一、第三師爲前清第三鎮所改編。民國元年，保定兵變之後，駐防琉璃河一帶。六年入蒙勦匪，旋有一部調回，駐紮北苑。四年洪憲之役，入川平難。其時曹仲珊，以虎威將軍爲師長，而吳氏則爲營長。五年在川，收復綦江，七年在湘，克復羊樓洞、岳州、長沙等處。該師成軍在清季創編陸軍之時，彼時款項充足，故軍械皆購自德國，有二十四生的重砲二尊，輾轡過山砲等多尊，其步槍皆爲七九毛瑟，即後來添置之機關槍，亦爲德國所造。該師成軍之時，段合肥爲統制，故爲其一手所編成，軍中將佐，大半由成軍時自兵所升拔，至民國五年，師中自兵，尙有成軍時舊人三分之二。民國五年十月，回駐保定，以四川之役傷亡甚多，遂裁汰老弱，而另募補充，其實力已大不如前。迨七年湘鄂之役，精銳亦多傷亡。

二、直隸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民國五年成軍於四川，初爲補充旅，後改混成旅，所部共有步兵兩團，機關槍砲隊各一營，馬兵兩連，工程鎗重各一連，機關槍爲馬克沁機，砲爲湖北所造，步槍則爲日本之三十一年式，此亦吳部之精銳也。

三、直隸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民國六年三月於保定成旅，人數與第一旅相等。槍砲爲漢廠所造，機關槍則大沽所造也。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日

七〇六

四、直隸陸軍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民國六年六月由巡防營改編，人數與一二兩旅相等，槍械與二旅相同。

五、直隸陸軍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錕，民國六年十二月由巡防營改編。槍械與二三旅相同，人數則較他旅多步隊兩營，惟營中醫護火夫，均不足額，各營空額頗多。

六、直隸陸軍第五混成旅，旅長商德全，民國六年十二月亦由巡防營改旅。槍械雖不甚完整，要亦吳氏命令之所及也。

七、直隸陸軍第一補充旅，旅長龔漢治，成旅於民國七年。人數則步隊二團，機槍二連，步槍為漢廠所造，機槍則津廠所造，兵額皆六成，每營不過三百人，軍械亦不甚完備。

八、直隸陸軍第二補充旅，旅長李榮殿，民國七年成旅。人數軍械均與補充第一旅相同。

九、直隸陸軍第三補充旅，旅長彭壽莘，民國八年成旅。人數軍械亦與補充一二旅相同。

十、直隸陸軍第四補充旅，旅長王用中，民國八年成旅。人數軍械與補充一二三旅相同。

以上所列之一師、五混成旅、四補充旅，除曹錕為吳氏敵體外，餘則皆吳之命令是聽者也，其兵力可謂盛矣。

「（註五）」

附錄：徐道鄰：聯絡吳佩孚（註六）

「段的武力統一政策。雖然經過漢口會議的一番『打氣』——段於四月二十四日親自到漢口，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有四個督軍和七個督軍代表參加——也仍然進行得並不順手：張懷芝一定要辭職，曹錕也要求撤回直軍，（在湖南的）前方軍事陷於停頓。」

徐樹錚是當時的一個忙人，既要一手包辦新國會的選舉，又要主持對南軍事，因此經常往來于北京、漢口之間。由於主戰派兩個大將忽然變卦不聽調度，他打算單獨依靠奉軍，停止援川計劃，在漢口設立一個奉軍前敵總指揮部，把張作霖承認調出來的六個混成旅全部擺在湖南戰場上。五月九日他派奉軍第二十七師師長孫烈臣，第二十八師師長汲金純，第二十九師師長吳俊陞到長沙，佈置奉軍入湘作戰。五月二十四日，他又從北京趕回漢口來督促進

行。但是這個計劃引起了直（曹錕）魯（張懷芝）兩軍的極大反感，因此他們厭戰的情緒更高。同時，這個計劃又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張作霖的反感：張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關奉軍全部擺在戰場上，顯然與他的目的不相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樹錚公然視奉軍爲己有而任意加以調度，因此他召回了三個奉軍師長，並且借口邊防吃緊要調回已經開到湘東的奉軍。

但是徐不因此而氣餒。五月二十六日他由漢口到長沙，二十七日又到衡陽親自與吳佩孚打交道。他認爲吳佩孚是一個真正打手，曹錕不過坐享其成，如果把吳佩孚拉過來，曹錕就成爲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了。

六月一日，徐匆匆由前方趕回北京來，向段建議加緊籠絡吳佩孚以拆曹錕的臺。段深以爲然，立刻與吳直接通電以示優異。內閣總理從來是很少和一個師長直接通電的。六月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爲『平威將軍』。將軍雖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頭銜，但在官制上是『特任』級，與督軍並行。一個手握實權的軍人加上這個頭銜，就是候補督軍，與督軍下臺後被任爲將軍的作用完全不同。」

但是這次安撫的工作並沒有收到長期的效果，吳佩孚到了衡陽之後（四月二十五日）就再也不向前進兵。六月二十五日，他和湘軍（譚延闓，趙恒惕）成立了停戰協定。八月七日發表了致李純的陽電，大肆攻擊段內閣的親日政策，八月二十一日，再發表致馮國璋的馬電，竟公然喊出「息爭禦侮」的口號來了。

吳佩孚態度之轉變有好幾個原因。一、士兵久戰疲弊，事實上，不能再向南深入。二、湖南戰爭本是他的首功，督軍却被張敬堯搶去（三月廿七日），未免使他怨恨。三、國內反對內戰，反對親口（西原借款，已有好幾筆交易成功，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也於五月十六日簽字）的氣氛，日益濃厚，主戰派的內部也在自生矛盾。四、國際上則英美在歐戰尾聲之中，逐漸恢復對東方的干涉，正在努力扶助反段的力量，以抵抗段系背後的日本。五、最後和最重要，在南方已由滇桂兩系軍閥捧出岑春煊爲軍政府主席總裁（五月二十日）對北方求和的心理比以前更加迫切。而吳佩孚和桂系已經建立了秘密聯盟，企圖利用這個聯盟，來提高他的地位。

### 北京政府派趙春霆為湘南鎮守使兼湘南招撫清理局局長。（註七）

本日，北京政府派趙春霆為湘南鎮守使兼湘南招撫清理局局長，此意味著北京政府對湘南政策改攻為撫。

由於直軍將士有集體罷戰之通電，湖南前敵將領亦持主和之論調，使得段祺瑞的對南武力政策受到挫折。而湖南前線新主和派的產生，一方面顯示出北洋派內部矛盾的新發展，同時在客觀環境上，也形成北軍在湖南不能繼續打下去的因素：由於張敬堯的第二路軍在湘東的燒殺政策，加深了湖南人民對北軍的仇恨；而桂軍在這次戰爭中却並無損失，如果北軍進一步打到粵桂邊境，必然會促進西南內部的團結，引起桂軍的堅決抵抗。為形勢所迫，段祺瑞只好對湘南改攻為撫。由趙春霆負責派員分途招撫南軍，凡願受「招撫」者，一律改編為「國軍」（即北軍，段祺瑞上臺後，令稱北軍為國軍），官兵仍供原職，凡不願入伍者，准其給資遣散。這是分化南軍的策略，主要對象為湘軍。（註八）

### 護法粵軍攻克南雄。

廣東南雄縣，前經贛軍佔領，本日復為粵軍奪回，贛軍退守大庾嶺。（註九）

討龍聯軍總司令李烈鈞前於五月三日出發韶關督師，時衡陽、潮州方面，各南軍作戰，頗稱得手，李乃擬定方案，電徵西南各省及援贛各軍之同意，會湘南聯軍，克復攸縣，殲北軍達二師以上，李以收復南雄，攻入贛州，機不可失，遂令各軍迅速。是時贛南之北軍，以龍濟光潰敗，不敢深入，南軍正以三面包圍形勢，壓迫贛南寧三屬，北軍遂紛紛竄南安，李乃令各軍分路取崇義、寧都，搗贛州後路，並電駐汕伍毓瑞旅，派一部駐梅協攻，旋下攻擊命令。本日，第一軍遂克南雄，贛軍退南安。（註一〇）

### 福建北軍臧致平師攻佔廣東黃岡。（註一一）

註一：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三。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日。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四日，第八四九號，頁八七。

註四：同註一，頁一三一。

註五：國史編輯社編：「吳佩孚正傳」，臺北，文海，頁八〇——八三。

註六：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民國五十一年，臺北，商務印書館，初版，頁二二五——二二七。

註七：同註三。

註八：同註一，頁一三一——一三二。

註九：「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七；「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一日。

註一〇：李烈鈞：「李烈鈞自傳」，頁六二。

註一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二。

#### 四 日 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等主張調和南北，推徐世昌出面斡旋。

時交通系寓津之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等，見段之對南用兵，已成強弩之末，遂於本日聯合名流，主張調和南北，並推徐世昌出面斡旋。此項策劃，醞釀已久，以時機成熟，乃由秘密而公開。（註二）

#### 江西省水災。

江西省近來連日大雨，贛江上流，水勢漲發，贛州、樟樹、吉安、萬安一帶，江水溢泛，附近村莊受災頗重。（註二） 贛督陳光遠於本日將災情電告北京政府，原電云：

「飛萬急，北京國務院參陸部交通部鑒：中密。近日贛省大雨時行，贛西水勢陡漲，萬安吉安等處，電線均被淹沒，省中與贛西南電報，已兩日不通，於事軍方面尤形窒碍，除飛飭電局趕緊設法星夜修復外，特此馳陳。陳光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四日

七〇九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五日

七一〇

遠支。(四日)叩。」(註三)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二。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七。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日。

## 五日 北京政府制定公布「刑事訴訟審限規則」。

北京政府本日以教會第二十四號公布「刑事訴訟審限規則」，計十六條，自本日起開始施行。茲誌全文如下：

### 刑事訴訟審限規則（註一）

第一條 刑事訴訟審限，除簡易案件依簡易庭規則辦理外，分列如左：

一、偵查期限十五日。

二、豫審期限二十日。

三、公判期限二十五日，其依覆判章程裁判者亦同。

四、檢察官擬具意見書之期限，關於控告上告者十日；關於答覆諮詢者五日；關於覆判者，依覆判章程第一條之規定。

前項第三款之期限，遇命盜等重案，得展長二十日。

第二條 偵查期限自獲犯之翌日起算，豫審公判及檢察官擬具意見書之期限，自接收人卷或諮詢之翌日起算。

第三條 各案應於期限滿了以前終結，其終結日期如左：

一、偵查以起訴不起訴，或中止處分之日為終結日。

二、豫審以終結決定之日為終結日。

三、公判以宣告終局判決之日為終結日。

#### 第四條

四、檢察官擬具意見書，以提出其意見書之日爲終結日。  
左列時期於期限內扣除之：

一、例應休息之日期。

二、因關提共犯或其他處分，及訴訟行爲涉及管轄區域外之程期。

三、因囑託處分訊問人證，提取文件，或諮詢意見，至得覆後之期間。

四、委任或指定辯護人準備辯論之期間。

五、當事人請求變更日期，在係有理由許可延展之期間。

六、因被告精神障礙或疾病，應停止公判之期間。

七、受先行判決，依法得爲上訴，或上訴審判決確定卷到之期間。

八、依法得爲抗告，或上訴審決定確定卷到之期間。

九、因天災地變及其他法令所許之事實，致各該職務暫停進行之期間。

#### 第五條

有左列情形者，期限另行起算：

一、續獲共犯，別應調查證據，或爲其他之處分者，自共犯人犯到案之翌日起算。

二、接續偵查或豫審及指定移轉管轄者，自接收人卷之翌日起算。

三、依法例更新審理者，自前審失效原因終了之翌日起算，但係陪席推事更易原期限尚未過半者，不在此限。

#### 第六條

再訴再審發還，或發交案件，由審檢廳分別程序，準用第一條之期限。但再訴偵查自檢察官知有新證據，或新事實之翌日起算。再審偵查自檢察官知有法定再審原因之翌日起算。

#### 第七條

命盜等重案關係尤爲複雜，未能依第一條期限終結者，由各該推事或檢察官聲敘理由，請求所屬之院廳長官核准展限。

前項展限由長官負監察之責，其各廳長官並應於核准後，或接收核准之呈報後，呈報司法部。

第八條

地方審檢廳長官應作刑事案件進行期間表，按月呈由高等審檢廳長官查核。每二月彙爲總表，除將檢察官刑事案件進行期間表，分報總檢察廳外，分別呈報司法部、及該管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但京師地方審檢廳呈報司法部總檢察廳，及京師高等審檢廳高等審檢廳長官，應作刑事案件進行期間表，按月除將檢察官刑事案件進行期間表，分報總檢察廳外，分別呈報司法部、及該管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但京師高等審檢廳呈報司法部及總檢察廳。

總檢察廳應作刑事案件進行期間表，按月呈報司法部。

大理院應作刑事案件進行期間表，按月咨報司法部。

刑事案件進行期間表式，除屬於大理院者由院自定外，由司法部定之。

第九條

各案終結後，由該院廳書記官於該案卷面註明偵查若干日，豫審若干日，公判若干日，覆判若干日。檢察官擬具意見書關於控告上告答覆、諮詢或覆判者若干日，以何日起算，以何日另行起算，應扣除第四條第幾款之時期若干日，並無逾限或逾限若干日字樣。重案及呈准展限者，並註明重案及呈准展限若干日字樣。

第十條

主任推事酌量案之繁簡，於三日以上十日以下，定律師閱卷及提出意見書之期限，對於逾限者，得加以催告。

第十一條

縣知事兼理司法之審限，第一審六十日，奉覆判審發還，或發交覆審三十日，並準用第二條至第七條及第九條之規定，仍以與其審限及權限不相牴觸者爲限。

第七條之核准，由縣知事呈報該高等審檢廳長官行之。

縣知事應作刑事案件進行期間表，按月呈報高等審檢廳長官查核，於設有高等審檢分廳或分庭地方，並呈報高等審檢分廳或分庭，及該管道尹京兆各縣，並呈報京兆尹。

第十二條

各廳推檢有違背本規則之規定者，由司法部登記。其在一年以內違背三次以上者，由司法總長呈請交司法官懲戒委員會懲戒。但非實缺人員，仍由部查照四年十一月六日呈准案辦理。

其違背覆判章程簡易庭規則內關於期限之規定者亦同。

大理院推事有第一項情事時，由大理院長咨司法總長辦理。

第十三條 律師於同一案件接收第十條之催告兩次以上，仍復逾限者，得由主任推事送高等檢察廳提付律師懲戒委員會懲戒。

第十四條 兼理司法之縣知事，有違背本規則之規定者，由該管高等審檢廳長官登記。其在一年以內違背三次以上者，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呈請交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懲戒，並呈報司法部。

第十五條 新疆司法籌備處、熱河、綏遠、察哈爾、都統署審判處，準用本規則。關於高等審檢廳之規定，其處內附設地方庭者，並準用本規則，關於地方審判廳之規定。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 旅滬滇人通電反對北京政府舉辦之國會選舉。

皖系爲操縱國會選舉，業已於三月間在北京組成安福俱樂部，以「買魚」爲代號，作爲收買議員的暗語，來包辦新國會的選舉。其辦法計分爲兩種：（一）由徐樹錚假段祺瑞權威，分電各省區長官，令照所開議員候選人名單，設法選出，同時並囑中央要人之隸各省籍者，令電各該省有力人士，從旁協助；（二）對於研究系之忠實份子而曾任舊國會議員者，則另開一單，密令各省區特別注意，不許選出。（註二）。旅滬滇人獲悉上情，因於本日通電反對新選舉，電文云：

「北京雲南同鄉會諸公均鑒：竊以共和國體，主權屬之國民，而發表民意之機關，則屬之國會，以故選舉一端，非常重要。今舊國會議員，尚未滿任，而前參議院又有特定之選舉法，無論何等神奸，豈容任意假借破壞。頃者北京非法內閣，私造非法選舉，明知西南各省，決難贊同，姑用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之計，於西南各省，則就旅京人士中指派議員，想吾滇當亦在指派之列，此等叛國違法之事，吾滇旅京同鄉，素愛名譽愛國家，斷不致受其朦惑。然或有一二不肖之徒，利彼金錢，受彼運動，忍一時之羞，希苟且之榮，仆仆覓覓，出而奔走効勞，以助張若輩叛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六日

七  
一  
四

國之聲威，果有若人，某等當電懇雲南政府，出其省籍，沒其財產，並邀請滇中公民，掘其祖墓，以爲叛國違法者戒。某等念切時艱，痛心禍首，義憤所激，不自覺其詞之戇，除電雲南政府及省議會外，務祈諸公俯賜察諒，力予贊同，俾吾滇聲譽，不致墮落，而國家前途，尤利賴焉。旅滬雲南公民方敏中、李治、楊向葵、李淮、董瑞庭、徐之綱、陳星垣、歐陽興、周伯甘、尹錫霖、吳鼎超、百念三人同叩。」（註三）

### 湘贛檢閱使張懷芝電請北京政府改編魯軍。

本日，湘贛檢閱使張懷芝致電北京政府，以餉缺軍需浩繁爲由，呈請改編魯軍，電文云：

「北京國務院參陸辦公處鈞鑒：前懷芝奉命南征，在魯省暫編第一路陸軍一師以資補充，值此國帑奇窘，軍用浩繁，不得不核減餉需，撙節糜費。擬以暫編山東第一師師部改編兩旅：一旅仍名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以潘鴻鈞充任；一旅改爲山左第一旅，旅長以張克瑤充任，除分飭該旅遵照外，乞轉請明令宣布。謹此電陳。張懷芝歌（五日）印。」（註四）

○（註五）  
吉林督軍孟恩遠派兵赴哈爾濱防守中東路，並任高秀山為中東鐵路東路司令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六日，第八五一號，頁一四七——一五一。

註二：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臺北，文海，頁一八——一九。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五日。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八日。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三一。

## 六 日 留日學生救國團議決行動方針，誓不再回日本就學。

本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召開全體大會，報告成立以來之活動情形，對日後行動方針，經討論表決爲

：（一）拒絕返日就學；（二）拒絕中日軍事協定；（三）提倡國貨等。

茲誌其細目如下：

甲、全體表決歸國同人誓不再回日本就學，並將此案通告全國，以示吾人明確之態度。

乙、拒約事項：（一）聯絡紳商學各界開聯合大會；（二）籌備國民大會開會後，即發布國民對外宣言書；（三）

再電各省督軍省長前敵將士商會教育會，催促力電拒約；（四）通電各省商會，盡力提倡國貨；（五）由駐滬各省留學生同鄉會，推選幹員，分往各省組織救國團支部，由本團發給委託狀，委託之經費則各省自備，以聯絡各界合力拒約為唯一職務，並就近籌開各省國民大會及組織提倡國貨會；（六）本團宗旨正大，無黨無偏，北京政府既已再三請願，民黨及西南各省當局亦當派人接洽，庶與拒約有所裨益；（七）宜急派代表請願省議會聯合會，求其竭力拒約；（八）縱令政府無力取消此次密約，亦必使舉國上下共知約之危險，羣起以為外交後盾，本團唯一不變之真精神實在於此，至辦法如何因時酌定之。（註一）

### 武昌各善堂電請北京政府公佈中日新協定內容，以釋羣疑。

電文云：

「大總統、國務院、外交部鈞鑒：中、日密約，風傳已久，乃事閱兼旬，潮已徵實，條文簽字，日使返國，人則滿志而歸，我則亡機已伏。近聞輟學海外，會商津門，但見呼籲之聲，不見頒布之令，人心惶惑，愈滋謠誑，影響所及，誤會殊多。同人等飽經世變，杯弓蛇影，所夕驚懼。云鈞軸愛國過於匹夫，而匹夫愛公倍於愛國，苟惑於軍事之秘密，亦何異飲鴆而自甘。如其無害，儘可公諸國人。如其有害，更可恃為聲援。同人等後盾天職，責無旁貸，利害不明，天良難昧，但求宣示，此心無他。縱觸尊嚴，寧死刀鋸，亡韓慘痛，誓不為續。籲懇鈞座哀矜民隱，迅賜公布，俾釋羣疑。惶悚待命。武昌積善、滋生、明善、崇德、元慶、聚善、益善、寶善、治安、誠善、樂義、濟善、二善、衡善等善堂全體同叩。」（註二）

### 援粵閩浙軍童葆暄師佔廣東饒平。（註三）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六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七日

七一六

## 徐世昌到北京。

交通系要人梁士詒、朱啓鈴、周自齊前已主張南北調和，推徐世昌出面斡旋，徐乃於本日返京，迎者甚衆。（註四）

## 吉林方正縣為匪所陷。

吉林方正縣被胡匪潛入縣城，攻破縣署，擄去知事，並肆行放火劫掠，至次日始行遁去。（註五）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日。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八一——一八二。

註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二。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二。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七。

## 七

### 日 北京政府指令撤銷綏遠等處防疫區域，並解除檢疫委員職務。

上年歲末，綏遠等處發生時疫，蔓延甚廣，北京政府特劃出防疫區域及任派檢疫委員。茲以時疫業已消除，內政部長呈請北京政府撤銷防疫區域，並解除檢疫委員職務。本日，北京政府指令准如所擬辦理。（註一）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拒絕留日歸國學生宣布中日條約之請求。（註二）

### 俄使庫達攝福訪北京政府外長陸徵祥，商請增兵伊犁保護俄民。

俄使庫達攝福本日訪北京政府外長陸徵祥，商談俄亂影響伊犁居民安危事，茲誌談話內容如後：

「庫使云：近日迭接報告，知俄民逃入貴國新疆者甚衆。現在廣義派異常猖獗，伊犁原有兵隊未足抵禦，應請增加兵力保護俄民。」

總長云：政府亦迭接楊督軍報告，正擬籌畫辦法，貴使所云一節，明日晤陸軍總長談及可也。」（註三）

## 徐世昌由天津至北京，力倡調和馮段之說。

交通系要人梁士詒等於本月四日聯合名流，主張南北和平，並推舉徐世昌斡旋此事，徐乃返回北京。

。（註四）

徐世昌抵北京後，力倡調和馮段之說，並主張消除北洋派直皖兩系的界線。（註五）

## 徐樹錚電閻錫山、陳樹藩，布署國會議員選舉，嚴防民黨人士入選。

本日，徐樹錚致電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提出山西參、眾議員人選，請其支持，電謂：

「太原閻督軍鑒：親譯，密。此次選事，頃由一堂、（葉）譽甫諸兄，約同田君子琮（應璜）、李君芬圃（慶芳）公同商酌，就貴省人才，各學所知，備兄參考：『參』擬田應璜、賈耕、祁景頤或曾紀綱、陳鈺或劉懋賞、解榮略或張端；候補擬梁萬春、張友桐、馮可貞、樊振聲、蘭承榮。『眾』擬冀寧道屬：李慶芳、祁景頤、郭象升、吳淞、冀貢泉、常贊春或李友蓮、裴寶棠；候補王學伊、林孚、趙丙燮、任應春。雁門道屬：耿臻顯、狄麟仁、邢殿元、蘭均、劉械或（梁）善濟；候補馬晉、龐士俊、穆邵、陳毓沂、蘭承榮。河東道屬：郭德修、高時臻、楊柏榮、李道在或龐全震、劉培澤或張集義；候補許喆、郭沛、仇元璣、張承緒、王祿勳。各員鄉望素孚，宗旨純正，特請鑒定，惠予掄揚。如蒙鼎力扶持，幸得入徵，於國於晉，兩俱裨益也。樹。陽（七日）叩。」（註六）

同日，又致電陝督陳樹藩，稱他黨競選人為暴徒，必予排斥，另提參考名單，須使之入選，原電云

「飛急！渭南陳督軍鑒：親譯。密。頃聞此次選舉，某黨系競選甚烈，芝揆極注意。前屬一堂議長於卅日雨電將某黨之趙世鈺等姓名及中央妥擬鄉望素孚之崔雲松等姓名，分別奉達，力為揆擇，兄處必已堅卓進行。頃謁揆座，又以選期已迫，稍縱即逝，特更囑弟敦囑，務望植蘭刈艾，以期永奠邦基。一、某黨暴徒趙世鈺、李述膺、楊銘源、寇退、尚鎮圭、焦冰、馬驥、李含芳、焦易堂、劉治洲、于右任、茹欲立、郭希仁、李元鼎、張熾章、李異、



田種玉、薛其昌、南岳峻、雷溥等，千萬嚴切防閑，勿令有一當選。一、崔雲松、譚湛、張蔚森、王觀輝、宋伯魯、段大信、何毓璋、鍾永諧、高杞、羅仁博、張樹森、白建勳等十二員，宗旨純正，若得入選，利國匪細，極盼揄揚，俾獲一當。查陝省參、衆員額共十九名，此十二名外，尚餘七名，兄更就地取材，必益穩愜，爲國徵賢，共趨正軌，跋幸無似。至一堂前電有高增融一名，徵查與某黨甚洽，又朱家訓留滬未歸。亦恐與他系結合，應請查酌。又聞研究（系）中人近在陝勾結老派，大肆煽惑，確與雪（劉鎮華字雪亞）有勾連，乞相機防制。樹。陽印。」（註七）

以上二電，即爲安福系操縱選舉之鐵證。而安福與研究兩系相爭之經過，曾經參預競選之劉以分所撰「新國會選舉醜劇」一文中，有如下之敘述：

「安福系既利用其所包辦之臨時參議院，制定國會組織法暨選舉法而公布之，於是遂進一步，而包辦新國會之選舉。其辦法計分兩種：其一，由徐樹錚假段（祺瑞）權威，分電各省區長官，令照所開議員候選人名單，設法選出，同時並囑中央要人之隸各省籍者，令電各該省有力人士，從旁協助。其二，對於研究系之忠實分子而曾任舊國會議員者，則另開一單，密令各省區特別注意，不許選出。元來在臨時參議院議定國會議員選舉法時，研究系與安福系最大之歧見，即在研究系主張參議員應照舊選舉法規定由省議會選出，而安福系則主張須改由地方各團體選出，蓋研究系於各省省議會尚有相當基礎，且議會究與其他團體不同，不易爲政府所操縱，認爲必如此始於己有利，而安福系則反是也。惟研究系在臨時參議院中，席數極爲微少，此種主張，自無通過希望，因此該系變更計劃，不以之作爲提案，僅由該系一二議員發表一意見書，以喚起各方之注意而已。安福系對於研究系議員素持一種策略，能買收則買收之，認爲萬不可能，則極力排斥之，於發表意見書者，經視爲敵黨不可動搖之分子，於是其人之姓名，遂首列在『不許選出』之名單上矣。惟研究系究視安福系爲較有組織，在地方上亦自有其選舉地盤，論勢非安福系所能敵，各省區長官雖奉命干涉選舉，其事尚係初試，難免於略含羞怯，且爲自身立場計，亦不欲過事壓迫，致惹起輿論攻擊，研究系窺破此點，遂宣稱此次本無意競選，惟因安福系公然擠斥，迫使其不得不起而對抗，主持選政者，果恃權勢在手，倒行逆施，惟有訴諸法律，即不勝，尚可將其違法證據，明白公布，以待世人之判斷。此本

不過一種虛聲恫喝，而各省區長官中有竟引爲顧慮，一變態度，而與該系謀妥協者，其辦法則某選舉區初選人果多數堅決擁護研究系，仍聽其自由選舉，惟若一選舉區中研究系票數，可以選出二人以上之議員時，該系亦祇能選得一人，而應以其所餘之票數，讓歸安福系，此外尙有一主要條件，即研究系選出之議員，於國會選舉總統時，應投徐世昌票。因此之故，選舉結果，研究系在新國會中，尙勉強佔得二十餘席。此固屬一幕醜劇，然亦足見當時似虎如狼之軍閥，（當時各省省長多由督軍兼任）對於選舉舞弊之玄妙，尙未窺見堂奧，故終不敢罔顧一切，爲所欲爲也。」（註八）

## 徐樹錚電請直、魯、豫、奉、黑、鄂、湘、浙、閩、晉、陝、甘各省禁阻省議會代表赴南京。

在皖系主戰派積極以武力圖南聲中，主和派仍未放棄其活動；當曹錕罷兵北返時，曾與鄂督王占元、豫省長趙倜、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等交換意見，在北洋派內部形成新的主和派。主和派健將之一的李純因擬利用各省省議會聯合會議在南京舉行時，討論南北和平問題，段祺瑞自必極力設法阻止。但各省省議會聯合會的部份代表業已在南京舉行預備會議，並發表籲和電文，對段已見不利，徐樹錚因於本日電請直、魯、豫、奉、黑、鄂、湘、浙、閩、晉、陝、甘各省，禁阻省議會代表赴南京，以圖減低各省省議會聯合會的聲勢。（註九）

電文云：

「（銜略）原密。頃接江蘇李秀帥、齊省長江電，略稱：各省省議會舉代表來寧會議，（以下統密）擬定六月三日借下家橋省農會開會。查其宗旨，係代各省人民懇求中央及西南數省早息爭端。各代表將陸續到齊。據警廳呈請以警察對於集會結社，應依治安警察法行使職權，已經函請本省省議會分別轉各省省議會代表暫緩開會外，查治安警察法既無省議會代表會議專條，該法十九條解釋，亦無依據，請賜核覆飭遵等語。院部復以治安警察法第十九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七日

條之解釋：一、須爲依法令組織之議會、各省議會代表會議之組織，既無法令明文可資依據，且省議會暫行法中，亦無關於代表會議之規定，自不能認爲依法令組織之議會；二、須爲預備議交之事項，即係屬於該議會權限內之議事，該代表會議宗旨係代各省人民哀懇早息爭端，不在省議會暫行法第十六條所定職權之內，即與預備議事之規定不符；三、須爲議會議員之職權，此項代表會議，既非依法組織之議會，其所議事項又在職權以外，自不能認爲議會議員之職權，據此解釋，該代表會議既與第十九條之規定不合，自應依據治安警察法、政治集會或政治結社各條之規定辦理等因。芝揆交示原稿，屬轉奉聞，併請設法禁阻貴省省議員勿聽赴寧省，免生枝節。其已往者，能設法召回更妙。如何之處，祈察核酌辦爲禱。樹錚陽印。」（註一〇）

### 鄂督王占元電請北京政府接濟吳光新部。

鄂西宜昌上游，南北軍尚有戰事，吳光新部處於積極防禦態勢。鄂督王占元本日密電北京政府，請支援吳部。略云：

「（銜略）迭接吳總司令來電，以前方戰事甚烈，所部軍隊必須充其子彈，富其給養，方無他慮等語。現已由鄂代募輸送，卒八百人，恐不敷用，尚在續募，至子彈款項應請中央迅予撥濟，俾竟全功。（下略）」（註一一）

### 閩軍奪回永定。（註一二）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八日，第八五三號，頁二三〇。

註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三。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五四。

註四：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二。

註五：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頁一三三。

註六：同註四，頁三七三。

註七：同註四，頁三七三——三七四。

註八：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頁一八——二〇。

註九：同註二，頁三八二。

註一〇：國史館專檔：「閻伯川先生要電錄存：護法戰役案」，卷三，頁一七〇A——一七一A。

註一一：「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一日。

註一二：同註一一。

## 八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將中日共同防敵陸海軍軍事協定全文抄送駐美、英、法、義公使。

北京政府本日密函駐美公使顧維鈞、駐日公使章宗祥、駐美公使施肇基、駐義公使王廣圻及駐法公使胡維德，云：

「逕密啓者：中日共同防敵陸、海軍軍事協定，業經國務院、海軍部先後抄送到部。茲將該項協定全文，一併抄送水案，藉資接洽。此致。」（註一）

（協定全文見五月二十七日條）

## 粵省標售廣海練艦。

粵省自中國銀行停業後，金融緊急，因將廣海練艦一艘，招商投標承買，以所得船價，存儲銀行，整頓金融，於本日舉行開標，爲香港振華公司以一百二十萬零一千元購去。（註二）

俄駐中東路總辦霍爾瓦特抵吉，與郭宗熙、孟恩遠會商中東路公司改組及招兵等事。（註三）

## 山東督軍兼第二路司令張懷芝自江西回濟南。

張懷芝前被北京政府任爲攻岳第二路總司令，率軍攻湘，近因第一路總司令曹錕北旋，故亦於本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九日

七二二

歸濟南。(註四)

奉軍司令孫烈臣到長沙；奉軍支隊長張景惠電徐樹錚，謂糧草告匱，菜蔬斷絕，請嚴飭整頓。(註五)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八四——一八五。

註二：「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八。

註三：「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大事表，頁三一。

註四：同註二，頁一九七。

註五：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三。

## 九日 留日返國學生宣言不再赴日求學。

本月六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召開全體會議，經表決，誓不再渡日本求學，以抗議中日締結秘約，本日發表宣言，略謂：

「我國十數年來所最堪痛心者無他，即我國民對於國際風潮每於問題發生之後，始因刺戟羣起反抗，迨事過境遷，外界之刺戟力既去，內部之熱潮隨消，熙熙皞皞渾若忘之，此世界所由輕視我國之無人，而強鄰之野心因之日熾，手段因之日毒，種種並我土地、奪我主權、奴隸我人民之要求，遂紛至沓來，無寧歲矣。當民國四年日本向我提出二十一件要求也，我國民亦曾投袂奮起，協力抵抗矣。回首往事，依稀猶昨，若我薄海同胞自經當年苦痛耻辱之後，各能印刻心骨，沒齒不忘，效天差日呼父仇之風，勵句踐臥薪嘗膽之志，生聚教訓，誓沼強吳，戮力同心，務報彼虜，行之數年，早有成效，應已使日人遙望生寒，焉有此次中日密約之事乎？故同人等竊謂此次之有中日密約問題發生者，我國民善忘之過致之也。嗚呼！往事已矣，來日大難。茲同人等輟學歸國，一方面而為號召舉國同胞，全力拒約以治標，一方面則思本此熱血愚衷，負重致遠，矯除同胞善忘之習，務為國家永遠之圖以治本。已由本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團員全體大會一致表決，嗣後本團同人誓不再往日本求學，並各詔勉親屬，以後勿往日本求學，事非冒昧，勢不得已；蓋日本欲於此次中日密約一舉亡我，如朝鮮故事，不待言矣，猶以爲未足，乃復謀把持我國教育，並我國魂而亡之。此非臆度之言，本年彼國當局，對於我國留學生教育改革案，辦大學於我國內案，已表決於彼之貴、衆兩院矣；彼國政黨首領犬養毅氏，亦嘗對我國現駐日之某要人言及之矣；（其言曰，日華兩國有何問題發生，貴國人恒起反對，嗣後我國當有辦法教貴國人永遠不得反對；反覆詰問何法，乃曰，我國以後當在貴國遍立中等以上學校云。）數日前，滬新聞報亦載日本某要人已與中國當局某要人談及中日合辦大學之事矣，（略云，日本可仿美國庚子賠款之例，亦還賠款一部與中國合辦大學。）則此種政策實現之端也。夫彼方欲從教育以根本亡我，我復萬里負笈以就之，自非甘心喪國，必不忍此。舊仇正深，新恨方長，沛然而來，貿然而去，若果善忘如斯，天下事尚可爲哉？此同人等所以有誓不求學再往彼邦之表決也。但本團以數千之衆，爲一致之舉，既行協力以謀共擊，尤當分業以竟全功。欲繼續求學者遠之歐美列邦，近於國內添辦大學無往不可，是願與我國內朝野先達共籌之，任事與辦學分進，現在與將來並重，一息尙存，仔肩弗卸，乾坤不改，此志寧渝？區區愚衷，願國內父老昆弟諒而察之。」

（註一）

新疆督軍兼省長楊增新以俄亂事關旅俄華商利益，電請北京政府准予從權與俄新黨作非正式接洽。

本日，新疆督軍兼省長楊增新密電北京政府，請以旅俄華商之利益安危爲重，准予從權與俄新黨所派新領事作非正式之接洽，俟俄政府成立，再將該領事正式承認，如此或可安邊睦鄰，釋政府西顧之憂。電文云：

「國務院、外交部鈞鑒：正密。俄黨所派新領事來新一事，前以俄國正式政府尚未成立，迭經婉請俄領暫從緩來，並電達政府在案。誠以事體重大，未便遽與接洽。惟增新近日默察時局，覺時勢之變遷，有不能以常情論者，請略陳之：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日

七二四

查俄國大權幾全歸新黨掌握，凡與新疆沿邊接壤各處無不在其勢力範圍之下。近來斜米、七河各省均該俄新黨佔領，與伊、塔更相逼近，而駐塔城各領大都與俄新黨勢同冰炭，雖擁領事虛名而無辦事實力。前以旅俄浩罕、安集延等處華商受俄虐待，與俄領交涉無效，經增新逕電該處俄公民會委員，要求保護華商利益，嗣准電覆，力任保護之責，是該俄黨一切行為雖未必悉中法律，而國際交涉案件尙力任維持，華商未大受損。今若與該黨堅持拒絕對於所派新領，毫不予以通融，未免發生惡感，將來辦理一切交涉，更形困難，而旅俄華商利益更難保護。且自拒絕俄領問題發生以來，俄國方面日以派兵護送新領履任爲言，而我國沿邊文武亦日籌對待方法，雙方相持不下，謠言即從此而起，萬一稍起衝突，轉非安邊之道。

增新日籌思，以爲俄亂正殷，與其因堅拒新領各持意見，不如量予通融，早爲解決。在俄人更換舊領，不過過黨派之競爭，而我國擁舊領轉成國際之衝突，萬一俄黨真以兵力護送新領而來，聽之則有傷國體，拒之則立起兵端，殊不合算。究竟俄國新領之來，不過俄黨欲求辦事統一，於我國利害無大關係。卽如喀什俄領現充俄國駐喀什公民會會長，對於中國則爲領事，對於俄黨則爲會長，隨機應變，於喀什交涉，尙能辦理融洽。數月以來，地方安靜，此等情形，該領事既能善爲對待，中國不必過問。喀什如此，將來塔城新領到任，當無妨碍，惟不准多帶兵隊來新，並應將舊領事由中國保護進關，聽由上海回國。該新領事到塔之後，一切事件暫從權與之商辦，仍不作爲正式交涉，俟俄政府成立，再將該領事正式承認，如此辦理，似可安邊睦鄰，釋政府西顧之憂。是否有當，敬祈從速核示遵辦。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佳二。印。」（註二）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日。

註二：「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五七。

## 十日 國父孫先生文偕胡漢民、戴傳賢，抵達日本門司。

國父孫先生文偕胡漢民、戴傳賢經臺灣換乘信濃丸赴日，於本日抵達門司，僅宮崎寅藏、澤村幸夫來迎。孫先生先換乘田中隆三派來相迎之三井物產公司汽艇，至大吉樓休息。入夜即搭特別快車赴箱根

，途中與澤村等暢談永定戰役詳情，至以爲樂。經神戶車站，有來自東京之菊池良一，當地之今井嘉幸及國民黨神戶支部長楊壽彭來迎。過大阪，澤村等先行下車，孫先生乘原車赴箱根。（註一）孫先生在赴箱根途中，對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亞部顧問澤夫幸村作如下的談話：

「北方之武人派，如若反對共和政體，亦反對中華民國，則旗色鮮明，如此則出之以戰爭，亦有戰爭之價值。但彼等既不反對共和政體，亦不反對我孫中山，所以難以應付處理。在武人派之勢力能維持得住之範圍內，此種偽共和恐仍將繼續下去。」（註二）

###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威脅舊國會議員不得赴廣州開會。

北軍在湖南前敵的各將領已因厭戰而多持和平論調，且廣東的龍濟光已於挫敗後逃至北京；閩西汀州各屬又在本月二日以前爲護法粵軍攻取，這些形勢對北軍均極不利；惟段祺瑞仍無意終止其武力統一政策，更擬定了第五期攻南作戰計畫：在湖南採守勢，在廣東採攻勢。

在廣州的國會非常會議，曾通告定本月十二日爲召開國會之期。段祺瑞鑒於非常國會有湊足法定人數改開正式會議之可能，因於本日召見舊國會參議院議長王家襄，詢問舊國會在廣東的活動情形，並鄭重表示：「我派四萬五千人打廣東，兩個星期開始攻擊，一個星期打下來，對於從亂者，一律格殺勿論。你去勸告各議員，廣東是去不得的。」（註三）

### 廣東省長李耀漢電請北京政府，催龍濟光回粵。

龍濟光部前被南方護法討龍聯軍平定，龍本人乃轉道走北京，商請撥款，並請准其招兵南下，以應付討龍聯軍。本日，廣東省長李耀漢由肇慶致電北京政府，報告粵省情形日益紊亂，並請催促龍濟光南返。電文略謂：

「目下實有兩種至大危險，一係李烈鈞與該派暗潮極烈，不久必發生變端，終必貽害地方；一係龍軍勝敗無常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日

七二六

，尤應設法維繫。……尤請力催龍使，即日回粵，俾期磋商最後之方針。」（註四）

安徽留日學生電懇安徽督軍及省議會等轉北京政府，請廢除中日密約。

電文云：

「蚌埠倪督軍、安慶黃省長鈞鑒：中日約成，國亡無日，泣懇電中央廢約，以延國命。安徽留日學生全體電叩。」

「安徽省議會、教育、商會、暨各學校、各團體公鑒：密約亡國，泣懇聯合各省各界，力爭廢約。安徽留日學生全體電叩。」（註五）

仰光中華商會電請北京政府宣布中日協定內容，並聲明誓不承認。

電文云：

「外交總長鑒：北京報載：『中國與日本簽訂密約，損及中國領土完全』等語。商等對於此種條約，決不承認，懇請政府宣布，以安衆心，切盼電覆。中華商會。」（註六）

四川熊克武部再敗劉存厚、鍾體道，占領廣元。

劉存厚自本年二月間退出成都後，駐軍川北廣元，當時雖宣言與西南一致，其後仍反對熊克武。第三師師長鍾體道，本助熊軍，前因率軍赴陝，復與劉存厚軍隊聯合，在昭化自稱定國軍，並佔據梓潼、劍閣、綿陽等縣，以聯絡廣元。經熊克武派兵攻擊，奪還綿陽、梓潼諸縣，隨即出兵劍閣，進攻昭化、廣元。鍾、劉兩軍，迭次失利，上月十九日，熊軍進佔昭化，本日，廣元亦為熊軍攻克，劉存厚退至陝西寧羌。（註七）

吉林督軍孟恩遠電告北京政府，日人要求安設長哈間軍用電話。（註八）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二。



註二：黨史會編：「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八四一。

註三：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二——一三三。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一日。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日。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八五——一八六。

註七：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二〇。

註八：同註五，大事表，頁二七。

## 十一日 國父孫先生文由日本門司抵箱根。

本日黃昏，國父孫先生文一行抵箱根國府津車站。頭山滿、寺尾亨、殷汝耕等在站相迎；宮崎寅藏、今井嘉幸、菊池良一等隨伴在車站前之相仙旅館休息後，於七時半以汽車迎先生入駐塔澤之環翠樓。

（註一）

孫先生對梁士詒與南方要人陸榮廷等所提議組織和平會議以解決南北爭端案，提出批評，認為將會貽禍未來，而其所提之意見，則係以根本解決為理想。該談話略謂：

「南北妥協如由梁士詒等所擬之案成立，勢必貽禍于將來。余係以根本解決為理想，是以關於妥協，皆不注意。選舉總統問題，係偽民國選舉偽總統，殊無議論之價值，刻不論南北及武斷派皆反對帝政，以共和為宗旨，雖然彼等乃偽共和也，惟我等獨立張真共和。但非時利云。余並無赴美之意，擬在日本稍事靜養，即行回國。余之此來，並非為陸榮廷所逐。」（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吳長植為陸軍第二十混成旅旅長。（註三）

安徽督軍倪嗣冲抵天津，與徐樹錚、曹錕、張懷芝、龍濟光等會商時局。



北軍前敵將領兩湖宣撫使曹錕自上月月底北返後，擬在天津召集督軍團會議之目的，已與以前的主戰立場不同，反有要求停戰撤兵的傾向。段祺瑞除派靳雲鵬前往參加以便監視外，並電召曹錕赴北京參加軍事會議，企圖使其放棄在天津的會議活動。惟段祺瑞雖已邀請各省督軍和督軍代表到北京舉行一次執行第五期作戰計畫的軍事會議，但是督軍團却置之不理，仍執意要在天津舉行會議。本日，皖督倪嗣冲亦抵天津，與徐樹錚、曹錕、張懷芝、龍濟光等會議時局，會議日期原定從十三日開始，但由於長江三督得知會議將討論總統問題，於是臨時撤回其所派代表，因而會議並未如期召開。（註四）

### 吉林省長郭宗熙督軍孟恩遠，分電北京政府，報告與霍爾瓦特會商及交涉情形。

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於本月八日抵達吉林，與省長郭宗熙、督軍孟恩遠會商中東路公司改組及招兵等事，會議於十日結束。

本日，郭宗熙將會議情形及各案討論結果，密陳北京政府。電文云：

「外交部、交通部鑒：中密。霍爾瓦特八日到吉，十日啓程回哈，留吉兩日。霍又患病，無關重要各案，暫置不議，並根據大部支電表示不滿之旨，於晤談時首以嚴正之詞，盡揭其前後反覆無定之處，俾不致再行嘗試。霍亦自認疏忽，並謂按照時勢，彼亦不主督辦職權限於合同之說，一切懇請援助等語。詞氣甚為恭順。嗣霍又提議各案，結果如下：

一、請招兵一千名，當經峻拒。霍請由公司將各端實況，詳晰開單，再會商吉督軍，陳由中央核定辦法。

一、組織總公司案，告以督辦因中國國家特別委託，暨因時勢特別發生之事件，不能用總董名義辦理，故公所尚難合併。至總公司原已定有組織要綱，請彼詳細研究，共用人行政及公司應受總董管轄之處，應如何實行，並請核議候奪。霍允照辦，惟要求將改組事函知文次里。允以函抄會議錄寄文。

一、路界收稅案，已將地方國家兩稅性質，明白解釋。霍已承認。

其餘因時間匆促，實無再議餘地。宗熙已允十日後到哈，如能將總公司權限定奪，各案均易解決。特電奉聞，

餘函詳。郭宗熙。眞。」（註五）

同日，吉林督軍孟恩遠，亦將阻止霍爾瓦特招兵的交涉情形密陳北京政府。電文云：

「大總統、總理、參戰督辦鈞鑒：參謀部、陸軍部、外交部、交通部均鑒：中密。東省鐵路公司俄總辦霍爾瓦特，前以護路爲名，招募華、蒙人等充當兵役一案，迭經恩遠電飭駐哈司令部暨濱江交涉員，嚴重交涉，切實阻止，以免紛擾各情，歷經電報在案。茲據該總司令陶祥貴、會辦高士儔等電稱：

『鐵路公司招兵事，屢次奉令禁阻，曾向霍氏一再交涉，幾至舌敝唇焦。刻接該公司交涉處文稱，此案現經霍中將通行停止等語，合電馳聞』等情。

據此，除電飭該司令等仍令軍警密查具報外，特電轉呈，伏乞垂鑒。孟恩遠。眞。」（註六）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二。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三日。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十二日，第八五七號，頁三六三。

註四：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三——一三四。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冊一，頁一四六。

註六：同註五，頁一四六——一四七。

## 十二日 在粵之議員舉行正式國會。

本日廣東非常國會舉行正式會議，計出席之參眾議員二百四十名，由吳景濂任主席。（註一）

參眾兩院自去年六月被解散後，部分議員響應國父孫先生文之護法號召，南下廣東，舉孫先生爲大元帥。惟因始終未能湊足法定人數，故名爲非常國會。本日，非常國會在廣州繼續舉行第二屆常會的會期，開正式國會，惟仍未足法定人數。

此次開會，原想利用「開會一月不到，即將不到者除名，以候補議員遞補」的方法，湊足法定人數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二日

七二九

；但將不到會者除名亦須得過半數議員的議決，今到會議員既不達半數，除名遞補之法亦未能合法運用；但又想不出別的方法，終於仍用這種方法處理，直到九月，方湊足法定人數，開成正式國會，憲法會議始得繼續，並審議未完成的憲法草案。（註二）

北京政府特授張宗昌以勳五位。（註三）

熱河都統姜桂題密電北京政府，請示應付日本刺探我國軍事之辦法。

本日，熱河都統姜桂題密電北京政府，以日本駐赤參謀官菅野竹治等，藉口中日協約成立，開始調查我國林、開、綏、朝等地軍情，實違犯國際法，因電請示對待辦法。電文云：

「北京參謀部、外交部鑒：統密。據朝陽鎮守使殷貴青電稱：

『日本駐赤參謀官菅野竹治（疑為菅野竹治之誤），帶繙譯大平末松來朝云，依中、日協約成立，奉命游歷林、開、綏、朝，與各駐軍長官接洽，並調查軍事。蔡日赴建回赤，謹此報告』等語。

查外人刺探軍事，例為國際法所不許，此次中、日協約內容尚未宣布，該參謀既聲言奉命調查軍事，如向熱防各軍隊接洽，各軍官長宜如何對待，應請電示辦法，以便轉飭遵照。姜桂題。文。印。」（註四）

駐歲總領事邵恆濬以俄青島金礦之華人利益被佔事，向領事團進行交涉。

俄青島金礦，華人利益被俄黨侵佔，迭經我國抗議無效，我駐歲總領事邵恆濬以此與華僑利益相關，不能不爭，因於本日提交領事團會議交涉。（註五）

註一：「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四日。

註二：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五三九。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八五八號，頁三九五。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八六。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三二。

十三日 駐日公使章宗祥與瑞士代表在東京訂立中瑞通好條約，仍許與領事裁判權。

(註一)

北軍攻陷福建下洋。

本日，福建下洋遭北軍攻陷，時韓江盛漲，粵軍潰敗者多遭淹斃，閩督李厚基乃驅軍猛進，故勢不可當，粵軍遂連失要地。(註二)

陝西靖國軍樊鍾秀部佔潼關。(註三)

南軍退出湘省常德。

湘省常德原由南軍周則范、田應詔佔據，經北軍合力圍攻，至本日，南軍退出常德城。十四日，北軍第十六混成旅等部入城佔領。(註四)

註一：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三。

註二：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八。

註三：同註一，頁三八四。

註四：「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八。

十四日 徐樹錚擅殺陸建章。

本日，徐樹錚在天津槍殺炳威將軍陸建章，引起北洋派內部的震撼。

陸建章爲北洋系主和派的幕後活動者，和各省北洋軍閥都有關係，吉督孟恩遠抗不交代，馮玉祥通電主和，都與陸有關，故皖系早已視他爲危險人物。近日，督軍團集議天津，又不利于主戰派；馮國璋暗中授意陸建章的長子陸承武請陸建章赴天津，目的即在利用陸說服曹錕重回直系，與李純合作，使督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三、十四日

七三一

軍團會議轉變爲有利於馮而不利於段的局面。

陸建章到天津後，徐樹錚約他到駐津奉軍司令部敘談。陸自恃爲現任將軍，又是北洋派的前輩，絕不懷疑會有人對他下毒手。故於本日如約前往，徐樹錚殷勤地請他到花園密室中談話，當他走進花園時，乃忽有衛士自其背後開槍，將其射殺，陸中彈立斃。此即爲轟動一時的「陸案」。(註一) 此亦軍閥不經審判，擅自殺人之惡例。

徐樹錚於槍殺陸建章後，電告北京政府，謂陸反對國家政策，且有勾煽軍隊，連結土匪，擾害地方之罪嫌，因而先行槍決，再陳報請褫奪陸之軍職，用昭法典。電文云：

「北京國務院、陸軍部鈞鑒：□密。迭據本軍各將領先後面陳，屢有自稱陸將軍建章者，詭秘勾約，山言煽惑等情。歷經樹錚剴切指示，勿爲所動去後，前昨兩日該員又復面訪本軍駐津司令部，各處人員肆意簧鼓，搖惑軍心，經各員即向樹錚陳明一切，樹錚猶以爲或係不肖黨徒假名行動，蓄意勾串之所爲，陸將軍未必妄謬至此。詎該員又函致樹錚，謂樹錚曾有電話約到彼寓握談，查其函中所指時限，樹錚尚未出京，深堪詫異。今午姑復函請其來晤，甫坐定，滿口謾罵，皆破壞大局之言，尤復痛詈曹宣撫使，深以前在武穴懸賞二萬元購捕爲恨，並頓足大罵馮玉祥忘恩負義，不復聽其指揮。樹錚婉轉勸告，並曉以國家危難，務敦同袍氣誼，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則云，我已抱定宗旨，國家存亡，在所不顧，非聯合軍隊推倒現在內閣，不足消胸中之氣。樹錚即又厲色正告，以彼在軍資格正可爲國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縱不爲國家計，寧不爲自身子孫計乎？彼見樹錚變顏相戒，又言若然即請台端聽信鄙計，聯合軍隊，攤段推馮，鄙人當爲効力奔走，鄙人不敏，現在魯皖豫陝境內尚有部衆兩萬餘人，即令受公節制何如云云。樹錚竊念該員勾煽軍隊，連結土匪，擾害魯皖陝豫諸省秩序，久有所聞，今竟公然大言，顛倒播弄，寧傾覆國家而不惜，殊屬軍中蠱賊，不早消除，必貽後戚，當令就地槍決，冀爲家國去一害羣之馬，免滋隱患。除將該員屍身驗明棺殮，妥予掩埋，聽候該家屬領葬外，謹此陳報，請予褫奪該員軍職，用昭法典，伏候鑒核施行。樹錚寒印。」(註二)



## 附錄：

### 一、徐道鄰：「陸案」（註三）

（前略）陸建章，字朗齋，安徽亳縣人。武備畢業生，參加小站練兵，民國二年，任軍政執法處處長，殺人如麻，因有「陸屠夫」之稱。又常請人吃飯，送客時把人從背後開槍打死，人間稱他的請客紅柬爲「閻王票子」，三年三月，任第七師師長，三年六月任陝西都督，五年五月，被陳樹藩驅走。

陸建章被扣的消息，傳到北京時，段祺瑞生怕他被殺害，立刻叫曾毓雋坐汽車趕到天津來阻止。可是等他到達已經執行（這是曾對我說的）。他第二天回到北京，帶了一包文件給段看，段看過之後連說：「該死，該死！」（這是黃伯度先生聞之於曾而告訴給我的）。

陸之被殺，究其原因爲何，我們現在很難弄清楚。但是據我看來，當時受陸威脅最大的莫過於倪嗣冲。馮玉祥武穴那一幕，配上陸在安徽組織的「討逆軍」，倪的地位真是危乎其危的。雖然奉軍入關，解救了這場危機，但是陸建章在一天，倪是不能安枕的。而自從復辟以後，爲合肥出力最多的，莫過於倪嗣冲，幾次督軍團的會議，他總是第一個發言，擁護合肥也最熱烈。如果在北京，則無不是在他家裡開會。他自命「是北洋派中的李烈鈞」。合肥被黎元洪免職後（六年五月），第一個宣布獨立的是他。馮國璋「南巡」（七年一月），硬把總統給搞回去的也是他。而合肥左右，和倪交誼最深的是我父親。在任何緊要關頭，我父親一個電報，他無不立時趕到。要他說什麼話，他無不是慷慨陳詞。而倪嗣冲的大本營就在安徽。我想我父親之殺陸，不獨是爲倪嗣冲去掉一個嚴重的威脅，同時也未嘗不是在鞏固他自己的力量。我想無論如何，殺陸之後，倪和我父親之間的相互提携，必然是更進一層的。我父親死後，倪嗣冲的兒子道痕，託人來告訴我們說，願意供給我全部留學費用（我沒有接受），也可以說明兩位老輩生前的交情。（倪嗣冲，字丹忱，安徽阜陽人，秀才出身，清末任河南藩臺，幫辦河南軍務，民國二年七月，任皖北鎮守使，接着任安徽都督，一直到九年九月，皖系失敗後，才讓交給張文生。他於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病死在天津。

還有，我父親之殺陸，必有其不得以的苦衷。他不是一個喜歡殺人的人（此後他再沒有殺過人）。他和陸的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四日

七三四

兒子陸承武是士官同學，陸承武的太太也和我母親同學，兩家走得很近。出事之後，我母親非常難過（我父親以後也從不談及此事）。

### 二、高拜石：陸建章被殺因果（註四）

民國十四年徐樹錚在廊房被殺，第二日，陸承武挺身而出，聲稱是爲他父親陸建章報仇，其後，徐道鄰呈控馮玉祥張之江殺父，此項公案，談者頗多，而能詳悉底蘊的頗少，中間因果牽纏處，甚爲複雜。徐之死，主謀者因是馮玉祥，而溯到陸建章之死因，又何曾不是爲了這個「馬二」？

這案得先從陸建章身上說起：

陸建章，字朗齋，爲馮玉祥的娘舅，小站出身，袁世凱愛他直率篤實，民元，袁任大總統，以陸爲軍政執法處處長，他是死心蹋地盡忠於袁的一個人，袁有所命，無不奉承維謹。袁世凱的軍政執法處，等於前明的「廠衛」，要抓人殺人，給陸一個電話，他便照抓照殺，民國二年八月十四日，張振武方維的被殺，是他；十一月，章太炎大師被送到龍泉寺去「讀書」，也是由他動手，章大師的「朗齋足下：入都三月，勞君護視……」那封信裏的「朗齋」就是他。袁世凱要抓要捕的人，他都認爲「大逆不道」的，一到執法處，甚麼刑罰都有，不死也揭了兩重皮，所以有「殺人不眨眼大將軍」之稱，權傾一時，道路側目。

陸和段祺瑞，原是同鄉，在小站也同過事，感情素洽，後因陸軍部權限問題，袁段之間，發生裂痕，袁世凱叫段去西山「養病」，陸爲忠於袁者，認爲段是袁羽翼而起的，不該對主子爭權，對段不免有微詞，二人遂起了隔閡。

三年四月，河南剿狼之役，袁家軍隊給白狼耍得像走馬燈般，陸被命爲第七師師長，兼豫陝剿匪總司令，加上將銜，駐潼關。七月到西安，和各軍聯絡上了後，便好整以暇地，在司令部迷糊着眼狠抽大烟，本來他目的是「取帥印」，對陝軍而非專對狼匪。他軍火充足，人馬也多，這時候他的兒子陸承武也跟着他身邊，以「陸文龍」自命，向他的「父帥」自告奮勇，在城外打匪，以便耀武揚威一番，某夜，殺聲震天，西安人心驚膽戰，舖戶緊閉着店門躲着打哆嗦，天明以後，却安然無事，一打聽，原來這大少爺所部的第一第二兩營，黑夜行軍，彼此誤會，互相

打了一夜的冤枉仗。

他父子雖然這樣蹣跚糊塗，却不礙他的官運，旋遷授陝西將軍，那些年頭裏，在陝西總辦餉干的，那一個不是以種大烟抽烟稅致富的，陸建章怎會例外？那小陸文龍，打仗不會，替他老子弄錢，却有本事，年餘之間，陸家父子的財富，也就很可觀了，陸飲水思源，對袁的益矢忠悃，白不在話下。

民國五年，袁洪憲垮了臺，陝西鎮守使陳樹藩，乘袁病篤之際，起兵驅逐陸建章，樹藩僅爲少將旅長，陸渺視了他，自然不甘讓位，雙方兵戎相見，却又因這寶貝兒子，中了人家圈套，給陳扣了起來，陸溺愛其子，只好忍痛以地盤讓給了陳，鎩羽而回。他兒子陸承武，是孟大茶壺孟恩遠的女婿，孟是吉林督軍，遂遣他到吉林伺候他丈人去。這時段正任國務總理，陳樹藩固以段之門人自稱，陸因此對段誤會又更深了一層，其實，袁世凱自稱帝時起，北洋系早已解體，袁死之後，更是羣龍無首，擁兵的武人，紛紛犯上作亂，樹藩的驅逐，段祺瑞也難加以阻止的。

六年，奉天督軍張作霖，早已通款於段，兵力擴至三師，用楊宇霆做二十七師參謀長，勢力漸漸膨脹，推行所謂「大奉天主教」，想併吞吉黑兩省，排擠外省人，以實現其稱霸關外的企圖。吉林孟督軍，是道地的直隸人，從小站入伍起，一步步爬陞到現職，思想錮蔽，粗俗不堪，對袁世凱恭順之極，每有召見，輒行跪拜禮，有一次，看見袁正寫「一筆虎」，回來之後，依樣學畫，對末筆的一節飛白，自謂學得很到家，異常得意，所以好說話的人，便挖苦他「一生長處，在此一筆」。他在吉督任內，政事一委其婿陸承武，軍事一委於其甥高其價，自己每天由姨太太陪着抽大煙，一榻橫陳，煙雲繚繞，任什麼事他都不管。督軍團會議時，孟以年齒長於諸人，通電由他領銜，張作霖大感不快，去孟之心益堅。

復辟之役，段祺瑞以馬廠發難，獲了「再造共和」之譽，再綜國務，張作霖以擁段升任了東三省巡閱使，電劾孟恩遠附和復辟，請予明令免職，段從其言，將孟調京任用。那孟老粗賴着不走，來個相應不理，北府亦鞭長莫及，易督事以不了了之。但陸建章迴護親家翁，斥爲亂命，認爲老段祇一味敷衍着張鬚子，置小站諸舊遊於不顧，從此與段磨擦更厲害了。

張作霖臥榻之側，豈容老孟長久賴了下去？暗裏仍在擺佈。不多時，有一些吉林人，電京控孟縱兵殃民，紛如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四日

七三六

雪片，段令將孟免職調京，孟還是不睬不理。日本人在東三省，是支持張作霖的，也冀望東三省統歸張氏掌握，事權從一，張孟起了齟齬，吉林軍方恰要徵發車輛，日方加以阻止，起了衝突，雙方在長春交戰起來，孟恩遠所部不支，而奉方軍隊，乘虛來襲，高其儼自臨前線，打了兩三陣，便從防地敗了下來，孟見勢如此，非走不可，才快快離了督軍寶座。

說來也許叫人不信，從前軍閥私鬥，的確確有「棘門霸上，真兒戲耳」之概。城外弟兄們在拼命打仗，城內雙方主將還在打麻將叫條子，探報乙方給甲方打垮了，甲方主將還懇切地安慰乙方主將，地盤是給佔了去的，立刻下個聘書聘為最高顧問，奉送乾薪，勝者決不向敗者追究既往。因為，軍閥們都很存有因果報應的心理，最怕循環報復，所謂得饒人處且饒人，不為十分已甚的。孟恩遠失利之後，路過奉天，張作霖派人迎候，設宴洗塵壓驚，宴罷打起麻將，作霖和了一個滿貫，哈哈大笑，拍着孟老粗的肩膊說：「老大哥！啥個要緊，提起精神來玩，！曹仲珊調兩湖後，俺力保老大哥您做直隸督軍好啦！」又沈着聲音道：「您呀！手下真有幾個人，那高其儼小子，真是活的趙子龍，俺手下就是沒有。」孟老粗經他這麼一番做作，登時心花怒放，認這小老弟真夠味，自然盡歡而散，心裏不恨張作霖而轉恨起段老總了。——張作霖這個人確是粗中有細，常能大量包涵，以德報怨，所以終他一生能有所成就。

黎元洪下野之後，馮國璋以副總統入京，承了大統，段祺瑞總理，以責任內閣自居，府院磨擦又起，比起過去黎段間的府院之爭更來得兇，馮華甫被迫到等於一具簽字機，畫諾而已。這時段因西原借款成立，外有日方支援，內有安福系諸人的贊劃，同時又得督軍團替他撐腰。督軍團以直督曹錕，魯督張懷芝為首，張作霖、倪嗣沖、張敬堯等做中堅，這時段老虎威風無比，忽而國務總理，忽而自居幕後主持，在府學胡同，設起參戰督辦處，發旋號令，門庭如市，那得力親信的徐樹錚，做參戰處的參謀長。

遠在前清之末，段任第三鎮統制時，徐樹錚便是老段左右的得力助手，也是段的得意門生。此時徐除了領導安福系諸人，包辦安福國會外，並訓練參戰軍，忽任奉軍副總司令，忽又改任邊防軍總司令，才華威望，施展起來達於頂點。



馮華甫庸懦寡斷，患得患失，又好務貲財，南海賣魚的事，騰笑中外，引爲今古奇談。但他究竟還有些「本錢」，不比黎元洪單憑着金永炎幾個人，除開禁衛軍外，號稱長江三督的蘇省李純，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都是他的賭本。民國六七年間，馮段惡感日深，長江三督也跟着反段。王占元是袁克定親家，陳光遠曾任模範團團長，李純曾跟馮打過漢陽，以此種種因素，對段均無好感。馮段本同稱北洋之傑，所以弄到隙末凶終者，其最大分歧處，則在於和戰主張不同。

段祺瑞在北洋軍閥中，總算比較像人物，但個性剛愎，爲欲貫徹其「武力統一」政策，主張對西南用兵；馮國璋主和，謀與西南妥協。段大權在握，自佔上風，但長江三督橫梗其間，時時加以掣肘。這時的北洋政府，分成馮段兩派，即北洋系直皖分家之張本。但曹錕那時是擁段的，以湘、贛、川、粵四省經略使駐漢口，由樊鍾秀、段芝貴、張懷芝、傅良佐、理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打前敵，攻取長沙，除了這一枝兵之外，其餘如張敬堯、倪嗣冲、段芝貴、張懷芝、傅良佐，儘是些驕奢淫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輩。

陸建章對段既存有甚深之芥蒂，自然趨向馮國璋方面，於是僕僕津浦道上，代馮與李純溝通消息。皖督倪嗣冲，爲段系有力份子，當西南問題緊張之際，倪附和主戰派，故升長江巡閱使，而所屬的安武軍，忽在安慶鬧兵變，事後查出，和李純有關，而陸建章嫌疑最爲重大，進京告狀，指陸建章勾結蘇李贛陳，覬覦皖省，段偏急善怒，也懷疑了陸在搗亂。但第十六混成旅是陸的舊部，旅長馮玉祥更是陸的外甥，奉命由閩攻粵，行跡未明，不便發作。不料馮旅到了浦口，即停兵不進，馮的參謀長邱斌，察知玉祥和李純通款，斥他爲「轉眼無情，恩將仇報的小人。」事聞之後，把馮懲戒，飭令移防武穴，以觀後效。迨吳佩孚兵迫衡陽，湘桂將領內訌，節節潰退，馮國璋下令罪己，自認主和之不當，段系諸人興高采烈，正準備大舉南攻之際，突然晴天一個霹靂，馮玉祥忽在武穴宣佈自主，籲請罷兵。這兜頭潑的冷水，不過敗興而已，却還不要緊，設使長江三督，來個響應，配合西南方面反攻，豈不危乎殆哉？這一盤棋怎麼收拾。馮玉祥這個禍，闖得實在不小。其後據報：馮的叛變，又是受到李純指示，奔走其間的也是陸建章。幸好主和派分子和南方的陸榮廷、唐繼堯、譚浩明等；無人肯打硬仗，單憑馮的一旅，無濟於事。於是將馮玉祥明令免職，交曹錕查辦。曹仲珊做好做呆，代馮請求，准其戴罪立功。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四日

七三八

馮的武穴之變，大傷段老總之心，對這一舅一甥，不能不壽個「杜亂源、絕禍根」的應付辦法，對馮的處置，雖看有曹三之面，便宜了這人——事實上一旅人要徹底解決，也不容易。對陸呢，實在不能輕易放過！這個人替李純奔走，資格老，也頗有機變，此人存在一日，總是專扯武力統一政策的後腿的。左右策士，遂勸他下壯士斷腕的決心，殺一儆百，爲了公事，顧不得老朋友交情了。

段瑞祺恨陸建章的搗亂，又顧着老同寅，猶豫不決，智囊們遂轉向奉軍副總司令徐樹錚商量，請他便宜行事，以紓老總之憂。至於小徐何以當起奉軍的副首領呢？原來，在安福系和日人訂立軍械借款後，第一批運到之時，給張作霖來個先着，扣留步槍一萬多枝，彈藥無數，隨派一旅之衆進關，電報政府說，出兵扣械，係以堅元戎主戰之心，入關部隊，聽命指揮，長江有事，即可南下立功。這時張作霖對段，還有三分敬畏之心，械彈雖得，仍怕老段翻臉打起官話，知段信任小徐，乃以副總司令一職，請徐擔任。奉軍總部在軍糧城，副總司令則在天津河北設處辦公。段對此舉，頗爲生氣，曾嚴斥小徐，經小徐委婉解釋之後，便也諒解。小徐任奉軍副總司令，百分之百確是爲了老總，不料所志沒有實現，給段左右利用來除陸，於他本身却大爲不利。

七年的六月十五日，徐樹錚命人以電話請陸建章到河北來，陸認爲徐的邀請，一定是爲了馮玉祥進攻湘西的事，不疑有他，便貿然到了副總司令部，承啓副官延他進入客廳，不見副司令，不久，外邊軍靴聲橐橐而來，他以爲小徐出來了，進來的却是一個軍官，帶着衛士，拿着一紙逮捕行刑的命令，給他看了，即將他扶了出去，在後園草坪上槍斃了。事後，徐請國務院秘書長方樞，持文稿入府謁馮，指爲通匪有據，馮最初不肯蓋印，方樞呈示檄卷，馮閱看後遂下令，大意謂：「陸建章在魯、皖、陝運動土匪，意圖擾亂，近復在津與亂黨勾結，現經奉軍捕獲正法，應予褫奪官勳，以昭炯戒。」人死了氣也消了，念在小站同寅，段賄了二千元，小徐加爲五千元，派人安慰家屬，表示這是私交。

馮玉祥聞陸之死，自知爲了自己闖禍，禍延伊舅，絕口不提此事。後段爲安撫老馮，將他開復原官。這事平心來說，陸之倒皖系，事有實據，安慶兵變是遠因，武穴兵變是近因，而倪丹忱之控告，實爲陸的催命符，不過由皖系來處置，小徐來當衝，手續究有未合，自處尤屬不智而已。至民十三四，段任執政時，以鄉誼故對馮，頗想加以

調護，馮也忘了他的娘舅，頗想利用段和徐。徐在國外，馮函電頻繁，想推他爲國務總理，迨馮在莫斯科，探知徐與赤俄有勾結，回到國門，又看見段處兩大勢力之間，成了一籌莫展的孤寡老，而且鹿鍾麟等對段時加欺壓，遂大起反感，不願當國務總理，也不赴包頭之會，赤黨情報，說徐要結合孫傳芳擁段，馮始定決殺徐，初命張之江炸車，因準備不及，又嚴令張截劫，綁赴荒邱，加以殺害，爲了遮掩痕跡，亟召陸承武趕到廂房來充個現成的「孝子」，這個「陸文龍」對這重公案的來龍去脈，還摸不清楚，糊裏糊塗的還白以爲「報了俺殺父之仇」呢！

### 三、彬彬：記陸屠戶被屠事（註五）

星相家預言，有中有不中，不中者付之荒唐杳渺之數而已，中者亦頗足資人談助，如陸屠戶今日之事是也。陸當袁時，長軍政執法處，日日以槍決人，時有一相士，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一定果報，豪侈如梁某，將來必餓死，威敵如陸某將來必被人槍斃。時人雖引爲談料，未遽信也。陸本直隸道員，老袁極賞識其武健，亦北洋軍閥中之重要分子。楊蓮甫撫魯，患曹州盜難治，特請於袁，調魯專辦勦匪，旋補曹州鎮總兵，每月殺盜平均在千人以上，亦多良民受誣，然陸以爲亂國必用重典。其時已有陸屠戶之稱。民國成立，老袁設軍政執法處，以制黨人，特派陸氏專斷行事。癸丑老袁與民黨翻臉，黨人時有來京活動於軍界者，執法處之偵探四出，正陽宣武兩門之殺人告示，層出不窮，屠戶之名著於都下，或稱爲閻王執法處。既專軍政上之殺戮，某部之某司幾致無事可問。干木時長某部，雖慍其侵權，以袁倚畀，未如何也。（後袁死木當國首裁統率軍政兩處）時與某團附，現任某督，稱爲木之兩敵，後督陝，爲陳所逐，陳旋拜干木門下，陸於木之夙隙益不可解矣。干木爲菩薩罷免後，有督團逼京之舉，陸走京師，揭內幕以告衆，木派聞而大恨。及木閣恢復，陸不復能容於北，走陝魯及長江一帶運動倒木，馮旅之援閩不進，後通電主和，木派以馮爲陸之甥，必陸之主使。蚌埠公又密電陸將以馮旅攬皖督一席，旋某軍入關，演逼宮一劇，大樹讓權屏息，樹派各督靜默避讓，對木極表恭順，獨陸奔走各處，爲倒木之活動不少哀。命令中所據張倪陳盧四人先後有電報告，聞陳最近確有一電，謂陝省匪亂，實陸挑動，陸最近曾來省一次，請設法拿辦。倪電在蘇皖風雲武穴衝突時代。張盧電在何時，則不可考。國院有通電防陸，命隨時密報，則事實也。此次天津會議，各派屬集，性質複雜，陸以爲有機可圖，單身來津，先謁某督，有所遊說，爲又爭所聞，因電請十四晚拜訪，其詞甚謙和，屆時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四日

七四〇

稱病不至，而請陸來司令部一談，聞頗拿出北洋老前輩面目，語不遜，自恃官職勛位尚在，以爲無如之何也。豈知三數語後，即喝令衛兵拖出，又聞陸氏又勸令背木投樹，益逢徐怒，無所謂北洋前輩，無所謂軍府上官矣。滑稽者有云，陸氏殺人過多，冤魂隨繞使之智昏，不然何至對斯人作斯語耶？小徐旋一面電告干木，請即以命令發表正罪奪官，一面走訪曹張，於手續根據有所申說。施踵張來京，時干木已出席閣議，即命秘廳擬悉心責當之命令，首述三督一使，密告於前，國務院電飭拿辦於後，一引懲治盜匪條例，再引陸軍刑事條例，所以反覆聲明陸氏之罪不容死，人得而誅，非常之事，不必經過軍法會審，定罪判決之手續，立時請明令者，以示國有常刑，非個人之仇殺也。追奪官勳者，以示與奪官而後正法者無殊異也。又聞原擬末句，係以昭炯戒，某要人改爲法典二字以免枝葉。命令送府後，大樹極鎮靜，照例蓋印照發。某日報因有國院拿辦，據總理轉呈字樣，遂謂對樹之示威，且如周公之誅伯禽云。命令既布，干木發一通電，致各省及北洋舊侶，又單致馮旅一電，有所解釋，亦應有之筆也。因憶陸長執法處時，有所捕獲，輒就地正法例，先斬後奏，恆先行刑而後宣罪狀，其宣布黨人罪狀中之（勾結土匪煽惑軍隊）八字，幾如印板文章，千篇一律，即今命令中宣陸罪狀所用之八個字也。如陸屠戶者，所謂殺人多矣。某小說有云天遭不平殺不平，不平又殺不平人。後視今今視昔，終不離因果二字，嗜殺者必無幸，自恣者必終凶，時髦之輩，得無晒爲迂談乎！

#### 四、西報論殺陸建章之影響（註六）

十九日大陸報社論云：政治的暗殺，每不能得是非之公正。不論其爲政黨關係，抑或爲國謀治安，而去一政客，蓋殺人者，即犯殺人之罪，高等政客，亦不能貿然以法律自行處置其敵也。今之陸建章爲徐樹錚所誘殺，實爲政治的暗殺之一，陸之奉召，往見徐於天津司令部，真不料即此送命。徐既殺陸，始加以謀亂種種罪名，草定命令，堅請馮總統蓋印，馮深知陸之死必肇亂，故於加印一層大費躊躇焉。吾人以爲陸之被殺，於政局方面必有變動，試以一九一三年宋教仁之暗殺案觀之，二次革命之爆發，即種於上海車站之一彈。年來中國南北攪攘不已，無非由宋案而起。今陸之被暗殺，其將有同樣之結果耶？小徐加以圖謀帝制之罪，真假姑且不論，然其罪之有無，必定以法律審定之，豈可以暗殺了案。再即使陸有謀叛民國之罪，然而北京人物之有帝制意思者實多，不亦可以暗殺了之，爲



民國謀治安也。噫，政治暗殺之結局，必有報復之舉。吾知中國政客，必有藉此爲一番之挑撥，是故不危險必隱其中。再陸死於天津奉軍司令部，奉軍總司令爲張作霖，一紅鬍子耳，紅鬍子殺人，是其慣技，陸之死，不亦宜乎！英文滬報六月十五日京訊云：陸建章被殺事，已證實。吾人當知陸與段總理素不相合，蓋自段二次上臺後，陸始終反對其政策。據聞段曾令天津官吏，監視陸之行動。某次倪嗣冲電京，謂陸來煽惑皖軍作亂，請出令緝拿云云。陸又自爲主和派，運動江蘇與馮玉祥主和，前次皖省發生革命，黨魁卽爲陸氏，故陸之行動，令北京政府不得不疑。最近陸往謁小徐，遂遇害，當然之勢也。小徐既殺陸，始電告政府，請下命令，由是可見小徐擅殺高官，奉政府命令，亦無審問之手續，吾知主和派之督軍見陸之被殺，必驚惶無似也。

### 北軍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完全佔領常德。(註七)

南軍於昨(十三)日退出常德，本日，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完全佔領常德。

### 倪嗣冲力勸曹錕、張懷芝再戰。

本日，安徽督軍倪嗣冲在天津召開的對南會議中，力勸曹錕、張懷芝再戰。而各省代表列席者尚有楊宇霆(奉)、楊文愷(鄂)、何思溥(蘇)、田應璜(晉)、張寶齡(陝)、盧小嘉(滬)，會中並對解決時局及總統問題皆有所商討。(註八)

### 徐樹錚電長沙孫烈臣，命在湘奉軍第三旅尅日進駐安仁、茶陵以南地區。(註九)

馮國璋特派代表張一麐、段祺瑞派代表靳雲鵬及各部總長赴彰德爲袁世凱舉行祭禮。

本日，袁世凱祭。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特派秘書長張一麐，國務總理段祺瑞派代表靳雲鵬、偕同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錢能訓、農商總長田文烈、交通總長曹汝霖、陸軍總長段芝貴、海軍總長劉冠雄、教育總長傅增湘、司法次長張一鵬、及趙爾巽、夏壽康、周自齊、朱啓鈴、許世英、袁乃寬、薩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五日

七四二

鎮冰等，均由京赴豫致祭，河南督軍趙倜，亦由省至彰德參加祭典。（註一〇）

註一：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四。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日。

註三：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二二〇——二二一。

註四：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民國六十七年，臺北，臺灣新生報社出版，再版，冊三，頁二七三——二七八。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

註七：「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六日。

註八：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六。

註九：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四。

註一〇：「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九。

## 十五日 北京政府下令褫奪陸建章軍官、軍職、勳位、勳章。

徐樹錚於昨（十四）日槍殺建威將軍陸建章後，以長途電話指示院秘書長方樞擬就一道命令，褫免陸之軍官、軍職、勳位、勳章，請馮國璋蓋印發表。初時馮「嚇得心驚膽顫」，當天還拒絕蓋印，但又感覺到自身也有危險」，終於蓋印發表。原令云：

「前據張懷芝、倪嗣冲、陳樹藩、盧永祥等先後報稱：陸建章迭在山東、安徽、陝西等處，勾結土匪，煽惑軍隊，希圖倡亂。近復在滬勾結亂黨，當由國務院電飭拿辦。茲據國務總理轉呈，據奉軍副司令徐樹錚電稱，陸建章由滬到津，復來營煽惑，當經拿獲槍決等語。陸建章身為軍官竟敢到處煽惑軍隊，勾結土匪，按照懲治盜匪條例，陸軍刑事條例，均應立即正法。現既拿獲槍決，著褫奪軍官、軍職、勳位、勳章以昭法典，此令。」（註一）

## 北京政府電告鄂督王占元，改編討南軍為五路。

本日，北京政府告鄂督王占元，已將討南軍改編為五路，設五路總司令：第一路湖南張宗昌；第二路湖南馬聯甲；第三路四川許蘭洲；第四路福建董保煊；第五路廣東楊春普。（註二）

## 吳佩孚通電與湘軍言和。

上月二十五日，吳佩孚與湘軍之代表曾在湖南耒陽縣舉行談判。本日，雙方成立停戰協定，吳佩孚通電與湘軍言和，從此湘南無戰事。

吳與湘軍言和是直皖系分裂之前兆，直系首領曹錕前受皖系籠絡，督師湖南前敵，惟直軍在攻克長岳後，已有不欲再為皖系擴張地盤之表示，復見皖系疑忌滋生，派兵南下暗中監視，曹乃憤而於五月廿九日逕返天津。吳佩孚為曹錕手下之饒將，當曹不欲再戰時，吳已奉曹命移師湘南，停止戰鬥。

吳佩孚攻克長岳後，本以為可得湘督之職，不料北京政府竟將湘督一職授予毫無戰績，只識屠戮的張敬堯，吳已大表不滿。未幾又見北京政府集重兵於張，構成對直軍的最大威脅。吳佩孚為保全地位，乃開始與南軍趙恒惕、林修梅等接觸，因有本日之停戰協定。而桂系亦透過湘軍與吳取得聯絡，結成新盟友。北京政府見狀，即授孚威將軍予吳，却仍不能阻止吳與南軍之携手。

### 附錄：吳佩孚與南軍之携手（註三）

吳氏本為馮派，其率師南下，攻克長岳，不過敷衍合肥，保全北洋派之體面，非真欲戰勝南方，以兵力自誇也。惟岳州收回，長沙恢復，大勝之餘，一時不能停止戰鬥，曹仲珊又屢得馮氏密電詰責，外則欲罷不能，內則見疑黨魁，真有進退兩難，左右不可之勢。詎知合肥以曹氏戰勝攻取，忽加疑忌，遽命張敬堯率師入湘，暗中監視。曹氏本不願再與南軍交綏，遂借此因由，命吳氏駐防湘南，停止戰鬥。吳氏以張敬堯兵力薄弱，絕不為意，故停戰之後，惟處理防務，操練兵士，而對於張敬堯之師固不以為慮也。乃未幾而范國璋之師歸張敬堯節制矣。又未幾而李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五日

七四四

奎元田樹勛之師，復歸張敬堯節制矣。吳至於此，乃知形勢不佳，政府之厚集兵力於張敬堯，實爲皖派暗中圖己之發現，於是不得不爲保全地位之計；而欲保全地位，非與南軍攜手不可，乃遣使與趙恒惕、林修梅等暗中聯絡，約定彼此各守疆界，遇有事變，則互相救應。吳氏既與南軍聯絡之後，張敬堯萬一反目，即以西南爲退步，吳氏於此乃可以高枕無憂矣。然此事之風聲，已爲皖派所悉，段合肥乃請馮河間，以孚威將軍之爵賚吳，所以敷衍籠絡之者無所不至，蓋恐其與南方攜手，不利於己也。然吳氏爲識時之俊傑，胸中自有一定之主張，豈區區之虛榮，遂足以使之入於彀中哉？彼以孚威將軍之虛銜籠絡吳氏者，亦淺視夫吳氏矣。

### 張懷芝赴北京，探詢馮國璋對下屆總統、副總統人選的態度。

初段祺瑞原擬以在北京召集軍事會議，主要目的在解決總統問題與對南作戰問題。曹錕認爲這兩個問題可以在天津解決，北京會議可以不用召開。督軍團因推張懷芝於本日抵北京，當面探詢馮國璋對上項問題之態度。

當徐樹錚出關聯奉制直時，曾有推段祺瑞爲總統，張作霖爲副之默許。嗣後段建議推舉北洋派前輩徐世昌爲下屆總統，並表示自己不爲副總統，若馮願退爲副總統，他可同意，否則二人相約下野。此一表示，意在消除馮與長江三督的不平之鳴，並希望推舉徐世昌爲總統，北洋派重歸團結；因爲徐和直系同樣具有深厚的歷史關係，長江三督也不能加以反對。

馮氏表示不願爲副，但默認推徐與對南繼續作戰之議。

### 留日學生救國團再籲全國通電廢除中日密約。

電文曰：

「南京李督軍轉各省督軍省長公鑒：亡國密約成立，大錯已鑄，萬劫不復。泣懇我公，再電政府，堅求廢約，外戢強鄰之野心，內促當道之覺悟，存亡之機，諸公是賴。臨電迫切，幸速圖之，留日學生救國團叩。寒。」



「南京省議會轉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公鑑：密約簽字，國亡無日，凡我國民，誓死勿認，謹再電請力爭，以冀又安，而救傾亡。全國幸甚。留日學生救國團叩。寒。」（註五）

北京政府代總統馮國璋接見唐繼堯之代表任可澄。（註六）

「新青年」雜誌發行易卜生(H. Ibsen)專刊。（註七）

本日，「新青年」雜誌發行「易卜生號」，正式將易卜生介紹到中國，胡適撰「易卜生主義」一文，作為「易卜生號」的引言。

附錄：胡適：『易卜生主義』（註八）

『易卜生主義！』這個題目不是容易做的。我又不是專門研究易卜生的人，如何配做這篇文章？但是我們現在出一本『易卜生號』，大吹大擂的把易卜生介紹到中國來，似乎又不能不有一篇『易卜生主義』的文字。沒奈何，我只好把我心目中的『易卜生主義』寫出來，做一個『易卜生號』的引子。

#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裏面有一段話，狠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的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着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纔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狠複雜的。……我眼裏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裏，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五日

七四六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第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臟官汚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

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關係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關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 二、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面，有四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戲，四是懦弱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要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的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賣糖吃，買粉搽，買好被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緻。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丈夫喜歡什麼，他也該喜歡什麼：他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他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



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會替他思想。他自己不過是他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如羣鬼（Ghosts）戲裏的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狠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專在外面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爲奇！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不犯着犧牲什麼的。娜拉戲內的娜拉因爲要救他丈夫的性命，所以冒他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關係，還要痛罵他帶累他自己的名譽。

後來和平了結了，沒有危險了，他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他的錯處了。他得意揚揚的說道：『一個男人救了他妻子的過犯是狠暢快的事！』（娜拉三幕）

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爲人都要顧面子，不得不裝腔做戲，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爲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膽子的懦夫。因爲要顧面子，故不肯鬧翻。因爲沒有膽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裏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戲的戲臺，他自己是臺上的猴子。他有膽子，又不肯再裝假面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臺，去幹他自己的生計。

那羣鬼戲裏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膽子，又要顧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他的『天職』，守他的『婦道』。他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爲，阿爾文夫人只好犧牲自己的人格，盡力把他羈縻在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要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往外邊替他丈夫修名譽，一面要騙他兒子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種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他丈夫纔死。死後，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面子，花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他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他把兒子喚回來參預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他兒子從胎裏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他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人了。這是沒有膽子又要顧面子的結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論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爲非。但是法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麼法，就該得什麼罪，壞處也在於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却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只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戲裏有兩件冒名簽字的事。一件是一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於自私自利，那婦人犯這罪全因爲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

但是法律全不問這些區別。請看這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

（律師）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聲名掃地的事，和你所做

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妻子的命嗎？

（律師）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不問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一幕）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少這種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裏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信條，只配口頭念得爛熟，却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娜拉戲裏說：

（郝爾茂）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拉）我不懂得究竟宗教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我進教時那位牧師告訴我的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麼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

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聖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為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為人造的，不是人為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羣鬼戲中的牧師，逼着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淫蕩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極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他丈夫的行爲，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羣鬼二幕）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却極有物質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財得意的。那羣鬼戲裏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幹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禱，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二幕）那羅斯馬莊（Rosmerstuba）戲裏面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後來他的思想改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入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袖却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黨裏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並不是因爲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爲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會竟開明的用種種物質上的便利來做招攬會員的釣餌，所以有些人住青年會的洋房，洗青年會的雨浴，到了晚上仍舊去『白相堂子』，仍舊去『逛胡同』，仍舊去打麻雀撲克。這也是宗教興旺的一種原因了！

第三，道德 法律宗教既沒有制裁社會的本領，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

『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我且舉中國風俗爲例。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婚，便說是不『道德』。爲什麼呢？因爲這事不合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許多小老婆，却以爲是狠平常的事，沒有什麼不道德。爲什麼呢？因爲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出討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苦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嘗泣血？又何嘗『震苦枕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爲是『道德』，人人都不以爲羞恥？爲什麼呢？因爲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僞不自然的僞君子。面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裏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他有一本戲，叫做社會的棟樑(Pillars of Society)，戲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個極壞的僞君子；他犯了一樁姦情，却讓他兄弟受這惡名，還要誣賴他兄弟偷了錢跑脫了。不但如此，他還雇了一只爛脫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艘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滅口。這樣一個大姦，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樑』！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着旗，奏着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樑褒匿萬歲！』

這就是道德！

#### 四、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挫折個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裏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腐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文所說的褒匿少年時代也曾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力很大，網羅狠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



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貶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鎔化。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裏，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裏面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裏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趣了！個人在社會裏，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遂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

有的發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遂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著『公益』的名譽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易卜生的社會棟樑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樑二幕中語）於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着旗子，奏着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樑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多數黨說他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祇有極少數人，——有時祇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裏，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五日

七五二

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却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裏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的公敵裏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鐸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後來四方的人聞了浴池之名，紛紛來這裏避暑養病。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興旺。斯鐸曼醫生便做了浴池的官醫。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裏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化驗出來，纔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裏，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於公眾衛生。斯鐸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鐸曼醫生的提議。他們寧可聽那些來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位說老實話的醫生，不許他開口。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臺去，由全體一致表決，宣告斯鐸曼醫生從此是國民的公敵。他逃出會場，把褲子都撕破了，還被衆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本地商民發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教書，也被校長辭退了。這就是『特立獨行』的好結果！這就是大多數『懲罰少數搗亂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們且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牘(Letters, ed. by 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裏跑堂的了，自然個個都是好兵了。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十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的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敗。（一八七一）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十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七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但是他終究不曾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狠下流的事。（尺牘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十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達的人，對於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夠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人種觀念起來代他。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過這種變化。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牘第一〇六。）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五日

七五四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一九〇六）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

六、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但是易卜生離開了許多脈案，却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類紛繁，決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亡的個性，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 George Brandes 說道：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爲我主義要使你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的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解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却要跟着『陸沉』，跟着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爲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的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裏，寫娜拉拋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爲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娜爾茂）……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聖的責任嗎？

（娜拉）你以爲我的最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於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 沒有的。你且說。那些責任是什麼？

(娜) 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 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 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

### 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尺牘第一六四。)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性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那本雁戲所寫的只是一件摧殘個人才性的慘劇，那戲寫一個人少年時本極有高尙的志氣，後來被一個惡人害得破家蕩產，不能度日；那惡人又把他自己通姦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給他做妻子，從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氣便日低一日。到了後來，他墮落深了，竟變成了一個懶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賤婦人和兩個無賴的恭維，他洋洋得意的覺得這種生活狠可以終身了。所以那本戲借一個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闌上關得久了，他從前那種高飛遠舉的志氣全都消滅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闌做他的極樂園了！

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他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爲這個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戲，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裏面寫一個女子哀梨姐少年時嫁給人家做後母，他丈夫和前妻的兩個女兒看他年紀輕，不讓他管家務，只叫他過安閒日子。哀梨姐在家覺得做這種不自由的妻子，不負責任的後母，是極沒趣的事。

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許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後來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許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說道：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五日

七五五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五日

七五六

（丈夫）……我現在立刻和你毀約。現在可以有完全自由揀定你自己的路子。……現在你可以自己決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擔干係。

（哀梨姐）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還擔干係咧！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哀梨姐有了自己，又自己負責任了，忽然大變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決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這是者什麼呢？因為世間只有奴隸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是不用擔干係的。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興，到底沒有真正樂趣，到底不能發展個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姐說：有了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有這麼一來，樣樣都不同了。家庭是如此，社會國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裏少了酒麵，麵包裏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物；（斯鐸曼事見上文四節）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國民話敵』；要想社會上有許多人都能像斯鐸曼醫生那樣宣言道：『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為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太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却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却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裏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上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乾淨，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齟齬分子宣戰的白血輪，方才

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裏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鐸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後，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人還高十年。即是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裏時，我久已不在那裏了。我又到別處去了。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尺牘第一七二）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作於北京。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十六日，第八六〇號，頁四五九。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十七日。

註三：國史編輯社編：「吳佩孚正傳」，頁八八——九〇。

註四：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六。

註五：同註二，民國七年六月十六日。

註六：郭廷川：「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四。

註七：同註六。

註八：「新青年」，民國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四卷六期，頁四八九——五〇七。

## 十六日 駐歲總領事邵恒濬因海容艦員在歲埠滋事，自請撤職。

前因俄國黨亂，影響我在海參崴僑民之利益與安危，北京政府應僑民之請，派海容艦前往護僑。不料海容艦員在歲埠滋事，不但陷於危境，且有辱國家，駐歲總領事邵恒濬因電北京政府，自請撤職。電文云：

「已。總、次長鑒：昨電所陳商會亦被殃及，頗為憤激，即議電稟政府，陳訴我艦保護之法，各國罕有，殊非請派之本意。當經再三開導，曉以須顧大局，力避黨同攻訐之嫌，允以代為上達始止。原冀稍緩，或有轉圜之機，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六日

七五七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七日

七五八

今則察無可望，且虞別滋事端。在人境內，此至可危，辱國已甚，其可再乎。萬望速將恆濬撤回，以避其鋒，所全甚大，誠願誠懇。至軍艦在此，各國觀瞻攸繫，斷無輕去之理，伏祈察准至幸。

禁種鴉片事，交涉就緒，或可清除。賭局近亦斂跡，惟俄司法機關，刻被推倒，領國早引爲慮，於我關係尤重。奸民通事，爲虎作倀，毒害之烈，內地所無。目前即擬擇尤解交東寧縣懲辦。但若輩如再回歲，勢必勾串外竄，恣意圖復，或至不可思議。可否請與司法部籌商，特定辦法，凡由嚴解出之胡匪及奸民，除盡法懲治外，尤須拘管，永禁勿來。如是則害除民安，我能自治，人亦刮目相視。此節關係國家體面，與僑民前途，願先得語而後去。謹負罪待命。二十九日鈔件，十五日鈞電，均奉到。謹聞。恆濬。十六日。」（註一）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八七。

十七日

北京政府令復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原官，銷去免職處分。（註一）

爲直系秘密奔走，成爲主和派幕後活動者的陸建章，深受皖系不滿，於本月十四日被徐樹錚誘殺於天津。固陸建章與馮玉祥爲舅甥之親，北京政府恐馮因陸死而反，乃於本日，以攻下湖南常德爲理由，開復馮玉祥原官。嗣於二十六日復授以勛四位，馮玉祥佯無所覺，隻字不提該事，且自請入閩攻粵，貫徹武力平南的政策。（註二）

徐樹錚電直隸省長曹銳，告以段祺瑞允助曹錕爲副總統。

當徐樹錚出關聯奉出兵以制直系時，即有未來總統推段祺瑞，副總統推張作霖之默契。無如對南軍事棘手，直系陽戰陰和，仍成相持之局，始翻然變計，而有陽戴徐世昌爲總統，陰仍舉段之擬議，且爲安撫直系首領曹錕計，復有改推曹爲副總統之許諾。徐樹錚因於本日致電直隸省長曹銳，告以段祺瑞允助曹錕爲副總統。原電謂：

「天津曹省長鑒：親譯。密。昨晚回津未及晤，今晨復返京。三哥（按指曹錕）事，芝揆極所贊助，即囑弟轉



知各同人分頭進行。奉省本有接洽，弟暫無須前往，已託（楊）鄰葛兄夜車過返，知念特聞。三哥勳譽在人耳目，諒易得當也。樹。篠（十七日）印。」（註三）

上海孫毓筠、李徵五、孫洪伊派人運動湘皖陸建章舊部附和南方。（註四）  
魯匪郭安就撫。

魯省巨匪郭安，與史殿臣，于三黑等，在兗州一帶肆擾。近郭安自願投誠，由現任湖南督軍前四省剿匪督辦張敬堯派員前往招撫，擬將郭所部六千餘人，編成一團，即以郭安爲團長，俟編練就緒後，遣往湘省前敵助戰。（註五）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十八日，第八六二號，頁五二七。

註二：陶菊隱：「督軍團傳」，頁一九五。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五——三七六。

註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四。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七號，頁一九九。

## 十八日 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立「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

本日，北京政府交通兼財政總長曹汝霖，與日本興業銀行代表直川孝彥，（代表日本興業銀行、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締結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此合同實具賣國性質，因吉會鐵路由吉林經延吉道，過圖們江至會寧，與日本之朝鮮鐵路相接，此鐵路一旦完成，則舉吉林、奉天兩省，盡包攏於日本鐵軌之中，無論平時或戰時，日本均獲實益。（註一）

查由長春經吉林、敦化、會寧而達朝鮮津清港之鐵路，爲中韓國際幹線，日人於日俄戰後開始經營滿鐵時，即著此野心，預定逐步實施，以達其目的。前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我國與日本所訂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八日

七六〇

新奉吉長鐵路協約第三款，規定將來吉長鐵路添築支路，或展成幹線，如中國政府款項不敷，應向日本南滿鐵道會社商借（註二）。又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我國與日本訂定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載明：「中國政府將來將吉長鐵路延長至延吉南邊界與韓國會寧鐵路相接，其一切辦法，與吉長鐵路一律辦理。至應何時開辦，由中國政府酌量情形，再與日本政府商議。」

民國二年，日人在大連開滿韓實業大會，提出吉會鐵路議案，以爲當時滿洲運輸機關只有南滿鐵道，及其支線與聯絡滿韓之安奉路，而物資集散市場多在北滿，欲圖勢力發展，須達長春以北，庶與京都、大阪之聯繫，不必經由海參崴，依賴東清鐵路，其野心可以概見。自民國四年吉長改約後，日方根據各前約，對此路投資進行更加積極，恰逢段內閣以國內戰爭需軍費孔亟之故，竟向日本政府請求墊款一千萬圓，而許其建築此路。（註三）

鐵路預備合同成立時，由日本興業銀行，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先墊日金一千萬元，十足交款，並無回扣，年息七釐半。一面由政府擬定建築費數目，交三銀行發行五釐金幣公債，期限爲四十年，以鐵路財產及進款作抵。並規定我方與朝鮮總督府鐵路局共同建造圖們江鐵橋，各負擔建築費之半數。至關於吉會與朝鮮鐵路之聯運，另行協定。此外未及規定者，照津浦路借款合同辦理。至是日人對此野心達成一半。

茲誌合同全文於后：

中日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十四條（註四）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訂於北京

（按）吉會路自吉林省城起至圖們江出國境，以達朝鮮之會寧。在我國境內約共長四百三十三公里。民國八年交通部與日本銀行代表會商訂立正式合同時，銀行代表提出節略，要求任用日本人爲運輸會計兩主任爲先

決問題，交通部因該問題越出本預備合同第七條之範圍，故難同意。銀行代表宣告停議，並於民國九年五月一日照會，此後視適當時機必從速繼續商議。交通部以意見相同復函允之。

民國十四年十月，吉敦承造合同附函聲明，吉敦路原係吉會路之一部分，本承造合同，當係吉會未訂正式合同以前暫行訂立促成吉林幹線之一法。吉敦路長二百一十公里，已於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築成通車。現在所謂吉會鐵路問題者，即敦化至圖們江二百二十三公里未築之鐵道耳。

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稱甲）因建造自中華民國吉林經過延吉南境及圖們江以至會寧之鐵路，與大日本帝國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代表之大日本帝國股分公司、日本興業銀行股分公司、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共三銀行（以下稱乙）之間，訂定左列預備合同，以爲正式借款合同之準備。

第一條 甲速即擬定本鐵路之建造費及其他必需之一切費用，徵求乙之同意。

乙就前項議定之金額，代甲發行同額之中華民國政府五釐金幣公債。

第二條 本公債之期限爲四十年，自公債發行之日起算，至第十一年開始還本，用分年攤還之方法辦理。

第三條 甲俟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時，即著手建造鐵路期其速成。

第四條 甲與大日本帝國朝鮮總督府鐵路局共同建造圖們江鐵橋，而負擔該建造費之半額，關於本鐵路與朝鮮鐵路之運輸聯絡，另行協定，務以兩鐵路運輸之發達及聯絡之圓滿爲宗旨。

第五條 甲對於乙提供左列之物件，爲本公債付還本息之擔保。

現在及將來本鐵路所屬之一切財產及其收入，甲非得乙之承諾，不得以前項之財產或收入爲擔保提供於他人。

第六條 本公債之實收額，比照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甲與橫濱正金銀行之間訂定之四鄭鐵路借款合同之規定，但須較有利於甲。

本公債之發行價格，依發行當時情形另協定之。

第七條 關於以上各條所未規定之條項，準照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訂定之津浦路借款合同甲與乙協議決定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八日

七六二

之。

(按)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津浦路借款合同第十七款載，此鐵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權，全歸中國國家辦理。建造南北段工程之時，中國國家選用公司認可之德英總工程師各一人，若銀行等以所選之總工程師為不合宜，須將其不合宜之緣由聲明。此兩總工程師須聽命於總辦或其代辦。所有繪圖造路各事，須遵照總局之意辦理。其平日行為須敬重督辦大臣與總辦，其聘用該兩總工程師合同，由督辦大臣自行獨訂。至鐵路上派用專門人員，與派各該員應辦各事，以及辭退各該員，總辦或其代辦與該段總工程師商酌辦理。遇有彼此意見不合，稟請督辦大臣判斷判定後，彼此均不得異言。工程造竣後，中國國家即將南北兩段合為一官辦鐵路，派一總工程師料理。此總工程師在借款期內，須用歐洲人，但不須與銀行等商酌。

第八條 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以本預備合同為基礎，自其成立之日起，六個月以內訂定之。

第九條 乙俟預備合同成立同時，對於甲墊借日金一十萬元十足交款並無回扣。

第十條 本墊款之利息為年息七釐半，即對於日金一百元每年付息日金七元五十錢。

第十一條 本墊款以甲所發行國庫證券貼現之方法交付之。

第十二條 前條國庫證券每六個月換給一次，每次以六個月分之息金支付與乙。

第十三條 甲於吉會鐵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之後，以公債募得之資金須先速付還本墊款。

第十四條 本墊款之交付償還付息及其他一切之授受，均於日本東京行之。

本預備合同共備中日文各二分，甲乙互執各一分。如關於本預備合同解釋上發生疑義時，以日文本合同為準。

民國七年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

中華民國政府財政總長曹汝霖



大正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興業銀行代表總裁眞川孝彥

## 北京政府與洋藥鴉片公所訂購買存土合約。

我國於前清宣統三年時，與英國訂立禁煙條約，定一九一七年（即民國六年）三月底止爲禁絕之期。民國四年時，袁世凱派蔡乃煌充江蘇、江西、廣東禁煙特派員，與上海香港洋藥商行，訂立蘇贛粵三省准銷洋藥合同，特准洋藥商行在蘇贛粵三省境內，銷售印花土六千箱，至另訂禁絕期內爲止，每箱由商行認報銷銀三千五百元，迨民國六年限期將屆，該商行等因預計存土六千箱，難以售罄，要求展限，時馮國璋在江蘇督軍任內，與洋藥商行磋商，用民國元年未發行之舊公債票，將是項存土收買，作爲藥品發售。時存土尚有二千一百箱，每箱議定價格八千二百兩，已商經政府允許，嗣爲國會反對，始行作廢。近日北京政府國務院復派員與洋藥商行重提前議，仍用民國元年舊公債票，將前項存土收買，存土尚餘一千五百七十六箱，每箱給公債票銀六千二百兩，經商議妥協，本日由北京政府財政部派員與洋藥商行代表簽字。（註五）

### 附錄：西報紀政府買土事（註六）

字林報云：據中國烟土銀公司最近消息，其中人物，大都是現今政府中人物。試以京中言論與滬上之街談巷說默揣之，當恍然大悟。蓋上自政府元首、各總長、各將軍，下及附屬人員，恐皆不免參與此事。何以言之，按去年買土初動議時，確爲馮總統與洋藥公所兩方面之關係，迨至今日，該案得通過內閣，則其中必有多人加入。再一九一七年正月念八日之合同未開議之前，馮總統已先允可洋藥公所展期，九閱月後，以北京政府之段黨反對故未照辦。及去秋王士珍掌閣，買土案復活，惜雙方磋商之時間太短促，（其時段黨在野無反對之力）王未幾亦告退，因此事又中止。由此可知政府欲買土必先得段黨之允可，而欲得其允可，必將各色人等加入，始可成事。於是安徽派先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八日

加入，繼而交通派（去年以外款扶助北洋軍務頗得手），亦連翩入幕，先王克敏之來滬上，係代表馮國璋與交通系，後丁士源（段心腹顧問之一）來滬，與洋藥公所接洽，想爲安徽派而來焉。最近周家彥來定議簽押，各方面必已皆得同意。至於銀公司之資本，何由而來，人多疑之。京中人云，政府將墊款五百萬，交陸宗輿。陸爲中日滙業銀行行長，該行數月前成立於京，專爲扶助中日合辦事業。買土問題，南京方面反對之聲浪仍高，各省省議會代表自星期二起，因開會事，齊省長曾令警廳阻止。日在私屋或酒館三五成羣，暗中進行，不敢冒險正式開會。警廳之阻止，深恐開會後，必將引起買土案與他種北京不法行爲。代表中主張最力者，爲山東省會孔會長，其人係孔子後人，當然具有先人之精神也。

## 北京政府外交部電新疆省長楊增新，令照約保護俄國舊領，並以武力攔阻進窺塔城之俄新黨軍隊。

電文云：

「佳一電悉。邊局多艱，英壽深佩。我國於俄新政府既未承認，所派新領當然拒絕，對於舊領自應照約保護。如該黨兵隊進窺塔城，應即派兵攔阻，毋令入境，以免危及治安，希飭妥慎辦理。至如何以兵力防範及預行布置之處，仍候參、陸兩部核復。外。」（註七）

## 俄國護法團在哈爾濱召開特別會議，議決請求協約國出兵援助。

本日，吉林督軍孟恩遠致電北京政府，密陳俄國護法團在哈爾濱召開特別會議事，電文云：

「大總統、總理、參戰督辦鈞鑒：參謀部、陸軍部、外交部、交通部均鑒：中密。頃據駐哈司令部總司令陶祥貴、會辦高士慎等船電稱：

『據哈埠道裏臨時警察局長張曾榮密稟，昨日偵查本埠俄護法團各界代表特開全體大會，議決以謝軍失利，請求聯軍共同出兵，並選舉代表，定於今日特請霍將軍照會聯軍國請求出兵，如不允許，擬直接聯合多數黨人，間接聯德，以東清鐵路許之等語。聞近查俄人態度頗不明瞭，恐其方針大變，用特密稟等情。除飭軍警

嚴加偵查外，謹電奉聞」等情。

據此，除電覆該司令等密查嚴防相機應付外，特電轉呈，即乞垂鑒。孟恩遠。號。印。」（註八）

### 附錄：傳彊參贊報告：「俄護法團秘密開會情形」（註九）

敬肅者：昨呈效電，密報護法團會議情形，諒蒙鈞鑒。前電發後，復經派員秘密偵查，探其究竟，得是日與會者之密報，知星期二即十八日俄護法團及各界代表，先在商務學校開大會議，到者一千五百餘人，非有預備，不能得此多數。自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五時散會，共舉代表一百七十八人。霍爾瓦特及科爾察克爾兩君未到，均派代表蒞會。復於是晚在護法團由代表百餘人秘密會議，先報告俄國現狀，擬要求中日共同出兵。即有人提議，不如暗許口人以特別利權，借其勢力推廣義派。當時有多數人反對，言日人狡詐，不及華人之易於對付，一旦得手，恐全路盡為日有，致我等無立足之餘地。且近來日人時欲與護法團接近，其居心實屬叵測。就各方面觀察，不如請聯軍國援助，由各國舉日人為總司令，互相牽制，或不敢肆其野心。

至對於聯軍國應用何種名義，或言仍用護法團，或言先設政府，或言政府之組設，若在西伯利亞地方，該處正日美兩國視線注意之區，恐各國未必承認。若在哈埠，中國必首先干涉。且組設政府，亦非倉卒能辦，緩不濟急，不如仍請霍爾瓦特就現處地位向各國請求，較為妥協。萬一此舉再行失敗，只得飲鴆止渴，挺而走險，以聯德為最後之策。議決散會。

至次日請霍氏領銜發電，霍已分電各使。效電內有司顧問面稱，霍已電致駐京各公使一語，頃詢司顧問云：「霍係將該團議決文分致駐京、駐日兩俄使，其對聯軍國係由該團分送議決文於駐哈各領，請其轉達各政府，並未由霍逕電。」足資參考。此十八、九兩日，俄護法團暨各代表秘密議決及霍氏照辦之情形也。

以上各節，二十一日遠東報亦經登載大略，箇中人云：「此等事必難隱瞞，不如披露，以釋羣疑。」其實於緊要處均未揭出，不及密告者之較為詳實。司顧問云：「報載漢文，係該團譯送。」茲特附呈。

據彊之愚見代其設想，俄人救國之謀，舍此別無善策。蓋自廣義派擾亂後，先希望中國救援，嗣後希望中日共同出兵。現因我國態度嚴守國防，不得已而思聯日。又見其野心勃勃，不得已而有乞援聯軍國之舉。再不獲已，而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八日

七六六

至於聯德，亦同於孤注一擲耳。其心可原，其事至危。並聞西伯利亞一帶，日已節節進行，美亦投資巨萬，幾如俎上之肉，共思攫取，此後弊端，恐難倖免。中俄接壤，設有發難，我便無法處理。爲自衛計，爲外交計，應請密電中央預籌對待之策，不可再失機會。

再據司顧問密告，霍氏二十三回哈後，即須赴日一行，商量出兵辦法，惟未定期。此間日領恐遭各國疑忌，勸勿親往，霍尙猶豫。此舉外間嚴守秘密，謹以附陳。專肅，恭叩鈞安。參贊傅彊謹肅。

### 附：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埠遠東報新聞二則

#### 俄人之救國

日前商務學堂開會，決定籲請聯盟各國以武力排除多數黨及德奧俘虜一節，已誌本報，刻聞決定轉請駐英、德、美、中、日各國俄使通告駐在國政府云。

#### 俄人大開救國會

本月十八日午前十一時，由俄遠東護國衛法團發起，聚集俄國各機關代表及西比利亞自治會人員，以及旅哈之國民大會議員、俄前數次下議院之議員、某某重要人物，在俄商務學校開大會，討論請聯合國援助俄國之問題。是日所議之事極爲重要，直至深夜始行閉會。茲將開會之詳情列左：

俄前下議院議員澳斯特羅停爲臨時會長，代表開會。是日到會之人甚多，議長略演說後，即開始討論請聯軍國援助俄國之問題。秘書某當報告俄國之情形，並言俄國所以請聯軍國援助之道，並指明日本可以當此重任。報告中有云：「此次會議，係西比利亞人所發起」云云。

議長向蒞會之人云：「俄國應不請聯軍國援助。」

阿列三得羅夫云：「俄國於開戰之初及戰事激烈之時，曾救濟西方各國，使其未被德人擊破，故不必請聯軍國援助，我輩有權要求其援助也。然必須向聯軍國通告耳。」

又國民大會會員貝霍夫斯開（係其都代表）云：「若求助於日本，應由聯軍各國付與其統帶軍隊之權，將來出有何事，以便由各國負其責任。」貝君所條陳之事如下：



(一) 應向聯軍各國乞求，不必專指日本一國。

(二) 應與聯軍國定約，以陸軍抗拒德國。

(三) 應速即組織西比里亞政府，蓋非此不能訂立此項條約。

國民大會議員克拉闊威次開(托木司克)云：「俄國今日請聯軍援助者，非敵國內之多數黨，乃抗拒德國也。故欲藉聯軍國之力，以恢復俄國對德之戰線耳(衆鼓掌)。再者，此次會議，爲各界代表偶然之聚議，並非有能負責之法定機關，吾人只可言乞聯軍國援助之事爲必當者，不可直接求其援助」云云。

米塔列夫云：「諸君所言乞聯軍國救濟俄國之事甚爲詳備，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諸君所主持之手續，有謂宣言乞聯軍國援助之事爲必須云云，甚不明瞭，不如仍如會員所主持直向聯軍國乞援也。」

於是贊成是議者有亞歷三得羅夫，當即投票多數決定直接向聯軍國乞援矣。

註一：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下冊，頁五〇六。

註二：「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冊二，光緒條約，八六卷，頁八三八。

註三：同註一，頁五〇七；凌鴻勛：「中國鐵路志」，民國四十三年，臺北，暢流半月刊社，頁二九九。

註四：「中外條約彙編」，中日條約，頁二一四——二一五。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八號，頁二〇五。

註六：「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五八。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二三五——二三六。

註九：同註八，頁二四八——二五一。

## 十九日 督軍團集議天津，擁護徐世昌爲下屆總統，並決議繼續對南作戰。

原定十三日舉行的督軍團會議，延至本日正式召開，除督軍團原有成員外，還增加了自粵逃京的龍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九日

七六七

濟光。會議一致通過擁護徐世昌爲下屆總統，並繼續進行對南軍事。

當曹錕自湖南前線北返時，即計劃在天津召開督軍團會議，原欲要求段祺瑞停戰撤兵，惟曹錕禁不住副總統職位的引誘，故當段祺瑞、馮國璋表示不願做副總統之後，他覺得副總統之位穩然可得，因此對段氏企圖亦由反對而變爲贊成，不但同意推舉徐世昌爲總統，同時對南作戰的態度也由消極而轉趨積極。

天津會議由主和傾向突然轉變爲一致主戰，但此一轉變亦不難理解，蓋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本是軍閥特質。曹錕與張懷芝所以主戰或主和，自是完全爲了個人利益，如果主戰對其有利，他們就主戰；如果主和對其有利，他們又主和，個人利益在不同時期可以發生變化，因此他們的和戰方針也就隨之而發生變化。曹錕迷於副總統的職位，所以又由主和派變爲主戰派。張懷芝則因在山東站不住腳而想另謀出路，前不久，段曾保證「魯督絕不易人」，但是當他回到山東的時候，已獲知第五師師長張樹元一定要「取而代之」，因此他想在對南作戰中找新地盤；這就是他在堅辭第二路司令之後，忽然又自告奮勇的原因。（註一）

### 奉督張作霖電陳北京政府攻粵意見。

奉督張作霖本日電北京政府，請以最嚴厲手段對付廣東問題。該電略云：

「攻粵計劃既由政府確定，不日可望西南一致肅清，惟作霖以張龍兩使所定手續似有未盡之處，故敢冒昧陳述，伏望垂聽。蓋兩廣問題因循不決已非一日，莫如純用積極最嚴手段對待。……請速將某某三四軍官從嚴懲辦，始能平定粵局。」（註二）

### 大中華報刊登中日軍事協定全文。（註三）

中日軍事協定自本年二月起，雙方政府開始接洽醞釀以來，普遍激起全國人民之關切，紛紛致電政

府審慎考慮，切勿喪失國權。自五月中旬，中日陸海軍軍事協定簽訂後，舉國紛電政府明示協約內容，惟未為北京政府所接受。本日，大中華報刊登中日軍事協定全文。

徐樹錚電楊宇霆、段祺瑞不肯即救張勳，請託袁金鎧、王永江向張作霖解釋，俟國會選舉後赦免。（註四）

粵軍許崇智再占福建永定。（註五）

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密陳北京政府與霍爾瓦特會談情形。

本月八日至十日，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抵吉，與吉督孟恩遠、吉林省長、中東鐵路督辦郭宗熙會談招兵護路事，關於會商情形，郭宗熙等已於本月十一日電陳北京政府，本日，再電詳陳談判情形。電文云：

「逕啓者：前陳真電，計已早達臺覽。惟電文簡略，意猶未盡，用特再將此次談判情形一一詳陳，維密鑒焉。此次霍爾瓦特來吉，隨行六人，半係公司高級人員，留吉兩日，霍又患流行病症，於談判不無窒礙。然前後正式晤商者三次，中間霍又派司弼臣顧問來署謁談一次，所欲言者，大旨已盡披露。

方霍未來時，揣以為對於路事應與霍嚴重談判者，除招兵暨組織該公司兩案外，如路界收稅、車價核減、華工加價、扎蘭諾爾煤稅各案，以及軍警與夫公所經費應如何由路補助各問題，均可切實開議，以資解決。惟日前第一要鍵，即在霍擬握路及路界行政權於一手，冀漸肆專擅之謀。非先折其專擅之氣，使知路界行政權未易染指，而路權亦非僅擁督辦空名可以了事。庶綱領既得，其他各案亦易迎刃而解。否則一一列舉，彼且允認一二，示德於我，轉於上述要件未易得手。因與孟督軍計議，擬似（？）遼最近冷靜之態度，並根據部電，表示不滿之旨，於其來謁時，首以嚴正之詞揭其反復無定之陰謀，使不敢再行嘗試，然後轉而求我，庶幾易就範圍。孟督軍甚表同情。

故霍初次晤談時，亦只渾括其詞，謂路事暨組織總公司，令（全？）仗助力，彼因國事紛擾，全無能力，非督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九日

辦力予援助，斷難繼續進行。司顧問來署，亦有一切儘請主持之言。當答以中國對於中東鐵路，中央所以續派督辦，吉江兩省所以駐軍設警，不恤負此鉅任者，一方固爲領土人民計，一方即爲兩國國際上前途計，非有所利而爲之。惜乎公司不能諒解，即如此次布告，轉有侵迫威嚇之語（查此項布告，即稅關轉部之文，此間詳譯，其中實含有此意。即霍報告，華俄文兩列，其華文內亦有威嚇字樣）。試思去年公司要求駐軍驅逐多數黨，前因俄工罷工，要求發電曉諭，而結果乃指爲侵迫威嚇。又如本督辦在哈時，公司各機關領袖要請演說鎮壓多數黨，並要求簽字佈告各站，而迄今置之高閣。布總裁要請在京開會，嗣派代表赴會，乃竟不能容一喙。我以誠意相待，公司不能以誠意相應，則又何從援助。總之，本督辦奉命督路，對於職權自不敢稍涉放任，對於公司與霍總辦自當視同一家，而因對於時局種種不同，有非合同範圍所明定而實不能不負責任者。爲督路起見，自宜應合時勢，以維持效果，其中無絲毫野心，當可共諒也。霍因謂公司對於督辦，決無絲毫疑慮，彼亦不主督辦職權限於合同之說，前此疏忽之咎，亦所難辭。詞氣甚爲謙謹。嗣又提議各案，所有談判結果，分陳如下：

一、招兵案，霍仍謂因各站錢糧及員司保護危險起見，非招三千名不敷支配。前在京謁段總理，並承允彼招募，但未允見之明文。當告以此間未奉總理通知，無從懸揣。惟近據調查，各站竟已招有四千餘名，並溢出三千以外，如爲護路，則各站現均由中國軍警保護，如爲對抗多數黨，則不能在我境招兵，似此決難允准。霍謂公司招有千五百名，各站少數招募，容或有之，請由公司將每站現有若干名，究係華兵抑俄兵，所任何事，所缺何項，工兵缺數幾何，再合全線現有工兵實數、種額、職務既（暨）缺乏實狀若何，詳晰開單送由督辦核辦。當允俟送到後，會商吉江兩督軍陳請中央核定辦法。

一、組織總公司案，霍請示如何組設，並詢督辦公所可否合併。答以督辦公所如照合同內督辦職權，尚非不可合併。惟因時局關係，如德奧東侵，中口協商出兵事，如俄國黨派紛擾事，諸如此類，事既涉及鐵路，自應由本督辦核辦，而決不能以總公司總董名義辦理。故督辦地位，凡純粹屬於路務者，可以總董名義行之，而因中國國家特別委辦或時局特別發生之事件，非由公所辦理，在本督辦既虧全責，即總公司亦何以自立，此礙難合併情形也。至組織總公司，本督辦原已擬有大綱五條，應請詳細研究。其用人行政與公司應



受總公司總董制裁之處，自應切實履行。並希核議候奪。霍允照辦，但要求改組總公司事，應由督辦函知文次里，允以可兩抄會議紀錄轉送。

一、路界收稅案，霍謂公議會有營業捐，現又收營業捐，實屬重複。答以公議會營業捐係一種地方稅，吉省前因稅目紛歧，併為銷場稅，係一種國家稅性質，迥乎不同。且慮華商疑阻，凡各站有公議會者，已由財政廳擬減二分為一分，是稅收並未重複，體恤亦云已至。霍亦恍然謂，似此當可施行。唯謂各站無公議會者，向由公司地畝處一律代收營業捐，應請通令減為一分，以昭平允。答以可令財政廳酌核。

一、扎蘭諾爾煤稅案，霍謂吾無成見，繳交涉局，繳蒙古署，同一繳稅，抑又何擇，唯以呼倫條約在後者應屬有效，故奉公使命如此辦理，如能將條約解釋（釋？）清楚，未始不可變通。告以煤稅章程係一種特別章程，呼倫條約係該地普通條約，普通條約不能拘束特別章程，先例甚多，不勝枚舉。惟解釋約文，責在中央，當請外交部明白解釋，俾公司早日改繳（此案前經會商江省鮑督軍，擬會電大部、交通部，向庫使交涉。嗣准鮑督軍函，知悉已繳納光洋十萬元，自可無庸電部，唯霍於此案似有上述議論，殊不可解）。

以上各案談判之結果如此，其餘因時間匆促，實無再議之餘暇。其中似以組織總公司案為要鍵，此案如有辦法，各案自易解決。

至霍此次之行，大概暢於謝繒諾夫戰事之失利與協商國承認列寧政府兩消息，氣已先餒，故態度言詞，極為恭順。宗熙已允霍於十日後赴哈，屆時談判結果如何，再行報告。

至霍回哈後，諒即赴江，已將在吉如何招待及談判詳情轉函鮑督軍，並派主任趙孚赴江報告矣，合併陳明。此密致外交部。郭宗熙密啓。七月十九日。」（註六）

註一：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冊四，頁一三六——一三七。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日。

註三：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八。

註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五。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日

七七二

註五：同註四。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二三三——二三五。

## 二十日 國父孫先生文抵京都。

國父孫先生文在箱根居留十日，於本日抵達京都。時孫先生感染眼疾，淚流不止。下車後即赴大學病院請市川博士診療，證實爲急性結膜炎。不得已已在京都靜養兩日。（註一）

## 北京政府特派曹錕爲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註二）

曹錕爲直系領袖，前在北京政府對南軍中，與皖系主戰之段祺瑞合作，以兩湖宣撫使名義，督師湖南前敵。自直軍吳佩孚師攻克長岳後，皖系因對直系生疑，派兵暗中防視，引起曹錕不滿，除令直軍停止戰鬥外，並屢電北京政府稱病告歸。至上月底，曹錕未奉北京政府之令逕返天津，暗中則反對對南用兵，結合成「新主和派」以抗段。皖系因允推曹爲下屆「副總統」，使其轉變態度。本日，北京政府復下令特派曹爲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

徐樹錚並將經過電告張作霖云：

「密。戰事進行辦法，連議二日。仲珊已明白宣言：『無論如何，非將川、粵收入政府統治之下不止。』子志爲丹忱所誦，略謂：『我輩皆債軍之將，政府不加罪，已堪自恥，尙有何顏爭議位置，只好懇求仲珊攜我輩同行，稍留立功自贖地步，便應怡然自足』云云。子志無可置詞。仲珊即言：『大家團體說如何辦，我便如何辦，惟餉械何如？』丹忱言：『我與又錚擔任後路諸事，我雖不能時常入京，又錚尙可南北往來。』在津定議後，專員來京詳陳。頃特任仲珊川廣湘贛經略使，子志援粵總司令，子玉副司令，均已明令公布矣。經略名義冠以四省，外觀既甚堂皇，遇事仍商同各該省官長核定，權限亦不嫌過大。仲珊深覺滿意，聲言不口先赴漢口，再相機南進。弟明日歸津，附聞。樹。寄（二十日）印。」（註三）

北京政府特派張懷芝為援粵總司令。派吳佩孚為援粵副司令。（註四）  
全國各報均轉載大中華報所刊登之中日軍事協定文。（註五）

駐京俄使署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請電飭伊寧道尹拒絕俄過激派派人赴伊，並協助俄領事將滋事之過激派逐出伊境。

節略云：

「逕啓者：茲據本國駐伊犁領事官電稱：『俄境七河省之過激派暴動日盛一日，有多數俄民逃往華境，而中國地方官禁阻之。且阿拉瑪圖過激派之偽官雖准該俄民回俄，惟索將倡首逃跑之頭目交出。又過激派之委員木拉也夫向伊寧道請准赴伊接洽』等情。相應函請貴部轉飭伊寧道拒阻過激派派人赴伊，並希該道協助本國領事官將滋事之過激派逐出伊境，並保護避難之俄民為盼。順頌公祺。俄使署啓。六月二十日。』（註六）

美國國務卿蘭辛上書總統威爾遜，主張由美國銀行團參加對華借款，其意在對抗日本。（註七）

註一：羅家倫主編，李方晨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二。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八六號，頁六一一。

註三：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六——三七七。

註四：同註二。

註五：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頁一一八。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六〇。

註七：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五。

二十一日 新疆督軍兼省長楊增新電告北京政府，伊犁道尹許國楨已電駐伊俄領，請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一日

七七三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一日

七七四

## 禁止俄人在伊犁地方樹黨開會。

茲誌楊增新電文如下：

「新疆省長兼督軍公署爲密咨事：案據伊犁道尹許國楨呈稱：

『竊道尹查近來俄人有在伊犁地方樹黨開會或造謠生事者，殊於地方治安關係極大，當經照請駐伊俄領事傳諭禁止。其文曰：爲急照會事：本道尹查近來人心不靜，謠議紛起，殊於地方治安關係極大。本道尹曾於本月十六日向貴領事提議，擬派隊駐紮將軍園子，藉資保衛，貴領事及兩國安分商民，當邀同意，足見關懷大局，欽佩之至。惟此間人民程度不齊，恐有誤會，本道尹茲特此聲明：此次開派炮兵一連駐紮將軍園子，聯合原駐步兵、騎兵共負防護責任，係純爲保衛地方治安起見，無論在內政上或外交上均爲正當之辦法。況貴國正值風聲鶴唳之秋，此間良善商民，對於此舉，諒必極表歡迎，實於兩國感情上又增無限親近，應請貴領事傳諭俄屬商民，各自安分營業，本國軍人定必極力保護。如有不安本分之人樹黨開會，或造謠生事者，即係違背約章，破壞法律之徒，本道尹爲維持地方治安，竭盡友邦義務起見，不得不施之以嚴厲手段，極端干涉。總之，伊犁地方乃中華民國領土，俄屬商民來此貿易得享之權利，悉依條約之決定，無在外國領土上樹立黨派之必要，亦無此權力也。用特照會貴領事請煩查照，迅速辦理見覆爲要。此照會去後，茲准照覆，內開：

爲緊急照會事：本領事於俄歷三月二十四日接准貴道尹之第三十號公文，內請傳諭俄屬商民人等不准組織黨派及彼此反抗爭鬧之舉動，並請傳諭俄屬人民按照條約各自安分營業一節。查此案關係實屬重要，除傳諭俄屬人民遵照外，並將貴道尹照會文照抄，張貼於俄亞銀行及郵電局並各市上，以便曉諭大眾週知。爲此照會貴道尹請煩查照施行。此照會等因。

准此理合具文呈請鑒核備案。謹呈」等情。

據此，查該道尹所呈各節，係爲保護治安，防患未然起見，所慮尙是。除指令該道尹隨時嚴密偵查防範外，相應備文密咨鈞部備案查考。此咨外交部。省長楊增新。」（註一）

奉督張作霖電請北京政府獎勵徐樹錚。

奉督張作霖認為徐樹錚之殺陸建章，有利大局，因於本日致電北京政府，請予嘉獎。電文略云：

「此次徐樹錚在津槍決陸建章實屬果敢可嘉，非此不足以褻藉口謀和暗地破壞大局而圖私利之瞻。請即傳令嘉獎，以示該員辦事得法，而資鼓勵其他。」（註二）

日本於鄭家屯設領事館。（註三）

美國總統威爾遜批准蘭辛建議，準備對華借款。（註四）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新疆邊防」，頁六〇——六一。

註二：「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註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六。

註四：同註三，頁三八五。

二十二日 國父孫先生文自京都赴神戶。（註一）

北京政府特派李厚基為閩浙援粵軍總司令，派童葆暄為閩浙援粵軍副司令。

（註二）

段祺瑞的武力對南政策雖一度遭到挫折，前線將領厭戰北返，惟仍未使其改變主意，且更擬定第五期作戰計畫，即在湖南採守勢，由趙春霖負責安撫；對廣東則採攻勢，因於本日特派閩督李厚基為閩浙援粵軍總司令，派童葆暄為閩浙援粵軍副司令。

附錄：陳錫璋：「李厚基小傳」（註三）

李厚基，字培之，安徽徐州人？（編者按：「最近官紳履歷彙錄」書李氏，江蘇銅山縣人。）（註四）畢業於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二日

七七五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二日

七七六

北洋天津武備學堂。武昌革命興起時，李任北洋第四鎮第七協步隊標統。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李任第四師楊善德之第七旅旅長。國民黨討袁軍失敗後，八月二十五日，袁世凱任李為吳淞江陰一帶要塞司令。十二月，奉命隨海軍總長劉冠雄，由海道至閩，驅走閩督孫道仁後，遂留閩省。後劉冠雄調任海軍總長，即派李以鎮守使名義統率福建軍隊。三年七月，任為福建護軍使。五年三月，袁任李為建武將軍，仍督理福建軍務。五月六日，福建巡撫使許世英辭職，以李兼署福建巡撫使。七月，北政府任李為福建督軍。六年五月，「督軍團」在北京召開會議時，李曾代表致詞。七月，福建省長胡瑞霖因病辭職，李又奉命兼署福建省長。胡瑞霖，字子笏，湖北江陵人。辛亥武昌革命起義時，任湖北省諮議局議員。五年七月，任福建省長。

民國九年八月，陳炯明奉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命，率粵軍離閩返粵討伐岑春煊等，李曾以軍械接濟粵軍。後鑒於段勢不振，曹、吳聲威日隆，為權衡利害關係，乃轉投直系曹、吳。十一年六月，陳逆炯明叛亂後，曾於九月十七日電請李與贛督蔡成勛會商三省出師，消滅退集閩贛之許崇智軍。惟李之隸屬旅長王永泉，早有奪取閩督之企圖。自徐樹錚、何成濬先後入閩說服旅長王永泉後，王乃與粵軍許崇智、黃大偉聯合進攻李厚基。為先禮後兵，曾於十月一日，通電限令李厚基在廿四時內退出福州。十二日，自粵贛入閩之北伐軍許崇智、黃大偉等攻克福州後，李因戰事失利逃入軍艦。十月二十五日，北政府派李為福建討逆軍總司令，薩鎮冰為副司令，進剿徐樹錚。後來李雖獲孫傳芳援助，並携鉅款返閩以謀反攻福州，但又為臧致平部擊敗而逃。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北政府令取消福建討逆軍，以閩事交由薩鎮冰、劉冠雄、孫傳芳辦理善後事宜，並裁撤福建督軍缺，着李厚基來京另候應用。臧致平，字和齋，辛亥武昌起義時，與李厚基同任北洋第四鎮第七協步隊標統（約等於今之團長）。民二癸丑二次革命前，任團長，後隨鄭汝成赴滬。民十，任廈門總司令。十二年三月，北政府任為漳廈護軍使。

### 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電請北京政府外交部告知中日協定內容。

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以近來日人至新絡繹不絕，因於本日密電北京政府外交部，請告知中日協定內容，以便維持新省治安，免生誤會。電文云：

「外交部鈞鑒：正密。頃接湖北等省省議會電稱：

『連日各報登載，中、日協約簽字在即，細釋條件，異常苛酷，如果屬實，喪國之慘，即在目前，本省代表，實不承認，應請政府嚴行拒絕，協電力爭，以保主權，而維國本』各情前來。

究竟中、日密約條件是否苛酷，各報所載實際是否相符，外交秘密，外省未便干涉，特以報紙宣騰，輿論鼎沸，最易搖動人心，現今來新日人絡繹不絕，未便視同秦越，應請將條件內容，務爲悉示，以便設法維持，免滋誤會爲盼。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養。」（註五）

### 日使小幡請北京政府查懲洩露中日協定秘密者。

中日軍事協定全文於十九日見於大中華報，嗣由各報轉載，迅速傳播。日使小幡以「此項秘密不應洩漏，應請查懲」爲由，請北京政府查明洩密者。（註六）

### 俄使庫達攝福照復北京政府外交部：非俟俄國正式政府成立，無權復議華輪在黑龍江行駛事。

照會云：

「大俄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王爵庫爲照復事：華輪在黑龍江行駛一事，於本月十一日准貴部和字第四十三號節略前來。查華輪在黑龍江行駛，雖係按約應得之航權，而施行此權，應與他項數問題一併辦理（參看一九一七年俄使署致外交部一百六十五號節略）。旋因俄國事變，遂將商議此事中止。非俟俄國正式政府成立，本使署無權復議。此次貴部節略內開嗣後各商輪在黑龍江開行一節，雖經閱悉，然此事將來如何完全解決，非本使署所能預定者也。相應照復貴總長查照可也。須至照復者。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一九一八年六月九日。中華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註七）

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電告俄使庫達攝福，稱俄護法團決議請求協約各國出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二日

七七七

## 兵援俄。

本月十八日，俄國護法團在哈爾濱召開特別會議，決議商請協約國出兵援助；本日，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將該事電告俄使庫達攝福，茲誌該電如下：

譯六月二十二日霍爾瓦特中將自哈爾濱致北京俄庫（達攝福）使電（註八）

「本月十八日，來自俄國各地之多數國民及原在本埠之各社會代表開特別會議，以決議本文件及其節要電稿見贈，意在請求協商各國政府援救俄國。除本文另行郵寄外，茲將電稿照達如左：

俄國各團社及政界人物，因處於廣義派暴政之下，發展意志已不可能，國民中乃有多數人自西伯利亞及歐俄各省代表來哈，與原在本埠之各社會代表協商，集開特別會議，討論俄國現近狀態，一致表決以下辦法：

德國自量制勝俄國國民於戰場之上終無希望，乃用陰謀唆使廣義派以壓制俄國為主義，故現廣義派主義為足以扶植俄國民主主義，未免謬誤。該派主義漸為民主主義可厭之物，不久將歸消滅。所足悲者，廣義派主義潛化為德國主義，德國主義乃隨廣義派而益熾，勢必蠶食俄疆，東侵不已。俄國原有軍隊既為廣義派離散無存，則德國任意活動，無由遏止，充其極將占據俄國軍事、政治及經濟地域，由此伏有絕大危險，不獨在俄，亦在協商各國。若欲阻其進行，惟其協商各國迅速以武裝救助，俾俄民精神於以復健，俄兵隊伍於以再振，此為協商國莫大之利益，蓋協商各國原為德國欲以武力壓制世界，故羣起敵視與之戰爭也。

惟協商各國雖同其救助俄國之志願，但俄國情勢求助迫切，各國不盡能速應亟需，只有日本接壤之邦，與協商各國協議同意，即可遣發勇敢軍隊。茲懇切請求協商各國之援助，總盼鑒其呼籲之誠，特資恩惠。協商各國之援助，於共同旨趣上，獲益良多。蓋既可使俄國重振軍旅，更足使德國從此有東顧之憂。請貴使將以上情形轉達所駐國政府及協商各國代表。至決議詳細本文，另再奉寄。特別會議議長伏斯脫勞底納署名。」

## 漢陽兵工廠藥庫炸裂。

漢陽兵工廠內砲彈廠，因須用炸藥，命夫役扛抬，繩索驟斷，藥箱墮地，遂致炸裂。（註九）

註一：羅家倫主編，李方晨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二。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八六七號，頁六七九；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料」，冊四，頁一三六——一三七。

註三：陳錫璋：「細說北洋」，冊二，頁一九八——二九九。

註四：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錄」，第一集，頁一四五。

註五：「中俄關係史料——出兵西伯利亞」，頁一九四。

註六：同註五。

註七：「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二，頁二三八——二三九。

註八：同註七，頁二三九——二四〇。

註九：「東方雜誌」，十五卷八號，頁二〇五。

## 二十三日

國父孫先生文自神戶啓程赴滬。

國父孫先生文抵日後，鑑於外交方面驟然活動，一切計畫難望實行，且以目疾待醫，因於本日乘近河丸自神戶赴上海。（註一）

閩督李厚基電辭閩浙援粵軍總司令職。

閩督李厚基已於昨日由北京政府特任爲閩浙援粵軍總司令。惟李厚基因借外債及請撥六、七兩年八釐公債二百萬元，未獲北京政府財政部允准，表示憤懣，於本日電辭閩浙援粵軍總司令職。（註二）

註一：羅家倫主編，李方晨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二。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明令以七月十二日爲恢復共和紀念日。

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勳擁溥儀復辟，段祺瑞於七月四日在馬廠誓師討逆，終於七月十二日，救平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七七九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七八〇

復辟之亂；七月十三日，溥儀第二次宣布退位。北京政府以七月十二日爲「國軍恢復共和；邦基永奠」允宜定爲紀念日，以昭令典。（註一）

上海「時報」曾在六月廿二日「批評」專欄中，由景寒以「恢復共和紀念」爲題，撰文評論此事，文曰：

「何謂恢復共和，謂共和中斷，恢復而使之復汗沾之謂也。雖然共和果嘗中斷也耶？帝制運動雖劇，然當時西南數省，固在反對中也。卽中央各省所謂連動而得手者，不過官吏之一部耳，若其餘之人民，又皆在反對中也。既在反對中，則固不認帝制，而共和未斷也。更就帝制三方面言之，則雖請願，雖有年號，雖有封典，而卽位之禮未行也。卽位之禮未行，卽帝制未曾成立，而共和未斷也。」

雖然所謂紀念者，祇可謂之帝制不成之紀念耳！非恢復共和之紀念也。雖然帝制不成又曷足紀念哉？」（註二）

## 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各省推廣女子教育。

民國六年，全國教育聯合會舉行第三次會議，議決推廣女子教育，北京政府教育部視此爲當務之急，因節錄該案相關之甲、乙兩項，於本日以訓令第二五八號，令知京師學務局與各省教育廳，酌量地方情形，分別辦理。茲誌甲、乙兩項內容如下：

### 各省教育會聯合會推廣女子教育案（註三）

#### 甲、培養師資

一、增設師範學校——各省區如有未立師範女學者，當速令設立。如已設立而因校址有限不能容受多生，以致服務生不敷分布者，應於適宜地點設法增立。

二、師範學校附設講習科——師範本科修業年限較長，應需師資迫不及待，宜就師範學校附設講習科，以收速成之效。

三、師範學校設立第二部——各省有已在女子中學畢業願任教員缺乏教育知識者，應於該省區師範學校籌設第二部，得於短期內成就師資。

四、擇適宜地點設立師範講習所——各省區女子師範學校多設於省會，各縣之有志師範者每因道路遙遠，費用較多，致難就學，而師資遂因之減少，應於各省區擇適宜地點設立師範講習所。

#### 乙、增設中小學校

一、國民學校——國民學校本應兼收男女生徒，但有因地方情形不能實行者，應另增設女學校。

二、高等小學校——各省區女子高等小學設立尚少，女生之畢業於國民學校者逐漸增多，應就各縣城鎮鄉繁盛地點增設女子高等小學，以便升學。

三、中學校——女子有已在高等小學畢業力能升學者，不可不予以升學之地，應就畢業生較多之地方從速添設女子中學，俾女子學業有所深造，並注重家事實習，以期適合於女子之生活。

### 曹錕通電就任四省經略使職。

曹錕前於二十日由北京政府任命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曹錕因於本日通電就職，電文云：

「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統密。號日奉到鈞電，並特頒明令，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聞命之餘，悚慙無地。錕質本庸愚，迭膺艱鉅，材輕任重，隕越時虞。既荷知遇，惟有黽勉從事，冀圖報稱。遵於養日在天津公署先行就職，一俟病體稍痊，即行南下。所有經略使印信未頒發以前，暫時權用兩湘宣撫使之關防。謹此叩謝，伏維鈞鑒。曹錕叩。敬（廿四）印。」（註四）

北京政府將第五混成旅擴大為第九師任命魏宗瀚為師長。（註五）  
護法粵軍許崇智佔領福建上杭。（註六）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八六九號，頁七三一。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七八二

註三：同註一，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八七一號，頁七八八。

註四：「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註五：同註一。

註六：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六。

## 二十五日 國父孫先生文自日返滬，決心從事著述啓發國人。

國父孫先生文本日從日本歸抵上海，以眼疾尚未痊癒，絕少見客，對政治亦取靜觀態度，決定潛心從著述方面啓發國人知識。（註一）

「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對孫中山先生此時期之政治態度有如下之記載：（註二）

「先生（指梁士詒）數月來以調和南北統一國事爲職志！不獨與各省現有力者接洽。是時國民黨首領孫中山在野，亦與先生文電往來，中間連絡者爲汪精衛及江海關監督薩福懋。今舉薩來電兩通如左：

中山廿五日晚抵滬。前在箱根患急性結膜炎眼病，回滬後，病尚未愈，絕少見客，本日精衛與中山談及燕老近來壽畫及桂老所談大要。中山謂據年來經驗，知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故擬取消極態度。將來從著述方面啓發國民。至於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勝任之人，若東海出山，則更不生異議云。

又電云：

聞政府近擬以全力平粵，川，湘，塗炭之禍，將見於桑梓，想亦先生所不忍。以大局論，若一二重要問題可以協定，即無用兵之必要；以地方論，私人權利之見，終必爲正義所屈，亦非用兵然後得之。今者閩粵相攻，無謂之尤。粵軍攻克汜軍，閩軍攻克饒黃，得失正復相抵，無益大局，徒苦吾民。現中山先生既取消極之態度，陳競存義同一體，倘能得大力疏解，俾閩粵先行停戰，徐圖收拾之策；既以造福桑梓，亦以保全大局，關係甚鉅，乞留意爲幸！」

北京政府教育部咨行全國各省區，請依據「職業教育計畫案」，酌量辦理。

北京政府教育部以職業教育甫在萌芽，宜積極推行，以謀國民生活之發展，因將全國教育聯合會所擬「職業教育進行計畫案」，加以審定，並於本日，訓令京師學務局與各省教育廳，酌量辦理（註三），且通咨各都統、省長、兆尹，請查照該案，推進全國職業教育（註四）。

茲誌「教育聯合會職業教育進行計畫」如後：

「近查中小學校畢業生，無力升學而又缺乏生活力者，不知凡幾，即各種實業學校畢業生，所用非所學，或竟閒居無事者，亦不知凡幾。論者謂今之學校與社會需要不相應，致使已受教育者，無從得相當之職業。而生活之途狹，其已得職業者，又未受相當之教育，而生活之力微，二者交困，國家與社會均受害於無形。夫所謂學校與社會不相應者，質言之，即教育與職業不相應也，欲救此弊，惟有提倡職業教育。吾國幅員遼闊，情勢萬殊，因地因時，必先有相當之辦法，今條列如左：

一、調查及研究：凡地方特設職業學校或職業補習學校者，必先就所在地，調查其何種職業最爲需要，然後規定職業科目，如爲農業，須調查其土宜，工業須調查其原料，商業須調查商品，並研究該科適當之教授、材料、時間、要目、細目等。

二、培養師資：畢業實業學校者，未盡諳教育之理法，畢業師範學校者，又缺乏職業之知能，惟有於高等師範學校酌設關於職業教育之專修科，並於第二部兼收甲種實業學校畢業生，甲種實業學校及實業專門學校附設實業教員養成所。

三、實施職業補習教育：職業補習教育設施簡單，推行較易，各小學校得附設職業補習科，各地方宜酌設職業補習學校，使小學校畢業生得入此科，專修關於職業上之知識技能。一二年畢業後，即可得相當之職業，使畢業於小學校或併未受小學教育而已。有職業者，亦得利用餘暇，入此補習。茲定辦法二種：

（甲）職業補習科辦法：

（一）小學校得附設職業補習科，使畢業生補習關於職業之知能。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七八四

(二) 小學校附設之職業補習科，須視地方情形，而分爲城市及鄉村二種。

(三) 在城市小學校附設之職業補習科，宜注重工業、商業，在鄉村小學校附設之職業補習科，宜注重農業、園藝。

(四) 小學校附設職業補習科時，須先調查本地職業之狀況，詢問兒童入學之志願，而定何項職業科，不必限於普通之農、工、商三種。

(五) 職業補習科之種種設施，務須與社會實際相聯絡。

(六) 職業補習科之修業年限一年至二年。

(七) 職業補習科之編制，可分爲半日部與全日部二種。

(八) 有該校畢業生同等學力，而職業志願同者，亦得許其入學。

(九) 關於補習科教授，須由該校校長請託確有專長之員擔任。

(十) 女子小學校可附設家事及其他職業補習科。

(乙) 職業補習學校辦法：

(一) 職業補習學校得附設於小學校及其他實業學校。

(二) 職業補習學校之教授時間，以夜間爲原則，如有特別情事及特殊教授事項，得於晝間施行教授。

(三) 職業補習學校之種類，應視地方情形，分別教授關於農業、工業、商業及其他各職業教科。

(四) 職業補習學校除授職業教科外，並得兼授普通教科。

(五) 職業補習學校之生徒，凡各種學校學生及農、工、商各業之徒弟傭工等，均爲合格。

(六) 職業補習學校之編制法，得體察情形，採用學年制或科目制。

(七) 職業補習學校之畢業期限，學年制則至少二年或三年，科目制則可於數月或一年修畢一科。

(八) 職業補習學校一切設施，務須與社會上各實業家聯絡，並宜請其協助進行。

四、促設女子職業學校：查部定實業學校令有女子職業學校，得就地方情形與其性質所宜，參照各項實業學校規程辦理之規定。但現在各省女子職業學校多未設立，應由各省區從速籌設。  
甲項內之八、九兩條，由本部酌核加入。」（註五）

### 北京政府咨新疆省長楊增新，准依該省教育廳所擬定辦法，推行新疆省教育。

新疆省於本年一月設立教育廳，由易抱一任廳長，負責推廣新疆之教育工作。

新疆因地處偏僻，且受民族習性與宗教影響，教育工作推展不易。易氏以新疆情形特殊，為使初級教育得以普及，乃計劃由實利教育入手，教以農商學，俾利學生畢業後之謀生，並且計劃增設女學，改良家庭教育。所訂計畫擬先施於漢、回、滿三族，再次推廣及全省。案由新疆省長楊增新呈報北京政府核示。

本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以該省所擬辦法，因地制宜，確屬可行，因准照所擬辦法實行。

茲誌北京政府教育部與新疆省咨文如後：

#### 一、教育部咨新疆省長對教育廳所擬特殊辦法應照准文

「為咨行事：准咨，開據新疆教育廳長易抱一呈稱，新省教育艱窘情形，實有特殊之點，擬另訂辦法各節，轉咨到部。查新省僻遠西陲，種族繁雜，開化較遲，該廳長所陳特殊狀況，委係實情。辦法從實利教育入手，並改良家庭教育，先施之漢、回、滿三族，漸推及於纏、蒙、哈布塔等族，因地制宜，事屬可行，應准變通辦理。相應咨覆，貴省長，轉令該教育廳，按照擬定計畫，切實進行，並另訂簡章報部備核可也。此咨。」（註六）

教育總長傅增湘

#### 二、新疆省長咨教育部據教育廳呈稱教育困難宜另訂辦法請核復文

「為咨明事：案據新疆教育廳長易抱一呈稱，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省長令開，民國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准教育部電開，新疆教育廳長已奉令簡任易抱一，設廳伊始，諸仗扶持，尚乞隨時督促進行為盼，等因。准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七八五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七八六

此，當經電覆云：「教育廳長得簡專員，庶於邊地學務一致進行，可謀發達，擬先飭令籌備一切，於民國七年一月一日實行成立。拍發後並飭軍械局刊資印信在案。查該教育廳現屆成立時期，仍應由該代理政務廳長易抱一兼任教育廳長職務，以便組織成立，除分令外，合行檢發木質印信一顆，令仰該廳長即便遵照領收，遵於定限組織成立，啓用印信呈報，並分別咨行。此令。等因奉此，遵於民國七年一月一日組織成廳，啓用印信，業經呈請轉報在案。惟是抱一猥以樗材，濫膺廳職，既無高深之學問，曷勝重大之仔肩。第到新以來，細察教育，艱窘情形，實有特殊之點，欲求改良之計畫，須定入手之方針，謹將大略爲我省長陳之：竊查新疆之於內地，自漢唐以來，時而隸屬時而斷絕，非僅地理之關係，實基人種之原因。東三省開省亦遲，然人種不及新疆之多，既無宗教，以爲之束縛，又有鐵道以爲之交通，且地濱海洋，能吸收外國文化，故數年以來，學校林立，人民知識大進，新疆自前清乾隆間隸入版圖，中經數次變亂，迄光緒間，始改行省制度，現計通省人數大約不過二百餘萬，而纏人居十之七八，其次則爲漢人，回民，再次則爲蒙古，又次則爲哈薩克、布魯特、更次則爲塔奇克，最少則爲駐防之滿營之。纏人不惟篤信謨教，並另有一種文字語言，其視讀漢書以爲違反宗教，雖各處自前清設有義塾後，併改爲學堂，然迫於公家之督促，往往合一村數莊之力，公僱一貧民子弟，作爲供差讀書，其富室之子弟，則仍不肯入校也。而此貧民子弟入校之後，略識漢書漢字，出校無生業可圖，則多依賴官衙漢人爲生，其狡黠者，或至藉勢欺壓鄉愚，以是纏人益相戒不敢入校，謂讀漢書習漢語，反足以敗壞人材，此種情形正與前清同光間，內地不肯習西學相似。謂一習西學，則成爲漢奸也。至於哈薩克、布魯特、塔奇克三種，其宗教與纏人相同，而文字語言則各有差異，且均屬游牧性質，入校更難。蒙古則既屬游牧又崇佛教，亦另有一種語言文字，其對於入校扞格與哈布等民相同。計現今可以誘掖入學者，惟漢、回、滿三種，然漢回客籍居多，大半來自關內，無論農商等業，有家屬者，不及十之二三，或來或去，既無固定性質，亦尠隨帶之子弟，其有家室久居新疆者，子弟本可入校，乃近年以來，人工極昂，凡十三四歲之子弟，皆欲令其作工謀生，即年齡較幼者，亦可牧放而自食其力。滿營雖多有家屬，而大半貧困無依，求其安心入校，亦屬憂憂乎。其難加以從前辦學者，漫不加察，凡初等小學畢業，必迫令其升入高等小學，高小畢業，必迫令其升入中學，於是各族人種均視學校爲陷阱，積此種種因由，而新疆文化進行之階級，所以紆迴障礙，不能一蹴

而企也。故內地各省興辦學務，惟患經費之不充，教員之難得，而新疆則兼患生徒之無人，每每懸示招生，報名者寥寥，不惟遴選難得合格之人，且即投考，亦無如額之數，又況全疆地勢遼闊，居民散處，鄉里子弟距城市有遠在數百里外者，既不能入城就學，而村莊零星渙漫，相距均約數十里，亦不能聯合數村而立一學，故小學校之設，大半僅在縣城，甚至以人種文字語言之不同，有全縣而無一校者。現在辦法，惟有從實利教育入手，以淺近之農工商學，雜施於最低級之學校，畢業之後，較易謀生，且無論何地何人，均能享其實利，並不妨礙其宗教，如不願求高深，亦不強之升學，但求初級教育之普及，不驚高等程度之虛名，或者十數年後，文化漸次進行，交通再加便利，如遇國家昇平無事，中原人物播遷邊疆，塞外種族往來內地，庶幾合同而化，少數人種爲多數所吸收，如滿人之入內地，其衣冠言語風俗，多漸與漢人相同，斯時乃可施以同等之教育也。夫少數人之習慣，每易爲多數人所吸收，本天演之公例，現在南疆盡是纏民，凡漢人之旅居其地者，一二世後，衣冠言語已漸變爲纏俗，所不同者惟宗教耳。今乃欲以此少數之漢官，令全疆數百萬纏人盡習漢學，一傳衆咻，此萬難能之事也。然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倘先從漢回入手，或於男校之外，凡城市煙戶較密之處，多設女學，一方面改良家庭教育，即一方面可以樹立國家教育之基礎，蓋兒童之性最善摹仿，且其一舉一動無在不爲母氏是依，方六七歲時，誠得其母教之識字，隨方指導涵育，薰陶之間，勝於教師之聞鈴，則進時滿，即闕然而散者多多矣，是不必有學校之名，而易收學校之效，然賢母出於良婦，良婦出自淑女，女學者正爲作育淑女之基地也。俟漢回收有成效，漸且推及各族種人，若再能處處參仿東西洋幼稚園之辦法，以養成其能受教育之根性，而補助家庭教育所不足，則爲利尤溥。惟在新疆實又非一時所能辦到者，再進一層求之，將各種教科書譯成各種人文字，如同文、蒙文、而回文，則又有纏哈布塔之大同小異，選能通各種語言科學者，各就其地而施，教授固是一種絕好辦法，然現在無此經費，亦無此人材，但可懸此理想，須俟國家閒暇，徐而圖之可耳。所有新疆教育困難，宜另訂辦法情形，謹就管見所及，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請鑒核等情，據此，增新查該廳長所呈新疆辦理教育困難情形，宜另訂辦法各節，誠屬因地制宜，欲求改良之計畫，至論設立女學及參仿幼稚園辦法，以新疆回纏固於宗教之習慣，但懸一高遠標的，定進行方針，現時斷難辦到，亦係實在情形，除指令該廳長外，相應照錄原呈，咨請鈞部鑒核，仍祈賜覆，以便飭遵。查此案已於本年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七八八

一月十五日咨行在案，茲據迪化郵務管理局報稱，前項咨文郵至陝西地方被匪搶焚，是以補咨，合併陳明，此咨。  
「（註七）」

## 北京政府外交部與英、美、日三使，商議解除謝米諾夫軍隊武裝及俄人請求出兵西伯利亞事。

茲誌北京政府外交部人員與美、英、日使館人員商談解除謝米諾夫軍隊武裝及俄人請求出兵西伯利亞事三份談話內容如后：（註八）

### 一、次長往晤英使館艾參議問答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

刁秘書、巴參議在座。

次長云：頃接黑龍江鮑督軍來電，據稱：「謝米拉夫之兵被過激派擊敗後，退至滿洲里本國境內，駐該處之總司令飭其解除軍裝，但因有日本及貴國軍官在該處扶助謝米拉夫，故未能完全辦到」等語。查謝米拉夫之兵退至本國境內約有八百餘兵（名），其內有三十名業已解裝，其餘仍堅持不肯照辦，致本國地方官諸多不便之處。對於謝米拉夫之舉動，協商各國尚未表示如何態度。上次朱公使面告本次長，貴國仍持旁觀態度，而事實上何以此次有貴國軍官在內扶助。謝米拉夫之兵若能抵抗過激派之實力，本國政府困難之處尚可減少，但彼既無實力，一經挫敗，即退至本國境內，擾我邊防。且過激派不免誤會本國扶助謝米拉夫，派兵追攻，入我國境。故所有退至本國境內之謝軍，本國政府自應完全解其軍裝。請貴參議電令貴國軍官切勿暗中扶助謝米拉夫，方與貴政府所抱之態度方合。

艾云：本館陸軍副參贊現已離開滿洲里，未知已到哈爾濱否，恐無處投電。

次長云：貴參議如未知陸軍副參贊現在何處，貴館電報可交由本部設法轉投。

艾云：本館陸軍參贊前日出京前往哈爾濱，特與該副參贊接洽，本參議即電詢該處可也。

次長云：本日午刻俄庫公使交來節略內稱：「俄國各國代表在哈爾濱議決請求協商各國派兵干涉西比利亞。」並謂

：「現時協商各國之中，祇有日本能派重兵。」貴參議有無接此節略。  
艾云：尚未聞及此事。

## 二、次長往晤美國芮（恩施）公使問答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

刁秘書、丁參贊在座。

次長云：頃接黑龍江鮑督軍來電，據稱：「謝米拉夫之兵被過激派擊敗後，退至滿洲里本國境內，駐該處之總司令飭其解除軍裝，但因有日本及英國軍官在該處扶助謝米拉夫之舉動，故未能完全辦到」等語。查謝米拉夫之兵退至本國境內約有八百餘名，其內有三十名業已解裝，其餘仍堅持不肯照辦，致本國地方官諸多不便之處。對於謝米拉夫之舉動，協商各國尚未表示如何態度。謝米拉夫之兵若能抵抗過激之進步，則此事無甚關係。但彼既無此種勢力，已敗退至本國境內，深恐過激派以爲本國扶助謝米拉夫之舉動，派兵追攻，侵犯本國領土。故所有退至本國境內之謝米拉夫兵，本國政府擬即解其軍裝，但因有日本、英國軍官扶助謝兵，恐難辦到，貴公使意見如何。

芮使云：該兵退至貴國境內，案照國際公法，貴國當能解其軍裝，貴次長可以向日本及英國政府交涉，要求飭令其軍官離去該處。

次長云：對於謝米拉夫，貴國政府持何態度。

芮使云：本國與謝米拉夫毫無交涉，惟協商各國國民多數以爲過激派已受德國指揮，深恐德國勢力侵及東亞，故主張扶助謝米拉夫。

次長云：日本派有參謀軍官在滿洲里扶助謝米拉夫，駐京日本陸軍隨員齋藤少將已到哈爾濱，其未出京之前曾向總理謂：「本國政府應扶助謝米拉夫。」並謂：「按照中日協約，日本陸軍已在西比利亞邊境舉動。」其實日本陸軍在該處舉動並未按照協約與本國陸軍商議會同辦理。

芮使云：似日本在該處有單獨之舉動。

次長云：俄庫公使本日交來節略內稱：「俄國各黨代表在哈爾濱議決請求協商各國派兵干涉西比利亞。」並謂：「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七九〇

現時協商各國之中，祇有日本能派重兵。」其意似欲日本單獨舉動，未審貴公使已否接此節略。

芮使云：此事業已聞及，但未曾接有節略。

次長云：對於此事，貴國政府持何態度。

芮使云：本公使尚未知之。

次長云：可否請貴公使電詢貴國政府。

芮使云：當即致電。

### 三、劉（崇傑）參事會晤日本林（權助）公使問答 六月二十五日午後五時

劉參事先述謝米諾夫軍隊情形及中國政府意見（並示以齋藤少將致段總長函譯文），請其即電東京政府。

林公使云：齋藤少將之函當係根據政府命令。頃聞貴參事所述貴國政府對於謝米諾夫軍隊為難情形及治安關係，本使亦深知之。惟日本、英、法、美等國對於謝軍向有種種援助，貴國政府當有所聞。近日各國尚擬更進一步對過激派取干涉態度。謝軍現雖薄弱，各國若再切實援助，該軍隊必大有效用，各國亦可免得與過激派直接用武。此事各國現正互相接洽，貴國此時若強令謝軍解除武裝，謝軍必大失所望，於大局前途甚有影響。深望中國政府格外慎重，仍准該軍攜帶武器入境，但不許其接戰，一面對於過激派明告不准入境。本使料彼過激派現在勢力，未必敢於擅動。蓋過激派果有力量侵犯，固不必專靠謝軍武裝為口實也。貴國既許霍中將在中國境內之鐵路一帶駐兵，何必獨阻謝軍武裝入境。海參崴方面全係過激派勢力，而協商國方面僅有數隻軍艦便可鎮壓，此即過激派不敢輕動之證。貴國政府意見，當即電達本國政府。

劉參事云：霍中將軍隊係守備鐵路之用，與謝軍戰敗復將退避情形迥不相同。從前謝米諾夫軍隊將離中國國境之時，我國政府對於庫使，地方官吏對於謝軍，曾告以：「據中國政府觀察，謝軍出戰，未必能制勝，似勿輕舉為宜。若必欲一試，設有敗衄，中國政府不能再允謝軍退避中國境內。」此事經過，貴公使當有所聞。今各國態度既未決定，中國政府亦未準備與過激派決裂，謝軍又極薄弱無力，其所招華人又多係鬻匪，中國政府為維持

邊境治安起見，對於武裝一事，無論從何方面着想，均覺十分爲難。海參崴方面舊黨已無武裝，其情形似又不  
同。

林公使云：當即轉電本國政府，仍望貴國政府格外慎重。

各省省議會代表為請願息爭原擬在南京召開之聯合會，因遭北京政府禁阻未能舉行。

各省省議會派遣代表，預定在南京召開聯合會議，以期代表西南各省人民哀懇北京政府及西南數省，早息爭端。除廣東、江西、福建、河南、黑龍江等省外，其餘各省代表，均已陸續到達南京。原定本月三日，在江蘇省議會開會，經江蘇警察廳查知，因事屬創舉，在治安警察法並無專條，特轉知各代表暫緩開會，並呈省長及督軍公署轉電北京政府國務院、內務部請示辦法。經北京政府院、部復稱：此項集會在省議會暫行法中，並無根據，不能適用治安警察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應認爲非法集會，警察官廳得行使治安警察權，命其解散。當由軍民兩署令警察廳將院復電轉知各省省議會代表，會議遂未能舉行。（註九）

註一：羅家倫主編，李方晨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二。

註二：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四二八——四二九。

註三：「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八七二號，頁八二三。

註四：同註三，頁八二九。

註五：同註三，頁八二四——八二六。

註六：同註四。

註七：同註三，頁八三〇——八三二。

註八：「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二四一——二四四。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六日

七九二

註九：「東方雜誌」，十五卷八號，頁二〇六。

## 二十六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函復陸軍部，請迅速增兵外蒙，以益邊局。

我國駐外蒙軍隊，本受中俄蒙協約所限制，今因俄國黨亂影響，我駐庫大臣陳毅乘機與外蒙磋商，以借款為添派軍隊之交換條件，現借款業已成立，北京政府外交部因秘密函請陸軍部迅派兵前往，以掌握應得之權利。函云：

「逕密啓者：准函開『關於烏梁增兵一事，准庫倫陳都護使電告情形，並核准國務院函鈔烏城恩專員陷電到部。該電所請破除條約派兵駐紮一節，究竟有無流弊，能否照准，請查核見復』等因。正核辦間，復准陳都護使來電，有外蒙既承認我國進兵，萬勿稽延，以保威信。兵隊到庫後，擬一部邊防烏科，並為嚴調查員聲援，決無危險等語。」

查我國駐外蒙軍隊，本受中俄蒙協約所限制，此次經陳都護使乘機與外蒙官府切商，以借款為添派軍隊之交換條件，現借款既經成立，則添派軍隊一層，為我應得之權利，似不可輕予放棄。而對蒙信用關係，尤須顧慮，擬請貴部電催察哈爾都統，將已開駐滂江軍隊，迅即設法向庫倫開拔，聽候陳都護調遣。該隊現在中途，開撥費用當不致於繁重，務望貴部力予主持，則邊局無形受益，當非淺鮮。此致。」（註一）

## 北京政府特授馮玉祥以勳四位。（註二）

## 奉天省通遼鎮改為縣治。（註三）

奉天洮昌道屬通遼鎮地方，原係出放巴林愛新荒段，在遼源縣西二百四十里，向屬該縣管轄。民國四年，曾經呈准設立縣佐一缺，迄未實行。邇來該鎮墾務發達，戶口日增，加以四鄭鐵路完成，外人之赴內外蒙、熱河貿易遊歷者，絡繹不絕，該鎮尤為出入孔道，商務旅遊益盛。奉天省長特呈請大總統並分咨內務、財政、司法部改設縣治，以重邊防。經內務部查核後，定名為通遼縣，仍隸洮昌道管轄，其

改設縣治所需開辦行政、司法各項經費，經財政、司法部會核照准，本日由三部會同呈奉令准。（註四）

福建陸軍兩營投向護法陣營。

駐紮福建德化縣之陸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二營營長朱得才，及駐紮晉江之陸軍第十一旅第一團第三營營長陶質彬，因與粵軍聯絡，先後歸向護法陣營。並互相聯合，宣告獨立，推陶質彬爲閩西護法軍總司令。（註五）

援粵之浙軍團長陳肇英，受呂公望策動，與護法粵軍聯絡。（註六）

註一：「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頁二三五。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八七一號，頁七七九。

註三：同註二，頁七八一。

註四：同註二，民國七年六月三十日，第八七四，頁八九八——八九九。

註五：「東方雜誌」，十五卷八號，頁二〇六。

註六：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六。

二十七日 國父孫先生文電令陳炯明、蔣中正冒險進攻閩南，以求生存發展。

國父孫先生文以粵軍已陷三面被圍之中，乃自滬電陳炯明、蔣中正，令冒險進攻，以免坐困，藉圖生存。電文云：

「汕頭陳總司令鑒，並轉介石兄鑒：聞張懷芝率大兵已到贛，不日恐有攻粵之事。又聞北兵二千餘由海道至汕，登陸援龍；李厚基在閩兵力日日增加。……現已在三面包圍之中，地位極爲危險，此時敢冒險進攻則生，不冒險則必致坐困。以攻爲守，則士氣壯，響應多，敵膽寒，一進必收奇效；否則士氣日喪，響應日微，敵膽日壯，而我以可勝不可敗之兵，據能戰而不能退之地，必無倖免也。諸兄其速圖之！」（註一）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七九三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七九四

## 北京政府指令交通部准照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辦理。(註二)

本月十八日，北京政府交通部與日本訂立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交通總長曹汝霖呈請批示施行。

本日，北京政府指令照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辦理。交通部原呈云：

「爲訂定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密呈鈞鑒事。竊維我國由吉林達延吉南境及圖們江以至會寧一帶，物產豐富，非建造鐵路不足以利交通。查前清光緒三十三年間，我國與日本訂定新奉吉長鐵路協約，第三款乙項內載：嗣後吉長鐵路添造枝路，或再接展，其建造之事應歸中國政府自辦，如有不敷之款項，應向公司籌措。又宣統元年七月間，我國與日本訂定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第六款內載：中國政府將來將吉長鐵路接展，造至延吉南邊界，在韓國會寧地方與韓國鐵路聯絡，其一切辦法，與吉長鐵路一律辦理。至應何時開辦，由中國政府酌量情形，再與日本國政府商定各等語。有此各項根據，是以日本方面對於此路投資，屢向我國提議，自上年吉長借款合同改訂後，進行尤亟。我國顧全前約，其勢自未便堅拒。現與日本股份公司、日本興業銀行所代表之日本興業銀行臺灣銀行，及朝鮮銀行，商訂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共十四條，以爲正式借款合同之準備。此項預備合同成立時，由上列之銀行先墊日金一千萬元，十足交款，並無回扣，年息七釐半。一面由我國擬定該路應需建築及一切費用，由該三銀行就議定金額代爲發行同額之民國政府五釐金幣公債，其公債期限爲四十年，自發行之日起至第十一年開始還本，分年攤還，即以現在及將來本鐵路所屬之一切財產及其收入爲擔保。此外未及規定之條項，準照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訂定之津浦鐵路借款合同，協議決定。以上情形經國務會議議決，並雙方磋商就緒，於本年六月十八日將前項預備合同簽字。除分咨外，理合鈔錄合同全文，恭呈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再此案係交通部主稿會同財政部辦理，合併陳明，謹呈。」(註三)

北京政府派員往晤法使柏卜，商談解除謝米諾夫軍武裝及協商國出兵西伯利

亞事。

茲誌雙方談話內容如後：

朱鶴翔、湯陸軍隨員在座。

「次長云：薩米約羅夫節次敗退，將入國境，且有日本軍官從中活動，邊疆治安，恐有妨礙。政府以爲薩氏既不能攻，復不能禦，與其牽引東來，不如停戰爲愈。」

柏使云：薩氏將入貴國邊境，恐非確訊。本館陸軍隨員伯熙和氏隨在該處，未有此種報告。至薩氏地位，本國與協商各國均主維持，是以精神上、經濟上予以援助，此爲公共利益計也。

湯隨員云：兩日前伯熙和氏報告薩軍北進，敵人敗退，若云薩氏將退入貴國境內，則相去遠矣。意或現有重大變化，亦未可知。

柏使云：貴次長何時接到此種報告。

次長云：亦在兩三日間，接邊地各官廳來電，僉謂薩氏節次敗退，將入國境，則與貴館所得報告懸殊矣。

湯隨員云：日本軍官在薩氏處者人數不多，所處地位與本館隨員伯熙和氏相若，當不致有殊異動作。

次長云：聞日本使館陸軍隨員齋藤氏亦在薩氏處。

湯隨員云：齋藤氏現在北京。

次長云：諒是近日返京。

湯隨員云：是。

次長云：薩氏敗退之際，俄人在哈爾濱決議請求協商國援助，而更獨指日本即可遣發勇敢軍隊。本國政府視日本單獨行爲非常注重。苟協商各國共同遣兵援助俄國，本國政府無不樂從。

柏使云：哈爾濱之決議事件，與薩氏之軍事利鈍並無關係。假使伊爾庫次克已入薩氏之手，哈爾濱之決議仍如故耳。

次長云：薩氏果能勝敵前進，中國賴以安寧，至爲盼願。無如敗報迭聞，事與願違耳。

柏使云：俄人請求日本遣兵援助，正與貴國與日本之軍事協定旨趣合符，當以日本允如俄人之請爲良好機緣，何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七九五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七九六

貴國政府轉以日本遣兵爲慮。

次長云：與日本協定軍事爲別一問題。

湯隨員云：俄之廣義派當以敵視，因其軍隊多爲德奧俘虜，軍官又多德奧國人，即非德奧人亦與德奧主義相同。貴次長謂薩氏不再作戰，邊境安寧。本隨員以爲賴有薩氏抵抗其間，否則敵人侵及貴國矣。日本爲協商國之一，果能遣兵驅除公敵，則貴國邊疆益以安固，非獨貴國之利，亦協商國之利，亦協商國之利，亦協商國之利，亦協商國之利。

鶴翔云：當薩氏決意出戰將離我境之時，段總理曾向俄庫使宣言：「一經出境，未便再入。」蓋若聽其任意出入，將國權之謂何。

湯隨員云：是亦確論。」（註四）

駐日公使章宗祥致電北京政府，陳述日人對俄請求協商國出兵援助一事之態度。

本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訪日本外相後藤，密詢關於俄人請求協商國出兵援助一事之態度，日本表示尙無決定辦法，章因將經過情形電告北京政府，電文云：

「二十五日電計達。昨准俄庫使函送霍督電達哈埠公民議決文中，有『過激派擾亂俄國，實受德人煽動，希望聯合國出兵抵禦德人，並幫助俄國組織新軍，尤望日本會合聯軍速行派兵』云云。俄使函中並聲明：『已將霍督原呈轉送日本外務當局』等語。今晨特訪後藤密詢此節，據密告：

『日本對此尙無決定辦法，緣西比利亞問題，於三月間日本曾向英、法、伊、美等國告以各國如贊成日本出兵，則當相機派遣，是時英、法、伊三國雖經贊成，美國態度則游移未定。現在英、法、伊三國之意，擬請日本聯合三國慫恿美國。然日本則因前已表示此意，茲再合請，不啻藉衆要挾，轉令美國生疑，指日本以三國爲口實，故日本只得請三國自行與美國接洽，果能一致，彼時日本方取相當行動』等語。

談次又謂：

『賽米諾夫如大敗，過激派追擊侵入中國境內，則日本無論何時，當協中國共同出兵，驅逐聯德之過激派

，此乃軍事協約應盡之義務」云云。

當答以：『賽軍如退至華境，中央政府當令其解除武裝，過激派現無實力，當不至窮追入境』云云。

以上談話，為最近日本當局對俄之真意，除請密陳總理外，務請嚴密防洩。又謂：「德人從波斯方面東侵，極為可危，新疆一帶，務請中國格外注意」云云。祥。二十七日。」（註五）

### 北京政府援粵總司令張懷芝由濟南赴漢口。

張懷芝經北京政府特派為援粵總司令後，本日，由山東起程，經浦口前往湖北，於七月一日抵漢口。（註六）

### 北京政府改編山東第一師為兩混成旅，以潘鴻鈞、張克瑤分任旅長。

北京政府陸軍部將山東暫編陸軍第一師裁撤，改編為陸軍第一混成旅及山東陸軍混成旅第一旅，本日呈奉令准。並任命潘鴻鈞為第一混成旅旅長，張克瑤為山東陸軍混成旅第一旅旅長，其裁缺師長施從濱，令交援粵總司令張懷芝酌量任用。（註七）

### 閩督李厚基通電就閩浙軍援粵總司令職。

本日，閩督李厚基通電就任閩浙軍援粵總司令職，並請北京政府撥發彈械連廈，以應需要。（註八）

### 徐樹錚電告奉督張作霖，已籌措巨款，資助奉省殖邊銀行。

以名位厚結曹錕，為段祺瑞貫徹其武力統一，對南再戰的策略之運用，但又顧慮奉督張作霖因副總統之中變而絕望，對其減低支持熱忱，因藉維持殖邊銀行為名，設法籌措巨款百萬元，濟其急需，以資籠絡。適交通總長兼財長曹汝霖甫於十八日與日本訂立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獲款一千萬日元，財源有着，足資挹注。徐樹錚因於本日代段氏電告張作霖云：

「密。殖邊墊款事，已向中、交兩行商妥，撥墊現大洋百萬元，即日電滙轉長春行先撥五十萬元，餘亦趕籌速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七九八

撥，祈飭知財廳與兩行長春經理接洽。惟我國近來財政艱窘，各地現款均屬不足。此次兩行盡力維持，實屬格外通融。以東行之力籌助東省，其中困難情形，想邀洞鑒。至奉省兩行辦法，亦經商有頭緒，仍祈一面稍緩著手，一面派海泉兄剋日來京，會同面商，以期東省金融全盤籌妥，一勞永逸，想亦我兄所贊許也。樹。沁（二十七日）印。

—（註九）

註一：羅家倫主編，李方晨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下冊，頁七三三。

註二：「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八七二號，頁八一八。

註三：同註二，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八七三號，頁八五九——八六〇。

註四：「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二四六——二四七。

註五：同註四，頁二四五。

註六：「東方雜誌」，十五卷八號，頁二〇六。

註七：同註六。

註八：「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三十日。

註九：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七。

## 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特任張樹元護理山東督軍，兼護省長。（註一）

張樹元，字少卿，山東無棣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註二）原為北京政府第五師師長，兼幫辦山東軍務。當南北護法戰役爆發，主戰派健將之一的山東督軍張懷芝，為北軍第二路總司令，奉命率軍督師湖南前敵，山東大權因落於張樹元之手。本日，北京政府因任命張樹元護理山東督軍，兼護省長。

## 徐樹錚電馮玉祥，解釋殺陸建章事。（註三）

本月十四日，徐樹錚槍殺陸建章於天津，其藉口為陸勾煽軍隊，串通土匪擾亂地方。陸與馮為舅甥

關係，馮擁兵於湖南前線，北京政府爲恐馮因此反叛，故一再示以優厚籠絡之意，除開復其原官外，並賜頒勳四位。本日，徐電覆馮，解釋殺陸事，意在安撫。

### 于右任應陝西靖國軍之請，自上海到三原。（註四）

初，民國六年，于右任商得國父孫先生文之同意：認爲革命若非自北方發動，則無以突破北洋軍閥核心。于氏因於五月間道返陝，與井勿幕、張鈞、宋元愷、茹欲立、李元鼎、胡景翼、曹世英、劉守中、樊鍾秀、于鶴九、李春堂等籌商策應西南，共起討逆。後以陝督陳樹藩之阻撓，謀不能遂，于氏復黯然返滬。

于氏返上海後，陝西革命軍即呈羣龍無首狀，屢遭挫折，深感事權不能集中。胡景翼等集議派遣代表王玉堂、張慶餘、成伯仁等赴滬迎接于右任返陝任靖國軍總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計，與南方護法之師相應。于右任乃喬裝傳教士，與王玉堂等取道山西，渡黃河，向北經宜川延長而南，至於三原，誓師討逆，統一陝西革命軍事。（註五）

### 北京政府外交部參事劉崇傑晤日使林權助，洽談處理謝米諾夫軍隊問題。

茲誌林權助與劉參事等談話如後：

「林公使云：前日貴參事來談謝軍卸裝事，業經電達東京。茲接到外務大臣復電，日本政府意見與本使前日奉告各語相同。總之，現在各國正謀協助謝軍，對於勒令卸裝之議，總望不至成爲事實。據齋藤少將昨晚接到哈爾濱報告，此事似已告一段落，即請與該武官接洽，並希轉達總理、陸軍總長。」

#### 附：武官田代少佐談話

齋藤少將外出，田代少佐代見。

田代云：昨接哈爾濱電稱，對於謝軍事，以左開三條件業經解決，此報告本早已送陸軍總長。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八〇〇

一、允許謝軍往復前敵與滿洲里之間，其行動務勿招人耳目。

一、謝軍退入中國國境時，由中、日、俄三國武官會同查點謝軍武裝後，再行交還。

一、使用鐵路第八十六號待避所。

劉參事云：此種協定，當事者是否即係中、日、俄三國武官。第二項是否在中國境內仍許帶裝查點云云，是否爲對於新黨起見，形式卸裝，實則未卸。第三項鐵路之第八十六號待避所係在何段，使用方法如何。

田代少佐云：此種協定，自係非公式，或僅口頭約束，亦不可知。細察該報告全文，日本武官似亦當事之一人。第三

二項貴參事揣測，當與事實吻合。第三項電文簡單，本官亦欠明瞭。

劉參事云：據報載，貴國在哈僑民致貴國當局電報，對於中國頗多誤會，殊爲不解。

田代云：昨接哈電，此種誤會似已漸漸融釋。」（註六）

## 自俄東來之捷克軍佔領海參崴，推倒該處之蘇維埃政府。（註七）

註一：「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八七三號，頁八四七。

註二：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錄」，第一集，頁一四五。

註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口誌」，頁三八七。

註四：同註三。

註五：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編輯：「于右任先生年譜」，民國六十七年，臺北，國史館、監察院、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等出版，頁三九——四〇。

註六：「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冊一，頁二五四——二五五。

註七：同註三。

二十九日

徐樹錚電告皖系各督有關國會議員選舉事。

當時系組織安福俱樂部，謀操縱國會議員選舉時，除護法之粵、桂、滇、黔、川西南五省明白反對

外，湘、鄂、陝三省則因戰亂之故，未能全部執行，實際辦理選舉者，僅其他十四省區及北京中央選舉會及指選蒙、藏之議員，陸續產生。徐樹錚將此次選舉於本日電告皖系各督云：

「親譯。密。各省區參、衆選舉，已揭曉者，其成績以奉、皖、黑、晉、熱、察、中央各部及蒙、藏爲全勝；吉、豫十之九；京、綏五分四；魯、蘇四分三；直、贛、浙三分二。以上選員得人，爲國稱慶，吾兄聞之，當亦爲之快慰。其延期省分，俟得續報，再行奉聞。樹。艷（二十九日）印。」（註一）

沈雲龍在「徐世昌評傳」一書中，曾有批評云：

「此次選舉，純係包辦性質，以安福系，新舊交通系爲主體，研究系則以改造國會之議，爲該系所獻策，因出全力以相競爭，結果安福系竟獲兩院議員三百三十餘席爲絕大多數，新舊交通系百數十席次之，研究系僅獲二十餘席而已。然安福系與舊交通系，原議定由交、財兩部提出一百四十萬元分領使用，而梁士詒先在交通部提用四十萬元，致安福系中頗有傾向之者，殊引起王揖唐、徐樹錚之不滿。梁遂藉口料理其長女好音出閨事返港，陰實斡旋南北和議，以爲統一之助。」（註二）

## 北京政府參陸處決定攻粵要項。

本日，北京政府參陸處決定攻粵時，維持入粵軍隊辦法兩項：

（甲）關於軍械者：（一）行常需用，責成漢陽、德州、上海、鞏縣供給；（二）特別需要，擬出次序，由中央按期撥發。

（乙）關於軍餉者：（一）出發費由特別預算支給；（二）經常費由財政部依定准期撥匯；（三）隨時獲勝獎金犒賞皆應迅速，暫由駐在地方撥墊。（註三）

北軍第廿師師長范國璋佔領湖南桃源。（註四）

軍政府政務總裁岑春煊自上海赴廣州。（註五）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〇二

註一：沈雲龍：「徐世昌評傳」，頁三七七。

註二：同註一，頁三七七——三七八。

註三：「順天時報」，民國七年六月三十日。

註四：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三八七。

註五：同註四。

三十日 王光祈等六人商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期結合有為青年，以學術報國相策勉。

本日，王光祈、曾琦（慕韓）、陳愚生、張夢九、雷眉生、周太玄等六人，於北京嶽雲別墅張文達祠，商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公推王光祈為籌備主任兼會計，並草擬規約章程數十條。經一年的籌備時間，「少年中國學會」嗣於「五四運動」後的二個月，即民國八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於北京。

（註一）

「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之因，與留日學生罷學歸國有關。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段祺瑞復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為貫徹其武力統一政策，大事向日本借款，藉以擴充軍隊，強化武力。且進而與日本寺內內閣密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內容有「日本軍隊可以進駐吉林、黑龍江」，「日本得派遣海陸軍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等條款。中日交涉條件經公佈於日本報紙，留日學生界輿情大譁，造成罷學歸國的風潮。

「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之一曾琦，其時正留學日本，是主張罷學歸國最力的一人。曾等歸國後，原圖擴大「留日學生救國團」的組織，惟北京政府已迭下命令對留日學生活動加以干涉，曾琦等仍相繼發佈排日文告、組織國貨販賣部，以抵制日貨，惟抵制日貨運動未能獲得社會普遍的助力，旋即解體。

曾琦因與王光祈等商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相期以學術報國。

當曾琦與王光祈討論如何在北京推動救國團的團務時，王光祈曾言：

「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著爲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是在反對段內閣；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而其中大多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國，則辦法當不如是之簡單。我們皆在青年求學時期，救國最好在早做基礎的準備工夫，而準備工夫不外兩事；一爲人才，二爲辦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已成勢力中，則應早日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歷練，成爲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與建國的種種實際問題的解決。至於辦法，也非淺識玄想，徒託空言，便可以適合國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須每個同志都去增進自己學識，從事各種研究。而今日之研究學術，又必須本科學的精神方不流於空疏。」（註二）

王光祈之深思熟慮，頗中曾琦心懷，經數度磋商，漸漸歸納出相當的結論，而有本日之會議。而王光祈在「少年中國學會」的宣言書中，有一段重要的話，最能表達他們的心思與理想：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爲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託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簡樸。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勿爲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註三）

該學會最初的四項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及四項信條：「奮鬥，實踐，堅忍，簡樸。」就是根據此宣言的精神制定的。

「少年中國學會」發起於「五四運動」之前，成立於五四運動之後，它雖因「五四運動」的衝激而催生，但亦可說是「五四運動」的先導。

附錄：

一、郭正昭：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一八——一九三六）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〇四

——民國學會個案探討之一——（註四）

一、引言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的產物，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半個世紀的動亂歲月使「五四」成了歷史，也使「少年中國學會」成了歷史。從七十年代的立足點迴望「少年中國學會」其人其事，可能得到的是一個歷史的視野和角度，但却非全然客觀。因為生長在七十年代的人所承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直接間接尚難擺脫「五四」的影響，故此時此地探討「少年中國學會」，恐不免滲雜主觀的成分。只是由於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文化的間隔與變遷，七十年代的人對「五四」亦自有其歷史的感觸。本文即基於此一感觸，以一個學會為經，以一個人物為緯，交織成一幅歷史圖象，企望為近代史學者描繪一個輪廓，提供研析的初步線索。

以傳統的歷史背景為基礎，再配合上近代西方社會文化變遷的現狀，本文採用「學會」一詞，有相當獨特的界定；其涵義即有別於傳統中國的「黨」、「會」、「社」一類團體，又較現代西方社會文化所接受的高度專業性的「學會」(learned society)的概念為廣泛。大致說來，本文所謂「學會」，相當於近代西方的「知識會社」(intellectual society)，是指該一時期知識份子所組合的，具有「改革性的」(reformative)，「組織性的」(organizational)，「公開性的」(public)與「理性化的」(rational)集會結社的活動而言。換言之，相對於上述界定所指涉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的是近代中國的革命性黨會，秘密會社，以及一切純宗教性的組合，因為它們不具備「改革性」、或「公開性」、或「理性化」的必要條件。此外，眾多散處鄉野的詩社一類鬆漫的團體，其聚會形式與活動旨趣，顯然是傳統農村經濟社會的殘遺，缺乏近代學會基本而積極的「組織性」，故本文均一一將之剔除，只有在論述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時，偶一提及，藉供比較參考而已。

本文側重個案探討，是全面整理近代中國學會史的初步工作。但從單獨個案的孤立研究，最不易追求歷史變遷的眞象和線索；「少年中國學會」必須放在近代整個社會文化變遷的持續過程中去觀察，從更遼闊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環境去探測，才能充分顯示其歷史的面貌與意義，正如近代生物學大師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一八六一年所說：「我相信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不是因為我能證明任何一個種類變遷到另一個種類的單獨個案(Single

Cases) 而是因為它配合並清楚解釋了分類、胚胎學，形態學，基本器官，地質學上的繼承與分配的一大羣事實。<sup>1</sup>

從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強學會成立開始，據作者非正式的一項估計，在國人主導下所組合而符合上述界定的學會，晚清十六年間（一八九五——一九一一），約在六百個以上，而民國以後的十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一），亦當超過四百個。此為研討「少年中國學會」歷史背景中的一大羣事實。中國近代學會是社會文化變遷的產物；而學會本身的組織結構與思想取向，在某一層次上又足以代表社會文化的變遷。本文追尋此一變遷的事實痕跡及其演化的理論基礎，乃是基於一種超越個案的觀察，而「少年中國學會」於此所提供的，只是這種超越個案觀察的具體指標之一。

## 二、時代背景與前驅

近代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的狂潮，以席捲之勢向全球蔓延，帶動了難以數計的劇烈改革。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這個狂潮開始以決定性的力量震撼了中世紀沉滯的東方世界，古老的中國首當其衝，而強學會於光緒廿一年成立，便是民族主義思潮沖擊下，中國知識份子集體覺醒的表徵。這個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型態是「外鑠」的；換句話說，其動力乃來自傳統社會的外部，因而導致了消極模仿的現象。近代中國的學會便是此一消極模仿的產物之一；而傳教士與留學生，則為此一模仿過程的兩大媒介。

首先是西方傳教士等人物在各大通商口岸倡組學會，出版書刊，介紹新知，提倡改革。最早而有史跡可尋者是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成立於廣州的「益智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廣州的「醫學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道光廿四年（一八四四）寧波的「促進女性教育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道光廿七年（一八四七）香港的「皇家亞洲學會香港支會」(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上海的「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上海的「文理學會」(The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〇六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三)北京的「益智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上海的「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福州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 M. C. A.)、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上海的「博醫學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上海的「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分設於上海、天津、漢口、香港等地的「中國協會」(China Association)、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上海的「中國教育會」(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杭州的「中華基督教女子青年會」(Y. W. C. A.)、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上海的「天足會」(Natural Foot Society)等。這些學會間有西方官商創辦的，但多由來華傳教士所組合；他們推展的活動，倡導的新知，包括出版書刊，建立圖書館，設置學校，開辦醫院，統一科學名詞，改良社會風氣等等，對覺醒中的知識份子發生了絕大的啓蒙作用和先驅性的影響。

中國近代學會活動，由強學會開端，直迄民國十年，在時空架構上均曾經歷若干波折，在性質與功能方面，也曾產生若干變化。爲篇幅體例所限，在此不擬將此時期之學會一一窮舉或詳列其名稱及主要活動內容。就時間區劃而言，清末爲一段落，民初又爲另一段落，其間分野主要是辛亥革命所促成的傳統政治制度的解體。根舉資料顯示，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至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爲學會發展的初期。光緒廿四年八月廿六日(一八九八十月十一日)，由於戊戌政變關係，清廷嚴申黨禁，下詔禁止結社，學會活動因之遭受嚴重摧殘，漸趨銷沉，至光緒三十年黨禁解除後，復趨活躍。光緒廿四年的政變與黨禁，影響所及，顯然驅使中國覺醒的知識份子走向革命，參加革命性的黨會。至光緒卅年黨禁解除時，革命運動已澎湃湧成一股潮，故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同盟會成立，吸收了大量的知識份子及學會活動的領袖人物，沖淡了秘密會社的色彩。由於日俄戰後立憲運動的蓬勃發展，清末學會活動以自治會，教育爲主體，兼及風俗改良，且逐漸表現出趨向於專業性的特徵，如醫學研究會的成立。入民以後，此一高度業緣的趨勢更加明顯，在思潮取向上更有多元化的全面解放的傾向。

至於地域分佈，清末民初的學會活動的流播面，廣達十八省區以上。此一流播面構成了一個清晰的圖譜，以廣



州、上海、北京三地爲重點，先伸展到沿海各省，然後向內陸蔓延，主要沿長江流域，溯江而上，直抵四川，而以湖南爲內陸擴散的聚點。這個簡明的圖譜，似乎也可具體而微的表徵出，在近代西方挾其文化大傳統(great tradition)東漸以來，從中國沿海向內陸推展的線索，以及在中西兩大文化傳統接觸的邊緣地帶(marginal area)，所產生的理性化的「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的點狀分佈的情形。

學會運動到了「五四時期」(一九一六——一九二一)，進入了一個突進的時代。嚴復、梁啟超、胡適等無數的學者，前後所做的大量的，極具啓蒙作用的介紹和翻譯工作，爲中國新一代貫注了鮮活有力的新思潮，建立了一種清淺的理智主義。這種清淺的理智主義，從清末醞釀到民初，至五四運動前夕已經相當成熟了。從「廿一條條件」的提出到巴黎和會的屈辱，日本肆無顧忌的侵略野心促成了中國青年的救國運動。救國運動的狂熱和清淺的理智主義滙合成流，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浪潮。這股巨大的思想浪潮就是蔡元培筆下的「洪水」。從文化的內隱面(covert aspect of a culture)轉化爲文化的外顯面(overt aspect of a culture)，廣大的知識青年在思潮猛烈的沖擊下，乃掀起了羣衆運動。表現知識青年的羣衆運動的基本而主要的方式是集會結社，印行書刊。根據統計，「五四」以後一年間(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各校學生出版的大小刊物，總共在一千種以上，較顯著而流行的，至少也有四百種以上。其中以「醒」字爲概題者甚多。所以「少年中國學會」可以說是是一個空前的中國知識份子集體覺醒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

### 三、組合分化的過程與活動涵蓋的領域

探討少年中國學會發起的近因，不能不追溯民國七年留日學生罷學歸國一段史實。民國七年三月間，段祺瑞任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爲貫徹他對中國武力統一的政策，大事向日本借款，藉以擴充軍隊，強化武力。四月間，傳聞日本寺內內閣與段祺瑞密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有留日學生數十人，乃赴東京中國使館質問公使章宗祥，與館員發生衝突，被章宗祥召來日警，拘捕下獄者七人，遂引起學生公憤。至五月三日早晨，中日交涉條件公佈於日本報紙，其內容有「日本軍隊可以進駐吉林、黑龍江與蒙古一帶」，並有「日本得遣派海陸軍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等條款，留日學生界與情大譁。四日晚開學生大會於東京留日學生總會，多數主張罷學歸國，表示抗爭。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〇八

於是自五月至七月，先後自日本各地回到上海、北京的學生，陸續竟有二千多人之衆。

少年中國學會原始發起人之一的曾慕韓，其時也在日本留學，是主張罷學歸國最力的一人。他歸國後即與四川學生王宏實、湖南學生羅季則等創立「留日學生救國團」於上海。曾慕韓不久又北赴天津，企圖擴大「留日學生救國團」的組織。但那時段祺瑞已採高壓手段，下令干涉留日歸國學生活動。曾慕韓只得與其中較熱心的分子聚於天津租界中，發佈排日文告，並組織國貨販賣部，以實行抵制日貨。但這個抵制日貨運動，因得不到社會普遍的助力，旋即解體。曾慕韓慨然重返北京，與王光祈商討此事，遂決心發起少年中國學會。

曾慕韓的「戊午日記」於此事始末有相當翔實的記載，字裏行間充滿悲憤與焦慮。茲徵引數則，以見當時醞釀組會情形之一斑：

民國七年四月一日：「……思予擬集合同志，提倡分業，爲一真正之學會，各就所學，輪流演講，要以根於學理，按諸事實爲主，冀收切磋之實效，頃與友人談及，頗多贊同，其或有成乎？」

同年四月五日：「……昨日湯濟武君談話有可記者，即謂十年以前，彼等但知當變法，而不知所以變之之道，是以國愈亂而術已窮；十年以後，國事當屬少年，若再無素養，國將何望？言頗沉痛也。」

同年五月四日：「……晚偕夢九、眉生、若飛赴留學生總會討論歸國事，至十鐘始散會歸，予於茲事固亦主張固國，惟所斷斷者，回國後之辦法如何耳。」

同年五月五日：「……附記是日湖南及貴州同鄉會，均因開會討論歸國事，被日警禁止，且將代表拘去。嗚呼！國未亡而身已不自由，島夷橫肆，可勝歎哉！」

同年五月十日：「晨寫上梁任公一函，交眉生回國帶呈，勸其出而辦學校，以收容近日廢學歸國之青年也。」

同年六月卅日：「晨取愚生所有警報，展開良久，午後潤璵、太玄來，約同愚生、夢九、眉生六人赴南橫街嶽雲別墅張文達祠，商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並決定今後行止，相約無背規約焉。……」

同年七月十二日：「……晚偕夢九、眉生赴中央公園，與潤璵、太玄約會，潤璵出所擬少年中國學會宣言

及改定章程，相與討論，至十鐘始寢。」

同年七月十四日：「晨偕愚生、夢九、眉生赴南橫街嶽雲別墅，與潤璵、太玄約會，商議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並討論章程。……」

同年七月廿一日：「午後潤璵、太玄來鈔寫少年中國學會章程，旋以電話邀李守常來寓，約渠加入學會，縱談至晚十鐘始去，甚相愜也。」

同年七月廿八日：「……往謁梁任公，以學會章程及公函呈閱，請渠為贊成員，得其允許，並相與傾談良久。……」

日記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直到七月廿一日，曾慕韓等始邀李守常入會，故李守常並非六月卅日嶽雲別墅會議中的原始發起人。日記中屢次言及的潤璵，即該學會早期最具影響力的領袖人物王光祈。據曾慕韓後來告訴會員之一的李璜說，當他自日本返抵北京的第一日，即晤見王光祈，討論如何在北京推動救國團的團務，王光祈使向曾慕韓說：

「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着為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是在反對段內閣；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且即使發起，也只是一闕之局，勢難持久。因二、三千人一旦罷學回國，聲勢雖大，而其中大多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國，則辦法當不如是之簡單。我們皆在青年求學時期，救國最好在早做基礎的準備工夫，而準備工夫不外兩事：一為人才，二為辦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已成勢力中，則應早日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歷練，成為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與建國的種種實際問題的解決。至於辦法，也非淺識玄想，徒託空言，便可以適合國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須每個同志都去增進自己學識，從事各種研究。而今日之研究學術，又必須本科學的精神方不流於空疏。」

這段談話，足以表現王光祈穩健的性格與深思的見解；曾慕韓乃引為知己，留他作長夜談。其後幾天的磋商，他們漸漸歸納出相當的結論，而有六月卅日嶽雲別墅的會議。根據「戊午日記」，參與這次籌備會議者有曾慕韓、王光祈、陳愚生、張夢九、雷眉生、周太玄；此六人便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始發起人。其中曾慕韓、王光祈、周太玄四人為四川人，而曾慕韓、陳愚生、張夢九、雷眉生四人為留日學生，故原始的少年中國學會可說是以四川人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一〇

，以留日學生爲主幹的團體。

嶽雲別墅的會議公推王光祈爲籌備主任兼會計，直到民國八年七月一日，正式召開成立會時止，整整一年中，會務均由王光祈負總責。他到處奔走，廣徵會員，並發行會務報告，故在北京召開成立會時，遂被選舉爲執行部主任。此時會員已多達七十四人，其中包括各大城市及國外的學生，教育工作者，新聞記者及作家。學會的宣言，宗旨，信條及規章，幾由王光祈一人起草。在宣言書中有一段重要的話，最能表達他們當時的心思與理想：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爲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託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簡樸。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勿爲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

根據此一宣言，又寫定了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

「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

而規章中第一條是：

「本學會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爲宗旨。」

又簡化成四項信條：

「奮鬥，實踐，堅忍，簡樸。」

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後所積極從事的活動計有兩方面：一爲出版書刊，介紹並研討新思潮；二爲倡導社會活動，主要的是辦理工讀互助團和推展新村運動。

少年中國學會先後編印的書刊頗多，除籌備期間的「會務報告」外，最主要的是「少年中國」月刊，「少年世界」月刊，「少年社會」和「星期日」週刊，以及「少年中國學會周年紀念冊」，「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通訊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等小冊子，另有「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會務報告」是在籌備期間發行的，每月一冊，自民國八年三月一日至「少年中國」月刊出版時停止，共出四

期。其中多登載「會務紀聞」，「會員消息」，「會員通訊」，「本會通告」之類的文字，幾佔篇幅一半，提供了研究早期學會活動和思想的寶貴材料。

「少年中國」月刊由北京總會負責編輯，每年出刊十二期合爲一卷。第一卷第一期於民國八年七月一日出版，至民國十三年五月共出滿四卷十二期以後停刊，中間曾休刊數次。爲一綜合性雜誌，內容可分兩大類：第一類是會員所寫的關於自然科學、文學、哲學和社會學的論著與譯作，廣泛討論人生觀，世界觀和社會問題，爲該刊的主要部份。此外，常集中研究某一問題時就出版專號；其中如一卷四期的「婦女號」，一卷八、九期的「詩學研究號」，一卷十一期的「新唯實主義號」，二卷四期的「法蘭西號」，二卷八、十一期，三卷一期的「宗教問題號」，三卷七期的「相對論號」。第二部分是「會務報告」的延續，包括一些闡述學會方針的文章，會務消息和會員通訊。至三卷二期及三卷八期，曾分別出過兩期「少年中國學會問題號」，提供了會員思想分化的消息線索。三卷以後的「附錄」中常登載關於留法勤工儉學生的活動。初步估計，「少年中國」月刊的銷行網廣達九個省份，並遠及日本。

由於體例的限制，「少年中國」月刊，側重理論性的探討，只刊登關於哲學、文學、純粹科學的文章，因此會員中不少應用科學與實際調查的文章無從發表。爲了適應這個需要，經會員提議，決定發行第二種月刊「少年世界」。這份刊物，由南京分會負責編輯，創刊於民國九年一月一日，終刊於同年十二月，共一卷十二期。民國十年四月，又出一期增刊「日本號」，分別介紹了日本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社會現狀及民族性格和思想等。這份刊物分別闢有「學生世界」、「教育世界」、「兒童世界」、「婦女世界」、「學術世界」、「勞動世界」、「學校調查」、「工廠調查」、「地方調查」、「森林調查」、「農村生活」、「華僑消息」、「社會批評」、「世界大勢」、「讀書錄」、「出版界」、「游記」、「雜錄」等欄。於發刊詞中，對這種編印方式曾有清晰的說明：

「……我們以爲改造中國——卽是改造世界的一部份——應有三種的步驟：

第一步，本科學的精神，研究現代思潮，使中國人對於現代思潮的趨勢有一個明確的觀念。

第二步，詳細記載出現代思潮演成的事實，給中國人一種更深的刺激。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二

第三步，根據思潮和事實的趨勢，草一個具體的改造中國的方案。

『少年中國』月刊是做的第一步工夫。

『少年世界』月刊便是要做這第二步工夫。

這第三步工夫要讓中國全體青年去做。

我們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這本月刊裡所記載的，便是各種『社會的活動』，而且他的範圍永遠限於『社會的活動』，決不會談政治。

我們學會的第一個朋友便是學生：所以我們對於學生的消息特別注意。其中尤注重國內外各學校的詳細調查，給現在的中學生一個『入學指南』。

我們學會的第二個朋友便是勞動家，所以我們對於華工消息，工廠調查，農村生活特別注意。

我們學會的第三個朋友便是華僑，所以我們對於華僑消息特開一欄。

其餘各欄的記載，或是社會上的黎明運動，或是關於各種科學的專論，可以供我們青年的參考資料。……

從上述引文所標舉的旨趣看來，「少年世界」似是比「少年中國」在精神上更富於本土化與通俗化的一個「社會活動」的刊物。為人力資力所限，此一刊物未能持久編印，對少年中國學會其後思潮取向的發展，頗有影響；最明顯的一點是，倡導的社會活動從此缺乏實際材料的印證，於是逐漸走上理論化的道路，拋棄了本土化的社會活動的目標，而開始以接受與整理外來文化為方向，其後並表現了強烈的干政慾望，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幸的轉變。

「星期日」與「少年社會」是兩份週刊。「星期日」是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主編的，創刊於民國八年七月十三日，為時一年，共出五十二期。每一期銷行量達三千份以上，對四川一地知識的傳播與思想的啓蒙，自有相當的影響。

「少年社會」雜誌創刊於民國八年十二月一日，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主編，前十期為週刊，至民國九年

四月一日改爲半月刊。雜誌社社員中如王克仁、邵爽秋、楊賢江、倪文宙、曹芻、金海觀等，均先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所以這份雜誌雖非少年中國學會直接編印，但仍具有間接的密切關係。

除編印上述雜誌以鼓吹新思潮外，少年中國學會「社會活動」的理想主義格調，還表現在工讀互助和新村運動上。新村運動顯然是承受了日本日向新村的烏托邦社會運動的感染。日本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一班人，因爲極不滿意於當時日本的現實社會，對於「少數人在多數人的不幸上築起自己的幸福」的社會制度，感到不能容忍，却又「不贊成『暴力』改革，遂於無可奈何之中，想出這個新村的計劃來。他們在風景悠美的日向，經營農場，開闢新村，希望藉這種和平的，退隱的方法，來脫離現實社會，去過一種模範的，獨善其身的理想生活，這是近代新村運動的一支。新村運動淵源於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托爾斯泰(Tolstoy)及其他理想社會主義者的人道主義的哲學基礎上，而其理論與組織在民國八年，曾由周氏兄弟（周作人、周樹人）及其他作家，於「新青年」、「新潮」等雜誌上爲文介紹。周作人於民國八年七月間訪問日本東京等地的新村；周樹人則翻譯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在民國八年八月刊登於「國民公報」。同年十月廿五日，「國民公報」爲北京政府查封，其譯稿乃由「新青年」繼續轉載。於是武者小路實篤一班人的夢想與行徑，遂普遍地爲當時苦悶中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同情嚮往。以王光祈爲中心人物的少年中國學會，本著社會活動的旨趣，又受了新村運動的影響，乃倡導新生活的小組織。「少年中國」月刊從第一卷第二期開始刊有討論小組織的文字。其中王光祈、左舜生、宗白華、黃仲蘇等會員，都有小組織的具體提議。他們的共同見解可以王光祈的意見爲代表：「……爲了避苦尋樂，以遂行圓滿的人生，在這種惡劣的社會裡，如要得到學術上的進步，精神上的快樂，保持高尚的人格，改善不良的生活，免除家庭的苦惱等等目的，只有由少數人去實行新生活的小組織，以勞動所得，自立互助，進而改革社會。……」這也是王光祈提倡「團體生活與勞動習慣」的一貫主張。他又具體規定小組織設在都市的近郊，勞動方式是種菜園每天兩小時，翻譯書籍三小時。種菜所得可解決物質需要，讀書可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通過譯書可以介紹歐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翻譯的書由自辦的印刷所出版，利潤一半給譯者，一半歸公；另附設平民學校，免費教育農家子弟，並時常接近農人，使純潔的青年與農夫打成一氣。這種構想，簡直是「烏托邦」(utopia)的雛型了。受了新村運動及勤工儉學留法風



氣的鼓舞，又得到教育文化界的名流蔡元培、胡適、周作人等的熱心支持，王光祈進而把小組組織的主張具體化，且付諸行動，而倡辦工讀互助團，計劃在每一個城市裡，組織一個男女生活的互助社，以幫助青年脫離家庭的壓制與束縛，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與互助勞動的習慣，並給予讀書上進的機會。

王光祈倡辦「工讀互助團」，從其多方奔走募得一筆基金，先在北京試辦，隨因上海、南京、武漢及湖南等地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支持，各地也紛紛創立同樣組織。當時規定入團者每天至少必需工作四小時，所得悉數歸公，其生活及上學、醫藥、住宿、衣服、書籍等費用，均由互助團供給。他們舉辦的事業包括開書店、印刷廠、廉價飯館、洗衣店，以及手工藝的製銷店等。王光祈後來又試辦農村生活計劃，讓團員下鄉，半耕半讀。

但及民國九年二、三月間，北京工讀互助團漸陷入窘境。王光祈檢討原因，認為「是人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問題」。因為「工讀互助團發起的時候，報名的有數百人之多。發起人對於團員雖曾經過一番審慎的選擇，但是團員中果能具備這八個字（既能了解，又能實行）的資格，實不多見。」

然而王光祈對這種困難相信有解決的辦法，持相當樂觀的看法，認為仍有試行成功的希望，但當時持悲觀的態度，並寫文章批評者，已不乏其人。

戴季陶認為：「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世界的強力，壓迫著自由勞動者的時代，無論什麼人，沒有不受這一強力的支配。而威迫各人的社會生活，妨礙學生的自由思想，為主的並不是家庭、不是官廳、不是學校，只是資本家生產法所代表的財產私有制。在這一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作生產的工；一面達求學的目的，在事實上是作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練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產機關，要想獨力回復資本家生產制所侵蝕的『剩餘勞動時間』，更是作不到的」。因此他提出的意見是：「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而又肯耐苦冒險的青年，既不願意附隨着惡劣社會過生活；又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便應該拿定普遍救濟的目的；舍去一切獨善的觀念；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他認為這是訓練與試驗的唯一方法。「倘若失敗了，也可以對世界上供給一個研究材料。」

胡適曾分別發表「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工讀主義的試行觀察」兩文，對這個運動的失敗，有平情的分析和

深銳的批評。他認為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只「承認這個社會沒有法子挽救的了」，所以「要想在現社會之外另尋一種獨善的理想生活。」這是格外危險而應該反對的，因為「這種生活是避世的，是避開現社會的。這就是讓步，這便不是奮鬥。」他指責在汎勞動主義信仰支配下的新村生活，「使人人都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根本上否認分工進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奮鬥，是很不經濟的。」而且「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這個觀念，是根本錯誤了。改造個人也是要一點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不站在這個社會裡來做這種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造，却跳出這個社會去『完全發展自己的個件』這便是放棄社會。」

胡適進一步批評「工讀互助團」的不切實際，指出他所觀察的兩件事實：「(1)工作的時間太多，每人七小時以上，十時以下，只有工作的時間，沒有做學問的機會。(2)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簡單的，機械的，不能引起做工的人的精神上的反應。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我也是北京發起人之一，但我是見慣半工半讀的學生生活的，覺得『工讀主義』，乃是極平平無奇的東西，用不着掛什麼金字招牌。……現在有許多人把工讀主義看作一種高超的新生活。北京互助團的捐啓上還只說『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庶幾可以達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上海互助團的捐啓便老實說：『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舊社會舊家庭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而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來。』新生活和新組織也許都是很該提倡的東西，但是我很誠懇的希望我的朋友們不要借『工讀主義』來提倡新生活新組織。……」他敦勸「提倡工讀主義的人，與其先替團員規定共產互助的章程，不如早點替他們計畫怎樣才可以做自修的學問的方法。」

新村與工讀試行失敗的現實經驗，影響到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對社會問題的看法；這一運動的失敗，使他們體認到如果都市的勞工者與資本家間沒有合作，則要在經濟社會的改造中去創造一個烏托邦是不可能的。而此後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感情的紛歧與思想的分化，也肇端於此。

少年中國學會自民國七年至八年為籌備時期，民國八年至十年為發展時期。民國十年以後為分化時期。民國十年七月一日到四日曾召開南京大會，會中出現了關於應否參加政治活動，應否確定主義的激烈爭辯，出席南京大會的會員共二十三人，雖沒有正式的代表名義，實際却代表各地和各派會員的思想，而其分化的趨向已極明顯。除會



中發言外，不少會員在會後通過了書面提議或發表文章，傳達自己的意見。這些言論彙集為兩期「少年中國問題專號」，刊登於少年中國月刊第二期及第三卷第八期，是研究學會分化過程的重要材料。參與書面討論者有王克仁、張聞天、余家菊、楊賢江、沈澤民、陳啓天、王光祈、鄭伯奇、沈懋德、李璜、沈怡、左舜生、鄭伯奇等，而巴黎分會而成都分會也各有提案。王光祈當時遠羈德國，對少年中國學會活動的發展仍懷抱着深摯的關切，他的書面提議長達千餘言，包括七點具體的方案：

(一) 按照會員終身學術終身事業表，速組織某項學術某項事業研究會，參加非會員。

(二) 將月刊改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藝三種專門性質之雜誌，仍用月刊名義，每年仍出十二期。惟每期皆出特刊號，三種各出四次。每次卷面上標明某某特刊號（如自然科學特刊號之類）。三種編輯由各地會員分任。每次特刊號之後，附列「創造少年中國問題」——包含社會問題修養等項文字——及「學會消息」兩欄，由上海編輯。

(三) 學會不標某種主義之籠統名稱，而對於將來之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及其進行步驟運動方法，皆加以極具體之描寫。如果此種具體描寫之組織及方法已為同人所贊成，將來即以此種組織及方法作為本會對於某項事業進行之方針，換言之，即本會主義。

(四) 本會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為本會精神之所在。今年大會時須加以極明確之規定。倘有違背此項精神者，即作為違背學會宗旨，請其出會。

(五) 除討論學問之通信在月刊發表外，所有關於討論會務及個人生活之通信由執行部收集編訂成冊，寄與各處會員傳觀。傳觀路線，先國內，後日本，美國，歐洲，南洋，仍寄回執行部保存。

(六) 會員出國者日衆，國內會員又復散居各地，故最近四年內會務，只希望下列六種：

(甲) 整頓少年中國月刊。

(乙) 編輯叢書。

(丙) 組織學術或事業研究會。

- (丁) 力謀會員間之相互了解，如傳觀通信之類（此事由執行部以全力辦理）。
- (戊) 擴充國外通信事業之類（如通信社及私人特約通信之類，由國外同人以全力進行）。
- (己) 介紹會員（由評議部以全力注意此事）。

(七) 四年之後本會事業分二種：

(甲) 地方基礎事業

小學校	正業
農村	
譯書事業	
編輯少年中國	
兼任地方上各校之教員——附業	

(乙) 都會宣傳事業

各校教員	
各報新聞記者	
國外通信員	
各工廠之工程師	
加入其他社會事業之活動	

巴黎分會提案，對於學會標明主義認為非必要，「因此時定一主義在事實上既困難，且與吾會作預備功夫之精神相反」，而對王光祈改革月刊，成立研究會的建議則表示贊同：「月刊之改良問題，同人等雖亦贊成德國同人改月刊為三種專門性質之雜誌，但以爲宜先成立科會，至少亦應先成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三種之研究會，爲專門季刊之基礎。」七月一日的大會即分別討論了「月刊問題」，「研究會問題」，「叢書問題」。「會員間通信問題」。其中「研究會問題」曾引起與會者共同的關切，似乎大家都體認到這一問題對少年中國學會的前途的重要性。討論結果，全體主張將研究會分兩種：(一)學科研究會，爲永久的；(二)問題研究會，爲臨時的。每一會員，同時可入兩個以上的學科研究會。問題研究會，更可自由加入，非會員亦得邀請加入。當時計劃成立的學科研究會計有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一八

：教育研究會，哲學研究會、心理學研究會、社會學研究會、經濟學研究會、生物學研究會、土木工程研究會、地質學研究會。結論中並聲明：「研究會運動，關係本會前途極鉅，如不組織完好，本會一切計劃均無從進行，應請國內外會員特別注意。最好此期月刊發表後，於半年中將各研究會全部成立，積極進行。此次大會所舉出之九種研究會，係限於到會會員研究的範圍，未到會會員，其研究興趣不屬此範圍者，當然另行組織。……」

分科研究會的計劃，是少年中國學會走向高度專業化的一個重要的轉機，其後未能本此理想推展成具體的事實，是導致學會運動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亦為中國近代社會專業化運動中一個極富警惕性的失敗的個例。

七月二日在玄武湖及當晚在南高農場的會議中，分別討論了「宗旨主義問題」，「政治活動問題」，及「宗教信仰問題」。會中發言踴躍，辯論異常激烈，有少數人幾至以去就力爭。於是次日（七月三日）在清涼山掃葉樓及當晚在南高梅庵的會議中，遂有「學會前途的危險，應討論如何決裂」一案的提出。爭論的焦點是「宗旨主義問題」、「政治活動問題」、「宗教信仰問題」，而思想的分野則漸趨兩派：鄧仲澥、黃口葵、高君宇、劉仁靜、沈澤民等為社會主義派，他們主張確立一種共同的主義，自有其強烈的政治背景，當時正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夕，早期會員中的激烈份子李守常，在北京與蘇俄前後派來中國的代表已有密切的往來，而且在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中宣傳共產主義，並組成「社會主義研究會」，上述主張確立共同主義最激烈者均為該會會員。當時計有主張不要主義者六人，主張要主義者十七人。這十七人中有的主張研究主義，有的主張規定最小限度的一致，而上海、南京去參加的會員，則大多不贊成少年中國學會確立主義，成立政黨從事政治活動。意見錯綜紛歧，以後遂未付諸表決。乃分就七個「決裂」的問題，要求會後至年底徵求全體會員意見，再行決定：

（甲）主張有主義與無主義者的決裂。

（乙）主張參加現政界與主張絕對禁止的決裂。

（丙）主張宗教信仰自由與主張絕對禁止的決裂。

（丁）主張實踐戀愛自由與反對的決裂。

（戊）主張只對第四階級做事的反與對的決裂。

(己)主張單純講學與反對者的決裂。

(庚)由無共同一致之點所生不互相信任不信任學會的感情的決裂。

此外，會中提議取消信條，修改規約，均未實現。在少年中國學會思想分化的爭辯過程中，王光祈是始終不贊成以任何政治運動爲主體的創造「少年中國」的方法。他在書面提案中堅決表示：「本會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爲本會精神之所在。今年大會時須加以極明確之規定。倘有違背此項精神者。即作爲違背學會宗旨，請其出會。」

在民國十年十一月一日發行的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有一張通告寫出當時會員已交會費或未交會費者的名單，略可反映出當時會員間的關係已由疏離而淡漠了。當時會員八十三人中，已交會費者僅十七人，而未交會費者多達六十六人，其中留學與旅居國外者卅七人。另有執行部通告二張，顯示當時未簽交「入會願書」者廿三人，未填寫「終身志業表」者廿七人。組織型態的鬆散造成了活動功能的減退，少年中國學會結合理想的幻滅，不僅由於思想分化一端而已。

南京大會以後，學會活動已日漸衰微，會員偶有增加，但會務則漸趨沉寂。國外會員本來無法直接參與國內會務，各人均以學業事業日夜奔忙，最多只能利用月刊發表文章，以通信表示意見。國內會員有一部分一直沒有積極參加學會活動，而熱心份子之中，又因政見的差異而日趨分歧。民國十一年七月的杭州會議，十二年十月的蘇州會議，均只有少數南京和上海一帶的會員就近參加，學會早期新銳的旺盛的生命力已經消失殆盡了。到了十三年的蘇州大會，國家主義派和社會主義派，發生了正面的、激烈的衝突，情勢更加惡化。至十四年夏天（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第五屆年會在南京東南大學梅園召開，出席會員僅十八人，社會主義派與國家主義派在會中相互駁難，討論學會對時局態度一案，竟相持數日，毫無結果。部份中立的會員目睹這種激烈爭辯的情形，憂慮團體瀕於破裂而不可收拾，黃仲蘇乃提出緊急動議，於即日起停止介紹新會員，設立改組委員會。由年會授予調查及改組全權，擬具表格及規約，分別調查會員思想及對學會態度，並請報告入會以後學業與事業之成就。調查期限自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起至十五年二月底止。改組委員會將根據調查結果及規約處置一切。這一提案，當時經出席會員全部同意接受。



，並票選舒新城、李儒勉、金海觀、曹芻、黃仲蘇五人為改組委員會委員，負責辦理調查及改組事宜。自民國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起至同月二十九日止，陸續分別掛號，由郵政局寄出國內外各地會員調查表格正副兩張共計一〇二份。少年中國學會此時會員增至一〇八人，而自請退會或死亡者已有六人。所得結果，因國內外會員住址更改，無從投遞，而陸續退回的調查表格計四九份，確已收到表格而逾期未填報者計十九人，確已收到表格而來函說明不願填報者一人，填具表格寄回審查者卅三人，僅佔全部會員名額三分之一弱，而填具表格者意見又極紛歧；其中：

（甲）主張少年中國學會應保持為無黨派者，計宗白華等十七人。

（乙）表示對少年中國學會至為愛護，並希望大家目前勿談主義，仍當攜手合作以準備救國工作者，計沈君怡等七人。

（丙）提議將少年中國學會徹底澄清，改組成為某一種主義之集團者，計李璜等五人。

（丁）贊成將少年中國學會解散，以免為某一黨派所挾持者，計鄧仲濟等三人。

（戊）確認少年中國學會是社會活動團體，不能開除政治意見不同之會員，並提出具體方案，以改進會務者僅王先祈一人。

改組委員會面臨如此混亂的局面，乃議決暫不採取任何行動，僅將業已收到之調查表格分別記錄，留待下屆年會提出報告，再行討論如何改進會務。

此時少年中國月刊已先於民國十三年五月印行第四卷第十二期後停刊，而第六屆年會也始終未見召開，從此會務陷於停頓，形同解散。

從民國七年六月三十日，北京獄雲別墅的六人聚會，至十四年七月廿日，十八人出席的南京第五屆年會止，少年中國學會的壽命共計七年零十天。時間架構不長，但活動的領域則相當遼闊。早期總會設於北京、民國十三年則遷往南京。成都設有分會，而湖北、湖南、山東、天津、上海等各大省市，均有會員活動的足跡；國外則在法國的會員最多，設立巴黎分會，在德國、美國、英國、日本及南洋各地，均有會員的行蹤。而留德學生組織「中德文化研究會」，發起人中即有部份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綜觀少年中國學會活動的領域，在國內則廣達六個省區以上

，在國際則廣達六個國家以上。前後正式入會的會員應爲一〇八人，而可查證者有一〇七人，土就鄉成分而言，其籍貫分佈廣達十三個省區：四川廿七人，江蘇十七人，浙江九人，湖南八人，湖北七人，陝西七人，安徽五人，江西五人，河北三人，廣東二人，廣西二人，山東一人，貴州一人，不明籍貫者十三人，從學會一紙名單及其活動的歷史看來，其組成份子顯然具有全國代表性。學會的分化雖然顯示了一幅悲劇性的歷史圖象，但超地緣的組合仍然足以代表大羣意識的產生與普化，這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上是極具歷史意義的。

#### 四、組織結構的型態與重整反應的思潮

介紹新知，傳播思想，是文化價值的「有形功能」(formal function)，少年中國學會在這方面所投注的某些影響是清晰易見的。但另一方面，少年中國學會也代表了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其歷史意義較難偵測，因爲這是一種「無形的功能」(informal function)。

傳統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徵之一是具有高度的血緣性和地緣性。以近代觀點來看，這種高度的血緣性和地緣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強了小羣的觀念，削弱了大羣的意識，同時也支離了近代整體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因而延緩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從歷史觀點看來，血緣組織如家族制度，地緣組織如會館制度，都是因應傳統社會某些階段中實際的需要而產生的，都曾具有積極的社會與經濟的功能。但從近代化的角度立論，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and 統一國家的形成有賴於大羣意識的產生，而大羣意識的產生有賴於親屬關係與畛域觀念等意識型態的消融。清末民初以來，由於近代水陸交通的發達，西方思想的輸入，民族主義思潮的沖擊，工商組織新法令的頒佈，都加速了小羣組織的衰微，助長了大羣意識的產生。最能指示這種趨勢的是地緣性的會館制度的蛻變和衰微，以及學會活動的蓬勃發展。

會館制度到了清代以後，已漸見「多鄉性」，表現了超地緣的色彩。同時有同業公所一類業緣性的組織出現；如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歸綏卽有「十二社」與「十三行」的成立。其性質與歐洲中古城市之基爾特商行(guild merchant)及近代城市之總商會相似。但這類組織，實際上只有行業性或職業性的(Occupational)。而非專業性的(professional)。而且這類組織潛存著中國傳統社會中職業或行業的血緣繼替的本質，故往往揉雜了血緣的色彩。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職業性組合是以經濟利益為前題的，而專業性組合則以文化知識為前題，兩者間的性質與功能有其根本的差別。近代西方的職業性社團如同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是承襲中世紀基爾特(guild)而來，為雇傭者的組合；另有工會(union)一類組織，是被雇傭者的組合；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兩者往往處於對立的局面。專業性的組織大致可區分為純學術(pure academy)的，是「學者的學會」(a society of learned men)，民國以來，如「中國科學社」和「地質研究會」等是。另一種為「科學技術」(scientific technology)的，如「中國工程師學會」，「造紙研究會」等是。但兩者有時亦不可判然分別，如「醫學研究會」等便兼具了兩者的性能。

清末民初以來，傳統家族制度的解體，代表了血緣組織的衰落，而會館制度的沒落，代表了地緣組織的衰微。學會於該一時期蓬勃發展，漸能表現超地緣的業緣功能。實際上清末許多商會、農會、自治會和其他非專業的學會組織，是從會館組織蛻變演化出來的；如閩學會、滬學會、四川學會等都擁有濃厚的同鄉組織的地緣性質。清末自強學會以下幾乎六百個學會中，有地緣的，也有業緣的，也有介於兩者間過渡的事緣性的，業緣的學會中多為職業或行業的，表現高度功能專化的學會極少；而且組合的意識型態往往殘存着血緣的濃厚色彩，如行業繼承和師生結合關係中，有時仍呈現著血緣的投影。民國以後，功能專化的學會陸續出現，是中國社會基礎結構從地緣化走向高度業緣化一個初步的現象。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又從地緣結合轉變到業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變遷，也是人類社會文化史上一個重大的變遷。奧門(G. Almond)的社會學概念，如果可以用來解析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的話，則此一時期的中國社會，顯然正從「非會社的」(non-associational)過渡到「會社的」(associational)。在這一轉型的持續過程中，少年中國學會所代表的，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性的指標。

少年中國學會於民國七年六月間籌備，創始份子六人中有四人為四川人，其組合有濃厚的地緣性。且四人均有同學之誼，師生與同學關係在傳統倫理社會中，往往是血緣性的意識化。從這一角度窺測，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始結合，還是殘存着血緣性和地緣性。但一年以後(民國八年七月一日)，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時，會員七十四人中來自十餘省區，籍貫觀念的消融，足以代表地緣性的減退，而相對的業緣性的傾向則逐漸增強。民國十年間在王光祈的倡議下，分科研究會的籌組計劃受到全體會員的熱烈支持，專業性的傾向特徵更顯露出來了。但是，由於中國傳

統「非會社」基礎結構的強固，由於泛政治主義慣性力的支配，由於本身教育背景中專業訓練的薄弱，加上該一時期軍閥割據，列強交侵，政治環境與社會秩序又極端混亂，學會領袖羣想推展專業化運動，實缺乏有利的主觀與客觀條件。一旦受到外來思潮的猛烈沖擊，專業化的組合便呈現支離的現象，學會分化亦發端於此。而清末民初是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期，新舊中西的文化因素紛然雜存，同時交互發生作用，學會領袖羣身處其間，最不易確立共同的認同 (identity)。他們往往為動亂的時勢所驅迫，從非專業的道路上去尋求生存的意義與價值，抱持某種絕對的教條，參加狂熱的，盲目的羣衆運動；同時在組織上，手段上，把學會變成一種強制的機關，失去了自由結合的意義，漸趨於政黨的形式，感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導致了酷烈的黨爭局面。從清末的強學會南學會，到民國八年的少年中國學會，其演化過程在某一層面上如出一轍。如此不僅不能發揮正常學會的功能，推展社會的改革運動，却往往變成社會動亂的禍源；無形中使專業化的新知階層無法建立，而且阻延了業緣性社會結構的發展。試觀少年中國學會中的國家主義派，其後結合而成青年黨，其中會員可查證者十四人，即有六人為四川籍，幾佔半數，不能不說有地緣性的退化現象，與民國十年間該學會高度專業化的傾向成一強烈的對比，足可視為例證。

如果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少年中國學會的早期活動所代表的思潮，則無疑是一個復興中國固有文化，並且有條件吸收西方文化的運動。是一羣秀異知識青年在民族主義思潮沖擊下，從所遭遇的文化危機中集體覺醒，同應相求，羣策羣力來推展中國文化的本土運動 (Nativistic Movement)。他們吸收並凝聚了當時幾股重要的西方思潮，以雜誌書報為媒介，加以鼓吹，有力地介紹輸入中國，企求對傳統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秩序作基本的改革。

中國近代譯介西方思想甚早，但正式而有系統的由嚴復開端，他介紹英國達爾文 (C. Darwin) 一派的「進化論」風靡一時。其後李石曾等介紹俄國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的「互助論」；王國維等介紹叔本華 (Schopenhauer)、尼采 (Nietzsche) 等德國的「意志說」，陳獨秀、李守常等介紹馬克思 (K. Marx)、恩格斯 (F. Engels) 等德國的「唯物史觀」與「科學社會主義」；張君勱、張東蓀等介紹法國柏格森 (H. Bergson) 的「創化論」。胡適等介紹美國杜威 (J. Dewey) 的「實驗主義」，張中甫等介紹英國羅素 (B. Russell) 的「創造的衝動說」。至五四時期，新思潮



的介紹，更成為學會活動的主流。從中國科學社編印的「科學」月刊，到少年中國學會所直接發行的「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當時西方湧現的各種主要的科技文藝的思潮，幾均有學會創辦的刊物從事介紹。他們不僅在雜誌上探討新理論，鼓吹新觀念，而且更邀聘當代西方的大師鴻儒，親履斯土來現身說法。在少年中國學會持續活動的時期內；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家羅素來自英國（一九二〇），實驗主義的教育哲學家杜威來自美國（一九一九——一九二二），生機主義的進化論哲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來自德國（一九二二）。他們僕僕風塵於中國南北各地，到處演說，闡述各自的思想學說，對文化思潮的取向，對青年知識的啓蒙，均有示範的影響力量。當時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南京各地讀書的會員，顯然都曾受到這些西方學人的相當陶鎔。明顯的例證之一是，承受杜威教育學說的精神，而以實驗教育為終身職志，且卓著貢獻者，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中頗不乏其人。

據初步分類統計，「少年中國」月刊共發行四卷四十八期，包括會員通訊及籌備時期的會務報告等，合計文字六八二篇。其中討論「少年中國運動」者四五篇，「少年中國學會會務紀聞」七三篇，「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通訊」一四六篇，「附錄」廿五篇；討論「政治與經濟」者廿九篇，「社會問題」四四篇，「哲學思想」卅九篇，「宗教信仰」卅一篇，「文化與教育」二〇篇，「自然科學」廿二篇，「文學與藝術」卅三篇，「詩」一五六篇，其他十九篇。

「少年世界」月刊共發行一卷十二期，外加「日本號」一期，合計文字一五三篇，除發刊詞外，討論「學術思想動態」者十九篇，「學校調查」十七篇，報導「國內外學生動態」者一〇篇，「文教述評」十六篇，「婦女問題」十四篇，「蘇俄介紹」八篇，「國際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十一篇，「工廠企業調查與工人生活」八篇，「留法勤工儉學」四篇，「農村問題」八篇，「地方調查與遊記」十四篇，「南洋介紹與華僑動態」九篇，「科學技術」五篇，其他九篇。

當時倡導新思潮的雜誌中，以北京大學教授羣主辦的「新青年」及該校學生羣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主辦的「新潮」最具號召力。他們刊登的文章，絕大部份是攻擊中國的傳統倫理與習俗制度的。他們的論據建立在科學，人權和民主的基礎上，可說一開始便以西方文化為重整反應的方向。「少年中國」月刊則不同，這可以學會原始創辦人

王光祈的思想本質與趨向做具體說明。他不是西化派，因為他不願照抄西方國家的老路，認為不適合中國的民族特性；他主張以西方的科學方法，來規復並改造傳統文化。他起草的宣言書中，呼籲「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又標舉了四項信條：「奮鬥、實踐、堅忍、儉樸」，是他在傳統文化深刻的薰陶下，所凝聚的倫理精神。他後來更提倡整理國樂，來發揚傳統中的「禮」；這種以傳統文化為重整方向的整合的改造思想，在王光祈一生中是貫徹到底的。但民國八、九年間，曾慕韓和王光祈相繼赴歐，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在李守常一批社會主義派的主導下，開始走向偏激的道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為基底，來根本推翻並改造中國社會，也就是以西方文化做為重整反應的目標。所以少年中國學會所推展的本土運動，可以說是從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重整反應的方向，走向以西方文化為重整反應的目標的。從少年中國學會的言論資料中，可以偵測出上述西方思潮對那一代中國青年撞擊得最厲害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杜威的「實驗主義」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就當時湧現的思潮分析，略可尋繹出六個脈絡：

(一)少年主義：少年主義自清末以來是一股新銳有力的思潮。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其以英文寫成的回憶錄中，屢稱早年的革命團體為「少年中國黨」(The Young China Party)。梁啟超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有「少年中國說」一文說：「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他舉近代意大利的復興運動為例來印證「少年中國說」：「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異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為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他在文末附識一段話，感慨地說：「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他寫意大利三傑傳，寓意在此。黃遵憲曾贈詩梁啟超說：「我慚加富汨，予慕瑪志尼」。光緒二十八年秦毓鎰等在日本發起「青年會

「，是留學界中最早的一個革命團體。此會發起時，有人認為意大利獨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所以主張定名「少年中國會」，後來惟恐招致滿清政府疑忌，才定名「青年會」。光緒二十九年，楊度作「湖南少年歌」，倡言「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而民國以來以「少年」兩字命名的報刊雜誌當在二十六種以上。從曾慕韓的日記推測，「少年中國學會」的命名似與梁啟超有直接關係，而間接得之於「少年意大利」的靈感。少年主義的思潮貫串並支配了整個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即在分化最激烈的時期，這一共同的新銳的色調亦無剝落的痕跡。在會約裏曾標明：凡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人，一律不得參加當時的污濁的政治社會，不諳謁當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勢力，不寄望過去人物；大家研究新學問，學有所成，相期努力於社會事業，一步一步來創造少年中國。他們宣言：

「……自從歐戰的和約成立，我們不僅曉得中國的老年不可靠，同時證明世界的老年都不可靠。全世界的事業和一切待解決的問題，應由全世界的少年採『包辦主義』。我們既是世界少年團體的一個，所以把他標出來，以表明中國青年要與各國青年共同負改造世界的責任。」章太炎提出四種「少年中國」的精神：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要妄想憑藉已成的勢力；不要虛慕文明；不要好高騖遠，均為消極性忠告。胡適則從積極方面提出三個觀念：一為少年中國的邏輯，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要注重事實、假設(hypothesis)、證實。二為少年中國的人生觀：須有批評的精神；須有冒險進取的精神；須有社會協進的觀念。他以英國十九世紀宗教革新的「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來比喻少年中國運動。

從學會早期的言論中所表達的「少年中國」，只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充滿了浪漫的理想，所抱的宗旨也相當廣泛，彼此並未一致。直到民國十三年，王光祈在印行的「少年中國運動」一書的序言中，才為少年主義的思潮找到一個明確的歸宿。王光祈說：「『少年中國運動』不是別的，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

(二)民族主義：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肇端於民國七年留日學生罷學歸國的事件，故其早期結合的本質無疑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愛國運動。其後部份會員如李璜、余家菊等，提倡愛國教育，主張外國教會在中國辦教育，不能違背中國教育立國的宗旨；不能排斥異端，而妨害講學與思想的自由。並且最後歸結到，國內任何教會學校都必須向中國



政府立案，由教育部嚴格加以監督。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依據此一主張，乃發起「國家教育學會」，以從事於反對教會學校，收回教育權的運動。民國九、十年之交，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連續舉行了三次宗教問題講演大會：第一次請周作人、王星拱講演；第二次請梁漱溟講演；第三次請屠孝實、李石曾講演、他們另外又邀請羅素、莊斯敦、勃拉克和杜威、每次聽講者均不下五、六百人。王星拱、李石曾、羅素對宗教持反對態度；梁漱溟、屠孝實、周作人則持肯定態度。學會雖然聲明採取純粹研究態度，但反對的傾向溢於言表，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八期，第二卷第十一期，第三卷第一期，充滿了這些理性化的反教運動的文字；其中除田漢係泛神論者外，其餘都否定宗教。其後不少會員復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可以代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蔡元培當時是會外贊助最力人士之一，他寫了「教育獨立議」一文，以響應「收回教育權」的運動，主張教育必須脫離「政黨」與「教會」二者而獨立。民國四年，余日章在江蘇省教育會演講，曾經把教會壟斷中國教育的情形，做了一個驚人的統計。他報告當時西人教會在華所辦學校，計有小學五千多所，中學師範二千多所，大學三十六所，傳道學校一百四十三所，工藝醫學校九十多所，學生總人數共達四十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七名。根據此一驚人統計，並追溯清中葉以來各項反教的史實，可知「收回教育權」運動，乃為民族主義思潮的產物。

(三)民主主義：民主主義是五四的中心思潮，少年中國學會在這方面的活動表現比較側重在全民教育的鼓吹與婦女地位的提倡。他們認為：「我們要創造『少年中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婦女問題。因為婦女占全國人數之半，若是婦女問題不解決，那就是半身不遂的『少年中國』。但是婦女問題不是男子所能解決的，是要婦女自身起來解決，不過是男子應負積極援助的義務罷了。所以他們向富有新思想的名媛徵稿，而編輯成第一卷第四期的『婦女號』，熱烈討論很多有關民主社會與婦女運動的問題。他們認為婦女解放是民主政治的前題；時代女性應該就讀大學，中國家庭應該改組，而新式模範家庭是社會進步的中心。『少年世界』響應此一婦女解放運動，連出兩期特刊『婦女號』，更具體討論到婦女的教育問題，並廣泛介紹歐美、俄國、日本、印度、朝鮮，以及南洋華僑婦女的概況，以為比較的具體資料。他們又於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四期編輯了「法蘭西號」，介紹這個民主先進國家的文明思想的面貌。他們又提倡勤工儉學和工讀互助，為全民教育運動開了不少新路。工讀互助團的概況已如前述，王光祈是發



起人之一，當時他們籌措了一千餘元，捐贈書物，代租房舍，代向北大辦理免費交涉，使貧寒學生可以半工半讀，實行互助；此外所有一切事務，均由團員自決，即介紹團員，亦由該團自行開會審查。王光祈後來回憶說：「近代文化運動，有許多青年受其感化，亟謀脫離家庭。然社會黑暗實較家庭為甚，故不能不組織互助團，以圖自衛；一面反對腐敗之家庭，一面抵抗黑暗之社會，此亦為組織工讀互助團動機之一。」王光祈極反對「能力未充以前，須委曲求全於家庭」的說法，認為「委曲求全是消磨少年精神惟一利器，是養成民族萎靡一重要的原因。在能力未充以前，脫離家庭，正好磨練其治事能力，助長其嫉惡心理。若在能力既充以後，即或脫離家庭，已無多大意義。」

從人格的文化背景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民主化運動的失敗有一重要癥結，即絕大多數從事民主運動者均缺少「民主人格」，因為我們是在一個傳統的文化中生長的，每個人的「基本人格」(basic personality)和「位分人格」(status personality)，基本上是由我們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家庭制度決定的。任何會社結構都傾向於以家族制度為模型，去建造其他的制度。而個人，很容易以對待家長這種權威的態度去對待其他的權威。而中國的文化傳統，最注重家長的權威。在家長權威籠罩下所型塑出來的人格，在某些方面是缺乏獨立精神的。從這一角度分析，工讀互助團的活動，對民主主義思潮的推展，不僅止於助成平民教育的普及一端而已。

四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潮反映在少年中國學會較具體而有代表性者為「新村運動」。「少年中國」月刊從第一卷第三期起，登載了不少這種新村運動的文字，而王光祈、左舜生、宗白華、黃仲蘇等會員，均對新村運動有具體提議。他們理想的歸趣是：

「脫離了舊社會的範圍，另向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自由，真平等的團體，從分工合作，造成我們的經濟獨立與文化獨立，而完全脫離舊社會的惡勢力圈。我們從實業與教育去發展我們團體的經濟與文化，造成一個完美的新社會，然後通過這個新社會的模範，來改造舊社會。」

少年中國學會部份會員的主張，顯然是受了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作品，及其在口向實驗新村生活的影響，已如上述。這個理想頗與西方十九世紀法人傅理葉(Ch. Fourier 1772-1837)的「華朗斯特爾」(Phalansteres)組織相似，在烏托邦社會主義中稱為「傅理葉主義」(Fourisme)……也充滿傳統詩人「高臥南窗，自命義皇上人」的

意境，彷彿亂世中退隱士大夫的「躬耕集團」。在十九、二十世紀，實踐此一意境，而在社會政治改革運動中造成絕大影響力的典型人物則有俄哲托爾斯泰(Tolstoy)與印度聖雄甘地(Gandhi)。

胡適對新村運動提供了深銳的批評，他指責這一新村生活的思潮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因為新村的人主張「完全發展自己的個性，所以是一種個人主義。他們要想跳出現社會去發展自己的個性，所以是一種獨善的個人主義。」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的共同性質是：「不滿意於現社會，却又無可奈何，只想跳出這個社會去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胡適認為：「近代的新村生活，近代的新村運動，如十九世紀法國、美國的理想農村，如現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見解看起來，實在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他覺得新村運動如果真是建築在「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一個觀念上，那是根本錯誤的，因為「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胡適當時引介了易卜生(Ibsen)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做為針砭，他鼓勵大家要做斯鐸曼醫生(Dr. Stockmann)和娜拉(Nora)一流人，要有「自由意志」，「能負責任」，「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敢於「特立獨行」。近代社會是一個漸趨動態的社會，於是個體的獨立與個人主義的流行，成為心理思潮的重要趨勢之一。胡適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是積極而入世的，其實踐的趨向屬「抗議」(Protest)一型。而少年中國學會推展的新村運動，所代表的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其精神是消極而出世的，實踐的趨向屬「退隱」(withdraw)一型。此兩股個人主義，均為該一時期有力的思潮。

(四)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思潮在民國以後，逐漸發展成一股支配性的力量，其後且成為共產主義的濫觴。由於此一思潮的激盪，少年中國學會衍生了「社會主義研究會」，在李守常的主導下，終於與陳獨秀等人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合流，而演化成共產主義派。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後來加入共產黨而可查證者計有十四人，而學會思想分裂即導源於此。民國九年八月，在北京會員談話會上，李守常曾提出確定主義的問題，他認為：「同人已經兩載之切實研究，對內對外，似均應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至民國十年七月的南京大會，出席者二十三人中共產主義者六人，他們積極主張以社會主義為學會

工作的方向，欲使少年中國學會成為政治性的團體，甚至企圖把學會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羣衆性團體。王光祈在學會活動的早期，也感染了社會主義的色彩。他在「會務報告」第四期有一封信說：「……本來是研究外交的，因欲研究外交，故積極留意世界大勢，因留意世界大勢，不知不覺的就中了社會主義的魔術了。但是要研究社會主義，非研究經濟學不可，故近來極欲研究經濟，覺得現在世界上一切組織，多不合理，不滿意，皆非根本改造不可。」王光祈有限度地接受了社會主義，他分析了實現他的主張所必需依靠的社會力量，指出人類可分三種階級：知識階級、勞動階級、資產階級。他的理想社會是無階級的；知識階級同時便是勞動階級，勞動階級同時便是資產階級。但是現代社會上還是有階級的，應當從三種階級找出有覺悟的人，使三個階級互相接近，以實現理想社會。而在知識階級中青年是最有希望的，他們應當加入農村或工廠的勞動階級運動，傳授知識給勞動者。他又發表「工讀互助團」一文，詳細敘述發起的動機及成立的經過，組織和預算，以及將來的遠景等。他說「工讀互助團是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讀互助團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漸漸實現，那麼，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經濟革命』」。王光祈分析了工讀互助團的性質是一個：「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組織。」他認為這樣可以創造新社會而避免一場流血的革命。這是王光祈社會主義的改革思想，也是他推展工讀互助運動主要理論基礎。其後工讀互助運動變質，漸趨極端，終於招致失敗，王光祈對此亦有深切的檢討。他說：「北京工讀互助團對於脫離家庭之青年，予以相當後盾，雖為發起動機之一，然而亦未嘗積極的勸人脫離家庭。當第一組成立的時候，他們自己會議，應如何脫離家庭廢除姓氏，及團員所有私財應如何共產，種種澈底之主張。我當時勸他們不必如此，我們只要在團中，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不必倚賴家庭之供給罷了，又何必定要做出形式上之脫離家庭，廢除姓氏及團員所有私財均作共產等等花頭。他們那時很有笑我不澈底的樣子……。」王光祈不贊成當時許多激進的主張，他所代表的，顯然是溫和型的社會主義思想。

(六)科學主義：中國近代科學化運動，可分由兩個層次來觀察：一為科學理論的研究與科學知識的傳播，另一則為科學主義思潮的泛濫。「科學」與「科學主義」實為不同的兩個範疇，前者為一門學問，後者為一種思想，但是



「科學主義」則由「科學」而產生。「科學」的基本動念發自於懷疑；「科學主義」的基本動念則發自信仰。科學家可能同時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有其嚴肅的宗教生活；而科學主義者則十九是無神論者。所謂「科學主義」是泛指知識界對科學的一種無保留的崇拜態度，迷信科學萬能說。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均可透過科學方法去認知和解決。這一思潮在西方自有其淵源，而在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界，大致可尋繹出兩大流派：

一為「物質的科學主義」(Materialistic scientism)。這一派在西方思想界從霍布斯(Hobbes)到哈克爾(Haeckel)，在社會學應用發展上則為孔德(Comte)和馬克思(Marx)。而達爾文的進化論(Evolutionalism)和牛頓(Newton)的機械論(Mechanism)提供了理論基礎，深化了這一思潮的科學解釋。於是科學的崇拜情緒與哲學思想相結合，這一派在十八、十九世紀遂造成了有力的物質世界觀。他們相信宇宙間一切生命均隸屬於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且均可透過科學方法予以控制與認知。在近代中國最能代表此一物質科學主義的思想家是吳稚暉和陳獨秀。吳稚暉是「哲學的物質主義者」(The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t)，而陳獨秀則是一個「辯證法的物質主義者」(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另一流派是「經濟的科學主義」(Empirical Scientism)。做為一種哲學及認識論，經驗主義以培根(F. Bacon)的哲學思想為其現代的開端。其歸納法由洛克(Locke)和休姆(Hume)應用到人文社會的領域而得到廣泛的新進展。達爾文三十年搜集的科學證據，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傳統，這種證據論的科學方法的精神力量，強化了實驗主義的思潮。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哲學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逐漸轉變為實驗主義(Pragmatism)杜威(J. Dewey)是這一派教育哲學的代表，而做為一個實驗主義者(The Pragmatist)，胡適是中國這一思潮最典型的代表者。此兩大流派均有其強烈的無神論和反宗教觀，他們不僅攻擊宗教而且批評傳統的世界觀；他們有意推翻古老的信仰制度和宗教權威，但無形中却建立「科學主義」的新信仰和新宗教。「科學主義」在近代中國，以科學力量的崇拜開其端緒，繼而抨擊傳統，終於造成思想界的一種新宗教。這是中國科學化運動一個極富諷刺意味的不幸的發展。

科學主義在中國湧現之後，少年中國學會深受此一思潮之衝擊，他們的宗旨標示「科學的精神」(Scientific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三二

Spirit)，其後拒絕任何宗教組織成員入會，更是承受此一思潮支配的具體表徵。他們主張從外國教會手中收回教育權，為民族主義運動，亦為科學主義運動。宗白華在通訊中討論到學會研究學理的旨趣，有一段痛切的話說：「……現在一班著名的新雜誌（除去北京大學月刊同科學雜誌），都是滿載文學的文字同批評的文字，真正發闡學理的文字極少，只能夠轟動一班淺學少年的興趣，作酒餘茶後的消遣品，於青年的學識見解上毫不增益，還趾高氣揚的自命提倡新思潮。……世界的新思潮在學術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學的精神。……試看他們的文字有幾篇真有科學的精神？（發闡科學的更少）有幾篇用科學方法徹底研究社會問題？……借着一點名學的方法批評一班糊塗可憐，於歐西學問茫未問津的舊人物，對於一班最新鮮可愛的青年並沒有貢獻。所以我們月刊要根本變動，發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學理的價值，……總要有點科學的精神，纔於青年讀者有點知識上的增益。我們要打破中國人的文學腦筋，改造個科學腦筋，這是我們月刊的目的，不過我們要真正實行，不可再是口頭禪的『科學』、『科學』，還不曉得『科學』究竟是什麼東西；對於幾個最重要的科學像生物學、心理學、算學、名學等，還沒有徹底研究過。」

魏嗣鑾也指出當時科學主義泛濫的現象而加以批評說：「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競言科學，而實不知科學。其所以競言科學者，習聞人言，知非科學不足以起廢，故特操熟語，以為名高也。其所以不知科學者，科學艱深，非一蹴可幾，玄談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難就易也。頃年以來；思想革新，誠甚盛矣。然試登高遠瞻，國內書報，刊行者何限，亦嘗有專言精確科學者乎？亦嘗有腳踏實地，本其鑽研之所得，而後發為言論者乎？（大要皆道聽塗說或抄襲剽竊）美洲之『科學』，北京之『大學月刊』、『理數雜誌』，其言論文章，稍近科學矣，然其銷行之廣；能如其他鼓吹謬論者乎？」（註一）

但這種少數會員的自覺未能能力挽狂瀾，（註二）少年中國學會深為科學主義的思潮所淹沒；由於專業訓練背景的薄弱，他們乃茫然於分辨「批判的態度」(critical attitude)與「方法論的權威」(methodological authority)，「科學的客觀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和「絕對的理性」(absolute rationality)，「科學法則」(scientific law)與「武斷的教條」(irrefutable dogmas)之間的區別。（註三）這無疑是科學化一重阻力，也是中國近代化運動所以延緩的原因之一。

註一：「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會員通訊」頁五十八至五十九。

註二：茲舉一例說明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亦即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一年，國際科學界發生了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根據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新學說「相對論」（the theory of relativity）所推測的蝕日現象，在那一年完全證實。此次日蝕，由觀察及攝影所得的結果，證明行星位置與太陽的關係，顯然有變動。這與愛因斯坦計算的結論完全符合。至此「相對論」的提出，從假設到印證，實在性已告確立，而成為科學界一個偉大的新理論和新定律。前此認為思想家的一大玄想，至此乃博得全世界科學家的公認，而且共同相信是新時代科學思想成功的一種至高無上的收穫。少年中國學會以提倡科學的使命自任，故注意此項新理論的發展。但他們為此編印了一期「相對論號」（「少年中國」月刊三卷七期），却僅有三篇浮泛的報導性文字：魏嗣鑒「相對論」「讀國內相對論著述以後的批評」；王光祈「我所知道的安斯坦」。外加沈怠譯介的一篇「恩司坦的新世界觀」（「少年中國」月刊二卷七期），少年中國學會研對相對論者，前後僅此四篇而已。

#### 五、領袖羣的抽象人物——王光祈的改革思想與過渡性格

王光祈是「五四人」，五四時代是一個浪漫的啓蒙時代。五四精神最強烈的一面是對中國的過去全部而徹底的否定。在那段所謂「五四時代」中，反傳統的吼聲響徹了雲霄，新思潮的狂飈掀動着滔天巨浪；年輕的一代追求解放，要求再生。他們不顧一切，超越了藩籬，衝決了網羅，他們強勁而具有浪漫色彩的衝動，搖撼了兩千多年來因襲的文化傳統的根基。這種具有浪漫色彩的衝動，在當時確曾為中國帶來一番破壞性的新氣象，但同時也為其後社會文化的發展帶來許多嚴重的問題。在那個浪漫的，狂熱的時代裏，王光祈最能表現其獨立不倚的性格，最能保持清淺的理智主義，因此也最能靜下心來思索破壞後的建設問題，思索知識份子於舊文化、舊社會、舊禮教被衝動推翻以後的新處境與新生命。他對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和系統的構想。

由王光祈早期為少年中國學會所草擬的一些文獻中，可以歸納出他的基本思想如下：他嚮慕先民敦厚的風格，反對政治鬥爭；他提倡社會事業，企望通過發展科學和文化教育，振興實業來改造中國。他認為：「現在中國一切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三四

腐敗皆待吾人改革，其所以獨對於社會事業特別注意者，因同人等認為一切不良，皆原因於社會不良，故注意改革社會。所謂社會事業者，不過教育與實業而已。教育者所以革新一般思想，灌輸各種知識；實業者所以改良吾人生活，增進物質上的幸福。」他雖然主張社會改革，但並不讚成俄國革命，認為「該國列寧等所奉的馬格斯之國家社會主義，採集產制度，國家權力甚大，究竟與個人自由，有無妨碍，實是一個疑問。我極反對機械的個人生活，受這種勞農政府支配的國民，處處都有一種國家權力緊緊跟隨，個人生活便成一種機械了。」

在「少年中國」月刊最初的幾期裏，王光祈寫過幾篇嚴肅的文章闡述他的「少年中國主義」。在「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中，他標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要使中國成為未來的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使中國人民的風格制度和學術生活等等，都能適合於世界人類進化的潮流。他一度主張國際主義，其寓意在此。在「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一文中，他特別強調團體生活和勞動習慣的重要性，「譬如中國人最缺乏團體的訓練，我們學會便提倡組織種種團體。又如中國知識階級大多數不習勞動生活，勞動階級又無機會得受教育，故我們提倡半工半讀，使讀書者必作工，作工者亦得讀書，務使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打成一片。……」少年中國所從事的是預備工夫，想先將中國人個個都造成一個完全的「人」。王光祈和左舜生首先倡議「小組織」，而且推行工讀互助運動，是「團體生活與勞動習慣」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試驗。民國九年一月間，他決定赴歐留學；在「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的通訊中他聲明此行的目的有三：

- (一) 聯絡世界各地華僑之優秀青年；因為「少年中國」的運動係先從學生、華工、華僑三類人下手。
- (二) 籌辦華盛頓通信社；將中國一切有價值的運動，及中華民族青年的精神，要表現出來，譯成外國文字，在美國發表，為一種青年的國際運動。同時要把世界大勢、西洋社會狀況輸入國內，以備參考。
- (三) 個人求學問題；欲求得一種較有統系的學問，研究經濟學，因為人類進化與經濟組織有密切關係。

主張社會活動的王光祈，至此漸有走向專業化的傾向。

旅歐第二年，他以通訊方式寫了一篇雜感，提到一本名叫「桃花」(Pfrischbluten)的詩集，並譯介德國一家報紙“Vossische Zeitung”稱頌「詩經」的話：「中國民族是富於精神修養的民族，無論在什麼淒涼困苦的環境，他

們都是處之泰然……。希臘哲學家說，天空中有一種自然和諧的音樂（即地球周行天空鼓動空氣的聲音），這種自然和諧的音樂，只有中國人聽見，一一譜入他們的詩詞。……」故國之思與志趣的轉變，已溢於言表。他認為歐洲自大戰後，一般學者頗厭棄西方物質文明，傾慕東方精神文明。他舉史賓格勒(Spengler)的「西方之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等書出版後風行一世，以及西人大談孔子之道，並盛誇老子學說的事實，認為「要抬高現在中國民族的人格，最好是自己能創造新文化，以貢獻於世界。否則至少亦應將中國古代學術介紹一點到歐洲來，一則使東西兩文明有携手機會，可以產生出第三文明，二明亦可以減少歐洲人輕視中國民族的心理。……」一個民族復興與文化整合的藍圖已映現在這篇難感之中了。

當少年中國學會的思想分化漸趨激烈，王先祈苦思冥索，提出許多折衷的方案，盡了調和的努力；及其無效，復撰兩篇嚴肅有力的文章，廣泛而有系統地表達他的改革思想。他認為中國近三十年來之改革運動，在歷史上可稱道者有三：一為「戊戌變政」，二為「辛亥革命」，三為「新文化運動」。「戊戌」，「辛亥」兩次之改革運動，其形式雖有所不同，而其精神則皆為政治改革。換言之，即如何將政權奪到手中，然後利用政治權力，以實行其大規模的改革。凡相信政治改革的，有兩種根本觀念：(一)欲改革社會非取途於政治不可；由這一觀念所演出者為政治運動。(二)官僚萬能；由這一觀念所演出者為賢人政治。所以當時革命派和立憲派所攻擊者為滿清政府，所爭取的是政治權力，所醉心的是日本維新，所從事的是軍事政治。王先祈對這種「政治改革」表示懷疑，提出五大難題：(一)主張政治改革者以政權為改革中國之手段，試問以何方法得此政權？(二)即使獲得政權，試問用何勢力以擁護其政權？(三)即使政權能擁護，以中國幅員之大，民俗之蔽，有何方法而厲行其改革之政策？(四)即使政策能厲行，試問此種由上而下之改革，是否適於時代精神？換言之，所謂「賢人政治」，在二十世紀新潮流中，有無存在之價值？(五)即使適於時代精神，試問於此列強虎視眈眈之中國，是否容吾人有此強有力之政府？他相信改革者必須以畢生精力投之於社會事業；與其作教育總長，不如作小學教師；與其作農商總長，不如作種樹園丁。「因為若思想不革新，物質不發達，社會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虛想」。他對新文化運動的青年照舊再走政黨的迷途，感到悲觀失望，因為他們這樣做遂斷絕了社會改革的一線生機。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三六

以上是王祈在「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一文中的見解。三個月以後，他又寫成「社會的政治改革與社會的社會改革」一文，更深化了他的改革思想，而且提出了社會專業化的理論。他說：

「今之從事政治活動者，大抵皆主張『政治的政治改革』，換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政治。政治一旦改革，則其志願畢矣。其較為思深慮遠者，則主張『政治的社會改革』，換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社會。社會一旦改革，則其目的達矣。前者眼光短小，不足有為；後者方法錯誤，不足有成，皆為吾輩所不取。吾輩所承認者，則為『社會的政治改革』，換言之，即以社會勢力促進政治。吾輩所從事者；則為『社會的社會改革』，換言之，即以社會自力促進社會……。」

他進一步分析，就政黨的基礎論，則須從事「社會的政治改革」，如蔡子民之於北京大學，張季直之於南通事業，其社會勢力固由於一手造成，將來領袖智識階級之蔡子民與領袖工商階級之張季直，必為政治上之兩大中心。為政客生活論也須從事「社會的政治改革」，因為世界愈趨進化，則政治活動成為國民的普通義務；政客必須先尋一種職業；如此對於政治活動，雖偶爾失敗，尚有職業老巢可以退居，報效社會，猶有其道。否則專以政治為生涯，而視官廳議院為其噉飯之所，一遭失敗，便陷於「吃飯危險」，勢非再將飯碗奪回不可。

王光祈這種社會專業化的論點是精闢而一針見血的。近代中國官僚階層缺乏專業化的生活背景 (Professional Career)，構成了政治結構流動的阻塞，而妨礙了全民政治的發展，且往往導致奪權政爭的局面。王光祈指陳的「政客專業」的現象，是中國傳統泛政治主義的產物，也是近代中國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王光祈討論到「社會的社會改革」，認為無論就社會需要或社會分工，這是改革運動最可遵循的唯一途徑。他痛切指陳：「吾國民族今日之所以陷於如此悲運，其原因雖多，而其最重要者，則無過於社會腐敗，內政外交不過其表面者耳。外交之危殆由於內政之腐敗；內政之腐敗由於社會之麻木。有縱容安福部之社會，然後始有媚日賣國之安福政府；有縱容張作霖、曹錕之社會，然後始有國際共管之說……」「除少數『政治的社會改革者』之外，必同時賴多數『社會的社會改革』為之輔助，始能收效。……」這是王光祈的社會改革的分工主義。他舉黃任之、胡適、梁任公、汪精衛四人為「社會的政治改革」的代表；舉創造日本帝國基礎的福澤諭吉嘉納治五郎以及

樹立俄國勞農根基的托爾斯泰與俄國大學生爲「社會的社會改革」的典型，來說明他的改革進化論。他又曾投稿德報，論「留學生與中國政治」，以留學生的思潮爲史例，分析三十年來中國政治社會的進化，而歸納成三大派別：(一)留日學生大抵主張「政治的政治改革」，他們最大成功爲辛亥共和革命，而最大失敗則爲未植社會基礎。(二)留美學生大抵主張「社會的政治改革」，他們最大成功，爲國內產業勃興，其最大失敗，則爲違背時代潮流。(三)留歐學生大抵主張「社會的社會改革」，如留法之李石曾，留英之吳稚暉，留德之蔡子民等人。他們將來的最大成功則必爲文化勃興，平民崛起。他進而評論說：「留美學生知欲改革政治，必先於社會上植其基礎，故歸國後努力從事教育、實業，不遺餘力，以爲他日獻身政治之後盾。此與十年前留日學生之只知投身軍旅，羣趨政界，毫無社會基礎，而謀政治改革者固大異其趣矣。」

王光祈到後來進一步把「少年中國運動」歸結爲「中華民族復興運動」。他於民國十三年在德國寫著了「少年中國運動」一書，闡發了個人許多對民族文化的精湛的見解。他一方面強調改革政治必先健全社會，而健全社會又必先培植國民的修養，故敦請有志改革之士從事「社會的社會改革」。另一方面他積極主張以西洋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發揚國粹，來復興民族文化。

王光祈認爲應該把一切罪過都歸之於社會與人民的身上，因爲「政治之不良係由於無良好社會，良好社會之所以不能養成，又由於無良好人民之故」，所以應該先造「人」。中國的衰弱也是因爲人民的性格「充滿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貪吝、無聊種種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壓迫，軍閥才敢專橫」。中國人「不宜多罵人，只宜責己」，應當努力於改造個人和整個民族，從事一種「自反自修的國民改造運動」。王光祈這種改革觀念是極具卓見，且符合現代社會心理學原理的。在基本上，現代學者認爲一個社會的「現代化」工作是「心理的」(Psychological)問題，也即是「人」本身的問題，因爲「人格」(Personality)的轉變是現代化的第一步工作。王光祈的見解可以代表中國近代改革思想演進的新里程：由器物的(technical)、制度的(institutional)，到思想行爲的(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他注意到這涉及整個「行爲模式」(behavioral patterns)的變遷。他的「無須去奪得政權」的主張是「社會的社會改革」思想的必然結論之一；同時也顯示出他已相當了解新文化的發生、傳衍以及與舊文化

之間的整合關係。所以他暗示「少年中國運動」應走向「社會的社會改革」，並明白指出「少年中國運動」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而其「方法計有兩種：（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乙）民族生活改造運動」。王光祈說：

「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真是簡陋枯燥得很！持與歐人豐富愉快的生活比較，未免相形見绌。我們推究其原因，不外二種：一為無識，二為無業。因為無識的人太多之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不知什麼叫做『人生』。因為無業的人太多之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國民生產，日趨退化。要醫治這兩種病症，只有普及教育與發展實業兩法。」

實業方面，他主張於工業、商業、農業三者之中，應側重農業。王光祈注意到中國以農立國，數千年來重視傳統早已深入人心，所以農業現代化是基本而重要的。至於教育方面，他主張於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以外，應注意「感情教育」。從這一觀念，他衍生了「音樂救國論」。他認為改造民族生活的指導精神是要利用西洋的科學方法整理中國民族固有的文化思想。王光祈說：

「我嘗因此深思苦索中國人的性格，詳考細察西洋人的習俗，最後乃恍然大悟，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國古代的『禮樂』。由這種『禮樂』以養成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禮也者，小而言之，則為起居進退之儀；大而言之，則為處世待人之道。樂也者，小而言之，則為涵養性靈之具，大而言之，則為協和萬方之用。我們中國人生息於孔子學說之下者數千年，而孔子學說又實以禮樂二事為其基礎。所以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與我們古代禮樂有至深密切之關係。我們的古禮古樂，誠然有許多不適於今的地方，而且簡陋得很；但是古人立禮製樂的本意，則千古不磨。我們現在宜利用西洋科學方法，把他整理培植出來，用以喚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們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

王光祈並不僅僅空談，在闡述改革思想的同時，他以整個生命力來從事實踐的工作。旅德十六年間，他埋頭著述；在參考資料貧乏的異邦，他「讀中國舊籍，往往糾紛錯亂情形，數月不能得一解」，而「計算音值，往往至於深夜」。這樣「孤苦奮鬥的結果」，他前後譯著了十七種以上有關樂理與樂史的書籍；一方面介紹西洋音樂於中國

，如「歐洲音樂進化論」、「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西洋製譜學提要」、「西洋樂器提要」、「西洋音樂史綱要」、「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等書，介紹西洋音樂進化的歷史，敘述西洋十二音樂名家的生平，和他們的作品，描寫近代西洋歌劇史與樂器史；這是一個空前有系統的介紹工作。又從事於比較研究，如「翻譯琴譜之研究」、「對譜音樂」、「東西樂制之研究」、「各國國歌評述」、「音樂」等。另一方面則努力於國樂史的整理，並將中國的古樂介紹於西方，如以德文寫作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之歌劇」(Die Chinesische Klassische Oper)，是介紹中國的崑曲於歐洲的；此外尚有「中國音樂史」、「東方民族之音樂」等書。其中「中國音樂史」一書被公認為是最具透視力的獨步一時的創作。他用科學的方法，站在進化的觀點，從聲律的起源，以至宮調的轉變，樂器的進化，樂譜的改進，樂隊的組織，歌劇舞劇的結構，都尋源探本，詳加引繹，把中國音樂源流，闡述無遺。他有新史家的精神，又有精密的鑑別古籍的眼光，所以對一切資料，都能運用批判的態度，是兼具樂理與歷史價值的著作。他自述寫著此書的目的是要「創造偉大的國樂」，使中國能「儕於國際樂界而無愧」；是要保存「先民文化遺產」，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他相信：中國將來的國樂「須建築於「民族性」之上，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同時「自然科學，只能於吾人理智方面，有所裨益；只能於吾國生產方面，有所促進；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為之團結。」中國民族精神的復興必須以民族感情的音樂為其先導。王光祈說：「吾將登崑崙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從新沸騰。」這是何等深摯的「感情教育」與「音樂救國」的理論。

在民國文化史上，王光祈不是一個聲名揚溢的人物。他雖然在「五四」的洪潮中打過滾，也濺出了浪花，畢竟未曾分享「五四」的光華，便遽然從歷史視野裏退隱了。直到民國廿五年一月十二日，他患腦溢血症猝然客死萊茵河畔的波昂城寓所，並未在短暫的四十五年生命中，實現其「社會的社會改革」的思想，可以說「齎志以歿」。但他磊落而悲愴的行跡，似曾為歷史留下一些困惑，寫照出不少值得深思的問題。其中迫切需要發掘和探討的問題之一，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過渡性格及其「花葉飄零」式的宿命。

近代中國所處的是一個大轉型時期，是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一個持續過程。在新思潮猛烈沖擊下，傳統文化逐漸暴露了弱點，敏感的知識份子開始對舊的一切由懷疑而疏離，進而挑戰而背叛。他們置身於間不容緩的民族感受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四〇

威脅的社會心理的激情之中，沒有沉思和遐想的餘地，於是浪漫的衝力湧現了。他們所標示的企願，無論是良心的覺醒，停滯社會的推進，或羣體生活方式的徹底改革，都往往只基於一種「改變的野心」(ambition for change)。梁啟超在強學會時代提出「變的哲學」，認為「窮則變，變則通」。但另一方面，由於鄉土的單重認同，由於人格文化背景的支配，由於對偉大歷史的緬懷，對西方文化君臨的屈辱，他們無法拋脫傳統所遺留的「種族中心的困局」(ethnocentric predicament)。這種文化思緒的交錯與矛盾，構成了「過渡人」(the transitionals)的交集壓力，使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扮演著衝突的角色(contradictory role)這一「過渡人」的心理特質，表現在學會領袖羣的言論、思想、行為，尤為明顯。比較奇突的現象之一是，他們言行往往不一致，且前後自相矛盾而有雙重人格的傾向。譚嗣同是強學會與南學會的領袖之一，他著有「仁學」一書，主張衝決網羅，毀棄傳統的倫常，認為「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但戊戌政變一役，他終於無所顧惜，為「君臣」一義而慷慨犧牲。嚴復於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發表「闢韓」一文，公開指責「君主」為「民賊」，他對韓愈的「原道」一篇推崇占聖人給予人民的恩賜，看作君臣合作領導人民的必要觀點，發出強烈的批評，充滿了自由與激進的思想；但二十年後竟擁護袁世凱為帝。陳獨秀提倡民主，鼓吹科學，不遺餘力。他力圖打倒「孔教」，結果建立了「科學主義」的新宗教；他高唱「民主」不容置疑的論調，却自陷於教條主義與權威主義而不自知。

做為一個近代學會領袖羣的抽樣人物，王光祈一生的思想行為，具備了「過渡人」的特性。他早期研習法律，兼及政治經濟，走的是一條通人的道路；其後倡組「少年中國學會」，領導「工讀互助團」，大小事件由他一人悉心掌劃，「發揚蹈厲，神彩飛越」，朋友推崇他是創辦少年意大利的馬志尼，他也以一個社會運動者自居。但旅德後却判若兩人，「鑽研中西古樂學理甚勤，形容憔悴，性孤趣僻」，在留學界中幾成隱士。蟄伏萊因河畔波昂城，集中精力於中西樂理與樂史的綜合研究，可謂盡瘁於一個音樂理論的工作崗位上，以專家終其身。而同時又無法改變傳統文士(literary intellectual)的通人性格，企求在專業性的音樂理論之外，對廣泛的外交問題與國防政策繼續發揮其言論的影響力。他努力翻譯了「李鴻章遊俄紀事」、「庫倫條約之始末」、「西藏外交文件」、「三國干涉還遼秘聞」、「瓦德西拳亂筆記」、「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美國與滿洲問題」等書，都是近代史上極富參考價

值的外交史料，足見他對中國政治動態的關切。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底，王光祈痛感強鄰壓境，國難當頭，曾寫一信給時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的舒新城，提出一個編譯國防叢書的大計劃，其內容包括軍事、經濟、外交、教育等。其後譯成而經書局印行者，雖僅「空防要覽」、「國防與潛艇」、「經濟戰爭與戰爭經濟」、「德、英、法戰時稅政」四種，亦可想見其用力之精勤。細繹他的改革思想，此時又有另一週折，他說：

「吾輩從前主張從事社會事業，以築國家基礎；經此連年內戰國力凋敝之後，益覺從前主張，確有見地。政治活動，見效雖似甚速；但社會根基不固，終有拔苗助長之虞。」

這是他「社會的社會改革」思想的再強調，但他接着又說：

「不過僅僅從事社會事業，尚嫌不足。必須將『社會』設法加以組織；使國家軍權財權等等，一一移到『社會』手中。然後中國始能安寧，始能發達。」

他進一步說明他要借國防問題，將此理想實現，因此草擬「團練國防軍」一文，「其內容係在徵兵募兵制度之外，另立一法。將軍權逐漸移入社會手中；對於內憂外患復能同時兼顧。」民國廿四年四月二十日，最高當局聞王光祈續學苦行，曾電柏林使館，轉詢：「如願回國，當圖借重」。他電覆使館說：「如有相當位置，自願回國，報效祖邦，如能先以位置相示，以便自揣，能否勝任，再行決定行止，尤為感謝。」他要求當局先以「相當的位置相示」，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社會的社會改革」者應有的態度了。

從這些晚期痛切的議論，著作表現，以及對國家危難的態度，可清晰反映出一個過渡人的改革思想如何從「社會的社會改革」回歸到「政治的社會改革」，如何徬徨於「政治」與「社會」之間，又如何在通人沒落與專家升起的过程中，呈現他的困窘與矛盾。他企求「社會的社會改革」，却不能忘情政治；他敦勸新生的一代要做一個園丁，一個小學教師，却為自己要求「相當位置」；他一直想把自己訓練成一個專家，却無法擺脫傳統文化背景中通人性格的慣性力的支配。這種過渡人的心理特質，在他旅居德國以後，又滲雜了「邊際人」(marginal man)的性格而顯得更強化了。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羣集於西方文化冲刷過的沿海各大城市中，甚至留學異邦接受西方文化長期直接的薰陶，由於對嶄新的文化環境力圖適應又無法完全適應，無所依托的緊張心理衍生了「成就的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四二

ement)·並導引出「進步的觀念」(concept of progress)，使他們內心充滿了動力，奮發向前，勇邁過人。王光祈認為數十年西洋留學生之無負於國家者，唯有嚴復和辜鴻銘二人。他曾發一宏願，決心以個人生命力兼事嚴、辜二人未竟的志業。他日夜埋頭於波昂圖書館中竟以身殉的工作精神，顯然是承受了過渡性與邊際性所交織而成的心理壓力的驅迫。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上海局勢粗定，舒新城想念王光祈的事業才幹與廣博學問，認為他應回祖國為國家社會服務，所以去一長函，痛論國內各方面的情形，且再三提及從事社會事業的舊信念，促他早歸，入中華書局任事；王光祈以「擬編譯之國防叢書，非在德國再住一二年，不能竣事」為理由，婉辭了朋友的邀請。民國廿三年六月間，王光祈考得波昂大學音樂博士學位；沈怡因出席國際道路會議再度遊德，曾勸他早日回國；他却寫信叮囑，不必為他的事情奔走，因為他覺得自己在德國，隨時有著作與國人相見，並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可比。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王光祈又覆魏嗣鑾一信說：「兄等來示，弟皆敬悉，弟非不思歸，但苦國內無相當位置，故暫處國外，以著譯事業，報効祖國而已。……」以一個熱烈的民族主義者，居然對祖國鄉土的熱切招喚如此故作淡淡，王光祈黯然心境的背後實隱現着另一層更廣大而嚴重的歷史意義。

從一個更遼闊的歷史視野看來，近代學會活動，本質上是知識份子的羣衆運動；少年中國學會及其活動所代表的，只是近代整個中國知識份子大規模羣衆運動的一個小環節，而王光祈只是這小環節中單一的個體而已。傳統中國的知識份子通稱「士大夫」，一向擁有高超的流品及穩固的位望。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為他們建立了一座溝通政治與社會的橋樑，使士大夫構成了士紳階級，而其終極目標是做官；所謂「學而優則仕」成為社會心理上一層根深的基本理念與強固的傳統。但廿世紀的中國，這情勢便大為改觀了。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科舉制度正式廢除，造成嚴重的歷史性的「斷橋現象」；影響所及，遂在政治上導致了文人政治的沒落，在社會文化上造成了知識份子的疏離與飄零。這一「斷橋現象」的直接結果之一是敲響了士紳階級的喪鐘；從此大量的士大夫乃從傳統上層架構中解離了出來。新式教育不僅未能提供權力追求的基礎，且連起碼的生活保障也付諸闕如。從政的坦途斷絕了，而政局動蕩不寧，又使專業化的知識階層一時難以建立，於是廿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遂失去了飯依，陷入空前的困



境。他們在挫折與飄零之中演化成無數個別的小悲劇，而其背後實反映著一個時代的大徵象——中國知識份子有史以來第一次集體感受到與政治社會的疏離，成為被遺棄的、孤獨的、無根的一羣「無行者」。這種因缺乏專業能力所造成的疏離感(sense of alienation)最容易驅迫人走向極端。在近代中國史上，以這種疏離感為媒介所促成的知識份子的結合，經常以學會的組織型態出之，而表現了狂熱的政治性格與強烈的干政慾望，遂成為政黨的先驅與革命的動力，且往往為社會文化動亂的根源。少年中國學會的悲劇性的歷史圖象所提供的，只是其中一個較顯著的史例而已。

作者年來致力於近代中國學會活動及其領袖羣的歷史性的探索，漸能警覺到此一問題的嚴重。直迄目前，雖然尚乏全面及精確的統計論據，做為描述的與分析的基礎，但從資料的初步觀察中已經可以推測，此一問題的存在及其惡化，無疑是，而且更將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重大的阻力。

## 六、結 論

以少年中國學會為一立足點，綜合觀察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則下列幾點論證，實堪注意：

(一) 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滙容於四種不同的基本權力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中。這四種權力是皇權、紳權、幫權與民權。在現代民主化的過程中，功能學派的社會學家所推測的理想發展是：「皇權變質而成向人民負責的中央政權，紳權變質而成民選的立法代表，官僚變質而成為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務員，幫權變質而成工商業的公會和職業團體，而把整個政治機構安定在底層的同意權力的基礎上。」從少年中國學會這一史例探測這種權力結構關係的轉型，其展望殊難樂觀。因為從傳統幫權蛻變到職業性的公會或專業性的學會，社會結構的高度業緣化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和前題。如果沒有高度業緣的觀念做為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和主軸，則這一幫權的勢力容易歸附紳權，而表現其積極參政的傾向或強烈干政的慾望，進而演化成革命性的政黨。民初政黨，因「官僚政客用作投身政治之工具，其總數不下三百餘個。」或係掌故家誇大說詞，但對照清末強學會以下，大量工商公會及職業團體，均轉化成政黨雛型，而許多以學會姿態出而號召者，其性質功能且與政黨混淆不可鑑別，是幫權歸化紳權，甚至依附皇權的跡象，仍極明顯。少年中國學會功能專業化的努力的失敗，其背景尙有待於深入的分析，但影響所及顯然加速會員



的思想分化，促成了黨爭的局面，無疑是現代民主化運動一個不幸的發展。

(二) 近代學會對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推展，自有相當積極的功能。從少年中國學會這一史例看來，重要的一點是關啓大眾化的知識，造成普遍參與的現象。特別是「五四」以後，白話文逐漸流行，知識大眾化增加一個最有力的傳播媒介。他們創刊雜誌，舉辦演講會，均以白話形式出之。由於知識與媒介的相互刺激發展，使該一時期的社會大眾，投入更廣大的溝通網(Communication nets)中，如此促進整個社會與文化的交融，使新思潮的湧現更能深入底層，普及民間。以個人主義的思潮而論，少年中國學會直接參與的工讀互助與新村運動，是這一思潮的具體反應。當時年輕一代，響應此一運動，接受此一思潮感染，因而毅然離鄉背井，甚至脫離家庭，去追求個體的獨立生活者，為數不少。「普遍參與」(Popular participation)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涵，因為這樣才能動搖牢固的地域觀念，培養廣大人民的「國家認同感」(national identity)，促進大眾意識的產生，造成統一國家的型態，而「個體的獨立」則為現代化的心理基礎，因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個人與環境的關係急劇變化，無法再依附家族權威。個人的變動成了社會流動——垂直的或平面的——基本單位；上述兩者均為民主化運動的主要層面。

(三) 從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的角度觀察，少年中國學會的分化過程也足以提供政黨政治發展的縮影。此一學會的會員，從民國十三年以後，因為國內政治社會的急劇變化，分化成若干派別；國民黨、青年黨、共產黨、新中國黨；另有一部分則在學術及教育界專心研究，超然於黨派之外。但從思想的基本型態看來，僅有三種勢力：社會主義派是「激進的」(radical)，國家主義派是「保守的」(conservative)，超然於黨派之外的王光祈與國民黨中的周佛海等人則屬「自由的」(liberal)中間勢力。當一個社會面臨新舊思想勢力尖銳對立，將急劇變化的時候，全賴有一中間勢力折衝緩和其間，把保守勢力的進步成分加以吸引，將激進的溫和份子加以安撫，使兩者均不致各走極端，而成為保守與激進間的中流砥柱，則民主政治的發展才有穩固的基礎。少年中國學會在思想分裂過程中，中間勢力的自由派似未發揮左提右挈的協調功能，遂使激進保守各趨極端。這也可以具體而微的反映出清末以來政黨政治發展失敗的某些癥結。英國是近代政黨政治的先驅，而費邊社(Fabian Society)於此所發揮的積極功能，為民主制度的健全發展提示了範例，足供比較與借鏡。

(四) 多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社會停滯不前的許多原因中，知識份子成為政權的一部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從士紳階層的本質及其功能，可以得到證明。清末以來少數先覺的知識份子已瞭解自己面臨了一個歷史的新階段，認識到權利地位的深刻變遷，知道他們不能再像傳統的文士，扮演「通人」的「無行」的角色；而必須走進知識的特定領域中去提煉專業能力，然後建構一個嶄新的知識階層，發揮專家輿論的主導力量，對政治階層產生制衡作用。王光祈的「社會的社會改革」的思想，說明了人才觀念與傳統知識份子封鎖身份的改變，可以代表該時期重要而澈底的自覺。但是過渡人的心理特徵，往往使他們在新舊中西的矛盾中徬徨；使他們無法擺脫泛政治主義慣性力的支配，使他們寧願捨棄專業領域中的「巨人」地位，而自屈於官僚階層下的「侏儒」。加上清末民初以來，中國遭逢劇烈的鉅變，傳統政治結構解體，帝國主義交侵，社會秩序混亂，經濟生活匱乏，客觀環境不曾提供充分有利的條件，俾使該一時期的知識份子走向專業化的道路；這不僅阻礙了社會的改革運動，而且延緩了社會結構高度業緣化的發展。

(五) 「五四運動」被早期的學者稱為廿世紀「東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殊非恰切的歷史比喻。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涵交織着浪漫的激越與理性的啓蒙，在情感上對中國傳統的某些點面產生深切的厭惡；在理智上又不能從中國傳統一元論的有機思想模式的影響中解放出來，於是激烈的反傳統思想遂導向於「全盤西化」的企求，而以「西化」(Westernization)取代「近代化」(Modernization)。在這一時代精神的籠罩下，少年中國學會對西方思潮的湧現也反映出「饑不擇食的好奇」(omnivorous curiosity)，幾乎對所有新學說新觀念均無保留加以接受。王光祈等人的改革思想所代表的，在當時是傑出的，少數的例外。這種把自己連根拔起，向西方一面倒的現象，從五四以來的歷史觀察，不但不易使自由思想在中國泥土上生長，反而使自己成爲一個文化的失落者。文化繼承變遷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新的必須從舊的蛻變出來，沒有鄉土基礎的文化移植是不可能生根的。「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由分化而寂滅，構成一個悲劇性的史例，象徵着五四時代趨近結束。中國新文化復興運動，必須是以傳統文化爲基底的一個整合與重建的運動。而王光祈的思想輪廓，於此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藍圖。

(六) 在民族主義思潮猛烈的沖擊下，近代學會活動呈現了羣衆運動的特性。羣衆運動是喚醒和革新一個停滯社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四六

會的動力。雖然羣衆運動並不是在任何環境中，都能揭開一個歷史的新紀元，但在世界近代史域中的許多事實——最典型的是明治維新——都證明只有藉着羣衆運動所喚起的熱情，社會的改革才會成功。民國八年，王光祈在其「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一文的結論中有這樣的呼聲：

「青年青年！我們應該恢復過去的民族精神，創造未來的少年世界！」

「中國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創造者！是中國舊社會的改革者！」

民國十四年，他明確答覆調查表「對於目前內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一欄有一段話：

「我相信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係以要求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爲宗旨（漢、滿、蒙、回、藏傳統稱爲中華民族）。其方法係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入手，以培養民族實力。」

民族主義並未成爲歷史的陳跡，就國際現勢觀測，廿世紀的下半葉依舊是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時代，而其洶湧激盪之勢正方興未艾。王光祈心目中的民族主義的羣衆運動是結合了「鄉土的認同」(native identity)，和「專業的認同」(professional identity)，把專業知識的追求和愛國情操的發揚打成一片。這種鄉土化的真情與專業化的理性融會的境界的映現，無疑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運動一個新的轉機，也是近代化改革運動一個重要的曙光！

## 二、李璜憶民七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一九一八）（註五）

### 「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

我自有知識以來所親歷的五十年間事變，其中所接觸到的人物，大半是「五四」時候所突出的一代知識年青；後來歷在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實業等方面，各有其主張，各有其表現。並且這一代人，在那時年紀雖都只有二十餘歲，新知根底，並不較我們後起一代打得深厚一些，然而那時候的我們，特點是求得一知半解，便敢於說，敢於寫，敢於幹，勇往直前，誓不反顧；因之乃能在社會、政治各方面發生出新潮的推動力量；以至後來還有人掌握着國家民族的命運；一直到今天，這一代人尚未死的，大都年已在七十歲以上，而功罪是非，在舉世紛紜評論中，尚未能定。因之我的回憶錄本應由「五四」寫起。不過在「五四」時代嶄露頭角的這班青年人，其時究已二十多歲了（如曾琦其時年二十七歲、毛澤東其時年二十五歲），雖曰突出，然而並非無因而產生的。因是我必得

在前一章先略將「自童年以至弱冠」這二十年間事分析紀述，以明我們這一代人所以產生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的愛國運動事件，其詳況已經由身經其事者屢次加以詳述，我其時已經去了法國留學，並未參與其中。本回憶錄既以我所親歷之事為主，故不再為之說明，而只在本節中略說其前因後果。「五四」之所以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者，因為這是當時北京少數學生，僅憑赤手空拳，游行示威，並毆打了一個親日賣國的政府要員章宗祥，而竟掀起了整個中國各大都市的學生罷課與工商罷業，使北京政權為之低首，這却是中國破天荒的政治現象——在遠因上說來，這是東西列強對我國多年來不斷侵略結果，我在前一章中已略為述及；全民因對外侵略，含忿已久，然後才會在「五四」的愛國運動上，辦到全民一致的，公開的，有聲有色的，憤慨的示威來。在近因上說來，則在頭一年（一九一八）五月，留日學生數千人為反對日本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密訂中日軍事協約而引起了衝突，罷學歸國，實為次年「五四」反日愛國運動的導火線。是年七月，有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其發起人曾琦、李大釗等都是留日學生，故我在下節中當先述「留日學生救國團」的舉動，

「五四」時代的另一可紀的意義，是其前後所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前一個愛國運動與後一個文化運動之所以有關連者，還是同光以來的老看法：反抗外力必須適應西化。不過同光時代曾、左、李、張諸人所主張的適應西化，只是去學西藝，不成功，乃有光宣之際的政治改良；又不成功，於是始有辛亥革命的實現。但在民國成立之後，軍閥主政而賣國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養己與醉生夢死也更有甚於昔日，故後「五四」之前一年又從政治改革轉向到了思想改造。

本來思想改造，也是社會現象之一，中國早已有之，並不自「五四」始。這裡所稱的思想改造，即是在一社會制度久已成為定型時，其精神必趨衰落，而只餘形式的束縛，於是便有一班人出來向其傳統挑戰，加以價值的否定，另樹新的作風與新的人生觀。在中國遠溯之，則魏晉的清談風尚，曾對漢以來的儒家禮法及其思想挑戰，而拋棄世務，專尚玄理。唐代的佛教盛行中土，也曾對中國倫理價值加以否定，另立教宗，改易世法，大為扶倫翼教的儒者韓愈所不滿；但其後佛家哲學，在宋明兩代，直滲入儒旨，而造成盛極一時的理學，其影響早使中國文化不是單純的而是綜合的了。再近溯之，則康有為與梁啟超之主張變法維新，乃是受了他們居近香港傳來的漢譯英國政經書



報的影響；孫中山先生之主張創立民國，更很明白的是受了他久居異國，特別是法國與美國的思想。當戊戌百日維新，康梁主張確是改造了部份士大夫的思想，否則不會風動一時，而有爲之效死的譚嗣同、唐才常之流；中山的革命主張，如果不發生思想改造的力量，也不會有那麼多的青年志士，前仆後繼，效死無悔，卒將滿清推倒，而且廢棄君主，建立民國。不過「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改造，其挑戰對象，乃是直指於中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家庭制度及其傳統的家族主義，要打倒人人家裡的那一個神龜子，問題就比較前兩者爲更來得大而且深入，其驚世駭俗，也比較要來得更爲普遍！此胡適之所以至今尚爲保守派在加以攻擊。

「五四」前後所流行的新文化運動，其首倡者自推陳獨秀與胡適兩人。陳獨秀所主辦之新青年雜誌，尤爲先導。但在思想改造方面，如上述的脫出家族制度及其倫理思想，則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所發表的文字，比較陳獨秀更爲有力。譬如民七（一九一八）的八月新青年四卷六號，胡適所主編的易卜生專號上，其易卜生主義一文，及其譯載的「娜拉」與「國民公敵」等篇，都給予當時及後來的青年人拋棄家庭以及婦女解放的影響至大。又有胡適在民八（一九一九）即提出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八個字的科學方法來，無疑的是使青年知識界不但不再去隨便信從傳統的人物及其學說，而且可使有志於學者去求所以自立之道。這些都非陳獨秀只是文筆勃茂，固多所主張，而大半衝動與籠統的篇章之所能及。總之，在陳、胡兩人所主張的自由主義與科學主義，具體言之，民主與科學（他們當時稱爲德先生與賽先生），在理論闡發方面，新青年雜誌中，胡適要算是主帥，而陳獨秀與其他作者只能算是偏將（後來陳單獨去主張共產主義乃始成爲主帥）。今日我們去重翻新青年雜誌，即更能了然，「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亦如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都是取法西方，同是一種西化；而胡適究竟留美多年，能够直接讀西書，並曾體驗西方社會生活，所以比之陳獨秀之只去日本遊歷過幾個月，要較爲內行一些。（有人說，陳獨秀曾於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在法國留學三年，這個話是不確實的。我問過留法前輩李石曾先生，他最留心法國留學生事，他答我不確。陳獨秀並不會說一句法語，這是胡適之告訴我的。因爲新青年出版之初，本名「青年雜誌」，其時在封面上印有一個法文字 *La Jeunesse*，所以我才問詢陳獨秀是否懂法文，問了之後，才知這是偶然用上。亦如張季鸞辦天津大公報，而在報頭下面印 *Impartial* 出一個法文字，而張季鸞之並非留法學生，而且不懂法文，更屬顯然。）

胡適對新文化特別有貢獻處，是其白話文運動。胡在民七的四月，新青年雜誌的四卷四號上所發表的「建設的文字革命論」一文，其所稱的「國語的文學與文學的國語」，無疑的也是仿自西方，爲西化之一種。他是有感於十四世紀以至文藝復興後期西歐所突起的「民間文學」(Popular Literatures)這一情勢而生反應的。當其意大利的但丁(Dante 1265-1321)放棄「拉丁文」而以他家鄉佛羅倫斯(Florence 意文爲 Firenze 故徐志摩譯稱翡冷翠)的口語來寫詩劇，創了先例；所謂國語文學(Vernacular Literatures)便隨即潛滋暗長。文藝復興初期，拉丁文在學術著作上雖仍佔優勢，但到了十六世紀，國語文學大爲抬頭，意、西、葡、法、英等國先後產生其各自的國語文學的名家及其傑作，成爲不朽，而西歐的文言一致的國語文學終於代替了拉丁文。

當我於民七的八月到了北京時，白話文已成爲當時青年知識界寫作的風尚，特別是去翻譯西洋文史名著篇章，給予其大的方便，而在報上發表了出來。我在北京住了四個月，也受了白話文的影響，而從此寫作十之八九都用白話文；一直五十年來，無論作文譯書來發表，或教書編講義，都只用白話文了。我常設想着，假使沒有這白話文的運動及其流行得快而且普遍，就以我民十三(一九二四)自法留學歸國，在國內各大學任教，教授西洋歷史與社會科學來說，要我去像嚴復或林紓那樣，咬文嚼字的，把西方文哲的術語，用古典中國文字來傳譯講授，不但講者大費勁，而聽者也大費準備工夫，直成爲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以上所分析紀述的新文化運動發端及其影響，在「五四」當時，固不能不推陳獨秀、胡適兩人實爲先導；然而後來以自由主義及科學思想爲標榜的新文化，竟成爲國中主流(聽說孫中山先生在民八時候已認識到新文化的主流影響，而特令胡漢民、廖仲凱等在上海辦建設雜誌，以與胡適等人上下其議論，藉以引起青年知識界對國民黨的注意)；而其影響所及，在政治上乃直接有功於國民革命之順利進展；在文化上又間接的有功於中國今日這一點子能與世界交換知識的科學成績，則不只是陳胡二人之力，而是多數的在「五四」之後的二十幾歲的青年知識分子繼續扛着這桿新文化的大旗子，在社會、政治、科哲、文藝各方面不斷努力的結果。在這多數的青年知識分子裡，其中有較重要的一部份特別集中於民七所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中爲會友，故我本章要以此會與五四爲題，乃是有意指明其重要性之所在的。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五〇

### 留日學生救國團

談到「五四」的愛國運動，不能不先略述一下留日學生救國團；記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也不能不先及於留日學生於民七的五月在日本罷學歸國一事；因在事變因果關係上，後者對於前者都甚為直接與密接。原來民初，中國留日學生特多，數逾萬人。民七的四月，留日學生起而反對日本寺內內閣與北洋政府段祺瑞密訂中日軍事秘約，有學生赴中國駐日使館質問公使章宗祥，與館員發生衝突，被日警拘去下獄者有七八人，一時引起學生的公憤，因有罷學歸國的醞釀。至五月三日晨，中日交涉條款公佈於日本報紙；四日晚，學生開大會於東京留日學生總會。多數主張罷學回國；於是五月至七月先後自日本罷學回到上海與北京者，竟有三千餘人。——這三千餘人中大半都是次年（民八）「五四」愛國運動中的激烈分子。

我在成都閒居無聊時，偶與在日本留學的曾慕韓（琦）通信，談到四川軍人據亂，民不聊生，使我無法安居，我打算出川赴法留學。民七的五月忽得慕韓自東京來信，約我早日赴北京。信中談到，日本處心積慮，要亡中國；中國此時，外患尚重於內憂，我輩必須喚醒國人注意日本的侵華情形，促大家起來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勾結。信中並表示彼即將回國，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七八月中可到北京，約我在北京相見。

但我八月到北京，慕韓適於前半月離開北京，去上海了。慕韓自日本歸國，即與同時歸國之四川學生王宏實，湖南學生羅季則等發起留日學生救國團，設總部於上海，並創辦救國日報。他將留日學生救國團總部設立之後，於六月中前赴京津，一則因自日罷學回國之學生有三千之衆，恐其失學，他曾赴天津游說梁任公、湯濟武、蔣百里諸名流出而創辦大學，予以收容；但其目的未達，而回國留日同學先後分別插入北京各大學，成為民八「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動份子，這些人在日本東京時，就特別怨恨壓迫學生之章宗祥，故在「五四」時終於在趙家樓曹汝霖宅，捉住了章宗祥，飽打了他一頓。

慕韓赴京津的第二個目的，則打算設立留日學生救國團分部。因之歷訪其友人王光祈、周太玄、陳愚生、李守常等，商議此事。但京津在段祺瑞政府權力控制之下，環境不能容許留日學生救國團之活動。不過，在慕韓京津之一月訪友機會中（自六月中至七月底），便發起了大有影響於後來新文化運動之一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以下



簡稱「少中」)。

這個「少中」學會的組織，發動在民國七年的六月下旬，而籌備會的成立，則在七月中；發起之後，立即開始接納會員；由發起人公推王光祈爲籌備會主任，主其事；因光祈任事甚勤，會務發展甚速，網羅會員後來至一百餘人，其中大都不是平庸之輩，影響次年之「五四」運動固大，同時影響於中國此後的社會及政治也不小。這一百餘會員的名單，留着在本章的最末一節再爲列出。因爲王光祈會友對此會的發起、籌備、釐定宗旨與徵求會員，皆有其比較特殊的貢獻，故述「少中」的發起必須先談王光祈之見解及其爲人。

#### 「少中」的發起與王光祈

光祈字潤璵，四川溫江縣人。其祖父王澤山，在四川有文名，曾任四川總督趙爾巽家中教席，爲趙所契重。光祈生而孤苦，寡母以手工所得，供其在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肄業，時在光宣之際，即與其同學曾慕韓、周太玄、魏時珍諸人相友善。分中校長當時爲理學家劉士志；其學本於顏習齋一派，重刻苦力行，常勉諸生以卽知卽行，獻身國家社會之義。光祈畢業中學後，卽出川北游，以趙爾巽與其祖父有舊之故，得於民國四年，在趙所主持的北京清史館任書記之職，同時也在北京民國大學上課，一直至民九赴德國留學爲止。光祈既有家學淵源，又好書史，能詩歌；赴德留學，治音樂學理，得博士學位。但他家既窮，而又不願受人資助，在德國十餘年中，以擔任上海新聞報及申報駐德通信員所得，以及譯著稿費，來維持生活。譯著多至四十餘種，大半皆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有關音樂學理方面者，如「西洋音樂進化論」，「西洋樂器提要」，「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東西樂制之研究」等；在史學方面，則譯有「庚子聯軍統帥瓦德西拳亂筆記」，「李鴻章游俄紀事」，「庫倫條約之始末」等，多成爲一時暢銷於國內之書。光祈悉心撰述，且生活過於刻苦自勵，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病死於柏林，年才四十五歲。

我於民七的八月自成都到了北京，其時慕韓已返上海，幸其來信中有北京後王公廠回回營二號陳愚生同鄉的住址，我因得識愚生後，更得與光祈相識。時光祈開創「少中」會務甚忙，與上海及各地通信討論甚勤。我於九月加入「少中」後，因我甚閒，有時便助其抄寫函件等事。我初對光祈印象、卽奇其與四川一般青年朋友不同，其身高



而瘦，兩眼大而有神。他對朋友議論，擰眼直視而細聽，但他則不喜隨便發議論；不過每有所論，則必成片段，提出結論與辦法來；「少中」的發起，即其深思熟慮之後，所提出的建議的結果。

據慕韓後來告我，當他到北京去活動留日學生救國團事的第一日，即晤見光祈，與之談及他的來意，光祈即向慕韓言道：「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着爲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在反對段祺瑞，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且即使發起成功，也不過是一開之局，勢難持久。因二三千人一旦罷學回國，聲勢雖大，而其中大多是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國，則辦法當不如是之簡單。我們皆在青年求學時期，救國最要在早做好基礎準備工夫，而準備工夫不外兩事：一爲人才，二爲辦法。但人才既不能求之於已成的勢力之中，則應早日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磨練，成爲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建國種種實際問題的解決。至於辦法，也非淺識玄想，東寫西抄更可以適合國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須每個同志都去增進自己學識，從事各種研究；而今日之研究學術，又必須本科學的精神，方不致流於空疎。」

慕韓認爲光祈這一席話，句句打中他的心眼。他數年以來，就注意在結交青年有爲之士，以爲根本救國之圖，得聞其言，方針大定，乃留之在陳愚生家共作長夜之談，將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宗旨與辦法大致決定。據慕韓日記，時爲民國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夜。隨後數日，慕韓即與王光祈、陳愚生及張夢九、周太玄、雷眉生共六人，擬定學會名稱爲「少年中國學會」，而其宗旨則爲：「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因陳愚生與李守常（大釗）其時相友善，而慕韓也在東京時認識李守常，故發起人又特約守常參加，於六月底，即由以上七人共同署名發起，並訂公約爲（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一併連會章印刷成冊，分寄各地友好。

根據學會的宗旨「爲社會的活動」這一義，於慕韓七月二十七日離開北京去上海時，七個發起人復聚於中央公園，商定：凡加入「少中」會友一律不得參加彼時的污濁的政治社會中，不請謁當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勢力，不寄望過去人物；學有所長時，大學相期努力於社會事業，一步一步來創造「少年中國」，如此則會章所規定之四項公約始有着落，即本會的實踐所在，方得明確。此一不得參加政治活動的主張，光祈且持之甚堅，故經大家推他爲此會的籌備主任後，他立以此主張發表於徵求會員的發起書中。

在此發起書中，光祈寫道：「同人等願集合全國有爲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以轉移末世風俗。……同人等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託空言也，故始之以奮鬥而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學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社會改革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勿爲無意識之犧牲，宜爲有秩序之奮鬥。……」光祈所寫這一段，說明所訂公約四項的意義，並不十分透澈；然而即此一段說法，可以窺見當時一部份知識青年在注重「自我規範」的人生觀，而且不贊成圖圖吞棗的便去信從何種主義以爲革命的犧牲。（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澤東與蔡和森在長沙發起的新民學會，至一九一九年，毛也仿王光祈的「公約」辦法，爲新民學會訂了「純潔」、「誠懇」、「向上」等字樣的公約，事見「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中。）

光祈對「少中」努力的理想所在，一直是在培植國民的修養增進國家民族的修養這一方面。雖其所見並不合時宜，而爲當時由於破產而崩潰的社會環境所不能容許；然而其所見到的以西洋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發揚國粹，用以復興民族，我覺得比只是高唱「文化復興」的人們所見，還要來得深到一些，具體一些。因之我在這節述「少中的發起與王光祈」末尾，願意將他在民十三（一九二四）所著的「少年中國運動」書中的幾小段話寫在下面：「少年中國運動不是別的，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我們的方法，計有兩種：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乙、民族生活改造運動。我嘗深思苦索中國人的性格，詳考察西洋人的習俗，最後恍然大悟，中國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國古代的『禮樂』。由這種禮樂，以養成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禮也者，小而言之，則爲起居進退之儀；大而言之，則爲處世待人之道。樂也者，小而言之，則爲涵養性靈之具；大而言之，則爲協和萬邦之用。我們中國人生活於孔子學說之下者數千年，而孔子學說又實以禮樂二事爲其基礎。所以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與我國古代禮樂有至深之關係。中國的古禮古樂，誠然有許多不適宜今日的地方，而且簡單得很；但是古人制禮作樂的本意，則千古不磨。我們現在宜用西洋科學方法，把它整理培植起來，用以喚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們文化復興運動。……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真是簡陋枯寂得很！持與西人豐富而愉快的生活比較，未免相形見絀。我們推究其原因，不外兩種：一爲無識，二爲無業。要醫治此兩種病症，則又只有普及教育與發展實業兩法，以完成我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五四

們的民族生活改造運動。」（王光祈的「少年中國運動」一書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存有）

#### 「少中」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活動

話要得說回來。「少中」發起後，由於光祈的努力，會務發展甚快：不到半年，便已在北京、上海、南京及長江流域各省都有了會友。光祈乃於民八（一九一九）三月一日印行「少中」的會務報告第一期，每月一期，以便會友對於學術研究及社會問題等交換意見。到了是年五月，這一會務報告已成爲會外人士都在索閱的刊物，於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又擴大之，改爲「少年中國」月刊，公開發行。計自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每以十二期爲一卷，一直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出到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每期內容可分作兩部份：第一部份佔篇幅較多，爲多數會友及一二會外人士所寫的關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哲學的論文或譯品。並且每每由會友集中討論某一問題，便特出一期以至兩三期的專號，如婦女問題專號（一卷八九兩期），詩學專號（一卷十一期），法蘭西專號（二卷四期），宗教問題專號（二卷八期、十一期及三卷一期），相對論專號（三卷七期），以及討論本學會宗旨的專號（三卷二期、八期）。第二部份則爲會務報告與會員通訊，通訊中也有長篇大論去述說個人人生觀見解與分析當時青年知識界所處的社會環境情形。——凡此皆足以見「五四」前、後中國各地及留學國外的知識青年做人、爲學、治事及其對各種不同現狀的反應情況，並可以透視「少中」同人在思想上的開始分野，以至後來傾共及反共的兩類會友由爭持辯論，而各立壁壘，以至彼此敵視的經過。（可惜我年來在美並未將「少年中國」月刊搜閱得齊；在斯丹福胡佛圖書館得閱了多期，後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得閱一部份；但以紐約哥大中文圖書館所保存者較多，且皆製有縮影膠捲。）

此外，南京與上海會友合編出版印有「少年世界」月刊，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創刊，但只辦了一年，是年十二月出滿十二期即停刊；不過次年六月又特出了一期的日本專號。「少年世界」與「少年中國」的性質不同，專門注重於應用科學與社會調查。其中所關專欄甚多，如婦女世界、兒童世界、社會批評、地方調查、學術世界與世界之世界等專欄，且附有讀書錄、出版界、游記、雜錄等項。（此刊以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存較多，國會圖書館亦存有。）爲明瞭此刊的性質起見，特舉出其一卷三期的若干題目爲例：「工廠調查」，如鄒尚廉之「中國之瓷

業」；「地方調查」，如楊鍾健之「陝西社會現況之一斑」；「華僑消息」，如左舜生之「今日馬來半島」；「學術世界」，如方珣之「美國羣學會的年會」等篇。「少中」成都會友較多，因也於一九一九年創辦有「星期日」週刊一種，出了五十二期。惜我這次在美各圖書館中尚未覓得該週刊存件。「少中」並於一九二一年開始出叢書，其初印行了我所編譯的「法蘭西學術史略」一木，隨於一九二二又出版了我編著的「法蘭西文學史」。其他會友們尚寫有書，出版於「少中」叢書中，現在我對書名多記不清楚了。

至於「少中」同人的社會活動，可記者爲王光祈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所發起的工讀互助運動，一時蔡元培、胡適都爲文或助之鼓吹，或加以設計，竟促動當時北京、天津、上海的少數窮學生向工廠、商店去覓工作，而若干工商界的開明分子也曾特別爲這類窮學生設備半日工作的位置；且開啓了窮學生留法、留美去半工半讀作法的先河，而王光祈也於一九二〇年秋，便去德國半工半讀了。

「少中」同人在社會活動上比較發生意想不到的收效成績，是推動中國教會教育的改革。原來，在民十（一九二一）的六月，我在巴黎與周太玄會友合編了「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一期宗教問題號（下）之後，余家菊會友自倫敦來巴黎渡暑假，余會友是研究教育哲學的。我們兩人偶然談到國內教會教育甚爲發達；天主教，基督教，及其新舊的各派，都在中國各地辦有大學、中學以至小學。這類外國宗教家來辦教育，其目的都不免有一部份是爲的傳教，而宗教信仰自其觀點上多少是各有其成見，這已與我們學會一向所主張的自由思想的教育有點宗旨不符。何況宗教信仰未有不排它的，如此一國之內的教育見解便要紛歧發展下去，則將來所教出的學生，就不說一定有教義宗派之分，而也難免忽略了中國文化與科學思想。因為我們兩人各寫了幾篇文章，合著一冊「國家主義的教育」，也列爲「少中」叢書，在民十二（一九二三）秋，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出來。初不料這一冊書却引起了「少中」內外的朋友甚大注意，特別是在南京東南大學讀教育系的會友，他們便因之發起了「國家教育協會」，大事鼓吹，從事向國內教會學校收回教育權的運動。後於民十三（一九二四）的十月，全國各省教育會聯合會議在開封開年會，竟通過了「教育與宗教實行分離案」及「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案」，因是收回教育權的主張，便成爲全國教育界的共同趨向了。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五六

當時曾有人議論到，李璜等人本是受過教會教育的；因對於其所受的教會教育未能滿意，故爾有此主張。這一種說法，其實是似是而非的。我們之所以主張收回教育權，完全是本於正面的意義，要求國家教育自有它的因時制宜的宗旨，而不能任由外國人或其教會，因其國別不同或教派不同，而各異其在中國辦學的方針。因為「少中」的收回教育權的運動，是主張教會在中國所辦的這多間大學以至中小學，要與我們國家教育的宗旨相應相融，不能一味放任之。我們並不是要將所有外國教會在中國所辦的學校予以沒收，而是要所有教會學校：第一、不能專以教育為其傳教的工具；第二、不能違背我國家教育立國的宗旨；第三、不能在本校以內排斥異端，而妨害自由思想與自由講學而最後結論到，國內的任何教會學校都必須向我國政府立案，由教育部或教育廳加以監督；最好能聘請中國學人來當校長，且教授不要限定只是外國傳教士而應多聘中國學者。——這些主張在後來幾乎全部實現，而國內的教會學校因之也大有進步。

#### 我對於李大釗會友的印象

因為李守常在「少中」裏，對少數會友宣傳國際共產主義，初而引起北京及上海部份會友之不滿，繼而巴黎會友通信與之爭辯，特別是會友曾慕韓既反對共產主張，認為不適中國國情，又反對莫斯科的第三國際，認為是蘇俄的侵略陰謀，與李守常往復通信，形成筆戰：李始終堅持「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認為慕韓動稱蘇俄詭計陰謀，乃係「肝火太旺」之故。此類反唇相稽的話，俱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二三兩卷會員通訊錄中。因此「少中」由學術研究性質而變為政治活動主張之爭，更由政治主張之爭而終致此會之分裂停頓，實由李守常開其端。而李也在「少中」會友裏拉法不少的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楊賢江等，皆中共成立初期的最活躍分子，李守常也因此而坐上了中共暗中結合的第二把交椅，僅在陳獨秀之下，有「南陳北李」之稱。

其實，李守常在我個人的印象中，不過是一個官僚型人物而已。在民七（一九一八）的九月開始，「少中」在北京的會友每週必聚於陳惠生會友家中一次。愚生為標準的四川人，好吃，好客，好高談闊論，故每會必備菜留餐，討論會務後，會友聚餐，隨便談論，彼此因之甚為熟悉。守常生得儀表不錯，身長面白，留有兩撇鬍子，河北話

說得乾淨而響亮，對人接物，皆有一定分寸，並不使人討厭。我初在愚生家於九月中晤見他時，揣其年歲必要大我十歲以上，三十三四歲的樣子，慕韓於民七由日本歸國的雜感詩中，有「詩伯數青蓮」一句，下註李大釗；但我未能讀到他的詩作，不過字却寫得不錯，八行很漂亮，一筆行書，頗有閩帖味道，用松煙墨寫在宣紙信箋上，甚為奪目。

其時在愚生家聚談之會友不過七八人，在十月中，纔由李守常介紹毛澤東加入，成為座上之客。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們聯席上，開始稱道俄國的共產革命，認為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要有意義得多，因為在俄共主張上，還有精神照顧到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上，而中國革命的前途，要採取西方的策略時，則最好去學俄國共產黨。守常向我們發表這類議論時，王光祈曾當面駁過他兩次，光祈認為，各國有各國的國情不同，中國的革命前途，固不能照着法國革命去做，同時也不必要去學俄國共產黨的作法。

光祈這一反駁的話，並未能折服守常，其時守常已在新青年雜誌的五卷五號上，發表了「布爾失維克主義的勝利」一文，恭維俄共這一勝利，乃是「人道主義精神與被武力及專制壓迫下的所有各地人民的勝利」。無疑的，守常這一說法，乃是從陳獨秀那裡轉販出來的，我們只要去一翻新青年雜誌，陳獨秀的先後議論文字，便知道，李守常發表這一議論之前，陳已從鼓吹法國革命，而轉向稱讚俄國革命了。守常究竟只是一個老北洋法政學校畢業生，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時，又已參加了同盟會，性好活動，並非留意理論的學人；且其對西方的知識基礎，也不及陳獨秀遠甚。因之在守常這篇「布爾失維克主義的勝利」文字裡，對馬克斯主義及其唯經濟史觀等等皆無了解；而以「人道精神」及「反抗專制」的說法，來向當時我們在愚生家聚餐的「少中」少數同人說法，及今憶之，乃是守常當時並未了解俄共革命的理论及其實踐的內容的。

因之美國學人對中共的起源好作詳細研究者，對於李守常這篇「布爾失維克主義的勝利」及其繼續發表於新青年雜誌六卷五號的「我的馬克斯主義觀」，都曾加以分析其中的思想。如在史華爾茲的「中共與毛的興起」(Benjamin I.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1951) 書中十三頁至十七頁，就認李守常以至陳獨秀，彼時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但其想法可以附和於列寧的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以及反

抗殖民帝國主張而已。尤其是麥斯倫爾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 的論文中，認為李的「布爾失維克主義的勝利」一文，其熱烈的對俄革命表同情，作者並無其中有任何無產階級的意識存在，而是專注在中國政治的革命目標上面。即中共出版的「五四時期刊物介紹」第一集，其批評李大釗當時思想也如上見解。(見本集 P. 250-251)

我之所以要在這裡把李大釗初期贊成俄共革命的觀點略為分析一下，因為毛澤東曾親白對史諾(Edgar Snow)，說「他於民七至民八，在李大釗指導之下，曾很快的向馬克思主義轉變」。(見史諾的「紅星照遍中國」原文中一四〇頁)但在那個時候，老師李大釗的馬克斯思想尚未入門，而學生毛澤東所受的指導，其未得要領，可以知之。

我又何以證明李守常是官僚型人物，除我於民七親身接觸所得的印象外，有兩事足以證實之。一為李守常曾將俄國共產黨的代表介紹會見吳佩孚，後來演出了一幕鬧劇。俄國由來利用中國的內亂外患，而在中國來渾水摸魚，已成慣技。史太林最先派人來勾結實力派，是看上了吳佩孚的。民九之後，吳佩孚曾虎踞洛陽，一時聲勢甚大，史太林的代表胡廷斯基(G. Volinsky)就由李守常於民九之秋介紹去了洛陽；因其時吳的政務處長白堅武與李同鄉同學，故胡廷斯基策動李，透過白，而竟接近了吳佩孚；並說動吳組織鐵路工人工會，以便利其用兵。吳竟上了俄共之當，而聽任共產黨人去組織鐵路工人。但不久，工人即以罷工要挾吳，而被吳派兵解散長辛店等處的鐵路工會並殺了一二為首暴動的工人。李守常拉共產黨人去與軍閥合作，明明是投機主義的行為。這那點像信奉主義的書生(論者多稱陳李皆係書生，陳獨秀庶乎近之，而李則不類)！故我說他是一官僚型人物。

其次，李守常之名其初並不大著，而是在民十三(一九二四)的一月，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討論聯俄容共問題時，他公開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言，方為世人所注意。李在大會說：「第三國際共產黨之加入本黨(案指國民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綱，參加國民革命；絕非企圖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此一聲明為國民黨老幹部鄧澤如、張繼、謝持所認為是「欺人之談」，而李守常當時發言的內心中，也何嘗不自己明白是欺人之談——這種當騙子的代表職務，又豈書生之所願為！

### 我與毛澤東在民七往還中所得印象

我於民七的十月至十二月，在北京會見毛澤東不下十次，但我對他的印象不及對李守常的明朗。因為毛在那時的友朋聚會中，甚少發言，但偶一發言，則衝勁甚大，且相當的堅持其見。

記得是年十月中某日午後，我從北京東安市場出來，向金魚胡同轉彎時，迎面遇見光祈同一個黑而瘦，身子比光祈低的青年人，光祈爲我介紹，這是毛澤東君。在幾日之後，我即在愚生家與毛同席，因他已由李守常介紹，加入了「少中」；從此在愚生家的每週聚會，毛必在座。

毛澤東那時似乎有意去法國留學。因為他第二次會見我時，即曾問我，法文好學不好學？我答他，如果有英文根底，學起來就比較容易些。那時我正被李石曾先生拉我去北京留法預備學校教初級法文；我因約毛來旁聽一下，便知道難易。毛在談話第三天，果然來學校旁聽過一次，但後就未再來聽了。

據我數次與毛接觸的印象，其性格可能成爲一個革命的實行家，而不可能成爲一個理論的思想家。因為光祈隨時與新加入的會友單獨長談，我曾問光祈，毛澤東不大發議論，彼以爲何如人。他答道：「此人頗重實踐，自稱慕顏習齋之爲學主實行；毛曾告我，顏習齋研究防胡兵事，常周游長城至千里之遠；而他本人爲證明洞庭湖是否周延八百里，他曾步繞湖邊，走過一遭。」（這個步繞洞庭的故事，毛後來到上海又曾與左舜生兄談過。可見這是他自己認爲得意之作。）

且我曾親見毛之舉措，有兩事，足以證明毛性衝動而重實行。「五四」之前，北京、上海學生界已開始提倡「工讀互助」這一件事。在民七之冬，我們也在聚談「少中」會務後，便討論起來：窮學生要如何的去半工半讀法，要半天作工，半天讀書，究竟應該選擇那類工作去做？而且讀書是自修或是還要去進入學校？進入學校，又要作工，是否來得及起修許多必修科的課程？諸如此類的研究，大家在愚生家用餐時談論過兩次。在第二次討論時，毛澤東忽然發言說道：「不要只是說，讓我來試行一下！你們諸位把換洗衣服都交與我來洗，無論大件小件，一個銅子一件；三天後交貨拿錢如何？」座中無人回答毛的話，而陳愚生太太在旁笑道：「我纔不交與你去洗哩。你們這些斯文男子，是把衣服洗不乾淨的啊！」光祈見毛很難爲情的樣子，接着說道：「你明天來拿我的衣服去洗罷！看你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六〇

洗得乾淨麼？」後來光祈告我，果然毛澤東曾拿他的衣服去洗過一次。

至於第二事，則因李守常請我們幾位會友去米市胡同吃烤鴨；毛澤東吃得過多，回家肚子痛，睡不成，便一時衝動，半夜寫篇短文，主張暗殺軍閥；投稿於一個留日學生們所辦的小刊物；編者也糊塗的便照登出來。這一來，引起了大麻煩！北京軍警便將編輯人捉去，而追究主持人陳愚生與寫稿人毛澤東；陳毛兩人逼得立刻逃往天津租界。後由李守常託人向軍警當局緩頰，說這是年青人一時衝動亂寫出來的，並無蓄意，不足重視。那時北洋政府對於言論本來還比後來放任得多；在「五四」之前，對於青年學生的言行，也不大重視；此事纔馬虎過去，而毛澤東同着陳愚生又回到了北京。——此事事後還曾引起上海會友來信責難，認為本會會友日前不應輕言政治的行動主張。

據上面我親見的兩事，就足見毛澤東的性情與其為人。那時他已是二十五歲了；因被環境所限，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識的根柢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之欠冷靜，而偏向於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甚深的。所以他一聞李守常之說，對於俄共的理論及其實際，李都還沒弄清楚，而毛便自稱「受李領導，而迅速的向馬克斯主義轉變」。其實，毛既不懂外國文，而那時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都還未譯成中文（這本小冊子是次年一九一九才由陳望道初譯來，在上海印行的），他又何能了解馬克斯主義，而向之轉變呢！毛也自承，他在一九一九年冬，方才在上海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同時並向陳獨秀請教過。據史諾所述，毛對史諾說：「在這次會見陳獨秀無疑的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時候。」（見史諾的「紅星照遍中國」書中一三九——一四〇頁）但毛在會見陳之前，毛已曾同長沙辦週刊，宣傳共產主義；其刊物名叫「湘江評論」，於一九一九的七月創刊，只出五期，八月中即被封禁。

我於民七（一九一八）十二月十五日離開北京，去到上海，在上海沒有住到幾天，便搭法國郵船赴法國留學去了。但我在北京見着李守常與毛澤東，他們並未了解俄國及俄共革命的情形，就這樣或想利用或憑衝動的宣傳起來，我認為甚為危險。因此我在上海臨行前夕，寫了一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寄與北京王光祈。在信中，我曾批評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的學說，以及馬克斯所提倡「工人無祖國」的世界革命會行之無效；並且認為俄共十月革命，甚為殘酷，盼「少中」同人善為擇別，不宜盲從云云。此信被光祈發表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上，我早已忘却。不料中共在大陸出版的「歷史研究」一九六五年五月號上，有李義彬作的「國家

主義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反動活動」一文裡，清算國家主義派，而首先及於我，把我這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的書信提了出來，他寫：「早在一九一九年初，馬克斯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時，李璜便惡毒的攻擊馬克斯主義，反對中國人民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並誣蔑社會主義是一種『假道德』。胡說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十九世紀歐洲無產階級的同盟罷工，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案李所指的『胡說』係我所說的一八四八的巴黎工人革命與一八七一的人民公社事件，李並未了解到。）李並接着寫：「李璜惡毒地誹謗偉大的十月革命，說它是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他希望中國不要再蹈一八四八年和今日俄國社會革命的現象。」作者李義彬在這大段話後，「註」明見李璜「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載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印行。

總之，我反對馬克斯主義與俄共革命甚早，完全係根據民七在北京所閱之法文書報，憑理性判斷的結果，而不像當時毛澤東並未有研究，而只憑衝動，對馬克斯主義一知半解都還說不上，便敢於同長沙辦刊物宣傳了起來！

#### 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名單

我在前面曾言，「少中」發起之後，網羅會後來至一百餘人，其中大都不是平庸之輩，影響次年「五四」運動固大，而影響於中國此後的社會與政治也不小。茲將會員名單，據自己記憶與函詢在香港臺灣現尚健在之會友，共得一百零七人之數。為醒目起見，特分成四個行列，將之編排起來：一為「少中」的發起人七位，二為中國青年黨籍者十四位，三為有中國共產黨籍者十三位，四為在學術事業界者七十三位。（在這第四行列對學術事業有貢獻者，其中有人或多或少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係，因未能考得明確，故只好從略。且對於所列會友的黨籍，也以民十四年為限，後此更複雜了）。

#### （一）少中發起人七人

王光祈（潤璦、四川），周太玄（名「無」，四川），雷寶善（眉生、陝西），陳清（愚生、四川），曾琦（慕韓、四川、有中青黨籍），張夢九（尚齡、陝西、有中青黨籍），李大釗（守常、河北、有中共黨籍）。此外：

#### （二）有中青黨籍者十四人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六二

李璜（幼椿、四川），左舜生（學訓、湖南），何魯之（四川），余家菊（景陶、湖北），陳啓天（修平、湖北），魏嗣鑾（時珍、四川），彭學（雲生、四川），劉正江（泗英、四川），楊永浚（叔明、四川），楊效春（浙江），曹芻（漱逸、江蘇），黃玄（仲蘇、安徽），陳登恪（江西），金海觀（曉晚、浙江）

（三）有中共黨籍者十三人

毛澤東（潤之、湖南），鄧中夏（名「康」、又字仲濟、湖南），張聞天（江蘇），黃日葵（廣西），劉仁靜（湖北），張申府（崧年、河北），楊賢江（英甫、江蘇），惲代英（湖北），趙世炎（四川），鄭伯奇（陝西），高君宇（陝西），沈澤民（江蘇），侯紹裘（江蘇）。

（四）學術事業界七十三人

田漢（壽昌、湖南），李家祥（劫人、四川），許德珩（楚僧，江西），周炳琳（枚蓀、浙江），周佛海（湖南），康白情（洪章、四川），易家鉞（君左、湖南），李思純（哲生、四川），宗白華（之槐、江蘇），方珣（東美、安徽），陳寶鏐（劍脩、江西），芮學會（陝西），雷國能（人百、四川），謝循初（安徽），袁同禮（守和、河北），吳俊升（士選、江蘇），涂開輿（湖北），梁紹文（廣東），徐彥之（江西），蘇甲榮（演存、廣西），孟壽椿（四川），王克仁（貴州），邵爽秋（江蘇），王崇植（受培、江蘇），惲震（蔭棠、江蘇），沈怡（君怡、浙江），沈昌（立孫、浙江），吳保豐（江蘇），穆濟波（四川），易克嶷（湖南），盧作孚（四川），雷寶華（孝實、陝西），舒新城（湖南），段調元（子燮、四川），羅世嶷（沅叔、四川），楊鍾健（克強、陝西），朱鏡宙（鐸民，浙江），沈懋德（山東），鄧祥禔（公復，四川），陳平甫（南京），楊仲楡（浙江），王德熙（四川），李儒勉（江西），張明綱（四川），阮真（樂真、浙江），劉國鈞（衡如、江蘇），倪文宙（哲生、浙江），古棣（廣東），趙叔愚（四川），李珩（曉舫、四川），胡助（少襄、四川），朱自清（佩弦、江蘇），湯元吉（江蘇），周曉和（四川），常道直（導之、江蘇），劉拓（泛弛、湖北），汪奠基（安徽），唐啓宇（江蘇），陳政（仲瑜），蔣錫昌，湯騰漢，章一民，劉養初，惲代賢（湖北），羅元愷（學白），黃竹華，趙曾儔（壽人、安徽），唐懋，李祚利，張滌非，陳道衡，章志，趙世炯。

### 三、張夢九原著憶少年中國學會（註六）

少年中國的夢，是從少年意大利而來，這是曾慕韓、雷眉生、陳愚生和我幾年來在東京的構想。可是應該把少年中國組成一個學會，還是政黨，這個我們尚無成見，因為我們的好友雷眉生、陳愚生、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釗他們當時都在北平，所以我們為交換意見，就先到了北平。

經我們七個人幾次討論以後，認為政黨事體太大，並且七個人思想，就有三派：李大釗、陳愚生是傾向蘇俄，贊成共產；王光祈、周太玄是傾向無政府主義；曾慕韓、雷眉生和我，則傾向國家主義。後來經幾度折衷，由光祈與雷眉生斡旋，才成立學會，並由光祈歸納六人意見，起草會章。（七年六月在北平嶽雲別墅）經過一年的籌備，於民國八年七月一日，在北平正式宣佈成立。這時正值五四運動以後，慕韓認為北大學生既能表演這次驚天動地的運動，其中自不少奇材異能的青年，徵求少中會友，應以北大為中心，遂單身由上海到北平，從事慎重物色，如周炳琳、許德珩、孟壽椿、康白情、易克巖、袁同禮等人物，都是這時介紹的。（毛澤東也是這時由李大釗介紹入會的。）東南方面，由左舜生負責，會友中如黃仲蘇、方東美、陳啓天、余家菊等人都是這時入會的。

少年中國運動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

「少中」規約：會員有四個信條：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

以上信條，無一不著重自己改造，初期少中會友，對於這種信條，都能照着去做，所以這個學會與普通學會有點不同。

「少中」規章第一條規定如左：

「本學會本科學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很嚴格的限制，就是本會會員決不參加任何政黨或任何組織。

當時「少中」在很短期內，就能名滿海內外，以我個人看來，約有兩大原因：第一當時在五四運動以後，世界新潮，日趨演變，中國政治，還是黑漆一團，不過社會各方面，露微弱的曙光，全國青年，對於新知與出路的要求，皆有很強敏感：於是本會遂成了一般青年想望追求的對象；第二胡適之先生的幫忙甚大，張東蓀、郭虞棠、黃炎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六三



中華民國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八六四

培對這個團體也幫過相當的忙。不過對於本會注意最早，幫忙最大，還是要算胡適之先生。胡氏所以注意最早，也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本會發起人有李大釗，他是當年北大圖書館館長，其餘會友如康白情、孟壽椿、周炳琳、許德珩等都係北大高材生；第二、胡氏雖係哲學博士，事實上對於大哲學家如康德、叔本華一流人，是否曾讀其書頗有問題，但本會最初發行的會務報告（一共四期）不過是一本又薄又小的冊子，第一期便是會友魏時珍博士介紹的康德哲學，第二期便是宗白華教授介紹的叔本華哲學，遂叫當時學術界大吃一驚。胡氏是一位青年有心的學者，亦不能不大加注意，後來本會由報告改成少年中國及少年世界兩種月刊，都是由胡氏介紹他的朋友亞東書局汪老板發行的。不過不久胡氏便對「少中」表示不滿，因為「少中」會友沒有完全用白話文。（此事他曾對我當面抗議過。）

民國十年以後，「少中」會內，便發生共產與反共產之爭，到民國十三年，會務因之完全停頓。（原載「人海滄桑六十六年」，六十年十月，臺北出版）

註一：沈雲龍輯：「曾慕韓（琦）先生日記述」，頁二七；郭正昭：『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一八——一九三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國六十年，臺北第二期，頁一〇四。

註二：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二八。

註三：周太玄：『王光祈先生與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二二。

註四：郭正昭：『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頁九七——一五〇。

註五：同註二，頁二二——四〇。

註六：「傳記文學」，三十五卷二期，民國六十八年七月，臺北，頁一四四。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出版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一至六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四七〇元 美金一三元  
精裝 新臺幣五二〇元 美金一五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電話：九一一一六〇八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帳號：二一八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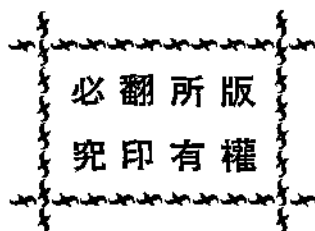
地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電話：五八一二九四〇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二〇號  
電話：三八二二二一四

承印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文化路二號  
電話：九一一〇一一一（六線）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